# 叢書集成三編

二四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二四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學規

棉陽學準五卷……清　藍鼎元撰……鹿洲東海　〇廿四　〇〇一

運輸

莫繩孫解京餉沿途州縣印花營汛收條一卷……清　莫友芝撰……獨山莫氏中圖　〇廿四　〇九一

古禮儀

家禮儀節八卷（又名：邱公家禮儀節）……明　丘濬著……丘文莊公　〇廿四　一一七

學禮一卷……清　李塨撰……顏李　〇廿四　二一三

禮說十四卷……清　惠士奇撰……經學台大　〇廿四　二三七

禮記章句十卷……清　汪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廿四　四六五

參讀禮志疑二卷（浙刻雙池遺書十二種之五）……清　汪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廿四　七四三

# 棉陽學準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鹿洲藍子著

# 棉陽學準

閑存堂藏板

## 棉陽學準序

鹿洲夫子著棉陽學準一書用訓吾邑之人士旣成編以授門人陳華國華國再拜卒讀起而言曰於戲美矣大矣四子六經小學近思錄而後未見有斯著作也其立義嚴正規模闊大條理詳密學者有志聖賢舍是書奚適哉規約講儀祭儀田志有經曲之遺閑存規橅四書一洗向來語錄悶氣可歌可誦不知於



仲淹中說何如確非子雲法言所能比方萬一道統源流太極西銘要義實開後學胸茅亦見先聖先賢心源可接之意國始曉然于俗學詞章之失及震驚聖人不可爲者之謬也夫子生考亭正學之邦萃道南清淑之氣自幼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步趨先儒留心經世治兵治民農田學校之規畫山川要害海疆萬里之經營要荒百蠻雕題鑿齒之

情狀靡不瞭如指掌嘗從軍海外借箸
運籌手到成功所著東征平臺古文時
文諸集女學脩史試筆諸編久爲海內
鉅公所宗仰又嘗校書
內庭分脩
本朝一統志宰執九列皆以天下奇才翕
然推重焉
聖主名見知遇非常所上條陳六疏
溫綸褒嘉以爲未有及者復于簡授普寧引



見之時備極獎許
謂將來是一箇人對畢趨出
眷顧名回勉勵者再三且
命行文督撫酌量題補有
旨觀此人便用道府亦綽然有餘之
吉夫子感激涕零以古名臣自期待思竭忠
藎以報
國恩置身家榮辱于度外矣涖普兩月四
境大治當事以吾邑缺員復當連年饑
饉之後盜賊遍野五營軍士乏糧半載
民閭岌岌之時檄調夫子攝理棉篆夫
子日夜整頓弗遑寢食設法催科減除
耗羨本年糧米減常耗一半舊糧減十
之七邑民人歡欣輸納甫旬日而士馬
飽騰兩月之閒補足五營半載以上之
兵食地方惡賊搜除淨盡深山大海數
十年漏網匪類至是無遺平獄訟治豪
强凡曩時爲民害者皆頫首帖耳漸化



仁讓之風而吾儕所感激親炙者以夫
子甫下車輙興義學詔諸生課文勵行
慨然于士習民風之原而有世道人心
之慮也邑有邪教狂惑煽誘遠近黨與
至數百人夫子奮然除滅之殲厥渠魁
徒從分別創懲所保全風化者甚大籍
其居捐俸錢更改制度爲棉陽書院令
國敦其役既成崇祀有宋
周程張朱五夫子命諸生讀書講學其中

復清出文會濟糧田租二百餘石爲春秋祭祀朔望講學及義學師生膏火之資義學在邑治東偏五六十年未有興修者夫子竭力葺治大學小學輪奐一新所諄諄訓誡與諸生相黽勉惟立身行已之大不以文章科名畢一生之事業以繼往開來爲已任以扶持名教轉移風俗爲已責而民人亦共興于孝弟忠信之行知奸宄盜賊之不可爲知狙



詐相尚澆漓刻薄之可恥蒸蒸乎一變矣夫子去後棉人始自歎福命之薄也夫子在患難之中無一毫怨天尤人之意日夜讀書著述恬然自得若不知所處何地而此外復有何求者蓋居易俟命直視爲增益其所不能之學自非聖賢其孰能與于斯天厚聖賢乃在窮阨使孔孟得志大行不過又多一皐契伊周耳誰爲開萬古之聾聵而大道至今昌明哉夫子之文在所必傳學術醇正踐履篤實所以紹濂洛關閩之緒傳道脉于千秋百世此不待燭照數計而知者從茲閒暇二三十年日進一日將安能測其所屆歟但恐舟霖望切高臥深山亦未易言此又存乎蒼生之福命非國所得而知也不揣謭陋敬弁數語于簡端雍正已酉秋七月哉生明受業門人陳華國百拜謹書

邑侯鹿洲藍夫子之涖吾潮也行告　廟
禮升明倫堂講書　學師名嗣禮應講
時畧見首可焉越數日以公謁語卽事
畢輒叩性理諸書及尋朱陸異同何處
嗣禮退而識之謂　夫子其玉成我哉
知　夫子之所以爲教卽知　夫子之
所以爲學所以爲治矣此亦如大聖人
以博約詔羣及門而在顏淵則直謂其
博我約我也云爾未幾次第布治左道



惑衆之徒伏誅卽其居而搆爲書院祀
濂洛關閩五夫子令諸生以時學習其
中因而釐剔有明年閒賢邑宰所創文
會租久爲向來官吏侵漁者悉舉而出
之以贍祀典以供火膏　學憲可其請
而深嘉焉嗣是丁祭有儀講學有規朔
望率禮先賢殷然以師生相見所提撕
而振德者閑邪存誠之旨太極西銘之
義守先待後經世理物體用兼該知行

並進登斯堂也濟濟彬彬淵淵穆穆棉
邑文教之盛無踰此日矣諸及門丐彙
其事以示不刊之典　夫子慨然成編
顏其集曰棉陽學準分爲上下若干卷
讀是書者當竊有感焉無恆產而有恆
心惟士爲能孟氏豈徒高位置乎士哉
特厚責望於士耳　夫子孜孜爲吾儕
謀畫恆產興發恆心所以位置責望於
潮人士者不更重且周乎然以　夫子



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擢膺普邑　列憲奇其才
兼攝潮篆下車以來凡弭盜恤農勸工
惠商數大政靡弗殫厥經營區區振刷
士習亦分內事耳何足爲　夫子異而
嗣禮獨恍然於古來文章經濟之大觀
已備乎是蓋外經濟而爲文章縱極繽
紛藻采適成風雲月露之詞木葉山花
之句於世道人心何與焉否則外文章

而爲經濟亦不過讀法之虛文懸象之故事二三俗吏類能之惡在其爲不朽若　夫子是集之成將求之以言則非僅托空文而已見之實效誠經濟中之文章乃大文章也抑泥乎其迹則又可歌可誦足藏名山而傳之其人誠文章中之經濟乃大經濟也信乎仕學同原而內聖外王之道一以貫之矣至若闢異說明正學叙道統源流爲周張二書



衍要義斯文之傳其在斯與此則隱然堯曰之終魯論而孟子之歷溯堯湯周孔終七篇也是又嗣禋之心知其意而未敢以蠡測者　夫子其亦首可斯言否治下兩舉優行廩膳生員門人蕭嗣禋敬識

序

學準曷爲而作也　邑侯鹿洲藍夫子憂道學之教未明仁讓之風未振兢兢然爲我棉諸同人而作也棉自　昌黎韓夫子過化是邦家敦孝弟人崇正學數百年于茲學者宗之建祠東山之陽春秋歲祀荔丹蕉黃爨牲雞卜其報公之厚德者歷千秋如一日焉至宋儒周程張朱五夫子從祀頒宮舊未聞有



建祠特祀者有之自今藍夫子始夫子以雍正五年自普邑署篆棉封涖民敷政每以世道人心爲已責適值左道之徒胡阿秋等建淫祠于邑之北郊煽惑男女以致揭澄惠豐諸邑靡然信奉其術紛紛聚集如火燎原視昔楊墨害道爲禍彌烈幸夫子大振明威與衆棄之渠魁畢命于須臾羣醜何校以滅耳腥穢之氣一朝頓除昔韓公曾云息邪說

距詖行孟子功不在禹下安知起公今日不又以藍子之功不在孟氏下耶夫擬今人於古人孰不訝爲迂然孟子不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況夫子之學術崇正闢邪宰一邑卽化一邑則夫宰大邦不卽化大邦乎邪教旣滅正學斯興卽此左道之藪弘開義路禮門革舊更新以爲棉陽書院中祀　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閑存堂復慮贍祭



之租不立則盛典有時而湮爰稽前明長吏創置文會官租二百三十餘石前此相沿久入縣令廉稾夫子慨然曰此可私爲已物哉申明　學憲以其半爲義學師生膏火之資以其半爲書院明禋會講之費創制規儀俾諸生以時講學行禮鐘鼓有聲豆籩有數歌祝有文升降有度揖讓有儀猗歟盛哉又慮同人相習之久而漸忘其指歸或流入于似是而非之異學爰卽所行所言著爲學準一書先同人規約次講學祭祀之儀置租興學之志發閑存之奧妙辨道統之源流而終以闡明太極西銘之蘊舉夫邪正之分途義利之岐趨天人性命之精微靡不條分縷析使學者曉然于象山陽明之學實爲入禪入老之書周程張朱之學乃爲希賢希聖之道殆不啻撥雲霧而見青天焉凡我同人當



奉是編爲典要而深自惕厲猛省毋徒以讀書爲弋獲科名之具由閑邪以幾于無邪由存誠以幾于無不誠爲子盡孝爲臣盡忠三綱明五常立性命著爲文章道德發爲經濟上以佐

聖朝唐虞三代之治下以慰蒼生仰望之心王路則蕩蕩平平民風則興仁興讓孰非本夫子之學準一書推而馴致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哉茲以秀之不敏敬

從明訓以免愆尤若由士希賢由賢希
聖則尤望我同人切磋琢磨庶幾得升
五夫子之堂以入五夫子之室不致虛
生于天壤閒也因盥手而爲之序門人
鄭啓秀頓首拜撰



理學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緒餘儒
者立身行道有大本大用貫學問經濟
而一之此千古不易之準也然隱居求
志行義達道三代之英後世往往難之
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殷殷於學術經猷當代名
公卿高望偉績勛勳
黼座而伏處草莽皓首窮經惟沾沾舉子業
蜩鳴羮沸其慨然於立體致用以繼往



開來爲已責者常不數數覯吁士各有
志豈以科名畢乃事哉無他僻壤遐陬
見聞有限而鼓舞振興未有以立之標
準也
邑侯鹿洲藍夫子閩漳大儒人品學問經
濟才華海內稱殊絕焉所著平臺東征
諸集出入謨誥女學有稱風化可垂爲
經古作直追漢秦駕唐宋大家而上之
制義藏稿亦復聲名赫赫玉雄視百家學

者讀其書已望若太山北斗矣膺
簡命宰普兼攝棉篆值左道猖獗　夫子殲
其渠魁絕其醜類更其宅爲棉陽書院
闢邪崇正祀有宋
周程張朱五夫子集闔邑人士講學其中
朔望課文親加點竄坐諸生於光風霽
月中所誥誡詳勉者重實行與正學以
聖賢爲必可至以當世爲一已任無不
仰體



一人尊崇實學至意而兢兢爲世道人心之
閑爰著棉陽學準五卷其中條約森嚴
教戒懇切諄諄於義利邪正閑身禮儀
節目之細君親倫紀之大動靜出處之
道道統淵源之宗條分縷晰洋洋纚纚
令吾儕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噫士君子
頂天立地爲古今不可少之人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
覩斯編也有不駭駭乎蔚然興起者豈
堪附　夫子門牆下哉名學準者固以
課士棉陽謂大匠之門不可有枉木而
示學者不易之準云爾以公之四海固
所稱一言而爲天下法者　夫子以文
會張陂等租穀爲祭祀講學師生膏火
之助俾士子恆產有資圖謀周至是出
廉橐之恩波爲均沾之洪澤又不但一
時德教無疆已也　夫子心源直接濂
洛關閩之統爲我棉邑特開理學正宗



之派百世而下俎豆不祧其在斯人歟
不揣固陋陳言簡端獨毋疑其爲蛙之
言海鷃之言天耶夫亦土壤附泰山而
成其高細流入江海而成其大抑以誌
佩服規矩律度於勿諼云受業門人林
夢鶚識

序

棉陽學準者

邑侯鹿洲藍夫子振興棉土而作也　夫子博極羣書砥躬勵行生平毅然以天下爲已任每於人心風俗三致意焉及作宰普邑攝篆棉陽下車之初興頹舉廢息邪距詖遂立書院于邑之北門外祀有宋大儒

周程張朱五夫子於其中朔望偕諸生講



學行禮以端教化之源既又慮學者之徇其文而弗考其實銳乎始而或懈乎終於是作爲學準一書深晰天人性命之淵微節文度數之軌範既提綱而挈領復支析而條分其人子臣弟友其事日用飲食其理忠孝仁義其成已也知行交進約之不外丁持敬其成物也教養兼該推之可至于同仁而凡道統之源流異學之蒙蔽與夫千古人物之鑑

吾身得失之端風俗人心盛衰醇漓之由莫不悉備而無遺是誠經傳之羽翼後學之津梁也夫唐虞無教士之官而教民即所以教士成周詳教士之法而教士即所以率民士之賴乎教也豈不重與顧古之教者崇師重道宋之庠序學校之中廸以詩書禮樂之真嚴其郊遂寄棘之防教之正心誠意以植其本脩齊治平以弘其用使人皆知幼而學



壯而欲行不徒爲口耳薰習之功則必講求脩已治人有體有用之實學優而游之饜而飫之勉强之久歸于自然由是出爲名臣處爲眞儒勳業彪炳道德純粹蓋培之也甚周故發之也甚茂英賢彙聚非偶然也此日棉陽君子濟濟一堂詩書禮樂居然三代賢者鼓舞而奮興愚者亦惕厲內慙不肯自安於不肖所日聞者皆濂洛關閩之正學覺人

人有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槩而草
野民風亦因之潛移默化與仁與讓焉
則學準之爲功大矣以是達之邦國
聖天子採而行之俾課督士子者式其楷模
黼黻文明之盛治則學準一書豈獨棉
陽僻壤樂彼甄陶哉先登雕蟲末學將
就教職以苜蓿寒氈親炙賢士辱承夫
子不棄俾訓義學生徒得以躬率諸生
偕書院諸君子側聞正學不勝舉手加



額爲斯道斯民之幸因歷序是書之所
由作而與二三同志永佩服於不忘云
門人姚先登頓首拜譔

序

吾儒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則必先正其
學術而後處可以善一身出可以善一
世顧道統之源流不清則學術之邪正
莫辨而異端邪說遂爲之侵尋蠹害其
爲禍于世道人心者不淺此無他無以
立之標準使之歸於一定故也我棉僻
處嶺東素稱海濱鄒魯其庶人服疇而
力穡其士子誦詩而讀書民風士習猶



有先民之遺特以習俗漸染意見偶岐
遂使道德功利紛淆並興儒佛老莊混
然一途而世道人心亦幾幾爲之一變
幸我
鹿洲藍夫子來涖是邦慨然起而任之而
思所以振興之曰此其道在於明正學
於是開書院典義學集闔邑俊乂講道
德談經濟辯心性明倫物辟廱鐘鼓彬
彬乎有先王禮樂之意焉復約畧其義

著爲學準一書俾同人知所遵守學準者萬事之根柢聖學之權輿也其中有精蘊有器數有義利分別之途有體用合一之學條分縷析備極周詳可謂得洙泗之淵源足上繼濂洛關閩而非陸王雜派所能窺見其萬一者矣夫以正誼明道之志如　夫子達權濟變之才如　夫子脩經作史之學如　夫子方將經綸大展慰四海蒼生之望寧惟是



提撕警覺加惠我棉而已哉然而後生小子南轅北轍莫知適從亦撫涖斯土者之憂也今而後吾知免夫　夫子平臺東征鹿洲文集女學制義脩史試筆諸書海內宗之久矣而翼聖羽經守先待後之作必以學準爲大思深指遠反復丁寧二三子展卷一讀不啻同堂告語焉嗚呼此聖道之所賴以益明而人心之所賴以復古也凡我同人能奉此以爲準而篤學力行務使超然之見不流於俗確然之理不入於禪而惟以世道人心爲已任則皆　夫子振興扶翊之力也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以此哉受業門人劉峯銳拜手謹序

序

道統所以不墜者恃有人焉崇正學闢邪教相與扶植而維持之也顧其見之也不眞則守之也不固潛移默奪似是而非沈淵滅頂滔滔皆是若我

鹿洲藍夫子則可謂見之眞守之固者乎夫子道義文章震聾一世所得力者惟在濂洛關閩之學體驗實踐以聖賢爲必可幾尤於義利之介辨之極明儒佛



分途閑之極力觀其奉

簡命而來嶺表也甫一月而普邑大治兼篆棉疆甫一月而邪教屏斥正學昌明其有裨於人心風俗者可不謂重且鉅與而又欲以大道之傳共寄其責於吾黨爰著同人之規明講學之儀本大易闢邪存誠之旨以闡周程張朱之奧義標其名曰學準此實本躬行爲著述非徒虛談性命無關道德者若也 炳文不敏幸沐教澤時舉 夫子所著諸集而誦讀之金聲玉振有大醇而無小疵固知正誼明道之言純粹以精生平學問經濟庶幾程子所謂編之詩書而無愧措之天地而不疑者也閱茲學準之作尤其勤勤懇懇冀吾黨互相劘切以共希乎濂洛關閩之絕學無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道統之正傳者因盥手而謹序之受業門人鄭炳文拜書

# 棉陽學準後序

從來有大學問乃有大經濟有大經濟乃有大事功雖功在一邑與功在天下其事不能以無別然由一邑之功即可措而爲天下之功大孰大於此哉

邑侯鹿洲藍夫子以程朱之學術爲經世之文章讀其所著女學諸書惓惓風化古文史傳幾駕馬班至觀平臺東征諸集身從閫外橫槊草檄經年勞瘁遂使



海疆着定邊圉奠安較之古者方召管葛之經濟又未知相去何如也茲幸殿陛知名借長才於普邑二界爭守權墨綬於棉封下車以來籌兵食平獄訟除强盜闢異端推解嗅咻仁政殊難指屈而吾儕所極不能忘者尤在育士作人振興文教脩義學置書田特設書院於城北郊崇祀　濂洛關閩五夫子令諸生肄業其閒朔望講學課文兼試古作策論詩賦必於簿書鞅掌之暇親加斧削誘掖之奬勸之曲成亦云勞矣猶慮諸生始勤終怠著棉陽學準凡五卷夫學也曷取名於準哉將使去其邪以歸于正化其疵以底于純脩身立品篤學勵行皆有至當不易之準則使人人易知易能禮陶樂淑有希聖希賢之思而後絕學可興墜緒茫茫可搜可紹士習可以振刷民風可以丕變方且推而放諸



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北海而準推而放諸千秋百世而準由是賢才蔚起豪傑振興視昔之棫樸作人菁莪造士者當無多讓　夫子之大有造於潮豈淺鮮哉事功在一邑與在天下無以異夫子之學問文章可以信於今而傳於後　夫子之謨猷經濟可以坐而言而起而行將來事功夫安能量其所至與他日

天子採風太史陳詩定必舉斯學準登之
黼座令四方奉而行之亦不僅世爲棉陽
視則而視傚也祥樗櫟菲材欣沾教育
敢勿銘心貫骨致華陰雀之不若乎聊
志數言于卷末以附不朽　夫子其不
我遐棄否受業門人鄭發祥謹識



後序

大匠之誨人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況吾儒之教乎吾儒立教有倫有理有
本有文有體有用原諸天率諸性至當
不易之規矩常懸於日用動靜之閒所
患學道之志不專則異端曲學得以援
而入之是必有人焉開鴻濛立標準使
之知所奮勵遵循而造於正大高明之
域也我棉自昌黎倡教以來家禮義而



戶詩書昔人以爲有鄒魯之遺焉獨是
自唐迄今歷千百年相傳謁大顛一事
未免儒佛混淆後之學者或誤信而效
之勢必流於始儒終佛之歸其爲禍豈
淺鮮哉
鹿洲藍夫子爲閩海巨儒貫穿經史博極
羣書毅然以道統爲已任荷
聖主知遇涖治鄰封兼理我棉興利除害善
政難以殫述而驅異端崇正學尤爲世

道人心之關係歲有奸徒倡邪教於邑之北郊　夫子禽而殲之盡逐其類籍廠屋入官捐俸錢更葺之名曰棉陽書院祀　周程張朱五夫子於其堂每月朔望自衍講章陳說奥妙凡成人小子罔不衣其衣冠肅然靜坐以聽又慮丁寧於口不若筆之於書爰立學準五卷嚴規約辨邪正明義利究天人條分縷析至詳且備大釗不敏蒙　夫子命訓



義學童蒙時以制義就正又幸得從諸君子後竊聞正學將以開擴其心胸振起其精廢讀斯編也知　夫子不特加惠我棉蓋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推而放諸千百世而準者矣夫吾儒立說苟無關於人心世道其語即屬不經　夫子此書力排佛老之謬深探魯鄒之蘊使溯人士知大顛者流皆吾道之稂莠而務盡其闢邪存誠之功以接濂洛關閩之傳豈徒冀博一第紆青拖紫爲沾沾哉令昌黎有知當必以學準一書較原道更爲大醇而加之以詳備足大有造於後學而不至改廢繩墨爲天下拙工所笑也受業門人鄭大釗敬識

受業門人姓氏

蕭嗣禮　克卣　潮陽
鄭啓秀　光泮　惠來
林夢鶚　錫凝　饒平
陳光輝　君錫　潮陽
姚先登　殿庸　潮陽
許光星　世浩　潮州
鄭發祥　奕章　澄海
蕭青雲（榜姓黃）　振耀　饒平



陳華國　君煌　潮陽
陳麟士　日綱　潮陽
鄭大釗　毓訓　潮陽
劉峯銳　崇文　潮陽
陳正開　克遠　潮陽
趙世成（榜姓林）　仲勤　揭陽
鄭惠英　奕在　潮陽
陳茵元　共善　潮州
呂君圻　元弼　潮陽

洪世亮　上勳　普寧
方錫夔　殿樂　普寧
鄭一飛　侯眞　潮陽
張衍京　爾榮　普寧
方韜烈　元賢　普寧
沈懷經　廷獻　普寧
姚之器　殿瑚　潮陽
林連郊　可拔　普寧
林之檻（榜姓姚）　拔相　潮陽



陳步青　階亭　普寧
姚庭義　殿珞　潮陽
方憲器　宗璉　普寧
趙世茂　仲臨　潮陽
張文蔚　宗南　普寧
鄭煩文（榜姓李）　式周　海陽
鄭鵬鯤　式平　潮陽
姚庸勳　崇烈　潮陽
王庸　廷弼　潮陽

黃應泰　中溪　潮陽
林愛霖　泓聯　潮陽
張經緯　郁章　普寧
姚東山　殿煥　潮陽
鄒學魯　淑亭　普寧
蕭光斗　邦舉　潮陽
張毓德　屺士　普寧
鄭之僑　茂雲　潮陽
蘇　登　龍門　普寧



林鳳潮　茂舉　潮陽
鄭鵬騰　式韡　潮陽
王玉玨　維宣　普寧
方嘉登　爾憲　普寧
姚岳揚　殿葵　潮陽
方經國　振綱　普寧
張思祚　克昌　普寧
蔡鳴謙　山南　普寧
張漢章　紹虞　普寧

陳濟美　汝助　普寧
曾　豐　泗齡　潮陽
姚見與　希賢　潮陽

# 棉陽學準目錄

卷一
同人規約
卷二
講學規儀
丁祭禮儀
書田志 詳文附
卷三
閑存錄
卷四
閑存錄
卷五
道學源流
太極要義
西銘要義



# 棉陽學準卷一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仝校

## 同人規約

余既創棉陽書院於邑之北郊祀宋周程張朱五夫子復興脩治左義學大小齋舍爲城中城外兩學堂萃十三都文行著聞磊落英多之士讀書談道其中以北郊棉陽書院較宏敞朔望集兩齋士子及四方學者之有志者依朱子白鹿洞規相與講明正學亦一時盛事也諸君志同道合不以余之弇鄙而見棄余亦不自知其淺且陋願時罄胷中所有宣諸口筆諸書以千慮一得相告誠言而是諸君聽之言而非諸君砭之理道非一人之私文章亦天下公器學以辯論而愈出所謂切磋琢磨者是也顧余待罪兩邑庶政煩多所得與諸君親炙講論月不過朔望二日退

省其私既所弗遑又慮四方來學者衆慕道之雅詎宜選擇莠苗雜進良亦可憂不得不有所約言以與同人相遵守矍相之圖去來任便倘不以爲迂且厭自長暴棄之心有希聖賢之志則余所寤寐以求虛左待之者也鄙意凡民不能自爲風俗蚩蚩貿貿惟聽鄉中一二桀黠者指揮而鄉中之黠者又惟一二讀書明理衣冠之士是傚是從教之善則相習於善導之惡則羣趨而惡即陷溺之久



而見有人焉特立獨行亦必有從而和之日漸日深遂與之化所以民風淳漓由於士習自古然也諸君既登濂洛關閩之堂則當以轉移鄉俗爲己任脩於身而型於家日與子弟鄉人言尊君親上奉公守法共爲堯舜之民遇子言孝遇父言慈遇兄弟言友恭交遊言信義興仁興讓且遍國俗唐虞三代之治亦何能以加斯他日過是邦者謂棉陽多君子則余實愛諸君賜矣諸君他日皆將有臨民之責及今不學更待何時乘茲年富力强講求脩己治人之道達則爲國家之名臣窮亦爲邑里之善士余深於諸君有厚望焉約言不厭其詳爲綱領凡有四一曰澄品類重始進也二曰嚴過失戒怙終也三曰謹學行求所謂聖域也四曰密操存將升堂而入室也而又于四篇中詳爲條目使學者易知易從焉具列如左

上智不可多得中人鮮無疵累有志來學吾不忍拒也然必大節無虧桑榆可補者乃兼收薰陶徐以觀其後效若干名犯義之士立身一敗百行莫贖此則難姑容矣絕稂莠以衛嘉禾一曰澄品類凡八章

不孝於父母不友於兄弟至情罪彰著鄉人皆知或致訟公庭或爲宗族所檢舉者雖佚罰已久終難齒士類也毋入吾門

道聽塗說非議朝政凡事不察其實以齊東

野語爲新聞專務捉影捕風自矜明哲誣謗君上者毋入吾門

身列宮牆而行同蹻蹠結交匪類窩盜分贓此穿窬之士也雖未敗露毋入吾門

伺候公庭包攬詞訟與吏胥隸役盟心醉酒結弟呼兄此奸蠹之士也毋入吾門

舞弄刀筆譸張詞狀教唆健訟遇事生風或代撰揭帖歌謠壞人名節誣衊官長此訟師之士也毋入吾門



內行弗脩姦酗是恣至於亂宗敗俗烝淫至親此狗彘之士也毋入吾門

畜養娼妓誆人財物惟利是圖不顧廉恥此下賤不可名言之士也毋入吾門

讀孔孟之書而開口念佛齋僧拜懺奉眞朝斗書符詛呪畜蠱毒以害人此邪魔之士也毋入吾門

大惡不可掩拒之於未入之先他過貴能更繼之於來學之後凡學者所爲有不是處同列宜箴規之切磋琢磨朋友之道也事有關係必求其改而後止若言之不聽則再言之又不聽則合年長者共言之又不聽則告於師而痛切言之二誡而不悛是自甘敗類也有逐之而已矣二曰嚴過失凡八章

學者之病莫大於妬忌妬忌者忮求之所從生也有技彥聖視若己出休休有容雖爲相不過是矣若聞人之善則妬之見人之才則



忌之觀其成而欲其敗畏其顯而擠之晦究於一己何裨哉他日得志必爲妨賢病國之小人此過不悛者逐之

忠厚之道君子所以存心所以待人接物推而放諸四海而咸宜若夫刻薄二字則是禍之招也刻薄之人倫紀必傷忍心害理勢亦爲之不留餘地以予人此爲鬼神所大忌出則害及蒼生怨起寅僚處亦衆叛親離患生肘腋不但不可與入道而已也此過不悛者

逐之

君子之學首在戒欺隨口譸張以誑人之信惑此自敗之道也學者有意欺人則畢生所爲盡皆僞妄若無意欺人而相尚滑稽以虛誕爲高致亦損德性壞風俗後此雖有正言人將莫我信矣好爲欺罔定行奸詐不信不忠相因之理他日得志必爲欺君悞國之小人此過不悛者逐之

末俗相尚鑽營謂科名勢利可依附權要而



得此大謬也有命在天實非人力所能爲其求而得也乃命所固有而多此一求也其求而不得乃命所本無而又多一求之辱也世間學者講求聲氣潛通關節科場之歲百弊叢生權要之門奔走如市而潮俗歲科兩試又或僱募鎗手代作文字此等敗露身名俱喪即使幸免而獲高官必爲植黨行私盜竊名器之小人此過不悛者逐之

晉陶侃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今之士大夫乃有好賭博者何也賭博賤行一經失足無不沈溺終身廉恥盡喪廢時失事破產亡家皆由於此與夫賤隸閒或偶爲君子猶將禁絕奈何躬自蹈之若夫開場窩賭誆誘人財此與殺越人于貨無異不幸同學有此則必鳴鼓而攻不可一日姑容爲所玷辱倘一身自好賭博則亦與夫賤隸牧豬奴之儔非吾徒也此過不悛者逐之

武斷鄉曲乃市井無賴之所爲君子凡事揆



情度理本忠行恕豈肯加人以所不堪乃潮俗好尚强梁睚眦相爭揮拳結訟或奪人之田侵人之宅霸踞山溪以爲巳利婚姻强合墳塋强葬暴寡欺孤把持官府又或將忤巳之人私捉禁閉酷刑毒虐此等舉動皆干天怒犯國法爲鬼神所痛嫉有一干此足以亡家勿謂三尺尚賒可以惟所欲爲也此過不悛者逐之

口舌之禍慘於刀鋸君子欲訥於言非故爲

拘謹也說人是非評人優劣彰人過失譏人成敗皆爲人情所不堪興戎名怨患已生於眥睫而況發人陰私敗人機務談人閨闈謗人聲名有不殺身者寡矣口舌便利亦是天生聰明弗宜暴棄之一端不以讀書講學而以妄語招尤猶坐薪而舉火療饑而飲鴆也此過不悛者逐之

維正之供度支所出百官祿廩軍士儲糈天下民生國計皆於是乎取給故錢糧不可緩



也士爲四民之首宜急公先納以爲民倡草芽無可効忠即此分內當然及早輸將亦尊君親上之一事不可以爲迂而忽之也況今功令森嚴包攬積逋皆有顯罰諸生互相勸誡勿蹈頑民惡習倘年年積逋弗清或包收他人糧米必至褫斥桎梏大爲同學之羞此過不悛者逐之

流品清大過寡則預於斯者皆端人正士而可與言學矣學非僅咿唔佔畢爲弋獲科名計也必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貿貿然無所定向人禽聖凡儒佛老莊道德功利混然一途哉是非邪正不容並行出乎此則入乎彼辨之不可不明也三曰謹學行凡六章

希聖希賢此學者第一事今之人莫敢言也其心蓋曰聖賢自有天授豈我下愚所能希登科名取富貴焉足矣此自暴自棄之甚者



也孟子言人皆可爲堯舜而所以爲堯舜之道不過曰孝弟而已陳忠肅公言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而所以學顏孟者不過不遷怒不貳過不動心而已學堯舜曰我不能學孝弟亦曰我不能乎學顏孟曰我不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動心亦曰我不能乎聖賢之道原非高遠不外綱常倫紀日用常行之事不爲不肖則可以爲聖賢孟子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夫幾希人人皆有學者但存一不

爲禽獸之心則禹湯文武周公亦皆與我不異此不爲不肖不爲禽獸亦敢曰我不能乎科舉之學固是人生不可少之一端雖孔孟生于今日不能不應科舉但以科舉文章遂盡一生之事業則醯雞蝸牛渺乎小耳科名爲止境富貴相汨沒而無欲爲聖賢之一念以提撕警覺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學聖不成猶可以爲賢人學賢不成猶可以爲善士學科名富貴之庸人而



不成則怨尤叫號徼幸萬一心將無所不至或入于不肖流于禽獸而後止非自暴自棄之甚乎前聖已往後聖未來先王之道孰與爲守後學之統孰與爲問我不敢爲聖賢誰當肩斯任者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學者立志聖賢則一舉一動自不敢與聖賢相違悖日積月累由粗而精由勉强而自然何聖賢之不可幾及哉諸君勗之

義利之介人生大閑聖凡分途實由于此故孔子以喻於義者爲君子喻於利者爲小人孟子言舜與蹠之分在利與善之閒而已學者先於此地見之明守之固然後可與言聖賢之學不然雖周公才美而見利忘義則亦不足稱也利之所在即爲害之所伏是以古聖造字刀立其旁放而行者多怨專而有者必爭象齒焚身古今龜鑑從古無好利之聖賢無貪利之豪傑亦無殉利之忠臣孝子惟



看破義利之一關斯可免人禽之迷混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試觀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諸人諸葛孔明身都將相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所以致君民於堯舜扶漢鼎於既傾是何如氣象乎學者好利則心志卑汚舉動猥鄙凡可以苟且徼幸而得者皆將無所不爲安望其可以適道而臻於聖賢之域哉賈豎之徒市井之行一旦得志大肆狠貪苛剝富民摧殘僚屬人嫉之如鴟梟

畏之如蛇蝎安望其作民表帥爲地方興除利病哉見義不爲謂之無勇利欲薰心雖勇亦怯是知好利之士指摘交加四面牆壁無一事之可爲守義之士苞苴不入鬼神亦且敬畏何所行之或窒君子以義爲制事之權衡以利爲伐性之斧斤思孔孟之所言志伊葛之所守則可以爲舜之徒而盜蹠小人不敢引爲同刻也尚慎旃哉



人人皆學不知學爲何事此最堪嗤笑者習俗相沿醉生夢死則學術不正之弊乎不正學術若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卑者以弋獲科名爲止境而不知明體達用脩己治人之方高者以庸近爲無奇或入于邪誕妖妄虛空窈冥不可據之域程子所云自謂之窮神達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皆正道之榛蕪也君子之學至大至正不偏不倚其大要則明德新民盡之精而言之則曰明德曰新民似爲小儒所咋舌淺而言之則脩己治人而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脩己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治人也脩之治之至精至當不可移易而無有或過不及之差則所謂至善也治統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極雜霸小補君子不敢以獻於君不敢以施於民學統以魯鄒爲唐虞而濂洛關閩奮乎百世之下實能繼孔孟之薪傳開後人之聾聵至論說之富啓廸之詳則程朱之功尤爲大備千秋正學至此如日



月中天學者不崇尚程朱則魯鄒之戾人也元明諸儒學術純正惟許魯齋薛文清胡敬齋羅整菴四君子足上繼濂洛關閩爲聖學之功臣外此皆不足比數矣異學苟全一已而不知所以治人雜學但欲治人而不知所以脩己皆于明德新民之旨有未會況科名之學沾沾八股人已兩無所據乎學術邪正大爲世道人心之關係諸生入吾門者皆必以濂洛關閩爲宗以許薛胡羅爲法則學術

既端邪說自不能入亦聖學之功臣也

異端之學賊吾道者也故君子闢之非好立門戶樹幟角爭實恐一入迷途終身不可救藥況千秋道統明晦絕續所關甚大不得不爲防閑卽孟子所謂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也

古之異端有楊墨而老莊申韓之雜說皆足爲聖道之害唐宋專於佛老而佛氏較老爲尤强佛老之爲異端三尺兒童皆知之而尊奉信從乃出於高明之士則明知而故犯之



也潮自大顚猖獗幾欲援昌黎而入於墨至今士大夫猶以儒佛無異教而羣奉大顚爲祖師不知祖師二字自是僧徒所稱儒者讀孔孟之書爲聖門弟子奈何自背其師以從彼之所謂師乎海內士人好談禪語或援引佛經見諸詩文自以爲學問廣淵機鋒超妙不知由君子觀之曾涕唾之不若耳諸生入吾門者務必大破世俗之見勿爲僧道所欺倘語言文字之間染及佛經禪語則余與諸

同人且將鳴鼓而攻以異類目之矣雖然佛老之爲異端尚粗淺而顯然易見今則有陽儒陰釋之學近似亂眞竊聖賢之名以闡釋迦達摩之宗旨學者見其伸眉昂首侃侃而談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究其實則仍是靜坐蒲團虛空寂滅之謬妄而彼又公然操入室之戈觝排程朱推尊佛老至使天下翕然從風其徒亦綿綿延延相傳數百餘載嗚呼其可悲也偏作于金谿而盛于姚江慈湖白



沙龍谿之儔余亦安忍悉數哉姚江事業素所欣慕講學之差無能護短余爲世道人心計於閑存錄畧言一二諸生能知其非趨而避之足矣他若無爲教之荒唐白蓮教之妖妄西洋天主教之悖聖侮天險奸叵測則諸生自能絕之不待余之贅也夫

無本之學空疎淺陋夏蟲不足與語氷非吾所謂學也無用之學風雲月露雨珠不可以爲襦非吾所謂學也吾所謂學者取材千古

陶鑄百家措之方州而咸宜施之民物而各當藏之名山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蓋有用之實學也沈浸于四子六經以正其本講究性理先儒諸書以清其源熟讀紫陽綱目左國馬班以下諸家之史周秦漢唐宋明以來諸家之文泛濫乎諸子百氏之著述以廣聞見養雄健之筆力蓄浩然之正氣夫是以發爲文章聲金振玉縱橫天地周鼎商彝非耳目之近玩泰山河海聳宇宙之觀瞻豈如世俗



所謂能文之士哉世俗所爲文詞華焉已爾不足以載道不足以用世雖充棟汗牛則何益矣古人本經濟爲文章六經字字皆可見之施行今人經濟文章分而爲二沾沾于八股制義自以爲天下莫已若上焉者爲詩爲賦亦不過雕蟲小技花鳥禽魚之味三都兩京之作費盡畢生之精力試問覆瓿之外尚有何所用乎是以君子不貴無益之筆墨不爲無用之文詞百年瞬息流光易逝天下林林總總後覺後知待命于吾者何限雖假我彭聃之年尚孜孜爲之而不足而遑暇及其他以有用之精神耗費於無益之地也諸生凡有所作必關於世道人心民生風俗然後洋洋纚纚振筆書之窮簷之休戚風化之盛衰山海之經營紀綱之條布刑兵禮樂之升降窮邊絕島雕題鑿齒之情形千載以上之治亂是非興亡成敗千載以下之學術邪正道統絕續知識之所及思慮之所周大則鴻



篇萬言可補經傳不嫌其多小則片詞隻字可垂語錄不厭其寡皆吾所願聞也若八股文章亦必有當乎道經經緯史有理有氣可以傳之後世而不敝作賦吟詩尤必以意理爲主誦詩三百達于政而能專對可見古人無一非實學也諸生其亦知所尚哉

士不敦實行非士也文人無品流俗所譏才高行惡君子所賤諸生能無懼乎凡入吾門者必以立品爲先枉尺直尋之事斷斷有所

不爲利不能動勢不能奪自置其身於千仞之上不以千駟萬鍾貶我一日之志節而又非好自矜高大言欺世也脩身勵行惟恐不及一言一動懼偶涉于浮夸隣于放縱傷于暴慢爲鄉黨所不取而倫常之地尤其所兢兢謹凜不敢一毫稍恣者吾有君必極其忠敬不論在朝在野爲臣爲民皆有一團忠愛纏綿於寢食夢寐之間吾有父母必極其孝思無論富貴貧賤死生榮辱皆有無窮孺慕



流溢於視聽形聲之表爲兄則友爲弟則恭同氣之親手足之情非異姓讒言所能閒而宗族皆我一本親戚皆我蔦蘿恤饑寒而通疾苦亦惟吾力是視不敢有刻薄鄙吝之萌焉夫婦之好相敬如賓不相褻狎至於妾媵亦將以禮脫輻反目中道棄遺之患庶幾免夫而婢僕傭奴亦均人子體其情而憫其勞吾又何忍漠視焉若夫朋友之交尤爲人生最樂可以補倫彝之缺憾助德業之進脩其上焉者吾以師事之次焉者吾以兄事之又次焉者吾以宗族親戚事之便辟善柔便佞諂有損於我者吾不敢與之友矣凡吾所友即吾至親甘苦與同患難與共吾力所及皆不敢愛即泛泛相值無怨無德之人民胞物與吾亦何敢岐視存吾厚道順其自然行其當然非如墨子所謂兼愛者也諸生循循於此造乎其極則爲聖賢即不然而常存是心亦卓卓乎文行兼優之士矣



志向既立行已既端學殖既正倫常既飭則已爲聖賢之徒矣而條目工夫存養省察之處至精至微又非僅口耳之功堂堂容貌之盛所可以與於斯也世間學者致飾于外聞吾之說不以爲迂爲腐即以爲難爲畏不知仍是切近精實易知易能之事也從茲進德從茲脩業升堂入室直在指顧間耳四目密操存凡八章

作聖之功以存誠爲第一事此不可不學也誠實而已矣眞實無妄則盡乎誠之義矣世閒學者看得誠字不親切似强捉一外來之物納諸胷中不勝矯揉束縛之苦是以其視存誠工夫竟似釋子坐禪閉目呆想無一毫裨益於天下國家無怪乎其以爲迂疎而厭苦之也吾所謂誠止欲人事事皆實無爲虛假無爲僞妄而存之之功不過是念念皆實常懷不敢欺已不敢欺人之意耳謂存誠難



豈勿妄亦難乎謂無妄難豈不欺亦難乎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即此而求之夫何難之有哉畏其難而不圖其易吾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敬止是整齊收斂使身心不敢放縱而已矣世人看得敬字太拘苦如拳拳曲跽攝心坐禪皆非所謂敬也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既有和樂在其中何拘苦之云哉倨慢無禮則不敬故曰正衣冠尊瞻視妄思妄動則不敬故曰直內曰主一無適總所以收束其精神志慮使起居語默常在規矩準繩之中則動亦敬也靜亦敬也無事而存主不懈即參前倚衡儼若思者是也應物而酬酢不亂即欽明安安篤恭而天下平者是也故敬之一字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聖學徹始徹終之要有志入道者其必自茲始乎北溪陳氏曰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二



語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學者於此求之可矣

至誠之道泛應曲當無待於推若學者則必自忠恕始乎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忠恕者持已接物之要道也忠之一字乃學者大本領所以異於人者故事君必忠一出言而必思忠爲人謀不敢不忠凡使在已之心無一毫之不盡也恕者推已之心以及人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是也人心之所同

然凡民與我不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推之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在學者稱物平施則謂之恕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所謂絜矩矣朱子曰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上蔡謝氏曰無忠做恕不出西山眞氏曰有忠而後有恕忠猶形也恕猶影也學者用力于忠恕盡己盡人之閒無一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造至誠矣曾子於一貫旣唯之後而以忠恕語門人欲學者知



所從入之方積久而自得之也

聖狂賢不肖之分天理人欲而已矣循天理則日進乎高明狥人欲則日淪乎汚下天理人欲之界所爭甚微學者不可不辯也凡自然而然者爲天理私意而爲者爲人欲理欲之別則公私二字盡之故朱子曰飲食之閒亦有天理人欲焉則以飲食者天理也欲求美味人欲也循天理者爲君子狥人欲者爲小人君子小人無中立之勢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朱子所謂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於此處體認省察之自然當然之天理則存守而勿失自私自利之人欲則遏絕而不留克治擴充自强不息使人心之危者不危道心之微者不微以幾於精一執中也不難矣不然而爲物欲所牽引理不足以勝之吾何暇與之言學哉

凡學者多致飾于外大庭廣衆之閒人人皆君子也若閒居獨處暗室屋漏之際則多不及持而眞情見矣是故愼獨之功君子重之嗜欲之攻取機心之流露每發于不及防謂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耳不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不啻十目十手之環而指視我也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瘵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愼其獨斯言誠可味也致謹於獨知之地如父兄師保之臨于吾前則妄念自消危機自

息必無有自欺欺人而色取行違以行於世者矣夫飾外者以入爲可欺也知獨之當慎雖欲自欺而有所不能況欺人乎

慎獨者必有存養省察之功所謂尚不愧于屋漏非致虛守寂而然也學莫大乎涵養常存理義之心使邪僻不得而入視聽言動無非禮盤盂几杖皆有戒則瞬有存而息有養也朱子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時時檢點則所謂省察



也學者常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少有間斷即察識克治朝兢夕惕無一時之少懈曾子一日三省其身游定夫廣之曰若學者之省身不止此事親有不足于孝事長有不足于敬歟行或愧于心而言或浮于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省身庶乎可以跂及余謂此就事而言省工夫尚多遺漏未免疎而不密不如就吾心之未萌而存養方萌而省察無一時一事之間斷乃爲純亦不已之功而幾於作聖不難也學者念之邪恕一日三點檢明道以爲可哀矣

學者之患莫大乎驕矜驕矜則善言不能入過悞無由知欲德之日脩業之日進也難矣是故謙虛二字君子貴之易曰謙尊而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澤山之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是知從古無不謙虛之聖賢非如



今之學者一善一長自以爲莫已若也或恃其才以沾沾自誇詡或放其心謂物論不足畏或厭聞已過謂訑訑既已知或傲慢性成謂區區何足道由是諂佞之言進日長其驕泰之風懈怠之氣深罔聞夫敬畏之語雖有周公之才之美未有不流于不肖之歸者也反其道而守之以謙虛則泰山以土壤益大河海以細流益深賢可以希聖聖可以希天莫能量其所至矣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即此意也乎

學之不講孔子以爲吾憂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朱子曰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若祗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余觀自古聖賢大儒未有不講學者也後人講學多騖虛名遂有好爲異說操入室之戈顯然與吾道爲敵詆誹程朱甚至菲薄孟子其徒又



從而信之恣無忌憚莫可救藥於是遂有反避講學之名使後生小子懵然不知有邪正之分混然不知有儒佛之別此今日講學之功斷乎不可闕也諸生既知濂洛關閩之旨趣不爲釋老異端金谿姚江所搖惑則庶乎可以講學矣余忝一日長無能有以相裨益祗舉其切近着實易知易行者共爲質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幸勿以老生常談置之併期自今以往年年月月朔望會集諸同人羣萃書院講論不替勿以余之去此而中輟焉則彬彬棉陽依然海濱鄒魯而程子所謂道南又於此昌一支派矣

# 棉陽學準卷二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仝校

## 講學規儀

講學何以有儀曰存禮樂之意也揖讓進退鼓鐘贈答所以陶淑性情爲學問身心之助豈淺尠哉今人以放誕爲高致以禮教爲桎梏羣聚裸裎閑談嬉戲及至見人之際行禮之區則揖拜且不知其何從言辭急遽而無序舉動倉皇而失措粗俗鄙野不爲大雅所嗤乎山陬海澨之人多坐此弊皆由於平日不知講求未曾學爲弟子故也吾非欲以迂闊舉動强人以所難第使知少長之序習揖遜坐立之節制度聲容日漸日深將有興于禮樂而不自知者則當其講學之時已無往非禮陶樂淑之意矣故規儀不可忽也

凡講期以月之朔望爲準不數不疎率十五日而一會

延學問宏博品行端方者一人爲師長不論搢紳韋布惟道德文章羣情推服乃可膺斯任也

先期三日預擬講章先四子書一首次六經一首次性理史鑑一首就各章衍爲講義端楷大書榜于堂前俾同學之士覽觀尋繹各有發明意見便于講畢之時質疑問難

講院初開延師未得其人講章本縣暫擬或諸生中學識高明者各擬一二章本縣參酌論定懸示同學俟後聘有師長俱由師長撰擬以一事權可也

擇老成望重行誼清端慮事周詳者二人爲學長凡祭祀講學租穀收支一應大小事務俱由學長提調

先期二日學長編派執事人員擇書理明晰言詞敏達者三人爲司講禮儀嫻熟聲音高朗者二人爲司贊能糾過愆唱不中禮者二

人爲司儀步趨敬慎奉持謹凜者五人爲司爵官音無訛出口洪亮者一人爲司祝入耳不忘字畫清楚者二人爲司記練達周旋晉接有度者四人爲司賓舉動從容運腕有力者二人爲司鐘爲司鼓年少聲清抑揚合節者四人爲歌童

伐鼓考鐘疑與異教相似而實非也鼓鐘辟雍先王之禮樂有待後人之興起豈可以暮鼓晨鐘爲異端所竊用遂併禮樂而廢之乎



鼓宜于大使其聲洪亮而遠聞鐘宜于小用熟銅鑄之使其聲清越而餘韻悠永設簨業懸几上與寺廟稍別可也

倉卒未能興古樂暫用吹手四名爲樂人以壯聲容

先期一日學長率執事人等演習儀注贊學唱童學歌詩衆人學揖讓升降周旋進反坐立之節

神座几案拂拭潔淨灑掃庭廡備果酒燭香之類設茶饌椅凳以待學者

預備祭品用時果殽核如同薦新隨意斟酌四籩四豆不以難得之物爲貴不用羊豕以節財從儉使其可繼

凡四方人士欲聽講者先期向司賓報名登簿籍以便備坐及多設茶饌諸生有他故不得預講先期向學長告假通知司賓以省多備

學長告講期連名序刺請本縣儒學僚佐來



朝赴講所及期諸生齊集以俟官師至執事諸生迎于大門下車揖讓以入學長迎于二門師長迎于階各一揖拱而立

司贊先升階上東西相對而立唱排班行謁見　五先生禮序立師長中本縣師僚東搢紳舉貢西平列階下諸生序後司贊唱班齊鼓樂司鼓者伐鼓司鐘者擊鐘樂人奏樂唱鞠躬拜興凡四唱平身樂止

司贊唱分班師長立于東西面少上本縣師

僚立東次西面搢紳前輩立于西東面與本縣師僚相對不與師長並列示尊師也諸生序下向北而立司贊唱東西對揖各三揖畢本縣師僚搢紳向師長一揖師僚搢紳向本縣一揖諸生向上三揖師長答揖一本縣師僚答揖一搢紳前輩答揖一諸生同班相揖一

司贊唱就位師長本縣師僚從東階上搢紳舉貢從西階上諸生分兩旁紳與紳齒士與



士齒各就所應得之位拱立司贊唱告坐各不離位三揖立于東者坐東立于西者坐西其遠賓至則邑紳士各以所上位讓之

司講三案在堂上近南左右對列執事者位兩階上聽講諸生東西分坐不足則用涼篷遮蓋兩庭院以避風日

司贊唱宣明白鹿洞規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左司贊出位宣五教之目伐鼓一向上一揖

高聲唱父子有親伐鼓一君臣有義伐鼓一夫婦有別伐鼓一長幼有序伐鼓一朋友有信伐鼓一右司贊高聲曰願同人扶植此綱常司鐘者擊鐘一左司贊一揖復位

右司贊出位宣爲學之序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博學之伐鼓一審問之伐鼓一愼思之伐鼓一明辨之伐鼓一篤行之伐鼓一左司贊高聲曰願同人振興此德業司鐘者擊鐘一右司贊一揖復位



左司贊出位宣脩身之要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言忠信伐鼓一行篤敬伐鼓一懲忿窒慾伐鼓一遷善改過伐鼓一右司贊高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脩身否請着實省察之司鐘者擊鐘一左司贊一揖復位

右司贊出位宣處事之要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正其誼伐鼓一不謀其利伐鼓一明其道伐鼓一不計其功伐鼓一左司贊高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處事否請留心體驗之

司鐘者擊鐘一右司贊一揖復位
友司贊出位宣接物之要伐鼓一向上一揖
高聲唱已所不欲伐鼓一勿施於人伐鼓一
行有不得伐鼓一反求諸已伐鼓一右司贊
高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接物否請平情細
思之司鐘者擊鐘一左司贊一揖復位
右司贊唱宣白鹿洞規畢司鼓者伐鼓三司
鐘者擊鐘三
左司贊唱司講啓告講首章司講一人出位



向一五先生一揖曰啓告今日講某書某章
揖畢左拱手讓揖在東者同答之右拱手讓
揖在西者同答之
右司贊唱升講位司講就位司鼓者伐鼓三
司鐘者擊鐘三
左司贊唱肅靜無譁
右司贊唱展書開講
司講正襟端坐朗聲宣述所擬第一章講義
不疾不徐雍容中節講畢出位向　五先生

一揖告講某章畢出位司鼓者伐鼓三司鐘
者擊鐘三
左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向
上一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朱夫子放勳之
一章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歌曰放
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
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
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
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凡童子歌詩一句司鼓



者伐鼓一司鐘者擊鐘一全詩歌完伐鼓三
擊鐘三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右司贊唱作樂司鼓者伐鼓司鐘者擊鐘樂
人奏樂
左司贊唱行初獻禮官僚縉紳各下階平列
尚上唱就位各趨進照位序立唱跪皆跪一
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唱正獻官盥洗
本縣盥洗畢唱酌酒酌畢唱詣　五先生神
位前跪上香獻爵五位各一爵唱讀祝師僚

搢紳人等皆跪司祝者捧祝文跪前開讀維
雍正某年某月某甲子朔望廣東潮州府普
寧縣知縣署理潮陽縣事盛鼎元敢昭告于
先賢濂溪周夫子
先賢明道程夫子
先賢伊川程夫子
先賢橫渠張夫子
先賢紫陽朱夫子五先生之神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率性脩道至人立極自精一執中



開萬年之統緒遂見知聞知綿三代而不忒
尼山木鐸事功遠邁乎唐虞戰國轍環發蒙
更愍于饑溺遙遙千五百歲之閒惟我
周程張朱五先生奮賢關而入聖域旁搜遠
紹薪傳獨得六經四子發明如日月中天邪
說異端斬絕若門庭荊棘允孔孟之功臣爲
後學之矜式鼎元待罪此邦朝兢夕惕非弟
鞠謀康乂之司兼有世道人心之責思民風
之返淳惟士習之宜亟爰開書院敬奉典型
立醇儒以作之師俾舊染於是乎洗滌因相
與講明正學論道窮經凡綱常倫紀日用行
習之地無不知之眞而行之力掃釋老之謬
談併嚴辨乎陽儒陰墨似道似學之奪朱尤
是擯而是斥從此經正民興鄉無邪慝士希
賢而賢希聖孝弟仁讓所漸摩靡不風移而
俗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言有大而非
夸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掌可指而
赫奕吾道南矣將棉邑化洛閩之區斯文在



茲庶海濱復鄒魯之迹邦家有慶吏民增色
拜手致詞精誠上格謹告司贊唱俯伏興復
位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禮畢唱
樂止
右司贊唱司講啓告講二章司講一人出位
向　五先生一揖曰啓告今日講某書某章
揖畢左拱手讓揖在東者同答之右拱手讓
揖在西者同答之
左司贊唱升講位司講就位司鼓者伐鼓三

司鐘者擊鐘三
右司贊唱肅靜無譁
左司贊唱展書開講
司講正襟端坐朗聲宣述所擬第二章講義不疾不徐雍容中節講畢出位向　五先生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右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向上一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朱夫子顏生之



一章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歌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凡童子歌詩一句司鼓者伐鼓一司鐘者擊鐘一全詩歌完伐鼓三擊鐘三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左司贊唱作樂伐鼓考鐘衆樂並奏
右司贊唱行亞獻禮官僚搢紳仍下階平立唱就位各趨進就位唱跪皆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唱酌酒酌畢唱詣　五先生神位前跪上香獻爵五位各一爵唱俯伏興復位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禮畢唱樂止
左司贊唱司講啓告講三章司講一人出位向　五先生一揖曰啓告今日講某書某章揖畢左拱手讓揖在東者同答之右拱手讓揖在西者同答之



右司贊唱升講位司講就位伐鼓考鐘仍各以三爲節
左唱肅靜無譁右唱展書開講亦如之
司講正襟端坐宣述所擬第三章講義雍容高朗悉如前儀講畢出位仍向　五先生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考鐘仍各以三爲節
左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一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朱夫子闢異教詩二

章伐鼓三擊鐘三歌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
雲山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
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
安凡童子歌詩一句伐鼓考鐘各一每章歌
完伐鼓三考鐘三又歌曰西方論緣業卑卑
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
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
空不踐實躓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



其書每歌一句伐鼓考鐘各一全章歌完鼓
三鐘三亦如之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右司贊唱作樂伐鼓考鐘衆樂並奏
左司贊唱行終獻禮官僚縉紳仍下階平立
唱就位跪亦如之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
平身唱酌酒詣　五先生神位前跪上香獻
爵亦如之唱俯伏興復位跪一叩首二叩首
三叩首興平身禮畢唱樂止
右司贊唱司講已畢詩樂三終徹講案司鼓

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師長官僚紳衿各起位隨意講堂院外散步
片時
司贊唱請用膳學長進一揖師長官僚紳衿
皆揖司賓拱至膳所請坐照次序坐六人一
席酒不過三盃多者有罰飯各隨其量膳羞
四簋豆腐園蔬鹹魚醃菜而已不許過豐私
携盛饌至者亦有罰官紳一體使常知澹泊
滋味



飯畢起位散步片時堂上伐鼓三擊鐘三司
贊唱請赴講堂師長官僚紳衿依前次序進
就坐各一揖
司贊唱質疑問難欲有問者即起出班向上
三揖坐于旁側就所講書章發出特見從容
辯論以闡明聖道爲主不以偏僻詭異浮詞
矜辯爲長或音語弗清言不達意則將已見
詳書條段呈出問難師長亦書而答之凡有
他疑皆許質問其出問以坐次爲序先長後

幼毋得僭越勦說雷同並所深戒問畢起坐再向上三揖復本位

司記二人列几案楮筆于神座旁審聽問答皆書之其有不盡則令本生自書一楮授司記彙錄成編師長改正送本縣叅酌訂定付之剞劂以就正遠方之有道者

司儀二人自始事以至終事留心細察凡揖讓升降周旋進反坐立言談食飲不中禮者皆糾唱之每糾唱一則司記執簡而書曰某



人爲某事失儀及卒事則學長按籍而稽量罰示懲所以振起衆人恭敬之心而銷其玩忽粗浮之氣也

諸生質疑已畢不復再有問者則司贊唱曰質疑問難已畢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本縣命題課試諸生次日搆思呈師長評定彙送本縣選擇加批付梓以質海內高明覘吾邑人文之盛

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向上一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此日不再得之章伐鼓三擊鐘三歌曰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蹉蹉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蹠善利閒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邈簡編有遺芳希



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徬徨驅馬日以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閒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塲挾策博奕遊異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强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求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吾言狂凡童子歌詩一句伐鼓考鐘各一全

詩歌完伐鼓三考鐘三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司贊唱作樂伐鼓考鐘衆樂並奏
司贊唱排班行拜辭　五先生禮序立師長
中本縣師僚東搢紳舉貢西平列階下諸生
序後司贊唱班齊鼓樂司鼓者伐鼓司鐘者
擊鐘樂人奏樂唱鞠躬拜興凡四唱平身樂
止
司贊唱分班師長官僚搢紳各依班次東西
對立諸生仍立下北面司贊唱凡在坐預講



席者謝師長一揖師長答揖司贊唱師僚搢
紳謝父母一揖本縣答揖司贊唱諸生向上
三揖先師長答之次本縣師僚答之又次搢
紳前輩答之揖畢遂行
本縣與師長揖別于二門之外師僚搢紳舉
貢與本縣揖別于大門之外諸生揖別于道
旁師僚搢紳以次相別諸生各相揖而退是
謂之大講禮成

## 丁祭禮儀

祭以春秋二仲上丁之日從先師也或疑是
日祭　至聖先師行禮甫畢雖有强力之容
肅敬之心未免倦怠似更日爲宜余曰噫未
敬耳敬則安有倦怠哉凡人精神氣力愈用
則愈出一日之閒有無窮學問事業待我爲
之豈行禮斯須即生倦怠其於固人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也謂何矣況祭聖以丑寅行禮
方明而畢事書院之祭以卯辰行禮不相妨



也安所庸更日乎五賢實紹先聖之道統丁
祭亦從先師之後可也
先期五日編與祭執事人員榜于大門之外
主祭官本縣躬自行之陪祭各官儒學捕衙
皆與焉
擇方正廉潔辦事局詳者一人爲司庫專治
祭品
禮生六人爲通贊者二爲引贊者二司盥洗
者二其飲福受胙之事皆此六人兼之

擇諸生學養純粹舉動敬謹者爲各執事司祝者一人陳設者二人瘞毛血者一人司鐏者二人奉帛者一人接帛者一人執爵者五人接爵者五人撤饌者一人司鼓者一人

先期三日官師執事諸生各齋戒沐浴宿于外不飲酒不弔喪不行刑

先期一日習儀執事者各演習儀注使皆嫻熟毋得臨時周章致干失禮之咎

省牲本縣親至神座庭前向上一揖禮生引



詣宰牲所唱作揖省牲畢復至神座庭前告潔一揖回署

司庫治祭品以豐腆潔齊爲敬草率從事者有罰

用帛五端共一篋盛之酒十五爵太羹一登和羹二鉶黍稷二簠稻粱二簋其或黍稷稻粱南方不能全備則以麪食粿餅之類補其缺焉可也

曰形鹽曰藁魚曰棗曰栗曰菱曰鹿脯爲六

籩

曰菁菹曰芹菹曰笋菹曰鹿醢曰兎醢曰魚醢爲六豆

其籩豆品物有非時地所產或偶缺不可致皆以近似者代之代兎以雞代鹿以牛羊代菱以紅柑西瓜代栗以荔乾福員

牲用豕一用羊一他年學者日盛或祭田有加則羊豕各二可也

其陳設位次太羹和羹列于前黍稷稻粱隨之皆在中閒六籩列于座左六豆列于座右豕列于下之東羊列于下之西爵在羹前帛在爵前



香一束燭二對其堂廡內外門庭各懸方燈以適觀爲度小燭配之

用吹手六名爲樂人伺候作樂

及期皆公服諸生齊集以俟司鼓者擂鼓一通以號衆也司陳設者各將祭品捧出以次陳列方正整齊毋得參差紊亂次陪祭官至

擂鼓二通次主祭官至擂鼓三通衆人肅靜俟行禮

禮生唱盥洗引贊者引主祭官至盥洗所盥畢立于二門之外

唱排班班齊主祭官趨立于中庭之中儒學立于庭左捕衙立于庭右稍後

唱執事者各司其事諸生皆就所司之位敬謹斂容以待將事

唱陪祭官就位儒學捕衙就拜位



唱主祭官就位本縣趨而前就拜位

唱瘞毛血司瘞者捧毛血盤就舉所主祭官躬往視之瘞畢一揖復位

唱迎神作樂行四拜禮每拜興皆唱之四拜已畢唱平身

通贊唱行初獻禮引贊唱詣酒罇所引主祭官至酒罇所唱司尊者舉冪酌酒酌畢由東階升引至神座前唱跪獻帛司帛者授帛一獻上接帛者捧承而列于神座之前唱獻爵司爵者以次授爵五位各一每獻上接爵者皆捧承而列于神座之前畢叩首興唱詣讀祝位禮生引至讀祝位唱跪又唱衆官皆跪唱樂止讀祝文司祝者捧祝跪前開讀

維雍正某年某月某甲子朔越某日潮陽縣知縣某敢昭告于

先賢濂溪周夫子

先賢明道程夫子

先賢伊川程夫子



先賢橫渠張夫子

先賢紫陽朱夫子之神曰惟　五先生宋代大賢遠紹魯鄒獨得薪傳倡明絕學如日中天後知後覺仰止高山某忝澄是邦職司風教敬奉典型俾民則傚煥起人文興忠興孝從斯棉陽一變至道茲際仲春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讀畢樂復作唱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復位禮生引由西階下復拜位

唱行亞獻禮又引至酒罇所唱酌酒酌畢從東階升又引至神座前跪獻爵五位各一爵唱叩首興又引由西階下復拜位

唱行終獻禮又引至酒罇所唱酌酒酌畢又引至神座前跪獻爵五位各一爵唱叩首興復位禮生仍引復拜位

唱賜福胙禮生引至香案前跪飲福酒受福胙畢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復位

唱撤饌司撤饌者以意移撤之



唱送神行四拜禮每拜興皆唱之畢唱平身

唱讀祝者焚祝司帛者焚帛樂止禮畢

祀事已畢官師諸生以次相揖而別此祭禮之成也

司庫主須胙命屠人解豕羊之肉不拘大小以人衆多寡爲差凡與祭執事者皆須之不敢私神惠也

書田志

有書院義學必有歲租以贍之存育士之意也戔戔薄產沾潤無幾然先儒明禮從茲有賴師生膏火於是有資亦可聯人心之渙以待後世有力之君子纘承而光大之鼓舞奮興日躋日盛未必非斯文之幸也昔文翁治蜀數遣刀布資遣諸生范文正待泰山孫秀才常給米錢千載以來傳爲僅事竊怪世人浮屠老氏之宮施捨田園連阡廣陌不以爲



侈而學宮重地茂草時嗟終莫肯以一畝半頃相加遺者是何其待僧道之優而待吾士子之薄也況潮屬飯僧之田以畝計者不知其幾萬歲租之入不知其幾十萬僧人暴殄狠戾漁色賭財泥沙浪費甚者結交饕餮以辱民爲几上之肉而吾士子誦法先王家無斗筲曳履歌商北門吁嘆莫有過而問焉此亦宇宙間一不平事也非吾力所可及則亦末之何已棉邑故有官田一百四十五畝曰

文會曰張陂曰沙港曰濟糧歲租二百三十三石五斗有奇不知始自何代相傳明初長吏置此爲諸生文會之資繹其名則是也而邑乘不載故老無聞併創置是租者之姓氏而亦茫不可考官收其歲穀之入照民田輸納正供畝米爲縣令養廉之需者亦不知幾百十年矣文獻闕如誠不可解豈果代遠年湮不識所自歟抑既歸廉橐不便筆之於書於此見棉邑士風之厚也余寒儉無力不能



日捐清俸購置學田敢愛惜此區區上沒前人之美意不爲我士子一清釐之哉因爲文中請學使永爲書院義學之恒產旋奉報可今則爲諸生之田非復官吏之田矣不可不備悉其畝數都鄉佃戶姓名使諸生知所稽察不致蹈有名無實也

文會租在貴山都分大隴南隴橫山三處大隴佃戶陳誠忠等耕租三十六石七斗五升南隴佃戶蔡信等耕租七石橫山佃戶曾鼎太等耕租五石七斗五升統計歲租所入共四十九石五斗

張陂租在黃隴峽山兩都曰洋汾鄉佃戶林方典居之歲租一十二石五斗中寮翁永春新寮王紹智茆港陳殿客後溪仔許世發連應武陳隆山家鄉蕭紹禹顏作炯溪西鄭欽高兆光高阿惜後埔仔林啓耀蔡阿喜望上寮陳萬進陳上萬舖前仔陳立權大布洋黃上賢等各佃共租五十四石統計歲租所入



六十六石五斗合文會張陂二者則一百一十六石也

沙港租在洋烏都佃戶陳奎即陳少源子也居沙港鄉歲租一十二石五斗

濟糧租在峽山貴山兩都分泗港林內大青洋隴頭四處泗港佃戶周禮耕租一十五石周子來耕租二十六石七斗周攸足吳夢推周子嵩周攸廣共租二十石三斗三升周子權周子英周崇有周子金共租二十三石一

升林內佃戶葉大琳耕租三石五斗大青洋佃戶余公信張用朝張智俊黃德元林有聰共租九石五斗隘頭佃戶林衷成蔡衷德黃惠德蔡永興共租七石統計歲租所入一百而奇五石四升合沙港濟糧二者則一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也

其田畝輸將之數文會租田載貴山都三啚八甲文會官田戶內徵輸中田四十畝七分歲額正供糧銀一兩七錢一分二釐二毫米



六斗一升而奇七勺張陂洋汾租田載縣廓都三啚七甲林壽戶內輸將首墾二十九畝四分六釐三毫五絲歲額糧銀八錢八分四釐沙港租田亦載縣廓都三啚七甲林壽戶內輸將首墾五畝五分三釐七毫五絲歲額糧銀一錢六分六釐濟糧租田載縣廓都四啚二甲義田濟糧戶內輸將中田五十七畝九分七釐一毫下田一十一畝三分三釐九毫歲額糧銀二兩八錢六分五釐三毫米一石而奇三合二勺統計田畝則一百四十五畝而奇一釐歲額糧銀則五兩六錢二分七釐七毫額征畝米則一石六斗一升三合九勺此其實數也

今以文會張陂歲租一百一十六石為書院丁祭講學之資以沙港濟糧歲租一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為義學師生膏火之助並勒貞珉以垂永遠雖有豪强不得私而踞之但此租向係官收胥役侵漁之弊在所不免中



間佃戶或已物故子孫相承轉相授受而故籍猶仍其名不為更改所以便于乾沒俾非經手者無從而稽查之此相沿之陋習也諸生宜共相推擇人品端方辦事周詳者二三人親往其地相畝視佃徹底澄清詳開一冊送縣蓋印以防侵欺為一勞永逸歷久不敝之計不可以為緩而忽之也

書田詳文

潮州府潮陽縣爲振興文教詳撥無礙官租以光祀典以育英才事竊惟化民成俗必先教學興賢立廉起儒惟在尊師重道蓋人心正邪說息則風行草偃知禮樂之將興統緒明祀典昭則源遠流長見宮牆之永賴卑職蓬茅下士受聖主特達之恩迂拙菲才膺普寧民社之寄雖彈丸蕞爾雅慕弦歌而攝篆名區更慚錦製惟潮邑人文淵藪而正學



久湮士子以儒佛老莊爲一途乃後天邪教猖狂而鄉愚無識妖徒遍惠豐澄揭而並至有民婦林妙貴自號仙姑與奸夫胡阿秋假粧娥女書符呪水煽惑不可勝言求嗣見夫罪惡尤難殫述建置廣厦弘開教堂黨羽數百人不分男女戲筵兩三日無閒晝宵卑職普旋聞知躬詣擒縛庭訊行事直認昭彰欲照例逼詳恐蔓延滋及善類或詞連中毒將溝瀆半自經人不得已而行權偕萬民以公惡洗滔天之妖孽二渠魁畢命須臾聆兆姓之懽呼十從犯創懲累月餘黨皆置勿問革面安心厥屋改籍入官禮門義路榜曰棉陽書院俾閭邑俊彥讀書講學其中祀崇宋代大儒令考道後生聞風親炙而起緬惟周程張朱五夫子上接洙泗之正傳應萃濂洛關閩一堂中下開顓蒙之私淑春秋丁祭椎羊擊豕六豆六籩典禮必印官親行朔望講期伐鼓考鐘三揖三讓規儀與鹿洞一體清陸



王之障翳辨及毫芒掃釋老之荆榛秉畀炎火月有課季有試本道德經濟爲文章經則明行則脩以天下國家爲學術蓋蒸蒸焉氣運昌隆之會濟濟乎英賢蔚起之機也邑署東偏舊有義學年久傾圮一併捐脩每歲延師二人分大學小學以立教統期濱海多士遍家絃戶誦以成風然必恆產有資乃可奕禩不廢捐金購買綿力未能查潮邑舊有官租不知創自何代歷任歸入廉橐亦不知始

自何人曰張陂曰文會曰沙港曰濟糧既非軍屯又非民隱共田一頃四十五畝歲租二百三十石餘收納皆出自官去留均爲無礙詢之故老僉云有明令長置此以贍諸生問之佃民亦稱自昔官收原存以資課士則以固有之物還諸應得之人既無負前哲創業之盛心且可鼓後賢奮興之志氣請以張陂文會爲書院祭祀講學之供分彼沙港濟糧爲義學師生膏火之助合應詳明憲臺大振



儒風批行遵照丁祭編入祀典租收盡付生徒國賦仍按畝輸將官粮則共沾波潤勒貞珉以垂永久千百年俎豆常新藉憲恩以廣栽培十三都英才樂育從此興仁興讓人人有孝弟忠信之心誦詩讀書家家有濂洛關閩之學皆憲臺高厚之賜而下邑吏民之庥也爲此備由同文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雍正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詳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提督廣東等處學政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脩加一級顧　批

據詳具見留心文教極爲妥協仰即照咨行繳

# 棉陽學準卷三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仝校

## 閑存錄

棉陽書院之中有閑存堂焉取大易閑邪存其誠之意與諸生談道之所也尋常言論曷足錄曰志勿忘也且留之異日驗所造前後淺深余聞學與年進曩昔所甘及



今味之而已淡安知今日之所是他年對之不尚以爲非乎是也非也甘也淡也學之久當自知之恐過者易忘則新知未由考證故錄之以與諸同人共證爾閑存之功雖未易言然舍此無以爲學亦勉焉而已矣

聖賢所以別於異端其惟心學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千載心學之祖也聖賢以道心爲人心之主異學養人心而棄其道心故雖皆以心學爲名而是非邪正相似而實不同者在此

何謂人心虛靈知覺者是也何謂道心所以主宰此虛靈知覺之義理是也朱子曰如人知饑渴寒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此道心也又曰如喜怒人心也喜所當喜怒所當怒道心也

儒者以義理言心必養其仁義禮智以善夫虛靈知覺之用佛老以知覺言心止養其精



神魂魄必盡去夫義理事物之煩主於義理者惟恐義理不明或有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失其所以爲心故必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而涵養省察不敢有一息之或閒由是而爲聖爲賢爲豪傑皆此道心爲之也主於知覺者則止欲全其知覺惟恐心泊一事思一理或擾其昭靈寂靜之神故不顧善惡是非不立語言文字若老氏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佛氏之淨智妙圓識心見性象山

之瞑目靜坐收拾精神白沙之虛靈萬象陽明之良知皆悞以人心爲道心者也

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佛老舍性而專言知覺舍將帥而專事卒徒是以偏於一而爲異端陸王獨奉爲不傳之秘欲悍然獨闢一心學無怪乎終日言心而不識心甘自外於聖賢而不顧也

或曰陸子言心本於孟子陸子言求心本於孟子求放心可以爲異學乎曰否孟子所言仁義之心也陸子所言昭昭靈靈之心也孟子求放心必曰學問之道是教人讀書窮理主敬求仁者也陸子以閉目靜坐爲求放心是教人屏事物絕思慮廢語言文字意見即心是道明心見性者也言似同而旨不同惡可以誣孟子

陳清瀾曰孟子之先立其大道心爲主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



害心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氏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氷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孟子以欺人未有能破其說者此論深切著明可謂抉陸學之隱如陸子所云直截雕出心肝者也

陸學蓋本於老莊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象山平日極惜精力不肯用嘗詠詩云自家主宰常清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又謂此心不可去理會事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又曰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此等皆從老莊得來與釋氏所謂無多慮無多智能斷百思想菩提日日長者若合符節乃知禪學固亦本老莊而小變者也

禪學止是不思不慮欲使精神凝聚而已矣其能不爲利動屏棄萬有專一寂虛似乎高明而又有豁然頓悟之說所以高明之士往

往墮其陷阱而不知可恨者竊其緒餘以亂吾儒之正學學者亦從而信之蓋窮理不明悞以爲高亦樂其簡便易行可以瞑目靜坐無學思之勞苦也

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自學者視之若不勝其勞者而象山專務虛靜完養精神病傳註誦習之支離以爲不立文字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有如此之捷獲學者焉有不從乎所以



陸學至今牢不可破也

象山年譜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爛然章仲至問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嗚呼此豈儒者之言乎二語乃出於佛書非禪學何以道此

朱子曰釋氏之學乃是錯認精神魂魄爲又曰佛學止是弄精神漢書論佛氏宗旨所貴脩煉精神以至爲佛其言與朱子一也

象山教學者完聚精神曰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又曰初教董元息收拾精神不得說閒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嗚呼讀書能壞人精神自古未有如此說者象山欲收拾作主宰至論語亦不敢讀吾不知其精神將安用也謂象山之學非禪謂象山之學爲尊孔孟者請於此驗之

朱子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欽夫伯恭



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夫禪學近理亂眞能惑高明加以子靜善談假聖賢以文飾之南軒東萊尚未能直破其隱所以蔓延而不可斷絕也證之以楞嚴圓覺如捕盜之獲眞贓雖善匿辯無所施其巧矣

象山語錄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少時讀此喜其氣象軒昂若置身萬仞上者既而思之得毋過於矜

高有類豪狂之態乎近聞釋氏傳燈錄有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嗚呼象山之言乃出於此耶吾不知果陸之述智通與抑釋氏之徒竊陸說以誣通而使陸氏醜與總之欲混禪陸而一之其志同道合可見也

朱季繹論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象山以爲閒言長語說他則甚季繹又云禪家之學爲異端邪說害道象山



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爲害道又謂李伯敏云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嗚呼此象山語錄也蓋明明自居於佛老之學反指闢禪者爲異端而無復顧忌矣

象山門人顏子堅棄儒爲僧朱子答書曰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將裂冠毀冕以從釋氏之教深爲惘然願吾子思慮更與子靜謀之象山遺以書曰乃知高明終當遠到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嗚呼朱陸之異同即此亦可見矣

子靜之爲禪學朱子既極力鳴鼓而攻之指斥辨論不一而足謂其乖戾狠悖大爲吾道之害謂其陷溺人之深阬謂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謂其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所以闢之者至矣盡矣後人乃欲援朱而入於陸豈不謬哉

後世調停朱陸者意在抑朱不在恕陸也以



爲早異晚同是誣朱子末流入於禪學終其身而不覺其悞也朱子有言少時曾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十餘年及與象山相識初亦疑信相半又十餘年而始覺其弊嘗曰某於禪學始未嘗不往來於心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於陸氏蓋被渠說得遮前掩後雖知其非未免有私嗜之意嗚呼朱子力排禪陸乃在晚年而象山沒後尤大聲疾呼不啻救焚拯溺程篁墩乃著道一編以晚年水炭

之語爲朱子早歲不悟而疑象山以早歲未識象山時所答何叔京二書及中年所答項平父書爲朱子晚年始悟而從象山陽明又因之爲朱子晚年定論凡皆故意顚倒早晚以見朱子不如象山示後人之當宗陸也學者取文公年譜而讀之如見道一定論之肺肝然

嘗疑象山與介甫相似謂兩人皆堅執頗僻自以爲是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也及讀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一種見識蓋早已合王陸而一之矣陳清瀾謂介甫言堯舜而興利殃民之說行象山言孔孟而明心見性之說行霍渭厓著象山學辯謂安石以自信亂天下子靜以自信悞後世嗟乎爲此說者何其前後合轍也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信乎非一人之私言而天下萬世之公言也



象山似告子朱子亦明言之矣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雖似戲談實確論也此不止爲象山而發蓋若合白沙陽明而預及之者知象山既啓其端其禍將無時而已也

陳白沙學儒者也而所見則皆不然元神有宅灝氣有門上化歸其根之說老氏之教也惟覺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佛氏之教也以佛老之緒餘儼然自命爲聖賢之絕學誣哉誣哉

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此非禪學而何哉象山教人閉目靜坐完養精神以朱子讀書窮理爲意見爲支離又曰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白沙之學蓋陸氏嫡派也

象山謂六經皆我註脚又曰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白沙詩云六經盡

在虛無裏萬理都歸寂感中又曰何用窺陳編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可謂得陸氏之眞傳矣陸陳之學不息則六經日就澌滅而聖人之道不著使其說盛行而不可收拾弊不至於焚書廢學不已

胡敬齋陳白沙並從祀先聖廟庭者也而敬齋當時已不滿白沙之甚觀其與羅一峯書言白沙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責一峯知其非而不以告虧朋友之義又與



張廷祥書極言其學之弊謂一峯後來必爲白沙所染則所以闢之者至矣二子道不同而從祀同何哉竊怪有明從祀四人敬軒敬齋白沙陽明似乎正學禪學均分其半誠不知其何說也

陽明云佛氏本來面目即聖門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此則陽明已自道其爲禪學矣何世之懵焉弗察也

陽明云良知一也以妙用言謂之神以流行言謂之氣以凝聚言謂之精眞陰之精即眞陽之氣之毋眞陽之氣即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良知之說明則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三關七返九還尚有無窮疑也又曰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按此則陽明又欲以良知之學竊附於老氏矣既已自命爲聖賢而忽



而爲佛忽而爲仙自古及今未有如此亂道者鄙陋龐雜一至於斯是尚可以言學哉

陽明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上陽子之流方外技術不足爲道若達摩慧能則庶幾近之矣噫陽明以顏子爲至今未亡此亦古人三不朽之說謂達摩慧能庶幾近之則不知其何說也彼明明尊信達摩慧能其不宗朱子無足怪學者乃崇而奉之謂爲眞聖學也亦獨何哉亦

獨何哉

陽明云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嗚呼此豈學者之言乎彼於文王孔子尚有所不足耶於神禹又更不足耶侮聖亂道無忌已極充是心也何所爲而不可

陽明謂顏子沒而聖學亡不知置曾子子思孟子於何地然此論本之象山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而楊慈湖遂謂子思



孟子言多害道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哀也夫慈湖名簡浙江慈溪人象山高弟明尊達摩卽心是佛者也

陽明云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孟子至比於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

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其間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嗚呼楊墨無父無君而陽明尚以爲滅理亂常之未甚朱子得孔孟之正傳開萬古之聾瞶而陽明反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自古及今未有敢比朱子於楊墨者未有敢比朱子於洪水猛獸者陽明顚倒是非肆妄至此誠不知其何心矣聞此論而不痛疾者必非人情

陽明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



以爲是嗚呼言至於孔子尚須待其求心而後是非乃定乎陽明於達摩慧能則無疑議於孔子則必求心無非而後敢以爲是於曾子子思孟子則皆有所不滿於朱子則比之楊墨洪水猛獸如此之人尚可以從祀孔子廟庭哉移其主於達摩慧能寺中從其所志可也

少時讀陽明用兵平賊之文心竊慕之恨不得生同時猶願居私淑之列聞前輩有闢之

者則怫然曰文章事業如陽明豈可輕議後聞良知之說始疑聖賢之學似不如是反求之程朱博覽乎諸儒乃知陽明所講純乎禪學而欲簧鼓萬世與朱子爲難眞所謂邪說橫流害人心術者雖平昔所仰慕亦豈能附和遂非與之援儒入佛率天下而詆我朱子哉必不忍沒陽明之事功則改祀於功臣廟爲宜

邇陽儒陰釋之學始於宗杲之教張子韶至



陸王而愈精愈巧雖有智者不能與之辨矣然在學者不可不知其所由來也朱子曰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按杲老僧宗杲也張侍郎即子韶名九成號無垢此吾夫子所謂始作偏者也彼爲異端之徒欲援儒而入于佛固無足怪此爲聖賢之徒乃反爲異端所役宗佛而亂吾儒則亦惑之甚矣學者苟知其立說之意雖欲强宗陸王而有所不忍陸王雖皆禪學然其禪亦有淺深蓋陸隱而王顯陸弱而王强也象山工于彌縫朱子猶被他說得遮前掩後至久而後識之陽明則語語傳燈言言梵偈矣象山雖言僻而堅文采不足以動衆陽明才情足以牢籠一時文章事業足以震耀後世故學者更甘爲所惑而悍然與朱子爲難亦朱子之不幸也



象山初爲禪學尚詭秘含蓄欲與聖賢相淆混陽明祖象山之術則遂直決藩籬欲盡驅從古聖賢而歸於釋老之教蓋異說一開愈趨愈甚不但如東坡之論荀李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也按禪學亂儒之罪當以象山爲造意陽明爲兇手學者雖極怯懦何忍助其燄而張之

凡學者欲調停朱陸皆陽朱而陰陸者也謂陽明有合於朱子皆宗王而背朱者也是非

無中立之理驅車馬而騁康莊可謂蹈海一轍亦不妨於嘗試乎

程篁墩作道一編自以爲儒者之徒矣誣朱附陸非眞讀書窮理之人不能辨也至觀其文集則有所謂對佛問焉謂佛爲賢智之流當爲孔子所與謂梁武亡國非好佛之罪謂釋氏奉佛像守佛法爲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爲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爲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之說



皆爲非誕謂佛教歸于爲善而儒者斥其徒爲不仁闢其妄爲不智嗚呼篁墩之好佛如此毋怪其右陸也然則道一編之作不足爲典要又於此而益信矣

佛氏之教巧於致人者也以明心見性之說惑天下之高明以脩行成佛之說誘天下之貪昧以地獄懺悔之說收天下之兇頑所以無智愚賢不肖皆投入其羅網中而莫能自覺也哀哉

佛氏所以能惑高明以其近理也然雖近理而千言萬語不外乎空則視天下事物皆歸虛無夫既已無矣而謂有佛焉可乎聖賢之道只是一誠存之爲實體發之爲實用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充周而不可窮

佛氏之學在屏事物以明心但求此昭昭靈靈者瑩然而不擾則耳可以無聞目可以無見也儒者宗之必至於棄詩書廢禮樂相率而入空虛無用之地而天下無實學之儒



佛氏之學在澄一念以空萬念但欲掃除一切以歸於虛無寂滅之中則善惡可以不分是非可以不較也儒者宗之必至於輕倫常忘廉恥不復知忠孝節義爲何事而天下無勵行之儒

學佛氏之明心則必至於失心學佛氏之見性則必至於滅性

士之溺於異端者知未至也格物窮理則僞妄不得而入之

佛氏塵芥六合乃故爲虛空大言以輕薄天下耳彼自處於塵芥之內耶塵芥之外耶以爲內則塵芥中之塵芥是無而已矣以爲外則六合之外何處更有六合可容釋子之聚居亦無而已矣

佛老之教總是畏難苟安不肯擔當世道鄙棄一切而不爲自潔其身焉已耳符籙齋懺談禪說鬼皆其徒附益之欲以惑世誣民而不知反爲佛老之累故今之道釋之徒皆佛老之罪人也



謂脩行可成仙成佛或亦理之所有然脩行非茹素絕物之謂也人果能脩行力學則可以爲聖賢又何必於仙佛哉

成仙者必尸解成佛者必坐化皆死也則何不白日飛昇跨獅乘蓮以遊於世而必於死乎人能不愛一死則忠孝節義何不可爲而爲異端死耶噫惑矣

學仙學佛必死而後成學聖賢則生而成之孰易孰難孰利孰害何懵不之察也

異端之說不可勝窮儒者知學爲聖賢則妖妄不禁而自絕

大奸大惡之人不畏天地不畏刑辟而獨懼冥冥之中有所謂地獄者然則浮屠地獄之說尚可以儆無知之小人惜也其謂佛能解免也其謂可以禮佛飯僧而懺悔以免也彼行賄於佛不過茶果楮錢所費有幾而佛遂爲賓緣請托於地獄十王之閒而免其滔天



之罪又何憚而不爲惡乎向使釋氏第言爲惡之人必入地獄剉燒舂磨萬不可解則亦勸善懲惡與行教化之一助君子何惡於異端哉

異端之可惡以其爲天下逋逃藪凡兇惡之人必歸之既異言異服欲以化外而逃王法復惑世誣民欲以脩齋懺悔而逃閻羅地獄之法然則佞佛之徒眞可無惡不作矣何怪世人之貿貿爭趨之也

釋氏懺悔之說不過誑誘愚民爲詐財求食起見其罪小明心見性之說直欲簧鼓上智敗壞一世之人心其罪大

釋氏之徒最不可近儒者偶與立談則已爲所溷矣一造其居卽以爲叅禪矣雖萬萬不信其說彼亦將誣爲篤信之矣若昌黎之於大顚不其然乎

昌黎佛骨一疏震耀古今當時海內無不欽仰故釋氏深痛恨之思欲敗其名而不可得



何期潮州一役忽有大顚之遊所謂自投阬阱者也

釋子圖大顚形像以昌黎折腰伏地稽首於其旁千載而下有餘辱焉稍讀書明理者皆知昌黎之被誣而釋氏且以其三書爲證更可痛憤之甚也

三書眞假有目能辨然歐陽永叔信之矣永叔宗昌黎太過不論驢鳴犬吠有人言是韓公所作永叔便云非韓公不能竟忘其推尊三書之悞韓公不足爲韓公知已也

東坡巨眼直謂三書爲僞以其鄙陋不堪雖退之家奴不肯爲此此論直截痛快其如世人易欺難悟尚有疑信叅半者何哉

朱子不辨三書之僞非疑韓公果出于此咎其不當與大顚遊也釋氏僞爲此書乃本昌黎與孟簡書脫出者書中有自山名至州郭則謂之人船奉迎可也留十餘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搖則謂之所示廣



大深迴可也祭神海上則造其廬及移袁州留衣爲別眷戀如此謂不崇信其法也得乎貶謫無聊輕舉妄動遂與諫佛骨者前後若兩人無怪乎禿厮之敢于侮弄之也

潮屬士大夫至今稱大顚爲祖師言之惴惴惟恐獲戾此亦悞信三書及釋氏畫圖謂韓公果崇奉之是以如此敬畏不自知其爲聖賢之徒非削髮披緇者等也

藍子初抵任謁大忠祠見堂中坐大像塑以

泥金光頂低眉全不似宋代衣冠文物駭然曰文信國幾時爲僧從吏稟曰佛也曰拜文丞相耳佛何爲者吏曰在佛座後聯觀之則佛背果有隙地三尺許文山牌位伏焉藍子曰佛不宜坐此命祠僧撤去之僧愕然藍子曰僧可杖也令汝守大忠祠汝潛移佛像於此罪一若安置祠側或僧房內猶之可也公然踞堂中奪文丞相尊位有司行禮佛則受之春秋祭祀俎豆羊豕佛則饗之登斯堂者見有佛而不見大忠罪二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豪强冒奪民居猶有應得之罪況既已爲佛而踞佔人屋逆理不道是僧陷佛于蹠也罪三不以僧荷校於市不特無以謝文山併無以謝佛僧股栗服罪乞移吳家菴命保正周啓明率民人偕僧舁之去大忠乃赫然可瞻仰蓋俗尚好佛習爲固然官吏士民皆莫覺其非也

三教並稱非君子之言也乃有欲合三教爲一者尤乖謬不經之甚孟子所謂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

彼公然爲道釋之徒辭而闢之易易也所可恨者在陽儒陰墨竊佛老之言以解聖賢之書似道似學牽引吾儒而入於邪說尤世道人心之大患此陸王之學所以不可不辨夫

# 棉陽學準卷四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仝校

## 閑存錄

事君如事天天即理也理在吾心不假外求吾暗室屋漏事事無愧於心則可以對天可以對天則可以事君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可知



昭事上帝不止郊壇對越之迹矣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君子之事君也亦然

事君如事親君猶父也則不徒敬之畏之必有滿腔忠愛之心凝結於夢寐起居之際如孝子之養父母然後盡忠補過皆非有爲而爲此之謂誠於事君者

父無不愛其子君無不愛其臣者至於爲子不肖傾蕩家貲父不得不楚撻隨之又或流爲盜賊羞鄉里而禍門庭不得不涕泣置之死地非父之忍於子也勢處於無如何也人君之愛其臣也亦然

君之有臣欲其相助理也視之爲股肱寄之爲耳目已明以同體之親痛癢相關之誼屬之矣臣不知愛其君不殫竭忠誠以親愛於其君尚得謂有人心哉

今夫齊等之人漠然不相涉也然而壺飧之德必思所報一金之惠感激在心況吾君有天之尊有父之親覆載生成其爲恩也大矣



又況縻之以好爵養之以祿糈族黨光榮子孫蒙庇即以俗情而論能無感激圖報乎

報國無他竭誠盡職而已矣一念不敢自寬假恐稍涉於欺也一事不敢自暇逸恐稍鄰於慢也

不誠不可以居心豈必爲報國而始誠乎曠職不可以居官豈必爲報國而始盡乎然則自脩之道即爲獲上之方所謂盡己之謂忠也忠匪外求事君固未嘗難已

臨民者當以敬爲主勿謂蚩蚩可以術馭也勿謂卑卑可以勢壓也

思民吾同胞之義則知乾父坤母不欲我之傷骨肉也推君民一體之懷則知元首腹心不欲我之殘手足也夫如是尚敢以蚩蚩卑卑而謂我之下民哉知斯民爲天之民爲君之民而敢有不敬乎

書曰不敢侮鰥寡孔子告仲弓曰使民如承大祭凡皆敬之至也鰥寡且不敢侮則敬盡乎民之類可知矣使民且如承祭則敬盡乎教養刑政之屬又可知矣

對庶民如對吾君不期敬而敬至焉爲吾君撫字斯民則敬民乃所以敬君敬君即所以敬天

內聖外王之學不外一敬敬也者傳心之要而出治之本也

主敬則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能入

主敬則無欲而靜可以解萬端之紛紜平萬



境之偏陂此心如光風霽月如泰山之不可動搖非拘束因苦之謂也

人有才則多氣盛惟敬可以斂之居高位易隣驕恣惟敬可以消之

薛敬軒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此亦居敬之一端乎世有輕佻謔浪自詡風流或夏月袒裸習爲放誕者戒之哉

常檢束則自無妄動動不妄則靜亦漸純而居敬以密

居敬非窈冥昏默如異端坐禪入定之謂也隨時隨處以天理爲準繩無斯須之敢忽無一毫之敢肆靜而處暗室屋漏之中罔弗敬也動而應天下國家之務罔弗敬也

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此言居敬中實事而吾道異端所以判也異學求心而不求理是以其流爲清靜寂滅聖學格物窮理以致其知是以泛應曲當至於從心所

欲不踰矩故知居敬窮理聖賢徹始徹終之實學也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有交脩並進而無先後者也居敬則此心有主必窮理以充之窮理則此心有物必居敬以純之敬至而窮理始精理明而居敬愈固二者缺一不可而分爲兩事者亦非也

學者無事靜坐當以持敬爲主固不可憑虛妄想自放厥心亦不宜槁木死灰專一凝寂



蓋舍敬而言靜則已入於釋老矣

儒者所謂靜以無欲爲主無欲則心不妄動是故爲主敬爲存誠異學所謂靜以無事爲主必絕物息慮而神乃全是故爲虛空爲寂滅雖主靜似同而靜之實不同也

天地之閒理與氣焉盡之矣無理不生無氣不行

天地之閒陰與陽焉盡之矣無一物而無陰陽亦無一事而無陰陽

存天理遏人欲入聖之門也學者循是而求之時時處處實用其存養省察之功使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亦聖人而已矣

理欲之幾甚微甚危出乎此則入乎彼無中立之一途調停並行者謬也

自古以來號爲豪傑者衆矣多以理欲二字不明墜一生之人品

中人之性欲常處强而理常處弱宜用剛克之方如臨大敵以制之欲既遏則理自存理



存而欲益不能奪矣

因循苟且人生之大患也因循爲學則學不進因循爲治則治不成立心行事有一毫之苟且弊將無所不至矣

利之爲字刀立其旁所謂有利必有害也貪之爲字與貧相似雖以非道得之不能有其富也

凡人利心勝則一步不可行

利令智昏誠哉是言也不必孳孳謀利而後

智始皆但中人以上之資多一分錢財亦減一分智識

知多藏之必厚亡老子所以猶龍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一家壟斷千家覬覦欲晏然無患也難哉

世人孳孳求利無非爲子孫計耳而多藏厚亡適足爲子孫之累亦何苦而以厚亡遺子孫乎

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龐公曰人皆貽之以危我獨貽之以安是二子者其知道乎可以爲保家裕後之良法何世人之惘惘也

曠魯之言衡山之麓有佛而銅者寺僧覷爲奇貨密以鐵鎚折其指俄而斷其手又滅其耳鬻之未饜也顧彼塊然者無如何夜積炭爇之沃以便溺鎔而化旦日囊數十斤將之郡或問曰何也僧紿曰牛肉耳勿言慕啖汝衆戲奪之大驚疑爲佛所化訊驗果然擁之



官杖而荷校于市藍子曰噫利之爲害如此夫象齒焚身佛且不免焉可爲專利者之戒僧竭盡心力一金未得而三木已加可爲謀利者之戒

文所以明道也必有益於天下國家爲世道人心所不可缺者然後爲之如以辭華而已何貴有是文哉

六經文字非後人所能及以其載道也泰漢以後文日繁而道日晦故宋儒憂之

韓子之文可謂近道矣然朱子猶謂其止是學文所以見道不親切況夫背道而馳專以詞藻是尚者

詩以道性情必眞摯而後工焉有一字不從肺腑中流出非詩也

詩必有義理惟深於道者能知之不持作詩者久不講卽論詩者亦鮮及之矣無理無義則爲無益之浮談雕飾蟲魚藻繢風月儼然自命爲詩翁吾不知其何爲也

龜山謂子瞻詩多譏玩無惻怛愛君之意此善於言詩者也詩不本忠孝節義雖窮巧極工亦不足言況譏玩乎子瞻未聞聖人之道徒欲以詩戲謔而已學者戒之

詩文雖詞章之學可以覘人品驗德性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忠臣孝子端人正士才能志節福澤勳名未有不隱躍流露於詩文之間者

善養浩然之氣則發爲文章正大雄厚無靡



曼邪僻之習高者聞天深者入淵迅疾如風雷鎮重如山岳而議論和平近情切理節奏閑雅諧協宮商斯可以謂之文矣然非讀書窮理以養其氣者不能也故曰文以氣爲主作詩亦然

凡作詩文必有情有理有氣三者缺其一不可也

讀聖賢書當句句反求諸己思我必能行之思我必如何而後可以行之切實體驗方爲有得

欲觀古人之行事必掩卷靜思設身以處其地度我所作爲者何如乃可定古人之是非而能受古人之益

讀書不熟則聖賢之精意不出惝恍游移終於蒙昧而已矣

若經傳正史之外子集百家典章故實雖畢世不能窮也必句句而記誦之所得能幾何哉涉獵多則神智日益如珍饈羅列饜飫之



後亦歸無有而睟面盎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顏子何以能樂其惟克己復禮乎克己則無欲而靜此心常淡然焉無悶無慍隨所遇而不覺其恬也復禮則循理而安此人常泰然焉履中蹈和無所入而不與之化也惟其內重而外輕是以萬境不能逆

詞章之學亦可忘憂況傳世之業乎文史之傳亦足千古況聖賢之道乎然則人之一生

其可樂也多矣何貧富貴賤之戚戚也
詩書之內有眞樂焉一生享之而不能盡也
舍此而他求則無在而非苦
人能以義命自安則無所不樂矣
韋布之夫與公卿羣遊而雜處客有顧盼弗
及者則疑其輕已矣此無他自顧有不足者
也彼公卿者見客之趨奉旣習爲固然任客
之忽畧亦視若無覩此無他自顧有至足者
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疑人輕已者皆內有所



不足夫
疑人輕已則勉爲其不可輕者亦君子事也
若不知求諸已而徒責諸人疑者日疑輕者
日輕將何時可釋乎
疑人輕已之隨也而不肯求諸學疑人輕已
之貪也而不肯返諸廉疑人輕已之詐也而
不肯本諸誠疑人輕已之薄也而不肯歸諸
厚雖聖人亦不得不輕之矣
世有知美名之可市而不自勉又不自安徒

欲竊其名而居之天下焉有名可竊而實可
紊之理乎居之不疑行違色取孜孜然惟恐
人之見其底裏也人亦佯爲弗見似乎不敢
輕已而輕乃愈甚思之思之君子所以貴內
省之學也
凡人飾僞者皆謂人之可欺也世豈有終爲
人欺之人哉一日敗露則從前盡皆瓦裂可
不懼乎
人必自欺也而後敢欺人欺人之害在一時



自欺之害在畢世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可知飾言非誠也片
語不實已爲盛德之累況專飾大言以欺人
而生平無一可信者乎學者戒之
色莊有似乎君子辨之不可不明也彼亦僞
然以誠篤自居談義利道聖賢矜名節雖眞
君子見之亦將引爲同調然其不可對人之
隱衷藉此以求富貴利達而已矣見一錢則
性命可捐遷一秩則任怨百出故常可以欺

王公而不可以欺庸衆澄心而靜察之肺肝可得而見夫

有恩德於人而形之詞色陋也況實無其事而掠影居功逢人市德欲因以爲利焉甚於穿窬之盜也乎

凡人世故太明則德性頓減趨避既工則道義不立

人巧則僞生不如拙者之誠也機智愈深心膽愈怯不如拙者之勇也所以忠孝節義震



聾古今爭光日月之事巧者不能爲而拙者能之

世有托於拙以陰行其巧者有不自安於拙而偏欲效巧之所爲者皆非也惡莠亂苗不可以不辨也

大奸似忠不可以其深情厚貌而遽諒其心迹也大巧似拙不可以其矜率坦易而遂信其無他也

待人宜坦衷觀人宜詳審不坦衷則人不我近不詳審則人將我欺

處事宜從容謀事宜慎密不從容恐將有後悔不慎密恐敗於垂成

忠孝節義之事審之既眞則獨斷而獨行之不可與人謀也與人謀則不果而與妻子謀尤不果

凡事見之未確則貴謀辨之既眞則貴斷多謀而不能斷是築舍道旁也不以疑惑而中止即以漏洩而取敗



怒而使人知之待君子焉可也若以之鋤奸去暴則悖悖反禍及其身

君子無偏喜無暴怒不爲宵小所逢迎不爲奸兇所防備當大事而不動聲色舉而措之裕如也

家之本在身故君子一舉一動必事事爲家人楷法不可恃妻子之能相諒也

處家庭如處大廷則無之而敢忽對妻子如對大賓則無之而敢慢

雖在閨房之中不可以不敬也褻而狎焉非脩身齊家之道矣

君子無所不敬非敬妻子也敬其身以型于妻子也小人以狎昵爲親愛故往往或傷於褻瀆而至於睽離

惡人多畏其妻事之不一解者噫此非特慾則不剛已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彼立心制行之不端惟妻子能窺其微也

身心性命非空談也所以端其本而裕其末



清其源而潔其流也明此者謂之明體達此者謂之達用體明而後用達故君子常勉勉焉

無體之用非用也權謀術數而已矣無用之體非體也虛空清淨而已矣君子不流於刑名雜霸之學亦不入於異端寂滅之歸則惟其身心性命之閒有大過人者在也

心不正身不脩不知仁義禮智信爲吾性中所自具之理不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有命焉以爲之裁制則其所存所發殆將有不可問者

是以先聖教人齊家治國必本於正心脩身可知身心所係者重操之在暗室屋漏之中應之在家國天下之大可謂談身心者爲空虛無實乎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爲參天兩地之聖人可謂談性命者爲空虛無實乎

身心性命皆實理也正心脩身養性立命皆



實事也存之爲實體發之爲實用內聖外王之道備矣

胡敬齋曰漢高祖天資最高若得眞儒輔相三代可復此過於推崇高祖者也高祖猜忌刻薄非能復三代之人幸而承秦之暴生民無主陳涉項籍皆不足以爲人君是以徼幸得天下耳觀其輕士嫚罵至溺儒冠苟有眞儒必將深藏巖穴肯出而輔相之乎叔孫酈陸本非儒者故苟且以就功名于房黃老之

學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然亦特借其力爲報仇天下甫定即謝病辟穀意可知矣當時雖有眞儒漢高亦決不能用也

漢高起亭長與胥史吏人往來相習臭味相投是以既有天下之後亦惟蕭曹刀筆吏可相與有成耳餘人皆不克終蓋其性習然也當時設有眞儒欲舉先王之法則必以爲迂遠而不切事情謂與爲亭長時所見吏治異也即使蕭曹不出亦必更擇豐沛故吏而用之肯使眞儒得操其柄乎必欲得眞儒輔相而三代可復惟光武或庶幾焉

光武似有可爲惜其時眞儒不出此亦氣數之薄也

昭烈得孔明是可與有爲之主而又得眞儒輔相者惜乎天不祚漢炎統告終則亦末如之何矣使得藏丕擒權奄有九有三代確乎可復也程子曰孔明王佐之才文中子曰諸葛無死禮樂其興兼以君臣之閒情同魚水



烏有不復三代者哉

漢高帝封功臣以蕭何爲第一諸功臣不服帝曰諸君功狗也何功人也噫其甚矣儗人以狗無乃過于輕薄況施之功臣何忍乎不數年而有人彘之事其刑于之化耶

唐高祖沙汰僧道善政也太宗即位首罷之此天誘其衷將開長髮尼乎沙汰不罷尼僧女冠無地可容他日武氏嫁夫去矣豈能爲唐禍哉乃知太宗是舉蓋天意也

漢袁紹盡誅宦官有因無鬚而誤殺者宋高宗倉皇播越百姓誤以黃鍔爲黃潛善鍔方辯其非而首已斷矣黃鍔與無鬚男子何其皆不幸也當袁軍之際與閹宦同形仕高宗之朝與潛善同姓不可謂非其自取矣使漢之無鬚能見幾而作必不爲宦官所累宋之黃鍔能早劾潛善誤國當誅一疏則其民且望之如父母烏有不知而誤斷其首者乎所以君子立身不可毫髮與小人相類君子立

朝不可竊位苟祿而坐視小人之誤國

胡敬齋曰永樂間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詩文噫敬齋豈眞未見乎明太祖建文帝創業紹統曾幾何時道義名節之士不爲不多燕邸篡逆一盡誅夷則皆無有存者矣當日抉口斷舌熬屍剝皮以至三族九族十族發先墓以揚灰辱妻子於教坊象奴者非道義名節之士乎自殺臣工大小百數至于燕山衛卒東湖樵夫非道義名



節之士乎所忍恥偷生甘爲永樂閒臣僚者皆人品不可問者也其後起者皆少年新進敢高談道義名節觸時君時相之忌乎既不敢言道義名節則惟有相率爲詩文而已敬齋爲永樂子孫之臣子故不敢顯言其事而爲說如此此春秋之微詞也

凡人才大者視天下事無足爲我難此可以任道之資急宜讀書窮理以養其浩然之氣者也恃才以逞則必至於僨事或過剛而折或悖道而馳害有不可勝言者

才大者氣亦大恐失之粗粗則疎疎則莽至於莽則無之而可也

君子養之以學故才大而心能小粗疎鹵莽之弊皆不覺其自消是以其氣爲浩然之正氣而非浮氣血氣所可比

其氣既純乎道義然後其才爲有體有用經天緯地之大才而天下莫敢以才人目之則謂之才全德備之大人



大人才大小人才小大人心小小人心大養之以學使才大而心能小則亦爲大人而已

古未有浮躁之人而可成大事者所貴平時涵養常存兢業以宅心於沈潛

能涵養則心和氣平凡事從容靜密無淺露輕佻之病

涵養者操存之功又當省察克治使理常勝欲無有累我涵養者

君子以禮義爲恭敬故不至於諂諛
天下無諂人諛人之君子亦無好人諂好人
諛之君子
諂諛者妾婦之道也以媚悅爲工則何事不
可忍爲
無因而諂人諛人此理之所無者非貪其財
則藉其勢總之欲圖其所有所謂口蜜腹劍
也
好人諂好人諛如服鴆焉未見其利而已爲
所斃
王公好諂諛不保其位卿士好諂諛不保其
家氓庶好諂諛不保其妻婦女好諂諛不保
其身
孔孟教人大要以求仁爲本蓋仁者心之德
雖似細微而發用至大一有惻怛慈愛之心
便與天地萬物相關切則必至於天地位焉
物育而此心始暢是包涵宇宙之氣象也
堯舜之聖亦仁而已矣學者存諸心彼能充



其量爾
學者最患是無惻隱之心
仁者生人之理也此理與生俱來豈容一日
去之一日不仁則生理滅絕縱使幸生亦不
可謂之人
今加人以虎狼盜賊之名雖三尺童子吾知
其怫然慍也人至無惻隱之心則虎狼盜賊
而已矣故求仁者當常存此心必不可使有
一息之不仁以隣於虎狼盜賊之類



人人知敬父兄愛妻子則人人皆仁也能全
其孝之德恭之德則天下之父兄視此矣能
充其愛之量慈之量則天下之凡有妻子者
賴此矣
天下之官最難爲者莫如守令最可爲者亦
莫如守令守令皆能其官則唐虞三代之治
如運掌然
守令之難爲難乎其稱職也守令之可爲以
其與民最親德易徧而才得展也

德不足才不長督撫司道皆掣肘也佐貳僚屬皆旁撓也吏胥皂隸皆爲鬼爲蜮欲掩其目而穿其鼻也勢豪巨猾皆如虎如狼欲箝其口而拊其背也民繁事多案牘山積刑名之出入錢穀之徵催盜賊之攘竊稍一毫不盡厥心而民之受害不可言矣

故爲守令者當知有民之父母四字民既以我爲父母我可不以民爲子乎所以爲父母者非有他也亦曰誠而已矣



視草野之饑寒困窮皆吾子之嗷嗷待哺也欲使之各遂其生豈必家賜而人益惟在保全其脂膏寬恤其物力勸農桑樹藝畜牧導養其山林川澤之利制節其凶豐奢儉積貯貿遷之宜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行催科於撫字之內然後其民可得而教也

教善良之民如克家子焉則從而咨嗟樂道之撫摩獎勸以益篤其爲善之心教頑惡之民如不肖子焉多方誘掖創懲至於厲聲震色涕泣笞捶必欲其遷善遠罪而後已自非木石鳥獸豈有不可訓化之民

誠於養民而民得其養誠於教民而民率其教則風可移而俗可易也鋤强暴以安寡弱革澆漓而歸忠厚人人皆尊君親上祗父恭兄家仁讓而戶詩書斯可謂之守令而無媿父母矣

雖以聖人治天下亦不外教養二端是教養者守令之實政也誠於教誠於養者以實心行實政也



人不實心皆私欲閒之私則不公欲則不潔而教養之政爲虛文是以上官掣其肘僚屬撓其權胥吏穿其鼻豪强拊其背若公而無私潔已而無欲則數者皆無之矣故居官以廉爲稱首

居官不要錢鬼神猶畏之況人乎清而勿刻廉而不矯激斯爲善矣

廉之本在儉澹泊可甘浮費自省吾未見豪

奢享用而能廉者也

作秀才時不可有寒酸氣爲民牧時不可無秀才氣

人爲貪官但博得惡名爾悖而入亦悖而出刑辟之加鬼神之罰千百中不饒一也曾見有居官貪婪而貽禍祿於子孫者乎

廉亦居官分內事自矜爲廉非眞廉也謂廉潔可以驕人猶男子自誇其不偷盜女人自詡其不淫奔然則然矣恐旁觀者將掩口而竊笑



世有居官能廉而不能禁胥吏僚屬之不貪是猶不爲盜而窩盜欲守貞而畜妓者也其罪乃甚於自爲之

奸胥猾隸最能窺伺本官之隱微揣測其嗜好喜怒內爲迎合而外肆鴟張此甚可畏

對胥隸當如防大敵不可有一毫之疎漏俾得乘隙而入也積誠以感之嚴肅以臨之屹然如山岳之不可動轟然如雷霆之不可當知其難而恤其勞無所施其巧矣

其在內則防僮僕謹門戶每見聰明才智之人爲僮僕所蔽者甚多蓋相習既久深知性情凡事放膽爲之所以門戶之司不可不慎恐其外通胥隸內結幕賓凡以財物小利啗本官子弟親戚用事之人其爲奸弊難以悉數也

京師游手候充僮僕號曰長隨皆挾厚貲托人薦引初筮仕者咸收之此輩踪跡已奇矣



買僮僕而使令常理也買主翁而自爲之奴此其意欲何爲乎不什伯其償焉不已不千萬其償焉亦不已其饑而附飽而颺又不待言也用之則極惡窮兇剝膚入骨不用則怨誹誣謗造方爲圓苟不得已而誤收亦去之不可不速

保甲之法周官比閭遺制也本誠而力行之其爲用也大矣

行之不誠有名無實無益也或滋煩擾反以

厲民則害也故爲牧令者必推心入小民之隱而後保甲行焉

擇正人爲之長以次統屬優其禮貌重其責成期贊宣治化也計其烟井分甲合戶懸之門版編之冊籍俾條理可稽也簡厥丁壯免其差徭教以逐捕盜賊捍衛鄉境寓兵於農之道也

方編甲立冊之初必防飯食楮墨之科斂朔望具結亦如之臨村莊而點閱無以供億累



吾民而從役騷擾尤當厲禁

於是明賞罰以鼓舞之使保甲長皆公正恪勤而其民臂指聯絡外侮不生旦暮知其所爲出入知其所往善相勸過相規婚喪相助患難相恤化行俗美油油乎仁讓可風不特爲弭盜而已即止於弭盜詰奸其於治亦思過半矣蔑誠意而視爲具文雖法良無所用也噫

治民者弭盜不可不嚴防奸不可不密搏擊豪强不可不毅買虎蛇以放生不顧他人之受其咀嚼則佛氏所謂慈悲者非治也

居官最患在沽名雖未嘗有沽名之心而名譽太盛即禍患所由伏也

監司之職在於正己率屬綱舉目張不以煩苛騷擾爲才曠職侵官皆戾也

監司侵守令之職難乎其爲下矣孳孳然惟利是圖雖督撫如弟昆固萬全無患也然庶民嫉之守令鄙之富豪奸棍皆得以奴隸指



揮之此何如監司哉

屬僚賢否知之明而處之當使廉能得以伸其志節而不肖者有所憚而不敢妄爲斯可爲監司而無愧矣營私而惡是正直排之擠之若高山轉石之豪雄得無干天地鬼神之怒乎

人臣何罪當誅惟在營私欺罔爾營私而怪屬僚之扞格已不可以告人矣欺罔而聯上憲爲同心藉威作惡欲使孤忠下吏共作欺

君蠹國之罪人君子寧去其官斷斷不肯阿附也

去官事小欺君事大即使得禍惟烈加之以百世不可解之惡名君子迂躬無闕亦何不可以甘受萬不敢阿附欺君博小人之喜譽薦引九遷猶狗彘之不若耳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誰敢與上官頡頏哉事非關係自無不委曲聽從若欺君蠹國亦與附和此可謂之人乎所以爲上



官者不可咎屬僚之拂我當清夜捫心問我所作爲者何如

守令弗能其官監司得糾舉之制撫弗便於民監司得匡救之膺斯任者何重也依阿詭隨無所建白已負當宁簡用盛心況背公營私虐屬殘民毛角其面目而蛇虺其肺肝也噫

積貯者民生之大命也有名無實九重所諄諄告誡豈專爲小吏言之與

朝廷有殊恩庶民屬耳目焉謂念我民饑而授之食也慮歲不可期而備之豫也使上官享其實而草野受其名庶民必曰惜矣辜我皇恩汝獨不畏指摘與

太倉雀鼠乃不肖吏胥之所爲赫赫方面角牙是張吾不知其何物也

野語云南方有佛猫其大如虎逢人能搏能噬與虎無異惟羣鼠見之嘻嘻唧唧曰佛也相與結爲弟昆入其耳內據爲巢穴鼠呼猫



爲兄猫呼鼠爲弟行則偕行止則偕止凡羣鼠所言猫兄無不聽信羣鼠所攫菽粟魚肉之類猫兄無不恣啖人有惡鼠者鼠怒訴於猫猫忽大振虎威爲搏噬之由是羣鼠橫行日長一日肥者如猪大者如牛三尺之牙鈍於鈎戟且擇人而食之矣君子曰噫佛猫之害如此夫不噬鼠而噬人辜主人豢養之意仍謂之虎焉可也

藩司以布政爲名人稱方伯其責甚重全省

吏治民生當一力肩任焉以錢糧吏自誘者固非蟠結黨類把持腥臭吏非也

司臬操全省民命一舉一動關人死生興亡二十分謹凜兢業尚恐刑罰不中況將之以私意臨之以威福當思冥冥之中有操券而隨其後者

司臬一官可爲而不可爲其可爲者持平一省之獄訟能鋤奸理枉也不可爲者殺戮多而生全少萬一有一人一事之錯悞則傷天



地之和奪子孫之福所以居是官者尤不可不慎也

制撫位尊權重雖分封藩王不能及也當思何德何能君父以此位我必如何而後可以不負簡在之隆恩將晝夜不遑寢食矣敢自以爲尊爲重乎

才不稱位雖尊不尊權或旁落雖重不重爲制撫者當常存一不欺君父之心日日如對吾君則無一時之敢欺事事如對吾君則無一念之敢欺

見屬僚之欺君父者則當如鷹鸇之逐鳥雀不可復爲其所餌而與之排擊鸞凰爲國家愛惜人才是制撫第一事乃有以屬吏才能爲忌嫉而偏欲挫折排擠以示威於庸庸之輩使之恐懼奉承此不可解者也

不營私則不忌才或他人營私忌才而制撫誤墮其術中者有之

舉劾大事關係激濁揚清朝廷典法豈可爲



一已作威市利爲私黨報復恩仇倘使君父聞知其將何辭以對

爲制撫者當謹守鼻竅不可爲旁人所穿而牽之東西南北也

屬僚大小皆朝廷命官大者固當禮敬小者亦宜體恤不可以州縣之功名性命作大吏交際回答之盤飧

州縣一官之能否關係百里兆姓之福命以筐筐爲舉劾其如蒼生何

君父命官但欲其廉能耳未嘗責以必輦金貢粟爲大吏塡補侵漁而後謂之廉能也

廉者不貪人財能者實心辦事不貪人財則不能縱上司之欲實心辦事又豈敢徇大吏之奸而相與欺罔君父若必以快上司之欲爲廉以敢欺君父爲能不然則爲貪爲劣誠末如之何也已

居官者當以君父之心爲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不可以一已之心爲心



居官處事惟公惟明惟正惟直公則人不我怨明則人不我欺正則莫敢干以邪直則莫敢行其詐而所以致此者無難也曰忠而已矣

官無大小總期此心可以對君父黜陟聽之司權是非俟之萬世

居官無慚於民庶雖降革猶陞遷也自反無玷於操脩雖罹禍猶蒙福也

貪者汚穢之名而以加之伊尹其一介不取自若也劣者拙醜之稱而以加之周公其多才多藝自若也

有其實而倖免於惡名雖恢恢網漏幽獨中自有三尺焉無其實而橫加之以惡名雖使張湯煅鍊周興來俊臣羅織至於皐陶聽之亦以爲死有餘辜而天地鬼神曰未也此事予既已知之矣

無因而獲患難君子當之不以爲戚戚也忽焉患難去而安樂來直出乎意想所不及之外君子得之不以爲欣欣也

君子凡事達天故聽天而不怨天

天之所爲不可强也窮亦順受達亦順受

天之所定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免焉孔子之遇桓魋孟子之遇臧倉匪魋匪倉亦必有出而爲難者

魋也石椁有時而朽臧氏色衰亦化烏有而孔孟事業巍巍雖千秋萬世猶赫然如一日也豈魋倉所能爲害乎是知浮雲無損乎太

虛自絕何傷於日月

從來天生一君子必有小人爲之對使君子顚沛流離或至不可救藥而其究也乃因小人而益顯或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小人之害君子爲功於君子者亦多也

君子當處困之時一思小人害我實爲我進德脩業之助則心和氣平而震撼不能傷

施窮困苦君子之閒居也進德脩業正在此時當思此時不可多得勿以牢騷憤懣虛度光陰

文不美里詎遑演易孔子得位行道何能刪述六經嗇於彼而豐於此天所以待之者獨厚也

楚之屈原漢之史遷天待之者薄矣然原不放逐不賦離騷遷不腐刑不作史記楚漢賢臣亦曾枚舉以二子者安常處順於其閒豈有大過人哉一騷一史流傳古今彼文章之小技尚昭垂乎宇宙況夫學聖人之學者



進不得忠於君退不能潔其身此古今之大痛也然陶唐在上皐契尚蔽于共驩孟子之滕館人且疑其竊屨

共驩終有放流日館人亦有釋疑時由皐契孟子觀之則不加不損何知野馬塵埃之擾擾於吾前也

有忠君之心而不能得達其忠固自在也山林畎畝皆効忠之日鄉黨道路皆教忠之人汨羅沈江見屈子之局量狹矣

權奸能奪人之職位我則謂忠愛其君不必在職位也有經猷而不得展有善治而不終施人必曰惜矣我則謂幸生堯舜之世經猷治術曾何足言已雖不克展可與天下後世共展之已雖不克施傳子若孫則猶可及施也

暗室屋漏可以對天臨民敷政可以對君天君無慚則知我罪我安所入而不自得

人不可以入道者三而自暴自棄不與焉一

曰不誠二曰自聖三曰欲速成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不誠而貌爲誠則穿窬之道也極畢生之掩著工巧總莫逃肺肝之如見此之謂色莊色莊最害道

雖有上聖必孜孜好古敏求不敢自任爲生知雖有大賢必勉勉若無若虛不敢自矜爲多能今可曰人莫已若乎坐井底以觀天好爲師而自足此之謂訑訑訑訑最害道

學以漸乃能有進文既博方可迈約自古及今無一蹴即至之聖賢也朝樹基而夕欲觀成則高者必入於異端之頓悟卑者必至於鹵莽滅裂竊近似以爲眞不自知其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此之謂凌躐凌躐最害道

所以求道之君子必由敬以入於誠日用動靜之閒無一念不主乎敬則無一念之或有不實久而純之又純無虛假而無閒斷則誠之至矣

希賢而賢希聖而聖不敢自以爲賢爲聖也



讀書窮理終其身無止足之日不凌節以求進不見異而思遷雖上達不忘下學焉斯可與入道矣

三萬六千日不過如隙駒王侯將相總與草木同朽耳惟事業在天地之閒可以不敝

不思建樹事業者愚人也謂時未可爲悠悠忽忽將以有待是終無事業者也

人苟知學爲聖賢則無論富貴貧賤皆可有蟠天際地之事業

謂貧賤無事業者其中無所有也富貴事業在一時貧賤事業在千古

富貴事業尚須因人成事利澤或止於一方貧賤事業則取之已而裕如功能直周乎無外

夫既貧且賤矣而有所謂事業者何也著書講學以傳道於來世富莫加焉貴莫隆焉孔子事功賢於堯舜且遠而彼戰國諸侯王烜赫赫至今惟孟子存也周程張朱能學孔

孟之學雖皆見屈於宋而利澤及人亘千古而不可磨滅吾師乎吾師乎此非所謂蟠天際地之事業乎

許魯齋薛敬軒濂洛關閩之克家子也胡敬齋終老韋布亦能守先待後與羅氏整菴並稱堂構是四子者之事業則又元明以來王侯將相所不可同日語者也學者時存彼丈夫我丈夫之想亦爲之而已矣

# 棉陽學準卷五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仝校

## 道學源流

道原於天而具於人聖人體之以立極脩之以爲教於是天下始知有學而統緒之傳遂與天地同其悠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于上而道行孔子孟子興于下而道明明與行



未嘗有軒輊由後而觀之則明者之功更遠也孟子而後千餘年不得其傳至宋周程張朱五先生遙接茫茫之墜緒然後斯道復明如烈日中天有目共覩故古今談道統正學者必推宋儒豈故抑漢唐諸君子哉漢唐諸儒惟董江都王仲淹韓退之有志於聖賢之道朱子稱漢儒惟仲舒純粹正誼明道數言非他人所及然又以爲見道不分明言命言性多騎牆之見則于統緒淵源未之許也仲淹欲學孔子可謂志識非常之士然未嘗深探其本致力于正心誠意之實功而竊取近似摹倣聖人續經諸作爲世所譏惟中說議論多有見道之言此書當傳不可泯沒但爲後人增益夾雜粧點太似孔子則阮逸等之過也退之毅然以道自任攘斥佛老不遺餘力程子謂孟子後纔見此人蓋撥衰反正非荀楊所可同日語矣然退之知尊孟氏闢楊墨以爲功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



墨子必相爲用何其謬哉佛骨一疏震耀古今乃至潮州又與僧人大顛遊致滋禿子口實貽萬世不白之譏朱子謂韓公止是學文所以見道不親切無着實用功處三子者之不得與于道統正傳無如何也濂溪之學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提綱啓鑰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下以繼孔孟天人性命之精微道學有傳實在于此二程親受其旨又從

而光大之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條理見于易傳而克治著爲四箴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實千載求道之門也同時邵堯夫志在經綸所學皆內聖外王之道生平精蘊在皇極經世一書人但知其明易數能測未來事則所以視堯夫者已小而堯夫之學亦半爲術數太精所掩故二程雖極推尊而弗貴其術謂其玩心高明漏洩天機堯舜三代之氣象僅得風流人豪之品



題則其道不可學也橫渠起于關中始悅孫吳繼逃佛老反求之六經而後得之所著西銘正蒙一天人立大本斥異端游廣平謂其學成德尊與孟子比今觀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四言洵非孟子不能道而先生亦言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亦見以孟子自任之意朱子之學具在于四書易詩集註及或問語錄近思錄小學綱目諸書而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集周程之大成紹魯鄒之嫡統前聖後賢之道該括全備則又孔孟以後之一人也朱子幼時受業屏山屏山作元晦字詞即以顏曾爲勗蓋所以期之者異矣籍溪白水延平皆朱子之師而淵源得力延平爲最延平之學得之豫章其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即豫章之教也豫章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所著遵堯錄



明體適用其學又得之龜山龜山以程門高弟載道而南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閩中學統推鼻祖焉雖建陽游定夫同鄉同時同出師門造道深遠皎如日星而晚年議論寢近禪學是以龜山之傳獨得其正而可大也夫程門諸先生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則游楊二公所造已非及門所能及他如呂與叔之開居危坐呂和叔之任道擔當林大簡之躬行劉質夫之信篤

守固李端伯之頴悟呂進伯之好學蘇季明之篤志張思叔之樸茂楊應之之英偉馬時中之厚重劉安節之溫和范堯夫之純粹侯師聖之講論經術朱公掞之力排異端呂榮公之涵養省察皆卓卓可稱述而升堂窺奧則游楊二公而外惟上蔡和靖爲首屈上蔡切問近思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而直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



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然朱子謂上蔡發明精彩而未穩貼和靖語却實而意短而伊川門人末流多入于釋氏不特邪恕爲然邪恕乃其甚者此可見任道之難也胡康侯雖不及程子之門然與游楊謝諸先生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春秋傳所以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深切著明有功于斯文甚大上蔡言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則其卓然有立可知也致堂議論英發朱子以爲豪傑之士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無一書隨行止是記憶所以多有牴牾處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論純疵參半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之類有告子湍水之意其力行所知體驗親切南軒謂其見之明而擴之至則所造有深焉者矣南軒從五峯受業遂作希顏錄一篇其教人必先於義利之辨宏綱大用洞然胸次無一毫功利之雜但論仁悉



本師說與朱子反覆辯論多有未合之處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朱子尤力辨之其所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兩途不可相通實開浙學功利之漸如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及末康陳同甫永嘉陳君舉葉正則又宗伯恭而甚之者耳在伯恭亦不料其流之及此而有不能不至于此者舍六經語孟而

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其流弊不可紀極是又出陸學下也象山之學專主德性尚冥悟病傳註誦習之支離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蓋純乎一派禪學其徒宗之無足怪後世名學朱子之學如草廬吳氏等尚謂朱陸無異而盛稱陸學不知朱子遺書語錄直斥之爲禪爲異端反覆詳明已無餘地安用後學之勉强調停爲也朱子門



人以蔡西山九峯父子及黃勉齋陳北溪爲最季通幼承家學父神與教以不干利祿立志聖賢之學師事朱子朱子謂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精識博聞道德性命心融意解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所著律呂新書發千古之蒙昧三子惟仲默聞道最早文公以書傳屬之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季通未及著論曰成吾書者沈也仲默闡發幽微不媿父師之托書傳已立學宮洪範皇極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非淺學所能窺測也勉齋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朱子所望以傳道而勉齋卒能得其傳北溪發明正學力排異端道統學統諸篇似道似學之辨字義詳講四書口義諸書深切著明朱子謂南來吾道得一安卿非阿好也他如廖子晦之學有根據劉子澄之切已力行鄭子上之議論精密方賓王之親切有序李果齋之大本有見李敬子之直諒樸實陳才卿之蕭然自



樂徐子融之志趣操守輔漢卿之不爲俗學聲利所移晏亞夫之進學意氣余正叔之見道穩實皆一時高明之士史遷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乎西山眞子私淑紫陽當韓侂胄指斥僞學禁錮善類之餘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而正學復明於世所著大學衍義有功于天下後世甚偉臨卭魏鶴山亦毅然自奮于摧廢之後立朝惓惓以周程張朱諸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其爲學即物以

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編輯九經要義以正世人臆說聚訟之非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勉齋之徒有何基基與其徒王柏序正諸經淳固篤實推本朱子之意發揮著述亦甚備焉自是而後惟許魯齋遠紹朱子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教人以孝弟忠信爲本而濂洛關閩之道至元而燦然復明皆其力也有明一代惟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三



人得朱子之正傳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諸書具在可以正異學之非而新會姚江接武子靜欲以胸臆所見自闢門戶姚江又更恃聰明倡良知之說簧鼓天下之視聽傳而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菴近溪顯樹幟與紫陽爲敵盜憎主人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矣幸　本朝儒者陸稼書竭力鳴鼓而攻之憂深思遠蓋有大不得已焉者非故欲詆毀前賢分門別戶以自蹈于浮薄之失當亦有日者所共諒也陽明人品事功生平最所敬服至觀其論學論朱子則不禁愀然太息欲曲爲之辭而不得者是非自在天壤非愛敬所能回護惟有嘆息痛恨掩卷而起已耳竊嘗論之三代以上道統歸于君相雖有左道邪說不敢出而干盛朝之鈇鉞後世統歸師儒而異端之徒無所顧忌遂有悍然乖張與吾道爲敵末流愈巧則變而陽附陰離爲吾道之蠹而學聖者之筆舌不得不勞勞于天下



異學之淆不清聖人之道不著依違兩可是亦邪詖之徒而又多一鄉愿之行者也今皇上天縱生知孜孜好學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作君作師道統復歸于上此正邪說潛消不敢出而干鈇鉞之時矣聖祖仁皇帝升朱子從祀于孔門十哲之班尊崇極至千載無匹學者知尊朱子而一以居敬窮理爲宗內外本末交相培養雖日撻而求其爲陸王之學不可得矣而佛老之悖

謬昭彰三尺童子能知之其不爲所惑又無足論也



太極要義

太極一圖先儒論說已多學者望而生畏謂窮幽極渺無預吾身日用倫常事馳騖于太空杳冥不可據之域以爲道體浩浩非吾人所能測識不知太極一篇周子發明天地萬物之理而專其責於人此即逝者不舍之意鳶飛魚躍之旨蓋欲學者反求諸身時時省察而不可有須臾之離原非窮幽極渺之論也太極不離乎陰陽理麗於氣也太極不襍乎陰陽氣統於一元也動靜之互根者陰陽有盛衰無絶續也易曰七日來復亦以物極必返也分陰分陽者程子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也五氣布四時行者太極之運不息也各一其性者五行之生質不同而太極無不貫也眞精妙合而化生無窮者太極之流衍不已而妙用不測也然是太極也大而言之統天地古今人物而無不包近而思之返之一身之內而已足今試以吾性之

全體觀之渾然之中淵涵無兆而萬事之原已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虞書之中湯誥之衷洪範之皇極蒸民之秉彝中庸之大本周子之太極無二道也夫人之身其作也動生陽也其止也靜生陰也語默之屢易呼吸之迭乘動靜之互爲根也故人身一小兩儀也以其貌言視聽思合乎金木水火土吾身之五氣順布也以其仁義禮智合乎春夏秋冬吾身之四時行也肅乂哲謀睿各得其理



者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男女搆精而嗣續繁衍者眞精妙合而生生無窮也此人之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然而形生神發以後善惡難齊周子慮人之不知所從事也舉聖人以爲之則而撮其要於中正仁義握其功於主靜立極夫主靜者合動靜以致其功而尤操之於靜也蓋聖學之靜守靜以制動也本乎中正仁義以爲靜者也易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書所謂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是也異學之靜養靜以却動也離乎中正仁義以爲靜者也老氏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佛氏之黜聰掩明識心見性陸王之瞑目靜坐收拾精神是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靜有主者斯動亦無妄程子所言動亦定靜亦定正朱子無欲故靜之說而學者所以體太極不外是也然周子又慮人以聖人爲不可幾及也而復示之以君子之脩脩之如何誠之爲貴而已矣脩已以敬



而已矣敬則無欲誠故不貳而無極之眞二五之精以吾身備之而無難學者但當於日用倫常之地常存中正仁義之脩以求所謂太極而無閒於一時無忽於一念焉可也若乃索之太空之冥冥謂別有幽渺難言之奧豈先儒扶世翼教之深心哉

## 西銘要義

西銘與太極相發明者也其曰乾父坤母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即太極所謂成男成女而生生無窮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者太極之理也天地之塞吾其體者陰陽五行之氣也踐形惟肖而繼志述事者主靜以立人極而與天地合德也無忝匪懈君子所以脩之吉悖德害仁濟惡小人所以悖之凶存順沒寧則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也以此見先賢之有功于大道固有若合符節者已蓋嘗論之西銘言仁之書也而即兼言義且兼言禮與智夫其肫然而不解者仁也其毅然而有制者義也其親親之隆殺則禮也其所以知天知人者智也而其所以稱物平施者聖人之權也墨子執一而無權故淪於兼愛也今夫萬物本乎天地人本乎祖宗生我者親也成我者君也與我同體者兄弟也與我同支者族姓也與我同形



者民也與我同域者物也總之共此一大本也泰誓所謂惟天地萬物父母也然廣而納之其可以合異姓爲同姓視異類若同類者所以化其形骸畛域之隔也密而察之其不敢視同姓如異姓視同類如異類者所以別其親疏厚薄之等也虞廷敬敷五教而後及于上下草木鳥獸商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吾儒所以恩明誼美由一本以迄於支分派別各得其宜而天下一家豈八荒我闔之說哉抑張子之意蓋欲使人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神化者於穆之命也富貴貧賤存沒者氣數之命也能至命即能立命其理一而已矣

莫繩孫解京餉沿途州縣

印花營汛收條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數學史文獻　第二十一冊

光緒戊寅十月 日

夏口泛尚城千總彭紹美

撥兵護解江西

光緒貳拾四年拾壹月 日

湖北漢陽府孝感縣縣站起程運奉

轉運總局札開准

福建臬司移委候補道莫繩孫管解福建京餉銀陸

廣東藩司移委候補道吳寶書管解廣東藩庫銀伍萬兩又准

萬位子參拾柒兩零廣東藩庫銀伍萬兩又准

江蘇淮安關移委候補道巡檢莫書農管解京餉

處餉銀壹萬兩以上統共壹拾貳萬伍千參拾柒

兩零計裝壹百貳拾伍箱起

行在戶部軍機等處投納等因遵即移營撥兵弁差護

送至雲夢縣衙門交督訖並無多索

亦無盜應遲延須至印花者

湖北孝感縣汛照例撥兵

光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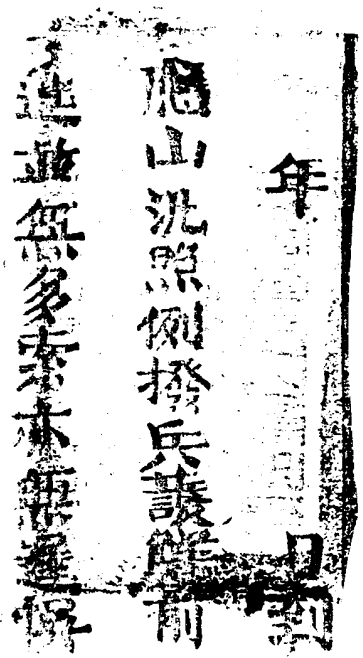
行在戶部等處投納等因遵即移咨

湖北雲夢縣汛照例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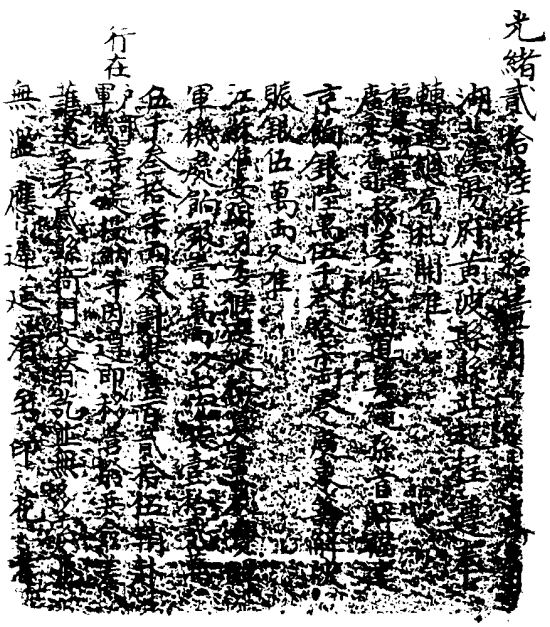
光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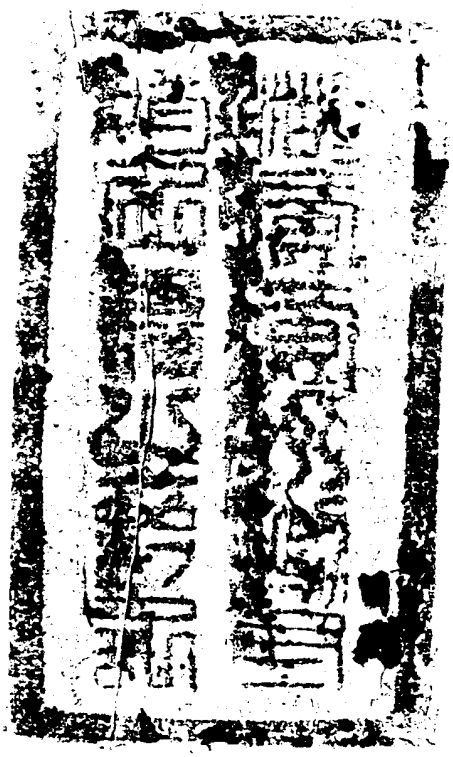
行在戶部等處投納等因遵即移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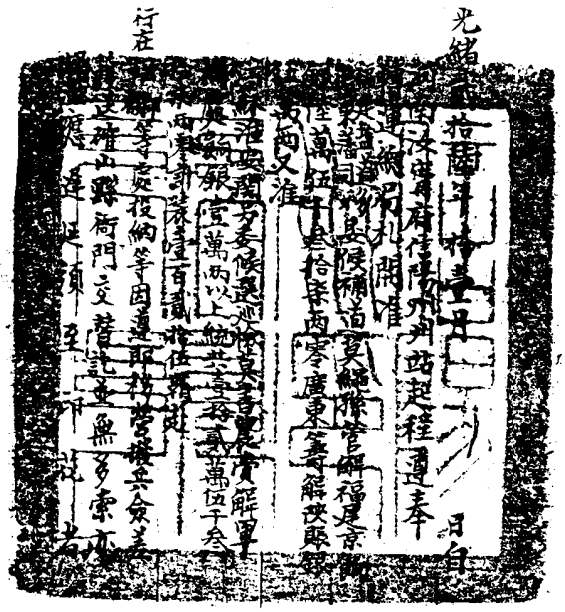
光緒　年　月　日　收到
湖北德安城守營道照撥兵
名並無多索亦無遲悞



年　月　日　收到
湖山汛照例撥兵護解前
進並無多索亦無遲悞







光緒貳拾

河南汝甯

轉運

福建

廣東

銀陸

伍萬

江蘇

機處

拾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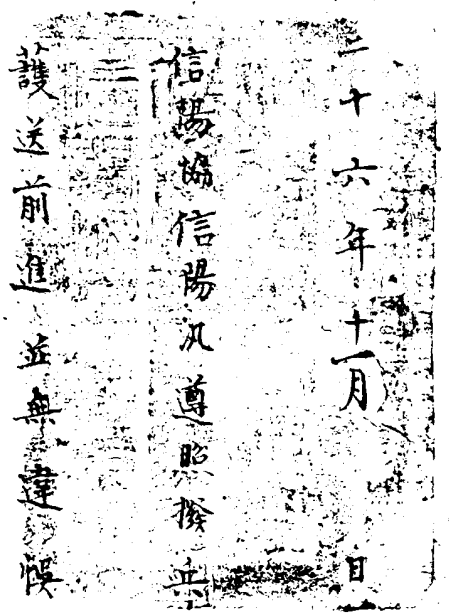
行在戶部

軍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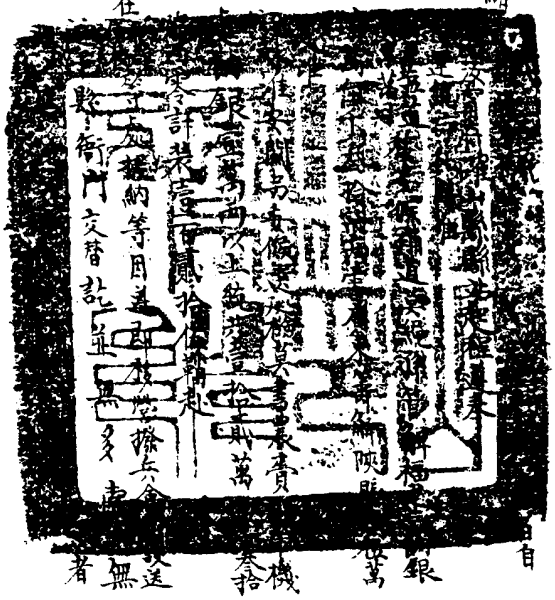
護送

悞濫

光緒




光緒



光緒貳拾陸年拾　月

河南汝甯府確山縣縣站起程遵奉

轉運總局札開准

福建鹽道移委候補道莫繩孫管解福建京餉銀

廣東藩司陸萬伍千叁拾柒兩零廣東籌解陝賑銀伍萬

兩又准

江蘇淮安關另委候選巡檢莫書農管解軍機

處餉銀壹萬兩以上統共壹拾貳萬伍千叁拾

柒兩零計裝壹百貳拾伍鞘赴

行在戶部軍機等處投納等因遵即移營撥兵僉差護送

遂平縣衙門交替訖並無多索亦無

濫應遲延須至印花者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　日到

確山汛遞即派兵護送前進並無遲悞

光緒貳拾陸年貳月

河南　解福

轉　籌解

福　解軍機

廣　柒兩

京　兵僉差

賑

江蘇

餉銀

計裝

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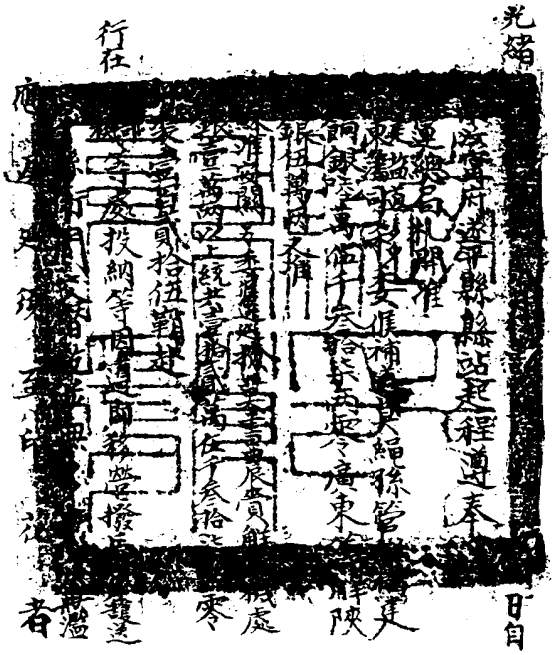
軍機

西平縣衙門交替訖並無多索亦無濫

應　遲　延　須　至　印　花　者

光緒

行在



日自

應遲延須至印花者

光緒　年　月　日　到

河南確山營□□□□□

護送並無多索亦無遲悞

光緒

行在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日　自

河南許　建京

轉運總　萬兩又准

福建　機處

廣東　兩零

餉銀　僉差

江蘇　亦無

餉銀　者

計裝

行在戶部

軍機

護送

濫應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襄城營鄭城汛撥兵

護送無虞

日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行在

日自

河南汝甯府西平縣縣站起程遵奉

轉運福建 福建 賑銀

廣東 京餉 軍機處

伍萬 拾柒兩

江蘇

餉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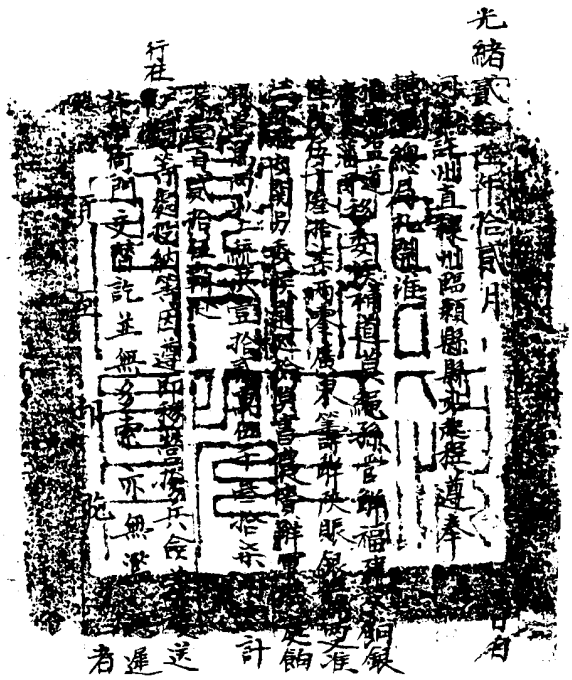
零計

行在戶部

軍機

郾城縣衙門交替訖並無多索亦無濫

應 遲 延 須 至 印 花 者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行在

計

送遲者

貳拾

河南轉運福建廣東陸萬江蘇銀壹裝壹戶部軍機許州延須至印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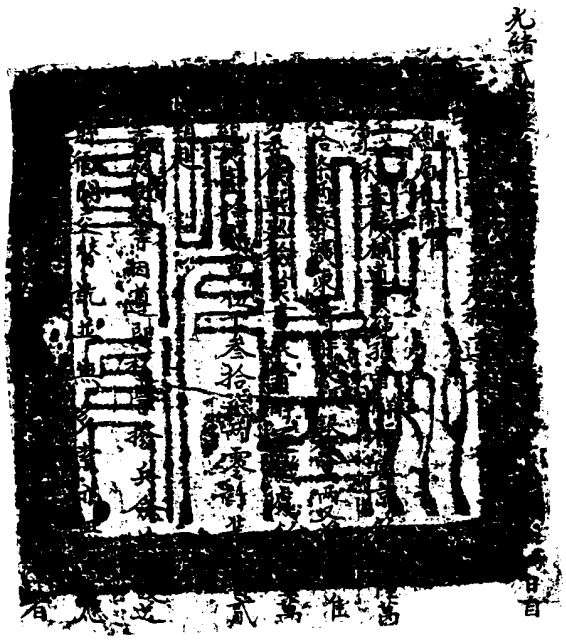
建京餉銀伍萬兩軍機處兩零差護濫應遲

光緒

月　日　到

襄城營臨潁流撥兵護送

無敢多索亦無逗遛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河南許州直隸州州站起程遵奉

轉運　鉤銀陸萬

福建　又准江蘇淮

廣東　鉤銀壹萬

伍千叁

安關另　裝壹百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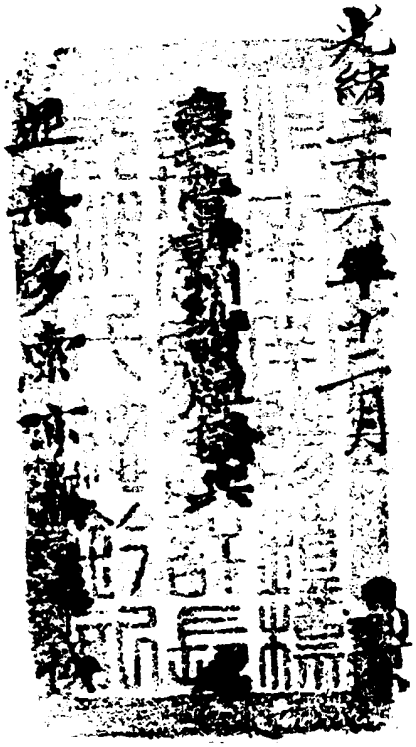
兩以上統　兵僉差護

拾伍鞘　無濫　應

行在戶部軍機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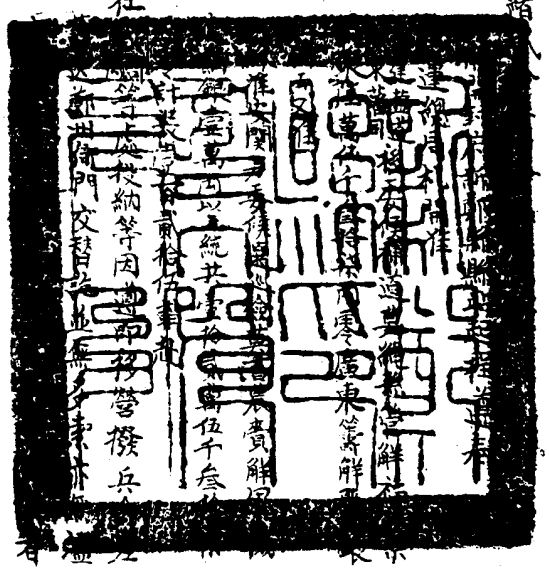
新鄭縣

遲　延　須　至　印　花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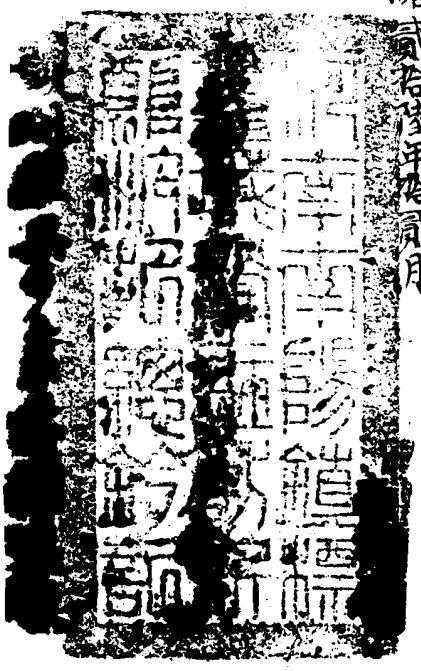


在無多索亦無遲悞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日　自
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站起程遵奉
轉運　福建京
福建　解陝賑銀
廣東　解軍機
餉銀　拾柒
伍萬兩　兵僉差
江蘇　無濫
處餉
兩零
行在
戶部
軍機
護送
應遲延須至印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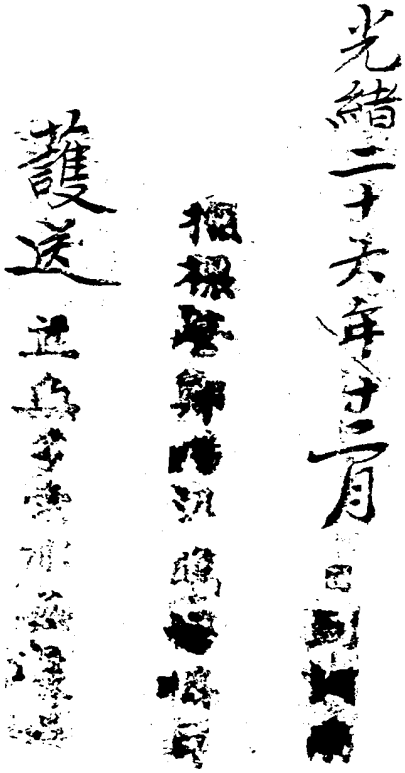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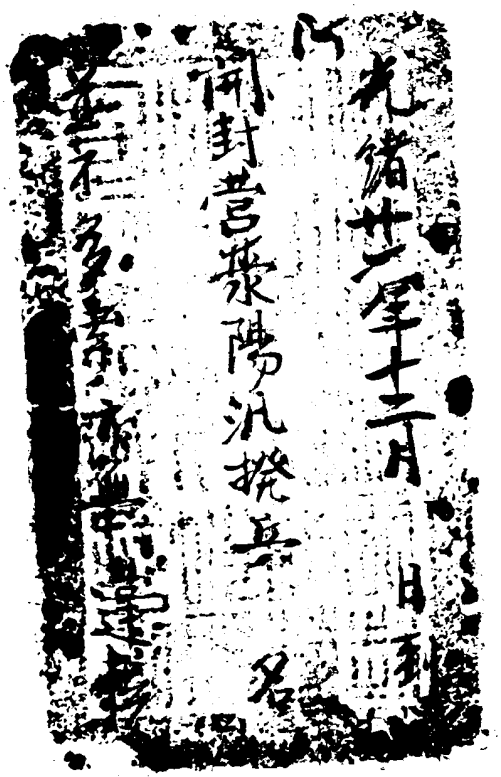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日　自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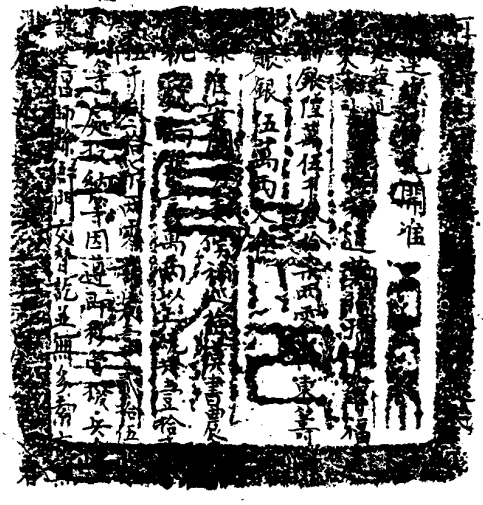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河南開封府汜平縣縣站起程遵奉
管解
東籌
伍千叁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日自

行在



河南河南府鞏縣縣站起程遵奉

轉運　福建
福建　解
廣東　壹
京餉　拾貳
陝賑　伍鞘處
江蘇　兵僉差
軍機
萬伍
戶部
軍機
護送偃師縣衙門交替並無多索亦無
濫應　遲　延　須　至　印　花　者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　日到

聖旨汛撥弟兄名

並無多索亦無遲悞

光緒

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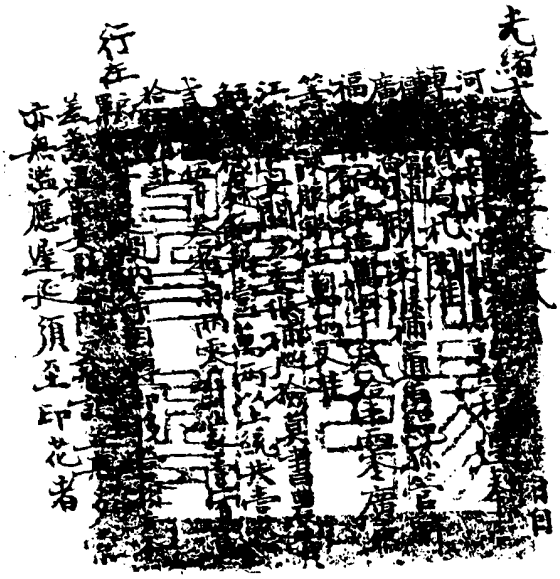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　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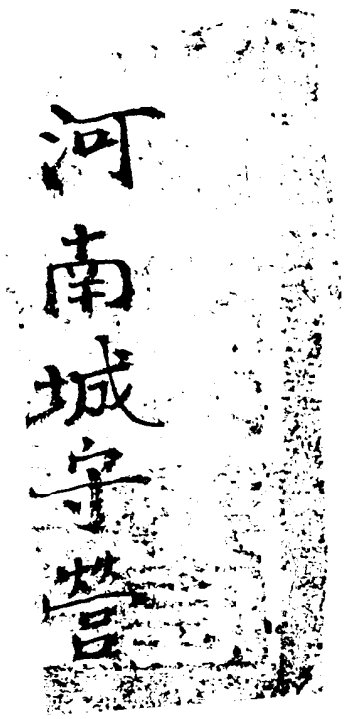
上

傳旨汛撥兵名

並無多索亦無遲悞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站起程遵奉
轉運　管解
福建鹽道　廣東
廣東藩司　農寶
福建京　壹拾
籌解　壹佰貳
江蘇淮　撥兵僉
解軍機
貳萬
拾伍鞘
行在戶部
軍機
差護送新安縣衙門交替訖並無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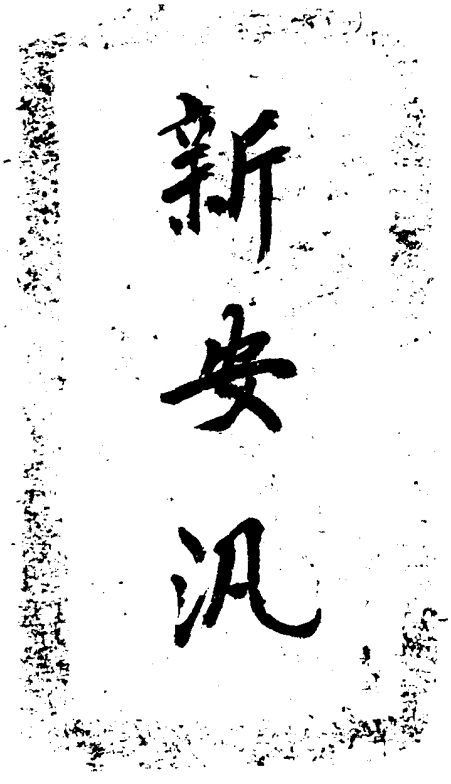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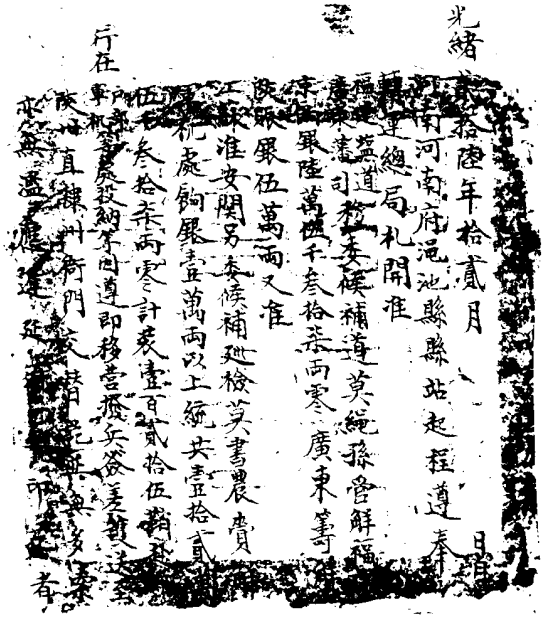


河南河南府新安縣站起程遵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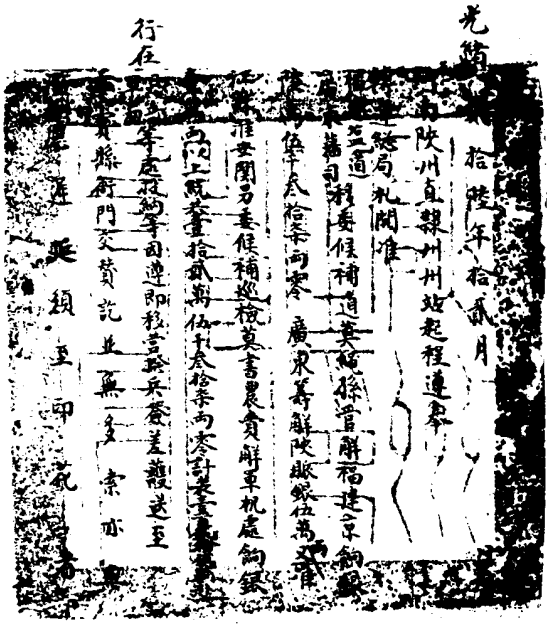
轉運　解福建
福建鹽道　籌解
廣東藩司　莫書　費解
京餉　貳萬
陝賑　伍鞘處
江蘇　僉差
軍機
伍千
戶部
行在
軍機
護送澠池縣衙門交替訖並無多索亦無
濫應　遲　須　至　印　花　者

光緒貳拾陸年拾貳月　日自



# 澠池汛



光緒

拾陸年拾貳月

陝州直隸州州始起程運拨

總局札開准

藩司移委候補道莫繩孫晉解福建京餉

陸萬伍千兩零 廣東籌解陝賑銀伍萬兩

准安閩另委候補巡檢莫書農貴解軍機處餉銀

行在

陸萬伍千兩零內上既養重捻貳萬伍千兩零內計長壽

縣衙門交費訖並無多索亦

准奏須至印花者

光緒

總局札開准

藩司移委候補道莫繩孫晉解福建京餉

陸萬伍千兩零 廣東籌解陝賑銀伍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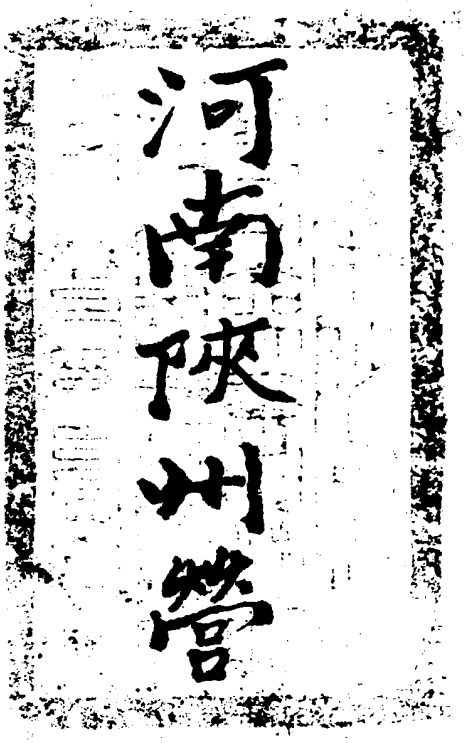
准安閩另委候補巡檢莫書農貴解軍機處餉

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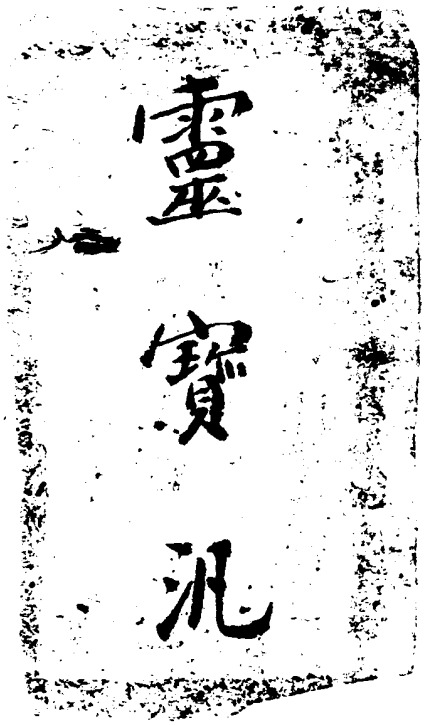
內上既養重捻貳萬伍千兩零內計長壽

縣衙門交費訖並無多索亦

准奏須至印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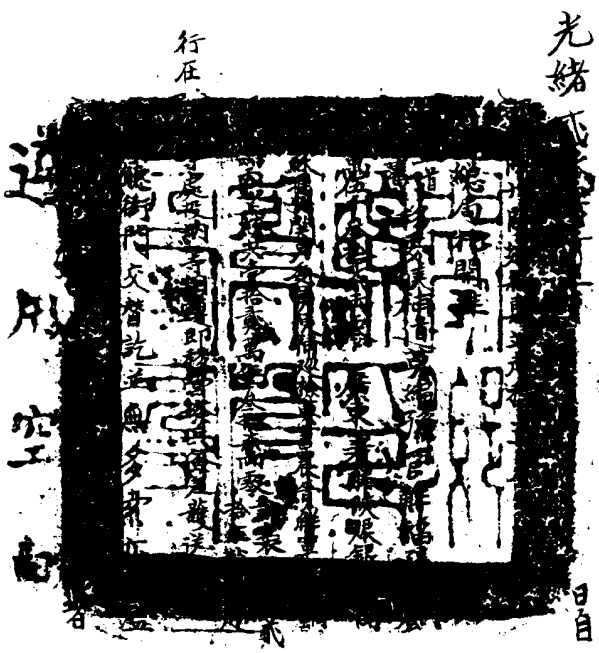
河南陝州營




光緒貳拾柒年正月　　日　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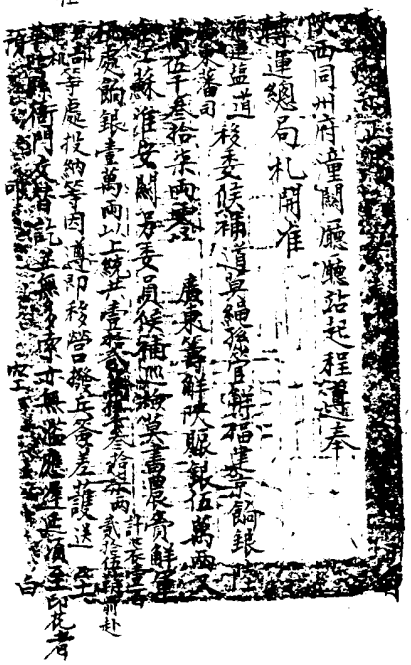
河南陝州閿鄉縣縣站起程遵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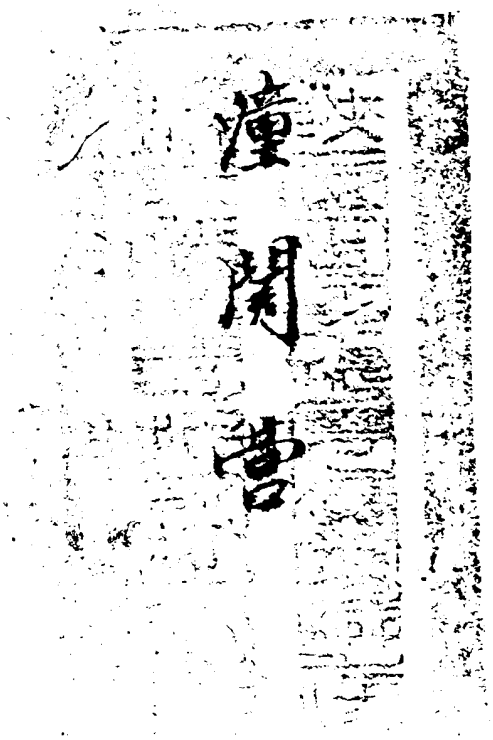
轉運　京餉
福建鹽道　伍萬兩
廣東藩司　軍機處餉
銀陸萬　計裝壹百貳
又准江蘇　伍鞘前赴
銀壹萬
戶部　送至
行在軍機
潼關廳衙門交替訖並無多索亦無濫
應遲　延　須　至　印　花　者



光緒

行在





光緒貳拾柒年正月　　日　自

陝西同州　　建京餉

轉運　　賑銀

福建　　檢莫

廣東　　拾貳

銀陸萬

萬兩

賫解　　前赴

伍千　　兵僉差

行在

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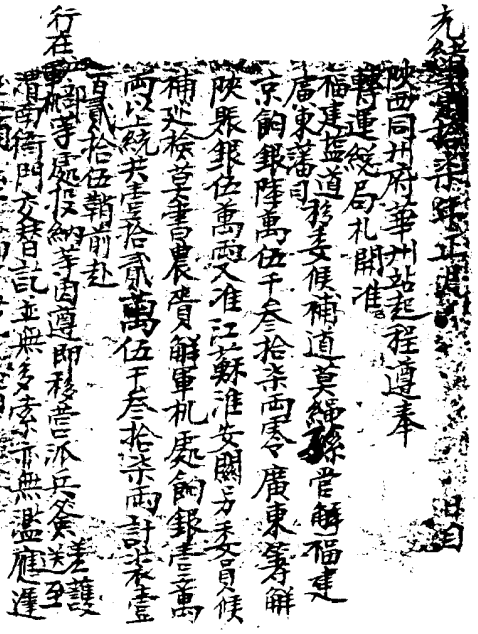
軍機

護送

華州衙門交替訖並無多索亦無濫應

遲　延　須　至　印　花　者

須　印　空　白



光緒貳拾柒年正月　日自

陝西西安府渭南縣站程遵奉

轉運鹽局札開准

直隸福建鹽道

廣東藩司移委候補道莫紹孫晉解

福建京餉銀伍萬伍千叁拾柒兩零叁錢

壽解陝賑銀伍萬兩及准蘇淮安關另委

員候補道檢莫晉農員解軍機處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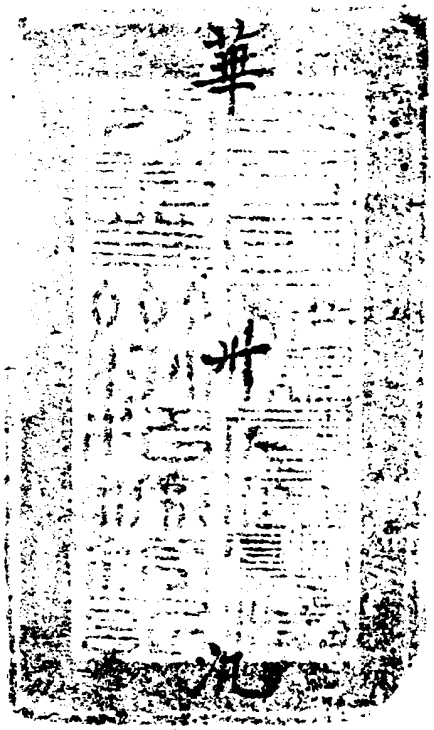
銀壹萬兩以上統共壹拾貳萬伍千叁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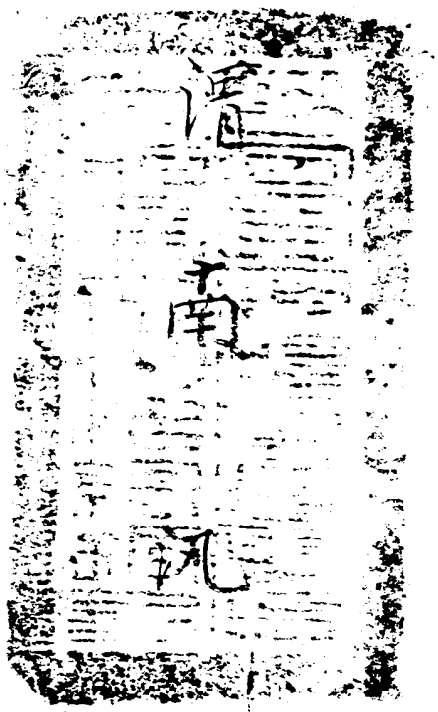
柒兩計裝壹百貳拾伍鞘前赴

戶部

臨潼縣衙門交替記並無多索亦無濫應

遞延須至印花者　遵例預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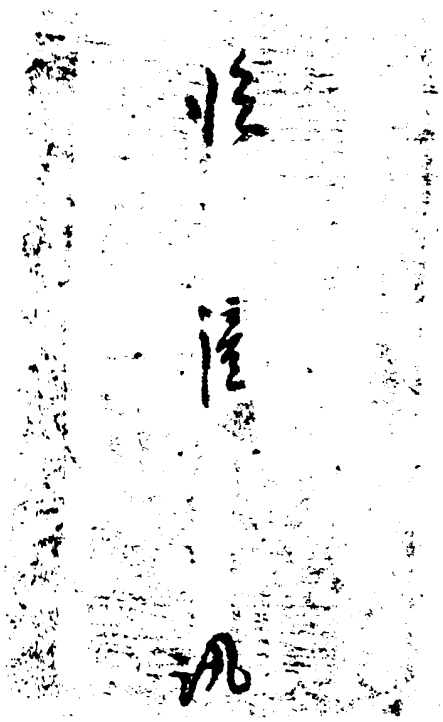
陝西西安府臨潼縣站程遵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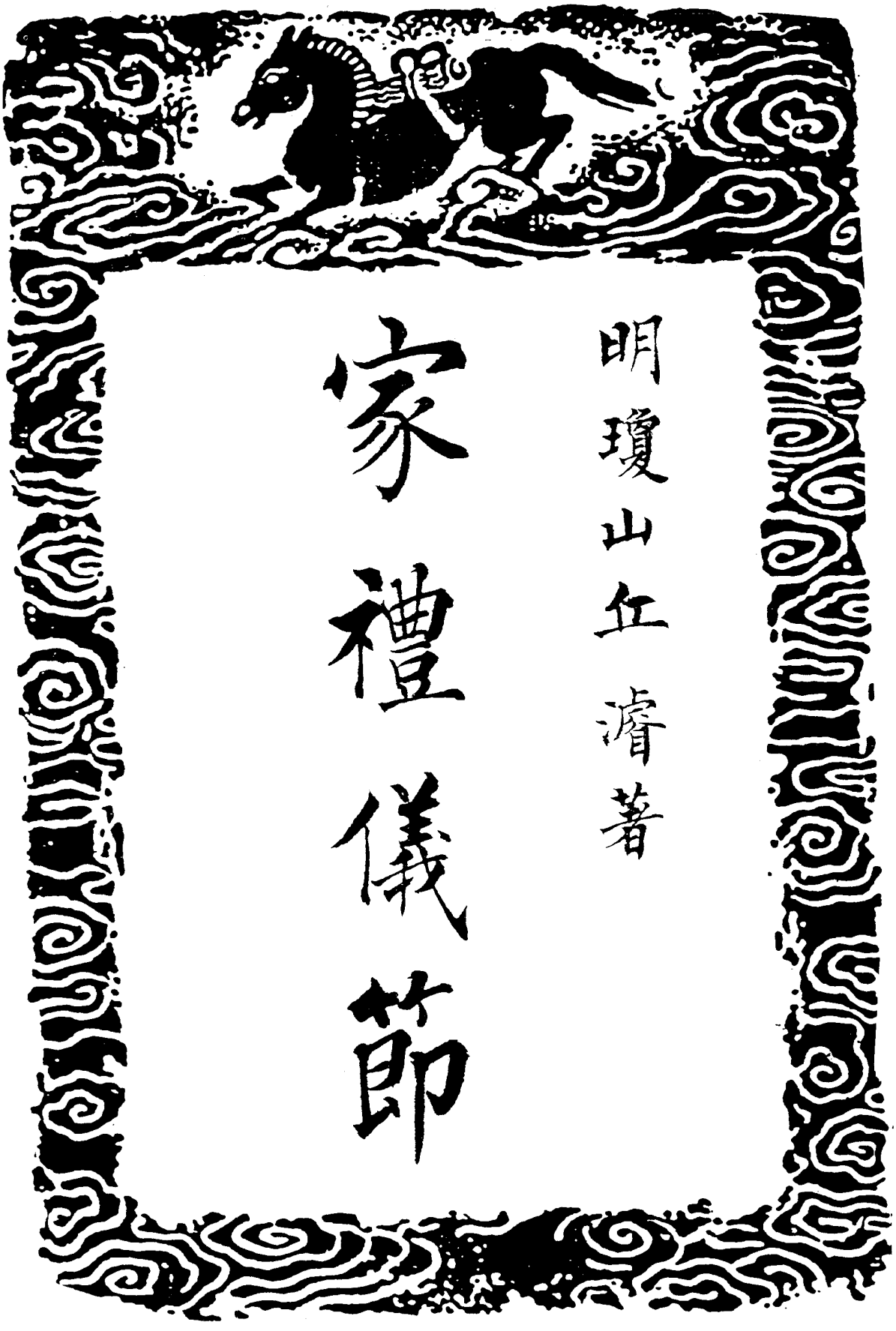
轉運福建廣東籌解另委處餉伍千戶部軍機差護咸甯

行在

光緒貳拾柒年正月　日

行在




明瓊山丘濬著
家禮儀節

#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乾隆庚寅年重修

# 邱公家禮儀節

板藏寶勅樓

# 丘文莊家禮儀節原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光於四表人類所以靈於萬物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天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畧而未備駁而未純文



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爲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通行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爲農工哉夫儒教所以

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爲異端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閑陰竊吾喪



祭之土苴以爲追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呶呶然作爲文章以攻擊

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愼終有道追遠有儀則



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憒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爲也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

之之爲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勝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内文獻所在其



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與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注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古孝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繇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成化甲午春二月瓊山丘濬序

# 重刻丘文莊家禮儀節卷之一

**通禮** 此篇所者乃居家日用之常體不可須臾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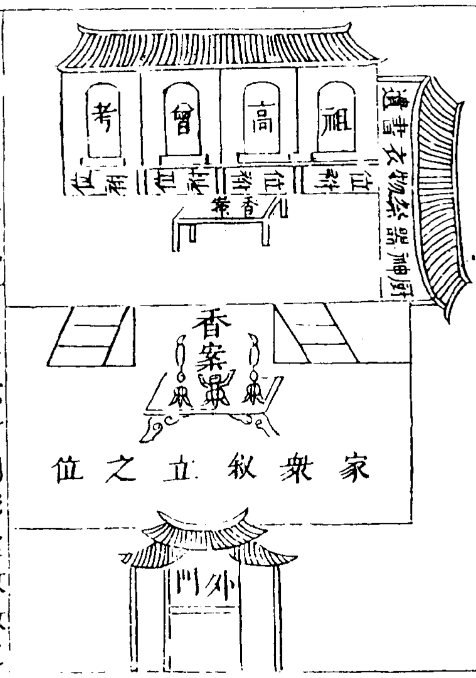
**祠堂**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考焉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正寢即廳堂也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後倣此○凡祠堂所在之宅子孫世守之不得分析○伊川先生曰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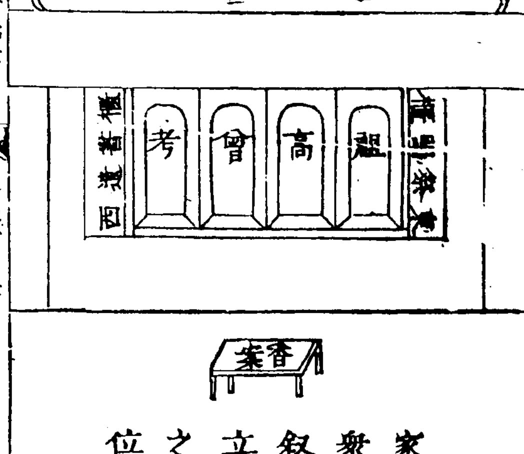


## 祠堂二棟圖




文公曰祠堂者以伊川言不可用影堂故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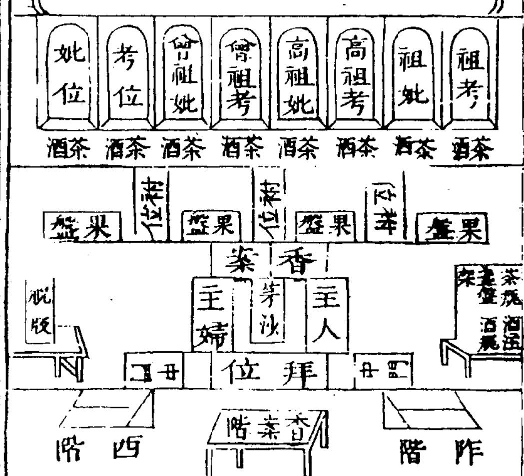
## 祠堂一間之圖




祠堂之制三棟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叙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東藏祭器西藏遺書衣服



## 祠堂時祭陳設之圖




主人北面於東階下主婦北面於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主人有諸父兄則特立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孫外執事在主人之後有諸母姑嫂姊則特立於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弟婦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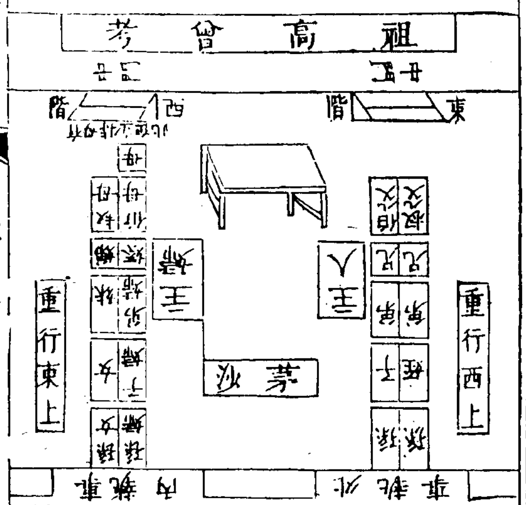
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祠堂之內近北一架用版隔爲四其內各設一龕以奉高曾祖禰四代龕中置櫝櫝中藏主龕外垂布爲簾祠堂三間者龕各一盛以一卓一間者以一長卓共盛之每龕前或設一卓或共設一長卓堂正中設一香案置香爐香盒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案亦如之

列主位次

祠堂並列四龕高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居中西第一龕祖居近東第二龕禰居近西按大明會典祠堂圖下云朱子祠堂神主位次以西爲上自西遞列而東豈不知左昭右穆之義哉然朱子明謂非古禮特以其時未太宗皆然嘗欲獻議而未果家禮之作始從前制故我聖祖大廟之制出自獨斷不狃於舊可謂酌古準今得人心之正者矣故今品官士庶祭祀遵用時制奉高祖居廟中第一[illegible]而下則以次而列故更列立位

## 家衆叙立之圖




諸妹在主婦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及內執事在主婦之後舊本圖合於祠堂今別出者欲人易曉也本註有母特位而舊圖無之子孫當世爲一列而舊圖混爲一有失世次今補正之舊圖分諸父諸兄爲二雖與本註不同則得之矣





夫於右祭四代

或問今人不祭高祖何如程子曰高祖尚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旣如是祭亦須如是

繼母之祀

凡嫡母先後皆當並祔合祭只從唐人所議爲當〇按喪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是可謂嫡母並祔之證

庶母之祀

程子曰庶母決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之私室主櫝之式則一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祀亦得禮之權也〇朱子曰就依程子之言凡士庶家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祀又能承宗祀幹蠱傳家庶母之主亦可請入祠堂列祀之班以享其祭也此亦得從其禮之權變亦通〇按喪服小記云妾祔於祖之妾祖無妾則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若高祖又無妾當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註女君謂嫡室易牲如祖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祭如祖大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也〇謂妾牲卑不可祭於嫡室乃易牲

出母之祀

朱子曰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夫相遠則設位望拜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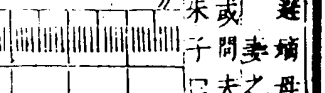
題主

用粉塗其內外勿油陷中書曰明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號某行幾神主勿書某考陷旁左書生年月日時及享年右書卒年月日時及葬地外書顯考某公府君神主或顯祖考等隨宜或稱處士秀才或稱幾公幾郎皆可神主外某考公旁題主祀者之名其孝子孝孫曾孫玄孫隨分而稱書名不書姓

庶子之母主

或問庶子所生之母死題其主當何如朱子曰皆

## 周尺定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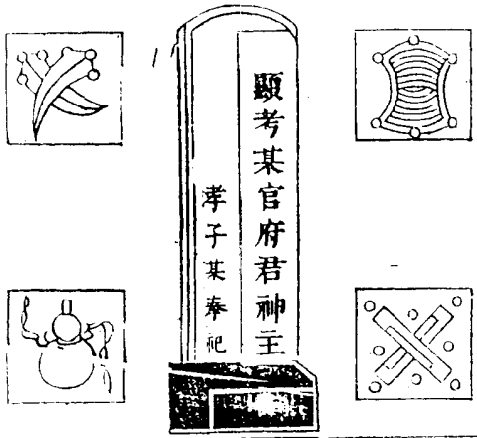
難墳母止稱妣以別之

或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

朱子曰考題施於所尊以下不用

我家禮中制度本伊川說而無尺式後人以當時舉所得司馬家二尺式圖於卷首其一三司布帛尺一即周天尺也近時書肆刻附註等書以版本短狹之故而所畫之尺亦隨之而短雖其旁書曰當今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强今世之人豈識三司尺爲何等尺哉惟鄭寮所刻家禮今版在監者橫畫尺式最爲得體但亦無所準今以武林憲氏圖及以貨泉錢較定周尺而準以今之鈔尺使作主者有所據依云未子曰得一書爲據足矣故凡南軒家所刻及建本吳門宜學禮圖一切削去惟據周尺爲則云按鈔尺者其長準大明通行鈔也今我縫尺近之

## 神主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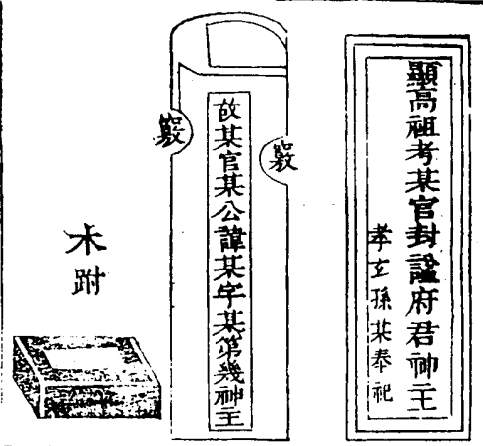



作主制度

身高一尺一寸　闊三寸厚一寸二分首制去其上兩角各去五分便其首作圓形領從上量下一寸橫勒其前入身深四分爲領判開其下分身上刻深四分領下本中於陷中竅於本爲陷一寸長六寸闊一寸身側旁鑿圓孔徑四分以通前面七寸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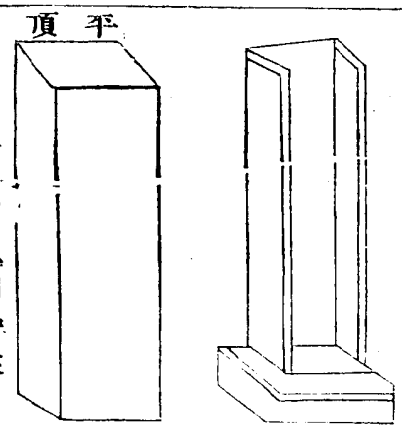
## 神主分式




前面廣三寸安在趺下趺方四寸厚一寸二分鑿之通底以受主身合式前合於後身納於趺二寸植位仍高一尺

按程伊川先生云作主取法於四時日月辰星方四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厚三十分象月厚十二分之日象時可以爲世法矣

## 座式　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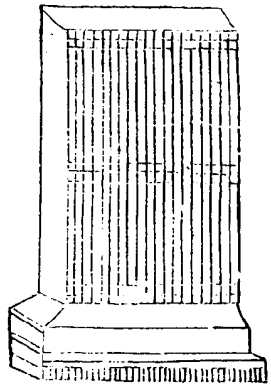



趺之兩旁及後面高四寸象歲之四時頂俱虛頂之四面皆以薄版爲之面頂俱虛以漆塗之許令蓋亦蓋亦以漆塗之頂可以片板爲之蓋於版上以黑漆古錦縫如斗帳前面畫一圓竅以齊主四方版爲主頂端其主蓋於座中然後加蓋

按塗蓋以漆塗之合安於後復加蓋便不用

佛音式藏音

## 藏主櫝式




按作櫝法平頂四面前作兩窗啓閉下作平底臺座以黑漆飾之方人以鼠爲稱子方闊與櫝同乃藉之椅以爲座蓋者今祠堂本章無有者爲之亦無不可

## 宗子法

大宗小宗

| | | | | |
|---|---|---|---|---|
| 禰 所生子爲繼禰小宗 | 祖 傳至孫爲繼祖小宗 | 曾祖 傳至曾孫爲繼曾祖小宗 | 高祖 傳至玄孫爲繼高祖小宗 | 始祖 於遷及初封爵之始祖 長子繼之 子孫世世爲大宗 |
| 親兄弟 至禰廟祭 | 親兄弟 至祖廟祭 | 親兄弟 至曾祖廟祭 | 親兄弟 至高祖廟祭 | 親族人宗 百世 始祖系祭不遷 |
| 至玄孫 五世 則遷 | 至曾孫 五世 則遷 | 至其孫 五世 則遷 | 至其子 五世 則遷 | |

按禮經別子法 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 國積式從簡省也有力者如式爲之亦無不可

通禮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有 古制其實今人之意也

大宗小宗



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別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疏謂大宗則一小宗有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

大宗子

朱子曰諸侯適長爲世子繼諸侯正統其次適爲別子別子所生之長子乃大宗子今法長子死主祭喪用次子不用姪者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

小宗子

朱子曰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或問如何謂之別子曰別子諸侯之弟別於正適也不得稱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別子子孫立此別子爲始祖所謂別子爲祖即大宗之祖讀爲分別之別也

小宗祠堂

朱子曰大宗法廢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祠堂亦是四龕齊立推繼高祖者得備四代主櫝其繼曾祖者虛其中東一龕繼祖者虛其中二龕繼禰者虛其中三龕○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虛其尊者之龕如小宗之制

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祭之則爲僭分○朱子曰宗子只得立嫡子嫡雖庶長立不得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雖幼雖亦是次嫡也是庶子不得立者也又曰若無嫡子則亦立庶子

兄弟同居

朱子曰兄弟同居適長主祭庶弟後死其子孫自立爲祠堂於私室

朱子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

僭去龕下同長上蒙　齋音齊與祭去下同　禰音你適音的

事或以物助之爲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立主弟家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

從兄弟伯叔同居

朱子曰從兄弟伯叔同居嫡長主祭從兄弟各自爲其父祖伯死後方立祠堂於私室

、從兄弟伯叔異居

朱子曰從兄弟伯叔異居各備祠堂隨所繼世爲龕以祀其父祖非其父祖不可僭祭

族衆同居

朱子曰人家族衆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伯叔父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日說同居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肯祭其父母若恁他做一處祭不得要好則主祭之嫡孫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卻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卻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父此卻有古宗法

家禮儀節　通禮一卷　九

意宗子同不常與祭有不可念者欲出母之例行之黜嗣例

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

朱子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註]不言庶子者庶是賤者之稱介則有副貳之義

宗子有故庶子代祭祝[illegible]

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支子庶子也○疏謂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褻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於宗子然後祭○朱子曰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鄕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以櫝載位版而行於官所權立祭堂以祭之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朱子曰若宗子居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假不配不歸肉○[illegible]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祔附也謂不得事享其祭但附之於祖以受食而已中庸或問云自吾父祖曾高謂之正統其伯叔父祖及衆子兄弟皆吾旁親然此附位祭指旁親之無後者言爾若有後者其子孫自祀之此則不附○凡祔祔祔所移祔移如曾祖兄弟無後者無昭後可祔不祭伯叔祖父母祔於高祖伯叔父母祔於嘗祔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於祖于姪祔於祔祔繼嫡其主列於龕之兩傍男左女右不用櫝若姪之父異居立祠堂者則遷其主而從之若孫死而祖在則祔何處曰按禮記祔於曾祖龕妻死夫之祖母在亦然

祔殤

殤傷也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也若已冠笄嫁娶者皆謂之成人○不滿八歲者爲無服之殤不祭八歲至十一歲爲下殤其祭終父母之身十二

家禮儀節　通禮一卷　十

殤音傷

歲至十五歲爲中殤其祭終兄弟之身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其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其主制及列位並同旁親

置祭田

初立祠堂則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爲祭田親盡則以爲墓田宗子主之以給祭用如上世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皆立約聞官不得典賣○愚按非世富貴不復有祭田苟有祿食財產者皆當隨時致祭而貧如採山釣水者亦可厲誠不必拘田之有無也

具祭器

卓子　香爐　香盒　香匙　燭臺　茅沙盆

祝版　坏珓　酒注　酒盞　盞盤　玄酒尊

酒尊　茶瓶　茶盞　茶筅　茶托　碗筯

楪子　托盤　盥盆并架　帨巾并架　火爐

床 席○以上器物各處其合用之數皆具貯而封鎖之不得他用不可貯者列於外門之內○愚按禮記曰凡家造祭器爲先又云祭器則守之若家貧不能備者用燕器代之亦可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

主人謂宗子主祠堂之祭者不啓櫝

儀節 每日夙興先命子弟洗主焚香主人具衣冠至門內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出入必告

主人主婦近出入大門瞻禮而行男子唱喏婦人立拜歸亦如之經宿則如晨謁之儀經旬以上則先旬子弟開中門行禮

儀節 主人立階下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告辭曰孝孫某將遠出



某所敢告歸則云歸自某所敢見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餘人出入皆如此儀但不關中門

本註云凡主婦謂主人之妻○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階主婦及餘人雖尊長亦由西階○凡拜男子平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按禮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主人主婦必使長男長媳代之若姑欲與祭則特立於主婦之前或老疾不能久立則迎神後退休他所俟受胙時復來受胙辭神○按命婦朝賀皆爲男子拜與士夫相見禮亦然竊意男子之禮婦亦當爲男子拜

正旦冬至及每月朔望前一日洒掃齋宿其日夙興開門捲簾陳設每龕前以盤盞新果於卓子上後茶之類隨宜每位設茶盞托酒盞各一於櫝前設茅沙於香案前別設一卓於阼階上置酒注盤



盞一於其上酒一瓶於其西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有臺架者在西爲主人親屬所盥無者在東爲執事者所盥巾皆在北止用一亦可望日不出主不設酒惟點茶

儀節 主人以下各具盛服

序立 男列於左女列於右每一位列一行

盥洗 主人立定主人主婦及子婦將出主者皆洗拭訖

啓櫝 出主 主人出考主主婦出妣主其餘主各置正位之左皆先降復位

主婦以下先降復位 降神 執事者洗手上階開瓶實酒於注一人奉注詣主人左一人執盞盤詣主人右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主人焚香既畢然後左執事者跪進盞盤主人受注斟酒於盞反注於左執事者取盞盞自捧之二執事者然後皆起

酹酒 主人左手執盞盡酹茅沙上畢置盞香案上

俯伏興 少退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參神 主人以下凡鞠躬在位者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斟酒 主人升自東階注斟酒於逐位神主前空盞中先正位次祔位次命長子斟諸祔位之皐者畢主人稍後立 主婦點茶 主婦執瓶斟茶於各祔正位前空盞中命長媳長女斟諸祔位之皐者畢主婦退與主人並立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主人主婦各復其位讀祝文 執版立主人之左跪讀之無祝則曰告辭

辭神 衆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奉主入櫝 不出主不用此 焚祝文 揭祝文焚之留版無祝文則否

禮畢

維祝文式

某年歲次某正月朔嗣孫某等謹具香燭敢昭告於

家廟歷代尊靈曰茲唯三陽交泰萬象更新撫此
展端之初敢仲拜賀之忱尊靈在上伏乞昭歆啓
我後人謹告
按祝版式用木版一方長一尺高五寸以紙書祝
文帖於其上臨祭置於酒注卓子上讀畢置於案
上香爐之左祭畢揭祝焚之留版後用凡祭倣此
若祝版稍高大亦不妨太
小則字多恐不堪書也

序立　望日儀節
盥洗　啓櫝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
香　復位　俯伏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點茶長子助之
參神衆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按本註係主婦執茶筅執事者執湯瓶
隨之點茶蓋以神主櫝前先設盞托至是乃注湯
於盞用茶筅點之爾古人飲茶用末所謂點茶者
先置末茶於器中然後投以滾湯點以冷水而用
茶筅調之茶筅之制不見於書傳惟元謝宗可有
詠茶筅詩云此君一節瑩無瑕夜聽松風漱玉華

（亮同　甚見　提匙　去聲　讀音）

## 家禮儀節　通禮一卷　十三

萬鏹引風歸蟹眼半瓶飛雪起龍汗之可即其形
狀亦可彷彿見矣今人燒湯煎茶葉而此稱云點
茶者存舊也或謂茶筅即茶匙者非是○按本註
所載盛服多用古制然古制非惟不宜於俗且不
得其制今擬有官者冠服烏紗帽盤領袍革帶皂
靴生員宜服儒巾藍袍絲條皂靴或襲或幅巾深衣大帶命婦褙
直領衣絲條皂靴或襲或幅巾深衣大帶命婦褙
冠褙子霞帔或霞肇盤領袍香茶帶非命婦假雪
百飾服時製衣
裙之新潔者

（樓去聲　彷音訪　佛音弗　係音切　帔音披　肇音計　褙音徒）

## 俗節則獻以時食

元夕　清明　端陽　中元　重陽　十月朔
臘日　除夕　歲熟獻新取凡鄉俗所尚并所有
爲之陳設如正至朔日之儀○朱子曰韓魏公家
於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設素饌以祭某都不用頭
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端陽中元九日之類皆
名俗節小祭只用家廟上三味斟酒一上朔望同

## 有事則告

止告正位不告祔位有事前一日齋宿
其日夙興陳設盥如正至朔日之儀

## 儀節　序立　如前　盥洗　啓櫝　出主　復位　降神　主人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　盞傾茅沙上　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　復位參神　衆拜鞠躬興拜　凡四平身
主人斟酒　鼎火後立　主婦點茶　畢二人盞拜　鞠躬拜興　凡二平
身　主婦復位　主人不動　跪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　如前　俯伏興拜
興　凡二平身　復位　辭神　衆拜鞠躬拜興　凡四平身
奉主入櫝　不出主不用此　焚祝文　如前　禮畢

## 家禮儀節　通禮一卷　十四

遣子人學祝文
維某年月王尊靈口同前式今云德積前修慶延
後嗣某之孫子某名粗習經書青雲有志俾肄業
於泮宮期不忝於先世上冀仁靈明祇庇庇
願科甲以早登庶簪纓之充繼慶澤弘
敷引之勿替謹告　如稿稱謂倣郡
應試祝文
某猥慚庸謬肄業邑庠茲當大比較藝文場仰冀
先靈昭垂佑祐道與時亨文隨身旺願黙頭於
未衣期名登於虎榜菲禮將此靈共格饗謹告

（揭音款　名音析）

中舉祝文
某備員庠校問學初成今秋就棘闈而較藝揭曉
幸虎榜以標名深感　恩靈之賜佑叨承世德之
隆興用伸祭告伏乞　昭歆行將會試願中春官
之選進敷廷對期登甲第之
榮薦階顯要世襲芳聲謹告

拜官祝文
某以某年月日蒙　恩授某處某官奉仰承先訓

獲沾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
愴謹以果酒用伸虔告謹告
[illegible]
追贈
前一日齋宿 其日夙興 惟啓所贈之主櫝陳設茶
酒盞一果脯於其前別於本龕前設香案前置茅沙
又設一卓子於其東置淨水粉子盞筆墨於上
其酒注瓶盞盤盆帨巾卓子盆設如前先日命善
書者以黃紙綠制書一通以盤盛置香案上正中
儀節 序立如前儀 盥洗 啓櫝惟啓所贈之櫝 出主主人出考
主主婦出妣主 復位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告辭主人
告 自曰孝男某祗奉制書進贈顯考某官府君爲某
官妣某封某氏爲某封敢請神主改題奉祀 俯



伏興拜興凡二 平身 請主主人進奉主置於卓上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
以粉俟乾 題主命善書者改題所贈官封題畢以所洗之水酒四壁之上 奉主主人奉考
主主婦奉妣主置於櫝前 復位 降神如前儀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凡二 平身 復位
參神主人以下皆拜 鞠躬拜興凡四 平身 主人詣神位前
如贈二代或三代則如時祭儀詣某考某妣神位前 跪 執事者以盞授主人 祭酒傾少茅沙
上 奠酒執事者接盞置考主前 祭酒如前 奠酒執事者接盞置妣主前 俯
伏興拜興凡二 平身 少立 後 主婦點茶點訖復位 跪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 俯伏興拜興凡二 平身 主人復位 跪主人

以下皆跪 宣制辭祝東面立宣之 俯伏興平身 焚黃執事者捧所錄
制書黃紙即香案前並祝文焚之 辭神 參拜 鞠躬拜興凡四 平身 奉
主入櫝 禮畢 按此追贈儀蓋在官者行之若請告還鄉其儀別補附時祭後篇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同前○孝男某官姓名敢昭
告于顯考某官府君 [illegible]
顯妣某封某氏 [illegible]
先訓竊祿於外 [illegible] 某奉承
令仰荷
皇仁推
恩所生乃某月某日
誥贈考爲某官妣爲某封推是音容日遠追養靡
從祗奉 [illegible]
命書且喜且悲敬錄以焚謹以果酒用



陳虔告謹告 [illegible]
朱子曰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
公贈諡只告於廟疑爲得禮但
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爾
生子見廟
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如上儀嫡孫亦如之生餘子則殺其儀 儀節 序立
盥洗 啓櫝 出主 復位 降神 主人詣香
案前 跪 焚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凡二 平身
復位 參神衆拜 鞠躬拜興凡四 平身 主人斟酒畢少
退立 主婦點茶畢二人並拜 二人 鞠躬拜興凡二 平身 主婦復
位 主人跪主人不動 主人讀祝 左其 俯伏興 立於香案東南西向 主婦抱

長上聲 殺去聲

孫見主婦抱子立兩階間若子拜婦或姪孫婦則立其後拜興凡四復位主人主婦俱復位以授乳母焚祝　辭神　衆拜　鞠躬拜興凡四奉主入櫝

禮畢若生餘子孫則不設茶酒止啓櫝不出主

儀節　就位　盥洗　啓櫝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讀祝　俯伏興拜興凡四平身　主婦抱孫見　拜興凡四復位

辭神　鞠躬拜興凡四平身　禮畢

祝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嗣孫某敢昭告於家廟宗親尊靈曰某之婦某氏粢盛既備幣帛既具今月日時誕育長孫敢以于茲屆三朝敢以抱見仰告昭鑒俯垂佑庇俾之成人永承宗事謹告

遷主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遞遷之

改題遞遷禮見喪禮大祥章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宗酒主其墓則以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則諸位迭掌而歲率其子某一祭之亦百世而不改也○朱子謂祠堂乃報本反始之心開業傳世之本有難則竭力救護不可以爲緩而忽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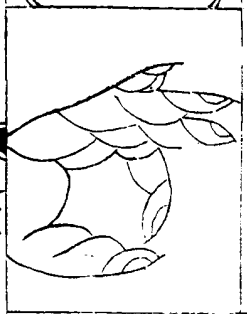
深衣制度

此章本在冠禮之後今以前章已有其文又平日之常服故次前章○按古者衣裳異制惟深衣之制衣與裳連而不殊自天子至於庶人之通服也以其被於體也深遠而有取義於深故衣以深名焉去古日遠古服不幸可見已幸而遺制尚畧見於禮記之玉藻而其義則詳著於深衣之篇後之君子宜得以推求其制度於編簡之中朱司馬溫公始倣古製深衣以爲燕居服而文公先生亦服之於閭巷間王晉著深衣制度家禮頗採用之其後趙汝梅有說全仲裴有附註馮公亮有考證近世朱伯賢又有深衣考義與家禮不盡合今一祖家禮兼用附註之說而折衷於古禮且文以淺近之言使覽者易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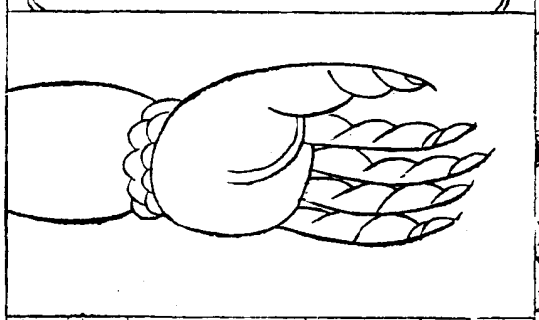
裁用白細布度用指尺



屈指量寸圖



伸指量寸法



法今取鐵經圖列於其上而以其定法著之於下使裁衣者有所據依云鐵經云中指第二節內度兩橫文相去爲一寸又云中指中節橫文上下長短相去爲一寸謂之同身寸註云若屈指即旁取指側中節一寸若伸指即正取指中上下兩文角相去遠近爲一寸自上節下橫文至中節守從上第二條橫文長者相去遠近亦相符合然人之身手指或有異者至於指寸長短亦各不同更在詳度之文是故裁製之法當量人身長短廣狹爲之庶相稱

衣全四幅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布幅廣狹以一尺八寸為則中摺前後為四葉其在前二葉每葉長二尺六寸裁時從一邊斜起除去四寸留一尺二寸漸漸修至將近邊處不動此修起處留長四寸其在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三寸亦從一邊修起除去一寸留二尺二寸漸漸斜修至將近邊處不動此修起處留長一寸○愚按家禮衣身長二尺二寸今前加四寸後加一寸者裁法也不如此則兩襟相疊衣領不齊矣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斜裁分為兩幅一頭寬一頭窄寬頭比窄頭加一倍窄頭六寸寬頭一尺二寸裁訖俱將窄頭向上寬頭向下而連其綴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為腰約數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為齊約圍一丈四尺四寸其長惟及踝而已當裳之兩旁自腋下至齊前後相交處皆合縫之



（裳音今禮音寸）

圓袂

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每幅中摺為前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二寸縫連衣身左右邊從腋下漸漸修成圓樣袖口留一尺二寸縫合其下以為袂

方領

用布一條濶二寸為領如常衣法兩襟相掩衽在脇下則兩領之會自方合於當脇相並處向上斜裁入左右各三寸餘邊將裁開布向上折起作領以視黑緣○按近時人有斜入三寸裁領法應說不可從且衣必有領而後緣下施信如其說無據而無領也玉藻所謂袷二寸者果何物則是有緣而無領也丘家禮制度本文既有方領又無黑緣其為二物乎則六爲所云而無領豈得為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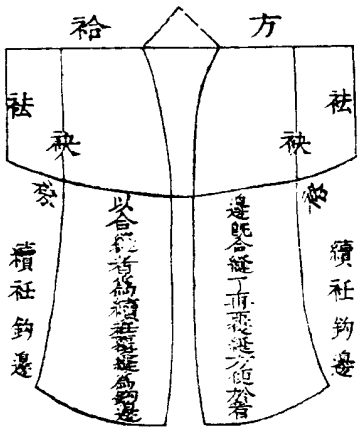
黑緣

用皂絹為之領及袂口裳邊表裏皆用寸半領及裳邊內外則夾縫在本布上袂口則綴連布之外即所謂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也

玉藻深衣三袪袪袖口也三袪者深衣周圍比袪之尺寸三倍之也蓋袪前後共圍三尺四寸三倍其數為七尺二寸縫齊倍要齊裳邊也要圍七尺二寸齊圍一丈四尺四寸袵當旁袵謂裳幅交裂處也袂可以回肘共袖之長以反摺回及於肘為率袷二寸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緣廣寸半緣飾邊也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袂領圓矩方背之中繩縫直權衡下齊短毋見膚衣取蔽形長毋被土為汚辱也續衽鉤邊續連屬也衽裳之旁幅也鉤有交互之義邊者裳幅之側謂其相掩而交鉤也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要縫半下要之縫僅及下齊之半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裕衣袂當肘縫之縫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肘臂中曲節也帶下脅脅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繫帶下不及髀骨上不及脅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蓋在腹間也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按朱子語錄讀書先文勢而後義理今以深衣此章文勢觀之則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一句似通一衣而言也若專以為裳不應列於袂袷之上蓋上衣下裳效法天地不應顛倒易置如此況其下文先言袂次袷次負繩而後及於齊亦自有次第可見然自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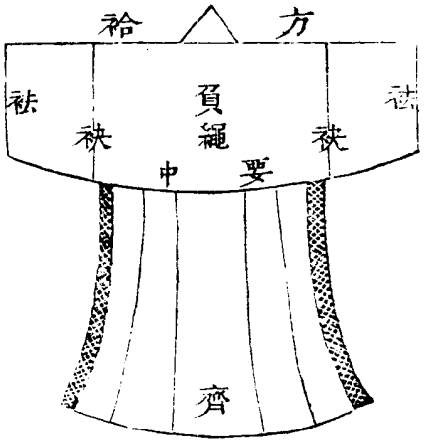
（袪音區齊音咨要音腰袷音夾）（裕音各）（髀音彼厭音壓）

## 深衣前式




以來先儒皆以為裳豈敢一旦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按深衣制度乃溫公遠禮記深衣篇所新傳者也愚於考證凝其裳制襲非古相傳本文於禮深衣篇固已著其說矣於勢不倫固後又得吳公放繼公說謂衣六幅裳六幅通十二幅吳草廬亦謂

## 深衣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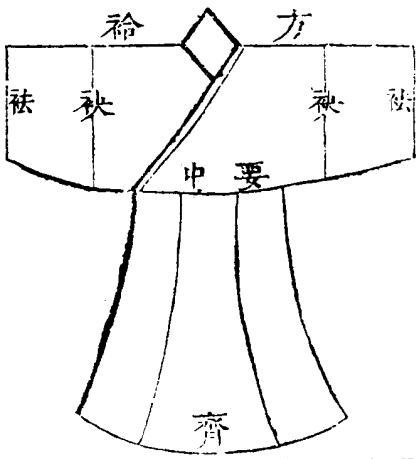



裳以六幅布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良以敖說為是蓋衣裳各六幅衣裳一致故說因參以白雲朱氏之說衣身用布二幅則袖用二幅裁領用一幅裁領交解為二片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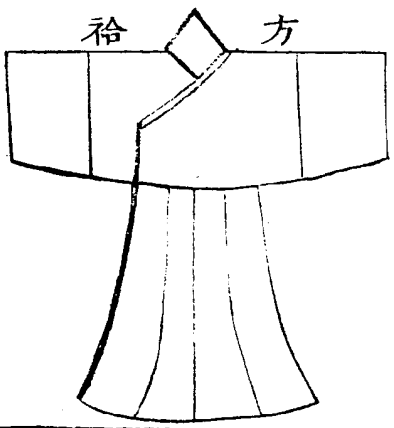


## 深衣掩袷式




內外襟連衣身則衣為布六幅矣裳用布六幅裁十二片後六片如喪式前四片連外襟上衣下裳通為十二幅則深衣本直領交勢不倫故直而不方利無襟故便文勢領矣喪禮今以其領之外襟上與者之際右襟之

## 新擬深衣式




末科交於左者左襟之末科交於右為曰然而領交會方如矩矣或謂衣連裳不宜過一幅布為之知此則無疑矣玉藻謂齊倍要者向也考禮記玉藻稱二寸緣廣寸半不分領與裳袂則寸半矣今擬袂同領亦用寸半與裳袂領也否則是為虛說矣

## 緇冠

紙糊或用烏紗加漆為之裁一長條其長一尺四寸許其高寸許圍以為式其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長四寸又用一長條廣四寸長八寸上變積以為五梁縫皆向左彎其中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為竅以受笄笄用白骨或象牙為之

**玉藻**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 冠禮初加緇布冠諸侯以下通用之○按禮深衣篇無有冠制而緇布冠古用以為始加之服然亦冠而設之非常服也至朱溫公始服深衣冠緇冠而裏以幅巾朱子效之亦非古制也若夫幅巾之制古者有冠而無巾巾止以冪髮果之用不加於首也至漢去罪人冠而加以黑幪所謂巾幘者特為庶人賤者之服士大夫以為首服者始見於郭林宗折角巾此後晉人又有接䍦白葛等巾於是始大著矣幅巾固非古制然世不用已久姑書於此使有所考云

## 緇冠新舊式

新式

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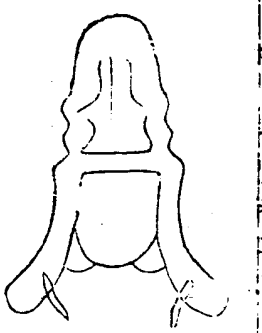
按家禮緇冠下註武高寸許上為五梁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則是梁之兩頭各蓋武上而反屈其末於武內也今舊圖者乃加梁於武之上際武之前而又鏤形如俗所謂條環者又於武兩旁各增一片以受笄不知作圖者何所據也且圖下所註一依本文而畫以為圖況又不然殊不可曉今人家多泥此圖所作幾與朝服梁冠等覺得太高與溫公畫像全不相類今依家禮本文公畫像不相類處別為新圖形制庶幾與溫公畫像相合而仍列舊圖於左使相質證



## 幅巾

用皂紗六尺許當中低摺為兩葉就右邊屈處摺作一小橫脊又翻轉摺脊脊左邊四五寸間斜縫一路向左圖曲而下循左邊至於兩末又將翻轉使所縫餘剩紗處在裏却以脊子當額前裏之於對兩耳處兩邊各綴一帶帶闊二寸長三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

## 幅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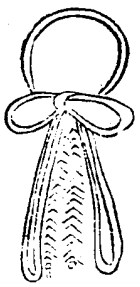


## 大帶

用白絹闊四寸夾縫之或用布其長圍過腰而結於前再繚以為兩耳垂其餘以為紳用皂絹緣紳之兩邊及下其圍腰處不緣垂下與裳齊又用五色絲為小條廣三分約束相結之處長與紳齊

**玉藻**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蓋緣之也紐兩耳也天子以素為帶朱為裏諸侯以素從腰後至紳皆緣之也諸侯素帶終辟為帶但不朱裏爾腰後至紳亦盡緣之也 大夫素帶辟垂 大夫止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則不緣也 士練帶率下辟 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緣其兩邊故謂之練腰及紳緣其身 并紐約用紐 兩耳皆不緣并其紐用紐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下齊於帶 紐則帶之結也合之并紐約帶 三寸長齊於帶 紳之垂也按家禮用絲條以絲帶不此言紐之垂與紳齊也

## 大帶



# 重刻丘文莊家禮儀節卷之二

## 冠禮

冠義疏曰黃帝造冕是冕起於黃帝也

黃帝以前以皮爲冠以後乃用布帛

冠音貫

白虎通曰冠者也所以卷持髮也人之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別成人也

補註云儀禮所存者惟士冠禮自士以上有大夫大夫無冠禮

諸侯天子冠禮見於家語冠頌大戴公冠與禮記特牲玉藻者雜遺文斷缺不全而大概亦可考如趙文子冠則大夫禮也魯襄公邾隱公冠則諸侯禮也周成王冠則天子禮也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其冠也則服士服行士禮而已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

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性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大功小祥亦不可行○按古禮筮日今不能然但擇日可也既有定日豫爲訪求合用之人揩辦當用之物然後告廟戒賓合用之人親識習禮者爲庶行禮之時不致失誤賓主人擇子弟之贊賓自擇之或主人自擇執事者用子弟爲之禮生今人家子弟未必皆習禮況禮多曲折非有引導唱贊者不能一一中節今擬請習禮者一人爲禮生引導唱贊如官府行禮之儀先期演習然後行之庶幾無失

合用之物 幞巾 習子 帽子 儒巾 幅巾 四方平定巾 揩 櫛 梳 篦 掠 頭繩帶 盤領袍 深衣 五 身 大帶 縷 靴 鞋 襪 帷 帳 灰 條

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

主人謂冠者之祖父母父母凡爲家長者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自爲主人也

儀節 序立

男右女左列爲二行詳見通禮

盥洗 啓櫝 出主 復位降神

主人詣香案前跪 焚香 酹酒 盡傾茅沙上 俯伏興拜興 凡二 平身 復位參神 衆拜 鞠躬拜興 凡四 平



身 主人斟酒 主婦點茶 畢二人 金拜 鞠躬拜興 凡二

平身 主婦復位 主人以下皆跪 不動 跪 讀祝 俯伏興拜興 凡二 平身 復位 辭神 衆拜 鞠躬拜興 凡四 平身

焚祝文 奉主入櫝 禮畢 焚香 酹酒 點茶 註見通禮

祝文式

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朔某日孝子孫某官某姓名敢昭告於

顯高祖考某官府君 主 顯高祖妣某封某氏

顯曾祖考某官府君 主 顯曾祖妣某封某氏

顯祖考某官府君 主 顯祖妣某封某氏

顯考某官府君
顯妣某封某氏

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果酒用伸虔告幣脯籩豆云云謹以

戒賓

戒者警也告也賓主之僚友也○古禮筮賓今不能然擇僚友中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前期三日主人自請其家隨意致辭請之地遠則遣子弟致書請之

書式

某官某號碩德大人執事前
某郡某姓名頓首奉拜
啓聞禮莫大於冠冠莫重於賓傳曰待其人而後行此之謂也某之子某年及成人將以某月日加巾於其首求所以教之者僉曰以德以齒咸莫若子倘至日不棄寵臨俯賜俄頃之教責以成人之道俾得終身法則某之父子感荷無既矣未及躬詣門下尚希照亮不宣具位某姓再拜



本請書式

某官大人執事謹具某無似伏承某郡姓某頓首奉復
吾子不棄召為冠賓深恐不克其事以病盛禮然翰命有加敢不勉從至日謹當躬
進治報弗虔餘需面既不宣具位某姓再拜

復書○按禮有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願吾子之終教之也擾此當再有書請但以今人家請賓須是預先使人通知然後發書不必遣為虛文可也若有狀盡禮者如禮再書往復亦可

前一日宿賓

遣子孫以書致辭○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少宿其不宿者為衆實或悉來或否

書式

某官大人執事謹具某將以來日加冠於子某謹以吾子既許以惠來矣敢宿某再拜上

儐賓

某官大人執事謹具某將以來日行禮既蒙見宿敢不夙興

某復

某再拜上

陳設

市者重冠行之於廟今人祠堂狹隘但冠於外廳并於中堂可也如人家廳堂無房宜將帷幕隔之無階級用石灰畫而分之凡冠者席與賓主位大皆用灰依圖界畫至日按畫敷布長子席在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北盥櫛巾設於東階下東南又別室或用帷幕隔一處為賓次



厥明夙興陳冠服

是日早起用卓子陳常用衣帶靴履梳篦櫛巾盥用笥盛於房中凡衣皆束領以北為上又用卓子設酒注盞盤并脯醢楪於衣服卓子北○又按圖布席其三加冠巾各盛以盞以帕蒙之用卓子陳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按本條下註有陳櫛櫛掠於房中而溫公書儀合紒用櫛篦總掠頭四物其自註云總是頭帶掠頭也家禮用篦去櫛帶掠三物櫛是梳子頭帶即是總禮註所謂是也掠頭今無其制考喪禮篇解免字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頂向前交於頭上曳裂練繒以束髮是也掠頭今無其制考喪禮篇解免字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頂向前交於頭上曳繞髻後如著掠頭則其制亦可以意推矣今皆不用擬以時制網巾代之

主人以下序立

主人以下盛服各就位將冠者童子服在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主人之右尊則少

盛平聲 紒音結 髻音須

準卑則少退。宗子自冠則履如將冠者而就主人之位。按本條下註將冠者雙紒四䙆衫勒帛采履觿韣見書儀註童子髻似刀鐶疑是兩圓圈子也四䙆衫不知其制考玉篇廣韻等書並無䙆字惟車服志史照釋文曰䙆音騃桂反衣裾分也李薦師友談記有云國朝而賜緋即四䙆義襴衫事物記原衫下註云有䙆髂衫唐人服之即今四䙆衫也紀原宋高承作所謂今者指宋時言也豈四䙆衫即此四䙆耶又按書儀始加適房服四䙆衫無四䙆衫即服衫則是四䙆衫亦無可也況此服非古制殊非深衣之比隨時不用可也若夫所謂勒帛采履者書儀無采履而於勒帛下有素字自註云勿時多躧采將冠可以素爲之躧意勒帛乃用帛以裹足者也履是木履今云采履似是以帛裹足納履中此蓋當時童子服今不少深泥惟隨時用童子所常服者代之似亦無害

賓至主人迎入中堂



賓既至宜暫於便處少憩以待主人之出主人將出時賓於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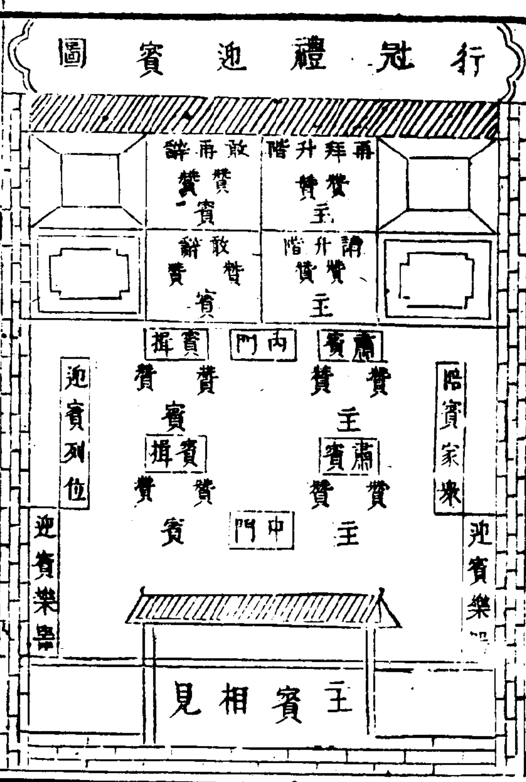
〔儀節〕

禮生唱　序立　主人立東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童僕重行在後北上賓立門外西向賓贊既之門外擯入至主人前曰　賓至　唱　請迎賓　主人出外見賓　賓主相見　主東賓西　鞠躬拜興　凡二　平身　主人見贊者　揖平身

主人側身就贊者揖之贊者報揖此揖乃作揖　主人揖賓請行　主人舉手作揖遜狀

請賓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此揖非作揖之揖　升階　至階主人舉手揖賓請升凡三次

賓主各就位　主人先由東階升即東席西向賓繼由西階升即西席東向若非宗子之子其父立主人之右　贊者盥洗　洗畢由西階升立於房中西向　擯者布席　擯按晝布冠者之席長子則於東階上少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按圖示之






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

〔儀節〕將冠者出房　南面立於席右向席　贊者奠櫛　贊者用笥盛梳子網巾置於席左與立於將冠者之左　賓揖將冠者即席　賓舉手揖之將冠者即席　跪　將冠者即席西向賓贊者亦即席如其向　櫛髮　贊者解其髮梳之　合紒　包網巾訖

贊者降　行始加禮　賓詣盥洗所　賓降階主人從之賓洗畢　復位

主人揖賓升俱復初位　執事者進冠笄　以盤盛冠笄贊者進至階　賓降受

賓降階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徐行　詣將冠者前　賓向將冠者　祝辭　賓祝　曰

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二十四冊　10 B

祺以介景福 跪賓跪加冠笄以冠笄簪于加將冠者之首贊者代簪之

加幅巾 贊者又以幅巾跪進賓受加之興賓興復位 冠者興起賓揖冠者適房易服賓樂手揖之冠者入房解童子服服深衣加大帶絇履冠者出房出房南面立未即席已上俱是禮生唱

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帶繫鞋

今擬以時樣帽子直領衣絲條布鞋或皮鞋○按所謂帽子皂衫者其制不可考惟文公語錄有云前輩士大夫家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又云溫公冠禮先裹巾次裹帽又云今來帽子做得恁地高硬既不便於從事又且費錢皂衫費更重向疑其必廢今果人平用也由是數言推之則帽子必是以紗為之溫公時猶以軟幅裹頭至文公時始為高硬之制後與皂衫俱不用於世也然此亦非古



服乃是一時之制在當時已不用今不用之亦可故擬代以時制但今世所裹帽子有二等所謂大帽者乃是笠子用以蔽雨日之具決不可用惟所謂小帽者以綿紗或羅或縐為之此雖似褻服然今世之人通貴賤以為燕居常服環衛及邊方官舍以事見者亦往往戴之今世除此二帽之外別無他帽必不得已用以再加其紗製者似亦可用

儀節 禮生唱 賓揖冠者即席賓舉手揖之即席 跪冠者行再加禮 執事者進再加服執事者以盤子盛帽子進至階 賓降受降階二等受之 詣冠者前祝辭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溯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朗福祝畢贊者撤巾冠 跪賓跪加帽子加冠者之首 興賓起 復位冠者興起 賓揖冠者適房易服

手揖之冠者入房釋深衣服直領衣絲條繫鞋 冠者出房出南面立

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

今擬為生員者儒巾襴衫皂絲條皂靴餘人平定巾鑿領袍絲條皂靴○按此三加用幞頭公服而溫公書儀亦云幞頭靴笏則是幞頭在宋時上下通服也今惟有官者得用幞頭而襴衫專為生員之服且世未有既官而後冠者其幞頭公服革帶靴笏不可用故擬代以時制如此云

儀節 禮生唱 賓揖冠者即席賓舉手揖之即席 跪冠者行三加禮 執事者進三加服執事者以盤子盛巾進至階 賓降受降三級階受之 詣冠者前 祝辭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祝畢



贊者撤帽授執事者 跪賓跪加巾以巾加冠者之首 興賓起 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 撤櫛之類入於房中

醮音焦去聲下同

乃醮

酌而無酬曰醮 儀節 禮生唱 設醮席桌子仍冠席不用此句若長子則改席於堂中間少西南向 冠者出房南向立 行醮禮 贊者酌酒贊者酌酒於房中出房立於冠者之左 賓揖冠者即席賓舉手揖冠者立席右西向 賓受酒贊者捧酒授賓賓受之 詣醮席北向 祝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鞠躬拜興凡二 平身賓答 冠者升席南向 受酒

受而立賓復位者東向坐所[illegible]鞠躬拜興凡二平身畢[illegible]者不答贊者薦脯醢贊者以脯盞自房中出冠者進席前西

祭脯醢冠者左手執盞右手執脯醢楪置於席前空地上祭酒傾酒少許於地興退就席末跪啐酒飲酒少許興降席授盞以盞授贊者執事者撤脯醢楪冠者拜賓冠者南向拜鞠躬拜興凡二平身賓東向答拜冠者畧側身西向拜贊者鞠躬拜興平身贊者答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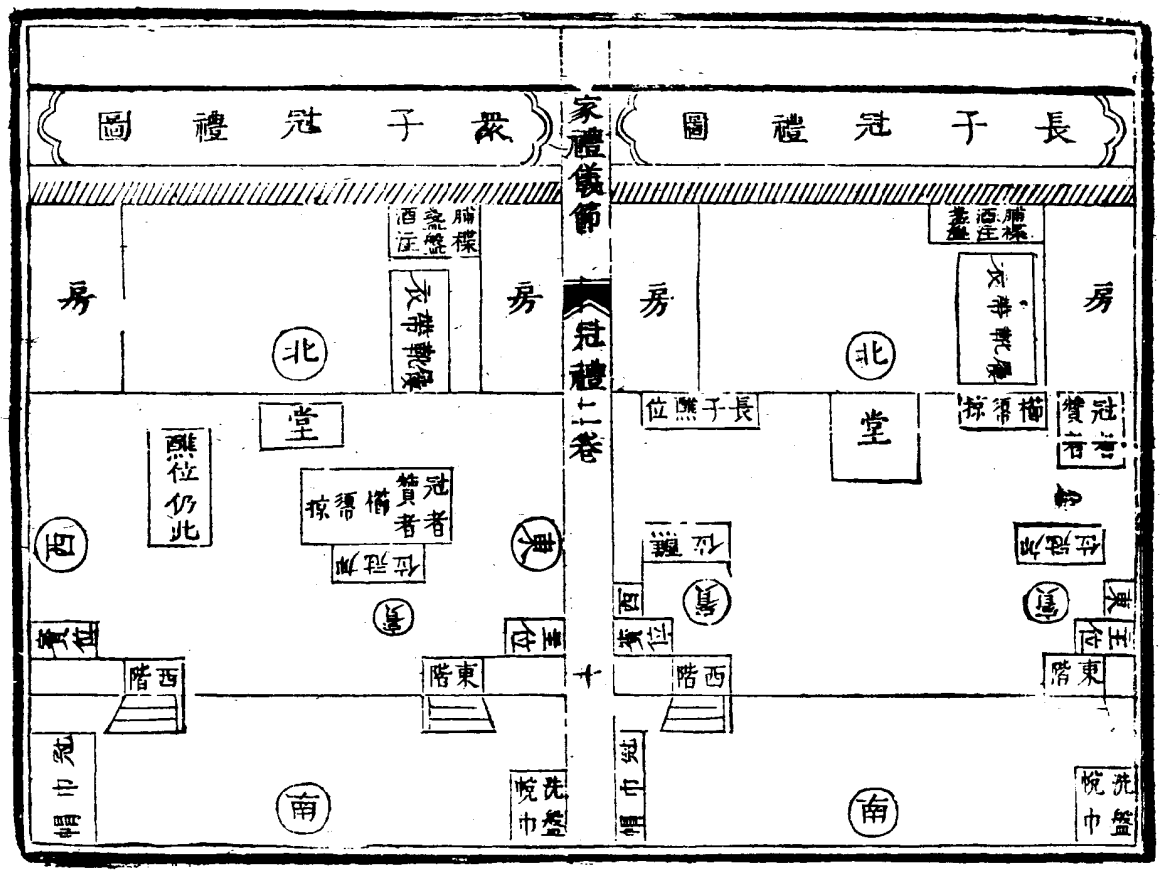
立賓左東向少退答拜○按家禮書儀畧云儀禮薦脯醢一節然溫公以人家無醴既改古禮惟厚作旨酒既清矣而下文嘉薦令芳古註謂脯醢芳也若去薦脯醢一節則是此一句為虛設矣今補入○按賓不答猶或可行冠者不答拜此賓有未安者擬冠者拜時賓即東向回答如啐酒後所行

賓字冠者

贊唱字冠者賓或自作辭命以字之之義亦可若古帝王先聖先賢豎兒頑不忠不孝之人名字不可重犯宜慎之儀節禮生唱賓主俱降階賓降階東向主冠者降階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祝辭賓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保受之伯某甫或仲叔季惟所當冠者對辭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冠者拜禮畢禮無賓不答

此而拜之文今補之者蓋以下文冠者見於鄉先生有誨焉且拜而不答況賓祝之以辭乎○古人生子三月而名故對人宜稱名不可稱字以棄父命年二十加冠於首始字之字之所以尊其名也





出就次

賓請送主人請禮賓賓出就次〔儀節〕行禮畢賓曰盛禮既成請退揖主人

主人拜賓曰某有薄酒敢醴從者賓辭曰某不敢當主人請

曰始少留賓曰敢不從命主人乃舉手揖賓送出外賓從之主客次揖

平身賓主對揖主人乃退命執事治具

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

陳設如常儀見通禮篇冠者有曾祖祖以下祠堂則各因其宗子而見自高祖曾祖以下之宗則自見〔儀節〕主人以下皆盛服序立男左女右列為兩行盥洗立定主人婦將出主者主婦及子啓櫝出主主人出考主主其餘子婦出祔主各皆洗拭訖



置正位之左皆畢復位主婦以下先降復位降神執事者洗手上階開櫝實酒於注一人奉注詣主人右一人執盞盤詣主人左主人詣香案前跪焚香主人焚香畢左執事者跪進酒注右執事者亦跪以盞盤向主人主人受注斟酒於盞反注於左執事者取盞盤自捧酹酒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之二執事者俱起酹酒茅沙上畢置盞於香案俯伏興少退鞠躬拜興凡平身復位參神主人以下凡在位者俱拜鞠躬拜興凡四平身主人斟酒主人自執酒注斟酒於逐位神主前空盞中先正位次祔位大命長子斟祔位之卑者畢主人稍後立主婦主婦執瓶斟茶於各正祔位前空盞中命長婦長女斟諸祔位之卑者畢主婦退與主人並立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復位主人不動跪主人跪告辭

有祝則曰讀祝之子某若某親自冠則止曰某今日冠畢敢見俯伏興平身復位冠者見冠者西階則止曰某今日冠畢敢見宗子自冠去與平身復位冠者見鞠躬五句復位開拜鞠躬拜興凡四平身宗子自冠去與平身復位冠者見鞠躬五句復位辭神參拜鞠躬拜興凡四平身有祝文則焚祝文奉主入櫝

禮畢

祝文例 時維某歲某月某日某之子某敢昭告于某官某之子某敢昭告于某官今日冠畢禮儀三百莫重於冠某之子某敢昭告于某官用敢昭告伏惟鑒格俯垂祐庇俾之成人弗墜先志謹告

冠以成人昏以承宗祧稽之經禮所係尤重某之長男某子某年幸長矣卜婚期於是月某日之良辰加冠於茲辰之吉禮畢既見仰丕昭敬願宜室



以宜家庶俾昌而俾熾永遵家訓懋衍慶源謹告

右此二條隨祭而已在人從簡用

冠者見於尊長

父母堂中南向坐其餘親戚依次序坐冠者拜父母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為之起還就東西序每列皆再拜或請尊長就堂中拜亦可○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於母如儀族人宗親者皆來見於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儀節〕鞠躬拜興凡四平身父母四拜餘親再拜

乃禮賓

主人以酒饌延賓及賓贊者酌之以幣〔儀節〕主人主客面拜謝之親朋有來觀禮者亦并待之次迎賓主人先行客從之賓贊禮生及諸親朋各以序隨至堂階主人以手揖賓請升賓辭讓主人

先升自東階賓繼升自西階贊以下各以序西北向主人拱手向賓前曰某子隨所稱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請主人拜鞠躬拜興二平身拜答謝贊者鞠躬拜興二凡平身謝賓同上如贊賓卑幼不敢當拜揖之可也主人獻酒賓酢酒主人獻贊賓以下如常儀酒遍請升席主人自席末先升賓次升賓贊賓及陪席者以次皆升行酒冠者及執事者行酒或三行或五行進饌或三或五隨俗奉幣執事者以盤捧幣進主人受以授從者賓賓受以授從者賓謝主人鞠躬拜興凡平身主人答拜以次奉贊者賓者幣及贊者賓者謝主人主人答拜皆同送賓至大門外揖平身俟賓出馬歸賓俎



冠者遂出見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則對或命如對賓之辭凡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冠者見鄉先生及父執友鞠躬拜興凡四平身先生若有教言則對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鞠躬拜興二凡平身鄭氏家儀有或問故倉卒簡便行禮之儀今悉人家有力不能樽禮者略倣其儀別為儀節附其下儀節是日夙興告祠堂如朔日之儀不用祝先期擇親屬一人為賓子弟一人為贊一為禮生主人立堂上東階上賓立西階上禮生唱鞠躬拜興冠者即席執事布冠者席於主人後北面事畢令髻髮行加冠禮盥進冠巾始冠之辭用興跪梳髮進賓受之行至冠者前執事捧進賓受之辭加巾興辭如賓不能冠不用亦可復位冠者跪易服冠者時服納履



出降下階立少東南向賓字冠者賓主俱若賓不能祝只曰字汝曰某冠階祝辭用前辭若賓不能祝只曰字汝曰某冠者對辭若加冠無祝辭此亦不用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冠畢見於祠堂尊長俱如上儀

行冠遭喪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主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醮撤饌而掃即位而哭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笄

女子許嫁笄

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

母為主

行於中堂與宗子同居則於私室

前三日戒賓一日宿賓

賓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為之遣人致書以請○賓曰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而女賓以醴禮之也未許而笄則婦人禮之無女賓不備禮也

書式

某親某氏拜啓謝鄭氏家儀有某親某封粧次笄禮以廢茲有女年適可笄欲舉行之伏聞禮度敢屈惠臨以教之不勝幸甚吾親爛於人非親人則嚴厭

某親某氏拜復月日某氏拜啓

右請書

答親某氏拜復月日某氏拜復

某親某封粧次蒙不棄召為笄賓自念祖俗不足以相盛禮然既有命敢不勉從謹此奉復

某氏拜復

右復書

凡婦人自稱於已尊長稱曰兒卑幼則稱屬於夫
黨尊長則曰新婦卑幼則曰老婦非親戚往來者
不以其黨稱後做此

陳設 依圖界置如

厥明陳服 笄以盤盛冠置西階下

序立 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房中南面

賓至主婦迎入升堂 如冠禮但不用贊者主婦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

賓為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

祝用如加之辭不能則省 儀節 序立 主婦東階下少東西向女卷重行在後北上

賓至 請迎賓 主婦出中門見賓 賓主相見 拜興凡四請



升堂 賓主各就位 主婦東階之東少西南賓西 布席 侍者布席於東同 將笄者出房 侍者奠櫛 贊者取梳篦之類置席左 賓揖將笄者即席 賓以手導將笄者即席西向立 跪 笄者跪侍者亦如其向跪 櫛髮 解髮梳之 合紒 為之合髻 行加笄禮賓降盥洗 賓降階主婦亦降洗訖 復位 主婦請賓復初位 侍者進冠笄 侍者以冠笄盤進 賓揖將笄者前 祝辭 賓祝 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跪 賓跪 加冠笄 賓起 復位 笄者興適房易服撤櫛乃醮

儀節 笄者出房服上衣出行醮禮 侍者酌酒立於笄者之左賓揖笄者即席笄者立席右南面賓受酒詣醮席 祝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永天之休壽考不忘 笄者拜興凡四次賓答拜跪受酒祭酒傾少許於地啐酒畧飲少許拜興凡四乃宇

儀節 賓主俱降階旺醮笄者降階聯姥姆師之祝辭曰禮儀既備昭告爾宇女士攸宜永受保之曰某笄者拜興凡六賓不答拜 禮畢

主人以笄者見於祠堂

儀節 序立 盥洗 啓櫝 詣香案前跪焚香 告辭有祝讀祝曰某之第幾女某今日笄畢敢見俯伏興拜興平身 笄者見馭坫焚東拜興凡四 主人主婦 詣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祝文 男冠女笄禮制之常某第幾女某今日笄畢用敢昭告于皇考 昭示錫祿禮告

笄者見於尊長

父母四拜 餘人每拜

乃禮

以上皆如冠儀而少省

家禮儀節卷之二終

# 重刻丘文莊家禮儀節卷之三

## 昏禮

禮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納采者昏禮貴男先於女媒妁之言既達則女氏許之矣男氏猶不敢必也故納幣擇之禮以求之采擇也問名者問女氏之名將歸而加諸卜筮也納吉者歸卜於廟得吉兆復遣使者往女氏納之昏姻之事於是乎定也納幣一名納徵徵成也證也納幣帛以成昏禮且以爲證也請期者請畢昏姻之期也親迎者親往迎婦至家成禮亦男先於女之義也家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止用納采納幣親迎以從簡省今擬以問名并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并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然惟於書辭之間畧及其名而已其實無所增益也



##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

昏哀公曰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對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陳止齋曰詩序以摽有梅爲男女及時是說也聖人慮天下也血氣既動難盡自檢情實既開美願之禮義故昏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於未破之日也○溫公曰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今令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者皆僉聽昏嫁所以參古今之道酌時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

身及主昏者無朞以上喪乃可成昏

大功未整亦不可主昏○凡主昏謂壻之祖父父或兄及凡爲家長者宗子自昏以族人之長爲主

童幼未可議昏

溫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或有惡疾或家貧或遠宦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昏多矣先祖太對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問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議昏不可慕富貴

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昏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侯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昏娶不可論財

溫公曰文中子曰昏娶論財夷狄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若論財是乃駔儈牙人也賣婢鬻奴之法豈可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幾虐其婦以攄其忿往往終爲仇讐矣然則議昏有及於財者皆勿與之爲昏姻可也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許之然後納采

按大明律云凡男女定昏之初若有殘疾已幼及庶出過房乞養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願寫立昏書依禮聘嫁故今之議昏者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有草帖定帖以爲證據雖欲負約不可得矣

草帖定帖式見納采下

某人女姓名

某人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本貫

某女年幾歲某年月日時生某氏所出

長女

在憑人媒某與令嗣第幾官議親者某年月日草帖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卽今世俗所謂言定也

主人具書

主人卽主昏者書用牋紙如世俗之禮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於宗子○按儀禮云昏禮下達納采用鴈而書儀亦云使者盛服執生鴈家禮削去不用從簡也今國朝制度庶民昏姻定爲三等其禮許用絹布猪羊鴈酒果麵之類世俗往往踰制奢侈狃於見聞已久而行古禮者過於落寞如此人情殆有所不堪今擬用鴈酒果盒若富有力者用羊酒亦可但不宜太過爾

書式 [illegible]

某郡某官大人執事 [illegible] 伏承尊意不鄙寒微[illegible]媒議許以令愛既室僕之男某[illegible]某之子[illegible]茲有先人之禮謹專人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爲誰氏出及其所生年月日時將以加諸卜筮伏惟尊慈俯賜鑒念不宣

年 月 日某郡某姓啓

定帖式

某宅貫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曾祖某任某官

曾祖母某氏某封

祖某任某官

祖母某氏某封

父某任某官

母某氏某封

某行幾某年月日時生

右今憑

大媒某議與

某宅第幾令愛聯姻者

某年月日定帖

禮物貼六 禮物宜



謹具

某物若干

某物若干

布謹專人納

上

某年月日某郡某姓名拜狀

夙興奉以告祠堂

陳設如常但用盤子盛書置香案

儀節 序立 男左女右列爲一行詳見通禮 盥洗 啓櫝 出主 復位 降神 主人詣香案前跪 焚香 酹酒 盡傾茅沙上 俯伏興拜興 凡二平身 復位 參神 衆拜 鞠躬拜興 凡四平身 主人斟酒 主婦點茶 畢二人舉



拜 鞠躬拜興 凡二平身 主婦復位 主人不動 跪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 俯伏興平身 主人獨拜 鞠躬拜興 凡二平身 復位 辭神 衆拜 鞠躬拜興 凡四平身 焚祝文 奉主入櫝 禮畢 焚香酹酒點茶說見通禮

祝文

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孝玄孫某官姓名敢昭告於

顯高祖考某官府君 無官者書神主所

顯曾祖妣某封某氏

顯高祖妣某封某氏

顯曾祖考某官府君

顯祖妣某封某氏

顯祖考某官府君

顯考 顯妣某封某氏 某官府君

顯妣某封某氏某之子某或某親之子某年月日長成未有伉儷已議娶某郡某官之女今日納采就以問名不勝感愴謹以果酒用伸虔告謹告

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

爲使見使二字去聲注亦同

〔按儀禮〕用賓而家禮本温公書儀明子弟爲使者恐與女氏主人非敵難於行禮今援兩家通任來者一人如世俗所謂保親者用以代賓

〔儀節〕賓至女家門外媒氏先入告主人執事者陳禮物於大門內用盤盛書西置卓子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門外迎賓主人揖賓請行主人舉手作揖逡讓請賓行凡三次主人先登東階賓登西階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主人之右升堂東西相揖平身賓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執事者舉書案於聽上禮物陳庭中納幣有幣帛則以置階前或卓子上賓陳書幣

陳書幣

陳音敷

主各就坐主賓俱坐奉茶執事者以茶進客啜賓興主人亦起進書執事者以書授賓賓以奉主人主人受書賓受以授執事者向北拜鞠躬拜興凡二平身賓遷席立不敢受拜乃謝書非拜賓也請賓就次

遂奉書以告於祠堂

以盤盛婚家書置香案上〔禮〕物陳案前或庭中○儀節與前風興告祠堂同○親丈同前式但云某姓某之子某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前

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

其從者亦禮之於別室皆酬以幣

〔儀節〕主人告祠堂各就位主賓東西對坐如前復書執事者以書進主人受書賓受之以授從者主人曰敢



備薄禮請醴從者賓曰敢辭請賓曰敢不從命鞠躬拜興凡二平身賓拜主人答拜各就位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俱北面主人獻酒主人降階酌酒至賓席前奉酒客移席受之而揖且過揖歌答而后飲如常儀飲畢復揖主人主人報之賓酢酒賓遂酌酒主人飲畢主人以盞置桌上請升席主人自席末先升賓次升俱上酒或三行五行隨意進饌或三或五隨宜奉幣賓謝主人賓出席鞠躬拜興凡四平身主人答拜送賓至大門外揖平身主人拱俟賓上馬

書式

某郡某官某事謹明媒宜伏承尊慈不棄寒陋遣謁媒氏之言擇僕之第幾女某或某親之幾女某作配令嗣或作某親第幾宜弱息蠢愚又弗能教既辱采擇敢不拜從重蒙問名謹具所出及其生年月日於別幅伏惟尊慈特賜鑒念不宜

年　月　日

新增復納采書式

且某郡姓某啓

右某茲憑媒議伏承親家某官以第幾令嗣與某第幾女締姻盟承蒙定者言念契分相投援締百年之伉儷寅緣默定幸成二姓之婚姻令嗣聰明維新厥德而弱息柔懦粗習女工既叶筮龜乃荷盛儀之辱重蒙雁命敢忘合好之歡敬此以酬萬祈涵照不宣

年　月　日　某謹狀

定帖

右今憑媒議定三代備則三代之長三代行也幾年月日某

大媒某許與某宅長女某納幣者餘同

使者復命壻氏

儀節 賓至門外壻氏主人出迎揖平身問勞隨俗升堂各就位坐奉茶畢與各進書從者以書進主人受書以授從者鞠躬拜興凡二平身主人再拜賓退避請賓就次

主人復以告於祠堂

以盤盞盛所復書及同帖于置香案上儀節或同讀帖曰某之子某聘某郡某官某姓之第幾女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今日納采且問名禮畢敢告

納幣 儀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各從鄉俗



具書

書式

忝親某郡姓某啓某官某官尊親家執事稱所隆宜伏承嘉命許以令愛凱宦僕之子某或某親之子某加之卜占已叶吉兆在有先人之禮敬遣使者行納徵禮謹涓吉日以請曰某日甲子實惟昏期可否惟命編拜以俟伏惟尊慈特賜鑒念不宣

年月日忝親某再拜

風與主人以書告於祠堂

陳設如常儀用盤盞盛書及幣帛置香案上儀節家禮納幣不告廟按儀禮納徵雜記有先人之禮儀

皮束帛夫禮之行必稱先人恐亦當告今補入○昏義云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古者六禮皆飾筵几於廟則不止納采告廟明矣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同嗣孫某告昭告於家廟宗親尊靈曰男室女家人道大端某之第幾子某禮重婚姻萬世之嗣某之第幾子某今資媒議以某處某宅親家之女為婦今日行聘特伸昭告伏惟顧歆明佑百年永定五世其昌且以日期為請曰某月某日甲子吉宜成昏不勝感愴謹期以至宜盛滿謹以

儀節 金同納采

造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

儀節 金同納采

女氏遂奉書以告於祠堂

陳設如常儀用盤盞盛書及幣帛置卓子上餘物陳庭中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同嗣孫某告昭告於家廟宗親尊靈曰男室女家人道大端某之第幾女某某之女某處某宅親家之子今日爰聘用伸虔告伏惟於昭錫以嘉偶二姓交歡百年胥慶謹告

儀節 金同納采

女氏受書復禮賓

書式

忝親某郡姓某啓某官某號尊親家執事伏承嘉命委令愛某顧惟弱息教訓無素切恐弗堪十既叶吉僕何敢辭慈父蒙順先與既以重禮不獲辭敢不拜嘉若夫昏期惟命是聽敬備以須伏惟尊慈特賜

鑒念不宜婚姻[illegible]以[illegible]去[illegible]
某年某月某日忝親再拜

使者復命 儀節金同納采

壻氏主人復以告於祠堂

以盞子盞所奉書置香案上儀節金同納采但改讀祝爲告辭曰某之子某若某親之子某聘定某郡某官之女爲壻今日行納幣禮謹將以某月某日成婚敢告如[illegible]

補請期

按家禮於昏之六禮止用其三愚合問名於納采而以納吉請期前納幣以備六禮之數若是人家納幣未即親迎者遲以期日爲請失之太早宜如別託別行請期一節爲是

儀節凡具書受書復書禮賓復命告祠堂同納采

祝文金同納幣但男家則去其中今日行聘至其昏二十四字女家則去其中今日受聘至謹告二



十六字其餘金同

補催妝

明會典於親王納妃有催妝一節今俗有謂開面扶面者其即此也而亦有直稱催妝者於親迎前期二三日備禮物具一狀遣使者同媒氏往女氏家催之禮物隨宜若當日行之於名猶稱

親迎

近則迎於其家若遠或就婦家近處設一館却從婦家迎至館行禮或婦家就壻家迎處設一館壻從館中迎回家成禮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

俗謂之鋪房然所張陳者但氊褥帳幔帷幕應用之物其衣服鎖之篋笥不必陳也

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

設椅卓子兩位東西相向卓子列食品如常外有一卓子置合卺杯酒注又設盥盆二個於室東隅盞卺者小匏也以一匏判而兩之是也

女家設次於外

初昏壻盛服

世俗帶花紗以掩蔽其面殊失丈夫容體勿用

主人告於祠堂

儀節主人以下盛服序立男左女右立爲一行詳見通禮盥洗啓櫥

出主主人出考主主婦出妣主復位主婦以下先降復位降神于上階開櫝實酒於注一人奉注詣主人右主人詣香案前跪人左一人執盞盤詣主人右

焚香既焚香畢左執事者跪進酒注右執事者亦跪以盞盤向主人主人受注斟酒於盞反注



於左執事者取盞盤自捧之二執事皆起酹酒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盡酹茅沃上畢置盞香案上

俯伏興火鞠躬拜興凡四平身復位參神主人以下凡在位者皆拜鞠躬拜興凡二平身主人斟酒主人升自執酒注斟酒於逐位神主前空盞中先正位次祔位次命長子斟諸祔位之卑者畢主人稍後立主婦執瓶斟茶於各正祔位前空盞中命長婦長女斟諸祔位之卑者畢主婦退與主人並立拜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復位主人不動跪主人讀祝俯伏興平身復位壻立于將親迎見兩階間鞠躬拜興凡四平身復位辭神參拜鞠躬拜興凡四平身焚祝文禮畢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同前嗣孫某敢昭告於家廟宗親尊靈曰某至愚不肖蒙被先世恩庥幸而有子某年既長成擇以某月日時吉俾迎某氏某親家之女以爲之配而承宗事謹以牲醴粢盛庶品之儀特伸告祭伏惟尊靈昭鑒佑用衍宜家之福以開昌後之祥百世相承有隆無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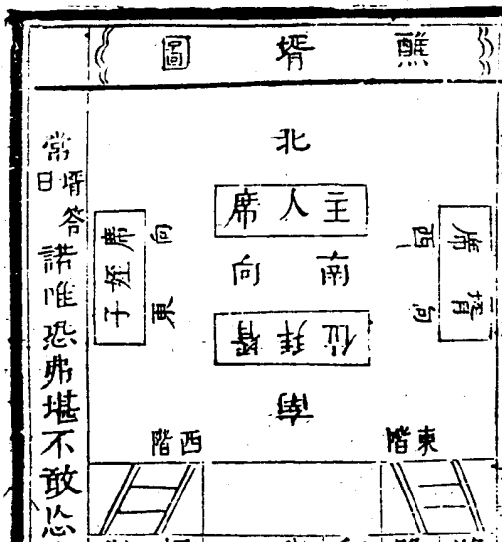
遂醮其子而命之迎

先以卓子盛酒注盤盞於堂上設主人座於堂中南向設壻席於其東西向○擇子弟之習禮者一人爲贊者詳見圖○非宗子之子則其父醮於私室

儀節 請升座 父升坐畢壻就位壻先立於階下至是凡贊者酌酒贊者取酒盞於盤盞執詣壻壻拜壻升席西向跪 壻拜興 平身 壻拜訖 升醮席 壻跪



贊者授盞於贊壻酒 受酒壻受之 祭酒傾少許於地 興 退就席末




跪 啐酒 壻飲少許 興 降席 壻授盞於贊者降至拜席 鞠躬拜興 凡二 平身 詣父座前 壻詣父座前北向 跪 聽訓戒 父曰 往迎爾 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壻答曰 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俯伏興拜興 凡二

平身 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非宗子之子改宗事爲家事○按舊禮設主人座於東序西向設壻席於丙序南向今制親王昏禮醮皆北面拜聽訓戒竊意士庶當遵行之故更之如右

壻出乘馬 壻下馬於大門外入俟於女 水鄉則乘舟

至女家俟於次

女家主人告於祠堂 陳設如常儀

儀節 其儀如壻家改于將親迎見爲女將適人

祝文 維年歲次至尊靈曰同上昏姻以時恪遵禮制某之女某將以今日之吉歸於某處某氏親家某人之子帥其辭告仰丐昭歆伏惟祖佑永定厥祥謹告



遂醮其女而命之

設父母座於廳事之中南向女席於廳事之東西向○擇孔母或老女僕一人爲姆是日女盛飾姆相之立於室外○又父母升座諸親屬以次東西序列姆纂女出至兩階間北向立 禮其辭父母有父之尊屬先一日父母纂之就其室辭 或逐位或東西向各四拜 拜興 凡四 辭親屬 凡四 拜畢行醮禮

女就席 姆纂女趨 贊者酌酒 女侍者用盞酌酒執詣女席前北向 拜興 凡四 升席 女自席右升席 跪受酒 贊以酒授女 祭酒 女祭酒傾少許於地 啐酒 以酒纂沛唇 拜興 凡四 父命辭 姆導女至父前父起命之曰 戒之 敬之夙夜毋違命 或易以俗語曰戒謹小心早晚聽爾公婆言語 母命辭

姆纂女至西階上母起送之整其冠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易以俗語曰勉力敬謹早晚守爾閨門禮體諸母命辭諸母及諸姊嫂姐送至於中門之外申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爾爹娘言語

按家禮上有無女一節而無女辭父母親屬之儀夫以女子生長閨門與諸親屬共聚處一旦出以適人畧無辭別之禮似非人情故今補之仍入古訓戒詞於各條之下

主人出迎婿

儀節 壻至門外盛服使者亦盛服曰賓至請迎賓主人即盛服出大門外迎之主人東立西南面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不答拜賓西立東南向不答主拜主人復拜賓再拜賓



壻入奠鴈

註曰 鴈本大夫贄而士以下皆得用之則所謂攝盛者也鴈用生者左首以紅色繒交絡之必用鴈者蓋以其春北秋南得陰陽之和也必用一對及色繒者取其配耦與吉禮尚綠也各取其義

儀節 賓者主人遂奉鴈先行賓三揖辭於賓執之曰請入壻賓讓先行賓三揖辭於賓執之

俟主人先入壻執鴈以從至於廳事升階主人升自東階西向壻升西階北向使者向賓西壻向賓唱曰跪奠鴈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主人不答

楊氏曰今不立廟制雖不親迎於廟而黃勉齋定禮主人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三揖三讓主人升西面奠鴈此更可從故補入之

按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今世俗不知昏之為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必欲吉利猶之可也至於昏旦晝夜亦成其禮此則失其名昏之義矣○朱子曰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只得宛轉使人與之議古禮從省今人何苦不行○按鄭氏禮註鴈非時莫能致故以鶩代之鶩類鴈也

姆奉女登車

女家預出中門壻降自西階主人不降擯使各退夫門外母為女整冠帔而命之戾母及門內申以父母之命壻迎出女從之者衆擯盛以俟女乃登轎

儀節 壻奠鴈畢姆奉女出中門壻揖新人行舉手三揖遜讓新人諸行新人三揖而辭乃先降自西階行註曰壻御車者親而下之謙也



壻授綏姆辭不受綏所挽上車之索授姆而姆不受者亦謙也壻少避俟姆

姆致辭曰未教不足以為禮請升車女登車隨壻馬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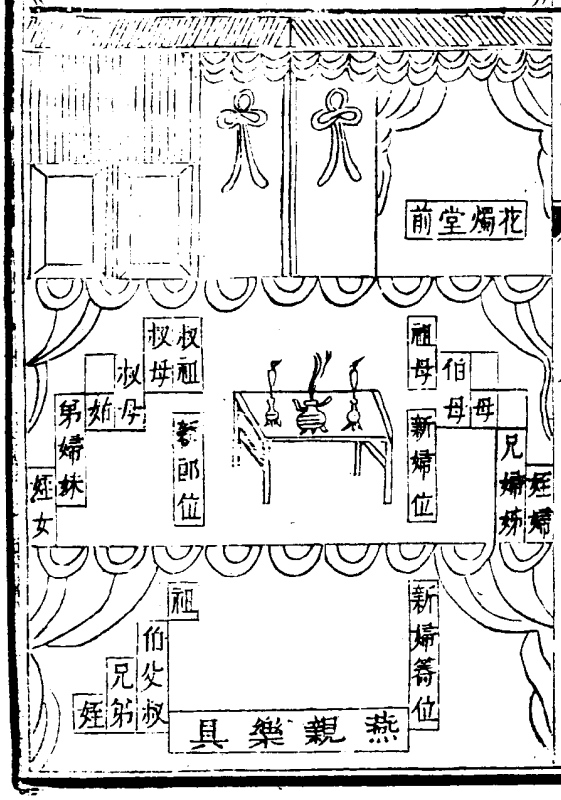
按古禮用方文竹簟以蔽車蓋婦人亦乘車故禮每以車言今俗男易以馬女易以轎故曰舉簟以俟女云

壻乘馬先婦車婦車亦以二牖前導車隨壻馬不可預導

鄭特牲曰出乎大門而壻先行者男帥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從此始也

至其家導其婦以入

新婦入門圖




儀節 壻至于門外請丁車壻車至壻揖下以俟婦車壻揖新人行壻舉手以揖婦乃自先行引婦以入室

或謂本註及禮經女出中門至家俱有壻揖之禮何也馮氏曰揖者手著胸也恐非所謂唱喏女壻有物敬其間此時壻豈宜遽然先揖況剛柔之義正始之道不可苟也○按儀註則馬親迎公主皆無揖禮況常人乎



廟見

古者三月而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既為婦便當廟見必待三月之久何耶朱子曰三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有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為婦定矣故三月以後廟見按大明會典天子納后親王納妃俱先謁廟然後行合卺禮而士庶人之禮獨無之恐意先拜祠堂為是○

後日

主人以婦見於祠堂陳設如常儀

儀節 序立 盥洗 啓櫝 出主復位降神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執事者跪進盤盞主人受之傾茅沙上 俯伏興拜興凡二平身稍後立 復位 參神衆鞠躬拜



興凡四平身 主人詣酒主人執酒自斟於逐位神主前 主婦點茶畢分立香案前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主婦復位主人不動 跪曰某之子某或某親之子某以本日成昏新婦某氏敢見俯伏興平身 新婦見壻婦舍立兩階間並拜古無壻拜之禮今從俗補之 鞠躬拜興凡四平身 復位 辭神衆拜鞠躬拜興 平身苦宗子自昏則告辭曰今某昏畢敢以新婦某氏見行四拜禮畢新婦點茶復位又四拜

新婦祝文

禮重昏姻祠源所係某之子或某親之子以某日昏畢新婦某氏敢見宗先伯叔父母俯垂福庇宜室宜家俾昌俾熾謹告

壻婦交拜就坐飲食畢壻出

婦從者布壻席於東方

儀節 壻婦至室中盥洗壻盥於南媵從者沃之進帨巾婦盥於北壻從者沃之進帨巾壻揖婦就席壻婦各即席壻先拜壻答拜

拜興拜興壻婦俱再拜畢壻揖婦就坐各就位壻東婦西壻舉饌案從者舉饌案進酒從者以盞盛酒壻婦各分進於壻婦前祭酒壻婦各以殺少許置卓子上請飲壻婦起各拜各起舉殺各以殺少許置卓子上請飲壻婦起各拜各起舉殺空處從者又斟上酒

合巹從者以兩巹杯斟酒和合以進壻婦各執其一請飲壻婦各拜各飲起

徹饌案請即席壻婦各就原拜席拜興拜興壻婦俱再拜禮畢

餕餘壻從者餕婦之餘壻從者餕婦之餘

按昏禮注云壻爲婦舉觴頭男女東西相向交拜婦當如男子拜○古者男再拜女四拜謂之俠拜

家禮儀節 昏禮三卷 十七

凡相見皆然今日若行之則爲男受女之禮矣大明會典云壻婦皆再拜宜從會典或皆四拜亦可昏義曰合巹而飲所以合體同尊卑也巹以一匏分爲兩瓢壻婦各執一片以飲

婦見舅姑

舊禮親迎之明日行之今後在此刪去明日夙興四字壻婦同見儀節隨宜○禮無子婦同見廟同見舅姑之文今時俗如此行若太拘於古禮則有未可以人情論之子婦同拜亦何害且父母爲之娶妻不拜父母其子之心安乎蓋祭祀組考妣尚有主人主婦同饋奠之禮禮本人情若新婚子婦同拜廟拜親未爲過也○馮氏曰是日親族皆在而中堂又在禮賓壻婦豈宜散衣出燭如就寢者當從鄉俗合巹畢壻婦出行禮可也固知昏禮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爲重故未成婦不可見舅姑愚以爲入門即是成婦矣禮固不可循俗亦不可泥古若按舊禮行之則男女昏姻而子無拜父母之時何歟

舅姑禮之

壻婦奠幣畢舅命侍者酌酒賜之壻婦跪受姑亦然隨訓戒之使之知禮自此以後昏定晨省不可懸缺所謂教婦初來也

儀節 舅姑坐定序立兩階間鞠躬拜興

平身壻婦俱拜畢壻先退家禮請舅位前引姆四凡無壻拜之文今從俗補之

婦至舅前拜興凡四次詣姑位前至姑前拜興四獻贄幣

贄幣從者以贄幣授婦婦以贄幣授壻壻以贄幣置卓子上舅受之復位

拜興婦獨拜凡四次姆引婦至姑前拜興四獻贄幣

贄幣從者以贄幣授婦婦以贄幣置卓子上姑受之復位

拜興凡四次姆引婦皆退

禮畢

設席執事者設婦席於姑座之東南向

婦就席姆引婦趨席右北向酌酒

家禮儀節 昏禮三卷 十八

侍者酌酒於盞侍者授盞於婦至舅姑前

拜興凡四次婦拜

升席婦自席右升席跪侍者授盞於婦

受酒婦受盞

祭酒婦受之傾少許於地

啐酒婦啐酒

拜興婦於女贊者拜興凡四次禮畢姆引婦自西階而降若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行此禮於其私室

禮婦圖

北

舅席

姑席

向南

向北

仙拜婦

向北

婦席

阿

北

悅巾

盆

東階

南

西階

婦見於諸尊長

同居有尊於舅姑以婦見於其室不同居者次日見亦可俱無贄○按今世人家娶妻親屬畢聚宜爲至次日行見舅姑禮畢先見本宗尊長及卑幼次見諸親屬

儀節 舅姑既以婦見同居尊長畢還拜兄弟姊妹親屬之在兩序者共長屬應受拜者少進立

見尊長 拜與拜與拜與拜與拜與長屬皆受之長屬退幼屬應相拜者

少卑幼見 拜與凡二婦居左卑幼居位如小姑小叔之類俱答拜按舊書儀長屬雖多共爲一列受拜以從簡便然婦新入門未必知孰爲長幼須姑一一命之無姑則親屬之長進者代之隨俗婚婦同拜亦可

復入脫服燭出

婚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婚從者受之○司馬溫公曰古詩云結髮爲夫婦言自少年束髮即爲



夫婦猶李商隱言結髮與奴戲也今世俗婚姻乃有結髮之禮誤可笑勿用可也

主人禮賓

男賓於外婦女賓於中堂○按禮記孔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樂樂思嗣親也郊特牲亦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合而觀之以禮言則幽陰之禮不可用樂以情言則代親之感不忍用樂今俗昏禮用樂亦無傷爲非禮知禮者不用可也

男賓

凡女家送來者皆酬以幣古禮明日贊從者今亦從俗無害

若家婦則饋於舅姑

是日食時婦家具酒饌遣人送至壻家用卓子盛如常儀若婦家貧及不曉此禮者則壻家自備○

若非家婦則婦家不饋然今親王昏禮舅三日詣帝君前捧膳不云家婦介婦也且子婦新昏正要使之知事親敬長之禮而有家婦介婦之別乎若介婦不饋適足以長其驕妒之氣此不可泥古但於饋時使弟奉酒於兄介婦奉酒於家婦以此爲別可也○又設盥盤巾架東階下東面椅架在東

舅姑饗之

儀節 請就位舅姑並坐 拜與凡四 舉饌案執事者奉婦家所設饌案各置舅姑前 盥洗姆引婦盥手洗盞斟酒於盞奉之 詣舅位前 拜興凡二 進酒跪俟飲訖 興受盞 復位 拜興凡四婦退洗盞斟酒於盞奉之 詣姑位前 拜興凡二 進酒跪俟飲訖 興受盞 復位 拜興凡四 進湯從者以盤盛湯至婦自捧詣舅姑前置卓子上 進饌者



以盤盛飯或饅頭至婦自捧詣舅姑前置卓子上食訖 徹饌案 餕餘饗婦之餘婦之餘 饗婦是日舅姑先令侍者設三舉饌以俟從者 案待婦饋畢命舉以入 舉饌案舅姑前各一共一置斗酒侍者奉酒至姑前 詣舅姑前 婦立介兩間 拜興凡四 跪侍者以盞授婦 受酒 啐酒略沾唇 興授盞於從者 拜興凡四 女湯飯隨宜 降階舅姑先降自西階婦後降自東階

按郊特牲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私之猶言愚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陪主人之位言子既有婦則以主家之事付之也

明日壻見婦之父母

婦父非宗子則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儀然後見婦之父母

儀節 其日壻盛服往婦家至大

門外立侍者先入壻至請出迎婦父出大門外迎之揖壻請行父舉手揖壻入先行壻從之從者執贄幣隨壻婦之父升自東階壻升自西階各就位婦父立於東少北壻立於西少南對面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婦之父不答拜奉贄幣於婦但跪而扶其壻奉贄幣於婦之母廣獻贄幣於婦母從者受以入廟見今補入此條○婦之父引壻入至其祠堂前主人拜祝於祖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凡四平身跪詣香上香告辭曰某之女某若某親之女某壻來見俯伏興平身復位立拜畢復西階之位立新壻見壻立兩階之間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壻階之位立婦之父後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辭神禮畢



按禮註無此條但禮以義起人既以女適人生者有拜見之儀死者獨無此儀可乎況婦歸有廟見而壻往獨不見其廟乎蓋男女俱有祖考父母今一見與前廟見同也

見尊長

〔儀節〕婦之父既引壻廟見畢即反廳事有所宜見尊長亦依親疏尊卑就所居先後見之無幣主其廳事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其尊長之家有卑幼出見壻皆再拜壻或答或止跪而扶之一聽婦之父所命

次見婦黨諸親

〔儀節〕尊長上行前輩年高者此云諸親則是婦之伯叔及兄弟之行俱再拜有卑幼見禮如前

禮壻席如時俗之儀婦父曰今備薄酒敢醴從者壻辭之而三不獲辭許曰敢不從命壻就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婦之父答拜各就位主人立東階上壻立西階上俱北向主人酌酒婦父曰主人捧觴以奉壻壻趨席末受之而揖且遍揖在席諸親壻跪壻跪而飲婦之父以一手扶之啐酒興揖平身飲壻酢酒壻降階洗盞斟酒以奉主人主人亦受而揖之又遍揖在席者壻跪於兩階之中主人以手扶之飲訖壻興壻待主人飲畢而興主人以盞授一人置酒案案揖壻[illegible]主人受主婦者皆席於東席於西席少南近幣執事者行酒[illegible]五行[illegible]各隨俗其餘儀諸卑幼或尊長各少勸酬[illegible]壻就[illegible]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壻拜其主人主人跪而扶之答壻[illegible]受之以授於從者壻復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主人亦跪而扶之送壻主人及諸在席俱送壻出大門外深揖送壻登鞍復再揖壻而歸



家禮儀節卷之三終

重刻丘文莊家禮儀節卷之四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

正寢者後之正廳也按士喪禮謂為士喪其父母之禮今家禮亦然但惟家主則遷其餘則各遷於至中而已

〔增註〕溫公曰君子慎終不得不爾無必病卷心正而理明方能如是若子孫負遷能不傷其心乎舉扶提動或致奄絕況無所憑乎所以溫公獨稱孫宣公一人世不多見也

既絕乃哭



〔儀節〕若病勢重不可起則遷居正寢予與共扶病東首東首者以受生氣也

戒內外

既遷則戒內外安靜毋得諠譁驚擾仍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問病者有何言有則書於書遺言紙無則否出大明集禮

加新衣

撤去舊衣加新衣表大記用朝衣今各依分式可也

體一人

加衣之時手足四體各一人持之

屬纊

置新綿於口鼻之間以候氣纊絕○綿不動則是氣絕也

廢牀寢地

病者氣將絕則鋪薦席稱於地候其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

楔齒

以筯橫口楔齒使不合可以含至設奠後小斂時含畢即去之

舉哀

至是婦女入男女哭擗無數蓋生死異而永訣正於此也

〔儀節〕曾方氣絕遣一人持死者之上衣經服者左執領右執腰升屋

升屋

自屋前升屋脊北面

招呼

呼曰某人復男子稱名或字或行第婦人稱姓氏或行第平日稱呼者呼招三次

捲衣降

自屋後下坎所捲衣覆於尸上

哭擗

復畢男女哭擗無數○高氏曰今淮南之俗人有暴死則使數人升其居室或於路傍遍呼之亦有蘇活者豈古復之遺意也

乃易服不食



〔儀節〕易服

妻子庶妾子婦孫媳等皆去冠及上服諸有服之男子皆插上衣之前衿帶餘有服者皆去華飾凡男婦皆去其有色之服首飾簪珥之採者

被髮徒跣

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則不被髮徒跣

不食

緦麻之喪一日不食親戚隣里為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少食可也

男女哭擗踊無數

蓋為死者不復生今之見者不復見感傷悲悼所謂哭死而哀生為生者也

李東谷管見曰父母重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為緩惟以惜親為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乃禁家人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巹之儀寬培妻之戚而締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所不忍為

而世俗樂爲之雖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竟不知所怪悲夫今之君子盍而改之可也

立喪主

凡主人謂死者長子無則長孫承重者專祭繼奠然子雖多弗主

父在有母喪

父在而子有母之喪父主饋奠而行揖禮其子隨之哭拜然子曰父存則子無主喪之禮

父在有妻子喪

父在而有妻子之喪亦父主之親於尊也祖在則祖主喪大記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

妻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二祥之祭則使其子主之居則弔服與祭其殯與祭皆不以正室矮邸嫌疑

父沒之後兄弟有妻子喪

兄弟各主其妻子之喪同居異居皆然



兄弟子幼者之喪

死者之子幼不能主喪妻又不可爲主則兄弟主之至於終喪其子則以襁抱之人爲之拜

兄弟無子者之喪

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同父母之兄弟死無子孫者推兄弟中長者爲主無親兄弟則推親兄弟推之主人與死者雖疎亦當爲之畢虞祔之祭

妻黨不主喪

禮婦人死而無夫與子大之兄弟主之無兄弟則夫之族人主之無族人當鄰里主之妻黨雖親勿主蓋女之適人者於本親皆降服明其爲外人也觀此則異姓雖親不得繼子明矣

主婦

謂死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

護喪

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主之

立主賓

用同居之尊且親者一人爲之如無同居者擇族屬之親賢者又無族屬則用親戚若無親戚則主與賓客爲禮

立相禮

按禮司徒敬子之喪犯子爲之相杜喬母喪宮中無相時人譏其粗畧則喪必有相也久矣況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鄰隣中之素習禮者一人爲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

司書



以子弟知書者爲之

司貨

置三曆其一書吊客姓名其一書凡喪禮當用之物及財貨出入其一書親賓賻襚祭奠之數○凡喪事合當用之物相禮者俱命司貨預爲之備及所用之人亦當與護喪議預求其人庶臨時得用不致缺乏今謹詳其目於左

棺具　板　油杉爲上柏次之土杉爲下　油　灰　漆　瀝青　蚌粉　黃蠟　清油合煎之　糯米　紙　麻穰　鐵釘　鐵鐶

大索　七星板　用板一片其長廣棺中可容者鑿爲七孔

治棺

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為虛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內仍用瀝青緒瀉厚半寸以上以煉熟糯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加以紙紙上加七星板其底四隅各釘大鐵鐶動則以大索貫而舉之

壽棺

人生六十則死期將近矣故必預為制之恐其一旦不測倉卒之變難於措置纔能成之亦多苟且取具木既非良漆亦不固或至暑月遂至穢惡外闕孝子事親烏可以豫凶事為諱而不先事為備哉且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棺歲一漆之況士庶乎輕卽之嫌默默者或謂親老子孫欲為預制則恐傷其心不制又恐倉卒難備當如何曰記云古者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制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人子雖據不以久生期其親然親壽既高亦當密蓄其木量時而制弗使其知以傷其心可也

以為陡者恥成其制非



謂不蓄其質也

遷尸之具 幃 聯白布為之以障尸之去廊 牀 以木為牀簀以竹為之

枕 衾 以上皆用舊者無則買之或造 卓子

沐浴之具 幃 疑白布為之 掘坎為垡 用土塊為竈以煑水浴湯者 盆 盛水者 瓶 汲水 沐巾 浴巾 二俱用布上下體各用其一 櫛 梳也 組 髮根繩束者

襲具 襲床 草薦 席 褥 枕 幅巾 其制如今之幞 幎 以代古之掩 克耳 用白絹二塊如棗核大以塞耳 幎目帛 用熟絹方二尺二寸夾縫內充以絮四角有繫於後結之 握手帛 用熟絹二幅各長一尺二寸廣五寸以裹手兩端各有繫於後結之

有所繫 深衣 明衣裳 用白布新製貼身者 大帶布履 袍襖 汗衫 褲 布襪 勒帛 裹肚 以上隨所用之多少皆新製者

含 冒 說見卒襲條今世用冒於小斂非是

含具 錢 三文有金珠亦可 箱 竹木器皆可用以盛錢者 米 二升臨用以新水淅令精 梳 盛米者 匙 盤盆

斂去聲下同 衿音今

斂具 綿布 用細者絹亦可用以為二斂之被 衾 二〇一即向以覆者一有綿者 衿 單被也用布五幅 牀 席 褥 薦

奠具 卓子 香爐 香合 香匙 酒注 酒盞 梡盤 楪 茶盞 幷托 巾 製竹為之家以紬紗



盥盆 帨巾 燭臺 脯醢

括髮免髽之具 麻繩 布頭帶 用以括髮者 裂布 或絹亦可

用以免者 竹簪 木亦可用以髽者

服制之具 麻布 凡六等極粗生者以為斬衰服大以為期服稍麄熟布為大功服稍細熟布為小功服細熟布為緦麻 有子麻 枲麻

齊音咨 衰音崔

線 綿 竹杖 桐木 草屨

靈座魂帛銘旌之具 交椅 卓子 幃幙 用布為之設於堂裡以叫內外也 衣架 櫛被 坐褥 衣服生時所用者 櫛

合 類盒 毀巾 床帳 枕 席 衾 預全數粗凡生時奉養之具皆備

紅絹爲銘旌者竹竿襲後懸狀如翕架乃白或緞子錦旌者木跗置銘旌者

絹爲魂書銘旌者粉盛魂帛者

治葬之具 炭 石灰 細沙 黃土 瀝青 石

淡酒 薄板 桐油

送葬之具 明器 下帳 苞筲器瓦器 翣 功布 喪

車 竹格 木主箱 木主并檀 方相戈盾冠服面

具方相服冠如道士執戈揚盾四品以上四目爲方相以下兩目爲魌頭 靈車 玄

皂色纁淺 布幙所以障婦人者

當用之物 燭 香 木 竹 石灰 炭 黃泥



盆 甕 刀 斧 鋤 鋸 舂草器杵

當用之人 贊者 祝 侍者以上皆用親戚及當役使者臨時爲之

內御者沐浴婦人用者 執事者 方相用狂夫或師巫爲之 木工

針工 漆工 石工以上物料皆相禮者與主喪

一器而數處用之或借諸親隣或買之市肆或命工修造皆次第預爲措辦免致臨期倉卒失措則

禮不難行矣

計告於親戚僚友

主喪司書爲之發書蓋孝子方哀其親恐遽不暇自書司書代爲書而備孝子名可也

書式

某親某人以某月某日得疾不幸於某月某日棄

世專人計告

月 日哀子某泣血稽顙拜

某親某人

孝子傳謂

按居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書儀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註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而三十以上不得爲孤也今既行古禮父母喪俱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從隨俗亦可也

期服姪代書

期服姪某再拜拭淚言

布某私門不幸禍延某親某於今月某日以疾辭世叅居孝末專人赴告哽咽迍邅期未下免勞吊姪姑侯另報伏惟矜察謹狀

某月日期服姪某伏上

孝音夫



某親碩德尊親家閤下

新補慰書式

親末姓某頓首再拜申慰

某人大孝尊親家苦前[illegible]知如[illegible]頃[illegible]百日[illegible]外[illegible]煙[illegible]令先某親奄棄孝養[illegible]承訃驚怛不能自已伏惟孝心純至思慕哀號何堪居惟冀節哀順變伏加寬抑某爲某事絆弗克趨吊謹緘寸楮以達鄙誠失禮之咎尚冀情恕不宣

某月日 某姓名頓上

某大人孝尊親家苦前

答書式

哀子某稽顙再拜

某人碩德尊親家座右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奄忽棄世攀號痛苦無所逮及伏蒙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無任下誠謹奉狀謝荒述不大伏惟鑒亮不備

某月日哀子某上疏

某人碩德尊親家座前

沐浴襲奠爲位飯含

執事者設幃及床遷尸掘坎

疏曰尸陳也人死未殯斂陳之於床故曰尸釋名曰舒也骨節舒解不復能自斂也

設幃堂 綫白布爲幃以障內外 設尸床 施韋設席枕 遷尸床上 執事者盥手共遷尸掘於偏僻於床上南首覆以衾 掘坎 潔淨處

陳襲衣 以卓子陳襲具於堂前東壁下西領南上 俱見前

沐浴飯含之具 以卓子陳沐浴飯含之具於堂前兩壁下執事者爲湯於盤

家禮儀節 喪禮四卷 九

乃沐浴

儀節 侍者以盆盛湯入 徙主以下出幃於幃前北面立 舉哀 俱哭 沐 侍者以手抚其所覆之衾 浴 侍者解髮沐之 先浴其上身以巾拭之又浴其下身別以一巾拭之畢還覆以衾 剪爪 盛於囊候火 埋餘水 沐浴餘水并巾櫛棄於所掘坎埋之○按古之幃堂者以尸未襲斂不欲人褻之故幃之也既小斂則撤幃令人設於入棺之後以別內外既塞乃撤

襲

襲復衣也向去其衣 儀節 設襲床 侍者先於幃外空處設襲床施薦席褥枕加衣帶等物於其上 舉襲床 遂舉以入置 遷尸於襲床上 執事共舉尸置床上 易衣 去病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但束着幅巾深衣復衣不用斂

徙尸床置堂中間

當堂室中南首○若子者乃卑幼則各於其室中間餘言在室中者倣此

乃設奠

執事者以卓子置脯醢安於尸東當肩 儀節 既設奠案 祝盥洗 祝盥手洗盞斟酒 奠酒 奠盂卓子上而不酹 覆巾 以巾覆酒醴之類

主人以下爲位而哭

孝子自是夜寢尸旁藉藁枕塊期以下寢於側延男女賓客 儀節 就位 主人坐於

家禮儀節 喪禮四卷 十

尸床東奠北衆男應服三年者坐主人之下皆藉藁草同姓丈夫朞功以下以服爲次坐主人衆男之後西面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坐於尸床西對主人衆婦坐主婦之下對衆男皆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爲次坐主婦衆婦之後東面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尸床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婦女之後以服爲行無服在後○異姓丈夫坐於幃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婦女坐於幃外之西北向東上俱藉以席按書儀外作內 舉哀 自是以後凡言爲位哭皆如此儀同姓丈夫不分尊卑皆坐於幃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於幃外之西北向東上有羸疾者不能束藁藉以草薦亦可

乃飯含

所以飯含者檀弓云不忍其口之虛故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 儀節 舉哀 主人哭盡

哀左袒自前盥洗洗手訖奉含具主人執篋以入者揮匙於米椀挹以從置撤枕撤去其枕覆面以幎巾入覆面舉巾主人就尸左於尸右坐東床上坐東面舉巾初飯含初以匙枚米實於尸口之右并實以一錢再飯含再以匙枚米實於尸口之左又實以一錢三飯含三以匙枚米實於尸口之中又實以一錢

去楔齒復位主人含畢拚所袒衣復哭位

侍者卒襲覆以衾

儀節 先加幅巾次克耳次設幎目次納屨次襲深衣次結大帶次設握手次覆衾按喪衾有三此特覆尸用袂者小斂時斂衾即此衾大斂時斂衾用單者棺中拚尸衾用綿者

家禮儀節 喪禮四卷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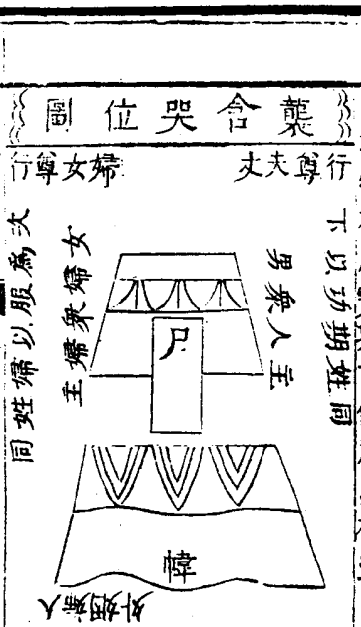
○司馬溫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顧倒衣裳使之方正束以紋紿韜以衾冒皆所以保其肌體也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所闕多矣然古者士襲衣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小斂尊卑通用十九稱大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此非貧者所辦也今用衾衣一稱大小斂皆據死者所有之衣及親友所襚之衣隨宜用之若衣多不必盡用也

○按所謂冒乃韜尸者也以布為二囊上曰質黑色其長與手齊下曰殺絳色其長三尺下拚足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又於不縫之邊上下安三帶綴而結之用時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今小斂有衾不用可也

置靈座尸前設衣架覆以錦被架前置椅椅上置坐褥褥上置衣服衣服上置魂帛椅前設卓子卓子上設香爐列酒盞果蓏茶甌菜盤侍女香童香物器用事死如事生

冠帶不送死不便也 實王不送死杜蕢也 劉氏曰古者死不冠唯用帛裹首繼以幅巾襲以常服加深衣大帶及履既合古禮又便今事可從○或問襲斂而無婦人禮儀何也曰可以類推先之物不用寶環百餘所以杜盜心免發掘之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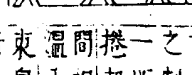
襲 含 哭 位 圖




家禮儀節 喪禮四卷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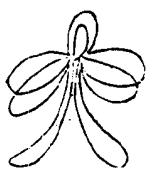
設魂帛用白絹一疋為兩端相向交互穿結上繫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為兩足以肖人形○俗用畫像先儒以為非禮○本朝揚以師治命靈座前從俗設畫像蓋小孫未識禮也

魂帛式



一匹兩端捲起至中間相轉此溫公所謂束帛侯神者

結帛式



用白絹一匹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未子所謂結絹蓋如此云

銘旌

以絳帛為之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以粉筆大書曰某號某官某公之柩妣曰明故某封某母某氏之柩無官則隨其生時所稱男去某官女去某封二字以竹為杠加

屠音徒誣音壙麋音養到音老麝音倚

雄而稍長倚於靈座之右○按絳者紅袍也喪具著用素惟此紅者客書故也

不用佛事

温公曰世俗信浮屠誣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無不供佛飯僧或爲起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罪必升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受無邊之苦終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死則形體消滅與木石等其神魂若風火縱有刲燒舂磨亦無所施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所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神可得而私乎是以唐盧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以爲積惡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設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衆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亦有死而



復生者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按楮錢即紙錢也但以楮皮爲紙故曰楮錢今世俗民家祭祀則必焚楮錢亦有焚金銀楮錢者是氏曰紙錢始於殷長史至王璵乃用於祭祀今儒家以爲穆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不用予謂不然以紙寫錢亦明器也但俗謂有資於冥途則可笑○

焚楮錢

温公曰喪家不宜作樂宴客以蹈俗弊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主人未服有來哭者宜淺淡素衣今人必以白色往哭者非也○按高氏曰古人謂弔喪不及尸非禮也今多待成服而後弔則非矣又曰親始死雖不敢出見賓然有所等者則不可不出今本註有弔主人相向盡哀主人以哭對無辭之文則是主人出見賓矣然考書儀及厚終禮又有未成服主人不出讀喪代拜之說今而存之名爲其儀於後俾有喪者於所尊親用前儀於所疏遠用後儀云

舉尊親者來弔儀節

詣靈座前上香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哀止弔主人稽顙拜興拜興主人徒跣扶杖拄杖立西階下向賓立且拜且哭無辭賓答拜相向哭都

疏遠者來弔儀節

舉哀鞠躬哭止賓詣弔者致辭曰寇閤某如何不淑拜興拜興平身鞠躬賓答辭曰孤某遭此百罹哀慟閤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致謝拜興拜興平身鞠躬禮畢歸者護喪送出門外

温公曰賓與亾者爲執友則入弔婦人非親戚勿與其子爲執友嘗升室拜母者則不入弔

明助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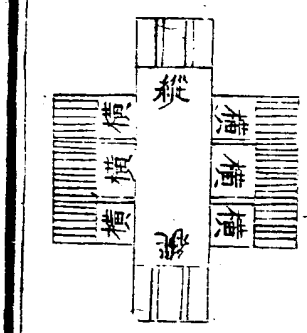


按衣裳曰襚助死者之襲斂也貨財曰賻車馬曰賵奉助生者之送死也牲醴曰祭香燭酒果曰奠禮曰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貧以口惠而實不至爲可愧也

厥明謂死之明日也

執事者陳小斂衣衾

小斂圖




襲與斂之別者襲以衣尸爲義斂以收藏其尸爲義謂之大小斂者以衣衾之數有多少也人死斯惡之斂之者所以使人之亦惡也必絞之者以斂衣既多若絞以束縛之不能堅實也○以卓子陳於堂東北

逆下死者所有衣服隨宜用之不必盡用衾用橫者宜用細白絺布爲之橫者三幅直者一幅每一幅兩頭皆折爲三片橫者之長取足以周身相結直者之長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後裹也

設奠

設卓于於阼階東南置饌及盞匙於其上用巾冪之又設盥盤帨巾各二於饌東別以卓子設水盆拭巾於其東以俾洗盞拭盞

具括髮麻免布髽麻

按括髮麻髽麻用以撮髮撮髻爲前此被髮故也免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頂向前交於額上却繞髻如著掠頭也以絹布爲巾代之亦可亦用白布爲假髻竹木爲簪又以布爲頭帶也環絰此帶之首者用單股麻爲之環自圍繞之義腰絰正絞其身者其本則散垂者不功細麻者及婦人則絞其本絞帶或麻或布皆設於別室

設小斂牀布絞衾

儀節 設床設床於西階之西施薦席於床上施褥褥上施薦

鋪布絞先布橫者三幅於褥上乃布直者一幅於橫者上 加衾又於布絞上加衾

加衣衾上加衣或顛或倒但取方正惟上衣不可倒 舉斂床既畢乃舉床置於尸前

乃遷襲奠

遷卓于遷之靈座西南俟設新奠乃去之後凡奠皆倣此

遂小斂

儀節 侍者盥手洗鼎 舉尸男女共扶之 安尸於床遷尸於向所設 去枕先去其枕 藉首骨稍疊衣以墊其首 補空仍卷舊衣以補兩肩空處 夾脥又捲衣以夾其兩脥取其方正然後以餘衣掩尸 掩尸上爲死結而不爲 裹衣裹之以衾其橫直之 絞皆未結開其首不掩 覆衾蓋之○按儀禮有卒斂撤帷之文無有未結絞未掩面猶俟其生之說家禮此說蓋本溫公書儀也今擬若當天氣暄熱之時死者氣已絕肉已冷決無可生之理宜依儀禮卒斂爲是增入掩首結絞於裹衾之下而於大斂餘舉棺儀節下去掩首結小斂絞

主人主婦憑尸哭擗主人西向主婦東向

袒括髮免髽於別室

男子斬衰袒開上衣始用麻繩括其散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開上衣用布纏頭或用白



布巾加環絰至成服日去之服仍舊腰絰絞帶皆衰以上巾同但不加環絰婦人皆退如別室帶白假髻加創竹簪腰絰

童子皆喪

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爲童子而當室則童子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

還遷尸床於堂中

儀節 執事者撤幃撤去向所設之幃堂 撤襲牀遷尸牀 遷尸於堂中安於向所置襲牀處 謝賓主人降下階凡與斂之人皆拜之 拜與凡哭所置襲牀處拜訖即於階下且哭且踊訖 襲衣掩向所袒之上衣 具絰帶布巾上

使音矢　帥音率

加以單腰之絰禮所謂環絰也成服日去之具腰絰散垂其末三尺及具絞帶復位按禮尸俟於堂之後有拜賓之文家禮無之今補入者蓋以禮廢之後能知斂者少賓友來助斂者不可不謝之也

乃奠

儀節祝帥執事者盥洗洗手舉奠案先所設奠案至是舉之升自阼階置靈前

祝詣靈座前跪焚香興洗盞斟酒奠酒卑幼者皆拜孝子不拜鞠躬拜興凡用單巾奠饌舉哀

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代哭者以孝子不食或倦難以哭使家人親屬與之更代而哭晝夜不絕聲至成服而止惟寡婦不夜哭蓋遠嫌之道不得不然也



大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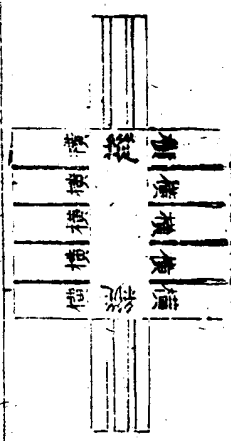
厥明

謂死之第三日也○溫公曰禮曰三日而斂者俟其復生也三日而不復則亦不生矣故以三日為之禮也今貧者喪具或未辦或漆棺未乾雖遇三日亦無傷也世俗以陰陽拘忌擇日而斂盛暑之際至有汁出蟲流豈不悖哉

執事者陳大斂衣衾

用卓子陳於東壁下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一單者一絞用布一大幅為之橫者三幅通身擘裂為六片去其一片而用五片直者一幅裂開兩頭各為三片留其中間三分之一其長如小斂者

大斂圖




設奠具如小斂之儀

舉棺入置於堂中少西

禮記孔子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子游曰大斂於阼殯於客位註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為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西階矣擧建於西階之上建陳也謂陳尸於文也置棺於文而堂之謂之殯○禮云推其在於西階也是以賓禮待之故謂之殯○溫公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今堂室異制或狹小故但於堂中少西而已今世俗多殯於僧舍無人守視往往以年月未利踰數年不葬或為盜賊所發或被水火之災不孝之罪孰大於此



遷小斂奠

儀節執事者先遷靈座於堂中少西舉棺置於其旁側設大斂棺以入置凳上置衾棺中置衾之布綿者設於四外其裔於四外

俱於舉棺後者先置兩凳

床床上施薦褥衾絞如小斂

盥洗侍者與子孫婦女俱洗手

揜首揜蓋其頭結小斂絞先結直者後結橫者

舉尸侍者洗手安尸於大斂床撤小斂床

乃大斂

儀節盥洗子孫婦女及侍者俱洗手掩衾單被也結絞先結直者三後

結橫者五舉尸於棺共舉尸納棺中襲內實齒髮實生時齒髮及所剪爪於棺中四角塞空缺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

收衾此襲衾之裔棺外者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憑哭盡哀主人主婦憑棺而哭哭盡哀婦女俱退入幕中蓋棺乃召匠加謝賓拜

與凡徹大斂床復靈座於故處設銘旌對立於柩東

附人棺告祝文

謹某年歲次干支某月某日哀某子某敢昭告於故父某府君母某氏孺人泣血而言曰蒙積厥躬禍延某親一疾遽撄九原弗起茲焉入棺千犯已矣父耶天耶嗚呼痛哉

按古禮殯棺於西階下家禮設棺於堂中少西惟靈皆設於堂中今人以棺爲主設棺於堂中設魂



帛於棺之旁非也若拘古禮似不合時今擬並設於堂棺近北靈座設於棺前座爲兩盡○按禮尸未入棺祀尸尸入棺魂依於帛則祀魂帛既葬神依於主則祀主棺非所宜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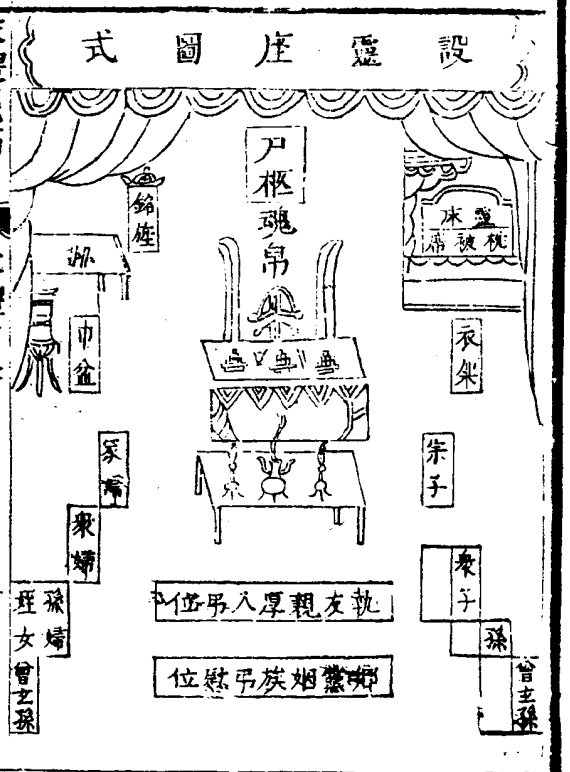
設靈床於柩東

床帳薦席枕被衣屏風

靴鞋皆如平生之時

按卷首襲含哭位圖於尸前置櫛及卓卓上設魂帛旁立銘旌不合家禮蓋家禮魂帛銘旌之設在於既飯含之後及陳襲衣圖有二皆非家禮本意今刻爲圖正之

設靈座圖式






乃設奠奠具奠饌行禮皆如小斂之儀

祝文

維某年月日哀子某等敢昭告於某親靈柩前曰痛惟吾父或母奄忽棄捐於茲吉茲吉旦敬設靈座於正寢用伸哀奠謹告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馬非時見乎母也不及中門齊衰歸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日面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者齊者不得親至男子喪次

止代哭者

# 重刻丘文莊家禮儀節卷之五

## 喪禮

### 成服

厥明

謂死之第四日也禮惟舉哀相弔今有設奠禮以祭者朱子曰禮未葬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以祭爲吉禮故也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

儀節 是日夙興具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執杖有腰絰者絞其麻本之散垂者各就位男位於柩東西向女位於柩西東向各以服爲次序舉哀相弔諸子孫就祖父



前及諸父跪哭皆盡哀又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就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諸父前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伯叔母哭亦如之訖復位

補成服祝文

扁惟我父或母遐棄奄忽絲衣變爲衰服甘旨化爲荼毒父耶天耶臧耶何至此乎摧裂肝膽何以堪居謹告

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二曰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三曰大功九月四曰小功五月五曰緦麻三月

按斬不緝也今人謂緝爲縫凡衣裳旁際下際皆不縫緝故曰斬衰不言蔡割而言斬者痛切之甚也衰者衰摧之意也齊緝也謂緝其旁際下際之邊也大功言布之用功粗大也小功言布之用功細小也緦絲也以其縷之細如絲也又以澡治苧垢之麻爲絰帶故曰緦麻○按三年之喪者特加隆於父母已爾以二十七月歷三年故謂之三年且以象天地之間與子生三年始免父母之懷之義也期年者象天地之一歲也九月者象物之三時而成也五月者象五行也三月者象一時也

服有四制

一曰正服如爲父母爲祖父母爲伯叔爲兄弟之類二曰加服謂本輕而加之爲重如嫡孫爲祖不杖期承重則斬衰三年之類三曰降服謂本重而降之爲輕如爲妻杖期姑在則不杖之類四曰義服謂本無服而以義起之者如舅姑爲婦及爲人後者爲所後之類

爲高祖服

爲高祖父母齊衰三月父祖曾祖俱卒爲高祖父母承重斬衰三年

爲曾祖服

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父祖卒爲曾祖父母承重者斬衰三年○爲曾伯叔祖父母緦麻○爲曾祖姑在室者緦麻嫁無服凡所謂在室者不但未嫁或被出而反在室或無夫與子而反在室者皆是其未嫁而未成人未笄者自有殤服之制

爲祖行服

爲祖父母齊衰不杖期父卒爲祖父母承重者斬衰三年○庶子之子爲其父之生母不杖期○爲伯叔祖父母小功爲從伯叔祖父母緦麻○爲祖姑在室者緦麻若嫁無服註同曾祖出者爲伯叔爲祖姑伯叔曾祖所出者爲從伯叔祖爲從祖姑

爲父行服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同居繼父彼此兩無大功以上之親者爲服不杖期有之者爲服齊衰三月先與繼父同居而今不同居者亦爲服註兩無大功親謂繼父無子孫伯叔兄弟已亦無伯叔兄弟之類

○爲嫡母繼母慈母養母俱齊衰三年爲嫁母出母庶母俱杖期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亦爲服其不杖期爲乳母緦麻○庶子無母父命他妾養之其子爲養已者爲慈母幼子過房與人恩養不以爲後其子謂養已者爲養母自幼哺乳已者爲乳母○庶子爲所生母齊衰三年○爲伯叔父母不杖期爲從伯叔父母小功爲再從伯叔父母緦麻○爲姑之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若嫁而無夫與子者亦爲服不杖期爲從姑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再從姑在室者緦麻嫁無服註同祖出者爲伯叔父爲姑伯叔祖所出者爲從伯叔父爲姑

從伯叔祖所出者爲再從伯叔父爲再從姑

爲妻杖期姑在不杖○大夫爲妾緦麻士爲妾有子者緦麻註此謂庶子無亦○爲兄弟不杖期爲其妻小功爲兄弟大功爲其妻緦麻爲再從兄弟小功爲三從兄弟緦麻其妻俱無服○爲姊妹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若嫁而無夫與子者亦爲服不杖期爲從姊妹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再從姊妹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三從姊妹在室者緦麻嫁無服註同父出者爲兄弟爲姊妹伯叔父所出者爲再從兄弟再從姊妹再從伯叔父所出者爲三從兄弟三從姊妹○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小功其兄弟之妻無服

爲子行服爲嫡長子及其婦皆不杖期爲衆子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爲子之爲人後者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爲女之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嫁而無夫與子者亦服不杖期○爲姪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爲姪之爲人後者大功其婦小功爲從姪小功其婦緦麻爲再從姪緦麻其婦無服○爲姪女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爲從姪女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再從姪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註姪兄弟所出者從姪從兄弟所出者爲再從兄弟所出者





爲孫行服爲嫡孫不杖則爲其婦小功爲衆孫大功爲姪孫小功女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姪孫女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從姪孫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註孫姪所出者從姪孫從姪所出者

爲曾孫緦麻其婦無服○爲曾姪孫緦麻其婦無服○爲曾孫女曾姪孫女

爲玄孫緦麻其婦無服○爲玄孫女緦麻嫁無服

爲宗子及宗子母妻皆齊衰三月○同爨者緦麻

繼母爲長子及其婦皆不杖期爲衆子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繼母嫁而前夫之子從已者亦爲服不杖期○慈母爲長子衆子不杖期○嫁母出母

爲其子不杖期其子雖爲父後猶服

嫡孫父卒爲祖苦曾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爲祖母曾高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

兄男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其本生父母亦爲之降服不杖期

緦麻 小功 大功 小功 緦麻
從祖伯叔父母 從伯叔父母 從父弟 從姪 從姪孫
妻無 妻無 妻無 妻無 妻無

緦麻 小功 緦麻
再從伯叔父母 再從伯叔父母 再從兄弟 再從姪
妻無 妻無

緦麻 小功 緦麻
三從兄弟
妻無

緦麻 小功 緦麻
曾祖伯叔父母 祖伯叔父母 伯叔父母 兄弟 姪 姪孫 曾姪孫
妻無 妻無 妻 妻 妻 妻 妻無

齊衰 齊衰 斬衰 齊衰三年 不杖期 不杖期 不杖期 不杖期 不杖期
三月 五月 不杖期 三年 長子 長婦 衆子 適不適 衆子

緦麻 緦麻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 己 子 孫 曾孫 玄孫

## 服制圖

高祖母　曾祖母　祖母　母　妻　婦　孫婦　曾孫婦　玄孫婦

齊衰三月　齊衰五月　齊衰不杖期　齊衰三年　齊衰不杖期　齊衰十期　齊衰九月　無服　無服

曾祖姑　祖姑　姊妹　姪女　姪女孫　曾孫姪女

緦麻　小功　不杖期　不杖期　小功　緦麻

嫁無　嫁無　嫁無　嫁無

從祖姑　從姑　從姊妹　從姪女　從姪孫女

緦麻　小功　大功　小功　緦麻

嫁無　嫁緦麻　嫁緦麻　嫁緦麻　嫁無

再從姑　再從姊妹　再從姪女

緦麻　小功　緦麻

嫁無　嫁緦麻　嫁緦麻　嫁無

三從姊妹

緦麻

嫁無

姊妹女子子在室服並與男子同嫁出者亦同適人之子不杖期

凡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惟祖及曾高祖不降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降為兄弟之妻不降

## 三父八母

### 繼母

同居繼父子皆無大功以上親乃義服不杖期不同居謂繼父同居後娶或雖同居而繼父隨母嫁

### 嫡母

妾生子稱父正室曰嫡母正服齊衰三年母與嫡子亦報服○為衆子則服不杖期○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小功母死不服○謂父娶之母義服齊衰三年○

### 庶母

稱父妾之有子者衆子謂之義服緦麻○士之庶子為其母服齊衰三年為父後則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而已同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庶子之子為父之母不杖

### 慈母

謂妻子無母而父命他妻之無子者慈已也同親母義服齊衰三年不命則小功

### 乳母

謂小乳

### 出母

謂父離異降服杖期母為子降服不杖期○子為父後者則不為出妻乃降服大功母為女亦報服緦麻父亡母再嫁



## 服制之圖

### 父

父有子已有大功已上親服齊衰三月元不同居則無服附與父同母之兄弟姊妹各服小功五月

### 繼母

繼世為長子報服齊衰三年○為繼子乃服不杖期○繼母出則無服○若父卒繼母孩而已從之乃服不杖期繼母嫁服不杖期○母出為繼母之兄弟姊妹小功

### 母

期而為祖服則無服○庶母為其子為夫之衆子附之衆不杖期○為君之長子齊衰三年○妾為君斬衰三年○為女君為其父母不杖期○庶母慈已者謂自小乳養已者義服小功

### 母養

母乳母繼母義服同謂養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正服之齊衰三年

### 母嫁

降服杖期母為子乃服不杖期○為子已嫁人者乃服大功母為女報服○子為父後者無服○前夫之子從已嫁者服不杖期

## 外族親

### 婦人為夫服

外祖父小功

### 母之兄弟婦人

舅小功

為夫之舅緦麻妻之別娶亦同服

妻父緦麻

姊之子曰外兄弟

舅姑緦麻之子

舅之子曰內兄弟

已

### 女緦

姊妹之子小功

甥緦麻子曰甥

### 外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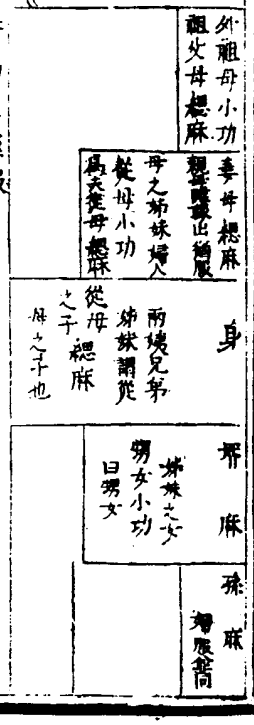
女之子也

為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俱小功其兄弟之妻姊妹之夫俱無服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同○按禮於從母之夫舅之妻有同居相依者以同爨緦麻服之○庶子為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無服○姑舅兩姨兄弟姊妹相為服緦麻○為妻之父母緦麻妻亡而別娶猶服妻之親母雖嫁與出猶服○為壻緦麻○為甥及甥女小功為甥婦緦麻○為外親服

外孫外孫婦外孫女皆緦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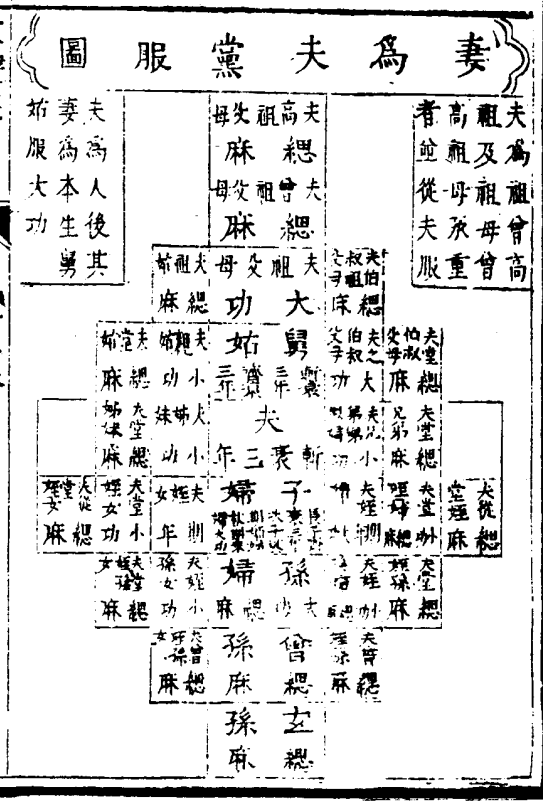
妻爲夫黨服

爲夫之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皆緦麻爲夫之祖父母大功爲夫之伯叔祖父母緦麻爲夫之姑在室者皆緦麻嫁無服○爲夫之外祖父母緦麻○爲夫之父期衰三年爲夫之母齊衰三年夫不重則從服夫一人後則從服惟夫之本生父母降服大功○嫡子衆子之妻爲夫所生母齊衰三年○爲夫之伯叔父母大功爲夫之從伯叔父母緦麻爲夫之姑小功爲夫之從祖緦麻嫁皆不服○爲夫之母舅姨母緦麻○爲夫斬衰年○爲夫之兄弟小功姊妹相爲服小功爲夫之從兄弟及其妻緦麻註長婦謂少婦曰婦少婦謂長婦曰姒○爲夫之姊妹小功爲夫之從姊妹緦麻嫁皆不服○爲嫡子及其婦皆不杖期爲夫之衆子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爲夫之從姪小功爲其婦緦麻爲夫之再從姪緦麻其婦無服○爲女之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嫁而無夫與子者亦爲服不杖期爲夫之姪女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夫之再功爲夫之從姪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孫大功爲夫之從姪孫小功其婦俱緦麻爲夫之從姪孫緦麻其婦無服○爲孫女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夫之姪孫女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夫之從姪孫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曾孫及夫之曾姪孫之孫俱緦麻其婦俱無服爲曾孫女及曾姪孫女至孫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按喪服小記云婦服夫黨服當喪而被出則除之恩義絕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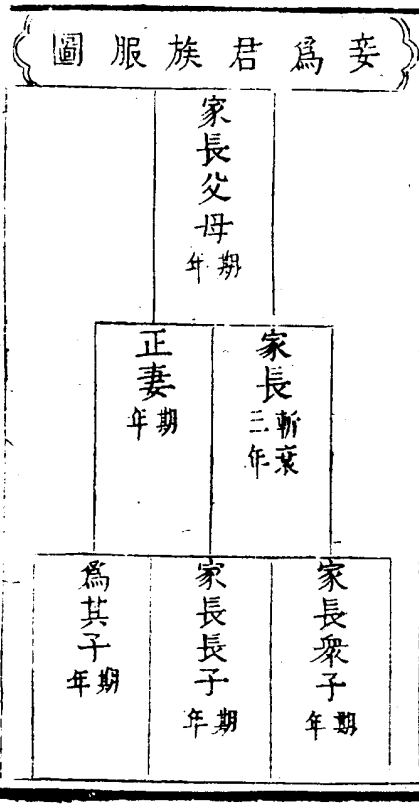





妻爲夫黨服圖




妾爲君族服圖



凡爲殤以次降一等

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

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

爲人後者爲所後服

爲所後之高祖父母斬衰三月爲所後之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爲所後之祖父母不杖期爲所後之父斬衰三年所後之母齊衰三年若爲祖以上承重者亦爲服斬衰三年或齊衰三年○爲所後之外祖父母小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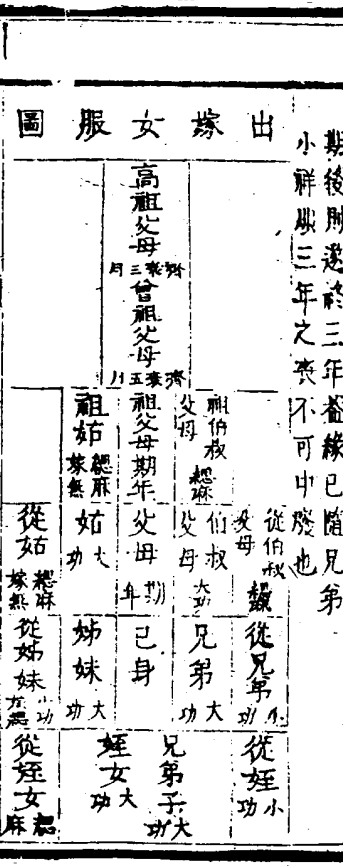
爲人後者爲本生服

爲本生祖父母大功爲本生父母不杖期爲本生伯叔父母大功爲本生姑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本生兄弟大功妻緦麻爲本生姊妹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本生外祖父母緦麻

出嫁女爲本宗服

爲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皆與男子同不降○爲伯叔祖父母緦麻爲祖姑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父母不杖期○爲伯叔父母大功爲從伯叔父母緦麻○爲姑之在室者大功嫁無服爲從姑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兄弟大功若兄弟爲父後者仍服不杖期爲其妻小功不降爲從兄弟小功其婦無服○姊妹在室爲服大功爲從姊妹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姪大功爲其婦小功不降爲從姪緦麻婦無服○爲姪女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從姪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姊妹之子女緦麻○若在室與男子同者嫁而被出在室與未嫁同嫁而無夫與子爲兄弟姊妹及姪皆不降○禮又云者當父母之喪未期而爲夫所出則於父母三年之制爲已與夫族絕故其情復隆於父母也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則是已之期服已除不可更同兄弟爲三年服矣若被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返則但於服期若遇在期後則遂於三年蓋緣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喪不可中廢也

出嫁女服圖






爲朋友服

禮爲齊衰三月漢戴德云朋友有道義之恩義爾師不制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大各有淺深唯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

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疏食飲水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大功以下者歸宿門外三月而後復

禮居喪出入之節

居喪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他有出入則乘樸馬布韉布簾

居喪不可弔人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祥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禮重喪雖至親祥不與人群立旅行悉或言及他事即爲忘哀若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詐僞矣此所以爲虛也

武官之喪

何燕泉曰武官父母喪不特服不解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軍旅之事無遷也者爲其不以家難避國難也爲此制者恐武官臨難得以推避故耳天下無無父母之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武官當太平之際列藩衛之間者有父母喪而不必異於平日竟謂值不得已者說

若重喪遭重喪

父喪未葬而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行事畢即服母喪之服若母喪未塟而值父之大祥則不得服祥服若母喪遭父



喪者亦然服除服而後返遭服者以示前喪之前終也祥吉禮也禮未塟爲凶卒哭後始斬人於吉有殯而不服祥服不恐於凶時行吉禮也

若重喪遭輕喪

若父母之喪未除而遭兄弟之喪共同國者雖緦麻之輕亦當往哭成服日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於別室服其服而哭之既畢皆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其服以終餘日其遠在他國者聞喪時亦於別國哭之至大日則於朝奠後服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昨日別室別哭之位哭之既畢返重服成服月朔皆與前同餘人以類推

若妻子喪遭兄弟喪

凡若妻子之喪而遭兄弟之喪雖緦麻之輕者亦弔服而往不以妻子之服臨之餘人以類推

## 喪服制度

度用指尺裁製之際又當量其人長短肥瘠以爲度○尺式及指尺圖見首卷○愚按喪服制度家禮備矣但詞義深奧及附註所引用又多繁蘊深於學問者固已瞭然於心若夫淺學之士此文者各執己見任情者妄有作爲卒無定輒竊不揆愚陋一本家禮而又考古今禮以發定之易爾百之辭以淺近之語庶後學古者易曉○新增凡喪服雖破不補雖短不接又喪禮衣服逐時換去如塵後換葛衫小祥後換練布之類

斬衰

用極麄生麻布爲之斬不緝也

凡衣裳旁及下際皆不縫緝

衣制

一身也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用指尺每幅分中屈之爲前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二寸兩幅



共四葉前兩葉後兩葉後記然後特後二葉縫合爲脊縫留上四寸不合凡縫皆以邊幅向外後有縫者皆倣此

袂

即袖也用布二幅亦各長四尺四寸與衣身同亦分中屈之亦長二尺二寸縫連衣深前後四葉又縫合其下際以爲袖殺禮曰袂屬幅註謂不削去其幅也不用所裁修飾之謂

袪

即袖之口也袖長二尺二寸從下量上一尺二寸下縫爲袖口適即所謂辟領也從衣身分中屈處直量下四寸亂後兩葉脊縫原留不合處及在兩葉之上邊前後四葉各橫裁入四寸當直量下邊四寸之分裁從邊入中四寸雖裁開不斷裁訖分摺所裁者向外當衣身兩肩上爲左右適在左肩上向左爲左適右肩上向右爲右適既轉所裁者向外其間空缺處前後俱名爲襜中○雜記云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忘餘事也又謂之辟領以其辟摺爲領也

領

別用布一幅長一尺六寸闊八寸重摺爲兩長條不斷分上下條上留寸下四寸將其下條之

兩頭各裁出一塊方四寸除去不用留其中間八寸連上條裁訖將所留連上八寸處綴在衣身後兩葉合縫上原裁爲闊中處以塞其空缺此謂後闊中既綴定又將上條分中斜橫兩頭向前綴在前兩葉原裁爲闊中處此謂前闊中

帶下尺 謂衣腰也用布高一尺上縫連衣身橫繞腰前後按雜註云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比也

袵 用布二幅各長三尺五寸每幅上下各從中間六寸又於下頭所量一尺處從左橫裁又下頭直量一尺先於上頭所量一尺處從右橫裁中間六寸然後將上邊所裁六寸處分爲兩片各長二尺五寸其兩片面所裁六寸處俱以所留一尺處爲上用裁闊處相向其上片蓋下片垂兩條爲燕尾狀綴在衣身兩旁當腋下

蓋遮帶下尺以拚用布一片長六寸廣四寸衣裳之旁際開者綴在衣前左邊當心處用布一幅方一尺八寸綴於衣後

負 版補於領下垂之以上皆不縫邊

衣繫 用帶四條工繫



右腋下內衿上二繫右外衿上交搶對襟之則具服如朝祭衣正當心矣衰在心中負版在背中也

裳 制縫四幅作一聯前後三幅作一聯後個幅用布七幅共長短隨人身前縫十二幅每幅三幅前聯九幅少許向右又摺少許向左兩頭襞着用線綴住而空其中間以爲幅子其廣狹亦隨人大約如今人裙摺但裙摺向一邊順去此幅子則兩邊相向其縫也邊幅皆向內前三後四共成七幅同作一腰腰上兩頭各有長短

裁辟領圖



裁袵之圖



兩袵相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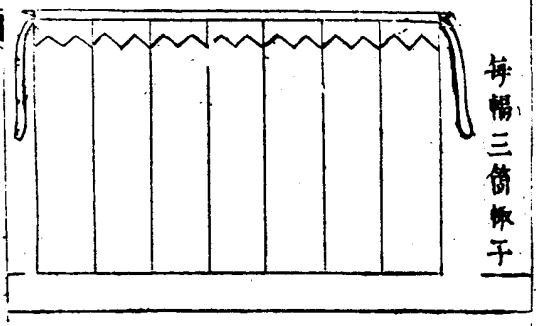


制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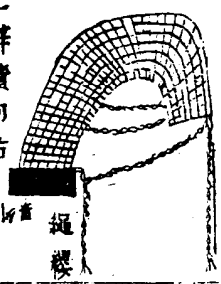
衰衣圖

## 斬衰裳制圖




其大小隨人肥瘦大約褶子如今人裙褶相似但裙褶向一邊順去此褶子則兩邊相向耳其縫也邊幅皆向內前三後四共七幅同作一腰腰兩頭各有帶○按此制則今人加斬衰於孝衫上而無裳者非也

## 斬衰冠




冠制冠即所謂梁也稽厚紙為梁廣三寸長足以跨之兩頭盡處卷屈向外以承武是謂外畢麻用細布裹之就縫其布為細縷子三條直冠梁上其縫與右是謂三辟積其梁武兩頭盡處各出少許梁兩頭盡處各出少許於外向上邪將武安在其上向後縫之垂纓兩旁下結○按世俗於冠之兩傍當耳處垂兩綿絮不知於禮何據意者因充耳之說誤耶愚亦謂世俗冠之前所垂之布亦因殺日之說誤也

纓武兩頭各有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為武纓又以武之餘繩垂下為纓結於頭下○按禮喪冠條屬疏謂纓武同材今世俗別用繩為之非是

合冠制冠先將梁武安在武內又於冠梁兩頭盡處各出少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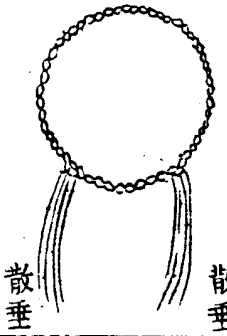


## 斬衰首絰

首絰制用有子麻帶黑色者為置于服繩約長一尺七八寸圍圍九寸或云只是大指與第二指一握也先將麻頭安在左邊當耳上却將其餘從額前向右邊圍回項後過至左邊原起頭處即以麻尾安在麻頭上緊殺之又以細繩三條一繫在左邊原起麻頭上一繫在右邊當耳上以固結之各垂其末為纓如冠之制○按知此為單服者以家禮本註腰絰有兩股相交之說故知此為單服也

喪禮斬衰苴絰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以色言謂之賁賁有子麻苴絰大福首絰大一握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握也

## 斬衰腰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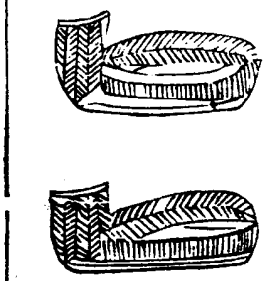

腰絰制用有子麻兩股相交為麤繩圍圍七寸有餘兩股相交結之際圍身外兩頭各存散麻三尺末結待成服日方結之其交結處兩頭各穀細繩以繫之

## 斬衰絞帶

絞帶制用有子麻為繩一條圍圍二三寸許初起長二尺就當中屈轉分為兩股各長一尺結合為一股為一條比腰絰較小些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末稍串從

羅子中過反掃於右邊在經之下如今人繫公服革帶相似○按文公語錄言絰大一捻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環子以一頭串於中而結之也

杖制 齊心圍九寸本在下○按喪服杖下本末注云本者根也根在下順竹木性也○按古禮衰服皆斬母齊斬杖用竹齊杖用桐木今制父母俱用斬其冠裳之制並同惟於杖有異今從之○按苴竹自死之竹也所以用杖者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動三年身體病羸以杖扶之也長與心齊者孝子家戚病從心而起也杖用竹者父是子之天竹圓亦象天內外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內外之痛又貫四時而不變象子為父亦經寒暑而不改故用之○按禮記註云苴惡也又是黎黑色至痛色惡也○按持杖用右手拜則兩手分據地而跪首至於地既畢右手執杖而起今有兩手並舉杖而拜如頓首者非也



斬衰菅屨

屨制 用菅草為鞋其餘末收外向

喪服斬衰菅屨傳曰屨者菅菲也 菲屨之別名

外納 外納者謂收餘末向外取醜意不可飾也○或用絺麻則同於小祥非是

婦人服制

大袖 用極窺帛為之如今婦人短衫而寬大其長至腰袖長二尺二寸其邊皆縫向外不緝



追準男子衰衣之制○按古者婦人皆有衰家禮本書儀而代以時俗之服所謂大袖者今世不知何等服也今人家有喪婦女或為短衫或為長衫其制不一按事物紀原唐命婦服褙襦大袖為禮衣又云大袖在背子下身與衫子齊而袖大及考衫子之制乃云女子衣與裳連至秦始皇方令短衫子齊衫子既是秦所作之短衫則大袖亦是衫作衫衣裙之分自秦始也據此說則大袖長短與今準以袁秋之袪為長尺二寸蓋準秋恐太長故之短者但袖大耳然謂之大袖則裁制必須寬大酌中而準長裙用極麄生麻布六幅為之六幅共以袪耳裁為十二破聯以為裙其長拖地其邊幅俱縫向內不縫邊準男子袁裳之制○按事物紀原隋作長裙十二被今大衣中有之然不謂之幅而謂之被意其分一幅而為兩也故擬其制如此然古禮婦女亦有袁不若準袁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每幅為三襞子為用稍細麻布不失古意如書所見以俟撰者

蓋頭 為之比衣裙稍細者凡三幅長與身齊不緝邊○考事物紀原唐初宮人著羃䍦全身障蔽外過之後用幃帽又戴皂羅五尺今曰蓋頭凶服者亦以三幅布為之觀此則蓋頭之來遠矣雖非古制是亦古禮婦人出而擁蔽布頭帬用署細布一條為之長八寸用其面之義以束髮根而垂其餘於後○按此即所謂總也儀禮女子在室為父布總傳曰總長寸出譬外所垂之飾也會子問編總註云編白絹也長八寸今世俗婦人有服者用白布束髻上謂之孝圈亦是此意但彼加於髻上而不束髮本不垂其餘若今之頭帬亦垂其餘但亦加其髻上不束髮本亦非止八寸而已竹釵為之亦前所謂儀禮所謂笄也傳曰長五六寸按此即儀禮所謂笄也長尺太長其長僅以約髮可也麻鞋用麻為之或粗生布亦可背子極相生布為之長與身齊小袖縫用背子代大袖向外不緝邊○按事物紀原秦詔衫子加背子其背子即長短於衫身與衫齊由是觀之則今背子

彩也腰絰用有子麻爲之制如男子繫於大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按家禮婦人服制皆本書儀自大袖以下皆非古制亦不敢擅自增損姑因其舊又將腰絰一事補入者蓋以間傳曰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重首婦人重帶註謂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腰絰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易腰絰婦人易首絰觀此數條則婦人首腰皆有絰明矣今家禮無之故特存其二之最重者使後人或因此以復古也誠能參考以有取焉則男女服制皆復其舊是亦朱子待後世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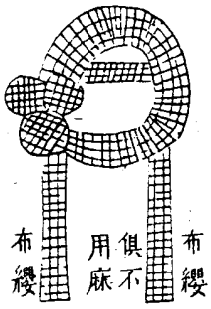
齊衰

齊緝也用此斬衰次等麄生布凡衣裳旁及下際皆緝

衣制 身袂袪適帶下尺衽負版

衣繫 裳制 俱與斬衰同但布與緝邊不同

齊衰冠




冠制 冠制俱同惟武與纓不同武用布一條重疊之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用線綴之爲武各垂其末稍爲纓結之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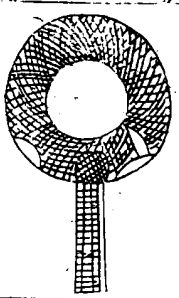
齊衰首絰

首絰制 用無子麻爲麄繩周圍七寸餘先將繩頭安在右邊當耳上却將餘繩從額前向左邊圍向頂後過至右邊原起繩頭處即以繩尾藏在繩頭之下繩頭搭在繩尾之上綴殺之又用布兩條約長二尺許廣寸半許用線綴在首絰上左右兩邊垂下以爲飾



腰絰制 大五寸餘其制如斬衰而小用牡麻爲之○按牡麻絰傳曰牡麻者枲麻也註云枲是雄麻即無子麻也其色好齊衰至大功皆用之

齊絞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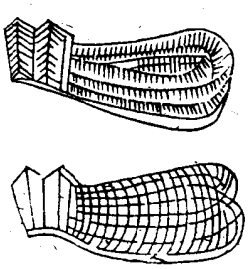


絞帶 用布夾縫之約寬四寸許屈其右端只許用繩綴之連下稍遠長七八尺繫時圍腰從左後過至前乃以其末稍穿過其右端屈轉處之中反揷於右邊如今革帶之制

杖制

杖制 用桐木爲之上圓下方長齊心本在下圍五寸餘杖用桐者象內心悲痛同於父也外無節象家二尊制之使方取母象於地也本在下順其木之性也

齊衰疏屨



屨制 用疏草爲之其餘屨傳曰藨蒯之類也註二者皆草名不杖麻屨喪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註言不用草也喪服記小功以下吉屨無絇註云絇屨頭飾也○按此數條則知五服之屨各有差等矣

婦人服制

大袖 長裙 蓋頭 背子 俱同斬衰但用布稍細緝邊 布頭

帛 竹釵 麻鞋 布爲之亦可 腰絰 制如男子用無子麻爲之

杖期 制俱同上但用麄生布比齊衰三年所用者又次等耳

衣制 楊氏附註謂衰適負版二者惟子於父母用之旁親不用蓋從朱子從家議論之定者爲是愚按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之異用布則有粗細不可同共制度則未必有異也使其有異古人必異其稱矣當從家禮本註爲是 裳 首絰 腰絰 杖

屨 婦人服制 俱同上

不杖期 服制同杖期但不杖又用旋生布比杖期所用者又大等耳

五月 三月 服制俱同不杖期

大功 大功者言布之用功麤大也服制同齊衰但用布比齊衰稍熟耳

衣 裳 冠 同上 首絰 圍五寸餘 腰絰 四寸餘 絞帶 同上 屨 用布爲之 婦人服制 同上但用布稍熟細之



小功者言布之用功麤小也服制同大功但用布比大功稍熟細耳

衣制 裳 同上 冠 三辟積向左 首絰 圍四寸餘 腰絰 三寸餘 絞帶 按絰帶傳註自小功以下用粟麻者治粟麻去莩垢使之滑澤也 屨 用白布爲之

婦人服制 俱同上但用布稍熟細

小功冠

三辟積向左

小功腰絰

結本 結本

緦麻 緦絲也治其縷細如絲也又以澡去莩垢之麻爲絰帶故曰緦麻服制俱同小功但用極細熟布爲之

衣制 裳 同上 冠 三辟積向左 首絰 圍四寸餘 腰絰 三寸餘 絞帶

屨 用白布爲之 婦人服制 同小功但用麻布極熟細

凡緦麻衰裳冠皆用麻布爲之但用稍細麻布冠纓用澡布澡乃治熟布也

緦麻冠

三辟積向左 布澡纓 布澡纓

緦首絰

右本在上 布纓 布纓

緦腰絰

用熟麻



家禮儀節卷之五終

重刻丘文莊家禮儀節卷之六

喪禮

朝夕哭奠　上食

凡奠除酒器之外盡用素器不用金銀

後裏之物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

朝奠

每日晨起侍者設盥洗帨盥櫛具於靈床側凡生

時所用之物皆列之執事者設蔬果脯醢羹飯茶

酒匙筯於靈座前卓子上置執事盥盆帨巾於其

座東○按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思其親也

儀節　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尊者坐舉哀卑者立盡哀舉魂帛

出就靈座侍者入靈床帷出魂帛置交椅上復入靈床中斂枕被祝盥洗祝



手焚香　點茶主人以下拜興二平身且哭且拜禮畢　罩

巾用罩巾罩蔬果之類覆

巾撤去脯醢茶酒之類

食時上食

執事者撤去朝奠陳設如前

儀節同朝奠但不用出魂帛

夕奠

執事者撤去舊奠陳設如前儀節同朝夕但拜畢

侍者先入靈床內鋪被安枕然後出奉魂安床上

置鞋於床下收

晨所陳盥櫛之具

哭無時

朝夕之間哀至

則哭於喪次

朔日則於朝奠設饌

是日晨起侍者陳設蔬果魚肉麵米等食奠飯茶

酒之類比朝夕奠加盛望日如常儀儀節如朝奠

父在喪母之奠

按禮母喪則祭則用父為主以夫祭妻其禮視子

於父母為輕其行禮之際稍加節文則亦不為過

今擬子之喪母有父在主祭者之儀如後儀節

就位主人以下大位舉哀　奉魂帛出就靈座主

人盥洗詣香案前焚香　斟酒執事者置

茶　其子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按母喪

面父主之者父不親焚香斟酒則與子主者何異

有新物則薦之

新物若五穀果品菜蔬一應新熟之物初出未嘗

者用大盤盛陳靈座前卓子上儀節俱如上食儀

七七百日之儀



按古者天子九虞以九日為節降而諸侯七虞以

七日為節大夫五虞以五日為節士三虞以三日

為節春秋大夫僭諸侯之禮後世遂以人死之後

每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下某王某謬亦甚

矣按會典皇妃親王公侯之死其七七百日皆有

御祭而士大夫家於每七日或用牲醴祭之夫既不

供佛飯僧又不致祭恐人子於是日心有不安而

禮未至不祭恐難太拘今擬於七七百日各隨貧

富盡禮致祭者與朔

日同期則廢朝奠

弔奠賻

凡弔皆素服

各隨其人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按本註喪

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今制惟國恤用布裹紗

帽其餘則不許有官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若無官者用素巾可也儀節弔者至喪先入白

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就位哭以待 就位弔者至向靈座前立 舉哀 哀止請
靈座前 上香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弔者拜畢主人持杖哭出西向立 賓弔主人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如何不淑隨意致辭亦可也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弔者拜主人答拜尊長來弔則不拜主人 主人曰某
罪逆深重禍延某親非父母及承重不用此二句 蒙賜慰問不
勝哀感稽顙拜興凡二平身主人拜弔者答之 禮畢弔者退主人哭入喪次襲衣代送出或少延待一茶○按家禮未小斂前已有親厚者入哭條愚竊擬爲儀節安而又爲此者蓋未成服以前來弔者用前儀成服以後來弔者用此儀有祭奠用下儀
奠用香茶燭酒果有狀或用食物即別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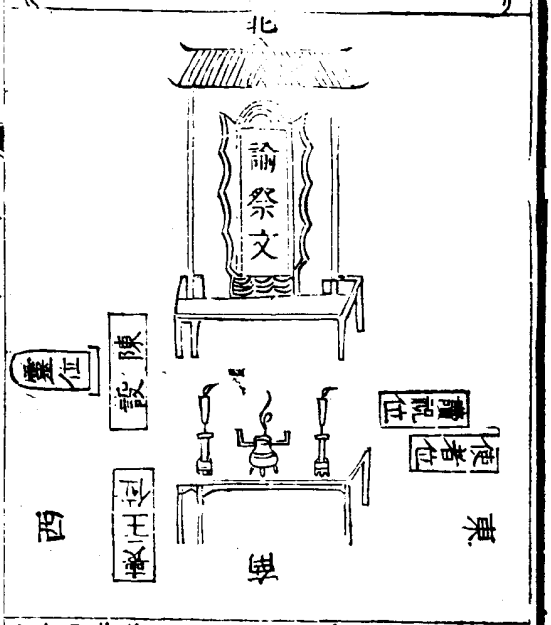
賻用錢有狀惟親友分厚者有之
具刺通名
賓主皆有官則具門狀否則名紙題其陽面先使人通知與禮物俱入
入哭奠訖乃弔而退
儀節 凡通名主人炷香燃燭布席各具服就位哭出迎賓祝主進揖訖引主靈座前立獨祭則定 序立 曰就位 舉哀 哀止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請靈座前若是衆賓則尊者一人獨請 焚香 跪尊長者則不用此句西酒執事者跪奉盞與賓酒賓接之傾酒於地 奠酒 執事接盞置靈座前 讀祭文 祝於賓之右讀訖 舉哀 俯伏興平身若不跪不用此二句 復位 鞠

躬拜興凡二平身 焚祭文 哀止 禮畢
慰謝儀 行禮畢主人哭出西向 主人稽顙拜興凡二賓亦哭答拜 賓
慰主人曰 某親傾背哀慕何堪 主謝賓曰 伏蒙奠酹并賜慰不勝哀感 拜
興凡二賓答拜 舉哀 賓主相向哭盡哀 哀止 賓寬主人曰
願抑孝思俯從禮制 禮畢 賓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襲喪送出或少延茶再退
祭文式
維○○歲次某干支某月干支朔越某日干支忝親某官姓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某親某官某公之柩云云
尚饗
賻奠狀式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謹專送上



某官某公靈筵聊備賻儀倉米酒食則云奠儀伏惟 歆納謹狀
年 月 日具位姓某狀
按裂帛散賓甚非布禮有力之家隨俗亦可
朝廷賜茶儀 凡文武官亡設
朝廷遣使或令有司祭祀者皆先期報知於喪家設香案於堂之中南向設靈位於堂之西東向設請祝文位於使者之右設喪主拜位於靈位之前北向主日陳設牲醴如常儀使者至喪主以下止哭去素經易素服出迎於大門外引使者入立於我奠位喪主就位先行四拜禮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主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喪主以下復行四拜禮焚祭文畢者致主請使者於賓次拜見如常儀

朝廷諭祭圖




凡封贈賛儀禮無此儀圖說宣詔命於使者位立設位於喪主之後跪其祭品禮行少牢

聞喪 奔喪

始聞親喪哭

此在途聞喪者也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又哭盡哀問哭

易服

裂布爲四脚曰布形屨帶麻屨○按裂布爲脚家禮本書儀恐是當時有此製今世人不用忽然以布爲形戴白帽束以麻繩著麻鞋

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哀戚猶避害也○按日行百里言其大約也道路舍上不能皆然書儀云今人雖或與親屬偕行不能百里道中亦不可留滯也

道中哀至則哭

哭避城市謚羅之處○司馬溫公曰今人奔喪及從塋者遇城邑則哭過則止是俗非之道也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

家不在城則望其鄉哭

入門詣柩前再拜而變服就位哭

儀節 奔喪者將至在家者男婦各具服就次哭以待奔喪者至哭入門升自西階前拜興 凡四且拜且哭 擗踊無數 哭少拜 哭尊長受卑幼拜 且哭且拜并問所以病死之故乃就東方去冠及上衣 拔髮徒跣 如初喪 不食 就位哭 各就其位次而哭第二日最興 哭于 袒括髮 婦女髮



至上食時 襲衣 捲所袒 加絰帶 白麻布 加環絰 廣五寸 散垂其末 并具 絞帶 詳見初終儀

後四日成服

儀節 是日朝奠時在家男婦各服其服就位哭 舉哀 奔喪者具哀絰杖而盡席伏地哭 相哭 少頃詣所尊諸父前跪哭又向諸母前跪哭卑幼者又向奔喪者前哭一如前儀 受弔 賓客有來弔慰者則哭迎之 稽顙拜興 凡二尊長不答拜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

無子孫在喪則設奠

變服

亦以問喪之第四日 **開喪儀** 按禮記有喪篇家禮本書儀書儀本禮記但畧舉其要耳其間次第儀節蓋已詳具家禮喪禮篇於此不復重出使人臨時考行而已然今世士夫遊宦於外一聞凶訃心緒憤亂平時不素講明倉卒之際豈能細考檢一閱之亦萬能因其畧而遽得其詳哉今條析爲儀節於後 **儀節** 開訃是日舉哀 舉家男婦皆哭火頃間使者以病及終之訃至 **易服** 男子皆去冠及上服女子去首飾與凡華盛之服 **被髮徒跣** 不食 男女哭擗無數

**儀節** 是日堂中設椅子一枚以代柩椅子前爲位設卓子一張上置香爐香盒燭臺之類 **各就位** 主人坐於位東衆男坐其下皆藉以藁主婦坐於位西衆婦女坐其下以南爲上 **舉哀** 哭不絕聲○是日具括髮經帶哀服等物



變服 **儀節** 開訃之翌日 **祖** 男子皆祖去上衣 **括髮** 括髮者用麻繩束之 **具經帶** 苴蔴白布巾上加單服之經禮所謂環經也具帶腰經散垂其末三尺及具絞帶詳前喪禮篇初終遷尸 **婦人髽** 婦人用麻繩撮床條下着素服袒開上衣用布纏頭或着白巾亦可 **服輕者祖免** 服輕者皆

設奠 **儀節** 爲位之後是日即陳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之類於卓子上用侍者一人爲祝有子孫在喪側者不設 **盥洗** 祝洗手 **跪焚香興** 甚酒 **鞠躬拜興** 凡祝二拜 **平身** 拜 **覆巾** 舉哀 自是以後朝夕日中凡三次遇朔日即盛設如在家儀

成服 **儀節** 開訃第四日以與 **各具服** 凡服之人各服其服執杖有腰經者絞其麻木之散垂者去環經不用 **各就位** 男位於靈位東女位於西各以尊卑爲序 **舉哀**

**相弔** 卑幼者以次就尊長前跪哭弔慰盡哀

受弔 **儀節** 未成服以前來弔者弔者入門子弟出見之相或門生屬吏皆可 **賓致辭曰** 某親不敢出見不勝哀感賜慰問以何時訃至 **答辭曰** 孤某遭此凶變蒙賜慰問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 **鞠躬拜興** 凡祝二拜 **平身** 畢賓答拜尊長則回半禮禮賓遷子弟送出門或少延茶湯 **禮畢** 若成服以後來弔者弔者入門望位哭主人持杖哭而出 **弔主人曰** 某親某官不淑何時訃至 **鞠躬拜興** 凡祝二拜 **平身** 主人答拜 **主人致謝曰** 家慈罔不勝哀感 **稽顙拜興** 凡祝二拜 **平身** 賓答拜 **禮畢** 賓遷子弟送之出或少延茶湯○按書儀賓答拜若有主人執杖生杖子或不設生稱或設白稱茶湯至則不執杖子賓



遷排杖而送之之文今世士大夫間喪賓弔之有設草座對客者客出不送此蓋俗禮若來弔者果平日親厚之人有事相資者少留恐亦無害姑書於此

至家 **儀節** 在家者聞其至各具服以俟其家人衰絰持杖哭入門升自西階 **詣柩前拜興** 凡四拜且哭 **哭擗無數** 拜弔尊長 拜哭且弔如成服儀 **受卑幼拜弔** 就位哭 就其位次坐哭在家者皆哭

**在家至道皆如上儀**

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爲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拜賓如儀

**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

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如奔喪至家儀節但改柩前作墓前

同歸家諸靈爾哭拜如聞喪至家儀節四日成服如儀如奔喪成服儀節已成服者亦然如聞喪主家儀節但不變服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

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裝扮即行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再拜其儀節與聞喪至家同成服就位哭弔如儀其儀節與前喪四日成服同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初聞喪如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爲位成服儀節與聞喪下同但爲位各就位下不藉葦成服下下相弔皆每月朔爲



位會哭月數既滿之朔乃爲位會哭而除之爲位會哭儀節同上其聞喪至則哭可也

輕喪往滿歸家

按今制除父母及祖父母永重者一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遣致祭及其官滿而歸任在服滿之後今擬帶白布巾具腰絰詣其墓再拜哭踊若隨俗具酒餌只奠獻亦可

治葬

葬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

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

按禮大夫七日而殯故三月而葬既殯之後即謀葬事其有祖塋則附塋其次若窄狹及有所妨礙則別擇地可也○按毛氏曰三月而葬禮宜也世俗信術士所論紛紜久而停柩不葬或有葬盡焚骨柩粉骨無存人子之心果何如耶

貧葬

禮曰喪不慮居蓋喪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敗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子游問喪其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然乎齊于曰有毋逾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謂斂畢即葬懸棺而窆謂不用碑椁人豈有非之者哉昔齊范子里負郭平自賣塋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

火葬不孝

温公曰世人沒於遠鄉子孫焚其柩收燼歸葬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敬斂而藏之幾毀也人之尸在律簡嚴況爲子孫者乃恃謬如此其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怡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耶○苟有力焉自宜遷葬不忍本也禮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葬於其地不得已也



葬地宜擇

温公曰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後則爲人所相侵則温凉疎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程子曰五患不可不謹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朱子曰以子孫而葬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然則不擇地之美惡不識穴之後深使有水蟻之屬爲死者體魄之累豈必誠必信之義乎又曰葬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滅絕之憂甚可畏也

告啓期

既得地則擇日預先以啓期告於親戚姻婭僚友之當會葬者○按儀禮既夕哭請啓期告於賓而

書儀於筵得言之後主人至殯前哭遂使人告於親戚僚友應會葬者家禮無之今補入

**撰日開塋域**

主人既朝哭訖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兆先掘其四隅出其土壤於外次掘其中出其土壤於南乃於其中壤及四隅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主人者歸則靈座前哭再拜後倣此○按掘兆謂掘地四隅為塋兆之域非謂開穴也今家禮刻本多誤以兆字為穴字相承之誤久矣然不知本文正是開塋域下文穿壙方是掘穴

**祠后土**

撰達親或賓客一人吉冠素服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向設盥洗酒果脯醢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於其東南其東告者所盥其西執事者所盥也



儀節 **就位** 告者立北向執事者二人在其後 **鞠躬拜興** 凡平身告者與執事者皆拜 **盥洗** 告者與執事者俱洗 **詣香案前跪上香** 斟酒者一人執酒注西向跪一人執盞乃東向跪告者取注斟酒於盞畢反注取盞西向跪酒於地 **獻酒** 復酒盞神位前 **俯伏興** 少退立 **讀祝** 祝執板跪於告者之左面讀之 **復位** **鞠躬拜興** 凡平身 **禮畢**

祝文式

維○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某官某姓敢昭告於土地之神今為設門某官姓名云爾某封某氏謹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紙鏹於神尚饗

按古禮雖有合葬墓左之文而所謂后土氏者惟唐開元禮有之溫公書儀本開元禮家禮本書儀

喪禮開塋域及穿與墓祭俱祀后土然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有似於僭考之文公大全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

**后土氏為土地之神**

**遂穿壙**

穿地直下為壙○朱子曰人家墓壙棺椁切不可大大當使壙僅能容椁椁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人家墳墓遭發掘皆緣壙中太闊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着脚手處此不可不知也此間墳墓山脚低卻故盜易入間墳與墓何別曰墓乃是塋域墳則封土隆起者○按稽古定制墳地一品九十步旬品減十步七品以下不得過三十步庶民止於九步墳一品高一丈八尺每品減二尺七品以下不得過六尺

**作灰隔**



穿壙既畢先布細灰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并勻者於其上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篩拌令勻以淡酒遍灑之築實厚二三寸別用薄板為灰隔納以灰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椁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築板近上復下炭灰築之及墻之平而止○或問椁外可用灰雜沙土否朱子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椁外棺內實以杉末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細沙久之灰沙相雜入其堅如石椁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椁蓋完未遽又截樹根不入椁根遇炭皆中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

**刻誌石**

用石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朝某官某公之墓無官書某字曰某者某甫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

請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請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任某處某官某年月某日終葬於某鄉某里年若干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官女某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存有官則當云某官某人某封某氏之墓無官則云某人之妻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無官則云某某甫妻某氏年若干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塟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埋於墳前近地面三四尺間○慮異時陵谷變遷或誤爲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皆度能爲掩之者也

造明器 此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不曰神明之器而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持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其餘十五事泥塑亦可

下帳 謂床帳茵席桐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小

家禮儀節 喪禮六卷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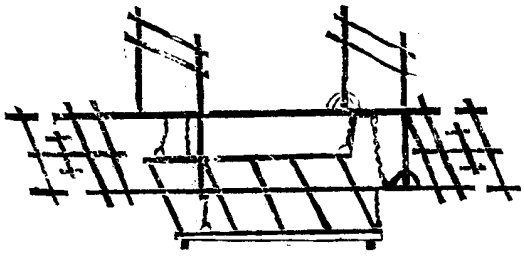
苞 竹掩三以盛遣奠脯醢今人遣禮別有盤皿盛之多不用此

筲 竹器五以盛五穀

罌 瓷器三以盛酒醴醢主櫝視版等式及題主儀節詳見通禮

作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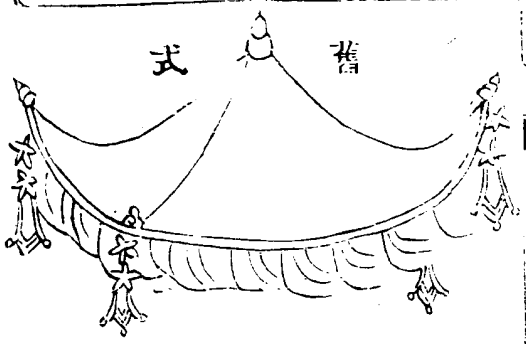
## 新製蓬行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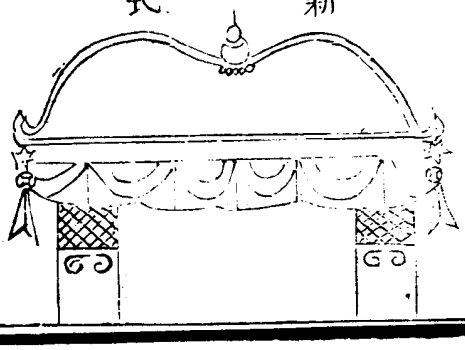
別爲新式以使行蓬其長杠俱截去兩頭每頭出棺首足各留六寸就於兩頭各施橫杠從杠頭量入尺許又施橫杠於中分處加一直那杠俱用麻繩然後加以橫杠中間除去兩頭不用而長杠各施兩枕在中如一長杠兩頭釘以鐵環貫索於中以懸方床四隅雖與傳懸此之處棺柳俱平以行蓬處幾無所功得也

## 竹棺式

舊式



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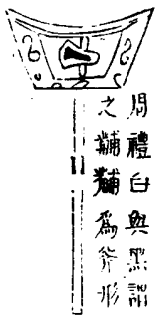




## 功布

功布大功之布也用新布稍細者長三尺用灰泊之有稍長尚六尺令人執之若之節使揚左顧則爲招揚左還路有低昂之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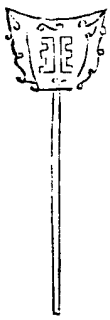
## 黼翣



周禮白與黑謂之黼黼爲斧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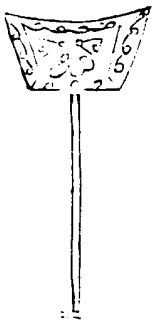
翣者知所備也翣者以木爲筐如角而方兩角要廣二寸高二尺柄長五尺黼翣畫斧黻翣畫亞黻翣畫雲氣其雲翣畫雲氣皆畫以紫雉帛謂之翣

## 翣翣



雉者依宋制也○按禮惟諸侯得用黻翣以翣家禮本託有之茹蓋於是以備其制今擬大夫用黻翣二雲翣二士止用雲翣二○又禮謂之柳衣柳喪車也蓋翣於喪車之外如人之衣故謂之柳衣又謂之墻翣蓋在路則障車如垣墻之障家也○喪大記云入棺則障柩

## 雲翣



方相圖

方相氏任夫門人掌象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置壙以戈擊四隅及柩入下兩目以上爲魌頭四目以下爲魌頭



遷柩 朝祖奠 賻 陳器 祖奠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設饌如朝奠引柩前引柩之索也尸在棺曰柩呂氏曰柩久也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故在棺欲其久也古者塗殯於階下將葬則有啓殯之奠今既不塗殯則其禮無所施又不可無節文故爲此禮

儀節 奉魂帛出靈座 祝盥洗 跪斟酒 告辭 五服之外親皆來會各服其服入就位哭 奉魂帛出靈座 祝盥洗 跪斟酒 告辭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 俯伏 平身 舉哀主人以下拜興 平身 禮畢

奉柩朝於祖

按奉柩朝祖象其人平生出必辭尊者也固不可廢但今人家多狹隘難於遷轉今擬奉魂帛以代柩蓋非古禮蓋但主於必行猶愈於不行者也若其屋宇寬大者自宜於禮

儀節 辭遷柩

人退避主人以下輔杖立輔謂舉之不以柩地 祝跪告辭曰請朝祖 俯伏興 平身 祝以箱奉魂帛詣祠堂 執事者奉奠及椅桌前行 銘旌次之魂帛又次之安奉柩則魂帛前行今以魂帛代柩故次銘旌 主人以下哭從 男子巾右女子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婦人皆蓋頭至祠堂前 執事者布席 先布席以俟既至 奉魂帛朝祖 席上北向 主人以下就位 婦人去蓋頭 舉哀 少頃 哀止 奉魂帛還柩所 若奉柩則云奉魂帛 主人以下哭從 如來時儀 安魂帛於靈座 主人以下就位 舉哀 哀止

遂遷於廳事



執事者設柩於廳事○今人家未必有廳又有堂其停柩之處即是廳事界移動可也若有兩處者自合依禮遷之

儀節 役者人退避 祝跪 告辭曰請遷柩於廳事 俯伏興 平身 役者舉柩 祝奉魂帛前導 右旋 主人以下哭從 如朝祖儀 布席 執事先布席於廳事中 安柩 役者置柩於席上南首 設靈座 設奠 主人以下就位 詣席 舉哀 哀止

乃代哭 如未斂之前以至發引

親賓致賻奠

初喪奠用香茶燭酒果至是親厚者用牲可也祭文不能作者請文士代之亦可

儀節 陳設 祭儀主人就位哭俟護喪出迎賓賓至引請柩前立之而贊曰 序立 舉哀

哀止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若壻甥及弟子四拜詣靈座前跪奠長不用此 焚香執事者一人執酒注向右跪一人執注取酒傾少許酒於地 奠酒上若卑幼則三奠 讀祭祝跪讀祭文於祭文者之右讀訖哭起 舉哀俯伏興平身若不跪不用此句 後位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若卑幼四拜 焚祭文 哀止

禮畢

祭文式

牲豕曰剛鬣羊曰柔毛○賻狀式見前

陳器

方相在前次用器下帳苞筲盛以桌子舁之次銘旌次靈車以奉魂帛香火次大舉輦前有功布旁有翣皆使人執之詳見後圖



日晡時設祖奠

有名曰堂祭者謂祭於堂之中設饌如朝奠儀而加禮○若柩自他所俱葬則行日但設朝奠哭而行至葬乃備此及下遣奠禮儀節主人以下就位舉哀止 祝盥洗 詣靈座前 跪 焚香 斟酒 告辭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 俯伏興平身 舉哀主人以下且哭且拜 拜興凡四次半身 禮畢

遣奠

原設牲醴以遣送奠者謂之遣奠

厥明遷柩就轝

出殯之日也婦人退避 儀節 是日役夫納大轝於中庭 脫柱上橫扃執

事者撤祖奠 祝跪 告辭曰今遷柩就轝敢告 俯伏興平身 遷靈座 置旁側 苟役夫婦人退避 遷柩就轝 役夫俱手舉柩底以遷之既就乃載柩於轝施扃加楔以索維之合柩牢實 載轝畢 主人視載 主人從柩哭降視其載柩於轝婦人哭於帷中 安靈座 祝帥執事者遷靈座於柩前南向 起棺昭告 尊靈前泣血而言曰痛惟某親奄棄某人茲捧靈柩特伸安厝某處之原丹旐既舉昭告惟寅輔車載道勿驚勿怖謹告 附轝神昭告 孝子等皆跪告再拜 轝神之前 某親之柩既載於車戒行道路惟神祐之諸紼其牢駕牛其固親體自若驚怖斯除謹告



乃設奠

饌如朝奠有脯惟婦人不在儀節主人以下就位 舉哀 哀止 祝盥洗 詣靈前跪 焚香 斟酒 告辭曰靈輔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俯伏興平身 納脯 奠於柩前之上 舉哀 哀止 祝以下 跪 祝四平身 禮畢

祝奉魂帛升車焚香

儀節別以箱盛主置魂帛後至是婦乃蓋頭出幃降階立哭舉哀 祝奉魂帛升車 焚香 宮舍者辭柩 焚瓶敬 拜四拜興平身

發引 引柩前索也

柩行

儀節 先方相 次香案 次明器 次食案 次
銘旌 次靈車 次功布 次送喪發柩發引

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

男左女右遶柩後行出門則以布幃夾障之若墓遠或孝子有病不地步者皆許出郭乘馬去塋三百步乃下

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

皆乘車馬親賓或先待於墓所或出郭哭拜辭歸從便

親賓設幄於郭外道旁駐柩而奠

設節如在親賓致賻奠儀

途中遇哀則哭

若墓遠則每舍設靈座於柩前朝夕哭奠食時上食夜則主人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



及墓 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

在墓道右如墓向有椅桌

親賓次

在靈幄前十數步男左女右後與靈幄相直皆向南

婦人幄

在靈幄後擴之右

方相至

以文擊擴四隅○馬氏曰以文擊擴即鄉人儺孔子朝服立於阼階之義欲亡者依彼爲衛而安也不然先儒何故用此哉若說人死便無魂氣似亦雖必者說人死去登天堂入地獄此則決無也

明器等至

陳於擴前左後以爲上

靈車至

祔奉魂帛就幄座主祔亦置帛後

遂設奠而退

陳設酒果脯醢於柩前靈座上

柩至

執事者先布席於擴前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於柩上

主人男女各就位哭

主人男子立於擴左向右婦人立於擴右幄內向左皆以後爲上

賓客拜奠而退

賓客詣柩前舉哀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謝賓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賓答拜

乃窆

儀節 橫杠後者先用木杠橫於壙內之上



主人以下輟哭

棺乃用索四條穿柩下棺不結而下之至杠上抽出杠其餘棄之 整柩衣 鋪銘旌須令平正

主人贈

玄六纁四長丈八尺玄皂色纁淺紅色貧家不能具此數玄纁各一亦可其餘金玉玩好皆不可入實恐爲死者之累義節 主人奉玄纁置柩旁就位且哭且拜拜興稽顙以首叩地興舉哀在位者皆哭盡哀

加灰隔

先度灰隔大小制薄板一片旁與四面取合稍合至是加於柩上更以油灰漸之然後旋又少許灰青於其上合其迹疑即下透板約已厚三寸餘乃加外蓋

實以灰

三物拌勻者若下灰木炭各倍於底及四旁之厚以酒洒而踏實之恐震動柩中故未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

乃實土而漸築之下土次除四周手輕築之勿令震動

制如土於墓左

如定穴法體況此使禮其地以灰之後而見始葬之日無甚緩之用朔日辰命同仍次令各葬官定

祖考妣神其

祖明器等

實土及半乃藏明器下棺者將器於棺旁以俟壙其門○按朱子謂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

## 家禮儀節 卷六 喪禮六卷 壬

實非有用之物且肉腐數生蟲蟻尤為非便疑不用可也竊謂宜小其制每種各置少許五穀每種各數十粒脯醢存一二塊蔬菜亦無害

下誌石

墓在平地則於壙內近前先市磚一重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之而裹其上若墓在山側陵處則於墓前數尺間掘地深四尺依此法埋之

視實土而堅築之

下土尺許須密杵堅築○今世人有埃實土將平攜鋪魂帛於地而埋之者禮於初虞後擇家之屏處埋之其實人家所處難得如此時神已移於主魂帛同柩而埋之可也○埋魂帛見初虞後

題主

執事者設卓子於靈座前左向右置硯筆墨卓置盥盆帨巾

## 儀節

主人向卓前立祝與主出主祝開櫝出木主別置卓子上題主者盥手畢向右立題主先題陷中次題粉面題畢祝奉主置靈座收魂帛乃藏魂帛於櫝中置主祝焚香斟酒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讀畢興與后復位鞠躬拜興凡平身主人以下哭盡哀謝題主者主人再拜題主者答拜

題主式

解見通禮○按家禮舊本於高曾祖考上加皇字大德年間皆部禁止改為顯字蓋皇顯皆明也○又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就者焉也言其幾助於考也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孫子某敢昭告於

## 家禮儀節 卷六 喪禮六卷 癸

某官封諡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合舊從新是憑是依翹翹穀

祝奉神主升車

魂帛箱在其後○今俗主人白抱神主於懷乘轎而灰盞使神魂相依近似有理從之

執事者撤靈座遂行

主人以下男左女右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出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雜記論弔者註云五十者隨主人反哭四十者待土盈坎乃去○愚謂主人必須親視實土成墳然後反哭又何遲乎況虞祭註云若墓遠或不出是日或行於所館是反哭亦未嘗必於速也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闊高尺許

碑石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累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誌矣夫塋乃立○按時制碑石一品螭首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邪皆用龜趺四品至七品皆圓首方趺其石人石獸長短廣狹以次減降著在令甲可考也然葬者當爲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所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耶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今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語然則不若不用之爲愈也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在途徐行哭哀至則哭

至家哭望門即哭

祝奉神主入置於靈座



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并出魂帛箱置主後

主人以下哭於廳事

主人以下及門哭入升自西階哭於廳事婦人先入哭於室

遂詣靈座前哭

儀節 就位哭焚香 鞠躬拜興拜興執事者酌酒 跪獻酒凡二讀祝文 俯伏興拜興凡二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曰痛惟尊靈奄忽棄捐既失厝某處之源敬奉神主歸於靈筵朝夕奉祀罔致弗虔伏惟 靈德俯鑒謹告

有弔者拜之如初

凡五服內男子及親友之厚者既歸待反哭各分先後而復弔

朔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合葬

白虎通曰合葬所以同夫婦之道也陳亭問合塟夫婦之位朱子曰某初塟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考禮是如何又問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否朱子曰祭而以西爲上則塟時亦當如此方是愚按世俗循習已久凡塟皆男左女右一家忽然知此行之數世之後安知子孫不悞以考爲妣乎且今制祭祀悉行左昭右穆之序故合塟亦當從朱子塟則夫人之例也

所識者塟後行弔

已所知識之人已塟而後往弔則先哭於其家而後之墓蓋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



按陳奉明曰墓之葬以造立爲始祖註謂從他國墓於此沒則子孫始造塋而塟者其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後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居左而繼居右以下則左右以次祔皆同○子孫不別嫡庶皆以年齒列昭穆尊卑也○曾玄而下左右祔以其班也昭倒左穆倒右貴近尊也北首諸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禮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比妻穴迫塟尺許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出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塟義絕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居成人之十有六爲父之道也中下之殤塟祖後示未成人也庠不以齒不期天也加穴弟先兄不類兄○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塟祖北之北之北○祖北不塟避其正也塟後者皆南首惡其北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穴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塟以恩終也

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逮屬宗法之遺意也爲子孫而葬其親苟卉貧之途遠不耐於祖與祖而不以其倫則親死者爲不拘矣其如焚尸沉首委之烏鳶孰不可忍也尚向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士庶逆葬不以禮編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免矣夫

## 喪禮

### 虞祭

虞安也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也三祭以安之或謂虞度其神氣之所不安以安之也行於葬之日中或葬遠不能日中者則以不忍一日離親也若出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按所館行禮恐惱他人宅今未之有寬敞及哭盡於他宅俗人所忌須預先用遠堪借一差處寬可行禮以爲簡便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已晚不暇餘畧潔潔可也

執事者陳器



設盥盤帨巾二副於西階之東西南上在東者設架在西者無架若所館行禮則不必備但得一所也又以架盛酒瓶在靈座東南置卓子一張在瓶架之東盛酒注及盤盞又設火爐湯瓶在靈座西南置卓子一張在火爐之西盛祝版又於靈座前正中設香案一張陳香爐燭臺下設茅沙盤具饌

於靈座前卓子上近靈前一行設盞節當中也內設酒盞在匙筯西諸碟在東羹在醋碟西次二行以俟行禮時進饌次三行設蔬菜麵餅次四行設果實又於卓子前置一卓以盛牲俎若倉卒之際從俗所設卓面似亦爾便況乃死者平生所用彼亦得事死如事生之意

祝出神主於座主人以下皆入哭

主人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爲行列重服者居前輕服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女處西東上遞行以長幼爲序侍者在後

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祝啓門主人以下哭辭神

儀節 通贊唱 序立 出主祝啓與出主祝重者在前輕者在後男女西以長幼爲序今擬用禮生二人一通贊一引贊其說具祭禮 舉哀 哀止 通贊唱 盥洗 詣靈座前 焚香 鞠躬拜興 平身 降神執事者二人皆洗手一人開酒瓶於注跪主人西向立一人取卓子盤盞授之東面立跪主人事者二人舉主人跪執注者以注授主人主人受注執之斟酒於執事所捧之盞執者以注授執事者 酹酒 主人左手取盤盞右手執盞傾於茅沙上訖以盤盞授執事者 俯伏興



平身少退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復位通 祭神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進饌祝以魚肉炙肝大羹食進列於靈前卓子上次上行進饌者初獻禮主人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盞盞立主人之右主人斟酒於盞中訖反引詣靈座前主人詣靈前跪注於卓子上 跪 主人跪 祭酒 執事者跪進酒盞主人受之盞傾於茅沙上 奠酒 執事者受盞置靈座前 俯伏興平身 退桌跪通 主人以下皆跪引讀祝 祝執板立主人之右向西讀之 俯伏興平身少退通 哀 哀主人以下皆哭 哀止引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復位通 亞獻禮 引詣靈座前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

凡二平身若主婦行禮不跪不俯伏立頃酒於地四拜復位通終獻禮引

詣靈座前跪祭酒奠酒俯伏興拜興凡二平身復位通侑食子第一人執注就添盞中酒主人以下皆出主人立於門東西向阜幼立西東向阜幼婦女在後重行北上尊長立於他所俱肅靜以俟

闔門執事者閉門無祝噫歆作歆聲者三啓門開乃門扉復位于人以下復舊位點茶執事者進茶告利成立祝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利成辭神主人以下皆拜舉哀且哭鞠躬拜興平身哀止焚祝納主撤饌禮畢若路遠於所館行禮恐不能備可略去闔門啓門噫歆告利成四節



祝文式

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孤子某敢告於外祖某官府君某封孺人母某封孺人母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獻性柔毛柔盛庶品哀薦歲事尚享

祝埋魂帛

祝取魂帛神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若路遠於所館行之必須三虞後至家埋之今世有埋於墻中者說見前差役

賓以土條下

朝夕奠朝夕哭哀至哭如初

按三日復墓古禮三日復墓今未之聞但是俗行之久矣亦有思慕之情在焉無害於禮從之可也

遇柔日再虞

乙丁己辛癸為柔日前期一日陳器具饌風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若墓遠亦於所館行之儀節並同初虞祝文亦同但改初為再祔為虞

遇剛日三虞

甲丙戊庚壬為剛日若墓遠途中遇剛日且缺須至家乃行之儀節同前○若初虞未埋魂帛至是祭埋之祝文改再虞為三虞虞事為成事

日再哭

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



並同虞祭惟更玄酒祔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惟更取井花水充玄酒

質明祝出主同初虞

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主人主婦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儀節遞序立至禮畢俱同初虞祭下祝文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為卒哭哀哀為成事下云來日卒哭於顯考某官府君尚饗餘並同前○顯考亡者之考也舊禮告禮考今改為顯考者說見後祔祭下○朱子曰虞祭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蓋得禮意

遠葬不可速卒哭人有家貧家以能設不待三月而即葬者速葬則

速虞但卒哭必俟三月葬虞以安神非可緩者卒哭則節哀變食易寢處焉不三月則於禮爲不及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

主人兄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祔

朱子曰古者廟有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於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愚謂今太廟之制左昭右穆與古制同則告祔當如古禮告祖品官庶人祠堂之制四龕並列一有遷遷則祧其高祖而曾祖入高祖之故室祖入曾祖之故室兩入祖之故室空其禰之故室以俟新者當從朱子之意告禰爲是故祝文改爲顯考見卒哭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撤即陳器具饌



陳器於祠堂若是祠堂狹則設於廳事或便所隨宜祔父則設父之考妣二位當中南向設亡者位在其東西向若祔母則惟設妣一位亡者一位具饌每位一卓又於香案裡置一卓上盛牲俎設酒瓶立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盛新毛若在他所則設二卓在西階上一盛考妣一盛新主櫝○雜記云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註云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可以及尊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

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前

主人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靈座前哭盡哀止○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爲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禮註云祔於祖廟宜使尊者主之

詣祠堂奉神主出置於座

儀節 主人兄弟既於詣祠堂于人以下皆往啓櫝祝就啓祠堂所祔之考妣櫝請主就座出其主置所設考妣位上若行禮於他所則跪告曰請主詣某所乃捧其櫝以行至置西階卓子上然後啓櫝請主就座○若非宗子就家設位以祭祭說則除之

還奉新主入祠堂置於座

儀節 主人以下自祠堂還至靈座前舉哀祝奉新主詣祠堂若廳事則曰詣廳事祝奉櫝以行主人以下哭從男由右女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至哀止祝乃以櫝置西階卓子上啓櫝請新主就座出主置於所設亡者位上○若非宗子惟喪主主婦還迎



叙立參神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祝奉主還故處

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祭其奉迎新主惟喪主及喪主婦行之序立之時宗子宗婦分立於兩階下喪主立宗子之右喪主婦立宗婦之左尊則少前卑則少後禮分三次行宗子行初獻讀祝文喪主行亞獻宗婦行終獻俱不讀祝文中隨宗子所誦若亡者於宗子卑幼則宗子於亡者不拜新主還靈座時喪主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哀盡則止○若宗子自爲喪主則主婦行亞獻親賓行終獻○若喪主與宗子異居則宗子爲告於祖就其家以紙爲位而祭祭畢焚之

儀節 通 序立 參神 鞠躬拜興 四 平身 降神

引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

拜興凡二平身　進饌　初獻禮引詣顯考神位前亡者跪　祭酒　奠酒　俯伏拜興凡二平身如母詣顯妣神位前仍同通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執版立于人左東向讀畢　主人獨拜引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詣先考神位前此即亡者母則云妣後倣此跪　祭酒　奠酒　俯伏拜興凡二平身通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如前　主人獨拜引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復位通亞獻禮其儀一如初獻通終獻禮一如亞獻侑食執事者通斟滿盞　主人以下俱出闔門　祝噫歆啓門　主人以下復位　主婦點茶　告利成祝立西階上東向曰



利成辭神　鞠躬拜興凡四平身　焚祝文　納主祝先納考妣於龕中次納亡者奉新主返靈座神主於西階卓子上俱匣之　主人以下哭從　舉哀主人座中哀止　禮畢禮者行於廳事則改納主云奉神主返祠堂主人送至祠堂納主訖後回西階卓子上奉新主

告考祝文式

祥父祥母歲次月朔日辰孝孫某謹以潔牲柔毛庶羞醴酒適於顯祖考某官臧府君尚饗

顯祖妣某封某氏尚饗

告妣祝文式

祥母祥年歲次以下至適於皇同

顯祖妣某封某氏尚饗

告亡者式

祥年歲次月朔王禮齊同前下云哀薦祥事於先考某官府君日月先妣某封某氏適於

顯祖考某官府君母曰顯妣某封某氏尚饗

新增告亡祝文式

祥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於顯考某官府君日月不君奄及卒哭呼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饈哀薦成事來日告祔於祖考某官府君尚饗

新喪中元儀節

就位哀焚香　鞠躬四拜興平身　行初獻禮執事者酌酒　跪獻饌讀祝文奠靈曰泣血執喪孝思罔巷日月不居中元甫至復悲逝者之如斯難報昊天之罔極號拜靈筵特陳薄祭終身之慕無窮風木之悲何已精爽酒生乞垂鑒格尚饗俯伏興平身　行亞獻禮同前行終獻禮同前振饌　辭神　鞠躬四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新喪歲除祝文

痛惟某親奄棄塵區日月流邁忽值歲除念罔極以難酬慨音容而莫覩薄祭具陳不勝號哀



奠靈如上乞垂歆顧　尚饗　儀節同上

奠靈前日去年今日獨處靈筵今年今日望拜靈筵懷思罔極抱憾終天

祝願葬葬盡哀言謹告

本身生辰祝文

不肖托有於今日者伏訊之功吾父母誕生乎不肖者正此之日俄喪今我食我衣疾痛今我撫我抑百計調護撫長成立覆育之德難酬劬勞之恩罔極慨吾父母之不有徒延悔以何及薄祭肅陳尊靈來和元吉謹告

小祥前吉也此日以練布為冠服又謂之練祭古小祥者不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後翻易初忌謂親亡之日也有故火不葬者當祭不祭詳見大祥後者已除服者來與祭皆服素衣

葬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

前期一日主人以下陳器具饌

主人率衆丈夫酒掃祿濯主婦率婦女滌釜鼎具祭饌

設次陳練服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裳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去腰絰應服菲者改去服服酒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綺紅紫○按家禮於設次陳練服下既曰男子以練服爲冠而不言冠之制又曰去首絰負版辟領裳而不言別有所製今考之檀書練漚熟絲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爲冠服故謂之練焉古人因其所服遂以爲小祥之稱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布縫註謂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與小祥別有冠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則服祥功衰雜記亦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註謂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則小祥別有



衰明矣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練葛屨帶繩屨註練衣中衣之表裏者也葛屨帶用葛爲腰絰也繩屨用麻繩爲屨又喪小記曰練杖繩屨腰絰杖繩屨今疑冠別爲練其制繩武綴於衣一如衰冠但用稍麄熟布爲之其服制上衰下裳一如大功衰服而布用稍麄熟麻布爲之不用負版適衰絰用葛爲之麻屨用麻繩爲之父杖用竹母杖用桐如故○又按溫公書儀製男子小祥練服婦人及擬婦人服制亦用稍麄麻布爲之謂稱練之名

厥明夙興設蔬果陳饌如卒哭同

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

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皆如卒哭之儀祝出神主主人以下舉哀哭如卒哭儀就次易服畢各具新服序立舉哀上降神酌就獻祝獻終獻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尺與夜處小心長忌不脩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柔盛醴齊薦此常事伏惟靈德俯鑒哀尤尚饗

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始食菜果

皆如卒哭之儀

當祭布重喪鞋襪

父母之喪將行小祥之祭適有異居期功緦麻之喪則待殯訖乃祭若同居之喪雖卑賤者亦待葬後乃祭蓋以吉凶不可相干也

妻喪踰期主祭

武問妻喪踰期何人主祭朱子曰此未有及但可馬氏大祥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純用吉服須如平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大祥第二忌日也

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如小祥

設次陳禫服

司馬溫公曰大夫垂腳幞頭麻布衫布裏角帶束祥間假以出謁者婦人則褙假髻以鵞黃青碧皂白爲衣履用金線織結不可用按說文鬢髮之飾擬有官者用白淡青黑色今世無垂腳幞頭之制擬有官者用白布裹幅白布盤領袍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直領衣布帶婦人純用素衣復

## 告遷於祠堂

陳器如通禮朔日儀別設一卓於其東置淨水粉盞刷子筆硯於其上

**儀節** 序立 主人詣祠堂前 盥洗 啓櫝 出主 參神 鞠躬四拜 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凡二 平身 斟酒主人執注遍斟酒盞中畢少退立 主婦點茶茶畢與主人並立 鞠躬拜興凡二 平身 主婦復位主人不動 跪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祝跪讀之 俯伏興拜興凡二 平身 請主主人進奉主於卓子上執事者洗其當改字洮塗以粉俟乾其親盡者以紙家暫置卓子上 題主命善書者改題始祖考妣高祖考妣為曾祖考妣為祖題畢 遷主主人奉其主遷而西虛一龕以俟其新主少退立 鞠躬拜興凡二 平身 復位 辭神 鞠躬拜興凡四 平身 焚祝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某官府君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某氏某封
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屆禮當遷主入廟某
官府君某氏某封親盡神主當祧某官府君某氏
某封神主改題為高祖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為祖
改題為曾祖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為祖
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尚饗
按祝文神主止書官封稱呼而不書高曾祖考妣
者是時高祖親盡曾祖祧
考妣神主未改題故也

父在祔母
按喪禮小記父母偕喪則先葬母而不虞祔以待父喪畢而後祔今擬若父先死則用此告遷儀節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為喪主惟祔於祖母之櫝不必告遷也待父死之後然後用此儀節造遷而施祝文大祥已前下添入及先妣某封某氏先亡祔於祖妣於禮當遷主入廟之上

父亡祔母
按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文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先考僉享不勝感愴僉同

##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畢祝奉主入於祠堂

**儀節** 序立以下至辭神並同小祥惟辭神後添舉哀 焚祝文 祝奉新主入祠堂 主人以下哭從至祠堂安神主於櫝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大祥除靈祝文
痛惟某親九原杳隔徒居哀痓之喪莫報劬勞之德歲律再更靈筵告撤告請神主祔於祠堂陳薦祭以告謂之尊靈而歆格啓我後人益錫世澤尚享

## 撤靈座斷杖棄之屏處

久不葬者不祭
孝子或有事故過期不葬其親者中門練祥日期以尸柩尚存不可行祭除服要於夫訃於祖父母亦然至葬畢虞祭卒哭祔後始與練祥二祭然須兩次行之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日練祭則大月祥祭自期以下者皆如前除之猶必收藏其服至葬時服之以送及虞祔除

## 奉遷主埋於墓側

補祥祭後陳器具饌如朔日之儀用卓子陳廳事上質明主人奉安親盡之主於卓子上祭畢執事者用盤盛主捧之主人自送至墓側埋之而回儀節序立祭神鞠躬四拜興平身降神詣先詣香案前跪拜興平身主人斟酒畢上香主婦點茶畢並立鞠躬二拜興平身復位跪讀祝辭神鞠躬四拜興平身復位焚祝文送主埋主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玄孫某敢昭告於五世祖考某官府君姓某氏某封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謹以果酒百拜告辭尚饗

夫爲妻祥禫祭

問平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何如未予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



素服如平服但改其祝辭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禫潛潛平安之禫意祭者也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

中月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七月新補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何以二十七箇月從吉周氏曰謂周喪制將死比生所以定二十七箇月如人於子年十二月三日生至丑年正月一日便是兩歲至十二月三日方是周年便稱所生兒二歲實數止十三箇月爲二歲也如人於子年十二月三日死則丑年正月一日是經二年也至十二月三日爲之初周是死十三箇月爲小祥至寅年正月一日經三歲至十三月三日爲大祥實二十五箇月服除而猶服兩月者是未盡孝子之義故服二十七箇月也孔子曰喪不過三年此之謂也

前一月下旬卜日

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盒玟盤子於其上儀節主人具素服於祠堂門外西向兄弟以下次之子孫炷香薰玟主人鞠躬玟祝辭曰來月某日祇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尚享卜玟擲珓於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卜中旬又不吉卜下旬又不吉卜忌日既得吉

詣先考神位前鞠躬拜興二平身跪焚香告辭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在位者皆拜鞠躬拜興二平身禮畢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



設神位於靈座故處條如大祥儀設卓子一於西階上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儀節主人以下俱素服詣祠堂焚香跪告辭曰孝子某將祇薦禫祭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俯伏興拜興平身奉主就位祝孫以下出主櫝焚香序立盥洗又至辭神禫祭鞠躬四拜興哀止焚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子某謹以清酌庶羞顯考某官府君神主曰初喪之日哀號擗踊罔極難酬哀慕不已荼毒三年苦塊茫茫世間極制禫今日以免喪備菲儀而告祭風木之感享言盡意伏乞鑒歆永垂福庇尚享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此條舊在大祥下今移此按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酒始飲酒者先飯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大祥居復寢禫而床由是觀之則禫滿未可以食肉飲酒惟飲醴食脯而已又況大祥乎今擬禫後始飲淡酒食乾肉大祥後禫後寢主是乃卧床庶幾得禮之意

改葬 家禮無改葬今采集禮補入○疏曰墳墓以他故或崩壞改設之如葬時也

將改葬先擇地之可葬者 治棺制服 子為父妻為夫緦麻餘皆素服布巾 具斂床布絞衾衣 俱如大斂義 治葬具 大轝竹格功布幃幕類之 擇日開塋域 祠土地 遂穿壙 作灰隔皆如始葬之儀

祠土地



儀節 行禮者以主人主之告者吉服告 就位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跪 上香 斟酒 執事者一人取酒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酹酒 取盞傾少許於神位前 獻酒 復斟酒置神位前 俯伏興少退立 讀祝 祝執板跪於告者之左而讀之 復位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 維幾年歲次干支某月朔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告於 土地之神今為某親某官姓名宅兆不利將改葬於此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於神尚饗

前期一日告於祠堂

儀節 男左女右啓櫝出主出所當遷塋之主參神參拜鞠躬四拜興平身 降神 主人盥洗 詣香案前跪 上香酹酒盡傾茅沙上 俯伏入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斟酒 主婦點茶畢二人 俱拜鞠躬二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主人不動跪主人以下皆跪告辭曰茲以某考妣體魄托非其地恐有意外之患驚動先靈不勝憂懼謹卜以是月某日改葬於某所敢告 俯伏興平身主人獨拜鞠躬二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 禮畢

執事者於舊墓所張白布幕 闔戶向南布席其下 為男女位次 厥明內外諸親皆至各就次主人服緦麻餘皆素服



男于墓東西向婦人墓西東向俱北上婦女蔽以布幃 祝祠土地祝文 祝詣前茲有某親某官卜宅茲地恐有他患將啓窆遷於他所謹以清酌脯醢祇薦於神尚饗 啓墓

儀節 序立 舉哀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諸墓前跪 焚香 酹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祝噫嘻三聲 祝告曰某官某人塟於茲地歲月既久體魄不寧今將改塋伏惟尊靈不震不驚 舉哀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改遷塋起墳昭告殯 禮畢

某親之柩痛惟某親沓隔重泉地位不吉寸心懸懸用卜吉兆某山之原茲啓柩物陳告聞明當遷柩靈其安祔謹告

役者開墳 俟開墳訖內外各就哭如初 役者舉棺出置於幕下席上 男女俱哭從於男東女西 祝以功布拭棺覆以衾 增啓棺告語 尊靈遷葬原塋某處地席不乎心切茶毒茲卜宅

光某處之原諱奉 靈柩特申安厝注告
聞伏惟 故顧載道安居勿驚勿怖謹告

洗設奠於柩前用桌子上置香盞盞上置香
盧及設盞米飯食如常儀

儀節 主人以下就 朝二拜興平身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平身

役者舁新柩於幙門外向遂諸幕所以綿衾置柩中
執事者設斂床於新柩之西床上施薦褥上鋪布
被被上加衣如不易棺則不設床 執事者開棺舉尸置於斂床遂斂
如大斂之儀

儀節 侍者洗手 舁尸置於斂床 安於布被上用帛絲絡裹
之 結絞 先結直者入棺子孫婦女共後結橫者 收斂 收絡衣之四裔



蓋棺 召匠加釘者仍費以衾 舉哀 主人至婦憑哭盡哀 撤去舊奠
遷柩舉轝 祝告曰 今日遷柩就轝敢告乃設奠如常儀

儀節 就位 舉哀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 靈輀載駕往即新宅 俯伏興平身 鞠躬二拜興平
發引 上加竹 男女哭從如始葬發引之儀未至執事者
先設靈幄靈座 在墓南西南向有椅桌 爲男女各哭婦人設以男左女右
柩至 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南幃行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 主人男女各就位哭
男東女西北向而哭
乃窆

儀節 橫杠執事者先用木杠橫放圹上主人輟哭下棺加灰隔內外益實以土一如始之儀
祔土地 墓左 儀節如常儀
祝文前曰 維 同今爲某官建茲宅兆神其后同

既窆就幙所靈座前行虞祭如初虞儀
儀節 序立 舉哀 哀止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平身
平身 復位 獻饌 獻饌 祭酒 奠酒 亞獻 獻饌 獻饌 祭酒 奠酒 俯伏興二拜興平身 終獻 獻饌 獻饌 祭酒 奠酒 俯伏興二拜興平身 焚
祝文 祝文維 年歲次月朔日辰某親某敢昭告於
某親某官府君新改幽宅禮畢終虞風夜靡
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饈祈薦虞事尚饗



祭畢撤靈座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緦麻服素服而
還

告於祠堂
儀節 輟鞠 緦麻 服孝孫某今以其親某官謚號 葬
其地已於今月某日改葬於某所事畢敢告 謝 並
返葬儀 或將式仕千里之外子所安將問塋
其地今有力返葬敢稱不忘本也

出外死者初終至哭奠其儀節皆如前 其禮前 製喪
具 人植後即作大舉竹旌功布及 具司具其餘明器等物至家始備 告啓期 期定行期預先告
於死者之僚友
及素相往來者
啓行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儀節 就位哭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擇以某日遷柩就轝將還故鄉敢告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哭 拜四拜興 禮畢

親[illegible]奠如前儀 陳器若即日啓行不用此若在官故者宜如前陳器行至水次或十里長亭方斂之

厥明因朝奠告以遷柩就轝

儀節 是日晨役夫納大轝於庭脫杠上橫扃 就位各具服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日遷柩就轝敢告 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哭拜 撤靈座 遷柩轝役夫齊用手舉柩底以遷之既就乃載柩於轝施扃加楔以維之用極平實並備油單包裹 主人



視載主人從柩哭降視其載柩於轝

發引男左女右隨柩後行陸行至無人處乃乘馬舟行則至水次登舟

設奠登舟則設靈座置銘旌朝夕哭奠如儀陸行則途次遇食時上奠

迎柩未至家前一日預遣人無知在家者急於去家十里便處設幄具奠以待至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主幄次哭

迎柩至暫駐壙儀節 就位有服者以服爲序次舉哀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靈輛遠歸將至家親屬來迎敢告俯伏興平身 拜興凡二

主人以下男女步哭從男左女右隨柩後行如儀

柩至家若死者乃宗子或尊屬則由中門以入安柩於中堂若非宗子尊屬各隨便門而入安於其所居若居城中門禁不許入者則先設次於郭外便安之處○按世俗出喪多不由門往往別折墻壁以出有旅殯者多拘於忌諱雖宗子尊屬亦不許由中門以入安於室中吁生時所出入居處之處其死也乃不容其居孝子之心安乎

儀節 就位有服者各服其服哭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靈輛遠歸至家敢告俯伏興平身 舉哀 拜興凡四

相弔卑者皆向尊者前相向跪哭如成服儀



受人弔如奔喪儀

自後朝夕哭奠 治喪 發引 虞祔儀節皆如常儀

重刻丘文莊家禮儀節卷之七終

# 重刻丘文莊家禮儀節卷之八

## 祭禮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猶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 四時祭

吳徵曰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爲一時一歲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祭也○司馬溫公曰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朱子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猪也世人無常牲春薦韭以卵夏薦麥以魚秋薦黍以豚冬薦稻以鴈取其物之相宜凡庶饈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爲羞也今人鮮用牲唯設庶饈而已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



孟月下旬擇仲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是日設香案於祠堂中門外西向設香爐香盒环珓盥盤

〔儀節〕主人盛服立祠堂中門外西向

序立 兄弟立其南少退子孫立其後重行西向北上

主人立香案前 焚香 薰珓於其上

祝辭曰 某將以來月某日諏此歲事適其祖考尙饗

用筮 卜中旬之日不吉則用下旬

是日既吉則開中門主人以下皆轉於北門立如朔望之位若不用卜可去以上儀節只留序立

鞠躬拜興拜興凡二 平身 主人詣香案前跪 焚告 俯伏興拜興凡二 平身 用子弟一人爲祝執詞跪於主人之左 告祭期

祝曰 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歲事於祖考既得日敢告 俯伏興拜興凡二 平身 復位 主人以下 鞠躬拜興凡二 平身 祝闔門畢主人以下復西向立執事者立於門西東面北上

執事者訓戒 祝立主人右命 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歲事於祖考有司備 執事者齊應

曰諾 乃退○按朱子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虞司馬溫公云只用分至亦可今擬若止用分至宜先於前一月主人詣祠堂告祭期

### 具脩

今人家貧富不同不能皆立祠堂置祭田備祭器具牲醴粢盛等物臨時措辦實難況禮久廢行者頗少不人人能也苟非先事備物致用講明演習則其臨時失誤也必多矣今擬合用之器合備之物合用之人於後使行禮之家先期置辦貨借況請庶不至失誤

合用之器 椅正位每位二張祔位隨用亦可 卓子正面共四張祔位用二張



其餘雜用者隨備 碟子每卓二十個又量用少 者以盛鹽醋之類 碗量多少用 爵每主三 個無則以鍾子代 湯羹兩祔位用 酒注 酒 樽玄酒樽受之 盤 餽盤用以盛饌者 匙 筯 茶匜 盤 牲脯 盤 有大件則用之 火爐 湯 瓶托盤 香案 帨巾二付一 有羹架 無 門則用之 茅沙 酥緜 匕 香爐并匙 香盒 燭臺 牽盤 茅 牲或羊藤 紙旛瓶及祝版

合備之物 酒代之或 家或雞鵞鴨 醴酒無則用 果 菜 醬 醋 鹽 麪 米 粉 茶 柴 魚 脯 醢 楮錢

合用之人 禮生祝讀執事者○按書儀祭禮註引開元禮有設贊唱者位西南西向之文況今禮廢之後儀文曲折行者不無參錯今擬用引贊一人通贊一人擇子弟或親朋能者爲之先期演習庶行禮之際不至差矣

前期三日齋戒

主人帥衆丈夫致齋於外主婦帥衆婦女致齋於內沐浴更衣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問病聽樂凡鹵穢之事皆不得與○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又曰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按此雖諸侯之禮由是推之則士庶之家亦然可知矣○祭義註云致齋於內所以愼其心思其居處之類是已散齋於外所以防其物不飲酒之類是已

前一日設位

主人帥衆丈夫及執事者洒掃正寢洗拭椅桌設高祖考妣位於堂之中東曾祖考妣位於堂之中西祖考妣位於堂之西俱考左妣右世各爲位不相連屬每位則二椅一桌而合之桌下置茅沙祔位兩序相向尊居東

時祭行禮圖

顯祖考 顯祖妣 高祖考 高祖妣 曾祖考 曾祖妣 顯考 顯妣

陳饌 陳牲 茅沙 祭列 主人 引饌 一人 盥洗 盤盞 茶 東升 陳饌桌 位立 就列 合位 祭獻 陪分 以下次 列葷 序次 位立 就列 位立 陪分 以下次 祭獻 列葷 序次 位立 就列 位立 撤饌所 西降 祝 香 主婦位 主人位 盥無架 盤有架 悅巾 悅巾 樂所 奏樂 噫歆位

按祭圖須祠堂寬廠者可行狹者奉神主就出正寢而祭如未立祠堂者可隨時用紙書高曾祖考并祔位之主就於本家正廳致祭行禮畢焚之亦不必拘無祠堂而廢奉先之禮有不立主之家同

陳器

於堂中間川一卓爲香案上置香爐香盒燭臺下置茅沙又於香案之東南階上設玄酒架大設酒架別設卓于於酒架東上盛酒注盤及受胙盤又於香案之西南階上置火爐湯瓶香匙火筯又設卓子於火爐西上盛祝版又於東階上設盥洗悅巾二一有架一無架又設陳饌大卓於其東

省牲

若用猪羊前期一日午後設香案於堂兩階間令執事者牽牲於案前主人盛牲以盞酒各澆遍牢之

儀節 主人帥衆丈夫詣省牲所殺省牲畢



滌器 主婦帥衆婦女滌祭器滌釜鼎

具饌 主婦帥衆婦女具祭饌每位果六品菜蔬腌醢每位各三品肉魚餅頭羔每位各一樣羹飯每位各一碗肉每位各二串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爲猫犬鼠所污如天道炎熱可半夜起具之○內則曰女子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以下及執事者俱詣祭所飯樣每卓分爲四行近主邊一行中置飯羹醢樣列其東空其西以俟奠酒爵爵之東設飯酷樣之西設羹炙二行空以俟行禮時進饌列炙肝魚肉米麪食之類次三行設脯醢蔬菜相間而陳次四行設果品有牲又於卓前置一卓子以盛牲俎無則否○取井花

水為玄酒盛以小瓶及酒瓶俱安架上熾炭於爐以炙肝肉實木於瓶以點茶主婦帥衆婦女炊爨祭饌皆令極熱各用盒子盛出置東階下大卓上其酒亦令溫熱○按家禮所具之饌亦非三代以前之禮只是當時所用之物耳今世俗奠會用卓而且吾先祖平生所用皆若欲從簡用之亦可今擬每卓用按酒楪五茶食果菜蔬楪各五椒鹽醋楪是筋各一羹米麪食之類皆預為之備臨祭先創楪擺卓炊蒸飯食調羹溫酒每一獻進羹飯一次如世俗宴會之禮似亦庶幾事死如事生之意

質明奉主就位

儀節是日主人主婦詣門盥洗啓櫝執事者啓櫝出主焚香告辭曰孝孫某今仲某之月有事於高曾祖考妣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俯伏興平身執事者以



魂帛藏櫝奉主就位主人孫鞠躬跪奉主於桌上盛服各盥洗奉主入祠堂行禮至日晴晨主人以下盛服各盥洗奉主入祠堂露主主人主婦降階入位序立皆如祠堂朔望之儀

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納主

儀節通序立主人以下序立如圖位參神鞠躬拜興四平身降神執事者斟酒取茅沃地引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酒酒盞一人跪於主人之左進盞盞主人受之一人跪於主人之右執匜盞酒於盞斟畢二人俱起主人左手執盞盞傾茅沃地俯伏興拜興二平身復位通進饌主人升主婦從執事者一人以盤盛饌內一人以盤盛米麪食

一人以盤奉羹飯主人主婦升執事者逐一自進子弟進祔位畢初獻禮主人升執事者注酒於盞每位各一人捧盞發之亞獻終獻同引詣高祖考妣神位前跪祭酒頭少許於奠酒執事者受之置茅沃地奠酒高祖考主前俯伏興平身詣曾祖考妣神位前跪祭酒奠酒高祖考妣饌位前跪祭酒奠酒祭酒奠酒祭酒奠酒如高祖考妣饌俯伏興平身詣祖考妣神位前跪祭酒奠酒如曾祖考妣饌俯伏興平身詣考妣神位前跪祭酒奠酒祭酒奠酒如祖考妣饌俯伏興平身引詣讀祝位跪通主人以下皆



跪讀祝祝取版跪主人之左讀之畢起俯伏興拜興二平身引復位通分獻兄弟之長者分獻祔位奉饌執事者以盤盛所奠之卑幼進祔位○每一獻畢執事者以他器取酒及饌置盞故處亞獻禮引盥洗主人再行則下用此句詣高祖考妣神位前如初獻行禮詣曾祖考妣神位前如初獻行禮詣祖考妣神位前如初獻行禮詣考妣神位前如初獻行禮復位通分獻祔位奉饌主人亞獻則諸婦之長者遞位進炙肉若主人或其兄弟之長者行則次長者進之終獻禮引詣高祖考妣神位前禮如初獻詣曾祖考妣神位前禮如初獻詣祖考妣神位前禮如初獻詣考妣神位前禮如初獻復位通分獻奉

餕如亞獻禮引俯食主人執匙匕遍與諸位前俱滿主婦進匙匕俱退分立香案前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復位過主人以下皆出 闔門無門則垂簾幕男左女右俱少休食傾 祝噫歆祝當門北向作歆聲者三 啓門主人以下各復位 獻茶主人主婦進茶於四分祔位 飲福受胙引詣飲福位執事者設席於香案前主人就席北面立 跪祝取酒盞於高祖前諸主人之右跪主人亦跪 受酒祝以盞授主人 祭酒傾少許於地 啐酒各少許以盤子盞請諸人之左過 嘏辭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



置酒席前地上引俯伏興拜興凡二平身 跪 受胙祝以胙授主人主人受飯嘗之實於左袂掛袂於季指 卒飲取所置酒卒飲之以盞及飯受執事者 俯伏興拜興凡二平身主人退立於東階上西向祝立於西階上東向過告利成祝曰利成在位者皆拜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主人不拜引復位過辭神 鞠躬拜興凡四平身 焚祝文祝者捧文替於中庭執事者積柴焚之主人稍身視焚訖 送主主人主婦皆升奉納之 撤饌 禮畢隱歆利成解見七卷虞祭下

按獻禮儀節不盡用家禮本註蓋祭用朝見頒胙祭神儀註庶幾簡易可行

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郊特牲注云蕭蒿草也取蒿及牲之脂膏合黍稷面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是以氣而求陰陽也此蓋諸侯之禮而後世焚香祭酒實取此義○或問酹酒少傾盡傾馮氏曰香案前茅沃乃降神之茅沃酒當傾盡注位前茅沃乃主人代神祭者酒宜少傾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飲代之也或問束茅聚沃是聚沃於地擁任茅束否曰然曰用茅何義也曰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用茅縮酌郊特牲註云縮酌用茅謂醴濁用茅以泲之也曰今俗用茅三束盞載以酹何歟曰程子謂降神酹酒必澆於地家禮亦同但與代祭澆酒多寡不同耳未聞用盞也王劉章補註祭初祼條始有茅盞用蒲蓋廣一尺或黑漆小盞載茅八寸餘作束束以紅立於盞內劉必有考但不註於時祭各條又恐止宜初祖不取據也莫若降神則澆於地代祭則澆於盞未知可否曰茅用一束或用三束何也曰按初獻條註用酒



三祭於茅束上三祭者謂三祖酒於茅上非三束茅也覺誤其數與無見他書約位一獻用酒三盞者尤非也○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奠酒則安置在此既獻則撤去今人以澆在地甚非也○按飲福受胙之禮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餕命親屬長幼分飲之可也

祝文式

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孝玄孫某官姓名敢昭告於

顯高祖考某官府君

顯高祖妣某封某氏

顯曾祖考某官府君

顯曾祖妣某封某氏

顯祖考某官府君

顯祖妣某封某氏

歲序流易時維仲春感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粢盛庶品祇薦歲事以

某親某官謝食

向饗神歡樂極。按家禮四代各一禰夫今併省之以從簡便

撤

主婦還監撤酒之在盞及注他器者皆入於巾櫛封之所謂福酒果蔬肉食並傳於燕器主婦監滌祭器而藏之

餕

是日主人監分祭胙遣一人分胙於親友一以餕親屬一以餕禮生子弟為之則不分如胙餘不足則益以他酒肉

儀節 祭畢主人主婦於堂中坐序立諸子諸婦並為一列男左女右立於階下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長者一人奉酒盞詣尊座前 當兩席間跪若子姪則坐受之弟則起而立 祝辭曰祝事既



成祖考嘉享伏惟尊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 祝畢以盞授執事者置於尊者之前 俯伏興平身復位 與衆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告諭 主人告諭曰祝事既成五福之慶與女曹共之 畢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然後衆丈夫餕於外衆婦女餕於內如世俗儀 謝禮生 弟子師衆男子而拜謝禮生禮生亦答拜仍以祭餘設席待之如常儀若子弟自為禮生則不必用此禮也○朱子曰夫祭有餕餕者乃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之禮是已○劉奬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始慎終也○楊氏復曰司馬公書儀曰禮祭祀既畢兄弟及畢逃相藏酬有無筆爵乃所以因其歲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今亦取此儀○

凡祭主當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者有疾則量助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王氏曰薦享之味貴乎新潔稱家有無太豐則近乎僭侈太儉則近乎迫隘若君子所不取惟豐儉適中可以常守禮有力則或一年或二年前期一日率之如饑致祭無力則庶饈否則市肆售之亦可人之貧富不同富者易為貧者難新者必拘牲牢品物必因此廢孝祀之禮甚不可也切不可厚自奉而薄其祖考成之戒之

當祭遭喪

按新死者卽朔奠薦新矣然祭禮儀則則告廟有新則薦廟與凡俗節有祭四時有祭吉凶相襲無乃有不可者朱子曰薦新告朔未葬可廢既葬可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又曰家堂頃年若致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雖皆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者以有人居喪哀麻之氏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心又起居言而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既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憑焉今人居喪與有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起居言語飲食與平日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有不安竊謂欲廢此義者但當自有所以居喪之禮無能始終一一合於典禮即廢祭無可疑者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未合禮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請日除至哭之後可以器饌在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持祭於几筵以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

元旦之祭 朝廷於元旦百官廟賀禮而孟春時享亦於朔日行之今擬有官者以文日行事 惟繼始祖之宗當祭○或問朱子以始祖之初祖祭朱子曰有無此例用先生以義起某當四也祭後來豐得割俗不敢祭今從之不為儀節

冬至祭始祖

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生故象其類而祭之

前期三日齋戒如前時祭之儀

前期一日設位

主人衆丈夫深衣帥執事者洒掃祠堂滌濯器具設神位於堂中間北壁下設屏風於後食床於前

陳器

設火爐於堂中設炊烹之具於東階下盥東炙具在其南束茅以下並同時祭主婦衆婦女背子帥執事者滌濯祭器潔釜鼎具果楪六盤三盂六小盤三盞盤匙筯各二脂盤一酒注酹酒盤盞一受胙盤匙一。按此本今用市祭器今恐私家或不能辦且用今器以從簡便神位用蒲薦加草席皆



有緣或用紫薦皆長五尺濶二尺有半屏風如枕屏之制足以圍席三面席床以版爲面長五尺濶三尺餘四圍亦以版高一尺二寸二寸之丁乃施版面皆黑漆

具饌

晡時殺牲主人親割毛血爲二盤首心肝肺爲一盤脂蹟以蒿爲一盤皆腸之左肝不用右肝前足爲三段脊爲三條后足爲三段去近竅一節不用凡十一體飯米一盂置於一盤蔬菜果各六品切肝一小盤切肉二小盤。國語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敬取以獻其爲齊敬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設玄酒瓶及酒瓶於架上酒注酌酒盞盞受胙盤匙各一於東階卓子上祝版及脂盤於西階卓子上匙筯各一於食床北端之東西相去二尺五寸盤盞各一於筯西果子在食床南端蔬在其北毛血腥盤肝肉等皆陳於階下饌床上米實階下炊具中十一體實烹具中以人爨而熟之盤一盂六置食床上

質明盛服就位如時禮儀

降神參神

主人盥升奉脂盤詣堂中爐前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有事於皇始祖考皇始祖妣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遂燎脂於爐炭上俯伏興少退立再拜執事者開酒主人跪酹如時祭之儀

進饌

主人升詣神位前執事者奉毛血腥肉以進主人受設之於蔬北西上執事者出熟肉置於盤奉以進主人受設之虀盤之東執事者以盂二盛飯又盂二盛太羹肉汁不和者又盂二盛鉶羹肉汁和



以菜者奉以進主人受設之飯在盛西太羹在盛東鉶羹在大羹東皆降復位

初獻

如時祭之儀但主人既俯伏興兄弟炙肝加鹽實於小盤以從祝辭曰維年歲月朔日孝孫姓名敢昭告於皇初祖考皇初祖妣今以仲冬陽至之始迺推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潔牲柔毛藥盛醴齊新薦歲事尚享

亞獻如時祭之儀但衆婦炙肉加鹽以從

終獻如時祭及上儀

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撤饌並如時祭之儀

增冬至祭祖墓祝文

第幾世孫某等敢昭告於

始祖考某官府君始祖妣某封孺人墓前曰今以冬至一陽之始追推報本禮不敢忘謹掃封塋曷勝感愴謹以清酌之儀祇薦歲事尚享謹告

## 先祖

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程子說也朱子作家禮多取溫公而此二祭則用程氏焉楊氏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朱子於小學書亦既載程子所言借曰家禮未成之書而小學則已成矣而不刪去之必有其說語錄又有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之說考禮禘為王者之祭祫則諸侯亦得行也則祫比禘為小矣朱子他日答或人書論祔及遷有取橫渠喪畢祫祭太廟祭畢還主迭遷之說則亦不以祫為非由是觀之則先祖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固不必行此



祭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席而祭恐難以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宜於立春之日中設先祖考妣位於中堂自先而下考左妣右分為兩列每年一行庶幾累世不分者得以萃聚群心總攝衆志敬宗睦族於悠久云

## 立春祭先祖

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秉其類而祭之○按家禮引程子謂祭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則自高祖以下四時常祭者不復與也今擬併高曾祖考祭之所以然者蓋專為合族以居者設也凡其子姓在序拜奔走之列者其祖考皆在焉不分近遠親疎皆合享於一堂合祭死者所以萃聚生者也

## 前三日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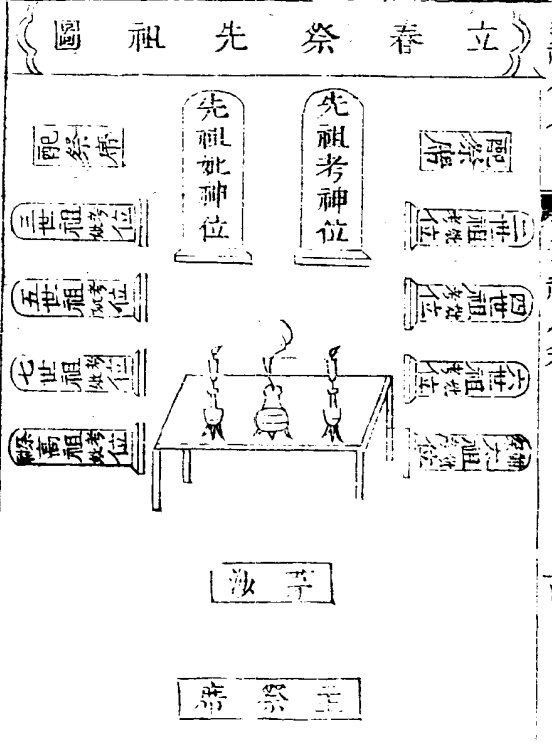
如祭初祖之儀

## 前一日設位陳器

是日主人衆丈夫帥執事者洒掃中堂設神位中用紙為牌如神主面上書某祖考某官府君某祖妣某封某氏高祖之父為五世祖推而上之為六世七世隨所知而書之或以始遷之祖或以起家之祖在高祖以前者一人為先祖設其位當中南向用屏障其後前設椅子椅前設卓子其餘祖考妣無主者作紙牌有主者至祭時請主凡同居合族之人有服及親未盡者是日皆合祭分為兩列左昭右穆相向以北為上每考妣前設一卓或多則每列各設長卓又於當中設一卓於香案之北近裏盛牲俎牲卓南設香案香案前列炭爐酒架火爐盥盆之類一如時祭之儀



立春祭先祖圖



陳器

先祖前卓子上陳設如時祭饌其餘兩列考妣共為一位每位酒盞一匙飯各二盞醋楪各二飯羹椀各二脯醢菜蔬楪共四魚肉楪各四果品楪各四牲肉盤一

其饌

晡時殺生主人先詣省牲所省牲殺訖親割毛血為一盤首心為一盤肝肺為一盤脂雜以敷蒿末為一盤無蒿用香末代之切肝兩小盤切肺兩小盤又用肉汁不和者為太羹肉汁和以菜為鉶羹皆用椀盛皆不煑熟牲全設盛以大盤按家禮本註牲體去右肝不用右肝分為十一體蓋用古禮也然家禮於祭器既用今器以從簡便則於此等處不必拘泥似亦無害今國朝祭祀牲體於正祭皆全用其於祔祭拜每逐位分設今擬從之



省牲

儀節 主人帥諸丈夫詣省牲所涖殺省牲 省牲畢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帥執事者設玄酒瓶及酒瓶於架上酒注酒盞盞受肝盤是勺各一於東階卓子上祝版及脂盤於西階卓子上毛血腥盤切肝肉皆陳於階下床上補主人將祭先請詣堂請主詣香案前跪上香告辭曰孫某敢以立春合祭先祖於正寢敢請高曾祖考妣同伸奠獻告畢主人以盤盛神主捧至中堂各隨次序列其他神主在別室者皆倣此告辭各隨所稱

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

儀節 通贊唱 序立主人以下凡同族者皆在男左女右世為一行降神引贊唱 盥洗 詣香案前 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 告辭曰孝孫某今以立春有事於先祖考某官府君先祖妣某封某氏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 燎脂主人以脂燎於爐炭上火起立 俯伏興拜凡二平身 復位

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 詣香案前 跪 酹酒如時祭儀

俯伏興拜凡二平身 復位 通參神主人以下皆拜 鞠躬拜興平身 進饌引詣先祖考妣神位前 進毛血

進腥肉執事者奉毛血腥肉盤主人受之設於蔬北西上 進熟肉執事者奉熟肉盤主人受之設於腥盤東 進飯執事者以飯奉進主人受之設酒盞西 進太



羹設在盞東 進炙羹設在太羹東 復位通 初獻禮引詣先祖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凡二平身 進肝凡弟奉肝兩小盤置卓子上 詣讀祝位 跪通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祝取版於主人之左讀之畢起 俯伏興拜凡二平身引復位通 分獻兄弟之長者分獻兩列逐位在酒盞中 亞獻禮引盥洗引有行禮者則贊此 詣先祖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凡二平身 進炙肉 復位通 分獻如初獻禮 終獻禮引盥洗別有行禮者則贊此 詣先祖考妣神位前 跪 祭

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凡二平身

進炙肉　復位通分獻如亞獻儀引侑食主人執爵遍斟諸位滿俱俱退分立香案前

主人以下皆出　闔門無門則垂簾僕男左女右俱少休食頃　祝噫歆祝當門北向作噫聲者三

啓門　主人以下各復位　獻茶主婦進茶於先祖諸婦分進兩列

飲福受胙　詣飲福位　跪

嘏辭曰與時祭同　飲福酒　受胙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主人起立於東階上西向告利成祝立於西階上東向曰利成引復位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通辭神　鞠躬拜興凡四平身　焚



祝文併取牌子焚之　送主　撤饌　禮畢

撤饌並同時祭

祝文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第幾世孫某等敢昭告於先祖考某官某號先祖妣某封某氏孺人今以立春生物之始追維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潔牲醴齊粢盛庶品祇薦歲事

二世祖考某官府君二世祖妣某封孺人烈妣醜蠃凡我宗親尚饗咸茲合食

禰

父廟曰禰禰迩也凡爲子皆得祭支子不得祭

季秋祭禰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

前一月下旬卜日若不卜則擇日於收成之後祭之

前三日齋戒一日設位陳器止合兩卓香案以下皆同

具饌止設二位若母存止設一位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時祭之儀

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如時祭於正寢之儀

儀節主人詣祠堂考妣櫝前　跪　焚香　告辭曰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於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

俯伏興執事者以盤盛主主人前導衆親從之至正寢主人奉考主主婦奉妣主於座

祭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



辭神納主撤饌

儀節序立主人主婦及弟婦子姪凡禰所出者皆在　祭神　鞠躬拜興凡四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以下旁注皆與時祭同　俯伏拜興凡二平身　進饌

初獻禮　詣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詣讀祝位　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　俯伏興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復位

奉饌　亞獻禮　盥洗　詣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終獻禮　盥洗　詣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

身　奉饌　侑食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復位

闔門　祝隱歆　啓門　主人以下復位　獻茶

飲福　受胙　詣飲福位　跪　假辭曰與時祭同

但去祝字　飲福酒　受胙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主人起立於東階上西向　告利成祝立於西階上東向曰利成　復位　鞠躬拜興凡二

平身　辭神　鞠躬拜興凡四平身　焚祝文　送

主　撤饌　禮畢



撤饌止會食而不行慶禮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敢昭告於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昊天罔極謹

按古禮禰之祭支子不得行蓋謂季秋成物之始地若大兄弟異居者正祭雖不敢行而時節奉鮮之獻亦無害

忌日　忌日親之死日也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此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或有問於張橫渠曰忌日有薦可乎曰在古則無之今時有之於人情自亦不害

前一日齋戒設位陳器具饌

止設一位卑如父之忌日止設父一位母之忌日止設母一位祖以上及考親忌日皆如此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如祭禰之儀

質明主人以下變服

有官用烏紗帽玉帶素衣白靴無官者頭巾素衣履旁親及餘皆去華飾之服

問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著白絹系絛黑巾黑巾以絹為之制如手巾相似有四隻帶若當襆頭王氏達曰聊菴夫人忌日著黑巾白衣門人問之聊菴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夫先王制禮所以權賢者之過愚者之不及也孝子之心豈禮所得而盡哉乎然則終身之喪不可不勉

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納主撤饌禮畢



儀節並如祭禰除去受胙一告辭曰今以某親某節其奉神主出就正寢

官遠諱之辰敢就神主出於正寢恭伸追慕若考妣及祖考妣遠死則讀祝後加舉哀　哀止非考妣及祖考妣遠死則否餘皆如祭禰式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或孫或曾孫或玄孫敢昭告於某親某官府君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則云不勝永慕如旁親諱不用追遠感時止云不勝感愴

具牲醴用伸奠獻尚饗凡親屬早幼悉以類推祝文隨時變易務在盡情也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巾素服以居夕寢於外不飲酒不食肉此所謂不發也

生忌 親存生辰既有慶禮受遇此日能不感慕如死忌之祭祭之可也

儀節 雖同祭禰但告詞云今以某親某官府君或孺人降生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奉伸追慕鞠育之恩○謹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謹謹致祭告於某親某官府君或孺人降生之辰敢忘○後並同忌祭之儀

墓祭

張南軒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則是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於義理亦不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亦所以聚其精神而亦享之者非體魄之謂也爲冢者主精矣○吳文正公曰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遷聚人子之所以孝其親者神猶而已墓之日是形而往

家禮儀節 祭禮八卷 主

於墓 蓋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用者謹愛之而不忍見其亡墓之後迎精而返於家蓋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謹求之而知或見其有方其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五祭而不爲數煩恐其未盡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四祭而不敢疏惟忌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野有墓墓有家禮之宜也未之公曰祭儀以墓祭薦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爲止於時今人時節隨俗宴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嘗嘗用之今子孫不忍此而能忍祭於祖宗乎

一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

三月上旬擇吉日或祖用寒食日亦可前期一日齋戒如時祭儀

具饌

墓上每分如家祭之品別設魚肉不設食各一大盤以祭土神

獻明灑掃

是日晨起或前一二日主人帥執事者詣墓所儀節 鞠躬二拜興平身拜訖環繞者視除草莽祭土神 復位 鞠躬二拜興平身又除草於墓左祀土神

布席陳饌 用新潔席陳於墓前 設饌如家祭之儀

祭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辭神乃撤

儀節 序立 如家祭之儀 祭神 鞠躬拜興凡四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凡二平身 進饌 初獻禮 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如墓列叢非一則逐位詣

家禮儀節 祭禮八卷 主

某親墓前 詣讀祝位 跪 俯伏興 鞠躬拜興凡二平身 奉饌 亞獻禮 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終獻禮 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侑食 主人點茶 辭神 鞠躬興拜凡四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某孝子某謹致敢昭告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 或加嘉號 某官 封塋不勝感慨謹以潔牲醴庶羞薦享尚饗

墓祭陳饌圖

| 羹 | 飯 | 麵 | 菜 |
|---|---|---|---|
| 菜果米食 | 菜果魚肉 | 菜果麵醬 | 菜果蔬肉 |
| 菜蔬或 | 菜蔬或 | 牲 | 菜蔬或 |

新增守墳者及墳隣皆以祭物頒賜○愚按人死鑿形於原林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及當乘暑變遷益用增感是宜請留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上墓雖禮經無文世世相傳沒以俗上自高秉有上陵之祭下自庶人有上墓之祭品味稱家貧富在精潔誠實而已洋洋如在安得不繄我之誠而歆戚之祭乎

遂祭后土布席陳饌

祠席於墓左疎設各用大盤設盤盞匙筯如祭墓儀



降神參神三獻辭神乃撤而退饌

儀節 就位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 復位 參神 鞠躬拜興 平身 執主人 初獻酒 跪 讀祝 跪主人之左讀之 俯伏 興平身復位 亞獻酒 三獻酒 辭神 鞠躬拜興 凡二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敢昭告於 土地之神某躬修虔事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時惟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神歆饗焉

按朱子嘗戒其子曰比見墓祀土神之禮全然滅裂若其懶惰既為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菜果鮮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事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墜殺○或問祠后土如何不在墓祭之前曰吾為吾親薦歲事專誠在墓土神自宜後祭蓋有吾親方有是神也

焚黃告祭儀

按祠堂章下雖有封贈告廟儀然止一獻況今朝官三年推恩封贈皆許請告焚黃躬奉恩命千里還鄉光榮父母而所行之禮止於一獻無乃太簡乎今集時宜參禮為之註

儀節 齋戒者牲殺位陳器皆如廟祭儀是日夙興主人詣祠堂 請香案前 跪 焚香 請告焚黃敬請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明主出吉日令以子某列官於朝追贈考妣正所恭伸祭告俯伏興 盥洗主人奉盤盞主捧之主正衆安於座右任者有父兄則以云令某子某或弟某若告墓不用此節若任者有父兄則父兄主祭任者立本位



序立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進饌 行初獻禮 詣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鞠躬拜興平身 詣祝位 跪皆跪讀祝 立主人之左 讀之畢則興 宣制詞 禮生一人立香案前面東讀之畢 俯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奉饌 行亞獻禮 有父兄則父兄行初獻任者行亞獻 盥洗 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奉

餕　行終獻禮　詣神位前　跪　祭酒　食肉

俯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奉餕

侑食　闔門　啓門　獻茶　焚黃（詣香案前并祝文之）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告辭云孝男某祇奉制書追贈顯考為某官顯妣為某封敢請神主改題奉祀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男某官奉命敢昭告於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歸附以顯考某奉承先訓竊祿於朝仰荷恩仁推恩所生乃於某月某日詣贈考為某官妣為某封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祇奉命書且喜且悲敬錄以焚盥櫝哀瀆今以果酒用陳虔告謹告○知外官則云明有祿位再贈則云加贈受勑則改詣為勑隨宜用之



祀后土

按朱子大全集有四時祭土地文夫墓祭后土則時祭而祭土地亦禮之宜也義在下春於所居之東夏南秋西冬北設饌

每季仲月擇日及歲暮布席陳饌

儀節（主人以下）序立　降神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祭酒　俯伏興平身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初獻酒　跪　讀祝　亞獻酒　三獻酒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

文　禮畢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某敢昭告於土地之神維此仲春春夏秋冬隨時加神惟歲功之始夏云時和物茂秋云黍稻既成冬云歲功告畢歲暮云幸茲安吉　若時昭事夏秋與冬歲暮故昭為報敢有弗虔薄藻雖微庶將誠意惟神鑒享永奠厥居尚饗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者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也又曰王者自親祭社者何以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之禮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立其社曰王社大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本朝報功也本之魏也禮於山林因當祀其主以報之至於祀先之禮亦必有主之者而獨不知所以報之可乎昭寺之記上祀亦為吾祖宗報功云爾豈之祀竈者五祀之一也夏所祀也○古者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一祀或立竈



立戶竈初焚活祀庶人惟得祀其先及歲暮祭竈今擬祭儀於後

儀節（如祀土地同）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司竈之神歲云暮矣一門庶吉卒茲火食皆賴神休若時報事罔敢弗虔菲禮將誠惟神顧歆尚饗

新增祀竈祝文

家主某等敢昭告於

本居司竈之神竈乃一家之主神為五祀之先朝炊夕爨寧無冒犯之愆夜來風雨興為顛扶持之力既感荷於平時敢酹謝於此日如蒙神明俯鑒秉隱俾長幼以清寧布貨財而繁盛非旗潛消嘉祥畢集

謹告

一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白虎通曰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月主長養萬物故祭之國語乃

今庶人於歲暮祀竈者何也蓋古有五祀獨大夫已上得祭之故必順時以祭於夏也今庶人惟許祭竈必俟成功而報之故於歲暮祭之也然則布席陳饌於廚所爲宜蔡邕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奥面東設主於竈也何燕泉曰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煩器也祭竈以祭先須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不知何故范至能祭竈詞男兒獻酌女兒避蓋昔人已如此鄭玄云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祝融主火化莫大於養祀融爲竈神則宜其有老婦之謂

疾病祀竈祝文

曰神之爲德尊居五祀家之休戚實所關係茲以某親有乖調理匪卯神明曷燭災疾蘋藻丕敬微敢將誠意端丐鑒歆俯垂佑庇化難迎恩調元順氣早拜安痊詎忘恩賜謹告

娶婦紹祖祝文

曰自揆微躬荷恩先世幸有室家未傳後嗣夜寢夙興深懷惕勵特叩宗先敬陳薄祭仰丐鑒歆誕敷恩庇即符熊夢之祥早拜麟兒之賜以繼以承俾昌俾熾子子孫孫引之勿替果副懇祈感恩無既謹告



祀祖儀節並同婚於陳設神席餘亦如前

生子祀祖祝文

曰宗祀之承貴乎有嗣某之婦某氏[illegible]幸以今月日時誕育長子[illegible]實荷祖宗積德所致謹具菲儀特伸告祭伏惟昭鑒欽誠明垂佑庇俾之成人以承以繼丕振家聲永綿世系謹告

本身生辰告宗先祝文

曰某之始生之辰今日甫至戚父母之劬勞念祖宗之蔭庇無任孝思特伸菲祭乞鑒微忱誕敷恩賜俾弗墜於德音庶不忝於先世

疾病叩宗先祝文

某親近沾某病藥石無功深懷憂惕仰叩宗先俯伸寸臆薄祭具陳乞垂鑒庇諸賴恩扶俾臻康泰災戾消除壽年增益果副懇祈感戴無極謹告

病安酬謝宗祖祝文

曰某因沾疾懇叩宗先某蒙庇佑幸獲安痊銘心錢骨感念拳拳涓茲吉日奉祭惟虔特酬監於既往仍徼福於將來伏惟歆鑒誕敷深恩迎祥慶益壽延年謹告

遷居告宗先祝文

曰遷居告宗先祝文

薄言築室祖明完備

鑒歆俯垂思庇永祺

惟新俾昌俾熾謹告

# 學禮

# 學禮序

學禮則聖學盡矣魯論曰約之以禮不惟六藝之文也即六德六行亦以禮約約中束之也束要象也如仁而對四流涕不能決友而大被共臥不妾無子樂而恆舞酣歌皆過也非禮焉以束而抑之推而不及者束之使强也亦然子曰立於禮信夫中以養心謹視聽言動以修身其見於儀者冠昏喪祭士相見最切者也爰先鋟以告學者而其餘宗廟朝謁郊社禘嘗軍禡田賦諸儀俟陸續及焉

康熙庚子菊月恕谷病叟李塨謹撰

# 學禮卷一

盩厔李堪著

## 冠禮

陸道威曰冠禮堂階房序宜從人家之便至三加命詞則擇執友之有文行者爲賓備之爲訓言以戒我子弟冠訖酌醴伸謝誠敬行之是矣不必拘拘舊式也善哉是說唐人孫子行冠禮畢朝怪駭況至今日然行禮而必優孟往蹟使人笑貴亦非所以善有禮也因從道威說而酌冠禮如後

冠年

曲禮內則二十而冠宋司馬氏言十五歲後可冠蓋古人十五以前可紒而不冠也今世若十四五歲不冠則梵首而肄於學形容詫異矣左傳晉悼公問魯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皆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是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公還乃冠儀禮註疏曰諸侯天子皆十二而冠是古固有十二而冠者今入學至十二歲後相其身軀成長隨時冠之似亦可也

告祠堂

古冠於廟今無廟則依宋人禮先事焚香奠酒以告家祠

戒賓

古戒賓有辭今擬從宜撰之

加冠

儀禮三加任職居士位之禮也初加緇布冠則庶人常服士冠訖弊之不用再加皮弁士與君視朔之服三加爵弁士與君祭之服皆士應著之冠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是冠加數亦不一今童子入學未有爵者但用應著冠加之爲宜既無三色或亦不必三加也衣屨已非古制亦祇用時宜新鮮者可　公冠篇成王冠周公爲祝辭近於人道於年齒於時惠於財則古禮亦似隨時撰文非一定也

醴

古冠後有醴禮有辭今或如禮行之或即於冠字賓醴賓時使之侍賓與獻酬惠以吉詞以成其人爲猶古意也

賓字冠者

古醴後賓字冠者有辭今即用宋儒禮坊賓爲字說以教之爲可長子曰仁加冠爲孟天爲賓先期擇字長人說用之

拜祠堂父母及諸親

古冠者拜母見於兄弟姑姊及鄉先生今亦依宋人禮拜家祠拜父母親及當見者見之



醴賓

古士禮醴賓用壹獻禮今豐儉從力若富貴者則酬賓加歸賓俎皆可酌行

拜鄉先生

國語趙文子冠見諸卿諸卿各有贈詞亦隨時撰文也

學禮卷一終

# 學禮卷二

昏禮

鄭康成曰娶妻之禮以昏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

納采

士昏禮下達使者往女家納采下達者行媒也行媒以後可知名矣必用一士人納采以問者事重也今世雖有媒妁猶煩親友往求即此意也然此時尚未成親採擇而已賓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使某也請納采惠貺者據媒氏之言也主人曰某不敢辭不敢卻其採擇也故問名主人又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乃宋人以納采爲定親禮則大誤矣夫親已定而後乃問名納吉古人有如是之僨乎設卜而不吉將定者又不定乎因是後之著禮者或置問名於納采前或駁儀禮納采而後納吉爲非考禮不明遂改經非聖豈小失歟

賈公彥儀禮疏曰言納者恐女氏不受若春秋內納之意考然納采旨納者以其始相採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女家已許故不言納也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往與女氏復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故更言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古人愼審如此而謂初次納采即定親禮乎

士昏禮用鴈惟納徵不用五禮皆用昏禮辨正曰古賓主相見皆有贄鴈者大夫所執之贄也昏禮有攝盛之例故士越一等行之或以爲納采禮物或云取不再偶之義皆誤今世禮久廢見則以名紙相通從俗可也

士昏禮女父於禰廟受納采禮以下行禮皆然鄭註云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也孔穎達疏禮記云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也今祠堂狹者不能周旋行禮告祖考主焉可也

問名

士昏禮問名即在納采一次行之納采求許其采擇也問名既許其採擇故問名卜而將卜以擇之也原一事也

賓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疏曰名二一子生三月父命之名一名號之名姓氏其類也不言問三月名該在內也鄭註曰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賈疏曰恐假養外人者主人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賈氏曰不言他人之女明爲主人女也蓋雖媒妁通言恐萬一不確故復親問主人則無不確者即或有誑他日可執詞以請古人之慎也蓋吾爲介陰公從聘四禮輯宜曰問名即今世過庚帖也按周禮媒氏書年月日名則年月日女名某母所生皆問焉爲宜

士昏禮納采問名後有醴賓納

納吉

士昏禮加卜得吉賓往告主人對曰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鄭註曰婚姻之事於是定然大明之詩箋疏以大邦有子爲納采覓天之妹爲問名文定厥祥爲納吉納徵箋曰文禮也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於渭請期親迎也是納吉定親之始納徵定親之成宋人認以納采爲定親於是問名納吉皆不可行遂刪去二禮乃今揆之時宜人情則六禮無一可去者

今人訂昏修一昏啟而用儀佐之女家復啓亦有儀則媿以禮約以契較古之納吉定親者更爲堅矣

納幣

春秋納幣即士昏禮納徵也鄭註曰徵成也曲禮曰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士

昏禮記曰皮幣必可制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四十尺一兩）今有論銀錢者文中子所謂夷虜之道矣四禮輯宜曰將行迎娶方行納徵即世俗下衣也

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鄭註曰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今世納幣之日壻母取往女家具甘飾加笄所以重其事也賓通）告期（敖繼傳曰告期）

士昏禮賓請期主人辭以惟命是聽賓然後告期以有賓往故有請讓之文今命伻持書而往則但當言告矣

親迎

士昏禮壻車服皆擯盛

士昏禮記男父醮子往迎女父醮女而俟迎者父母命女敬戒庶母申父母命



命女

諸經言禮者俱無親迎往反告廟之文惟婦至三月或廟見或祭行白虎通曰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人女也古人於人道之始審慎之至也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娶於鄭公孫段氏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是往迎告廟也然孔疏云圍專權自由非正也

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杜註云告於廟也莊二十有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入杜註云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是婦至告廟也然後儒註經模擬之詞未有經據

左傳隱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孔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馮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康成以祖爲祓道之祭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行而行配案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後祖蓋是未去之事也故杜註曰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如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因禮經無據遂人自爲說如此

愚謂昏禮舅姑沒者三月乃廟見夫舅姑沒之廟見其急於舅姑存之拜祖也審也乃合巹後三月乃行則有舅姑者固不當先拜祖而後合巹矣然陳鍼子曰先配後祖非禮則春秋時當有往返告廟之禮但其所謂祖者告廟耳非如



昏禮辨正指定親迎至日舅姑即率新婦以見廟也正義云鄭忽父在告廟當是莊公之事今擬問名以前不敢輕易告廟納吉則親將定矣且鄭註云歸卜於廟得吉是亦告廟之意也則告廟當自此始以後納幣告期皆主人告廟親迎主人率子告而後往娶婦入復率子告廟無父者子自行然後合巹焉若婦之拜祖則後此矣古禮成昏而乃婦見廟見所謂貞信著然後成婦禮也

士昏禮合巹後御衽婦席在西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是當夕成昏也後儒言三月成昏者皆無經據不可從

士昏禮當夕成昏明日婦執棗栗之贄拜見舅姑（杜佑新昏別曰妻身來分明何以拜姑章是席人亦先成昏而後見舅姑）舅姑醴婦昏義曰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盥饋昏義曰明婦順也三日厥明舅姑饗婦昏義曰以著代也昏禮辨正極言成昏前當見舅姑今世亦有然者亦可也

士昏禮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今北方婦見舅姑同居尊長以次見三日姑率拜族尊長其遣禮也

士昏禮醮送者酬以束錦今擬醮畢而酬則視其貧富焉曾子問曰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車舝之詩曰式歌且舞則今人親迎往返用鼓吹亦不爲過

昏禮辨正曰春秋天子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於紀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是也（詳禮問皆無敵體不當親迎也）諸侯則親迎然或有故及越境未便則遣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爲親迎（公羊何說迎禮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爲遣迎是也大夫以下則無不親迎者雖越境亦然楚公子圍娶於鄭莒慶齊高固娶於魯皆親迎也

昏義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士昏禮婦盥饋媵御餕姑饋之雖無娣媵先賈疏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從



者爲媵若無娣則姪先於御是士或二媵或一媵矣何休公羊註曰所以妨嫉妬重繼嗣也然有數者所以節人情也惟民爲匹夫匹婦無子者亦置側室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取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妻妻也入子置側室使生子也今世姪娣之禮雖復士以上即以侍女端好者爲媵而定其名數可也

士昏禮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數條傳四會合即此）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蓋謂無舅姑者缺婦見之禮故廟見也必三月者何休云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宋人易以三日非禮意矣今擬無舅姑者三月壻率婦奠菜謂之廟見有舅姑者三月過常事家婦姑老者祭行姑主內政及庶婦則助奠焉

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女父母女父醴壻今世親迎亦壻見然亦無害於禮者

春秋有反馬之禮宣五年齊高固以秋逆婦冬來反馬杜預孔穎達疏曰禮送女留其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棄則乘以歸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夫家乃遣使反馬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何休註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蓋至此始成婦也古人昏禮之慎重如此

家語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又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毛詩正義曰東門之楊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矣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會蕃育之法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賈疏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言其極法耳愚按



大戴禮載文王十五生武王而前有伯邑考左傳所謂國君十五生子者亦有所本然今人賦薄多懲文中子曰婚娶太早教人以天十四五太早矣必過十七八至二十乃可親迎至孔子言霜降嫁娶農起禮殺庶民也張融云春秋逆女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則天子諸侯不拘也

學禮卷二終

# 學禮卷三

喪禮

壁少學禮習齊康熙癸亥丁先孝慈憂辛未丁姻母憂著士喪禮就正然猶雜以宋人禮也後又問禮河右節次冠昏祭士相見禮以成馮生辰著喪禮疑問請訂念母氏春秋高踏躋不欲觀鑑帝氏曰非也曾申嘗問哭父母於曾子矣孔子卒後子游子張欲師有若曾子不可而禮戒子張死曾子有朋之喪則曾子問所議喪禮皆其親在時講究者也孔子未以爲過也已亥秋乃勉考喪禮如左雷爾勿繁一以繁而易則妨哀一以繁則人苦難行一以縱縱之際繁則檢閱不清恐致謬誤也

始死

士喪禮死於適室幠用斂衾二句通下曰註成幠覆也大斂二玄一覆尸一覆尸今先用其一賈疏曰不疾在燕寢疾病遷處正寢之室以正終也

喪大記妻同

記疾者齊衰者皆齊鄭註曰正情性也馮生辰曰如孔子瓜祭必齊如之齊非去飲酒茹葷也

記徹喪衣加新衣鄭註曰加朝服也馮生曰禮死後沐浴襲衣多不便此時既喪衣獨不可沐浴乎或恐沐浴迫煩澡拭不亦可乎荀子云不沐濡櫛三律而止不浴濡巾三拭而止則死之後不用去尸衣沐浴再襲似於士死之情爲安也

記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卒賈疏曰若婦人則內御者持體還死於其手乃宋人誤解爲男女不相決則夫婦同穴不褻而福終一訣乃備褻乎母卒子不當在側乎毛河右曰明禮部黃耀講學於蘇瑣之門垂死時止一老妾屏不得前使門人侍疾夜分各觸首屏柱燭滅不續而齃不知何時已終矣讀禮不明可哀至此

記主人啼兄弟哭賈疏曰啼謂遲若往而不返馮生曰初卒主人啼見襲斂之後則哭踊有節也

禮復蓋用死者之服升屋呼其當時以復之降以授尸然不生則去之不以襲斂

禮綴足用燕几按註疏以几夾持之使足不曲淚也非繁縛也今貧者用二塊換足而遺亦通

禮夏設冰槃

禮奠於尸東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疏云閣之餘食

問喪曰視始死鷄斯鄭註曰當爲笄纚去冠惟留骨耳與結髮之間徒跣扱上衽水漿不入曰三日故鄉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間傳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檀弓曰毀不危身曲禮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致七十惟衰麻在身喪服四制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

禮帷堂疏曰鬼神尚幽也

立主喪毛河右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謂死者無子皆可不立後不可無主喪之人則喪主重矣有尊主卑者父爲子主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也祖爲孫主男爲子婦主奔喪註子有妻子之喪皆其父主之是也夫爲妻主兄爲弟主奔喪云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兄弟各爲其妻子主喪也又云視同則長者主之謂同父母喪則長子主喪若兄弟之喪亦長兄爲主也然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而有時爲妾主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不於正室崔氏謂此指攝女君者夫自祔於祖姑之妾非攝則否然兄爲弟主弟不

可爲兄主乎曰不可喪無二主弟有子而兄主之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既爲主而弟又主之是二卑也二卑即二主矣然則兄無子若何曰兄無子而議攝主雖從兄弟亦可主而何況父弟然則世父叔父可爲侄與侄婦主乎曰不可奔喪前已言之矣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各主其妻與子之喪也而尙煩世父叔父共主之乎據此則兄爲弟主並不爲弟婦主也此尊主卑也若卑主尊者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謂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疏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也然則必無尊主而後有卑主乎曰不然士喪禮主人赴於君其所爲主人即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者也然而檀弓云父兄命赴者則父在子亦爲主矣然則尊主卑主並主乎曰禮統所尊曾子問曰衛靈弔季桓子哀公爲主君主臣也尊主也季康子北面子主父也卑主也特哀公拜賓康子不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並見何則拜者主不拜者非主



也今哀公拜興而哭而康子亦拜稽顙當時有二主之譏故小記異國君來弔其臣則本國之君主之而其子中庭北面哭而不拜父之主子亦如之故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執杖避二主也父爲子婦主喪則其婦之夫亦不執杖統所尊也故尊主卑主雖並主而各有不同小記云婦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以祔主於祖姑則重在祖廟故尊者主之餘如饋奠斂殯卒哭祥練則非尊主所當爲而卑者承命以主之是以命赴父爲主而赴即子自行尊與卑不相礙也今俗訃文載子名而并以父兄名加之於前亦近禮意至拜賓則古弔簡今弔繁舍尊就卑亦義之可者也然又有攝主凡無後者則必置人以攝之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蓋父母之喪則適子適婦爲主今遣他人攝則男主必喪家同姓者女主必喪家異姓者不使本家女攝以婦人外戚也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與祔而已此言死者無近親而大功從父兄弟爲之攝主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子皆當三年特喪或疾子幼小不能主大功主喪者須主及練祥二祭而後已以所攝者三年也皇氏曰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朋友亦與祔而已又雜記姑姊妹其夫死無子夫黨又無兄弟則使夫之族人主喪而妻黨雖親弗使爲主以婦人外戚也若夫又無族使鄰人主之無則里尹主之如國有里宰之屬又朋友有暫爲主者孔子哭伯高使子貢爲之主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來弔者孔子爲主而拜之

檀弓立相宋人禮名謹喪

禮赴今文云某以某年月日卒於正寢謹訃

禮有賓則拜之檀弓曰稽顙而後拜頑乎其至也



治棺

禮立祝主含奠事

禮含實口以米貝

作主愚謂以省重也待既斂供於盥座設以魂帛漸引神就主至葬日題之

禮爲銘旌書曰某氏某之柩

禮有爲燎於中庭次日

次日

禮厥明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踊亦如之三日當同主人袒括髮以麻衆主人免於房以布繩頭婦人髽於室斬衰婦人麻髽齊衰以布

禮奉尸侇就云人勞作之於堂男子踊無算馮生日今與古戶內爲室東西爲房戶外爲堂東西爲序者不同或初卒在退廳遷於大廳可也顏先生家禮用白布竪

杆架之下垂及地尸牀前者蔽內外左右者別男女主人率衆主人位左男客來弔則塞帷左陪哭主婦率衆婦位右女客來弔塞帷右陪哭亦帷堂之遺也

禮奠祝執事喪主辟踊

禮代哭使人更代而哭不絕聲防以死傷生也

禮立擯接待賓客者按禮死後翌次日小斂三日大斂士襲三稱小斂十九稱大斂三十稱而又有明衣有絞有衾有冒斜纏彭亨棺槨當如何大以容之況大夫以上更加倍葬者乎或爲周末文勝之儀而非三代之舊制也今人不用已久難以復矣且問喪云三日而後斂以俟其生也乃次日即斂結突何以俟其生乎

三日

禮棺入主人奉尸斂於棺哭踊無算按禮棺初入主人不哭蓋附於身附於棺



者必誠必信過此則無及愼之也先安答牀左傳名偏棺於漆棺底加筦簟下尸衾有枕實髹爪既不用大小斂則以衣覆滿及寒空隙令實勿實金珠恐盜也冒以大衾名曰斂棺弓殯疏曰葬始北首殯猶南首若生時北趾不忍以死待親也鄧氏曰古殯於西階設几席以安神於奧不復於尸設奠此送形迎神之精義也宋人設柩於堂中少西置靈座其前暴露之且棺不殯塗卒有水火盜賊難以避忍非禮意也今擬於堂之西偏器碑四周而塗之靈座設於堂中供主帷之前置供桌務令幽閑別如禮於下室設牀几案屏幃服飾如平日以時上饋羞及湯沐不則即於靈座後設靈牀如之

禮卒塗祝取銘置於柩東主人復位踊襲乃奠於靈座前主人及兄弟北面哭殯閉門主人拊就次倚廬柴子廬隱處

四日

禮三日成服不數死日或三日所謂生與來日也今儀斬衰不緝麻絰冠要絰齊衰緝麻絰冠要絰皆有負版辟領衰期以下布漸細絰漸細按古之喪冠即平常緇布冠但用粗布而色白耳首絰以象頰項今世平常不服此冠喪獨服之亦爲不合然有古意君子不忍去也惟古葬後冠有受服今則如平常冠而素之可也

禮朝夕哭註朝夕及哀至哭不代哭

記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非喪事不言歟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喪大記曰食之無算不能食粥奠之以菜可也顏先生曰食無算有朝夕盡情之哀少殺則食不論朝數也

始朝夕奠棺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自此爲常奠至乃徹食時上食朔則殷奠

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祝取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衆憂且不祭也又曰



卒哭成事而後主各返其廟以祔祭且後此時祭行也則士喪葬前停祭家祠亦當聚主告鬼神以哀且爲祔地焉

營葬

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春秋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禮筮宅今相宅有定穴者則不必筮但葬有日具儀告后土開域

禮獻材謂主人親觀治槨及明器諸材也槨厚薄量力明器飾棺等物從俗爲之不必多

葬

禮啟殯葬前三日祝具奠告啟主人哭踊無算服親會哭

禮告啟期於賓今世先期如初死赴儀告葬期

禮遷於祖謂朝祖廟也今儀祝奉靈座燭從奠從主人哭從至家祠祝告曰年

月日哀子某奉某親某將葬於某塋敢奉以朝哭拜稽顙畢奉還柩所

禮祖廟前一日日側而祖鄉註曰將行而飲酒曰祖今日夕徹靈牀遷柩中堂

設靈座其前陳盛饌以奠祝代主人祝化者

禮乃代哭如初宵爲燎於中庭

禮遣葬日遣奠亦設盛饌祝曰靈輀既駕往即幽宅主人哭稽顙拜

禮乃行遣柩就墓主人哭踊無算

禮至壙乃窆藏銘旌其內主人哭踊無算賓退則拜送

檟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今儀先窆以賓祀后土題主窆訖奠主前祝曰

哀子某敢昭告於顯考某官諡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

舍彼從新是馮是依主人拜稽顙

禮返哭抵寢安主拜送賓



禮即日虞主人沐浴易奠而祭成儀

再虞用柔日

三虞用剛日

禮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曲禮曰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雜

記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禮又剛日卒哭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今世昭穆已

亡或曰附於四親可也若不及三月而葬過剛日則祭至附而止卒哭必以三

月自是卒止無時之哭惟朝夕哭

明日附奉新主於四親側告祖考以某附告畢復奉主歸寢朔望陳獻有服者

會哭

禮有受服謂既虞卒哭易衰以成布如易三升而六升也冠如易六升而七升

之類間傳曰去麻服葛謂男子去要麻絰絞帶易葛絰布帶婦人去首麻絰易

葛絰則今世葬後衰易以不極麤之布要絰易布帶或葛帶皆可

期

禮期而小祥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行小祥祭間傳曰練冠（檟弓有角檟）檟弓曰

練衣黃裏縓緣喪服傳曰舍外寢（鄭註曰寢室也）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謂止朝夕

有時之哭而不計日數哀至乃哭也

又期

禮又期而大祥凡二十五月行大祥祭間傳曰素縞麻衣疏縞冠素紕以十五

升布爲深衣也又曰居復寢（方喪朞日齊所居之外寢）喪大記曰斷杖

三年

禮中月而禫鄉註祥後間一月戴德作服變除禮云二十七月而禫是也間傳



曰禫而縱無所不佩謂著黑經白緯之縱冠也又云禫而牀始飲醴酒食乾肉

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禫祭後即於此月內擇日吉祭也未配者以主人未

入內不以內外官具也吉祭義同春秋吉禘毛河右曰喪畢行之爲死者入廟

當合羣主而禘祔焉且昭一廟當祧故迎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祖廟然後將

新祧一主隨衆祧主並遷而新祔之主乃得從親主而入於穆之祖宮則於祧

於祔泯然相安此先王制禮之精義也

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方喪朞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乎吉祭後始

復內寢也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

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

葬而歸靈皋曰喪禮最嚴御內而食肉飲酒次之親喪既葬君食之大夫父之

友食之不辟粱肉而復寢則祥禫之後猶不忍也至女子遭喪亦必練葬始歸

夫家此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而盡性也

喪服

時王之制載於會典及律可查而遵行也但今世祇見宋人禮書其言不考證今古每爲武斷以證後人姑舉一端明之如胡氏傳春秋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是禮出何經傳乎考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於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是也父沒則大功大功章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緦緦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沒則三年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或曰母非指嫡母歟曰嫡母母也生母母也言母則統之矣下文曰慈母如母正指生母也若以爲如嫡母則慈母者側生子而死而父命別側慈之者也其恩雖深不可以踰生我者之恩矣乃爲服三年一如嫡母而生母之服反沒



其文有是禮歟乃妄曰厭於嫡而降則慈母亦側獨不降除何歟是爲母內卽有生母昭然也以至大夫側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沒三年士側子父在爲其母期父沒三年一如嫡喪皆歷歷有據而春秋傳於昭公喪生母叔向亦曰有三年之喪若漢唐以後母氏之服又但有增而無減也而胡氏竟憑空而爲是言他如張橫渠謂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春祠只祭一廟七廟七歲而周天子兄弟數人遞立止爲一世祖廟不妨數十司馬溫公以天子爲大宗朱晦庵謂周初昭祧藏太廟東夾穆祧藏太廟西夾及文武有不祧廟昭祧藏武世室穆祧藏文世室皆憑空造事不可殫述學者可卽此以觀其餘

學禮卷三終

# 學禮卷四

## 祭禮

諸儒家禮但云如何行事而不載其自後學繙閱不辨其時爲古禮時爲今禮時爲本人自造之禮因而致誤者多矣今承友人屢索祭禮錄彙以共習行乃各則予以考辨庶觀者知其得失以便教我

家祠祠本古祭名後遂祠地曰祠漢向克謂宜立廟爲祠於沔陽如古學習之地遂名學

王公垂司農問古廟制可復否曰廟制不可復也宋代曾令羣臣立廟時惟文潞公家立之他好禮如司馬溫公等皆未之舉何者勢不行也古卒世爵故廟制累世可遵今用人不以世父居貴顯當建子夷寒微毀之孫貴又修神條進條退室條成條徹如之何爲制蓋朝廷可法古同堂異室則爲陋學士難法古同堂異室則爲宜後人家祠之設固酌古今之善者也



### 所祭

古禮天子七廟太祖下三昭三穆高曾祖禰及高祖之父祖也諸侯五廟太祖二昭二穆高曾祖禰也大夫三廟一王制曰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一祭法曰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正義曰支庶爲大夫及曾祖適爲大夫有太祖祭法又曰三廟之外有二壇高祖始祖雖廢時祭尚存禱享適士二廟祖禰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今應任知縣即比諸侯以當寄百里民社也而舉人進士尚非官師以未任職事也準之古禮似難處矣考明初禮官用行唐縣知縣胡秉忠議許庶人祭及三代至中葉許士人從朱文公家禮祭四世故向祀高曾祖禰別庶人也而公廟則及始祖做壇禱也

主室室

主者神主也衛次仲云主用栗父母皆八寸寬厚三寸何休范甯云主正方穿中央達四方謂中央穿於底座達之四旁皆等方也宋人主制作兩判合穿鑿無據又云主刻而謚之謂祇刻謚於其中如武王主祇稱武王更不刻顯考皇考請稱與子孫奉祀之註則入廟以至遷廟不煩如後人更稱改題矣室者主之函也說文云藏主之器是也朱子家禮稱櫝則藏龜玉器名似傷於褻室者藏主之屋周人以石爲之棲之於壁曰祏今以木狀類瓦房前有櫺門置於桌上即漢后寢室之遺也家禮名龕亦非龕塔下室佛氏之稱也而可以名吾親室乎

神主位次

馮辰書問神主位次將以更正其家堂也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更主居北壁正中南向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



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躋也相背也嫌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即古昭穆合食之次而祖位亦少退者以古昭穆合食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若後儒禮高曾祖禰皆南向以西爲上則奚爲者周禮之主西非上西也室之戶在東南則室西壁爲屋漏處其南謂之奧其北謂之屋漏地最深邃故太廟室廟主皆居之東向今祖祠以北爲上奚而仍尊西是冠宋而呼朕追也若曰神道尚右則漢儒原有天道尚左地道尚右人道尚左神道尚右之說乃因禮有男路由右祭神右凡諸文因撰爲此解其實明徵古典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太廟左昭右穆曲禮祥車曠左以妥神皆尚左非尚右也又杜撰者以爲太祖居中東爲高西爲曾又東爲祖又西爲禰以妥附古之昭穆則漢張純曰父子不偶坐豈未聞焉而爲此

家祠公祠並立

黃宗羲問北人多家祠南多闔族公祠孰是孰可行曰語云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其是乎家堂祀高曾祖禰古禮自七廟至一廟他祭可殺惟祭父無殺明父親也父以上高曾祖曰四親明四親親也此古人四時所祭也然親盡必祧祧何所入始祖不可不迫先祖不可忘而分有所限者何以仲則今之族堂可酌行也凡一姓先祖皆入其內供始祖於中下一世爲一室昭穆列而前或各自爲神牌或族大一世共爲一博牌（祭禮通俗譜）有功德者別爲專室於旁推族長爲主而率合族致禋每歲一次此即古人大祫之祭也北人念親而忘遠南人合族而簡親兼之庶矣若力不能遽建公祠者先糾族人墓祭而漸營之

祧主不祧主

劉來獻曰凡祧主入公祠乎日尋常者入公祠牌位則瘞其主矣（宋人禮）若富貴



有力家祠旁倣古遷廟制爲祠以藏祧主倣古不遷廟制爲祠以供本支功德不祧之主非亦追遠之厚歟

主祭

祭禮通俗譜曰祭必以子子必有兄弟周制兄弟嚴適庶而適庶又嚴長次惟長適可以主祭次適與庶皆名支子皆不得主祭蓋封建之世天子諸侯卿大夫惟長適得襲位次適即不襲故名之重適即重貴也若重適則次適母弟獨非適乎而亦不得主祭矣或曰周制重適庶名分也而今謂封建之世恐亂擇立故特嚴於此以爲適庶者即貴賤所由分竊恐貴賤攸分祇立子一節若他禮則在名分不在貴賤曰禮莫重喪祭喪祭貴貴則無他禮可辨矣喪服父爲適子三年爲傳重也若適子廢疾不傳重則父母皆降服是以喪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姑爲之小功夫猶是適子適婦而但廢疾不能襲爵則父母別姑皆降服是尚可曰重適非重貴乎惟祭亦然禮支子不祭謂長適襲爵者有故不得主祭不許次適主之而必告於祖而始攝其祭故曰不祭庶子攝祭亦然則重適即重貴苟無貴次適與次庶等耳況至今世適不必貴庶不必賤一父之子而必分曰子非適不成父後夫成父後者謂父爲天子諸侯卿大夫而其後當成之也今既無世爵父即貴耶後之者不必貴適可成庶亦可成也父儻賤耶何後之堪成夫適不必貴適不必成父後則通論長次以伯仲分可也適長適主之庶長即庶主之此天倫也然而適庶之名仍在也先王重適之意終不可以已也因擬爲儀若攝然其長庶爲主而有適弟者則位長者後推舉則揖適主初獻禮然後長者以再三成之則適亦重矣

堪謂嫡庶在夫婦倫中夫與婦不昵褻夫婦有別也夫待嫡庶有尊卑亦夫婦有別也長幼則兄弟之倫如季友既以仲慶父叔牙爲兄（觀閔仲叔季可知）使在於今



無世爵非別子爲宗則不可以僭其兄所謂長幼有序也二倫各論可也曾問南北士大夫今世非有庶生家喪祭但論長幼蓋庶生必先適即古傳重成後禮也非庶生家則無重可傳無後可成故但論長幼今世通行之人情即天禮矣二者亦各論爲宜

通俗譜曰兄弟雖異居而必同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同居而必分祭以各自有父也如主祭之猶子則所祭之父之孫也而一主祭之弟夫婦偕亡則此猶子者本孫也而今爲子矣爲子當祭父於是立考妣之主而分祭之塔謂此即小宗之禮也禮曰繼禰者爲小宗謂子必祭父也子即小宗也長子爲主而親弟從之故曰小宗若祭祖則從於繼祖之小宗矣祭曾祖則從於繼曾祖之小宗矣祭高祖則從於繼高祖之小宗矣若祖與曾爲累世長子則皆從於繼高祖之小宗焉至繼禰小宗之子則父之高祖服盡非祭而以父之曾祖爲高祖

爲小宗之始所謂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也若繼祖與曾高者貧野不行祭禮無以從祀然亦不敢別立主則如通俗譜說設牌祭之可也蓋古大宗禮以別子爲祖今不封建與古制異而小宗五世族親相去甚近尊祖敬宗收族皆甚有關今日必不可不講也

公祠以族長主而陪以長支襄以賢以貴以富

溫益修明府問族祠長支主祀舊儒以爲即大宗法然否曰非也通俗譜曰今日而言大宗夢語也古之宗子必以天子諸侯之第二弟爲之稱爲別子別子者餘子也今反以長支當之是長而非次正而非別不通一天子諸侯尊貴其兄弟壞不得與之聯戚戚之誼（見大傳）因別爲之宗以使之戚其戚今自世家巨閥以至白屋其兄弟輩有何不得戚其戚而立宗以戚之不通二古宗子皆卿大夫士爲之故宗臣之子恆爲宗臣絕則繼之所以藩屏邦國詩云宗子維城



大宗維藩是也今族非邦國有何藩翰且前無世官後無繼襲以無何有之人而使之捍衛宗族能乎不通三若其最不通者宗子主祭限以四親長房數傳而後分日卑幼以通族之衆而長房以卑幼統之其等世者有兄弟其先一世有伯叔父先二世有伯叔祖父先三世四世有伯叔曾高祖父而皆在助祭之列長房居中伯叔氏居兩傍問其所祭者則長房之父祖曾高也長房之父祖曾高非盡爲伯叔氏所當祭不當祭則爲舍其祖父而祭他人之祖父矣且長房有至貧至賤至不才者勢亦何能行焉四也然則如何大宗不可復而族又不可以不收則公祠主祭莫若族長擇行輩年齒高於一族族衆共推者爲之禮所謂長長也於是爲祭主而襄以賢處分尊祖合族之事也以貴用其勢以令衆也以富須其財以成務也祭時亦如家祠之祭立圖族長支嫡長於族長後灌畢揖長支嫡長主初獻禮不敢忘始祖嫡長也於以合薦而使通族知本合蒸而使通族知睦匡其不義助其不及而使通族聯貫如一此即大傳合族周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是也

先儒謂別子有三一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河右以適子之弟爲解謂下二者爲訛論塔謂古或亦有之但今有當辨者自他鄉遷至此地必明知其他鄉之祖有人舉祀或迷失而不能記憶者則可奉遷者爲祖不然仍當以他鄉之始祖爲祖周自有部屢遷至於豐鎬固仍以后稷爲祖也庶姓特起爲官不必如古人世繼則亦不可置其始祖而以爲祖矣果官而有德如前議別爲專室或專祠不祧可也

祔

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無則中一以上謂孫祔祖妻妾祔祖姑祖妾再上則祔高祖昭穆不可混也今昭穆之制不行則此可無拘矣主祭之婦死祔於姑側死祔於側姑無亦祔姑子死祔祖兄弟死則令其子別祭兄弟之婦先死亦祔於姑若殤與無後者則以情禮酌之或祔族祠或祔家祠以時祧焉可也

生母祔祠

古生母祔廟定禮也春秋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毀我小君成風胡氏傳云成風書毀禮夫人祔廟亂倫易紀最爲繆論竊考古禮生母之祭有數等焉其一專祭者則始封之君也帝嚳元妃曰姜嫄生稷次妃簡狄生契次慶都生堯次常儀生摯摯堯爲天子則其母自祔祭帝嚳廟矣稷封於邰契封於商諸侯不敢祖天子故不敢祭帝嚳而各祭其母周有姜嫄廟魯亦有姜嫄廟則簡狄廟祀於商可知若如後儒之議姜嫄爲元妃嫡也堯宜祀之矣而以各有子專祭堯可不祭簡狄爲次庶也契不當祭矣而商頌大禘歌功誦德必首簡狄

則只王理人情無忘其所生者忘其所生者必毛羽無知者也

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義亦同此是詩隱公攝位桓未爲君則不可於廟中主祭其母也隱又不可以主祭桓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爲築宮如姜嫄之有廟者然其後桓即位自當請祔惠廟但春秋以恒禮不書耳

穀梁傳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蓋即宗姜嫄簡狄之事而立言也又曰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夫公子主祭其言不明蓋誤語也公子何公子乎先君之子耶則兄弟各自有母何以非所生而祭吾母是必同母之庶弟也然使無同母庶弟則將以誰主乎將築宮而不祭乎已之子耶則已嫡子嗣君位突已不祭則嫡子亦不當祭突若曰庶子使無庶子又何以處突且未聞已爲君即可不祭所生而使他人代祭者也穀未聞不祀姜嫄契未聞不祀簡狄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親廟庶子王亦如之是庶子爲王亦祭所



自出亦別立父母親廟明堂禘祭興獻自是合禮但不可入廟祔宗耳詳見別錄未聞子爲君而可不祭所生也兄穀梁接曰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修之非禮也是以孫築宮祭爲非必以子築宮祭爲是突則於子祭又似指庶子爲君者突何其言之周章也左傳仲子爲惠公繼室夫人桓公之母公羊亦謂桓母穀梁乃曰隱之庶祖母謂甚突其言本不足辨以論禮故及之

至於孫止則有說焉喪服小記亦言妾母慈母不世祭止而不世祭者止春秋四祭猶祭法無禘則止之止非併專祀而去之也若併去專祀則蕩然築宮倏然絕享有是禮乎情乎蓋子必宜祭其母而母爲婦人不可以立祖故殷雖頌簡狄而祖廟以契周雖頌姜嫄而祖廟以稷當稷契在時以春秋時祭姜嫄簡狄及稷子嗣位以稷爲祖契子嗣位以契爲祖則時祭上盡太廟而不及姜嫄簡狄是於子祭於孫止也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在享先王先公之外是專祀之證也故姜嫄廟謂之閟宮以告月朝廟冠昏諸禮皆不之及深

閟然也至於專祭何時則禮未有見突或曰使公子主祭蓋孫時祭太廟不能至先妣廟以公子攝祭也

其一則繼世之君生母必致於廟也春秋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嫡無子而庶子爲君母薨赴於與國反哭而虞於寢祔於祖姑喪畢致廟一同嫡喪其爲禮一見於左傳左於成風之薨王使歸含賵葬日禮秦人來襚日禮而且喪母定姒季氏將薄葬匠慶爭曰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季氏乃如禮昭母齊歸之喪國人莫君不戚晉賢如史趙叔向譏之曰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國不忌君君不顧親必將失國一見於公羊傳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一見於禮記喪服小記曰妾附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附夫有妾祖姑高祖姑在廟是庶入廟突且從祭而非專祀者不於孫止突即專祠之不去亦可例見突雜記文同又曰主妾之喪則自祔夫卒哭祔廟以爲喪畢致廟也是庶入廟歷見禮文突胡氏詆祔廟何所據乎無據如之何議禮



仲梁聞曰王使榮叔歸成風含賵當儒謂王不稱天爲貶爲禮成風非禮非也春秋尊王而乃進退天子以助於亂賊乎其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也如檀弓寡君使容居坐含是也曲禮云有天王某甫非喪也書云王者曰非貶也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非諛也

且魯秉周禮當日追尊生母極爲慎審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姒氏卒公羊傳曰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九月葬定姒公羊傳曰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則當葬蓋周制世子遭喪則即位以國不可一日無君也然年不忍遽改尚屬先君踰年又行即位禮乃改元是新君之始也時定姒七月卒而定公先以五月薨哀公方在喪次故曰未成君不書薨不稱夫人及後葬定公乃葬定姒哀未踰年改元故不稱小君而有子爲君則必入廟故稱謚書葬魯之守禮謹嚴如此春秋書法謹嚴如此而謂成風等已事皆漫抹爲

之也乎

禮緣人情而制者也文武既王追王祖考今時子爲官嫡母與生母並封皆天理人情之自然也考漢代始建太上皇廟而昭靈后不配又立原廟郡國立廟重陵寢廟主不遷東漢明章不立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禮最踳駁然賈姬以子景帝立進爲皇后及終合葬文帝霸陵王太后亦庶也以子武帝貴合葬景帝陽陵光武除呂太后配食高廟尊薄太后曰高皇后不惟祔廟且配食地祇則尊生母一端尚沿周禮祔葬祔廟未嘗變夫矣唐睿宗竇德妃子明皇即位追稱昭成皇太后與肅明劉太后並祔廟祔葬橋陵宋世太常議禮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其語乃係想像未有經見后禮官宗喪服小記祖姑三人在廟之文太祖元室繼室繼后並祔太宗李賢妃生眞宗追稱元德皇太后與懿德明德並祔且明德元德同祔葬永熙陵



眞宗李宸妃生仁宗追稱章懿皇太后陪葬永定陵與郭太后劉太后同祔廟則古禮流傳歷代未沫而胡氏忽生妄說滅彝倫禍帝王以明孝宗之純孝追慕孝穆紀太后流涕哀感而爲妄說所紐不敢奉孝穆祔廟而僅祀之奉慈殿然遷祔茂陵與憲宗生母周太后合葬裕陵穆宗生母杜太后遷祔永陵神宗生母李太后合葬昭陵光宗生母王太后遷祔定陵烈帝生母劉太后遷葬慶陵皆同至於子立而生母在以太后禮尊養之卒以太后禮葬祭之則自漢薄太后以至明皆然未嘗爲胡說所熒惑也亦可見天彝民極之不能越矣

其一則大夫士又一等焉天子諸侯名分尊嚴除庶子爲君得致其母於廟外其餘庶子之母或子爲大夫或爲士皆各祀之不得致廟大夫士分卑可以伸情禮大夫貴妾經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則凡有子者其母皆祔廟從祀所謂妾祔於妾祖姑者是也無子之妾或不祀矣

時祭

古禮春祠亦曰禘曰礿夏禘亦曰祠曰禴秋嘗冬烝以饗宗廟公羊傳曰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誠重之也然惟天子四祭全舉諸侯則三祭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大夫以下更降可知故祭義郊特牲專舉春禘秋嘗孝經云春秋二祭以時思之楚語曰士庶人舍時言不能四時皆祭也如此則何時爲宜今世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日比戶拜奠雖清明十月朔近於俗節七月望日起於佛教但寒食祭掃於墓自六朝以來盛行宋儒謂俗節不可廢明代定制令三節臣民行祭吾祖考習之已久冥中望食則亦焉可易哉堪家即從時制以此三時行於家堂焉

墓祭

墓祭不見於經周人冢人祭墓爲尸孟子東郭墦間之祭乃祭土神未爲祭先何者冢人不必同姓可爲尸也然今人無家祠率墓祭神不知於彼於此堪家三時之祭薦家祠畢復以餘饌奠墓即古於堂於祊之義也

薦

孟子曰士無田則不祭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今士率無田矣則但可具薦必宰牲然後曰祭

齊戒

祭統曰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其十日明制分大齊小齊顏習齋先生家禮有十日齊三日齊一日齊時齊刻齊堪向以薦既非祭而貧冗又不能十日無事戒二日齊一日戒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入內不刑人不與穢惡事齊不問疾不會客不聽樂沐浴著明衣遷坐變常不食魚肉盛饌致思所祭如在

薦儀

曾子曰周祭猶醆良有以也蓋古之祀儼如今之燕客薦牲後煮牲於鑊入俎以薦即今燕之食白煮肉也或燔或炙即今燕之燒灼肉也鉶羹饋食九飯即燕之盥來正筵也醆而加籩豆即燕之設後席也尸與主賓獻酢因而旅酬無算即燕之賓主歡飲於既也今薦神無尸無樂元然一供愔同厭祭去古迎庭矣而其意不可不彷彿也爰取會典儀參以古禮如左　前夕灑掃陳桌坐及燭香器皿設位中堂薦日子時後夙興執事然燭主人焚香灌酒燔黍脂亞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主祭者就位與祭者各就位通贊唱迎神執事者請神列位中堂鞠躬俯伏興四平身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著水淨巾詣酒罇所洗爵司尊者舉冪酌酒詣某神位前跪獻爵獻脡獻殽獻饌獻帛獻茶讀祝伏興平身凡內唱伏興外通唱伏興平身同詣佈食所闔門佈食祝



人祝曰請食立一盞飯頃復位通贊唱闢門行亞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以下同初跪獻爵獻殽獻饌獻茶伏興下同通贊唱闢門行三獻禮引贊唱同跪獻爵獻殽獻饌獻茶滌伏興下同通贊唱闢門行酳禮引贊唱詣神位前跪加爵加菓加茶加酢加茶伏興平身詣佈食所闔門佈酳祝人祝曰請酳立如前復位通贊唱闢門飲酳受胙引贊唱詣飲酳位跪飲酳酒受胙伏興平身復位通贊唱謝酳胙鞠躬俯伏興再平身徹饌送神鞠躬俯伏興四平身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帛各詣燎所引贊唱詣燎所焚祝文焚帛望揖亞引贊唱禮畢主人捧神主歸於其室再拜安之若大祭備禮能用樂者則迎神三獻酳神飲酳送神皆奏樂　簡儀迎三獻又簡儀迎三獻迎送俱再拜不酳不受酳胙又簡儀設獻五拜禮以燒煮脂爲求陽報氣曰凡祭復踏此棱日稱曾孫國家也孔疏家指大夫或稱專天子諸侯用者非楮幣

紙錢所以代幣帛即明器之意也力不能具帛者以此代之佈神酒勸神飽亦無不可見以道曰自漢以來有紙錢唐王璵始用於祠祭

樂

古祭皆有樂郊特牲曰饗禘有樂食嘗無樂禘也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舞大夏嘗何嘗無樂耶

朔望謁薦

國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又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祭法天子七廟除二祧五廟月祭諸侯五廟惟父祖曾三廟月祭士庶則無有春秋告月先儒謂諸侯月朔以特羊告廟至哀禮大夫朔望奠士惟朔奠月之有薦謁古禮參錯可考者如此今世最重朔望衙役必參官排衙官必沿廟行香豈於先祠而忽諸後儒朔望作獻祠堂因之家人行禮拜祖父奠長乃東躬齊家今日必不可不



行者也顏習齋先生家朔有奠望惟焚香參拜無奠然家朔望皆有薄獻或亦皆可

元旦謁正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則古禮元旦朝謁矣而其儀無聞今世元旦先祖五祀廉神不舉然思古有嘗祭國人皆與祭舉羣飲爲樂郊特牲曰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即其祭皇氏侃曰夏殷嘗各在歲終蓋報舊歲迎新歲大索神而饗之時不同而禮一今嘗祭不行而元旦謁正家家索饗羣神有似嘗祭固在所當行者

薦新

通俗譜曰古有薦新之禮如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至少儀云

未嘗不食新則泛指凡物言之且瓜薦之物不過數品如薦韭以卵薦麻以犬類是薦新最薄時時可行蓋四方生物不齊隨其時之所有以獻焉

節令

宋人有節令之薦如端午中秋之類與薦新等或少豐焉

出入告

春秋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於禰命祝史告於五廟反必親告至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是出入告廟皆係朝會征伐越境大事非尋常出入亦告也文公家禮乃於鄉井往來必告祠堂則以出告反面事父母者事廟主雖亦事死如生之意而幽明無別人神一事恐亦非也喪服小記曰無事不敢廟門因言喪禮亦可見鬼神主幽不可輕瀆今定遠行重事及近出朔至望以上者乃



告

居喪不廢宗廟祭

考禮遭喪葬前停祭卒哭後凡遇常祭請新主祔祖合食祭畢反寢左傳所謂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也孝子將事素服微殺其因左傳晉平公改服烝於曲沃即虞祔杖不入室堂之義也祭禮降殺不樂不飲醮受胙即曾子問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尸入三飯不侑醮不酢而已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之義也若曾子問緦不祭何助於人言已有父母之喪將虞或祔而忽遭他喪即緦亦必殯而祭是已尚停虞祔之祭況助人虞祔也又士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言士正祭聞緦喪亦廢若所祭者與死者無服則不廢也王制喪三年不宗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言喪之三年者不於葬前虞祔之時行宗廟祭也喪服小記喪者不祭亦言葬前停祭也皆非言居喪

三年總廢祭也

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說

伊川創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三禮朱熹晦非之曰冬至之祭似禘立春之祭似祫未聽也古天子冬至祀天以始祖配未聞冬至專祭始祖也春爲時祭之一未聞祫祭先祖以立春也禰何人何時不祭未聞限以立秋也春冬祭祖而置父於心安乎古四時祭七廟五廟以及二廟皆同日祭祫祭亦必上尊始祖下及禰廟未聞始祖先祖與禰分祭也

文公家禮噫歆之說

噫歆凶禮非吉禮也通俗謂曰儀禮既夕與虞祭皆聲三啓戶謂啟殯之際與葬畢歸祭魂無所依故祝先闔戶男女哭踊戶外至升堂止哭然後聲三啟戶鄭註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鬼神也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于祝告時亦止



哭作聲三鄭註亦云爲噫歆之音三以警神聽蓋君初薨時魂倀倀無所依與啟殯葬歸正同今堂堂盛祭有廟有祔可憑可依而用此凶禮爲嗟咨之聲胡爲者至於儀禮告利成則祭畢而告尸使起也曾子問明言陰厭無尸則不告利成矣亦不必用

五祀

五祀見於儀禮周禮及禮運曲禮王制月令祭法曾子問諸經大抵天子諸侯大夫以及士庶人之通祭祀天子加二祀士庶或減二或減三四耳若五祀之神月令曰戶竈中霤門行而自虎通劉昭范煜高堂隆所言則又以爲戶竈中霤門井顏先生從之稱井曰水神無井者以盛汲水盡爲位曰井水與行一也水之流多依行路也置神牌五於中宅壁間爲室以供之若祭法以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爲五祀則諸侯爲國立者與私家所祭不同其祭時器家先人

原遵當時簡序拜獻臘月祀竈後嘗從學顏先生見其從曲禮祭五祀歲徧分春夏長夏秋冬以祭儆而行之數年後查明制國初禁淫祀庶人惟許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竈古亦有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之禮乃仍祭告從舊五祀元旦潔陳簡令庶新朔望叩拜仿儀禮士可禱五祀也至歲暮則專祀竈遵時制亦仿士二祀一祀也

先聖先師

古始立學及教學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雖屬鄉國建學之制非士子私行但今官學虛設而士家自爲學則釋奠先聖孔子以及賢儒先師似亦每年入學之始可義起者文王世子曰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一獻無介語其儀儉又易行也

社



通俗譜曰古惟天子祭天地而社則自諸侯大夫以及士庶皆可私祀故祭法除王侯立社外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如後世里社之制凡一鄉一井皆得設壇壝以申禱賽周禮所謂州社市社春秋所謂書社千社淸丘之社皆是也古禮侯社國社分爲二今則社稷一壇非州縣官不得與而民間社祀則另設城隍土地載在祀典城隍官祭而土地則各方各里皆得下逮是土地其即古者民社之遺歟第其神則古以后土（共工氏子）爲土神農（烈山氏子）與稷（即棄也）爲田主之神今世俗亦曰勅封某然卒無據不典則祇虛其名曰土穀之神而已若祭則則以春秋明堂位曰春社秋省載芟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良耜序曰秋報社稷可據也

司命

通俗譜曰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疾燎祀司中司命星傳云司中者文昌第五星司命即第四星也楚辭九歌亦有大司命少司命據星傳大司命爲三台中之上台主司命爲大尉少即文昌宮星也今世士大夫家多祀文昌祠神之最近古者特後世以梓潼張姓者當之則誕妄耳

學禮卷四終

司命

通俗謂曰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燔燎祀司中司命星傳云司中者文昌第五星司命卽第四星也楚辭九歌亦有大司命少司命據星傳大司命爲三台中之上台主司命爲大尉少卽文昌宮星也今世士大夫家多祀文昌祠神之最近古者特後世以梓潼張姓者當之則誕妄耳

# 學禮卷五

## 士相見禮

儀禮卿大夫相見並入士相見禮內故今官職尊卑不一者皆可以士統之

凡屬官見上司臣見君則別有儀注

經曰賓奉贄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

今儀無贄以刺代尊常單名紙寫某拜特敬全帖十二 寫某頓首拜尊常白全吉慶紅全門生則手本初見者先煩介紹通意詞如古禮投刺閽人傳之自從則從傳言投刺若常見者但投閽人刺曰某請見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請終賜見主人固辭賓固請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

今儀尊者施卑不肯固見主人辭以不敢當尊者去若固請見則見相敵及



卑無不見者不見則辭以不在矣賓去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請主人固辭賓固請

今儀尊者刺謙及相敵謙或卑者之謙主人不受者閽人持刺反其從從不受迫主人復見壁還之曰尊謙某不敢當

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鄭注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若辭先生異爵者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今儀尊者主人疾趨出見相敵出見迎於門外相揖主人拱讓曲禮當容以入是也賓入門左主人入門右每門每曲及堂階俱拱讓升堂若卑者則將命者請先升堂主人出賓請主人居左拜之主人曰不敢乃賓左主右向北爲禮賓四拜主人答四拜或同拜若賓尊主人亦可先拜曲禮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敢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常見者揖賓若有儛儀自投啓曰微物奉敬主人辭不敢受或將受謝不敢當付從啓主人安賓座於東拂揖賓謝不敢當從之揖賓尊者則置北坐時賓命從移東賓安主人座於西拂揖主人謝不敢當從之揖主人若置賓座於北則置主人座於南坐時主人命從移西坐相對揖主人拱問曰某納福賓拱曰托庇賓拱問曰某納福主人拱曰托庇茶至奉茶對揖常見則拱語訖賓辭出主人送若醴賓則留之賓出主人送於大門外一揖別若乘輿馬者一揖賓讓主人入又一揖主人看其乘趨送之又一躬別或一揖主人不入一拱別若主人爲師者讓坐不爲門生揖門生安主人坐於南拂揖主人躬門生退至坐位主人北向正坐門生至主人右北揖主人躬乃返西向坐茶至門生奉茶起至主人右北揖主人躬返坐茶出師若送之先行至門



外門生一揖讓師入又一揖師入又尾之一揖師俱躬去

主人即下文賓復見之以其贄主人辭賓請主人固辭賓固請主人從鄭注眞日則主人出迎同否日則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今儀投刺閽人曰昨承某枉顧特來回叩請遂同日則曰適承枉顧若回拜刺謙不受者使伴壁回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鄭注以將不覆答也

今儀無不回拜者惟尊於卑或不固請見

士嘗爲大夫臣者入再拜主人答一拜

今儀門生於師四跪拜師答後三跪拜首不至地

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凡與大人言始視而中視抱卒視而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膳單請退可也

凡對賓椅坐者坐欲淺以便指拜也股勿箕足勿跛言勿枝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賈疏曰首至地多時乃起臣拜君之拜也二曰頓首疏曰首頓地即起平敵相拜之拜三曰空首疏曰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鄭註曰所謂拜手也四曰振動正字通曰如儀禮之指厭推手也今謂之打躬五曰吉拜鄭註曰拜而後稽顙齊衰不杖以下者也疏曰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觸地無容也六曰凶拜註曰稽顙而後拜三年服者也七曰奇拜註曰一拜也答臣下杜子春曰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八曰



褒拜註曰再拜也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註曰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詩詁曰直身肅容微下手疏曰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此拜之最輕者故古於虛興拱亦或謂之不拜如左傳郤至三命使者是也拜也廟禮乃曰介者不拜說點列傳曰點於田野術齊拱而不拜是也按今九拜稽首用於遜君表奏頓首用於親友往來今專以此爲拜儀有引申包背乞奏師九頓首而坐以爲急速之拜不當常用者非也空首即今世之揖凶拜必手至地而來至手振動今曰打躬揖之半也吉拜今無用者凶拜遭親喪者用奇拜君答臣下奏以後亦未見用今門生四拜師答再拜即奇拜之類也屈一膝拜則今屈役於官間用之再拜今用者少以四拜爲常肅拜似今之拱手說文拱歛手也曲禮正立拱手是也

毛河右曰古人再拜四拜八拜皆跪而連拜故以拜爲伏以跪爲起詩註起居跪居也無起立須拜之儀惟果聞曰非也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答

亦如之謂老與瞽恐傾倒故不起拜一跪於地而首再拜是平常起拜也河右又謂古人無拜之前後皆有揖者愚按拜後未見有揖文而拜前之揖則有之康成以空首爲拜手而書稱拜手稽首則古已拜前先揖矣

明代會典皆起拜則起拜自爲今世正禮但今除祭祀及官府公事外又多逕即總之隨宜揖之不求戾俗可也

古人跪坐不甚相遠少儀曰者既致命坐委之曲禮先生琴瑟書策在前坐而遷之註疏皆訓坐爲跪故朱子跪坐拜說以兩膝著地尻著蹠爲坐管蕭皆蹠坐立縱皆以腰張也伸腰及股爲跪因跪以頭著地曰拜是坐起而首俯地即拜故曰飲酒一日百拜也今人椅坐主人送酒客躬與拱亦即拜也尚左正禮也士相見主人門右賓入門左觀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有姊之喪故也二三



子尚左鄭康成曰復正也魏公子無忌從車騎慮左以迎侯生是尚左者正禮也至於反之乃尚右焉天道尚左地道則尚右內則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鄭註曰地道尊右是也人道尚左神道則尚右有司徹鄭註曰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賈疏曰祭設神几皆在右爲生人皆左几是也吉事尚左凶事則尚右孔子丧姊喪而尚右如前所述也文事尚左武事則尚右易師卦以退次爲左次司馬法曰位下左右下中古握奇陳前爲右後爲左可見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陽尚左也文以之左手足不如右強陰尚右也武以之然而地上五嶽泰岱爲長謂其在震方也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註曰周尚左也太廟之下東眡廟爲父西穆廟爲子喪禮主人坐於牀東西面主婦坐於牀西東面古戰車上三人御居左御者在中力士爲右是地道神道凶事武事本尚右者而又比比尚左焉陰從陽之義也況揖讓燕會陽道也吉事也而可用陰鬼凶喪

之禮乎哉內則生子三月簪髮爲賢男左女右凡女尚右手是又男子尚左婦人尚右也

然則鳳詩曰宛然左辟雅詩曰一朝右之又頌曰維天其右之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非尚右乎曰此在註疏有明訓矣昏義孔疏曰壻從西階道婦以入至廕門揖以婦入則稍西辟之使婦遷也且旅恥也西辟者便也至一朝右之毛傳訓勸頌諸右字鄭箋訓助非尚右也

明代天下從太祖制尚左惟江以南上右部院各衙門上左惟翰林院尚右然尚右乃揖拜耳拜訖讓席列坐依然尚左則一時一事而自相矛盾矣何如通遷尚左之宜歟

士相見賓主入門以西爲左者從南入故自南論也覲禮公侯北面拜則以東爲左者天子在上爲故從北論也

婦人之拜則有四等一曰肅拜常用之拜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



拜祭禮通俗譜曰婦人立而肅拜與長揖同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揖言介者不能曲揖但推引其手謂之長揖揖者揖也長者不曲也今人以曲揖爲長揖非也古人揖而不即首者謂足蹠以爲一足蹠者非一曰扱地鄭康成曰猶男子稽首也婦人拜之最重者昏禮婦見舅姑謁廟用之一曰手拜用之輕凶一曰稽顙用之重凶少儀曰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註疏曰常祭無婦人尸虞祭婦人爲祖姑作尸手拜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即空首也稽顙與男子同婦人爲夫與長子當稽顙故不手拜言處雖凶祭而爲尸故不用凶拜而用吉拜爲喪主又當用凶拜之重者手拜則除爲喪主以外輕喪用之也

士之禮者加冠就筵訖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註曰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夫婦人即有俠拜禮然無子一拜而母反答兩拜者蓋子之拜稽首也婦人吉事肅拜則於子之稽首兩後兩肅耳昏禮婦質明見舅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拜奠於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鄭註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按禮前後文此則婦前後兩扱地而舅於中間跪起振動以答之也今婦人俠拜禮惟學禮者夫婦行禮似之顏習齋先生家婦北面四拜夫答再拜婦從之行後見許西山先生家亦如此賓靜庵家規云夫婦交拜再婦讓夫起再拜夫納之大致亦同其儀則夫婦俱連拜夫頓首婦扱地婦不用肅拜者喪服傳婦爲夫斬衰三年舅姑齊衰期則夫至尊矣故用至重之拜也

古禮君答臣拜母答子拜尸答曾孫拜弟子舉觶於其長拜長答拜曲禮曰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註曰士賤也大夫見國君則答拜然聘禮士介覿君敬其奉使則答拜士相見禮士初見國君君答拜是禮無不答也馬禮非上坐服非



梁於拜不答乃讓揖妃上老人高義一揖不必正禮 婦家子稽首父躬下妻稽首君躬後語萬季野季野目子跪拜首至地而父舉手亦答拜也行者是也

# 禮說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嘉慶八年

半農先生禮說

大學說解

蘭師書屋刊版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十三經義疏周禮可謂詳善矣賈公彥所疏者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瞻所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制之存亾漢注之奧義皆未能疏證發明之我朝惠半農先生家傳漢學所著禮說十四卷實足補賈氏之所未及此書雖經鏤板而行世甚少余于丁未年在京師厥肆購得一部反覆讀之服其精博無比後爲友人借去未歸至今深憶之戊午夏異縣友人江貢廷持一帙見示則上海彭純甫所新刻本余喜插架之可備且一時同學皆得讀之也因爲序之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借難卒業如有好學深思之儒據賈氏爲本去其謬誤及僞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而以惠氏

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彭君家貧好古多讀書開此書之刻貲皆出館穀何其賢也

嘉慶三年四月壬寅

賜進士出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文淵閣直閣事

[illegible]房行走提督浙江全省學政[illegible]元三[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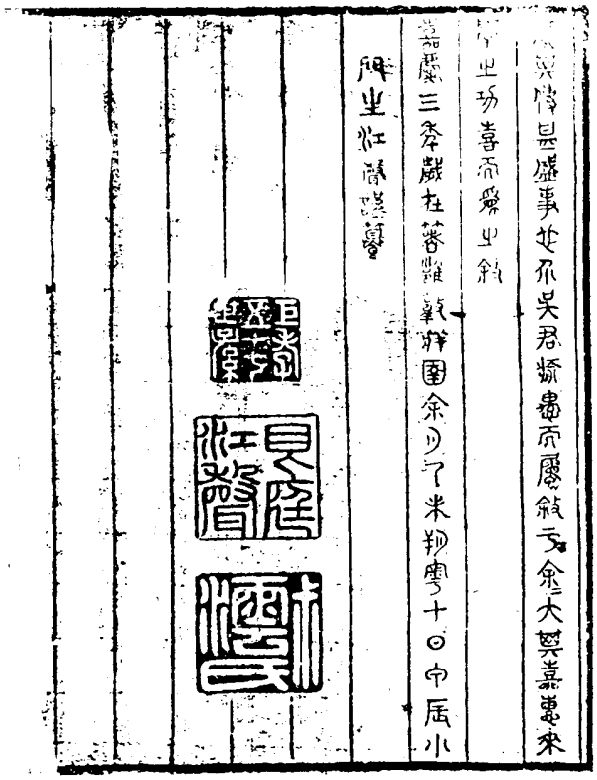
## 敬告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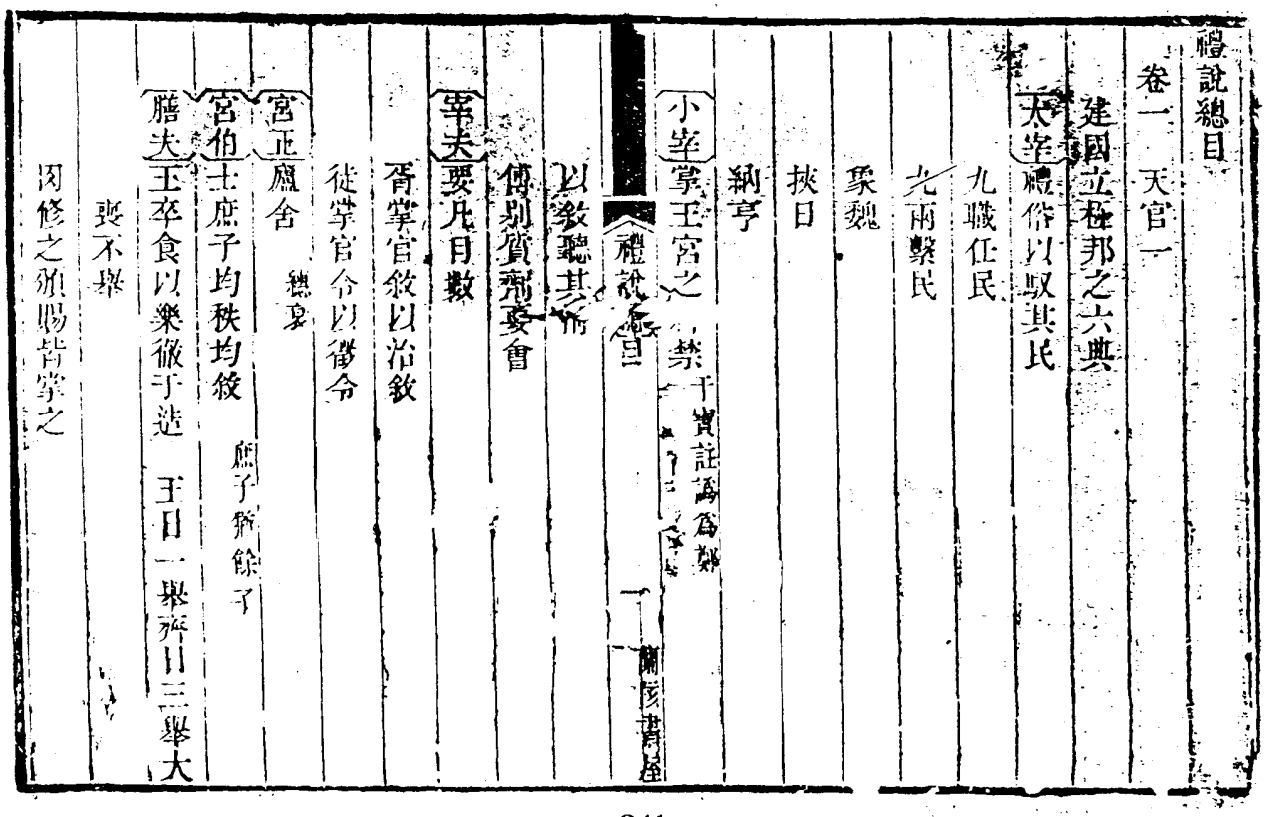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illegible]





# 禮說總目

卷一　天官一

建國立極邦之六典

太宰　禮俗以馭其民

九職任民

九兩繫民

乘魏

挾日

納亨

小宰　掌王宮之禁令　賈註爲爲鄭

禮說　官

以敘聽其治

傳別質劑要會

宰夫　要凡目數

胥掌官敘以治敘

徒掌官令以徵令

宮正　廬舍　總要

宮伯　士庶子均秩均役　庶子猶餘子

膳夫　王卒食以樂徹于造　王日一舉齊日三舉大喪不舉

因修之須賜皆掌之

庖人 膳膏 十二辰之禽
甸師 蕭茅
鼈人 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鱗物
疾醫 瘍疾
瘍醫 以五氣養之
祝藥 猶行藥 劑殺猶砭劑
卷二 夾官三
酒正 五齊三酒
從獻
酒人 女酒 奚
漿人 六飲之醫
六飲 漿水 涼
酒正 成要
籩人 四籩之實
趙
醢人 菹
脾析豚拍
醜食糝食
醯人 醯醬一物
醢人 鉛醢苦醢



宮人 井匽
掌舍 三宮四門
玉府 食玉
外府 邦布 口錢
職幣 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內宰 如光麻勳 古閒勳通
從后立市
出其度量淳制 淳純通
會于北郊
閽人 怪民不入
世婦 即春官
女祝 招梗
內司服 縫衣
縫人 翌柳
追師 副編次
屨人 舄屨
卷三 地官一
大司徒 九州地域 域古作或
田主 社之本主
五地

土圭測日景

封采

祀五帝羞其肆　牲全爲肆

小司徒九比之數

鄉師六鄉　三公

華蓋

鄉大案圃中六十野六十五皆征之

鄉飲之禮一日和二日容

鄭氏春秋祭祭

族師春秋祭酺



刑司處賞　及相共

舞師皇舞

牧人騂牲

牛人享牛求牛

牛牲之互

卷四　地官二

載師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

夫家之征

縣師馬牛車輦旗鼓兵器

師氏斂德

虎門

師氏以媺詔王保氏諫王惡

保氏五射

司諫糾萬民之德司救糾萬民之失

調人和難

媒氏中春合男女　亦卿亦自之辨

禁遷葬嫁殤

司市朝而市

質人賣價之質劑

賈人民　越逐遺逃



廛人掌斂布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司關掌百貨之節以聯門市

卷五　地官三

掌節守節達節

遂人上地中地下地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

遂大夫四達

里宰合耦于耡

旅師耡粟屋粟閒粟

稍人 掌丘乘
土均 掌平土地
草人 九土
稻人 稼澤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遂訓 原其生以詔地求
土訓 道地圖 誦訓 道方志 地慝方慝
山虞 澤虞 山林厲禁
丱人 掌金玉錫石之地 山虞之別
掌炭 掌茅 掌蜃 皆掌其凶事
廩人 大祭祀共盛 接讀若拔



舍人 食米
棄人 棄爲厲
外內朝
卷六 春官
天宗伯 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禋祀 實柴 槱燎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六瑞
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
小宗伯 右社稷左宗廟
四郊四望四類
正室皆謂之門子
小葬 兆市
肆師 序其祭祝及其祈珥 疏毛牲曰剛羽牲曰柔
四時大甸獵祭表貉
鬱人 掌祼器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凡祭祀與量人受祭肆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 掌鬯 共秬鬯
司尊彝 飾獻用兩壺尊



四時之閒祀
[illegible] 獻讀爲儀 凡酒修酌
卷七 春官
典瑞 五禾三禾[illegible]宋 圭璋璧琮
典命 諸侯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下其君禮一等宋
誓以皮帛繼子男
司服 玉祀昊天上帝大喪而冕
五冕
王爲公卿錫衰諸侯總衰大夫士疑衰首服皆
弁絰

玄端素端

守祧廟祧

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勦翣

既祭藏其隋與其服

冢人以尊等爲圜丘

蹕墓域

大司樂凡大祭還宮無商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樂師詔來瞽舉舞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



大夫判縣士特縣

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

執司律以聽軍聲詔吉凶

卷八 春官三

鼓矇世奠繫鼓琴瑟

鍾師九夏

笙師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鎛師掌金奏之鼓

凡軍之夜三鼓鼓人守鼓亦如之

鞀章 幽詩 不用

太卜三兆

卜師四兆

龜人掌六龜之屬

[illegible]

巫人九筮

占夢六夢

祇祓[illegible]運[illegible]

大祝六辭至曰命六曰誄

[illegible]祭[illegible]通

享右祭祀 右祐佑宥通



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古祝由之術

九擇吉擇凶擇

九擇諸首頓首空首

九擇振動

九擇[illegible]擇[illegible]擇

卷九 春官四

小祝[illegible]設道祭之奠

甸祝禂牲禂馬

司巫共匶主

道布

祖館
祭祀守塈
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 注大史主抱式
保章氏掌天文以觀天下之妖祥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內史掌八柄
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爲之
以方出之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
駹車然䙝髦
孤乘夏篆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車僕萃車之萃輕車之萃
司常九旗之物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天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告 誠 罰 弊 杜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
軍法 門名 鄉以州名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中冬教大閱以旌爲左右和之門
獻禽以享烝
及師大咎車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司勳有功者祭於大烝
馬質禁原蠶
量人量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司爟四時變國火 焚萊有刑
司險設五溝五涂樹之林爲阻固
環人環四方之故
射人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
射鳥氏矢任侯高以并夾取之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
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旋揖門左鄉右

諸子掌國子之名

卷十一　夏官二

節服氏衮冕六人裘冕二人

方相氏敺方良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　大僕任重家宰兼官錄以補周官之缺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乘石

弁師王之五冕延紐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　注璂讀如萬借綦之



綦附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如相人偶之人

王之皮弁象邸玉弁

司戈盾藩盾

司弓矢楛質

枉矢絜矢利火射

大馭犯帔　祭軹祭軓

田僕設驅逆之車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校人良馬駑馬之數　毛馬物馬

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

職方氏九州

荆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

豫州其浸波溠

雍州其川涇汭

冀州其澤藪曰楊紆

并州其川曰嚻夷

形方氏率離之地

卷十二　秋官一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

小司寇三曰詢立君



上服下服之刑

士師五禁　注野有田律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八成七曰爲邦偷

鄉士聽其獄訟玉王會其期

訝士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赦

司刺三刺

司約 約劑 丹圖
司盟 北面詔明神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職金 金版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厲 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
司圜 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 注墨幪
夷隸 掌與鳥言 貉隸 掌與獸言
野廬氏
橫行徑踰



卷十三 秋官二
雍氏 春爲阱擭 注柞鄂
萍氏 掌水禁幾酒
司烜氏 以鑒取明水於月 中春修火禁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
條狼氏 誓御曰車輾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修閭氏 掌比宿互樑者守其閭互
冥氏 得獸獻其皮革齒須備 注備爪也
柞氏 注柞除木之名讀爲屋笮之笮

雍氏 殺草
碧蔟氏 掌翟天鳥之巢
翦氏 除蠹莽草薰之
壺涿氏 水蟲 赤友氏 除貍蟲
牡樟
銜枚氏 注橫銜之繩結于項
禁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 其王之齒杖 杖咸
大行人 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會盟無常期
諸侯之禮立當前疾 疾當作矦



六服
小行人 合六幣
卷十四 考工記
輪人 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注牙爲輮
掌爾而纖 注掌讀爲節 故誤爲眼
欲其眼也
菑蜜不鬲則輪雖敝不匡 養陰膏陽則轂雖
敝不蹙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凡揉牙外不廉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

輈人轅直且無撓登陀縱其牛下陀縮其後

輈欲頎典 注輈車之轅率尺所一縛

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梳氏重九鋝

函人合甲

鮑人鬲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 注帴當作俴

畫繢之事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穀 琢 琬圭 介圭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如鹿車縛之縛

瑑圭以頫聘

案十有二寸桌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 注聘禮曰勞以二竹篋方

矢人雖有疾風弗之能憚矣

旅人器中脣

梓人大胷耀後 數目顧脰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匠人五室 明堂

殷人重屋 注複室也





廟門容大扃七个 扃說文作關非

上海彭 霖純甫校梓

吳縣吳紹棠步周同校

# 禮說卷一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 天官上

### 建國之邦之六典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之建國翼翼然乃四方之中正也惟王建極以立國設六官分六職以爲民極極者度也中也天生民而予之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之而制其數權輕重量大小以立度明本末建終始以立中是爲極亦曰典天道地道人道爲三極上天下地中有四時爲六典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民立於極也書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是民生於典也不協於極者皇亦受之則不能者勸不迪率典者天乃棄之則爲惡者懲皇建謂之極天敘謂之典錫汝極所以遵王道守爾典所以承天休因此三極立爲六典典常也法也天有常性人有常順好惡生變變習生常民乃有古政維今法維古六典皆古也治典立而萬民服教典立而萬民淑禮典立而萬民節刑典立而萬民畜政典立而萬民肅事典立而萬民足室家以盈婦子以孳禮俗以成風化以淳天下和平是謂民極非中不立有典有則子孫服習民乃不忒異類成格鳥獸仁德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然則大宰所建者文王之典也式典者用之常將典者行之篤敬典者秉之虔弗式弗悖弗敬而六典息矣



### 大宰禮俗以馭其民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康成以舊所行者昏姻喪紀爲禮俗愚案士昏禮有辭辭曰某有先人之禮覿禮饋氏前朝有戒戒曰伯父帥乃初事先人之禮者家之先典帥乃初事者國之故事蓋行禮順先典循故事所謂禮俗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俗不同而一之以禮則無不同鶡冠子曰田不因地不能成穀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又曰勿損勿益効少隨足以從師俗言天命者性師教者習因習而俗成焉荀子曰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淮南子曰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晏子曰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又曰嬰之家俗有三及病將死謂其妻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晏楹納書以爲楹語此晏子之家俗也當時稱爲賢大夫管子曰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有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明君在上俗無異禮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

曰不牧之民由此觀之有一家之俗有一鄉之俗有一國之俗有天下之俗一家之俗大夫主之一國之俗諸侯主之天下之俗天子主之而皆以一人為轉移故天下國家遠近大小雖殊莫不有祖宗家法顧覆典型紛更約束子孫不法祖宗而俗敗矣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商之俗成湯作之於前聖君哲相成之於後猶若不足而兢兢以巫風淫風亂風家必喪國必亡為訓及受之身一人敗之而有餘蓋作之難成之難敗之甚易若此有周代商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靡靡之俗尚未盡革也敗之甚易變之甚難又若此故曰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皐雖小亂俗者必誅所謂禮俗以馭其民也可不慎哉



九職任民

疏材所以配九穀閒民所以輔三農黃帝內經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菜為充魯語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曲禮稻曰嘉蔬注云蔬蔬之屬詮言訓蔬飯牛蹄風叔苴傳云苴麻子則菰麻皆疏材家語舍人曰疏米注云疏粳米是穀外者疏也越絕書甲貨曰粟為上物乙貨曰黍為中物丙貨曰赤豆為下物一貨曰稻粟為上種戊貨曰麥為中種己貨曰大豆為下種庚貨曰穛穛謂穛麥也陶隱居本草以為是今馬食者潘岳所謂所謂辛貨曰果皆比疏食楊泉物理論曰焚穛火藁之是也

黍稷曰粱粳曰稻豆曰菽三者各二十疏果助穀各二十日百穀書艱食一作根食馬融曰根生之食蓋謂百穀也揚雄太元曰止於童木求其疏穀則疏亦名穀矣古無奴婢有臣妾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旅六二得童僕貞左氏謂之皁隸與臺公羊謂之廝役皂養凡為菹為糝為薪皆臣妾粢斂以獻皇祖介眉壽食農夫周書大聚曰春發枯槁夏發葉榮葉榮淮南秋發實蔬冬發薪烝皆臣妾之職也而後世以為利者乃與用事童僕趨時任桀黠奴以逐利而干樹粟干樹粟干樹橘千畦薑韭比千戶矣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菜之美者名曰土英則疏材之利



倍於九穀矣魏風園有桃言疏材不足以富國也管子以瓜瓠葷菜百果不備為國之貧豈其然乎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則一家四人為閒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則二家七人為閒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則一家三人為閒閒猶餘也羨也大曰餘卒曰羨民曰閒書曰厥民析厥民因子弟居室父兄在田謂之析父兄赴功子弟畢作謂之因詩云侯亞侯旅侯疆侯以亞仲叔旅子弟皆閒民也疆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者規少者隨尊者令卑者聽所謂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國無閒民則國擾家無閒民則家索野無閒民則野荒九職以

農冠其首以閒民殿其終誠重之也商鞅相秦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蓋無閒民自此始無閒民而有游民亦自此始先王重農兼重工商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三者國之三官周之東也百工喪職蓋九職不行久矣子朝之亂也百工皆叛（杜注謂百盟平宮伐東圍久之乃平鄭之遷也與商人俱泰師襲鄭犒而退之韓起買瑗賈成必告邪政專也周之工鄭之商其以國亡降乎八材者賢無閒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是謂八材穀梁子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范氏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圃以種五菜外樹楸桑以備養生送死所謂圃圃鍾草木者蓋如此而山澤之材則與民共之者也澗溪不穀樹之完蒲礫石不穀樹之為蒲而山有林麓澤有魚鹽惡民之有爭心也於是設虞衡列其禁牛其守如是而已春秋莊公三十有八年築微二十有一年築郎築薛築秦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說者以為築者規圃而春秋[illegible]（杜注之不與取利然則出休藪澤虞之正也築非正也故詳而志之取專利也澤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野處者田郊有牧田而關隸養鳥豬隸養獸[illegible]



而周宣王時有梁鴦者佐牧正之官善於其職虎狼鵰鷙無不柔馴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尊尾成羣蓋順其性取之時用之節鳥不獸獸不彼君子讀鴛鴦之詩而知養蓄之有道焉典絲受良功典枲受苦功絲曰良枲曰苦而典婦功則兼絲枲而辨其良苦以授嬪婦使化治之民間饒屋桑麻春蠶秋績春無游女秋無嬪婦及周之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其端自上及下蓋哲婦傾城而嬪婦之職廢矣司空居四民冢宰分九職四民有士而九職獨無何也古者士出於農詩云烝我髦士士農之分也其始於管仲之治齊乎酒誥牽車牛是農而賈也春秋作丘甲是農而工也酒誥在九職未分之前春秋在九職不行之後此九者皆養民之本而以正其德以利其用以厚其生蓋此水火金木土穀六者惟修而善政盡在是矣故任之為九職敘之為九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並見呂覽家語故知古之國圃廬舍也嬪婦室家也閒民子弟也臣妾奴婢也虞衡藪牧器用之資與其皮毛筋角則商通之而[illegible]（呂覽上農篇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謂農工賈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使三匠久司徒明等遂因三匠以作難昭二十二年工室之亂亦因百工故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三官乘九正商未嘗不為患杜注以百工為百官誤矣三官亦曰三老服虔云三老者王老商老農老周書職廢曰大工賦事大商行旅夫農殷振六藝曰大農大工

大蔡謂之三業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晉士會稱楚莊之霸也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子囊美晉悼之賢亦曰商工不遷業庶人力於農則九職尤重三官也董安于治晉陽趙襄子繼之當時以晉陽爲保鄣及知伯將伐趙襄子往晉陽而城郭不治襄子懼張孟談曰吾聞良吏之治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俟也謂閭民出令甫五日而城郭已治矣然則閭民易可少哉魯三家分其國之民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則若子若弟取其半焉子弟謂閭民臣謂其官力役若今之丁載師所謂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也康成以爲傭誤矣荀子曰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工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農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休小麥大麥小豆大豆爲九穀禮有先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馬融云衰傷臣僕缺一時之祭然則士以下爲臣妾服鯉魚管子君臣篇有中民有小民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審天時物地生以斷民力禁淫務勸農功民無事則小民治人有中曰參中民三農也小民無事爲勤農者上農中農下農也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若夫絺綌徵於山農草貢徵於澤農齒角羽翮徵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皆虞衡所作之材也亦名爲農而以山澤



別之故曰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疆土各守其職而萬民詩漢永平初禁民二業居巢侯劉般上言官禁二業田者不漁今濱江湖郡民多漁採以資口實冬春閒月不妨農事曰鄭玄以爲田除害有助穀食非二業也帝從之遂弛其禁則九職雖分蓋通功易事者歟

九薮繫民

文王以七屬官人周公以九兩繫民繫猶屬也大戴禮七屬曰國則任賢官則任長學則任師先則任賢族則任宗家則任主鄉則任貞蓋牧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牧者一州之貴也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長者六官之長也若夫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則有師儒在朝則美政在下則美俗近者樂之遠者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此非得民之神者歟以賢得民者師以道得民者儒父兄在焉子弟從之故曰地從城城從民民從賢得城則得地得民則得城得賢則得民焉庶姓別於上則有族族人不戚君則有宗翼九宗逆晉族遂四族殲齊戎皆宗以族得民者也族繁則渙族盛則強是故立大宗以糾合之檢彈之使一族愛而親敬而尊由是老窮不遺桀黠者不敢爲非故人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所謂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者蓋如此降及春秋族不任宗宗不敬族族

[illegible]有社稷之[illegible]未有[illegible]桓之亂鄭有[illegible]良之爭而宗法壞矣大夫不稱君謂之主恆無有作福謂之利利者和也故義和爲利利者養也故祭告利成所謂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

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俾都家各養其民而利之以義也不然牛馬雞豕委已者也而采焉[illegible]飲也鄭之[illegible]宋之衆民歸之矣居人臣之位而遂道結民心害于而家何利之自若夫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則吏治不可不講也不煩之吏有似於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所謂鄉則任貞吏以治得民者蓋如此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之法周公又分七屬爲九兩者談說不得師爲倍獨學而無友爲孤而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國之藪民其之而吏掌之者故有師以賢得民自有友以任得民有吏以治得民自有藪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任爲六行賓興於鄉里富爲五福敷錫於庶民降及奈漢任[illegible]爲俠富成於姦故匹夫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illegible]於天下而上無禁利下有貪民鹽井丹穴皆擅而據之[illegible]末流必潰先王知之故道義有切磋之友統以師儒川澤有虞衡之官吏於吏治則任不流爲俠富不犯於姦矣朱游少通輕俠及從師受經卒爲名臣龔少卿召翁卿之爲吏也所居民富郡有富積此其驗也先王立政必先得民得民之道不出七屬有天下國家者[illegible]意[illegible]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繫猶綴也綴真贅通詩曰具贅卷焉荒傳云贅屬也箋云繫屬孟子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猶屬也屬猶繫也詩曰爲下國綴旒綴旒者所以[illegible]周自平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由是九兩[illegible]之民不復繫於京師矣

## 象魏

宮之中門曰雉門門之側東西有堂謂之辟門之外左右有樓謂之觀總名爲闕秦漢闕外有桴思今之樓古之觀也觀謂之闕學思謂之屏正歲五官縣象魏於其上象魏者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事象所謂天垂象聖人象之者也



六典既建五象斯彰以揚大烈以覲耿光無怠無荒不忘萬民仰觀挾日乃藏因縣之於闕遂以象魏名其闕焉於卦爲觀下體坤爲民上體巽爲命互體艮爲闕命縣於闕萬民觀焉兩觀之名蓋取之此中正以觀天下者也禮典不縣者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illegible]常三常立而五象出焉然則禮在五象中別無禮象[illegible]兩觀不設五象不縣徒立巨闕以應天宿失其義矣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蜡賓者臘祭先祖祭必有賓羣臣助祭亦曰賓廟在中門外之左祭畢出廟門至中門即縣象魏之處周禮在魯大道

不行舊章雖存人亡政息故孔子過之而歎焉[illegible]

伯享王於闕西辟杜注云闕象魏也愚謂西辟若門側之室言西則有東可知明堂位注云屏謂之樹今拱思也刻其氣蓋歟如今閣上爲之匠人注云城闕謂角楔思也孔疏云楔思小樓也城闕閣上皆有之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思作罘思說者以爲即招魂之網戶不知其後尊名曰罘謂牖戶之間有射孔樓樓然也牖若網羅之目故曰罘思罘之樓樓然其名起於[illegible]書雲漢梁天臨七年鐫石爲闕奇禽異羽畢備其[illegible]也

## 挾日

禮曰挾日尊曰浹辰周之正朔魏闕挾日而斂五象成之九年楚人浹辰而克三都正義云浹周匝也從日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浹辰者子亥之辰一匝挾日者



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浹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云挾達也謂方皇周浹於天下故曰達於卦爲蠱爲巽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易林乾主甲震主庚虞翻云乾成於甲蠱變成乾震成於庚巽變成震陰陽天地之始終也挾謂之雜雜謂之匝三王之道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終而[illegible]

[illegible]環無端呂氏春秋曰圜周復雜淮南子曰數雜之[illegible]挾地後人掇拾淮南托爲文子改雜爲算失其義

癸朝廷出令曰令甲趙武靈王出胡服令趙蘇曰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漢有金布令甲之篇亦以此康成云從甲至甲爲挾日蔡邕云郊天陽用日耕耤陰用辰

## 納亨

祀大神亨先王及納亨大宰贊王牲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愚案漢禮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illegible]明堂社稷亦如之晝漏未盡十四刻夜漏未盡[illegible]刻皆再言納者一納牲一納亨也正月始耕祠先農其禮猶不再言納然則納牲與納亨異矣漢祠夜半行禮故祭前晝漏未盡納牲夜漏未盡納亨禮運祭元酒薦血毛爲法太古腥其俎孰其殽爲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盛器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奠定詔於堂是古之三詔即漢之再納祭義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者謂合亨之後奠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前盛之於俎先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要以孰爲正大夫士之祭也自薦孰始故特牲少牢皆曰饋食漢親耕及驅劉祭先農先虞曰特牲如饋食饋薦孰而不薦腥故有納亨而無納牲不再言納者[illegible]穆答者猶嗣舉奠皆天子諸侯之禮大夫之子不舉奠[illegible]奠者尸未入祝酌奠奠於鉶南大子奠斝諸侯奠角上嗣舉之故曰舉奠君之上嗣爲穆迎牲入廟與君對共牽牲尊君之適也說者以穆爲子姓失之矣牽牲在祭初舉奠在祭末天子諸侯皆將傳重故惟上嗣得與

焉五官奉牲羞其肆肆者六牲之灋是爲納亨詩[illegible]正之
司士割之王親匕之次僕贊之御僕登之[illegible]南齊太常丞蔡
[illegible]引東京禮儀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孰進孰者納亨也則書
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六刻進孰[illegible]
漏未盡[illegible]是納牲卿大夫序從而已及入廟繫牲於碑
[illegible]大祭祀而封毛取血入以告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
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獨言納亨者舉其正也
小宰掌宮之糾禁干寶注已干劉昭注漢志間引其語如秋官夜士云
周官干寶注已干劉昭注漢志間引其語如秋官夜士云
若今都候之屬大宰小宰云若御史中丞案左右都候主
劍戟士徼循宮以況夜士可也而小宰全不類中丞特以



其在殿中宮舉非法有似小宰掌王宮之糾禁遂以中丞
當之決非康成之語其爲干注無疑今皆雜於鄭注賈公
彥之無識也詳信南山正義引太宰納亨注云納牲將告
殺謂鄉祭之長劉昭亦以爲干注曾子問正義引太宰納
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唐人正義非出一手兩處不同則
劉昭所謂干注者抑或然乎至若以司門爲如今校尉太
僕爲若漢時中皆干注也而舞師翌舞云翌赤草染羽爲
之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以爲鄭注今本鄭注無之而
干注英蕩及弧旌枉矢吾取焉云枉矢彗妖星非其義也
枉謂枉直蓋枉矢於弧然八矢配六弓枉矢居其首康成
云取名彗星飛行有光若今飛矛矣則干說亦未爲得也
孔穎達曰鄭司農解光數之名皆本彗星今有重差句
股者重差即差分也去分要而替以句股爲漢之九章馬
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然各爲二篇未知
所出然則干注本馬融今皆雜于鄭注矣

小宰掌吏曰正其位作其事受其會三者臣之所以事
君曰進其治制其食聽其情三者君之所以體臣注云情
謂進其治制其食聽其情三者君之所以體臣注云情
爭訟之辭非也邇臣守和交得有爭又焉用訟且不心競
而力爭晉之公室所以卑也曾謂先王之世而羣吏有爭
訟者乎愚案詩東山之序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
勞所以說也故東山之卒章極序其情樂而戲之采薇遣
戍出車勞還杕杜勤歸一則曰憂心孔疚再則曰我心傷
悲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而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乃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故
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蓋有告者必有聽
者有告而無聽于是祈父刺宜王不敢斥王而呼祈父曰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不聽當是時小宰之六敘廢而在朝無復有聽其
情者矣曰靡不聽者責其不能聽也先王之於羣吏既進
其治以書其勳復制其食以厚其養又聽其情以悅其心
所謂體羣臣者可謂至矣情見乎詩大史序之王者不作
而詩亡詩亡而王迹息者以此大戴禮公曰今日少閒我

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子曰可爲家不可爲國上失政政出自家門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illegible]若無假人名此非孔子之言而託之者也古之盛世君臣上下皆得言情何嫌何疑而云不可且魯之有名無情也久矣及哀公而愈甚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而上下之情不通誠能度其上下而咸通之則君與民合爲一心臣與君爭爲一德又何患乎三桓乃不通其情而更益其妄於呼此公之所以終孫於邾也韓詩外傳言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



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其二曰塞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誠能以敘聽其情則通而不隔行而不塞誰得而侵之

傅別質劑要會

小宰八成有傅別書契質劑要會之名傅別故書作傅辨

[illegible]春讀爲傅別案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愚謂辨猶別也會猶傅也傅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傅之爲一如符節然案質劑左氏謂之質要荀子謂之質律詩謂之質成言可奉爲法律而事由之要結而成也不徒賣買用之旅師平頒與積斂之民而散之民亦悉質劑以爲信焉六鄉役民以上劑六遂役民以下劑劑者州里之役要而司空之辟也要者合要故左氏謂之質要辟者法律故荀子謂之質律又旬計曰月成月計曰月要歲計曰歲會[illegible]名爲質王制所謂司會以歲之成[illegible]於天子冢宰齊[illegible]質是也又獄之要辭亦名爲劑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是也故詩謂之質成然則傅別質劑要會三者皆書契之別名也易梂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所謂辨合符驗者即此應劭云萬方億醜并質其劑章懷注云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簿書最目獄訟要辭皆名曰契合齒分支列子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坐而待矣注云剖處似齒標名曰前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管子貸粟米者有別券五教以平賈取之定其券契之齒九家易曰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金決竹木爲書契象契一作挈漢有租挈及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



宰夫要凡目數

宰夫八職其四要凡目數注云要若歲計凡若月計目若日計愚謂三者皆數也數分爲目目最爲凡凡合爲要皆謂之數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八職首曰要即此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州

里役要邦國比要皆名爲要車之進退其要在轄戶之別
闔其要在樞設轄而車行立樞而戶轉周官之要在六官
六官之要在天官舉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並照之而觀
其誠者也是故冢宰治之司會攷之天子齊誠受之亦曰
質是爲質要春官御史掌贊書凡數注云自公卿以下胥
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總謂凡即官成之凡數即官常
之數凡者大共名也數者大別名也推而共之爲凡推而
別之爲數其義雖知其數易知失其義守其數謂之有司
頌其書不知其說謂之誦數之儒蓋凡則其總而數則其
緒爲爾目者都甘漢有司徒都目司徒總領綱紀故有都



目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都即數之凡
目乃數之目也有要而後有凡有凡而後有目有目而後
有數尊者治約卑者治詳有形埒者人皆見之有篇籍者
世共傳之所謂數也釋數而任智者窮弃數而用才者凶
數出於道道出於天王者體天而數立百官守數而道有
衍衍廣爲三百三千反而歸於一協於棫隋牛弘嘗問劉
炫曰周官注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而益不治何
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課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
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治鍛煉甚密萬里
追証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若此之相懸也
而唐張九齡亦云吏部條章動盈千萬乃筆之吏搏折筆
蠹胥徒之猾緣隙而起然則要凡目數古得之簡今失之
繁地官質人凡治質劑者國中十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
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所以絕民之爭訟且息文書
也故邦國雖通以朞爲斷安得有百年不決之案乎

胥掌官敘以治敘

府掌契史掌書徒掌令皆有專主獨胥掌敘若無所專契
以治藏書以贊治令以徵召皆有職事獨敘以治敘若無
所職何也康成讀胥爲諝有才智之稱賈公彥則謂易有
歸妹以須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胥與須通康成



亦以注易矣愚案說文胥作疋或曰胥字其象爲足其義
則記也從又從㐭則爲疋爲疏皆疏通之義古文詩大雅
作大疋樂官有大胥蓋以此詩云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云
胥鼓南然則雅與胥通也故爾雅一作爾疋天之道地之
理人之紀無不疏通故曰胥胥者雅也正也訓也訓其文
正其名以合於雅乃得其敘事得其敘之謂訓而大行人
論書名聽聲音則屬瞽史諭言語協辭命則屬象胥吾儒
詁訓之學皆從此出焉樂正授數司成論說非是則不能
通也是故先王之世在官有學古之吏在朝有道古之儒
敘敘者倫時敘者司惟敘者功萬事萬物各有秩敘而不

亂及周之衰淫文破典則有孔子雅言以正之其道得以復明而詁訓之師授受不絕猶古之象胥也秦掃而更之滅書簡之文弃先王之語由是青黃變色馬鹿易形事物盡失其敘而天下亂矣夫有質要焉之敘也書有凡數書之敘也今有甲乙令之敘也胥得兼之故若無所職無所專而有才智之稱日月以敘時載辭以敘信五物以敘事百物以敘事十輝以敘降兩旌以敘和三市以敘地九嬪以敘卽凡事皆有敘而官吏之六敘以正羣吏者胥實治之而閭胥掌觸而行執度夫胥正鄉位小胥正樂縣象胥傳言協禮雖有才智不亂舊章荀子曰法則度量刑符圖



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相傳不敢損益王公持之百吏守之以取祿秩焉所謂敘也是故其人雖亡法存故府維胥敘之備矧其所摯雅之材一百有五道備後王事從先古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述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案雅一作盃方言曰盃格也秦晉之郊謂之盃郭注云所謂伯盃者也伯盃卽伯雅則大胥小胥與大雅小雅明矣詩曰爵豆有且侯氏宴胥太元曰不宴不雅案盃也然則宴者猶宴雅歟

徒掌官令以徵令

宰夫八職曰治要曰治凡曰治目曰治數曰治藏曰贊治曰治敘曰徵令曰徵條皆曰治及贊而已康成謂徵令趨走給召呼非也徵令者小司徒行之司書逆而考之皆因之政教而以召呼當之誤矣宰夫掌禁令及百官府之徵令而敘羣吏之治故以治敘委之胥徵令委之徒徵令者傳王之令也韓非曰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奉君令詔卿相不辟尊貴不就卑賤然則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之徒也案胥有都令史八人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盛五人謂之五都令史總領衆局方軌二丞故曰都丞其名起於戰國卽漢之令史能通蒼頡史籀篇者補之其職主書後世改用上流始重其選在周則府史胥徒而已都丞雖卑令史雖賤而以之徵令則令之行也猶雷風之鼓萬物也是故出之王爲命內史書之大僕與小臣出



入之藏之官爲令御史贊書之宰夫與其徒掌而徵之徵猶召也若後世尚書召板徵猶神也莊子曰明者爲使神者徵之言無往而不應也是故節爲徵信命爲徵令徵令猶申令也申令振鐸夏有道人道人徇于路徒從小宰徇于朝鄭師賤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宮正盧舍　魏氏

大喪宮正設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荀子曰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故欲辨貴賤先辨親疏既序親疏又分貴賤同一居廬或宮或祖或賤或貴非人君則祖之親非適子則隱之尚親而素尚尊也書云高宗諒陰諒讀爲梁陰一

作闇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禮葬爲柱楣楣則梁也葛洪曰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葬泥之障以避風雨成諒闇若鵶鶻之鶻烏南反闇謂廬也廬有梁謂之楣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堊釋名云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屋下壘墼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墼成屋爲兩下



然則既葬塗之既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堊室堊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者皆不廬故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言士疏且賤必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說者謂朝廷之士居廬服斬都邑之士居堊制周失之矣孔安國以高宗三年不言故曲爲之說曰諒信也陰默也古訓兼音義以信默訓諒陰似失其音何晏集解弃鄭取孔杜預遵之遂謂

人君既葬不居廬以此注春秋左傳豈非春秋之臯人乎白虎通曰臯人不居廬天子居日諸侯近臣大夫三日而成服居中門外東壁爲蓋 司服職云凡喪爲天王斬衰親疏貴賤一也周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於是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既葬而除之禮婦爲舅齊衰而子柳使其妻總衰當時皆以爲非禮矣諸侯之大夫亦以之服至尊而謂之禮則思未敢信釋名云總惠也齊人謂涼爲惠言服之輕細涼惠也以輕涼之服服至尊蓋自衰周始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

宮伯士庶子均秩均敘 庶子猶餘子

宮伯之士庶子宮正之衆寡內宰之人民一也凡在版者



行其秩敘作其徒役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猶漢之衛卒唐之府兵也漢之衛卒每一歲而更師古音工衡反衛司馬掌之每當交代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而罷焉唐之府兵宿衛者皆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自五百里爲五番至二千里爲十二番皆月上然則月終均秩者猶府兵之月上歲終均敘者猶衛卒之歲更蓋番上更休皆有秩敘各得其均地官鄉有均人主徒役謂之公旬旬猶均也三年大比則太均故春官有大均之禮以恤衆論語爲力不同科馬融曰爲力者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謂歲有豐凶地有遠近時有久暫周衰政失力役不均故孔子傷之公

旬之有均也力役之有科也鄉師作秩敘作以此宮伯行秩敘行以此城古者兵出於民容民吾衆謂之師故曰夫家衆寡又曰人民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力之士皆人民也入則衛於宮出則扞於野三時不言而兵亦是其秀者糾其德行教之道藝皆彬彬乎有儒者之風其桀者去其淫怠斥其奇衺而無勇悍不馴之氣宮正爲之版籍其名內宰爲之圖畫其象邦有大事作而令之是爲王之爪牙及宮正之殊六鄉之士不滿六軍乃取王之爪牙以充之由是調發轉移不以其地番役更代不以其時至不能養其父母而祈父之刺與矣祈父主封圻宮伯主宮殿父猶伯也王之爪牙謂士庶子之守城郭者廛所止居廛所庶止言秩敘之不均也然則祈父蓋夏官之掌固與古者卒謂之士庶子猶餘子也呂覽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得戟于市說苑佛肸以中牟叛城北餘子袪衣入鼎戰國策燕趙久相攻餘子之力盡於滯壘古之闢士皆曰餘子周書曰成年餘孽務要餘年餘子務積大荒餘子倅逆蓋門九職之閒民宮正所教宮伯所作之士庶子說者以爲公卿大夫之子豈其然乎秦爵有公士越軍有教士楚師有都君子說者謂公士乃有爵之步卒教士乃教練之精兵近乎周之士庶子都君子乃都邑之士君所子養而有復除近乎周之國子故國子則授之車甲司馬乘征而士庶子則猶有徒役之事焉或衛王宮或守城郭或屬都家王宮有糾禁城郭有守政都家有戒令蓋皆以秩敘行之者也有卿大夫之庶子有民之庶子卿大夫之庶子爲國子遊倅之所存民之庶子爲國粥餘閒之所養而衛王宮守城郭屬都家謂之士庶子軍行則從戒終則饗有功則勞死則弔焉蓋所謂國粥歟而朝大夫都則之庶子在府史之下與胥之職也而以卿大夫之子爲之則胥非賤吏可知矣趙左師觸龍願以其少子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則知戰國時衛王宮者皆卿大夫之庶子即夏官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文王世子篇所謂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公族之無事者國之貴遊子弟也王之庶子眡列國之大夫王充曰吏衣黑衣宮闕亦黑然則漢之衛卒皆服絳襌衣矣周尚赤蓋亦服赤歟但子秋水篇有壽陵餘子司馬彪云餘子未應丁夫蓋謂閒民也管子問篇曰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餘子之勝力兵有行伍者幾何人然則閒民者非餘子之未仕而無田功無行伍者乎呂覽報更篇曰張儀魏氏餘子也平阿壽陵魏氏皆地名則餘子爲閒民信矣古曰餘子漢曰分子洪氏隸釋載北海相碑跡鼎不朽分子遠黃耿勳碑修治保道分子劾九義井碑陰稱分子者

六十人晝參之餘子壯賢出分故曰分子古之疏[illegible]夏仲御別傳自稱會稽北海閒民明閒民即漢之分子矣

膳夫王卒食以樂徹於造　王日一舉齊日三舉大喪不舉

膳人職王卒食以樂徹於造大祝職注云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矣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間行而進案造思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龜策傳灼鑽之處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以食夕深衣注云餕者食朝之餘天子言日中諸侯言日夕互相挾故王卒食則徹於竈以便爇溫而供日中及夕之餕也賈疏謂徹於造者不重進失之矣以樂



徹者荀子曰天子曼而饋雍而徹淮南子曰磬鼓而食奏雍而徹磬鼓者王大食之所奏也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四氣之和故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說者謂徹饌奏雍津潤已竭其不然乎雍和也奚其竭白虎通曰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是爲四飯樂者德音功成乃作以之侑食者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王日一舉者康成云朝食也謂王日四飯惟朝一舉日中及夕皆餕其餘齊日三舉者且也晝也餔也司農云齊必變食變者改常饌更而新之潔清其氣而已賈疏謂三舉者二太牢亦失之五穀者民所仰君所養故五穀盡升則五味盡御于王不盡升則不盡御一穀不升謂之僅二穀不升謂之旱三穀不升謂之凶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大荒不舉者凶饑也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犧牛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玉藻朔日太牢朝日猶齊日也視朔朝朔必齊賈疏謂朔日當兩太牢膳夫職文不具則又何據而云然也大喪謂后世子之喪春秋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宴必奏樂故曰宴樂叔向以爲非



禮則晉悼公既葬平公與諸侯宴于溫魯小君穆姜既葬襄公與晉侯宴於河上其爲非禮益顯矣愚謂言大喪則兼包小喪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皆小喪也子卯尚稷食菜羹王服衰而殺牲盛饌有是理乎則小喪亦不舉可知也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

內饔之頒賜皆掌之

廩人職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珍異四時食物人則瘦臞臞一作羅首稍腐敗故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愚謂膳夫掌內饔之頒賜廩人斂而入於膳府者所以供王之頒賜也大宰掌九式必有分頒內

饔選百羞不忘好賜皆所以恤下推恩故饔飲之禮務下徧君不嘗羞殺不下浹上不舉樂由余曰乾米不廩則左右親芭豈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胙官無蔬藏腌陳時發則藏其上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所謂珍異之有滯者皆腌陳之物以時斂而發之則官無蔬藏而羣亦得下流焉是以祭必有餕尸餕神餘臣餕君餘賤餕貴餘下餕上餘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煇胞翟閽至賤之吏皆得食其餘則境內之民必無凍餒者矣世稱中山以羊羹亡國非也饔士大夫而羊羹不及其司馬貴者且猶不及況其賤者乎則境內必多凍餒之民可知也民多凍餒國焉得不亡晏子之魯朝食有豚晏子曰去其二肩去藏也及晝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亡之矣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藏餘不分則民盜豚肩雖小漫藏之招也故積多不能分謂之吝吝列四惡古者聘賓歸饔餼膳肉及獲車言以分人無不辯也曾謂晏子未聞禮乎鄉師以蔵時巡國及野而蜀萬物之蠥阨凡有天災民病司救又持節巡行而以王命施惠晉之復霸也上無滯積下無困人閭廬治異天有菑癘親巡孤寡共其之困說者以為小惠然皆本於周官

庖人膳膏　十二辰之禽



牛膏膻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鄭說則然晏子春秋曰食魚無反惡其鮮也說文引周禮膻膏鮮凡鮭鮮从魚者皆言魚則許氏以膏鮮為魚膏矣又胜臊从肉者為犬豕犬膏臭胜豕膏臭臊鄭司農如之杜子春反之皆言犬豕獨康成謂雞膏胜以為雞屬木秋木休廢犢麛物成而充得氣尤盛故用休廢之脂膏為膻其說不知出何書也又腥从星音鮮佞切與胜从生音桑經切者不同腥謂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康成亦云肉有如米者似星今驗之良然則腥乃豕肉之不可食者膻膏腥當作胜俗通作腥流傳已久不可復正矣呂覽云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覆者膻草食者羶臧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繁露亦云凡物乘泰而生厭勝而死飲食臭味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不可不察薄以冬美甘勝苦芳以夏成苦勝暑得天地之美而四時和嘉其法掌於食醫者歟月令五臭無臊故春臭羶內經五臭無羶故春臭臊則臊類於羶也祭露夏祭先亨商祭先臊則又胜臊同類矣月令冬臭朽內經冬臭腐說文朽作㚇腐也腐之言無也氣若有若無為㚇或从木狗秋臭腥故秋膏腥月令內經與周官皆合祭邕注月令以為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家人所畜牲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春木勝土故春食未羊夏火勝金故夏食戌

季夏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故季夏食牛秋金勝木而兆屬寅冬水勝火而馬屬午虎非可食而禮不以馬為牲犬豕無角其類也故以其類為食焉[illegible]為木菽為金麻為火黍為水各配其牲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愚案十二辰之禽先儒無說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則馬亦牲也而云禮不以為牲豈膳夫六牲獨無馬歟淮南子禾春生秋死豆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則又以菽為火麥為金康成謂黍為火麻為金菽為土牛金六水豕孔氏以為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不可一定也賈氏亦引易說大山失金雞酉猶亡玉羊則羊屬火又屬金矣古有乘馬有食馬穆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食無馬牲自秦漢始易林曰三年生狗以戌為母又曰黃狗生狗白戌為母是金犬生於戌土推之十二禽皆然許叔重曰古文亥為豕與豕同則十二辰之禽起於古矣

## 甸師蕭茅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或為莤讀作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然謂之縮縮滲也案縮說文作莤云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象神歆之也其說與鄭大夫同而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為證然則縮酒縮酌皆當作莤从酉从



豈義見乎文假借作縮音是而義非矣芣牡蕭而秀然其根苟絇為索漚為管束為屯表為蕭蒸地曰藉封土曰苴苴屋曰茨束矢曰握蓋鼎曰鼏或折以卜或執以招或以為旌[illegible]貫為屏花亦者夏毛刺者菁三脊者靈及其用之於祭也其名二曰苴曰莤其義三曰藉曰滑曰灌藉也者祭以之承也滑也者酒以之清也灌也者神以之歆也故于匰藏于館實于篚苴不兼莤莤得兼苴士以上祭皆用苴非天子不名莤王祭不供聲罪討之正其名也杜子春破莤為蕭失之矣艾蕭何物而居其上乎或曰莤讀為蕭猶節讀為籥則合蕭茅為一物矣豈其然愚謂其音同其物異地員篇曰蕭下於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

## 鼈人

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鄭司農謂籍者以刺泥中搏取之愚案說文籍刺也說本司農魯語作[illegible]冬則擾[illegible]於江列子作籍牢[illegible]庖厨之物韋昭謂夏[illegible]莊子作[illegible]籍擾也殷敬順釋文謂籍本作籍以木竹圍繞而刺之籍讀為柵柵木柵也愚案說林訓厥者扣舟謂積柴水中魚聞扣舟聲藏柴下擁而取之周頌所謂潛尒疋所謂椮籍非厥非椮乃西京賦所謂叉蔟之所攙捔蔟與籍音義同楚角者獨二切東京賦云瑇瑁不蔟謂貍物也秋官有碧蔟氏

謂又取之司農讀爲蔚蔟之蔟蔟謂巢鳥之巢猶魚之穴故取之之名同挺爻來往似無槮欋列于牢籍亦非貍物殷說誤矣司農云五物謂有甲蔺胡胡猶互也見釋名蔺猶曼也互蔺之甲欚張開圜其狀曼曼然故曰蔺胡脩廣圜蟠其類皆然自今其蟲介蔺誘注曰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涇蚓也蔺曼與音義亦通互一作沅左傳固陰沍寒沍作涸蔺爲互言閉之固也戰國策蚌方出曬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兩開也閉爲兩閉爲蔺康成謂貍物鰿刀含漿之屬釋魚云烈鰿刀蚌含漿案鰿刀蚌魚也一名刀魚飲而不食九江有



之貍藏之物其出以時蓋謂魚之貍者多此類不獨龜蜃爲然合漿乃蛤且非與魚同類其爲貍物則一也賈疏失之一說猶與掉通舊大家東征賦掉蠡陳思王遷都賦掉蠡皆謂取互物也掉一作涿秋官有壺涿氏其官掌除水蟲與鼈人皆下注除之一取之凡邪之術事二官兼掌之竈與康成謂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司農讀爲濁音與涿近涿亦或爲濁愚謂濁與擢音同古文通稱故掉擢文雖異而音義皆同也地名涿鹿一名濁鹿索隱曰古今字異戰國策不雨或誤爲不雨春秋後語以其音不通遂更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腹其可笑如此

疾醫瘍疾

瘍疾者四時之鬱氣也川鬱爲沔樹鬱爲蠹草鬱爲蕡氣

瘍木鬱發於春火與土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

方冬是謂瘍疾春氣在頭故病痟首其病有端三陽受寒伏溝[illegible]去頭痛員員入連在腦腦逆而酸痟頭痛說文酸所謂痟首[illegible]寒涼者脹溫熱者瘡故夏病痒疥風行脉衝肌膚[illegible]散於分肉[illegible]不仁所謂痒疥疾也金肺受邪形[illegible]氣鬱一觸秋金遂成風痟身之衛氣日夜循行邪客風府與衛交爭故有瘧寒疾也陽氣不藏故冬病欬五行傳謂欬者口舌病木沴金非也四時皆有之月令夏多欬心與脾欬也周官冬有嗽腎欬也陰下陽上諸陽上浮氣逆



而喘無所歸休故有嗽上氣疾也形不足者溫以氣精不足者補以味或收使斂或散使宣緩急燥潤或耎或堅贊其運氣資其化原而五穀得天地之和其味尤美而完焉故食穀以安其氣全其真食間穀以去其邪保其精而病[illegible]新方有大[illegible]有厚薄惡石氣勁必伐大和芳草氣美[illegible]滋多不[illegible]服也佐以所宜以平爲期妨增其氣氣增而氣偏則受傷夭絕天年所謂以五味五穀五藥資其病者如此時氣爲客藏氣爲主胃氣爲宗補氣爲榮悍氣爲衛邪氣爲淫主客平則氣和榮衛通則氣順歸於其宗邪淫自正反是乃病成邪則甚氣有所積有所聚積氣

為陰陰伏而沉不離其經聚氣為陽上下無常莫知其鄉麗於形流於血氣血離居形氣相失肺氣絕尺澤竭心氣絕神門閉反必結肝氣絕大衝歇腎氣絕太谿決胃氣絕衝陽越竭氣脈知其藏也所謂以五氣眡其死生者如此五聲聲絕之脈五色者氣之華也角聲為呼徵聲為笑宮聲為歌商聲為哭羽聲為呻心為噫肝為語腎為欠為嚏胃為嗽肺為欬聲微者氣奪聲不發者氣濕語言不擇者氣亂聲嘶者弦絕聲喝一介反者病深故聞而知之者醫之聖也所謂以五聲眡其死生者如此色之見也有淺有深病輕者見淺有枯有澤內敗者色枯黃赤為熱白為寒青黑為痛黃如枳實青如草茲赤如衄血白如枯骨黑如炲此五色之見死也黃如蟹腹青如翠羽赤如雞冠白如豕膏黑如烏羽此五色之見生也所謂以五色眡其生死者如此蔡主肝竅於目赤主心竅於耳白主肺竅於鼻黑主腎竅於陰黃主胃竅於口見淮南子一說腎竅耳心竅舌舌非竅也說以耳屬心為是謂九竅蓋精神之戶牖外為表而內為裏閉藏竅各有經紀則所謂變者可知也人身有三部部有三候上部胸至頭中部膈至脐下部脐至足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故曰平八索建九紀八索者八體首也腹也足也股也目也口也耳也手也九紀者九藏頭角也耳目也口齒也肺也心也胸也肝也脾胃也腎也精其術者以九竅之變九藏之動與五氣五聲五色而參之魏文侯問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乎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醫先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諸侯讀為閑同音魏文侯曰善說者謂上醫眡神中醫眡氣下醫眡色非也凡物有氣而後有神有神而後有色神者氣色之精集於珠玉為光明兩而參之不言神而神在其中矣抑又聞之四時之沴氣關乎政令而以德化為轉移故曰政令者氣之章德化者氣之祥災害者傷之始變易者復之紀醫術也其通於天道者乎管子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心五藏具而後生因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髓五因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口心發為舌謂神藏五者兼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一說五藏有七神謂脾藏意與智腎藏志與精并三藏為七府有六面三焦一府主持諸氣有名無形不屬五藏二陽胃腸故受寒則頭痛呂氏春秋曰醫處頭則為腦為風



## 瘍醫以五氣養之

瘍醫療瘍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作五穀非也史記軒轅治五氣說本內經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

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歸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五色修明音聲能彰此五氣之和使然也五氣不和結爲五瘮不發不洩其氣外發內潰發拆而目浮腫肌腠瘡瘍五色不明五聲不彰此五氣之沴使然也故療瘍者抑其逆氣資所不勝折其邪氣先取化源夫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無犯司氣無犯間氣氣之上下爲司左右爲間司氣以紀歲間氣以紀時先時而至爲有餘命曰氣淫後時不至爲不及命曰氣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眾者奪之安其主客適其寒溫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爲得氣無失病機謹候氣宜不可過之以平爲期此非以五氣養之之法歟春氣在左秋氣在右夏氣在前冬氣在後長夏氣在中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察之是故五氣不明五治不分失時反候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氣有六而云五者少陽與少陰同法歟陰少陰少陽太陰陽明太陽爲六氣

祝藥猶行藥　劑殺猶砭割

瘍醫祝藥康成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釋名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古文假借多取音同函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爲注音同古文通左傳鞌韋之附注賈服皆云注屬也是左傳之注即函人之屬故荀子注續注一作紝注與屬同義雜騷奔屬屬與注同音學者不明六書乃謂康成好破字不亦異乎氣相灌注謂之祝藥不獨瘍醫爲然墨子非攻中篇曰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惡臣不以養其君然則祝藥猶行藥也王牛由以爲祝由誤矣刪本墨子無祝字宋人以意刪出之祝藥劑殺瘍醫之術太元從之次七曰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達之次七曰達于砭割前亡後賴測曰達于砭割終以不廢也此言瘍醫之術甚精劑殺猶砭割注藥以食其肉惡去而善生前雖亡後宜賴之以此救凶終以不廢內經癰瘍宜砭石古者以石爲鍼謂之砭劑以砭殺以藥是爲劑釋名曰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古州與祝同音讀爲注史記索隱注音丁救反御覽引釋名注病作祝由說文作祝禱音相近也

天官二

東吳　牛晨　惠士奇

酒正五齊三酒

五齊二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緹五曰沈釋名云泛齊浮蟻在上汎汎然鄭云成而泛泛如今宜城醪矣釋名亦云宜城醪蒼梧清記一清一濁也泛一名醴說文云醴泛齊也醪汁滓酒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醴一名酏詩無酒酤我毛傳云酏一宿酒也鄭云如今恬酒矣高誘云醴以糵不以麴濁而甜中山經曰其祠糵釀注云以糵作醴顏師古謂醴少麴多米非也醴不以麴高說得之釋名盎者滃滃然濁色也盎說文作醠亦云濁酒鄭云蔥白色如今鄭白矣鄭讀爲醝廣雅云醝酒也宋孝武四時詩所謂白醝解冬寒也釋名云緹者色赤如緹也鄭云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詩釃酒有衍說文云釃下酒也謂盜酒以筐賈疏云若今糟牀矣釋名云沈者濁濁[illegible]清在上也鄭云成而滓沉如今造酒矣沉一作澄則清可知也南都賦十旬兼清疑即此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釋名云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鄭云事酒今之醡酒皆新成也釋名醡酒云久釀酒澤似非新成一



名舊醡鄭云舊醡謂昔酒蓋醡酒有舊有新舊爲昔酒醡新爲事酒矣醡之言澤也故醡一作澤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內則酒清白注云白事酒昔酒[illegible]明酌之明酌五齊之醴爲濁三酒之事爲[illegible]之酒故沖醴以事其味尤相得也醝酒說於清也云盎齊差清故[illegible]以清酒則泛醴爲尤濁矣其用之祭祀則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然則造之者酒人辨之者酒正有式有法凡祭祀皆然也學者見禮運有醴醝醍澄而無泛遂謂禘用四齊惟大祫備五齊三酒時祭用二齊醴



盎諸侯禘用二齊時惟一齊盎而已時小於祫誠然祫大於禘豈其然盎一作醠說林訓曰清醠之美蓋未況濁既況清宋元豐禮以爲酒正八尊設而弗酌司尊彝六彝六尊設而酌之今太廟明堂請以泰尊實泛齊山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illegible]齊象尊實沉齊壺尊實三酒皆爲弗酌[illegible]又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犧西象東壺尊實[illegible]酌尊尊三其貳以備之賢愚謂尊皆不空五齊神所享故不貳三酒人所飲故盈之是以尊常滿貳者有數不貳者有量惟無算爵則無數無量爾宋禮有酌尊有弗酌之尊則先儒之所未言也存以備攷禮記外傳曰五齊尊而三

酒畢謂之齊者酒大和合之名齊劑之名

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

從獻

三酒有酌數五齊有器量其獻也必有從謂之從獻從獻之節[illegible]如[illegible]湯之有數量焉齊酒之數量酒正掌之脯燔之數量[illegible]人制之祭祀之從獻有肝燔饗賓之從獻有脯臨[illegible]于諸侯之[illegible]以特牲饋食言之主人獻尸以脯從獻祝亦以肝從主婦亞獻尸以燔從亞獻祝亦以燔從賓三獻燔從如初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燔從如初主人致爵于主婦從獻皆如初尸酢賓長賓長獻祝及致爵于主人主婦燔從亦如初而無肝從則禮殺於初矣獻賓



及衆賓獻長兄弟衆兄弟及內兄弟雖無肝燔兩從而有薦俎薦俎亦謂之從無從者加爵加爵非獻也故無從則孔獻皆有從也獨獻佐食有脊無薦既下尸又下祝從獻之俎設於階間蓋非以其賤歟蓋從獻肝爲貴燔次之嗣[illegible]尸授肝佐食[illegible]鹽肝宜鹽也少牢醢尸牢肝用俎[illegible]於[illegible]皆用燔明亦有用豆者故同一肝鹽或在豆或在俎[illegible]祭[illegible]其豆脯則脯亦有在豆者矣康成謂脯非豆實豈其然乎上大夫賓尸惟羞羊燔與豕燔而已無肝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無肝從則從獻尤以肝爲貴也饗賓從獻則天子之饗禮亡今存者諸侯之燕禮饗終乃燕

燕之初立而行禮則饗存焉饗禮獻有從旅無從然詩其獻卿也設席乃薦之及其獻大夫也則既獻乃布席薦之至徹俎升燕而後大夫祭薦所以別尊卑既燕而獻士卑乃薦[illegible]卑矣亦各就其位薦之故皆曰從獻賓酢而出[illegible]薦脯重者賜也以所執脯賜鍾人於門內霤廣[illegible]惠也邾莊公與[illegible]射姑飲酒出而閽人乞因者以此射姑出不執脯拿杖敲閽無禮甚矣邾之亡也宜哉內則有殷脯有析脯殷爲修析爲羹則脯有濡有乾濡者炙以飴蜜或汁淹之脯脯然宜於豆乾者殷而捶焉乃施薑桂挺挺然宜於籩古者尚之冠醴子子取以見母昏醴賓賓取



以反命贊醴婦婦取以授人然則脊兼燔而尚肝薦兼臨而尚脯皆曰從主於獻也食禮無獻酬故脯燔不設而大饗尚殷修脯以籩燔以俎皆因物也內饗辨焉詩曰如酌孔取箋云孔取滿度其多少比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所謂酌有數量也詩[illegible]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箋[illegible]燔燒爲飲酒之羞凡飲酒之禮既獻賓乃薦羞所謂從脯之脯燔也酌有淺深大小爲有長短多少因從酒故薦從酌鄉射記所謂脯五臘[illegible]長尺二寸似非定數必有等差漢祀儒宗脯長五寸則漢之脯短於古矣曲禮脯曰尹祭十虞記扐俎[illegible]尹縮祭牛尹是脯不徒爲豆

[illegible]

酒人女酒奚

秋官司厲掌奴其[illegible]奚於皋隸女子入于舂稾秋官皋隸百有二十人役司寇積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地官女舂抗女稾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爲舂稾而天官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舂舂官女祧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亦曰官女官女者官婢也不獨給事舂人稾人總謂之舂稾若漢律之白粲鬼薪而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蓋酒陰類祭先灌求之陰詩曰天立厥配配讀爲妃傳訓爲媲說文云配酒色也從酉妃聲省爲妃酒之溺人猶女之或人先王亦所以示戒歟或因女奴入舂稾[illegible]人之奚非女奴也愚以爲不然鍾子期夜聞擊磬而悲使人召而問之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illegible]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量所以贖之則無有是故悲也然則古之爲酒者皆女奴信矣其父殺人而死妻子從坐爲奴則非古法也康成謂從坐男女沒入縣官蓋起於戰國歟月令粢人曰婦官盛典婦功之屬官淮南子云庶女尚粢粢與粢通尚猶典也而天官典絲受鹽典絲受良皆非女子獨內司服縫人有女御女工攷奚而已而婦功絲[illegible]府史工賈故男子主之且以其有黼黻組文之美伯懿穆約之動以其祭祀以給喪紀以待時須故婦人不與焉古配讀爲[illegible]遇其配主鄭註曰嘉耦曰妃虞注亦曰妃嬪[illegible]非收配爲妃也大戴禮哀公問配坎及配禮配作妃古今[illegible]戰國策梁王觴諸侯於苑臺酒酣魯君舉觴而作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一作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是酒之作也始於帝女女酒之名蓋取諸此墨子曰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舂酋酒孰曰酋故酒人爲大酋然則舂酋者酒人之奚也如淳曰酋音酒醋孰與久切



粢人六飲之醫

酒正四飲粢人六飲皆有醫醫者古之湯液今之酒漿也故粢人掌之酒正辨[illegible]說文醫治病工殹者惡姿也得酒[illegible]使[illegible]曰殹病聲[illegible]以治病周禮有醫酒郊祀志順風作液[illegible]曰爲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詳愚按內經黃帝問曰[illegible]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然則古之治

病未有毒藥鍼石先有湯液酒醴故謂之醫殹者噫也病者善噫故人身有諱諱穴在背下俠脊傍二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諱諱諱應手言以手應之病者作聲則止諱一作噫其[illegible]作意物也亦作意濫書意烏注云恚怒聲古[illegible]治病遂以名其酒故醫醫皆從酉以殹意得聲[illegible]成以諱爲梅[illegible]天三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人出入氣應風順風作液湯者時則調所謂服八風水也故王莽起八風臺作樂其上說者謂八方之風朝會太乙豈其然

六飲之涼



六飲之涼即內則之漿康成謂漿以諸和水紀莒之間名諸爲漿愚案管子曰冬日不漿非愛水也夏日不湯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然則漿一名涼蓋宜於夏矣楚辭挫糟冻飲酌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瓿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illegible]之則酒寒涼也其說近之水涼[illegible]酒正不辨者非以其無糟歟涼廣雅作醠本說文雜味也[illegible]者謂之桃漿水漬而蘇之其味酢而漿漿者古者以飲澆飯謂之飧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喉不令澀噎故未嘗羞先飯飲卒食又三飯三飲三飲者三漿也古有客舍賣漿家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蓋四飲兼清糟爲八加以水涼謂之十漿

酒正成要

宰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盡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歲要旬終則令正月成而以考其治藏會日成月要者官契也酒正職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illegible]成要即書契矣稱責以傳別取與曰書[illegible]質劑出入以要會傳別質劑要會皆書契之名府寶掌而藏之故曰府酒正府二人酒人漿人無府故酒人共五齊三酒漿人共六飲皆曰入于酒府謂入于酒正之府曰入其成月人其要也治之者府贊之者史



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聽之者小宰也聽謂之成故小宰八聽爲八成

籩人四籩之實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踐饋食加籩羞籩先鄭謂朝事者清朝未食先進乘具[illegible]之籩則饋食加羞皆非祭禮乃王之饋食燕食可知矣朝廟腥饋爲孰加籩居獻尸所薦羞酒所中之羞後鄭說也朝事之籩膴鮑魚鱐史記敵子石鮑一斤鱐一作[illegible]即鱐析乾爲鱐被開爲鮑一說鱐即煮藏魚也鱐俗作薑古音若許今音若想鮑亦編乾之但不析耳或云鮑魚誤矣凡籩實皆乾實詛曰背文玉使太

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愚謂脡加於俎鮑實於籩禮也曷爲不可以養太子也豈王者備物太子則否歟而鼎夫養王數居世子似與王同世子之膳臧終不會所以優尊不同與王異制又何說而獨去鮑魚也或曰去鮑魚惡其臭猶去邪蒿惡其[illegible]邪蒿之臭蔆芡稟脯楚語屈到嗜芰芰蔆也有疾屬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將薦芰其子建命去之曰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左史倚相亦以爲違而道愚謂蔆芡稟脯分實八籩天子之祭禮也特牲兩籩果烝稟擇有司徹則籩實白



黑棗棋而已不聞有蔆芡惟王者大饗得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珍異庶侈皆羞而陳焉大饗而薦芰是僭用天子之禮也故屈建曰干國之典倚相亦云薦芰以干之說者謂芰非祭物誤矣饋食之籩果屬有五桃其一也先於稾次於棗果家語[illegible]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托諸孔貴不亦妄乎尒疋瓜曰華之桃曰瞻之棗李曰童[illegible]檖梨曰鑽之內則棗曰新之來曰撰之又有瓜桃李梅之屬安見桃爲下也擇草蔆蔽據郭注云水中芰說文蔆楚曰芰秦曰薢茩廣雅作荷方言芡雞頭北燕謂之蔆當作菱廣雅菱芡雞頭江湘之間或謂之鴈頭或謂之烏頭莊子謂之雞雍司馬彪云雞頭也與鵝子合爲散服之延年說山訓曰雞頭已蔆

## 麴

籩人遂實有麴今之麥芽釋名云漬麥覆之使生芽荀子曰午其軍取其將若發麴言其柔脆也先鄭云熬麥曰麴說文亦曰煮麥讀[illegible]河間以北煮稻麥賈之名曰逢其音若馮與讀爲之讀爲矣[illegible]月令四民月令曰臘月祀灸逢樹瓜田四角去蟲瓜蓏之蟲集韻曰蟒蠹寒具引干寶司徒儀祭用蟒蠹逢之類也蓋今之麥飴蟒一作蠹賈誼連語宋昭公衣苴布食蠹餱即此晏子春秋曰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暖食者漢之寒具也

## 醢人菲

醢人豆實有菲音柳從艸非聲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菲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則菲讀爲柳又何疑毛傳曰菲鳧葵也菲俗作茀古無茀字[illegible]無茀卯古卯字音故鄭失其聲矣故鄭大夫讀茀爲茅茅洪水初生故曰茀水草杜子春讀茀爲邪康成從之故曰菲鳧葵蓋以菲非水草又不可爲菹也俗本菲皆作茀故音義云茀音[illegible]北人音柳菲讀爲柳六書正音豈獨北人乎齊魯諸儒以茅爲貿春秋茅戎公穀二傳作貿戎則菲亦可讀爲茅也故天文訓以卯爲茂邪

為飽讀亦如之然飽古文作𩛥從卑不從卑若𩛥非為𩛥則古文所無不可不辨玉篇廣雅皆從俗失之者多矣

脾析豚拍

饋食之豆有脾析豚拍司農以牛百葉為脾而謂之析者析猶散也牛百葉脾之有脾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脾與脾通司馬彪亦以牛百葉為脾胲備也大祭備物殺有胲胲愚謂胲聚也聚為胲故為析故脾析一名脾胲廣雅百葉謂之脾胲胃謂之胲說文以胲與脾皆百葉一曰鳥脾胲者鳥胃也又曰五藏總名愚謂脾連於胃為五藏之宗故脾析又名胲謂之脾胲者以此胲音孩胲既夕禮去脂切



大遣奠四豆亦有脾析注云脾讀為雜脾肥之脾蓋雜胃也脾肥即脾胲文異音同實一物豚拍一讀為傅豚肩也見說文一讀為胎豚脅也見廣雅士喪禮兩肩豆兩胎豆即此

酏食糝食

醢人羞豆酏食糝食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為餌糝食粢餈蒸賈疏云酒酏若今起膠餅餈者易穀公餈鄭注云糝謂之餈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餈之菜也粢餈說文作𩛥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餈為𩛥餈即餈一作𩛥或作餈古之糜今之粥也內則之酏即此康成云狼臅膏膻中膏似



全膏展矣展一作饌說文云以美味飲也釋名云脈膻膻也以米糝之如膏饌也是以漢之膏饌當古之糝食康成破酏為餈而以膏饌當之亦無不可案饌說文作𩛥讀若逐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皆用肺膩楚辭招魂𩛥牛之𩛥臑若芳王逸注云取𩛥牛之𩛥爛熟之則𩛥美也雜之以米即內則之糝與酏同類

牛豕之肉燕禮羞庶羞注云謂膰肝膋狗胾醢也膰膰音義同玉篇分為二矣之廣雅膰膰膰膰也愚案四者皆肉羹所謂庶羞膰一作燔燔與膰通康成以餌餈酏糝為內羞與庶羞別庶羞者膷臐膮皆有胾醢庶羞惟肉羞



兼穀說者以肉為陽穀為陰故有司徹曰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醢人醯醬一物

醢人共醯醢人共醯釋名曰醯多汁者為醯醯滑也宋魯人皆謂汁為滑愚謂醢屬醢人名曰醢醬則醢即醬也不應分為二士昏禮醯醬二豆之豆者瑣與姊聲為對轉則醯醬非二物矣五齊七菹皆醯物也謂皆以醯調之醯物猶醬物一物二名膳夫職所謂醬用百有二十罋內饔職所謂百羞醬物者即此古有鹽梅而無致醋讀為昨說文云客的主人也漢始有取說文所謂酢鹽幽赤五味調

和須之而成食乃甘於是始有酢醬爲酸急就篇所謂鹽豉醯酢漿尚書孔注亦云鹽鹹梅酢蓋今之醋古之梅也則古無醋明甚左傳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堊禮歸饔餼醯醢百醬皆不言醬則醢非即醬歟公食大夫禮公設醯醬大羹湆設於醬西粱設於湆西皆公親設也賓取粱及稻粱于醬湆間三飯以湆醬卒食舍飯三飲不以醬湆取粱與醬以將而不言醯以此知醯醬爲一物也荀子曰醯酸蚋粱歟則酸蚋雅謂之醋豈其然醯人有七醯三醬釋名曰醬骨肉相搏昵也醯有骨而無汁者曰醬然則無骨而有汁者醯汁多者醯芥醬卵醬醯醬醯醬皆醬名醯醬者醬之多汁者也弟子職醯醬誤爲醬醯學者不可不知



鹽人飴鹽苦鹽

鹽人共飴鹽康成謂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涼州記曰青鹽池出鹽正方其形如石其味美涼州異物志曰鹽山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作獸群惡佩之爲吉名曰戎鹽可以療疾則戎鹽不徒供膳羞兼可療疾病又土人鏤爲虎形大小如意明鹽人形鹽亦用戎鹽也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尺下有碧珉黑逾純漆大如車輪末而食之攻瘕瘧諸疾然則石鹽末之亦曰末鹽或青或赤或紫或碧或紅或黑不純一色是爲飴鹽以調用賓饋爲虎形兼供賓客者歟朱史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鹽人所謂散鹽也鬻海鬻井鬻鹽而成者曰末鹽鹽人所謂散鹽也引池爲鹽梁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而成若不俟風日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是爲苦鹽煉以海水所得最多刮鹽淋鹵十得六七鐵竹爲盤或用瓦盤色青白是爲散鹽異物志云剛鹵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累棋而生蓋天產者石鹽而苦鹽散鹽皆成以人功者也隋志後周有掌鹽之官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二曰鹽鹽三曰形鹽四曰飴鹽而飴鹽取之戎形鹽則物地以出之



郊特牲煎鹽之前貢天產也若煎鹽而成則非天產熊氏云郊天所用疑即石鹽鹽人凡齊事鬻鹽康成云煮治之蓋所謂煎鹽歟內則有卵鹽康成云大鹽孔疏云形如鳥卵亦石鹽也本草經曰戎鹽累卵水經注甘水之鹽如水精蘢城之鹽若巨桃朔方青鹽入藥分皆戎鹽矣解池之水亦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然則天產不獨戎鹽也土自成鹽是謂鹽鹺而味苦號曰鹽田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一名女鹽巴蜀有鹽井食之令人瘿其散鹽之不善者乎巴川傘子鹽形如張傘異於常也湯溪之口煮石爲鹽亦成以人功矣管子淘于一篇爲千古典刊之祖而余

疋九府岱岳有魚鹽禹貢鹽絺貢自海岱則其利似非起於春秋也然名山大澤不以封海王之利諸侯莫敢專之專之者自齊桓始集說鹽也

宮人井渫

宮人掌六寢之脩爲其井渫案井渫一名偃見莊子一名屏渫見戰國策一名廁腧見漢書注莊子庚桑篇云觀室者廁於寢廟又適其偃爲郭注偃謂屏廁寢廟以蔽無屏廁以偃設此井渫乃屏廁之明證而後鄭謂漏井渫稍者井也戰國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渫展其臂彈其鼻注云屏當作井渫路廁蓋廁如井者漢書石奮身自洗廁



腧蘇林云腧音投孟康曰腧中受糞函東南人以罌木空中如曹謂之腧又云廁行清賈逵解周官以腧爲行清然則渫即廁也罌木空中如井形故名井渫蓋虎子之屬也虎子盛溺器井渫受糞函一名臧窌說文云臧窌糞器故宮人掌之猶漢侍中執虎子也宋王鑄諸侯象使侍奏器以辱之歟說文腧築牆無版讀若俞蓋與窌同然則廁腧即臧窌也一作侯頭頭與腧音同假借字耳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晉灼所謂小袖衫者即此然侯與廁不同音則廁腧非侯頭明矣劉熙謂侯頭者直通之言晉灼以爲廁近豈其然乎或曰廁音轉爲侯井渫即渠堰見

荀子蓋制水之具司農所謂受居溜水涑藥者也康成謂雷正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然以井爲漏井則井渫分爲二當攷

宰舍三宮四門

會同之舍有三宮曰軍宮曰壇壝宮曰帷宮環車於外築壇於中張帷於上三者相因也有四門曰轅門曰戟門子古通林義曰旌門曰人門倚車爲門門旁列戟門上建旌門下立人四者亦相因也用有其時各舉其一又則全設蓋則偏其而人門獨曰無宮者言雖無宮亦然尤以人爲重也野外無宮以藩爲營上方樹之廣二丈衛以扶背夾以劍



刃是爲木螳螂一名行馬古曰梐枑謂之閑又謂之列列有內外故梐枑再重師氏虎賁氏使其屬守之虎士立爲門四覆奉持矛故曰人門古者遇禮相見以人爲舊苗者周垣所以分內外衛戚戟則人門若人垣矣漢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蓋即古車宮之遺意而猶先王會同之舍寓行師之道焉委壝土起堞堞以備不虞非徒壯威儀也行馬施於門外即古重門擊柝之嘉之防隋唐三品以上階銀青者門皆立戟則禁衛之設遍於宰臣矣旌門一名梁門用之軍旅齊語有梁門亦旅爲旗置廬於門若今牙門真人水鏡經曰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折

則不利車之精也一名和門用之田獵門中通車旁容一握驅而入驅則退懲不敏也殺采謂流旁握者流與旒通謂和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轓各四寸爾雅舍設門司常皆旌二官聯事同物異名惟天子會同之舍封土為壇諸侯則否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禮也春秋時大國適小國作壇以昭功其僭久矣楚公子圍尋盟於虢而設蒲宮蓋緝蒲成帷張為殿屋藉取帷宮之遺制而僭為之平丘之會子產以幦幕九張行及會命外僕速張于除則除地張帷亦諸侯會同之禮案聘禮未入竟宿肆為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蓋張帷四合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雖有



壝壇畫階不成宮也入竟布幕而不言除壝則草舍可知矣詩云召伯所茇毛傳云茇草舍召伯分陝為上公作二伯猶止草舍焉然則非天子不為壇也齊韓魏共攻燕燕故之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景陽開西和門通使于魏以漢平西此軍也產右而和門也楚考烈王築李園入宮使死士於棘門之內則知古者宮門皆立戟矣春秋會盟皆有壇壇基三尺土階三等升降振鐸以相接焉於是王者遣使臨諸侯而為壝則僭也

## 玉府食玉

玉府王齊其食玉大喪其含玉學者疑之食玉者神仙道家之法其說見山海經崑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餐乃采玉英以為玉種而河圖玉版亦曰少主訪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如其說則食者乃玉膏非玉屑也離騷所謂登昆崙而食玉英者大率皆寓言神仙怪迂之事聖人所不語而食玉載於周官則又何說蓋玉以禮天地饗鬼神王者尊之為寶除不祥辟惡氣君子不去於身而祼用圭璋其名曰瑒清明之玉氣能與神通故齊則其之是為饗玉食猶服也謂潔清其氣被除其心神明其德而已非口食之也且君子之食莫備於食盤而不聞食玉食玉掌於玉府而不掌於膳夫則玉非可食之物矣一說玉齊鬱人薦鬯食玉謂鬯也杜預注左傳云珠玉曰含何休注公羊引禮緯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



夫以碧士以貝為春秋之制左傳成十七年聲伯夢或與已瓊瑰食之說者以為食珠玉者含象又引呂靖韻集玫瑰火齊珠而莊子有發冢無傷口中珠之語遂謂春秋時珠玉襍用以為含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氏謂昭公之出平子攝行君事佩璵璠蓋生嘗以之佩死欲以之斂愚謂天子以珠出於讖緯漢儒信緯不信經故據以為說莊子所謂詩禮發冢不獨詩禮偏兼以威厚斂且云口中珠者玉之圓好如珠即玉府之珠玉也秦風毛傳瓊瑰石而次玉說文云石之美者顏師古注急就篇亦云瑰玗火齊珠孔安國曰石而似珠者漢揚王孫薤葬以瓊世乃

云口含玉石欲化不得則含不以珠明甚古者葬用明器含以文玉季平子卒將以璠璵斂孔子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聖人明戒如此典瑞贈玉不以大圭鎮圭生所服者死不以之贈則玉府含玉亦不以服玉佩玉珠玉生所佩者死不以之含曰明器神明之也故死者不用生者之器食玉者含象聲伯夢而惡之則玉非可食之物益明荀子曰玉貝曰含又曰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也則何休杜預之說皆非也槁骨貝也士喪禮含以貝死于云不含珠玉不服文錦東晉晁飾以珠待中顧和奏不設明器亦謂玉圓似珠曰舊禮晁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玉璇



珠從之愚謂飾晁古用采玉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皆美石似珠謂之珠玉府掌之魏明好婦人之飾改用珊瑚珠晉易以白玉北齊五采隋唐白珠諸臣青珠皆玉也而名珠然則含以珠者美石之圓者歟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康成云夏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孔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又與何休之說不同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不聞以珠而諸儒人人異說康成蓋以為夏殷之禮穀梁子曰貝玉曰含含當作唅說文曰送死口中玉也苑說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碧珠是也隋志云白蟻蜂珠是也穀梁釋名曰琅玕含飯珠也

謂玉之生於有玉之山玉膏流出萬年以上凝而成之形如烏獸色若山元水蒼屑以為末與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此蓋古之食玉歟則愚未之敢信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服元真者其命不極元真玉之名服玉之法以烏米酒以地榆酒化之為水或以葱漿消之為粥亦可餌為丸燒為粉赤松子以元虫血漬玉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焉然食之令人發熱不得其方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康成謂陽精之純信矣金樓子曰五酒一名金盞地榆一名玉漿惟此二物可以煮石故服玉之法化以地榆

外府邦布 口錢



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為廛夫三為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于室屋妄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攷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于萬民六畜妄矣蓋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昏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八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貢西曰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於武帝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

故民重困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零陵先賢傳曰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白土嗇夫鄭產乃言之郡郡爲表上口錢得除因名白土爲更生鄉蓋漢之口錢病民若此然謂起於武帝則不然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以食天子至武帝加三錢以補車騎馬爲二十三則口錢明非起於武帝矣古者民二十受田一家之主伯也亞旅無田則出夫布故以漢口泉當之十歲以下十一以上上所長上所强上所長者謂之國粥粥者養而長之上所强者謂之閒民民無常業轉移執事蓋年二十乃出



口泉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則一家畢作故修閭氏掌國粥而比其追胥加賞焉然則國粥即閒民也追謂追逐春秋公追戎于濟西胥與狙通謂伺捕盜賊伏而候之如狙之伺物焉故曰狙假顏師古讀狙爲覷失之矣蜡氏注云蜡讀如狙伺之狙蓋蜡者蟲所集狙者人所聚故讀從之也又讀如宿偕之偕賈疏云夜宿逐賊謂之偕愚謂請從言爲乘者偕從人爲追胥淮南本經訓設詐術廣雅將智巧而主篇不收其所遺者多矣

職幣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幣凡用邦財者之餘邦財者官府都鄙與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財用之幣齎皆是也漢屬少府歷代因之有左右藏唐左藏署令掌錢帛襍綵右藏署令掌銅鐵毛角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周之內外二府似唐之左右二藏職幣所掌者乃二府之餘故倉有餘粟府有餘幣皆謂之餘灋用絲麻管枷各不棄捐制之以灋咸得其用周書所謂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三輪四輿歸御五鮑六魚歸著七陶八冶歸竈九甸十匠歸林梠注云林當作十一竹十二葦歸時取之言無弃物也物謂之幣幣謂之財財謂之賦司書入之職歲終之巾車之毀折入其齊泉府之除貨納其餘是爲掌事者之餘財



亦曰幣餘之賦各爲書以楬之辨其物而長短分數其錄而貴賤定功其不足而檢其姦焉故曰振謂廢者起之亂者治之委者作之滯者流之則天下無弃物而財恒足矣上之賜予取之此則物不久藏也不留謂之斥不盡謂之餘康成以漢之斥幣當周之幣餘豈其然乎餘灋用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而以其餘供灋用灋用者恤嫠阨養老孤及待賓客羇旅凶荒是也凶年則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皆不入委積蓋凶荒札喪則國無征故止餘灋用而以豐年之所藏頒之以供灋用焉職內掌邦之移用有餘則轉而之他不足則止其灋亦如此職幣則

不益而凶不正故常見其餘桓譚新論曰漢之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入十三萬萬以供賞賜卽周官職幣之餘也然漢未聞有濫用豈非漢無濫而周有濫歟九賦九式皆濫用也矣獨幣餘斂之節之在冢宰而大府國之淵故藏以待之職幣獨言振者明幣有金銅也凶年多作布亦所以振荒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大宰有幣餘之賦民患輕作重患重作輕子母相權以振救焉此財之



所以常不匱也周官備災後多怠弃景王作重幣以絕民資而幣餘之法壞矣漢書孝元皇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少府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天下之經費在司農而少府以供天子私費近乎周之職幣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者也漢之司農猶周之大府矣少府之屬有中藏府掌幣帛金錢貨物令一人六百石上之賜予官主之司徒尊彭以病乞身論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是也六百石上周之職幣猶漢之中藏府歟

內宰猶光祿勳　古闇勳通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說者謂閹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禮爲內宰宰治王之內政宮令及出入關閉之屬如其說則內宰亦宦者爲之歟非也周之內宰猶漢之內卿內卿光祿也漢初爲郎中令後轉爲光祿勳其府在宮中故曰內卿胡廣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光祿主宮門故曰勳然則古勳閽通矣易艮卦九三厲熏心虞翻云古閽字作熏艮爲閽坎盜動門故厲閽心書曰殺黥說詩云皆椓椓與殺通去陰之刑也故箋云昏官名椓奄人韓詩曰若此無辜勳胥以痛勳猶昏也言天昏札瘥相濺汗而病漢書贊云烏呼史遷蚤習以刑蓋謂腐形卽詩所謂昏椓也爾雅昏爲強力勳爲功勞故勳昏通周之閽人屬內宰司昏守夜給使省閱亦不全用宦者而漢光祿勳掌期門羽林卽內宰之人民也期門掌執兵從羽林亥之又取死事之孤養之羽林名曰孤兒如周之死政



之孤司門以其財養之者養孤而兼及其老則周之忠厚踰於漢矣而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卽周之宿衛所設八次八舍之職事蓋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屯有次舍謂之區廬胡廣云若今伏宿屋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人民有貴賤其貴者爲爪牙羽翼出從行入宿衛期門羽林是也其賤者爲奔走傳呼戴青幘直區廬是爲區士亦同宿見周之士庶子亦然其上者衛宮中學道藝次者守城郭樹溝塗下者隸屬於都職視胥徒蓋貴賤別與而虎賁溝樓更之署書漏盡夜漏起宮城門擊刁斗周巡擊木柝卽宮正所謂夕擊柝而比之使不得有懈惰擅離部署者然則宮

正宮伯如衛尉內宰如光祿勳王宮后宮皆曰王內版圖政令宮正宮伯分治之而內宰則兼治之者也然漢之光祿衛尉掌宮殿門戶及門尉屯兵而已周之內宰九嬪九御無不統奇袤功緒無不糾服位禮儀無不贊而詔所以立嫡家之閑節貫魚之寵使婦人不得用奄變而后妃雖貴不廢女功其法至詳且密由是有窈窕德象女師之篇而琴瑟鐘鼓房中之樂與焉漢之大長秋或用士人或用中人皇后卿也成帝省減掖廷用度許后上疏以為大長秋繩以詔書搖手不得官吏忮佷一切操人則內宮之財用皆大長秋掌之有似乎周之內宰而正椒房玉堂之位



俾后妾無踐節之郵此豈閽尹所能勝其任者哉

佐后立市

匠人營國面朝后市王立朝而后立市者襄楷曰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帝座居中宦者四星供市買之事然則面有朝百官理政事焉後有市宦者供市買焉東漢之衰也以市買之人處政事之位違天意交天地之位有前有後聖人法之以建經紀夏長於前故面朝冬藏於後故背市

出其度量淳制　淳純通

內宰佐后立市而出其度量淳制質人則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杜子春讀淳為純純為幅廣制為匹長康成引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秭為證而以四秭為太廣寸秭入故因趙商問而破四為三以合幅廣二尺四寸之度愚案淳本作綠一作敦其義則準也丈尺綠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概見荀子君道篇準為法故曰綠制謂布帛廣狹長短之數準為平故曰敦槩謂量鼓淺深大小之容蓋水者萬物之準準者五量之宗故丈尺斗斛皆取則焉經作淳者古字淳純通用杜讀為純義本淮南繆稱南子墜形訓門閭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注云純莫名



而云丈五尺其義未聞也子春以純為幅廣不知何據康成既增成其說而於質人註又讀淳為淳尸盥之淳蓋亦疑而無定論歟射禮及投壺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鄭入晉晉侯以廣車純車淳十五乘杜注云淳耦也是淳與純通也戰國策錦繡千純左傳幣錦百兩蓋一匹分兩端相對相合故曰兩亦曰純地官媒氏職所謂純帛無過五兩者即此五兩則一束十端是為純帛八尺曰尋每兩五尋故每端二丈純猶全也故取其全此非所謂淳制歟康成破純為緇失之賈疏謂皆禮取試實每端二丈制幣丈八尺取儉易供愚謂古者錢幣兼

行故有制錢有制幣制錢不足陌制幣無全純非古也六朝東錢八十為百西錢七十為百京師九十為百梁大同初詔用足陌而民不從其後遂以三十五為百而制錢之法壞矣北朝舊制民間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匹六十尺為端其後幣有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而制幣之法壞矣天文訓曰黃鍾九寸物以三生以三乘九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長八尺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而音之數五以五乘八為四十故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則制幣與純帛同也小尒疋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得之又云倍兩謂之匹匹有謂



之束尖之稯天子傳錦組百純純猶兩也郭璞亦曰匹端名商頌詩國策訓純為束以此詩曰白茅純束純束者禮綱設以儷皮儷皮者鹿皮也兩皮為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蓋取雙雙之象歟既夕禮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十制五合或曰凡禮神之幣皆然一丈象陽八尺象陰十制六玄四纁五合三玄二纁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然則丈八為端名曰制幣蓋用之鬼神者也漢官布幅廣二尺二寸縑幅狹者亦然喪禮用之康成云凡為神之衣物必沽而小故制幣曲禮曰量幣古之幣帛有純有制全曰純量曰制制廣二尺魯人之贈也廣尺郭璞曰今名短度絹為葉輸今古皆然矣古凶禮用制賓嘉禮用純說先賢以束帛天子十尺諸侯亦如之各三十尺大夫玄三纁二各五十尺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又下士庶人絲綿布帛各一匹而已蓋視尊卑上下為差等既不以丈八為端又不以十端為束諸儒異說如此

蠶于北郊

漢法皇后蠶于東郊魏遵周禮蠶于北郊吳韋昭者西蠶頌則孫氏在西郊矣晉亦如之宋大明四年於城西白石里為西蠶其禮始備隋於宮北三里為壇季春上巳皇后躬桑于壇南東面禮王耕南郊后蠶北郊諸侯耕于東郊少陽之位而夫人蠶于北郊康成謂夫人不蠶于西郊婦



人禮少變也愚案古有天子東耕籍因是有皇后西蠶禮唐太宗以為平秩東作合在東方宋因之禮院言周蠶于北郊以純陰也漢蠶于東郊以春桑生也請桑壇東郊從桑左之義然則耕蠶並在東矣可乎王太陽諸侯少陽后太陰夫人少陰東耕西蠶皆非禮也何休曰禮天子親耕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蠶祭服白虎通曰東方少陽女功所成桑于西郊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儒之說皆不合周官

閽人怪民不入宮

閽人掌門禁怪民不入宮康成謂怪民狂易蓋指孝成殺邪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曰天帝命

我居此收繩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靈帝光和元年有白衣入德陽殿門稱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蔡邕謂凡民爲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此災異也誰能禁之愚謂怪民執左道者漢之方士周之怪民也戰國時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托鬼神名爲方士汾陰出寶鼎闕下獻玉杯漢文賢明猶爲之惑後覺其詐卒被誅夷然則新垣平非所謂怪歟及武帝時李少君少翁欒大之爲其怪益甚矣東晉元帝時暨陽人任谷有羽衣人與之交而有娠產一蛇遂成宦者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之宮中郭璞上疏乞遣谷出以爲



周禮怪民不入宮谷之妖乃怪民之尤者陰陽陶鑄變化萬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其後元帝崩谷亡去此皆所謂怪也予不語怪者蓋以此若夫幻人吐火水人弄蛇易貌分形奇幻倏忽漢朝元會作之於庭近乎怪矣然黃金四目歲疫有狂夫何怪之有一說巫蠱爲怪民愚謂巫屬春官非怪也後世失官方士竊之以神其術漢武好方士故其術大行於是埋蠱東宮戾園遂收喋血京師然則怪民入宮其爲禍也烈矣不徒曰怪民而兼曰奇服蓋怪民未有不服奇服者江充之召見夫臺宮也衣紗縠襌衣冠步搖冠曳燕尾之裾垂飛翮之纓此所謂奇服說者以爲服妖巫蠱之禍始於此故曰奇服怪民不入宮武帝望見充而異之曰爲奇士而信用焉然則奇士與怪民相類也何以別之曰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爲奇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道先王之法言爲怪民

世婦即春官世婦一綱一目

春官世婦其職視宮卿二人其次視上大夫四人其次視中士八人而天官世婦則闕焉康成謂屬春官者如漢大長秋屬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非也世婦屬天官內宰而職掌禮事故兼屬春官其職本同文有詳略春官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天官世婦亦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春官世婦云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天官世婦亦云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同一祭祀之具也一曰比一曰涖陳謂女宮陳之世婦則涖臨而比校之也同一齍盛也一曰共一曰爲謂差擇而共奉之也春官世婦則曰大賓客云云大喪云云天官世婦則一言以蔽之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彼列其目此舉其綱也獨內外宗女不屬天官故載於彼而闕於此然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春官世婦則曰相內外宗之禮事天官世婦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則又未嘗不同也但此略而彼詳耳世婦視

宮卿猶漢健仔視上卿其次視下大夫其次視中士猶漢
婕妤以下至七子尊者視中二千石卑者視八百石其職
視卿則謂之宮卿古未有婦人居丈夫之官而閹人亦不
得稱世婦且宦官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後漢始而
謂成康之盛亦然失之甚矣宮卿女視女史皆后宮官也
女視視大祝小祝女史視大史小史後世遂有女尚書女
博士之名蓋濫觴於此

女祝招梗

女祝招梗鄭大夫讀梗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
讀梗為更康成謂梗禦未至也愚案管子四時篇修除神



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左傳襄九年祈以幣更更猶梗也
禱神之名猶禜與禳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
梗者更始更用幣謂因咎遷之去康成謂造類禜禜皆有
牲攻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攻說黜簪
人有簪更更即幣更謂將禱神先筮吉日也鄭大夫讀梗
為亢未詳杜子春讀梗為更得之案漢制桃印以輔卯金
即古之桃梗立於門戶以御凶鬼後漢志云周人木德以
桃為梗言氣相更也風俗通亦云樱者更也歲終更始受
介社也則梗即更明甚魏黃初詔曰叔世衰亂崇信巫史
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愚謂宮中有女祝掌

內祝招梗禜禳非衰世之事也古者重鬼墨子有明鬼篇
恐後世不能敬君以取災故聖王書之竹帛以鬼神為務
然其言非孔子所謂敬而遠之之義周官內有禱祠以除
疾殃至漢而巫蠱之禍烈焉可不戒哉

內司服緣衣

王后六服緣衣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康成破稅為緣士
喪禮作緣衣內司服作緣衣皆不言其色士喪禮註云黑
衣裳赤緣之為緣所以表袍然皮弁服白布衣素裳士喪
禮緣衣與皮弁同陳則是緣衣白也爵弁服純衣士冠禮皮弁服緣衣
陳服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分為三等兩兩



相配則冠禮素積正對喪禮緣衣說者謂士喪禮陳襲亦
分三等以緣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緣衣亦黑其不然乎愚
謂夏小正八月玄校大戴傳云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緣
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則緣衣黑矣男子玄衣婦人緣衣
士喪禮以緣為散衣與齒衣為一稱而以配玄冠失之且
襲不言冠未可引為證也蒯聵告桑薦之鞠衣春縞絺當
暑蒙之展衣夏玄校初涼御之緣衣秋皆婦服也予羔之
襲以稅衣故士喪禮因之歟說文無緣巾車夏篆故書作
夏緣蓋篆緣皆以象得聲當讀若象士喪禮注云古文緣
為緣則知古無緣字審矣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高誘

曰王后之立公服有菊衣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尚青而爲之所未達也愚案漢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以爲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身無禍殃年壽永究中謂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見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是以帝與后皆有五時衣春青夏朱秋白冬黑季夏黃有司掌之而各以時服焉周之六服蓋配天地四時故五色益以立王之克服有六后服亦如之其義深遠矣色有對方有比方比者相生對者相克衣有時服有祭服時服不以祭祭服不以時月令周官之所以異而同也管子曰春盡夏始服黃靜處三月五陽生土數



五故季春爲鞠衣赤與白謂之章故夏服赤而展衣白白與黑謂之黼故秋服白而綠衣黑大裘玄袞衣亦玄六服之最尊者乎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是爲五采后服揄狄青闕狄赤鞠黃展白綠黑如王之服即漢所謂五時衣然大傳之說康成不取以爲五采相錯非一色也婦人一德無所兼則后服與王殊矣陸農師謂毛傳展衣以丹穀爲之則展衣赤與一作襢通帛爲襢襢絳色也與禮同義其說有據又夏服赤爲得時然以爲褖衣白則臆說也褖衣有緇袡則纁玄相配安見褖衣之非黑乎展衣既赤則五色無白五時無秋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魏秘書監秦靜曰有五時服又有四時服以給百官三年一易名爲五時止給四時而闕秋服然則秋不服白也漢魏皆然則周可知矣六服之裏皆素沙則五時皆以白爲地也白爲地者使之張顯以白裏白何顯之有且純白非吉既有素沙又何闕焉方言云蔽鄰齊魯之郊謂之袡禫王肅以纁袡爲婦人蔽鄰本此漢律曰賜衣者緹表白裏則知漢之袿袍襈重繒者亦如是矣案漢書注交輸謂之衣圭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袿袍之制也蘇林曰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是爲襈



重繒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襈撰也青絳爲之緣也顏師古則云今之襈如古之積蓋襞積爲之所謂皮弁素積豈其然廣雅云袿長襦也襈者衣裾疏在流爾雅衣裾謂之視視者袿衣之飾陸氏釋文亦云飾以重繒揄古搖字骨空論云揄臂齊肘注云揄音搖一作諭以其服故從衣一說王之服五采相錯后服亦然服之五色猶樂之五聲樂則各以其聲爲均而文之以四聲衣則各以其色爲地而飾之以四色蓋一聲不成樂故一色不成衣古皆衣緑惟有故乃素服也春宮角非角一聲春衣青非青一色推之五時皆然摯虞亦云秦漢

以來服色禮變今惟朝廷五服用綵然則漢之五時衣亦五采相錯歟五采備謂之繡左傳稱與夫人繡衣則后服亦如王服也周書高麗傳婦人服裙襦裙袖皆爲襈則襈非積矣袋積在腰不在袖釋名訓爲袋得之

**縫人髮柳**

縫人髮柳故書作接櫝先鄭云接讀爲翟櫝讀爲柳楯弓曰周人牆置髮春秋傳曰四翟不踰後鄭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云度西曰柳穀梁傳謂度居也史記作居與宅同故度一作宅穀與谷通漢書穀風迅疾從東北來穀風即谷風也古柳亦同亦古西字亦古卯字朝時開門爲亦亦在東方爲暘夕時閉門爲亦亦在西方爲昧故東曰暘



谷西曰柳谷亦曰昧谷日將沒五色聚焉故柳訓爲聚爾雅曰所入爲大蒙蒙猶昧也虞翻譏康成以卯爲昧裴松之謂劉晉聊柳同用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皆以亦爲亦不辨東西失之甚矣柳一作㚸釋名其形㚸也莊子曰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脽楯之上聚㚸之中楯即輴脽即聚謂殯以輴車蒙爲穀約中車所謂夏蒙說文所謂夏輒柳之言聚故曰聚㚸棺之飾也舊注皆誤太元曰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也賁色不純孔子卜得賁曰不吉以此呂氏春秋曰世俗之行喪敝之以大輴㚸髮淮南齊俗訓曰舟車楯皆作㚸髮見荀子禮論篇

**追師副編次**

后之首飾有三曰副編次覆首爲副編之爲編次之爲次皆髮也而有差等儀者莫能言故以漢法況之副若步搖編若假紒次若髮髢步搖者鏤與搖通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黃金山題貫以白珠繆以桂枝八爵九華鏤爲六獸以象六珈珈之言加也加於副上非副也蓋副上之飾耳釋名謂副猶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得之矣假紒者假髮爲髻肅宗賜東平項玥兩王書而迭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則是假紒皇后服之與副同矣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綰髮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



上裝之名曰假髻則其制異於漢當時以爲服妖而漢之假紒亦名爲副故廣雅云假紒謂之髻髻古副字以髮爲之長髮橈橈然故從髟然則副與編一物也飾之盛者爲副其次爲編歟髮髢者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焉髢剔也剔刑人之髮也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則夫人服髮髢如后矣而吳薛綜則云漢廢珠厓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爲髮莊子亦云充而施髢則似髮少者皆得服之其飾之尊卑則未聞也少牢被錫大夫之妻被與髮錫與髮音同古文通故康成讀被錫爲髮與髮與髮同而以當追師之次焉首飾有三以配

六服莫知其詳夫人副褘褘衣者服副昏禮女次純衣則純衣者服次矣和熹鄧皇后加賜馮貴人頭上步搖加賜者雜記謂之褒諸侯有褒衣夫人亦如之故得服副褘後漢書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且云說本康成而康成以假紒爲編步搖爲副案漢皇后謁廟首服假紒上有步搖俗名珠松乃后之盛飾故康成以副當之其實步搖非副而在副上則副爲假紒又何疑皇太后翦楚國夫人紺綃國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服國者不得兼步搖然則編猶國歟國以覆髮廣雅謂之幎釋名曰齊人曰幎飾形貌也魯人曰頰頰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士冠禮注云



滕薛名國爲頰

屐人舄屐

復下曰舄褘下曰屐賈疏云下謂底重底爲舄褘底爲屐

愚案方言中有木者謂之複舄其庳者自關以東謂之䩞下褘者謂之䩞郭注云今俗䩞也然褘以皮面復加木矣尊志云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蓋制復古以木重底舄屐服者之屐即通用惟用屐以靴靴胡屐也施於戎服毛傳云舄達屐也屐之尊者爲達則舄屐通名字苑云鞮音鞮屐即鞮屐也

莊子跂蹻爲屐釋文云屐與跂同蹻與蹻同屐曰屐木曰屐莊鄭也以精粗和若古之複舄矣

吳　半農　惠士奇

## 地官三

### 大司徒九州地域　域古作或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案域古作或說文云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從土役入所加今用之獨商書微子篇作或古文也曰殷其弟或亂正四方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云爾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云或有也言能守之是以有之則或即域甚明孔疏云或者或無或有不定之辭誤矣立政物有間之呂刑穷告文侯儀和儀作義穷作方物作勿猶域作或蓋古文也王充曰物有間之者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康成謂文侯名仇仇儀皆訓匹故名仇字儀不其然乎正域者廣輪之數五地之名十二壤之物以定民宅以制畿疆以建王國以作地貢以均齊天下之政而佐王安擾邦國其職在大司徒殷之亂也大司徒之職廢矣弗或亂正四方者言不能有四方而安擾之也惟命不于常九州非一姓殷不能有而周有焉於呼有天下者奈何非敬道之邦或作本邦案為鄭鄭覽引之作邦域貨幣也哀公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呂覽先已篇曰君曰勿棄勿身皆聽是古物皆稱



天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儀古文儀作義說為儀與頗協說文云義者己之威儀也

### 田主　社之木主

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戢位戢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鼓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松柏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柏者以柏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田主者田社也薛瓚曰民間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謂之私社然田主設於地官則非私社矣許叔重云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𣏟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而公羊有稷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為塯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貌主人正柏猶迫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杜預亦以註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為社主孔穎達抑劉炫杜且云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取栗義故杜氏用包周之說然則田主者社之木主也鄭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蓋謂后土社神田正稷神文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蓋立

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愚焉是爲田祖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亦云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不得兼神農何則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兼神農矣賈公彥未達其義乃云田主爲神農以神農爲主后土田正二神愚依之同壇共位其說支離疏謬後學所宜木爲兩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皆通相兼乃備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



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唐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官議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其義云何張齊賢等議田主用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孔穎達謂社爲木主古論不行於世古論謂古文論語　康成亦作疑辭當並存以備攷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歟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

自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人陳陳矣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爲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爲松主宜柏者爲柏主宜栗者爲栗主乎唐神龍初韋叔夏等案後魏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舊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議在禮無文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方五丈蓋以五爲主數故置方五丈其主請准五數長五尺方二尺則社主長短自帝改定未因之也又禮記外傳曰社主用石北齊天子親征有載帝社稷主於車之禮前此及後未聞漢高祖初起兵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



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山陽橐縣茅鄉社有大槐則民社皆樹榆槐交蔡容甄遷於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長敬也故兩說相兼乃備

五地

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緯謂之廣經謂之輪山爲積德川爲積刑下者爲死高者爲生牝爲谿谷牡爲丘陵數生於五十以之成故分之爲十合之爲五天下有五方方有五土土有五地因是有五方之民五方之水五土之十之色五地之民五地之物大司徒五地之民山林毛方川澤黑而津邱陵專而長墳衍皙而瘠原隰豐肉而厚

大戴禮五土之民堅土肥墟土大沙土細息土美莩土觀
淮南子五方之民東方兌形小頭隆鼻大口爲有企行竅
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修形
兌上大口決脗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
西方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
敢不仁北方翁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
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中央大面短顏美鬚惡肥竅通於
口脣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而好治五地之物異其宜山林
動宜毛植宜阜川澤動宜鱗植宜膏邱陵動宜羽植宜叢
墳衍動宜介植宜莢原隰動宜蠃植宜叢五土之色異其



宜黃白宜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涔泉宜稻五方之水
異其宜汾淵宜麻濟通和宜麥河中濁宜菽雒輕利宜
禾渭多力宜黍漢重安宜竹江肥任宜稻有五方之水因
有五味之人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
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尫與僂
人蓋五行化爲五土五土演爲五水水土合而五地之物
生焉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東方木厥陰所至爲毛
化故動宜毛其化爲榮其象爲析其類羣分故其民毛而
方南方火少陰所至爲羽化故動宜羽其化爲茂其形爲
同其氣炎上故其民專而長西方金陽明所至爲介化故

動宜介其化爲堅其色爲白其氣爲消故其民皙而瘠北
方水太陽所至爲鱗化故動宜鱗其化爲玄其色爲黑其
氣潤下故其民黑而津中央土太陰所至爲倮化其動宜
倮其化爲盈其合在肉其充在肌故其民黑肉而厚五地
之植物穀爲先說者不及愚竊惑焉山海經曰都廣之野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
之地植物宜膏如都廣之野矣膏夏之木生於巫山之上
其理密白如膏非川澤之所宜也詩既方既皁皁者蕡之
成麥全曰穀通作穀菽戴甲而生爲莢禾長稠大本長相
居熟相扶族聚爲叢蓋根於中者爲動物命曰神機根於



外者爲植物命曰氣立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
立孤危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天產本乎地地產本乎
天而器者生化之宇也器散則生化息矣大司徒辨五地
之物生物生者升降出入之器非通乎天地之化者孰能
知之或問曰五地即五方歟曰非也山林不盡在東川澤
不盡在北也一方而五行之氣具焉海濱之地民食魚鹽
魚熟中鹽勝血民皆黑色疎理此其徵也舉一反三五地
皆然矣大荒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非所謂毛而
方者歟曰否五地非太荒然則其民毛何也曰輕水之人
多禿山林之民多毛山水之氣使之然也西方金屬肺其

柔毛而北方爲毛化何也曰鳥獸之毛革於夏毨於秋毨於冬而化於春故書曰鳥獸毛氏在後爲尾孳猶化也內經之說合於堯典周官五物者五行也五行者陰陽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有十二不越陰陽二禮而已因此五物而辨九等十二土十二壤以定民宅陰陽之所相也以教稼穡陰陽之所稽也以建王國陰陽之所和也由是人民以阜鳥獸以蕃草木以殖百物阜安

土圭測日景

劉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永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強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三百七十步



景差一寸相隔遠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晷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爲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率推非得之表候也劉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一行亦云距陽城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然則所謂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亦先儒之臆度云爾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此說非也曆之歲差古法謂黃道西移新法謂恒星東轉黃道萬古不變每歲有差者恒星東轉使然愚謂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晷景隨之而變一行之說近之夫極者天心也以心不可見故不名爲心而名爲極極又不可見故指極星以表之極星每歲有差者非東轉使之然乎地在天中天心即地心又何疑然則大司徒建國所謂地中者蓋指中原之地惟此四方道里均與呂覽有始篇天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恒星自有行極不移當極之下蓋天地之中也度詳見新法曆書呂覽謂極爲天東是矣而孝經援神契謂極星與天遊則非也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

封采

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

孫雖有辜而紲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而未得其全然謂諸侯之國有封有采則先王之法也王制周官可合而爲一矣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大司徒建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所謂封也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亦言分田制祿君十其卿國以田爲祿亦以田爲差所謂采也其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其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其封二百里與百里者



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大者食其半次食參之一又次食四之一蓋於其采之外而半之參之四之以入貢留其餘以供軍國之需天子使其大夫監之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使佐方伯領諸侯諸侯有畔則討之以其所留之半及參之二四之三足以給其用而受法於司馬有畿疆以正之儀位以等之賢功以作之監牧以維之軍禁以糾之貢職以任之簡稽以用之守則以安之小大以和之而諸侯不敢畔其有功於民者則加地進爵焉故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土田其采則附庸其封山川在其封內者自有天子虞衡之政令諸侯莫敢專者以此封或有時絕采則世相傳及周之衰強侯擅制盡取其封以爲采又兼并附庸小國以廣其封而天子不得食其土矣由是軍國之用闕方伯之職廢強凌弱衆暴寡諸侯放恣從橫而莫之能制也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遷訓滅之郱鄑郚者紀之封酅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酅存所以知酅存者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酅則酅存矣古者滅國不滅采信矣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歟王制言采周官言封兩者離之則病合之則備俗儒據孟子以駁周官陋矣顧史魯附庸而在邦域



之中則邦域非封而何齊之四履爲四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則其封之大可知也大國之封不過五百里而明堂位言魯地方七百里者康成謂包附庸而大言之孟子亦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天子之田千里故諸侯不過百里謂其采非謂其封春秋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迴封之有則天子之封外蒲四海矣而僅守邦畿千里之田不亦陋乎說者謂周爵五等地四等四

等者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非也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酅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之附庸矣周爵五等地亦如之五等者諸公之地諸侯之地諸伯之地諸子之地諸男之地也史記漢諸侯年表曰伯禽摩拔目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襄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妥子春秋亦云著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

祀五帝羞其肆　牲全爲肆

祀五帝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愚案小宰職云全爲肆肆全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於俎即所謂羞其肆也郊特牲腥肆爓腍肆者謂薦腥薦全楚



炙二章或剝或亨或肆剝者髯解亨者煮孰肆者全體先鄭訓肆爲陳後鄭破肆爲剔皆非也小子職注云肆體薦全烝得之矣士喪禮四髯去蹄注云髯解也四解之殊肩體而已乃以此之肆當彼之髯似不相當康成讀肆爲髯或別有據也喪服傳云夫妻判合小宰職曰卿大夫判縣判者左右之合故合之爲肆分之爲牛四解牲體合而薦之亦可謂之肆歟少牢饋食羊豕皆升右胖少儀則以牛羊豕左肩臂臑致膳於君子而右以祭故謂之胖胖猶判也半也則是祭皆不得用全惟天子禘郊有之是爲薦血腥五官奉之秋官犬人職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牷之言全也故文牲作全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五具又云獨奉牲全莫五官奉牲皆用全也王公立侯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殽者體解節折房爲牛體詩曰籩豆大房毛傳曰房半體之俎然則折爲殽牛爲房全爲肆髯注云今文髯爲剔是儀禮有古今文未同別作肆內饔職肆古文貢疏引之作四肆蓋因鄭注改讀文貢無所據肆古文作鄰易有彖爻彖此彖者全體析之成爻彖

小司徒九比之數

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於六鄉及三年則大比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而征之其舍者則貴者賢者能者



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以歲時入其書鄭司農謂九比者九夫爲井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八月案比是也舍者復除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除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蠲卒疾者若今癃不可事復之恩案後漢書注云案比驗比之猶今貌閱矣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漢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方今案比之時雖有廢粥猶比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而文帝元年三月詔亦云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養老之意然則案比兼以三月歟問遺賢長亦以八月賜羊一頭酒三斛順時氣助養育長吏存問顯茲異行

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也夏官羅氏於仲春獻鳩以養國老漢賜高年鳩杖則於仲秋蓋獻鳩之禮不行久矣然歲時存省布帛酒肉之賜亦不獨仲秋爲然也古有命民是爲貴者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乘不得衣乘衣者有罰漢賜民爵猶古之命民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是民爵皆得復不必宗室及關內矣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詔民年九十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此所謂復羨卒也漢法長不滿六



尺二寸以下爲罷癃古者凡瘠瘣跛躄聾昏僬僥以及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皆收而養之晉賈臣乃云官師所不村以實裔土其不然乎漢之鄉嗇夫猶六鄉之族師閭胥六遂之鄙師酇長其職主知人善惡及其貧富爲役先後與賦多少平其差品宋邑第五倫嘗爲之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而邑卒葬其鄉祭祀不絕蓋官彌卑者於民彌親大而州里役要小而馬牛車輦辨其物登其數計丁定征按年從役非親民之吏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悉由是而施政教行徵令必不能得其平是以先王尤重親民之吏而嗇夫命半通俸百石職廝祿薄儒者恥居是官居是官者亦不加選擇兩漢之治不及三代之隆者以此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劉瑜上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凡孝順貞義談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戶蠲除家徭則賢能者復至漢猶然矣唐沈既濟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司直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宰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奬皆蠲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蓋不問賢能及老疾惟貴者一例復除則又未免失之濫也漢法高爵者復



然西北兩邊守閭禦寇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而其時亦未聞有均人大均之禮往往輕重不均民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雖曰重武備然不曰輕民爵乎及武帝崇武功爵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鮮矣賈捐之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雖古全盛之世亦有一載三日之公旬未聞三年一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 鄉師　六鄉　三公

天子六鄉諸侯三鄉春秋宋爲王者之後獨立四鄉二師掌之三師者右師左師猶天子之三公鞏元曰我爲右師

君臣之訓師所以也則其官表率百僚師保萬民與王之三公四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務者何以異哉六卿有六卿四卿有四正三公領六卿之卿二卿則公二人二師令四卿之正二卿則師一人分掌其方各司其訓則知周禮不獨在魯也宋井大國而襄公用之以霸而侯雖不能終猶強於魯衛蓋以周官之法存焉爾晉六正則三軍見襄三十五年傳宋四正則二軍可知也其三公之義則董仲舒言之詳矣其略曰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聖人君子善人正人為四選選三臣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月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



德是故以職曰三吏以年曰三老以爵曰三公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又有三孤以為之貳焉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君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為民害責於地公其說見論衡而康成注大傳則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太宰司徒同職則稱司徒公宗伯司馬同職則稱司馬公司寇司空同職則稱司空公是合周禮與大傳而為之說也書之君奭敘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康成以師氏保氏當之似不見古文周官然鄭志趙商問則引周官為說文非不見古文者而云攝政三年作周官六年制周禮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已然則古文周官一篇成周見之矣公孤官不必備惟其人蓋有則兼之無則闕焉此周禮所以無公孤之職也三公兼領六卿而顧命孔傳謂三公領三卿豈其然乎文王世子注以師氏為大司成則非三公也且云師氏司徒之屬安有三公而屬司徒者哉

## 韋韋

卿師韋韋注云故書韋為連愚謂地名連勺連讀為韋猶地名不莫莫讀為邸以此知古音不亡故俗語不失其方舊名云莫汗也汗汗連也蓋古連韋通車從夫雙引為韋然則莫音邸得古音矣



車從是步挽為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為韋變古從今失之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韋也管子立政篇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輜韋則古韋皆作連可知矣司馬法云夏后氏謂韋車曰余中殷曰胡奴車周曰輜韋韋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鍤周加二版二築梩者鍬鍤築者杵頭鐵也以築壘壁故武城有血流漂杵之語孟子以為誣賈誼過秦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而益褒篇又云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秦至無道暴於帝宰血之漂櫓也信矣乃謂黃帝之師亦然不亦誣乎壘壁起於黃帝築杵自古有之非至周而始備也方言而趙魏之間謂

之鍬東齊謂之梩朝鮮洌水之間謂之𣪍注云𣪍者鍬聲之轉音湯料反梩音駭沮東呼鍬刃爲鑿音鑿一作梩亦作梩或作耙鑿一作𣪍音鑿一作𣪍音鑿反鑿一作梩或作耙

鑿注云皆古鑿插字說文謂梩與柏同俗作從木以里呂爲聲一曰徒土聲齊人語也景純讀若駭或未聞於古案說文趮從走亦以里爲聲讀若孩孩與駭音相近亦必有據矣

鄉大夫國中六十野六十五皆征之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司農謂征之者給公上事也康成謂國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復多



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愚謂六十而免不爲早六十五猶征則已老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許叔重則云五經說皆不同亦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之以爲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制所謂力政者挽引築作服戎者從軍爲士卒也胥徒事殿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愚謂漢因周制五十六而免則五十有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周官合則五十誤爲六十

又何晏周禮[illegible]能保其必無誤乎六十曰者邦饗者老[illegible]外養則[illegible]酒正共酒既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說未可非也康成遷就而曲爲之解豈其然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曰童五尺內則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曼嬰長不滿六尺謂之幼少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爲夫祀之城也絳老與焉淸之戰也注僅死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鹽鐵



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莊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然則五十六而免在始元元鳳之間矣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附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蓋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爲民就田里而周官六十五猶征其不然必也鹽鐵論文學曰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illegible]給徭役非養老之意則似五十六而免者免爲士

[illegible]已有[illegible]役之王莽亦云漢氏輕租楚襄王使昭常三年[illegible]有更賦能蠶成出蠶以此[illegible]楚襄王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是老弱未傅者皆從軍矣則六尺非童豎益明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壯大家曰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注云國中六十免役野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謂十五十五受兵據野外六十還兵據國中此本康成之說仍存以備考康成引漢注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算則征之者謂出口賦錢也故曰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

鄉射之禮一曰和二曰容

古者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毀容臺說者以為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賓客之官晉羊舌大夫之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即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為容後有張氏亦善為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子孫相傳以為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及其敝也樂辟雍丹墀衆立異裒衣大袑舒緩養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俄容簪令其俛似小而大行人以之同邦國親諸侯損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子所病未能者不可以



不學也[illegible]公往可曾子貢大廐修容問人辭[illegible]之卿大夫皆降位公降一等而拜之蓋有德者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黼黻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公西赤善於威儀為雅有節孔子以為難且曰貌以損禮禮以損斷二三子欲學禮者其於赤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為人君者詩曰顒如渤丹其君也哉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志其志和也二曰和容其容和也三曰主皮志和容和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其聲和也五曰興舞其節和也惟敬乃和莊子曰禮樂之士敬容此之謂也春秋之官有和容漢郡吏有容史皆古之遺雖失其本而猶存其末學者誠能講之詳習之熟則雖閨室無情容推而至於造次顛沛亦不改其常度焉是以史稱侯霸矜嚴有威容而伏湛倉卒必於文德東京初建草昧經綸先區區奏行鄉射之禮論者或以為迂濶不知禮樂乃政化之首而五物斯須不可離蓋修德力行而文之以藝則三物備於心然後五物備於身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所謂德盛而禮恭也馬融以為射有五善不亦淺乎射者儀之於此中之於彼發而不中反求之身此主皮所以列於和容之後也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衆鄉廢置曲得其宜以此出而長人而治也反

求之已而其道全矣古者諸侯將天子以其教士畢行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抗大侯設鵠畫物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心端其容正時以效之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所謂教士者諸侯之藏貢士也教士以射射有容體五物備焉諸侯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非也以其教士畢行則小國豈止一人乎大戴禮官人篇曰乎仁而有慮者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愍而忠正者使涖百官而祭善言慎直而察聽者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慎祭而絜廉者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廣者使治軍事爲邊境因方而用九用有後所謂出使長入使治者如此而新書大政篇則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與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察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大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者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卿相之器十人之吏以長鄰比千人百人爲豪爲英所謂使民與賢使民與能者



如此

## 黨正春秋祭禜

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康成皆破宗爲禜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禜祭水旱則是漢儒皆讀爲禜非創自康成而黨正春秋祭禜則謂雩禜蓋亦爲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奏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黨正之禜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愚謂黨正祭禜與州長祭社同時水旱農祥春祈秋報其禮亦與祭社等周頌絲衣釋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零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淮南子曰零星之尸餕然乏黙而占祥受福古者祭皆有尸零與靈通幽禜蓋零星歟一說禜猶營也賈逵以爲營攢用幣孔疏謂其祭非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王充曰春二月秋八月雩雩星之祀是也今春雩廢

## 族師春秋祭酺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族師春秋祭酺之辭也酺者布也步也布德曰酺祭神曰步苟者神名詩所謂田祖有神者即此蓋四蟲當盛

陽之月感陰邪之氣而生如木之蠹器之蟲處冥昧之中秉賊害之性說者以爲災由政起因以爲名庶氏除蠱剪氏除蠹用大祝六祈禳禜攻說之法以牲祭而辭責之祭詳於禮辭見於詩又以蓼山之草藁之蓋焚其草以灰灑之曰熏所以殄其類詩所謂秉畀炎火也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腦時起蟲生於巢風死於離火夏行春令則火不炎故生百腦族師春秋祈報以救四蟲百腦之戎因與族人飲酒而屬民讀法焉王居明堂禮謂之國醵說文醵者會飲酒飲古酺者王德布也或云出錢爲醵出食爲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蓋起於周而戰國因之古者民無故



不羣飲酒誥曰羣飲汝勿佚謂收捕而殺之其嚴若此漢輕其辠罰金而已洽及唐宋國家每逢慶賜民大酺即古祭酺之遺意然古者合錢飲酒本祭田神且以屬民而糾其過惡勸之道藏後世舉一廢百而庶氏剪氏之法不行四蟲百腦交相爲害九穀不登三物不教所謂德行道藝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爲一書其風渺不可追矣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管子治齊因地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變爲什伍游宗里尉州長鄉師士師之名仍師其遺意而加詳焉地官之教也德行道藝賢能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和親爲一書過惡爲一書有辠奇邪爲一書善相勸惡相糾慶賞相共刑罰相及而管子之法凡孝弟忠信賢良儁材則其下以次復於上長家復於什伍什伍復於游宗游宗復於里尉里尉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上師計者比也是爲比法著者書也是爲書伐凡有過惡則其下以次及於上家屬及於長家長家及於什伍之長什伍之長及於游宗游宗及於里尉里尉及於州長州長及於鄉師鄉師及於士師及者坐也下有辠坐其上也故曰有不孝不弟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辠五然則



族師所謂相及者比長及閭胥閭胥及族師族師以上罰皆相及可知矣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辠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即族師所謂賞相共罰相及之意而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即管子所謂什伍之長也用其法而變通之一則以王一則以霸商鞅相秦命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一家有辠九家舉發若不糾舉連坐九家說者以爲本族師之政而益之以暴故趙商問曰康誥門內尚寬族師鄰比相坐書禮不同蓋疑之也愚謂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焉且民有過惡州長糾之黨正戒之閭胥撻而罰之

比長國土內之未已也又讀法以教之州長一年四靈正七族師十有四國胥讀無時射於序而觀之德飲於序而訓之禮師田行役誅不用命者而示之法如是而民猶有逸惡不亦鮮乎若夫族師什伍其民非若後世之孳孳求好惡用刑以爲事也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患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則驕躁淫暴衰惡之風於是乎革孝友睦婣任恤之化於是乎興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禮明樂備仁漸義摩其道實始於此成於此而謂梟秦收司連坐之法亦於是乎出謬矣



舞師皇舞

舞師帗舞羽舞皇舞羽謂翟乎所執皇謂冠頭所戴一言執一言戴互文東京賦所謂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者薛綜云冠華以鐵作之上濶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愚謂皇書或爲翌鳥冠也仰建華冠壯如婦人縷鹿飾以五采羽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即此說文皇作翌以羽翻自翳其首以祀星辰帗作翍帗全羽以祀社稷則皇非翍明矣後鄭謂羽形如帗皇亦如之是三者皆同也豈其然賈公彥乃謂自古未見蒙羽於首者記曰知天文者冠鵕非蒙羽於首乎宗廟冕而舞旱暵皇而舞鵕知天將雨故舞旱暵則冠之以禱焉鵕讀爲遂亦作遂或作鷸禮翳謂之術氏冠古術遂通上林賦蒙鵕蘇鵕似雉鳥尾爲蘇蒙其尾爲帽先鄭蒙羽之說本此道應訓曰去其昏而載之木脊即鶩鳥冠也賈疏抑先鄭而扶後鄭誤矣唐作光聖樂舞者鳥冠畫衣蓋古之遺法祭義術省注云術當作遂士喪禮不遂命注云古文遂皆作術是古術遂通也蔡邕獨斷以爲建華即鵕冠鄭子臧好之而術士冠乃趙武靈王之服今者不用其說未聞術士即術氏或分爲二矣之漢虎賁中郎將說文羽舞爲雩雩一作翌翌猶翌也干寶扇亦草染羽以爲翌康成亦云染羽象鳳皇



牧人騂牲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牲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前軍長史劉藉議曰云犢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五嶽四鎮四瀆山川爲小祀林澤丘陵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

為一矣從之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蒲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欲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說者據此以為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為天牲淮南說山訓云凱屯犂牛既掛以犧掛無兆決鼎而鞁生子而犧說者以為仲弓父賤而行惡然犂說文作黎耕也犂牛為耕牛司馬犂字子牛古以牛輓犂信矣凱屯掛犧觀牛之貌以為犂牛皆然可乎且謂其子而皆其父君子弗為也況古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曰犂也注云時仍叔之子左傳



子力劣弱之離然則犂牛之子為犢信矣

牛人享牛求牛

牛人共祭祀之享牛求牛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祈求福之牛後鄭謂享獻也獻神之牛求終也終事釋祭之牛愚謂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享牛者享先王之牛也凡祭祀前三日擇牲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為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之是為享牛享牛與帝牛皆在滌三月求牛者惟具是視具者庀也謂簡擇先庀牲後繫牲凡牲必有副唐禮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求牛者乃其副也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

注天夫比柴牛康成云犧純毛肥養於滌索求而得之孔疏下不得僭上上得兼下奉牲以告博碩肥腯是天子兼有肥牛稷牛惟具如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兼有索牛然則求牛即索牛歟說苑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有下有上一求一享或索或肥同名為犧左傳萊人賂齊以索馬牛皆百匹則索牛亦不獨用之於祭也或云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一以祭一以燎惟郊用之繫矣大宗伯祀天實柴故書作賓柴實之言積也賓之言升也先備謂實者實牲體則賓柴又何說乎



牛牲之互

凡祭祀牛人共牛牲之互案互三物一名或曰紡車或曰榀衡或曰縣肉格說文互作笠從竹象形互乃省文人手推握可以收繩此紡車也一名輕廣雅曰輕謂之互其說本於此輕讀若狂或云一輪車互狀如桴謂之迲互設於牛角以防觸觝此榀衡也詩云或肆或將毛傳云肆者陳於互將者齊其肉西京賦所謂揵力擺牲此縣肉格也三物一名或圓以轉或止不行或象犬牙一從一橫大宗伯蠯享故書蠯作罷先鄭讀為披後鄭破為蠯音義不殊語有輕重耳古文擺作罷猶倦作劵

東吳　牛農　惠士奇

## 地官二

載師　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

周之賦祿以田王者居九畯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是以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衆一旅田一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萬畝畝一鍾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卿之祿也自此以降至皁隸食職其稅一夫田百畝與庶人等爲庶人在官其無田者或有受奪之既老歸之去國收之及



外人之來與官吏承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否則皆有田田百畝夫一廛謂之戶故詩曰三百廛易曰三百戶一畯十夫楚葉公子高有存國之功食田六百畯功崇者祿加豐也荀子曰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楚莊王謂其雍曰有德者受爵祿有功者受田宅二者女無一焉宅在邑故田宅謂之田邑周之衰也大夫刺幽王曰佽彼有屋蔽蔽方有穀豈非小人在位有宅有田歟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公叔痤爲將與韓趙戰而勝禽龐涓魏王益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公叔痤讓功于吳起巴寧爨藿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爨各十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康成云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一說加田官宰之田也晉語官宰食加者齊鮑國爲魯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故國征不及焉晉惠公賞以說衆作轅田轅衆通秦孝公用商君亦制轅田皆賞田也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然則轅田之法以上田賞戰士而中下授民秦晉之良田盡歸戰士矣賈用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工商食官管子云賈知貴賤不爲官賈工治功能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然則工商不在官者不與分田周書云縣鄙商旅



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白虎通云一夫一婦成一室漢田令商者不農康成謂賈田在市賈人家所受田蓋在官之賈數牛田牧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萊夷秦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多衍六畜易蕃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耕者近門工賈近市齊使弗郊之官是爲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武王伐紂表商容釋箕子使各處其宅田其田漢高祖詔曰有功勞行田宅孝昭賜蘇武田二頃宅一區孝宣時胡組郭徵卿子孫皆以賢恩賜田宅漢猶如是則周可知矣田有稅宅無征而業

秋猶加重者何也舜爲食器而漆墨之諸侯以爲侈漢有工官主作漆器南陽樊氏以富聞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蓋其利厚民私之故曰民多私利者其國貧且木不可獨伐不可獨衆不可獨運必資民力用妨農事是以倍其征非私漆林惡廢民於生也古者計畝以鍾故魏李成子食采千鍾曾子始仕三釜後仕三千鍾秦漢易鍾以石而祿漸薄六朝有職分田一品五頃又有公廨田以供公用至唐內官賦以石外官賦以田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五代廢之至宋而復大藩長史二十頃及縣尉不滿五千戶者令四頃尉二頃稍優於唐其田每月不及十貫者支茶湯錢以足之所以厚其養廉之意離不逮於古然所以示優厚厲清操猶得周家忠厚之遺焉晉有承田田騶後魏有公田戰國策于之相燕貴重主斷燕王哙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亦見韓非子說者謂以石計祿始於此不知以石計祿本起於田李悝盡地力晦收一石半下孰倍中孰三上孰四蓋以石計田以田賦祿王登爲中牟令一日而見二中大夫子之田宅倚嗣君欲以薄疑爲上卿進田萬頃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攻亭一朝而拔之此戰國之賦祿皆以田也吳起相楚悼王以爲封君太衆貧國弱兵之道於是封君之祿二世而收則采地之廢昉於此乎文公欲殺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商君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則以石計祿始於秦然韓非子以爲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則當時賦祿及賓仍以田明矣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統古者於禘賜爵服於嘗出田邑田邑者田宅也康成以爲國地其不然乎左傳衛公



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下有上祿孰也邑謂十室之邑百邑則田一成卿之祿也趙武以絳老爲絳縣師與之田使爲君復陶秦縣師上士非所謂士食田者歟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者千夫之田恒子上卿下室猶百邑也古者井有定邑無常易曰改邑不改井康成注易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穿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孔疏謂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通率其地不易再易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故定稅三百家然春秋大國之卿其田不過一旅一旅之田不過一廣如其說一家受二夫之地當定稅四百五十家言一旅者舉成數也二百戶不滿一成以田賦古之人臣苟非有功而予之以不食之地其說妄矣

不得食邑載師所謂宅田賞田是也若夫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非采地亦非祿田所謂王命尸臣官此柳邑柳故幽國提封萬井兵車百乘天子使之治其賦而主其民又賜之鷙旂黼黻弧弓而宗人掌其禁令仍督其違失者其

地則藏師任之不得專焉及周之衰遂爲己邑溫于郫狄樊皮叛王君子惡之公邑之利都家之主地不成國民不稱君而內有六鄉外有六遂甸稍縣豆犬牙相錯雖有不臣之心其力亦不能爲亂所謂無牟無勇職爲亂階巧言之卒章得其情矣呂氏春秋管文公令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淮南道應訓宣王封子綽於列田百頃左傳莊十九年惠王會子會說與奠爲父田奪之以賜大之臣田前秩也秩亦田也奪田收秩所謂奪以與其貪也宣十四年徇孔達縊而死稍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室謂宅田祿也周書所謂一室之祿蓋祿其子襲父位也漢謂室者以女妻之襲爲自一室之祿至千室之祿皆田也故古者名祿爲田成八年注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是時趙朝已死鄭子式商鞅以其田與郫奚晉景公從韓厥之言哀趙忠勤不可無後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則復古者天子畿內不以封秦仲爲西垂宜其子者反其田也



大夫隴西有秦亭秦谷而非子居犬邱周之犬邱漢之槐里蓋王都之本非國也及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於是始國而詩有秦風則車鄰駟鐵皆襄公時作而序謂車鄰美秦仲失之天子守邑之大夫安得有內小臣傳令乎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紀年謂始居洛後居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則是西周畿內亦未聞有鄭國也及桓公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夾輔平王始滅虢會而都於溱洧焉後世遂有新鄭之目而指漢之京兆鄭縣爲舊都豈非附會者爲之歟說文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說本周書而王制則云天子縣內有九十三國其說多依孟子然豈不合周官漢書地理志言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由王既敗虢會又滅遷居其地國於鄭父之地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其說本移天子傳及竹書而謂桓公本附封於京兆其職掌矣漢中南鄭猶京兆西鄭也者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爲號其不然乎有西鄭故加南又何與於鄭桓公也

## 夫家之征

凡民有大則有家有家則有里夫出口泉故口以夫名家給繇役故役以家名里樹桑麻故樹以里名夫布者一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征有勉舍惟賢能老疾貴者服公事者而閒民不與焉故使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遂有轉移執事亦在竭作之列



所謂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後鄭謂家征者出士徒車輦失之又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一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三夫趙商嘗疑而問焉康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也夏官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居在田故田不耕者出三夫之屋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也夫征即夫布說見前案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二謂民出貲錢以給繇役每家二十二錢蓋漢之家征如此則閒民反重其征必不然矣漢律見說文解字且民之無事者爲閒民公族之無事者爲遊徑等閒

也而貴賤分。故公族之無事者。酒司掌之。國征弗及。而民之無事者。大衛於宮。則宮伯有從役之事。出耕於野。則載師有夫家之征。夫家猶徒役也。國家既養而長之。又重征以困之。有是理乎。稾人職。外內朝有宄食。即宮中之人民。而謂之宄食者。許氏說文云。人在屋下無田事。然則宄食。即閒民也。康成謂酒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則光外內朝之散吏。趣走給召呼之屬。亦皆閒民。爲之矣。此民無家事。而服公事者。鄉大夫舍而弗征。則載師亦不得而征之也。春秋魯作三軍。各征其軍注。謂征其軍之家屬。孔疏云。丁壯從軍者。官無稅其家。屬不入軍者稅之。閒民。



出夫家之征。蓋以此。

〔縣師〕馬牛車輦旗鼓兵器

周書。西土方千里。分爲百縣。左傳。九縣長轂九百四十縣。遺與四千。則每縣百乘。百縣萬乘。此國轂千里。出車之大數也。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灋於司馬。甸稍都鄙受灋於縣師。是爲縣師之灋。名曰縣法。而縣士則各掌其縣之禁令。馮儀從通曰。百里爲同。總名曰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劍首。言當玄靜。衛役也。然則縣法者。衛役之法歟。鄭司農以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康成則分爲五等。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司馬法。二百里爲州。不知甸地稍地亶地皆縣地。三百里爲野。餘同。也。稍人掌邱乘。方士掌都家所掌者。即甸地稍地亶地而稍人則以縣師之法爲邱乘之政令。方士亦以時修其縣法。而爲都家之治。其都邑則又縣師造之。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故曰縣。弦也。縣。繫近弦。施繩用法。不曲如弦也。縣師掌師田。作衆庶。造都邑。故以取名。周曰師。楚曰尹。漢曰令。其職兼文武。并掌兵器。春秋周禮未改。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衛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既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王府及內府者。



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繕人。橐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晉作州兵。使州作兵。魯作邱甲。使邱作甲。非古也。西京精兵聚於雒陽。武庫。故漢之武庫。令猶周之司兵。哀帝建平中。坐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未聞取之於百姓。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設矣。小司徒及鄉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其數。馬牛。辨其物。簡閱之而已。非猶而賦之。且古有命民。小司徒辨貴賤。所謂民之貴者。亦得乘飾車駢馬。爲而遂人鄭。兵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司馬法。邱出牛三頭。馬一匹。甸出長

較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即春秋所謂田賦歟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邱甸出之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校之初稅畝而尤甚矣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之時知之三軍作而三子各毀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爲毀之甸出車一乘故甸讀爲墮其訓爲乘則是毀其乘者毀其甸也毀其乘則可毀其甸則不可毀其甸是壞井田之法先商鞅而決裂阡陌也以是知甸出車一乘之說非也自魯用田賦始也自魯用田賦列國皆然名爲乘馬邱牛其實賦車籍馬與秦之頭會箕斂何以異焉周官牛人有公牛而牽傍同輒校人有王馬而毛物異頒旌有司常以待國事鼓有鼓人以和軍旅車有巾車而其用無常又安用乘馬邱牛重傷民力哉然則馬牛車輦旌鼓兵器皆非民間之物縣師使其有司備之各帥其民而至及其會車人之卒伍則五人爲伍百人爲卒而一乘七十五人之說亦無所用之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人之卒伍也楚攻魏張儀請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而段卒萬人車百乘與魏是古者車一乘卒百人武王伐殷革車三百乘法當用卒三萬人故用單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說者謂周官無偏則不然古者士有卒伍車有偏列司徒主卒司



空主車冬官亡則偏法亦亡廣車之萃分爲左右每廣一卒謂之正法偏者廣之偏左廣爲左偏右廣爲右偏偏之兩者合則四兩以翼廣分則五伍以承偏謂之偏法亦曰偏駕則知車人之卒伍未嘗無偏君行師從故覲禮有偏駕過天子之城宜蒙甲束兵故偏駕不入王門康成謂偏駕者金象木革四輅其不然乎魚麗之陳先偏魏舒毀車爲卒亦偏爲前拒蓋無定數因事制宜者歟鄭志趙商問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一乘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而校人職家四閑何也答曰四閑八百六十四匹此乃國馬不出於民司馬法民出軍賦無與於國所謂民出軍賦者即春秋之田賦也古文田陳同音故齊陳轉爲齊田甸乘亦同音故邱甸通爲邱乘說者以爲甸出車一乘故甸改爲乘失之司馬穰苴兵法因號司馬法案戰國策齊閔王時司馬穰苴爲政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穰苴乃閔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衆猶顧笑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晏子春秋以爲齊景公史遷因之如其然左傳曷爲不載乎韓非子曰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繼又曰民產絕則畜生少畜生少則戎馬乏戎馬乏則將馬出是將馬者國馬謂之馬府戎馬者民間之馬所謂民出軍賦

者也民馬之故以國馬給軍則其法非始於春秋行於戰國歟何休曰用田賦者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禮軍賦十并不過一乘愚謂以田爲率乃稅畝非田賦也魯語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而已以上十井爲乘則包成之說見論語註吾未之前聞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入晉革車五百乘步卒五萬騎二千此一乘百人之法商秦有騎而騎起於春秋非始於戰國也民年二十三傅之騎官學習騎射故曰騎騎見尊非子 春秋隱四年傳云衛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昭六年傳大夫有賦於軍故魯之御叔大夫也而傲使人令倍其賦謂軍賦也漢孝惠之初令吏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及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所與則



大夫有賦於軍至漢猶然矣哀七年傳魯賦八百乘郊賦六百乘故兵車曰賦與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軍論語治賦孔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者以田賦出兵語治賦孔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者以田賦出兵司馬法本諸此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爲甸百二十乘爲司馬法本諸此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爲甸百二十乘爲甸百二十五乘爲小國甸徧無定數伍甸亦然倍伍爲任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國甸徧無定數伍甸亦然倍伍爲任倍甸爲五十倍卒爲二百倍旅爲五百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倍法也坊記孔疏云旅司馬法之文中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鄉遂之粟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蓋井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中車職毀折入齎於職幣注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皆出齒毛與其貴賤死則剝之內其皮司兵云授兵從司馬之法頒之受其兵亦如之是國家所給此愚謂司馬法出於田賦始自春秋之末行於戰國之時 魯用田賦猶鄭作丘賦服虔曰作丘甲者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其說是也然以爲古法則非予產愛民而行病民之政學者不能無疑焉大宰有芻秣之式大府以四郊之賦待之則牛馬不出於邱明矣秦孝公十二年爲田開阡陌十四年初爲賦賦者軍賦也軍賦始於春秋至是開阡陌而更定其法也

## 師氏敏德

師氏三德二曰敏德敏者何也克爲敏德以己承之孔子曰克己曾子曰己任一也說文克之象肩也其義任也詩云佛時仔肩毛傳曰克鄭箋曰任釋詁曰勝蓋能勝其任謂之克然則苟非己焉能克苟非克焉得敏是故堯舜恭己禹稷出己成湯惟己伊尹若己皆敏德也於文以己承



之曰巹巹者謹慎之辭詩云赤舄己己見說文蓋言謹也周公之敬也若無己則敬失其基禮失其幹慎失其蔕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變爲槁木死灰亦終入於昏昏默默而已矣學問求諸己廉恥行諸己忠恕推諸己立達取諸己安人安百姓修諸己孔子無我非無己也楊子爲我非爲己也己之欲非己猶身之垢非身爲仁由己是謂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謂己爲私濫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聞一曰至德至者何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惟有敏德者能之敏德所以爲仁而孝德者爲仁之本也春秋昭十二年左傳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則古有是言而孔子引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覺則

克己之義也而復禮之克爲敏德其詳可得聞乎不能謂日未詳故顏子請問克爲敏德其詳可得聞乎不能謂之敏不足謂之聖浮沉謂之溺游移謂之惑中廢謂之弱後退謂之却皆不能自克者敏之蠹也惟克乃敏詩曰農夫克敏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農夫之敏也君子克己亦如之詩曰良士蹶蹶言動而敏於事也此敏德所以爲行本歟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乎力者己也能用力非克己乎而若曰一日者言由己不由人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不欲也焉識仁子貢之旋莽求之人孔子之立遠反之也故曰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五行己屬中宮土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未有不愛己而能愛人者也求仁者於己取之可矣史遷紀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非吾儒之學也吾儒學在己利物本諸身莊子曰至人無己無己是無仁也故莊子不知仁其爲仁也則云中心物宜兼愛無私以墨子之學爲孔子之道其謬已甚皆自至人無己之一言始



## 虎門

路寢制如明堂而有四門虎門者路寢之西門也西爲成熟之方學貴成熟故小學在西亭名西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西學即小學先賢有道德上所師教諸子者大學在成均則西學在虎門之左明矣古者學在門繆公學者人齊風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著人者是故所謂位宁有官師之典宁通蓋師氏保氏也師氏保氏同居門左各司王朝保氏不言者省文可知或云南稱門北稱闈此臆說也蕭子良云蕭何以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不知據何書後漢德陽殿東門雲龍西門神虎虎金獸也故在西則虎門爲路寢西門又何疑乎家之學在門側之堂故國之學在虎門之左此蔡邕所謂周官有門闈之學也文獻通云西宮左傳昭十年欒高與陳鮑相攻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蓋以虎門師保所居講學視朝之地故朝服立於其外歟東漢有白虎觀肅宗詔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此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蓋取地官師氏虎門之義也一說虎門宮之外門失之矣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介疋宮中之門謂之闈康成謂巷門相通者雜記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然則闈門乃旁側之門也路門外之應門爲正門而虎門在西師氏居其左闈門又在內似皆旁側之門畫虎象秋嚴漢制則然矣康成以路門當之豈其然乎廣韻引周禮云公卿之子入王端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其後氏爲氏爲者以門爲姓若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也以虎門爲端門國子爲門子則似干寶註而目爲周禮說矣



師氏以媺詔王保氏諫王惡

師氏詔王嫩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諫王惡而教國子以六藝六儀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而王之世子亦齒焉古者師保之官掌國中失之事中者爲嫩王有嫩則道之使成失者爲惡王有惡則閑之使止因以教王及王世子而國之貴遊子弟皆從王世子而學焉者也降及春秋其道息矣然其風猶存秦穆公霸國十二而學於蹇人荊文王兼國三十而學於保申秦至穆而霸楚至文而昌二君能光大先世之業以成其嫩者師保之力也楚大于商臣之惡其師潘崇實倡之猶陳公子佗之惡本於其傅之不良蓋二人之性未必惡師傅惡故二人從之而惡說者



謂商臣蠭目豺聲形惡也豈其性惡乎詩有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故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言斧能析薪猶師能止惡也秦不法古律令爲師胡亥學書趙高教之夫也不良此之謂矣夫之言傅也謂師傅也師傅不良故陳佗惡加萬民胡亥毒痡四海太元曰黃兒中蕩君子洗愆言有老臣以爲師保則君子庶幾免於惡焉爾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嫩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彊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此保氏師氏之職歟漢成中主委任外親帝師張禹國之佞臣黨於王氏變漢爲新師保之官安可非其人也易兌講習臨教思二陽咸臨師保之象初以志行正爲貞二以不順從爲利言詔嫩諫惡逆之吉順之凶潘崇之於商臣趙高之於胡亥張禹之於漢成皆不正而順從何利之有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君命逆而臣順之者一言可以喪邦臨九二爻辭曰咸臨吉无不利夫子恐人以順爲利也故特明其義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之言非古語也言非以順命爲利也爲人臣者不明乎此義則不免爲宋之三旨相公而已三旨者一曰取聖旨二曰領聖旨三曰已得聖旨也此之謂順命陳六三之甘臨故甘臨曰无攸利咸臨曰无不利兌象朋友臨象師保易曰无有師保卯臨爻辭書曰放驩師保則師保非三公也三公官不必備師保必備其官易初无士二大夫師氏保氏正當元士大夫之位故臨二陽象之周公師保萬民則三公亦得兼焉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然則咸臨之无不利甘臨之無攸利其義曉然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爰子曰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失其道臣從謂之逆君失其道臣失其宜



逆政行而有司不敢奪爰社稷宗廟是故上有行中之君下有順命之臣君不行中故臣未順命知臨之宜咸臨之吉歟

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有中謝者爲昭釐謂王曰國人皆以王爲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甚哉人之好爲師而恥爲弟子也故細人一言而威王不說則師保廢於戰國交商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故荊與於文衰於威一傳而懷王遂亡其國客死於秦

保氏五射

保氏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參廣韻白矢作白勺襄尺作讓尺參連作參遠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

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爲讓古今文也新序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連誤爲遠失其義矣莊子鏑矢復沓注云矢去復往沓然則復沓猶參連也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竟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爲參連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弩柄曰臂鈎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差以米則不發然則參連努射尤精矣詩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復沓也

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莊子所謂復沓也

司諫糾萬民之惡司救糾萬民之衰

司諫糾萬民之德而觀察其德行道藝辨之以能司救禁萬民之衰而誅讓其衰惡過失防之以禮乃其職不列於六鄉六遂之中而隸於師氏保氏之下何哉蓋必先師氏詔王嫩而後司諫糾民德民之德本於王之嫩也必先保氏諫王惡而後司救禁民衰民之衰本於王之惡也糾民德者鄉三物禁民衰者鄉八刑師氏之詔詔以此一人有德以道民德不令而行保氏之諫諫以此一人無衰以閑



民衰不禁而止本諸身徵諸民德道禮齊風俗成焉比長奇衰閭胥觵撻族師刑罰皆所以禁民衰民有過惡州長歲糾禁正月戒司救復三讓三罰之以故民無隱慝比長教和親閭胥聚衆庶書其敬敖任恤者族師每月屬民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是爲德行道藝禁正歲屬民而書之州長正月屬民而攷之然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則復加攷而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則所以糾民德者較之禁民衰而尤詳焉以故民無遺善司諫復以之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比閭族黨州鄉或有書之未備攷之未精舉之未當者

司諫巡問而觀察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皆登於書謂之史傳至秦曠絕其道廢壞漢武始舉賢良方正天子計書先上太史嫩惡之事靡不畢集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此而作其後遂有三輔決錄汝南月旦之評說者以爲處士橫議然猶有古糾德禁衰之遺意而朝廷無詔嫩諫惡之官則是不正其本而齊其末也故東漢風俗雖有氣節之名而德行道藝不及三代之純者以此魏置州郡中正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品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僅

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此古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之職也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刑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邵詵篤孝以假葬遂當降品一等其爲懲勸也如是雖古之巡問觀察誅讓防禁何以加焉後魏太和以前精選德高一鄉者爲中正當時頗得其人及宣武孝明之世寖以頹紊而冀州大中正排抑武夫不入清品武夫怨怒遂聚火焚其第殺其人天下騷動乃詔斬其尤惡者餘大赦以安之而魏亦亡矣中正置於延熙廢於開皇立法未嘗不善久而弊滋榮辱在手高下任意此非出於法之不善實由於本之未端端本之道先正朝廷則化起於身教成於國地官糾德禁姦既有比閭族黨以分其職又有司諫司救以輔其成而爲師氏保氏之屬旨哉旨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之謂也

調人和難

調人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與瑞穀圭以和難康成謂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愚案僖公二十一年楚執宋公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謂執未有言釋之者以公與義而釋之何休謂善僖公能免宋公之厄穀梁謂外釋不志以公與之盟而目之康成謂公有功焉此與瑞所謂和難也二十



七年楚人圍宋公羊謂此楚子而貶稱人以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何休謂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舉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犯圍宋故貶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即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舉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者之誅乎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三十年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尒疋玉十謂之區註云五瑴爲區然則雙玉曰珏半珏曰隻十隻曰區倍之爲十瑴和難之瑴圭也瑴之言



瑴十瑴之成和難者成之故用成瑴僖公行禮故記者善而志之大戴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曲禮亦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諸儒異說莫能相一學者或爲愚謂不與同生者孝子之心令勿相讎者國家之法如其法則孝子之心傷如其心則國家之法壞欲兩全則兩窮于是使不共戴天之讎避諸海外既不壞國家之法亦不傷孝子之心此調人之所以爲調也千里之外遠於同國而鄉近於國鄰近於鄉族人則疏於從父昆弟矣亦可稱調人之闕焉或曰父之讎辟

諸海外是共戴天也可乎曰調人之和難頴封人之錫類也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四海之外別有一天共誰曰不然若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乃秋官之所弊而謀非調人之所和而釋漢律衷刺刃者必誅以其雖未殺傷人而有殺傷之心也調人職所謂過而殺傷人者吉人良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耳漢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過失若棄刃欲傷而誤中人者調人乃敎民之官故以其民共聽而成之東漢之季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遂假託調人之法因而爲奸利受人十萬謝客數千由是法禁益弛京師刼質白晝羣行而漢亡矣



## 媒氏中春合男女　亦卯亦酉之辨

管子春三亦（俗作卯）十二始亦十二中亦十二小亦而始亦合男女秋三亦（今文酉古文亦俗誤爲卯）十二始亦十二中亦十二小亦而始亦合男女冬夏兩至後九十二日謂之春秋兩至春至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亦合男女者自露下收聚之初始亦之辰荀子所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始亦合男女者謂與後出排之日始亦之辰媒氏職所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春平即春分十日之內三亦之中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亦是時也奔者不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詩摽有梅毛傳所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備禮而行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過此則非昏姻之時不用令者罰之荀卿子所謂冰泮殺止（殺止一家語所作殺女）所謂冰泮而農事起昏禮殺于此衆說皆同康成獨異而管子尤合周官故愚引以爲證焉亦爲春門三亦爲八舉成數亦爲秋門三亦爲九和金成數九古文亦亦同形書無善本故正之（說文亦象開門亦象開門晉束晳以爲四時皆可昏姻引春秋爲證然民間嫁娶吾聞之詩禮未聞之春秋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太元內婦始秋分（陰外陽內自秋至春辛壬癸甲皆嫁娶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六五爲辰在亦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此



管子春三亦合男女之義也參同契謂二月榆落魁臨於亦八月麥生天罡據亦蓋麥生而嫁娶行榆落而婚禮殺合於天時者歟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遇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即管子掌媒之合獨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心星爲二月之合宿故三亦爲合獨之時墨子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之法也然則男三十女二十而無夫家皆過時不嫁娶者媒氏會而合之非合獨而何亦從日爲昴亦從日爲

昴昴白虎宿星當從卯說文誤作昴徐鉉音莫飽切詩云雜參與昴毛傳云昴酉也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酉言物成就蔡酉愚謂昴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昴與旄若猶與搖康成曰秦人猶搖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卯象閉門昴爲白虎不當從卯說文非許氏之舊矣俗本流傳莫能正也卯從卯爲酉采地之名因以爲氏漢人改酉爲劉而有卯金刀之說則卯卯之相亂也久矣虞翻云古卯卯字同王充曰卯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西曰柳谷是卯夕爲卯也左傳隱成子救鄭及酉舒鄭箋引之作柳舒是在酉橫亦通矣律書言二十八舍北至於酉酉者言陽氣之垂酉也故曰酉八月也則而讀昴爲酉也

禁遷葬嫁殤



媒氏禁遷葬遷葬者改葬也改葬非禮也故禁之改葬非禮則家人墓大夫之事也曷爲媒氏禁之媒氏聽陰訟幽宅屬陰且媒氏地官也故爲之禁然則家人墓大夫曷爲弗禁也家人固有墓禁矣墓大夫之禁令改葬在其中焉何以知之以族葬知之大司徒族墳墓以安民阙其兆正其位巡其厲守之百年遷之一且豈安民之意哉家人墓大夫又安得漠然坐視而弗禁乎然而古之改葬者多矣何以知其非禮而禁之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崩桓王也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自崩至葬距七年左氏以爲緩穀梁子疑之因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非人情公羊子以爲改葬蓋得其實改葬不書改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亦無改葬之文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故禁之也左傳隱公元年改葬惠公左氏謂公弗臨故不書子葬父何故弗臨如曰隱爲桓攝攝主不臨喪是何禮也蓋改葬非禮故不書然則喪服曷爲而有改葬總改葬總者康成謂墳墓崩壞將亡失尸柩昔王季歷葬於渭山之尾樊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於是出而爲之更葬雖其說近誕然仁人孝子或不幸而遭之此禮之變也非是而改葬者則春秋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君弑賊不討葬不以禮及鄭人斷子家之棺齊人尸崔杼於市賊既討而改葬其君



此皆得禮之變者然非禮之正故不書於經則改葬非禮益明矣古之葬也窆宅其辭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是葬爲死者非爲生者後世有圖墓之術以家中枯骨求子孫富貴於是遷者益多則尤惑之甚者也不可以不禁媒氏遷葬與嫁殤本兩事康成一之謂生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如成人耶則我未之前聞如未成人耶則曹孟德愛子冲死爲娉甄氏亡女與合葬是合葬非遷葬也康成失之周曰嫁殤漢曰娶會唐曰冥婚（冥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棺不可復開也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葬不可復改也既葬而復改猶既棺而復開仁人孝子所不忍也言者也後世無故而行之遂成風俗亦何異於狐埋

之面狐搏之者哉壽張侯樊宏遺勑薄葬又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而從之合于古矣

〔司市〕日昳而市

祝融作市其象爲離明爲日日有三時三時者朝時昳時夕時不曰中而曰昳者皇侃以爲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是中前爲昳也賈公彥引書曰中昳不遑暇食是中後爲昳也家語曰出戀政至於中昳王肅云中日中昳中說文以日西爲昳失之矣日東爲朝日西爲夕日昳爲中春秋肆大省公羊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過度昳之言跌也過猶不及故中前中後皆曰昳中日至衡陽是爲



隅中至昆吾是爲正中皆曰昳時也昳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日中盛明當王之位故曰大市而主萬民百族平旦食時爲公爲卿故曰朝市而主四方商賈日昳晡時爲臺爲僕故曰夕市而主販夫販婦莊子曰日方中方睨側視爲睨睨猶昳也方睨而中方中而睨其時有幾日中不須臾故易曰日昳之離何可久也說者謂日昳明將盡豈其然日中爲市取諸噬嗑上明下動日昳之大市也行人之儀不朝不夕晏子云宰夕管子云立朝夕古語皆以朝夕爲東西矣月食必在望月望爲盈日昳必在中日中爲昳故易曰日中則昳月盈則食何休注公羊亦云昳月西是皆以昳爲夕也可乎昳有中有下皆非日夕時古者臯人之喪以昏殯故葬以朝不以夕謂其近於昏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昳穀梁乃克葬何休云下昳蓋晡時晡時則夕也曷爲不書夕而書昳且晡時而葬是以臯人葬其君也必不然矣書傳注云平旦至食時爲朝隅中至日昳爲中晡時至黃昏爲夕日出而葬日中而虞禮也魯葬定公以下昳葬小君頃熊一作敬嬴以日中下昳去日中不遠兩書以譏焉朝市於西方反天道也故君子非之漢宮闕疏曰六市在西其三在東在東西而無中非古也洛陽三市取則周官金市西一名商觀南市中馬市



東古者爲市一日三合而河西姑臧市日四合狀風美陽俗以夜市則司市之法不行於天下矣

〔質人〕賣儥之質劑

質人掌賣儥之質劑大市以質若牛馬人民小市以劑若兵車用器及四時食物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古之質劑後世之文券也東晉及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說者謂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雖以此爲辭實利在侵削猶漢筭緡錢而已質人所罰謂之罰布犯禁者罰之謂用器兵

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則淳制不登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所以同度量而壹淳制也古者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安得有稅乎司市所征謂之廛市一名征廛廛人斂之入於泉府亦曰征布蓋征其廛不征其貨故孟子曰廛而不征後漢第五倫以京兆掾領長安市平斗衡正斗斛市無兩枉百姓悅服此古質人之職也度量爲斗斛淳制爲鈞衡孟子謂之法故曰法而不廛謂廛人不征貨質人不征廛荀子謂之室律治市者平之室律者質律也質人之律漢曰月平所以平市價（室質音相近楊注誤）

## 買賣人民　越逐逋逃



償人民者掌之質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曰人民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告於士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界之是爲商賚牛馬貨賄皆然故曰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謂三分其所獲二入公而私其一也越逐者在國越鄉在軍越伍軍有常刑國繫圜土易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勿逐故悔亡逐則有悔矣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謂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者不加刑也質人賣償人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欺質許頡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逋逃之臣妾皆得歸其主焉有主來識認驗其質而歸之仍商度而賚告者凡失物在市三日在朝旬而無主識認乃沒入官故易有億喪貝躋于九陵之象勿逐七日得之占九陵象朝之閭閻九重言七日則旬之內也震長陽其數七勿逐與喪馬同占而不言悔者陽動而陰靜也喪馬九爽貝震六爽（薄古者路遺不拾人亡不追非誘非竊旬發祭古以貝爲貨）內自歸太卜官有卜賣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不得首仰足於（音琴謂兆足銘然則易之繇書之誓周官之文參相合也）鄉有北閭族寧州逐有鄰里鄭鄙縣軍有伍兩卒旅師



皆不得相踰越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虣掌市市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固復晝三巡夜三鼓以號戒之先王奇軍政於鄉遂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弃亡者無所匿竊盜者無非容苟非遷徙離有逋逃莫敢越逐不獨軍中爲然矣蕢逋逃晉法也楚作僕區乃隱匿逃臣之法（說文匿藏也昌衆也昌在匚中謂匿匿藏匿也僕臣僕也僕匿者藏匿逃臣）宇尹無宇之閭逃入王宮無宇仇之有司弗與及謁諸王卒取以歸歸之禮也執之非禮也當復之朝康成曰復復之朝而之言報也有司弗與則失在有司也朝有復者宰夫掌諸臣之復御

僕掌庶民之復晏子春秋所謂齊有北國賤造於君庭而求復者以此

〔廛人〕掌斂布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以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凡六府當之而又以職內職金職幣三官充其數焉非也余正以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穀魚鹽爲九府王應麟引之以當九府圜法失之遠矣所謂圜法者重不廢輕小不妨大子母相權而有九品故曰九府圜法其名見周官者夫布里布辟布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儳布是爲布貨九品其九品在國曰邦布外府掌之在布曰征布



泉府掌之載師有里布閭師有夫布皆邦布也出諸民入諸國故曰邦布百畝爲夫五鄰爲里民間之布以夫里得名說者以爲罰布誤矣司市有辟布廛人有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肆長有儳布皆征布也斂諸市入諸官故曰征布辟布一名辭布辭之言貲也猶漢之貲錢或曰辟法也辟布猶法錢市中作布皆取法焉故曰辟布者于其地之斂斂猶監也作布之斂益鑄錢之監歟王莽布貨十品一曰大布次曰次布蓋法周官之欵布乃市中思次介次之布也總布未詳質布者質劑賣債之布罰布者質人所罰犯禁者之布廛布者門閭征廛之布儳布者無肆立持之布集韻云儳暫也音才鑒切徐邈讀詩云抱布抱此管子云揞路握此也鄭司農曰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此立持之布歟管子謂閭朋於國有不知政於家有不知事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而其人不知揞猶持也古之儳布也肆長斂之廛人掌之而朋不與知焉一說儳布者總布之別也盤庚曰無總于貨寶貨寶曰布商賈阜貨而行之立曰儳行曰路執曰總皆商賈之事也盤庚戒在位毋若商賈然職內主錢辨財而執總總者聚而束之以書揭之漢律曰布謂之總總曰升升曰登晏子春秋十總之布十總者十升也升登音同故或爲登或



爲升皆名爲總以此名布亦以此名泉故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通作緦漢令徒隸衣七緦布緦一作稷入十縷爲稷五稷爲秭二秭爲秅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緐倍緐爲紽倍紽爲總倍總爲逵逵者古之佩奏之綏以縷爲絲十絲爲升則與說也凡也合單行爲一糸四糸爲一抚五抚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旁爲一圭首多者糸細少者糸麤漢制如此而緐紽無聞焉五抚爲首則二十糸也漢之首與古之升矣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紽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詩傳曰緦數箋曰緦總也疏云緦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紽之故緦爲數總而集之故緦爲總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者國帑也亦曰國準帑準法準古者珠玉爲上幣黃金爲

中幣刀布爲下幣中歲貢金一斤直食八石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貢金刀布者國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軌守其數準平其流於是穀與幣相權而貨通食足焉上無穀以幣下無幣以穀造公幣而寄之民振其不贍以幣準穀直穀而貨之穀爲上幣爲下斂其有餘以穀準幣直幣而庾之穀爲下幣爲上振時穀重而幣輕以輕權重斂時穀輕而幣重以重權輕如此則上不取息下不出息而上下交獲其利各有什倍之息所謂以國服爲之息者蓋如此有司者職幣與倉人也職幣掌振斂之式法者凶荒之法用倉人掌之此非國軌之存於有司者



歟不贍而莫之振也則穀愈重而民流有餘而莫之斂也則穀愈輕而民病蓋歲有凶穰物有輕重今歲饑賤狗苴食人食至來歲而道有餓民此皆不通國軌之法輕重之權者也較謂之服式謂之軌較出式上是爲軌前故知管子國軌即泉府國服息者賒息反是爲消藏繼于萬貫朽於庫積粟萬億紅腐於倉謂之消粟米財物上下通流使相灌注無有滯留謂之息流而不竭出而不窮此泉府之所以爲泉歟辨而授之謂辨合子見荀即稱責之傅別蓋旅師以質劑頒斂泉府以辨合賒貸皆券契也總名約司約掌之一說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云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洒謂散之貸者鄉正保爲又云成年不償信成匡助助且不償安得取息乎又云幣祖輕乃作丹以行其子此國軌所以輕重相權也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同貨者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國服行之以國法猶國軌平之以國準所以制四方貨殖低昂使萬物不得騰躍其權在司市而朝士慮貶國用故亦得與焉易損益三卦損六五益六二皆曰益之十朋之龜兩貝爲朋一龜直十朋寶龜而貨貝變通趨時則上下交相益也俗儒不明損益焉誠盈虛之數乎國軌也國服也皆謂之乘故稍人有邱乘之政管子有乘馬之筴淮南子元王有千大貝百朋注云二千爲十五貝爲



一朋山虞服虔注云服牝服蔵云車平較也

司關掌百貨之節以聯門市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爲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險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廛布關有征廛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于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

其廛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失之矣左傳廢六關注謂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爲不仁家語置六關注謂置關以稅行者爲不仁兩說皆非也國之有關久矣不自文仲始何得言置設關以限內外司出入所以防非常又焉得廢之農有租而商無稅是將使民棄本而趨末烏在其爲仁也且六關之廢置與三軍之作舍等耳一書一不書則又何說吾是以知廢與置兩說皆非也廢者謂廢司關之法一作置置與廢通古醫用針針有補瀉難經言補則取氣瀉則置氣置者不取也古者不取謂之置不去亦謂之置春秋萬入去籥公羊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不去爲廢則魯舊有關先王之法名存而實息矣魯之有名無情皆若此文仲號爲賢大夫不能振而興之故孔子謂之不仁古以廢爲置又以廢爲發荀一發五犯莊子發藥列子廢藥一也豈獨齊人語乎齊桓公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以通賓客視其名視其色以察奇衺國乃不惑司關之職唐天下關二十六蕃客往來閱其襄重入一關者餘關不譏猶有古司關之遺意焉莊子廖一於宮廖一於室釋文曰廖置也是先秦之文皆以廢爲置矣

# 禮說卷五

東吳　牛農　惠士奇

## 地官三

### 掌節守節達節

邦節有八守節二分其半於都國都鄙而掌節藏其半達節六掌節守之小行人達之達之邦國三曰山國曰土國曰澤國達之都鄙三曰門關曰貨賄曰道路節與瑞不同瑞全而節半君命召則合之故當其當則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值其變則效節而出握節而死官守其節故曰守官一名符一名契隋樊子蓋守東都衛元守關中別造玉麟符代銅虎以給之蓋取則周官玉節所以重鎮守也齊陳乞遣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秦安國君刻玉符約立子楚爲適嗣蓋析玉而分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唐則天時崔神慶上疏曰古者召太子皆用玉契今則惟有文符非慎重防萌之意然則玉契自古有之矣陽城君毀璜爲符以守國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皆玉節也角節未聞當考英蕩有兩說干寶謂英刻書竹箭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是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過所者韓非所謂關於州部也魯昭公使公衍獻



龍輔於齊侯孔疏云鑄金爲龍節以玉爲函盛之名爲龍輔是英蕩者玉也輔者函也玉采浮筠故曰英蕩兩說皆通前說爲允然漢之符與傳則又不同郡國頒符門關用傳傳以繒帛與古用竹者殊小行人旌符管三節皆用竹漢之竹使符本此使者所持節則上加旄注旄首曰旌即古之旌節古者刻符摹印皆曰璽書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淮南子亦云龜紐之璽以爲佩是印爲璽也戰國策楚攻韓冷向求救于秦公孫昧曰其言收璽賈猶有約注云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是符爲璽也然則璽節以管爲之鑄刻璽書或曰貨賄或曰都鄙者謂都鄙之貨賄璽管一節兩名地秋二官互見貨賄者商賈也商賈阜通貨賄出入於市爲璽節出入於關爲貨節而輔以傳焉孟嘗君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則傳書名姓也門關古用棨漢外人入宮門長史爲封棨傳至晉猶然羊祜嘗欲夜出車司執棨當門此其類歟一玉一角字節鎮爲三金三竹達節通焉邦國之守以玉而達以金其地遠防嶠遠也都鄙之守以角而達以竹其地近從簡易也棨邦國都鄙則鄰遂在其中故布治布教布政布刑不曰鄰遂而皆曰邦國都鄙守之達之職在掌節古之道路有節乃達楚不與齊通遂絕

齊約齊既與秦合乃折楚符約猶符也是故勇士罵齊而借宋之符樂毅適燕而假魏之節田單之楚楚與之節以如秦蓋非是則不達也周入於韓秦聞之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漢使陸賈於南越剖符通使爲此皆達節也六國摈秦請焚天下之秦符而傳焚符之約則當時列國往來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可知矣或曰節亦名瑞謂之法瑞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即此漢官儀曰秦以前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從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騎驛騎也然則角節蓋犀象歟王制金璋璋一作章王氏謂金爲印章孔疏謂章定



本從玉以金飾之圭璧之類周時稱印曰璽未聞稱章愚謂金章者金節也周曰璽秦漢曰章秦法凡官吏及民有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各以所問者明告之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及問者名以左券予之謹藏其右券封以法令之長印凡法令皆藏禁室封以禁印有擅發者及劾一字以上皆死此秦之符猶周之節主法令者猶漢之符節令藏於符節臺者也符長尺六而節無聞徐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則漢之使節長七尺矣秦代周以爲水德數以六爲紀故符六寸然則尺六之符本於孝公而始皇更定其制也符節皆有副吾故曰瑞全而節半瑞之半者六器惟璋璜璋半圭璜半璧瑞以行禮故屬春官節以徵信故屬地官許叔重曰漢制以六寸之符分而相合是漢因秦制也應劭曰竹使符長五寸漢官儀曰節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毛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所謂八尺之竹彗牛之尾是也或云七尺雨存備攷

遂人上地中地下地

大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遂人有上地中地下地易謂休不耕是爲萊六遂之萊即六鄉之易而鄉遂一夫百畝皆不易之地每歲種百畝休百畝爲一田一萊謂之一易每歲種百畝休二百畝爲一田二萊謂之再易是爲中地下地而六遂上地又加萊五十畝焉所謂上



地食者參之一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則天下無不易之田也康成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何休謂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則田有三易矣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强土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爲主易居匪田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爲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爰換也猶秩換獄辭謂之爰書而以當周官之易田誤矣人勞多糧土勞多瘠故

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耜而剗其根則有薙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農土沃土滷土并土中土肥土成土隱土申土土各異物物各異宜則有草人上化之法以物其地畜水止水瀦水均水舍水瀉水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耡之田故曰易者不易也變易也孟子所謂深耕易耨易其田疇者以此一說易謂已耕之土而休之萊甾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加萊者先王於授田之時寓耡荒之術也周之易田漢變為代田



歲代處故曰代田疑即秦雪之爰田孟子所謂辟草萊任土地者蓋代處而不休則地力盡矣故孟子惡之然其法則猶得易田之遺意焉低為甽高為壠一畮三甽三壠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隨壠附根及苗壯盛壠盡甽平能風與旱是為深耕後世耕淺有風災旱則立稿矣甽一名區區猶邱也壠也氾勝之書分為三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間相去二尺下農區廣九寸間相去三尺深皆六寸上農區多收亦多下農區少收亦少故曰上田弃畮下田弃甽言上田甽多下田甽少也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上得陽而下得陰畮無不甽田無不易然惟六鄉地狹故有不易之田則天下田之不易者亦寡矣氾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為區田教民糞種收至畮百石勝之試為之畮收四十石

遂師天喪及窆抱磨

大喪及窆遂師抱磨案磨當作秝郎擊切說文秝稀疏適也從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綍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勿使密衡行必得縱行必衛正其行齊其力巡行技錄遂師之職執書數之名曰抱秝秝借為磨得其聲失其義矣歷適也磨石聲也麻治也皆以秝得聲聲同而義殊漢書議郎耿育疏曰太伯見歷



知適逡循固讓王充謂太王亶父以王季當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去而避之戰國策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然則適立謂之適歷與適均謂之適秝不同康成謂磨者適歷執紼者名或作磨或作歷雖古文假借音同者通然得子失母終非正義黃霸傳馬不適士馬少士多謂之不適稀疏適者多少均也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為適千人引而六綍滿皆非適秝乎韓昭侯出弋上車輒偏綏其右攝而適之高誘注云適猶等也合觀衆說則適秝之義明矣廣雅訓秝為淵遠淵遠非適也失之續漢書曰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輜為賓車大綍為屋轅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車者白綍三糾綍長三十

丈四尺七寸六分行行五十人執綍有行道歷之義也案魏書蔣濟傳帝幸廣陵戰船數千皆滯不得存帝還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通數百里中濟更繫地號船令聚廣雅訓孫爲淵遠以此

## 遂大夫四達

遂大夫之職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馬融廣成頌曰司徒勸率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通者掌固之通守政達者遂大夫之四達也四達戒功以通守政達猶通也守在四通故曰四達衛宮中者授八次之職四角四中守境內者戒四達之功晝三巡夜三鼓則戒之事也在國曰守在民曰功教而戒之職在有司而掌固贊其不足焉一說四達謂師器也兵甲之屬財用也稍食也材器也塹築蕭落國之守



政可通者四達近相移有無相補勞逸相調緩急相救推而至於師用行役則有作帥之同徒孫稽耕耨則有歲時之合耦皆守政之所通而遂師遂大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者也此之謂四達左傳親其入民明其五候賈逵云五候五方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董遇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新謀愚謂五候猶四達也夏官候人各掌其方之道地官遂人各屬其地之功五方故曰五候四竟故曰四達書云中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之謂也程典曰固其四援明其伍候依其山川利其守務此非掌固之所謂通守政歟制地君曰官府之藏強兵強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遂人之戒戒以此

## 里宰合耦于耡

里宰合耦于耡康成謂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愚案周書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古文君閭有里宰亦屬君敬齊者也合族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而耘此里宰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民功曰庸佐助曰相與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後漢酸棗令劉熊碑曰以卒爲更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則是正彈者所以平其



繇役使勞逸得均焉水經注平氏縣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街誤爲衛彈勸者既彈之又勸之也洪氏隸釋載其文亦云縣令愍繇役之苦而其頌有勸導有功及耕耒耦梵梵桑提之語則知彈勸不獨平繇且合耦矣水經注魯陽故城內又有南陽都縣正街彈碑縣正鄉正即古之里正何休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年耆有德者名曰父老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田作之時父老里正且開門坐巷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蓋彈勸之略如此蜡祭有郵表畷者謂田畯於井畔造田舍而止其中郵猶街也蓋街之郵亭督約百姓之處

里之有街非起於漢自古有之莊子所謂渠公之街也注云渠公爲街正南陽孔嵩爲新野縣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然則街在里里宰掌之有正有卒漢官典職曰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古者二耜爲耦而晚耜以耕管子丈夫二耜廣五尺一耜是爲以與耦利甿以殖子任甿稟者廣五尺與耦者耜也說者謂晚耜起於趙過誤矣過用耦耜二牛三人此非古合耦之遺法歟抑又聞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耦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然則合耦於耦非徒勸農功亦所以烝髦士也

旅師　耦粟屋粟閒粟

屋三爲井以井計曰耦粟井以耦名九夫之粟也夫三爲屋以夫計曰屋粟夫以屋名三夫之粟也夫一爲廛以廛計曰閒粟廛以閒名一夫之粟也（廛民居區域　閒猶間架也）一閒三三而九所謂出民貢者三三相保小司徒受夫屋以此攷之司稼出斂法以此出之師旅平斂亦以此斂而粟之聚而頒之者也聚成謂屋粟不排者而閒之粟閒粟閒民所罰之粟誤矣夫布屋粟出於夫屋非因罰得名閒民既出布矣復出粟可乎閒猶廛也詩曰禾三百廛又曰十畝之



間一夫之居曰廛十畝之間桑且閑閑泄泄非廛居之地歟康成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疏云餘夫奇別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然則閒粟者餘夫奇受一廛之粟也魯語籍田以力而庶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籍謂耦夫謂屋里謂廛賦入以里謂稅入以廛閒之戶越爾予使汝錯爲晉陽尹錯損其戶數蓋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是古者稅以廛也一說地有上壤間壤下壤管子相壤定籍其法本別官上壤者上地不易之田百畝是爲正夫故曰耦粟下壤者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是爲三夫故曰屋粟閒壤者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在上下之間故壤曰閒壤粟曰閒粟鄉遂分上中下授田故旅師亦分上中下斂粟管子以此法行之齊故能振貧補不足下粟上而民不移旅師以地之美惡爲之等者蓋如此土均平政亦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漢而行焉蓋土有三壤稅有三粟力有三科（閒壤亦名閒田管子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下田三石其餘皆倍者是也）

一說內經有歲穀有閒穀閒穀者旅師之閒粟也歲穀之紀其穀元黔卯酉之紀其穀白丹寅申之紀其穀丹蒼丑未之紀其穀黔元子午之紀其穀丹白巳亥之紀其穀蒼丹是爲歲穀歲穀者言其時之正色之純爾或宜高或宜下或宜晚或宜早視其歲之有餘不及無常地亦無常時

土之利氣之化也是爲間穀穀之大者保精辟邪其類衆多不純一色故曰間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種司稼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而縣其種於邑閭以示民及斂而入之倉倉人與舍人辨其物物有異種種有異色色有異名而別爲書旅師之間粟即此然則耡粟者其地屋粟者其夫間粟者其種也

稍人掌丘乘

稍人掌邱乘韓詩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蓋古敶乘甸通其音同後世失其音由是俗書陳乘甸判然分爲三矣說者謂甸出車一乘故曰乘據司馬法而曲爲之說亦見管子乘馬篇方六里甸八誤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敵五一乘俗本一誤爲四其甲二十有八其敵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爲兩乘器制也一甸四馬謂之甸馬亦曰乘馬管子因以名篇以出於稍人之邱乘然縣師之法同徒葬葬木閒乘馬邱牛春秋魯作邱甲實本於齊一邱一馬七甲四邱爲乘故一乘之甲二十有八司馬模苴變通其法一邱益以三牛故一乘之牛十有二頭盛行於戰國而稍人邱乘之法亡矣葬葬鄉師治之縣師作之稍人帥之巾車所謂良車散車不在等者若漢輜車後戶之屬輜車毀折則入齎于職幣而更造焉逸周書所謂輜車後閉戶



三軍四與歸御者以此大匡篇曰同甲十萬猶同徒也衆欲其齊心欲其一荀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詩云與子同仇言一心也問篇曰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然則鄉師治葬葬春秋亦如之而謂兵車出於邱甸不亦妄乎侈靡篇曰乘馬甸之衆齊法也非周制也古乘馬未聞有鞍而齊晢昭公以鞍爲凡奈送車耳疇騎二千則鞍騎起於春秋矣山國軌篇曰彼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無求於民則軍中輜器亦非民間之物可知也揆度篇曰百乘田萬頃戶萬戶開口千萬人當分者萬人輕車百乘馬四百四千乘田十萬頃戶十萬戶開口百萬人當分者十萬人輕車千乘馬四千匹萬乘田百萬頃戶百萬戶開口千萬人當分者百萬人輕車萬乘馬四萬匹蓋當分者爲卒無過戶一人謂之輕車者輜重不存焉此齊法合於周官者其略如此春秋宋昭公田于孟諸公之祖母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帥甸者稍人正義謂公邑大夫失之稍人帥甸以聽于司馬帥役以聽于司徒帥甸猶帥乘也作同徒帥乘和

上均掌平土地

遂人以上均平政故六遂有上均之職六鄉爲均人皆掌土地之政令而異其官者一兼均力役故曰均人一專均

土地故曰土均其在春秋則謂之地均管子乘馬篇所謂地均以實數者也地均之均地則有臺山汎山泗澤流水林藪凡鎌纏斤斧網罟得人者皆得均之或百當一或十當一或九當一或五當一十仞至十五仞見水比之於山五尺至二尺見水比之於澤則有七尺之施以手實焉其至泉也則五施之土音中角四施之土音中商三施之土音中宮再施之土音中羽一施之土音中徵五土中五音自六施至二十施凡十五土皆可得泉惟庚泥青商駢石灰壤四土不可得泉而縣泉復呂泉莫三土則在山上其地不乾鑿之二尺三尺五尺至於泉而九州之土則粟土



沃土位土爲三土羣土之長也慧土壤土浮土爲上土忿土緻土塥土剽土沙土塘土爲中土猶土瘠土殖土敦土剟土桀土爲下土皆在三土之下而又分其等爲三則楚爲掩所書九度八鳩七辨六表五數四規三町二牧一井之土亦不外是矣土均之均地守均地事者其略如此而匠人之井土草人之化土稻人之稼土柞氏之木土薙氏之草土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山林林麓川澤之上井人之金玉錫石之土場人之場圃之土土方氏之相宅任地之上形方氏之所正率雜之上凡在大司徒土地之圖者十有二土之名十有二壤之物皆以土均之法均之則皆與土均聯事而分掌之者也若夫以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職在載師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貢之之目雖在均之之法已亡而齊國之貢也則以黃金爲率無金則用銖無銖則用布季銖三十三制纍布百兩皆當黃金一鎰田里之租一盆食百乘之一宿關市之貨百鎰爲一餞十餞爲一殺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此齊之地均均地貢則然而天官冢宰九貢秋官大行人六服之貢皆邦國也而都鄙不及焉然則僅存其目而已其詳不可得聞矣貢之言供也書曰庶邦維正之供邦



國之貢也萬民惟正之供都鄙之貢也言文王無淫逸遊田之費故邦國都鄙之貢各得其正司書合九貢九賦而立九正之名蓋取諸此正猶貞也禹貢厥賦貞和其政令調其斂惡適其輕重之平是爲貞亦曰均均則庶土交正故曰九正書有九共篇九共者九貢也其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平平者均之謂也漢建武中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或侵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怨嗟蓋土均之職廢而土地不得其平矣

草人九土

草人九土曰騂剛曰赤緹曰墳壤曰渴澤曰鹹湯曰勃壤

曰埴壚曰墳壤曰輕爂墳壤者隱起若墳地多蚡鼠名曰
橐土蟲易全處乾而不斥湛而不澤土之最上者五沃也其
種大苗細苗樹宜五麻菜宜五臭勃壤者無塊曰壤膏肥
膴膴若澤若屯名曰息土不純一色或黃或白土之次土
者五壤也頻莖黃秀種無不宜一說壤者場也辭鼠之場
曰坻頓場曰坦辭鼠者蚡鼠謂之辭者言起地若辭坻坦
猶墳勃也鹹潟者是爲淳鹵甚鹹以苦地不生物狀如爐
火土之最下名曰五桀其種所宜白稻長狹有土化之法
則惡者亦美矣土黏曰埴其色多赤甚膠而塥土之下者
五埴也其種爲膴黃實朱莖剛土曰壚不黏而疏既強且



瘠土之中者五墟也墟與墟通其種大細邯鄲而粟大埴壚二
土合爲一蓋中下錯歟彊桀者稟礌磊塊塥闊之區若糠
以肥色黃而虛土之中者五壚也壚與壚通其種大荔小荔青
莖黃秀月令美上彊其丈左傳數彊潦說者謂彊桀燒埆
之地不堪種植豈其然乎輕爂者火飛爲爂華然若芬色
如屑炭有類屑塵土之次中者五剽也剽與剽通其種大秬細
秬黑莖青秀渴澤者二尺見水比之於澤亦上上柔不離
不坼捍然如米色勃以黑種宜芒種嘉蔬是殖蓋五浮之
土歟辟當作埤赤剛土也釋名曰土赤爲鼠肝其色似之
地員篇曰五弘之狀如鼠肝土之下者其種青粱黑蚤黑

秀然則埤剛赤緹一土分爲二蓋五弘之土歟土有強有
弱有輕有澀皆非中和埤剛赤緹彊桀埴壚鹹潟剛鹵非
柔強土也墳壤勃壤弱土也輕爂輕土也渴澤澀土也強
者弱之弱者強之甚輕者牛羊踐之甚澀者芟芟燒之使
強弱相得輕重相衡燥澀相調則有草人物地之宜土化
之灋焉取骨煮汁漉去其滓麋鹿狐牛羊犬豕溲而曝
之汁乾乃止欲稼耐旱漬以附子欲稼不蟲和以蠶矢古
法用蕡蓋取之此煮水以雪名爲雪澤冬埋地中穀之精
液相宜蕡種畝收百石成言不信問之先齊蕡種皆以鬱
北山經曰單狐之山多机木注云机木似榆可燒以蕡稻
出蜀蓋赤黃之類也緹赤黃色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



赤色繒則埤剛赤緹皆赤土信矣禹貢廣斥史記廣潟潟
與斥古今文異鬱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未聞以麥爲蕡
然則鹹潟宜麥蕡

稻人稼澤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仲師說今時謂禾
下麥爲荑下麥管子所謂九月斂禾麥之始也是爲稻麥
謂稻下種麥案澤地爲稼其說見呂覽任地篇以窪爲突
挹之以陰保澤而處薄夷肝注使子之所盡爲治風古音
五耕五耨盡其深殖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鹹鹵州
人謂鹵爲鹹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所謂禾下麥者以此愚
謂稼下地者一易再易之地也今歲稼而明歲萊故曰稼

下地以水殄草揚芟作田作者易也變也否則既曰田矣又何待乎作乎康成亦謂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詩曰以茠荼蓼荼歷草蓼澤草茠而去之職在薙氏稻人所芟則澤草也芟草所以成穀故曰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漢律因之蠲田茠艸

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

春秋隱公二年天王崩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桓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公六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以爲王者無求求賻求車求金皆非禮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穀梁以爲求之爲言得不得求可知之辭求之者非正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左氏亦謂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然則王者無求之之道歟非也地官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則王者有求之之道也無其道則不書於經衛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孔子削而更之曰衛侯出奔齊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不書書求者明有求之之道而失焉者也楚宣不入齊桓徵之敢不共給且列國相弔賻以乘黃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辱大矣鄭輸晉幣壞垣絕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幣故周使來



求其譏亦在魯荆揚之貢惟金三品未聞徐州貢金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之產而求之是土訓失其官也穀梁謂求車猶可者以此晉弔周喪王求彝器叔向譏之韓宣聘鄭私自求環子美拒之皆失求之之道矣上求於下其象爲益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孔子曰定其交而後求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由是知君之於民亦有求之之道焉漢之何奴稱臣朝貢列爲北藩而王根貪其材木所生之地遣使求之求而不得因之怨恨釁由是生豈非所謂莫之與則傷之者至乎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塲羽孔雀翡翠鸚鵡長鳴鷄吳之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之物非禮也吳主孫權以爲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然則周之求賻未爲失禮也適足以見王室之卑自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復見者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矣地之所生詳於禹貢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周有職方居山者不以魚鱉爲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此之謂地求家語魯君求假於季孫孔子曰君取於臣謂之取臣取於君謂之假此非孔子之言也君可曰求臣不可曰假君曰求下交也臣曰假上僭也君下交爲泰臣上僭爲凶楚公子圍之決也亦曰假之書大傳太子年十

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好惡山川之所有無此土訓之職也又焉用問凡使太子問之諸侯其說益誕矣宋眞宗祀汾陰趙湘爲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置土訓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目錄奏御從之管子曰君有三欲於民一曰求求必欲得求多者其得寡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益之上九莫益之者以此其心無厭雖天地亦不能贍其求而況於人乎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　地慝方慝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古之稗官也稗官乃小說家者流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洛陽人漢武帝時以方士侍



郎號黃車使者蓋即古之土訓誦訓王巡守則夾王車挾此祕書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焉王者欲知九州山川形勢之所宜四方所識久遠之事及民間風俗輶軒之所未盡采太史之所未及陳凡地慝方慝惡物醜類乃立稗官使稱說之故曰訓解詁爲訓偶語爲稗其義一也說者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豈其然乎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而文武之道存仲尼之所學也君子有九能一曰山川能說說有兩義一曰說說者說其形勢一曰述述者述其故事然則訓兼兩義或說之或述之淮南要略曰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胡越謂之講龍此豈誦訓之所詔乎非也誦訓道方慝土訓道地慝慝者惡也陸子曰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蝗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亂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聖人察物無遺六鷁飛五石隕鸜鵒來冬多麋凡所謂慝衛載春秋災異暴之龍忌則未有聞焉楚申公子培從王獵王獲隨兕子培刼而奪之未幾子培死其弟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伏其辜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故記果有太元曰蒙柴求兕其德不美測曰蒙柴求兕得不虞也兕者



隨兕一名科雉隨讀爲科兕與雉音相近獲之者不祥此上訓所道之地慝也發府視記而後知之則土訓失其職矣順氣成象而吉祥止逆氣成象而凶慝生於是有方慝先王設爲辟忌之法以弭之辟忌者易之所謂辟咎春秋之所謂省災論語之所謂修慝也是故每當天患行地妖生逢不若見惡人輒大自责治曰予一人亦有慝焉此之謂修慝修慝所以省災省災所以辟咎蓋天地人物凶慝之氣無方不有聖人恐懼修省之意無地不然誦訓所詔詔以此漢丞相魏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而宋李

原・文　闕

原・文　闕

輔相之一端也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注云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穆王里圃田之路有東虞西虞南虞北虞凡十虞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命桑虞用禁暴人東至崔梁休於深崔休謂舍其中案視守者而申戒之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所謂與民同之者其略如此及周之衰諸侯各擅有山林藪澤之利春秋書築以譏之築者障塞而管領之也則天子虞衡之政令不行於列國矣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錫之者明非所當得也附庸不得專臣山川亦不得專有爲王守其地之財物仍以時入於王之玉府而頒其餘於國之民故季氏伐顓臾成公



築鹿囿皆非禮也且山爲苑澤爲沈雍氏禁之矣乃公然築爲鹿地之苑非犯先王之令哉戰國山澤皆有賦魏之梁囿溫囿皆苑也溫囿之利歲入八十金而燕有趙裘狗馬之地齊有海隅魚鹽之地楚有橘柚雲夢之地此皆山澤川林之有賦者也冢宰以九賦斂財賄山澤之賦閭師任而徵之貢其物而已惟漆休倍其征左傳謂澤之目衡崔灌說文作目衡藪之蒲蒻海之鹽蜃齊皆有官守之則倍其征者豈謂漆休乎齊管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三虞者大山大林麓中山中林麓小山小林麓三衡者大川大澤藪中川中澤藪小川小澤藪侯國亦如王國也奈大饑應侯請發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以活民昭襄王不許以爲無功而民受賞是亂國之法魏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紀年書之以爲美談則知當日之障塞而管領之者其法之嚴征之暴更甚於春秋矣韓嬰曰聖人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民無凍餓此冢宰之九職虞衡作山澤之材而又使商賈阜通之者也有蕃曰圃有牆曰囿列者不蕃不牆故曰隳牆填壑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古山澤不築築者隱以金椎故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春秋書築以此冢宰以九兩繫邦國曰藪以富得民富謂山澤川林之財物窮者以富國王者以富



民管子曰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藪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閒貨之門也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信哉古者山澤作于虞衡鳥獸養于藪牧是爲山澤之農不生九穀者而管子謂山澤之作廢民于生殺故先王禁之詠矣甲子木行御而大斬伐則傷庚子金行御而攻山擊石則死喪敗亡故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其時也壬子水行御位在北山北曰陰故冬不斬陰丙子火行御位在南山南曰陽故夏不斬陽非是則邪禁也凡材必先掄之然後斬之斬有時掄無時故斬材禁而掄材不禁自管子創爲官山海之說海王鹽筴山立鐵官鹽鐵之利由此

與虞衡之職亦由此廢

##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山虞之別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蓋山虞之別也山虞掌林丱人掌金斫山木鼓山鐵冉籍於民而用足後世言利者得托焉地數篇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能者有餘拙者不足（亦見中山經）昔者葛盧之山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鐏矛戟芮戈故世本曰蚩尤作兵漢之精兵藏於武庫而於武庫祭蚩尤以此路史乃謂繇其威械故猶焉非也表猶（一作繇）四時用不祭蚩尤也玉起於禺氏



（禺一作牛古牛禺音同）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其至難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權其高下疾徐輕重於是玉幣有七筴陰山之礪磐燕之紫山白金發朝鮮之文皮汝漢水之右衛黃金江陽之珠秦明山之曾青牛氏邊山之玉是爲七筴以狹爲廣以寡爲多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齊城陰里門九襲牆三重因於其中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珩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遂西見天子請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因令天下諸侯不以石璧不得入朝于是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其說似誕然漢造銀錫爲白金而以白鹿皮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實祖陰里之謀而利析秋毫矣上有丹砂（砂一作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黃銅青金（一作金錫）赤銅似誤上有代赭下有鉛鐵上有蔥下有銀沙一曰上有鉛者下有銀上有丹沙者下有鉛金此山之見榮者也榮者山之精神徵爲形色古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物地者物生於地而原其生著爲圖說爲訓故其官有土訓其說有地圖凡物先原而後求故求無不得康成所謂占形色而知鹹淡者知鹹淡即知金玉金鹹而



玉淡故洗金以鹽金在山而章玉在山而潤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或曰管而即之管其然而管子謂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境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皋死不赦噫甚矣又云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其說益又甚焉丱人之職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蓋山師辨其物土訓授之圖辨其珍異與其利害頒之邦國都鄙遷迴以守之而巡其禁令未聞封爲壇也古者名山不封好事者因丱人有禁令遂創爲犯令皋死之說而制斷足之刑不亦誕且妄乎又云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過竟有兵則懷宿

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之爲善也然則金玉錫石亦殖其餘於萬民歟大麓大川徒皆百有二十人大山大澤徒皆八十人井入之徒四十人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又何說而逃亡也齒角羽翮之政絺綌草貢之材柴草炭灰互蜃疏材之物固斂之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矣若夫禾取金玉錫石發民羣聚於山亦未聞於古

掌炭掌茶掌蜃皆豫共凶事

掌炭掌灰物炭物以共邦用掌茶掌聚茶及疏材之物以待邦事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圜壙之蜃蓋皆畜聚之



物一時不可猝辦故平時聚而斂之以待邦用邦事兼以共喪所謂下里物也死者歸葬里葬地下故曰下里人皆以爲不祥故不爲之備而五禮遂有吉無凶漢昭帝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錢積貯炭葬諸下里物及昭帝大行方上事興起用度未辦大司農田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莫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然助祭茶蜃物之官具廢久矣上失其官下備其物乘而制之是時霍光當國遂可其奏亦不學無術之一端也宋歷寧初判太常寺草衡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章爲涉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捂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集禮以貽萬世從之此凶禮之大者固當講明而切究之矣其小者炭茶互蜃至纖至微皆物有其官官有其備安得謂豫凶事乎

[廩人]大祭祀共接盛　接讀若扱

大祭祀廩人共接盛康成讀接爲一扱再祭之扱凡禮成於三故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士昏禮記文賈疏謂讀如特牲少牢誤矣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蓋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皀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從口爲器中象米匕所以扱之然則扱盛者穀之馨香秬之芬芳而扱之者匕也皀與匕皆從匕以此匕一名柶用



比取飯古者飯以手後世飯以匙一名箸犂應劭曰箸犂飯匕也蓋起於秦漢歟說文謂匕以扱米扱收也一作接盂子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收之而去然接淅說文作漑淅淅者汰米漑者浸乾之其廩人之事也故云扱以授舂人扱接音同故讀從之曾子問接祭注云不迎尸謂朝踐坐尸於堂饋食迎尸入室朝踐之後饋食之初既酌奠復炳蕭尚未迎尸自此以前謂之接祭接之言捷也跂倚以臨不敬大矣故禮飯則捷也荀子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注云接讀爲捷內則接以太牢注亦讀爲捷今疋接捷也古接捷通信矣扱一作捷士冠禮捷柶注云捷

捆扱柶於醴中蓋捷柶於醴猶扱匕於盛是爲扱盛捷又作鍤音義亦同穀梁子曰刱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諸侯三宮天子六宮古者后宮藏種生而獻之故帝耕於籍后獻其種及帝籍之收藏于神倉則有王后親舂之禮蓋如天子三推而舂人終其事焉公羊子曰周公盛魯公燕羣公廩盛者新廩者陳蓋者下陳上新是故非天子不接盛舂秋米爲糗其若捷鄭伯捷公羊捷皆作接古捷接通非誤也三傳經文多類此學者觀之可察方言并識古音矣

舂人食米

舂人職凡饗食共其食米康成謂饗兼燕食賈疏謂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然伐木燕朋友之詩而有八簋以盛黍稷則燕禮有食米矣箋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蓋言或燕或食互文相通則不然饗主恭燕主醉食主飽是爲三大禮陳饋八簋即祭之饋食籩豆有踐即祭之朝踐燕諸文諸身而行祭禮禮之盛也君子敬則用祭器三大禮之謂歟行一禮而三者兼焉或云燕有樂食有樂非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見而總干天子親在舞位則其樂聲容之盛非徒坎坎蹲蹲而已周人養老三者兼行故盛也公食大夫非禮之盛者故無樂然飲酒實于觶加於豐則食禮亦非無酒或曰食有酒者優賓也蓋奠而不舉燕雖主醉天子賜爵則貌變食雖主飽擯者相幣則降辭皆肅敬承命又未嘗不主于恭也故三者異而同饗在朝燕至夜質明行事日中禮成故鄭饗趙孟禮終乃燕周饗隨會燕以好合彤弓饗諸侯也而有賓客之勸酬常棣燕兄弟也而有王公之立侯大射儀曰以我安安者燕也則未安之前皆行饗禮既安徹俎而爲庶饌然後燕禮行焉則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舂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食禮九舉七舉五舉而燕亦無文古者燕饗通設俎爲饗徹俎爲燕或曰饗食在廟燕則于寢寢者廟之寢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則燕亦在廟矣毛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者大宗之廟也



槀人槀爲犒

槀人主冗食者司農讀槀爲犒蓋本書序槀飫篇注云槀勞也飫賜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膏沐者潤澤之義也潤澤謂之槁猶存謂之祖治謂之亂故謂之今古語皆然也將管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舂饗孤子秋食耆老冬饗士庶子是爲飫賜槀飫之官名槀人以此小行人國有師役則令槀禽之注云故書槁爲槀大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傳皆作犒似

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洪氏隸續載漢斥彰長田君斷碑有勞鷛之語鷛與犒同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故犒鷛一從牛一從酉何休之說信矣則其文蓋起於漢歟淮南子泰族訓曰湯之初作圃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注云生曰爲鮮乾曰爲犒犒與槁通未聞訓爲勞廣雅謂犒與龍倦煩餉同義西京賦曰割鮮野饗犒勤賞功棄人之事也棄從牛從酉皆非古文簡字雖奇亦非無說故并及之

外內朝

棄人職內外朝康成謂外朝斷獄弊訟之朝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蹙府廳劭曰不然丞相舊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東京本欲依之迺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東京司空即西京御史大夫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然則東漢三公府皆對蒼龍闕也周之外朝左右皆棘而中槐則槐當在闕下左九卿之處右諸侯之舍中三公之朝面三槐對兩觀與漢丞相殿對蒼龍闕者正同司徒殿西面三公朝西北則外朝在雉門外矣舊說在雉門外非也覲禮諸侯受舍于朝注云在廟門外廟在中門之左雉門出廟門至雉門門外之右九



棘之下蓋諸侯之舍歟聘禮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次者舍也聘賓之次當在羣吏之舍其次在諸侯之後而少退焉朝士職所謂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之位羣吏在其後是也康成謂雉門設兩觀與今宮門同闕人幾出入者窮民不得入則又不然兩觀之間左鼓右而龍民平右肺石而窮民達中象魏而萬民觀矣爲而不得入乎且路鼓建於路門外以達窮則窮民得至路門矣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非無說也匠人職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朝士職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三孤六卿爲九卿則九卿即孤卿樹棘以表位則九棘即九室康成亦謂在路寢之外知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外朝又在路門外歟愚謂王有三朝曰燕朝曰治朝曰燕朝聽朝者鄉士遂士縣士等所謂職聽於朝訝士所謂四方之獄訟故曰眡四方之聽朝家宰贊之王親往而會其期三詢三詢皆在爲小司寇與朝士所掌者是也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家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儀辨等而儐之者是也王與宗人圖嘉事之朝曰燕朝每日眡治朝畢退而聽政於此太僕掌之是爲內朝亦曰路寢庭朝治朝聽朝皆外朝一在路門一在雉門

# 禮說卷六

東吳　牛鼐　惠士奇

## 春官一

### 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王通曰禮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天統元氣故推神於天接以祀禮地統元形故示之以民古祇字示旁作民接以祭禮人統元識故推鬼於人接以饗禮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明饗陰精氣也愚謂在天成象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天之象也天心見於復其德圜而神故祀之日



以冬至而位於圜丘在地成形社稷五祀五行也故屬地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地之形也萬物見乎離其德方以知故祭之日以夏至而位於方澤象者神氣也故祀之禮燔燎而升煙所謂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以報陽形者骨肉也故祭之禮殺牲而薦血所謂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有血祭貍沈疈辜之禮以報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播五行陰陽變化精氣為物謂之神游魂為變謂之鬼故人鬼居上下之際天地之間聖人合莫以嘉魂魄而享之於宗廟為肆獻祼者享之始也饋食者享之終也祖禰嘗烝者享之時也謂之享者以人道事之死如生亡如存百物者五地之物神仕職所謂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鬼物鬼者羽物蠃物鱗物毛物介物之鬼是為百物之精而以夏至日致之則非蜡祭明矣王有三社王社在門右大社在澤中澤中方丘謂之大社亦曰泰折折與社音相近長言之為社短言之為折又壇圜折方故郊曰泰壇



社曰泰折孔疏以門右之社為大社而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謂王社在稽此臆說也祭法云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故在中門之右為羣社必兼稷者稷麗乎土猶日麗乎天圜丘之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則非獨昊天也方丘之樂八變而地示皆出則非獨后土也康成以五祀為四郊貍沈為蜡祭其不然乎又云不言祭地失之失者也昆侖神州誕矣哉坤元不讀大地示不稱皇郊祀天而主日社祭地而主稷司服毳冕祀山川希冕祭社稷此社稷在山川下者王社也大宗伯血祭祭社稷貍沈祭山川此社在山川上者大社也大社祭地而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皆及焉則皆地示也地統於天故曰郊社地道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也妻道也臣道也

故祀天之禮三祭地之禮三土爰稼穡中央為宅五行之君與天合德坤位在中黃裳元吉號曰北郊漢儒之惑或曰四方何神也曰郊有四樂社有四方一也春秋傳曰不郊無望詩曰以社以方在天曰望在地曰方漢郊祀歌云練時日侯有望蒲萄菁蕭延四方謂選練吉日良辰而有事於四望取蒲合脂間脂而燔之聲香以延四方之神則漢

并方望而爲一矣上帝爲天而五行之神亦各以時爲帝大社爲地而二十五家之里皆有社名江淮間呼母爲社俗儒遂謂大社非地上帝非天未可與言禮也戮人職云以雷鼓鼗神祀以靈鼓鼗社祭以路鼓鼗鬼享注云神祀祀天神社祭祭地祇鬼享享宗廟則康成亦以大社爲地矣貢公彥以爲舉社以表地舍其大而舉其細何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言惟天子得徧及四望四方也然春秋昭十八年鄭子產大爲社蔽禳於四方明祭社必兼四方矣然則非天子不四望諸侯亦得及四方焉曲禮曰天子祭天地明諸侯不祭天亦不祭地故大社惟



天子得立之詩曰廼立家土毛傳云家土大社也美太王之社遂爲大社也則國社變爲大社矣大社非地而何大宗伯無地猶許氏說文無劉劉乃漢姓許氏漢人安得無之非無劉也留即古文之劉也地乃大祭宗伯掌禮安得無之非無地也社即所祭之地也春秋三傳盡改從劉毛詩王風尚存其舊天神人鬼地示三大禮獨不言祭地有是理哉劉爲卯金刀說本識緯光武篤信之故經傳盡從讖緯亦無聞焉王風揚之毛傳云揚大夫氏地理志劉聚周大夫劉子邑公羊曰劉者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水經注劉氏聚三面臨澗在縣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即詩所謂王中鄭箋從毛亦無異說則所謂劉信矣或云當爲國漢扈彭城子房所封鄭注以爲宋邑左傳殺宋召平徙都其地也安得指爲酒子國乎

禮祀　實柴　槱燎

大宗伯祀天神禮祀實柴槱燎注云槱之言燾周人尚臭燾氣之臭聞者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愚謂槱從示煙從火皆以堅得聲精意以享謂之禋燔燎升煙以達精意當在祭初天神之柴獨人鬼之禜郊景純注爾雅謂既祭而燎是宗廟亦當既祭而禜也可乎天神之樂六變地示之樂八變人鬼之樂九變蓋奏樂以致其神而人鬼禮之以玉而禜毀地示禮之以玉而薦血天神禮之以玉而燎柴張說謂樂六變天神降降神以樂不以燔宜先祭後燔非通論也唐宋



皆行燔玉宋元符初曾旼言先儒以爲實柴無玉槱燎無幣合祀衆星不用幣以此考典瑞玉人之職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非無玉矣槱燎無幣恐或未然然圭璧以祀未聞以燔唐太和九年王起議禮神九玉蒼璧黃琮青珪赤璋白琥黑璜四圭兩圭圭璧各有二其一禮神一則燔焉宋治平四年詳定所言禮天以蒼璧燎亦如之議者欲以蒼璧禮天四圭從燎非也詩皆用蒼璧元大德九年集議以爲鄭注或有玉帛未定之辭崔氏謂天子自奉玉帛牲體于柴上引詩圭璧既卒以爲燔玉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燔之也禮無燔玉漢祠大乙胙餘皆燎

之無玉晉燔牲幣亦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修舊禮乃云郊之有四圭猶廟之有圭璧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禮典瑞掌玉器之藏言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往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無煙又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而已又云祀天之有煙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祼鬯歷代以來或先燔後祭或先祭後燔皆爲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餼物及牲體燎于壇天子望燎柴用柏愚謂煙柴猶祼鬯廟先祼郊先燔易爲而未允



乎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丑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以降神則崔氏之說亦非無據玉有瘞有沉故魯語曰不愛牲玉於神議者謂古無瘞玉夫之牲玉同燔行於唐宋政和大德去玉留牲未爲得禮如謂禮無燔玉亦未聞有燔牲祭時積柴加牲其上馬融說也大戎禮制列祼瘞是爲五牲割割牲刻副辜禳禱祭禜甲而燔無聞焉獨羊人釁積康成謂積積柴豈積柴實牲體獨用羊乎必不然矣積古文作眦仲師讀爲漬云漬事器得之路史謂牛人祭祀共享牛求牛享以祀神求以降神一燔一祭其說雖巧未足憑也祭天特牲以少爲貴先燔後祭分而用之豈非臆說乎漢儀南郊瘞北郊埋犢皆在祭終晉太常賀循以爲燎在壇南用犢左胖漢禮用頭唐宋因之先燔首後燔體蓋本之此祭終而燎乃牲幣耳後世遂以祭終之燎當祭初之燔非禮也祭初燔柴不燔牲漢郊兒通權火蓋燔柴之遺法甘泉賦欽柴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顏旗名翻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煩幽都南陽丹厓所謂通權火者如此古燔柴之禮未嘗亡也張晏曰招繇神名一作皐搖如淳曰皐挈皐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其說近繫顏師古不知漢之權火即古之



燔柴乃謂衆祠一時爲繁宜知早晚故以火爲之節度其說益陋矣

##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說文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脤春秋傳曰石尚來歸脤漢志作脤顏注云脤讀爲蜃公穀兩傳皆曰脤者俎實生曰脤生一然曰膰左傳受脤於社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則脤爲社肉矣而昭十六年傳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似非指社杜預謂大夫祭社歸肉于公孔疏乃云大夫奉君命攝祭於社皆臆說也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古

者異姓婚兄弟雖甥舅之國亦以親兄弟之禮親之故孔疏以胙因爲脤脤而掌盛祭祀共盛器亦非獨盛社肉則脤兼廟社互舉通稱審矣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豈其然穀梁子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賞復正也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九儀之命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出爲子男庶成謂未成國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之說愚謂則者則土也茅土謂之則土見周書作雒篇子男出封賜則土也漢書敘坤作隆執高下九則故曰則土天問亦云



地方九則則或作列不知者以意改之耳御覽引周書作列上一說賜者制度也禮有九錫二十則車馬衣服樂爲一等皆與之物朱戶納陛虎賁爲二等皆與之則鈇鉞弓矢秬鬯爲三等皆與之物惟盛德始封得賜三等子男始封賜一等得有樂是爲四命受器器者樂器也後有功稍賜至二等是爲五命賜則六命賜官朱戶納陛爲則虎賁爲官而皆謂之則者蓋以二等有制度而無物也進爵爲伯是爲七命賜國復有功稍賜至三等弓矢以征斧鉞以殺進爵爲八命之牧秬鬯二卣禮於文武成王以賜周公秬鬯告於文人宣王以釐召虎進爵爲九命之伯毛傳云九命

賜秬鬯是也昭十五年傳鈇鉞秬鬯文公受之崔氏說晉未賜鉞不得專殺矣古者節以專殺後世持節督軍而以黃鉞非人臣之器故不輕假然揚干亂行魏絳用鉞大夫猶然況明主乎魯且賜郊豈徒秬鬯齊亦賜屨非但斧鉞而皆謂之侯然則周爵不過侯歟一說公羊九錫之樂器一作樂則五命賜則者樂則也典命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故得具聲樂紛陛者堂階之飾爲陛級以登朱戶者天子黃閤諸侯朱戶所謂宮室異則也大夫出封雖加一等爲五命未得賜則三年考績有功乃得賜焉魏晉至隋非受禪不加九錫偏者辭言其禮而自虞通以九錫分



爲三即易之三錫非一時賜之也如秦之自起稍賜爵爲左庶長左更國尉大良造以至封侯爲上將年益稍稍賜之與功大小相稱俾建功者勸而慕進者勤勞不倦故曰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各記所聞其說不一然賜必有功而非一時驟如九錫則同也古者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天子虎賁八百人諸侯三百人禮有

等差以漸而降至大夫士亦得備承事而告奔走焉故大夫出使虎賁從行禮也至漢而其禮尤重光武以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擬於乘輿矣中山王焉就國虎賁官騎稱娖前行詩曰申伯番番既入於謝徒御嘽嘽毛傳謂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嘽嘽者稱娖前行之象歟然則六命賜官蓋賜虎賁矣曹莒無大夫則六命或未有官臣也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皆上起大國上卿稱上則小國無官臣可知

六瑞

玉作六瑞四方象鎮雙植象桓玉之體也直身象信古伸字曲身象躬玉之形也粟文象穀藻文象蒲玉之彩也其瑑



飾則無聞焉瑑者規聘之圭璧卿大夫執之以規聘天子及聘問諸侯故加瑑飾以別之六瑞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瑑如其說則與規聘之圭璧何以異乎說者又謂規聘之圭璧有圻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瑑飾之文故周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非至美者也六瑞無瑑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迓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繢之事是爲瑑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孔疏云一圭之上瑑爲二柱象道旁二水及宮室而樹故曰雙植象桓桓亭郵表也謂於亭郵之所立木即今之橋旁表柱諸侯葬用桓楹謂每一碑樹兩楹如亭門縣所並夾兩邊各一桓名曰桓表隊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也愚謂古桓麗音桓轉爲和猶獻轉爲莎說文桓作𤣥從玉獻聲讀爲桓以南爲和夷底績鄭注云和讀爲桓桓道元云桓水以南爲和夷一作涇

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天燥而水生焉水陰德也天產作陰其色黑位於北至陰肅肅出乎天禮之法屬陰法不平則神傷神傷則濕濕則天不生水故以中禮防之地溼而火生焉火陽德也地產作陽其色赤位乎南至陽赫赫發乎



地樂之聲屬陽聲不和則形槩形槩則燥燥則地不生火故以和樂防之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穀無以成熟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是故聖人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蓋天地之化合於坎離百物之產根於水火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則形神調而生理修由是神不病溼形不病燥而水火成既濟之功焉水流濕者天產而其形行乎地火就燥者地產而其神上乎天也氣由神生道由神成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五禮六樂皆出乎身明有禮樂國有鬼神故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鳳凰者陽之精也麒麟者陰之精也萬

民百物者陰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膏露降甘井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見神以此事萬民以此諸百物以此致矣蓋天地成於元氣萬物秉於天地神聖秉於道德以究其理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聖人者出之於天敗之於地在天地者陰陽者杜燥濕以法義與時遷焉流分者陰德天作之動登者陽德地作之法義者中和之禮樂聖人以杜之者防之也此鶡冠子度萬泰錄二篇之說實與春官大宗伯互相發明因竊取而合之云爾水生於燥故天有漢津神之在天者也火生于濕故地有火井形之在地者也則天作陰地作



陽共理不益顯乎天產木乎地故木地爲比地產本乎天故天火爲同人深於易者知之齊景公伐魯得東門無澤而問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發陽冰厚五寸景公不知以問晏子晏子曰寒溫節也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故曰形神調而生理修月令仲冬行春令而水泉涸爲於溫也仲夏火王欲靜無躁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蓋以和樂防之古之法歟抑又聞之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物生有澀立之在禮物成而充其樂雍雍故曰立於禮成於樂荀爽曰陽動之神西成坎埋蒼純陰故曰淫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其說似本鶡冠子天作陰者陽動之地地作陽者陰動之乾也月令仲夏用盛樂所謂以和樂防之又云北方色則濟色乃美色淫聲止者放而遠之爾文耀鉤云木土合則成煙冷煙冷成則火興火生於濕亦以此莊子曰水中有火夫雨雷電而火生焉非所謂水中有火歟

## 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

周書曰天道尚右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地道尚左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然則小宗伯建神位右社稷陰道也故秋殺於右左宗廟陽道也故春生於左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此緯書之說豈其然乎詩云似續妣祖箋云似讀



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宮廟疏云古者似巳文同故於穆不已師徒異讀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廟在雉門外之左社在其右門當午則廟當巳社當未矣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故社位於未取似續之義故廟在於巳歟韓非子曰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此之謂也兆五帝於四郊兆說文作垗畔也爲四界祭其中是爲域外祀之垗典祀掌之守各有域周謂之垗秦謂之畤釋名曰祀巳也新氣生故氣巳也何休曰祀者無巳長久之辭此詩似續之義古祀與巳同又與似通義巳事濁往虞翻本巳作祀注云祀皆作巳也古祀巳同音矣以與巳本同似與巳亦同古音也劉熙不知古音乃曰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祀之異也古文祀作巳猶域作或俗作蜮何說之有

四郊四望四類

宋元豐詳定局言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從其類也熙寧祀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如是則壇兆從其氣類祭辰從其星位仍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愚謂司民非星也劉歆星傳軒轅角有大民少民



康成遂據以爲司民案軒轅后宮所居月犯之女主憂春秋元命苞曰熒惑守軒轅貴妾爭晉志云少民后宗也大民太后宗也謂之司民可乎司民謂先民猶先嗇也神農爲先嗇天地開闢有神民爲先民先民謂之司民猶先嗇謂之司嗇康成分爲二失之忽田夫而祭司嗇獻民數而祭司民大宗伯櫱燎不及焉則司民非星審矣清夫論曰天地開闢有神民蓋本楚語祭史乃引言帝皇有神民氏都於嗇民之墟一曰神皇氏蓋謂司民蓋神民氏歟梁天監六年明山賓議曰舜典望于山川春秋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瀆徐勉議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而望祀不止岳瀆也至十二年詔更詳議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凡遥祭者皆名爲望豈容局於星漢拘於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凡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爲允愚謂山川既包於四望而四望之外更有山川此明山賓所謂煩瀆者也四望天神從祀於郊山川地祇附祭於社蓋山澤通氣實能降興上下之神與水火雷風爲乾坤六子故祀天祭地皆兼及焉後世以四望爲地祇失之矣先鄭謂山川道氣出入言氣出入於山川之竅其本在地而精神上屬乎天故六宗四望皆天神也日朝月夕風雘雨收謂之四類洪範庶徵日月風雨日月成歲風雨惟星既合於正復分於兆四類



之爲用也大矣哉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則四類亦用此樂可知天神言祀則四望非地祇益信康成以爲即五嶽四鎮四寶豈其然乎或曰司民非星而天府職曰祭天之司民何也府曰天府祿曰天祿民曰天民神之也敬之也書云王司敬民賈誼曰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或曰軒轅主后土之養氣而庇祐下民也故左角謂之少民見魏書志

正室皆謂之門子

公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其稱子者父卒子未命也穀梁亦云未畢喪孤未爵謂天子諒闇不爵命

公羊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稱仍叔之子者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亦云錄父以使子也父在子代仕之辭愚謂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於戚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非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歟周書皇門篇曰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効忠於王室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及其後而世卿專政尹氏亂周非詒謀之不善也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



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歟學之師氏掌之太子會同賓客作而從焉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教國子如此則知所以育門子亦如此昭穆之辨適孽之分職在少宗掌其政令而魯之司寇兼掌春官臧孫氏世居其職文仲後閔先僖而昭穆無辨武仲廢彌立紇而適孽不分則春秋門子不皆正室可知矣詩裳裳者華刺幽王亡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以爲其先人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故先王使其子孫嗣之是時周召爲勳賢之裔尹姞爲禮法之家雖舊族衰門豈無不肖而賢人君子亦多出於其中則先王教化使之然也魯悼公即位善政畢舉而以育門子爲先且曰育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則先王之育門子者其遺風不可復追乎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門見九族門子則門子與於虎門矣管子曰國子之義人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說者謂國子即門子在家稚記曰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尊其適象賢也詩曰光周之士不顯亦世言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故曰商祖伊尹世世享商孟子所謂故國有世臣以此

## 卜葬兆甫窆



小宗伯卜葬兆甫窆注云鄭大夫讀窆爲穿杜子春讀窆爲窆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窆葬如腐脈之脈（脈七歲反舊作脈誤劉音滿方俗沒二反字書無葬有脈今本或有作脈者則與劉音協矣沈云字林有脈音卒脈者牛羊脂脈）案小爾雅壙謂之窆填窆謂之封與鄭義合於文從穴窆聲讀依杜可也然鄭大夫讀爲穿亦非無據漢書王莽拙平其王母丁姬故家時有葬燕數千衍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壙即小爾雅所謂壙謂之窆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窆中則窆讀爲穿信矣許叔重曰穿通也窆穿地也文異義同仍讀依先鄭爲允漢書多古文往往亂於後人鄭注所引蓋其舊也易不封不樹虞翻注云封古

麋字然則籩古字字歟宋郊祀歌月籠來賓與戈讀爲簡矣籩與麗窟與髑音義同鄭注屑麋之類麗讀爲麗當作麗

肆師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說毛牲曰刲羽牲曰鮮

雜記豐廟用羊及雞刲于屋中鮮于屋下康成謂鮮刲割牲以豐先滅耳旁毛薦之耳主聽告神欲其聽之此刲鮮之正義也小雅執其爲刀以啟其毛祭義鸞刀以刲毛牛尚耳此所謂耳旁毛取以告神與血並薦是爲鮮康成見雜記用雞遂云羽牲曰鮮非也穀梁叩其鼻以鮮社豈羽牲乎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聃注云聃音餌以血涂祭爲聃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聃社今本公羊作血然則刲穀梁作鮮社

一作祈鮮一作聃玉篇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聃蓋兼取脣竹故耳從血用祈神聽故聃從耳中山經曰刲一牝羊獻血注云以血祭刲猶刲又曰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刲注云刲亦割刺之名然則雞豚皆曰刲康成謂毛牲曰刲亦非也案刲犬人職作幾康成謂肆師職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爲祈案幾說文作畿云以血有所刲涂祭也涂猶畿皆爲幾廣雅作畿云祭名楚人見而越人畿畿一作蘩從示從鬼也然則畿幾畿三字通皆祭名也刲非祭名破幾爲刲又何說乎割牲曰刲薦毛曰鮮祭血曰畿三者相因其名易亂故正之鮮周禮皆作珥古文簡假借多釋名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從耳從血後人所加故說文不載先鄭云珥以牲頭祭也存之以備一說

四時大甸獵祭表貉

凡四時大甸獵祭表貉貉一作貊肆師爲位貉一作伯伯爲兵禱其禮亡詩曰吉日惟戊音牡既伯既禱職救毛傳曰伯馬祖也將用其力故禱其祖說文引詩伯作禡應劭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校人職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明指四時之田因田而祭矣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害馬之神馬祖天駟房星或弭其災或祈其福或報其功合而言之曰四時之表貉肆師乘其凡校人詳其目也康成讀貉爲十百之百祭法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孔穎達謂猶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則似貉非祭馬祖矣武王東觀兵上祭於畢蘇竟曰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說者謂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然則表貉蓋祭畢歟唐禮禡祀軒轅氏或曰祭蚩尤世本曰蚩尤作兵大戴禮曰蚩尤庶人之貧者也何兵之能作案蚩尤冢在東郡壽張闞鄉常十月祀之有氣出如絳號蚩尤旗而山陽鉅野有肩髀冢云蚩尤死而別葬焉其說甚誕漢禮於武庫祭蚩尤非表貉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

禡蓋立牙爲表所謂表貉是歟大司馬春蒐冬獮有師表貉於陳前即漢之軀劉斬牲之禮軀與貉皆獸也田曰于貉祭曰表貉似謂取禽既斬牲即立馬不用命者觀此斬牲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獲籌曰馬祭表曰禡漢亦有乘之之名似言尚武然軀劉一作軀腹軀腹者食新也蘇林曰腹祭名軀虎爲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於是日出獵還祭宗廟故曰軀腹而禡轉爲伯伯轉爲貉字滋益多莫知其說小雅吉日美宣王田則禱禮存焉毛公大儒鄭箋從之田祭馬祖又何所疑軀與畢皆兵禱歟近有講音學者見吉日戊協禱遂謂戊古音耄不知文焉知音禱



一作禱皆從示以周壽得聲平呼若周去呼若呪正與戊協詁訓兼音義祭以剛日戊之日剛其義也戊之言牡馬必乘牡其音也毛傳所謂維戊順類乘牡者以此且耄與牡古音通何必强爲之辨乎說文云禱牡馬祭也從示周聲詩曰既禱既禱

鬱人掌祼器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獻之屬莫重于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祼事鬱人次盥故祼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祼圭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祼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祼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既祼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稍慢怠也大享有祼賓之禮易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上公王禮再祼侯伯子男王禮壹祼洛誥祼於太室而曰王賓則賓于王者推祼禮爲盛君子於此觀威儀省禍福焉祼之節則亡矣其略有三實彝卮於六彝爲祼之初節播芬芳於二瓚爲祼之中節達臭馨於淵泉爲祼之終節是爲三節名曰肆獻祼肆者肆師築而鬱鬯人實而陳祼者小



宗奉而授小宰贊而行獻者獻於尸奠於神小祝沃尸盥手臣沃王盥大祝令鍾鼓肆師誡愈慢其賓客則大宗攝位獻王親拜送云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助祭之臣相攝佐以威儀之事然則鬱人詔儀節者攝以威儀也威儀攝而磬聞威儀喪而腥聞殷以此滅周以此興於呼奈何弗欽

大祭祀與量人受奠斝之幸酒而飲之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奠斝之幸酒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宰祭者家宰佐王祭亦容攝祭也量人享俎實制牖橋鼓曰宰郊特牲奠斝而詔安尸說者謂特牲饋食祝酌奠奠於

何所見而云然乎愚謂是篇乃以旅酬獻士次羣有司羣人量人宜在羣有司之列皆牲謂之私臣少牢謂之私人舉斝者舉觶也所謂賓一人洗觶於北堂者所謂升受下飲卒爵升酌歷而皆飲之者所謂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舉觶者也位門東北面其獻有篤者禮曰奠觶注云古文觀皆爲觶詩曰奠斝皆爵也奠斝猶奠觶則舉斝猶舉觶矣有司徹注云古文觶皆爲觀延熹中訂校書定作觶則古觶爵通名周曰爵殷曰斝皆先王之爵天子用以獻酬諸侯以下用觶也

「鬯人共其鬱鬯」



古熏字多作鬱鬯人鬱鬯大祝隋鬱女巫鬱浴皆當讀爲熏蒸齊語三鬱三浴韋注云鬱或爲熏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鬱以犧猳風俗通引之作熏以荏韋劉昭亦以此詩後漢志矣漢書豫讓面吞炭顏注云鬱熏也以毒藥熏之是古亟多作鬱之明文也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熏鬯爲香艸香艸曰熏熏之言鬱也女巫鬱浴注云鬱浴以香熏藥草沐浴則康成亦讀鬱爲熏矣說文鬱從鬯冖鬱故鬱讀爲熏王制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資猶齋也少牢資黍注云資今文作齋外府資幣之鄭云資或爲資今禮家定作資後鄭云齋資同耳

其字從貝以齊次爲聲掌皮財齎注云予人以物曰齎令詔書或曰齎計吏然則資皃者謂齎以遺之蘇秦之至趙也燕文侯齎以車馬金帛蜀守文翁以刀布齎計吏而遺博士淮南王上書亦云資衣糧入越地古齎資通信矣爲皃者有器與官使其官築甕臼以桐杵以梧柏香烟潔擣而煮之爲皃魯有皃圭則諸侯亦有皃人也資皃者無器故無官天子齎遺之而不自爲爲故曰諸侯以熏熏卽皃明甚說者謂未賜圭瓚故不以皃而以熏吾不知熏爲何物也喪禮有浴無聲浴謂之湃湃以皃斂以玉摩莎雞艸以出其香沙除屑瑑以流其汁故曰大湃湃在斂初先湃



後斂蓋兼用玉皃矣設斗沃尸不以酒小宗伯因皃連言種耳鬱人湃共肆器大祝以肆皃湃尸典瑞祼圭以肆則所謂肆器者非玉器而何康成以肆器爲大盤非鬱人之所當共也古無聲尸之禮故先鄭破聲爲徽徽言美熏言香兩讀皆通從熏爲允未築未煮曰鬱已築已煮曰皃漢斂以玉匣古之制也珠襦金縷失之侈矣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救其僭也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是可忍孰不可忍說者僭之築鬱中原不亦陋乎仲梁懷曰改玉改步猶晉文請隧而王弗許曰大物其未可改也霸主尚不敢改玉改行而況若季氏之么麽者哉案說文著從艸君聲讀若威是威有君聲也故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又案呂氏春秋殷皆作鄣是鄣有殷聲也故曰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親鄣如夏親鄣者親殷也威讀爲君鄣讀爲殷故徽亦讀爲熏先鄭破聲爲徽以此鄣讀如高誘曰衮今衮州人謂殷氏曰衮中庸壺戎衮注云衮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衮今有衮姓者殷之胄裔愚謂古文殪作壹方言殷作衮壹或衮者殪或殷也說者謂壹者或衮誤矣古威與震通見詩長發鄭箋易革卦上六象辭君協蔚其音若威采芑章章威協流其音若佶是威與君古音同也說文齊人謂鼎爲寶寶若衮詩曰釋釋焞焞如霆如雷釋音衮讀允方叔征伐猃狁蠻荆來威威音君說苑正諫篇曰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逆好道者多權好樂者多亡資讀爲齊與逆協此古音也

## 司尊彝饋獻用兩壺尊



秋嘗冬烝饋獻用壺尊饋獻者饋食之獻當薦熟時於是后薦豆籩而獻以壺焉揚子太元曰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注云壺禮也婦承姑事猶洗濯而以塗愚謂婦承之姑者婦饋食於姑猶后薦豆籩於廟而獻以壺尊故其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其義本易睽之上九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古說與設通虞翻云猶置也離上與兌三陰陽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拒之如外寇至五象坎爲盜設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誤爲弧失其義矣壺者家之禮法故家無壺婦無以承姑妻無以事夫上九六三婚媾之象始以爲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婚媾也故後設

之壺古易皆作壺壺尊也昏禮設尊於室爲內尊又尊于房戶東爲外尊此之謂設壺大射俄兩壺獻酒獻讀爲涉是壺尊亦盛鬱矣後世以三酒實壺尊失之諸臣之所酢皆有鬱小器謂之坎故坎之六四有貳用缶之象缶即罍也禮器門外缶門內壺說者謂壺缶皆飲諸臣貴者以壺賤者以缶燕禮皆用壺卿大夫方而士圜焉古者貴賤不嫌同名饋獻之壺其最貴者乎腹方曰圜曰壺反之曰方壺有飾三禮圖曰壺受一斛曰徑一尺頸高五寸大中身瓮下赤漆中上加青雲氣

四時之間祀



司尊彝四時之間祀鄭司農謂禘祫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非也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名曰殷祭而以間祀當之可乎後漢孝明遵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有司奏言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如孝文祫祭於高廟故亭間祭悉還更衣續漢書曰禘之爲諦祫之爲合諦審昭穆合食於祖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黍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光武廟之別室也東京廟制異室同堂合祭於堂是爲正殿間祀於室是爲便殿便殿爲更衣則間祀非正祭矣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嘗麥仲夏嘗黍羞含桃孟秋嘗穀仲秋嘗麻季秋嘗稻季冬嘗魚禮運十二月蜡賓皆間祀也非正日間歲穀之外有間穀正色之外有間色正祭之外有間祀一也康成以追享爲請禱朝享爲月祭故遂以二者爲間祀間祀也追享也朝享也判然爲三安可合爲二哉西京舊制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廟便殿歲四祠則便殿乃時祭也與東京不同而間祀皆於陵寢諸儒以爲非禮而罷之陵寢雖非古間祀之禮本於春官其不可罷也審矣



鬱齊獻酌

鬱齊獻酌（注獻讀爲俄）凡酒修酌

鬱齊獻酌郊特牲汁獻泲於醆酒注云泲秬鬯以醆酒獻讀爲涉齊語聲之誤也秬鬯中有鬱和以盎齊摩涉涉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獻愚案獻酌獻尊皆讀爲涉素何切非聲誤獻一作犧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沙涉同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鄭仲師亦云飾以翡翠而雞彝鳥彝皆刻畫爲雞鳳之形是尊彝同飾矣然鬱齊獻酌盛之以尊是爲獻尊似非以飾得名康成謂獻尊酌醴而不和鬱豈其然乎鬱人詔祼將之儀故仲師讀獻爲俄亦非無據後之學者信其所不可信疑其所不必疑犧讀涉獻讀

儀音觀之書其文通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民儀有十夫
民獻儀考之詩其音協小雅儀協我九萬夫
獻儀通三禁作大誥合而用之曰
稽之禮其義悉學者
猶疑之而魏太和中掘地得尊如牛象遂目爲古犧尊實
未敢信以爲然也醴齊縮酌縮酌用茅注云醴齊和以事
酒泲之以茅縮去其滓詩曰伐木所所釃酒有藇毛傳云
所所泲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湑酒也酒古縮字是爲縮
酌古文所與許通漢疏廣傳數問金徐尚有幾所注云幾
所猶幾許故所所一作許許說者謂許許邪許聲衆邪許
一作邪邪一作嘘嘘一作與謔邪許見淮南子邪邪見文
子嘘嘘見劉子與謔見呂
氏春秋挽車者唱邪邪率石拖舟者歌嘘嘘舉大木者呼
也



與謔皆勸力之歌前呼而後應乃舉木非伐木也所者制
柿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從斤晉王蕃治船於蜀吾彥取
流柿以呈孫皓是爲制柿說文依毛傳而云所所伐木聲
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者以伐木之柿與縮酒之茅
若作邪許何所取義且以伐爲舉是改詩辭先儒訓詁斷
不可易信矣凡酒脩酌康成讀脩爲滌滌滌通以水和而泲
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愚謂脩用脩故曰脩酌猶朝踐用
獻尊故曰獻酌不必被爲滌也陸佃云脩爵名彷彿曰脩
爵無數孔疏云脩爵無算爵蓋所謂凡酒數大宗伯以肆
獻祼享先王典瑞祼圭有瑑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則祼一

事有三名肆者實而陳之祼者灌而行之獻者奉而送之
實以彝祼之陳將以瓚祼之行獻以爵祼之成祼禮始於
肆成於獻故曰肆獻祼祼當朝踐用兩獻尊名曰獻酌則
獻尊酌鬱齊又何疑瓚如盤其柄圭尺有二寸黃金勺青
用以行灌尊以酌之瓚以行之爵以一說脩猶溲士虞記
獻之六籩陳而不行二瓚行而不獻
明齊溲酒言以明水溲之貴新之義脩當作滌內則注秦
人溲曰滌滌與滌古音通說文皆從水以脩條得聲條狼
氏條讀爲滌滌本音條故不言誤帝牛在滌滌謂之搜搜
氏條讀爲滌滌本音條故不言誤帝牛在滌滌謂之搜搜作
搜搜者匿養牢中故注云搜除是滌讀爲搜矣漢周亞夫封條侯
劾臣表作脩師古曰脩讀爲條是脩條通而滌滌亦通也



秦人曰滌齊人曰滌儀禮曰溲三者音義同酌以尊獻以
爵司尊彝及鬯人不言爵但言尊集韻卣或作脩康成讀
脩爲卣者以此禮器賤者獻以散特牲列洗散獻於尸則
散似爵名康成以爲漆尊亦必有木爻圭瓚以行酒王制
注云鬯爵或木之前開周有獻尊又有獻豆摩莎疏剡兩
義相兼犧獻同聲齊人之語不其然乎祭義言朝事聞薌
光以報氣饋食加鬱鬯以報魄則知鬱齊不獨用之於祼
也且云聞以俟瓶加以鬱鬯俟瓶謂兩瓶即朝踐之兩大
尊明大尊亦和鬱矣大射禮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
酒獻酒者鬱齊也祭侯以鬱神之然則神尊皆酌鬱

司農云鬱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許叔重亦云十葉爲貫百卅貫築以煮之爲鬱其文從鬯彡其飾也明鬯皆和鬱而覆爲飲器中有鬯酒又以持之則鬯瓚非圭瓚明矣

周語鬱人薦鬯犧人薦醴蓋陳之爲犧尊和之爲犧酌薦之爲犧人王卽齋宮祼鬯饗醴以自香潔然則犧人卽鬯人不和鬱者皆凡酒也

蕙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鬱鬯文說今鬱食香草以祀

歌一章曰草生酒宜之事物曰草大尊也元帝時太宰丞李元說曰漢水道桂爲大尊酒其十二章曰百末名酒在南牛渚古昔百末百華之末也以之釀酒故香且美說光曰天子以鬯爲韓鬯者香草之本也生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然則鬯者合釀百草之華以祀天祭地非獨用之宗廟也

春官二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典瑞五采三采二采　圭璋璧琮

白虎通曰天子圭尺二寸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圭上兌下方位在東璧方中圓外位在中璜半璧位在北璋半圭位在南琮內圓而深外直而牙位在西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珽以朝諸侯諸侯無過者復得其圭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之三年圭不復紬以爵遣圭留璧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也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明得造璧矣案白虎禮西方不聞以琮元璜禮北方不聞以徵召徵召自有珍圭也琥琮以斂而有采聘琮以享而有璋駔琮以標而有鼻大琮以鎮而有牙宗后以爲鎮后理陰教故以起土功又黃琮禮地則土功其類也可補典瑞之闕焉春秋繁露曰王天法而王厚九分白藻五絲圭地法夏王厚八分白藻四絲圭天法質王厚七分白藻三絲圭地法文王厚六分白藻二絲然則藻之絲玉之厚取則天地陰陽又藻地白而加采典瑞玉人之所弗及也存以



簡攷絲謂采五絲五采也周官射無四正藻無四采逸詩四正具舉是射有四正也繁露白藻四絲是藻有四采也蓋二王之後埭射人職王五正諸侯三正卿大夫二正士一正典瑞職王藻五采公侯伯藻三采子男藻二采鄭注四正藻藉以韋衣木板而畫之繫以元纁焉聘記謂之組繁露謂之絲蓋染絲織之以爲組也或屬之或垂之屬之爲質垂之爲文組之大者如綬小者如條條以結纓綬以結瑲皆染絲爲之繫玉之組亦然不盡也盡者其板耳綬即古之佩條即古之紐康成曰纁纁藻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繩繁露謂之絲者以此公羊曰寶者何璋判白注云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



郊天故錫以白璋所以郊禮珪以朝覲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詩斯干毛傳曰宴寢之飾璋臣之職故顧命王受瑁臣受璋璋械樸言賢人衆多奉璋者皆髦士也王肅謂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杜預亦謂臣爲君使執璋康成以璋瓚當之則惟用之於祼矣禮天用苍璧不以璋赤琥禮南方不以白何休謂璋以郊其色白者蓋羣臣奉以行禮不徒用之於祼也叟氏雜組曰爰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遷戎用珩戰鬬用琥城鬬用環災亂用璜大旱用龍大喪用琮過謂發兵用琥禱旱用龍祠廟用瑒即瑲圭所謂祼圭飾行用珩引陛用瑗上下除陛從官扶輦瑗大孔璧奉以引送尺二寸有瑑

防禦遏也聘人用珪召人用璋絕人用玦穀圭聘女親迎加琮親迎諸侯以璧二兩加琮曰某固寡小君使某介奉不珍之琮不珍之璧大夫士庶人以璧二兩加束帛曰某之妻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璧不珍之束帛或曰古之璋猶今之笏故天子指斑

葬臣泰璋

典命諸侯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下其君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

春秋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年春曹伯終生卒蓋世子冬朝而曹伯春卒故知曹伯有疾使其世子來朝春秋志之以為合於禮公羊謂譏父老子代而依違其說未知在曹在齊在齊者世子光代父出會在曹者世



子射姑代父來朝穀梁謂曹使世子伉諸侯之禮則失在曹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則失在魯獨左氏以為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典命戰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周制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曹世子未誓故待以上卿皮帛繼子男之禮何休言謂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為過康成震六必知所言父有老羸病孰當理其政預事也蘇寬亦云誓于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皆降下其君非安居父位然則攝者既行其事不居其位也吉凶皆然父有廢疾不勝喪則適

承重為攝主不得以父在為辭吉禮可攝則凶禮獨不可攝乎鄭志趙商問謂父有廢疾不立而立適孫父在而為其祖服非世子乃諸侯也故康成答以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喪寧宗闕服已大祥議者欲持禮兩月監察御史謂紱曰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禮兩月是何禮也若謂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康復自于宮中服三年喪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不可是時朱子獨以為非而未有以折之及檢喪服傳得疏所引鄭志大喜以為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今得鄭志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乃始無疑



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無斷決而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愚謂議者不行三年而持禮兩月固非禮矣天子絕期而為其祖期吾不知是何代之禮也且古未有父在而子受國者故曰攝寧宗既受國矣居其位不行其禮可乎哉春秋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父在而子居父位經書晉侯以惡之故攝者不居其位也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乎非乎曰非也吾聞貴妾攝妻有禮女適子攝父未聞臣攝君周公非攝乎曰非也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武王崩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何攝之有坐明堂朝諸侯是賊莽假之以盜漢也楚昭王出奔子西

攝王保於郟沒以靖國人出兵貴之凜凜若秋霜焉吾故曰臣不攝君攝者攝行其事事之大者喪也祭也而禮老而傳傳謂傳重喪祭子爲主而喪不與故七十處於內不居廬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寧宗受重而不服重身登大寶而委重於親失之甚矣父在爲祖斬非喪有二孤歟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喪無主矣寧宗不爲之主而誰主乎無二孤者無二主也胡紘不學焉知禮禮有宗子之父父在而衛宗子則爲祖斬何疑春秋箴公二十有八年踐土之會衛侯出奔母弟叔武攝位受盟從公侯在喪之例書曰衛子猶葬邱之會宋喪在喪而書宋子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與晉魯同若儼然人君矣然則弟可攝兄歟曰否宋背殯爲不子衛立君爲不臣臣不攝君禮有攝主何也曰祭有主主有位王不與祭大宗攝位謂之攝主管子曰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其亡茲適上賢者亡役賢者昌掌猶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則然其他不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爲上賢適足以亡而已禮賤不攝貴故士不攝大夫而況臣與君乎周厲王流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氏春秋乃謂厲王之難天子賢絕其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強所皆衆竹書紀年遂謂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妄矣自古



豈有攝天子哉子代父曰義也臣代君曰篡也管氏之論爲矣乎

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隋志大裘冕無旒以羔正黑者爲之取同色繪爲領袖其裳以繡而無章飾唐罷而宋復之陸佃以爲大裘與衮同冕古者裘上必有衣王服大裘以衮裘之冬至祀天中裘表衮夏至祀地服衮去裘以順時序何洵直以爲節服氏有衮冕有裘冕是各異冕無同冕兼服之理記曰大裘不裼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襮何必假他衣以藩飾之佃又以爲覆之曰裘露之曰裼大裘不裼非裘而何愚謂裘之裼也見美也見則美在外服之裘也充美也充則美在中裘質衮文中裘表衮是美在外也謂之裘可乎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王肅增損郊特牲之文托爲家語乃云天子大裘以黼之又自注曰大裘爲黼文則合大裘與黼裘爲一矣又云夜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衮以臨燔柴其說不知何據脫裘服衮以衮裘裘兩供無據孰者爲優熊氏云六冕皆有裘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衮諸侯

朝服緇衣羔裘不用狐青也狐青乃冕服之裘鄭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論語注緇衣羔裘祭於君之服大夫以朝服是祭服用羔裘矣然則五冕不言裘省文黼裘助君祭以誓省者聽誓命省牲鑊也誓在祭前十日省牲鑊如斧形刃白而身黑康成謂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蓋大裘之文天子黼裘以聽誓省牲大裘以祀天享帝焉玉藻君衣狐白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蓋物之難得者故君衣狐白臣衣狐青士不衣狐白物以難得者為貴也犬羊之裘不裼非以其賤乎祀天尚誠貴質而服賤者之裘愚所未通以俟達者荀子曰天子山冕又曰大路之素郊之麻冕一也山冕謂山龍郊乘素車服麻冕則大裘不被裘明矣白虎通曰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別尊卑也號泰靜議曰麻冕者素冕麻不加采色漢祭天乘殷路謂之素根車周乘玉路非素也荀子不見周官



五冕

司服五冕衮為龍鷩為雉毳為虎蜼希為粉米元無文裳刺黻郊說也唐楊炯述其說而為之議曰龍變無方象先王之德享先王服之雉被五采表先公之賢享先公服之毳毛四望岳瀆之神也虎蜼山林之獸所以象其物希祭社稷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所以象其功小祀百神不可徧擬惟取黼之相背異名而已鄭義也希冕刺而不繡故曰希希當作黹假借作希蓋黻冕也詩曰玄衮及黼箋云黼黻謂絺衣黹屬謂之黻衣尒疋衮黻也注云衮有黻文故黻衣一名黻冕黻亦作紱顏師古曰讀為亞衣亞古弗字於文亞為揜弗狀似兩己古之尊彝禮器皆作亞形晉以黻冕命士會說者以為黻郐失之孔安國謂衮龍黼黻天子諸侯服之粉米藻火大夫服之士藻火而已孔穎達謂衣則尊者在上故有衮龍裳則尊者在下故先黼黻古有是說馬融亦云蓋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前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玄衮及黼書麻冕黼裳是裳先黼黻矣此說近是然以宗彝繪在尊則



毳冕又何物先鄭以毳為罽衣或非無據也宋禮局官字文粹中議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者乃黼冕非黻郐之韍也愚謂黻者黑與青而韍色皆赤以淺深為尊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安得以韍為黻乎明堂位注云韍或作黻四朝之服其詳未聞論語禹美黻冕虞也荀子天子山冕夏也傳有火龍黼黻殷也禮有日月龍章周也且黻與韍異物韍從韋以韋為之黻從紱紱衣也則黻非黻郐亦明矣今之黻郐古之黻前尒疋黻前謂之襜釋名曰蔽襜蔽時襜然張也江淮之間或謂之裙裙即韍字見說文（古文從市篆文從犬市與韍一字兩形）韍與

韠二物兩名。韍與韍。異物同聲。詩之毳衣。即禮之黻冕。黻如刺。赤如黻。釋名。黻。芾也。畫蘂文於衣。如水艸之芾。豈其然乎。說文以黻爲黹色。如夢。故謂之黻。黹。禾之赤苗。然則黹也者。黻衣也。或赤或青。五色備。黹去韍。而佩綬。故蒼頡篇以韍爲綬。非古也。古者革帶以佩韍。廣雅云。韍謂之韠。而五經異義曰。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蓋市從巾。象連帶之形。故玉藻曰。紳韠。晉語曰。韠帶。異義之說誤矣。說苑修文篇曰。士服韋。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諸儒異說。存以備考。

王爲公卿錫衰。諸侯總衰。大夫士疑衰。首服皆弁絰。司服。王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案西漢帝師衰。成君孔霸喪。元帝素服臨弔。者再至。東漢建武中。凡大臣薨。素服臨之。永平初。太常桓榮病。顯宗臨幸。入街下車。及卒。變服臨喪。送葬東海恭王。薨。發哀而已。制服無聞焉。晉咸寧二年。詔大臣薨。三朝發哀。一月不舉樂。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亦未聞爲之服也。東晉賀循議曰。雜記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愚謂君爲臣服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素弁加絰。同姓以麻。異姓以葛。漢舊儀。丞相有疾。皇帝親問。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帝師鄧弘卒。安帝服絲麻



幸其第。此君爲臣服。猶古之錫衰總衰歟。然弘太后兄。太后服齊衰。故子從母服。非禮也。春秋知悼子卒。平公飲酒。則君不服臣久矣。禮大夫卒。闕一時之祭。祭猶闕之。何況飲酒。既不飲酒。焉可作樂。禮小功至不絕樂。則殷肱之痛。甚於小功。旁尊皆報。至尊不報。故臣爲君斬。君爲臣無服。無服者無報服也。孰謂君不服臣乎。小記君弔必皮弁錫衰。未當事也。當事乃弁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主人服。君乃服也。禮君不撫僕妾。而士之喪。君若有賜。則視斂。斂卒。君坐撫。當心。士雖微。亦不以僕妾視之矣。魯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小斂。公不與。春秋非之。故不書日。君不服臣。蓋始於此。大記曰。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熊氏曰。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孔疏曰。柳莊非卿。衛君未襲而往。急弔賢也。然則公子益師魯之卿歟。



玄端素端

禮服。正幅爲端。朝祭之衣。端正無殺。庶成。謂士服。則然。大夫以上。侈袂。其服遂不復端乎。非也。袂屬於服。袂之侈何害。於服之端。且端不徒言服。兼言冠。其冠冕。則曰端冕。其冠委貌。則曰委端。亦曰端委。[illegible]其冠章甫。則曰端章甫。其服端。其冠元。則曰冠端。而襲玉藻。天子元端。朝日。諸侯元端。以祭。皆元冕也。章甫委貌。皆元冠也。元冕元冠。同曰元端。則元端所包者廣矣。服虔以爲端

委者衣尚褒長其長委地故曰委杜預因之亦云端委禮衣而不言冠蓋以齊桓委端晉文端委皆大國之侯疑非委貌故異其語晉語委弁韋昭曰委委貌一說委冠卷秦人曰委則端委非委貌也然端委即元端委貌即元冠天子亦服之況諸侯乎康成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謂齊祭異冠自祭其廟若助祭於人則鄭志答趙商所謂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公齊時服之祭時服之則又齊祭同冠矣然士助祭爵弁其齊元端安在其爲同也且所謂異冠者絺冕祭元冕齊元冕祭元冠齊爵弁祭亦元冠齊以爵弁非齊服故與元冕祭者同服元冠惟殊其組纓之色耳



推而至於天子雖袞冕祭袞冕祭亦元冕齊故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鬼神陰幽故衣冠陰色所以交接鬼神表其如見所祭者之心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皆然故齊則君臣同服司服職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自天子達於士一也素冠素衣爲素端其制如元端而素毛傳謂練冠鄭箋謂既祥之冠愚謂練祥之齊冠說者謂練冠以布素乃白練則素非練冠失之矣周人弁而葬殷人冕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變服而葬故亦變服而齊則練祥二祭齊服素端又何疑乎天子練祥之事大祝掌之元端則爵韠素端則素韠熊氏皇氏謂諸侯已下皆元端齊而以爵韠爲韠同士禮天子亦如之練祥之齊服素端素韠或曰練無韠祥有韠葬則素冠而加葛絰練則首絰除矣素衣而卷絰練筮日筮尸皆在三日齊之前也少牢旬有一日筮日特牲前期三日筮尸

## 守祧廟祧

祭服遠廟爲祧有二祧康成曰天子遷廟之主藏於二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也案禮冠於廟春秋襄九年傳曰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如康成說則魯之周公衛之康叔乃得稱先君之祧是時公會晉侯反及衛易爲不冠於康叔之廟而冠於成公之廟乎服虔以成公爲衛之會



祖曾祖即云祧則祧非始祖廟矣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聘於鄭且聘於公孫段氏公孫段者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禰廟而傳云豐氏之祧則禰廟亦稱祧也春官守祧先王先公之廟皆曰祧然則遠廟爲祧之說非乎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則文武列於昭穆也及遠而親盡當遷獨文武以功德不毀故後世謂之二祧因是有遠廟爲祧之說魯之世室魯公武公象周之文武而武公之廟立於成公六年則知文武二祧之名必起於東遷之後矣享人鬼曰先妣先祖立廟祧曰先王先公而先妣不聞有廟則姜嫄無廟也無廟而爲壇祭之蓋高禖也殷祠娀簡周

享姜嫄曰高禖神之也曰先妣尊之也以爲我祖之母周之所自出故魯頌因后稷而推本姜嫄說者遂以閟宮爲姜嫄之廟妄矣周無先妣之廟魯安得有姜嫄之廟哉孟仲子曰禖宮亦非也高禖有壇不聞有廟守祧奄八人者每廟一人又一人爲長女祧每廟二人者廟各以其妃配魏景初元年有司請於太祖廟左爲文帝昭祧右擬明帝穆祧帝方在位預立二祧君子是以知魏之將亡也

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

廟祧黝堊守祧掌之其廟修除職在有司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除趙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尒



疋地黝而牆堊青邱之山其除多護黝屬也東萊用蛤謂之又灰堊屬也不獨飾牆與地兼以飾楹魯莊丹楹春秋書而非之則廟飾不以丹也朱門洞啟當陽之色鬼神尚幽故宜黝堊或曰修除謂埽糞非也士喪禮記所謂翣月紼帟垂末內翣畢席埽室童子爲之其事近褻故埽除糞灑隸僕之事似非修除修除者除陳而新之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箋云修舊曰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是爲修除公子奚斯大夫也爲修除之有司則守祧奄人不得主其事可知矣文十三年世室屋壞久不修也極稱之志不敬也然則修除大禮宗伯主之奄人陰類也故爲主黝堊而已或言祧或言廟猶或言宮或言室壞廟之道易檐改塗塗者黝堊易者修除也何休曰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所謂廟之西北屏蔡禮取其廟室牢以爲案山海經堊非一色黃白青黑故范氏注穀梁黝堊皆黑也韓非子曰殷人四壁堊墀

既祭藏其隋與其服

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案隋說文作隓一作墮戰國策曰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是也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墮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是也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墮之爲言下也猶放飯於



器也墮之爲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其音近綏曾子問士虞記少牢饋食皆作綏因綏爲挼因墮爲隋轉相假借失其本義當定作隓康成謂守祧之隓即士虞禮之苴非也祭於苴者謂之饗士虞記所謂饗祭于苴特牲少牢不言者省文蓋祭必有饗饗必有苴士虞記備載饗辭而特牲饗在迎尸之後說者遂以饗神爲饗尸誤矣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隓隓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皆祭于豆間及地不於苴也而主人隓祭則當受嘏之時孔疏云將受福先隓祭佐食既受隓祭遂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執以授嘏主人

主人受而詩懷之出而寫寄于房祝以過受少牢則尸命祝嘏主人尸不親天子受嘏之禮見于詩詩曰公尸嘉告嘉告者告以善言謂嘏辭也然則藏其墮蓋嘏辭歟墮爲嘏設不嘏亦不墮故言墮則嘏可知也及周衰而嘏辭藏於巫史之家則其禮亦廢矣一說大祝墮舋在逆牲前牲猶未殺非爲血也灌鬯求神謂之舋鬯既灌然後迎牲然則墮者灌也灌于茅象神歆之是爲酹茅先鄭云墮神前沃灌器名近之矣一說墮當作綏周頌載見諸侯助祭之詩曰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則所謂綏者非綏祭而何綏與受嘏其事相連頌言



綏者不一而墮無聞焉竊意墮者皇尸祭神之目而綏者孝孫受嘏之名白虎通曰尸而食之毀損其餘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墮墮者毀也凡祭以禮神灌以降神皆曰墮綏者安也曾子問攝主不嘏故不綏士虞記喪主不嘏故亦不綏蓋攝非正喪非吉皆不受福不受福故皆不綏然則受福謂之綏也詩曰以綏後祿又曰綏我眉壽言綏者不能受福之辭少牢主婦綏祭如士人之禮不嘏注云不嘏者大婦一體主人受福主婦亦與焉且祭禮尸無不墮主有不綏則墮爲尸祭綏爲主人受福之祭明矣士虞禮尸祭爲墮少牢主祭爲綏有司徹主祭亦爲綏古文假借綏墮通用其綏如前說則藏其墮者謂嘏辭墮與綏通蓋既祭則藏於祧司祧掌之禮運所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如後說則藏其墮者謂酋矛蓋既祭則藏於館司巫共之守祧藏之以依神也黍稷肺脊不可久藏鄭說失之祝以孝告謂祝通孝孫語於先祖嘏以慈告謂嘏傳先祖語於孝孫則祝輕而嘏重藏其墮舉重者而言其實祝嘏辭說皆藏之也周公祝冊納於金縢之匱鄭注云凡藏祕書藏之以匱必以金縢其表則嘏辭可知蓋藏之無故不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遣致福謂之受釐釐說文作禧言受神之福也受福之釐猶受嘏之綏歟文帝詔曰吾聞祠官祝釐告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漢之祝司巫祖館館或作飽飽古文包字天文篇即周之祝嘏也司巫祖館或作飽



訓曰酋者飽也任包大也說文包象裹妊故曰任包然則祖飽者謂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也兩說皆通前說爲允有司徹司宮婦祭注云掃豆間之祭酋說埋之西階東明黍稷肺脊既祭埋而埋之不藏也墮與嘏同藏非豆間之祭鄭注曲禮綏讀爲妥音湯果反說文墮音徒果切綏與墮通當從綏爲正鶡冠子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墠以全犧正以齊明傳之子孫可持可將以爲神享禮蠹之符藏之宗廟以壓正諸所謂藏其墮者蓋如此其嘏辭之意詩曰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幾猶期也式猶法也言高曾規矩不忒不益可持可將也齊猶齊也稷猶疾也所謂墠以全犧正

以齊明也匡猶正也言正之以璽也勑猶符也所謂神享禮靈之符也長賜女以中和之福而藏之宗廟億萬年享天之休此非天子嘏辭之存者歟

司服卿大夫之服元冕士之服皮弁春秋崔杼齊卿也莊公以其冠賜人劉炫云崔子之冠元冕也孔穎達曰非也禮運冕弁兵革不藏私家則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服之愚謂冕弁藏於私家猶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皆非禮也故祝嘏之辭與冕弁之服皆藏於廟將祭則出之既祭則藏之守祧所謂藏其堅與其服也墮者墮祭之嘏辭則服者祭服之冕弁矣祖宗之遺衣爲重子孫之祭服爲



輕先其重者首列遺衣後其輕者末言祭服兩之也非一之也或云其服即遺衣誤矣祭服視其尸先王之尸衮冕先公之尸鷩冕故祭服亦如之孫爲祖屈不敢以衮冕祭先公尸衣其衣子孫亦服其服而助祭羣臣則各服其上服焉司服掌之凡大祭祀共其衣而奉之殺衆子曰衣服不脩不可以祭大夫士助祭之服受之於君月令收繭稅以共郊衣

家人以爵等爲樹數

家人掌公墓以爵等爲樹數許叔重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士楊樂木似槲樹桂類春秋緯所謂樂卿也王制庶人不封不樹墓大夫掌國民之墓亦無封樹之文而春秋緯則云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蓋起於近世古者生無爵死無墳

蹕墓域

家人掌公墓之地正墓位蹕墓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爲之蹕則蹕通上下之名齊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案禮大夫四翣葬以大夫家人當爲之蹕四翣而不蹕則非大夫之葬禮也側者不殯之名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謂投之城外里名士孫乃墓中之室墓大夫之所居萬民之葬地則是葬諸邦墓而非公墓不但



投之域外矣蹕者止行人又曰辟辟者辟行人王燕出入士師辟邦有賓客詛士辟三公有邦事鄉士辟六卿有邦事遂士辟大夫有邦事縣士辟辟者身爲前驅宮中有事隸僕蹕邦有大事遂士蹕諸侯爲賓士師蹕喪祭賓軍鄉士蹕賓客居節詛士蹕蹕者帥其屬夾道鄭司農謂若今衛士填街蹕也填街一作填衛應劭漢官儀曰填衛然內豎爲王后之喪蹕又爲內人蹕內人六宮之人則蹕之名通上下矣至秦天子出入稱警蹕諸侯出入稱謀促惟至尊乃蹕也古者王門蹕郊兆蹕山林蹕古文蹕爲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則蹕與辟名異而實同朝士之辟

也師其屬以鞭呼且趨徐狄氏亦如之公墓春秋謂之公墓魯葬昭公季孫使役如周公氏將溝焉闕者公墓之地氏猶家言死者以墓爲家溝者兆域也溝而絕之爲域外溝而合之爲域內

大司樂三大祭還宮無商

圜丘之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洗姑爲羽方丘之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宗廟之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注以圜鍾爲夾鍾函鍾爲林鍾而十二律配十二辰夾鍾生於房心之氣天帝之明堂爲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而天社地神在東井輿鬼之外爲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宗廟也爲人宮又以律呂相生之次卑者不用尊者遲之



後生先用先生後用則上下損益相生之古法亂矣又謂祭尚柔商堅剛也故樂無商五味調謂之和五采備謂之繡五聲和謂之樂五聲無商猶五味無辛五采無白也無辛則五味不調未可謂之和無白則五采不備未可謂之繡無商則五聲不和未可謂之樂也說者謂鬼神惡商如其說則天神地示皆惡商矣而天有四時地有五行是將使四時無秋五行無金而後可也有是理哉唐趙慎言謂三大祭無商商音金也周木德金尅木故去之唐土王靖加商調去角調又云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以破商聲堅剛之說是則然矣而木德去商土德去角豈其然也木德去宮可乎宋紹興中有司議以爲天宮取律之相次圜鍾陰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故取陽生之首黃鍾爲角陽聲第二太蔟爲徵陽聲第三姑洗爲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其相次者以爲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太蔟爲角太蔟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徵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古法也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徵或未之前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其相生者以爲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黃鍾子爲宮大呂丑爲角子合丑也太蔟寅爲徵應鍾亥爲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故取其相合者以爲聲其說似近理然顛倒四音尤拂於經五



聲六律還相爲宮三大祭之樂古還宮法也天宮黃鍾爲角者夷則之宮夷則之上宮聲清爲上以清角爲宮故曰上宮周語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羽生角仲呂爲羽黃鍾生故推本其所生而名之羽者雨也易林曰羽動角甘雨積草木茂年歲熟蓋取諸此太蔟爲徵者林鍾之宮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林鍾之下宮聲濁爲下以下徵爲宮故曰下宮周語所謂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者也太蔟之宮南呂爲徵以下徵爲宮故曰太蔟之下宮姑洗爲羽者林鍾之羽是圜丘六變三宮四均圜鍾宮夷則宮林鍾宮是爲三宮圜鍾以其宮爲均夷則以其

角爲均林鍾以其徵其羽爲均是爲四均方丘八變宗廟九變四宮四均函鍾宮以其宮爲均無射宮以其角爲均無射之宮南呂宮以其徵爲均南呂之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黃鍾宮以其羽爲均黃鍾之宮南呂爲羽黃鍾宮以其宮爲均大呂宮以其角爲均南呂之宮林鍾宮以其徵爲均林鍾之宮太蔟爲徵太蔟宮以其羽大呂爲角林鍾宮以其徵爲均太蔟之宮是爲四宮四均宮君商臣以商爲均君臣易位革命之象故商不爲均非無商也商不爲均也均一名調古者一宮四調沿及魏晉三調猶存曰正宮調曰清角調曰下徵調而羽調亡矣函鍾一名大林其聲丙胡濁而下周語所謂黃鍾之下宮也六徵旨大論曰君位臣則



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害速順則其害微故宮可居商位而商不可居宮位旋宮獨無商者以此鶡冠子曰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以徵火南方者萬方華羽焉故調以羽以羽水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以角木調中央者太乙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調猶均也徵居徵位角居羽位更迭爲均謂之調惟宮商君臣之位不易其方古者商不爲均信矣北方羽而調以角猶周語夷則角而名以羽也韋注失之董仲舒曰風者木氣也其音角雨者水氣也其音羽雨以潤風以散角羽調則燥溼平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詩鼓鍾傳曰南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今乃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王基云所謂淫樂者鄭衛桑間濮上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其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用樂不與德比又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孫毓云四章之義明皆正聲欽欽人樂進之音同音四縣克諧爲雅爲南大德廣及四夷以爲箾舞和而不僭安得謂之淫愚謂樂則先王之



樂也德非先王之德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邪也德正則樂正雖邪者亦正德邪則樂邪雖正者亦邪假令操新聲於虞廷則羣后讓庶尹諧自若也鼓雅音於亡國而欲挽政散民流其可得乎孟子謂今樂猶古者以此曰淫曰過曰凶曰慢皆邪也淫者其德侈過者其德僻凶者其德暴慢者其德偷德貞則聲無淫德中則聲無過德吉則聲無凶德恭則聲無慢大司樂禁之於建國之初所以正其行而糾其德也王肅謂作樂非其所則淫失之苟無回德雖以成池之樂張於洞庭之野可也若德之回則凡祀大神祭大猷用之郊奏之廟間者痛心見者蹙頞矣是故淮

水之洲鼓鐘笙磬皆先王之樂也賢者獨以爲狂其誰曰不可

樂師詔來瞽皋舞

樂師詔來瞽皋舞說文云乞皋白之進也從夲土刀切從白禮祝曰皋登謂曰奏皋舞古奏皆從夲周禮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先鄭謂詔來瞽來勑也勑猶瞽率猶衆工奏爾悲誦讀爲蕭蕭雍雍毋怠毋凶古文勑作來勑有來音猶刻有亥音凶者凶聲怠者慢聲大司樂之所禁也蕭蕭則敬故聲無怠雍雍則和故聲無凶蓋逸詩也又云瞽當爲鼓皋當爲告則皋讀爲告矣後鄭謂皋之言號漢書服虔注曰告音嗥呼之嗥則皋有號告二音左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古孝反使我高蹈言魯俗舒緩皋者緩聲而長引之也喪禮之復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故北面號聲長引而招之曰皋某復者以此案詩九皐皐當作臯臯古澤字讀若浩皋從夲臯從大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俗作皐失之越絕書有馬嗥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皋車見吳史是皋與號古文通也左傳豺狼所皋嗥與號通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司農曰宮縣象宮室四面有牆一名牆合周書大匡篇曰雒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樂不牆合大荒者大司樂所謂大札大凶大戎大憂不牆合者合弛縣也縣如牆合是爲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春秋傳謂之曲縣康成謂去南面以辟王何休曰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春秋城不以制魯墮三都墮謂減損之鄜道元曰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蓋闕之以象軒城矣說者遂謂南面無城則不然說文鼓鼓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鼓其形曲古文曲作凸象鼓之形然則宮如口說文口回也古文曲作凸王肅曰軒縣曲一面吳姚信有昕天說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詩云如輊如軒毛傳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通俗文云前重曰輊後重曰軒蓋前重則後輕後重則前軒不平曰軒不周亦曰軒軒車曲與謂車牀曲前闌與軒同義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謙之義也軒城軒縣蓋所以示謙歟唐志軒縣去南面設於辰丑申之位天子宮縣四面將射改縣大射饒不言改者國君與臣行禮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妨射故不改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辟廱者築土雝水外圓如璧其水旋邱以飾觀者天子四面諸侯三面泮宮闕其北軒縣闕其南

大夫判縣士特縣

小胥職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鄭氏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小胥判縣特縣者大夫士治心及治人之樂也特牲少牢大夫士祭祀無樂而鄉飲酒有工歌所謂治人之樂而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所謂治心之樂不可斯須去者惟疾病乃徹而去之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康成謂去琴瑟者不命之士以爲命士特縣非徒琴瑟而已然鄭詩女曰雞鳴士也而曰琴瑟在御此非侯伯一命之士歟賈誼曰大夫犆縣士有琴瑟諸侯之大夫視天子



之士故殖縣魏絳有金石之樂僭矣左氏以爲禮失之唐風山有枢刺晉昭公而曰子有鐘鼓明諸侯乃得有鐘鼓也鄉飲酒記曰琴階間繩霤則大夫特縣惟磬而已程繁曰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琴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音之樂然則非諸侯無鐘鼓信矣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賦之言鋪也比之言類也興之言喻也風之言發也長言之若風短言之若雅雅之言秀也頌之言容也分爲六合爲三曰風雅頌而賦比興在其中矣天有三時三時不害王化之基春三月是爲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故風者如春之發也發乎情性根乎陰陽男女歌詠各言其傷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夏三月是爲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茂故雅者如夏之秀也養長之道賢賢親親歌於朝廟上下歡欣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秋三月是爲容平天氣以肅地氣以明故頌者如秋之容也百穀登萬寶成禮樂作鬼神歆肅肅雝雝毋怠毋凶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舞歌南風



夏小正正月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者南風也故風莫盛於南祈年歆豳雅祭蜡歆豳頌則風兼雅頌矣南其風之始豳其風之終乎物之容狀至秋而平故以雅治人風成乎頌而樂興爲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于是樂有二南及周東遷南風不競天道在西北而秦有夏聲繼周之舊周之舊者南也故曰以雅以南則雅亦名南不獨風矣雅之變也與風俱變也雅之亡也與風俱亡也一成而不可變者其惟頌乎古文雅作疋鄭箋以疋爲萬舞文王世子胥鼓南胥讀爲雅師古文疋古者舞詩歌之鼓之故曰胥鼓

南言肆雅則鼓南風也春誦者誦此夏弦者弦此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歌者亦弦歌此南夷之樂曰任古南任音同遂以南爲夷樂非也正南曰荆州荆爲楚南有江漢江漢楚之望說者謂南風者楚也亦非季札觀樂而知周之興師曠歌風而知周之廢或曰天文周楚同野故同風左傳或梁其次以雀鳥名周楚惡之鳥都者鶉尾也則周楚同野也鶉首秦鶉火鳳鶉尾楚皆在南故秦有夏聲夏猶南也皆言大也

執司律以聽軍聲詔吉凶

雷出地奮豫地中有水師先王作樂以象出地之雷造律以法地中之水水者萬物之準也其色素其味淡準爲五



量之宗素爲五色之質淡爲五味之中故律由此生樂由此作得意愷歌以示喜便伯靈臺以示休豫之義也豫順以動故利行師師克在和故由豫者大有得將驕必敗故鳴豫者志窮凶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故曰志大行也師出以律失律者凶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儀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故名其樂曰武宿夜言武王宿商郊士卒皆歡娛夜半持律管至敵壘大呼有聲來應管乃五行之符太師職所謂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者蓋以此者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左爲陽陽主生左執律者德成衡也右爲陰陰主殺右秉鉞者傷成鉞也一獻於祖用命者賞之二獻於社不用命者戮之愷猶豫也振旅之樂歌說者謂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愷歌厲士諷敵其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蒼壯士怒之名出於後世而漢有短簫鐃歌名爲鼓吹其聲惟用正宮調宋元豐中以爲其聲害雅樂欲調治之或以爲不可然皆莫知其故蓋本武王十三年正月師渡孟津甲子至於牧野推律自孟春及季冬殺氣相并而聲尚宮故歷代鼓吹惟用宮調是爲軍聲可知消息而決勝負其術亡矣或云枹鼓之音爲角見火光爲徵金鐵矛戟之



音爲商嘯呼之音爲羽寂寞無聞爲宮角聲當以白虎徵聲當以元武商聲當以朱雀羽聲當以勾陳宮聲當以青龍所謂五行之符也

東吳華農　惠士奇

春官三

鼓矇世奠繫鼓琴瑟

小史奠繫世辨昭穆瞽矇世奠繫鼓琴瑟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讀爲定其字爲奠者亦或爲奠杜子春謂奠猶定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康成謂世之而定其繫書於世本然則繫者姓也六世親屬竭矣繫之以姓故曰繫世古有正姓有庶姓六世而別正姓百世弗殊周語司商協名姓說者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非也司商樂官也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京君明說音律君明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故繫世必鼓琴瑟以定焉司商者大司樂瞽矇其屬也協名姓者同姓合族異姓主名故昏禮問名協猶合也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聯兄弟也定世繫者蓋以協名姓聯兄弟歟太師掌同律以合陰陽陰爲柔陽爲剛陰陽合剛柔分鼓瑟鼓琴以播其音易林曰剛柔相呼二姓爲家此之謂也殷之德陽以子爲姓周之德陰以姬爲姓故殷王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姓有陰陽出於律呂不鼓琴瑟焉能定之天問啟棘賓商賓商樂章名棘猶革也古棘革通改定樂章古樂章名謂賓商歌爲賓天帝之樂也荀子曰籍詩商歌爲誅登宰之樂也荀子曰籍詩商



者五帝之遺聲大招有楚勞商楚之樂也故大司樂一名司商瞽矇世奠繫而弦歌諷誦者以此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周語瞽賦矇誦康成謂諷誦詩蓋當作匿謚時其作之也太師帥瞽而歌歌陳也興也陳王之行迹而興起之子是瞽矇諷誦其治功之詩以爲謚且定繫世而昭明德焉故有德者世興無德者世廢楚語所謂教之世以休懼其勸者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祭祀敬祀其神銘誄繫世敬傳其名銘謂銘旌爲銘各以其物王則太常誄之言累累其行而謚成繫世古之世本今之譜牒傳其名者繫世亂則名不正故子爲衛政必先正名不曰正而曰奠奠者定而安之衛輒有祖無父繫世之亂甚矣國之傾危何時定乎魯昭二十有二年景王崩王子朝與子猛爭立春秋書曰王室亂穀梁子曰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成者定也言繫世之未定也二十有三年書曰天王居于狄泉書天王則其名正名正而後繫世定胡廣曰宗正戒二治諸侯世譜差敘秩第亦奠之之義後周有宗師掌皇族定世系辨昭穆魯語所謂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也小宗伯掌之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父子異世曰繼兄弟同世曰及祖孫隔世曰詒非是則不世也不世則不廟春秋子殷奉公羊子曰未踰年之君也

有子則廟無子不廟蓋無子則不世也故不廟小宗入繼大宗則世其大宗不世其小宗喪服疏衰期不杖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古無伯姪叔姪之名疏廣疏受業質業皆曰文子至晉書始有叔姪之名蓋壞禮法者皆也謂我父者我謂之子謂我姑者我謂之姪名安可已不正乎）報者何也至尊不報旁尊皆報降其父母至尊而爲世父母叔父母之旁尊故曰世其大宗不世其小宗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然故曰凡周之世不顯亦世此之謂世奠繫若夫姞爲姬耦子孫蕃阜嬀育于姜後世其昌嬴能收姬秦竟滅周（古音周諸若朱）以此定世百世可知其術已亾徒存其說而已堪輿經有五姓之說陰陽因以五姓協五音亦未見其



合也世無神瞽誰知其說乎

鍾師九夏

詩曰肆于時夏夏大也肆陳也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夏有三王夏之三以享宗廟肆夏之三以享元侯分爲三合爲九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九夏之奏一也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大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鶩夏愚謂行以肆夏今疋堂上謂之行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則王出入奏肆夏矣非獨尸出入也朝聘之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則四方賓來亦奏之矣肆夏猶納夏歌燕禮賓及庭奏肆夏鄉飲酒賓出奏陔則是入奏肆夏出奏祴夏陔與祴通所以示戒也故其文從示從戒而鄭司農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若今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則肆夏又與祴夏同禮燔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而送之則賓出入又皆奏肆夏如司農說不必破肆爲陔也然大夫得奏陔夏不得奏肆夏康成曰奏陔夏以鐘鼓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肆夏之類有采齊齊一作齊蓋齊夏也趨以采齊今疋門外謂之趨王出路門而采齊作則是門內奏肆夏門外奏齊夏升車亦如之和鸞中采齊俗讀齊爲齋齋不聽樂



金奏何居失其義矣杜子春謂夫人祭奏齊夏王齋未聞有樂夫人安得御奏哉大射儀公入鶩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鶩者於路寢無出入也或曰鶩大也燕不鶩而大射鶩大之也或曰鶩放也射儀母撫母故或曰登車之樂鶩駿馬也死日亡中乘馬忌之吉日庚午差馬以之奏以出入亦猶而謂詔僻忌歟昭夏一作韶夏韶者昭也牲出入奏之大饗不入牲則弗奏也博碩肥腯本於民力之普存君子見郊牛之日傷而知魯之民力盡矣五官奉牲封人歌舞昭夏之奏也以昭德也豈徒贊牲而已乎納夏奏而九賓設章夏奏而九功敘族夏奏而

九族皆德音也敬以和寬而栗所以表玉度之如玉如金故凡進退周旋皆視以爲節而不敢越焉周之盛也鎮師奏九夏及其衰也祭公作祈招招者九招也磬詠春秋時九招存其三曰祈斂角招角招斂九夏存其三曰繁遏渠

九德云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入夏諸侯皆得用之其祝夏則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酢而出奏陔夏

笙師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笙師春牘應雅以教祓樂先鄭謂春牘以竹其端兩空長畫以兩手築地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應中有椎長六尺五寸雅狀如漆筩而弇口觀以羊革有兩紐疏畫大二圍長五尺六寸後鄭謂牘應雅三器在庭皆春以築



地資出奏祓爲之行節明不失禮案舊唐書春牘虛中如筩無底衆以頓地如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云梁孝王築睢陽城築鼓爲下杵之節名睢陽操用此後世代以拍板長闊如手厚寸餘以韋連之擊以代杵愚謂春牘如杵信矣然云起於睢陽則非樂記治亂以相注云相即拊相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今齊人或謂糠爲相故一名相而春牘亦有頓相之名似牘與相爲一物白虎通所謂拊革著以糠者或非頓相也且拊以會守相以治亂樂記已分爲兩物矣又拊名撫拍以手拍之牘名頓相以手築之拊中實相中虛康成合爲一可乎資出奏祓築之於地以明醉而不失禮所謂治亂以相也則相爲春牘亦明矣古曰舂相也禮鄭有舂不相漢曰雅舂楚元王尊相與雅皆送杵聲作樂象焉牘應雅三器皆曰舂以此

鎛師掌金奏之鼓

鎛師掌金奏之鼓許叔重曰鎛薄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愚謂鎛即金錞錞于也錞之言敦鎛之言薄以薄爲敦古人好作反語猶以徂爲存以亂爲治以甘爲苦甘草一名大苦以故爲今也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又云以金錞和鼓謂擊晉鼓時以金錞和之鎛師掌金奏之鼓者晉鼓也然則鎛即和鼓之錞明矣不然鎛師何不明言擊鎛而云掌金



奏之鼓乎金奏謂金錞金奏之鼓謂金錞所和之晉鼓鎛師主擊之也許氏云堵以二金樂則擊鎛應之謂奏金而鎛應則鎛非即和鼓之錞歟周語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晉語鄭納歌鐘二肆及賓鎛則鎛非大鐘戚施不能仰而使直鎛則鎛不高縣金錞圓如筩甚薄故一名鎛以苴筩將之其聲極震隋開皇定樂有金錞二四人與二人作宋宣和樂府就擊於地然則鎛不高縣也鎛當作鏞省作鎛余疋大鐘謂之鏞注云鏞亦名鎛失之康成謂鎛如鐘而大亦非或曰鎛亦縣但不高耳舊唐志曰錞于圓如碓頭大上小下縣以龍牀若鐘將之以和鼓

凡軍之夜三鼓皆鼓之守鼓亦如之

鼓人凡軍旅夜鼓鼙鐏師凡軍之夜三鼓皆鼓之守鼓亦如之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鼙桂子春云守鼓一夜三擊春秋傳所謂竇將趨者聲相似愚謂趨一作掫皆從聚省得義亦得聲說文掫者夜戒守故行夜爲千掫掫一作諏服虔曰干扞也諏謀也從言爲聚謀從手爲聚守皆取聚義俗誤爲趨得其聲失其義矣沈約宋志云長丈二尺者曰鼙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鼙古音戚今音切鼓反然則讀若刺也語有輕重故讀有異同鼙呂鼙爲聲故又讀爲造次之造七報反亦與趣音相近左傳扞



掫齊世家作爭趣趣或讀爲促又與戚音相近矣田賓列傳局趣若轅下駒應劭曰局趣蹙小之貌也史傳皆作趣或作趨假借字

## 籥章豳詩 不曰豳風

昔者長琴處搖山始作樂風樂之有風尚矣然孔子正樂雅頌得所關雎之亂而不言風季札觀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歌邶鄘衛歌王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亦不言風晉語姜氏引鄭詩將仲子之卒章楚成王引曹詩蜉蝣之三章皆曰詩不曰風猶籥章中春逆暑歌豳詩不曰豳風然則豳詩與鄭詩曹詩等耳康成謂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豈其然乎說者謂南與豳非風故不言風誤矣十三國皆然豈獨南豳也南爲周公左豳爲周公東舊豳大齊孔子刪詩移之於末則十三國實已周公爲始終焉齊曰泱泱魏曰渢渢風之美者歟唐有陶唐氏之遺民則亦有陶唐氏之遺風矣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則雅頌亦可謂之風也風雅頌猶賦比興分爲六合爲一故一詩而賦比興兼焉風雅頌備焉或曰豳非國也地理志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是豳亦國矣如謂周無豳國亦未聞有邶鄘也說文邶舊商邑豳即美陽民俗昏夜市有豳山先鄭謂豳籥豳國之地竹後鄭謂豳人吹籥之聲



章匡衡亦云太王躬仁邠國貴恕曷爲而非國乎尒疋四極西至汃國說文汃西極之水也南都賦汾汃輒軋波相擊之聲埤蒼曰汃大聲也讀爲八說文亦云從水八聲徐鉉音府巾切失之汃誤爲邠形聲兩失其地不同皆名爲國謂豳非國鑿矣古邦國皆仍舊名夏后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邱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邱至商侯履遷於亳而有天下爲殷商凡二十九王而周武王滅之封其後於宋及春秋而吳夫差伐齊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此宋也而仍曰商則商爲宋之

舊也。左傳孝惠娶於商陸德明曰定公名宋是哀公之父故舉夏爲諱而稱商非也如其然則夫差易爲而亦爲之諱乎。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組紺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文丁四年一作命周公季歷爲牧師至西伯發伐殷而有天下爲周及周公旦居東陳詩而仍繫之豳則豳爲周之舊也商豳皆夏殷之舊邦宋有商頌周亦有豳雅豳頌者以此春秋昭七年衛侯惡卒王追命之曰余敢忘商圉亞圉言不敢忘豳也二圉居豳國爲豳侯祖澤存焉耳古者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故稱祖以命諸侯周自公劉發迹於豳至二圉而殷策命爲侯伯此王命衛



侯所以獨稱之也二圉蓋其字非其名孫稱祖字禮也稱名可乎世本高圉侯伴亞圉雲都二圉之名也或云雲都亞圉字或云亞圉爭皆非季札以邶鄘爲衛風明邶鄘亦衛之舊矣分爲三矣之漢書詩國十五拂徧九州師古謂十五者周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魯商得之周書曰昔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禁南氏以分然則二南古之國也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亦云禹自塗山巡省南土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孰謂南豳非國哉說苑成王翦桐葉爲圭而封唐叔虞於晉晉語唐叔射兕于徒林殪爲大甲以封於晉易林曰唐邑之廬晉人是居晉曰唐宋曰商皆仍其舊也書終秦誓終晉商商之爲宋也又何疑左傳昭八年太蒐于紅自棫林至於商衞注云商宋地魯西竟接宋鄙是春秋皆名宋爲商也

## 太卜三兆

太卜三兆一曰玉兆者龜號玉靈龜策傳所謂玉靈夫子是也祝曰假爾玉靈燭見物情被之以卯灼之以荆問焉如響克紹天明乾爲玉故曰玉兆天龜靈故玉亦稱靈然則玉兆者天龜也二曰瓦兆者旗人爲簋合土爲之其形象龜簋一名敦敦首象龜古器質故用瓦簋者龜也瓦象其體火氣初交厥陰豐啟其德爲坤黃中通理坤爲土故曰瓦兆地龜仰敦首向南仰之象也然則瓦兆者地龜



也三曰原兆者易有原筮禮有原兆一也揲蓍必原筮而後吉卜龜必原兆而後從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帝之原兆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王之原兆也阪泉之兆晉文以霸大橫之兆漢文以興此之謂原兆言鬼謀必先人謀也故原兆者以人而參天地焉龜南以孔疏云簋與龜辭相適也祭器有宗彝有瓦簋先王以宗彝之象繪爲章以瓦簋之象開爲兆或曰兆者寶龜之名衛有昭兆龜策傳三瓦而陳以應之天陳謂陳龜瓦謂瓦兆其兆有三與天相應古之濮也舊注失之又云卜之不中以土卵指之者三蓋以土爲卵三度祓除則三瓦之爲兆也審矣司常龜蛇爲

旋羅名云龜知氣兆之吉凶也周天統玉兆周殷地統瓦兆殷夏人統原兆夏先周次殷次夏由今王而上及前王故觀樂者先觀周樂占兆者先占周兆三才兼三兆全龜經有壽考兆樓鶴兆考下考象后宮也鶴者介鳥象高人也一說壽考象坤（卜兆得壽考即古之瓦兆而王莽起明堂卜波水北金水南惟玉食謂龜爲玉兆之文而墨食也豈其然乎易林萃之繇曰陰弗能完瓦碎不全蓋兌爲毀折故瓦兆不成也萃爲兌之二世卦）

（卜師四兆）

卜師四兆一曰方二曰功三曰義四曰弓方者其德也弓者其體也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由之立功由之成未有德不方體不正而能立義成功者也故四兆以方兆始以弓兆終焉著之德固言其用也卦之德方言其體也用陽而體陰龜陰也其德方故其兆亦方灼龜以荆謂之楚焞所以必用荆者凡木心皆圓而荆心獨方故用以爲灼龜之炬此方兆之所由名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定在占先體在兆先先定而後占體正則兆正而體之正者莫如弓析幹不邇析角無邪寒而莫體唐太宗嘗以良弓示弓工工曰非良弓也問其故曰角幹不正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太宗以爲然此弓兆之所由名也不曰正而曰弓者取其形曲而體正也凡問卜筮曰義歟志歟義則可問志則否王何卜攻讐藏會卜僭皆非義也而皆獲吉者問正爲貞問者不正鬼神亦不能見其情焉兆如山陵征者喪雄禦寇之利兆遇沈陽伐齊則可不利子商此戰功也邾文公卜遷梁元帝亦卜遷此國功也民功也一不利一不吉當時以爲不吉者此兆爲鬼賊所留卒之元帝喪邦而文公保國苟利於民其功大矣如以爲不利於君而不遷安知文公不爲元帝乎其國不保焉能保身然則功兆義兆相因也義則有功不義則無功文公不利而遷所謂義兆也而有利民之功元帝以爲不吉而不遷失其義矣喪其功也宜哉吾故曰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立而功成



（龜人掌六龜之屬）

龜人掌六龜龜俯者靈故天龜靈謂行頭低甲亦前低仰者謝故地龜繹繹猶謝也謂行頭仰甲亦前仰前弇果故東龜果謂甲前長後弇獵故南龜獵謂甲後長尒疋曰諸果諸獵龜人曰果屬獵屬諸猶屬也言其類衆多也左倪類故西龜富類猶富也謂左食者行頭左庳甲亦左長右倪若故北龜若倪猶庳也謂右食者行頭右庳甲亦右長郭景純曰甲形皆爾以卜則爵其說得之然則靈而俯者

象天象下降釋而仰者象地氣上騰前後弇而長者東南象陽爲經左右庳而長者西北象陰爲緯卜師所謂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者以此賈公彥以睨爲睥睨失之龜人所辨者甲之體耳安問龜之左右顧哉墨子曰昔者夏后開鑄鼎於昆吾而卜於白若之龜其兆之由曰逢逢白雲東西南北九鼎既成遷於三國所謂白若者卽右倪若也北龜墨而白若屬非一色千歲者青純蓋盡東龜也其方之色惟龜人能辨之其書亾學者莫能言矣辨其體者龜無定體恒隨四時春在後左夏在前左秋在前右冬在後右龜人各以其時辨之太史及占人亦以其時眡而作之



而占之故曰動乎四體象騰亦然蓋四時在四足皆神物也龜無定體亦無定色故靈龜異五色者以此說苑曰靈玉頌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象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管子曰龜能伏闇能存能亾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正之言貞也故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貞猶問也問者先正志故曰今日良日行一良貞龜人各以其物入於龜室室在廟中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漢高廟中有龜室古在禰廟郊特牲作龜於禰宮上春甃龜用甲乙龜策傳曰擇日齊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鹽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

古人四占

大祝八命占人八頌皆兆也兆有體有色有墨有坼兆象曰體兆氣曰色兆廣曰墨兆數曰坼占人之四占卽洪範之卜五宋世家載古文尚書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是爲卜五孔安國今文尚書濟作霽涕作驛霧作蒙齊詩魯道有蕩齊子豈弟今疋釋言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皆曰闓明發行鄭箋亦曰豈弟猶發夕也又引古文尚書以弟爲圛而訓圛爲明蓋本今疋而爲之說孔穎達誤以鄭注尚書爲古文且云古文尚書無以弟爲圛之字是不考宋世家故爾古文假借悌一作涕索隱偶忘鄭箋專據



孔傳乃云驛者駱驛連續涕者涕泣相連令人嗢噱而孔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圛頁達以今文校之定爲圛然則孔安國尚書乃今文非古文也康成之說非徒本今疋又見相如封禪書其書曰闓昧昭晰之世昆蟲闓懌闓懌猶愷悌愷悌猶開明蟄蟲以發出爲曉故康成以昆蟲爲明蟲陸佃不知其說乃引說文以駮之誤矣今疋釋詁愷懌樂也言開發則樂服虔曰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此其義也龜兆有明有昧蓋闓闓昭明之占坼動乎四體見乎墨色八命曰象乃占人之體卜五曰克乃八命之征八命曰摎乃卜五之濟古濟齊同釋天云濟謂之齊郎載馳傳曰濟

止也病寒雨止其理本通占人占之曰眡吉凶一說圉雲也逸書曰圉圉升雲半有半無雨雲霧皆兆之氣象也說文圉讀若驛故遂誤爲驛得其聲失其義矣發動爲明故圉兼明義即古悌字則悌有圉聲故愷悌通爲圉懌可補說文之闕班固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信矣今安國尚書往往與遷書所載不同學者疑焉鄭注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蒙曰剋蓋今文也蒙與霧古音同或讀爲蒙故一作蒙余疋親象猶與霧也天氣下地不應曰雾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故曰親象雾蒙音義同釋文霧音亡弄反故一讀爲蒙余疋疏引洪範曰雾鄭注云雾聲近蒙釋文雾或作霧音亡公反侯二反是霧有蒙二音故今文尚書一作蒙一作蒙



## 筮人九筮

筮人九筮一曰筮更更者造事之端其象爲蠱更者行事之權其象爲巽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揜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太元所謂庚斷甲者呂此更之言庚也甲爲始庚爲續先甲後甲者開其始先庚後庚者續其終此筮更之義歟二曰筮咸咸感也蓋嫁娶之占咸男下女漸女待男則吉姤柔遇剛則凶蒙九二納婦泰六五歸妹屯六二女貞而常小畜上九婦貞而厲蒙三見金夫睽四遇元夫豐初遇配主畜三夫不正漸三婦不育恒五婦吉夫凶家人女正男正皆同氣相感而吉凶生焉咸之義也歸妹互象坎離坎月離日陰陽之義配日月故其卦爲嫁娶之吉占是爲筮咸三曰筮式式之言法也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天地順於陰陽古者占卜皆用式太史抱天將注云抱式呂處吉凶此占用式也宋蔡典宗爲鄧州參軍彭城顏敬呂式卜曰亥年當作公此卜用式也筮亦如之是爲筮式四曰筮目目之言數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相薄而戰乎乾此合之之數天一地二水甲火乙天三地四木丙金丁天五地六土戊水己天七地八火庚木辛天九地十金壬土癸此分之之數一分一合體立用行二篇之策大衍之數皆出於此是爲筮目五曰筮易運徵布度其氣轉易則天而行與時消息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孔子曰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父母福德爲寶爻子孫同氣爲尊爻兄弟水配金位爲福德木入金鄉居寶貝土臨內象

爲父母火來四上嫌相敵金入金鄉木漸微六親九族五星四氣福德刑殺王相休廢君子吉小人否是爲筮易六曰筮比比輔也下順從也一陽居尊羣陰從之其卦辭曰原筮元永貞無咎故卜有原兆筮有原筮謀之鬼又謀之人故卜筮皆以比名先王巡守必先卜征卜必兼筮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焉改卜則亦改筮是爲筮比七曰筮祠隨王享西山升王享岐山豫王薦上帝觀有盥賓因有赤紱鼎有雉膏坎有尊簋皆祠也漢有立廟晉二受福損初祀事益二用享萃二用禴震主匕鬯巽用史巫既濟殺牛不如禴祭渙之言薄也春秋曰祠祠



者詞也品物少文詞多也是爲筮祠八曰筮參參猶三也三代異法三法並筮法立一人故筮有三人筮則參而占則旅也無中曰兩有中曰參兩則爭參則和故三占從二是爲筮參九曰筮環環之言還也蓋筮征人之歸期詩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此筮環之辭霍光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陵亦偕坐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言可還歸漢此環之義也一說環者八卦歸魂也更爲變環爲遁乾變於巽還於離坤變於震還於坎故九筮曰更始曰環終古文讀字庚從貝爲鹿

## 占夢六夢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康成謂天地之會者建厭所處之日辰今入會其遺象也賈公彥謂陽建左還陰建右還陰建謂之厭厭在辰前一次假令陽建寅辰在亥陰建辰前一次在戌然則建者斗建也建有陰陽者天文訓所謂北斗之辰有雌雄者是也雄左行雌右行始建於子月從一辰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五月斗建午日在未厭日前一次故合於午十一月斗建子日在丑厭日前一次故合於子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數從甲子始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子母相求凡八合康



成所謂八會其遺象者卽此合於歲前則死凶合於歲後則無殃堪輿大會八小會亦八越絕書曰太歲八會壬子數九此大會歟十日爲母十二辰爲子是爲子母相求五月合而一陰伏故謀刑十一月合而一陽萌故謀德陽爲德陰爲刑陰陽刑德有七舍七舍者室堂庭門巷衢野冬至陰氣極德在室夏至陽氣極德在野三十日而徙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衢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合德則刑德會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平分故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萬物成此占夢所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歟日則於晝晝動爲陽月與星辰明於夜夜靜

為陰動有為靜有夢夢必有所遇故太元遇之初取象於夢曰幽遇神言不以形遇而以神遇陽神曰魂陰神曰魄故其象見於日月星辰占夢之官以經運之別九十占六夢之吉凶經運者在人為精神心術之運在天為日月星辰之氣也後世失官而其書亡矣其詳未有聞焉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八徵者曰故曰為曰得曰喪曰哀曰樂曰生曰死此八者形所接六候者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形接為事神交為夢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能識感變之所起與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是以占夢者推明十運九



變之術與夫八徵六候之端雖譎怪無窮而其理昭然不惑故其時之民皆得甘寢於太宵之宅而其神不驚舍萌四方獻吉贈惡亦猶方相氏時難歐疫之意云爾吾聞魂夢不勝正行妖祥不勝善政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也左氏之說吾無取焉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伯奇者神名食夢者食於夢猶食於火食於土也蓋古舍萌之禮歐舍萌者糧菜於神贈之在堂送之四方男巫之職也招魂帝告巫陽巫陽對曰掌夢蓋以此夢列子作魂夢魂子曰夜人乃以心腹有不敢盡說文陽東日逆關西日迎兩相遇也相遇而驚謂之逆則[illegible]為逆矣杜子春讀為驚愕之愕釋其義其改其文法

古則書重義非篤也古文假借貢同者通[illegible]愛變論曰晝盛則夢涉大水恐懼發盛則夢大火燔焫陰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取甚飢則夢取云云亦見列子此古夢書之遺周書言太姒得吉夢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葬神然後占之于明堂遂作程寤言文王在程而得吉夢蓋六夢之寤夢也然則堂贈者贈之於明堂歐精誠發於肯綮物所寤而仰思是為寤夢楚辭九章言天不純命有姚震驚離散相失仲春東遷說者謂仲春二月刑德合會嫁娶之時遷徙東行室家離散則在上者失其道也占夢觀天地之會媒氏以仲春合會男女則淮南刑德會門之說信矣孰文志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



德長柳占夢二十卷其占出於天文本於歷象易曰占事知來象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占夢之官曰大人言惟大人可以占之小人妄言嗣福雖言而偶中奚足信哉宋魯曰歲刑德合於乾位汪六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於乾位堪與天老所謂四月癸亥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者也

眠候十通　牌

眠候十通一曰候二曰象三曰鐫四曰鑑五曰間六曰瞽七曰彌八曰欬九曰臨十曰想鄭司農云鐫謂目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然則鐫者鐫也說文玉部瓊璐璐通故鐫或從畜或從嗇長言為复短言為畜形聲皆同鐫省作畜

一日雖有所第一日滿有所出象日旁雲氣揚雄太元所謂紫蜺裔雲朋圍日也雲氣刺日形如鈌環謂之鍔與鐍通讀爲般耨之般般一作鍔亦見說文康成讀爲佩觿之觿失之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背鍔見於天注云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鍔則鍔非瑜也說者以爲內黃外赤謂之鍔雲瑜應氣氣之氣誤矣鍔或作穴音相近也漢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中外有偽背兩耳鍔鍔鍔鍔後魏皇始二年十月壬辰日暈有佩璚璚即偽則佩璚爲鍔信矣康成曰監冠珥也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而對爲珥雜古書曰日冠者如半暈也法當在日上有冠又有兩珥尤吉荆州占曰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大喜然則冠珥爲吉祥兼古月矣隮虹也隮之言齊與日齊升也升氣爲虹虹之言攻其攻也不在日側而當日衝詩曰蝃蝀在東言日在西而見於東崇飲東方之水氣也朝隮於西見於西方日隮日東出而虹西見也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倍偽一作鐍分爲抱珥一名刺日曰偽其象鐍向日曰抱其象監星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填星之變司農謂彌者白虹彌天康成謂貫日也耶顏云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而蘇伯況云天有白虹自子至午擬可半丈長可萬丈正論倚彌倚彌即黎正蒸豐之都也是時蒸豐都黎正正值其都豐當其咎此所謂彌天也然則貫日與彌天異矣犯日者謂之貫竟天者謂之彌永建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日暈兩耳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此所謂貫日也兩說相兼乃備淮南子曰檢格衝杓之氣莫不彌蔽而不能爲害如其說則日暈之彌蓋背字之屬歟司農以闇爲日月食非也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傳曰日月雖非同宿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元帝永初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影正中時有影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靈帝時日出東方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是爲晉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是爲闇易日豐其沛日中見昧此之謂也說者以爲昧者日月之災且云折其右肱无咎言遇此災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後漢用其說逐以水旱日食策罷三公失之矣通俗文曰鈌環曰鐍說文曰旁之氣爲十運其色爲五雲保章觀色祇祓觀氣是爲祓象象之言想也楊賜曰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雜移陰陽爲其變度故十運以祓始以

想務其經十其別九十盛戊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蓋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升降之氣各以類應則祲於是敘其降而告之王救其失安其宅故曰安宅敘降寶典四位一曰定定得安宅定乃靜靜乃正厥惟敬哉敬所以宅天命也成開五示四曰安宅示脅言安宅自妻子始蓋由妻子以及兄弟由兄弟以及家邦云爾康成讀運爲煇淮南子晝隨灰而月運闕高誘讀運爲圍方言曰運爲蹶月運爲逡說文運逡徙也然則運爲行而非氣故運讀爲煇煇讀爲圍煇



一作煒春日青煒夏日赤煒秋日白煒冬日元煒從火韋聲高誘讀爲圍以此蓋自漢始運一作暈呂氏春秋曰日暈讀爲高誘注曰暈讀爲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環營相圍宇故曰暈釋名曰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余正弁曰爲蔽雲注云即暈氣五彩愚謂暉讀爲員音云古員運音同故周官暉作運墨子非命篇運鈞一作員鈞京相璠曰琅琊姑幕南員亭故魯鄆邑鄆公羊作運是古員運音同矣詩曰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是煇讀爲云也或音熏失之春秋說題辭曰雲之言運也含陽而起以精運也煇爲雲氣明煇即雲釋名曰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呂覽圜道篇曰雲氣西行云云然故其文運其音云覽宣訓曰光暉熏寓物釋名讀爲捲見西京賦史記功臣表渾渠鄉名渾作煇漢表亦然莊子雜篇曰不暉於數度暉一作渾薛讀本此春秋魯地下蠻俗名夏暉是暉聲近蠻故釋名讀爲捲

## 太祝六辭二曰命六曰誄

太祝六辭二命與誄誄乃凶禮命兼吉凶春秋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氏云追命桓公褒稱其德然則上錫之曰命下讀之曰誄其誄辭則昭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此追命之文杜氏以爲如今之哀策孔疏謂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即



小史所謂讀誄是也然賜謚讀誄其事相因累其行而爲辭因之以定謚若不賜謚焉用讀誄乎春秋時但有追命之文未聞賜謚之禮蓋諸侯之無王久矣曲禮曰言謚曰類類猶象也言謚于王象聘問之禮一曰請謚必以其實類者類於平生之行言猶告也天子之謚成於天故天子將葬則作謚太師帥瞽而厥諸侯之謚成於天子故諸侯將葬則言謚嗣子遣官而告下不告喪故上不賜謚桓公之錫命也莊公告之可知然既葬而謚已成然後王追錫命非禮也薨而不告則失在將葬而追命則失在王交譏之許慎云追錫死者非禮也曰虎通云臨葬而謚之何因

衆會欲顯揚之也何休謂生有善行死加美謚桓行惡復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言天王然春秋生而錫命曰加之服死而錫命不曰子之謚則諸侯之無王久矣太史賜謚曰小喪小史賜謚曰卿大夫之喪則小喪指諸侯可知也一說大夫將葬而請謚諸侯既葬而言謚曲禮類見與言謚皆既葬乃行存日備考魯昭公薨季孫意如欲爲惡謚以示子孫則君之謚其臣定之矣與楚何以異乎說文謚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謚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又誄謚也謚行之迹也謚以誄成故誄訓爲謚則似誄必有謚矣然魯莊公誄縣賁父哀公誄尼父未聞有謚康成謂哀公謚仲尼爲尼父蓋以字爲謚賁父尼父皆是也春秋有命而無謚或史氏失其傳歟王充曰謚臣子所誄列也蓋起於春秋則太史不賜謚久矣白虎通云諸侯薨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然春秋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三傳皆無賜謚之文穀梁子曰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言事卒於葬故葬乃舉謚亦不言命於天子何休以爲諸侯薨天子謚之又以爲祖祭乃謚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皆疑辭也則天王不賜謚可知矣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無駭者公子展之孫故公命爲展氏請者謚與族而命者惟族而已未聞更賜之謚也蓋其祖既以展爲謚其孫因以展爲族雖賜族不賜謚然一命而三者實兼焉康成之說信矣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子曰孔氏父字謚也康成之說本此范氏因爲之說曰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謚愚聞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諸兄不名先王之臣不名盛德之士不名孔父先君之臣也孔子盛德之士也故皆字之而不名古有字謚蓋以此春秋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二君之母也其尊同其禮同一曰仲稱字一曰成稱謚則又不同何也曰皆謚也仲子以字謚或云以字爲謚字當作氏非也羽父請謚與族易爲而改謚爲氏乎是失請之之義也少牢饋食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大夫或以字爲謚春秋傳展氏是也蔡云公子展以展爲謚在春秋前其孫無駭取以爲族故公命爲展氏檀弓魯哀誄孔丘注云誄其行以爲謚疏云尼則謚也父且字

衍祭 ○衍延通

大祝衍祭男巫望衍康成皆讀衍爲延得之而云聲之誤也似失之延衍羨三字音同古文通漢書西域贊有漫衍之戲即西京賦所謂巨靈贔屭是爲曼延此衍與延通也東京賦乃羨公卿登自東陬注云羨延也謂延之上殿是羨與延通也玉人璧羨注云羨猶延東京賦本此古文假借音同者通何誤之有泰伯皇本祀葬以下閒中羨下外棺也其後遂爲呼延氏其號爲其姓衍亦轉爲延匈奴呼衍王貴

享右祭祀 ○右禱前有通

大祝辨九擇日享右祭祝成謂右爲侑引特牲祝侑主人拜然則右與祐通義與侑同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子曰祐者助也虞翻云大有兌爲口口助稱祐口助者祝之職也禮器周立尸部侑無方所謂詔侑者非口助而何則祐與侑其義同矣古文儀禮侑皆作宥古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旁詔侑人也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箋謂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此祝傳嘏辭故曰綏子孝子又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蓋當綏祭而祝嘏主人之辭則仲翔口助之說信矣尒疋右導也助也亮也介也尚也注云介紹勸尚皆相佑助或訓右爲尊則我未之前聞家語



有坐說苑作右坐則宥與右通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巵侑與宥古今文易天命不祐祐一作佑又作右馬注云天不右行助祐佑皆通繫辭可與祐祀荀本節作佑古祐與侑通益信祭之有侑猶賓之有擯孝經說曰己身擯侑有司敬在北注云古文侑作佑祭統及右獻公注云右助也說文右助也手口相助也徐鍇曰言不足復以手助之仲翔之說本此

## 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古祝由之術

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甸禜禱代受眚烈小祝將事候禳求蓋除疾病女巫歲時祓除禜祭故曰病者疾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粮藉所救鈞也豈非以巫祝能治病歟祝祈禱祥則曰求永貞貞正也巫有大裁則以造巫恒恒常也言正而有常精爽不貳敬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生祈禱則福來邪病則病去故孔子思見有恒者無恒之病巫醫弗爲信矣黃帝問於岐伯曰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內鍼石治外或愈或不何也岐伯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避寒陰居避暑內無谷蓐之累外無伸屈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虛邪賊風入客寒肌膚達五藏骨髓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祝由即祝禱說者以爲南方神失之古聖人傳精神服天氣有疾勿



藥自已亦無待於祝由後世德薄史巫紛若齊景公欲誅祝史者蓋以此岐伯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然則惟修德可以禳之豈祝由之所能已乎管子曰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繁崇是故事神之道惟貞與恒大戴禮曰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以民之德守之以長此之謂也王會篇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注云淮榮二祝之氏世居是官實掌醫藥蓋古之祝由歟史記篇昔者元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元都以十然則神巫亦足以

亡國禍此巫祝之所以利於貞恒也易曰貞疾恒不死後世舍貞恒而別求不死之藥妄矣

九擇吉擇凶擇

九擇五曰吉擇六曰凶擇皆喪拜也喪有吉凶擇亦如之有兩說一小功以下爲吉大功以上爲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吉尚左凶尚右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擇也吉喪敬吉擇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則大功以上皆凶擇矣奔喪禮云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云小功緦麻不稅者雖不服猶免袒則小功以下皆吉擇也一齊衰不杖



以下爲吉杖齊衰以上爲凶其拜也皆稽顙以吉凶分先後吉先拜凶後拜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云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爲賓顙爲己先拜者先賓後己後拜者先己後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順者先拜賓順乎事至者先爾地哀之至禮惟主喪者拜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不主喪故稽顙而不拜示不爲後也言爲後乃主喪耳晉語反之云再拜不稽顙誤矣杖齊衰父在爲母夫爲妻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謂母在爲妻稽顙者他人以物來贈己也輕己哀情而重人贈物可謂禮乎愚謂贈者君之贈也士喪禮公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鬼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此將葬而柩至邦門賵拜之禮如是大主喪喪敬若之賵故雖母在得稽顙舅主姊妹之喪喪無二主則父在賵拜不稽顙矣天子諸侯絕期而后夫人之喪亦曰三年者蓋父在爲母期父必達子之志三年然後娶故杖齊衰之喪亦謂之三年也賵賻唅襚總謂之贈士喪禮既祖還車公賵元纁束馬兩賵有馬贈無馬謂則奠幣於車箱贈則實幣於棺蓋主人皆拜稽顙其禮不同同名爲贈則君贈皆稽顙矣



九擇譜首頓首空首

大祝九擇一曰譜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說文譜與頓皆云下首而不言至地荀子大略篇不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平衡謂頭與腰平下衡謂頭下於腰說文所謂下首則譜首頓首皆頭至手而不至地也稽顙觸地無容然後頭直至地耳公羊傳齊侯唁昭公公再拜顙及致璉於從者公再拜稽首何休曰顙者猶今叩頭矣齊桓使使者式璧而聘稱貨之家皆齊首而稽顙蓋叩頭也則稽首非叩頭明矣凡拜皆以手爲容也頁部容經曰跪以微諸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拜以

搢笏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遠背項之狀如屋之霤所謂項衡以下者蓋稽首也商書拜首稽首孔傳云拜手首至手然則手先據地首乃至手是手與首俱至地其實手在地首在手故拜首與稽首連言是一事非兩事孔傳合爲一得之矣孔疏分爲兩云初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地至手爲拜手至地爲稽首豈其然乎康成謂空首者頭至手是爲拜手孔賈疏皆謂臣於君則稽首乎敵則頓首君於臣則空首膳說也穆天子傳天子賜七萃之士高弁戎佩玉一隻弁戎再拜稽首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然則空首猶稽首降



拜謂之空未升成拜也豈君於臣之禮哉左傳秦哀公賦無衣申包胥九頓首而坐則頓首亦非獨行之乎敵也三者將毋同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請地此言稽首之禮甚明據掌謂兩手據地非拜首而何故拜手與稽首連言者以此注云據掌以左手襲接右手確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於其上此何禮也愚所未達

九擇振動

通禮義纂曰自後魏以來臣受君恩皆手舞足蹈以鳴喜歡蓋本古者拜首稽首之禮愚謂拜有容雖凶拜無容振動者舞蹈之容也振動或作振董鄭大夫謂振董者兩手相擊兩手相擊曰拊以春秋曰古者帝嚳乃令人拊或鼓鼗擊鐘吹虎展管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是爲拊舞後世舞蹈實出於此今倭人拜猶然古之禮也

九擇肅擇褒擇

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釋文云揖即今之擇容經曰端服整足曰經立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平衡曰經坐微俯曰共坐俯首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禮瑞立肅坐則肅拜可知肅者磬折之象下於共上於卑但俯首不廢首左傳曰敢肅使者公羊傳曰拊師而行拊猶肅也何休曰拊於師中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曲禮爲其拜而失古杜預曰肅手至地誤矣士昏禮婦而如迎賓猶蹲也



拜扱地扱地者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禮之重者尊常肅拜爲得手至地乎鄉飲酒賓厭介介厭衆賓注云揖手曰揖別手曰厭今文皆作揖蓋舉手向外爲揖引手向身爲厭古之揖也則肅不至地蓋明少儀婦人有肅拜手拜注云肅拜低頭手拜手至地疏云手拜之法手先至地頭來至手猶男子之稽首矣然則扱地者古之手拜也褒讀爲報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振讀爲褒褒拜者答拜也天子賜諸侯衣曰褒衣天子答諸侯拜曰褒拜

禮說卷八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 春官四

### 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

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杜子春曰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賈公彥云禮道中無祭法非也荀子曰郊止乎天子祖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行神士大夫亦得祭焉說文道上祭謂之禜一曰道神禜或作塲國語壇塲之所孔注云塲祭道神是古道中有祭矣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師古曰非也祓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愚謂小祝有道齋之奠則其禮非起於漢也喪事甸師代王受眚災小祝設奠大祝讀禱笠非排禍於人移過於下乎乃知古者相沿之禮俗雖先王亦不能盡除文帝除之武帝禁之其識卓矣康成以道祭爲遣奠豈其然乎哀帝時董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然則武帝雖禁之而其後仍不絕也一說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禮有出祖天子之出也亦如之其葬也亦如之喪禮蹤行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行者七祀之一祭行兼及雷門戶竈故曰分禱五祀王七祀而五者康



成謂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說者云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設之於階庭見後魏志

### 甸祝禂牲禂馬

甸祝禂牲禂馬爲牲祭求克爲馬祭求健康成讀禂爲侏音朱大也莫知其說賈公彥謂俗讀則然而漢時人傍侏爲侏大義取肥意學者惑焉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爰寇侏張侏張猶張大也爲王莽爲張楚張禂大之故曰侏張文選李善注云侏張即輈張輈與侏古字通得之而已侏張爲驚懼之貌失之周書諱張爲幻猶詩所謂哆侈成



其哆大貌侈者因物而益大之名禮有侈袂半而益一侏者侈也故訓爲大侏諱輈皆通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謂之諱張諱張者其情難知故爲幻哆侈者其形不測故成其情其形皆張而大之之義初無有驚懼之說在其間也則又何說而訓爲驚懼哉晉書符堅載慕容垂曰侏張幽顯命毒存亡宋書蓋吳表曰微狐侏張侵暴中國魏書趙修傳曰擅威弄勢侏張不已烏丸尊曰頓元侏張則侏張非驚懼也太元曰修侏侏比于朱儒侏侏長大貌言雖長大與朱儒等又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成倜倜與侏同從周從朱等音倜倜周與朱古音同倜倜言大而盛也則侏訓爲大明

矣

司巫共匰主

司巫共匰主說文匚府良切受物之器從匚單聲宗廟以盛主廣雅匠匰筥也蓋廟有石室室中有祏有匰祏爲石函則匰爲木筥矣春秋僖十四年傳典司宗祏昭十八年傳徙祏於周廟哀十六年傳反祏於武車曰徙曰反可舉而移則祏非石室也蓋祏謂之函以其函主故亦謂之主孔疏有兩說以爲石室者慮有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之以藏主有事出之既祭納焉而又以石室不可舉而移也故變文爲石函蓋依杜注而曲爲之說則所謂北壁內者其



說不攻而自破矣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案郊宗石室周禮無文後魏清河王懌議云饋食設主者于遂禮唐人正義據一家之說不旁及異聞康成見少牢饋食不言主遂謂大夫不禘祫故無主孔悝反祏者孔氏所出公之主耳孔穎達謂孔氏姞姓惟南蕪孔悝仕衛已久未詳其所出蓋僭爲之各以異說如此何休注公羊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益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案士虞記亦無桑主吉主之文皆出於逸禮宋元豐三年秘閣校禮何洵直言虞禮桑主不文請罷題虞主太常言嘉祐治平虞主亦不題焚書之後學者不見全經先儒人人異說又如此坊

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大夫士皆有廟特牲少牢皆有尸有廟有尸而獨無主愚所未達戶竈門行祭皆有主出祖釋較猶以苦芻棘柏爲神主焉而士大夫之廟反無主束帛依神結茅爲蕝是何禮也宋元豐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其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正廟之主各藏四壁還衆之主藏於太祖廟之北壁其增去地六尺一寸案漢儀皇后配食於左坐應劭曰坐於左而並食者若禮以其妃配右父左母內主西壁蔡信注穀梁亦云然衞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



祭則立主於坎下然則主函漢以木不以石也唐諸臣廟室各爲石室一於西墉距地四尺容二主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愚謂盛主之函與藏主之坎同名爲祏本於孔疏無主之廟祔以几筵依鄭說耳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筥以盛主蓋坎中有祏祏中有匰祏石而匰木其說得之矣公羊曰虞主用桑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下銳上中穿而加金

道布

祭祀則司巫共匰主及道布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或

曰布者以爲席康成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案封禪書有諸布索隱引尒正祭星曰布非也大祝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布者鬼號也秦漢之布即周官之酺淮南子曰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立者爲之立號或立爲社或立爲稷或立爲布布猶酺也步也族師祭酺校人祭步所謂布也巫掌其禮（酺步布音相近而通）然則道布即宗布歟祭必有主故因匰主而連及之蜂螟之酺人鬼之步皆除天下之害者也蓋起於周而秦漢因焉幂人布巾疏畫皆黼莊子所謂盛以篋衍巾以文繡篋衍笥也即盛主之匰覆之以巾亦曰道布幂人其之非司巫之職也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云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拂仿者去凶邪之氣說林訓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爲曹俗祭司命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風俗通云俗取新斷織夏至以繫戶亦此類蓋布者鬼號故或執之以接神或繫之以迎神功布道布宗布曹布名異而實同也

## 藉館

祭祀藉館司巫共之康成引士虞禮宜濕于篚刑之而饌於坫上沈之而設於几東說者以爲籍祭之物而祭之用



藉非徒籍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藏即肆師之表齍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即左傳之萃屏攝也皆以藉爲之一共之鄉師一共之甸師而師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薄而其用也重矣春秋楚子入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皆宗廟之器蓋以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感動仁人孝子之心也何休曰茅旌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籍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於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其說近是鄭衆亦云屏攝束茅以爲屏蔽獨韋昭以屏爲屏風攝爲要扇說本康成翣以木衣布其



形如翣漢之扇也葬則置於牆遂謂宗廟亦然或未聞于古一說藉館蓋精籍也精與藉同籍之以館是爲藉館淮南子曰巫用精籍中山經曰精用五種之精離騷注精精米是也云以享神似非古者卜或用茅或用精故靈氣占以茅巫咸要以精詩曰握粟出卜管子曰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然則精米古用以卜矣莊子所謂鼓筴播精也（播精一作播播音所見文選注）鼓筴揲蓍播精卜卦鼓之播之皆卜之之法其法用六六觚爲一握故曰握粟日者列傳云卜有不審不見奪精此卜以精之明文合觀衆說非徒享神也祭祀必卜故巫共之算經曰粟從六甲出故六粟爲一圭

以用之者以此楚辭啟筮探筴注云發匣引籌介之匣古之篋也說文齋財上問爲貶古以米爲財或從貝或從米貨以足得聲讀若所握粟財也

祭祀守瘞

凡祭祀司巫守瘞注謂祭地祇埋牲玉守之者祭未畢畢則去之鄭志張逸問五嶽血祭山川埋沉不審五嶽當埋否荅曰五嶽始於血何嫌不埋則血祭皆埋矣尒疋祭山曰瘞縣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荅曰尒疋之文雜不可據以難周官也校人王人注皆云祈沉以馬孔穎達引之作庋沈釋文亦讀祈爲庋九委反崇韻作枝云祭山名蓋祈誤爲枝耳邢昺云庋謂埋藏卽大宗伯貍沈之禮孔穎達謂庋非埋郭景純亦云或庋或縣迄無定論康成所謂雜者以此詩皇駁篆云漾水外之高有瘞埋之象疏因謂祭川既沈而復埋之誤矣昭公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之河上沉而自出言神不歆其祭也安得有沉而復埋之說乎瘞者禮云瘞繒李巡謂埋玉則玉帛及牲皆瘞可知孫炎曰既祭埋之康成謂守瘞者祭未畢故孔賈皆謂瘞在祭初不在祭末也南山經瘞用一璧西山經瘞用百瑜北山經瘞用一珪東山經瘞用一璧則瘞卽庋矣中山經曰縣以吉玉又曰嬰



以吉玉則嬰縣皆祭名祭曰縣埋曰庋庋與瘞古文通說文有瘞無庋徐鉉增之贅矣古有瘞玉有祭玉祭玉三璋天子巡守宗祀執以先焉既祭藏之不埋廣韻庋又作庪皮集韻通作祈

巫降之禮

凡喪事司巫掌巫降之禮康成謂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禳其遺禮蓋人無賢愚皆有魂魄魂魄分去則病盡去則死故分去則術家有錄人之法盡去則與禮有招魂之義元命苞曰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故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魂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位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此之謂禳禳之言攘也攘死能爲神也司巫與神通故掌下神之禮楚人名巫爲靈子言靈降其身也離騷九歌皆歌其事九歌湘君云隱思君兮陫側陫側者哀太息貌陫與悱同謂西北隅屏蔽之處故曰陫側不知神之所在故設於此而歲歲祭焉所謂隱思君兮陫側也西北隅謂之笮笮者側也說者以謂爲不安失之甚矣禳讀爲傷傷假其訓曰傷死者其鬼嬈音遶注云善行病祟人楚語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注云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使殤猶下殤所謂巫降之禮蓋如此或曰巫降者巫咸國在女丈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

蛇在巷。葉山輩巫所從上下也。其說詭。矣漢河正師。所藏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則知當時禮俗皆然。而杜業以爲背經術。戢左道。蓋借此以毀師丹。非公論也。

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

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古者禳皆用茅也。齊景公爲路寢之臺。而鵲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踊上也。登也。齊人語。公羊。踊於梧而鵲客。柏常騫齊之巫也。請禳而去之。且曰築新室。置白茅。公如其說。築室置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使人視之。鵲當陛布翌。伏地而死矣。郝氏掌覆天烏之巢。以方書歲月日辰及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未聞築室置茅



且去之而已。亦未聞殺之也。古有巫豎。豎屬天官。以治疾病。巫屬春官。以事鬼神。後世豎存而巫廢。其術猶傳於人間。方士竊之。以役使百鬼。柏常騫蓋得其術者也。既禳鵲而殺之。遂欺景公云能益壽。而又恐其無效也。是時鈎星在四心之間。地當動。柏常騫占而知之。遂以得壽地且動爲徵。苟非晏子知其術洞其情。以折之。則必爲漢之文成五利矣。古巫知天道。故曰史巫。亦曰神士。觀天文而知地動。得其術者。惟東漢張衡。其術不傳。而遂絕。後之方士學不如張平子。術不及柏常騫。敢爲大言以欺人主。皆庸愚誕妄之尤者歟。漢志雜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極後有四星。日句星。十杓後有三星。曰雜星。散者不相

逆。[illegible]酉。[illegible]如鈎。狀。曰鈎星。直則地動。[illegible]曰句星。[illegible]星也。[illegible]年房。[illegible]則地動。天官書。[illegible]星。[illegible]然。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夏小正五月。蓄蘭爲沐浴也。康成謂三月上巳如水上。賈疏謂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曾點暮春浴沂。以此。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除災。韓詩。蓋與消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月令季春始乘舟。蔡邕章句。謂陽氣和暖。祓於名川也。漢書八月祓灞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三七。八胥祓除。又以七月十四日矣。九歌。禮魂。會鼓傳芭。春蘭秋菊。婦女容與。者即女巫祓除之禮。不獨春三月也。索問



謂蘭除陳氣。菊亦宜然。蓋除舊迎新。祓除疾疢云爾。所以必之水上者。去宿垢灰爲大絜。古者顧頊浴沈淵。舜浴從淵。澡身而已。燕人或易浴以蘭湯。浴之陋也。北朝賓秦母娠及期而不產。巫曰。渡河瀕祝。產子必易。如其言果生秦。此古女巫之術歟。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康成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朔。謂合朔中。謂中氣。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內經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五運相蒞。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所謂中數曰歲也。又曰。應天之氣。動

而不悉故五歲而有遷應地之氣神而示位故六期而會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氣盈爲太過朔虛爲不及天行六氣地播五行以作民事以厚民生事由之序功由之成此太史之職也朔數日年者或曰四時具爲年或曰五穀熟爲年春秋編年五穀大熟則書大有年而四時或不具蓋闕文歟白虎通曰三年一閏五年再閏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二帝曰載三王曰年三載過密謂二帝也諒陰三年謂三



王也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太元曰歲寧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滿爲寧虛爲恙置閏以償焉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公羊子曰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子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月積分而成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左氏獨以爲非禮且云不告閏朔弃時政也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謂頒十二朔之政於諸侯閏月謂之後月附於前月則後月奉前月之政而行之故閏月之政天子不頒諸侯不告如左氏說則似別有閏月之政天子頒之諸侯不告而後可謂之棄時政也明堂月令以爲止有十一月而無閏月乎正十二月王居堂閏月獨居門非常月也故居門門非堂則閏非正餘非閏位獨紫色絕聲則謂天無是月也其誰曰不可喪不數閏千古遵行閏不告月諸儒與議愚竊惑焉劉歆以爲文公元年閏當在十一月後則六年無閏無閏而置閏故曰天無是月左傳元年閏三月故六年有閏失於前遂誤於後是附會左氏而曲爲之說也然則春秋何以書曰爲朝廟書正月謂之朝正餘月謂之朝廟周語謂之月祀周官謂之朝享是禮也告朔乃行何休曰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以譏之不言朔



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子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或曰祖廟春秋兩書閏月一爲朝廟書一爲葬齊景公書魯閏朝廟猶可也齊喪數閏喪禮亡矣故穀梁子曰不正其閏也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食在晦故不言朔則已已齊侯元卒閏月自明故不書閏此說非是凡日食必在朔不書朔者皆官失之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書閏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東晉寧康二年博士謝攸孔粲等議以爲乙未閏月之日不書閏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杜預獨謂乙未日誤者以爲前年十

甲乙丙朔辰在申再失閏頓置閏置閏置補之前年有兩閏則後年不應復閏故云日誤蓋預之妄如此一年兩閏可乎張齊賢謂閏月不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康成亦謂閏月聽朔於明堂門還居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非也居門不視朔告帝不於門

一說天子親朝諸侯告朔告朔諸侯之禮也穀梁子曰天子朝日諸侯朝朔玉藻亦云朝日於東聽朔於南此天子每月視朔必先朝日后之禮也後世朝日以春分而視朔之禮廢矣時則訓孟春朝於青陽左个仲春朝於青陽太廟季春朝於青陽右个十二月皆然各就其時之堂而朝



日焉蓋先朝日後朝廟也五經異義曰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有司告曰今月當行某正至閏月藁殘餘分之月故不朝經書猶朝是也

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注太史主抱式

王大出師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謂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式即拭也漢書天文郎校式抱猶按也顏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天文即今之用拭者也龜策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徐廣曰式音栻太元曰戴神墨展靈式小司馬云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神運天綱加地之辰故曰旋拭猶運式也藝文志有蓍門式法三十卷其法出於律歷之數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焉劉勰曰星筮龜卜式占者



晛地星辰飛伏何候乃見故曰吉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稽之有則故曰式筮人九筮三曰筮式筮亦用之不獨占天文也星用占筮用式故曰星筮有占式

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十有二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康成以為歲者太歲也案太歲有兩說一曰咸池一曰歲陰斗杓為小歲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大歲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大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亦如之東南則生西北則



殺大時者咸池小時者月建天元建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歲星為陽右行大歲為陰左行歲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前三後五歲陰百事可舉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為戶歲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歲陰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四仲謂卯酉子午四面之中四鈞謂丑鈞辰申鈞巳寅鈞亥未鈞戌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徧於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小周天咸池主五穀平秩西成故曰大歲或云咸池即陰陽家所推以忌乘航者誤矣咸池日也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日右斗左揚子太元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日紀歲百穀時雍是為大歲天道十二歲而一終右行四仲者是與歲

和氣率四仲各就時故曰大時仲貢爲中書傳曰春取昏中種穀夏火昏中種黍秋虛昏中種麥冬昴昏中收斂天子面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以授民時則歲功成矣天神之貴者莫如龍其雌雄地太元曰倉靈之雌不同宿而失離則歲之功乖此之謂也大歲或言日或言星日爲大歲星爲大陰一左一右一陰一陽右與左應陰爲陽妃合成歲功故曰一有二歲之相相之爲言合也合至和也蟄蟲鵲巢皆嬀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經之以星辰要之以大歲六歲一稔六歲三康十二歲以爲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可以觀天下之妖祥矣曰星同宿謂之合辰歲超一次龍度天門四仲四鉤皆天門也說者謂天門在戌豈其然乎五運行大論曰奎壁角軫天地之門戶也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其說本於此郭顯亦云涉歷天門災成戊已注云戊亥之間爲天門也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爲乾方而卯爲春門酉爲秋門歲星超辰不獨在戌也保章氏觀十有二歲之相察十有二風之鄉康成謂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其道亡矣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然則天有十二節之氣故生十二辰之風其理本諸身建諸天地而不悖考出處先王定爲十二律以應十二風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後世信律者不知風焉知律哉天地之和者中子所謂太平祥風也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此之謂景風亦曰永風反是爲乖別管子曰東方曰星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發出節時柔風乃至百姓壽百蟲蓄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發爲風保章氏掌天星故兼風星主土在地爲土在天爲星星好雨在地爲雨在天爲雲分九州之封域辨五雲之殷象其職皆在保章氏育隧出鉤風中谷出條風東方曰折來風曰俊北方曰



巍來風曰狹西北方曰石夷來風曰韋正月有俊風俊者舜也舜風者南風舜作五弦之琴以歌之故曰俊風惟號之山其風若劾惟一作爲劾一作飈三力爲同先耕五日瞽奏協風劾猶協也天地之和於是乎協保章氏之所察也或讀劾爲灰灰者乖別是爲韋風灰相韋背保章氏之所命也非劾之謂失其義矣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以候十二月之氣氣至則風動風動則吹灰古之制管以候氣者所以候風也然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就者謂吹灰不出爲衰全出爲猛半出爲和豈其然風出乎土故候風必於古有候風地動儀蓋保章之術也虞舜能聽協風以成樂

物生非所謂察天地之和者乎[illegible]風雨[illegible]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貌言視聽[illegible]心爲主金木水火以土爲中雨暘燠寒以風爲本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故其罰常風候風而知地動者亦以此漢官靈臺待詔有候風十二人又星官有風隅占四隅之風四隅者四鈎并四中爲十二風隅角也故一名風角六氣之位土位之下風氣承之故風勝則地動陰陽大論言之詳矣知其說者豈獨張平子乎賈逵服虔皆謂風屬東方說本管子康成據五行傳風爲木氣土乃木妃故箕好風東方之木合於中央之土大壽之爲陰陽小壽之爲夫婦兩說未嘗相背也孔穎達駁之謂未且內經亦以風屬東方也陰陽大論又云風承土運豈相背乎與爲風爲木管子之說本乎易也

內史掌八枋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掌八枋之灋以詔王治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殺是爲內史所掌之八柄而大宰詔王之馭羣臣也則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行生以馭其福奪以馭其貧廢以馭其辜誅以馭其過不曰殺而曰誅誅猶讓也謂有過則譴責之不言殺者馭之有道焉川殺哉其曰馭何也若朽索之馭六馬也危之也張衡曰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蓋言不制之臣比周相進與君爲隣貪求之德至若金[illegible]虎[illegible]之[illegible]上九一陽統四陰四陰並進故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有宮隣金虎之戒焉而其占无咎者蓋上九有自養之又有以馭之其下雖眈眈逐逐而仍无咎也故上九爻辭曰由頤厲吉厲者危之也言危則吉否則凶小宰官六敘正羣吏曰以敘制其食眈眈逐逐得其敘矣上九有以制其食馭其幸是以上施光大有慶[illegible]下皆順以從上焉不然逐逐變爲宮隣眈眈成爲金虎衰周之象也何慶之有或曰聖人養賢未聞馭賢馭羣臣豈養賢之謂哉人不皆賢有直有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錯之言置也所謂置以馭其行也言舉一直而置之羣枉之上則羣枉皆直蓋由上制而馭之得其宜故在位之臣莫不興行而所養皆得其人也不明周禮焉知周易王弼謂頤爻之貴大四爲盛非也陰賤陽貴而頤之爻義靜吉動凶故曰頤征凶居貞吉初九震龜貴也動而來頤亦不足貴矣六四陰爻何足貴乎頤爻之貴上九爲盛矣六三處震之極故曰道大悖上九居艮之終故曰大有慶也正古音匡與頤協六二顛頤拂經于正輒以從貴謂上非謂初四陰爲類二最在下越而從貴故象曰失類廣雅類末也本在初末在上說者以顛爲初失之甚矣　管子六秉有殺生貴賤貧富而無予置非也予謂賜予置謂錯置予失其道如漏卮無當雖江河不能滿也置失其方如曲木無繩非斧斤所能直也六秉雖存又何以馭羣臣

命諸侯公卿大夫卿[illegible]

出之

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是命爵以策出祿以方策曰簡方曰版案聘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古之名今之冊鄭注尚書云一簡之文三十字似不盡然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則一簡不滿三十字矣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簡有長短故字有多少歟鄭序論語則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



經半之論語八寸是策有長短也竹牒曰簡編之曰策不編曰方齊桓定令削方墨筆薦之於廟而云不及百名則一方不止三十字矣漢制度策長二尺短者半之以命諸侯王即周內史命諸侯之策也三公以舉免亦賜策而用尺一木兩行選舉亦如之皆版長尺一而手書賜方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則似百名以上矣士喪禮書賵於方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其數奇未聞其義也古之方猶漢之牘牘者吏所持亦曰簿魏晉謂之手版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則與策同似非手持之版槧版長三尺笏二尺六寸牘形如笏然笏有正方圓殺貴賤等差而牘無等差不殺其角可執可書則一也周勃下廷尉恐不知世所以方書牘背示之昌邑王賀廢居故宮宜帝使山陽太守張敞察其狀賀簪筆持牘趨謁是牘可書兼可執矣漢稱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臨敞論則云二尺四寸之律後漢曹褒制禮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亦云編二尺四寸簡寫乘典一篇則是漢時竹簡皆長二尺四寸言三尺者舉成數也內史讀四方之事書注云若今尚書入省事疏云漢法奏事讀之案張蒼為柰御史主柱下方書蓋柱下有藏書之室御史居其下主四方文書故張儀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敢獻書於大王御史然則四方之事書御



史贊焉內史讀焉或曰事書即書名書以象事故曰事書古書必同文故外史達之瞽史諭之內史讀之達者同其文諭者會其意讀者正其音保氏教國子者亦以此流傳既久人用其私莫能辨正古今異文是非異意南北異音由是六書亂小學亡而俗師失其讀矣班斿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內史讀書亦如之蓋古之讀書有師承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有師承其書雖存焉能讀乎孔穎達曰鄭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漢之所用策書與六經異也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

王之喪車五乘。曰木車。漢儀謂之[illegible]。[illegible]始遭喪所乘。曰素車。卒哭所乘。曰漆車。作轅車。[illegible]即漆。蒼色。既練所乘。曰駹車。髹漆色。大祥所乘。曰漆車。雀頭色。[illegible]所乘。而不車有蓑。有服蓑。弢戈。弢。服。火刀。劍。素車。有服無蓑。餘皆無服。康成謂始遭喪君道尚微。備姦臣也。卒哭則君道益著。在車可去戈戟。如其說。則既練。君後君道乃全。并去短兵矣。而士喪乘堊車。曷為亦有大服建之答問。曰兵器自衛乎。且有貳車。攝服。又何所備。而防衛之謹嚴若是也。蓋兵者不祥之器。古之用兵。曰喪禮處之喪車。設兵非備不虞。持險奉凶。曰表哀戚。貴賤無等。上下皆同。及其葬也。乘車



載干笮。設依撻。猴矢志矢。皆具焉。亦豈有所備而然歟。王之出入。虎賁旅賁執戈盾夾車。先後而趨。凡祭祀會同。亦如之。不獨遭喪為然矣。書所謂。曰虎賁百人逆子。釗者。蓋曰天子之禮。迎人翼室。居憂而為天下宗主。故曰一有元良。萬國。曰貞。推心置腹。光武中興。乃云。恐有姦臣。設兵。曰備。何示天下。曰不廣也。且為君之道。自世子時而已著矣。既登大寶。猶謂君道尚微。不亦悖乎。士之喪車。亦有五乘。斬衰。堊車。與王始喪同。齊衰。素車。與王卒哭同。大功。藻車。與王既練同。小功。駹車。與王大祥同。緦麻。漆車。與王既禫同。士乘棧車。其制如漆車。[illegible]

喪無服。欲去之。[illegible]周禮。[illegible]曰。[illegible]王。[illegible]有喪。故則喪葬戈。[illegible]門。葬則從車。[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干戈。內外。[illegible]說。明喪。[illegible]之際。[illegible]宿。[illegible]不因喪而。[illegible]而趨。或介而趨。[illegible]則喪。[illegible]介也。則戈。[illegible]因喪而設。

駹車然。[illegible]髹飾。

駹車然。[illegible]髹飾。說文云。[illegible]布也。駹車大。[illegible]即[illegible]覆軾曰[illegible]。一作[illegible]。髹即髹木汁。可[illegible]物。然。誤為大。磨滅之。餘

孤乘夏篆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孤乘夏篆。故書篆作緣。緣讀為彖。古緣彖同音。夏小正。元校者。黑若緣色。則緣色黑也。故鄭司農曰。夏赤色。緣緣色。謂。曰赤黑色。飾轂。蓋雀頭色。歟。或曰。夏篆。篆謂轂約。說文



作。夏輒。謂車約輒也。一曰下棺車曰輒。輒讀為輔。則篆緣輒。輔音義同矣。詩曰。約軝錯衡。毛詩云。軝長轂之軝。朱而約之。故司農。曰夏為赤色。孔疏云。曰皮纏轂上。加朱漆。考工記所謂陳篆也。康成謂。曰五采畫轂約者。夏染五色。故云然。及箋詩而不破毛傳。義得兩通。棧車一曰臥車。棧與輾通。左傳。逢丑父寢於輾中。是也。一曰役車。詩曰。有棧之車。毛傳。曰棧為役車。鄭箋亦云。役車輦者。曰載任器。謂之輜車。故曰輜輦。而臥車亦名輜。輜。蓋衣車也。前後有蔽。以貨載。蔽。即此中立二木。兩傍間。蔽內容人。臥亦可載物。則棧與役二車。形制略同矣。而士乘之。為棧車。庶人乘之

為役車則又何以別士庶也何言大[illegible]車者[illegible]得有飛軨不得朱軒注云軒輿也以朱飾之飛軨如全蔥車也然則役車無飛軨不得開蔥矣棧車無軨而有漆飾故其輿飾以朱是為翟飾亦曰朱軒無家亦少非絨朱也庶人木車單馬其輿無飾士庶別者以此其形制如同也蔥靈即窗櫺古今字說文櫺窗也徐幹齊都賦曰窗櫺參差古之臥車取名焉詩曰我任我輦任者任車即牛人職所謂牽徬轅外轅牛以載公任器者也載任器故曰任車甯戚欲干齊桓公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郭門外飯牛車下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詩所云我任者謂此車之名牛車即庶人之役車康成謂負任者高誘云任猶將也皆失之服虔曰車有蓋曰軒然則役車有蓋不以失餘說文云軒曲闌也謂軒車有蓋蔽也

車僕卒車之萃輕車之萃

車僕職萃車之萃輕車之萃杜子春云萃當為軒苍頡篇曰軒車衣車也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同米輪輿不市不蓋苗矛戟楯所謂建之有蔽者為軒無蔽者為輕

司常九旗之物

九旗之物物當作勿作旂謂之旗勿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柝有三游雜帛觚[illegible]所以進民故謂之勿



猶勿勿也說文云多遽皃遽周之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然孤卿不畫大夫士雜帛則許氏皃皃之說抑或非無據也古文物作勿猶技作技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亦然而祭僕職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康成謂都家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孔穎達則云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故魯與鄭皆有周廟襄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之喪臨於周廟昭十八年傳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魯祖文王鄭祖厲王是為所出之王各立廟於其國故謂之周廟呂氏春秋謂魯惠公使宰讙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則似魯有周廟始於惠公惠公者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惠公立四十六年而隱公即位當平王之四十九年似周之郊廟平王命之司馬遷謂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豈其然也夫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故於其家亦立桓公廟然則周廟之設於列國猶公廟之設於私家其為非禮顯然矣孔穎達謂天子之子以

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之祖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則又何說而亦得於采地立祖王之廟哉蓋其禮起於東遷之後濫觴於春秋通行於戰國齊靖郭君封於薛其子孟嘗君代立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薛者齊之都家也薛有齊廟孟嘗君請之猶魯有周廟惠公請之平王命之都家立祖王之廟誰請之而誰命之歟我未之前聞宗人所掌之祭祀曰宗祀非先王之廟也康成謂都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其說近之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民一作氏）皆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



無後周有都宗人家宗人主其祀焉祭法所謂泰厲公厲族厲即此謂之厲者前代有功之人而無主後立祀以報其功且使無歸之鬼不爲厲也管子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五吏者五官之神重食於木犂食於火土該食於金修與熙食於水皆有所食無所食而有功者謂之厲泰厲者有功於天下天子立之公厲者有功於一國諸侯立之族厲者有功於一家大夫立之先王報功之祀典至詳且悉若此俗儒疑焉以爲古無厲祀其不然乎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故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由是鯀無所食而爲厲

晉侯夢黃熊入寢而祀夏郊焉鯀於天下有治水之大功而食泰厲之祀其誰曰非宜也若夫漢祀秦中秦中者秦二世近乎古之泰厲秦祀杜主杜主者周右將軍近乎古之公厲皆無功烈于民而祀典亦及焉失之矣春秋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蠲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所謂宗人者家宗人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禮未聞祀所自出之公則都家安得有祖王之廟乎且宗廟享烝則獻禽尊之也都家祭祀則賜禽卑之也司農謂都家自祭其祖得之齊造祝佗父祭于高唐高唐齊都有齊別廟楚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明武城亦有楚之別



廟也猶漢立廟於郡國吾故曰濫觴於春秋漢制癘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王肅曰厲殃漢之淫祀耳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萬殃學者遂疑祭法之厲起於漢非也西王母居玉山虎齒豹尾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蓋自古有之交帝昭云人皇九人所謂九皇維書云九男相像其身九章或云即九頭紀孔廟碑所謂前聞九頭以叶言教者也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與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漢舊儀曰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皇在漢皆徵則爲非淫祀即祭法之泰厲也鄭司農以爲即小宗伯之四類抑或然乎又舊儀曰臘者報諸鬼神古聖賢有功于民者皆享之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媧姑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日明星食厲者食於厲也故祀享明星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夏官一

大司馬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康成謂眚猶眚瘦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如其說則眚與削何以別乎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肆大眚穀梁子曰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范氏注云災謂皋惡紀治理也有皋當治之然則眚之者治其皋也無虐戮獨不侮鰥寡馮虐犯寡者謂虐而侮之道術篇曰兄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虐兄曰寡兄弟稱弱弟春秋衛侯殺其弟叔武可謂之馮虐犯寡不可謂之賊殺其親賊殺其親者其皋焚易離九四例子爲烹有焚如之象春秋子弒父臣弒君名之不正久矣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賊殺其親者正之正其賊之名也而康成以衛侯殺叔武當之則人君有絕宗之道公子不得戚君衛侯君也叔武臣也君殺其臣名非不正也而其臣無皋天子使其吏治之可矣又焉用正之經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眚之也非正之也眚公羊作省省與眚通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而作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眚之言省也省其土



非削其地也則眚之非削之亦明矣禁內陵外則壇之康成謂壇爲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然則壇之者幽之也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幽謂囚之左傳哀公八年邾子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梅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此古幽之之法蓋置之空墠之地制其出入不得自由亦不離其國內康成以爲出其君出非幽也失之易履九二稱幽人虞翻謂履變訟初爲兌訟二在坎獄故稱幽人周書囚蔡叔于郭鄰幽之也叔卒仍立其子仲於蔡則郭鄰乃空墠之地名明在蔡之境內矣賊殺其親放弒其君一曰正一曰殘互文正之者鳴鐘鼓以聲其皋殘之者或焚或轘春秋邾人戕繒子于繒穀梁子曰戕猶殘也捄殺也注曰捄謂捶打方言謂之揪音虞又關西人呼打爲揪晉魏河內之北謂揪曰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捄殺詮言訓羿死於桃梧注云梧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則似古有是刑而邾人行之故春秋書之曰戕小尒疋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捄殺之謂哉董仲舒劉向以爲戕者支解之謂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轘也弒君者轘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杜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古杜之之法諸侯

不出境大夫不出門管子曰城陽大夫葬寢被絺紘鵝鶩舍餘秋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欲盡忠於國能乎以令召城陽大夫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此古者有辠杜門之法也商鞅相秦大子犯禁以爲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故趙良曰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大夫如是則諸侯可知戰國中由稱王齊閉關不通其使以隘之隘之者猶杜之也春秋宋人遷宿公羊子讀遷爲還（還與環通一曰遷者何不通也以地遷之也何氏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蓋杜之也然則宿孰滅之曰宋滅之假杜之之法行取之之計而掩滅之



之名焉爾楚欲吞宋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晉伐齊欲之亦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畝此楚土宋而晉土齊（古土杜通毛詩伯土祖藻齊詩自杜沮漆公羊土齊杜齊也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土之言杜也即九伐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卒東衛之畝者亦以此魏銅諸侯吉因之問塞慶弔之禮廢王公徒有國土之名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此非古杜之之法歟無辠而杜之因以彫翦本支委權異族其亡也不亦宜乎外內亂烏獸行則滅之滅之者滅其君不滅其國春秋滅國利其土地而已非誅其君也公羊子曰滅者上下同力亡國之善辭滅者善則滅之者之惡益顯矣滅者誅君之辭誅君之子不立更擇其先世子孫賢者立之然則不曰誅而曰滅何也君死曰滅春秋吳收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子鯈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杜預曰國雖存君死曰滅是也公羊謂邾婁之君顏淫九公子于宮中近乎外內亂烏獸行矣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則滅之之事也誅顏之天子死叔術乃致國于顏之子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誅君之子不立信矣鄭語彭姓豕韋則商滅之其後仍爲商伯蓋湯滅豕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左傳襄公四年曰滅斟灌哀公元年又曰殺斟灌王肅云古者滅殺同名然則滅之者殺之而已



##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仲春振旅師帥執提注云提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案髦一作旄集韻云車翣也以禦風塵古有旄車然則提鼓立于車上矣一曰馬髦馬長毛大周正藥曰馬上鼓曰提有木可提執施於朝則登聞鼓敢諫之鼓是也施於府寺曰朝鼓在邸壁曰枹鼓枹一作桴擊鼓物也在邊徼曰警鼓然則達窮之路鼓即後世之登聞亦有木可提持者歟旅帥執鼙司馬法于人之師執鼙鼙或作鞞騎鼓也其形似鞀而庳薄則又以鼙爲馬上鼓矣古無單騎凡軍中之鼓皆曰騎鼓可也周宅鄭鎬近戎人與

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設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此古之警鼓歟

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

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號名者徽幟也縣鄙以名家以號百官以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焉蓋象喪禮之銘旌也其說見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有旗有幟以形名爲旗形名者木爲君旗火爲赤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章旗女子爲裨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翟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烏



旗是爲形名之旗號名之用茇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而辨之者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形名名之故曰號名之用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鼓五舉三幟鼓六舉四幟鼓七舉五幟鼓八舉六幟大司馬中冬大閱三鼓作旗以此吏卒男女皆荷異衣章衣章者小徽幟也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冒中軍置胸前蓋被之以備死事者也大旗署戶邑及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若高子之鼓國子之鼓所以題別衆臣在朝表位在軍象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其用蓋如此故曰人執旌旗以號相命此之謂也後世詭道行軍伏旗鼓謬號令自以爲出入若神然非所謂明白知之之義矣尉繚子曰卒有五章前有五行置章於首次三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自腰至首五色爲章九旗之屬職在司常師之旗書曰某門某子卒之章書曰某甲某士秦刻石之衆其東觀辭曰作立大義昭設備器成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然則章旗所以定職守決嫌疑也徽幟之長短無文孔穎達以士喪禮證之蓋長三尺

帥以門名　鄉以州名



帥以門名註云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舜典曰闢四門鄭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於古也宋有澤門哲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秦有橫門君趙有廣門官春秋戰國皆然遂謂唐虞亦然豈其然乎宋襄戰於泓而門官殲焉門官者軍之帥也宋向戌稱盧門合左師而華氏亦居盧門二族皆卿而爲軍帥謂之門官者以此其後遂爲將軍晉六卿號六將軍古者軍營在門故死事之老孤養以門闕之委積蓋就其地而養之所以

勵士而勸功也鄭晉伐宋司徒皇父帥之彭班爲御以敗狄於長邱皇父之三子死焉宋以門賞彭班使食其征征者門闕之委積彭班食之因謂之彭門死者未見恤而生者獨旌焉豈先王之法乎韓非謂死士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繡則知遺人之職廢於戰國矣

鄉以州名注云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案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似東鄉氏而爲名人衍文晉國高士全縣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賈疏謂甄與爲人皆當時鄉名失之居門者以門氏居鄉者以鄉氏則南鄉東鄉皆氏何疑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左傳孔疏云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司常職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大閱治兵皆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康成謂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避質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引司馬職文明此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也案治兵主載大常巾車職大麾以田大白以即戎先儒以爲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王制疏云旌旗無旒者謂之大麾一名綏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作緌有虞氏之旌旗也巾車注云大麾色黑夏后氏所建殷夏后氏之旂去其旒旐爲有虞氏之緌即巾車之大麾王制三田皆用之合於巾車大麾以田之說不在九旗中惟田抗之以表獲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則舉之下則弊之皆以田言明非田不建大麾也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太常矣及其田也仍建大麾以表獲焉先儒謂春夏用之秋冬則否誤矣司常之屬旌旗之細也名爲徽幟亦謂之章詩曰織文鳥章有九旗又有九章九章著明五



教不亂九旗曰常曰旂曰旜曰物曰旗曰旐曰旞曰旌九章曰日章曰月章合之爲日月之常曰龍章曰虎章即交龍之旂熊虎之旗曰鳥章曰蛇章即鳥隼之旗龜蛇之旐畫行舉日夜行舉月行水舉龍行林舉虎行陵舉鳥行澤舉蛇曰鶉章曰狼章曰鞞章行陸舉鶉行山舉熊載食而駕舉鞞鞞者建皐也虎皮一名皐比武王克紂包干戈以虎皮故曰鞞（案皐鞞古文通康成注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即此章是爲九章九旗之屬也五教曰耳目曰身曰足曰手曰心坐作進退疾徐疏數所以教其身車馳徒走車緊徒趨所以教其足鼓三闋車三發徒三刻所以

教其手臂於陳前旌性以御所以教其心者旌表徽號名秋旗物所以教其耳目司常所謂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者是謂形色之旗也徽幟既然旌旗獨不然乎曰軍吏曰百官所謂官府各象其事曰師都曰州里曰縣鄙曰鄉遂曰郊野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曰孤卿曰大夫士所謂家各象其號曰旟也或曰孤卿或曰師都一物也或曰大夫士或曰鄉遂謂師都之孤卿鄉遂之大夫士一舉其名一舉其號也一旗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一旗也或曰百官或曰州里謂師都之軍吏州里之百官一舉其名一舉其事也一旗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縣鄙在六遂遂人掌邦之野故曰郊野舉其名則知其事與號也分之為事為名為號而合之以形色之同秋冬所以教其耳目者又如此康成謂冬大閱為空秋治兵為實而變易其旌旗旗所以號令也數變易焉五教亂矣又安能一氣專定進無所疑退無所置乎幟象銘旌被之於背是為徽說文謂以絳徽帛著於背春秋傳揚徽者公徒孔穎達謂為公者揚徽猶為劉氏者左袒是也徽一作揮東京賦戊士介而揚揮薛綜云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然則幟垂於肩被於背吳語所謂肥胡吳都賦所謂祀姑韋昭讀為肥胡左思蜀都賦注云幡名虎旗之屬康成謂九旗之屬亦然今城門



侯非所被及亭長者絳衣皆其舊象方言亭父謂之亭公其卒謂之褚父或謂之褚褚當讀為蟾蜍之蟾與徽皆幡名見廣雅所謂亭長絳衣徽之象也郭景純讀為赭言其衣赤義亦通仍讀從幡為允漢時走卒皆赤幘絳褚謂之褚者以此奈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軍交和而合章子乃變其徽章以雜秦軍由是秦兵大敗而淮陰擊趙亦陰選輕騎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以亂其軍或持之或立之或被之或揚之皆則物也廣雅亭父更褚卒也

中冬教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案戰國策韓齊魏共攻燕燕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攻魏雖正以救燕三國之兵皆能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不得還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書以軍騎莽以燭齊師怪之以為楚與燕魏合謀遂引兵去楚師乃還是軍門有東西和也韓非子曰李悝警其兩和曰敵人且至如是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秦襲之幾奪其軍一曰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皆爭上是軍壘有左右和也和者壁壘之名因於其壘立旌門是為左右和之門師克在和故曰和唐體仲冬講武四出為和門建旗為

之如其方色是軍之四面皆有和門矣東京賦敘和樹表注云軍之正門爲和夫之

獻禽以享烝

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而大司馬中夏苗田獻禽以享祊中冬狩田獻禽以享烝康成謂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是祭以仲月非首時也王制天子諸侯田一爲乾豆亦見公羊何休云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鼒中心死疾無潔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不知所謂薦者因田而薦歟抑因祭而田歟孔氏賈氏皆以爲周禮四仲祭者獻禽也然則因田而薦非因祭而田



直曰獻禽可矣又曰享祊享烝何也孟夏祊而中夏又祊孟冬烝而中冬又烝不亦瀆乎南師解曰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天子諸侯祭天及禘祫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而左傳則有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文始殺在仲秋則閉蟄亦當在仲冬矣杜預分爲上下限十月半蟲始蟄爲上限十一月初蟄蟲閉爲下限皆可烝周官祭以四仲蓋在下限是因祭以首時而曲爲之說也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蓋周建子爲春故烝祭在十二月於夏爲孟冬於周爲季冬桓八年經春正月己卯烝於周爲孟春於夏爲仲冬如杜預說在可烝之下限不爲過而書者穀梁以爲烝終傳而春與之志不時也然則不行夏時祠祊嘗烝皆失其正故春秋書而非之周官蒐苗獮狩獨用夏時祭以四仲得其正矣桓四年春正月狩與八年春正月烝皆在仲冬之月合於周官說者以爲春狩與春烝皆非禮故書月莊四年冬狩於郜昭八年秋蒐於紅爲得時故不月穀皆曰蒐何休亦云狩例時書月者譏不時也范甯亦云祭祀得禮者時火禮者月然則春秋亦行夏時歟不然莊四年冬狩夏之八月乃仲秋之獮昭八年秋蒐夏之五月乃仲夏之苗秋而狩夏而蒐烏在其爲得時乎春秋祭不書祠祊而書嘗烝田不書苗獮而書蒐狩則凡書於策者皆非時田時祭可知



也大閱在中冬經書秋八月桓六年左氏以爲簡車馬穀梁以爲觀婦人而昭十八年七月鄭人大蒐治兵於廟則蒐閱皆非時田明矣何休曰比年蒐一年大昭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穀梁子曰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如其說四時皆可蒐而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則亦四時皆可烝歟吾故曰時田時祭不書於策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食韭祊者以四月食麥嘗者以七月嘗黍稷烝者以十月進初稻是薦也非祭也又曰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始生尊實楚也夏初受机實黍也秋先成敦實稻也冬畢熟始生曰祠初

及師大合軍

詩時邁其邦。巡守也。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兵所征伐。前動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疏云王巡守以軍從。故也。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教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察其禁令。注。察主及軍。疏上云師下云大師



者不同。大師言征伐之事。則所云師者乃巡守非征伐也。故注云師謂王巡守及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以軍從矣。大合軍猶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明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以禮無正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教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或云詩言載干戈櫜弓矢。則震疊不以兵矣。且定三草。隱五及偃武行文。師諸侯而朝天子。齊桓之所以立伯功也。況天子之巡守。爲爲威之以兵。然後懼而服乎。說者謂小宗伯立軍社。大司馬涖戮。主皆曰大師。是命將出師曰師。天子親征。則加大焉。大合軍者。天子治兵之禮。然康成謂巡守若會同。亦非無說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討之。乃爲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十二歲王不巡守。六服盡來朝。故曰殷同。亦曰殷國。言其盛也。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國正邦國。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邁。猶時邁。則巡守有六軍。見於此矣。昭王南征。崩于漢中。穆王東征。渴於沙衍。周德之衰也。宜曰東蒐。軍行嚴肅。大路所歷。豫元不知。故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乎豈非一時之盛哉東巡者王之東巡守也遂車徒大合衆則巡守有大軍文何疑春秋天子狩于河陽殺樂狩作守讀爲狩蓋王巡守會諸侯而田獵因以修戎事故一名蒐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方行天下非巡狩而何覲光揚烈曷嘗不詰戎兵也兵所以昭文德信矣是故向戌弭兵而春秋益亂蕭倪消兵而河朔遂亡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鄭司農謂植者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會之要者簿書案春秋昭三十二年諸



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及會城而栽宋仲幾不受功栽者植也謂植榦書者要也謂役要不受功者不受要也公羊謂不葬城何休曰若今以草衣城或讀葬爲葬初危反謂功之等衰次第非也魏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是爲蓑城卽何氏所謂以草衣城之法蓋古皆土城故覆之以防傾頹漢魏皆然春秋胡獨不然乎戰國董閼于之爲晉陽也宮垣皆以荻蒿楛楚其墻之楛高至丈餘然則古者不獨蓑城垣兼覆宮垣矣蓋木皆正而栽賞萃幹聚萃材百物皆具爲所謂屬其植也

司農以爲部曲將丈失之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案行堤防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堤防可衣者衣之鄘蓑城與衣堤皆古法也四時篇曰西方曰辰其時日秋其物白其事斬其物乃收

大祭祀饔食羞牲魚

大會同則大司馬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饔食羞牲魚孔穎達謂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春秋襄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會盟於宋宋人享趙孟司馬置折俎禮也體解節折謂之羞羞牲魚蓋饔兼燕矣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古者於旅也語文辭者饔燕之辭魏侯觴於苑臺魯君舉觴而言孔子射於矮相之圃公罔之裘揚觶而



語皆是也服虔以爲仲尼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聘行享禮其說必有據矣

司勳有功者祭于大烝

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謂功臣配享案唐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于廟延禧則否是時令文祫禘並得配享貞觀十六年集禮官議大常卿韋挺等議曰周禮六功之官恒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皆遵鄭學未有以爲時享者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啟彈坐免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從之降洎周齊俱依

此禮合禮而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乃詔改令從舊全體
元改修禮復令禘祫並配焉案司馬大烝月令所謂大飲
烝也孟夏飲酎孟冬大飲烝皆祭宗廟之禮左傳襄二十
二年所謂見於嘗酎與執燔焉是也執燔助祭非宗廟而
何康成謂飲酎與羣臣飲于朝大飲烝與羣臣飲于學案
矣孟冬百物大備其禮尤盛故祫祭于太廟曰大飲烝是
時大享先王功臣皆從與享而天子亦得與其助祭之羣
臣飲酒于廟之寢歟盤庚孔傳曰大享烝嘗也孔疏云時
祭烝嘗爲大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近代惟禘
祫配食時祭不及矣之矣冬祭曰大烝乃時祫爾非謂三



年一祫也配享列於庭魏高堂隆議曰燕禮大夫以上皆
升堂士位於庭功臣配食而在庭此貶損非寵異也周書
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見周書大匡篇左傳引之曰言周志今之周書古之周志也
有勇而無義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證也北面於
庭朝立之位燕則升堂脫屨位不在庭君禮大夫三獻大
就三進爵於配食者可也古有立朝有坐朝治朝則君臣
皆立燕朝則君臣皆坐坐則脫屨升堂大夫以上皆然士
則立於下故曰朝不坐燕不與孔叢子謂天子諸侯之臣
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左傳以王命討
不庭杜預云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然則有位於廟其
位在庭矣朝有著位廟亦如之詩者工章先言者次言庭
未言堂則著不在堂也其配饗神座齊永明十年何諶之
議曰功臣配享題列坐位其書官爵謚名前朝遺事無主
設板大小厚薄與尚書召板相同然則板即主也晉安昌
荀氏祠制謂之祭板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
大書某之神座盛以帛裹而檢封焉唐禮祫禘功臣神座
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題官爵姓名自漢及唐未聞
配食在堂之禮楚詞云三公穆穆登降堂諸侯畢極立九
卿者羞與堂協但言登降而已非謂位在堂也覲禮侯氏奠圭
奠幣在中庭皆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亦升堂成拜則



朝位亦不盡在庭蓋天子以賓客禮之故致命成拜皆在
堂歟春朝與秋覲不同秋覲天子當依而立今正牖戶之
間謂之扆與依通扆當牖東戶西則扆位在堂矣春朝天子
當宁而立今正門屏之間謂之宁蓋門旁有塾門外有屏
天子立於其間以待諸侯之至故曰宁諸公東面諸侯西
面東西對立則君臣之位皆不在堂所謂不下堂而見諸
侯者惟覲禮爲然也或曰宁位在門堂宁與著通諸侯內
屏著在門內天子外屏著在門外今正兩階間謂之闕中
庭之左右謂之位位者羣臣東西之列位雜問志曰春祭
著帝大皡食焉句芒祭之於庭則知在庭之位非始於漢

馬質禁原蠶

馬質禁原蠶注云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宋雍熙中嘗欲禁之值史館樂史以爲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絲蠶之有原其來久矣編民之內貧窶者多養蠶所成止充賦調之用晚蠶薄利方及卒歲之資今若禁之竊恐病民未見其利上覽之遂寢其禁司業孔維以爲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徒傷馬桑亦殘焉蠶爲殘桑也淮南子曰禁原今坰野之地官馬多死苟無明據豈敢妄陳案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請依周禮禁原蠶爲允上雖不用而嘉之以其言付史館而有司檢討先蠶故事以爲先蠶者始蠶之人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享禮瘞炊於壇之壬地又郊祀錄載先蠶祀文有肇興蠶織之語而爲壇北郊不設燔燎則先蠶非天駟房星矣中山經宣山有桑其枝四衢葉大尺餘名曰帝女之桑詩所謂猗彼女桑也海外北經有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晚據樹歐絲郎荀子所謂身女好而頭馬嘗者是爲蠶神與馬同形故與馬同氣實爲龍精而晉志祭先蠶以少牢其神曰菟窊婦人寓氏公主隋志祭先蠶以太牢其神曰西陵氏則肇興蠶絨者也校人秋祭馬社注云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似非易服牛乘馬蓋取之隨神化宜民始於黃帝然則作乘馬者軒轅氏矣氏古帝皇非黃帝也其禍之言馬也禍禮祀軒轅以此北齊以馬蠶同言不雅馴祖依先蠶亦祀軒轅失之校人夏祭先牧注云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呂氏春秋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寒哀者韓哀侯也古寒韓通世本云韓哀侯作御說者謂古雖有御至是加精巧焉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菟窊寓氏乘雅寒哀似皆起於近世非古昔先民安可謂之作乎軒轅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淳化鳥獸蟲蛾故後周以先蠶爲西陵氏然則先蠶猶先牧始養蠶者而馬蠶之祖則龍精也



量人量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量人掌建國及造都邑之法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司農謂州涂者還市朝而爲道還與環通康成謂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先鄭以州爲道失之後鄭以州爲師亦未爲得也涂謂之術術謂之遂月令審端徑

學記術有序皆是若田首曰遂而五黨為遂亦以遂名也中遂曰術而十里為術亦以術名度地篇曰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十為州州十為都然則州涂者州術也州之內有涂涂之內有里而郭後市左祖右社而壘舍成焉營軍之壘象建國之都皆以其法別而制斷之量人所以造都邑者如此則其所以營軍壘者亦如此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其法亦見度地篇其言曰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天下有萬諸侯天子中而處因天之固得地之利內為之城外為之郭郭之外為之土閼閼謂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稿者所以為固也掌固職所謂城郭溝池樹渠之附者蓋如此康成亦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則知先秦兩漢皆然矣一說量人所量者里數也司馬法曰中壘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大將居之其數則量人之所量也蓋營壘以里計所謂軍社之所里者即此孫廣曰燒其積聚處其市里然則軍市軍社之所在皆曰里也壘謂軍壘崔瑗中壘校尉箴曰



星堂黃帝設為壘壁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作遂古遂故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為遂疏云易者繫屬連者連接卒者卒征州者聚居齊語五家為軌軌為里里十為連連十為鄉鄉為卒卒為旅旅為師師為軍軍為大軍大軍為三軍三軍為國國為天下天下為王制鄭注云屬連卒州黨也然則里術州涂皆聚也都市郭州涂皆聚也

## 司爟

四時變國火　焚萊有刑

司爟故書爟為燋燋與爝通杜子春讀為爟爟為私火康成謂爟讀如子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爟火為熱火歟然則司爟夏主熱司爟秋主明熱以變取其新明以照取其潔而明者不皆熱也故司爟專取火司爟兼取水乃知火之異者非獨薰工之餘矣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齊桓得管仲亦然高誘謂火所以祓除不祥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爟讀如權量火於桔槔燭以照之如其說則爟火者權火也張晏曰權火漢火也狀若井挈皋矣欲令光明遠照如淳曰權舉也說文亦云舉火曰爟而以爟火為漢火則似不然祭祀舉爟與寇至舉烽不應同類漢祀五畤於雍五十里一漢火與寇至舉烽何以別乎且伊尹管仲所以皆爝以爟火者亦謂得資[illegible]長弱以告上帝鬼神即所謂祭祀通權火也然則通權火者祭爟之禮凡祭祀則舉焉名曰祭爟秦漢因之是為通權火甘泉賦所謂樵蒸燎上配藜門施東燭西耀北燔南爓蓋即實柴槱燎所以報陽歟一說祭爟者祭火星也古之火正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晷心星出東方而味

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以順天時按民疾帝嚳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食火星周之司爟掌其祭以報其功康成謂禮如祭爨是燔柴於爨也必不然矣所謂四時變國火者管子曰春爨以羽獸之火夏爨以毛獸之火秋爨以介蟲之火冬爨以鱗獸之火中央爨以倮蟲之火羽獸南方朱鳥火煙赤毛獸西方白虎火煙白介蟲北方元武火煙黑鱗獸東方蒼龍火煙青倮蟲中央黃龍火煙黃然則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秋取柞楢之火於北方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於坤方舊說以



爲春青冬黑又以爲榆柳不青槐檀不黑皆非也南宮朱鳥軒轅爲權主火權火之名蓋出於此柳爲鳥喙衡散爲榆無莢在地赤心者善則榆柳爲南方之火信矣蓋莢榆也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也非東方之木乎賈誼曰柳者南方之木桑者中央之木棘者西方之木棘者秦也秦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焉用別苟爽曰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至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禁焚莱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火日爲龍忌蓋龍星木位太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失交戌火爲戚故爲之禁焚莱者罰并州魯俗遂莫敢煙爨每冬中輒一月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焉時則訓曰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萬物皆然而司爟亦以此施火令春秋桓七年春二月焚咸丘火即也周之二月夏之季冬禁火之時而以火田此春秋所以書而非之也蒐火弊苗車弊獮羅弊狩徒弊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介疋火田爲狩皆失周官之義矣羅氏瑜蜡則作羅襦康成謂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說者遂云冬以火田非周官之義也

## 司險

設五溝五涂樹之林爲阻固

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康成謂五溝者遂溝洫澮川五涂者徑畛涂道路此井田之法匠人掌之遂溝洫澮專達於川而山間有川川上有涂造溝因地勢梢溝因水勢曲爲磬以行之深爲淵以積之大爲防以障之此博舉天下之水言其利害而國必依山川因之設險以守其國則知司險所設之五溝不獨井田爲然也而匠人溝洫之法亦從此出焉度地篇曰水之出於山流於海曰經水水別爲他水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曰谷水水之出於溝流入大水及海者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曰泉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因而阨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是爲司險所設之五溝其設之之法

先具備水之器籠臿板築土車兩瀦藏於里中常以朔日出具閭之取完壁補弊久去苦惡而以冬少事之時令其徒以次積薪水旁其積之也以事之已其作之也以事未起大爲堤小爲防地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夾水四道禾稼不傷茂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其地之民守之往往而爲界司險職所謂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者其大略如此後世井田既廢而講水利者或引以溉田或疏以通漕然五水不分五溝不設戎馬橫行如入無人之境而司險藩塞阻路之意蕩然無復存焉矣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



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其說亦見地圖篇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樞轅之險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不耕之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利此地圖之常也苟非地圖焉知阸塞不知守國何以行軍蕭何入關先收秦圖書者以此荀子謂古者城郭不辨溝池不拊（拊古撫字史記作掘）固塞不樹（樹其說則司險之職廢矣登其然乎難經以經水北人身十二經枝水北人身十五絡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其說得之矣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其城郭高溝壑深王曰陳可伐也陳小國而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然則設險以守國而守國不徒以險也

（環人）環圍方之故

夏秋二官皆有環人夏官環人掌致師而環四方之故秋官環人掌送逆賓客行則達之舍則環之故皆以環名官環與還通春秋莊十年宋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休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此夏官環人所謂環四方之故者也量人量市朝之州涂



司農謂還市朝而爲道則還讀爲環矣齊語環山于有牢韋昭曰環繞也馬融讀環爲繯（仰絹宜）謂繯山之牢牧棄野之飛征古本齊語亦作繯賈逵曰繯還也劉昌宗讀爲患戶串亦必有說矣

（射人）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

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案尒疋容謂之防注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荀子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戶牖之間謂之依言張設于戶牖間則斧扆亦名容與唱獲者之容皆象屏風故事異而名同也古者貴賤不嫌同若信矣容一名乏車僕大射其三乏

射鳥氏矢在侯高以并夾取之

大射燕射司弓矢共并夾射鳥氏主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注云并夾鈹箭具矢箭也說文箭箭也鈹箭與鏃皆從金以并夾反爲箭猶不來反爲貍後世反切之學出之此周靈王時諸侯莫朝萇弘乃設射不來不來者貍首也貍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諸侯來朝之禮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其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卿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弥飲逢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古者來朝諸侯稱侯氏禮見覲不來者不寧侯故抗而射之然則萇弘行古禮說者謂依物怪以致諸侯妄之甚矣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管子曰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德義未明于朝者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爲怨淺失于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首位者則民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享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沛塞于下若夫君子之怨小人之禍詩之小雅備矣君子之怨也所以救小人之禍也攻小人之禍既成則君子鴻飛冥冥又何怨焉通典謂前漢尚書四曹後漢六曹隋爲六部唐以六部爲天地四時之官法周之六官然參詳古今徵考職任則唐之吏部周之司士也王制司馬辨論官材實司士之職似司士一名司馬猶秋官縣士掌野左傳謂之野司寇歟詩正義曰士察也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



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旋揖門左門右

王日視朝特揖孤卿旅揖大夫旁三揖羣士還揖左右門宿衛之士鄭司農曰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也王制七十不俟朝王揖之則起不待朝畢其餘揖之乃就位羣士不待王揖發在其位王揖之皆遠近而復位大案燕禮言爾大射儀言揖遠則爾近則揖爾猶近也揖而近之說文竦手爲拜音樓從兩手下之爲拜故揖與拜通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爲奇拜則旅揖爲再拜歟三孤六卿則奇拜二十七大夫則再拜八十一元士則三拜所謂禮以少爲貴者蓋如此晉靈公不君趙盾

將太說愛公望見之恐而拜盾乃孤卿禮當特揖盾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爲之再拜說者謂敬以拒之是不然無道之君彈人爲樂焉能敬大臣乎何休曰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凡此坐朝之禮燕饗行之王饗諸侯乘車送逆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意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饗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大朝覲者諸侯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也若大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大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大僕二人相代而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



爲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皇帝見三公御坐爲起在輿爲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座八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爲上客蓋燕必有君所謂君爲臣下階者惟此時爲然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謂舉手禮之即君揖臣之禮自古未聞婦人揖凡婦人皆肅拜也婦人肅拜猶男子揖說者以爲母不應拜子誤矣古者不獨君揖臣亦有臣揖君楚令尹子佩請饗北面疏揖疏者徒跣也子事父臣事君皆跣而升堂禮於堂上無揖疏揖疏堂上立拱手歟朝儀上旁三揖喪禮上旁三拜長三舉手三拜者三拜燎旁猶面也公旁猶不正也面者每面揖之三不正者邪嚮揖之一旁拜爲氾拜則旁拜爲氾揖矣古旁與方通士上下中三等故三揖也士儐矣喪則拜而朝則揖先王所以制士者至矣哉其有致仕在家者入朝君必先揖之而后及卿大夫士古君臣相接以禮其禮之隆又若此

## 諸子掌國子之倅

內宰掌北宮宮正掌西宮諸子掌東宮皆典禁兵孫機密親近之臣也何以知之以燕禮知之宮正即司宮諸子即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之則知宮正掌西宮也阼階之燭庶子執之則知諸子掌東宮也內宰職正歲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內宰掌北宮明矣西宮者王宮北宮者后宮東宮者太子宮或曰庶子賤者燕禮士旅酌畢乃獻庶子射禮士旅酌畢而復射則不獻庶子復射畢而後獻之如獻士之禮獻在士後則庶子賤者歟非也庶子內臣也燕禮獻羣臣畢然後獻內臣故士旅於西階既辯乃獻庶子於阼階既獻庶子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亦在阼階皆內臣也則庶子爲內臣之長矣古者訓民之官謂之外庶子故康誥曰外庶子訓人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春合學秋合射攷藝進退習訓人之事有外則有中諸宰

者中庶子也荆軻入秦因秦臣中庶子蒙嘉而得見秦王則庶子非親近之臣乎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車甲而令卒伍古者太子宮亦如王宮有禁兵歟曰然漢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古法也然則太子將兵歟曰否所謂兵甲之事者謂太子有監國撫軍之事在軍則國子守遷主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以爲是宿衛之親軍故司馬之征弗及授車甲令卒伍治以軍法則司存或守太廟或守貴宮貴室或守下宮下室皆諸子之內宰宮正宮伯分掌之而太子弗與焉西晉裴頠以太子非賈后所生宜防其變表



請增東宮宿衛萬人然而四率精兵終不能免愍懷之禍也楚有東宮之甲商臣漢興宮甲圍成王適足以濟其蠱目豺聲之忍而已故古者太子之宮不藏兵革秦因周制有中庶子官漢王商史丹傅喜輩皆嘗爲之主諸吏之適子及支庶服籍魏因之左吳及晉尤重其選顧譚溫嶠皆居是官其見補益然皆有典兵也夏官諸子存游倅修德學道天官宮正聯什伍糾德行教道藝晉之霸也亦如之故郤縠爲元帥惇說詩書士會將中軍講求典禮及秦以力征并吞諸侯而其風尚矣古者庶子掌公族非徒國也家亦有焉衛公孫鞅事魏相公叔痤爲痤之中庶子（中一作衛）

足家臣也雖家國不同曰掌公族晉有公族大夫即夏官之諸子歟甲衛士謂之公夫故有甲夫有游夫游謂之倅車有游闕夫有游倅春秋傳孟孫卒將辟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者小司徒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是爲正夫以其餘爲羨羨猶游也管子曰一器成往夫具二器成鶩夫具三器成游夫具游夫即國之貴游後漢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盧子幹獻書于武曰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選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爲之強幹弱枝之道也愚謂貴游不



徒宗室公卿之子王之庶子亦與焉如是則孽不奪嫡庶不亂宗伯父伯兄仲叔季幼子童孫皆爲宿衛奔奏御侍之臣安得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乎（其後竇憲刺許侯沛國周匡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則子幹之事仲矣）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夏官二

節服氏　衮冕六人裘冕二人

官以節服爲名。則王之車服旂常皆其職掌。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尸。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衮從尸服裘。則周書顧命執惠執戈者。宜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衮與裘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者。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郭景純注爾雅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



是節服氏掌朝祭之衮冕郊祀之裘冕可知矣。學者讀從之可也。

方相氏　敺方良

方相氏敺疫。蒙熊皮。黃金四目。注云。如今魌頭也。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倀。倀與供通。愼子曰。毛嬙先施衣之以皮倀。則見者皆走。韓退之曰。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倀。猶今假面也。大喪及葬。方相氏以戈入壙。敺方良。注以方良爲罔兩。然則罔兩當讀作方良。東京賦曰。揚鰲鬣。翫猶狂。斬蝯蛇。腦方良。則罔兩讀作方良矣。薛綜注云。方良。草澤之神也。段成式謂罔兩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立石虎。以此說文在虫部云。蜽蜽。山川之精物也。狀如三歲小兒。亦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淮南王說云。魯語賈逵注。則謂罔兩象有夔龍之形而無其體。非神名也。韋昭以爲蜽蜽。山精好效人聲而迷惑人。杜預以爲水神。衆說不知孰是。獨段氏附會周官。一說方良。史記作罔閬。莊子曰。野有彷徨。司馬彪以爲狀如蛇。故說文在虫部。魅一作魑。淮南子曰。視毛嬙西施猶魑魅也。說文云。今逐疫有魑頭神。罔象。蔡邕說。顓頊二子共一居若水爲魍魎。

大僕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　大僕任重冢宰兼官。錄以補周官之缺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大僕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先鄭謂窮者。窮冤失職來擊此鼓。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後鄭足成其義。謂肺石達窮民。朝士掌之。驛馬軍書者。郵驛上下程品也。案漢律有變事有驚事。凡上言變事謂之變事。令驚事告急謂之驚事。律達窮者變事上言也。遽令者驚事告急也。令者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遽令則入徒。驚猶遽也。故曰遽令變者非常。故擊路鼓否。則坐肺石而已。建路鼓者。若後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擊鼓公車上奏其事焉。肺石在外朝之闕。路鼓在內朝之門。掌肺石者。士師聽之。擊路鼓

者大僕達之則天下無弟民矣書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帝王之政必先窮者亟書雖急不以先窮路鼓本以達窮民也窮達皆有律令言令則律在其中非律令亦不得擊此鼓先鄭讀以令屬下句失之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訊之言問驚問曰唉謂窮遠也

周書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冏命孔傳以太僕正爲大馭孔疏謂大僕下大夫而大馭中大夫其官高於大僕且戎僕齊僕道僕田僕而大馭最爲長春秋隨侯諸戎右少師漢文愛趙談而參乘又最爲密昵故安國以太僕爲大馭也然戎僕與大馭皆中大夫大馭雖尊不得爲長春秋



有御戎戎右二官若之車爲戎車則御戎者卽周官之戎僕大馭掌玉路不掌戎車而戎右贊王鼓傳王命掌戎車之兵革使者卽隨少師之職而孔疏以大馭當之誤矣左傳成六年韓厥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僕大夫者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厥子從公立于寢庭寢庭者燕朝路寢之庭在路門內司士掌治朝在路門外朝士掌外朝在庫門外皐門內是爲三朝而路寢庭朝則大僕之所掌也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厥子以卿兼之其任不可謂不重位雖下大夫而正王服位出入王命卽周書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在不敢不敬王既斯則前王燕饮則相王射則贊王祇燕則攝之周書所謂且夕承厥君也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僚屬爲羣僕侍御之臣非周書所謂慎簡乃僚其推古士者乎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謂大僕也毛傳謂冢宰冢宰於治朝聽朝則贊王聽治歲終則詔王廢置而已未嘗出納王命也王之大命大僕出入之小命則其屬掌之詩所謂王之喉舌者非大僕而誰一說冢宰兼太僕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然



則侍御僕從左右前後有位之士不擇知惠端誠足信者充其官以爲人主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而以巧言令色側媚者充之是自閉其門塞其嚮乃更旁開邪竇以環主圖私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慎哉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事僕謂大僕行事謂大行孟卯謂茂曰公不如爲僕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韓厥晉卿甘茂秦相皆兼大僕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矣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慘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

御也左右在側羣妾不並奏符御在側子女不雜處蓋古親近之臣若此餘之以補周官之闕焉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隸僕掌之王宮六寢廟闕天子七廟廟有五寢埽除糞洒之事

其一何也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太室亦曰太寢春秋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謂中央之室室上重屋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洛誥王入太室祼孔疏謂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者是也太室公羊作世室謂魯公之廟世世不毀象周之文武康成既以文武為三祧又謂二祧無寢失之甚矣路寢之制亦如明堂而王宮



六寢廟闕其一非無說也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子曰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諸侯有三宮儀禮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則有中宮可知小宰憲禁於王宮內宰憲禁於北宮北宮后宮也后有六宮王有六寢寢必有室有正有側側謂之夾夾於燕寢以居九嬪故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側室也在燕寢之旁媵妾不祔廟廟無九嬪室故六寢闕其一也春秋有路寢小寢高寢何休曰天子諸侯皆三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小寢內各有一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說苑曰高寢位北路寢左右是謂三承明承明者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漢有承明廬張晏曰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正曰廬其名蓋取諸此承明有三倍之為六矣周禮作雒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四阿反坫重亢重廊注云重亢棠棣重廊累屋然則殷人重屋七廟皆然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苍赤黃白黑則五寢象五行與明堂同矣每廟太寢一小寢四



三禮義宗言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倣之日從時候孔疏王有六寢正寢一燕寢五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冬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一在東南夏居之月令執爵于太寢高誘注云太寢祖廟也康成以為路寢豈其然古者天子六寢諸侯三寢秦有高寢太寢受寢受寢者小寢歟宋康定元年直祕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廟無寢因堂為室同列太常寺宋祥言周制存廟存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毀寢於墓側故陵上更復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康成謂二祧無寢未聞其說

## 乘石

乘石升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傳曰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淮南齊俗訓曰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是也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騎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然則踐石以上謂國之有可不獨人

若彥然矣士昏禮婦乘以几賈疏云乘几者乘以登車尸乘以几亟其初昏與尸同也王后則履石諸侯大夫亦應有物履之今人猶用臺易林云登几上與駕駟南遊是上與皆登几也後世以石一名騙石扁騙古今字孔疏謂几即帶豈其然乘古文乘必以几故古文兜從几

弁師王之五冕延紐

弁師五冕之紐注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似冠縱其遺象歟案武者冠卷一名委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蓋笄貫於委故曰委笄古之笄猶漢之簪所謂冠卷當簪者冕之紐也秦人名



武曰委晉語亦云韋注云委委貌失之詩有頍者弁康成謂今未冠笄者著卷幘蓋頍之象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纚今之幘梁也韜髮而結之蓋全幅疊用所以裹髻承冠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纚為帽然則古曰纚漢曰幘晉宋曰帽案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裙帽亦如之垂裙覆冒蓋韜髮之遺象也故曰廣袤似冠縱其遺象歟言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縱縱廣充幅袤六尺其遺象存焉俗本似誤為以賈疏不明故正之急就篇曰冠幘簪笄結髮紐注云結髮謂作結也紐謂結之髻也几結之可解者曰紐愚謂

結髮以帶帶謂之髻髻謂之紐結謂之紐其形似鼻故亦曰鼻蓋從洪之舊名頭陳古以為步搖說文王貫笄也管人曰頍者人曰帽康成亦云廣袤也蓋為頍然則簪即帽也不應重出帽與帽古今異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

廣仁者人也注人也如相人偶之人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注所引馬絆綦與綦車轂之綦皆取結義獨所謂薄借綦者莫知其說案說文云不借綦喪服傳注云繩韮今之不借孟子趙岐注云蹤草履也敝喻不借齊民要術云草履之賤者曰不借然則不借一作不惜言不相假借亦不足



惜惜也借古音惜故唐詩外借一作外惜猶不借通為不惜惜也後人不知紛紛好奇多所不通漢人多識字唐人略識字釋名齊人云搏腊於文借惜腊皆以昔為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為搏腊然則薄借綦齊人語即說文所謂不借綦也案廣雅不借薄平皆履名其紒謂之綦內則注云綦屨繫士喪禮綦結於跗連約束約在屨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也璂一作璨或省作琪會一作鬠說文云竹擿可會髮者詩中鬠弁如星儀禮作弁云弁筍義取會聚之意若志云縫中名曰會以采玉為璂璂結也謂縫而結之穀梁傳曰齊謂之綦楚謂之踵又輙衛謂之輙輙一作緊然則綦亦齊語

謂連偕而斜熟也。御覽引釋名博腊作博借其音同也。言云復爲中有未者情志云致下曰爲近代或以重皮部不加木失乾腊之義則似是之言腊義取其乾而釋名云脯腊者把作麁貌則草屐之屐與複屐之乾異矣

中庸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莫知所出案表記注引公羊傳曰芻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本何注公羊曰仁之也注云若曰可悲又案方言凡相憐哀相見驩喜九嶷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則公羊人之誤爲仁之非何鄭有異同傳寫之誤人之猶方言人兮也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賢者仕於伶官不得志誰憐哀之者惟西方美人憐哀之耳若得遇之驩喜又當何



如也如此說詩倍覺有味且使學者知詩之文辭皆本古訓其略猶存尒疋方言非若後世詩人苟焉而已人也人之人兮皆古訓古訓既亡諸儒異說故因薄借綦而并及之表記正義曰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公羊謂之嶲方言謂之嘖又謂之愚或謂之無寫皆嶲也所謂相人偶者其義如此然其文莫知所出　呂氏春秋愛類篇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人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齊宣易牛梁武麪牲皆不知仁呂氏之說甚明可補中庸正義注言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之

王之皮弁象邸玉笄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隋志璂之制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會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爲之尚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自天子至于執戈通貫賤矣魏臺訪議曰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飾之通用烏漆紗天子十二旒皇太子及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五品五旒六品以下無旒惟文官服之不通武職禮圖有結纓而無笄導少府少監何稠請施象牙簪導從之弁加簪導自茲始弁師王之皮弁象邸玉笄謂弁無笄導者非也何稠請施象牙簪導蓋本弁師之制而加焉耳其旒飾之數經傳無文錄以備攷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于髮也一作簪筓也以筓連



冠于髮也揥摘也所以摘髮也導所以導擇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天子以玉笄而導亦如之降此通用玳瑁及犀隋則惟弁用象牙笄導焉弁師象邸者象牙導也邸與揥音同古文通衛風象揥毛傳云揥所以摘髮孔疏訓摘爲搔而不能名爲何物學者疑之蓋揥者漢之摘也長一尺爲簪後世或名笓或名導導以擇鬢簪以固冠簪卽古之笄導卽古之揥魏風佩其象揥毛傳云象揥所以爲飾蓋刻鏤摘頭以爲飾也王之皮弁玉簪而象導也明矣導亦名簪通俗文[illegible]幘導曰簪揥一作楴廣韻云整髮釵笓一作鍌玉篇云釵笓又曰鍌釵卽整髮之楴揥楴同字笓楴同物

是爲導亦曰摘詩叔重曰骨摘之可會髮曰籠詩云會笄如星則似摘一名檜以骨爲之故從骨然弁師注云故書會作鬠司農讀爲會引士喪禮檜用組乃笄檜讀與鬠同以組束髮謂之檜一作沛國人謂反紒爲檜愚案士喪禮笄用桑會髮曰鬠笄與摘皆所以會髮故亦得鬠名詩云象服是宜毛傳解象服與象揥同皆云以爲飾孔穎達謂以象骨飾服失之遠矣范甯注穀梁以象服爲吉笄近之愚謂象服即象揥佩猶服也謂著於首案文選李善注引說文曰揥取也佗狄切陽韻佗帝切愚謂揥古摘字說文揥作揥故邇亦作適皆以音爲聲蓋揥則揥與摘通故毛傳訓爲摘後漢志摘長一尺有等級皇太后則以玳瑁爲之翰有華勝上有鳳凰下垂白珠其飾爾盛矣故毛傳云象揥所以



爲飾也

凡男子有二笄一固髻一固冠固髻者韜髮作髻訖插笄於其中以固髻內則櫛縰笄總是也固冠者束髮加冠訖縰韜髮總束髮插笄於其中以固冠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是也然則象揥以固髻玉簪以固冠歟或曰幕人設皇邸鄭司農云邸後版也則象邸蓋冕之版矣冕版前俛而弁前後平故以弁名周曰邸漢曰版古今異語皇邸以羽飾則象邸以象飾可知其說近是然舊說皮弁無版有版者爵弁耳案尒疋邸謂之柢柢楯皆從木以氐帝爲聲眞一字楯者笄之屬則邸非笄而何賈疏以爲弁頂則版也似非一說弁皆有版並存以備攷

司戈盾蕃

司戈盾掌建乘車而蔽藩盾舍則設之行則斂之康成謂藩蔽如今扶蘇蘇與胥古文通故扶蘇一作扶胥蓋秦漢間語周之藩盾也建之乘車以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大者八尺輪三十六乘輓者每乘二十四人次大扶胥爲武衛焉中者五尺輪大櫓扶胥七十二具小者鹿車輪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皆以矛戟爲翼扶胥爲衛在車兩輪故曰藩盾藩與蕃通止則設焉嚴其守也行則斂焉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若凡兵車雖行亦設之所以昭堅陣敗強敵說者遂以扶胥爲車名失之甚矣大扶胥者左傳偪陽之役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者是也古者材士持強弩矛戟夾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以爲羽翼狄虒彌以一人當之非所謂有力如虎者乎扶胥之大小眡其輪之高卑高則建大卑則建小建櫓於輪非以輪爲櫓也即古之輦軍行載器止則爲營一名車耳車耳曰藩因以建盾一名龍盾詩曰龍盾之合畫龍於盾爲龍盾合者合而蔽之以蔽車漢書只牛車爲櫓爲櫓者設盾以爲車蔽也康成謂阻險之處王行止宿次車爲藩以備非常然則設車宮建藩盾掌舍設之司戈盾建焉太元積之次四曰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藩也注云藩車耳藩一作蕃古今文應劭曰

車耳反出所以屏蔽塵泥或用革里說曰仕宦不止謂牛耳幡說文作輙省作反讀爲漸車耳反出者耳之前反出如耳也顏師古不知而駁之誤矣

## 司弓矢 椹質

司弓矢職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又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椹或作椹先鄭定爲椹後鄭云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先鄭謂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小尒疋亦云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古文臬或作埠所謂質也質者射之的先儒皆分正質爲二後鄭一之故曰質正也樹椹以爲正若臬然矣圍師職曰射則充椹質杜子春讀椹爲齊人鈇椹之椹圍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圍入養馬以鈇斬芻



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莖即此蓋斫莖以椹爲藉耳尒疋椹謂之椹孫炎曰椹斫木質也質一作樴詩云方斲是虞椹省爲虞猶樴省爲質箋云取松柏斷之正斲於椹上則是用以爲藉也詩曰取厲取鍛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疏云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則椹質又爲鍛厲斧斤之石矣史記范雎曰臣之智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注云椹莖椹也質剉刀也失之殺梁傳云葛覆質以爲臬則質非刀明甚且質爲刀則射者何可以爲的也顏師古謂鈇非斧得之鈇爲剉刀質則莖椹明矣椹質故書作鋸質車革前曰鋸車用革質用皮其類也以皮爲鞏或者非誤乎郭璞謂鋸以韋靶車軾鞏也即詩之朱鞹毛傳云路車朱革然則鞹一名鋸車之前後皆用革鞔前曰鋸後曰鞹又皆以韋衣之或飾以羽即詩之鞗鞹前曰鞗後曰鞹椹一作砧文字集略曰砧柞之質也儀禮不得則格的不中注云格射之椹質的射準也

## 杠矢絜矢利火射

杠矢利火射康成謂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矛與鳧古音同莊子務光前子作牟光左傳豎頭須韓詩外傳作豎鳧是務與鳧豎與頭古音同鳧與矛亦然漢之飛矛古之飛鳧也以其飛行有光一名電影凡車戰以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副之飛鳧赤莖白羽銅爲



首電影青莖赤羽鐵爲首晝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星有毛羽狀如蛇行古之杠矢號曰飛兵大黃參連弩用之然則杠矢配弩明矣絜矢象焉四弩之矢也康成以杠矢屬弓絜矢屬弩失之說見大公六韜有注俗本合註爲本文疑後人所改當攷兩見太平御覽一見三百三十六卷一見三百四十九卷大黃黃肩弩也肩一作間參連弩者三十矢其一臂也參去聲歷又音叅

## 大馭犯較 祭軹祭軓

大馭犯較說文作範較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較既祭較轢於牲而行爲範較又

云範者範軷也讀與犯同然則馳驅之範因犯軷而得名範者象其形犯者言其義與車前之軾同音學者得其義而失其形久矣則犯軷當依說文作範軷詩及聘禮云出祖曾子問云道而出則軷一祭而三名其牲犬也犬人伏犬王車轢之詩云取羝以軷而羊人無文說者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又月令冬祀行亦名軷中霤禮云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而迎尸蓋祖道水祭行神當亦有迎尸之禮祖在城門外行在廟門外之西禮雖不同其神一也王出大僕前驅大馭戎僕爲馭及犯軷馭下祝是大馭爲祝及祭酌僕是



大僕爲尸祭軹祭軹乃飲此非尸祭而尸飲歟聘記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處者於是餞之然則犯軷遂驅之而亦不遂行也既犯軷而後祭則迎尸在犯軷後可知矣其位則隨所往之鄉而爲之或曰在城門外之西毛傳云軷道祭也鄭箋云行神之位取羝以祭神又焚烈爲尸羞焉孔疏云天子諸侯軷祭有尸聘禮卿大夫軷祭酒脯無尸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道路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則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故知釋軷不祭山川也崔氏之說失之矣一說玉路以祀天祀天有尸尸之出也亦如之少儀牛酌尸之僕如君之僕說大馭非也注云軷路注云軷與軹謂轓頭軹與軹同訓軾前也疏云兩軹即左右軹車轂小頭轂末之軹車旁若九式前之軹車旁著凡愚謂軹車轍軹小穿本非一物康成一之亦必有說矣孔疏以轂末之軹爲車轍之軹似依注而爲之說及邸風正義則又云軹當爲軹少儀誤耳蓋亦疑而未定歟尸不乘玉路何也曰尸未入廟其尊未伸故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安得乘玉路也轓頭曰軹軾前曰軹毛詩音義以軹爲轓頭失之

田僕設驅逆之車



田僕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使禽前趨獲逆衛還之使不出圍禦借作衛古音同也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曰強衛改節微弱蒙恩則知漢隸禦皆作衛矣禦與圉通列子禦寇釋文作圉寇圉即圉通作衛召南毛傳云虞人羅五豝以待公之發孔疏云書多士曰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尚書亦見書正義吉日傳云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易曰王用三驅則田獵有驅禽之法知虞人驅之者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蒐鐵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然則驅逆之車田僕設之校人帥之虞人乘之以驅禽也驅逆之車名曰佐車佐猶左也逐禽由左從左射之車僕職所謂輕車之萃即此一名輜車詩

曰輕車鑣車猶輕也變云驅逆之車在乘車在衝輕車在鑣車驅而大獲則知驅逆之車非有田大以從禽夫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疏云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戎僕掌倅田僕掌佐對異散通魯莊公乘丘之戰佐車授綏是戎車之副亦曰佐也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熊氏謂據諸侯誤矣佐車者武車也武車不式豈獨諸侯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注云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之以止奔馳放不扣愚謂止馬曰控騁馬曰磬



勒馬曰提放馬曰晉提猶控也晉猶磬也提之言遲晉之言進馳則奔矣按一作鞚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鞚張揖埤倉曰鞚馬勒也勒馬曰提亦謂之控

校人良馬駑馬之數　毛馬　物馬

校人廄有十二馬有六種一廄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爲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廄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廄駑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匹乃十廄良馬五種之數也與二廄駑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駑十二閑之全數也五良十廄一駑二廄共十有二閑郊國六閑四種良馬三種爲三閑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之分爲三閑亦如之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邦國六閑三良一駑之數也家四閑二種良馬一種爲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分爲三閑六百四十八匹相并爲八百六十四匹乃家四閑一良一駑之數也此依鄭注而計之如此王馬失之少家馬失之多唐馬六閑閑有左右爲十二閑猶周馬六廄廄有左右爲十二廄唐合十二閑爲二廄猶周合十二廄爲二校唐有龍騏鳳苑之名自貞觀至麟德馬七十萬六千而後魏河西牧馬至二百餘萬匹恒置戎馬十萬以擬京師軍警之備兩漢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在河西六郡養馬三十萬頭而周之王馬僅三千餘匹



何足以給軍國之用乎騏牝三千邦國則然耳而謂王馬大數亦然陋矣周馬之數無聞然宣王師干之試其車三千晉大蒐於紅車千乘晉治兵於邯南甲車四千則王馬與國馬一時之盛可知也漢有御馬謂之秣馬食粟若肥氣盛怒至日步作之孝文節儉惟百餘匹而王馬三千以給軍國則太少以奉乘輿則又太多矣古者卿有軍事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而家無私廄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王度記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以爲等差無取乎多馬也足以給朝事而已是以楚相孫叔敖棧車牝馬中行穆子一作荀子爲晉卿有

車乘不受其萬也然亦有五乘將軍秦欽以車多慣遊兆失之侈平觀起多馬楚車裂之其法嚴矣子產之家兵車不過十七乘也漢袁盎用事於景帝之朝秣馬一駟公孫弘爲三公有馬十乘而周之家馬八百有餘似失之大夫守有乘之地以故家有四閑乃國之軍馬非家之私廄也家不藏兵革而春秋之世私家授甲相攻則其馬之多曷足怪焉馬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叱撥之別十青之別二烏之別五白之別一赤之別五紫之別六駮之別十一赭白之別六騮之別八騧之別六駱之別五騅之別五騮之別八駮胯之別六駮之別三驃之別七其略在稽顙駒篇



所謂物馬毛馬者蓋如此毛齊其色物齊其力馬飽爲駜馬肥爲駜馬盛爲駢馬和爲騂馬遲爲駑馬疾爲騤馬驟爲駿馬馳爲騁馬突爲駻馬奔爲駻馬驚爲駭馬立爲駐馬順爲馴馬犗爲騬馬衆爲驫馬多爲駪馬駿爲驚馬逸爲驟馬力爲駿馬駿爲騭馬駒爲夏則所謂戎事齊力者觀其文可以知其義矣

## 庾人

馬八尺以上爲龍

庾人職馬八尺以上爲龍鄭司農引月令曰駕蒼龍案今定馬屬絕有力駿又曰馬八尺爲駿郭注引庾人職龍作駿而高誘注月令引庾人職作龍然則龍與駿音同也龍亦作駿淮南論曰求駿問駿或云駿野馬非也學者好怪乃謂龍者化馬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鳴聲九音遇則主則見於是有龍馬負圖之瑞應皆妄言也大戴禮曰春夏乘龍秋冬乘馬月令春駵夏駱秋駱冬駽而駿駿並不見說文則知古通作龍矣駿一作蠡良馬也音駿駿並不見說文則知古通作龍矣駿一作蠡良馬也音駿也以形聲求之易震爲龍虞翻本作駿注云駿蒼色震東方聲實不可解



讀作龍非也案說文駿馬面顙皆白亦非純蒼蒼蒼龍而兼的顙與龍轉爲駿猶龍轉爲驤承勤古音皆通或以爲誤豈其然說者謂漢得大宛名馬象龍象龍天馬名也龍爲天駟故馬以龍名何休曰天子馬曰龍諸侯曰馬卿大夫士曰駒詩云駕我乘馬乘我乘駒毛傳云大夫乘駒鄭箋云馬六尺以下爲駒

## 職方氏

九州

春秋元命包曰五星流爲兖州鶉鈴星別爲豫州昴畢散爲冀州箕星散爲幽州營室流爲并州參伐流爲益州虛危流爲青州天氐流爲徐州軫星散爲荆州牽牛流爲揚州益州者禹貢梁州周以梁并雍則爲雍州之地秦之蜀郡漢以其地爲益州蜀之分野與秦同分徐州者禹貢海岱及淮之地周省徐入青秦兼天下置泗水薛琅邪三郡漢或分或改以其地爲徐州說者謂兖瑜也信也又云州

以流水得名豫者舒也言中州稟中和之氣其性安舒冀乃帝王之都其地有險有易分野爲趙故屬晉畢舒以奠州陽大分衛以西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周人因禹幽之分野爲燕故屬尾箕言北方太陰故以幽爲號并之分野爲衛故屬室壁不以衛水恒山爲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地在兩谷之間也合梁爲雍四塞之地故以雍名亦謂西北之位陰陽氣雍閼也正東青州土居少陽其色青故名正南荆州荆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有道後服無道先叛常警備也東南揚州分爲吳粵故屬斗牛以爲江南躁動厥性輕揚亦曰犀國水波揚也漢都雍州爲三輔屬



司隸不統於州而以雍之西爲涼州西南爲益州又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是爲十三州因置十三部刺史元命包漢人僞造故言益州而不言雍州則讖緯雖起於春秋之時實亂於哀平之際信矣孔穎達曰舜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漢末公孫度據之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在周職方爲幽州之地賈公彥曰漢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郭璞以爾雅釋地九州爲殷制夏無幽并營殷無青梁并周無徐梁營

荆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發源於雍州而東南流至荆州之川潁出少室湛出昆陽皆發源於豫州而東南流爲荆州之浸蓋潁之別爲潰潰有大小小潰出汝南潰強與潁水合故潁或謂之潰潁水又東大潰水注之東南流逕召陵縣故城南而上承汝水枝津世亦謂之大潰水南逕慎城西而入於潁慎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吳者潁水從此會於淮故左傳謂之潁尾蓋潁首陽城而尾下蔡下蔡故州來班固獨指此爲荆州浸則其地古屬荆州矣召陵及慎漢屬汝南爲豫州在春秋則皆楚地楚曰荆人則皆古荆州之域也湛水北枕山山有長阪水流其下故有湛阪之



名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滿城滿城北有湛水東流入汝昆陽在犨縣北而湛出犨北魚陵西北而東南流歷魚陵下其地接方城方城卽葉縣漢昆陽屬潁川爲豫犨屬南陽爲荆然則湛合汝從豫入荆也汝有潰鄰道元謂潰潰相近故世謂潰水爲大潰水亦或下合潰潁之稱則似湛與汝潰合爲一水矣正南曰荆州江漢汝潰皆南土國風列於周南故江漢爲川潁湛合汝潰爲浸潰與潰同音古荆州北接陳汝控帶許洛齊語桓公南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荆州諸侯莫不來服鄭語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所謂荆州諸侯也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案文

城有應鄉故應國新蔡故蔡徙有大呂小呂亭故呂國定陵襄城有東西兩不美在漢或屬潁川或屬汝南陳故陳國屬淮陽皆古荆州淮南子曰昔者楚地南巡沅湘北繞潁淝西包邑蜀東裹鄭淮潁汝以爲池江漢以爲池豆之以鄧林繒之以方城汝潁以爲隍江漢以爲池隍之以鄧林繒之以方城見荀子議兵篇然則潁湛即潁汝也陳成以爲宜屬豫州豈其然乎春秋傳楚令尹子瑕城郟水經注潁川郟縣汝水逕其故城南即子瑕之所城也則潁汝宜屬荆州益信

豫州其浸波溠

豫之浸曰波溠注云溠宜屬荆案湖有溠漳有溠江有溠湖水別爲金湖溠漳水別爲柏梁溠江水別爲觀詳溠皆以溠名然則溠不屬荆也尒疋洛爲波則波溠明爲滎洛之別名矣應劭謂孤山波水所出區區小水安足爲一州之浸乎馬融廣成頌曰波以波溠貪以滎雒說本職方曰波曰貪明波溠即滎雒也注引水經注溠水出黃山在唐隨州棗陽縣東北則溠屬荆矣波水出嶽馬鞍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在唐波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尒疋滭沙出注云水中沙堆爲滭溠猶滭也故可爲梁左傳梁溠蓋以此

雍州其川涇汭

雍州之川涇汭注云汭在岐地詩曰汭流之即流讀爲鞫毛傳云汭水涯箋云芮之言汭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則汭非水名渭汭夏汭漢汭羅汭洛汭沙汭淮汭厨汭皆曰汭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服虔曰汭渭內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渭水入河是爲渭汭其地在京兆船司空猶夏水入江爲夏汭其地在江夏云杜縣亦曰汭水兼通夏目而會於江然則汭非水名信矣雍之川莫大于汧渭班固言芮出汧東入涇是汧水入涇謂之汭也呂忱之說不其然乎地理志汧縣汧水出西北南水亦出西北明芮即汧也酈氏謂汧有二源一出縣之蒲谷鄉經中谷決爲弦蒲藪一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即古之隴坂東北注爲魚龍水二源分流一入渭一入涇矣渭春謂之渭汭涇謂之汭水相入也



冀州其澤藪曰楊紓

尒疋九藪秦有楊陓呂氏春秋秦之陽華淮南子秦之陽紓高誘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又云陽紓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皆應說也郭璞純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弦蒲當之矣案中山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河緡姑之水出於其陰酈道元謂其地在弘農上雒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言冀州之藪是謂洛間言在河洛之間堯受河圖於此禹治洪水具禱陽紓即其地也殷天子傳天子西征禱行至陽紓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河宗

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illegible]紆遠[illegible]於[illegible]三千里
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說者謂呂
梁在西河離石縣西孟門乃龍門之上日兼孟津之名古
河宗之地陽紆即陽華蓋山也衍而爲敷河伯都焉其山
更在敷之西故距灋水三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
華至於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則其地之廣可知故半在
秦半在晉然而職方屬冀不屬雍何也穀梁子曰鄭在冀
州鄭在豫而云冀者蓋冀帝王之國爲天下之中州是以
禹貢首冀州而鄒衍敘九州亦縣之畿亦自冀州始故自
平遂之山至陽華之山凡十四山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



之六月者歲之中也蓋地中山中祭以歲中陽華屬冀以
此一說陽陵大陸一地兩名禹貢大陸屬冀州康成注尚
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遊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
漢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信都禹貢北過降水至於大陸
康成謂鉅鹿與信都相去非千里地名變易世失其處今
河內共山其水出焉古音降讀爲共今之共水古之降水
說文作洪亦云然而以館陶北屯氏河河之故道爲大陸
則亦冀州之地也春秋傳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
甯杜氏謂鉅鹿絕遠當在汲郡修武縣之吳澤修武故甯
也鄭注引韓詩外傳武王代紂勒兵於甯更名修武亦以
爲吳陸即大陸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殷[illegible]
去鉅鹿雖遠而皆有大陸之名蓋以其爲地[illegible]
高者山下者藪廣且平者陸焉用指其處以實之哉竹書
穆王征犬戎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蓋謂陽紆山
也似陽紆在西陽華在南而得合爲一者亦猶楚之雲夢
跨川亘隰兼包勢廣者歟修務訓曰禹之爲水以身解於
陽盱之河陽盱者陽紆也盱或作貺高誘曰陽貺河在秦地應休璉引之作陽盱李善注云盱音紆

并州其川曰嘔夷

并州之川嘔夷注云祈夷祈嘔音相近水經注亦作祈夷



出代之平舒縣東逕縣之故城南澤中控引衆泉以成一
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
所出東北流乃祈夷也在代故亦曰代水說文滱水起北
地靈丘東入河即嘔夷水并州川案靈丘唐蔚州治通典
云嘔夷在其界漢屬代郡未聞北地有靈丘則說文非許
氏之舊矣然以滱水爲并州川則班氏之說也祈夷水北
至桑乾滱水東至文安本非一水酈氏以滱爲溫夷出縣
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是一作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
于河然則嘔夷蓋溫夷歟

形方氏平離之地

形方氏乎離之地乎今作乖俗誤爲華說文𦵏爲草木華从丞从亏乎背呂也象脊肯形從乎康成讀乎爲佩哨之佩乎離者佩邪離絕也說文玉篇皆無佩字玉篇於乎部加華訓爲華斜廣韻作𦵏又華邪者猶佩邪云爾華一作𦵏乎作𦵏即乎字廣雅𦵏𦵏也𦵏哨𦵏也明佩與𦵏同佩奚實一字廣韻分爲兩一音夸一音乎形方氏掌正地形故其形乎斜者正之不正者謂之佩賈疏謂兩頭寬中狹未知所出當攷說文斜讀若茶詩其虛其邪鄭箋從爾雅邪讀爲徐則邪非徐也茶古衍字邪徐義同邪一作斜亦作𦵏佩即𦵏字說文云汚𦵏下也從穴瓜聲一作𦵏字林云汙也音烏說文汚𦵏陸德明曰汚𦵏猶汚邪也然則佩邪猶汚邪歟徑廷爲直佩邪爲曲史記汚邪滿苑說苑下明邪一說佩即𦵏說文云不正也從立𢍰聲似非也形當攷

秋官一

東夷　半農　忠生　帝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管子曰小辠入以金鈞薄辠入以半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亦見齊語蓋束矢以示罰鈞金以贖辠禁之而不聽乃入束矢鈞金說者謂訟獄者皆然誤矣矢取其直不直者入束矢金能見情無情者入鈞金若不入矢則是自服不直不入金則是自服無情乃所以禁民訟禁民獄也



折獄不以剛舊說謂金取堅剛失之淮南子曰有輕辠者贖以金分說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云金分者隨辠輕重有分兩箭十二為束案鄉射禮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握謂中央又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兼束者四矢異束亦然鄉射專指大夫言故云兼大射兼指諸公卿大夫言故云異束於握上謂可握而持然則束矢者四矢也舊說謂十二矢者蓋本漢書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韋昭曰射禮三而止無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然則一弓四十八矢其說又與毛鄭不同師古曰一發為一放則四發為四矢然案魏瓦棺名印土公邦魯頌賜鴞尾鴞尾鬱箭毛二枚則服韋之說非無據也

毛傳云五十矢為束荀子論兵云甲兵五十弢矢之說康成謂弓百矢蓋本書春秋傳形弓一彤矢百之文此二說者一用之軍旅一以賜諸侯皆不言束也而謂秋官聽訟入矢亦如之其不然乎舜典金作贖刑注云金黃金呂刑其罰百鍰注云黃鐵孔穎達謂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古贖辠以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數令與銅相敵康成駁異義言贖死辠于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一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辠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辠皆以銅也禮器內金亦謂所貢之銅注云金炤物疏云金能照物露見其情此禁民獄者所以入鈞金歟易



噬嗑外卦為離離為火五行之位火承金坤之六五上升乾位得中而明故曰得黃金黃言中金言明也素問云金發而清明廣雅以清明為金神折獄以明得其情矣得情勿喜故有貞厲之戒焉禹貢金三品銅三色也魯頌大賂南金言南指荊揚王肅以三品為金銀銅孔穎達以為尒疋黃金之美者謂之鏐自金謂之銀則貢金銀者當以鏐銀為名也禹貢有鏐鐵銀鉛銀而無銅故知金為銅春秋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此即荊揚所貢之金也古以銅為兵楚金利故吳越之劍南人貴而寶之弗使出境然則三品

爲銅信矣三色者青白赤也康成云今東萊郡或以大斗兩爲鈞與三十斤相去懸絕則鈞金猶金分蓋亦既沒輕重之名矣晉律賍死金三斤失期舉四罰金四兩漢律賍死金二斤八兩皆黃金也

小司寇三曰詢立君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詢有三其三曰詢立君春秋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涖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矣禮立君必詢萬民也堯年老而子不肖舜有元德而在側微帝聞之



而岳牧不舉於是帝朝萬民而詢之廷民之所舉一如帝之所聞而當乎帝心於是史臣書之曰師錫帝介衆曰師以爲舜有天下也衆錫之曷爲不曰天錫之而曰衆錫之天遠而衆邇也不乎於衆而合乎天安矣且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未知誰立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密埋璧於庭而使五人入拜且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而或跨之或加之或壓之皆可以爲當璧則神之所命誰知之者適足以啟其覬覦之心而前有蒲宮後有奧主臣強於君末大於本亂幾亡國故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然則太卜曷爲而卜立君者

先王先蔽志而後命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乃參之以卜筮未有不謀乎卿士不謀乎庶人而專信卜筮之說者也是故衆歸之者王衆去之者亡湯武革命堯舜巽命澤滅火曰革柔順剛曰巽剛爲君柔爲民言君中正而民順之矣太康尸位黎民貳也成湯代虐兆民懷也帝癸喪邦衆弗協也武王克紂衆一心也故曰衆歸之者王衆去之者亡

上服下服之刑

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辠注云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刑



也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刑之疏云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曰服蓋漢法如此康誥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明堂位曰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說文當辠人曰報從卒從艮艮服辠也荀子曰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管子曰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然則陳之以道先民服之及其要囚又加服念所謂上服也罰雖有倫猶曰未遜刑一人而天下服殺一人而萬民和所

謂下服也書曰恫瘝乃身程典曰余體民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蓋疾痛本諸身求諸民故曰國之刑具在於身則下服必先上服也教之以三物糾之以五刑求之以五聽然猶必三刺三宥三赦而後加刑則民之陷於刑者亦寡矣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者以此康成以漢法解周官似失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以權惟明克允苟非服念焉能用權五刑故有五服傳曰皋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服讀為附（致工記化服服讀為負呂刑上服下服服讀為附為附蓋服亦有附音並非改字不識字而自謂通經）附之上下如喪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而



重或恩輕而義重或名重而情輕上附下附皆有等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權我所謂服者大明服也後漢太尉劉愷奏議引呂刑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而上服下服禮記服作附蓋服與皋定而施刑附謂皋疑而議減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辟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挾猶皋也上刑挾輕下附者皋輕以明重下刑挾重上附者皋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下附謂小比上附謂大比大小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謂之附莊子曰以刑為體謂之服

王師五禁　注對有司律

王師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師禁三曰野禁四曰軍禁康成謂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詭夜行之禁其物可言者今漢律亦亡其物莫能言矣離載者載奇兵也韓非子曰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皋死不赦離之言奇載而下帷是為姦非若兩人同車法所不禁也賈疏失之士師野禁即大司寇之野刑所謂上功糾力者謂民農則重本重本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乃專一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故謂之糾力呂覽上農篇野禁



有五古之禁書猶存其略焉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甫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蠶齒年未長不敢為圃圃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越畔賈不敢為異事山不敢伐材下水澤人不敢灰僇羅網罝罘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為害於時也苟非同姓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灰僇者月令仲夏毋燒灰燒灰者僇庸謂傭賃者而云不敢私籍則古有在官之傭故遂師得移用之以救其時事歟男女嫁娶不出鄉里則民無百里之戚不敢越鄉而交天司徒所謂聯兄弟以安民蓋如此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治

此在上者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在上者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是爲野禁亦曰野刑不禁以法而禁以身不刑其體而刑其心故其時野無曠土國無罷民康成以田律當之誤矣

四曰糾刑諸國中五曰憲刑諸都鄙

士師五戒四曰糾刑諸國中五曰憲刑諸都鄙康成謂糾憲未有聞焉案小司寇正歲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則憲者國之刑書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內宰憲禁于北宮蓋皆宮中之刑而表縣之以爲法小宰掌宮之糾禁宮正亦掌焉宮正糾德行內宰糾其守則糾亦用諸宮



中州里糾過惡黨正糾戒之鄰長相戒相受鄉遂縣之士亦各糾其民則皆用諸國中者也大司寇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恭徧及萬民矣戰國策安陵君成侯者奉襄王之命以守安陵也乎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臣工子不得與焉安陵說苑作鄢陵漢縣屬潁川郡戰國屬魏爲安陵小國也韓魏滅而獨存所謂大府之憲卽士師之憲用諸都鄙者而稱憲之上篇則憲卽古之章也管子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辠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辠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大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辠死不赦是爲首惡春官太史之所藏頒之官府都鄙者卽此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達于四海蓋正月布之正歲縣之周正月夏正歲孟子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百姓者憲也晏子曰君子有道懸之閭士師五禁書而縣于門閭者以此

八成七曰邦朋

士師八成七曰邦朋一作朋注云故書朋作倗鄭司農讀爲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倗宗蘇林曰倗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



省作倗讀若陪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爲是則倗非明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爲朋阿黨爲倗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訝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倗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備署也強者爲圉弱者爲屬圉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訝士以成之者散之焉鄰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鄰成侯師古曰鄰音陪又普官反從邑爲鄰從人爲倗倗古倍字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堋說文引廣雅曰堋淫于宋堋與倗通廣雅否弗倗批皆非佳語亦猶爰充竊盜云爾淮南中訓邦汋也

脅詭陰謀邪賊也吳之宰嚭梁之朱异身內懷外國將生害邪謀也薛宣之子創戮近臣犯邪令也弘羊之客詐稱御史矯邪令也賜虎之因季孫爲邪盜也朱博之附傅晏爲邪側也杜業之毀師丹爲邪誣也是爲士師掌士之八成士指訝士訝士諭邪國之皋刑成四方之亂獄蓋以此

荀子曰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蠹孽也此邪誣之謂歟妒昧爲誣交譎爲汋雖有妒昧之臣苟非交譎則妒昧不行故八成以邪汋妒邪誣終

鄉士聽其獄訟至王會其期

書傳曰今之聽民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聽謂議獄察其辭辯其訟異其要近者聽于朝遠者上於國鄉士一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羣士司刑各麗其法以議而求所以生之之道若求其道而不得則士師受中刑殺勿登中於天府蓋司民登數司寇登中皆於祖廟使神監之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之日而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說者曰會者就也春秋之例魯往會於他處則書曰會某若公在外彼來就公則曰會公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是就之義會必有期凡我會彼彼會我各及其期曰會若不及其期則曰弗遇議無信也桓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然則會必有期明矣故司刑議獄亦曰會其期期者一旬二旬三旬之期也君與臣會君不爲臯臣不爲伉春秋叔老會鄭伯公孫敖會晉侯禮也左氏謂卿不會公侯失之矣不明周禮焉得通春秋都家不會何也方士掌都家訝士掌四方之訟獄言四方則兼都家邦國矣有皋刑則明以諭有亂獄則往而成都家亦如之故不言會也且四方之聽朝家宰管之矣豈都家獨不然乎

訝士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訝士諭皋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云士謂士師也獻疑辯事先來指訝士乃得達於士師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指廷尉議者案孝景五年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注云讞平議也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然則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治猶讞造猶移有疑則讞不決則移愼之至也亦欲使邦國之治獄者務先寬也漢之廷尉周之士師造士師猶移廷尉爾有疑獄皆讞廷尉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春秋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公羊謂內大惡諱而目言之者以遠也左氏亦謂成宋亂者爲賂故皆非也賂者取郜大鼎于宋固明書之而不諱矣取賂在後成亂在前左氏一之尤失經義公欲成亂故會於稷卒取賂而還自是兩事春秋屬辭以直不以罔宋亂已成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是罔也非直也豈聖人之心哉說者求其義而不得則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則易爲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亦明矣蓋自古訓亡而孔子之雅言亦絕學者遂莫能明春秋一字之辭由是杜預之徒妄爲之說蓋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史司寇吏也正於周卿師之職今漢有正平丞丞所屬）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謂之成秋官訝士掌四方之訟獄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之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爲平妄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弒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



取賂焉孔子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佐成其辜兩說皆未允以民成之者與民共聽之而已魯公孫敖爲襄仲聘而自娶焉仲將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此成之之事也如但和解兩家又何必使舍之且使反之乎舍之反之非所以斷成其事歟鄭康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辜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所謂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者蓋如此春秋所謂成宋亂者亦以此詩曰虞芮質厥成質者剂也兩造之辭爲兩剂故曰以兩剂禁民獄虞芮之獄文王成之明宋之亂桓公不能成也合詩禮參觀則春秋之書法見矣竹書帝啟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涂訟涂者往而成之也獄訟成士師受中中者獄訟之成辭故都家刑殺士師書成在官曰官成在國曰邦成以待萬民之治謂之中歲終則天府登中故受中之官名爲典成之吏士師之八成由此出焉家宰八濟之官成亦曰八成八成者八聽也一曰聽敘二曰聽師三曰聽圜四曰聽爾責五曰聽訟傷六曰聽取予七曰聽質劑八曰聽出入晉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

足以知二國之成傳主然則聽訟謂之成地

朝士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朝士之地傳即司約之地約傳謂傳別約謂約劑皆判書也藏於天府若有訟者則開府視書以聽其訟故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包咸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戰國策云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呂氏春秋亦云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高誘注曰屬連也鄭司農謂田地町畔相比屬故爭界而訟如魏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皆不能決冀州牧孫禮請以明帝初封平原圖決之便可立斷古者邦國土地大



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于戶口圖地約則書于土地圖器約則書于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于丹圖者歟又封建諸侯亦有圖至漢魏猶然故明帝所封平原王則有平原圖以圖決訟朝士職所謂以其地傳而聽其辭也案圖驗界宜屬平原而曹爽偏聽清河之辭乃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是謂地傳不足憑丹圖不可信故孫禮爲之歎息而流涕焉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謂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地傳者版圖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朝士職凡盜賊軍鄉司農謂盜賊暴害若軍旅出軍謂持兵者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奄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責其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子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之明矣雖羣輩其入鄉邑及大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不得無辜以其不持兵也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辜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無故持兵入人之門雖傷國君猶若無辜然春秋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渤海盜賊起太守龔遂單車之官移



書屬縣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賊然則漢律亦然不持兵者不爲盜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則軍訓爲攻與春秋書伐同義

司刺三刺

司刺掌三刺因以名其官三刺者三訊也壹訊羣臣再訊羣吏三訊萬民後訊其人考訊其辜辜訊問也慎之至也是爲刺其象棘棘外刺而赤心故樹棘爲位象以赤心三刺焉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蓋棘者斷獄弊辜之地刺者哀鰥哲獄之情康成謂三刺辜定則殺之若三刺而情可原則宥之且赦之矣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求民

情所民中豈無有比敵者而惟緣是問必不然也則刺非殺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克刺之成公十有六年刺公子偃公羊謂內諱殺大夫故曰刺穀梁謂先名後刺殺有辠先刺後名殺無辠則直以刺為殺矣愚謂刺之者訊之也春秋殺大夫未聞列其辠獨公子買先列其辠而後刺之則刺之非訊之而何且又安知刺公子偃者先刺之而後殺之歟抑先刺之而後宥之且赦之歟如曰刺之者殺之則春秋書刺與書殺等耳何諱之有乎晉獻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其實未嘗殺也惟文公刺懷公於高梁則直殺之矣內傳言殺外傳言刺然厲公殺三郤亦云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則是春秋殺大夫列國皆曰刺以掩其專殺大夫之名及孔子修春秋始改書殺以著其專殺大夫之辠獨於內仍書刺者諱言殺故書刺則刺非殺益明刺者或殺之或宥之或赦之辠未定之辭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者刺之刺者問之故申胥釋劒而對漢安樂侯劉福坐為常山太守祝禮上訊未竟病死注云訊考問之謂古所謂刺公子偃者亦如此方言凡草木刺人白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然則刺與棘通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刺之之謂也漢置刺史奉詔察州



余疑訓為殺似失之宋書百官志曰刺者名宦蒼頡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

## 司約　約劑　丹圖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一曰治神之約二曰治民之約三曰治地之約四曰治功之約五曰治器之約六曰治摯之約大者書于宗彝小者書于丹圖古者天地異官民神異業故首治神而治民次之治地次之九職任於民六府修於地而功成焉故治功次之有功乃受器故治器次之有五器因有三帛二生一死摯故治摯次之六者皆有約約者結也要也予質曰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神約者非命祀之謂蓋謂凡邦之大盟約北面詔明神大司寇涖之司盟掌之戎右贊之司約書之而發其書于天府其貳在司盟者是也天官以八則治都鄙而馭神之則為先秋官以六約治萬民而治神之約為上易之觀也省方觀民神道設教者以此民約者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興賦質人之所質傳泉府之所斂賒有約劑者皆是若夫遷毀而盤庚命衆封衛而陶叔授民非司約之所掌也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量之涂數形方所正之乘離遂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洫皆是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正其界也春秋郤至爭鄭田閻嘉爭閭田周之東遷也地

約之亂久矣故子駟爲滥四族喪昏因之作亂宋鄭之間有隙地兩棄之而以六邑爲虛惡其爭也然則約劑大亂開視約書不信者殺先王早已防之嚴矣功約者如二號爲卿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而司常遣其象司勳藏其貳焉春秋之義苟有以定國安民必書功於廟故襄公朝晉獻子書勞禮也器約者凡喪祭賓射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得受天子之器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而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王賜之路復命於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衛仲叔于奚有功賜



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官蓋器約之書于丹圖者如此魯衛三卿故書爲三奚則天子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藏也周禮在魯相證益明矣摯約者謂六摯大宗伯作之射人相之司士擯之膳夫膳之古者相見必以摯故有士相見禮春秋禮廢已久定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是時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皆執皮帛繆子男而遂不復以執羔爲尊貴矣至是晉上卿執之魯人始貴而尚之記者慨摯約之失官也宗彝者宗廟之常器所謂銘勳彝器歷世爾光韓非子曰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盤盂宗彝之屬圖書即丹圖古者功名著乎盤盂銘篆存乎壺鑑皆在記年之牒號曰春秋而謂盛世無之豈其然乎或曰丹圖者丹緡也夏禹授元要集寶書書以南和丹緡封以金英之函檢以元都之印其言不雅馴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礪不可奪赤故古之圖書以丹示信焉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其辠也漢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書其功也說文引揚雄說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則漢之告廟以丹書不獨封功臣矣抑又聞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所自也緣圖幡薄從此生焉古者緣圖記千歲之事丹圖書萬民之約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千歲之事在其中矣緣圖幡薄亦奚以爲幡薄者幬幌也廣雅云幬幌謂之帷其文皆從巾故曰幡以其爲物也薄故曰薄其色赤故曰丹圖埤蒼云幬幌赤紙所謂赫蹏書孔穎達曰近世魏徒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銘爲軸蓋古之幡薄也丹書之遺法

司盟北面詔明神

荀子曰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亦見穀梁董子曰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不義之中有義焉然則會盟非歟秋官曷爲有司盟也曰秋官之盟非春秋之盟春秋之盟不行

於三王之盛世秋官之盟五帝則之然則二典特爲不言盟曰肆覲六宗周祀方明一也皆不言盟而盟禮具焉矣肆覲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臨之以上帝涖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是故春秋善胥命而譏人刺屢盟其心一也古者非會同不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屢盟盟禮已亡先儒無說覲禮加方明於壇上則會盟之禮猶存其略焉方明者六宗也其神皐於上帝尊於山川其主方四尺木爲之號曰方明設六色上元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北璜東圭六色以象之六玉以禮之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楚辭九章亦云五帝折中六神嚮服山川備御司盟所謂北面詔明神即此六神者六宗之神方明者六宗之位或曰六神五帝吉禮之屬見韓非篇邪篇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六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孔疏謂犯命者盟之不信曰詛之盟大詛小盟詛皆有辭墨子曰昔者齊莊公之時有王里國中里徼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以爲殺之恐不辜釋之恐失有辜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沐洫擐羊而漉其血讀正里國之辭既終矣載書其後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社之主碎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司盟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其禮蓋如此雖事近乎誕而云在齊之春秋則非無據矣墨子雖涉異端敢於侮聖談道者斥之而我獨有取焉者以其去聖人未遠也盟禮既亡而其羊盟社漉血讀辭其禮存焉所謂齊之神社者其說亦見墨子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春秋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如齊觀社穀梁以爲尸女尸女者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名讀春秋者疑之及觀墨子而其疑渙然釋矣故不讀非聖之書者不善讀書者也毛傳謂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而不言羊秋官小子羞羊珥於社稷珥所神聽事類於盟墨子所謂盟於神社也然則盟詛蓋用羊歟孔疏謂詛用一牲公子鱄之去衛也濟河而盟曰昧雖彼視昧古茂字蓋盟也而其辭則詛矣戰國策齊衛先君刑馬歷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牲古會盟之辭也盟有大小詛亦如之三物亦不必殺犬鷄楚趙同盟毛遂歃血兼取雞狗馬是盟之大者三物並用矣天子馬牛諸侯大夫大夫以下雞雞而兼用羊羊者祥也上下同之或曰獬豸神羊古者決獄命觸不直說苑奉使篇曰齊魯之先君相與刻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命其身者此刻羊是古之盟

約皆用羊矣

## 職金金版

旅上帝饗諸侯職金共金版康成引尒疋鉼金蓋冶金謂之鍊鍊金謂之鉼鉼金謂之版論語說桀殺龍逢地出金版延矣太公金版玉匱劉歆以爲近世之書信哉金版者國之典筴也周書大聚篇周公旦陳營邑建都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蓋藏之府朔旦省而行焉昆吾者職金之官也四月孟夏王嘗麥于太祖命大正正刑書假於社各牡羊一牡豕二王在東序大正居戶西南向九州伯咸在



西向王升自各階作筴執筴從王若曰予小子聞古有遺訓予則皇威不忘祇天之明典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予孫其常能憂恤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罔亦無或刑于鰥寡非辜惠乃其常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順爾臨獄無頗保寧爾國世世不殆大史乃降大正乃中降王則退是月大宗序天時祠大暑少宗祠風雨百享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所謂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者也刑書九篇是爲九刑大正者大司寇凡秋官皆曰正王制正聽之漢有正平丞說者謂秦所置蓋罰本有是官而秦改置云爾旅上帝作筴告天饗諸侯作筴命之西京賦乃爲金策用錫此土是古策皆以金矣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故莊子謂之金版六弢鄧析私造刑書名爲竹刑明國鑄刑書以金不以竹也銘之版曰刑書銘之鼎曰刑鼎二者不同杜預一之誤矣國家大訓或書之玉或銘之金皆曰版奉爲式故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大戴禮保傅篇曰素成脩致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素問曰書之玉版每旦讀之名曰玉機左傳曰刑器孔疏云書之于版故號爲器吳越春秋金簡玉字皆篆其文墨子曰書於竹帛鏤於金石七略曰太公金版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謂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賈氏無疏學者嘗焉雷與椎金石也槍與椁竹木也連類及之凡守城有鹿角槍埋於坑拒馬槍棄於路皆木也揚雄傳木雍槍槊師古云以木擁槍蘇林云竹槍廣雅云簇謂之箭一作鏃謂之笮是爲箭槍蔡謨與何隨騎書所謂數百步內布竹箭如蝟毛賊不能飛者通俗文云剡鋒謂之槍蓋取竹鋒而銳其端長略訓所謂剡撕筝即此也錯傳具蒺石如淳曰城上雷石雷一作礌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礌成雷榛殘木碎潘岳汧督誄所謂罵礌以鐵鎖機關既縱礌而又昇焉是也一名礮石閒居賦云礮

石雷駭注云破石泠之拋石破與拋通音匹孝反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說文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一名旃魏志謂之霹靂車亦曰拋車霹靂與雷象其聲也後世易石以火號震天雷蓋師雷石之遺意而加酷矣椎者金椎椁一作桴誤墨子雜守篇曰凡禦雲梯之法必廣城以禦之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然則椁者禦衝之具因雷而及槍因椎而及椁乃竹木非金石也椁讀如公羊恢郭之郭蓋恢而大之之名或讀爲拊拊乃鼓桴誤矣一說發石之木名楯故曰槍雷後世易以火號飛火槍蓋其遺術椁讀爲鐓蓋干金椎也秦始皇造橋



鐓鐓重不可勝刻作力士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是爲干金椎

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

書甘誓湯誓皆曰孥戮汝孔安國云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又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辜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蓋明知古無從坐之法而曲爲之辭令出惟行犯者不赦權以脅之非通論也案說文無孥後人所造帑在巾部金幣所藏左傳烏帑帑爲尾烏之後也故人之妻子亦曰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曰樂爾妻帑毛傳訓帑爲子俗讀帑爲吐蕩反因作孥以別之由是奴帑孥相亂而不可復辨矣鄭司農解周官引書曰奴戮汝則孥當作奴明甚秦誓因奴正土論語箕子爲奴許叔重曰奴婢皆古之辜人也司厲職其奴男子入於辜隸女子入於舂藁罰弗及嗣帝之德也辜人以族受之殘也收帑之律始於秦古安得有帑戮之刑哉書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先儒以爲此即帑戮之刑王肅謂同產皆坐無遺免者康成謂奴其妻子不遺種類孔安國謂刑者非一皆非也古之行師儲有餘備不虞之軍興服上刑無餘非乏辜亦非殺非殺奈何戮之爲奴名勒丹圖入于辜隸職在司厲所謂奴戮者如此司農引書及論語箕子左傳斐豹爲證得之康成謂



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乃漢法非周制也孔安國尚書作孥戮史記作帑戮漢書說苑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亦見呂氏春秋蓋春秋亦作奴戮有從坐者然祈奚卒救而免焉益信古無之矣御芮食采于蔿故曰蔿芮與呂甥謀弒文公依秦漢法當族然辜止及身并奪其邑而已其子缺未聞從坐也後卒爲卿復與之蔿春秋且然而況先王之世乎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牛古音偶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官奴者辜隸之奴也

司圜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　注墨幪

司圜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康成謂

著墨幪蓋古之象刑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不純純緣也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謂出國土居州里民猶恥之司圜職所謂雖出三年不齒者也愼子曰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綬當劓以非屨當刖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然則唐虞之象刑即司圜之明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又異其章服以恥之罷民猶罷士亦曰惰游玉藻云垂緌五寸惰游之士玄冠縞武不齒之服蓋出國土之罷民所謂三年不齒者則冠垂長緌當其未出則著墨幪焉而愼子謂以幪巾當墨則又不然罷民役之司空猶漢之城旦黥面曰墨墨而役之者黥爲城旦不墨而役之者完爲城旦著墨幪者蓋完爲城旦者也當黥者墨其額不當黥者蓋墨其巾而已非謂廢墨皋而以幪巾當之也荀子不知其義乃曰象刑起於亂今悖矣國以恥爲維人以恥爲大有恥而格爲良士無恥而免爲幸民故德道禮齊象刑乃作惰游之士沉浮民間害於州里所謂無業之人嗜酒好謳歌巷游而鄉居者而其皋未麗於五刑康成謂書其皋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必不然矣雖害於人無大皋惡不昏作勞有似乎罷於是坐之嘉石入之圜土役之辱事以勞苦其體墨其巾長其緌縞其武服之以不齒之服以發其羞恥之心如是三年而猶不改是靦然人面而爲禽則殺之無赦故曰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一說出者解脫而出漢律諸囚徒私解桎梏鉗赭加皋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皋故義經爲定襄太守凡獄中重皋有私入相視者盡以爲解脫而殺之則是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漢律之所謂解脫也然窮戚抵皋髡鉗解脫亡去宴然家居則漢律雖嚴輕皋解脫者不殺號爲網漏吞舟之魚古律罷民皋輕出圜土者殺則象刑較漢律而尤嚴矣先王以九職任萬民欲使天下無一人無業此象刑之所由作也刑不虧體罰不虧身以爲如是可以止矣不然罷



馬不畏鞭罷民不畏法雖增而累之其無益乎賈山曰陛下即位赦皋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然則著背之明刑起於秦漢也亡髮者賜巾是髡者得加冠飾矣蓋漢律之輕於古者如此後漢鄧令張伯昭事梁冀有同歲生得皋於冀亡奔鄧鄧陽納而隱告冀冀捕殺之鄧當遷爲鄧令而其母死乃里人馬屋先受官而後發喪及冀誅而河南尹李燮謂鄧於冀使卒投車溝中令播亂下大器於其背曰昭昭貴友貪官理財乃且表其狀遂廢錮終身此東漢時禮書背黥於背者也然則漢之皋人衣赭書背書背矣

夷隸掌與鳥言　蠻隸掌與獸言

服不氏養猛獸掌畜及圉隸養鳥而皆教擾之夷隸與鳥言蠻隸與獸言列子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

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上古聖神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蟻言氣血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遺焉然則服不氏能服不服之獸而教養柔馴其術本於古之神聖而夷隸豢隸能通鳥獸之言則皆偏知之所得也自伯益佐舜訓馴鳥獸爲百蟲將軍而崇伯鯀化獸之角能以爲城梟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于野蓋師黃帝帥熊羆狼豹貔虎爲前驅鴟鴞鷹鳶爲旗幟以力使禽獸之術得其術而或以爲祟或以爲神爲神者乘龍而上天



爲祟者化爲黃能而入羽淵後世其術絕然往往有能通鳥獸之言王充稱廣漢陽翁仲乘蹇馬之野有放眇馬於田者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彼馬此蹇此亦馬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果眇而管輅亦曉禽言則能解六畜之語者不獨東方介氏之國矣大司樂合樂以作動物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蔵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合樂以來之則鱗介皆可致而況毛羽之屬乎傅翼戴角分牙布爪者爲物合膏戴髮四肢九竅者爲人人與人爲伍物與物爲羣豈非物以異類而相遠人以同類而相親然而苟有教之誨之者人性固無有不善物性亦無有不馴是以明王在上鳥之惡者飛鷙格獸之猛者白虎仁大戴禮曰聖人有國龍至不閉鳳降忘翼爪鳥忘距鷙鳥忘攫蟲蟲不螫嬰兒蟲蟲不食天駒此之謂也

## 野廬氏

管敏文仲適晉宿於重館晉陽處父聘衛舍於甯嬴重館人甯嬴氏皆逆旅之官也賈逵孔晁以甯嬴爲逆旅大夫則周未聞有此官劉炫以爲逆旅之主庶民而已古之賓客不舍於庶民之家韋昭謂重館人守館之隸不知人與氏皆官名貴非大夫賤不至隸且館者候館也周制亞有



窩孳謂寄窩之樓可以觀望亦曰候館館有積遺人掌之其官中士下士而賓客歸旅則委人以稍甸之畜聚供之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臧文仲魯卿也卿行旅從非所謂軍旅之賓客歟委人之官與遺人等然則重館人者委人也國有賓客野廬氏令其徒擊柝以宿衛焉凡有節及有辱者至則爲之辟而誅昌翔寇伺之姦然則甯嬴氏者野廬氏也周之廬猶漢之亭五里一郵十里一鄉鄉有亭亭有室風俗通曰亭留也蓋行旅宿衛之所古者列樹以表道挈壺以表井夜宿晝息貿至如歸野廬氏所謂宿息井樹者野之道路皆然矣十里一廬三十里一宿五十里一市

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達道路之官爲野廬氏國有五溝五涂以爲阻固司險藩而塞之野廬氏敘而行之則舟車聲互車不必轅轅舟不必砥柱也有節者爲之辟無節者不得行道路有節合符爲驗以傳輔之田成子去齊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然則野廬氏蓋逆旅之若矣西晉十里一官權即古野廬之法然官非下士又無胥徒守之以貧民主之以賤吏則何足以禁奸禦暴乎且因之以殖利依客舍收錢名曰權稅故當時目爲道路之蠹焉權門之設晨開晨閉即修閭之閭互所以禁止行人凡操持不物者行作不時者



野廬氏禁之晨行者宵行者司寤氏禁之皆有道禁蓋禁苟非辠人與奔喪莫不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蓋日入慝作故吉無夜行之人也少夜人之禍多　潘岳謂夜行者貪路宵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遂欲盡去官權獨留逆旅乎吾所聞

橫行徑踰

王制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徑謂之蹊釋名曰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係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昌翔觀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蹊田墓輕奪牛罰重說者以爲輕重失倫橫行徑踰其細已甚矣豈無大於此者乎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姦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昌翔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禁塞其塗食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孔門子游稱子羽曰行不由徑謂其行方夫由徑犯野廬之禁先王之世人人不由安見其方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由此觀之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於呼此子羽之所以爲方歟太元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與之憂此之謂也衛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竇不踰不隧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注疏不明故補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不行直道是謂橫行管子謂里域不可以橫通亦以此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 秋官二

### 雍氏

春爲阱擭　注柞鄂

雍氏春爲阱擭穿地爲塹以捕禽注云擭柞鄂也堅地阱設柞鄂於其中淮南子曰走獸擠脚蓋設柞鄂以擠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怒決蹄而去蹄虎掌迎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魯語云鳥獸成設穽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一名蹊以纏獸足逸周書曰不卵不蹊以成鳥獸然則山不爲苑澤不爲沈春阱擭而秋杜罘之亦所以助生阜而畜功用歟罘氏注云罘其所食之物於絹中烏下來則掎其脚絹當作纏俗省爲絹其音同也不徒係獸兼可羅鳥太元曰挿其翠絶其絹西京賦所謂罝罞罻結者即此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兎注云兎罻也一名兎弥巨亮係其脚故曰蹄



齊語渠弭於有渚纏山於有牢即雍氏所謂澤之沈山之苑牢立柵以遮獸渚立鷗以捕魚纏齊語通爲環小匡說爲綱馬融廣成頌所謂纏棄四野之飛征也軍行依山澤爲險阻兼取川禽原獸以佐軍糧管子所謂南伐西伐北伐之主者以此雍氏之所禁也而管子行之周官之法亡也其說本此

### 萍氏

掌水禁幾酒

根生之物爲草草麗乎土故掌土化者其官爲草人浮生之物爲萍萍麗乎水故掌水禁者其官爲萍氏萍氏禁川游兼幾酒而謹酒韓非子曰道譬之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適者節也君子有酒節之而已易曰飲酒濡首不知節也鄉飲設禁射飲設豐賓飲告旨主飲謝祟賓主百拜終日彌恭其爲節也陰矣書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翩翩銜羽飲河顧其後也鳳凰雄鳴節節雌鳴足足取爲蠻名思其義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水性柔人多溺詩曰旨酒思柔則酒能溺人亦如水矣制柔以剛故告曰剛制于酒然而剛制不如溫克也周公作酒誥言沉湎之爲害而殺羣飲之民則似剛近乎虐然以酒禁委掌水之官謂浮而不沉者莫如萍不湎於酒猶不沉於水則仍取溫克之義焉不然殺羣飲何異刑弃灰輕皋而行重罰非所謂殷罰有倫也豈周公行之爲仁商鞅行之爲暴哉莊子外篇曰周周河上鳥也垂尾輕是以銜他鳥羽而飛過河注曰周周河上鳥也垂尾輕是以銜他鳥羽而飛過河吉人可求谷于物以補其所短也韓非子曰烏有翊翊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于河則必顧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有所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此說文無尾爲屈從尾出聲

俗本作屈衛孔穎達濟河共言有味若竟羽濟河有何味乎衛其羽例非他鳥也

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　中春修火禁

司烜氏掌以鑒取水于月鑒者鑑諸一名方諸淮南子許慎注曰方石也諸珠也古諸珠通劉子曰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諸運掌而少陰水類感之也萬畢術曰方諸取水注云形若杯合以五石葛洪有峨山丹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承取月中之水古之鑒也豈其然乎案唐乾封元年果毅李敬貞議封禪用明水實尊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考工記云金錫半謂之鑑燧



之齊注云取水火于日月之器準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應時得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未有得者比年祠祭用井水代之蓋金錫相半自是造鑑之法非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合用方諸當於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王充曰月中之獸兔蟾蜍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于天螺蚌負缺方諸鄉月水自下來同類明矣高堂隆謂陽符取火陰符取水名曰水火之鏡干寶謂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而陰燧無得水之理其說皆非蛤一名魁大元曰大魁蛤水酋酋之包言水之聚也待子曰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方諸一名蚌鏡古謂之鑒以此

司烜之烜一作煥一作焜焜爲楚語焜乃齊言煥讀爲貨焜讀若毀韓詩王室如焜毛詩作燬左形右聲說文並存說者又謂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方俗之訛也然則焜焜燬烜皆通矣夏官司爟秋官司烜爟爲熱火所以爇也其形在地烜爲明火所以照也其精在天在地爲木乃火之形在天爲日乃火之精形用其熱精用其明故熱火取諸木明火取諸日焉或明或闇火性善藏見則有輝伏則無光故司烜氏修火禁以心星之見伏爲出內之紀綱也方諸



取水或以井水代之說本管子桓飲於青后之井夏飲於赤后之井秋飲於白后之井冬飲於黑后之井中央飲於黃后之井易曰井道不可不革也言久則渴穢宜易其故乃知古者不徒改火且改井矣井卦九三井渫渫者渫其惡也蓋不食壽陽有歡樂井言三伏赫曦望見此井則爲之喜故井水渫惡行人惻焉不用則惡用汲則清明王變而更之則天下皆受其福矣管子曰鑽燧易火杅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水有茲火有赤人或遭之年命促惟渫且新乃受福是故教民樵室鑽燧壘竈泄井所以壽民後世不然人多夭折水必不由此也渫汙也汙穢則除去之故

曰渠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康成云屋讀爲剧。剧誅謂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辠法也。司烜掌之則辠人夜葬。漢書長安令尹賞爲虎穴收捕輕薄惡少年內穴中皆死。出葬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康成所謂楬頭即此。師古曰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楬從木。音竭。屋誅蓋刑於喪國之社。荀子曰辠人之喪不行。書行以辠殛古之法也。然則辠人夜葬漢法亦然矣。既葬而楬著辠名立於其地焉。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楬者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楬之言桀也。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一說穿穴曰竁。喪國之社屋之屋之者。掩其上而柴其下。使不得達上。邦若屋誅司烜氏穿穴以通明故曰明竁。蓋事畢則仍掩之。火秉明。故職在司烜。氏班固逃哀紀曰。底剧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古者復穴閉土取明謂之窬明竁之義取諸此。廣雅云。楬。樊札也。

條狼氏誓御曰車轘

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轘一作軘。於文皆從車。蓋古之斬刑或云車裂。魏策傳頭懸車軘四馬曳行。爲冠子曰害百姓者軘以狗。說苑謂齊車裂。蘇秦秦車裂。衛鞅其法起於戰國。非也。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轘高渠彌於郜。止宣十一年楚莊轘夏徵舒於栗門。皆弒君之賊也。齊楚討而轘之。以徇焉。先王之法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轘。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辠。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轘之。不獨殺君之賊矣。說者謂以左傳證周官。康成之失。然則東晉不可以證西晉。南宋不可以證北宋乎。如謂左氏不可信。則先秦無可信之書矣。孔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爭之。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學者皆以爲然。愚獨以爲不然。轘者



不忠之刑。焚者不孝之行。臣不臣二忠爲患。轘者患也。子不子。倒孚爲烝。古子字。烝古孚字。焚者烝也。易曰。突如其來如。突猶逆也。子而逆。出不容於內也。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穿戮亦云殺其親者焚之。夫焚與轘皆刑之酷者也。而加之逆節之子二心之臣。即刑當其辠。子高不問其刑之當否。而輒加以無道之名。則是弒君者不轘。殺親者不焚。而後爲有道之刑也。不亦異乎。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其所以包藏禍心。實由於猜之不早。而反掖之寇。必起於親近之。故則尤親近者也。故誓之以車轘。即其事以警其心。焉狗者使之。朗聽其辭。故奮鐸誓者使之潛消其慝。

易離之爰猶太元測之酌故
故執鞭其測日衝衝兒遇不肯子也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虞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孔疏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子玉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後來亦皆施用及隋造律始廢之淮南子人間訓有伏郎尹而笞之三百蓋起於戰國近乎古之官刑左傳又有齊莊公鞭侍人賈舉晉孟孺子鞭成有司之使則是賤者非士大夫獨條狼氏有誓大夫鞭五百之文與曲禮刑不上大夫之言相反于是學者疑周官非聖人之書不知官刑與教刑虞書並舉官有慢事衆以訊之



教或不率朴以威之象以典刑自昔然矣周公之爲師保也使伯禽與成王處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耻之楚文王用於雲夢三月不反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王皋當笞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寧得皋於王不敢負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曰小人痛之君子耻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此教刑之古者雖天子必朝師故國之至尊猶不廢笞後世之詈禮者乃謂刑不上大夫豈其然乎春秋大夫無遂事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劉向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專生事者不臣蓋以爲擅生事者將有跋扈不臣之心故條狼氏誓之以爲戒若大過誤之失常人所容懈慢爲愆輙相捷挑乃至尚書解衣就格人君自起撻郎則吾未聞之於古也孔疏謂鞭朔及隋而廢非也唐開元二十四年夾州刺史楊濟犯贓決杖長流嶺南以爲決杖施於貴臣不可加於高官嘗死雖復受辱厚恩百姓見之亦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而無益於事謀決杖貴臣且謂張嘉貞曰宰相者將來即爲受金長流若貴臣可杖恐吾輩行當及之是時秘書監姜皎廣州都督裴伾先犯皋嘉貞奏請杖之故說云然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條狼氏所謂敢不關者矯詔害者也不死而鞭律輕於漢矣如其不害漢律雖不害猶免官則專之可也而又何關焉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不請者不關也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然則命之顓斷而後可以不關歟殺梁子以爲大夫不廢君命不專君命有君命而誓之爲廢無君命而遂之爲專若是者刑茲無赦是故冢宰入法以官刑糾治司寇五刑以官刑糾職條狼氏之誓也所以糾之也曰轅曰殺曰鞭曰墨是爲官刑官刑糾官慢修抑又聞古之大夫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是掩其干紀之實假以不關之名此而不刑國無紀也國無紀必亡

修閭氏掌比宿五擇者守其閭五

修閭氏比宿樓而守閭。互謂行馬樓以行夜閭其門也。管子曰閭閈無圍。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曰。怠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古者有虞氏始置木爲閭而謂之互者。說文云。迻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郤克藏孫許同時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一在外一在內移日然後去。墨子自楚還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矣。齊有里尉猶周官之里宰閭胥也。審閭門慎管鍵管藏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于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即周官之修閭氏歟。宿互者宿守閭互而擊柝以衛焉。月令中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禁邑破閭爲闈。謂宮中之門曰闈。奄尹主之。閭里門非奄尹所主。愚謂宮中有永巷巷門謂之閨。韓非子曰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婦人守之。故曰婦閭戰國策有守閭嫗不必破爲闈也。迻一作根。封人注云。楯衛如根狀。賈疏云。衛者楯木於鼻。今之騾猶然。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狗蠶。一作枷。廣成頌曰。枷天狗蠶。晉三秦記曰。流山西有白虎厚原上有狗枷。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決之。一曰無患。於是作狗枷之名。則夫之有枷不始於漢矣。注衛亦也。

冥氏得獸獻其皮革齒須備備所以衛也。蜻蛚所以衛其家。爪牙所以衛其體。淮南齊俗訓。有穿窬拊楗抽箸踰備之姦。高誘注云。備後垣是蜻垣者家之衛也。秋官冥氏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而獻其皮革齒須備。司農注云。備謂搔是爪牙者。體之衛也。故備一訓垣一訓爪。人無爪牙之衛。乃削革爲甲。鎔金爲兵以爲衛。故甲兵亦名備。左傳齊烏枝鳴曰。用少莫若齊致死。齊致死莫若去備。老子曰。入軍不備甲兵。見韓非子。俗本作避。非言不恃備以救守也。桓魋以家備往。白公以戰備獻。一說備讀若采。蒲克切。音如蕣象獸指爪。說文采從用爲番獸足也。象其掌采訛爲備聲之訛也。踰備當作踰阬。普回反。音若裴。莊子曰。正晝爲盜。日中穴阬。阬一作培。顏閻鑿培而遁。注亦云。培後墻。則備當讀爲阬。或曰不然。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故曰備者國之重也。兵者國之爪也。垣與爪俱以備名。本乎古矣。

柞氏 注柞除木之名。讀爲屋笮之笮。

柞氏注云。柞除木之名。先鄭讀柞爲屋笮之笮。何休曰。親過高祖。毀其廟。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笮者。廟之西北厠也。西北隅幽隱之處。謂之厠。亦曰笮。欲取其木以爲薪而炊沐焉。魯說。厠屋簷。非也。爾雅。檼謂之楶。廣雅。楶謂之笮。笮言迫迮。厠言陂側。則厠爲屋笮明矣。賈疏曰。爲俗失之。廣成頌云。焚棐柞木。注云。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

依鄭義當者側白反草懷謂爲檐木說文桼爾雅屋上溝謂之瓴注云屋笮蓋柱上爲溝柱頭爲櫨所謂桼也儆政其木即取之此說文笮在瓦下梦上梦者複屋棟是爲複笮廣雅曰梦閣也即今之樓太史慈討賊賊緣樓行詈手持樓梦慈射之賢可著梦謂者樓簷下棟故舊說以屋爲屋笮一說屋笮者屋漏也釋名曰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西北隅曰屋漏覩死撤其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然則屋笮者當室之白也孫炎謂日光漏入抑或然乎歲成曰漏隱也屏隱之處則直訓漏爲屏矣一說柞屋棱也亦謂之質柞一作笮在各反見急就篇



## 薙氏殺草

薙氏殺草謂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月令燒薙注引薙氏職夷作薙皇氏云夷音薙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舍實曰繩皇氏音孕古作䌛管子曰壬子水行御羽卵者不殺毛胎者不賸䌛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蓋水氣行草木先受之而後及羽卵毛胎䌛婦焉任身含實其理本同月令國多女災禾稼不熟水傷含任氣相感也䌛一作媮太元云好媮惡粥又曰媮其膏女子之勞一作鯛家語王肅注云鯛魚之懷任然則女含胎魚遺子草結實皆從黽象其腹也黽惡鳴聞之者祈其新夷之者芟其陳注云以鉤鎌廹地芟之若今取芟矣芟乾草也謂收乾草有陳根也秋敗其實冬刻其根從春至冬一年之事六鄉之易六遂之萊必休之乃可復種者以此釋地云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菑者災也謂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新田者新成柔田畬和也田舒緩也然則菑者柞氏攻木薙氏殺草皆以水火變之則草木化爲糞壤二歲乃柔三歲乃和此田所以有再易三易歟詩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言耕者必先伐除茨棘而後種黍稷焉其法在農官則柞氏薙氏之職也故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除草曰芟除木曰柞載始也言耕之事始于此



##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

說文曰凡字朋者羽蟲之長鳥者日中之禽曷者知太歲之所在燕者謁子之候作巢避戊巳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字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雞首赤羽去魯侯之咎所貴者象形以望其來所惡者覆巢以使之去此硩蔟之官所由設也春秋鳥鳴亳社而伯姬卒其爲天也信矣鶉與鵲鴿非天也退飛而宋襄喪師來巢而魯昭失國則又何說歟漢永平中神雀集於宮廷而賈逵

脩之翦氏以攻禁攻之以禳其災又以嘉草攻之焚莽草而以其灰洒之以絕其害荆楚之俗取菊爲灰以除麥蠹氾勝之術取麥種雜乾艾藏之以馬蠶矢漬穀種則無蟲謂蟲生於濕熱燥之則蟲不生而收常倍崔寔四民月令曰臘月祀炙逢逢麥芽也齊民樹瓜田四角去蚤瓜蟲也要術誤爲蓮其法本於庶氏翦氏後世失其傳矣一說嘉草蘘荷也葛洪方曰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蘘荷葉著病人卧席下立呼蠱主名一說芒草杭也尒疋杭魚毒杭一作芫見急就篇顏師古云芫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死浮出故名本草經云芫華一名去水味辛殺蟲淳于意診脉曰蟯瘕以芫華一撮飲之即出蟯可數升病已然則能毒魚者亦能殺蟲也莽草蓋其類歟段氏雜俎言西域有禳蟲法作木天壇法以禳之後漢公沙穆爲弘農令時有螟蟲食稼穆乃設壇以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此段氏所謂西域禳蟲法古之遺術也則庶民攻說翦氏攻禁亦必有道矣

## 壺涿氏除水蟲　赤友氏除貍蟲

壺涿氏除水蟲赤友氏除貍蟲水蟲潛於藪澤貍蟲隱於牆壁注云水蟲狐蜮貍蟲麋肌蛾疏云水蜮即水中短狐而麋肌蛾則闕焉廣雅貝蟲麋也蛾蟻蟲也本草麋名

士。鑑博物志曰。蛛蝥溺人。皇覽所著生瘡。盧氏曰。塗以雞腸草。段氏曰。治以莎衣結。說文訓曾氏之裂布蛛。考貴之高誘注。曹布燒以傅蛸蛛。瘡則愈。蛸蛛即肌蛛也。陸甸埤雅。盧逢申曰。過街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蛛蝥。遺溺稽聖賦所謂蛛旋於影。蜮射於光。氣感使然。莫或知之矣。甸謂蛛蝥者言搜求而去之。則臆說也。案蛛蝥。段氏雜俎作蝥蝥。蝥音瞿。古蝥蛛。蛸肌聲相近。文異音同。實一物。廣雅以蜃爲負蠜。乃鼠婦也。本草。蜃無甲有鱗狀。似鼠婦。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劉歆曰。蜚負蠜。郭璞曰。負盤也。或引山海經有獸如牛。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



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其說近乎怪矣。學者好怪以爲然。愚謂蜮水蟲也。蜚貍蟲也。壺涿氏赤友氏之所除而去之者也。春秋失其官。故蜮蜚書於策。君子曰災也。水蟲之災自外生。貍蟲之災自內萌。自外生者顯而有神。自內萌者隱而無形。故常藏於陰。屋於文壁孔爲陰。從皐象牆二小夾日。莊之末年。叔牙虞父。貍蟲之應也。處宮之中。在君之側。若不去之。必將亡國。是故自外生者。敺之以土鼓。自內萌者。毒之以蜃灰。害雖微而將大物無小而不除。周公所以垂爲訓歟。召南雀穿屋。鼠穿墉。而獄訟成焉。雀所處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而社鼎不灌。屋鼠不熏。穿墉以爲藏身之固。非所謂切近災乎。周鼎著鼠。今馬辰之爲其不陽也。不陽之謂貍。故貍之爲怪也。好居隅隙之間。亦友氏自察區隙。掌除物怪。涼州張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重華兄祚小字螽斯。都尉常據諫曰。螽斯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螽斯子孫繁昌。何爲災也。先是祚蒸重華母馬氏及重華。死。馬氏遂廢重華子曜靈而立祚。祚尋殺曜靈。專爲姦虐。涼州人咸賦牆茨焉。此貍蟲之應。與春秋有蜚同。故特書之以爲災也。重華末年。猶莊公末年。重華兄祚。猶莊公兄慶父。祚蒸馬氏。猶慶父通哀姜。其事皆相類。螽斯與負蠜亦相類

牡檺



牡檺。姑榆也。檺一作姑。釋木無姑。其實夷似即釋草之莖。莢本草莖莢一名無姑。一名蔽蕖。似即釋草之蔽藩。郭注以莖莢爲白蕈。仍謂無姑即蕈。莢則與莖莢何以別乎。急就篇注云。莖莢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檺榆。其莢圓厚。然則實者爲無姑。不實者爲牡姑。猶牡蠣之不花者也。易枯楊。康成讀枯爲姑。蓋枯即檺之省。俗讀爲枯槁之枯。失之矣。

衖枚氏　注橫衖之繼結于項

鄭注衖枚兩見。一見大司馬職。曰。枚如箸衖之有繼。結項中。一見衖枚氏。曰。橫衖之繼結於項。賈疏云。繼兩頭繫也。

以組爲之兩頭交於項後結之顏師古注漢書引鄭注結作絜曰繞絜於項云繞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紐而繞項也絜音頡則又訓繞爲結絜爲繞矣同時所見之本不同若此

禁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銜枚氏掌司囂囂則亂亂則師田失律囂則讙讙則祭祀不敬囂呼歎嗚歌哭皆是也故爲之禁苟非師田祭祀則弗禁也或曰哭非其地謂之野哭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故有哭於國中之道者亦謂之野銜枚氏爲之禁而孔子亦惡焉如其說則士大夫去國者鄉國而哭奔喪者齊



衰望鄉而哭禮也皆國中之道也奚爲而禁之孔子曰所知吾哭諸野故哭所識則於野張帷禮也所謂野哭也又奚爲而惡之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喪者不哭不特不敢哭於道并不敢哭於家故殯宮朝夕奠皆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皆敬之敬則吉圭清靜州里除不鬬刑者任人四服亦皆禁焉非徒哭也非是則弗禁也然則何哉孔子惡野哭者曰非此之謂也郕人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不以禮是爲野舊說滅蓋子蒲名王肅謂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幼自謂將亡滅也其說似是而非伯牛有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見蒙蔑猶滅也蓋痛之甚也如是則何野之有且古人以惡名何不可以滅名哭不必其子焉知非其父大夫臣既死君不忍呼其名子既死父不忍呼其名哭者蓋其父也而呼子名君子以爲野矣哭有禮亦有節哀矣而雜繼情在而無文皆野也孔子之所惡也然則古不禁哭亦不禁歌歟嘗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賈臣擔束薪歌於道中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狐援諫齊湣王而不用援一作亟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斬王曰行之明哭國者斬無道之刑苦起於戰國歟墨子號令篇曰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舉射言惟軍中則然古無哭國



之法也故其禁在銜枚氏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之法也故其禁在銜枚氏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曰富非以爲不祥其子死哭曰樂乎而不釣悲也是歟哭子皆呼名矣大記曰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注云自堂及房婦人所有事自堂及門男子所有事非其事而哭猶野哭也則野哭非謂哭於野也奔喪哭避市朝爲妻大歸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避市者國中不禁可知

伊耆氏共王之齒杖　杖威

伊耆氏共王之齒杖先鄭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然則七十賜杖名曰王杖周之禮也王充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何尼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

鳴其上迫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則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賜老者而二齊略記所言漢祖事與此同且云漢世元日放鳩蓋爲此其說非也王子年記少皞結蕭茅爲旌以桂枝爲表刻玉爲鳩置於表端則鳩杖起於少皞亦非也伊耆氏共王杖則鳩杖起於伊耆矣鷹化爲鳩不仁之鳥感春之生氣變而之仁故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因者其形於杖以扶之助生氣也或曰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豈非古遺而漢因歟大祭祀共杖咸康成讀咸爲函案咸古槭字天官書間可槭劍索隱曰槭音函函容也函字本有咸音故從咸則知先儒讀咸爲函得其音矣秦置酒饗羣臣先召諸子賜食罷而出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杖善者殘敗之而去蓋燕饗在堂履杖不上堂陳於陛下僻隱之處故胡亥下陛得壞之八十杖於朝者履杖上堂猶劍履上殿異數也康成謂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故大祭祀共咸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杖有函曲禮席間函丈丈或爲杖王肅謂古人請說用杖指畫然則函杖猶杖函也蓋函藏於席間杖之言丈也王杖長九尺言丈者舉成數也王杖御覽玉部引之作玉杖失之廣雅曰匡謂之槭

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會盟無常期



秋見曰覲覲之言詰也漢律春曰朝秋曰請言詰皋也覲禮三享皋侯氏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覲事注云凡禮事左袒吉凶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易曰折其右肱秋覲以比邦國之功言校比其功以行黜陟告聽事者告王以比功之事言無功當黜宜退受刑右肉袒非請皋而何漢有請室應劭曰請皋之室大臣有皋造請室而請皋焉自上言之曰比功自下言之曰請皋詩曰道阻且右言左順而右逆也軍禮不功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射禮司馬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喪禮商祝與夏祝交于階下則反之康成謂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者以此蓋左爲陽爲吉右爲陰爲凶也春陽中萬物生故朝以圖事秋陰中萬物成故覲以比功夏萬物見其象顯故宗以成謨冬萬物藏其象幽故遇以協慮覲乘墨車蓋將請皋所以自貶損朝則建旂乘路焉上公九旂九乘侯伯七旂七乘子男五旂五乘詩蓼蕭采菽皆諸侯朝天子之詩曰鞗革沖沖和鸞雝雝其旂淠淠鸞聲嘒嘒則朝乘路車如其命數也康成見覲乘墨車遂疑朝亦然故蓼蕭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失之矣而采菽箋則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覲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此

[illegible]諸侯之[illegible]疏[illegible]毛乘[illegible]馬迎諸侯則[illegible]旅[illegible]騶皆非諸侯之物[illegible]其然乎元鳥龍旂十乘箋云二王後八州之大伯所謂九命之外若有加益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而侯氏乘大夫之車亦惟覲爲然矣詩曰歲聿來辟勿予禍適此覲禮請辟之辭歲事者歲功成於秋也小行人春入貢秋獻功康成謂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盧植乃云計斷九月者秦以十月爲正誤矣

左傳昭十有三年叔向曰諸侯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杜氏云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於方嶽之下孔氏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以爲時見無常期非也時見者謂再朝而會殷見者謂再會而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大行人亦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所謂侯服歲一見者乃遣使貢物非親朝也然周官云六年一朝而左傳云六年再朝二說亦未符合特以時會爲再朝之會殷同爲再會之盟可與鄭注並存以備一說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說者以爲叔向言王制而游吉言霸主之法然會盟無常期合於周官矣

諸侯之禮立當前疾　疾當作侯



諸侯來朝行享於廟大門[illegible]車所立之位[illegible]公立當軹侯伯立當軹侯[illegible]立當車衡案侯俗作疾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矦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案許叔重說文引周禮作前軹云軹車軾前也音範詩小戎陰靷毛傳云陰揜軹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軹故謂之陰考工記軹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軹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侯也侯也胡也皆前軹之名揜軹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爲軹當依說文定作軹則前衡後軹而軹在其間讀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水經注中都縣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爲胡甲故前侯注爲前胡然車之制莫詳於詩禮前軹見考工而侯胡無聞焉實事求是仍從說文爲正

引大行人作前侯作前侯則知詩禮正義非出一人之手矣東京漢帝之後侯其祥而尊美也言漢之後胡不往也魏書高堂隆傳君乎君乎侯不適此適往也言君日求良夫當如倍侯與夫揚乃知四夷尚有古官

六服

大司馬九畿大行人六服畿限也以平邦國故曰畿服事也以親邦國故曰服周制分之爲九合之爲五方千里曰甸服亦曰邦畿是爲邦內甸服則知邦外亦有甸服矣邦外侯服謂邦畿外方五百里之侯服也侯服外曰甸白男曰采曰衞各方五百里康誥所謂侯甸男邦采衞者皆賓服也是爲侯衞賓服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自侯及衞各以



遠近來賓故曰賓服衞服外曰蠻曰夷各方五百里皆要服也是爲蠻夷要服要服外曰鎮曰蕃各方五百里皆荒服也是爲戎翟荒服詩曰因是百蠻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箋云韓外接蠻服因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賜之蠻服追貊之國而總領之然則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也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亦選其賢者以爲之主其來貢也則請於州牧故曰因時謂之時者亦謂時叛時服荒忽無常易之比也有建萬國親諸侯之象然九五顯比而後夫在上前禽在初一舍之一夫之絕域殊俗先王之所不能親也故不列於賓服焉爵之伯猶服之男故鄭伯也而當男

服詩無衣七章首次國也爲甸侯鄭莒邾路偪陽小國也皆爲采衞則似以國之大小爲服遠近之差齊元男衞孟侯魯宗國皆大邦也蓋皆侯服歟哀伯也而春秋書子凡在要服雖太子也鄭與曹皆伯爵而曹伯甸鄭伯男則又以封之先後爲敘矣故曰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千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王者治天下若一家也大司徒之建邦國制其域而定其貢諸公貢其地之半侯伯貢參之一子男貢四之一大國貢重小國貢輕齊魯衞侯也皆食諸公之地故公侯之貢重於伯而大司徒侯伯貢同是以春秋盟主遂使伯從公侯之貢子產



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如其說則貢之輕重非徒以列之尊卑兼視其服之遠近然書以甸而重鄭以男而輕魯列同而貢之輕重頓異則未免於偏當時主盟者必以爲不可平邱之會子產爭承至日中而未決者蓋以此禹貢冀州帝都故無貢周官亦然而邦畿之賦總銍秸粟米五者自百里至五百里近則賦粗而多遠則賦精而少要以五百里爲斷故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

其故遠人安。此之謂也。六服之貢。惟祀。惟嬪。惟服。皆爲包
匭爲篚。約而易舉。輕而易致。惟器。惟財。惟貨。或多而難
舉。重而難致。則從水運。禹貢曰浮。曰沿。曰逆。曰逾。曰至。曰
入。曰亂。曰會。皆水運之道。所運者。皆八州貢篚。而粟米無
聞焉。說文水轉穀曰漕。春秋秦晉泛舟。其漕運之法乎。自
雍及絳。路經千里。而從渭入河。從河入汾。舳艫相銜。坦無
險阻。而不以爲勞。且歲飢。偶一行之。如乞糴於齊。請粟於
蔡。急病而救災也。若夫數千里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則起於秦。而漢因之。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而更底
柱之險。敗亡無算。所謂得一錢之賦。而費數十錢。其煩費



若此。隋唐亦如之。艱難之狀。百倍於春秋矣。雍州厥田上
上。沃野廣衍。而力耕農通。灌溉其食。自足本無藉於他州。
故邦國九貢。無粟米。而九賦斂財賄。則粟米居多。自郊至
都。亦如禹貢。以五百里爲斷可知也。古者以米爲財。喪大
記曰。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故知財賄爲粟米。天子受
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撫諸夏。而綏百蠻。贊尊后而
調元氣。九法在大司馬。九儀在大行人。九穀六畜之數要
在職方氏。由是懷方而達物。至合方而好善同形。方而大
小相比。訓方而上下志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州之外。明堂夷要服在九州之內矣。王會篇比服大之。[illegible]

小行人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
以黼。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享禮以之。琥璜曰將。
大饗以之。周書。諸侯奉圭當其朝。而皆布乘黃。覲禮侯氏
奠圭及其享。而亦陳匹。卓[illegible]
隨之。卓猶的也。[illegible]此朝覲也。皆先以圭致命。然後陳馬於

庭而享禮行焉諸侯之聘亦如之雜記曰主幣[illegible]
命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非所謂主以馬歟蓋侯之聘猶
聘之享故其禮亦如之聘享或以皮或以馬聘禮曰庭實
皮則攝之聘記曰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則聘亦
以皮馬矣惟聘用瑑圭璋短一寸爲異耳璋以皮者亦以
璋先之故曰圭璋特謂皮馬不上堂老子曰拱璧先駟馬
拱璧者圭璋也此圭璋曰先也璧以帛琮以錦謂帛錦之
上以璧琮加之士昏禮注云古文錦皆作帛蓋古錦帛通
故不曰錦而皆曰帛繡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而諸侯自
相享則以瑑璧琮享諸侯束帛加璧享夫人束帛爲錦帛繡加



琮此享禮之璧琮曰加也琥以繡璜以黼者謂天子饗諸
侯諸侯自相享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終南諸侯受顯服
曰黻衣繡裳采菽天子命諸侯曰元袞及黼此王賜繡黼
之文其錫之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詩曰
承筐是將此大饗之琥璜曰將也春秋傳虢公晉侯朝王
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宥者宥幣玉似琥璜
不以繡黼而以馬錫馬見於易乘馬見於詩又不以乘而
以三是何禮也王命諸侯之禮亡其數不可得聞矣孔穎
達曰聘禮賓之幣束帛乘馬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禮賓不以玉昏姻

苟假束錦加璧非禮也聘禮束帛以禮聘君未聞[illegible]
其臣雖有重賄亦不以璧束以妾爲夫人饋左師束錦文
馬先之以玉則春秋六侯之亂久矣韓起聘鄭私覿子產
以玉與馬是大夫而行諸侯之禮也楚公子棄疾私見鄭
伯齊公孫青私見衛侯皆以馬而不以玉君子以爲禮禮
惟朝聘享燕乃有圭璋非是而以玉貨之而已春秋尙錦
衛貨叔鮒魯貨子猶皆以錦鄭注二王之後享用圭璋經
傳無文似出臆說古之聘也當其來聘則使卿辭玉於賓
及其將歸則又使卿還玉於館蓋圭璋大器故始則辭終
則還之而受璧琮說者以爲輕財而重禮孔穎達謂六幣



皆財也雖圭璋亦受之而不還豈其然乎圭璋璧琮琥璜
作之爲六器吉禮以事神合之爲六幣賓禮以和好聯之
爲六玉凶禮以斂尸會同設方明六玉獨無琮康成謂土
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而斂尸六玉又云取象方明蓋
取上下四方之象也璜琮禮地方明即六宗天神也故不
以琮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而不言琮者省文穆王見許
男于涂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
敢辭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衆幣玉康成謂子男於諸侯下
其瑞享用琥璜下其瑞者琮之可也爲改用琥璜乎六
物以和諸侯故太元曰乘圭戴璧臨湊羣辟明非羣辟不

以圭璧也呂氏春秋乃云晉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是璧不以帛而以馬矣則六幣非亂於春秋歟杜預謂古之獻物必有以先魯賄荀偃以璧馬爲鼎之先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左傳先吳之鼎先吳猶故吳也吾聞圭先馬未聞馬先鼎失之甚矣吳越春秋太伯起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居猶田其地

考工記　　東吳　半農

輪人為輪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注牙宜為輮

輪人為輪牙也者以為固抱也司農以牙為輮書亦或為輮也問謂之問案廣雅輝轛輮輮即輮韋輮也輝轛說林作輝轛同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輝轛注匪音篚而云車轛說矣鹽鐵論作蟬攫曰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儒非子曰古者樸陋故有珧銚而推車然則古之珧銚今之輝轛皆車之輪歟釋名曰關西曰輮或曰輒輒急



就篇作轛讀若民牙與互通紡車之輪謂之互一名轛轛說文作篗云收絲者即紡車之輪所謂笠也篗一作篗與轛轛文異音同實一物廣雅作轛從車得其正矣方言曰篗棱也充豫河濟之間謂之棱注云所以絡絲者然則輝即棱轛即篗也

望爾而纖　注望讀為簡

輪之輻望之欲其望爾而纖案望說文云人臂兒徐鍇曰梢長纖好也音所角切先鄭讀為簡一作簡一作梢音山交反甘泉賦梢篗魁扶猶狂梢與扶義同謂皆梢而去之說文毋樂曰簡詔訓簡為擊云以竿擊人左傳象簡南籥孔疏謂象簡武舞簡與梢通義取擊拂然則簡者干也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簡韶九成而鳳凰儀逸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簡有鳳有凰樂帝之心蓋干畫雉羽之文有以予翼吹簡象鳳鳴舞干象其翼也則簡為干明甚曰象簡曰韶簡皆謂舞以干戚曰管象曰簡韶皆謂奏以簫管韶簡與簫韶猶象簡與管象也孔安國得之矣干為兵器有征伐之容故漢房中歌曰簡兮華愿天門歌曰飾玉梢以舞歌梢即簡也敕之以舞非干而何左傳建大車之輪以為楯則車輻可當干記者言輻之形如干之狀故曰望爾廣雅揵擊也若山有反廣韻揵入三韻即古鄭字梢蕭梢溝皆與簡通



欲其眼也　捉讀為眼

輪人為輪望其轂欲其眼也先鄭讀眼為限後鄭云出大貌釋名云眼限也睦于限限而出也與二鄭之說同然眼說文作䀠云轂齊等兒案䀠與捉通洞簫賦捉其會同兩都賦捉建章捉一作混其訓為同兼取約義集韻云束木也揚雄曰棍中椒與菌桂詩云約軝軝即轂也約謂革纏之而加漆焉非捉之象乎是為陳象象漆文也三十輻聚一轂會合齊同可謂轂之善矣方言曰掩捉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朱衛之間曰捉捉讀為眼說文引周禮甚明從之為允

篠蚤不調則輪雖敝不匡養陰齊陽則毂雖敝不敵

菑蚤不調則輪雖敝不匡養陰齊陽則毂雖敝不敵荀子弛易謂差池荀子呪調之邪調者參差有錯邪也王篇云菑不齊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幹多匡幹注云匡夸反

疑也玉篇亦云輒車反也賈生道術篇曰合得者周謂之調反調為長然則不匡者菑蚤合宜之謂也蓋先鄭讀為耗後鄭謂敝敝暴也晏子春秋云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疏矣後鄭謂後必撓滅幬車暴起蓋槁則撓滅疏則暴起兩說相發益明菑猶立也菑



也義與剸同瓠子歌搥石菑即菑蚤之菑東方人以物面地為剸剸亡作菑

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輪人為毂毂小而長大而短則有柞與摯二病欲除其病莫若仲其圍以為長屈其長以為圍則長短大小均齊而二病除矣欲言毂圍先言牙圍大分其輪崇取一為牙圍三分其牙圍留一為牙而面踐地者也踐地之面不漆其餘皆漆樹其漆內之數而中詘之以其半為毂長即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捫其數凡測圍者必先得其心從心出線則面面皆等樹者度量之名度兩漆之內面中詘之則輪之心也輪內留毂毂內直輻如此則輻正而輪心面面皆等然則中詘者測圓之法而毂之圍徑亦從此出焉先鄭謂毂空壺中後鄭謂當輻當者捎除也凡三分之一也壺中謂毂孔所以容軸者而當輻入處謂之毂賈疏所謂毂大頭寬者指賢小頭狹者指軹寬狹處中者指毂也毂之兩頭為軹參分其毂二在外一在內為毂數以毂置輻毂軹之間為賢軹者止也言毂止於此賢者間也言當毂軹之中間毂者聚也言聚輻之所聚狀若蜂毂云爾依注設毂以毂圍三尺二寸而三分之取其一以為毂則毂圍一尺九分寸之九毂兩端共徑七寸有奇足以內貫軸外受輻而無不勝任之患後鄭云輻廣三寸又云輻厚一寸則輻不圍何以



知之以車人職知之車人職云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此大車也其毂徑尺有五寸其輻橫闊三寸側厚一寸故書博或為搏徒先反杜子春云當為博後鄭從之以此知輻不圍也如以為圍則大車之毂其圍四尺五寸一輻廣三寸三十輻共廣九尺而聚於四尺五寸之毂有是理哉或從故書博為搏搏言圍厚言徑輻圍三寸徑一寸乃可徑一圍三古之約法非密法也然如此則輻太弱毂太強強弱不相得非車之利也故輪人為輻三寸綱其三寸以為厚橫三側一然則局為又曰股閣骰圍蓋輻之形如璧之瑑規其四角隋徒果反而不圜成頭大小股鞍似之故取以璧焉

兩強不能相服故曰轂強必以弱輻衆弱足以敵一強故輻不抗而搖一強足以當衆弱故雖有重任轂不折庾成謂輻入轂中猶滿在水中為弱似未盡然所謂輻廣三寸半者亦隨長而非圍徑可知矣五分轂長去二為賢賢圍一尺九寸二分去三為軹軹圍一尺二寸八分賢軹皆有金各以法消去金厚之數則賢圍大于轂軹圍小于轂故賈疏曰竟狹處中鄭注所謂去一當作去二乃與轂相稱者是也（案鄭注金厚一寸即用鄭氏筭法徑當消去二寸者則圍當消去六寸以六寸減賢軹兩圍則賢圍一尺三寸二分軹圍六寸八分）案轂說文作楅云車轂中空讀若轂急就篇作輻廷楅誤為輻也桑說為桑古音若轂漢讀為楅又從車從木



抗一作伉方言曰偽古說謂之伉伉不安也注伉吾數反船動搖之貌則車之大抗狀如船矣

凡揉牙外不廉

凡揉牙外不廉注云廉絕也案說文揉作煣屈申木也從火柔聲廉作燅車網絕也從火兼聲長門賦曰心燅移而不省故注引鄭注曰燅絕也則知古本考工亦作燅矣集韻燅移作燅燅云火不絕皃燅省為廉其音同也或非誤當兩存又揉輻必齊注云揉謂以火橋之案橋一作撟長笛賦曰撟揉斤斧注引鄭注曰揉謂以火撟之釋文亦有二音一劉音苦老反者作橋一次說曰橋杖者作撟亦當

兩存撟與矯同若韻篇曰矯正也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

輪人為蓋蓋之柄為達常其杠為桯桯合達常者也蓋斗謂之部部者鑿孔以納蓋弓者也部厚一寸鑿廣四分其不鑿者上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為一寸下直二枚者鑿孔外內若一曰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其鑿者二分而已弓廣四分殺去二分而內寸鑿內其端又殺去參分惟一分而已故曰鑿端一枚端謂弓頭也注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寸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謂近部平者二尺而四尺為宇曲低於部二尺撓之故低欲求其



減之數則以爪末低於部二尺者為句即於曲處垂線宇曲四尺為弦求其股股寸二（以句積與弦積相除之股面減餘十二為股積內少方以股面加尊二尺則三尺幾半也謂不滿三尺半五寸）弓長五尺幾半故曰可覆軹不及幹（轄或作幹本作轄俱音管）

輈人輈直且無撓登陀縊其半下陀縊其後

輈直且無撓則登陀縊其半下陀縊其後說文馬尾乾冷之般縊則般縊在馬尾故曰縊其後又縊一名馬紂故開東謂紂為縊一作紲釋名曰紲道也在後道使不得邪縊也潘岳疾王濟裴楷乃題閤道為論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鞥夾頸為鞅後道為鞥言濟在前楷在後也

作鐏荀子曰宦楚獻吾前大荒鐏吾後廣雅云鐏紂鐏也

輈欲頎典　注輈車之轅率尺所一縛

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詩五紫梁輈注云紫歷錄也梁輈上勾衡一輈五束束有歷錄也是有率尺所一縛說文云曲轅鞶縛直轅縫縛鞶一作鞶車衡三束也又直轅車鞶名鞶也玉篇曰鞶所乘切又治車軸曰鞶所乘切

石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三鋒戟方言謂之三及枝單枝曰戈雙枝曰戟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廣雅所謂雄戟也張揖曰雄戟胡中有觚者觚與橫捷曰觚亦曰內謂胡以內橫捷於戟者也旁出為枝



是為胡著柲直前為援援上為刺胡下為勾胡中為內內謂之觚其柄謂之柲其鋒謂之鐵音敖其子謂之戚音辰春秋傳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孔疏曰子者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及又有下鉤之及晏子曰崔杼劫大夫盟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曲及鉤之直兵推之急就篇有鏃鉤注云鏃者其及邪偃而外利以推捩而害人所謂直兵推之也鉤者形曲如鉤而內利以拘牽而害人所謂曲及鉤之也曲及謂胡如鉤內利禮圖畫戟兩旁有枝胡中無觚三鋒向上而下無鉤此聶氏之臆造也春秋傳襄二十三年樂乘槐本而覆車樂槐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郭頌世說云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又者上及鉤者下及舊圖謂戟支曲下為胡鉤也曲下者則知聶氏臆造失其舊矣說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呂布營門射戟正中小支小支胡也戟旁曲枝故說文謂之枝兵戈亦有枝而平頭者直戈無刺也戈戟皆勾兵皇矣詩所謂鉤援即此毛傳以鉤為鉤援而不言援失之矣戈戟有鉤有援直曰援曲曰鉤則鉤援為戈戟又何疑乎淮南子曰古之兵橫矛無擊修戟無刺而方言又有無及之戟秦晉謂之鉤或謂之鏃吳揚謂之戈毛傳云殳長丈二而無及然則無及者殳無刺者戈殳而有之者戟康成謂援之外句者胡也賈疏



謂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為橫以四寸半向上為磬折如其說則援亦曲矣與胡何以別乎且援既曲又安得有著柲直前之刺也以此知賈公彥之說非也鄭司農謂援直及鉤其曲援之外勾指胡明矣胡中無觚則下亦無勾康成謂前以內接柲者亦謂觚也柲者其木接與捷通非觚而何孔疏云戈如戟而橫安及頭不向上故曰鉤子又曰平頭

桃氏重九鋝

為劍云鋝與鍰同俗儒謂鋝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許叔

重說文解字本於賈逵亦云鍰與鋝而謂十一銖二十五
分之十三又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鋝則與馬融之說異矣
康成謂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
大半兩鍰鋝似同亦無定說呂刑孔傳云六兩曰鍰王肅
亦云然孔疏謂康成之言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
然亦不知所出也案小介疋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
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賈逵
所謂俗儒之說其詳蓋出於此誠於孔叢故安國據以爲
傳然則三鋝重一斤二兩鈞一作選張做如古文字其言
曰甫刑之罰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顏



師古曰選本作鋝鋝即鍰重六兩然則今文鋝古文選漢
武帝造白金名白選選一作撰撰即鋝也音刷蘇林音選
擇之選失之矣白選三品大者重八兩次六兩次四兩本
無定數故品備焉之而不能決也尙書大傳云夏后氏死
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蓋古選饌通皆與鍰同鍰
史記作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書大傳一鐉六兩

（函人）合甲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壽百年兕甲六屬壽二百年合甲五
屬壽三百年鄭司農謂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
甲革裏肉者革之敗戚削去之則材良所謂視其裏而易

則材更也康成謂屬者上旅下旅札續之數革堅者札長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謂上身一髀褌一脛
繳一蘇林謂兕犛盤領髀褌爲三屬兕犛皆也以皆爲甲
固非以髀繳爲甲尤非上旅甲下旅裳甲裳三屬其札更
長於合甲矣革之最堅者歟左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賈
逵注云組甲以組綴甲被練帛也以帛綴甲亦有名被半
任力盡任力之說其說本於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
以帛（注云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
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組則不然竅滿
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則綦革之道先視其竅竅大



則難盈故任力半竅小則易滿故任力全合甲者任力全
之甲也而組練實爲之助焉故曰隨繩而斷因鑽而縫竅
者鑽空也謂視其鑽空而惡（小孔貌）則革堅者以此合甲之
堅者自此甲之綴甲傅以帛用公息忌之言而以組其後
有人傷之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
邾君不說復用帛而不用組則是古之綴甲組練兼施矣
綴以組謂之組甲綴以練謂之被練古之法也杜預排抵
先儒揆棄古法乃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如其說
則組甲三百有甲無袍被練三千有袍無甲也而可乎謹
干思欲報齊身自削甲札妾自組甲綴削甲札者司農所

謂削其裏而取其表也紐甲綴者太元曰錯綴也廣雅曰紐於近切邑布耕切紹音緊力若切綴也揚雄傳曰綴之以象類晉灼以綴爲雜師古以綴爲併併以連之雜以掇之所以緻樓縷縷之間掇掇呪齵之郊此非古合甲之法歟詩曰日月朱綫傳云月朱綫綫之[illegible]字間傳注謂以朱綫綫甲少儀國家靡敝甲不組縢注云組縢綦飾以組飾之及紒帶也合觀衆說則賈逵之說益信一說爲者札也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未徹者特一札耳然則甲皆七屬也蓋札多則重重則不便屈信而易敗凡物剛者恒折是以



詩短札少則輕輕則利於屈信而耐久凡物柔者常存是以詩長兩人三甲首曰七屬師行三十里持重者服之減爲六屬又減爲五屬出車制勝趨利者服之而魏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日中而趨百里則尤利於輕更減而爲三屬於人衛甲徒揚以趨敵虎賁之士跾跗科頭而去甲胄以爲輕便矣此皆氣之趨力之盛進則能神退則能速苟于所謂千賞蹈利之兵歟趨武靈王曰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此之謂也後世甲輕故典葉陷陳重衣兩鎧若皆七札焉用兩重乎太元曰比札爲甲說苑曰革剛則裂比猶屬也革利於柔合以爲甲擊之而豐衣之無

齡凡皮皆曰札辨俗訓羊裘解札言裘敝也合爲屬歟爲解一說合甲小臣所謂鞈革也注云鞈革重革當心者之所以禦矢鞈省爲合古今文甲一作脅音相近齊國之法重舉入犀脅輕舉入鞈革則合甲輕於犀甲信矣鞈猶堅也荀子曰犀兕鮫革鞈如金石

鮑人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帾也（注帾當作袋）

鮑人爲革伸之而直如其枉也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帾也帾當作袋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袋者同實又云將徒人與袋者同實是帾當作袋之明證也又荀子非相篇博而能容袋儒效篇以袋持博古人皆用袋對博俱薄對



厚則以博爲袋又與荀子義同後鄭讀爲袋袋之袋得之矣說文帾讀若末殺之殺爲減殺也然以其物爲帶帾一曰婦人脅衣則音義皆非集韻帾讀爲弱訓爲狹說本鄭司農亦無別據而小戎詩俴駟孔傳謂四介馬鄭箋謂以薄金爲甲之札韓詩則謂不著甲爲袋又與管子義符則帾當作袋益明或云讀若袋宜音殺非也劉昌宗讀爲片云狹小之義亦可備一說

畫繢之事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論語繪事後素鄭注云繪畫文也凡繪事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畫繢之事後素功注云

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繡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斑間賦白琥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必非臆說或云繪事素地加采謂之白受采此不知而妄爲之說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書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



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展初素貢上白初者展之始上者貢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說非乎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葸也愿則愚葸則畏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繪以素成是信以禮成是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朴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爾樸鋪卜學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吾以爲老子不知禮猶告子不知義而世稱孔子學禮于老聃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圭長三

尺杼上終葵首　瑑琮琥圭　邪圭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駔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龍當作駔將當作埒矣又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日之似犂冠又云瓛桓圭公所執從玉獻聲獻讀爲桓列女傳首獻驪姬頌曰驪姬維毋敢亂首獻謀謂太子毒酒爲權是獻協權古音也一說獻讀爲軒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故獻桓同音桓轉爲和猶獻轉爲莎素何蓋音相近而通歟犂冠疑即犂鍋鍋目於犂故名犂冠然珩形似磬而目非磬



形當攷又云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終葵爲椎猶邾婁爲鄒皆齊魯間俗語犂鍋似蓋犂冠似目以今曉古也久之而今復成古不可復識矣相玉書言埒大六寸其燿自照離騷注玉篇亦云埒美玉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是作埒說文有埒無璋蓋璋即埒古今文孔穎達曰物皆外光埒獨自照內含明也然則大圭長三尺埒長六寸爲椎頭故曰杼上終葵首說者謂杼上者椎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椎者而言豈其然乎杼長也方言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楚謂之仔音序燕謂之杼諸侯之笏詘前故前短天子之埒杼上故上長埒此璋或天子搢圭故上長圭璋長銳曰方正天子埒方

於天而又綴之說矣。曰杼削也。刑爲鉶行澤者欲其杼也是杼訓方則其形如削羅節四角有脊孩西山經曰崇山之玉堅栗精密澤而有光郭景純云玉有栗文所謂穀璧禮記孫帝以栗或作栗唐代宗即位楚州獻定國寶十有二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如栗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衆遠之信矣然曰五穀豐誕哉又泰冒之山多藻玉說文云藻如水藻之文虞書璪火粉米又云玢璧上起美色也然則琬玢蒲穀玉之文理出於天然非因雕琢栗謂之穀藻謂之蒲養人安人其說妄矣琢圭璋璧琮說文謂起光琢康成云琢文飾也疏云直琢爲文而已古有染玉法南山經曰俞者之山有木如穀其汗如漆名曰白蓍音可以血玉注云血謂染玉作光彩然則琢爲文者蓋染之歟一說血玉者天府上春獻寶鎮及寶器是也鎮與器玉之文者司農讀獻爲徽蓋取飾意亦謂染玉作光彩也血玉不以牲康成之說似失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預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此臆說也禮曰諸侯薨使人歸瑞玉於天子諒闇三年之後更爲命嗣子而遂之見白虎通故在喪則視元士以君其國除喪則服士服而來朝天子爲命之也其在來朝之時乎春秋禮壞久矣晉惠爲文錫命於即位晉桓衛襄追命於既薨則新天子頒瑞之典不行嗣諸侯悉圭之禮亦廢吾不知天王所賜者是何瑞也或曰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春秋錫命蓋以此釋器曰圭大尺二寸謂之玠玉人之鎮圭也天子守之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云寶瑞也鄭箋以爲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長尺二寸非瑞也故以爲寶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如其說則介圭乃天子之守圭矣未聞以賜諸侯也詩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即詩所謂入覲之介圭則介圭非五等之玉歟箋義失之傳義爲長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如鹿車縛之縛

天子之圭中必康成謂必讀如鹿車縛之縛鹿車者其形窄小裁容一鹿縛猶綦也結於轅而連於軸方言曰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車謂之綦車下鐵者轅也一名車下鐵子夏易傳曰轅車下伏兔謂之車屐以繩縛於軸因以名焉轅與轅通俗名鈎心亦謂之橛包以金縛以繩大車謂之綦小車謂之畢畢與縛通喪服傳冠繩外畢者繩之末也以繩繫軸猶以組繫圭故舉以況之劉昌宗讀縛若籠謂北俗語音然方言淮楚則北獨北音也車屐一作車刷音同歟廣雅曰組縛羅也轅束也釋名曰

覆伏也伏於軸上也說文伏兎下革謂之轉

瑑圭以頻聘

聘用瑑圭減命圭一寸而無桓信躬蒲穀之文但有圻鄂瑑起一見典瑞一見玉人命圭繅皆三采三就瑑圭之繅則二采一就而已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則執命圭遣臣聘大子及聘諸侯則執瑑圭聘記所謂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是也鄭玄執圭包氏注云執持君之圭蓋包氏章句本於張禹禹不信周官何晏注論語而取其說朱子仍其誤乃曰圭諸侯命圭尊者遂不復知瑑圭璋璧琮為何物矣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凡國家



典章制度全不留心以故三禮皆撥棄其誤乃至于此

案十有二寸案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

（注）聘禮曰勞以二竹簋方

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古者王后勞諸侯以玉案承桌桌兩列之所謂玉案之食也說文桌為閑案士昏禮之盛桌桌也以笄（音如笄去麋反）盛黍稷而加於橋橋所以庋笄故康成以為案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食大案也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小案也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有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純有兩也與淳通左傳淳十五乘或曰列或曰純純謂兩行並列諸侯夫人勞聘賓以二竹簋方元被繡裏有蓋其實棗蒸桌擇飾案古以玉漢以金銀加文畫為一為奇二為純二竹簋而方則四也注失之案承食器如庋笄之橋橋之制未聞案者今之槃古之禁有足曰禁無足曰桉皆以承尊禮器大夫用桉士用禁以下為貢也特牲饋食用桉或貨獸於其上或覆壺於其中如漢陳食之案不獨承尊矣康成曰桉之制如今大木器上方四周下無足鄉飲酒謂之斯禁以庋兩壺北牢饋食謂之桉以庋兩甗皆大夫之禮故康成云桉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桉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



案隋長清他丮反局足高三寸然則案有足也古器無案起於秦漢考工記蓋秦漢間之書歟漢之笎簋一作笎簋寒具笎也方言曰簋南楚謂之笎趙魏之間謂之笎簋古之竹盧也盧簋音同古今文說文笎作𥫗象形𥫗盧飯器以卻為之或從竹去聲

矢人雖有疾風弗之能憚矣

矢人為矢雖有疾風弗之能憚說書憚或作怛怛言驚憚言畏狀矢之形畏不若驚當作怛言矢輕重停勻風不能驚也其義見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言死猶化勿驚怛之陸德明音義引考工記鄭注為證音都達反廣雅怛憚皆訓為驚鄭注論

云僤雜也似非說文雅尺之怛一作怛傷也詩曰中心怛兮則怛兼兩義一作靮音義同

旅人器中膊

旅人器中膊康成讀膊為輪謂拊泥膊均封膊擬度端其器也淮南子曰一膊炭燻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燻去之十步而不死蓋膊者孚之式則孚亦可名為摶入少而燻則膊為兵器之孚矣孚音普固反又芳符反　膊讀為埏老子埏埴以為器埏埴者孚也鶡冠子曰膊膊之土注云膊形孚即封以擬度之器又曰合膊同根謂之宇宙合膊者器中膊之謂也膊一作專服賦曰大專槃物專讀為鈞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然則鈞專埏膊文雖異而音義皆同矣

梓人大胃燿後　數目顴脰

梓人職云大胃燿後燿讀為哨音稍馬融廣成頌曰鵠鳥發蟲猶牙豁口大胸哨後然則燿一作哨音義宜然康成讀在之本其師之說也燿一作臞細小之貌與哨通臞一作臞脰衍尒疋曰臞脉脊也脊則細小音殊而義同數目顴脰顴長脰貌莊子其脰肩肩或云麤小貌或云直貌故書顴作臞司農讀臞為鬄頭無髮之鬄廣雅曰鬄若昧髮日入切髮首頭髮日本自切禿也明堂位夏后氏以楶豆注云楶無飾也齊人謂無髮為禿楶則鬄與楶音同器無文猶頭無髮



其義亦同矣鬄一讀為間說文從髟間聲揚之為問抑之為楶肩肩楶楶長而直也楶一作胝士喪禮胝豆兩丹漆記碧盧禿楶說文顴頭鬄少髮與鬄義同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廬人為廬器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說文曰僤疾也周禮句兵欲無僤僤有兩義一訓疾皆但一訓動音善一作潭亦作蜑一作蜑亦作蟬皆讀為善訓為動上林賦象輿婉僤言車之動宛潭膠盭言水之動靈光賦騰驤蜿蟺言蛟龍之動然則僤者動也先鄭讀僤為彈掉之彈亦取動意當依說文作僤後鄭云故書彈或作僤俗誤為但皆無善本賈疏不詳貽誤後人久矣後鄭云蜎亦掉也讀若井中蟲蜎之蜎案尒疋釋魚蜎蠉注云井中小蛣蠏廣雅曰了了蜎也蜎即虾秋水篇虾蟹與科斗司馬彪云虾音蝦井中亦蟲一名蜎然則蜎者水中子子掉尾之蟲動搖不定故曰蜎而搖之以眡其蜎蜎乃動搖之狀也勁則不動故曰橫而搖之以眡其勁賈疏謂蜎援援然近之矣乃云井中蟲蜎從俗讀也以尒疋為俗可乎又曰蜎蜎然均既曰蜎蜎焉得均說林訓曰子子為蠆言蜎化為蠆所謂蜎飛也訓蜎為均誤矣子子即蝎蠍文異音同字林云子無右臂子無左臂

匠人五室　明堂

明堂五室象五行祀五帝在國之陽九七爲陽明堂之數半之爲室倍之爲堂三四步四三尺者古算法也三爲實四爲法而一則每室各得七步爲修餘二步以益廣則每室各得九步爲廣以四乘三得十二尺爲二步卽廣修之較五室凡室二筵者東西廣九筵南北修七筵廣修相減餘二筵以爲較也然則明堂五室三代同制夏度以步南北七步東西九步殷度以尋南北七尋東西九尋周度以筵南北七筵東西九筵此明堂之數半之爲室者也有室乃有堂言室而不及堂則得後而遺前顧左而失右矣前



太廟後太室是明堂有前後也左个東右个西是明堂有左右也以前後分之則前修七步後修七步合之得十四步則堂修二七也以左右分之則左廣九步後廣九步合之得十八步注者則堂廣二九也此明堂之數倍之爲堂者也蓋從分其堂則左偏爲左个右偏爲右个橫分其堂則外爲堂有階內爲室有戶故分之則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爲堂木火土金水爲室合之則前青陽後木室前明堂後火室前太廟後太室前總章後金室前元堂後水室李謐明堂制度論謂路寢有左右房明堂有左右个个者略衰老房也訓个爲房未之前聞个古介字秦誓一个古文一

介故說文無个蓋今文个卽古文介馬融曰間介無蹊古臣士相見必有介謂之中間然則个猶間也明堂左右介者左右間也謐又謂堂之修廣當以理推而以記者爲謬非也記曰堂二室一其言甚明注者謬耳截廣補修堂方十六步廣修之較四步是四分之一也故曰廣四修一門堂亦如之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於黃帝矣疏五過論曰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蓋言人身之五中猶明堂之五室也由是祭五色正五音敘



五事立五倫設五官敢五門列五服作五刑皆從此出焉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澤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徧覽是非周觀得失堯舜以昌桀紂以亡皆者於明堂

殷人重屋　注複笮也

殷人重屋注云重屋複笮也賈疏以爲重檐恐謂笮誠爲格蓋複格也逸周書曰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常累復格孔晁注云復格累之檐方言檐屋楣注云雀梠謂屋檐也亦呼爲連綿格卽笮廣雅格謂之笮說文謂之複屋棟間今之樓梯

几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薛綜曰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許叔重曰筵一丈

廟門容大扃七个　扃說文作鼏非

廟門容大扃七个閤門容小扃三个案扃說文作鼏云以木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个即易玉鉉大吉也儀禮鼎設扃鼏鼏以覆扃以舉舉鼎則去鼏陳鼎則抽扃判然兩物說文一之誤矣又云鉉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案禮鼏若束若編以茅為之非堅剛之物與鉉迥殊許氏不應錯誤至此說文冂部云冂覆也冂



從鼎為鼏鼏即覆鼎之物乎以覆為舉則又何說且儀禮非叔重所不見者蓋後人亂之則說文非許氏之舊信矣十冠禮注云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是以易之鉉當禮之扃所以舉鼎者也而以鼏當之可乎禮器設尊疏布鼏注云鼏或作密是鼏招魂作羃傳寫之訛顧師古曰鉉即扃之別名扃即鼎耳金非即鉉也易曰鼎耳金鉉非扃明矣顧師古謂扃以貫鉉非也先儒合為一物失之其說近是並存以備攷

彭君霖宇純甫上海布衣僑寓吳中嗜學博雅士也歲在強圉大荒落同予下榻族兄錦峰家暇日討論經學彭君深歎半農先生禮說之精惜其版久佚世鮮印本遂捐貲付工而屬予同校原本止有總目彭君謂宜仿亭林日知錄例將題目散列各條之前又其中次弟與經文不符者旁行小字前後倒置者悉為釐正非敢紊易舊章欲閱者便于尋覽云爾季冬丙申朔吳縣後學吳紹昺謹跋

# 禮記章句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辰如 中丞鑒定

# 禮部章句

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乙未中秋開刻

序

昔者班固氏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亢亂及之矣孔子之詔鯉也曰不學禮無以立誠哉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自暴秦以詐力取天下禮樂殲壞漢興叔孫通定一切苟簡之儀以趨時變其後雖有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發憤太息欲取而更制之卒不可得所不絕如綫者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相傳之說猶有前聖述作之意耳迺後之人非苦其繁逃而去之

即泥其迹而不適於用鮮有能通其意者抑亦知古今人情未嘗異而聖賢去人不遠乎詩三百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曰主於敬而已矣敬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堯之戰兢慄兢文王之小心翼翼是也且禮者仁與義之章也逃而去之者無論矣不有中心之誠以將之而徒僕僕焉逐儀文之末節其亦可以言治乎哉先生此書由梳而字梯盡埽自來說禮諸家矯誣束縛之病而躋之精當猶撥雲霧而見日月豈惟纘考亭之餘緒抑實為小戴之功臣也嗚呼坐而言必起而行斯儒術乃為可貴也故聖人之治天下酌乎天理順乎人情段今禮樂不足以為治則聖人固可以無作矣廼求之愈深說之愈曲而其自愈晦使讀者徒震驚其言而河漢焉幾於無所搢手足而望洋然去之惟恐不速夫豈聖人之意哉今有此書而吾知其弊可以免矣既由杭州槩成來徵序於余因為引班固之言以明之學者玩索而詳味焉可以出而左

聖天子之治已

光緒丙申夏四月同郡後學吳引孫謹序

# 禮記章句序

小戴四十九篇。大抵純駁相雜。蓋漢儒傳記之屬耳。而自漢以來。並列學宮。莫之或易。下及元明。設科取士。皆惟以戴記。而周禮儀禮。蓋不與焉。偵矣。然儀禮先聖之遽而行禮者貴得聖人之心。無得於聖人之心。則節文亦末焉已爾。戴記雖不皆純。而古人遺意。與夫先聖微言。有傳之未失其真者。則皆有禮樂精義所存。是以由曲臺而大戴。由大戴而小戴。亦既愈汰愈嚴。今大戴餘篇猶存。而程朱自小戴表章學庸。遂以紹千聖相傳之道統。知小戴之獲列於經。非無謂也。況世遠年湮。經殘禮廢。而情深服古之儒



志在踐履先王。以求陶淑其身心。以昭周孔之訓。其因文而得意因略而得詳者。舍是書其曷從也哉。或曰小戴中亦唯學庸耳。今既撮出二篇。則其餘未見尚於大戴者。余曰不然。學庸固醇乎其醇。而餘若曲禮內則少儀。則皆筋骸之範圍。爲學者一言一動之所不可廢。其喪禮大小諸記及冠昏祭鄉射燕諸義。則又盡節目之詳。繹前聖制作之意。實羽翼儀禮而相需以並傳。學樂二記。馴雅深純。無容訾毀。由是言之。則非大戴遺篇所可及明矣。顧先儒之治小戴者。鄭注既祖讖緯。孔疏一於附會皇熊漫濫。鮮有可觀。是無論戴記之駁者。愈遠愈離。即其中之所謂純。亦因之而盡駁。宋儒程張。雖時發精義。未嘗統爲折衷。朱子既看儀禮有序。而欲因經附傳。斯記庶幾就理。未克成書。以付黃勉齋。然勉齋所手定。又時似與朱子舊說稍殊。要於二禮全書。亦未遑詳爲梳櫛也。外此則荆國既多矯誣。藍田未免束縛。方氏附會爲多。石梁批剝過當。餘若輔氏饒氏應氏吳氏之徒。各有發明。而劉氏時多粹語。陳氏考據詳慎。時爲特出者歟。獨是制科戴記取士。於是士雖名爲習禮。徒矜羔鴈先資。遂至武林之集解。凡遇喪禮。皆盡行刪闕。是宜乎雲莊之浩然興歎也。草廬多所紛更。果於自用。雖今人有崇事其說者。於鄙意則未敢愜焉。要以平



易純正。爾取雲莊爲最。但陳注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摭援。不順文義。而其閒擇之未精。語之未詳者。亦所時見。每讀之。而有不能釋然於心者。常欲更爲蒐剔以示來茲。而又以質本愚蒙。觀覽不廣。誠恐適滋固陋之譏。是以更欲需之歲月。迺吾徒有請者曰。必求觀覽之廣。則畢世其何窮也。聖賢只有此心。當於理焉合矣。予既領之。因即雲莊舊注。略復蒐輯。紹聞。更參鄙見。斟酌去取。別其章句。手錄成書。雖所取用不過數家。深慙孤陋。然前聖作述之心。及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相傳說禮之意。與夫學禮者身心之範。或亦其有得焉。以無戾於先儒也乎。

若乃因經附傳而合斯記於儀禮則竊有志也而姑待焉亦以小戴爲今日習禮專經故莫若詳於是焉以斯爲儀禮之筏也篇次悉因舊本毋若應刪吳裂至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有非章句所能悉載者則又竊附朱子四書或問之例別著或問一編以盡其說世有取此書而閱之者或亦可爲儀禮之堦而資風教之一助更取或問而閱之其亦可以知紱之心矣。

乾隆元年正月之望婺源汪紱自序

# 禮記章句目錄


卷之一
曲禮上第一　曲禮下第二
卷之二
檀弓上第三　檀弓下第四
卷之三
王制第五　月令第六
卷之四
曾子問第七　文王世子第八
禮運第九





卷之五
禮器第十　郊特牲第十一
內則第十二
卷之六
玉藻第十三　明堂位第十四
喪服小記第十五　大傳第十六
少儀第十七　學記第十八
卷之七
樂記第十九　雜記上第二十
雜記下第二十一
卷之八
喪大記第二十二　祭法第二十三
祭義第二十四　祭統第二十五
經解第二十六
卷之九
哀公問第二十七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子燕居第二十九　坊記第三十
中庸第三十一（見四書註義）　表記第三十二
緇衣第三十三　奔喪第三十四
卷之十





問喪第三十五　服問第三十六
間傳第三十七　三年問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投壺第四十
儒行第四十一　大學第四十二（見四書註義）
冠義第四十三　昏義第四十四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射義第四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聘義第四十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 禮記卷之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陛園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古歙汪　鑣範泉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 曲禮上第一

曲委曲也曲禮古禮經篇名蓋所言皆禮之委曲節目漢儒拾其遺言而復雜取經傳之言禮者集以成篇因遂亦以曲禮名之分爲上下二篇此篇凡一百有四章○張子曰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古曲禮之言也。黃氏曰毋禁止辭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審也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



正也愚按儼若思者嚴肅於外以一其中也安定辭者詳慎於中而後達之外也敬合內外曰毋不敬則無一念之敢忽矣貌言舉其大端也脩己以敬而安民不外是矣哉者擬其然之辭也朱子曰此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范氏曰○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去聲長之丈反從音縱樂音洛○敖者人之所不可有不可長宜杜其漸也欲者人之所不能無不可從以防其流也志必期於遠大然當虛於受人滿則招損矣樂亦人有同情然當樂而有節極則生悲矣王之以敬則自無四者之累也○朱子曰此篇雜取詩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篇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此四句不知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狎謂素親狎安安謂安其所安也朱子曰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遷義可以爲法也與上下禁戒之辭不同紱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中無所偏而用以各中其節矣安安無所慕於外繫於中也能遷無所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難分皆去聲○毋苟得見得思義也毋苟免見危致命也毋求勝忿思難也毋求多患不均也此皆克己之事也○雲莊陳氏曰求勝者未必勝求多者未必得多徒爲失己也愚謂很不惟不當求勝幸很不可有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質猶成也斷也事有疑則闕之勿以己意斷也此闕疑之事也朱子曰疑事毋質節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夫音扶齊側皆反○尸以象神齊以交神坐必如之立必如之朱子曰皆敬之曰也○朱子曰劉原父云此乃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訛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誤矣。

○禮從宜使從俗使去聲○事有可從者則不必爲苟異也○先



王制禮非可以毫髮變也然器數儀節之末及容有禮制之所未及者則可以隨宜而行之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先王之世家不殊俗然或有風土所囿小若不同之閒者可從則從之不爲駭俗耳若禮之大經不可變者而亦曰從宜未俗之反道敗德必不可從者而亦曰從俗則同流合汙其爲害大矣讀者無失記者之意焉可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夫音扶○親疏之相接以禮決之物類之同異以禮別之事禮定之彼此之嫌疑以禮明之蓋禮者體也天理之節文各有定體而不可踰也孔疏專以喪禮言未盡其義矣。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說音悅○妄說人以非理徇人而求說之也辭費若佞口之類此巧言令色足恭者託於禮而非禮者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好去聲○踰節僭也侵侮爭也好狎慢也此皆明叛於禮者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行下孟反○言道言合於道也行脩身則其行脩矣言必求踐則其言道矣善行之成也行脩則必不爲妄說踰節侵侮好狎之事言道則必不爲辭費踰節侵侮好狎之言質謂質

幹也是雖未足盡禮然禮必以此爲質幹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也若不本於脩身立誠而徒事乎威儀文辭之末以爲禮則文勝之失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本既亡矣其將如禮何哉

聞來學不聞往教朱子曰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卽其事也紱按此卽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之意言人不當學禮禮不能强人而使之來學亦勉人之辭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道者事物當由之路德者所得乎天之性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道德不外於仁義其實一而已矣禮以制中而有定體性雖無不中正而不能不雜於形氣之私故必由禮以範圍之然後能不奪於形氣之私而一於性命之正若其不然則日用事物之閒耳目手足皆無法度之可循愚不肖者必奪於人欲而道德仁義亡賢智者又或流於異端而忘返矣是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周子言定之以仁義中正其言仁義而又必言中正者亦此意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立於上曰教示於下曰訓皆所以正俗也先王之教民禮而已耳禮治則民俗無不正矣教民而不以禮則禁令雖日煩亦無成功教終闕然也後世非不教民也而俗終日偷者何哉以先王之禮廢然而不講故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分爭辨訟辨其訟也以禮分其爭也辨訟可決矣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所以辨上下定親疏也君臣上下而無禮則亂於別同異明是非而爭訟可決矣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而無禮則亂於家非無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也分不定而恩賊義乖無以爲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矣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宦學皆有師所當師事宦之師如周禮掌官成以治凡者是也師弟之接以禮則情不狎而親愛之意生苟無禮焉不乖則慢矣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朝音潮○朝廷百官各有班位班之者如周禮太僕掌燕朝之位司士掌治朝之位朝士掌外朝之位也軍禮有五如司馬四時振旅治兵之類皆是涖官卿大夫涖事於官府也行法布之法令也四者皆貴於威嚴然不以節文行之則亦無以成其威嚴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供給謂奉牲薦幣器皿之類中心之誠以禮而著外貌之莊依禮而立苟無禮以節之則亦錯亂無章誠意以散而不免於跛倚以臨矣以上七節歷言凡事之不可無



禮而淺深本末至爲有序學者當詳玩之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恭敬之見於外敬者恭之主於中撙節者檢制約束之意本恭敬之心而行之於撙節出之以退遜此君子盡禮之實也凡事皆不可以無禮是以君子必恭敬撙節退讓以盡禮所以明禮之當然也夫曰明禮則節文度數之詳必嚴必慎以求盡夫天理之至文不止於爲禮之質而已然必本之於恭敬撙節退讓焉則節文度數之閒皆莫非脩言道之質而非徒匡帛進退之虛文矣此禮之所以明也凡此上下數章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讀者宜合而觀之也可○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夫音扶○鸚鵡慧鳥白綠二色亦有五色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阯封谿山中禽者鳥獸之通名麀牝鹿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所性之理而已而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無禮則無節文而天理沐矣聚麀瀆倫之大者舉其甚而言之以深見之人不可無禮也是故聖人作句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作謂興起而爲君師也聖人全盡人道故因天理自然之節而爲禮以教人人有禮以相接以循天理而無失其性則知所自別於禽獸矣上章言君子脩身而復禮者也此章言聖人首出而制禮者也○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太上者最先之意猶言首務也貴猶尚也德卽人所得乎天之理禮之本原也施先施也報報人之施也務之者精察於酬酢萬變之閒使彌物平施而一乎天理之正也此禮之用也往來卽施報之事也言禮之本原人所同得而其用則散著於事物之交故禮之首務要以尊尚已德爲本使無失其忠信之質而次之則務於施報之明以嘉其所會使無不合乎天理之節文蓋貴德者尊德性之謂也而務施報者道問學之功也前章所言脩身踐言以爲禮之質者卽貴德之謂也所云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卽務施報之謂也又言禮以嘉其所會故往來之用不可不嚴往而不來其失在人固爲非禮來而不往其失在我亦爲非禮所以申明報施之當務也然往而不來必我之往者自未盡道也則君子亦惟以禮自防而已爾暇責

人哉或曰報即樂記禮有報之報此即嚴而泰和而節之意也亦通○可亭朱氏曰鄭氏以太上爲三皇之世以其次爲三代之世謬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循乎禮則有天禮自然之安不循禮則有人欲陷溺之危○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貧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夫音扶○禮主以減而以敬爲本自卑尊人所謂施也貧販者必有尊見自卑之道發乎人心自然而非有所强也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好去聲懾之涉反○懾怯也知好禮則有定守故能不奪於富貴貧賤節上章所謂安也謙尊而光何驕淫之有卑而不可踰何懾之有○自禮定親疏以下至此八章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大要言禮之貫乎人倫事物而爲言行之範圍故人當脩身踐言以爲質而於倫物交際之閒猶必恭敬撙節退讓以盡其節文蓋聖人制禮所以別人於禽獸者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是以合富貴貧賤而皆不可不學也○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



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朱子曰十年曰幼爲句絕學字自爲一句下至百年曰期皆然冠去聲○壯以筋力言强以學識言呂氏曰艾者髮蒼白如艾之色也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五十始命之服官政仕者爲士以事上治官府之小事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才可用則命之仕德成乃命之爲大夫也耆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故曰指使傳傳家事於子也耄惛忘也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己衰悼者幼而知未及雖或有罪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人壽以百年爲期故曰期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於養故曰頤大夫七十而致事還其職事於君也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雲莊陳氏曰不得謝謂君不許其致事也几所以憑杖所以倚賜之使自安適也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孔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古者四馬之車立乘安車者一馬小車坐乘也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呂氏曰老夫長老者之稱己國稱名者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也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制猶典故也言他國有越國而來問於此七十之大夫者此大夫必當以國之典故告之蓋言貴有徵也○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之丈反操平聲○謀於長者就長者謀也應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曾子避席而謝不敏是也若子路率爾而對則不讓矣○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凊性反省悉井反○丹崖陳氏曰温以致其煖如温被之類凊以致其涼如扇枕之類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愚按醜同類也夷平等也在醜而爭則兵不爭者懼辱親也○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夫音扶○言爲人子者謂父在也古者三



命而有車馬三賜不及車馬受三命而不敢受車馬也蓋父無車馬則已不敢乘父有車馬已亦不敢並也其平日之仁讓可知矣二千五百家爲州二十五家爲閭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僚友同官之友執友同志之友慈愛弟順也仁仁親也信孝之有實也變文以見其稱譽之衆耳○此數節雖皆雜舉爲人子之禮而文意不相聯屬○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行下孟反○父之執父之執友也以敬父之心敬父執故曰孝子之行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夫音扶告工毒反○告告以所往也反還面見也有常有方也雲莊陳氏曰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妄用也恆言常言也自以老稱則父母爲過於老矣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長之丈反○肩隨並肩而少後也○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長之丈反

○雲莊陳氏曰古者地敷廣席而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會則長者一人異席也。○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主猶當也室西南隅為奧尊者所居也四者皆不敢當尊之意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槩苦蓋反○古禮食以飯為主饗以飲為主皆所以奉祭祀賓客也槩量也饌具之多寡不敢自為限量當順親意也古者祭必以人有食禮有饗尸所以象神下尸當以無父者為之父在則不為尸亦不敢當尊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丹崖陳氏曰親雖未言亦聽之恐言而不及聞也親雖未動亦視之恐動而不及見也雲莊陳氏曰此先意承志也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訾音紫○丹崖陳氏曰訾毀也苟訾苟笑辱道也戒之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闇音暗○孔氏曰不服闇不行事於暗中也呂氏曰服闇欺人所不見登危行險以徼幸是忘親也不令之名且將加之辱道也邵氏曰為子之道節當自卑以尊親尤當自重以愛身愚按此二節守身事親之道為人子者所當深念也○父母存不許



友以死不有私財許友以死俠者之行親存而以死許人是忘親也不有私財不敢私也○黃氏曰許友以死雖父母不在亦不可○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音準○純冠衣之緣也不純素樂親存也幼而無父曰孤當室為父後者不逮事父而承父後終天之恨故終身不純采以志哀也衆子則否○幼子常視毋誑視示教誡也童子不衣裘裳衣去聲○不衣裘裳未盡飾也不衣裘以防侈靡也立必正方不傾聽正方正嚮一方也傾聽側耳以聽也此二者養之以敬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長之丈反奉音捧辟音僻咡音二○丹崖陳氏曰提攜謂牽行奉手所以承長者之意負劍帥帶劍謂長者旁挾幼者狀如帶劍也咡口旁詔告語也掩口而對以手障口不使氣觸長者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去聲○先生有齒德者之通稱從隨行也不越路而他言壹於先生不敢分其志且慮先生有詔令而已不在也遭遇也趨以致敬也趨進正立拱手致敬禮焉且待命也不與之言則退恐先生有他務而不敢以己干之也○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從鄉皆去聲長之丈反上時掌反○土高曰丘大阜曰陵鄉長者所視恐其因所見而問則當即所見以對也○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呼去聲○城上禦患之所有所指有所呼皆駭人且失容○將適舍求毋固戴氏曰就館者誠不能無求於人然執平日之所欲而求必得於人則非為客之道矣○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聞去聲○上堂升主人之堂也此蓋親押燕見無賓主之禮而獨升其堂者揚聲使在室者知之也戶入室之戶古人即席必脫屨不以屨踐席在室則惟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餘人皆脫屨戶外戶外有二屨則及長者而三人矣三人相與言而聲不聞於戶外則不敢入者恐干人之密謀也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無回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奉音捧扃滑榮反○入戶由戶以入室也扃戶關木奉扃者兩手當心如奉扃然也回邪轉也視下無回皆恐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其前恐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闔而勿遂又嫌於拒後入者也毋踐屨毋蹉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踐音述摳苦侯反唯上聲○戶內有屨戒勿踐之蹉席躐他人之席也摳揭也揭衣以便即席趨隅由席隅以升坐也此皆即席之儀也既即席坐則應對又所當謹也○范氏曰此數條其事雖小推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闑音業閾音域闑樹木在兩扉之間者閾門限也闑右闑之東也凡言門之左右皆據入之左右為言也古者南向惟一門而門中樹闑本國君臣出入皆由東扉但君出入皆由東扉之中所謂棖闑之間也大夫士出入君門則行稍近闑不敢由棖闑之中故曰由闑右也其西扉則賓客所出入者無賓客則闔之不踐閾者恐不恪而失容也○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

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凡言賤而言也。每門諸侯有庫門雉門路門。大夫亦有二門也。入門本主先客後。然必讓客者節文宜然耳。爲布也。席非必待主人自布以致敬耳。出迎客則又讓客先。故客固辭肅。俯手揖也。揖客而先入。以導客也。門東爲右。門西爲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東客西。陰陽之義也。後世惟知上東則客反東。失之矣。降等等列卑於主人也。客雖降等。無由東階者。就主人之階。若從主人焉。示謙耳。故主人固辭。則客乃復就西階也。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詩業反。○讓登。猶讓入登也。拾。涉也。級。階等也。拾級聚足。每登一級。必俟兩足相聚。不躐等也。連步。相綴爲步。不稽留也。主人先右足。客先左足。賓主以相向爲敬也。○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



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孔氏曰。帷。幔也。薄。簾也。接武。足跡相接也。行而張拱曰翔。朱子曰。帷薄之外無人。不必趨以示敬。堂上地迫。室中地尤迫。故不趨不翔。陳氏曰。執玉不趨。不敢趨也。○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雲莊陳氏曰。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以不便於受也。○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爲去聲。拘音鉤。鄉去聲。扱音吸。○糞。拚同。埽席前曰拚。袂。袖。拘。障也。退。卻行也。扱。斂取也。丹崖陳氏曰。初則置帚箕上。得以兩手舉箕。埽地之時。則一手執帚。一手障之。卻步而行。不使塵及長者。終則以箕自鄉。斂取其塵。不以箕鄉長者。皆敬也。呂東莊曰。拚埽之間。而古人致敬儀節之詳如此。灑埽應對進退之所以豫其誠敬。而爲大學之基也。今世童子驕惰。家稍富厚。則灑埽非其所事矣。謂之何哉。○奉席如橋衡。奉音捧。○高而平也。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鄉去聲。○衽。卧席也。設坐席。則請何鄉。設卧席。則請何趾。孔氏曰。坐爲陽。面亦陽也。卧爲陰。趾亦陰。故所請不同。何。趾。趾。鄉。何。方也。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鄉去聲。○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鄉之席。皆尚左也。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飲食之禮。賓席西階之上。牖閒南鄉。主席東階之上。序閒西鄉。其相去遠。若非飲食之客。則是欲有所言論者也。言論欲近而得以相聞。故對布其席。而兩席相去閒約容一丈也。孔氏曰。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兩席并中閒空地其一丈也。主人跪正席。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徹。直列反。重。平聲。○此下皆承函丈之席而言。席非不正。正席以致敬耳。撫。按也。重席。所以安客。徹之。謙也。固辭。則止矣。客踐席乃坐。待客升席而後賓主皆坐也。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來必欲有所言。故主人問之。待問而後舉。言則言有序。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摳。苦侯反。齊。音咨。撥。卜末反。蹶。音蹷。○卽就。怍。愧也。人於卽席時。輕遽則容有似於怍者。容毋怍。欲其安舒也。兩手摳衣。使齊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撥。發揚貌。蹶。遽起貌。毋撥



毋蹶。皆欲其安詳也。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跪。遷。移也。越。蹶而過之也。丹崖陳氏曰。此二節。皆將卽席之事。下文乃既卽席之事。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無儳言。盡。子忍反。無毋通。儳。士鑒反。○非飲食之席。則虛坐也。盡後。謙也。食坐盡前。便也。坐必安。毋動搖也。爾。指少者言。執顏。正其顏色。若執持之焉。敬也。不及。未言及之者之先而言也。儳言。參雜長者之先而言也。正爾容。聽必恭。毋剿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剿。初交反。○容。主一身而言。正之。欲其肅也。聽。聽之言也。法古昔稱先王。非法不言也。○此章因設席之禮。而遂詳卽席言貌之宜。皆行脩言道之實。學者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未終。不敢躁。問。坐才卧反。○問既終。不敢隱。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請業者。求所未盡之蘊。起。致敬也。○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唯。上聲。○諾。唯。皆應聲。諾緩而唯速。急趨尊命

也。○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坐才卧反○餘席猶言他席也。侍坐於所尊敬而所布尚有餘席則同等者或至而偕侍坐己亦當爲之起俟同等者即席而後坐可也若惟所尊敬與己之席而無他席則是所尊敬者專與己有所論說故見同等不起嫌於讓坐而聽尊者之論說不專且違尊者之意也。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雲莊陳氏曰燭至時之變也食至禮之行也上客非同等皆起也故。○燭不見跋見賢徧反跋音拔○跋燭本也燭將盡則易燭而藏其殘燭之本不使客見之恐客以夜久而辭退也此因上章燭至起而類記之也。○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叱音赤唾吐卧反○方氏曰不叱狗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也雲莊陳氏曰讓食不唾嫌於鄙惡主人之饌也丹崖陳氏曰慮拂尊者之意也。○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坐才卧反撰士免反莫音慕○欠呿口出氣神之倦也伸引伸其體體之疲也撰其也欲理其杖屨也四者皆倦意故請出以息之。○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坐才卧反更平聲○問更端更易事端以問也。○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坐才卧反間去聲屏音丙○丹崖陳氏曰復白也言欲得少間隙以白事也或屏於左或屏於右屏所以遠人之私語待所以防君子之召。○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噭音叫○側耳以聽則頭容不直高急以應則聲容不靜淫溢以視則目容不端容止怠荒則立容不德此視聽言動之必以禮也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跛音庇髢音替免如字袒音但褰苦堅反○跛偏任一足也箕兩展其足如箕也伏覆身也髢髮髮言髮垂如髮也免脫去之也袒露臂以息勞也褰裳揭裳以納涼也此即一身之行立作卧冠衣無不交謹焉也人能於此十二者而毖之則非僻之心亦庶幾無自而入矣。○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坐才卧反長之丈反○坐於室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而餘人皆脫屨戶外坐於堂則亦惟長者一人脫屨於堂上而餘人皆脫



屨堂下解屨不敢當階當屏立階側而解其屨也。○既解而脫之則俯就屨跪而舉之以屏於側恐妨行者也此二節皆脫屨之事側音內就屨跪而舉之以屏於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鄉去聲長之丈反○此乃著屨之事也將著屨必以面鄉長者不敢背也前脫屨時既舉而屏於側今著屨時則後跪而遷屨於前然後俯身納之俯身納屨跪右納左跪左納右。○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如字參七南反○離麗也謂耦坐耦立也毋往參焉彼或耦語毋干人私且拂人意也行而過之則亦毋出於離立者之中間當由其旁也。○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椸音移○椸衣架也枷架同皆所以閣衣服者櫛理髮器梳也凡此皆所以遠別也。嫂叔不通問問遺也。諸母不漱裳諸母謂父妾也不使之澣衣敬父之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枯本反○梱門限別內外者也外言公事不得與以婦女內言閨閫不得干於朝廷辨內外防牝晨遠鄙褻也。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女子許嫁則係於纓所以識之也未許嫁則猶子既許嫁則人婦故非有大故不入其寢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纓蓋已嫁而反則別之尤必嚴也獨言兄弟者省文耳。○父子不同席卑尊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行媒媒氏之往來通言也昏禮初納采采擇也次問名問女子之名氏也女子之名不通於外故必問而後知之次納吉卜得吉也次納徵納幣以聘也次請期定昏期也次親迎親迎而後交親然納采問名昏猶未定至納幣則已定矣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齊側皆反食音嗣○凡子女始生三月即以年日月名告於閭史司民掌登萬民之數異其男女三年大比則以詔司寇而獻於王又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是男女之日月皆告君

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凡筵於廟既成婦而見於廟是齊戒以告鬼神也。既昏而饗賓僚同官者友朋友也凡此皆以重夫婦之倫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去聲○鄭氏曰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卜之卜其吉凶。○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賢遍反○以寡婦遠嫌也若其子才德著見則友之可矣。○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取去聲○此使者致辭也某子指使來賀者某使者自名子指取妻者有客指所召之鄉黨僚友羞饌具也昏禮不賀故有來饋者則致辭如此曰賀取妻者亦記者蒙俗爲言耳○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不强之以所不足禮之宜也。○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爲其後難諱也蓋周禮然也。男女異長長之丈反○各爲伯仲示別也。男子二十冠而字冠去聲○成人而冠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男子既冠雖已字然於君父之前則仍以名呼尊君父也然此亦以對君父言若臣子自以行等相呼則雖君父之前未應以卑名尊也。女子許嫁笄而字女子已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年二十亦笄笄而字之。○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左朐右末胾側吏反食音嗣朐音劬○殽肉帶骨者胾切膚肉也食飯也牛羊與魚之夜反羹音羹炙之夜反羹音羹醢音海醬醯類蔥渫蔥菹也漿酸水也以粱飯漬水成之脯乾肉脩以薑桂脩治而乾之者朐脯脩之中屈處也左陽右陰骨剛處左肉柔處右食燥處左羹溼處右順陰陽之宜也膾生肉炙火肉皆異饌而不宜多食者故處外醯醢食之主用以調和羹殽者故處內蔥渫加豆也故處末酒漿又類也呂氏曰脯脩左朐右末便於食也食脯脩者先末雲莊陳氏曰酒漿兼設則左酒右漿孔氏曰脯脩處酒之左○一設食閒而古人不苟如此嚴敬可想矣。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



坐食音嗣下同○興辭者不敢當盛禮也以食爲主故獨執食。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偏祭之延導之也降等之客未敢先祭故主人導之先祭食次及殽順所進殽之先後而徧祭之朱子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閒有版盛之卒食徹去。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辯殽飯上聲辯音徧○飯食飯也禮食三飯而告飽每飯歠湆以殽濡醬而已未食哉也及主人勸客更食客乃加飧於是延客食哉後乃遂徧食他殽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虛口者食竟而歠酒以蕩口也主人未辯殽則客不虛口待主人也主人於客亦然可知。○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長之丈反○饋進饌也拜而食者拜主人之禮也不拜而食者食非爲己設也其食不飽其飯不澤手飯上聲○食凡食也飯食食也食求飽則貪也其飯而澤手人將惡之古之飯者以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摶音團摶飯之飯如字放飯之飯上聲歠昌悅反○取飯坐團貪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皆無節也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丑亞反齧魚列反○丹崖陳氏曰咤謂以舌作聲反謂還之器中固獲謂必欲取之毋咤食毋齧骨皆嫌不謹也毋反魚肉爲歷己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慮其相齧也毋固獲嫌貪也愚按毋投與狗骨亦賜果懷核之意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上飯如字下飯上聲箸音住○揚散其熱氣嫌欲食之急也毋以箸以匙之便也。毋嚏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嚏音荅絮擿據反醢音海窶音巨○嚏就器嚏食之也絮就器調和之也刺齒別齒也嚏羹則失容絮羹歠醢則貪味刺齒則人惡之辭不能亨因客之自調也辭以窶謂不足於食也蓋容有厭淡之意主人自不容已於遜讓然以貪味之故而使主人不安則非爲客之道矣○昔二程夫子幼嘗絮羹毋侯夫人叱止之曰幼求逞欲長當奈何噫孰謂一食之微而可自肆歟。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嚼炙濡而朱反乾音干嚼初怪反○濡肉烹煑

者也。乾肉脯脩也。齒決以齒斷也。乾肉難齧。故宜以手治之。一食盡臠曰噉。毋噉炙。恐炙肉烙口。且嫌貪也。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飯如字。齊賤西反。相去聲。○自從也。前席前也。齊醬類。相謂佐食者。雲莊陳氏曰。飯齊皆主人所親饋。故客欲親徹。此亦謂降等之客耳。敵者不親徹也。愚按。飯齊食之上。故先徹。此二者及主人興辭則止矣。○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酳。少者不敢飲。長之丈反。少去聲。下章同。酳子妙反。○尊酒尊也。尊所置尊之所也。鄉飲酒禮。饋食禮。尊於房戶之間。燕禮大射禮。尊於兩楹之間。蓋主人酌尊以獻少者。故少者起進而拜受於尊所也。舉。舉觴也。酳。飲盡爵也。少者反席就飲。又必待長者之酳。而後敢飲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辭而受者。賓主之禮。少賤者於長者。不敢抗禮也。○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不敢棄其核。敬君賜也。○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音蓋。○御食於君。佐君食也。餘君食之餘也。溉。洗滌也。寫。傾寫也。器之可溉者。如陶器木器。則就本器食之。器之不可溉者。皆若荏苒所織之器。則傾寫於他器而食。不使有口澤之漬也。○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餕音俊。○食尊者所食之餘曰餕。凡君有賜於臣。臣榮其賜。則祭於祖考。而後食之。若所賜出於己食之餘。則是餕餘而已。故不以祭。雖妻子所卑者。亦不以餕餘祭之也。論語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御同於長者。雖貳。腥薦而食。不薦。即所謂餕餘不祭也。○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長之丈反。○御同於長者。御於長者而同者。共席而坐也。侍食不辭饌。偶坐不辭席。皆以其不爲己設。非己所敢辭也。或曰。或侍食。或偶坐。有盛饌。皆不辭。亦通。○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梜音頰。○梜。箸也。有菜者而不用梜。是啜羹也。無菜者直啜之而已。而用梜。是嫌其無所和也。○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爲去聲。副。普逼反。絺。音癡。華。呼巴反。綌。音隙。累。力果反。疐。音帝。齕。音核。○削。刊也。副。謟同。析也。絺。細葛布也。華。半破也。綌。粗葛布。累。倮同。去其皮也。疐。齧之而已。孔氏曰。爲天子削瓜者。刊其皮。而析之爲四解。又橫解而以細葛巾覆之。以進國君。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覆以粗葛巾。此等級不同。蓋公庭禮。會之時。非平常之日也。劉氏曰。大夫以上皆曰爲者。自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冠去聲。惰。如字。矧。失引反。詈。力智反。復。扶又反。○櫛。理髮也。翔。行張拱也。惰。慢也。齒見曰矧。詈。罵也。不爲容飾。不敢戲樂。食不能甘味。情不敢自如。皆憂親疾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能正坐。故側席。示不安也。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席也。或曰。專。單也。亦通。○水潦降。不獻魚鼈。潦。音老。○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也。故不獻。獻鳥者佛其首。畜鳥則勿佛也。佛。符勿反。畜。許六反。○鳥。鴈鴨之屬。佛。振也。振其首。防啄人也。畜鳥。雞鴨之屬。勿。佛。不必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策。所以馭馬者。綏。挽以上車之索也。孔氏曰。車馬不上於堂。但執策綏呈之。則知有車馬矣。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孔氏曰。甲。鎧也。胄。兜鍪也。甲大胄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耳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獻。獻民虜者操右袂。民虜。征伐所虜獲也。人手便右。操其右袂。所以防變。獻粟者執櫛。獻米者操量鼓。同書一簡而析之。各執其一。曰契。蓋受粟於廩而以獻。人故有契。左契存於廩。人以要會。而右契遂執之以獻。有右契。則知獻粟。獻米也。鼓。量器。斗斛之類。粟米皆重。故但執右契。量鼓以獻。獻熟食者操醬齊。齊。賤西反。○孔氏曰。醬齊。食之主。執以獻。則熟食可知。如執芥醬。則知獻魚膾之類。獻田宅者操書致。書致。書其數多寡而致之也。古者田宅皆屬之公。而此曰獻者。或人臣致還於君。或人君致邑於賢之類也。田宅非可致。故但書其數多寡以致之。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筩。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弛。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

還辟辟拜。遺于貴反。附音拊。還音旋。辟音避。○遺。同。列相問遺也。弓體內角外筋張弓則以筋向上。弛弓則以角向上。皆順弓之勢也。執覆手執之。簫弱也。承。仰手承之。附弓中握手處也。人射以左手握附。故遺人亦以左手承之。帨。佩巾也。尊卑猶言俯仰。言俯仰之節。稍磬折而垂其帨也。主人將拜受而弓猶在客手。不便於答拜。故盤旋然迴避以避其拜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鄉去聲。○尊受卑獻。則使人受同列相遺。故自受也。客之左東也。主人北面拜興。乃稍進北行。周旋而南也。鄉客亦如之。故主人當客之左。先承附者。蕭在客之右手。則附近主人。故主人先以左手接客手之下而承其附。然後覆右手以執簫。受弓之執法。仍如遺者之執法矣。此時賓主皆南鄉而受弓也。方氏曰。賓主異等。則授受異鄉。此賓主敵。故鄉與客並。進劍者左首。進。亦遺也。首。劍拊環也。主人受由客之左。故左首以便受。不以鍔鄉主人。恐疑於刺也。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鐏在困反。○戈。有枝兵。鐏。戟屬也。鐏。戈柄下雉也。前鐏以授人。後刃以自鄉。亦不以刃鄉人也。進矛戟者前其鐓。鐓音隊。○矛。刺兵。戟。矛之有枝者。鐓。矛戟柄下平底也。不曰後其刃者。矛戟上銳并刃也。進几杖者拂之。拭塵以致潔淨。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陳獻也。馬羊難牽。右手以力。效犬者左牽之。犬善齧。故左牽。而以右手防之。執禽者左首。使鄉主人。飾羔鴈者以繢。繢音會。○卿贄羔。大夫贄鴈。此始相見而執以為禮者。故畫布為雲氣以服飾之。繢畫也。受珠玉者以掬。承手。受弓劍者以袂。以袖承之。不露手也。飲玉爵者弗揮。揮音輝。○揮。去。餘瀝也。弗揮。恐失墜。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使去聲。○以葉裹物曰苞。以草藉物曰苴。竹器之圓者曰簞。方者曰笥。皆以盛問遺之物者也。不親問而使人將之。則使者於受命之時。操持所遺之物。必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家。將命之容。慎也。○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為使。皆去聲。○為君使。以君命使於四方也。丹崖陳氏曰。君言。即君命。受命即行。敬君也。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使去聲。○



此又以始受命言之。以對使者言。故得而主人出門也。辱謂屈辱君命下臨也。使者又君所使傳命而命已為使之人也。雲莊陳氏曰。至則拜送。皆敬君也。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使者之使。去聲。朝音潮。○此使者。即臣所使往君所者也。朝服命使。下堂。受命皆敬君也。呂氏曰。使人於君所不下堂。反則下堂受命者。始以己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也。○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強上聲。識音志。行下孟反。○強。猶力也。識。記也。讓。不敢自多也。敦。篤也。博聞強識。致知之事。敦善行。力行之事。博聞強識而承之以虛。敦於善行而行之。以健君子之道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交好也。二者皆不浚求於人之意。不求多於人。則交全矣。君子之厚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稱禮曰者。蓋古禮經有是言也。王父。祖也。尸。祭祀以象神者。外神之尸。惟卜吉宗廟之尸。則必以同姓。而昭穆同者為之。孫之昭穆。與祖同。子於父之父昭穆亦同。但使已子為父尸。則將以父而事子。故子下可以為父尸。祖孫則尊卑懸隔。而可無嫌矣。故曾子問篇云。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孫可以為王父尸也。蓋君子非必有抱孫。不抱子之事。而禮有抱孫不抱子之文。故記者引而釋之。言所謂抱孫。不抱子者。據為尸而言。有使人抱孫以為祖尸者。而必不使人抱己子以為父尸也。凡為尸者。受命則齊。宿然散齊之日。或有他出。而大夫士遇之者。則大夫士下之。君於為尸者。或不能盡識。有告之而知其人。則亦下之。敬尸。即所以敬神也。君下尸。而尸不下。君未入廟。有臣道。不敢與君抗。禮式之示不敢安。○齊者不樂不弔。齊。側階反。樂。如字。○朱子曰。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呂氏曰。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不樂。弔。乃所以一其齊之志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毀。損。瘠。瘦也。形。見骨也。居喪之禮。三

日不食杖而後能起此皆毀瘠也然毀不滅性若過此則見骨而視聽衰矣是無以送死而幾於滅性也阼階東階也門隧門之中道也不由阼階不當門隧父在則然父死子當室則由阼矣然方居喪則猶不由阼階不當門隧不忍遽死其親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創平聲瘍音羊勝音升○創瘍皆瘡也沐滌首去垢浴澡身也居喪不沐浴不飲酒食肉有所不忍也有創瘍則不得不沐浴有疾則不得不飲酒食肉不如是則恐不能勝送死之事矣然此一時之權耳若疾止則必復守居喪之正禮也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衰七雷反○致盡也人衰老則不耐毀比之有疾皆禮之權宜也○此章因上章毀瘠○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猶數也不形之意而推言之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數死之明日為三日斂殯死者之事也從死日數之為三日故三日成服者乃死之第四日也○知



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知謂素嘗與交知其人也弔所以恤生者傷則哀死之情也若今之有喪者為己所嘗知交而與其所喪之死者初無相識則弔之以恤生者耳無哀死之情也若死者為己所知交而於其生者則未之交也則哭之以盡哀死之心耳不必有弔慰之禮也蓋情必由中而不欲僞為於外故如此○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賻音附遺於貴反○以貨財助喪曰賻度其可言之若問焉而不能有所助於人則可賻之甚矣此亦脩辭立誠之一端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賜君子與與小人朱氏曰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愚按賜人而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則亦非與之正矣此君子之不敢失言於人也○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壟墳堆也紼引棺之索也不登壟為不敬也必執紼所以助也臨喪不笑為忘哀也揖人必違其位凡揖人必出位而揖之敬也望柩不歌入臨不翔死在棺曰柩入臨入哭也不歌不翔皆為其忘哀也當食不歎當食而食非歎時也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春詩容反相去聲○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相助也舂者呼邪許以助舂也入棺而襯之曰殯巷歌歌於里門之巷中也鄰里有同哀樂之義故鄰里中有喪則不相杵不巷歌也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辟音避○送喪即送葬不由徑不憚遠且徑非君子所由也塗泥濘潦水溢也不辟塗潦不憚勞也臨樂不歎非歎所也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介甲也兵事尚威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此所謂色兼容貌而言也於動容周旋中禮矣此句總結上文○章內多主喪事言慎終為尤重也○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凡尊者式則卑者下尊卑之節然也○禮不下庶人先王



制禮蓋士而止庶人勞力不能盡責以禮也然此亦謂威儀文節之詳非庶人所能盡耳若乃典禮之大閑則未嘗不逮庶人也庶人有冠昏喪祭之事好禮者則假士禮行之刑不上大夫有位者謂之君子君子將以左右君國出政治而為民望故君之待臣必以禮苟大夫有過亦以禮愧之微示之改足矣若得以刑辱之損國體而何以立民望哉後世大臣或被髡黥受廷杖宜在位者之寡廉鮮恥矣然此亦謂鞭扑恥辱之罪若則周禮掌戮凡有爵者不刑薄刑耳若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者則周禮掌因凡有爵者不殺非盡廢刑也但不與王同刑於市而刑於甸師則猶為隱之而不欲顯加以刑之厚意也刑人不在君側刑餘之人非人君所當近也周禮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蓋刑之非死則不可不有以用之以資其生故隨其宜而使之守要必有長以拘束之也若人君出入警備則不惟不近之亦不使之有以得近矣惟宮者之守內或有疑焉然守內要非宮者不可周禮羣奄中惟內小臣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出入前驅何遠春謂選其閒有謹信端厚者命之而已抑或有生而精氣閉藏加素問所謂天宦者選而用之不必皆刑人也其餘有

罪受宮者其守內也不過入酒人漿人寺人內豎之列與女奴奚婢共事執灑埽褻器之役而已甯得使近君側歟若乃吳子爲閽人所弒唐奄執廢立之權則後世近刑人之末失也○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綏而追反○兵車革車也前建干矛而無式軍事尚武無事於式也武車即兵車綏散垂貌析羽爲旌車後所建者綏旌以示奮揚也德車謂乘車祭祀朝會所乘文事所以章德也結旌以旌纏繞於竿示節制斂戢之意也。史載筆士載言史士皆官名載載以從君於行也史孔氏曰言謂會盟之辭及舊事也方氏曰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以閱已然之事也○按周禮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掌贊書皆史載筆之事王制太史執簡記奉諱惡是載言之事然無所謂士者或周禮太史所屬有上士中士下士職與太史同因指之曰士歟。前有水則載青旌孔氏曰王行宜警備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青旌者青雀水鳥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埃于皆反鳶於焉反○鳶鴟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鴻飛有行列如車騎也○按騎跨馬也三代惟用馬以駕車無跨馬者騎射始於趙武靈王也六韜以車騎步較論此蹟書耳但星經於房心之南有車騎騎官諸星則似由來已久意車騎只猶言車馬而不必爲騎跨之義歟抑或此記雜秦漢以後制言而不盡三代之制歟。前有士師則載虎皮雲莊陳氏曰虎威猛亦士師之象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或禁止暴橫之意歟愚按周禮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諸侯爲賓則蹕於王宮大師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則士師或因所犯而來施戮則亦有所當警備也。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貔音皮貅音休○貔貅豹屬以上所載或載其皮或畫其形俱不可考但青旌即當是析羽爲旌而行。鳥之羽爲旌當是載其皮矣。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行戶郎反繕音善○行行伍也朱雀南方七宿鬼柳星張翼合體有鳥形也玄武北方七宿謂室壁也青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合體爲龍也白虎西方七宿觜參伐合體爲虎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之名臨制四方者也軍行法於天象故前建朱雀七旒而畫鳥隼曰旟後建玄武四旒而畫龜蛇曰旐左建青龍九旒而畫交龍曰旂右建白虎六旒而畫熊虎曰旗凡此以識三軍之目而定其部曲者也中軍則建招搖以指令四方司馬法所謂玄首也繕緝也治之也其怒三軍奮怒之氣也呂氏曰急迫之也繕言行而致其怒也○此所載旗物與周禮仲秋治兵不同蓋彼主於辨旂物之用而因以獮田自與此軍行布陣異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進退之度如牧誓所謂步伐止齊周禮所立三表之法是也左右之局如孔明八陣天地風雲之號龍虎鳥蛇之變是也各司其局如周禮伍兩卒旅師軍各有其長以治其部曲齊其進退也禮君行師從故於此備言之○此章言人君出入之警備以及軍行之部曲。○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弗與共戴天必不與之俱生也不反兵常以兵自隨遇則報之也交遊之讎則不與其國而已○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之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於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之文雜見於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盛緩則不能執故遇則殺之不暇告有司歟何遠春曰殺人者死國之大法彼既殺人父兄矣盍以王法誅之奈何使其子弟讎之也然法有經權情有故誤殺人之父可誅也而魯執之殺徐達之則不可誅也殺人之兄可誅也如田橫之殺酈食其則不可誅也原情以定法因法以求情可也若欲逞私忿恣奸威以屠戮無辜則所謂不待教而誅者又何原宥之有哉聖人承衰亂之後矜過誤而弛重辟之典原人情而立復讎之法慮之精而處之當矣愚按誤而殺人父兄於律非死罪也然在其子弟則以爲不共戴天可也必求殺之情可原矣殺人而義者如貧夜姦盜者其家殺之於律勿論被殺者之子弟其安可讎之乎。○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四郊王者五十里近郊百里遠郊侯國則隨其國之大小爲遠近壘軍壁也四郊多壘以數被侵伐故也卿大夫謀國故引爲己辱廣大多曠土而不闢也荒而不治也人民離散此非盡士之罪而士與有責焉故曰亦士之辱。○臨喪不情喪事急遽無怠惰之容也。○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筴音策○龜所以卜筴所以筮牲祭祀之犧牲也呂氏曰人所用則焚之

從陽也鬼神所用則埋之從陰也愚按焚之埋之不敢褻也○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徹直列反○俎所以盛牲肉者凡助祭於君必各有所得之俎尸賓之俎則君使人徹而歸之士卑則自徹之以歸然此云凡祭於公者則是雖大夫以上亦自徹不敢以客自處也或君辭則止而君乃使人歸之耳○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喪禮既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後卒哭者至是而哭聲閒止也諱避死者之名而不敢稱周道然也卒哭以前猶用事生之禮既卒哭則以神事之矣故卒哭乃諱嫌名者音同而字異如虎之與滸也二名謂名有二字則不盡諱如孔子之母名徵在孔子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也○隸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隸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莊雲陳氏曰隸及也言庶人父母早死不聞父之諱其祖故亦不諱其祖若有廟於事祖者則不然也○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雲莊陳氏曰私諱不避於公朝大夫則諱其先君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雲莊陳氏曰不因避諱而易詩書之文改行事之語恐有或於學者而誤於承用也愚按



諱者不敢呼其名而言語應對之閒亦為之避忌耳周文王名昌而或王祭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是詩書初未嘗諱也後世而臨文亦諱且并嫌名二名而諱之諂矣又古者卒哭乃諱今且生而諱之又失之甚也○廟中不諱雲莊陳氏曰廟中之諱以卑避尊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質猶對也門閨門也夫不質夫人雖對君亦然凡婦人之諱止於閨門之內一家之私如子婦之諱母姑而已夫不諱夫人亦以婦諱不出門故也○大功小功不諱大功九月之服小功五月之服族屬疏矣故不諱○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馬氏曰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眾也問諱慮得罪主人也○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外事如征伐狩獵之類內事如祭祀昏冠之類以用也剛日甲丙戊庚壬也柔日乙丁己辛癸也○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龜曰卜蓍曰筮凡用事擇日必稽之於卜筮聽於神而不敢自專也旬十日也以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之日則主人告筮者曰欲用遠某日於旬內日則告筮者曰欲用近某日喪事如葬日及二祥之祭日喪事即遠非孝子之心故先遠日欲少緩須臾以盡其孝也吉事冠昏祭祀也祭以追養冠昏嘉事故先近日人情所欲急也○孔氏曰祭事大夫用旬外士用旬內君有雜祭或用旬內或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為去聲假音格又如字○曰筮人之命辭也為日為問吉日也假來也至也或曰因也託也卜則命龜筮則命蓍泰尊之之辭有常言其無私而吉凶可憑也卜筮不過三一卜再卜至三而終不吉則止而不行過三則瀆矣不相襲者卜不吉則止不重以筮筮不吉則已不重以卜也此蓋主卜日為言若決大疑舉大事則亦卜筮並用如洪範所云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之類可見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



則必踐之與去聲踐舊音善今依疏王氏讀如字○筴蓍言先王之作為卜筴所以使民踐時日之信凜鬼神之命畏法令之施而不敢背也是非之疑似則以卜筴決之作止之猶豫則以卜筴定之蓋鬼神無為無所私繫而卜筴所以傳鬼神之命故時日而稽之卜筴則人共信為可憑而不敢不信矣法令而稽之卜筴則人共凜為當奉而不敢不行矣皆所以敬事鬼神而示民無私已耳是故眾有所疑而決之以卜筴則民弗敢復疑其非也定時日以行事則民皆信而必踐之○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駕車本校人僕夫之職而僕執策立於馬前者防奔逸也已駕僕展輪效駕輪音零○展猶視也輪車轄頭也效白也駕車已備則僕旋轉察視車轄而遂告君以駕畢也車行由轄故特詳視之○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上時掌反○車上之位君居左僕在中車右在右僕既效駕出則於車後奮振其衣由右而上避君之左位也車有二綏君升則挽正綏僕及車右之升也則挽副綏貳綏即副綏也僕挽貳綏以上跪而乘之將以試御也跪示敬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

而立。車駕四馬。夾轅曰服。服外曰驂。四馬則八轡。而兩驂內轡別繫於軾前。惟六轡在手。御法左手并執六轡。而以右手執策。今君未出而僕先試御。則既以右手執策。又分六轡。左右各三執之。遂驅行之五步而止。乃倚立以待君之出也。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辟音避。○君出就車。僕以左手三轡并於執策之手。而以左手取正綏授君。君挽綏升車。則車將行。故左右侍從之人皆攘卻於旁以避車行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騶音趍。○騶行也。大門。庫門。撫僕之手。止其命車右就車也。車右為君防飭非常者。君過閭門必式。故車右下步。車行溝渠多險。故車右亦下步以扶持之也。僕不下者。僕不可下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授不然。則否。上章言為君僕之禮。此章又廣言之。必授人綏者。僕之禮也。有受有不受者。主人之禮。貴賤之宜也。凡禮者自卑而尊人者也。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音鉤。○撫僕之手。受綏法也。循其手而執之也。敵者不敢受。而僕卒授之。則承其手之下而鉤取之。猶不受之意也。○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凡賓客之車至大門而止。蓋主人迎客於大門之外。故客至大門則下車。敬主人也。婦人質弱。不耐久立。故乘安車。宜也。犬馬陳於庭而已。不上於堂賤也。○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黃髮。老人髮白而有黃色也。卿位。會朝之時。卿所立之位也。王之外朝。左九棘之下。九卿位焉。人君出。則過卿位而後升車。入。則未至卿位而下車。式黃髮。老者下卿位。敬大臣也。入國不馳。恐傷人也。入里必式。恐里中有賢者在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君命召。雖○章首故字衍文。蓋取古書之言而失刪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如字。又音迓。○君命大夫士使有所召。則所召之人雖賤。大夫士亦必自為之御。敬君命也。雲莊陳氏曰。御迎也。自迎之以敬君也。亦通。○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蒌拜。蒌。為去聲。蒌子卧反。○朱子曰。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祥車曠左。祥車。時所用以迎魂者。即生時所乘之車也。葬皆凶禮。而此車獨用吉。故曰祥車。曠。空也。虛左位以擬魂也。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乘車之乘。去聲。○王之乘車五路。王乘其一。則其四以從。謂之副車。諸侯三路。亦自乘其一。而以二副也。乘君之乘車。為君副車也。不敢曠左者。恐疑於祥車也。左為君位。乘者既居左位。則又不敢當尊。故必俯式以示不安之意也。○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乘者居左。御者居中。婦人在左。故御者左手稍前。右手稍後。其身微背婦人。以致別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進右手。後左手。以嚮君也。而俯其身。敬也。○國君不乘奇車。先王車路。各有制度。不可以奇衺亂先王之制也。○車上不廣欬。不妄指。欬。康核反。又呼戒反。廣欬。廣。大也。欬。嗽聲。或曰。笑也。妄指。皆失容且惑人。○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嶲。音攜。轂。音穀。○嶲。規也。謂車輪轉一帀也。乘車之制。輪高六尺六寸。圍之則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丈九尺。八尺為步。凡十二步有三尺。立車上而衡視。則以五規為節。憑式而俯視。則以馬尾為節。顧。回視也。轂。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旁顧。則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顧之節然也。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彗。音遂。卹。蘇沒反。勿。音沒。○朱子曰。策彗。策之摩也。軌。車轍迹也。蓋入國不馳。故御者但以策末之彗輕拂其馬使之緩行也。車行塵起。行緩故塵不出軌。○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齊。側皆反。又音咨。熊氏曰。此文誤。當云下宗廟式。齊牛。○齊。牛在滌之牛也。所以為牲者。或曰。齊。粢盛也。下宗廟式。齊牛。敬鬼神也。下公門式。路馬。敬君也。○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路馬。君所以駕路車者。臣或有事而乘之。則必衣朝服。雖載鞭策而不敢用。僕者亦不敢授之以綏。乘者在左。則必俯式。皆敬君物也。舊說以此為人臣習儀之事。未知是否。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步路馬者。牽行以節其勞逸。且調習之也。必中道。防邊側傾跌也。蹙。蹴同。芻。所以秣馬。齒。評量年歲也。驗馬之年力者。必以齒。誅。罰也。有誅者。謂其不敬耳。非必真降以刑罰也。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音捧○奉提者有所執持而有高下之異帶大帶也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上時掌反綏音妥○衡平也所謂當心也上衡當心而稍上也平衡手與心齊也綏墜也當心而稍下也提當帶也此因主之尊卑而爲高下之節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踵之容反○主通上下言之凡事人者其所事之人主也克勝也當也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幣貨貝皮帛之類圭瑞玉璧享玉皆所以朝聘者主器概言之幣圭璧又其重者也尙左手左手在上尊陽也踵足跟也執主器而行則不敢高舉其足但微舉其前而拖曳其踵如車輪之行轉不離於地皆敬謹之至也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磬形句折立而前俯如磬之形故曰磬折執主器而立則磬折而垂其佩玉然又視主之俯仰以爲節主少俯而佩倚於身則臣前俯而佩垂於外若主前俯而佩垂於外則臣益俯而佩委於地蓋使人執器操幣圭璧必有所往方始之受命及至彼將事皆有立時其容如此在彼主人亦可謂之主而外臣亦臣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而以聘禮言玉圭璋璧琮也裼音錫○因上文操幣圭璧有藉者謂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享禮皆束帛而加璧琮是有藉也無藉者謂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特達以通信而無束帛是無藉也見裘曰裼掩裘曰襲享禮尙文故賓主皆裼以將事所謂裘之裼見美也圭璋特達貴於存誠故襲所謂襲充美也雲莊陳氏曰先儒以執圭而垂繅爲無藉今詳記文裼襲是一事垂繅曲有藉執圭而曲繅爲無藉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裼襲之說先儒謂古人近體有澤衣其外有裘夏月則葛裘葛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弁服深衣之屬掩而不開則謂之襲開而見其裼衣則謂之裼古制今難盡考然如此說則裘外有襲裼衣又有弁服襲衣但見其裼衣則曰裼掩之則曰襲是襲裼皆主衣言耳見其裼衣非見裘也記何以曰裘之裼見美哉且裼衣順裘色若裼衣外又有襲衣則無取乎順裘色可矣竊意裘外便是襲衣襲衣外加弁服無所謂裼衣者襲衣即中衣制如深衣即所謂素衣也裼者表則於外之義若弁服之類正所以裼裘也故羔裘於朝而朝服緇衣鹿裘以聘而皮弁素衣狐裘息民而黃冠黃衣是則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裼衣即弁服之類明矣古者禮服皆有方袷非如後世盤領惟中衣領可交掩然則襲裼云者惟交掩其中衣之領則裘可見而曰裼○襲不交掩其中衣之領則裘裼皆主裘言矣○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相去聲長之丈反○不名不以名呼之也卿老謂上卿稱於其國曰寡君之老是也世婦夫人所同嫁之二媵也大夫之世臣謂其父所遺之家臣也姪娣大夫妻之媵也家相治家事者長妾妾之長者也皆不名之敬之也○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大夫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故諸侯大夫之子不敢以此自稱避嗣天子之辭也大夫士無嗣世之義不敢自稱嗣子某避嗣君之辭也呂氏曰世子君之適子也臣之子不敢與同名亦避君也若名在世子之前則亦不避○上章上之敬下也此章下之敬上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射者男子之事六藝之一也故不能則託於疾言曰辭疾之言也負薪之憂言病不能負薪謙辭也○人固有能有不能何至必託言疾此大可商意亦甚言士之不可不習射耳○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饒氏曰顧顧自己望望君子應氏曰察言觀色之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喪祭異俗如山國麋鹿澤國魚鼈葛絰縻絰魯衛離之類任所可從者也此即禮從宜使從俗之意然曰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則其行之也亦非苟同矣。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朝音潮○去國雖及三世而本族猶有爵祿已之出入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及兄弟宗族猶存是去國而未絕者則

凡冠昏死喪皆反告於本宗之爲後者謂宗子也其守舊國之法而不從新國之俗可知若去國而已絕者則唯其仕於新國之日遂從新國之法可也與之日而後從則未仕者亦猶當守舊俗矣此節所以足上節之意○君子己孤不更名更平聲○更改也名者父之所命己孤而更名是忘父也己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爲音僞○暴貴驟貴也以謚易名貴者之禮也父賤而子驟貴則父亦當有謚不爲父作謚不敢以己之貴加於父且詒父以非禮也蓋父之尊於天秩不以人爵子得於己之爵秩加親朝廷之爵謚以功德不以私恩可聽人子自遂其尊養之情而不可以無故濫被朝廷之名器後世以人子之爵貶贈其祖父於人子則欲尊親而實卑之於朝廷則以天位天職之重爲人子私恩之報兩失之矣周人追王之典雖私亦公非後世所可同年語也○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讀喪禮祭禮欲考而行之以免失也喪復常除服之後也服除則可讀樂章矣若居喪而言樂則忘哀也祭事而言凶則忘敬也公



庭而言婦女則褻也○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振去聲也端整頓也奉書者至君前而始振整是不預也卜筮者於君前而倒筴側龜是慢也皆不敬也○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重平聲○龜筴不有卜筮之所人神不相雜也蓋雨具几杖席蓋皆自安之具重素未詳袗單也袗絺綌則見禮故皆不敢以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白表反扱音插厭於涉反○苞屨以薦草爲屨喪屨也衽衣衿也親始死扱衽於帶間所以便踊厭冠冠形厭然喪冠也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衰七雷反○方版也條錄送死之物於版曰書方衰喪服凶器凡兵喪之器也此皆不入公門然或公宮有所用之則以告而後入○公事不私議公事當議於公朝不得議於私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君子有位之通稱先宗廟急孝思也次廐庫先備物也祖廟未安君子有不忍求安其身者故先後之序如此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家大夫之家也造作器也先祭器賦猶廐庫也後養器猶居室也上節主宮室言此節主器用言也孔氏曰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牛也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犧牛故曰犧賦雲莊陳氏曰犧賦亦作者如周禮牛人供牛牲之互與盆簞之類也愚按春秋傳雞自斷其尾曰灌爲犧則少牢以下亦可曰犧不必牛也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去聲○上無田則薦故不設祭器有田則祭矣然始仕未能具祭器則亦必先爲祭服也粥賣也丘墓也丹崖陳氏曰君子盜忍其身之困而不忍慢其先孝敬之至也○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竟境境同○呂氏曰臣之所以有宗廟祭器以事其先者君之祿也今去位乃挈器以行是竊君祿以辱先故祭器不踰竟也寓寄於爵等之同者便之可用也○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



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韈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竟境同壇當作墠音善鄉去聲徹直列反緣去聲鞮音低韈莫歷反蚤音爪鬋音翦說如字又音脫復扶又反○爲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緣去衣之飾也鞮屨革屨也韈車上以覆軾者素韈以白狗皮爲韈也髦馬毛鬣不剔治也蚤治手足甲鬋剔鬚髮不祭食每食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不以己之無罪白人也御御寢也去國之禮如此所以致其哀不忍忘鄉國宗廟墳墓而隳先人之祀故也三月一時也閱一時而復常禮之節也○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見音現勞去聲還音旋辟音避下同稽上聲○見謂凡有他出而反見也勞慰勞也還辟不敢當也再拜稽首答君勞也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迎拜迎於大門之外拜賓之禮也還辟不答拜不敢抗君也○此章先儒主聘禮言則君指所聘之國之主君也然上文泛言見於國君則以爲聘禮亦無明據且曰君若迎拜則迎拜自非禮之常矣古者人君尊禮其臣或自遠歸亦不無

拜迎之事不必泥聘禮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丹崖陳氏曰。貴謂大夫。賤謂士。朋友之交。先施之而已。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所以變於凡爲賓主也。臣見於君。而君或拜之。則還辟。不敢答拜也。外此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見音現。相見如字。○拜其辱。尊賢而忘勢也。然此亦始爲大夫或他有故而見耳。非朝見之禮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拜其先施也。言君大夫拜辱。而不言大夫士之答拜與否者。還辟不答拜。已見於上文也。士卑。見於君或不拜辱。大夫拜士之辱。士可以答拜。觀大夫士相見節可見。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君於大夫答拜。於士則不答拜。貴賤之等也。於本國之士不答。於他國之士則答拜之。待客之禮也。然士相見禮。士見君君亦答拜。但非其常耳。大夫則於其



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男女近嫌。然拜必相答。不敢以君自擬也。不以嫌而廢也。此皆申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之語。○此章皆言拜答之節。然於上見其謙光。於下見其卑牧。於同列見其先施。所謂上下之閒各盡其道者。亦可見矣。○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麛音迷。○麛。鹿子也。皆撙節愛養之意。○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也。○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縣音玄。○殺牲爲膳。則祭先肺。不殺牲供膳也。馳道。君行之道。不除。不去草也。不縣。徹鐘磬之縣也。祭且不縣。則君不舉樂可知。粱。美穀也。不樂。不御琴瑟也。皆以歲凶而殷憂。減損之事也。○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徹。直列反。縣音玄。○樂以養心。故無故不去。故。謂凶喪災疾之類。○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凡稽首之稽上聲。後倣此。○安取彼。言何所而得彼物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告。工毒反。勞。去聲。○私行。以己之私而行也。出必請反。必告。猶子之事親也。大夫有獻。而士否。貴賤之等異也。前章君勞之。則還辟而後拜。蓋以君事出者。不敢自以爲勞。故避君之勞。己也。此章君勞之。則拜者。以私出。故拜君之勞。已也。問其行。拜而後對。拜君之辱問也。○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社。土神。稷。穀神。有國則必立社稷。君主其祀。以爲民報功。而守天子之土也。死社稷。謂國亡與亡也。大夫有宗廟。止大夫之去者曰。奈何去宗廟。勸之以其私也。大夫死衆。師敗則死之。死必爲國也。士死制。守君之法也。○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子一人。繼天而出治。故曰天子。職。官職。政。政事。任。責也。功。事之功也。曰子一人。位衆之辭然也。踐阼臨祭



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阼。東階。踐阼。祭祀之位也。內事。享宗廟。外事。祭祀神祇也。孝以事先言。嗣以繼事言。皆祝辭所稱。其名也。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巡狩而朝諸侯。於方嶽。則必望秩於山川。祝稱字。致辭曰。有天王某甫。畛。田閒道也。方氏曰。望秩。必於野外。祭於畛。故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天子適諸侯。非其常。蓋有時矣。故於是時言有焉。天王臨下之辭。甫者。男子之美稱。某甫。字也。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假。希家反。○崩。自上而墜下也。天王崩。史冊書辭也。始死而以衣招魂。曰復。天子復矣。復者。號呼之辭也。告喪。訃於諸侯也。假。遐。通。登遐。言其魂升於高遠。措。置也。主。神主也。始死爲重。以依神。既虞而立之主。周人羣廟皆只稱王。此稱帝者。呂氏曰。疑夏殷附廟稱帝。至周有謚而始不稱帝歟。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予小子。未除喪之自稱也。天子不名。未除喪。則猶人子。故猶以名稱。若康王曰。惟予一人釗報告之類。未除喪而死爲未成君。其復及報喪。亦皆名

之若春秋書王子猛卒是也但湯曰予小子履泰誓武王稱小子發皆不必爲未除喪之稱記者亦略撮其概云爾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后天子之妃也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有嬪二字當在有世婦之上有妾二字疑衍不則女酒女漿之類皆可謂之妾歟此一節畢言天子之內官○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大宰泰○此下言王朝之官制也官曰天官者天工人代統六太五官六府六工皆是也太宰冢宰掌邦治太宗宗伯掌邦禮太史掌國之典故及時日正朔太祝掌祭祀祝嘏太士無考太卜掌卜筮典司猶主司也典法也六者皆治政事神大法之所存故天子之建官以此六太爲先務也太史太祝太卜周禮皆隸於宗伯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五官猶五司也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司士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司寇掌邦禁五眾五司之屬官也五者皆治人之事也司士周禮隸司馬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



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藏貨財曰府司土若載師閭師之類主任土而稅之也司木若山虞林衡之類司水若澤虞川師之類司草若掌蒭掌荼之類司器司貨如太府玉府內外府之類水土非待於藏而亦曰府者猶虞書以水火金木土穀稱六府之意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土工搏埴之工金工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木工攻木之工獸工攻皮之工草工疑設色之工也制治也材用也○此章所記與周官不合蓋記者雜錄所聞難據之以爲何王之制也姑存之以備考己耳五官致貢曰享致至之也貢下之供上也享獻也以所貢獻之也此句承上以起下蓋五官節內治而聯諸侯以來致諸侯之方貢而享於天子也周書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長之丈反○此以下推之侯國言之周禮九命作伯此言於五官之中又立其長爲伯於是主其方侯國之治也擯接賓者擯於天子謂爲天子擯以接其方國之侯也舜典曰賓於四門天子之吏於擯時之自稱也伯父伯舅天子之尊稱此伯也非擯於天子時而對諸侯有言則自稱天子之老非其采邑之臣民則稱之曰公以爵稱也其采邑之臣民則稱之曰君君主也○按此言五官之長曰伯而未言爲伯者幾人在唐虞則自有四岳爲諸侯之長非五官也夏殷制不可考周則二伯分陝此章又未必果據周禮也又春秋傳襄王稱齊桓曰伯舅國語又稱晉文曰叔父則伯叔之稱亦不拘拘於伯牧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長之丈反○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爾雅九州冀豫雍幽營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天子於九州中又各立諸侯之賢者以爲一州之長則謂之牧周禮八命作牧其爵則仍侯爵也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此又廣之四裔言之國雖大不過子爵於蠻貊卑遠



之也內其國內也不穀猶不善謙辭也自稱王老蓋爲蠻貊之長而對其所服從之國言也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庶方四裔之方小侯猶言小國某人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不稱爵微之也孤亦謙辭○按此亦言其概耳中國附庸未命亦稱人四裔之國有爵者自以爵稱曰不穀○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亡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上聲見賢編反亡珍呂反朝音潮○此章言朝覲聘會之交也依斧扆爲屏高八尺絳質而繡以黼文設於堂上戶牖之閒天子南面立而負之者也亡門屏之閒人君亡立之處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則諸侯之亡在門屏之閒天子所亡以臨視朝政不應以屏自蔽要亦當在屏外歟蓋天子所亡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要各有屏天子視朝則負屏而立與負依同但其在廟堂戶牖之閒則是負依在朝立門屏之外則曰當亡也周禮春見曰朝夏

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氏曰。春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按此則覲禮在廟受贄。故天子負扆而諸侯北面以見天子。朝禮受贄於朝。故天子當宁而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也。又按外朝之位。孤卿大夫位於左九棘之下。公侯伯子男位於右九棘之下。西左東右。則是王朝之官東面。而諸侯來朝者西面也。若三公則特位三槐之下。此所云諸公。未知其爲王朝三公。抑諸侯之公爵者。要之亦未必盡合周制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郊地曰會。**郊音隙。○不期而會曰遇。遇禮簡。郊。隙同。期約而相見曰會。會禮詳。**諸侯使大夫聞於諸侯曰聘。**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按此二節。專以諸侯相會遇聘。間言其實。諸侯亦有相朝。諸侯於天子亦有會同聘眺之禮也。**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約信。要約爲信也。涖。臨也。掘地爲坎。殺牲坎上。割左耳盛以珠盤。取血盛於玉敦。以血爲盟書。乃歃血讀書。遂置牲坎中。加書牲上。埋之。此盟禮也。周禮司盟掌其事。誓禮無考。檀弓曰。殷人作誓。意殷有其禮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



**凶服曰適子孤。**適。丁歷反。○上某某國。下某某名也。下放此。寡人。寡德之人。謙辭。諸侯自稱皆曰寡人。不獨與民言。凶服。喪服。適子孤。擯者告賓之辭也。此章言侯國之稱謂。**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外事。稱曾孫。以承祖宗統此土也。武成曰。肯適曾孫周王。發詩甫田曰。曾孫之稼。蓋猶昏也。某甫。字也。然諸侯之字。經傳罕見。若春秋傳稱父宋父之。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呂氏類。則稱名。亦綴以甫也。曰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謀先君之善。而請謚於天子。故亦曰類。愚按此節。語句難以強解。姑取呂說。又諸侯繼世。當免喪而後見天子。此云既葬見天子。亦必非周制。**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使。於使者之使。皆去聲。○上大夫爲使。則自稱如此。若下大夫則自名。擯者曰寡大夫。○**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濟。子禮反。蹌。七羊反。僬。子妙反。○穆穆。深遠之意。皇皇。莫盛貌。濟濟。齊一也。蹌蹌。敏而有節也。僬僬。趨事急遽之意。上下之容各有所宜如此。○**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妃。配也。后。亦君也。天下之母君也。夏殷但曰妃。至周而有后稱。孺。扶也。謂助君以成內治也。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世婦。夫人之二媵也。其妻。蓋二國來媵者。妾。又來媵妻之媵也。**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老婦云者。猶其曰天子之老云也。但侯國夫人得見天子。未詳何謂。**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小君。猶言女君。以對諸侯大君言也。○按小君非自稱之宜。論語曰。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使者之辭也。而此云焉者。意夫人使人於他邦。及他邦來聘於夫人。則擯使之稱其夫人如此耳。然則上節亦非必夫人自稱於天子。而或因事命使。以自達於天子之辭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而下自稱曰婢子。**小童。少不更事。亦謙辭。但小童之稱。罕見經傳。而論語亦云。然。意者古禮之遺文也。然秦穆公夫人亦自稱婢子。則不拘世婦以下。**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凡人子於父母之前。皆自稱名。



此則主女子子而言。以女子之名不出門外。然於父母則亦自稱名也。○此章言諸侯之內官。而因及婦人之稱謂。○**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去聲。○列國之大夫。與天子之士同。三命。天子之國再命。小國之卿不命。故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擯者稱曰某國之上某也。陪。重也。其臣之臣也。公侯之大夫。在國得稱子。其稱諸侯國亦曰子。如季子高子之類是也。天子之大夫。則否。寡君之老。其對臣民之自稱也。其使於他國。而對他國之君言。則自稱名也。此章言侯國大夫之稱謂。○**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王者無外。故天子無所謂出也。春秋書天王出居於鄭。示譏也。諸侯卒則書名。在生則不名。貴之也。然君子不欲親於其身爲不善。故諸侯而不保社稷。則生名之。若蔡侯獻舞之類也。滅同姓。則名之。若衛侯燬滅邢之類也。天子或言出。亦比於失地。故也。然春秋若居於翟泉之類。亦不書出。非惡也。諸侯之卒。亦有不書名者。未以名通。故也。失地亦有不名者。若紀侯

之去國非得已也滅同姓亦有不名者若晉人執虞公罪虞也記言典章之大略耳若春秋之褒貶予奪則聖心之權衡非言所能悉定也。○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有過則諫忠也不顯諫者不欲顯其君之失厚之至也然以義合者也故三諫而不聽則去之。○三山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之於虞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爲守以義爲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愚按諫視乎其職與事之緩急大小或隱或顯不必一轍如必曰不顯諫也則亦失之矣。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平聲○有過則諫愛親之深也然以恩合者也責善則離矣故三諫而不聽則以號泣隨之隨從也丹崖陳氏曰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愚按諫親而不聽號泣所不能自已亦自哀其誠之不足以順親故也。○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度其所堪且防惡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至三世活人多矣用藥熟矣然後服之謹之至也方氏曰記之所言道其恆而已非世傳而自得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儗人必於其倫儗比也倫類也。○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聞之謙辭若干數之未定者不敢斥言其年故言始時所服之衣尺長短若干尺矣亦敬也。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長之丈反下同○宗廟社稷國君所有事也曰能從未能從而長幼可知矣。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大夫子諸侯繼世故有幼而爲君者大夫不繼世五十始命爲大夫其年不待問也故此曰問大夫之子御御車也藝之卑者謂於射者亦謙辭。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反○雲莊陳氏曰謁請也典謁者主賓客告請之事士賤無臣下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負薪庶人之事也士子當學禮故曰典謁庶人惟勞力故曰負薪。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數上聲○山澤所出若魚鹽金錫竹箭之



類國君無私富一國之富即其富也。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宰邑宰家宰也食力以力易食謂家臣之給奔走雲莊以爲食下民賦稅之力也亦通假借也。問士之富以車數對數如字○士受官職則有車馬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數上聲畜許六反○雲莊陳氏曰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畜牧之多寡則存乎其人故數畜以對。○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此略言祭祀之典天子父天母地而主百神故自天地以至羣小祀無所不祭祭天於郊也祭地於社也四方四時之方祀也山川天下之名山大川也五祀有二一曰重黎該脩熙即月令所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一曰戶竈中霤門行亦見月令及祭法歲徧每歲皆祭之也方祀即四方變文言方祀者嫌於天子之有四方耳山川其封內之山川也其先謂祖考也。○呂氏曰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於五祀則自天子至士皆祭五祀而祭法有七祀五祀二祀之差言涉怪誕不經不足據也愚按重黎五者古后王君公爲五帝之佐自宜非大夫士所得祭也若戶竈五者爲神已卑通於上下可無疑矣乃或者又合二者而一之則益成附會此章所謂五祀自宜主戶竈五者而言也但士有疾得禱五祀而此只言祭先豈士惟有事得禱而常祭則不得及歟亦不可考矣。○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此承上章而言祀典之不可干也祭祀大典惟王者受命創制天下乃得以或舉或廢以定一代典章不然而或舉或廢非僭則怠矣廢之若夏以前祀柱爲稷而商周廢柱祀棄及已毀之宗廟之類皆是也舉之即新朝所定之祀典所當以時祭報者也廢而舉之若魯立武宮煬宮衞祀俎上之類也舉而廢之若魯伯放而不祀魯不告朔之類也呂氏曰非所祭而祭之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者若魯之郊禘及祀炙居是也注過也以過祀神弗享也故無福。○方氏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者存乎義因所廢而莫敢舉因所舉而莫敢廢者存乎禮禮有經而義有權也愚謂凡祭者以己之精神通乎兩間之鬼神者也天子爲天下主故天下之神皆祭之下此以至於士庶則分

有限而事有所不及矣。非其分之所及。與其事之所通。則其精神自不足以通之。雖祭如未祭耳。何福之有。記曰。淫祀無福。所以絕媚神徼幸之端。知淫祀之無福也。庶可無僭妄之舉也夫。○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索瑟革反。○純色曰犧。充碩曰肥。索。求也。求得而遂用之也。牛羊豕。太牢。禮。羊豕。少牢。禮。孔氏曰。此言天子之大夫士也。若諸侯之大夫。則用少牢。士用特牲。其喪祭。則大夫亦得用牛。士亦得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支子。庶子也。猶木可微也。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宗。族人兄弟皆宗之。冠皆必告。死必赴。況於祭乎。所宗乎宗子者。皆支子也。支子不敢祭也。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爲士。支子爲大夫。於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足支子。雖貴。可以用其祿。而不敢專其事也。宗子或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孔氏曰。宗子有疾。則庶子可代攝。猶必告於宗子。然後祭。○宗子之義。典禮之大經。人倫之主宰也。故天子者。天下之宗子也。諸侯者。一國之宗子也。大宗者。一族之宗子也。嫡長者。一家之宗子也。宗子之義明。而禮定。則上下有等。貴賤有分。冠昏有主。喪祭有經。天地祖宗。有所承。國家宗族。有所統。姓族男女。有所別。合之統於一人。而分之各有所屬。天下之人雖衆。皆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矣。自宗子之義不明。而天下乖異。典禮不行。雖在一族之中。亦情義不相維繫。可勝歎哉。○凡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元。頭也。武。足跡也。牛肥則跡大。此以下。周禮所謂牲號也。豕曰剛鬣。鬣。力葉反。○鬣。背上毛也。豕大則鬣剛。豚曰腯肥。腯。音突。○腯。充滿也。羊曰柔毛。羊肥則毛細而柔順。雞曰翰音。翰音。寒。○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犬曰羹獻。犬宜爲羹。雉曰疏趾。雉肥則兩足開張。故曰疏趾。兔曰明視。兔肥則目明。脯曰尹祭。尹。正也。脯欲剸割方正。槀魚曰商祭。槀。音老。○槀。乾也。商。度也。度其燥溼之宜。鮮魚曰脡祭。脡。直也。魚不餼敗。則脡直。水曰清滌。清可滌也。水酒亦爲之號。酒曰清酌。酒醴皆有清有糟。未泲曰清。以清爲敬也。黍曰薌合。薌。音香。○氣香而黏。合也。以下周禮所謂盛號。粱曰薌萁。其音基。○萁。稈也。粱之莖葉有香。稷曰明粢。粢。音資。○明粢。潔也。穀以稷爲主。故祭祀之飯曰粢盛。稻曰嘉蔬。蔬。疏。同。稻。苗疏則茂。韭曰豐本。根本豐盛也。鹽曰鹹鹺。鹺。才何反。○鹺。鹹味厚也。玉曰嘉玉。玉。所謂幣號也。幣曰量幣。中廣狹長短之度也。○凡此非必盡有之。備載其號。以待選用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降。如字。漬。積。四反。○卒。終事之號。不祿。不能有其祿也。古者病將死。則下置於地。冀其復生。既絕。則還之牀上。尸。主也。猶以爲魂所依主也。柩。久也。欲其久而無朽壞也。降。落下也。四足。謂獸。漬。猶敗也。死而肉漬敗也。兵。謂其死於兵也。○春秋於列國諸侯。亦書卒。蓋曰崩曰薨者。臣子尊事。而諱言死之辭。而有位者以死爲終事。則卒者死之通稱也。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家以父爲君。祖之尊。踰皇。大也。明也。考。成也。卒而全歸。有成功也。妣。媲也。配而有助之意。辟。君也。法也。其所取法焉者也。享以宗廟。以鬼事之。斯不可異其稱焉。此周禮所謂鬼號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嬪。濱。賓反。○此互明。上節之意。嬪。賓也。夫所賓禮也。亦妻死而享廟之稱也。不加皇字者。卑也。壽考。壽而考也。以其考終。故得稱考。稱卒也。洪範。凶短折。天。折。皆壽考之反。故曰不祿。不能保有其祿也。曰卒。曰不祿。不嫌與大夫士同辭者。彼訃告之辭。此據言其實也。○謝氏曰。易曰。有子考。死告。書曰。事厥考。厥長。皆非死而後稱。蓋古者通稱。而後世乃異之也。愚按。考。妣。自應是廟稱。或古人借以爲通稱耳。又呂氏謂壽考二句錯簡。當在死寇曰兵之下。亦未知是否。○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袷。古洽反。○綏。音安。○視。謂視天子也。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綏。頷下之貌。視國君者。目不得平看。於面。當視其面之下。袷之上也。衡。平也。

視大夫者平看其面也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之閒也。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敖去聲。呂氏曰上於面者其神奪知其憂存於心矣視流而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以慎也愚按此因上文而推言之以爲戒也。○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肄音異朝音潮下同。肄重復肄習之也官者職守所司之總稱藏貨曰府藏器曰庫朝則公朝私朝皆謂之朝也凡君有命令則大夫士當肄習之其肄習也或在官或在府或在庫在朝蓋隨其所命之事而肄之於其所也在官則言官在府則言府在庫在朝則言庫言朝不敢雜及於他事焉專壹以敬君命也。朝言不及犬馬褻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輟猶罷也罷朝當退而或反顧是必有異事異慮矣不然是失容且惑人也固陋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一問一對皆必於禮也。○此章論在朝之言貌。○大饗不



問卜。不饒富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埽地而祭牲用犢器用匏陶席用藁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爲貴焉故不饒富愚按魯之郊卜日者魯用孟春祈穀之郊非冬至之圜丘也。○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鬯音暢。摯與贄同執物以爲相見之禮者也鬯釀秬黍爲酒也和以鬱金則曰鬱鬯未和則曰秬鬯言其芬芳條暢也天子無客禮無所用贄然祭則祼鬯以降神享諸侯則亦祼鬯是鬯亦天子之贄也圭瑞玉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此不言璧略也羔小羊卿執之取其跪乳則孝羣而有君也大夫執鴈取其飛有行列進退以時也士執雉取其文采成章介而有勇也匹鴈也庶人執之取其終守稼穡而無他志也童子或執贄於師長則委之於地而退未敢抗成人之禮也纓馬鞅也拾遂也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者野外軍中猝不能辦贄故隨其所有而用之可也婦人之贄棋榛脯脩棗栗也樹高大似白楊腫枝如珊瑚甜美可食月熟則有子著枝端如馬蓼子一名金鉤一名白石李一名牆漢指頭一名雞距榛似栗而小婦初見於舅姑執此六物爲贄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埽灑皆去聲。○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合之凡一百有二十人雖不必皆不同姓然因概言之故曰備百姓也備酒漿擬於酒人漿人之列也呂氏曰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媵妾之數而已皆自卑之辭也。



禮記章句卷之一終

# 禮記卷之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陞園 校字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古歙汪 鑣範泉
同邑余家鼎彝伯

## 檀弓上第三

此章雜記當時喪葬之事。及孔門言禮名篇。劉氏曰。篇中多言子游。疑是其門人所記。分上下二篇。○凡一百二十四章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免音問舍上聲居交其反○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免者以布廣一寸。自頂中而前交於額。又後卻以結於髻。爲五世而



緦服盡者之服也。孫。嫡孫也。立。立爲喪主也。子。其庶子也。何居。怪而問之之辭。子服氏。伯子。字。亦魯人。門右。門東賓位也。繼世必以嫡長。嫡子死。則立嫡孫。公儀仲子之嫡。先仲子死。及仲子卒。則遺命立次子而舍其嫡孫。爲非禮矣。檀弓因其違禮。故特爲過禮之免以譏之。其家不悟檀弓乃怪問焉。又因就子服伯子於門東以求其廢立之故也。子服伯子。蓋與仲子特厚而主其家之喪事者。是以檀弓就而問之。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舍上聲腯徒本反。而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之長子。武王。次子也。腯。蓋微子。嫡孫。而衍其庶子也。檀弓問其故於伯子。而伯子以爲古有其道。又援文王微子之事以實之。皆爲仲子。又過之辭。耳。伯邑考之不立。先儒以爲行權。而或謂伯邑考爲紂所殺。此固不可考。但太姒十子。皆見史冊。子孫有封國。而伯邑考無聞。意必早卒而無子。故武王立耳。非文王舍之也。殷有兄終弟及之事。微子立衍。或殷制有然。要之此伯于師辭。無容深考也。應氏曰。檀弓默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之。孰知舍孫立庶之爲非乎。○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左右舊音佐佑。下依饒氏如字。養去聲下同。○劉氏曰。隱。微諫也。犯。犯顏以諫也。親者仁之所在。有過而犯。則傷恩。故有隱無犯。左右。即方也。或左或右。就而養之。無一定之方。言事事皆當理會也。服勤。服行勤勞之事。致喪。致其哀毀之節也。黃氏曰。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劉氏曰。君者義之所在。有過而隱。則近於容悅。故有犯無隱。左右就養有方。言當各盡職守也。方喪。比方於親喪也。愚按曲禮言不顯諫者。非隱之也。但不顯揚其君過於衆耳。此言有犯無隱者。非必顯諫也。但正言以匡君。而非若事親之幾諫耳。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劉氏曰。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程子曰。爲師服



者。當觀其恩義之厚薄而施之可也。○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交其反○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寢。寢室也。杜氏。魯人。合葬。考妣同墓而葬也。宮。即武子寢室也。大。謂合葬。細。謂哭也。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葬而又命之哭。矯僞以文過耳。且寢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家上。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皆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愚按。周公以前。無足徵矣。若夫生而夫婦。死而合葬。廟而同几。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周公禮樂之宗。而武子曰合葬非古。其將援周公以爲○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子思之子。子上。子思已分過邪。亦妄甚矣。之母。子思出妻也。禮。子爲出母服期。爲父後者則不服。子上當爲子思後。故不爲出母服也。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先君子。謂伯魚也。伯魚之

母亦出而伯魚喪之期而猶哭是也門人疑于上之不喪出母故以此問之。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門人問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伯魚亦爲父後而喪其出母此用情之過者也而門人以此爲問則子思有難於言其失者故但言先君子能權禮之變以適於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之愛母之心亦道之所宜厚者也苟道有可污則亦從而污之矣污猶殺也而伋則不能也故守其常而已蓋子爲父後不喪出母禮也而子思不直據禮以言則曰不爲伋妻則不爲白母不以己爲禮而顯父之非禮皆婉辭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稽上聲頎音懇○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後拜開兩手而先



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也雲莊陳氏曰稽顙者哀痛之至也拜以禮賓稽顙以自致謂之順者先加敬於人而後盡哀於己爲得其序也頎者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哀常在其至者亦自致之道也孔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宣戚之意愚按先人後己此處常之道也送死人道之大變而豈能以常道自安者故雖一拜之間而聖人審處之如此此所以執兩用中而爲萬世之法者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識音志○防魯地名孔子父墓在防及母卒乃奉之而合葬焉墓塋域也墳封土爲壟也古者掩土而已質也識記也恐宦遊之難定故封之以識親墓所在也。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泫胡天反蘇紺反○孔子先反省牲而虞門人後爲孔子封防墓也遲而後至故孔子問之防墓崩以雨甚故崩也門人復脩築而後反故遲孔子不應自傷而不能應也及門人三復言之乃流涕而曰故不脩墓蓋敬謹於封築之時則可無事於脩矣孔子自傷其不能如古人之敬謹於始也夫防墓之崩以土新築而雨甚故耳而夫子引以不謹自傷此聖人愛親之誠無所不至故常若自反而多歉如此若乃自謂已盡則情之不盡者多矣。○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使去聲覆芳服反○子路死於衛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誼也孔子有難悔之雖使者求赴告者也前此未問故者甫聞其死而遂哀之未暇問故故既哭而後問也聞醢之之言而遂命覆其家之醢痛子路之深而不忍食其似也。○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可無哭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類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類誠實心信實事也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於送死而不盡其誠更何所用其誠哉雖送死之禮貴賤異等貧富不齊然要必自盡其情以施之實事竭其財力之所得爲以中於禮毋致以終天之憾焉斯已耳若務外觀美而中之誠者不存則豈所以事親也哉。喪三年以爲極句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樂音洛○極至也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而服除禮之節也既葬則曰反而亡焉而愛親之心則終身不能忘矣禮有終窮而恩則罔極也憂存諸心患自外至終身不敢忘親則憂所以守其身者不能自已守身之嚴則外患無自而至矣忌日親之死日也忌日不樂亦終身之不敢忘親也或曰無一朝之患言其誠信之盡則不至於後之追悔也亦通○此章言送死人之大事不可不盡其誠喪雖至於三年愛則終身無已。○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子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少去聲父音甫慎如字聊音鄰曼音萬○孔子三歲喪父故云少孤不知

其墓謂未審其父墓之的在也。五父，魯衢名。衢，通路也。鄹曼父人姓名。言孔子以少孤故，未能審識父墓所在。及母卒而殯之五父之衢，人以為葬也。而夫子則審慎之心，欲審求父墓以合葬焉。蓋暫殯於此耳。及問之鄹曼父之母，然後得父墓之詳。而合葬於防也。○雲莊陳氏曰：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墓至母殯而猶不知者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史遷為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此記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說見曲禮。○喪冠不緌。緌如追反。緌，冠纓之餘而垂者。不緌，不為飾也。○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堲音即翣色洽反。○瓦棺，陶器為棺也。堲，甎也。堲周，加堲以周於棺外也。殷人棺椁，蓋始易以木為之。牆，柳衣，所以障棺者。翣，形如扇，畫以黼黻雲氣，人持以夾棺及入壙，則樹之四旁。言至周而始盡飾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椁



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長之丈反。○殤，殀死也。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殤。此周人脩而兼用之也。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斂去聲。○大事，喪事。斂，小大斂也。戎，兵也。馬純黑曰驪，純白曰翰，騵馬白腹曰騵。牲赤黃曰騂。昏時色黑，日中色白，日始出色赤。大抵所尚之色，亦忠質文之意。○此章言三代棺制及文質之不同。○穆公之母死，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參幕，魯也。齊，即私延反。參音綿。○穆公，魯君。曾子，即曾申，參之次子也。為父斬衰，為母齊衰。此并言齊斬者，述父之言也。不曰齊斬之服而曰齊斬之情者，揣絕之情，欲其當物，不徒有其服已也。厚曰饘，稀曰粥。既殯，乃食粥。此蓋將殯時問也。幕所以覆於殯棺之上。布幕，諸侯之禮；參幕，天子之禮；魯僭天子之禮久矣，曾申不敢斥言其失，故特並舉魯衛為言，以使之自察。衛用布，則魯亦當用布可知矣。○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重，平聲。蓋音盍，下同。○獻公，晉君名。僑諸，世子適子也。公以驪姬置毒於胙之釁而欲殺之，事詳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蓋何不也？君心安於驪姬，而世子白其志，則姬必獲罪，而君心失所安。況言之而未必察，則徒益傷父心而已。此所以不忍自言其志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行出奔也。何行，如之行，行無可往也。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其世子也。少，難皆去聲。稽，上聲。○狐突，世子之傅。辭，蓋與之永訣也。初世子伐東山，時狐突嘗勸其出奔，蓋其時猶可行也。今被弒逆之名，則無可行矣。故言不念伯氏之言也。伯氏，狐突字也。愛，猶惜也。子少，指驪姬之子奚齊。獻公所欲立者也。又言死不敢愛，而惟是君老子少，是國家之多難也。伯氏，蓋不出而謀吾君乎。伯氏苟肯出而謀吾君，則已實受伯氏之賜於地下矣。蓋恐狐突以殺己之故，怨其君，故言此以感之也。不白一己之罪，而惟惓惓於君國之圖，此世子之厚也。再拜稽首，謝君命也。世子自經而死，夫世子死無所逃，愛親之心切矣。然不能以道順親，而徒陷親於不義，則晉之多難也。申生實成之，是以未得為孝而止成其為其耳。蓋法芘親之闕曰芘。○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出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莫音暮，已夫矣

夫之夫音扶○喪再期而祥中月而禫徙月樂今朝行祥祭而葬遂歌故子路笑之但當時禮廢而斯人能行三年之喪亦已善矣夫子抑子路之笑蓋不欲責備於人以引人之行不使人以畏嚴而阻也然非禮之正也故侯子路既出而又正言之言自大祥以至踰月爲時亦已無多矣孰若稍緩其歌之爲善也聖人不爲過嚴以沮人亦終不欲與人以半塗而廢也如此。○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乘去聲縣音玄賁音奔父上聲隊音墜○莊公名同乘丘地名縣賁父卜國皆魯士佐車副車授綏以救公也末言無勇也馬驚敗績而公隊車則御及車右皆不能無罪故二子恥之而赴鬬以死圉人掌馬者浴馬而見流矢在馬股間肉中則馬以中矢而驚非二子之罪矣誅衰死而述其行之辭有誅則有謚矣士卑不得有謚今莊公閔其非



罪而嘉其赴敵之勇故特誅之此士亦有誅之所由始也但按春秋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敗宋師於乘丘事與此不合。○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曾元曾申皆曾子子也。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睆呼版反與平聲瞿音句呼如字○華謂畫飾之美好睆謂節目之平瑩簀簀也止使勿言恐曾子聞之也瞿然驚覺之貌蓋病沈驚於所聞而未審也林西仲曰呼如左傳呼役夫之呼審而聽之之辭也曰童子復言也大夫之簀而士寢處之非正也病不能自起易簀故呼元扶起而易之。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革音亟○革急也變動也曾元恐以變動而遂死故託言至旦而易之而曾子則必易之以斃於正此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朱子曰季氏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之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瞿音句○充充猶忡忡窮憂之貌窮窮盡計無復之也以終身怙恃而一旦忽失所天故如有窮情之至也瞿瞿卻顧之貌求猶尋覓也既殯則求父母之生而不可得矣皇皇徬徨期望之意葬則反而亡焉故若有所期望而不至也一期而練慨憂歎也再期而祥然無所依據之貌也此與後顏丁反哭二章皆少異蓋親喪在人子有自致之情此亦畧言其用情之節耳非必盡同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婁音閭陘音刑○邾國名謂之邾婁



者猶越言於越吳言句吳方語然也升陘地名魯僖公二十二年及邾人戰於升陘邾雖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女復者用矢。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髽莊華反臺音狐鮐音苔○髽露髻也斬衰麻髽齊衰布髽蓋去纚以露髻而又以麻繞之猶男子之免也臺鮐地名魯襄公四年及邾人戰於狐鮐魯之有喪者眾故以髽而相弔○復必以其人之衣矢非所以復也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弔也病而死者有復戰死無復生之理無庸復也弔以閔人之喪已有喪不相弔也此皆兩失之矣而相仍爲俗何哉此篇記此之類皆所以著其失也。○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從音聳○南宮縚即南宮适其妻夫子之兄之女也從從高也扈扈廣也笄簪也吉笄長尺二寸凶笄八寸斬衰以箭齊衰以榛其髽用布以布總其髻而餘之垂者八寸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大感反縣音玄比必二反○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

禫祭名大祥後中月而禫禫之爲言淡也雖設縣而不作樂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未復寢愛親之念未忘也故夫子聞而美之。○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祥疑當作禫○从而後成聲史記舜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此卽季武子合葬非古之說記者因而實之言三妃亦未嘗合葬於舜也祔謂合葬孟子曰舜卒於鳴條與此不合○先清簡公曰記稱舜崩蒼梧禹崩會稽非也堯老舜攝巡狩四朝之事皆舜任之舜耄倦而禹攝則巡狩亦禹事也舜何爲復至蒼梧禹薦益已七年矣何爲復至會稽其說多起於言封禪者妄稱附會後人遂誤傳之耳然九嶷稽山何以有冢也曰舜禹時二地俱在荒服疇昔巡狩所至死而如喪考妣因名山設冢志思慕焉未可知也抑二聖嘗封山或卽其所封之處名曰冢穴而後人遂以爲葬其地也○曾子之喪浴於甕室士喪禮浴於適室此云浴於甕室未詳其故不敢强爲之說○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業學業也廢業忍忘哀也或曰口誦爲可然○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語去聲○申祥子張之子終者歸全之意庶幾近辭○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與平聲○雲莊陳氏曰始死以脯醢酒醴就尸牀而奠於尸東當肩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庋置飲食蓋以生前庋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委巷曲巷也言小功亦必爲位而哭小功不爲位者是曲巷細民之所行已耳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此記者因曾子爲位之言而記此也子思申祥之妻之兄弟也馬氏曰哭必爲位者所以敘親疏恩紀之差叔嫂無服疑可不爲位然必爲位者蓋無服所以遠男女之嫌而爲位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哭嫂爲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爲娣姒之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申祥之哭言思亦然蓋非禮矣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爲哭泣之主矣記曰妻之兄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祖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哭之是妻之昆弟之喪以子爲主異於叔嫂也以子爲主則



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比必二反樂其之樂音洛首去聲○雲莊陳氏曰犬公封齊而留周爲太師死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樂生禮敦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生樂於丘故死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本也仁者之用心亦猶是也孔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天子在周世守其采地春秋周公是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期音基與平聲○伯魚之母既出而死伯魚爲父後當不爲出母服爲之期過矣乃期而猶哭故夫子歎其甚也○伯魚不當爲出母服則夫子何不止使勿服乃至期而猶哭而始甚之何也曰蓋有禮有情子爲出母服期爲父後則不服禮也子不能不愛其母而使之忽然者情也伯魚之母惟伯魚一子伯魚不爲服則無復有爲之服者矣其益不能忽然固矣過情非也然與其不及也無寧過歟聖人於

婦人不當倡踊矣。○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縫音逢衡音橫○縮直也縫縫之也古者之冠辟積疏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吉凶皆同周人盡飾而吉冠之辟積多以密則不一一直縫而并積橫縫之喪冠則仍疏辟直縫是喪冠與吉冠反古未有其制也○曾子謂子思曰偃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跂音棄○此亦曾子之過情故子思得據禮以諍之然曾子守身事親非比於滅性者也但其愛慕之施摯必有不能下咽者故耳顧難爲繼矣若後世有不用其情而飲食衎衎者則又曾子子思之罪人也夫○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他外反○稅者日月已過而後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禮小功不稅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曾子疑小功不稅則再從兄弟之遠在他邦



而死者聞之恆後時是終無服矣而可乎此亦曾子之過於厚也。○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者之使去聲乘去聲○伯高孔子之友冉子冉有也攝代之也帛二丈爲箇十箇爲束乘馬四馬也徒空也行禮以誠冉有以己之財代夫子爲禮則是使夫子之誠不得達於伯高矣故怪歎以警之。○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惡平聲夫音扶爲去聲○句內喪也故聞訃則哭於廟父之友以父故親之然外交也告死曰赴兄弟與祖一氣故哭於廟門之外師已所尊事者故哭於寢朋友以師故同執焉而視師已降矣故哭於寢門之外所知則汎交而已於野亦汎交之義也已太也言伯高薄於師友而實不止於汎交故於野則太疏於寢則太重因其由子貢以見故哭於子貢且使之爲主以明交之有由也子貢爲主則必哭爲子貢之哭而來者弔在子貢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傷在伯高則勿拜所以別於家人之主喪及無主而爲之主者也馬氏曰君子行禮其詳審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方氏曰或拜或不拜亦凡以稱其情而已。○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此曾子引禮文而釋之薑桂所以導味亦因以調其疾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喪之喪去聲女音汝與平聲離去聲索悉各反○喪明哭甚而傷目也洙泗二水名在魯西河衛地子夏所居而設教處也索猶散也方氏曰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己不隆於親而隆於子猶自謂無罪此曾子所以責之也然君子以友輔仁子夏之三罪亦由離羣索居之久耳以離羣故散居也張子曰子夏喪明必自親喪之時尚强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愚謂子夏之過固無可辭然聞曾子之言而遂勇於自責若此以視夫世之飾非文過者其相去不已遠哉○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夫音扶齊側皆反○晝居外而治事夜居內以宴息順陰陽之宜也有喪則宿於外不忍安也

疾則晝居於內不得已也齊必遷坐變常息慮以致一也不然而晝居於內是怠荒也夜居於外是失時也問疾與弔之不亦可乎應氏曰致齋居內非在房闥之中蓋亦端居深處於奧窔之間耳愚謂齊蓋居別室○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見賢遍反○高子皋即高柴也無聲而出淚曰泣血見齒剡矣也○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衰七雷反齊音咨○物猶實也如言有物之物蓋衰之爲言摧也有沈痛摧絕之情因爲之衰適負版之服是之謂當物若徒有其服而無其情則是不當物矣孰若有其情而無其服者之爲愈哉邊坐偏側而坐也居喪而有懈怠之容似失之小者然亦不當物之一端矣舉齊衰而斬衰可知舉其小而大者可知大功雖稍輕然服在身而以親勤勞則是亦忘哀焉者矣○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吐活反鄉去聲惡去聲夫音扶○舊館人舊嘗館舍之主人也服外兩馬曰驂遇於一哀而出涕適以哀至而出涕也既有感而哀之則當有以助之以客行無他財貨故遂解驂馬而賻之輕重非所問也聖人情之厚而禮之稱也如是○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識音志○如慕如小兒之追父母也如疑如不知其親之在彼在此也虞祭名既葬而祭之以安其神若虞度其來依也子貢以如疑則反遲不如速反而虞使神得所依而不知如疑者人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夫子再言小子識之而又曰我未之能行欲其深察乎此而自得之也○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雲莊



陳氏曰彈琴而后食之蓋以和平之聲散其感傷之情也愚按此聖人之節情以禮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尙上也尙右右手在上也凡拱執皆尙左左陽也有喪則尙右以示變也○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放上聲○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於後以曳其杖也消搖與逍遙同游息之意梁木棟梁之木哲人夫子自謂萎猶斃也放依也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巨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夫音扶○猶如也殯於東階者主人之位孝子不忍死其親儼然如仍在阼也楹柱也兩楹之間中堂也與賓主夾之疑之也殯於西階者賓之位如賓之不能以久留也孔子之先出於宋宋殷之後故曰殷人疇發語辭昔之夜昨夜也坐奠於兩楹之間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於前也蓋兩楹之間南面尊位然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尊予以受南面之享則意者殯於兩楹之間而有奠耳以殷人而夢此是殆將死也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先徵於夢○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師友之間恩義有淺深從遊有久暫其服有難以概定者而孔門之於孔子則又非尋常師友所可比也故門人疑之子貢折衷焉而卽以夫子爲法所謂禮以義起也方氏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雲莊

陳氏曰以後章二三子絰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孔子蓋弔服加麻也弔服疑衰環絰凡弔服不可謂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披彼義反旐直小反○公西華嫺於禮樂故參用三代之制以明志夫子蓋夫子夏時殷輅周冕之意然亦必得爲而爲之者也飾棺以素楮加柳衣以障棺而夾車以翣又以披維持其車以防傾倒詳見喪大記明堂位曰夏后之綢練殷之崇牙其制未詳舊說謂刻繒雜采爲崇牙之飾以爲旐而建於祥車之後曰崇牙練素錦也旐制用緇布廣終幅長八尺綢練設旐者綢繆旌旗之笰以素錦爲杠首而設八尺之旐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公明儀魯人蓋遊於子張之門者褚以覆棺大夫以上周垂如幄士卑無褚公明儀尊異子張故特爲褚但上覆如幕形而不敢爲幄也丹質以丹布爲褚也又於褚之四隅畫蟻形交結往來此蓋殷士之制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



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苫詩占反枕去聲○苫草也枕枕之也干盾也夜且枕干示必報仇也凡治事之所皆謂之朝方氏曰市朝猶不反兵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使去聲○上文曰不仕雖已仕亦棄官而報仇也曰弗與共天下不報不止也此兄弟之仇則不必不仕但弗與共國則亦已矣兄弟之仇不反兵然銜君命而使則雖遇之亦不敢委君命而報私仇也苟非有君命則遇之必鬬矣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魁首也不爲魁以有其主人在也○復讐之說此章爲密○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絰蓋環絰單股麻而再繞之也此卽所謂弔服加麻者記又言朋友相爲服緦者羣居則絰出則脫之以見二三子之絰而出者爲隆師也○易墓非古也易音異○孔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不易治之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禮謂節文器數之詳蓋有哀敬之心必有禮以文之有所不足則皆失中然而哀敬本也雲莊陳氏曰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不足哀○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塡音奠池音徹從去聲與平聲○劉氏曰負夏衞地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兩階之間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將出行遇賓至而爲之暫反也亦事死如事生之意然非禮矣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禮故問之而曾子答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爲將行之始未是



實行又何爲不可以反越宿乃還柩遣奠而遂行乎此章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强解或記者有遺誤也所以徹奠者奠在柩西欲推柩反之故必先徹奠而後可旋轉也婦人降階間亦以奠在車西故立車後今柩反故亦升堂以避也愚按以祖爲且義亦牽强是或權辭以答耳則疏謂不欲指主人之錯失意亦未盡非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從去聲與平聲飯上聲斂去聲○雲莊陳氏曰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問於子游飯於牖下尸沐浴之後以米貝實尸之口中也時尸在室西牖下南首也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衣三十稱斂者包裹斂救之也小斂在戶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西階矣據殯於西階之上殯陳也陳尸於坎也置棺於殯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西階而庭而墓皆以漸而遠此謂有進無退多矣乎予出祖者言

子游所謂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愚按曾子是子游之說則負夏主人之非明矣○人生必死死必歸土此必然之事也然人子生而不忍其親之死而不忍其親之遠又情之所必至也將順人子之情則親能不死死可留而不葬歟不能也遽奪人子之親使方死而遂遠之葬之可乎有不忍也況斂殯之具喪葬之用賓客之至猶有不能不需之遲久者故先王因而多爲之節以使之由漸而遠庶有以成死事之終而無拂乎人子之情也故喪事卽遠有進無退○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上夫字音扶斂去聲○喪不尙飾而裘之裼見美也故不以弔然未小斂則主人且未變服客不得反先主人而變服也故子游裼裘而往及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則主人既變客亦從而變服禮之稱也故襲而加絰帶又加環絰於首曾子知喪之主素而未知變服當在小斂之後所以始非子游而



終自引過也○此篇所記曾子多有失禮處人每疑之然所失多止在節文之末實不必爲曾子病也卽如此章子游固優於禮矣然曾子始而非之終而引過亦正見曾子之隨事精察篤實省身處何必泥一節以分優劣哉○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見賢編反子上聲和如字○見見於孔子也和之調絃也彈之合曲也子夏哀未盡能節以禮子張哀已忘能引而致之故合記之以見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及者之所免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爲去聲下同衰七雷反○惠子衛大夫麻衰麻衣而加衰弔服之輕者牡麻絰齊衰之絰喪服之重者文子惠子之兄彌牟文子名游遊通蓋惠子舍嫡立庶故子游以非禮之服

諷之而文子未喻其意故辭其服絰之過重子游以禮也答之亦諷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反哭覆位而哭也門東近北家臣位在門東而近南並皆北鄉大夫之喪賓位在子游就臣位文子復辭之蓋猶未喻其意也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適音的○子游固請而文子悟其意故正適子之位以謝子游之意既達故復客位虎其適子名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洟音屜亡無通中去聲○文子蓋卽彌牟也深衣蓋麻衣制同深衣而緣以白布者也練冠小祥後之冠也自首曰



涕自鼻曰洟既除喪而來弔則受弔之禮禮無其文矣主人文子之子也服麻衣練冠非復喪服亦不爲吉服介於吉凶之間者也主已在廟故待於廟以受弔故待而不迎喪已除故不哭感於弔則垂涕洟庶幾近辭言知禮之稱也無於禮者之禮而處之得其稱動而中節所謂庶幾也○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冠去聲○幼以名呼冠而字之朱子曰儀禮賈疏云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也孔氏曰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如堯舜禹湯之例周則死後別立謚也○經也者實也麻在首在要皆謂之經首經大小各有等差謂之經者經之爲言實也言實有哀痛之心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綴音拙○中霤室中也掘室中作坎以牀架坎上奉尸牀上浴之令浴汁入坎也又毀取竈磚綴著其足使足直以便著屨也殷人殯於廟及葬則毀廟門西牆而出所謂毀宗也行路神祭行之壇在廟門外西偏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於此告祭行神告畢

車躐行壇上而出今葬由毀宗闕出仍躐行此壇而出大門此蓋皆殷禮也然此非有戾於時王之制故學者可以行之但此章之義頗難曉姑依疏說酌之如此○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粥音育○子柳魯人子碩其弟也請具請備喪葬之具也何以哉言無其財也粥賣也布錢也不家於喪不因親死以爲利也班分也子碩之請皆不可之大者子柳拒之是也喪具稱家之有無而已微但不當粥人母以葬其母且父妾而有子則亦庶母矣以庶母而敢言粥欲厚其母亦宜有父哉若乃不家於喪而班諸兄弟之貧者則既仁親遠利而處之又得其道是可謂知禮也矣○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師敗邑危誰實致之謀者之罪也而猶幸生存雖生存何以自立乎故死之亡○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從去聲樂音洛瑗于願反○公孫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瑕丘丘名蘧伯玉名請前者欲前去之不欲聞其欲葬斯丘之語也○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夫音扶○弁魯地名孺子泣者哭踊無節也喪以哀爲本孺子泣則哀誠至矣然文或未足也無文不行故夫子與其哀而譏其難繼先王制爲哭踊之節夫亦爲可傳可繼而已○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句戶出戶句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斂去聲上戶字當作尸○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禮親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主人乃括髮袒於房婦人髽於室爲將以奉尸俟堂故袒而括髮也小斂於戶內俟堂即奉尸以出於堂今武叔於舉尸者已出之後尸既出



戶矣乃袒而括髮是不知禮也故鄭氏以子游知禮之言爲嗤之但嗤之而竟曰知禮亦足以起人之惑矣是必有闕文譌字焉○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卜當作僕○僕人射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以左右扶其君者師眾也其屬士之眾也君薨則亦僕人射人之眾舉尸以遷也周禮射人職有大喪與僕人遷尸之文則此卜人自當作僕人甚明應氏以爲卜筮之人非是○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夫音扶爲去聲○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也服皆緦麻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其甥皆不相爲服或有甥在外家相依同爨者則爲之緦然此自以同爨之義非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之服也稱或曰者疑辭朱子曰先王之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姊妹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似雜亂無紀仔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音總折音提○縱縱急遽而敬謹之貌折折安舒而中節之貌急遽而敬謹則雖遽而不踰節矣安舒而中節則雖若止而不怠矣騷騷動而煩擾之貌過於遽則野矣鼎鼎怠而不行之貌流於怠則小人矣猶猶緩急適宜之意或縱縱或折折皆有其當然之則也○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雲莊陳氏曰喪具衣棺之屬君子恥於早爲之而具備者嫌於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豫爲之所謂絞紛衾冒死而後制者也愚謂在人子則恥期死其親而無以送死在自爲之者則恥玩歲愒日而預爲自厚皆可恥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推吐雷反遠去聲○喪服己之眾子與兄弟之子皆齊衰期故曰猶子兄弟相

服齊衰期而嫂叔不相爲服姑父之姊妹也姑姊妹在室與姪兄弟皆相服期已嫁則降服大功蓋兄弟之子猶子者所以篤同氣之恩引而親之也嫂叔無服所以別男女之嫌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降以其夫家固已受我而厚存焉後世叔嫂相服小功亦異于先王之義矣○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朱子曰臨喪哀不能甘也應氏曰此節首疑脫孔子二字○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次其徒所學業之居次也其人蓋遠方來學者故聞父訃而不敢哭於曾子之室因欲出哭於巷也然父死而哭於巷則非禮矣故曾子使反哭於其次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故曾子北面而弔之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知音智味音沫簨音筍虡音巨○之猶於也致盡也不成用不爲滕縢木成其用也味沫通瓦器之黑光也張而不平聲不求其調也虡作架以懸鐘磬其橫者曰簨劉氏曰往送死者而盡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疑於不仁不可行也送死而盡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疑於不知不可行也故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備物而不可用備物則非致死不可用則非致生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愚按人之不忍死其親又不敢以爲非死此如慕如疑之意也以神明待之若曰吾親殆不可測是必其有以用之也云爾○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喪爲皆去聲○喪失位也曰聞之則非親問於夫子矣欲



速貧欲速朽蓋非人情故有子得而疑之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林西仲曰有子之言似夫子此門人平日之言子游因曾子之言而歎其甚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桓司馬宋司馬向魋也靡費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南宮敬叔即南宮縚此言敬叔者蓋其時已死也初嘗失位去魯後反魯載寶而朝欲君鑒其忠懇而復其位也然而貨之矣故夫子言不如速貧以警之此蓋亦南容初年事及知三復白圭則不然矣此皆有子所謂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嘗爲中都宰其制棺槨之法如此孔子失魯司寇遂適衛後楚子來聘孔子而後孔子之楚荆楚本號也此言失魯司寇將之荆者因喪言之耳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蓋欲觀楚子好賢之誠及楚之可仕與否也○林西仲曰速貧速朽愈於貨愈於靡此矯枉之言因病之藥也曾子與子游聞之蓋曾子平日傳聞於子游耳有子智足以知聖人而曾子一於篤信篤信處正不可及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不必以此語之知不知分兩賢優劣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縣音玄竟音境○陳莊子齊大夫名伯繆公魯君縣子魯人名瑣脩脯也十脡爲束問遺也大夫赴於他邦曰君子外臣寡大夫某死古者大夫不交於諸侯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君也無交則不必哭矣是欲勿哭者

禮之正也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焉於虞反○春秋之末大夫專盟會以交於諸侯是交政於中國也既有交則不得不哭之矣愛而哭之發乎情也畏而哭之迫於勢也魯何愛於陳氏亦以其交政國中擅齊之柄耳有畏而哭之之道則哭之亦宜矣從而哭之異姓之廟焉亦事之權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夫音扶○仲憲原思也夏殷制未可詳周則大夫以上兼用祭器士卑惟用明器大略夏始制明器以送死殷人尚鬼易用祭器周人損益二代而兼用之仲憲臆測其說故曾子重非之言夏后必不以無知待其親也石梁王氏曰仲憲之言皆非曾子獨譏其說夏明器蓋舉其失之甚者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木式樹反爲去聲齊音咨衰七雷反○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戌也同母異父之昆弟之服禮經無文故二子之答皆有疑辭爲大功者比之從兄弟之服也狄儀人姓名爲之齊衰則比之同父兄弟之服矣記言今之齊衰狄儀之問蓋亦不然之之辭也鄭氏曰尺功是愚按同母異父之昆弟古人比之外兄弟則宜只緦服大功亦已重或隨母同居則或大功而可○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



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蓋盍同○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庶氏子思爲父後蓋不爲嫁母服故柳若疑而爲是言也無其時意以母之死非復在室時也蓋子思有不欲明言者故權辭以示意如此非謂禮宜可以不慎也○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爲去聲齊音咨衰七雷反○古者謂殷以前也上自身以上之旁族下自身而下之旁族也文蓋滕君命周制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蓋親疏貴賤之體至周而始密縣子因言古者未嘗如此而以滕伯文之事實之孔氏曰孟虎爲文之叔父文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文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不降也未知是否○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夫音扶易音異○后木魯人孝公子惠伯鞏縣子言喪不可不深長思言孝子當自致於親者也買棺外內易亦深長思之事也后木引此而言我死則亦然則徒欲以自厚失之矣○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去聲○始死去死是未設飾也故帷堂而使人復遂楔齒綴足飯含設冀斂之具後章所謂復楔齒飯設飾帷堂並作是也直待小斂既畢而後徹帷觀此以尸未設飾之故而帷堂曾子說是矣仲梁子魯人夫婦方亂謂小斂之前哭位未定也其說是未然○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斂去聲○儀禮小斂之奠在東方無席魯後失禮乃有奠於西方者曾子見當時如此故言既小斂則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是奠於西方又有席也記言二子言禮之不同而未又正在西方之失蓋儀禮初布席於戶內此小斂之席非奠席也及陳大斂衣奠則云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是小斂奠無席○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衰七雷反繐音歲○方氏曰布之細而疏者曰繐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繐爲裳非

古制矣愚按後世日趨省便此古禮之所由弁髦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滅子蒲之名○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相去聲沽上聲○杜橋人姓名孔氏曰沽粗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杜橋之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禮多粗略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古人朝服以養故羔裘玄冠親始死則易用深衣而已未變服也弔必變服所以哀死也時蓋有不易服及以弔者故記者述夫子之言并記其事如此○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稱去聲亡無通惡平聲還音旋縣音玄封窆同音貶齊去聲○齊猶劑量也還葬斂畢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以繩縣棺而下壙不設碑繂也蓋先王制禮以節人之越分不以強人之所不能無財不可以



爲悅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賁音奔汰徒蓋反○司士官名賁司士名禮始死移尸於地及復後則復尸於牀既浴則商祝布祭服裏衣於牀上既飯含則遷尸於襲上而衣之是襲於牀禮也後世蓋有失禮而襲於地者司士反之是也但司士不問禮而直曰請襲於牀故子游亦未及以禮答而直應之曰諾然已簡倨矣故縣子聞而譏之汰侈大也叔氏子游也專以禮許人謂專擅如禮自己出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宋襄公名慈父雲莊陳氏曰夏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用祭器亦然周人兼用之則實人器而虛鬼器愚按實送死之器者少許而已曾子所言蓋以譏宋襄之靡也○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司徒其家司徒也旅衆也四四方布錢也蓋賻之餘財也蓋獻子命家臣使衆歸還其賻布之餘於四方是不必古有其禮然亦君子不家於喪之意也故夫子可之○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賵音奉○以車馬助喪曰賵主人受賵則書其人與其物於版所謂書方也及葬柩將行則主人之史奉書方於柩東當前東西面讀之所謂讀賵也讀賵禮也但當時蓋有於每受賵時遂書而讀告者及柩將行而又讀之故曾子以爲再告云○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遺于委反革音亟○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盜成也慶遺亦齊人大病死也諱言之辭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之地謂不可耕之地無害於人食也○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苦旦反○臣服君母君妻皆齊衰期然恩義則已淺矣衎和適之貌此章蓋有闕文雲莊陳氏曰問當作聞○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此夫子與人之厚也不言葬者



葬則衍其家人之至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知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國子高即成子高也反壤封壤爲墳也國子意葬爲欲人弗知不當反壤樹以表之此蓋挹老氏墨氏之風者○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燕與皆平聲○自遠來觀以葬聖人故也子夏謂聖人葬人則足以觀禮今者人葬聖人耳未必有可觀者亦自謙之辭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封墳也若堂方而高平也若坊上平旁殺而長也若覆夏屋旁廣而庳也三者之致功爲多若斧者上狹旁殺如斧也亦如馬鬣致功爲

省故夫子從之。一日三斬板。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而封成。不須多日也。板所以障土而築者。斬板下板就。則後上闇其版也。尚庶幾也。言惟○婦人不葛帶。帶要絰也。禮卒哭此則庶幾猶夫子之志也。人首絰要絰皆用牡麻。既虞卒哭。則男子去麻帶。服葛帶。婦人以葛絰易麻絰。小祥而練。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時蓋有婦人而葛要絰者。故記專言之。然此齊斬之制也。若大功以下。則卒哭以後。婦人亦葛帶。與男子同。○有薦新如朔奠。喪未葬。大夫朔望奠。士惟朔奠。或有薦新。則其禮亦如朔奠之儀也。○既葬各以其服除。五月而葬。則小功除矣。三月而葬。則緦除矣。各以其服除。不俟主人卒哭。易衰之節也。○池視重霤。重平聲。○柳牆飾棺。形象宮室。其上有覆如屋之檐霤者。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承霤。諸侯屋亦四注。而重霤閣後。大夫前後二。士惟前一。池。○君即位而爲椑。歲一膝之藏焉。椑音皮。○椑。近身棺。即柩棺也。國君有朝親會同及征伐之事。故即位而爲椑。



示死。社稷。且備不虞也。歲一膝之使之堅瑩。而藏之以待用也。○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楔音屑。綴音拙。○楔齒。以角柶挂尸口齒。使開以受含也。綴足。以燕几綴尸足。使不僵屈。以便著屨也。飯。實米貝於尸口中。即含也。設飾。布襲衣斂具。帷堂。設帷於堂。以蔽內外也。此六事。皆一時而並舉也。○父兄命赴者。喪。凡遠近親戚知交。皆使人赴告之。孝子悲迷。不能自命。故父兄命赴者。然士卑。則亦孝子自命之。○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小寢。羣昭穆之廟之寢也。大寢。太祖廟之寢也。廟後皆有寢。君祭畢而燕同姓之所也。小祖。昭穆之廟。大祖。太祖廟也。君所沿祭祀之所也。庫門。郭門。天子即皋門也。君所出入之所也。四郊。君所嘗至之地也。魂氣之往。未知所之。故凡生時所有事之所。皆招號之。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大寢。○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與平聲。○雲莊陳氏曰。剝者。不巾覆也。脯醢之奠。不惡塵埃。故可無巾覆。既殯。凡覆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此章文義難以強解。○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後。越旬稍定。則分布以辦材木及明器之。○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此朝夕奠。如生時進食。非朔奠也。逮。及。日未入時也。○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使去聲。○親喪未殯。代哭。既殯。朝夕哭。居廬。哀至則哭。及啓。代哭。既葬。卒哭。猶朝夕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小祥後。或君有使事。不得不行。則反必祭告。使親知己之已反也。○練。練衣黃裏。縓緣。縓。七絹反。緣。去聲。○練。熟布也。一入爲縓。淺絳色也。朝而小祥。則著功衰。而小祥。其中衣之制。承之。又以熟布爲冠。故謂之練。練。熟布也。中衣。以熟布爲中衣。以黃爲裏。又以縓布緣之。蓋反吉之漸也。葛要絰。繩屨無約。要。平聲。○繩屨。麻繩爲屨也。約。屨頭飾也。易麻帶。以葛帶易蒯。屨。以繩屨。而不爲飾也。易角瑱。瑱。充耳也。始用瑱。而以角爲之。鹿裘衡長。袪袪。褐之可也。衡。音橫。○吉服裘則皆鹿裘。衡。猶廣也。寬也。袪。袖口。袪。袪。以他皮飾袪也。小祥。以前。雖有裘。而短狹。小祥後。始更爲寬長。又以他裘飾袪也。喪不尚飾。故常襲裘。小祥。則褐之可矣。此章皆言小祥衣服之制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三年之喪。不弔哭。然兄弟服輕。而居遠。亦必往哭其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馮氏曰。所死。吾之所知。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弔之。以成往來之情義也。愚按。此節亦難強解。而馮氏差明白。但如此。則與上節雖皆主出弔往哭爲義。而此節與有殯者殊。不相涉。○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重平聲。杝音移。棺及梓棺二也。水兕革。謂水牛兕牛之革也。二革合被爲棺。其厚三寸也。被。謂膠漆之。或曰。水兕。即水犀。非二牛也。未知孰是。杝。唐棣。木似白楊。杝棺。所謂椑也。梓棺二。一爲屬棺。一大棺也。四者皆周。言此四重之棺。上下四旁皆周匝。不使有空闕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音橫。○古者棺不用釘。而以皮條束之。此言束棺之法。直束二。橫束三也。衽。所以連屬棺之牆蓋者。其形兩端大而中細。亦名小要。先鑿棺牆蓋合處作衽。其形。兩端大而中細。亦名小要。先鑿棺牆蓋合處作衽。其中。則蓋合不脫矣。以其如衣之合衽焉。故謂之衽。其置衽。則每當束處而置一衽。凡十衽也。衽合而後

束柏椁以端長六尺。長去聲○端頭也。言用柏木之近本者爲椁也。長餘也。椁以容棺。而餘長之六尺。所以藏遣車明器之屬也。○此章言棺椁之制。○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紌衣。紌音緇○周禮司服。凡弔弁絰。弔諸侯以總衰。鄭氏曰。此經字衍文。孔氏曰。此遙哭之。故不服總衰而爵弁紌衣也。按遙哭謂諸侯卒。赴於天子。而天子哭之。非親弔也。或曰。使有司哭之。鄭氏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爲去聲○不作樂侑食也○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菆才官反。輴昌津反。菆。積木也。輴載柩之車。而畫龍於車上也。斧。棺衣畫以斧形也。天子之殯。以龍輴載柩於殯。乃攢木於外而塗之。以爲柩輴之椁。高與棺平。又以斧文之棺衣。自椁上入下覆其棺。既畢。而後四面塗之。上加屋焉。屋。上覆也。四注如屋之形也。○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別皮列反。○朝覲之位序爵。喪事則別異同姓異姓而各爲位以哭。○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辨親疏也。

禮記章句 卷之二 檀弓上第三 三十九

嗚呼哀哉尼父。相去聲。父音甫○稱孔丘者。君臣之辭也。相。助也。尼父。即其字以爲謚也○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句君不舉。厭于葉反○殺牲爲饌曰舉。應氏曰。哭於太廟。傷祖宗基業之蹙也。不舉。自貶損之意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應氏曰。哭於后土。傷土地封疆之削也。曰。君舉者。非也。愚按。土地受於天子。傳之祖宗。哭於后土。亦非也。○孔子惡野哭者。惡去聲○雲莊陳氏曰。哭所知者於野。必設位帷之以成禮。若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者。以此。未知○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古者父在。則子未任官職。此言未仕者。蓋以父在言也。舊說。稅。遺也。以物遺人也。但此篇皆紀喪事。不應此章獨言問遺之禮。宜姑闕之。○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國君之喪。諸臣皆朝夕哭踊。哭雖以次居位。踊必相視爲節。不容有先後。士卑。其入恆後。士畢入。則無不在者矣。故待士畢入而後踊也。○祥而縞。是月禫。祥。再期而大祥也。縞。縞冠也。大祥日著之。祥後中月而禫。此言是月禫。疑有訛誤。禫則可樂矣。踰月同。而後樂。則猶善也。馬氏謂祥禫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謂雜記十五月而禫也。然間傳中月而禫。明主三年之喪言。馬氏說非矣。愚○君於士有賜。

檀弓下第四 凡七十三章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適丁歷反。長之丈反。乘去聲○君。諸侯也。車。遣車也。將葬之日。既朝廟。乃遣奠而以所奠之牲分析包裹。以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曰遣車。其制甚小。置之於棺中。四隅者也。公。即君也。中殤視上殤。下殤則否。君適長之長殤。三乘。則下殤一乘。庶長殤一乘。則下殤無遣車。○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杖反○達。通也。達官。職名之達於君者也。達官之長杖。則副貳不杖。及臣所自辟與其陪臣之列。皆不杖也。○君

禮記章句 卷之二 檀弓下第四 三十

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音潮○宮。大夫之殯宮也。大夫之喪。或將葬。而君來弔。於殯宮。則君必俟送其柩之行。及柩已出。則君命引車者引之。孝子攀號。故三步而止。君又命之。如是者三。而後君退。蓋必柩行而後命之引者。君之厚其臣。而攀柩如不欲其行者。孝子之孺慕也。柩朝於廟。引者引車。而孝子攀號。亦三步則止者三。至門。塾。爲生前接賓之所。孝子於此攀號。謂之哀次。亦三步則止者三。而後行。此二句。專以孝子言。雲莊陳氏曰。始必君弔也。○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哀之年。不以筋力爲禮也。○季武子寢疾。蠐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蠐音嬉。說吐活反。齊音咨。衰七雷反。見音現○蠐固。魯人。曾點。曾參之父。蠐固蓋適有齊衰之服。故遂衣齊衰而問武子之疾。齊衰不入公門。禮也。大夫之家。則不得比於公門。而當時

武子專魯時蓋不敢以齊衰入其家矣蠙固以禮正之所以故禮之亡也表微謂禮之微者而君子能表明之蠙固據禮以行雖拂武子之意而武子不得不善之也若曾點倚門而歌則欲以甚人之罪而先自處於非禮失之矣但武子卒於昭公八年時曾點殆未及弱冠事之有無未可知也○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大夫弔謂大夫弔於士也當事如方有殯斂之事也辭猶告也大夫弔於士主人堂下迎之若有事則不得迎故使人直以有事告之也弔於人是日不樂餘哀忘也婦人不越疆而弔大戴禮曰女子日及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猶樂之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去聲○引棺索也孔氏曰弔喪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餘人皆散行從柩至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故皆執紼也引者長遠之名故在棺惟擬舉不長遠也喪公弔之車紼是擬舉之義故在棺惟擬舉不長遠也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者曰寡君承事主人



曰臨喪凡有喪也君弔其臣之喪既弔主人當親往拜謝或孤幼及無主後則使其疏親往拜無之則其家之朋友州里及其舍寓之人皆可也承事言承助喪事傳命者之辭也臨猶言辱臨也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遇柩則必有哀死之心故雖士庶之賤亦必使人弔之也若有爵者之喪則不弔於路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適子為喪主受弔拜賓或適子有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猶支子不祭之義也但此不當惟大夫為然○此章皆主弔言○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於異室適丁歷反免音問○女適人者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降夫於妻兄弟無服甥為舅緦麻重其為父後故哭之正室已無服而子有服故使子為主袒免哭踊已入門右哭之猶夫賓也門右賓位也他人聞哭必有問故者故使人立門外告之而親狎者則亦入弔之也若已之父在則不敢哭於正室若妻兄弟非為父後則禮輕故不於正室亦不於妻之室此聞赴而未往弔時禮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以有殯故哭於側室或門內之右同國則必當往哭上篇言雖緦必往亦同國之遠者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齊音咨衰七雷反與平聲○執友死而往弔宜也有母喪則無弔哭之事禮也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蓋曾子必有所以處此者友誼之隆不容以不哭而非行往弔之文也但此當必有訛字否則諸母之喪是亦齊衰則固無害於往哭矣不然三年之喪而弔哭亦虛乎此曾子親聆於夫子者而豈其背之○有若之喪悼公記文雖多失實應亦不至如是之誣也○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公哀公子擯相贊禮者立者尊右擯由左以右公也當時失禮則擯有由右者故子游正之亦表微也○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穀如字又



音告為去聲○穀齊地齊人以為王姬號舊說穀來告也亦通周桓王之女下嫁於齊襄公禮天子不主諸侯之昏王姬下嫁則使同姓諸侯主之時周王使魯主王姬之昏故王姬由魯而嫁於齊由魯嫁則比之姊妹故王姬卒而莊公為之大功禮也王姬於魯莊為舅之妻非外祖母外祖母服小功亦非大功後說非是○鄭氏曰天子為嫁女無服嫁於王者之後則服之○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重平聲喪亦之喪去聲下喪字同○穆公秦國君名任好喪謂出亡時謂得失之機也圖謀也晉驪姬之亂重耳出奔翟及獻公卒里克弒奚齊卓子晉人求君於秦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蓋將觀其志而納之也既行弔禮而後致辭以導其志且曰以下皆使者述穆公之辭也言晉方無君此存亡得失之介也吾子雖當哀毀之際不遑他圖然失此時不歸國社稷當未可知此亦所當圖慮也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

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如字○舅犯狐偃字子犯辭辭以得國爲寶當以愛親爲寶況父死之大故何如而乘之以謀得國是以父死爲利天下皆罪其見利忘親矣又何說之辭也再言孺子其辭焉所以深勉之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與去聲稽上聲○客秦使也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言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以貽秦君之憂而來弔也既謝其弔而後辭其圖國之命他志即謂得國之志也哀一於父則志不遑他及今方以父死貽君之憂而反忘父以有他志是辱君憂弔之義矣故不敢也不私不與使者私言也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



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顯音顯夫音扶遠去聲○子顯使者之字即秦大夫公子縶也致猶還也致命反命也稽顙而後拜謂之成拜爲父後者拜賓之禮也時晉方無主使重耳而有得國之志則必以爲後自處今稽顙而不拜是以未爲後自居非獨有禮亦仁親之一端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心而遠利者正愛親之篤也言猶或有僞而動容○帷殯則足以驗其真故穆公獨以是三者稱其仁也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敬姜穆伯之妻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庶子公甫靖也帷所以飾殯者朝夕哭殯則搴帷而哭之帷殯者不搴帷而哭也敬姜哭穆伯而不搴帷必有其故今不敢强爲之說乃後人皆傚焉則失之矣○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喪禮本乎哀戚之至情然爲之節焉而顯以變之如哭之以漸而間食之以漸而加哀之以漸而哀而易祭之以漸而吉皆順人情而漸變以輕減所以節其哀而示民有終也若變不以漸則無以盡其哀哀而不節則或至於滅性均非所以念親矣始之者親也君子念始之者故制中以禮如是也此節統喪禮始終言之下文乃逐節釋之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死者難以復生理也然不忍其親之死則雖死而猶所其復生故復焉愛親之至也故曰復所以盡愛親之道也是徒行虛文而已哉蓋實有禱祠以祈其生之心焉望其自幽陰而反於陽蓋求於鬼神之道所謂禱祠之心也復者登屋北面而號此所謂求諸幽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稽上聲○隱痛也既死而賓有至者必拜之且稽顙焉哀戚之至痛於心故也其稽顙者痛甚而以頭觸地也飯用米貝弗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飯上聲○含以米貝不忍親口之虛也米貝非可食也用其美潔之道耳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矣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識音志○明旌之制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合之亦三尺也士喪禮名曰某氏某之柩初置於簷下西階上及爲重畢則



置於重側既殯則樹於肂坎之東人生則音容可識別死則不復見其音容而無可別矣故作旗以識之愛之無已故錄其名而如見親矣敬親之至故必盡其道而不敢苟焉此明旌所由制也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平聲○重以桑木爲之士重制長三尺始死所設以依魂也時雖未爲主而重亦主之道也因言殷周異制殷人瘞成虞主則綴其重於所殯之廟而懸之周人既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喪自始死至葬皆有奠其器不用雕飾如素俎素几之類其用素者以孝子有哀痛質實之心而薦斯奠也唯祭祀則主人自盡其文飾所以敬神也夫安知神之所饗乎亦皆以自盡其心一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辟婢亦反○辟拊心踊跳足皆哀至之所發也算數也三跳爲一踊三踊則九跳是爲一節士三日三踊大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辟踊無節則野而恐過傷故有數以

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去起呂反。○變變於吉也。慍含哀而不能發之意。哀之變。謂哀之異於常哀也。去美服美不安也。始死雜斯徒跣。已去飾矣。及小斂畢而袒括髮。是去飾之甚也。此所謂變也。亦以含哀而不能發故如是也。有袒有襲。則以哀不可無節。恐傷生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火羽反。○弁絹素爲弁。絰葛以單股葛爲首絰也。冔殷冠名。喪本廉冠。麻繩絰。及葬時。則易以弁絰葛者。爲吾親託體地中。將接於山川之神。故不敢用純凶之服。所以敬神也。末二句。則言殷周之異制也。獸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食音嗣。○主人。適子。主婦。死者之妻。無妻則適子之妻也。室老。家臣之長也。始死三日不食。既殯。歠粥。既葬。乃疏食。主婦則既殯而疏食可矣。大夫之喪。君恐其過毀而病。故命之食。然亦待既葬而後命之。士喪則父兄命之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



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養去聲。○將葬。祖於廟。而後行。既窆。則歸而反哭於廟。主人哭升堂。親所行禮之所也。主婦哭入於室。生時所饋食之所也。反哭之此堂室皆廟之堂室。有二廟者。則先祖而後禰。送死而至。既葬。事親之事亦已畢矣。於是而又弔之者。以人子之哀之至也。反諸所作。而親不在焉。反諸所養。而親不在焉。亡矣。失之矣。則哀痛之情。於是爲甚。故弔也。弔賓升於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出。主人送於門外。遂適殯宮。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音窆。慤苦各反。○封。下棺也。已太也。慤質樸也。既窆之哀。不若反而亡焉之哀之甚。而野弔無文。故孔子從周。此又言殷周異制。而折衷於孔子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首去聲。○雲莊陳氏曰。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事畢矣。故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之往也。之幽。釋所以之義。既封。主人贈而視宿虞尸。封音窆。○贈。以帛送死者也。視喪視宿。肅也。進也。柩行至城門。君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主人奉此玄纁以贈。死者此時視先歸而肅虞祭之尸。男用男尸。必同姓。女用女尸。必異姓。蓋前此皆喪奠。至虞乃易用祭禮。奠以尸殯爲主。既葬則反而亡矣。不主之以尸。無以像親之音容而係屬孝子之志也。葬畢。迎魂而反。日中虞於殯宮。其親之靈有所依也。雲莊陳氏曰。禫祭以前。男女皆異尸。祭於廟則無女尸。汪于政曰。有君贈。玄纁者。則以君所贈。贈無君贈者。亦必以玄纁贈也。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舍音釋。○主人虞牲。以特豕。必省視之。以致虔也。凡所以依神。筵。席也。主人省牲。而別使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文公家禮之祠后土是也。舍。置也。置奠以祭土神也。墓左。墓之東也。待此有司反。則日中而虞矣。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離。去聲。○鄭氏曰。不忍其無所歸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始以虞祭易去喪奠也。間日再虞。三虞而後卒哭。至卒哭而事死之禮定矣。卒哭之祭。祝辭曰。哀薦成事。祭本吉禮。成事者。始成其爲祭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是日卒哭之日也。虞雖用祭禮。而儀節簡遠。猶喪祭也。卒哭之祭。則儀節詳矣。而成其爲吉祭矣。明日卒哭之明日也。祔。附也。祔於祖父。以昭穆同也。卒哭時。告於新主曰。哀子某來日隮附爾於爾皇祖某甫。明日祔祭。則奉新主入祖父廟而并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祭事畢。虞主復於寢。三年喪畢。遇四時吉祭。然後奉新主入廟而遷其祖。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比必二反。○葬日以虞易奠。卒哭以吉祭易凶祭。所謂變而之吉祭也。再虞三虞。皆間日而祭。及三虞後。則明日卒哭。又明日而祔。接續而祭。中間更不間斷。所以然者。以殯既不在宮。主又未祔於廟。苟不接續而祭。則恐親靈未有所歸。而不忍故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末祔。則猶事生。既祔。則有鬼享之道。葬而卒哭。一期而祔。再期而遷。其變猶爲有漸。而不急於鬼。其親也。故孔子善殷。蓋周之卒哭而祔者。欲其親之適所歸。而殷之待練而祔者。則猶得夫變之漸然。於周曰從。於殷則善之。而已者。禮雖以殷爲善。而行禮則要必尊時王也。此又言殷周之異制。而折衷於孔子也。○此章言喪禮。至爲有次序。而立

義精確。○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惡去聲。○桃性辟邪。茢苕帚也。所以去穢。戈以示威也。君臨臣喪使巫執桃祝執茢先辟除不祥而小臣執戈隨君。蓋死氣屬陰。人情所惡。與接於生者之道自不得而同也。喪禮所以送死。而死者人情之所畏惡。故先王難言之。所以多為設飾而教人以生事之。皆為使人勿惡勿倍以厚終焉耳。○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音潮。離去聲。○喪之葬也。柩朝於祖而後行。所以順死者出告反面之心。抑亦以死者將以永離其室為哀。故辭於祖考之廟而後行也。殷禮質。質。大斂畢。則奉柩朝祖而殯於廟。周人殯於寢。及將葬而後朝廟也。○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善夏之用明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非殷之用祭器也。殆幾也。以人



從死曰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塗車。以土為車。芻靈。束草為人形。皆明器之類也。記者言明器之用有由來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音勇。○趙氏曰。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跳踊。故謂之俑。用人。以人殉也。因芻靈而又引孔子之言如此。○先君子曰。此二章疑在前章袒括髮節之後。弁絰葛而葬節之前。○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為去聲。與平聲。隊音墜。○儀禮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加諸膝。進人不以禮也。隊諸淵。謂不使之得以復生也。戎首。寇亂之魁也。此子思之對人君則然。所以深警人君也。若君子之自處。則必有從其厚焉者矣。○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孟武伯之子。名捷。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夫音扶。下食字音嗣。○三臣。孟孫叔孫季孫之三家也。不能居公室。謂不能安人臣之分以事公室也。言我非不能勉於瘠。而恐反使人疑瘠之非其情。故不如違禮而食食也。過而遂之。不仁甚矣。應氏曰。季氏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斂去聲。與平聲。○司徒敬子。衛大夫。此與曾子襲裘章意略同。○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葬而



反。遣乘皆去聲。○晏子。齊大夫。名嬰。晏子其詳無足稱。而大要多謙遜謹恪之度。故曾子稱其知禮。以恭敬為得禮之本也。及墓而反。空說則反。失拜賓送賓之節也。有子述此三事。皆言其過於儉。而非禮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焉於虔反。○雲莊陳氏曰。遣車之數。天子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遣車。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个。包也。凡包牲者皆取下體。每牲取三體。前脛取臂臑。後脛取髀。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為三个。太牢三牲則九體。大夫分九體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此申言遣車一乘之非禮也。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曾子之意。以晏子非不知禮也。蓋恥予言禮之常經。而曾子欲權以適於世。故持論不合。有子專以禮之文言禮。不若曾子之主於恭敬為得其本也。曾子之言。固即夫子寧儉寧戚之意。然竟謂之知禮。則他日夫子曰晏平仲難為下。是則曾子之言禮。亦終有所未盡

也夫。○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相鄉皆去聲下同○國昭子齊大夫安何也夫子孔子也主人男子西鄉男賓從主人之南主黨婦人東鄉女賓從婦人之南順陰陽之位嚴男女之別禮也曰噫句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句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沾讀爲古○先君子爾謂粗略如是也專壹也猶併也蓋主賓相見則主在阼而賓在西此吉時之禮也今昭子疑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則主人皆處於上而反處賓於其南以不得成賓主之禮爲粗略故歎息之言毋或使人謂我之喪固若是其粗略也當併而壹之使賓得在西而爲賓焉主皆在東而爲主焉以成賓主之禮也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所謂壹之也夫喪之始死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其喪次也男子於外婦人於內喪者人事之終故男女之別爲尤嚴若乃賓主之禮則喪主人拜賓而賓不答拜其送葬也來承助葬事而已亦大異於常時之爲賓主矣



今昭子欲以成吉時之賓主而顧亂喪禮之男女。○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穆伯其非禮甚矣記者記之見古禮之所由弁髦也。文伯之子名歜晝哭者以寡婦不夜哭嫌之也晝夜哭者哀子盡其情耳雲莊陳氏曰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夫子美之。○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音扶○據其牀而不哭歎恨其非賢也未嘗與就公室故未知其所行之盡禮與否諸臣其家臣也德不足以孚於僚友家臣而恩獨厚於內則其多曠禮可知矣鄭氏曰季氏魯之宗鄉敬姜禮得會見。○季康子之母死陳饔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饔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敬姜爲康子之從祖叔母此三章皆記敬姜之知禮。○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大音扶去起呂反○壹猶恆也孺子慕父母必跳踊其足大人則未必然故有子見孺子慕而知喪之有踊其情亦猶是也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微深微也故事故也物法則也禮有深微而本之性情者有因事故而興起以爲之法則者情發乎中而見之事本乎性情禮之本也因事而爲之法則禮之文也本乎性情則禮非強人因而爲之法則則事皆有所範圍而無過不及之弊此其所以爲禮若直肆其情而徑率以行之則非禮之道矣有子初未知喪之踊是未驗之於性情之微也及見孺子慕而遂以爲喪之踊猶是而已是未察情之當有所品節也使喪之禮而止效孺子慕則是亦直情徑行而已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猶音搖辟婢亦反○此節中必有闕文孫氏曰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此所謂孺子慕者之真情也舞蹈辟踊皆本此情聖人於是爲之節也今當從之蓋陶者和樂之蓄於中而欲發者也猶動搖也慍者悲哀之蘊於中而欲發者也戚見於面歎發於聲也夫有喜有悲者情也由喜悲而至於舞蹈辟踊所謂故也由是於樂則有舞蹈於喪則有辟踊人或習而不察而不知其實深徵於性情也於樂則舞蹈有法於喪則辟踊有節乃所以品節其情則所謂以故興物也情文兼備乃所以爲禮也。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惡去聲○倍背也孺慕者人之情也人死而畏惡棄之亦人之情也有率其孺慕之情者則亦有率其惡倍之情者矣此直情徑行之所以不可也。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爲去聲下同○絞衾音交蔞音柳絞衾所以斂尸蔞柳車也翣所以飾棺皆所以使人勿惡若徒曰情而已則絞衾蔞翣之飾亦以爲虛文而可去矣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

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遣去聲食音嗣舍上聲○遣而行之遣奠包今以送之也既葬而食之謂虞也未見其有饗之者則疑亦可舍而去之久矣而未之有舍者爲使人勿倍故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音疵○刺譏議也訾病也蓋禮必本於人情而要所以節其情率孺慕之情而無節將必有至於滅性者故哭踊有節率惡倍之情而不節將必有至於忘親者故爲之絞衾柳翣奠祭要之以故興物皆本其深微於性情以使人毋直肆徑行而已微先王之禮則惡倍者或已多而孺慕之情亦幾無復見矣然則疑喪之踊而欲去之者又安知先王制禮之深意歟○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普美反使去聲章內太宰嚭皆當作行人儀此行人儀當作太宰嚭○斬祀伐祠祀之木殺厲殺病疾之人也行人掌使之官名儀蓋陳大夫也夫差吳王名太宰



官名嚭郎吳臣伯嚭也是夫指行人儀多言猶能言也嘗試也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與平聲○此行人儀答也獲擒也二毛毛髮班白老人也言吳師殺厲則可以殺厲名斯師也與者不敢質言之辭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此亦吳問而行人儀答也子所俘之臣民也吳僭稱王故稱之曰君王與語助辭言必非無名也○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魯人皇皇猶徬徨也慨感恨意息待也言既葬而反之時其容悵然若不及見其反而待之焉也○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書周書無逸篇讙書作雍和也世子以國聽於冢宰故得以三年不言也此章與論語文意小異而論語語意尤明白○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知去聲蕢音快○知悼子晉卿名罃平公晉君名彪師曠晉樂師李調平公幸臣杜蕢春秋傳作屠蒯亦晉臣也酌而飲師曠李調酌自飲自罰也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飲去聲下同○曩猶鄉也爾心或開予言爾之意或將以開示我也蕢前此三罰而無言正所以動平公之問而詳言之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後人君因以此爲疾日故子卯不樂懲滅亡也禮卿大夫死君爲之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



樂今知悼子在殯則不當飲酒鼓鐘矣其爲子卯大矣猶言其爲美錦不亦多乎之意言其當不樂更有大於桀紂之死也詔告也太師主樂而不以告所以罰之此主鼓鐘言也爾飲調何也平公曰調也問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爲去聲○褻近也日近君側則亦宜有以正君乃徒爲飲食而忘君之失是以亦罰之此主飲酒言也爾飲何也平公問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共供同與去聲○宰夫膳夫也職在刀匕知猶主也防防君之疾也自罰以侵官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觶音志○蕢之三罰本皆所以諷公至是而公亦自引過也洗致潔揚高舉也酌以飲公也平公因謂侍者識之以爲後戒晉人因平公之言而識斯爵故凡禮畢而更舉觶則謂之杜舉以示不忘且防失禮也○公叔文子

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公叔文子。衛大夫。名枝。葬後卒哭而諱。故將葬而請謚。有時。言有期也。三月而葬之期也。此請謚於君之辭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君。靈公也。衛國之難。謂齊豹殺衛侯之兄縶。公如死鳥。文子蓋從焉也。事在魯昭公二十年。班。等列。制。制度也。雲莊陳氏曰。據先後言。則惠在前。以小大言。則貞爲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也。此三字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氏云。文足以兼之。○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執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



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駘。音台。適丁歷反。○石駘仲。衛大夫。庶子莫或當立。故卜之。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致潔敬以交神也。兆。猶吉也。親喪不沐浴佩玉。禮也。石祁子。仁親遠利。卒之石祁子兆。是可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與矣。○陳子車死。與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音剛。養。去聲。○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之弟。孔子弟子。子禽也。家大夫。家臣。定。定謀。下。地下也。蓋謂疾死在衛。家人未獲致其養。故欲使人殉以養之於地下也。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宰。卿家大夫。二子。謂妻與宰。既以非禮折之。又言當養者當殉以沮之。其謀息矣。此子禽之善於救惡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養。去聲。還。音旋。稱。去聲。○菽。豆也。盡己之歡以得親之歡。可謂孝矣。喪具稱家之有無。可謂禮矣。分所得爲而爲之。盡心焉已耳。然孝子之志。則未始不歉然也。欲致於親者無窮。而守之也有分。此所以爲孝與禮也。不然者。日用三牲之養而不得爲孝。三家視恒櫝而不得爲禮。非所以自盡其心也。○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鞿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從。去聲。靮。音的。○獻公。衛君。名衎。春秋魯襄公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爲其臣孫林父所逐也。至襄公二十六年。復衛班。分也。柳莊。衛臣。鞿。所以絡馬靮。所以控馬。柳莊言行者爲君。居者爲國。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也。因有下節之事。故先記此。以表其賢。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曰者。非寡



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革。吉亟稽上聲。縣。音玄。○太史。柳莊官也。雖當祭。必告。公所命也。柳莊果當祭時而死。故公請於尸。而遂不釋服以往。柳莊之家又遂以祭服襚之也。以衣送死曰襚。裘氏。縣潘氏。二邑名。又以二邑賜柳莊家。且書券而納其棺中也。萬子孫。謂莊之後世也。雲莊陳氏曰。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封二邑之券而納之。○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乾。居寒反。屬。音燭。○陳乾昔。齊人。尊己。其子名。屬。會聚也。尊己不從父之亂命。而以禮事親。可謂仁孝矣。○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去。起呂反。○仲遂。魯卿。東門襄

仲也。垂。地名。在齊。繹。祭之明日復祭於門右以尋繹。昨日之祭也。壬午日繹。祭日辛巳也。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萬入去籥。萬舞皆入。而特去籥不用。以仲遂之卒而去其有聲者也。胡氏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過大臣之禮矣。長樂陳氏曰。卿與祭而卒。則不用樂。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此萬入而但去籥。亦無謂也。愚按。柳莊死。當祭而告。仲遂卒。壬午猶繹。或厚或薄。均非禮也。故記之如此。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斂聲。般音班。封音窆。夫音扶。○公輸氏。若字。魯之巧人。般其名也。以機封。以機關轉動之法下棺。而不用碑繂也。蓋康子母死。而公輸般與於其小斂之事。因預請待葬之時。得以機窆。以自鳴其巧也。公肩假。魯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視。視法也。豐。大碑。碑。也。豐碑之制。樹四植之木。兩木為碑。空。碑之中。以施轆轤。以繂之一頭懸棺。以一頭繞轆轤。人皆負碑。負繂末頭。聽鼓聲為節。以漸卻行而下窆也。



桓。表。楹。柱。也。樹表柱。不為碑形也。此公肩假所謂魯有初者。然豐碑。天子之制。魯君僭而用之。桓楹。諸侯之制。三家又僭而用之。公肩假知以機窆之不可。而於僭禮之失。則因仍承襲。習為固然。懵然不知。而亦莫之正也。悲夫。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嘗。試也。言爾必欲以人之母嘗試己巧。夫豈不得以其母試巧而遂有病於己乎。乃言畢而又歎之。於是康子不果從也。○此節文義殊難。強解。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禺。音遇。為去聲。重。音童。踦。音紀。郎。地名。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戰於郊。蓋其事也。公叔禺人。昭公子公為也。負杖入保者。民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也。息。憩也。使之病徭役之煩也。任之重。稅斂之厚也。君子。謂在位者。言既殫民力矣。而大夫又不能為民捍禦。皆禺人歎息之辭也。重。當作童。汪踦。童子姓名。禺人既言之。而遂與其鄰之童子汪踦往赴敵死之。魯人因汪踦死於國事。欲葬以成人之禮。而夫子重與之。所以勵忠勇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展。省視也。雲莊陳氏曰。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臣虞之無主。則必有反國之期。故為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不安。故為居者言之。○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射之。毙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毙二人。每毙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諸之射。食亦反。韔。音暢。朝。音潮。與。去聲。○工尹。楚官名。商陽。人名。陳棄疾。疑即楚公子棄疾也。手弓而可。棄疾使商陽手弓也。手弓。商陽執弓也。子射諸。棄疾使商陽射也。韔弓。囊韔弓。納弓於韔也。謂之。又。語之也。掩目止御。皆不忍之意。燕。朝之禮。大夫坐於堂上。士則立於堂下。燕禮。獻大夫。升堂受爵。及西階上。獻士。士拜受於下。工尹。蓋楚士也。故商陽自言位卑禮薄。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夫殺敵致果。豈問位之尊卑。但吳楚相攻。非有曲直。不過忿忿相加。殘命以逞耳。況追殺不過百步。而此追及再三。以逼其人。此有仁心者所不忍出也。其曰朝不坐。燕不與。蓋亦託言以謝棄疾云耳。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亦所以為當時嗜殺者風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舍。使之襲。桓。常作宣。舍。去聲。○魯成公十三年。晉侯以諸侯之師伐秦。曹伯卒於師。使之襲。使諸侯襲之也。襲。賤者之事。諸侯從之。蓋失禮矣。○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朝。音潮。強。上聲。○襄

公魯君名午。荆楚本號。康王楚子昭。僭稱王也。楚使魯襄公以屈魯。魯人不能違。乃使巫先以桃茢拂柩。而後臨其喪。君臨臣喪之禮也。楚覽而悔之。已無及矣。此以見一時之權。爲愈於諸侯之襲曹宣也。朝楚事在襄公二十八年。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爲去聲。○成公。滕君名。原子叔敬叔。魯大夫。叔弓。進書。奉魯君之弔書也。子服惠伯。亦魯大夫。子服椒也。介。副使。懿伯。惠伯之叔父。於敬叔爲從祖父。蓋敬叔爲桓公七世孫。而惠伯則桓公六世孫也。忌。杜預曰。怨也。陳雲莊以爲忌日。謂懿伯之死日也。陳說爲長。蓋二子及滕郊。適遇懿伯忌日。故敬叔不欲入。欲過此日而後入滕。行弔也。政。謂國政。言使事乃國政之大。不可以叔父之私忌而緩之也。將奉也。遂入。敬叔因惠伯之言而遂入也。辭。音○哀公使人弔賁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闢畫入聲。○賁尙。人姓名。辟於路。闢除路旁。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君弔也。曾子曰。賁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奪音兌。朝音潮。○曾子引此以譏賁尙之事也。莊公。齊君名。光。掩其無備曰襲。莒。國名。奪。春秋作隧。莒國之地名也。杞梁。齊臣名。殖。戰死於莒。其妻。孟姜也。莊公使人弔之於路。故其妻辭焉。肆。陳尸也。執。拘係也。有先人之敝廬在。言當待柩至家而弔於殯也。無所辱命。毋辱弔之命也。賁尙不知何人。意必魯臣之有爵命者。禮。樂不行於野。弔人於道。恩意已薄。而於道受弔者。爲禮亦已詘矣。故杞梁之妻辭莊公。而曾子以之譏賁尙也。○孺子蠕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



也。而君何學焉。蠕。他昆反。撥。米末反。幬。徒報反。榆。音于。沈。儒以爲練也。其者。未定之辭。可僅辭。三臣。三家也。三家僭禮。有若蓋婉辭以示譏焉。顏柳。魯人。椁。棺覆。卽所謂加斧於椁上也。諸侯有輴。而不畫龍。設幬而不塗。椁也。榆。木名。榆沈。以水浸榆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澀滯也。蓋天子諸侯皆有輴。故有榆沈。有榆沈。故設撥。三家。既不用輴。而又設撥。是竊禮而無當者也。此顏柳據禮而質言之也。然則魯侯自設撥。但孺子蠕之喪。不必設撥耳。方氏曰。撥。所以發榆沈。而洒於道者。但制度詳姑闕之。宜。○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爲去聲。齊音咨。衰。諸侯不爲妾服。而悼公之母。哀公寵之。所欲立爲夫人者。後未果立而死。哀公遂以妻喪喪之。有若既明指曰妾。而又曰爲齊衰。禮與亦婉辭示諷也。哀公爲不得已之辭。則飾非文過而已。○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長之丈反。○犯人之禾。以葬道所經。有所蹂躪民禾也。庚。償也。成。孟氏私邑。而子皋時爲成宰。故曰孟氏不以是罪子。償民之禾。則是買道而葬矣。葬道每不能無犯。邑宰而且買道。則後之葬者難矣。是犯禾之失小。買道之失大也。惠以失大。體事有所宜然也。○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使去聲。○方氏曰。仕而未有祿者。賓之而弗臣。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惟其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以其有君臣之道而未有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爲服矣。○虞也。違。謂去國。其曰違。則居其國之時。固爲之服矣。而立尸。有几筵。未立尸。奠也。立尸。祭也。柩已葬。故立之尸。大斂之奠。無几。而有筵。虞而立尸。乃加之几。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生名不諱。卒哭而諱。以神道尊其名也。儀禮注云。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也。然朝夕哭奠。則猶然事生之道。及虞而立尸。以祭易奠。則生事畢矣。卒哭之明日。始祔

於廟。既祔。則奉主而几筵於寢。待喪畢而後享於廟。然卒哭而諱。則鬼事之道於是乎始矣。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于庫門。舍上聲○宰夫。冢宰之參佐也。此國君之禮也。雲莊陳氏曰。周禮宰夫掌大喪小喪之戒令。故卒哭後則宰夫執木鐸振之以命於宮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以其親盡。故可不諱也。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義見曲禮。○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鞬。櫜音高○有憂。謂喪敗也。素服而哭。以喪禮處之也。于庫門之外。以其外事也。赴車。告敗者之車也。櫜。所以弢兵甲者。鞬。弓衣。不載櫜鞬者。兵甲不納於櫜。示再用也。○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先人之室。謂宗廟也。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時神主新入廟。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言合禮也。○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重平聲。識音志。○式而聽之。爲其哀也。聖心之惻隱。不期然而然者也。重有憂。憂非一端也。而曰者。難於答之意。苛。細碎煩擾也。虎之害有時。而政之苛無已。虎之殺人猶可避。而政苛則雖生而難以苟安。故爲政者不必虐也。一苛而已。猛於虎矣。○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摯。贄同。夫音扶。○周豐。蓋賢而隱者。而曰者。不遂之辭。不可者。以不爲臣不見也。我其已夫。不强屈其志也。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既未得見之。乃使人問之。信之者。交孚而無間。敬之者。奉承而不違也。哀公此問。殆猶論語問民服之意。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解。佳買反。○誓。矢言以約於鬼神也。時見曰會。禮。恭敬。義。裁制。忠。盡己。信。以實。誠。眞篤。慤。純一也。六者。皆自脩而無求於民之事。涖。臨也。謂臨民也。解。離散也。見。墟墓而生哀。人。社稷宗廟而生敬。非有待於施。以有可哀可敬之實存也。人君而有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則不求服民而民自無不固結。苟無其本。而徒欲要結於民。其可得哉。雲莊陳氏曰。大禹征苗。已嘗誓師。誓非始於殷也。禹會諸侯於塗山。會亦不始於周也。此言誓之而畔。會之而疑。則始於殷周耳。愚按周豐之言。當有所指。實要亦謂信不由中。誓會無益耳。不以辭害志可也。○先君子曰。人君之所以固結於民者。禮義而已。以禮制心。而無不盡忠也。以義制事。而無所違信也。忠信而誠慤焉。動以天矣。天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禮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故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喪不



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爲去聲。○劉氏曰。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爲哀毀。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告所以防賢者之過禮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季子。吳公子札也。延陵。地名。季子所居也。適齊。使於齊也。嬴博。齊二邑名。蓋季子之適齊。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斂。去聲。封。如字。隱。於刃反。還。音旋。號。平聲。○時服。隨時之服也。廣。橫。輪。周。揜。坎。適。揜其坎。可隱

可憑也。此皆見其儉而合宜也。左袒右旋其封。哀痛而徘徊眷戀之也。壽夭有命。非可強也。魂氣無不之。冀其從己以歸也。既安於命。則得以致其親愛者。惟精神魂氣之相通而已。夫子善之。以其適旅葬之宜。而安命之智。愛子之仁。又有以並行而不悖也。○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含去聲。○考公。邾君。徐。國名。容居。徐臣。坐。跪也。進侯玉者。徐嘗僭稱王。而比邾於諸侯。如言天子進侯氏含玉也。其使容居以含告邾人。以卽當使我行此含禮也。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音異。○于。迂通。謂迂遠難行也。邾徐皆夷國。行事多簡易。若中國諸侯之交。則節文多而難行。徐人欲以天子之禮臨邾。邾有司不斥言之。故但言其易于相雜意。以兩無所據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



祖。不敢忘其君。不敢易君命也。不敢遺其祖。不敢廢舊典也。駒王。徐先君號。西討濟於河。誇其威命所行之遠。無所不用斯言。言皆用王禮也。皆鈍也。再言不敢忘其祖。以決之。使邾人之從己也。○此章著蠻夷之僭橫。○子思之母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庶氏。子思之母所再嫁之夫家也。嫁母與廟絕。而哭於廟矣。之矣。前柳若章。子思自守之禮也。此章。乃聞赴而倉卒之情也。○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祝。蓋太祝。商祝也。官長。所謂達官也。按天子七日而殯。生與來日。則入日始成服。而此云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豈嗣子未成服。而祝與官長反先服邪。舊說亦多牽強。宜姑闕之。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武粉反。○虞人。掌山澤之官。山林川澤皆有秩祀。材木所生。故云百祀之木。斬之。伐木也。謂虞人選於百祀所生之木。有可以爲棺椁者。斬而致之也。不至。謂不供命也。刎殺之也。夫不供命者。刎其人可也。而并廢其祀。則何謂也哉。大抵此章疑義。不敢強解。○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食之奉食之食。皆音嗣。奉上聲。飲去聲。與平聲。○黔敖。齊人也。蒙袂。衣袂蒙亂也。輯屨。行步促聚也。貿貿。昏瞀之狀。皆餓甚而然也。嗟。歎憫之辭。揚其目而視。強視之貌。亦寡恥有所不屑之貌也。從就也。微與。言細故也。此蓋矯矯自好之士。亦人之所難也。然要非中庸之道矣。故曾子論之如此。○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



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瞿音句。斷丁亂反。壞音怪。洿。蛙姑反。之貌。引爲己罪。罪己之無以化民也。在官者。同官諸臣也。在宮者。其家人也。洿。滓之也。聚水曰豬。君踰月而後舉爵。以自貶損。亦引罪之意也。夫臣弑君。子弑父。誠天下之大惡。然在官者殺無赦。豈一國之臣可盡誅邪。在宮者殺無赦。豈一家之衆盡無罪而可原者邪。此商鞅之法。孫復之春秋。已耳。先王未必然也。唯其引罪自貶之意。則庶乎可行。後之斷斯獄者。固不足以此爲法矣。○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稽。音平。上聲。○獻文子。晉大夫趙武。獻文其謚也。發。發幣以賀之也。張老。亦晉大夫。輪。輪囷。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二句美

其室也歌生而歌樂也哭死而哭泣也國猶家也聚國族世世子孫宗族會聚也斯指其室言此三句皆頌其安居此室而世守之也全要領謂免於刑戮先大夫謂其祖父文子繹張老之言而言能如是則是免於刑戮以得從祖父於地下也凡原地名鄭氏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謝其頌己也林西仲曰善頌謂張老善禱謂文子全要領句專承哭於斯而言蓋考終命爲五福之一免刑戮爲賢者之行全要領原非易事豈若世之人之壹於求福哉○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畜許六反爲去聲封音窆予與同○既用其力則死而埋之愛物之仁也古者蓋用布故敝蓋用以埋狗路馬死埋之以帷因孔子之言而貴之則不待敝帷而特用帷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



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爲去聲內音納鄉去聲辟音避下同○閽人寺人守門者廐馬坊也入於其廐謂自廐而入也脩容整飾容貌也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也辟之恐其弗內而避不敢見也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涉猶過也內霤門屋內簷也降一等下一級階也行者遠言其感動之大也○劉氏曰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往不待閽人得之拒而脩容也且既至而閽人辭或當再請於閽若終不通退可也何必入廐而脩容邪其入而君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云然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而區區之往弔或適當君在而君大外飾乃足以行遠邪愚按二子之所有者乃加爲入廐脩容之事夫無不敬禮二子此事又贅爲盡飾之行者遠則欲以顯二子而不知其適以誣之此亦記者失實之甚焉者也○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諒殆不可伐也覘詔平聲說音悅○陽門宋城門名介夫甲士守門者也司城官名即司空司城子罕宋大夫樂喜也覘窺視也窺其可伐而伐之也殆疑辭不敢質言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扶服音匍匐○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手足並行急遽之狀也微猶非但也言雖又言微辭之複也引詩而言有國者能與民同憂如此則必能有以得民之心雖微但晉國而已哉則天下其孰能當而伐之也蓋國以得民心爲本而此覘國者知之夫子所以善之抑亦善子罕之能恤人喪而有以固國之本也雲莊陳氏曰微無也言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能孰當之也亦通○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莊公慶父使犖賊子般立閔公啓方而慶父專國國人不與慶父奔齊時君少國危莊公十月而始葬故既葬而閔公即除絰於庫門之外閔公既除服不復與虞與卒哭之祭故士大夫則仍



麻絰至卒哭而後除此言魯以禍亂相仍禮所由變也按春秋葬莊公則此云既葬而除絰非無據矣○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卷音拳從去聲○原壤人姓名沐槨沐木槨之已斷斲而光澤如沐者也貍首有斑木之文似之女手纖輭而溫潤而木之圓潤細膩如執女手之拳也已謂絕交也戚屬之聯曰親平生之素曰故胡氏曰數其母死而歌之罪則壤當絕叩其夷俟之罪則壤猶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宋子曰母死而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卻不可不教誨弗聞而過非只是不要管他已也夷俟事見論語○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

吾誰與歸。叔譽晉大夫羊舌肸。郎叔向也。尤原晉大夫墓地故文子設言使死者再生則將誰從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父上聲植直吏反知音智。○陽處父晉之先大夫葬於九原者也。并兼也。言專國柄植立也。言其剛愎自用也。處父爲狐射姑所殺故曰不沒其身。知者勞謙而有終。今處父之爲人如此是不知也。其舅犯乎。叔譽言也。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從文公於外十九年。而秦伯納文公於晉及河。子犯授璧而辭。事見春秋傳。文子言其要君求利是見利不顧其君矣。仁者忠君而後食。今舅犯之衍事如此是未仁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隨武子。亦晉之先大夫。士會也。春秋傳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蓋有利君厚友之仁。而又有明哲保身之知者。故文子取之。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勝音升。吶如劣反。○中身也。退



然。謙謹貌。吶吶。不能言之貌。因上文而言文子爲人其謹厚如此。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屬音燭。○管。鍵也。士貧則無庫。家有管庫。其家富矣。言文子擢拔貧士。其因文子所舉而起家有管庫者七十有餘家。則猶有富於管庫者未數也。而文子生不與之交利。死不以子屬而託之。蓋薦賢爲國。非爲己私故也。○此章所稱文子誠賢矣。然當文子之世。君蠱於內。而文子不能正。諸侯日離。而文子不能附。及宋之盟。遂使中國諸侯奔走荊楚。而文子不能與爭。以伯華叔向之賢。而文子不能引之共治。玩愒以終。文子之爲文子可知矣。大約廉靜謹厚則有之。而此章則不無過譽矣乎。○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學去聲。衣去聲。繆音樛。○叔仲。氏。皮。字。子柳之父也。學。與斅同。教也。衰。齊衰。繆絰。雙服麻絰。喪舅之服也。衍。蓋皮之弟也。繐衰。疏布爲衰。環絰。弔服之絰也。時。蓋省便習爲故然。而不知其非禮。故衍謂子柳之妻不當衣衰繆絰。而請易繐衰環絰。且曰我喪姑姊妹皆如此。無禁之者。於是子柳遂退使其妻繐衰環絰。蓋言子柳雖承父教而終不知禮也。○按上篇子碩請具章。子柳能全庶弟之母而不家於喪。謂非知禮者能之乎。何此章又言其憒憒如此。邪。意當時有兩子柳。與抑或質本仁厚。而禮文未考。不能不惑於流俗歟。不然。則記之失實也。是不可考矣。○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爲去聲。衰七雷反。緌如追反。○成。魯邑名。績。謂吐絲。匡。謂蟹背之介。有匡形也。范。蜂也。其首如有冠者。蟬喙在頷下。如緌也。朱氏曰。絲之績也。必資乎匡。爲之盛。然蟹之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首之冠。必資乎緌之飾之。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兄死。必爲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也。非爲兄之死也。爲子皋而已。上二句。與下一句也。○此言子皋之賢。而人畏服之如此。○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



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惡。平聲。○自悔其用情之過也。○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暴。步卜反。尫。音汪。○尫。病而面上仰者。暴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句毋乃不可與。與。平聲。○言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穆公。問也。巫。女巫。巫能交神冀其有以致雨也。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疏。謂遠也。徙市。則奚若。穆公。問也。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爲去聲。○市。於公宮之後。國有大喪。而民爲之罷市。然日用交易。不能闕也。故於巷。所謂徙市也。以旱而徙市。處凶禮以自貶。謫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蓋徙市雖無當於旱備。然比之暴巫尫爲已善矣。○春秋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

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此章縣子之對。未能及此。故雲莊譏其已疏。然文仲主於脩政以備饑。縣子意在自責以格天意。亦各有當也。○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夫音扶。○祔。合葬也。離之。蓋以版隔於兩棺之間也。合之。則兩棺比置椁中。無版隔也。夫子善魯者。始至而同宅。畢生而同庖。享廟而同几。而獨於葬。而之。非人情矣。故合之爲善也。觀此。則季武子每云合葬非古者。亦大異聖人之意矣。

禮記章句　卷之二　檀弓下第四　　毒

禮記卷之二終

# 禮記卷之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陇園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古歙汪　鑣範泉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 王制第五

孔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閒。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按此篇前後串貫。記事有序。是蓋一人所作。乃西漢典制文字。但考之三代之制。未必盡合也。東漢馬氏以附於戴記中。自方一百里者以下。乃復釋前文之義。今分爲經二十五章。傳七章。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五等通於天下之爵。分土而治者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优滄柱曰。秦不師古。尊君抑臣。故漢儒遂不以天子列



五等中。孟子以天子亦列班爵。上下分嚴而情亦親。深得三王公天下之至意。封建之大原也。下節放此。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上大夫卿。上大夫卿也。此五等諸侯國中之爵。助君爲理者也。○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言天子及五等諸侯之祿也。不能。猶不足也。賓莊阪曰。不合於天子。謂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以其功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以方計。分服以袤計。後章言方十里者爲田九萬畝。此以方計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此以袤計也。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爲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此所以爲均平也。詹道傳曰。附庸凡三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附者方十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朱子曰。周禮。孟子王制。所言不同。考史傳。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不止百里。說者以周禮兼附庸統山林川澤而言。廣封之制也。梁氏曰。孟子王制。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也。周禮以封疆言之。而凡貢於天子及附庸之國皆在其中矣。愚按。周公之作周禮。蓋未盡施行。又周室之末。諸侯已去其籍。漢儒作此篇。時周禮未出。無由考據。故彼此異同。大約朱子及梁氏之說爲得之。俗儒執孟子王制而毀周禮。則妄也。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此言王畿之內。亦制元士。上士也。附庸有三等。則中士下士亦視附庸之次爲差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愚按。天子三公八命。上公九命。天子之卿六命。侯伯七命。天子大夫四命。子男五命。爵命相埒。受田視之。宜也。若孟子所云。則四命者而受地。超從七命。三命而受地。超從五命矣。竊疑此篇爲是。或曰。凡受田視公侯者



視其君田。二萬二千畝之祿耳。此說亦甚是。若如傳文所云。天子之縣內。必建九十三國。則亦未必然矣。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分。孟子作糞。食音嗣。差初宜反。○此言庶人受田之制。及庶人在官者之祿也。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也。朱子曰。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食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由農夫等而上之。以制諸侯國中之祿也。朱子曰。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人而已。又曰。君十卿祿。蓋君所自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

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方氏曰。次國小國不言大國也。由卿而上。二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於大夫士者。祿之多寡同。蓋卿以上。其祿寖厚。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寖薄。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此章統言班爵祿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鄭氏曰。爵位同則小國在下。爵異則在上。雲莊陳氏曰。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類聘並會之時。尊卑之序如此。大國小國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之下。若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位在大夫之上。○按前章言諸侯之上大夫卿。則此章何以卿之下又有上大夫。後章言小國二卿。則此章小國之卿何以又有上中下。亦自相矛盾矣。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分去聲。○鄭氏曰。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孔氏曰。今



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一。蓋次國上士當大國中士。中當其下。小國上士當次國中士。中當其下也。○此章言侯國之臣。又各因其國之大小班位次也。其說姑依注疏。○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有音又閒音閑。○九州。并王畿而言。言一州所可容者如此數也。又言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則專言畿外所封。而下文乃言天子畿內之制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胙音班。○天子之縣內。分國少於外州者。留餘以供王御也。胙。分也。○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去聲。○總上文而算之。以合千八百國之數。○朱子曰。只是諸儒做箇算法如此。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法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按九州之地。有廣狹。且三代或分。豈必皆方千里。諸侯之國。有滅有封。豈必盡符千八百國之數。況國之大小。田里多寡。或山川形勢限之。豈八十九十里便不可封國。而定於百里七十里哉。即百里之國。其中田里亦有參差。豈必盡可九萬萬畝大略觀之。猶可泥焉。則必無之理矣。乃漢儒臆算之。鄭氏又從而臆爲之說。皆牽強殊甚。以爲先王之制如此。必不然也。○此章統計天下封國之數。○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其音供。○國外百里爲郊。郊內鄉遂之地。方百里者四。田用貢法。什一而自賦。賦斂之入。則儲之以其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沉用之需也。御。謂天子之服御。方氏曰。以其近者與人。欲其易給。而不勞。以其遠者奉己。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爲御。以其官爲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其官。以爲御。爲主耳。愚按周禮以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非必取之千里之內。千



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卒子忽反。○州伯。州牧也。天子之老。天子之三公也。二伯者。如周召分陝是也。但二伯州牧。經傳有微。若曰正曰帥曰長之屬。則豈必如是截然分擘。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去聲。○此據禹貢爲言。五百里甸服。即王畿。規方千里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是采。正接王畿之外者也。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流又荒服之最遠者也。故此舉采流以該綏要。然禹貢所謂采者。王朝公卿之采邑。在焉。蓋虞夏之制。天子公卿采邑。取之侯服。而不於王畿之內。故侯服之近者曰采。今前章既言天子之縣內。眾建國爲公卿采地矣。而此又曰千里之外曰采。亦失據也。○此章言綜理天下之法。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九卿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卿合之爲九卿也大夫元士皆六卿之僚屬也此言王朝建官之數也○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鄭注獨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愚按虞書九官十二牧虞夏殆未聞所謂三公九卿者三公九卿周官制也周禮六官三百六十則又不止於官百也彼此失據所可見矣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言侯國建官之數也○馬氏曰有上中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對卿而言也士亦有中下而獨言上士對府史而言也愚按前章言上大夫卿可知卿外別無上大夫周禮若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是亦卽卿爲上大夫矣前章言下當其上大夫者謬也士有上中下但未知中士下士果在二十七人之中抑在二十七數之外若府史安足稱士而馬氏以上士對府史言則亦謬也又按天子撫千里之國當百侯之封以兼理天下而官止於百二十人侯國之封不過畿內百分之一官已三十五人何哉且次國方七十里封疆以當大國之半而不足小國五十里僅當大國四之一而設官之數皆同大國豈無廢事小國不已冗員乎此亦必不然者也○此章統言建官之數○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上監字平聲下監字去聲○監監相而督察之也每州三人則二十四人也○此因武王使三叔監殷而附會之云然抑知武王封武庚於殷又析殷畿內以封諸弟凡在殷畿之內者皆有監殷之責康叔封衞亦監殷也後獨三叔畔故後人獨言三監耳監殷非監於方伯之國亦非每州三人也又梓材篇云王啓監厥亂爲民則是方伯之國卽謂之監實以治民爲職他若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是皆可謂之監非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也凡此皆依訪古經傳而失其真者○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此章言控馭諸侯之事○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言畿內之公卿大夫授田雖視諸侯然受祿而已不世其國外諸侯之封則子孫世守之



也然周室周召之後及二虢毛凡榮芮之屬則皆世守國邑不得概謂不嗣矣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制謂制諸侯命服之數也天子之三公八命蓋猶服鷩冕加一命則九命而服衮冕比於王者之後也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其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九命之後若猶有加恩則賜予而已人臣之爵無過於九命者也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州牧亦八命加一命乃稱方伯專征伐亦比王者之後也天子之三公八命九卿六命大夫四命士三命以下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侯伯七命服鷩冕自華蟲以下此獨言次國主伯言以大國之君則有七命八命九命不同也小國子男五命服毳冕自宗彝以下方氏曰大國之卿三命下卿再命則次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三等國之大夫皆一命也愚按周禮上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言大夫皆一命亦非也四命服黻冕自粉米以下三命再命服玄冕玄衣黼裳○此章言內外諸侯之不同與其命服之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朝音潮○材謂才之可用者論者論其德行之實與其才器之宜也辨審也使之試以事也書曰明試於功任事能任其事也爵之命以位也定當也與士共之與衆棄之示公也○孔氏曰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焉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法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正示弗故生也畜許六反屏音丙○屏猶遂也唯其所之謂任其所往也不及以政不使與於賦役也示弗故生言示人以不欲使之生也○此節之言非先王法也夫刑人於死則殺之然

君子猶必輾轉反復以求其生也必其確無可生之道而後殺之況刑之未入於死者而可無以畜養之哉是故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各以其所宜而生之仁之至也若罪入於五刑而有可議者則以五流宥之是以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亦必有其不至於生亂也幾希矣況示弗故生尤非仁人之用心也哉○此章言爵人刑人之略○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必二反朝音潮○比年每年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其君自見於天子○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蓋四方分四年來朝此虞夏之制也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服世一見蓋酌道理遠近以爲疏數也天子五年一巡守守音狩○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此亦非周制也周禮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蓋六年而諸侯一殷同於王又六年而王乃巡狩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此以下皆言巡守之事也歲二月當



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岱宗東嶽泰山也柴燔柴以祭天告至也望祀山川東方之山川所當祭者不能徧至其地皆於此望而祀之也覲諸侯東方諸侯畢至於東嶽之下而天子見之也

**問百年者就見之**就其家而見之先諸侯以尚齒之道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大音泰賈好惡皆去聲辟音僻○太師樂官之長也詩以言志故陳其所采錄於民之歌謠而觀其民風之邪正也市司市之官主市廛之政令者賈物賈之貴賤也物各因民之所好惡而賈以低昂故納物賈之貴賤而觀民之所好惡惟土物愛則厥心臧若貴異物而賤用物則是其志之淫而所好者辟也此二者驗風俗而考政治之大端也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典禮掌禮之官大宗伯太史大樂正之屬也時有分至之遲早月有大小日有甲乙協而同之所以敬天而授民時以興庶事一正朔而尊天子者也先時而後及月日由疏而及密也律十二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所以合天地陰陽之氣而作樂起度量衡者黃鍾爲律之本其長九寸徑三分管容千二百黍九分黃鍾之長以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所以起度黃鍾之所容爲一籥二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所以起量二籥之重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所以起權衡也此止舉律言而度量衡可該矣同之所以一政治而禁姦邪杜欺偽也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咸池大卷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而禮樂之器如籩豆之具鐘磬之制亦皆考之制度即下之品制度數衣服冕弁冠裳之采章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化民成俗寡過之大務也凡此之類悉皆正之毋許其有不同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諸侯祭封內山川神祇則廣言之若分星五祀之屬皆是也事神主於敬故廢外祀故削地也

**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先主於孝故不順者曰不孝絀猶貶也事祭祀之時也謂紊昭穆之序失祭祀之時也不順若廢宗廟之祭人鮮或不舉故止曰紊內祀故貶爵宗廟之祭則又當不止於貶爵矣

**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變易



雖未至於革然已違天子之法矣流者執其君而放逐之也革則盡舉時王之制而更改之是背畔矣誅討所必加也討者聲其罪而誅戮之也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應氏曰律者爵命之等也加地而進之以示勸也或曰律當作祿音之轉也亦通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自山川神祇以下至此皆因巡狩而行慶讓之典也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四嶽之至順四時之序也假格同告至也巡守畢而歸京師則以特牛告至於祖禰之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造七到反○出出而巡守也類宜造皆祭名類於郊也宜順地宜也造至也告也將出而造乎禰歸則假於祖禰出告反面之義也因上文歸假而言此又言諸侯之將出而朝覲會同則亦宜乎社造乎禰也天子

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朝音潮○天子有事而特會諸侯曰會若非有事而春秋朝覲之常禮則可通謂之朝即五年一朝是也刑法也諸侯各考其國之典禮正其所守之法則一心一德以崇事天子此所謂述職也○此章言巡守述職之事大抵放書大傳之文所據雖非周制然所言皆醇正無疵者○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音桃○柷鼗皆樂器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捌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於始者鼗小鼓有柄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自擊所以節唱之中間者將之執此以將命也孔氏曰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節一唱之將伯子男之命愚按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則自天子以至於士皆得有樂然諸侯用樂必待天子之賜則諸侯未賜樂者殆不得用樂抑或雖用樂而等有減殺歟大夫士之有樂蓋又待國君之賜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天子賜之也賜弓矢命為牧伯也征奉王命以征討不庭也未賜弓矢則從方伯之命



而已鈇莖斫刀也鉞斧也殺辟死刑也未賜鈇鉞則凡國有死罪者歸之天子之司寇也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圭瓚酌鬱鬯以灌地降神者以圭為柄黃金為杓青金為外而朱其中有舟承之鬯鬱和黍為酒也灌必用鬯未賜圭瓚未敢自為鬯則求鬯於天子而天子與之鬯以供祭也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大音泰頖音泮○小學童子之學大學成人之學國外曰郊百里之國則國外十里為郊也朱子曰辟雍天子之學頖宮諸侯鄉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諸侯於辟雍射之學曰頖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曰頖宮按教學有國之急務豈必待天子之命而後為意或未得天子之命則雖有學宮而未敢備其制歟○孔氏曰此小學大學殷制也周則大學在西國小學在西郊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也按此則此文學既據殷制而其名又用周學之名雖於理無妨然考事亦失據矣○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禰馬霸反○出征討不庭也禰馬上祭名蓋祭始造軍法者黃帝及蚩尤也受命於祖下於廟且載祧主以行也受成於學定其謀而成法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馘古伯反○釋奠祭先聖先師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馘戰時所斬獲者割左耳以獻也既執有罪反則釋奠於學而因以訊馘之多寡告也○此章言天子征伐之事○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為去聲乾音干○無事無征伐出境凶喪之事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於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於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諸侯蓋亦然此云歲三田者指乾豆三者而言也謂每歲以是三者而田也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乾豆者腊之以供祭祀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自左髀達於右髀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學宮者取之孔氏曰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不敬謂懈怠暴天物害絕天所生之物也田獵之禮使驅逆者逐禽左行而射者自左逐而射之無四面合圍而取之者掩羣襲其羣而掩取之也此及下二節皆言田之必以禮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獲禽也綏旌屬下偃仆之也仆其綏以示號於眾也佐車即驅逆之車也周禮春火弊而獻禽夏車弊而獻禽秋羅弊而獻禽冬徒弊而獻禽皆取物之節也佐車止而後百姓田獵皆尊卑貴賤之等也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罻音尉麛音迷殀於表反夭平聲覆芳六反○獺似貓食魚獸以孟春祭魚虞人川衡澤虞也澤水所鍾也梁堰石堵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射似犬

以季秋祭獸田獵謂民之田獵者非四時之蒐苗獮狩也月令仲春鷹化爲鳩則鳩化爲鷹蓋仲秋時列子云鶉之爲以取鳥者草木零落亦秋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蓋專以伐木言入山林則兼以取草木積薪蒸言也昆蟲至冬而蟄然後火田禾熟則恐傷昆蟲也獑獸名天禽獸之未成者此節汎言取物之節皆不敢暴天物之意也○此章言田獵之禮○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杪末小反○冢宰掌邦治之官然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凡財用之事亦冢宰之職而太府司會之官皆屬焉蓋必理財節用而後能取民有制同民好惡而無專利之害制治之大者也歲杪歲終也的地之大小與年之豐耗以劑酌次年之用使四分而常餘其一則三年可以餘一年之蓄矣然豐耗不常又必總三十年之通約此三十年之所入者若干留餘當得若干以制國用之出則豐耗可以衰益適平而三十年必有十年之蓄矣凡此皆量入以爲出之道也祭用數之仂音



勒○鄭氏以仂爲什一愚按仂當如歸奇於扐之扐蓋量一歲之入四分餘一矣而四分之外猶有零餘則以爲祭祀之費如筮蓍者揲之以四而四之餘則歸於扐也周禮則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居喪不祭方切於痛親之亡而未忍行吉禮也唯祭天地社稷不敢以私親廢天下報本之大然亦冢宰攝行之雲莊陳氏曰未葬以前常屬紼於輴而往也喪三年而除中間禮事繁雜故總計三年經用之數而用其仂也愚按周禮則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暴急促苟且之意浩溢也言經費有常故年雖有豐凶而祭可無奢儉也○周禮荒政省禮殺哀曾子問篇曰凶年祀用下牲則凶年之當儉祭明矣雖曰經費有常無憂匱乏之獨不曰奢儉視乎豐凶爲事理之當然而損喪祭之經亦可用周貧乏乎必曰不奢不儉殆非然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蓄敕六反○冢宰制國用必三年使餘一年之蓄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可餘十年之蓄不然則國無餘蓄而曰不足曰急且國非其國矣菜色穀不足而食菜則色病也庶民之制用亦必使之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蓋易其田疇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民有餘蓄通三十年而劑酌之使餘十年之食雖遇凶旱水溢而可無菜色矣是藏富於民也國計民生既皆無不足之患則天子食日舉以樂焉可矣按周禮王一日一舉以樂侑食大荒則不舉此言天子食日舉以樂蓋言可無凶年之憂然後日舉以樂非謂既有備矣遂當凶年而亦可日舉以樂也讀者不以辭害志可也○制用固冢宰之職然冢宰貳王上成君德下總百官內治邦畿外均四海於事何所不統而獨以制用盡冢宰之事亦言之狹而失其本矣○此章言冢宰之職○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



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天子至於庶人三年之尊者禮隆送死之具未可卒辦故緩其期且以俟同軌同盟之至也大夫士庶人雖貴賤有殊而禮數之隆殺相去有限親戚之遠近亦相若故同以三月之期可也春秋傳士踰月而葬是士只二月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音玄縣封之封音窆爲去聲○雲莊陳氏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庶人則終喪無二事○春秋葬敬嬴雨不克葬穀梁傳曰喪不以制也然則葬不爲雨止非只庶人爲然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喪以正死者之終故從死者祭以致生者之養故從生者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支子不祭義見曲禮○此章因上章言喪祭而遂言其貴賤之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

於寢宗廟之制左昭右穆太祖居中天子之太祖若商之契周之祖稷也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大夫亦以始爲大夫者爲太祖也上士二廟一祖一禰一廟者中士下士之制也庶人無廟而薦於寢寢適室也但大夫世祿者得有三廟若非世祿者恐只從適士二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音藥○孔氏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次第也夏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周禮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亦曰禴祠烝嘗而禘則王者追享之大祭與此不合故鄭氏以爲此夏殷祭名然亦無明文可考是必言禮者之譌耳。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祭五嶽視三公之禮祭四瀆視諸侯之禮禮數如其命數也四瀆河江淮也諸侯祭封內山川如魯祭泰山晉祭河是也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因先代所都之故墟而建國者今其先代已無主祭之子孫則因國者祭之不忍其絕祀也餘見曲禮○魯因少皞而不祭少皞衛因相土而不祭少皞衛因相土蓋有主後則不祭之也。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特同○犆者各祭於其廟祫則合昭穆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此時祭而祫非三年大祫之祫也時祫惟及七廟大祫則毀廟之主皆與石梁王氏曰犆礿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故不祫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故皆可祫也。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雲莊陳氏曰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夏則關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關嘗祭四時皆然石梁王氏曰諸侯入朝爲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前章言五年一朝則亦惟入朝之歲廢一時祭可矣今概言廢一時之祭何哉。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一犆一祫者今歲犆則明歲祫又明歲而復犆也天子有天下以備物故夏祭可必祫諸侯不能如天子之備物故夏物未成則一犆一祫若秋冬則必祫也。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少去聲○太牢牛羊豕少牢羊豕諸侯社稷用少牢亦無可考。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必特殺薦則唯其時物不備禮也庶人四時之薦亦唯其時物而已○大夫宜無無田者而與士同曰無田則薦是亦未詳其說趙氏以爲圭田則大夫雖無圭田未應不祭或者以失位故無田則亦不祭云耳。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如繭如栗用犢貴誠也握手可一握矣於祭天地也角尺則取其肥大而已。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因祭之用牲而類言此珍入珍滫熬滫丹炮豚炮牂擣珍漬珍蒸珍肝膋是也無故不食老疾賓祭乃食之也。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庶羞常饌也不踰牲如牲用羊則不以牛肉爲庶羞也雲莊陳氏曰此三者皆言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舊在庶人者老不徒食之下雲莊以爲當移在此今從之○周禮四命受器則天子之大夫及上公之孤卿始得以備祭器或大國之卿亦得自爲祭器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亦先神而後己也○此章專言祭禮。○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子夜反○古者自漢而指殷周言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家私百畝其中爲公田也藉而不稅借民力以助耕公田皆然而不復取其私田之稅也殷助周徹皆然。市廛而不稅廛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也。關譏而不征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往來行旅之稅○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及皮角筋骨是市有征也司關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關有征也但市布取物稅則不取地稅取地稅則不及行廛而不稅耳關稅則唯取之商賈而不復征於關征於市者旅之罰抑司關聯門市則征於市者不復征於市也要之農民粟米有征布縷有征力役有征百工執技事上商賈豈得盡無所征而逐末者反得以逃征但凶札則亦無征耳作此篇者多本孟子而末睹周禮而後世或反執此篇以詆周禮謬也孟子每言去關市之征者以戰國之民力疲敝而當時猶重征不已故并言

去之猶凶札無征之意云爾非周禮之征然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以時入。擇而愛養之也不禁者與民同之而不專其利也夫圭田無征夫如字○夫餘夫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妻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後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朱子曰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周官制度曰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仇滄柱曰餘夫取之私田而四分之圭田取之公田而二分之或曰餘夫圭田皆取之阡陌之外之餘地也二說未詳孰是此二者使給口食奉祭祀而已故皆無征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雲莊陳氏曰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軍旅之事則不拘此制也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粥音育○雲莊陳氏曰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而請求己亦不得以私與故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訟焉○此章略言取民之制惟正之供也○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度地



之度待洛反沮將慮反○司空掌邦土之官執守也度尺步方田計里之法度也度地量度地之廣狹險易形勢方面以制都邑城郭朝市廬井之宜而辨其區域疆理其井田所以居四民也沮下地水所止也小曰沮大曰澤度山川沮澤而辨其燥溼高下以施其樹藝之宜候其四時而觀其氣候遲早以教民耕斂之候所以時地利也蓋高地秋氣常在卑地春氣常在故氣候有早晚不同須候而知之又酌量地之遠近以興工事而任力役之征居遠者役減居近者役稍重也蓋營繕徒役之事司空與司徒聯職而百工掌於司空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食壯之食音嗣○承興事任力而言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至六十五皆征之然任事則以老者爲程寬其力也授食則以壯者爲度厚其食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異齊之齊去聲和去聲○以下皆承度地居民而言材材質也天時有寒暑地勢有燥溼如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東則多風西則多陰高土則燥下土則溼也廣谷居山也大川近水也異制如舟車之用城郭室廬之便樹藝畜牧之宜異俗如南習舟楫北習車馬江湖魚稻徐豫羊麥之類人性有剛柔輕重遲速亦因風氣所圍而殊而食味服用各因以異非可強者故奠民居者推其材質以定其居因其天地自然之質隨其民俗方土之宜以脩其教令齊其政治如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此所謂性即上文所謂材非天命之性也此節以起下文而申上文不易俗不易宜之意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衣去聲○東夷居海濱故畫身爲龍蛇之文以避水害雕題刻其額而以丹青涅之也東南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氣寒多畜牧而鮮五穀故多衣皮而有不粒食者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



器各安其俗適其宜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狄音逖鞮音低譯音驛○寄託也託之以通彼此也象效也效其風俗語言而通之也狄遠也鞮西戎皮履狄鞮者遠致其風俗所宜也譯傳也辨其語音而轉致之也四者周禮通謂之象胥今人通謂之傳事即譯也言語不通故以四者通其志嗜欲不同故以四者通其欲蓋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者因其異而異之也達其志通其欲者統其異而同之也因其異而以脩其教而齊其政以尊於天子也蓋王者天下一家故司空之職不惟奠中國之民居各適其俗宜而又有以通於遠人若禹作司空而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量去聲度待洛反參七南反○此專以中國言度地居民之制也民之衆寡因乎地之廣狹邑之大小因乎民之衆寡故地方一里則可居八夫矣地有四井則可成一邑矣凡地之險易廣狹必有山水間

之以成區域故十里爲成而一成不能正八百夫故甸而出車一乘推而國中鄉遂野外都鄙皆必稱乎地以立邑居民苟地瘠而民衆則民有無業者地廣而民寡則土曠民衆而邑小則不可容民寡而邑大則無以實之地邑民居三者必其相稱此居民畫地之成法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樂音洛○地邑民居相無曠士游民矣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食節事時而民咸安其居矣上盡心於民斯民亦樂事勸功而尊君親上矣既富而教可加故下章遂言教官之職○此章言司空之職今周禮冬官篇亡其詳不可考然此章所言大要爲得其意章內所言脩教齊政者謂井田樹畜之政及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之教也下章司徒之政教則禮樂法制之詳詩書儒雅之脩所以化民成俗而升治道於大猷躋一世於大同之域者也司空所職皆養民安民之政然教卽寓於安養之中故民之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恆必由之而司徒之教則又以引養引佑於無窮也但此章所職掌周禮則多見於司徒其官聯之相及歟抑亦記者之末得其詳歟○司徒脩六禮以



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掌邦教之官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性兼氣質言教卽脩道之教而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正理也八政皆利用厚生之事淫者形氣之流而爲欲也道卽率性之道也禮有節文之詳爲人所當踐履者故言脩教則指而示之以使民知所當然也故言明民之德性本無不善而氣質則有不同修禮以節之則民行有所範圍而可無過不及之差明教以導之則民心知所向方而可以日興於中庸之德然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苟無以防其形氣之私則禮教亦終無由而洽故必齊八政以防淫焉凡此皆人性所同得以爲德者因民所同得者以治民故道德一而風俗同而異端邪慝不足以紛之矣養老恤孤又爲上者之所宜自我而崇德絀惡又天命天討之所爲勸懲要皆所以爲一道德之輔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朝音潮帥人聲與去聲○鄉天子之六鄉也簡不率教如黨正歲時涖校比州長糾過惡之類蓋書之而以時告於司徒也耆老鄉致仕之鄉大夫與民之齒德者庠鄉學名元日吉日也射鄉射禮射以觀德周禮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虞書曰侯以明之上功謂多中與之習射以觀之志正體直比禮比樂而能多中不率教者必不能也鄉飲酒禮上齒以齒爲序與之習鄉以教之使知禮教之當率也凡行鄉射禮必先行鄉飲酒禮此先言射者主於明不率教耳俊士俊秀之士帥國之俊士與執事欲其觀感而知變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此及下二節皆承簡不肖言之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雲莊陳氏曰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息游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方庶幾其變也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屏音丙○國外百里爲郊郊內六鄉郊外六遂以漸而遠之猶以禮教之及其終不變也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仁厚之至而絀惡之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選去聲○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如閭胥能而獻之于王是也而凡所興之賢士則司徒又掌之以時選用蓋凡鄉遂官師之職則司徒得於選士擇而用之其選士之尤拔萃者司徒又選而升之國學謂之俊士猶周書所謂三俊蓋可備以待三事之用者也此節言上賢之事也○論秀士升於司徒亦行鄉射禮此不言者省文也蓋州黨旅閭別其賢不肖之書而同上之鄉大夫鄉大夫大比興賢能之書則退而行鄉射之禮或升之司徒或移其不變同此元日非作二大舉也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雲莊陳氏曰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及升國學則又并免司徒之役矣造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此章言司徒所掌鄉學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樂正。師周官成均之法而教國子者。而司徒所升之俊士亦與焉也。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教國子者。故虞書亦以典樂之官教胄子也。四術。謂詩書禮樂。四教。立四時之教法也。術。入德之方也。詩以感發志意。書以考論政事。禮所以治躬。致樂以成其德。正心博之詩書以格物致知。約之禮樂以誠意。正心是所以治心。博之詩書禮樂者。要本於先王之道。而不雜於無稽之言。與夫淫樂慝禮。所以止於至善也。分時以習者。欲其專而有得也。雲莊陳氏曰。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習此。蓋此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子之大音泰。適音嫡。○羣后。有土之君。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舜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如字。○出學。蓋九年大成之期也。小樂正。蓋即周禮樂師也。大胥。掌學士之籍。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蓋亦以時書國子不率之實。而於將出學告之也。又學視學。蓋亦行養老及射禮以教之也。鄉遂四不變。而後舜者。鄉以三年大比。學以九年。國子二不變。而遂舜者。有二年二九則十有八年矣。然為期優。世家也。四比則十有二年。二九則十有八年矣。然亦言其概耳。其有反道敗德之甚者。則舜之應不待此年數也。雲莊陳氏曰。禄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疏賤者異。故雖舜之遠方終身不齒。然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蓋親親而有望焉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亦以九年之期升之也。其有未能成德而亦無大成功者。則蓋仍留之成均也。○此章言司樂所掌之教。○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司馬。掌邦政之官。然進賢與功。亦司馬之職。而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亦隸屬於司馬焉。官之。使之從政也。餘見前篇。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此司馬之簡不肖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救士以車甲。發。發師旅之役也。古者文武一道。寓兵於農。故鄉遂之民。上統於司徒。而有事則致其眾於司馬。以常則禮教農桑。以變則干戈禦侮。周禮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師軍。即司徒之比閭族黨。旅作田役。大司馬之五兩卒旅師軍。即司徒之州鄉。故將有發。則先咨於司徒。使教士以車甲焉。非必至是而始教也。臨事而益致其慎耳。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羸。力果反。○因上文教車甲而言。凡射御之技藝。惟論其力。將以禦侮於四方。出其股肱。而決勝負耳。見有不同於禮樂之教也。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下。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又因射御而推言之。不貳事。藝以專而精也。不移官。器使之也。不與士齒。卑之也。鄉黨則必尚齒。故必出鄉。乃不與士齒也。射御本士之藝。然德成而上。則有以相逼。藝成而下。則雖精技耳。所以有貴賤之殊也。仕於家者。大夫之家臣也。○此章言司馬官人之事。亦以終前二章造士之意。○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司寇。掌邦禁之官。正刑。正其五刑之屬。有定律也。明辟。明其用刑之法。權輕重也。獄。罪。訟。爭也。刺。譏察也。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所以必察其實也。旨。意指也。簡。慢。寬也。呂刑曰。五辭簡孚。附。者。其情罪不能正。以律合。而以例附之。若今之以某準某之類也。言司寇以正刑明法。而聽獄斷訟。猶必訊之於眾。而後斷刑。不敢以私意斷也。若其有意旨而無簡孚之情。則不聽之矣。其有疑而不能不附於罪者。則從其輕。有疑而當赦宥之者。則從其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罰之至也。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制。斷也。論。當作倫。郵。尤。通。過也。責也。麗。附也。合也。凡制五刑。必體天理之當然。而無私。使罪罰與情事相附而允當。乃所謂明允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原

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比必二反○聽五刑之訟。所以制五刑也。原父子之親。權之以恩。若親屬相爲容隱是也。立君臣之義。權之以分。若奴僕犯主罪加一等是也。以恩合者莫大於父子。以義合者莫嚴於君臣。故以言之。此所謂卽天倫也。有犯雖輕而出於故者。有犯雖重而情可原者。是當以意論而別之。有事雖淺而其意深者。有事雖深而其意不至是者。是當慎以測而知之。悉聰明以燭其理。致忠愛以盡其情。所以使郵罰麗於事也。汎。廣也。倫有未協。事有未麗。則疑獄也。當汎詢之於衆焉。以衆之聰明爲聰明也。衆皆以爲疑。則赦之而已。比。附也。成。成獄辭也。或比於大。或比於小。皆必察其允當而後成之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司寇之屬。有士官。凡獄訟之辭。蓋鄉士遂士先聽之。而以成告於正也。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也。棘木之下。天子之外朝。卿位也。三又者。反覆審慎之意。此蓋刑獄之大者。凡作刑罰。輕無赦。馮氏曰。若庶獄之小者。則士師自專斷之。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惟其當刑必刑。輕且不赦。而況於重者乎。故君子不容不盡心焉。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孔氏曰。侀。形體也。馬氏曰。刑之所以爲刑者。猶人之有侀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爲刑。一體不備。不足以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者也。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雲莊陳氏曰。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於人。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愚按。自章首至上節。皆言君子制刑之盡心。仁也。此以下。又言刑有必不容赦者。義也。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姦。律之聲。奇。衺之服。奇巧之技。奇巧之器。皆悅人心目而亂先王之禮樂制度者也。僞。無實。非。背理也。澤。滑澤。善文飾也。行僞而堅。則亂德。言僞而辨。則亂信。學非而博。則亂道。順非而澤。則亂義。假。借也。託。託於鬼神時日卜筮。以言禍福吉凶休咎。而使人爭聽之。此四者。皆邪說詖行。惑世誣民。敗常亂俗之大者。而之苟待聽而誅。則恐適滋之。故不待聽其才智。又有以濟之。○後世之法網。疑於密矣。然胥吏之析言破律。不必勝詰也。淫聲異服。日作於天下也。西戎之奇技奇器。日交中國。而中國且羣效之矣。至若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則佛老蓋兼之。而又託於鬼神。以誘人於禍利。時日卜筮之術。亂先王喪祭之禮者。且徧天下也。不惟不誅。且從而尊禮之。是網漏吞舟。而無知之赤子是刑。是罰也。可悲也夫。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凡設禁所以齊衆。故犯禁者。雖小過。在所不赦。若可赦也。亦可犯矣。上文言罪之大者不可赦。此以下又言小過亦有不可赦者也。有圭璧金璋。不弼於



市。命服命車。不弼於市。宗廟之器。不弼於市。犧牲。不弼於市。戎器。不弼於市。弼音育下同。○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璋。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內青金外是也。用器。不中度。不弼於市。兵車。不中度。不弼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弼於市。姦色亂正色。不弼於市。中去聲○用器之度。如勺容一升。豆容四升之類。車之度。如廣六尺六寸。深四尺之類。布帛升縷有數。如朝服布十五升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姦色。亂正色。如紫之亂朱。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法。錦文珠玉成器。不弼於市。衣服飲食。不弼於市。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儉。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弼於市。木不中伐。不弼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弼於市。不中伐。未成材也。不中殺。如不成禽及魚不盈尺之類。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仁。○此卽司市僞飾之禁。各十有二也。司徒之齊八政。以防淫。正此之類。但犯禁而麗

於刑則歸之士師。故其文詳於此也。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周禮司關聯門市。掌其治禁。劉氏曰。凡上文所禁。雖有司刑司市以治之。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重而獲者寡矣。故司關執禁以譏察之。見異服則禁之。聞異言則識之。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以上所禁。雖若市井細務。而實王者寡民過之大端。人欲之流。好惡之僻。法度之壞。必自市井始。此十四條者。有一不禁。必無以納民軌物而足用阜財。乃古之所禁者。後世且爭尚之。姦商黠賈。以之取利而莫或問焉。噫。若之何民不窮且盜歟。○此章言司寇之職。○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惡去聲。齊側○太史。宗伯之屬官。掌六典法則。以貳六官者。典禮。典歷代禮儀之籍也。執簡記。國有禮事。則預以簡記所當行之禮節也。諱。廟諱。惡。如忌日疾日之類。亦記而奉之。齊戒。敬也。諫。教詔也。太史教詔於天子。則天子必敬以受之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會古外反○司會。冢宰之屬官。亦掌六典法則之副。而主財用會計參互要成者。歲之成。一歲之計要也。質。於天子。上之天子。以就考正也。制用實。冢宰之職。故司會。獻之天子。而其成則冢宰受之。猶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而秀士實升之司徒。如今之該部知道而已。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樂正。宗伯屬官。司市。司徒屬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劉氏謂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也。然此必非周制。不敢強解。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勞去聲。○百官位卑。不得自達於天子。故但質於三官。而三官以達之司徒。司馬。司空。以爲之質於天子。天子平報焉。而百官敬受其報。與其教令也。於是養老息民。以成歲功。而冢宰復劑酌今歲之入。以制來歲之用矣。○此章言百工歲終。要會之事。亦以總束冢宰制用。以下九章之要。然其所言不合周制。於夏殷又無所考。不必強爲之說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食音嗣。○雲莊陳氏曰。養老之禮有四。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則養其祖父。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一歲之閒。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學亦養老。七也。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牲用狗。其禮亦有二。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也。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其禮亦有四。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使來。三也。饗宿衛及孤子者老。四也。食禮。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以飯爲主。其禮亦有二。如大行人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之類。曰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則曰燕食。饗食禮之正。行之於廟。燕示惠行之於寢也。周人尚文。兼用三代之禮。春燕。夏饗。秋冬則食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鄉。鄉學。國。國中小學。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與諸侯通禮也。凡君命。再拜而受。跪拜興。跪拜興。年八十及瞽者。則惟一跪而手再至地。爲再拜。優老者也。



矜不成人也。九十則不必親拜。而使人拜受。上文皆言養老之禮。此下則汎言敬老尚齒之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音張。○異粻。殊異其糧之精粗也。宿肉。常備肉以待食也。貳膳。羞有副貳也。常珍。常食有珍味也。九十則寢處之所常置飲食。於庋閣。且於膳飲從於常遊之所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預爲送死之具。防倉卒也。歲制。需一歲而成者。備材木爲棺也。時制。需三月而成者。月制。一月而可辦者。皆衣物之具也。日脩。日爲脩理之。防敝壞也。絞紟衾冒。皆斂具。絞。所以束紟。紟。單被。衾。夾被。冒。質殺也。上曰質。下曰殺。所以韜尸。此四者。皆易辦。故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

從朝音潮從去聲○就其室致敬也以珍從致養也孟子言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祭義言八十君問則就之所言皆稍異要皆養老尚齒之意不必盡合也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雲莊陳氏曰不俟朝朝君之時人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而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去聲齊側皆反○從從其事也力政力役之政也與者與其列而已服戎服兵事也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至八十則雖齊喪之事亦不得而及之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衰七雷反○爵命為大夫也六十指使雖有不逮不強之以身學也衰麻為喪居喪唯衰麻在身而已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養老必於學教民孝也雲莊陳氏曰國老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祖父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孔氏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以虞庠為鄉學按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記曰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所言不同蓋亦難為詳考矣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冕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皇收冕皆祭服之冠其制則無可考矣周冕有五其服則皆玄衣纁裳赤韍赤舄祭服舉冠以該衣也深衣白布衣而黑緣其冠不可考燕衣天子之燕服即諸侯朝服夏尚黑蓋玄衣緇冠玄裳黝韠黑舄也縞衣白布衣蓋如周之皮弁服亦白裳白韠白舄也玄衣即夏之燕衣但周制玄冠緇衣而素裳白韠白舄凡養老之服舉衣以該冠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伸也猶援例也民之老者君不能徧養之於學故比戶援例校其年齒而恩賜之也總結上文○此章專言養老○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齊音咨衰七雷反期音基○因養老而推之以優其家又推之以恤廢疾之喪有喪矜遷徙恤孤獨也從政謂公家力役之政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愚謂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民有不便於居或別有他故而欲徙居者自所不禁而哀矜有加焉三月不從政豫休其力以使之不勞於徙也期不從政矜其室家之未安定也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少去聲矜音鰥○天民謂天所生之民也常餼謂君上養以餼稟有常制也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於金反跛彼我反躄婢亦反斷動亂反食音嗣○瘖啞也跛一足廢者躄兩足俱廢斷者肢節脫絕侏儒短人也凡此皆廢疾者而不無技藝之可習則使之習百工之藝而官府各以其所能餼之逮不足之仁也○此章廣言恤下之政合上章所言亦以伸司徒養者老恤孤獨之意○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雲莊陳氏曰男婦同出一塗則男子常由婦人之右婦人常由男人之左以遠別也愚按車從中央車不可邊行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父兄之齒謂年與父兄等也鴈行如鴈之羣飛斜卻也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任平聲并去聲○任擔也丹崖陳氏曰任以肩背提挈以手并謂少者獨任之分謂少者分任之不提挈謂少者代之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丹崖陳氏曰君子謂士也徒空也不言禮讓之達於道路見王道之成也自篇首至此皆王制之本經也○方一里者為田九百

畝。古者步百爲畝。畝廣一步長百步。方百步。則百畝。美。三百步爲里。故四方皆一里。則爲田九百畝。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此周制也。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方十里。一成也。方百里。一同也。方千里。一圻也。十萬曰億。九萬億畝。當作九千億畝。○此亦作个算法耳。安能方百里千里而盡可爲田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恒山。在幽并北境。南河。謂冀豫之間。衡山。荆之南境。南止於衡山者。三代時嶺南百粵未啓也。東河。冀兗之閒。東海。青徐之東。西河。雍冀之閒。流沙。雍之西邊。江則貫梁荆揚三州。近。謂不及遙。謂有餘。不盡。言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也。此舉中國之地。而經緯記之。以起下文也。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斷音短。分去聲。去上聲。○長。謂遙者。短。謂近者。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言八十萬億畝。而又零一萬億畝也。雲莊陳氏曰。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傳文誤算。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者。謂周。今。傳者自謂漢時也。孔氏曰。八寸爲尺。雲莊陳氏曰。當云古者八尺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一寸二分。是今步。此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今以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有奇。與此不相應。里



亦放此。愚按。此節傳疏算法皆謬。唯陳氏爲合。然謂以八寸爲尺。恐亦未然。且尺步可有長短。畝法可有大小。而道里則不應有長短。若如此說。則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矣。未必然也。謂之東田者。華谷嚴氏曰。順地勢及水之所遇。如詩云南東其畝也。○此傳一章。釋首章分田制祿之法。○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謂一州之地也。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言州里之國三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方七十里者爲方十里者四十九。故封方七十里者六十。則合計之爲方百里者二十九。又方十里者四十也。此言七十里之國六十也。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以方百里者七十。除去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則所餘如此。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二十五。故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則合計之爲方百里者三十也。此言五十里之國百二十也。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十。以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除去方百里者三十。則所餘如此。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閒音閑。○此即所餘之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又言閒田之用如此。此以上畿外八州之制。○一州之內。名山大澤。何啻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而更有附庸閒田。安在。又如首章陳注。公侯田方百里。皆實以田計。不以地計。則是大國百里當實計田九十億畝。而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皆不在方百里之數內。如此。則州方千里。總計去山澤都邑之頒。三分之一。可田者只五萬四千餘畝。以封二百一十國。且不足矣。又何有名山大澤附庸閒田哉。陳氏殆亦忽而未察也。若如傳文。則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只在方百里之內。則大國之田實止六十億畝。次國之田止二十九億。有一萬畝。小國之田止十五億畝。所又幾何。亦難爲國矣。此皆其不可通者也。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言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

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言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以方百里者九十一。除去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則所餘如此。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以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除去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則所餘如此。所以爲祿士爲閒田者也。○此傳之二章。釋經次章封建之法。○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食音嗣下同。○蔡虛齊曰。此以百畝食九人起數推之。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田三千二百畝。大夫田八百畝。上士田四百畝。中士田二百畝。下士田百畝。詹道傳曰。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通賦田五萬一



千九百畝。愚按。祿皆食於公田。公田百畝中去二十畝爲八家廬舍。則實止八十畝。況人力不齊。安能盡以九人起數。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氏徐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二千四百畝。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卿田一千六百畝。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雲莊陳氏曰。降於天子所命也。○此傳之三章。釋經首章祿足代耕及大國三卿章制祿之差。○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祿食二百八十八人。爵則七命也。但以七命而食三命之祿。亦不可通。○此傳之四章。釋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章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浴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爲去聲。朝音潮。○雲莊陳氏曰。謂之湯沐者。言入至畿內。卽暫止於此。齊潔而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其餘否。○此傳之五章。言諸侯之朝天子有特賜者。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畿外諸侯世國。所謂嗣也。畿內大夫或有世祿而不世爵。祿以祀其先人。爵必以其人之功德也。畿外諸侯薨。世子嗣位。未終喪。未見天子。則禮數視天子之元士。以撫其國。既終喪。則以士服入見天子。而天子命之爵也。諸侯之大夫。則不世爵祿。然春秋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孟子曰。世祿滕固行之。則諸侯之大夫有功德於國者。亦得世祿。○此傳之六章。○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去聲。○鄉。鄉飲酒也。相見。士相見也。禮經有五。曰吉凶軍嘉賓。冠昏鄉相見。皆嘉禮。喪凶禮祭吉禮。獨言此六者。以其切於民用也。今儀禮十七篇。惟士禮僅存。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兄弟以同氣者言。長幼。則汎以齒言。朋友以定交者言。賓客。則汎以交際言也。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事爲。謂動作云爲。若士農工商之職是也。



異別。如上下男女有尊卑內外之分是也。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爲有常職。異別有定分。此四者。政之經也。度。丈尺。量。斗斛。數。品秩多寡之數。制。田宅樹畜之制。度不使有長短。量不使有大小。數不使有僭踰。制不使有畔越。此四者。政之緯也。○此傳之七章。釋司徒章六禮七教八政之目。○雲莊陳氏曰。此篇先儒謂其每舉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祖緯書。豈可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然止據大綱而言。興學以上。脩六禮以下。其坦明者。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月令第六。呂不韋聚羣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政。令則雜舉三代及秦法。禮家記事者。鈔合爲此篇。草廬吳氏曰。王制月令。明堂位三篇。皆馬融所附入戴記者。○分十二月及中央土爲十三章。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營室二星。玄中。娵訾之次也。參七星。爲白虎。三爲身。兩爲肩。兩爲足。尾九星。句曲爲龍尾。定四時者。必首推日之躔度

以定交節。建寅之月。則日在娵訾。躔營室之度也。日之所在。其星不可見。故四分天度。而驗之朝昏之中星。建寅之月。昏而參中。旦而尾中。則日之在營室也審矣。於是則時爲孟春。而可行孟春之令也。凡中星皆舉大略而言。蓋節氣有早晚。星體有明暗。宿度有闊狹。不能正合也。中星俱見於南方之中。後十二月做此。其日甲乙。十干循行十二支。循行不已。非春月專數甲乙也。而言此者。以其屬木耳。抑或春月用事。則以甲乙爲善歟。後倣此。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句音鉤。○太皞伏羲氏。始合男女。肇書契。故後世以爲木德之君。句芒。古木正之官。少皞氏之子。重也。謂之句芒者。言草木之句曲而萌達也。此蓋以迎春東郊而祀木帝。以句芒配也。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鱗。蟲。魚類。生於水而恒動。屬水之蟲也。角音奮發。木之聲也。太簇。寅律。長八寸。中。猶應也。造律之法。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於密室依方位埋管土中。端平土上。中實以葭灰。上覆以輕縠。以候地中之氣。地氣之升。自下而上。故應律自長而短。氣之所應。則其管灰飛而縠動。寅月則律應太簇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木曲直。曲直作酸。臭氣之通於鼻者。羶。木臭也。戶。自室而出。通於堂者。象陽氣之自內而出。故春祀之。脾。土臟。祭先脾者。蓋木克土之義。周人則四時皆祭肺。此秦儒所著。非周制也。蔡伯喈曰。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蓋先殺牲血。祭於戶西。而後迎尸以祭於奧也。○凡其蟲其音之類。本無他意。義者。推其屬木耳。但由周禮食醫春多酸之意推之。亦或謂。蓋供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上時當反。○候孟春之氣。於物類也。蟄蟲。蟲之冬伏者。振動也。動於地下也。魚上冰。上而負冰也。獺祭魚。獺。音多角也。鴻。音戈。調。音多角也。鴻。鴈來自南而北來歸也。天子居青陽左个。鄭氏曰。太寢東得魚而陳之左右拜舞而不食也。孔氏曰。明堂也。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南之西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西之南爲總章左个。西之北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西。北之西爲總章。北之東。北之東爲元堂左个。北之北爲元堂右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



即元堂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即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或按考工記。明堂五室。蓋即太室。及四方太廟也。个爲五室之旁室。故不數耳。而匠人營國九里。及下內外九室。皆與明堂連文。則明堂用井田之制明也。但賈疏宗廟王寢明堂同制。而明堂在南郊。以祀方明。朝諸侯之所。則非天子所常居。此當以太寢爲是。又天子隨時異居。想亦秦儒設箇如此制度耳。古制未必然也。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載。音戴。衣。青之衣。去聲。○鸞路。有鸞鈴之車。四時皆鸞。舉所見。例春。宜青路。不言青者。又四時可互見也。四時各有所食。未詳其義。器疏以達。雕疏而通達。象春氣之出也。三代天子車服各有定制。又周禮春行羔豚膳膏薌。此篇四時服食。亦秦儒所擬設耳。非古制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帥。音率。還。音旋。朝音潮。相當。皆去聲。○立春不正在寅月。然必於寅月言之。齊。以致敬也。迎春東郊。祀太皞句芒也。慶賞也。命相以下。法天地生育之德也。遂行。毋稽留也。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貸。音忒。○太史典禮而皆其僚屬。故使守邦之六典。奉八法。八則。又察天日月五星之行度。次舍宿止也。離。麗也。貸。差也。經者。所行之常度。紀者。度數之遲速。行道之出入也。初。舊法也。凡日月五星之行。其所止麗。毋有差忒。而失其經紀。皆當守其舊法。此敬天授時。以興民事之首務。故孟春而首以之戒令太史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推吐雷反勞去聲○元日上辛也爲民祈穀於上帝配以后稷魯之郊即此祭也元辰吉日也措置也參參乘也保介農官之副主助耕藉田者措之於參保保介之御閒者天子將耕藉田則使保介參乘而置耒耜於保介及御者之閒也天子藉田于畝以供祭祀之粢盛者天子既祈穀則擇吉日以耕藉田而公卿大夫皆助之甸師之徒衆乃助以終畝也執爵於太寢燕禮也御侍燕也勞酒者言此燕所以勞耕藉之勤也孟春之月耕事未興而天子耕藉者所以先民亟農事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上時掌反術音遂相治也將耕之候故命臣工布治農事也田田官如司稼田畯之屬舍止居也郊野農務之所在曰東郊者以春言耳



封疆井田之大界十里有封而樹之疆田畔也徑田間道術遂同田間水道也周禮遂人職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井田之小界也封疆則脩之徑遂則審而正之毋使豪彊得以兼并也相視也視地勢水勢所宜與種植所宜者以教道民皆必田官親飭之此所謂布農事也田事既飭則立爲定法以使之知所從事蓋自是而東作興矣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此先後之序也農事本也先農事而後及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孕字之時故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夭上聲骼音格胔音漬○木以春生孩稚也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者麛獸子此皆毋得伐殺之順時生育也毋聚大衆建城郭以非時妨民事也骼死骨胔骨有肉者掩之埋之皆順時之仁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稱舉也有兵戎起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兵戎不起而稱兵自我始則傷天地之仁而有天殃矣如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夏令如方春而鷙薄刑決小罪之類雨水不時不以時降也以行令過蚤故草木蚤落恐謂有火訛蓋皆夏之氣也言行令失時則咎徵應之如此○行令失宜而沴氣應之理也然此亦略爲分類以戒人君使自脩省耳必一一繫而求之則亦讖緯之學而已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行冬令如閉藏講武之類摯厚也春日而雪霜太厚則物之先種者不得收成矣此皆冬水之氣也○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春建卯之月也奎十六星如串珠戊宮降婁之次南斗之南以井斗度闊故舉此二星爲定昏旦之中星焉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



芒以太蕤及句芒實王春令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其祀戶者亦謂戶實主春氣耳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候仲春之非月月祭之也氣於物類也倉庚鸝也春分始鳴鳩布穀也摯鳥鷙和淑之氣而變形也凡曰化爲者反覆相化歸其舊形如鷹化爲鳩鳩又化爲鷹也直曰爲者則變而不復本形如雉入大水爲蜃是也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太廟當太室東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少去聲○安傷也存察而撫之也加意於少者所以養少陽之氣擇元日命民社召誥以戊日社郊特牲云用甲日元日或上甲或上戊也民得成羣置社田功將興故命民祭社此民閒春祈非王者之大社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省悉井反囹音零圄音語去起呂反掠音亮○囹圄

秦獄名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皆所以拘械罪人者肆陳曰掠捶擊也止獄訟諭民使息爭也皆所以順生育之氣也。是日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禖音梅帥入聲○玄鳥燕也以仲春至感和氣也巢於人之堂宇而乳子故以其至之時而為求子之祭也用太牢異於特牲也高禖先禖之神始合男女者即伏羲也高尊之也高禖於郊故亦曰高禖之也高禖者神之也禖變媒言禖者神之也高禖於郊禖婦人無外祀惟高禖則后及九嬪皆御侍其祀為求子也天子所御謂先是夕御宿於天子者禮之蓋酌酒獻之韣弓衣弓矢男子之事故授之以為生子之祥也。是月也日夜分晝夜均也。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雷者地中之陽氣卯月陽氣達於地上故雷因之而出地有聲電雷光也雷發聲而蟄蟲因以感出於穴也雷發聲在日夜分前驚蟄之節此亦略舉其概耳。先雷三日以節氣言當在此月之初驚蟄前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容止容儀行止也不戒容止謂淫瀆褻慢也不備言形體有虧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令民以謹天戒也。日夜分晝夜均也。度量者因日夜之分而一其度量權衡所以法天地均平之氣也。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少舍謂耕事少隙也。木曰闔竹曰扇謂寢門之門扉也春秋脩其祖廟此力役之小者大事謂創造力役之大者大有興作則妨農事矣。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漉音鹿○漉亦竭也竭川澤陂池則傷魚蟲焚山林則傷鳥獸蟲草木故禁之。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音獻○鮮羔祭司寒之神也丑月藏冰於凌陰卯月則祭司寒而開之亦調又仲春脩火禁也。變陰陽之一端也先薦寢廟猶薦新之意自是而天時漸暑則以供饌奉喪祭賓客而亦乃徧及於人矣。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用丁者丙丁火文明之義也釋菜仲丁者以將習舞而釋奠於先師也天子親視學重其禮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仲丁中旬丁日也習舞者惟習舞列習樂則徧及聲容也教舞教樂有樂師大胥小胥之事樂正不常親教但以時入學而督視之耳。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更平聲○不用犧牲亦順時愛物也雲莊陳氏曰此謂祈禱小祀耳大典禮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易之以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皆秋金之氣也金生水金為寒而主殺。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麥成於火陽氣不勝則麥不得成掠爭奪也亦陽氣失和也此皆冬水之氣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陽氣早泄故抗也蟲食禾心曰螟此皆夏火之氣也。○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但牽牛中季春建辰之月也胃三星酉大梁之次也星七星為鳥喙朱鳥之宿牽牛六星四鼓二牽玄武之宿也。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鴽音如見音現○桐華桐可為琴瑟鴽鶉也似鵪而圓色黑田鼠伏物感陽氣之盛而化為羽物也虹螮蝀也日氣與雨氣交候而成質者萍水上浮萍也此候辰月之氣於物類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右个太寢東堂南偏。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鞠衣黃色如鞠塵婦人四命服之先帝始興蠶桑者蓋軒轅也薦鞠衣於先帝將以祈蠶又以象桑葉始生之色又以世婦命於奠繭則將以此服錫之。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舟牧主乘舟者乘舟危事故反覆詳視恐有罅漏傾側也乘舟

以親漁爲薦寢廟重之也鮪鱣也喙如兕鋭以鱣而小重數十斤爲麥祈實因薦鮪而并祈麥實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內音納○句曲也言曲者皆萌而出而萌者則盡達土上也不可以內言當順陽氣之宣泄而不可吝嗇閉藏也此節以起下文之事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德者意之發於己惠者恩之逮於人也倉廩米粟所藏振救也猶起之也民有貧乏者則以米粟振之也府庫幣帛所藏周徧也出幣帛以徧閒問於諸侯而勉之以尊王卹民也又於士之名者賢者則以幣帛禮聘之此皆命有司行之即所謂布德行惠者即上文不可以內之意也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土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時掌反道達之道去聲塞入聲○利順也順水之性也司空水土之官故以時命之如此田獵罝罘

禮記章句　卷之三　月令第六　羌

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音嗟罘音浮翳音曀餧於僞反○罝張以掩獸者罘翻車網畢長柄網可以掩兔翳射者所以自隱之具餧昭之也毒獸之藥也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此數者毋出九門亦恐傷生養之氣也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蠶匡植音治蠶音舉○野虞主郊野之林麓者柘木名葉亦可蠶鳴鳩鵲鳩也春而多聲拂其羽飛而拂翼也戴勝戴紝鳩類頭有毛勝降於桑飛集於桑也此言可蠶之候也曲薄植槌也所以閒蠶匡之架也圓曰蠶方曰匡皆蠶具也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齊側皆反鄉去聲省所梗反使去聲○后妃親桑猶天子之耕藉也東鄉以迎春氣也觀遊觀也省婦使謂減省其縫紉之工使得專力於蠶桑也此蓋統宮中及民婦言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共音恭○此專以王宮言登成也分繭之多寡使之稱絲之輕重使之織之皆后妃分布於三宮世婦也效功致其功力也此月蠶未成此因蠶事而終竟言之耳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百工之長五庫金鐵一皮角二筋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也量謂多寡之數度支之出納也幹矢笴也審其多寡察其濡惡以天暖日長正百工造作之候故以時命之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監平聲○咸理皆治其事也監工工師監之也號猶令也毋悖於時如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之類不可悖也淫巧如舞木穀葉之類皆足以蕩君心故皆日號以戒之是月之末釋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帥入聲○寅月入學習舞卯月視之天子親視之習以一月爲期也大合樂至辰月又大合樂而當有釋奠養老之事鄭氏曰其禮亡矣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力追反○累牛累係之牛騰馬騰躍之

禮記章句　卷之三　月令第六　羌

馬牧牧地也畜方春而交構孕字故遊縱牛馬合牡者與牝於牧順時生育蕃孳畜產也所字之牛馬可爲犧牲者及凡馬之駒牛之犢則皆書其數以備稽校多寡便取用也辰月方遊牝未遂生產此亦因牧事而終竟言之耳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音那磔音責○難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其禮有三此曰國難者通侯國得行之也磔裂牲也周禮所謂驅幸也攘攘逐畢終也春主發泄閉此月而入夏恐生氣過泄而不止致人疾病素問所謂春傷於風夏而飧泄之類是也少陽之氣諸侯之象故侯國得行之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肅肅瑟瑟之意恐謂水訛皆冬水之氣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時雨不降則乾而高土無所收成矣此夏火之氣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沈陰亦金象此秋金之氣也○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建巳之月也畢八星形如掩兔之網申實沈之次也翼二十二星爲鳥翼所謂鶉尾婺女四星爲玄武之宿

孟夏仲夏昏旦中星皆去日所在遠以夏月日長夜短故自昏至旦僅踰十二宿仲冬季冬昏旦中星皆去日所在近以冬月日短夜長故自昏至旦遂踰十五六宿也其日丙丁。二千屬火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炎帝神農氏始茨茅而耕民得以粒食火食故爲火德之君祝融古火正之官顓頊氏之子黎也謂之祝融者言火之炳爛而光融也蓋於迎夏南郊而祀之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中呂之中音仲○羽。鳥類木栖而上飛故屬火。徵音高舉火之音也中呂巳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炎上炎上作苦焦火之臭也竈以烹飪火之用也故夏祀之蔡伯喈曰祀竈在廟門之外之東先設席於門奧面東設主於竈陘也肺金臟祭先肺者火克金之義也。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巳月之氣於物類也螻蟈蛙類其鳴如狗亦名田狗交夏則鳴而聒子蚯蚓蟥蟮也王瓜一名土瓜馬瓠瓜也蔓似括蔞葉如薤瓜赤而小如栝柿其根多粉可食味苦苦菜茶。郎苦賈也得火之味感火氣而秀也天子居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駵音留○赤馬黑鬣曰駵器高以粗象夏物之盛長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說音悅餘音義見前○迎夏南郊祀炎帝祝融也封諸侯尤慶賞之大者故於夏行之然而封諸侯於此時非此時必封諸侯也○此篇每次諸侯於九卿之下者時秦已擅封國土然皆在秦封內而日臣秦庭故每事御從非如周之外諸侯也此節九卿下不言諸侯蓋偶脫二字耳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樂師樂正之屬偶變文耳雲莊陳氏曰此以將欲射故也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太尉秦時官名主爵祿者雲莊陳氏曰桀俊以才言贊引而申之賢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舉用之也必當其位爵當其德祿當其功也。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長之丈反壞音怪○夏長高者益高宜順長盛之氣毋得壞之墮之也起土功發大衆則妨農桑之務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故皆禁之即毋有壞墮之意也凡春夏皆禁止伐木而或言無伐桑柘或言毋伐大樹皆舉所重言之耳。是月也天子始絺。絺音癡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爲勞皆去聲○天子不能徧及田野故命野虞爲天子勞農既勞其勤又勸以趨時用力也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司徒職兼教養農事皆司徒掌之然其體尊故不出行田原而止於循行縣鄙也毋休於都令皆出在田舍毋休息於都邑也國外四百里曰縣舉縣以該遠近。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驅獸毋害五穀所謂夏苗獵則又恐傷長養之令也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用牲末詳其說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畜勑六反○畜居積也藥醫草也藥隨時可收然春月萬物始生受氣未足至孟夏則藥有可收者靡草之類是也靡草三葉謂蒺藜莠蔫也生於陰者陽盛而死麥秋巳月麥成麥之秋也上文已言農乃登麥而此又曰麥秋至者蓋麥之早熟者先獻天子乃至此而民之麥亦畢登也斷薄刑決小辠出輕繫。刑上之所施薄者則斷之以致刑罪下之所犯小者則決之以定其罪若大罪大刑則待秋冬而後決也至囚繫之輕而可宥者則直放出之此以法靡草麥秋之令也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者三宮世婦獻繭於后后受之以獻於先蠶也收繭稅謂民間絲稅即布縷之征之類蓋民受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供繭稅焉即五畝之宅之稅也以桑爲均者民宅不皆桑非宜桑之地則種麻故當視桑之多寡有無以均繭稅種麻而桑少者則麻熟而別稅其麻也貴賤皆力於蠶績故貴賤長幼如一皆有繭之婦女婦無貴賤皆力於蠶績故貴賤長幼如一皆有繭稅也前月言供郊廟之服后及世婦所親蠶正以供祭服

也此亦言給郊廟之服者以備不足又自再命受服以上其祭服皆給於公家其項蓋取足於此也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直又反○酎重釀之酒春造夏成者飲酎蓋奏時盛會其用禮樂者意必大會羣臣然其禮不可考矣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數色角反○滋蕃盛也入保入城邑以守也又小城曰保此秋金之氣也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冬水之氣也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雨來格秀草不實蝗飛蟲害稼者格至也秀草不實草秀而不實生氣過泄而成物之氣不行也此春木之○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夏建午之月也東井八星如井字未鶉首之次也亢四星斜直青龍之宿也危三星如倚蓋亦玄武之宿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如追反○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古役反○候仲夏之氣於物類也小暑而未盛也螳螂蟲名一名蜥蜴一名天馬色青長頸長腳飛捷武勇鵙伯勞也一名伯趙色黑夏至始鳴其聲昊昊然也反舌百舌也色黑似鸜鵒能反復其舌作衆鳥聲冬至鳴夏至止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南養壯佼民之强壯而佼好者擇而養之以待用且順盛陽之氣也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飾鐘磬柷敔鞀音桃鞞駢逮反箎音池敔音語○鞀鼗通搖鼓也鞞鼙通鼓之卑者所以助鼓節者也鞀鞞鼓皆革音脩之理其敝壞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五十弦或二十五弦皆絲音管六孔併兩吹之簫編竹十六管或二十四管皆竹音均之平其音聲也干盾戚斧戈戟羽翿皆所持以舞者執之審視其制度也竽二十五簧笙十九簧或十三簧皆匏音箎似笛而大橫吹之簧竽笙中之金葉吹之則動而發聲者調之和其清濁也箎非有簧者此隅帶及



之耳鐘金音磬石音柷形如漆桶中有椎柄連底擊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鋸齒刻以籈櫟之所以止樂二者皆木音飾之飾其物皮丹漆也將用盛樂大雩故先飭備之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川之源出於山徧祀山川百源恐夏月陽亢而旱故預祀祈雨澤也雩者吁嗟其聲以祭帝天之主宰也雩帝用盛樂樂由陽作冀聲之上聞於天且以感和氣也此皆祈雨之祭而山川百源命有司祀之雩帝則天子親承之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畿內之邑也辟君也百辟卿士謂古之先后先正有功德於民如句龍后稷之類及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蓋亦與焉此蓋命縣邑之長雩祀之也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月也三字舊在登黍之下陳氏移在節首今從之雛蓋雞之小者猶鼎之用豚也羞加羞也含桃櫻桃也果之先熟者故因常黍而并薦之令民毋艾藍以染艾音乂○藍染草有芥藍槐藍蓼藍三種皆可染青此月禁艾藍未詳其說毋燒灰毋暴布暴布木反○禁民以薪芻燒之爲灰以時方暵熱防火患也毋暴布未詳其說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索色革反○索搜也商旅往來毋搜其所藏匿也挺拔出也重囚則拔而寬假之蓋寬其桎梏也益食以養之也此皆順宣達之氣而行寬大之令也遊牝別羣則縶騇駒班馬政別彼列反○辰月合牝牡於牧至此而陽外泄而內弱不使之再交恐傷牛馬精力也騇踶之駒則縶之防風逸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如周禮圉人圉師所掌是也不言牛者馬政特重故也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夏至日長之至過此又以斷而短矣陽盡於午中而一陰生生長之氣至是而止歸成之氣乃以漸而至矣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齊側皆反耆音嗜○齊齊其心戒慎其慮暑月人多納涼掩身毋致風寒之襲且飭容止也躁妄動也暑氣煩人故又戒以毋躁也聲色厚味耆欲皆足以戕伐精神血氣故禁之節之皆所以定心氣也此皆養生之事君子之衛生無時不周而當

陰陽爭之時則尤加意也。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緩之意。陰性順故謂之晏陰。亦以其方安靜以承陽而未盛也。靜事毋有作爲也。無刑不用刑罰也。用刑尤事之重者。且陰慘之令。故特言之。百官皆安靜毋有作爲。所以順陰陽之氣。防陰陽之逆。而不以作爲擾之。使微陰安靜舒緩。以順而成。則陰雖日生。而不爲害也。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再徵午月之候。以陰陽爭言也。鹿陽獸。居山。感微陰而角脫。蟬蜩也。生土中。感陰氣而出。脫殼以飛鳴於樹。半夏藥草。春而生苗。至夏則根下始結如小彈丸。木堇舜花也。樹如李。葉歧花。有紅白二種。朝榮暮萎。亦感陰氣者也。性寒滑。是月也。毋用火南方。用火。如焚萊之類。南方。國之南方。前已有燒灰之禁。此又曰毋用火南方者。雖或用火。亦不得於南方。嫌火之過盛也。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順盛大廣遠之意也。臺上有室曰榭也。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雹。陰搏陽也。暑雨上騰。卒遇陰寒搏之。凝結而下。則爲雹。道路不通。陰主閉塞。



也。此皆冬水之氣也。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螣音特。○生氣過泄。故成物之氣不行。而蟲生焉。蟲食禾葉曰螣。此皆春木之氣也。行秋令。則草木蚤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殺令早行。故也。疫。瘧瘧。金火相薄也。此皆秋金之氣也。○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建未之月也。柳三星。曲爲垂柳。爲鳥咮。午。鶉火之次也。火。大火。心星三星。中一星色赤。赤。青龍之宿也。奎。巳見前。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鐘。未律。長六寸。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候。未月之氣於物類也。溫風始至。言風氣溫煖之至。即所謂大暑也。過此而涼風生矣。蟋蟀。促織也。似蝗而小。色黑光澤如漆。午月始生。至未月始具翼翅。壁。猶壘壁。所居穴也。申月則飛躍在野矣。學習。雛學數飛也。螢。飛夜光。腐草蒸暑之氣而爲螢也。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太寢南堂西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漁師。若周禮漁人。鼉人之屬。鼉似蜥蜴。長者丈餘。善崩岸。能橫飛致霧。黿。介蟲之長。甲可以卜。黿似鼈而大。其頭如癩。天熱水涸。故漁師取此數者。亦以除民害。備物用也。雲莊陳氏曰。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黿言登。尊異之也。鼉黿言取。易而賤之也。命澤人納材葦。澤人。澤虞之屬。材葦。蒲葦之材。可織器用者。未月始堅。而可納。故命澤人納之。然不專在此月也。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共音恭。爲去聲。○四監。未詳何官。秩芻。斂芻以養犧牲。各有常數也。亦以此時草茂葦而可收。故斂之。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



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貸音式。石梁王氏曰。等給之給。當作級。○婦官。主婦事之官。蓋指染人也。染色以供宮婦之縫紉。通政宮中。故曰婦官。周禮下士爲之。采。色也。白黑雜曰黼。黑青雜曰黻。青赤雜曰文。赤白雜曰章。相錯成采也。必以法。故用舊法也。差貸。失。故法也。黑黃蒼赤。皆正色。不言白者。色以白爲質也。質良。色正而良善也。詐僞。以姦色亂正色也。衣服旗章。各有貴賤等級之度。如周禮司服。司常所掌是也。周禮。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蓋此月始染。故於此月言之耳。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周禮。仲夏斬陰木。則前月已有斬伐矣。然時方盛長。不欲過伐。故此月復入山而禁之。所謂有期日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之事。養氣者。未月西南坤方。土氣主養成萬物。易傳曰。致役乎坤。是也。此亦

靜事毋刑之意發令而待謂未及事期而先發號召之令使民舍農事而待是妨神農之事也未月暑熱偶得時雨則溝澮暴漲故云水潦盛昌非謂此月多水潦也苗得時雨則發榮滋長其化甚速若有神功焉故以爲神農之將持功農民及此時而加之力則歲將大熟矣所謂毋妨神農之事者此也若舉大事則養氣動搖亢陽必過而水潦不昌乾暵隨之是所謂天殃也。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薙音替疆其兩反○溽溼也暑熱之至潤溼上蒸而爲溼熱蒸鬱而散則爲大雨其雨以時而行即所謂水潦盛昌者此養氣也蓋春日恆多雨雨緩而小夏季恆少雨雨則急而大不終日而止故曰大雨時行薙芟草也燒薙燒其所薙之草也既燒薙而大雨行水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曰利以殺草蓋有如熱湯之殺物焉也而其所燒之薙則又可以糞田疇美土疆是皆神農之事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鮮生也鮮落未成而落也風木氣發風病素問云厥陰風木遷徙亦木氣之散也此皆春



木之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上隰猶言氣也高下女災謂妊孕多敗此皆秋金之氣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隼鷙屬此皆冬水之氣也。○中央土土無專位而寄旺於四時之辰戌丑未每季各一十八日爲土王用事其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以未月在火金之間西南坤位而居一歲之中故於此言中央上令以備五行之氣而成相生之序也其日戊巳屬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軒轅氏始制衣裳作舟車與禮樂有成物之德故爲土德之君后土古之平九州者其工氏之子句龍也或曰句龍後祀爲社后土官闕顓頊氏之子黎實兼后土但此二者未知祀於何所意者即迎夏南郊之日而并祀之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倮蟲即人也備五行之和氣者也宮音洪大衆音之主也黃鐘本子律十二律還相爲宮而黃鐘一宮又十二宮之本猶土爲成物之本故以土應黃鐘之宮非如他月以應候言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



不言成數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水土金皆四以成十故不必言成數而無不成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香氣之和也中霤古者陶復陶穴開其上以入光明而雨霤下之後世易以宮室因名室中爲中霤其祀則室中土神也蔡伯喈曰祀中霤設主於牖下心火臟而神明之主中央土而祭先心者土主養不以相勝爲德則以君主爲義心爲五臟君主又不可以冬月相勝用也。天子居大廟大室中央之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黃駵馬赤黃色者稷土穀牛土畜閎深廣也器圜以閎象土之博厚也。○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建申之月也翼巳鶉尾之次也畢白虎之宿也其日庚辛二干屬金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少少皞金天氏能成百物者故以爲金德之君蓐收古金正之官少皞氏之子該也謂之蓐收者言茂蓐而收成也此蓋於迎秋西郊而祀之。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毛獸類土處而多力故屬金商音悲肅金之聲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十之四百五十一地四生金天九成之金從革從革作辛腥金之臭也門自外入象陰氣之收斂而入故秋祀之祭伯皙曰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祭先肝者肝木臟金克木之義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候孟秋之氣於物類也白露露氣其聲清亮鷹祭鳥攫鳥不食而左右飛舞以祭自此而後行戮殺肅殺之氣也。天子居總章左个太寢西偏堂南偏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戎車兵車尚陰武也白馬黑鬣曰駱廉稜角也器廉以深象秋之嚴肅而收藏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

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好惡皆去聲○迎秋西郊蓋以祀少皞蓐收也軍帥六軍之帥帥六鄉之卿也武人習也專任有功謂將帥之舊有功者則專任之若曰闡以外將軍主之也詰問其罪誅致其討也征不義誅暴慢所以明好惡好惡明則遠方順服矣此以法天地肅殺之令也然所謂征不義云者亦謂征伐當於此時耳非謂此時必征伐也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繕治也姦在心立禁以止之邪已見於行則慎以罪之於是始有事於搏擊拘執也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創音瘡折音哲○理刑官傷創損皮肉也折斷壞筋骨也於罪四之獄有傷創者則瞻之察之有折斷者則視之審之於民之獄訟必端平以決之其有罪當戮者則嚴慎以斷其當比之刑焉此皆順肅殺之義而寓以哀矜之仁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朱子曰陽道常饒陰道常



之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紱按上文所云即不使陰贏之意也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中月登穀之早者穀非一種稷粱稻秫之屬皆是也此所以不言嘗穀而言嘗新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墻補城郭斂去聲坏音培○將西成而布收斂之令也水涸而宮室垣墻城郭亦始爲興功脩葺皆收斂之事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去聲○爵賞行以春夏兵刑用以秋冬故以封國割地爲禁亦收斂之意也然先王之制原不如此拘拘故鄭氏譏其失義但此篇自是預定秦制不必盡準以先王之典則大概亦有可觀若細求之則大典之疏漏而末備細務之猥瑣而辯當者亦已多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大勝贏也介蟲如稻蟹之類傷穀者此冬水之氣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陽旱陰水陽生陰實此皆春水之氣也行夏令則國多水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瘧寒熱病此皆夏火之氣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音茲○仲秋建酉之月也角二星辰壽星之次也觜觿三星爲虎頭白虎之宿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候酉月之氣於物類也育猶昏也氣陰而風涼酉月多然鴻鴈來自北而南來也羞猶饌也鳥於秋月常備冬糧所謂養羞也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西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衰老亦秋之象授之几杖以安其身賜之糜粥飲食以養其口體此皆所以養衰老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



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具備飭正也衣上服裳繡繪輕清而象天繡重濁而象地也有恒有定制也小大謂貴賤之差長短謂尺寸之度如深衣長及踝紳韠結三齊之類有量謂襲裼之稱公私凶吉之宜各有劑量也此皆所謂有恒者而命司服具飭之不得更爲新異也冠帶亦有常制如弁冕大帶之類因衣服而并飭之蓋歲寒日近至戊月而民閒且授衣矣故此月而命司服具之且飭其制如此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當去聲橈乃教反○天時日肅故因前月用刑之令而申嚴之枉橈枉道而屈法也枉橈則刑罰不當矣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此必二反中當皆去聲○宰蓋主牲者祝太祝之屬也全純色具體具草食曰芻穀食曰豢物色比類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駒四方各以方色之類小大如郊用犢他祀則以肥大之類長短如繭栗角握角尺之類五者全

具一肥二色比類三小大中度四長短中度五也言上天帝其饗而百神可知仲秋草枯而牲肥故於此月視之子乃難以達秋氣難音那○達秋氣使秋氣得通也者爲過時之暑也暑氣大過則秋氣不行秦問所謂夏傷以暑秋而病瘧暑氣退則秋氣得達矣陽者人君之象故此難惟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節首脫是月也農乃登麻七字麻以戌月畢登此亦其早行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始興土功并爲熟者斂藏之備也地室圓曰竇方曰窖築圓曰囷方曰倉皆所以藏米粟者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音促斂去聲畜勑六反○趣催也五穀之在田野者皆促民及時收斂也民之圃地春夏則耕以種菜秋冬則築堅之以納禾稼至戌月則當築場圃矣故此月令民務於畜菜以備冬月之食而凡可以資日用者亦多積聚之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爲續絕之穀恐民惰於種故勸而督之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



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陽氣復入於地故雷亦以收聲蟄蟲還伏地屯而坏益其穴之戶至冬則堅之也水以春夏長以秋冬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義同仲春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音異○易平易也平易關市之政以招徠商旅徠商旅所以入貨賄入貨賄所以便民事懋遷有無化居也關市之政平易則天下之旅皆願出於其塗天下之商皆願藏於其市故四方來集遠鄉皆至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不匱而上亦無乏用矣遂順也成也陽主義陰主利故市爲陰政於秋月治之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大事如士功徭役合諸侯動兵衆之事仲秋固可舉矣然有其數如公旬三日無年止一日及三軍六軍之數不可違也有其時得收斂之隙及時之所當爲而不得不爲者順之可也有墮壞則脩之有不義則征之皆當慎因其類而勿以己意勞民力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有恐謂木訛此春木之氣也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復扶又反○五穀復生在倉庾而萌芽也此夏火之氣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收雷先行謂雷不待仲春而先發也此冬水之氣也○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季秋建戌之月也房四星象駟馬卯大火之次也虛二星玄武之宿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射亦○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蛤古答反華音花○候季秋者爲主則後至者爲賓也蛤蚌屬廣中有黃爵魚秋月成羣而化此化蛤亦其類飛者陽物感陰氣之盛化而爲潛也鞠辛香屬金金盛而華鞠色不一而黃者爲多也禽者飛走之總名獺祭魚不言戮者以春故也天子居



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太寢西堂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內音納○孟秋已有收斂之令此月則申嚴之使百官貴賤無不務納以合天地收藏之氣其下文皆務內之事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要總數也冢宰制國用故命之舉計所收租稅之要而帝藉所收則別藏之神倉不敢褻也祗在事敬在心飭嚴整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百工百事之工總聚也入室去田廬而入都邑之室亦務內也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去聲○春習舞主容秋習吹主聲聲靜而容動也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大饗帝蓋宗祀明堂用太牢也嘗秋祭當用孟月此以季秋蓋亦主宗祀言擬以秦之先禰配也犧

牲告備於天子。有司省之。告備而後用也。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劉氏曰。合諸侯。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勑也。百縣。諸侯所統之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勑百官爲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上事。而不可有私。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之。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乃古制。按呂不韋相秦十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以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又按秦襄王之時。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煓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例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制。欲如此。其後不韋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所用矣。然其書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也。是月也。天子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教於田獵。因田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如周禮秋治兵是也。五戎。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如文事齊物。戎事齊力。田獵齊足之類。命僕及七騶咸駕。僕。戎僕田僕之屬。騶。主馬之官。舊說。天子馬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是則校人也。析羽曰旌。龜蛇曰旐。蓋辨其餘也。援。車以級。各有貴賤之等級也。旅。物之用。舉二以該其餘也。整。設。正行伍。爲陳也。屏。外。軍門之屏外。蓋設旗爲表之也。閒。周禮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閒也。庶。政令。搢。插也。插扑於帶間。所以扶失伍者。時軍衆南面設陳。故司徒北面而誓衆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厲。嚴肅。厲飾。謂戎服也。司徒先誓徒衆。然後天子戎服御之。遂以獵也。主祠。宗伯之屬。以所獲之獸及郊而祭於四方之神。周禮秋獮。致禽以祀祊。是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草木零落。而後斧斤入焉。又爲炭以備寒也。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墐。塗塞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趣。音促。速於斷獄。當罪則決之。不欲留獄之心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當供養。皆去聲。不當得祿秩而有祿秩及供養之過分者。則皆收飭之。亦務內之事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是月也之下。脫或曰。嘗麻。嘗稻。皆不復言。農乃登者。以孟秋登穀之後。農事大成。所未收者。特麻稻耳。故於其登略之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鼽。音求。嚏。音帝。○陽氣宣泄。故反大水。鼽。鼻氣窒也。嚏。噴嚏也。人襲風霧而火鬱。肺竅。則病。此。此夏火之氣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遊竟不盜。土地分裂。竟。境同。○易傳。坎爲盜。揚子太玄以水爲盜。又水盜金氣也。分裂。崩坼也。皆冬氣散。故解惰。若人於春夏多困倦。是也。師。衆也。不居。不得止息也。此皆春木之氣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建亥之月也。尾。寅。析木之次也。其日壬癸。二干屬水。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高陽氏。脩黃帝之功。以興民事。故以爲水德之君。玄冥。古水正之官。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介。龜類。穴居而靜。伏。故屬水。羽。音清細。水之聲也。應鐘。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潤下。潤下作鹹。朽。水之臭也。行。路也。人所往來。冬月陰往而陽來。故祀行。蔡伯喈曰。祀行在廟門外。西。鼓。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鼓上。賢。水臟中央土。已祭心。故冬祭賢。又以冬水德主靜。安其位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侯孟冬之氣。於物類也。蜃。蛟蜃之屬。雉。文明陽鳥。感陰之盛而化爲潛物。虹。以日氣阻雨而成色。冬月水氣旺。而日行南陸。去中國遠。不能阻雨。故無虹。雲莊陳氏曰。晉武庫中。忽有雉鳴。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云。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爲蜃。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爲蜃。理或有之。陰陽交而爲虹。此時陰陽不交。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子居玄堂左个。堂西偏。乘

玄路駕玄輅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載黑色。馬純黑曰驪。奄。弇口也。器閎以奄。象冬之中虛外斂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北郊。蓋祀顓頊玄冥也。死事。謂死於國事者。孤寡。即死事者之妻子。及凡民之無告者也。死事孤寡。亦冬之象。故特恤之。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馬氏曰。釁龜筴者。殺牲取血而塗龜及蓍筴也。古者器成而釁之。所以攘卻不祥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預研其理而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筴而審卦。吉凶。皆太史之職也。愚按。卜筮雖太史與有事焉。然此終當是太卜之職。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阿比爲黨。所以掩蔽人罪。察其阿黨之情。則有罪者無有掩蔽矣。此及上節皆察理辨物之意。蓋此月陰至而陽將復。故以審理之吉凶。察人之善惡。爲事敬謹之意也。是月也。天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王於此月乃衣之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氣不通。閉塞而成冬。塞。瑟革反下同。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徙行積聚。無有不斂。伸秋始命民收斂。積聚。至此收斂已畢。又使司徒循行之。使無或有不斂者也。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鍵音寒。坏。補益也。閭。里門。戒之。備非常也。鍵。鎖。須所以閉者。管籥。鎖匙也。慎之。慎藏勿失也。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竟。境。同。要塞之塞音賽。○固封疆。完固郊關之門也。備邊竟。嚴守望也。要塞。邊塞要害之地。完。整固之也。謹關梁。嚴譏察也。徯徑。小路可通人行者。塞之。所以防姦宄。此皆以順閉塞之令也。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句。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衣裳。如齊斬之升縷絞斂之稱數皆是。塋。城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各有差等。厚薄之度。以禮言。貴賤等級。以人言。人與禮稱。各有定紀。審之。所以飭喪紀也。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當。去聲。○效。獻也。獻其所成之功也。季春。始審量。至此而獻功。陳器。獨言祭器。舉其重也。度。法。程。式也。按度程。以考其器之合否也。不合度程。則爲淫巧矣。功致。功力密緻也。既合程度。又欲其堅緻。乃爲上工也。勒。刻。誠。實也。凡物必刻其工之名。於上。以考其實。恐有冒濫。及觀其久用之何如也。不當。謂淫巧粗濫者。行罪而窮其情。鞫問其何故爲此也。是月也。大飲烝。烝。冬祭也。因羣臣也。四時之祭。獨言此者。蓋秦以此月爲歲首。故此會爲特盛。猶之飲酎云也。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祀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勞。去聲。○天宗。如王宮夜明幽宗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之類。割祀。割牲而以血祭也。秦已稱王。而曰公社。猶周詩言公尸耳。門閭。閭門之神。臘。祭名。以田獵所獲而祭。故曰臘。此徧祭鬼神祇以報賽神功。亦即因之以祈來歲也。勞農。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但按郊特牲。則大蜡息民。皆當在十二月。此乃以孟冬。未知周禮之同異云。雲莊陳氏曰。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然左傳言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將。去聲。○以仲冬大閱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水虞。澤虞。川衡。主川澤之征也。漁師。漁人。主取魚之征也。水冬涸。澤材及魚皆可取。故征其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皆春水之氣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暴風。以陰氣不得閉藏而相搏也。皆夏火之氣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皆秋金之氣也。○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仲冬。建子之月也。斗六星。四魁二杓。丑星紀之次也。壁二星。玄武之宿也。軫六星。四軫二轸。鶉尾之宿也。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鐘。子律。長九寸。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候仲冬之氣於物類也。坼。裂也。鶡旦。號寒鳥。夜鳴求旦。仲冬則一陽復。故不鳴也。虎。陰肅之獸。亦感一陽之復而始交也。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太廟。當太室北。飭死事。與前月飭喪紀同。厚死之意也。雲莊陳氏曰。命有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亦通。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土事。蓋謂耕稼之事。土爰稼穡。故謂之土事也。毋發蓋及室屋。即前月謹蓋藏之事。此申戒之。起大眾。謂大兵大役。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是也。若仲冬大閱。事之常者。不在此限。而猶其也。凡此皆所以順閉藏之氣。而堅固其閉也。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沮。喪。皆去聲。又如字。○沮。水之散漫者。地氣散泄而不固。閉猶水之散漫而為沮洳。故曰沮泄。喪。流亡也。命之。猶謂之。暢。通也。承上文言。苟作土事。發蓋藏。起大眾。則閉者不固。而沮泄。是猶發天地之房屋。必至感召災咎。以是月本閉藏。而反宜通之。是暢泄。此月之氣也。或曰。喪。死喪也。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省。所梗反。○奄。尹。奄人之長。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以烝。既獻功而休息之。以順安靜之氣也。過。佚則淫。故又戒以毋得淫。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嬖倖。毋有不禁。皆嚴其出入也。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酋。音揫。湛。音尖。齊。音劑。監。平聲。貸。音忒。○大酋。酒正也。秫。稌也。稻。稌之糯者。必齊。必適多寡之宜也。麴。麥。麴。萌麥為麴。麴多則辛。糵。多則甜。夏多糵。冬多麴。必時。適時之宜也。湛。漬米。熾。蒸飯也。陶器。必良。乾潔無罅漏也。火齊。蒸飯煑酒生熟之劑量也。六物。謂秫稻以下。為酒者有酒。奄女奚之屬。而大酋監之。酒宜冬造。故於此月命之。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水旺於冬。故報水功。且為來歲祈雨澤也。然此未必古制。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畜。許六反。○亦以申收斂積聚之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食。道。皆去聲。○下溼草木所萃曰藪。蔬。菜也。教道其民以取之。與民公利。補不足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冬至日短。陽來復。蕩。動也。萬物之生機。於此而動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側皆反。○安形。保其身也。安性。養其心也。待陰陽之所定。待陰氣日退而陽遂其長也。易。於姤。曰。姤。女壯。勿用娶女。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於此觀之。則君子調燮之宜。保身之道。可見矣。雲莊陳氏曰。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曰去。彼言節嗜欲。而此曰禁。蓋仲夏之陰尚微。而此時之陰尤盛。陰微。則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亡。當善保。故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子可榨油。仲冬始生。或曰。七里香也。荔。薜荔。蔓木石而生。然質剛挺。然而出土也。結。屈曲也。動。而欲伸也。麋。陰獸。居澤。感微陽而角脫。水生。於天一。故陽生而動。前之凍者。以日漸發也。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周禮。仲冬斬陽木。此時草木零落。而材成。故可伐。又不止如仲夏也。箭。竹之小者。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雲莊陳氏曰。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為之事。故閉藏休息之時。皆可罷去。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是月。陽雖已動。猶當閉藏。順陰氣。亦以養微陽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氛。氣災。冥冥。以地氣發而不藏。上蒸而為昏霧也。雷發聲。陰不能固陽也。皆夏火之氣也。行秋令。則天時

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雨去聲○雨雪雜下曰汁金氣過故果蓏之類不成此蓋應在來歲也前月行秋令曰小兵時起而此曰大兵者前月純陰殺金亦陰金水相生其災淺故止小兵此月則一陽動而復行秋令肅殺之氣來傷微陽其逆大矣故曰大兵也凡四時失令所感各有順逆深淺可以類推此皆秋金之氣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癘音賴○蝗亦應在來歲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單四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鄉乳皆去聲雊音姤○候丑月之氣於物類也鴈北鄉將北歸也鵲以冬至後擇木丑月營巢雉鳴求雌乳伏子也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



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右个太寢北堂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音那磔音責○此月之難下達庶人故曰大難方相氏索室驅疫是也旁磔磔牲旁祭百物也出土牛亦難中一事以丑土屬牛故作土牛送而出之以爲送寒氣之往今之春牛殆昉於此然未必先王之制特沿秦俗耳難以逐疫實主送寒寒氣伏藏陽氣不勝則陰寒實爲人疾素問云冬傷於寒春而病瘟是也故此月大難使狂夫蒙熊皮黃金四目執戈揚盾振作鼓舞以宣達陽氣索室驅之使陰氣不至伏藏即驅疫之意也亦調變之一端也仲秋始除暑氣而季冬遂送寒氣者陽贏陰縮陽可使贏而陰不可使贏也惟此難達於庶人者陰道卑小故庶人得行之征鳥厲疾征鳥鷹隼之屬厲疾奮厲而迅疾也此句上下疑有闕文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之大臣如句芒祝融之屬山川祇也帝臣神也天曰神地曰祇舉天以該地言神祇以該百祀畢終也每歲偏祭百神至此月而已終畢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乃嘗魚先薦寢廟親往爲先薦先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冰入雲莊陳氏曰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入則陰事之終也命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莊雲陳氏曰冰入之後大寒將退命典農之官告民以豫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吹去聲○季秋入學習吹至此乃大合吹蹤時而後合之者聲音律呂之變多而事煩故教之久也此月大合吹而遂出學以休息之故曰罷至明年孟春乃復入學專習樂舞仲春遂合舞舞事易於吹也又合今歲所習之吹與來春所習之舞合聲容而一之使聲與容相節而合度乃謂之樂至季春而遂大合樂也鄭氏謂此以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恐未然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秩薪柴猶言秩芻也大而可析曰薪小而成束曰柴冬月伐木之時故收之以備來歲之用也薪燎如柴槱炊爨及庭燎之用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次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之十二次也天體渾圓推步者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分之爲十二次天左旋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隨天左旋亦每日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是謂右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則徧歷十二次而復於舊所如去歲季冬在玄枵今歲季冬復在玄枵故曰日窮於次紀謂月與日會所以紀十二月也月亦隨天左旋而每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有奇而右行繞天一周積二十九日有奇又追及日而與日會是爲一月每歲十二月則與日徧會於十二次矣故曰月窮於紀星經星附天不動每日亦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故日漸右行則星漸左移而每月昏旦二十八宿緯星木火土金水也經星亦回天一周如去歲季冬之中星各異至日復於舊所則星亦然也緯星則木一歲而移一次火星一歲而行六次土一歲而行一宿金水則與日先後而亦一歲一周故星不言窮也每歲之氣積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後終如今歲立春至明歲立春是也而每歲十二月月有大小盡則積之止三百五十四日此所以

有置閏之法。故不曰數將終。而曰將幾終也。至日月又會於娵訾。則歲且更始矣。終則有始。天行也。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專。靜一之意。而汝也。一於安息農民。毋得更興徭役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未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蓋歲且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也。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共音恭下同○列謂大小之差等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同姓則共祖。故共寢廟之芻豢。芻豢則不止犧牲。而凡庶羞亦在所共也。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歷者。序次其多寡之數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天下之民。不得咸賦犧牲。則亦獻其力。如共芻秣薪柴租稅之類也。民之於上。歲有常共。所以共上者。使爲天地百神生



以承天出治耳。則謂民之各獻其力。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可也。然犧牲皆賦之諸侯臣民。或秦制有然。非先王之制也。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此皆應在來歲。介蟲屬水。金令之過。則助水氣。而介蟲爲妖。爲妖則不止於敗穀。又介蟲爲兵象。此皆秋金之氣也。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胎未生者。天已生者。木氣之過。能傷胎夭。以發泄過也。固疾曰逆。如醫書所謂禁固厥逆。支體禁固而不能動。筋節繆戾而不能順也。此皆寒疾。以陽氣方稚。而遽行宣泄之命。則稚陽反傷。而寒氣逆發矣。是皆春木之傷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行夏令。宜旱。而反水潦者。以水火之氣爭。而蒸爲暑雨也。此皆夏火之氣也。

禮記章句卷之三終

# 禮記卷之四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純
古歙汪　鑣範泉　校字　同邑程夢元瓞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 曾子問第七

記曾子問禮之事故以曾子問名篇所言皆行禮疑難之辨禮經所難及之文足以見大賢之隨事精察與先王制禮常變輕重之權蓋曾子門人之所記也凡四十三章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大音泰裨音皮○君在而世子生其告於君禮文可考有世子而君薨則世子雖幼亦爲喪主



無待問也若君薨而世子生則禮文蓋難考矣故曾子問之攝主攝爲喪主者也喪有無後無主況國君乎故君未有子而夫人或庶妾有孕者則宗室或上卿攝主君喪以待夫人及妾之生子或君雖有庶子而夫人未有子夫人方免則庶子先攝主君喪以待夫人之生子是皆攝主也殯在西階之上故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冕服自寢以下皆謂之裨以其次於大裘而冕也太祝告神之官以告世子生故不用喪服而服裨冕獨言太祝裨冕則餘人皆喪服也執束帛以享先君等階之級也前此哭而入至此乃命毋哭止哀以便告神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祝聲三噫歆三聲所以感神聽也某夫人某氏也奠幣奠所執之束帛也衆主人宗族也房中婦人也不踊者待見子而後成踊也反位反其朝夕哭之位也因朝奠告既告而後朝奠禮之序也小宰冢宰之貳升舉幣埋其幣於兩階之間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哀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大音泰少去聲奉音捧衰七雷反見賢徧反稽上聲○君在世子生三月而見此三日者喪事遽且亟使爲主也如初位如告子生之位也不言攝主者以有子也大宰大宗皆裨冕以奉新主也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是也少師養教世子者羣子以衰子未能服衰以衰承藉而奉之也祝有告神之事故先而子從之宰及宗人又從而輔之入門入殯宮之中門也上某夫人某氏下某世子名蓋大宰名之執事宰祝宗人及卿大夫士也既告見則奉子拜稽顙哭少師代子也踊三者三三跳足爲一踊三踊九跳也降東堂上人皆降自西階而反於東而堂下者亦東反其朝夕哭之位反位而祝如小斂後之祝也子前此未踊至此就主位而踊而後婦人間踊襲襲前所袒又授子以杖者少師代之成其爲喪主遂朝奠而出也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將爲百神主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上章未葬時之禮也故曾子又以已葬而世子生爲問禰父廟此時主未入廟即路寢殯宮也已葬則喪事稍定故待三月始告見而名之如君在而世子見於君君親民之之禮也其儀節則蓋如上章云○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令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適天子朝於天子也祖太廟也奠幣以告祖禰對舉之互文耳諸侯裨冕以朝於天子其日視朝則朝服此冕而出視朝者將

朝天子而預習其儀也社稷土穀之神宗廟羣昭穆之朝山川封內及行所經過之山川也既視朝事畢則令視史告之五官者諸侯雖止三卿或二卿然亦備六官但位秩非卿耳如魯有三家爲司徒司馬司空而亦有宗人司寇之官是諸侯亦有六官但君出則一卿當從爲上介故此只言命國家五官戒飭之使無廢事守也既命視史告神然後戒命國事尊神而後人也行道而出祭行道之神謂壓祖載壞於城外爲山形伏牲載上而出行也行道之神謂壓祖載壞於城外爲山形伏牲載上而祭告之告畢則乘車轢之以行故謂之載其牲天子以大諸侯以羊大夫以下酒脯告者五日而徧謂視史之告於山川者五日則當徧告以畢若過五日之期則怠而非禮矣牲幣之牲當作制幣長二丈八尺爲制度也反亦如之反亦親告祖禰命視史告社稷宗廟山川而后聽朝而入也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視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視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諸侯殷相見世相朝將出必告祖禰不言祖省文耳朝服謂皮弁服天子視朝之服非諸侯日



視朝之服也諸侯相朝會皆以天子之事行故將往朝會則預服皮弁服以出而遂以視朝也諸侯五廟不言社稷者亦省文也○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于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並有喪必一輕一重而葬則遠其親故先輕奠以養其親故先重奠謂朝夕朔望之奠也自從啓啓櫝也先葬輕喪自啓至葬暫廢重喪之奠葬事殷也不哀次行柩至廟門之次攀柩悲號也不哀次者欲遽畢輕喪之葬以致禮於重喪也既葬輕喪而反即設奠告啓於重喪之殯辭猶告也繼事之辭既告啓而遂脩葬重喪之事待葬重喪畢乃先虞於重者而後虞於輕者前葬輕者未虞故亦遽畢後葬以脩虞事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雲莊陳氏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禮不可闕故雖年七十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婦可傳繼則七十可不娶矣○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去聲齊音咨衰七雷反埽去聲後同○冠子爲其子加冠也冠者謂冠賓及贊者主人所請爲冠其子者也內喪謂死者居遠也冠禮三加之後遂設席酌醴以禮始冠之人受禮者飲之而無酬酢亦謂之醮饌脯醢也吉凶不相紊故內喪廢冠可緩而哀死之情重也喪在外而冠賓已至則哀稍緩而可冠然亦不忍於聞喪而飲酒蓋酌醴而不飲薦脯醢而不食禮成則徹饌而更埽地以爲位而哭除吉禮即凶禮也如冠賓未至則雖外喪亦廢冠矣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未及期日已卜有定日而未及其期也因喪服而冠服其喪服因加喪冠於首是亦已冠也蓋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而已執成人之喪禮此成人之事之大者故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此但言齊衰以下



者因上文而言耳上文不言小功者小功輕如冠賓已至可冠而後行喪禮若未及期日而遭小功則以喪冠矣不服可吉冠也除喪不改冠乎曾子問也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大音泰○諸侯及大夫有以童子嗣而因事見於天子者天子賜之冕弁於大廟則諸侯大夫服以拜賜是亦因受服而已冠矣及歸則設奠以告祖禰榮天子之賜也遂服其所賜之服而不復行冠禮前此太廟賜服時天子必并賜冠而諸侯大夫飲之是亦醮也歸不復行冠禮無薦醴及脯醢之節是無冠醮也由此言之則因喪而冠者除喪亦不改冠可知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見賢徧反○遭父喪時未及冠則未可自冠已冠則埽地而祭于禰告冠也猶父命冠之也父在冠子則已冠而見於尊長而後饗冠賓已孤自冠則先祭于禰而後見於尊長而後饗冠賓此明不因喪而冠者若已孤自冠其以吉禮如此也○曾子問曰

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旅衆也酬導飲也凡祭主人獻尸禮畢則酌酒以獻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自飲而復酌以飲賓曰酬賓受之奠而不舉賓弟子兄弟之子二人復舉觶導飲而更酌以獻於其長長者飲之因更酌而交錯相酬以徧所謂旅酬也小祥而練主人猶在喪服之中賓不敢以飲酒爲樂故少者雖舉觶奠酬於賓而客不舉酬以行旅酬於衆也昭公魯君名稠孝公昭公之九世祖小祥而旅酬忘哀之速大祥則可旅酬矣而奠酬不舉是過中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于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



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爲皆去聲下數章同○居喪無弔祭助奠之事而大功以下服輕故曾子問之孔子所答則以其服相爲者也以已通輕服而重相爲輕所服而重於爲人也曾子蓋未喻夫子之指故夫子復明言之奠天子諸侯之臣爲君服斬衰君之子方悲迷未能自奠故臣爲之奠天子諸侯之臣衆足供執事且齊衰者不得與奠是與奠者皆斬衰也大夫之臣少不足以供執事故取足於其兄弟子弟是齊衰者與奠也士卑無臣而朋友助之不足則大功以下者與焉又不足則復取前人執事者充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于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小功輕於大功而與祭吉於與奠故曾子又問之孔子所答亦猶上章之意喪祭虞與卒哭之祭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于人喪服統五服言之也上二章孔子所答皆以其服相爲言故此章曾子問相識有祭事而己有喪服可以與祭否乎則是助於人而非以其服相爲矣故孔子正答之已且不祭何助於人緦麻且然況重服乎但緦不祭以士禮言之○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于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說音脫相去聲○廢猶除也不問與祭而問與奠者以方除服必不可與祭而奠則猶喪事或可相爲也蓋當時有說衰與奠者故孔子正言其非擯相則或可然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然之辭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未成昏故不爲服已有昏約故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之父死則女家稱女之父以弔壻之母死則女家稱女之母以弔或女家父母已沒則稱伯父伯母之命以



弔壻家之弔女父母亦然壻已葬已畢父母葬事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致還也還其許昏之命也某指壻父名如云第兄弟也未成禮故不曰夫婦有同等之道故曰兄弟某使者名也蓋女已及昏年而壻有喪服恐此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之欲女氏得及時而別嫁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嫁寧嫁之愆期而不欲失信皆厚道也○主昏以宗子故弔稱父而致命者伯父若伯兄爲宗則亦伯兄致命或祖或姪皆然若壻自爲宗子則壻自致命矣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取音娶○待壻終喪而後使人請昏以踐舊約於是而壻可取之矣壻或有他故不取而后別嫁之可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其致命而許諾不敢取及免喪而使人請皆如上文之禮女家或有他故不嫁而后壻別取可也○按因喪而致命恐女歸之愆期耳女家致命亦恐壻之嘉禮失時也及免喪來請則必遂嫁取之矣所云弗取而后嫁之

設言其至耳不必以辭害志也。○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去聲○改服改其嫁服如緇袀之類布深衣而緣以布即麻衣也縞白布總以束髻而後垂八寸此舅姑始死未成服時之服也趨喪酒奔喪也女之父母死則女反亦奔喪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曾子問也未至亦在途也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此所異於三年之喪者至家而後改服耳不言小功衰大功之喪則女亦不反或成昏禮而後改服也若未成昏禮然後改服也若女家有齊衰及期日而有大功小功之喪則必待終喪而後取矣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于初諸侯以王事出而過時則有廢一時之祭者重王事也祭重於昏過時且不復祭則以昏喪者



除喪亦不復昏禮明矣○冠昏喪祭禮之大經而四者之中喪祭尤重喪以慎終祭以反始也然喪祭三者又輕重迭爲權衡如喪三年不祭是喪重於祭也然越紼而祭天地社稷不以私喪廢外祀又祭之重於喪者也士緦不祭喪重於祭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不以己喪廢先祀又祭之重於喪也至於冠昏則昏又重於冠故可因喪而冠祭之重於喪也至於冠昏則昏又重於冠故可因喪而冠必不可因喪而昏冠者加冠而已昏則男女之交必不可忘哀而入內也因喪而冠者除喪不改冠值昏而遭喪者廢昏以居喪除喪亦不復昏送死慎終事莫大焉若除喪而復冠昏是再冠昏之也故不復也後世先王禮廢而未俗乃有匿喪求仕乘凶嫁取恬然不知忌憚者此何復有人心至齊衰大功之服則羣然置若路人矣嗚呼不復古禮不興古樂而能化民成俗者未之有也○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離取見皆去聲○嫁女而思骨肉之離則夜不安寐矣受室而有代親之感則聞樂不樂矣三月臨一時也廟見見新婦於祖禰之廟也稱來婦祝之告神曰某氏來婦即成婦之義也踰時而後成婦始至猶賓之也昏禮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而盥饋於舅姑又明日而舅姑饗婦乃授之室三月而以婦見於宗廟若舅姑已沒則次日未行贄見盥饋之禮故於三月廟見之時先擇日而祭於禰因以廟見祭於禰者以成饋食之禮亦成婦一事也蓋舅姑或存或沒皆三月而廟見來婦成婦亦只一事但廟見奠告而不祭惟舅姑沒者則祭於禰而後見於羣廟故須分別言之○瓊山丘氏曰郊特牲曰昏禮不樂幽陰之義也合此觀之以理言則幽陰之禮不可用樂以情言則代親之感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爲怪何也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一薛方士非之今則舉世安之矣謂之何哉○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菲扶畏反○不遷于祖皇姑祖姑夫爲妻喪齊衰杖期父母在則不杖此未成婦亦不杖也菲蔗屨也次居次於外也未廟見則未成婦故其禮如此然壻爲婦服則自齊衰期而女之父母亦自爲之降服大功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已定夫婦之誼故齊衰以弔未有夫婦之交故既葬而除若壻死則女亦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與平聲○孤喪主主神主也二孤二主蓋當時有之故曾子疑而問之嘗秋季舉一以見四時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舉禘以該祫也郊祭天社祭地舉郊社以該神祇也所尊各主於一則喪而二孤廟而二主其非禮明矣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亟去吏反○齊桓公名小白古者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義見下章桓公以亟舉兵故作僞主反而遂藏於廟失禮甚矣喪之二孤則昔者衞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衞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

客入弔。康子立于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鄉去聲稽上聲○雲莊陳氏曰。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爲主。禮也。禮大夫既殯。而君往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既哀公爲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爲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上文言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此說爲靈公實出公也。愚按。哀公康子皆死於孔子之後。而此乃舉其謚言之。是亦訛矣。意者自昔者以下二節。皆記者所引以爲證。而非孔子之言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守去聲齊側皆反○遷廟主。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載遷廟主於齊車。所謂公禰也。舉天子巡守言。而凡師行可知。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鄭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雲莊陳氏曰。君喪而羣主皆聚祖廟。象生者爲凶事而集聚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從去聲○雲莊陳氏曰。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祫祭于祖。時祭之祫。非三年之大祫也。四廟以國君言。蹕。闢除行人。心蹕者。如君之出入。事死如事生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無遷主。如新封之國未及五世。則無祧主也。以幣玉告祖禰。則是受命於祖禰。故奉此幣玉以行。卽奉祖命以行矣。舍茇舍也。奠焉。奉命如奉祖也。反而告至。則設奠畢。埋此幣玉於兩階之間。然後退。貴此命而不敢褻也。觀此。則奉遷主以行。亦每舍必奠也。○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與平聲○君命所使教子者。內則有子師。有慈母。有保母。此所云慈母。統三者而言也。大夫之子有慈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當時蓋有喪慈母如母者。故子游問之。而孔子明其非禮也。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少喪二字去聲。餘喪字如字。爲去聲○儀禮。公子之母死。厭於嫡母。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又庶子之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昭公所謂天子練冠以燕居者。蓋正謂庶子之爲天子者。爲其母耳。然此爲生母非爲慈母也。昭公襄公之庶子。而爲父後。爲其本生母亦當止緦麻。今練冠以喪慈母。是喪慈母如母矣。乃後世循襲爲常。是變禮自昭公始也。夫先王制禮。本之以恩。而制之以義。隆殺之節。分毫不可踰越。苟惟其私所弗忍。而遂喪之。則蕩閑越分。將無所不可。而天下之名義紊矣。昭公父喪。比葬三易衰。而弗忍於慈母。取吳孟子。而卒見逐於強臣。此皆惟其私愛是從。而逆禮亂法。爲後世之所宜深戒者也。但昭公之母齊歸。卒於昭公之十一年。而此云少喪其母。說也。又孔子魯人。不當言魯昭公。蓋此節亦記者所引以證變禮之由。而非孔子之言歟。○又按。庶子生母死。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亦謂之慈母。其服齊衰期。或父妾慈己。而非由父命。則爲之小功。此二者皆有服。若己爲父後。及嫡母存。則亦不服。然玩此章君命所使教子之言。則所謂

慈母。自非指此二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賢遍反大合泰下同○廢朝者四。皆謹天戒。慎送死。重威儀之道也。方色。衣服旂章各以其方之色。東青南赤西白北墨中黃。其兵。東戟南矛西弩北盾中擊鼓。日食以陰掩陽。故正五行方位。而振作陽氣以救之。救火則無事乎此也。○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廟。本國大廟。夫人。君夫人也。此章猶上章之意。天子。天地百神主。祖宗。生人之本。日。衆陽之宗。故三者為重。后。天下之母。夫人。一國之母。則次之。雨霑服失容。則恐其亂威儀而已。此所言先後之序也。○曾子問



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簠簋。宗廟盛黍稷之器。陳。有司陳設之也。此時天子未至。故或有崩喪之變。郊社五祀。外神。雖不以喪廢祭。然吉凶不相紊。故將祭而聞喪。則亦廢之。○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上章不言日食大廟火者。廢不待言也。此章不言日食大廟火者。當祭。則天子主焉矣。接。捷也。速也。祭不可中廢。故減略儀節以速畢事。若迎牲而未殺。則猶可廢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飯。上聲。酳。以刃反。○因上文接祭而言之。祭禮。朝踐於堂。饋食於室。尸三飯。告飽。祝侑食。乃加飯。士禮。尸九飯。大夫。尸十一飯。天子。諸侯之禮無考。先儒以大夫士禮推之。則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也。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既受胙。遂酌獻祝。祝飲畢。主人酌獻佐食。而后賓長獻尸。今以天子之死。自始死至殯。喪事方殷。哀痛嚴切。自啓至反哭。文。葬事方殷。哀離其室。故雖外祀。亦廢。不行。及既殯而後祭。則迎尸入室。尸三飯告飽。則已。而祝不侑食。主人酳尸。而尸不酢主人。如是而遂畢事。禮之殺也。葬後而祭。則哀稍減。而禮可漸伸。故有侑食酢主人之禮。然受胙之後。獻祝而遂畢事。無獻佐食以後之禮也。然此越紼行事。蓋宰及宗祝攝主其祭耳。后喪倣此。○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祭。或舉五祀。或舉社稷。陳設。或言簠簋。或言俎豆。皆錯舉以互見也。俎。所以載牲體。豆。所以盛菹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必二反。帥。入聲。○比。及也。將祭而聞喪。則廢。喪自君薨至殯。自啓至反哭。則亦不祭。既殯。既葬而祭。則亦殺。禮。如天子之制也。○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



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鼎。所以烹牲。籩。所以盛果脯。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此猶上二章殺禮。及外喪。冠。而不醴之意。酢。食。蓋主人主婦交酳尸。以至於獻佐食。及賓長獻尸。皆在室中。及主人主婦致爵東房。遂出獻賓。乃旅酬兩階之間。今以功緦之喪。故室中之事而已。賓長獻尸。尸受之。奠於薦東。不舉。而遂畢事。無致爵東房獻賓旅酬之事也。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士卑。故緦亦廢祭。加小功緦。則與大夫九者而十一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如母之兄弟姊妹。及外兄弟。及妻父母。已雖緦麻。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亦祭也。○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

乎。三年之喪既練且不羣立旅行。一於哀親之死不能以接於衆也。情實也。有其實而後行之以其文。禮所以飾情而已。忘喪親之哀而哀他人則不可。苟篤於哀其親則何暇於哀人而猶爲弔哭是有其文而無其情矣所謂虛也豈禮道也哉。○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爲己親成服則私喪可除而有君服亦不敢私爲己親除服故雖除服之時已過而不行除服之禮者有之殷盛也洛誥肇稱殷禮殷祭蓋二祥之祭也私服之禮當爲君屈而追養之志可以徐伸故君之喪服除而后得爲親行盛祭雲莊陳氏曰如此月除故君服則六月行小祥祭又六月行大祥祭若親喪小祥後方遭君喪則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子政兄曰三年之喪無弔哭父母生之恩莫重矣有君喪而不敢私



服門外之治義斷恩也故五服之重輕主乎恩者也而父在爲母杖期爲人後者爲所後三年則爲本生父母期皆斷以義也不主乎恩則離不斷以義則流離則不知有親有君故先王制中爲萬世之權衡而無弊然義流則不知有君故君喪而不敢私服而仁本於心則愛親誠內當以制事者實並行而非背矣服過時弗除而服之後自盡二者實並行而非背矣服過時弗除而服之後則有殷祭祭以追養非爲除服設也若君喪已除則又自以其時爲親除服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除也患其過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疑父母之喪而弗除則無以成禮之終故再問之意以既除君服之後當可追爲親行除服之節也然有私喪而遭君喪待除君服而後除親服則是過三年之制矣患其過制故不復爲親除服也過時不祭亦猶過時不除服故又引以明之上文所謂殷祭者二祥之祭不限於時故可追養此所謂過時不祭四時之祭故過時不祭讀者毋混蓋祥祭與除服同時而異事儀禮皆先祭一日易服曾子所謂除服者如練服縞服朝服之類以漸卽吉也孔子所云弗除服而殷祭者既除君服卽已從吉是不復爲親除服而二祥之祭亦不復以練縞臨之故不曰祥祭而曰殷祭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有君喪不敢私服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故君喪既殯而有親喪歸居於家不情伸於恩也殷事如朔望及薦新之事禮重故之君所朝夕之哭禮輕故遂其私此輕重之權衡也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雲莊陳氏曰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親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往君所家有殷事則歸家朝夕亦恆在君所若親喪既啓而有君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親葬也下節君未殯而臣遭親喪亦與親喪未殯而有君喪互推之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



朝夕否君既殯而遭親喪則歸居於家惟殷事乃之君所殯而遭親喪則歸殯反之君所家有殷事乃歸以君未殯親之始死愛切於親而君喪既殯可稍殺也君未則君重也若親既殯而遭君喪則固朝夕君所矣使親未殯而遭君喪則君有殷事亦之君所而朝夕否待親既殯而后朝夕君所始死重既殯稍親恩重於親義嚴於君又輕重之權衡也室老家臣之長也大夫士或殷事之君所或朝夕君所則私室老朝夕之奠室老子孫攝之也內子大夫妻也爲大夫之君喪如喪舅姑故殷事亦之君所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長之丈反。○誄乃謚之諸侯死請謚於天子大夫死請謚於君天子之尊無上則以天下之公論而稱天以誄當時諸侯有相誄者故言其非禮然春秋時若楚共魯昭之類皆臣誄其君又不但諸侯相誄已也但此章與上下章殊不倫類恐有闕文錯簡。○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

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共音恭衰七雷反斂去聲免音問柩當作尸○戒備也君死方喪三年三年之戒謂喪具也稈近身棺也國君死社稷故出疆則爲死喪之備以從也共殯服謂喪主迎柩於外在途既大斂則有司供至入殯時所著之服布深衣苴絰散帶是也麻弁布弁絰加弁之環絰菲蔗屨也入自闕毀殯宮門西偏牆而入也言在途而既大斂則有司供殯服而主人麻弁絰菲杖以從柩至則入自闕喪事卽遠在棺則不入於門故入自闕也殯於客位故柩入則升自西階以就殯也若在途既小斂而未大斂則主免而布深衣以從尸入自門猶以生事之也大斂於阼故尸入則升自阼階以就大斂也君大夫士之死於外者其入之禮制皆如一節猶制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引去聲封音窆○既反也終也子嗣君也君喪既引故遂送之及下棺而後歸義嚴於君也不俟子而先歸愛切於親也不言改服者有君喪不敢私服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反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親喪既引故遂卒窆而後往方送親喪不忍及塗而反也改服而往括髮徒跣深衣以趨君喪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義莫嚴於君私親莫切於恩莫切於親君亦不得而奪之故二者當其所事則先所事而已見聞君喪則不俟子而先歸聞君喪亦不得稍緩也然聞親喪則卒窆而遂往其交迫之情亦可想矣此輕重之權衡天理人情之至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爲介子爲去聲○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謂少牢也廟在宗子之家故往以祭詩所謂宗室牖下也孝子宗子介副也介子庶子之爲大夫者也時祭曰常事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其祭以宗子主之矣禮之重宗子也如此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假音暇綏音墮○執猶攝也諱



言宗子有罪故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宗子有他故而命之攝焉也攝主庶子也厭饜意謂歆享也祭禮主迎尸之前祝酌而奠主爲主人擇辭以勉神之歆享神其奧其處陰靜故曰陰主厭及祭將終尸起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牖下其處明爽所謂室中白也故曰陽厭於彼於此皆以所神之處也旅旅酬也假嘏同主人受胙之時祝傳神意以嘏之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也綏隋通減毀也周禮所謂隋祭也尸取菹及黍稷肺祭於豆間主人受胙時亦減牢肉以祭也配以妣配也尸未入時祝告神于奧曰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某以某妣配也不厭祭五者皆以攝主故而不敢備禮也雲莊陳氏曰以先後之序言當云不厭祭指祭終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此蓋有誤耳不厭祭陽厭也以祭禮先後之序知之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主人獻尸畢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賓奠于賓俎之北賓坐取爵而奠于俎之南蓋雖不行旅酬而不可不獻賓故又言此以明之賓奠而不舉則不旅酬矣



祭畢則使人歸賓俎不歸肉者以攝主故不敢專惠也辭猶告也將祭而告賓也宗兄宗弟宗子或兄或弟或尊卑不等隨舉以爲稱也使某告者若以宗子之命攝祭而使之告於賓焉也雖貴而不敢抗其宗故殺禮而爲辭如此皆敬謹之至也○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上章皆庶子爲大夫之禮故此又舉無爵者問之雲莊陳氏曰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但當祭之時卽望墓爲壇而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后祭於其家亦不敢稱孝子但稱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稱介子之比也愚按宗子有罪去國則先祀幾斬故不忍不祭而又不敢干大夫之廟祭故其爲禮如此身沒而已者己非宗子故己之

子惟得祭父而不可于祖也子游之徒以下蓋記者之辭首猶先也言不先察其義而犯禮以行則是矯誣于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如者也祭初陰厭尸未入祭終陽厭尸已出是厭祭不尸若厭祭即無尸也曾子疑所祭者或無孫或有孫而尚幼則厭祭似亦可也尸必以孫以昭穆同然取之羣孫不以主人之子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之昭穆同者則不虛無尸矣又言祭殤無尸以殤未有成人之威儀也祭成喪者不係以成人之威儀則是以殤待之矣言不可無尸○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所音祈



○承上文祭殤而言也祔當作備不祔不備禮也備禮則陰厭於祭之始陽厭於祭之終祭殤不備禮則疑不當備陰陽二厭也宗子殤死不爲立後而族之兄弟爲主其祭祭殤以特豚以其爲宗子故用特牲然吉祭而後用特牲則喪祭有別特豚也祭禮尸入室而薦熟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祭面食之所食水之餘則月歸之所俎所敬也主人敬爲尸敬設此俎也玄酒水也古者無酒則祭用水後世祭用酒而仍設水謂之玄酒不忘始也利養也主人事尸禮畢出立尸外視傳神意東面告利成於主人遂導尸以出也祭殤無尸且不備禮故無舉肺脊設肺俎及玄酒及告利成之事也祭於室中之奧而無尸是與祭之陰厭同也故亦曰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室中之白西北隅也與祭終之陽厭同位故亦曰陽厭宗子而殤則同陰厭凡殤則同陽厭則非一祭而備陰厭陽厭之禮也○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引去聲堩古鄧堩路也變變其常禮也巷黨地名古者葬於國之北方柩以北向就道則道右者道之東也聽變待日食之變也明反日光復常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夫音扶數錫穀反○不可以反喪事即遠也已明反也數遲也言柩既不可以反而日食之變又難知其明反之久暫是不如其行也此皆夫子之問辭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吾聞諸老聃云朝音潮使去聲夫柩之反○舍奠茇舍而奠於公禰也諸侯大夫有行則皆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不見星也柩不蚤出不莫宿則亦不見星



以防患也罪人逋逃唯恐行之不速人子奔喪如有追而弗及二者情事交迫見星而行不暇避患也日食而既則見星昏暗中恐有不測所當慎也疢病也不以人之親疢患謂不可使人之親病於憂危之患也○柩不可以反夫柩不可見星而行君子不以人之親疢患故日食則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待明反而後行此所問禮之經也柩不可以反而行者人之親疢患事之權也經者人惟其時變故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反之以則受曾子之弔此不必然而然者戾人于經而不可行也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恐其見星疢人之親於患故宜待而待逮于權而非背之也蓋事之變無窮而禮之經容有所不逮惟君子審於事之常變與義之輕重而後行之則不必先王有其禮而莫非先王之禮意矣老聃之詳慎於禮也如是故王氏以此老聃爲非作五千言者是非無據矣○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公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

復此之謂也。爲使皆去聲○復始死而招魂也。公館復私館不復此古禮經之言曾子以館舍皆授之有司宜無所謂私館故問之。自卿大夫士之家從其卿大夫士之家以爲館也寓於人之家已不得而專其室故私館不復公館公所特造之客館也與猶及也公所爲公所作之離宮別館而使臣寓之也非寓於人之私家則自不復矣。○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遯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土周壟周也輿猶抗也機尸牀也如牀而無足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舁而往土周之所棺斂以葬也葬于園則塗近故輿機而往此蓋夏殷禮也周人葬下殤於墓則塗遠而未可露尸以輿機往矣故曾子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斂去聲○史官名佚周之良史也將葬于墓故召公使棺斂于宮中史佚不敢者恐其非古制也豈不可言可也蓋愛子者人之情而送死從其厚墓遠而輿機以往人將惡之故既葬于墓自可備棺斂于宮中是以周公許之史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于宮中不復輿機以往也按史佚葬下殤於墓則周人不葬下殤于園矣所以異于長殤者不用椁而用土周耳未可因曾子之問而謂史佚爲失禮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受宿受命而宿齊戒也公館卿宿之所也待事待祭事也待祭畢而後歸哭不敢以私喪廢君祭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尸服死者之上服以君之先世或有爲士者故或弁或冕也必式不敢安也有前驅辟除行人也。○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辟音避與平聲○金革之事無辟從上之役不以私喪逃避也初有司爲其始有司逼之也致事還其職事於君也不奪人之親君不奪人臣喪親之情而逼以從事也亦不可奪親之孝以從君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有爲之爲去聲○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未詳其事舊說謂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卒哭而征之也以三年之喪從其利居喪而從金革之事以遂攻取之利也吾弗知也者甚絕之之辭。

## 文王世子第八

此篇記太學教世子之禮及凡教國子與庶子官正公族之事而篇首引文王之爲世子發端故以文王世子名篇凡六章。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去聲○內豎內廷之小臣也御謂直日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上時掌反○不安節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復膳飲食安節也復初憂解也在察也進食則察視寒煖之節如飲宜溫羹宜熱之類食畢而徹則問所食之多寡未可再進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帥入聲說吐活反養去聲飯上聲○帥循也加猶踰也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與親一體不能加餐也旬有二日乃間間病少瘥也文王謂武王曰

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女音汝○文王疾瘳。而武王亦得帝。齡。齒牙別名。古者謂年爲齡。音之近也。齒。年數也。雲莊陳氏曰。數之脩短。稟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愚按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初未嘗稱王也。而此稱之曰君王。亦足以見其爲附會矣。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相去聲○劉氏曰。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爲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書言小子同未在位。亦言其雖已在位。與未在位同也。故周公



以冢宰攝政。助成王踐阼之事。而治天下。以幼年卽尊位。而未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何以治天下哉。故周公舉世子之道。所以警成王。而示之以爲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石梁王氏曰。此句衍文。○此章言文武之爲世子。以及周公之教成王。以爲下章教世子之事發端。而百行莫先於孝。故獨以文王武王事親之事言之。記者亦可謂知所本矣。獨是○夢與九齡之事。終屬無稽。讀者亦知所決擇焉可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章內學字皆音效。惟學者之學如字○學。敎同。敎也。士。司徒所升之俊士也。必時。四時各有所敎也。干戈。武舞也。羽籥。文舞。東序。大學。以時也。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掌敎國子者也。贊。助也。按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及正舞位。又祭祀則以鼓徵學士。籥師掌敎國子舞羽吹籥。而干戈之舞則別有司干掌之。至小學正。籥師丞。則周禮無其官。不盡合也。此胥鼓南。胥。大胥也。鼓南者。歌二南之詩。則大胥掌其鼓節也。此言敎歌之人也。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者瞽宗。書在上庠。詔。敎也。瞽宗。殷學。上庠。虞學。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周禮疏曰。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南學爲成均。北學爲上庠。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絃誦詩禮之各以時學也。太師執禮典書者敎之。各有其人也。東序。瞽宗。上庠。敎之各以其地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養老。乞言。行養老之禮。因乞善言於老者也。合語。於旅也。語。至旅酬時則以言語相浹洽也。此三者之禮。將有其事。則小樂正先時而敎習其儀。於東序中。非若干羽誦絃之必分時以學也。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語說命。合語之言說。辭命也。總上文而言。凡歌舞絃誦之儀節。皆大樂正以篇章之數分布於典敎之人。使之敎世子及士。而大司成則論說其義理之詳於東序。蓋樂正須其敎。而司



成董其成也。但大司成之官。於周禮無考。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此大司成論說時之禮也。席之相去遠近。中間三席。所謂函丈。所以便於問對也。問則避席而前。問終則負牆以避後者之問。所謂虛坐盡後也。敎有所疑而欲問。必待司成之陳列事理既終。而後敢問。所謂毋儳言也。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春官。如小樂正。太師之敎於春者。秋冬。如執禮典書之敎於秋冬者。釋奠。奠祭而無尸也。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敎敎焉。死則爲樂祖。所謂先師也。釋奠而後敎。示所稟承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諸侯始建國。而天子命之立學。先聖。古聖人。及先聖者。始立學。重之也。行事。行釋奠之事。加幣。亦重之也。若常釋奠。則不用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合。合樂也。國故。謂國之凶喪也。人君視學。則大合樂。大合樂。則必行養老之禮。常時釋奠。則不然也。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

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遠去聲○語於郊論辨學士才能於郊之學中也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以言揚有德有才之言也曲一偏也曲藝如醫卜之屬誓戒也有習於曲藝者亦皆戒誓之使習熟其所學以待再次之論辨蓋重複考試之也果其學三事而有一善焉則拔進其等皆有優劣次序而謂之郊人所以謂之郊人者以其非俊秀才德之比而遠之也成均五帝學名天子視學而飲於成均則此曲藝之郊人亦使之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酬所以榮之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興當作釁器禮樂之器器成而釁之既畢則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也然後釋菜先師以告器之將用其禮輕故不與舞則不授器也釋菜於虞庠事異則退而又儐禮其賓客于東序行一獻之禮無佐賓之介無旅酬合語之節也有虞庠又有東序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異代之學云教

禮記章句 卷之四 文王世子第八 圭

世子石梁王氏曰行文也○此章言太學教世子及教士之法因及侯國立學之禮論才取士之事雖一一分別言之然亦無所的據考之周禮不盡合也○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櫟恭敬而溫文上章所言皆禮樂之教也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故有內外之殊然制外亦以安內所以使性情心術之嚴而泰和而有節是二者交錯於中則其發形於外者皆中和之氣而無乖戾戲渝之失故禮樂之教之成也則浹洽而與之俱化德成于內矣恭順莊敬而孔厚以有文章祭形于外者然也至此則和順而道德內外一矣教之必以禮樂者如此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少行皆去聲○得之於心曰德行之以身曰行德行即爲父子君臣之實也太傅以身示之於前少傅奉觀而審喻之於後保太保少保師太師少師以教則喻知之也其德則成得之也喻引導也出而有事則師教示其方而引之使有得於己入而燕處則保防閑其身而輔之使毋貢非幾所以動靜交養而成其德也記古記也四輔未詳或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三公師傅保也語使能言唯能者則用之此記者釋古記之意也朱子曰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則是有疑即問他之意○上章國學之教兼以教士而大司樂掌之故專以禮樂此章專言教世子故復詳三公之職蓋出入起居無往不教不獨國學之中已也然國學及三公之教實兼備而後成不習與成德居而實察于父子君臣之道應事接物之宜以脩其身則禮樂只實虛文而無以收其益然有師傅之教而不文以禮樂則又恐規謹質樸而不能履中蹈和以底于純粹之域此教之所以必兼備也若俊秀之士則司徒既教以三物而賓興非無德行矣故第文之以禮樂可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德謂世子之德言德之爲貴也漸摩以師保陶淑以禮樂而德成矣教猶令也尊嚴也令無不臧而人不敢生慢易也君世子立爲君也此總結上兩節之意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如字○此下引孔子之言以申上文之說踐阼之上闕一相字言相成王以踐阼而治也子其身猶言即其身以示教也殺身而有益於君且爲之況即其身而可以善其君乎此孔子所聞之言也然殺身以益君易而即身以善其君難非正己而物正者不能也惟周公道隆德盛固宜其優爲之矣蓋周公以三公位冢宰伯禽固公世子也抗世子法於伯禽以父而教子此理之當然豈故以教成王哉然抗世子法於伯禽而使與成王居則教伯禽者即可以教成王矣盡己之所當爲而可以善其君所謂即其身以

禮記章句 卷之四 文王世子第八 吉

善其君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世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知知其道也。幼不能涖阼。以未知天下而使人也。以爲世子則無爲。武王崩。成王立。又無爲子爲臣事人之事也。君之於世子以下。又因成王周公之事而推言之。有者知其有而實有之也。盡爲子爲臣之道。而後可謂有君有親。苟不知爲子爲臣之道。則亦無父無君而已。兼天下而有之。即爲人君父而使人也。不曰教之而曰養之者。涵育薰陶。使其自化。若周公之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是其道也。觀孔子之言。而可知古人設四輔三公之教之意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長之丈反。學之爲三學字音效。○物。猶事也。君我。君臨乎我也。因上文而言。國學之教。亦所以使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著明也。節。猶禮也。止而不敢踰之意也。學之教之也。已。而至於衆皆知之。則又不止於教世子。而又有以教天下矣。此所謂善也。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若僾然



以將君天下。自居則是不知有君親矣。故世子齒於學。所以教之爲父子君臣長幼也。觀孔子之言。而可知國學禮樂之教之道矣。○或問齒讓。似只說得一團和氣。便即是樂。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語古語也。樂正掌國學之教。而司成司禮樂詩書之業。師保教世子於出入起居之際。而司成就其德行。元。大。良。善也。世子能有大善。而萬國無不正矣。孔子引古語如此。是亦德成而教尊。官正國治之意也。周公踐阼。右梁王氏曰。衍文。劉氏曰。說者以下文更端。故著此以結上文之事。然因其闕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駰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實此語基之也。○此章專以教世子言。○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子愛之子。當作慈。弟音名。周禮作諸子。正。正之也。睦友。以平交言。子愛。以逮下言。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脩德樂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教於大學之中者也。倅。副也。國子之倅。則公族卿大夫士之介子庶子也。然諸子之職。又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是國子亦在所掌。蓋國子既教于大學。而又正以諸子之官。亦猶世子之有師保也。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朝音潮。下同。○其。指公族言。內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臣有貴者。以齒。以昭穆序。齒不尚貴也。其位。周禮燕朝之位。大僕掌之。然亦有御庶子之文。是庶子之官亦在御。而職正公族之位也。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外朝。在路門之外。所謂治朝。王日聽治之朝也。外朝所以治事。故序爵。雖公族亦與異姓班。而以官爲序。不尚齒也。司士。官名。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在治朝。則司士定其位次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禮官。如大宗伯及都家宗人皆是也。事。廟中所執之事。以爵。序爵也。以官。序事也。按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是廟中亦以昭穆序齒。其或有官執事者。則宗人授事以齒。與其登俊獻受爵。則以爵。而未仕者。則仍序昭穆以齒。與特牲禮。初時祝酌爵。觶與於鉶南。侯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賓長加爵。宗人乃使嗣子飲鉶南

之奠觶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答拜嗣子以所奠爵出洗酌以入獻尸尸拜受嗣子答拜及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餕此先言登餕而後言獻受爵或亦記者之誤也但嗣子與奠特牲有其禮而少牢無之先儒以爲大夫避君故也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庶子治公族之政使之雖有三命之貴亦守子弟之禮而不敢踰越其父兄所謂明[illegible]父子之義長幼之序也結上文○按周禮一命齒於鄉里[illegible]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故疏謂此節爲內朝之禮非內[illegible]朝則不然然愚按不齒者貴貴之義而不踰父兄者子弟之節且鄉里及父族之疏者可以不齒而已之父兄必不可踰非必專以內朝之禮言也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喪事也臣爲君服皆斬衰然服之升數則仍以本親爲精麤故不曰輕重而曰精麤爲序也公族相爲服亦以服之輕重爲序而次於主人之後主人喪主也此以下皆庶子所正之專職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



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於公族有時燕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也以族人爲賓則疑於疏遠之故使異姓一人爲賓賓不敢與君敵故使膳宰爲主人[illegible]獻酬之禮公則齒於父兄之列爲親親也其與族[illegible]疏爲降殺孔氏曰齊衰一年四會是世降一大[illegible]一年一會是世降一等[illegible]其[illegible]則守於公[illegible]當作祔祔而載祧廟之主於[illegible]也[illegible]則庶子[illegible]以公族之從行者[illegible]之中[illegible]所謂若有兵甲之事則[illegible]公者有出疆之政庶子[illegible]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公族之無事者謂不從行無職守者諸子職所謂[illegible]遊俠[illegible]公宮公之宗廟宮室皆是正室謂公族卿大夫上之適子諸父君之伯叔父貴宮貴室如祖廟路寢之類下宮下室則別宮及燕寢之類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冠取皆去聲○五廟以諸侯言也祖廟未毀廟主未祧也廟二昭二穆曰祖曰曾祖曰高祖及君身已五世而親盡祖廟未毀則有服之親也此言五廟者便文耳練小祥祥大祥必告必赴必告也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爲去聲免音問賵芳鳳反賻音附世以往相弔而已然弔免不可廢也有司即庶子承襲也○四世而緦服盡五世相祖免六賵以車馬賻以貨財承以衣服含以珠貝皆庶子官正其禮數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纖音籤剸章兗反告音剖○磬縊殺之師也周禮甸師掌耕耨王籍而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刑罪刑劓以下之罪纖刺剸割告審問也皆往甸師氏所謂刑于隱者也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



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讞魚列反去聲○讞議獄刑也公曰宥之反覆求其可宥之端也在辟言無可宥也變變常也如減膳之類如其倫之喪其賵賻之類仍以親疏之等也國君絕期而此曰無服者不爲之弔服也親哭之爲位於異姓之廟而親往之哭也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

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弟去聲。殺色介反○此以下復申前義。體異姓。親同姓。異姓如一體。不私其親也。以德。詔爵。故序爵所以崇德。賢猶能也。世適承祖。故以上嗣。所以尊祖也。雲莊陳氏曰。親親施于生者。宜有隆殺之等。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以貴賤言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不忘親。不以貴而遺其親。一本之深仁也。賤無能。不以爵祿私其親。天下之公義也。敬。謹也。謹其相爲弔臨賻賵之禮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衆鄉方矣。鄉去聲○倫。敘也。方道也。上文雖不皆庶子官職。然要以庶子正公族爲主。故言此以結之。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爲遠皆去聲○術。法也。法之所在。不以私親犯之也。體百姓。與百姓一體。不敢私也。甸師之所在郊。故曰隱者。與猶許也。言不使國人得以慮度吾兄弟之過惡。所以爲親者隱也。既不敢私。而又必爲之隱。雖遠之。而終不忍絕之。仁之至。義之盡也。類。猶子孫也。此節無關庶子之職。故上文既結言庶子。而後復申言此也。○此章專言庶子正公族之事。蓋公族雖非若世子之重。而皆不可不教。至其所以教之之道。則亦不過父子君臣長幼而已。無他道也。未及禮樂者。氣質不齊。未必其皆底於成德也。然適子則既同入太學。而其倅則亦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是亦未嘗竟遺之。抑孝弟睦友慈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而禮樂之大體已不外是矣。○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昕。虛斤反○大。始也。大昕。初明時也。鼓徵。擊鼓以徵召學士也。有司。有執事於學之官。如大胥籥師之類也。興。舉。秩。序。節。禮也。卒事。謂釋奠禮畢。反命。以禮之成告天子也。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司。耆。反○始之養。始立學而養老也。於虞庠之中。事畢而反。明日適東序。養老先釋奠於先老。而遂定養老之席位也。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蔡伯喈曰。更當作叟。三老。三人。五叟。五人。象三辰五行也。以公卿之致仕者爲之。羣老。則無定數。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省悉井反○設席位畢。天子親適陳饌之所。以省視酒醴及珍具。乃出迎賓。賓老入門而樂作。所謂發咏也。三老五更。即西階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脩。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賓席在西階之上。南面。三老一人升堂受獻。獻酬禮畢。主人降。則賓從以降。復西階下位。主人乃獻次賓。賓老以次升堂受獻。獻畢。皆降。主人乃復揖賓以升。即席。反。謂即席也。清廟。周頌篇名。詩言文王之德。登歌。歌工升堂以歌。而和以琴瑟也。語。合語也。既已歌之矣。而至旅酬之時。則合語以終之。蓋其相與答述者。皆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必其有合於文王之德音之所推致。故其詩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合語以成之也。養老之禮。於是爲大矣。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下。堂下也。象。樂章篇名。大武。武王之樂。蓋舞大武之樂。而笙奏象之詩以節之也。管象舞武。則衆學士皆就舞列。而聲容合作。是大合衆歡以事者者。而以和平之音達於神明。以興起人之德行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書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皆達有神興有德之意。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亦以樂舞言之。其詳不可考。然觀樂記所謂分周公左召公右。復綴以崇天子。則君臣貴賤。上下之義。亦畧可見矣。於升歌言禮之大。於下管象武言上下之義行。此亦隨所舉以見義。主清廟則言文王之德。因大武。故言樂舞之位。皆無容泥也。○按舊說。以周頌維清篇爲象舞之曲。而舞以干戚。周頌酌篇爲勺舞之曲。而舞以羽籥。注疏於此節。則云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爲象。華谷嚴氏疑維清之詩不言征伐。則象決非武舞。陳雲莊獨主其說。愚意。歌舞以象功德。則文武之樂

自不妨皆謂之象。朱子於周頌武篇曰。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是矣。酌之爲勺。朱子固有其說。而其詩有遵養時晦之語。與舞以文舞宜也。維清之爲象。自無可徵。況太武六成。而於詩之可考者。則止三篇。文王之樂亦必非止一篇矣。獨以維清當之。而疑其不言征伐可乎。又工入升歌每非一曲。如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周南召南之三。皆以三篇連用。今周頌清廟維天之命維清三篇。皆言文王之德宜亦三篇連用。爲升歌之三終。維清非象武曲也。然則文王象舞之詩。今無可考。而此之下管象者。實武王之象。即大武六篇之詩爲舞大武之節者也。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馮氏曰。鄭注無養幼之文。疑是誤本擅入一字。石梁先生於此節塗去幼字。○闋終也。羣吏。鄉遂之吏也。蓋畿內諸侯及鄉遂之官。與於行禮。故天子養老既畢。則命之反國。使各養其老。以廣仁恩也。是故聖人之記事。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



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音悅。○記事之義未詳。或曰。記當作紀。謂紀綱事物也。慮猶謀也。謀之以大謂不爲淺狹之謀。而必爲天下之規也。愛之以禮謂不敬謂不爲煦煦之愛。而將以恭敬之心也。行之以禮謂不爲直情徑行。而必盡節文之密也。慮大愛敬行禮以脩孝養。而紀以義。終以仁。其德備矣。自釋奠以至禮終。皆將以敬慎之志。以其終始如一。故衆皆除其德之備。而可爲天下法也。兌命商書典常也。言念慮始終。皆常於學也。引此以結慎其終始之意。○此章言天子親學養老之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門之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不滿容。不能充滿其儀容也。此只言朝夕。而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皆定晨省禮之常。而日三者。則由夫人子之自致也。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齊。側皆反。養去聲。○羞。所味也。知所進。知所食之多寡也。命膳宰。亦未有原之命也。齊玄。齊事之玄端。緇衣玄裳也。齊玄而養者。齊一敬慎之至。有禱祠之心。交於神明之道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平日之饌。非不敬視。而親疾之時。則尤加謹焉。藥必親嘗。防姦慝也。嘗饌善。謂親能多食也。亦能食。亦不能飽。猶一飯。亦一飯之意。○石梁王氏曰。古世子之禮亡。此餘其記之一節。小戴以附末。愚按此篇實主言教世子。故篇末附古記之言。以與篇首文王之事相爲首尾。以孝行致丁寧也。吳臨川移此章置篇首。則殊不必云。

## 禮運第九

此篇言禮本於天地。而聖人法天效地制禮以治天下。亦與陰陽造化之運行者相爲流通。故以禮運名篇。其中固多粹語。而每雜以老氏之談。大約漢初儒者所述也。今分爲八章。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去聲。蜡音乍。觀官換反。○蜡。歲終而索饗萬物。黨正因屬民飲酒時。孔子在魯。而與爲賓焉也。觀。門闕也。兩觀。當門兩旁。懸國家典章於上。以示人之所也。嘆魯。蓋下章周公其衰之意。因舊章而興感也。大道之行。以政治言。三代之英。以人才言。人失道則亂。道非人不行。二者相與爲體。此下二節。乃記者推繹孔子之言而失其旨者也。未及見其盛而有志焉。則夢見周公之意。自謙之辭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

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長之丈反矜音鰥分去聲惡爲皆去聲○天下爲公謂堯舜授禪也男有分各安其職分也外戶不閉言暮夜無盜賊之虞也大同大公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知音智埶勢同○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連曰及以賢勇知以勇知爲賢以功爲己以爲己爲功也考成也刑仁以仁爲法也在埶者去謂失



位滅國小康小安也○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三王之世爲小康此老氏之意而鄭氏又引以實之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愚按此章首節之下孔子當猶有言禮之說而既已失之漢儒乃妄以己意演繹此二節攙入中間遂使讀者亦以爲孔子之言而莫或辨也夫此章方以禮爲小康而篇中又推演至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以至於大順不與小康之言自相刺謬矣乎況孔子方極言禮之大以本於天地而以失禮嘆魯之衰則不以禮爲小康可知而大同之說則未嘗一言及也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文字小異家語記孔子栁老子爲猶龍而老子所贈孔子之言則又五千言餘意其不足信抑又明矣。○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復扶又反夫音扶相去聲殽音效冠去聲朝音朝○上章夫子必有言禮之說而今失之故子游以禮之急爲問禮者天地之序先王承天理自然之節文而著爲人事之義則故無禮則雖生而生理已亡矣詩鄘風相鼠篇殽效同列陳也先王制禮本天理自然之序效山澤高卑之勢陳列其屈伸往來之道以通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爲之範圍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共由以免於死亡之患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蓋禮之急如此然觀於此言則夫子不以禮爲小康之治亦可見矣。○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可得聞欲聞其說之詳也杞夏之後徵證也夏時如夏小正之屬宋殷之後坤乾商易歸藏也蓋由忠而質由質而文此天道自然之運而先王制禮因以與時損益故夫子將言制禮之本原而先述此言古禮已無足徵其可得見者僅此而已禮無足徵即所云有志而未之逮者也○或問夏時坤乾何足以徵禮曰夏時坤乾之詳今亦不可得睹但



一代禮制政令自舉一端可見大概況聖人聰明睿智即一知萬不足疑也然此只緣起下文之辭非謂得夏時坤乾遂足以徵二代之禮也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承上以起下文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夫音扶捭薄厄反汙烏瓜反抔薄浮反桴音浮○燔黍以黍加燔之也汙尊燒石之上而燔之使熟也捭豚擘析豚肉而燔之也汙尊掘坎以盛水也手掬曰抔蕢桴以塊爲鼓椎土鼓築土爲鼓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然男女猶後而飲食則生而已然而天理之節文即於此而在所謂有物有則也是以人之爲禮亦莫不以飲食爲先是禮始諸飲食矣其者然而未敢必之辭夏殷之禮且不足徵則夏殷以上益無徵矣然由周文而思殷之質由殷質而思夏之忠以其大略觀之夏商以前簡樸益可想蓋如是而猶足以致其敬於鬼神矣蓋禮文至後王而始備而禮之本則止此致敬之心不以上古之樸陋而無之是可見人情之本然即天理之自然而禮之本於天也明矣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

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號平聲。飯上聲。首鄉皆去聲。○飯。舍也。腥。生米也。孰。熟同。苴。孰苞苴。熟肉。爲遺奠也。知。知覺也。及其者。更端之辭。言送死厚終。皆人情所不能已。而復則望之於天。葬則藏之於地。以體魄本乎地。故死亦降於地。知氣本於天。故復亦望之天。故死者北首。以從陰。生者南鄉。以從陽。此又皆天地自然之理。而無待於勉強者也。先王制禮。亦效法天地本然之道而已。喪祭禮之大者。故以此明禮之本然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橧音曾。茹音汝。衣去聲。○營。累土也。橧。巢。聚薪爲巢。茹。食也。茹毛。并毛而茹之也。上古之朴陋如此。然宮室火化衣服之制雖未備。而安居飲食衣服之情無不同。是亦可以見天理之本然矣。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



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亨音烹。酪音洛。○范。鑄。金之模。合土爲陶器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亨。烹同。遠火曰炙。以串串肉而炙之也。酪。乳汁朔。初也。猶本也。與天地自然之利。以遂人安居食味被色之情。以致人養生送死之仁。事鬼神上帝之敬。皆本乎天理之自然。而非有勉強也。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側眼反。粢。才細反。醍。湯禮反。○玄酒。在室。不忘古也。醴。酒之一宿者。滓汁得體也。醆。盞。齊。酒成而蔥白色也。戶。室中近戶處。粢。醍。酒成而色紅也。澄。酒。沈。齊。酒成而滓沈也。此即周禮五齊。以成之遲速爲上下。皆重本之意也。犧牲。初繫廟門之右。將殺則麗於碑。鼎亦在廟門外右。將烹。則入在阼階之東南。琴瑟堂上。樂管堂下。樂。磬鐘鼓。則上下皆有之。祝。於祭之始。爲主人告神。嘏。於祭之終。爲神致福於主人。上神。謂天神也。此約舉祭之始終言之。睦。兄弟如序。昭穆之事。齊。上下如序爵之事。夫婦有所。如阼階東房之位。此及下節。專以祭禮明承天治人之義。言先王制禮。既皆自天理人心之本然矣。故當祭之時。禮樂之陳如此。要皆因天地自然之物。以達人致敬鬼神之心。而即以正人之大倫焉。天生人而與以食養之資。畀以秉彝之德。此天之祜民也。聖人制禮。則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以厚其生。而正其德。豈非所以承天之祜乎。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專以祭禮言之。作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醴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孰。熟同。越。音活。冪。莫必反。衣去聲。亨。烹同。○作。舉也。祝。號有六。曰神號。鬼號。祇號。牲號。齍號。幣號。祝。史稱之以



告鬼神。此始祭陰厭時事也。祭必設玄酒。然實不以獻。以示本耳。殺牲時。取血毛以告神。於室。既殺。則以俎盛牲體而薦。於尸。此朝踐之事。用上古之禮也。孰。其殽。爛之也。越席。蒲席。疏布。粗布。冪。覆尊也。此祭天所用。而此雜陳之。澣。練治也。朝踐。獻以醴。饋食。獻用醆。燔。燔肉。炙。炙肝。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君初獻。夫人亞獻。君三獻。夫人四獻。所謂交獻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之禮。皆未極飲食之盛。而以腥臭嘉美魂魄。求其有以契合之中也。合亨。台前所爛之右胖。及左胖。而烹。煮之於冥漠之中也。醴。當作體。體。別骨之貴賤。以爲折俎。以供尸及眾賓兄弟之俎也。籩。內圓外方。以盛黍稷。簠。內方外圓。以盛稻粱。鉶。如鼎而小。鉶羹。肉汁。簠簋。竹豆。以盛果脯。豆。本豆。以盛菹醢。鉶如鼎而小。鉶羹。肉汁。以盛黍稷。簠簋。竹豆。以盛果脯。豆。本豆。以盛菹醢。致飲食之盛。皆饋食及享燕賓客之事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統始終言之。祥。猶善也。此節分祭之次序而詳言之。蓋在天有其理。則在人有其情。天理有其節文。則人事有其儀。則有其情。則必求有以行之。有以行之。則必致儀節之詳。供列之盛。而其情始愜。此理之自然也。故自上古以至三代。風氣日開。而先王則制禮。與時損益。至成周。乃郁郁乎文。然本質而行之以文。則皆莫非天理之當然。而人情之範圍。且有兢兢乎太古

之遺以示人反本之志欲有減於此焉則無以愜人孝敬之念而更有加於此焉又文勝而本反以漓此成周所爲禮之大成也迨夫周末文勝本質日漓而於是僭亂相仍不知紀極激然者又并謂禮爲忠信之薄而流爲方外之民夏商之禮既不足徵而宗國之衰又莫之能振此孔子所爲遊兩觀而興嘆也漢儒不達其義徒以此章有茹毛飲血之文遂撰爲大同小康之言擬人其間惑之甚矣○此章明禮之本原及先王所以制禮治人之事自此章以下則反復推明上章之說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舍音捨○周道既衰而魯爲周公之裔周禮在魯夫子有至道之望然魯之郊禘則非禮也故又歎周公之澤之衰蓋杞宋之郊以王者之後守其舊章魯豈杞宋之比哉石梁王氏曰此真孔子之言鄭注不能明其義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魯而有郊是背周公所制之禮與杞宋不同也愚按止此節是孔子之言下文則皆記者所演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當作嘏或曰當作嘉○祝嘏之辭當守古之常法而不敢易則謂之福蓋福者備百順之名也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祝嘏之辭說有國之典禮也衰世君臣棄禮則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於是有變易常古而莫之覈舉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國酸夏爵舉殷爵尸君君尸也王者兼用先代之器諸侯則守時王之制今以諸侯而用酸舉獻尸是僭上之君也冕升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私家大夫之家脅君見脅於強臣之君也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祭器惟公孤以上皆具大夫則彼此相假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周禮大夫判縣蓋待賜於君而後用然判縣是亦不具也亂國謂尊卑無等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音基衰七雷反朝音潮○三年之喪與新昏者期不使君之體其臣也臣不敢以衰服入朝敬君也今大夫則以衰服入朝其在家則與家臣雜居齊齒是無上下之別矣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處上聲采去聲○天子撫有天下然公田之租稅不言國者別於諸侯也不言天下者天下非私有也諸侯則世其國大夫有功德者亦得以世其家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壞音怪○諸侯有國自其祖受封於天子也故天子適諸侯則舍其祖廟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以從以不敢慢人之宗廟也不然則是壞法亂紀自天子始矣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相戲也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別嫌明微如僭君以下之事儐鬼神如祝嘏之事制度即上文所謂制度仁主於愛義主於敬別仁義者如愛親敬君施之各當其則而不殺也有禮則政治政治則君安矣自祝嘏以下九節皆因孔子郊禘非禮之言而悉舉非禮之失此節乃統結上文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承上文而申言其害也禮所以治政失禮則無以正人而君徒虛位矣君徒虛位則誰復畏之故大臣倍叛而小臣又從而竊盜其柄也無足以正人故任刑而刑肅刑峻急而無恆則民巧爲規避而俗益敝民俗敝則法令益密朝更夕改而於是典禮亡矣國無典禮誰爲任事刑肅俗敝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國雖不亡亦已病矣疵病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

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夫音扶發音效○藏猶安也對上文危字而言也爲政必以禮禮本於天效法於天以降命命則命令皆天理之節文矣人君出治政非一端故或有事於社而出令則必其順地勢以經理上宜是則效地之政也祖廟以享人鬼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故有事於祖廟而出令則必尊尊親親以廣愛敬是則仁義之政也山川以興財用故有事於山川而出令則必其興起事功而利民用是則興作之政也宮室飲食車服制度之大者故有事於五祀而出令則必其有以定上下之品制而不亂是則制度之政也蓋吳天明旦鬼神體物而不遺三百三千禮入至小而無間則后土山川祖廟五祀皆莫非天而效地仁義興作制度皆莫非效天矣夫如是則政治君安而安得有疵國之憂乎○此章言無禮則無以正天下國家故爲政必以禮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參七南反處上聲樂音洛○參猶考證也參於天地即本上章言聖人本天效地列於鬼神以制禮者凡所以正天下國家耳處猶區別也區別其定分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效之以制禮定分所由序也玩如玩占之玩樂者翫而不括之意玩索其流行之所運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效之以作樂民情所由洽也天有四時地生財用人生於父而教於師然無以品節之則氣化人事不能無偏倚過不及之偏聖人本天地之正理以順天時而興地利以裁成而輔相之以厚民生而正民德所謂以正用之也夫如是則民分無不定民情無不治而法天者實還而贊助乎天矣必如是而後爲天下君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



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陳雲莊以三明字皆當作則今從之分去聲○承上文立於無過之地而言人君者臣民之所則傚故處尊有富而爲臣民之所奉養服事若君而則傚人則是其身不能無過而無以爲君矣惟其能立於無過之地故百姓皆則君以自正其德養君以自安其分事君以自顯其仁以其本天發地而出身加民者皆莫非天理之當然則禮教四達上下安民志定故人皆以得死爲榮以倖生爲患也死生舉其重言之禮達分定禮教之成也愛死患生人情之治也○先君子曰人君固當立於無過之地矣然何以能無過也則尊賢親而法天效地以自治者猶必有在惜乎記者末之能言也至此節之言抑揚太過將使爲君者岸然民上而飾非文過不嗜善言其失尤非淺鮮矣故先儒病之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讀者擇焉可耳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音智去起呂反○知者多詐勇者多怒仁者多貪氣質之偏也任其氣質之偏則不安於分矣惟以禮治人之情則用其知以明禮用其勇以强禮用其仁以守禮有所範圍而氣質變化可去其詐怒且貪之失矣此所以禮達而分定也○朱子



曰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故用人之仁當去其貪之失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辨同○死宗廟猶言死於先君也變有分辨也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若其爲己死則或可以無死所謂辨也以禮達分定故如此此所謂愛其死而患其生者也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仁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耐音能辟音闢惡去聲弟弟下弟字音悌長去舍皆上聲

○禮達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先王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豈私意之所能致哉蓋有以深知夫人情有不可使之不遂其願而又不可使至於流者故開辟十義之途因人性之所固有者以品節之而與之以其由明示之以講信倫睦之利與夫爭奪相殺之患然後天下人有以各遂其情而安其分分相安而利興情不流而患息而於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然所以治七情脩十義者苟不本於天理之節文而無法則之可守則又何以治之故爲政之必以禮也○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泛愛那物欲則有意必得便要拏將來或問七情還是好邊歹邊先君子曰七情也說不得好歹須看著在何邊蓋情只是氣之靈如喜善惡惡便是好如飲食男女一向流去便至爭奪相殺譬如田地是會生物的這是田地之情然種稻便好生草便歹故曰人情以爲用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惡去聲○言七情之中欲惡其大端情者心之用也此及下節復申上節末句之意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度待洛反惡如字見賢偏反舍上聲○情發於外而本於心方其藏於心而未形於事之時或由於義而爲善或反是而爲惡既不見其色則無以測度其情矣窮猶鞫治也使之盡去其人欲之私而一於義理之正也蓋情之既發而治之則政刑而已而其治已淺矣於情之未見而治之則必輔翼之以義理範圍之以節文使情之美者日以相長而生而情之惡者自消是舍禮無以也○此章言聖人制禮所以治人情而正天下國家而非禮則無以治人情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德以理言陰陽以氣言鬼神卽氣之屈伸往來者而五行又陰陽之目各以一端言者也交會者妙合凝聚之意言人之有生得天地之正理陰陽鬼神之和會五行之精氣而爲人也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得其秀而最靈者爲人○石梁王氏曰此語最粹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此以下以天道之本然言秉猶執持



也天秉陽以運於上而日星則垂照於下地秉陰以承於下而山川則竅通於上蓋獨以天言則陰陽皆天之運分天地言則天陽地陰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而日星垂山川竅則陰陽之交會也陰陽二氣變合而有五行分五行之氣而循環爲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無專位而分旺爲而鬼神行乎其中矣和者各適其常而不相背也日月皆垂於天然日有常度而月則有盈虧蓋日之行由於天而四時循環實又主於日日出入而有晝夜日南北而有夏冬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以日行有常故月行與日歲十二會而生晦朔弦望故謂播五行於四時唯其和矣而後月生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亦以合五行之數也言此所以爲後文月以爲量張本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還音旋下同○迭更迭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而五氣之運更迭循環生氣盡於夏長氣盡於秋成氣盡於冬藏氣盡於春是迭相竭也然藏者生之本生者長之本長者收之本收者藏之本陰盡於夏而夏至則又陰之本陽盡於冬而冬至則又陽之本是還相爲本也相竭相本者氣而所以相竭相本者則天道之所爲流行也下三節倣此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五聲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五行之發而爲聲也十二管陰陽各六統陰陽爲言則謂之六律也六律六呂以長短之序言則子黃鐘丑大呂寅太蔟卯夾鐘辰姑洗巳仲呂午蕤賓未林鐘申夷則酉南呂戌無射亥應鐘陰陽迭間以上下相生言則黃鐘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林鐘林鐘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太蔟太蔟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南呂南呂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姑洗姑洗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應鐘應鐘三分益一隔八上生蕤賓蕤賓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大呂大呂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夷則夷則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夾鐘夾鐘三分損一隔八下生無射無射三分益一隔八上生仲呂仲呂三分益一則又隔八上生黃鐘然律呂生生不窮而聲則止於五故黃鐘一宮則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林鐘二宮則太蔟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鐘爲角太蔟三宮則南呂爲徵姑洗爲商應鐘爲羽蕤賓爲角南呂四宮則姑洗爲徵應鐘爲商蕤賓爲羽大呂爲角姑洗五宮則應鐘爲徵蕤賓爲商大呂爲羽夷則爲角應鐘六宮則蕤賓爲徵大呂爲商夷則爲羽夾鐘爲角蕤賓七宮則大呂爲徵夷則爲商夾鐘爲羽無射爲角大呂八宮則夷則爲徵夾鐘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夷則九宮

則夾鐘爲徵無射爲商仲呂爲羽黃鐘爲角夾鐘十宮則無射爲徵仲呂爲商黃鐘爲羽林鐘爲角無射十一宮則仲呂爲徵黃鐘爲商林鐘爲羽太簇爲角仲呂十二宮則黃鐘爲徵林鐘爲商太簇爲羽南呂爲角是謂還相爲宮蓋陰陽五行之氣有自然之節度彼此相和而未嘗有所强然者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和去聲○五味水鹹火苦木酸金辛土甘五行之和而爲味也和調和之宜也六和者五味而加以滑蓋血氣之類味之本乎天者也五味而又各以六者和之十二食十二月各有所宜食如春多酸夏多苦及春行羔豚膳膏薌之類然記者以配上文言耳不必强求其目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五色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黃五行之彰而爲色也章錯以成章也六章者五色而加以玄黑而有赤之色如天之玄遠也十二衣亦無庸强求其目以五色爲質而又各以六章文之亦循環不窮也蓋聲音食色五行各一其性陰陽對待之體也而律呂章和五者還相爲本陰陽流行之用也自其體言之則各有其序而不亂自其用言之則合同而化於無窮此天道之本然而禮樂所由興者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



**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別皮列反○變德而言心者兼以秀靈之氣言之也端緒也五行之理備於中而其緒以時達於外也天地之心以存主言五行之端以發用言也聲律旋相爲宮味和旋相爲質色章旋相爲質在天有本然之理然能知其味而稚之聞其聲而辨之察其色而章之者惟人而萬物不能與焉是可見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人之德卽天地之德然人心有覺而天地無爲第恐其欲動情勝以至於流則背乎天理之當然而爭奪相殺乃由斯起聖人本天地自然之理因人心固有之良而制爲禮樂以定其分而和其情此禮樂之教所由興所謂以人治人之道也○惡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紱按此段俱甚精或古聖嘗有是言而記者据撫之也奈後文又止一向夸大去於此旨不能實有發明矣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

**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

**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量去聲畜許六反○八者天地之心故聖人立法必以天地爲本天地闔闢而有陰陽故以陰陽爲端端緒也由其緒而引伸之也陰陽流行而爲四時故以四時爲柄柄執以爲主也四時之運紀以日星故以日星爲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故月以爲量量程限也陰陽四時日月之迭推皆鬼神而已故鬼神爲徒徒與也陰陽四時之定體則不外於五行故五行以爲質質幹也其在人則爲禮義故禮義以爲器器用也凡以治人情而已故曰人情以爲田人情無不中和則天地中和之氣應之而四靈可致矣故曰四靈以爲畜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事行之行下孟

禮記章句　卷之四　禮運第九

反○人者天地之德故作則必本於天地則民彝物則之理無不包舉矣德無爲而氣有覺氣之發用爲民情故以陰陽爲端而求之則民情之順理乃安從欲則危亦大可睹矣情之所發而事興如飲食之情則有燕饗男女之情則有冠昏而事之興也必當其時故燕饗有節冠昏有年猶陰陽之運於四時各適其候也故觀於四時以立事之柄則制作合於人心而人從之故事可勸事必有紀謂事之節文也有節文而後事得其序猶驗之日月而後時得其正故以日星爲紀則事可秩功事功藝分藝也事必各當其分而後成如子之成其爲子臣之成其爲臣稱其分以程功猶月之盈闕有朔而成月故取法於月以限量則功成而協於分藝也時之變通無定歉一焉則泥而不可守故興時爲通變如三王之損益因荒殺禮之類猶鬼神之屈伸而有恆故鬼神以爲徒則通變而不失其宜故事可守而民不倦事之定體有常踰越焉則失而不可復故以理爲定守如視聽言動之則子臣弟友之常循五行之分播而相本故五行以爲質則有定而不失其序故事可復而民不越此皆作則之本也作則之審如此則禮明而義辟矣於是以禮義爲用而施之以治人情則合於物理宜於人情民無不勸事有節文各安其分以守之不厭行之不

踰而事業德行可以有成矣考成也奧室西南隅人之所尊所安也人各遂其所尊所安而太和之感四靈可致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淪鳳以爲畜故鳥不獀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淪實枕反獀況必反狘許月反○鮪魚之無鱗者淪獀狘皆驚去之貌龜可卜以決疑故言人情不失謂知所趨避也此節申明飲食有由之說○石梁王氏曰衍至此無義味且大迂疏何所無龜愚謂禮樂與而四靈至所可言也以四靈爲畜而鳥獸皆不獀不狘則不惟迂疏且無是理人既取鳥獸以供飲食而鳥獸安得不獀人制禮以治人情亦必以天地爲本也○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瘞音瞖繒似仍反○列秩也瘞埋繒幣以禮神也宣布也承殺天降命之意而舉祭禮言先王以蓍龜能紹天明故執蓍龜以卜日而陳列祀典遂因祭祀而降命以設制度故國有定典官有收御而事各



有所主禮各得其序如下文所云也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天位天子之位也爲天之宗子而紹天出治祭帝於郊事天如事親是所以定其爲天子也地生物以養祀社於國四之北所以陳列地利以示人而使人知報本也立愛惟親故祖廟之祭所以本親親之仁以施之天下而使人知各親其親也儐賓禮之也三公四瀆視諸侯猶朝覲宗遇之爲賓禮示人以賓主之交講信脩睦之道也飲食居室民事之大者五祀之祭所以推事爲之本而示人以不忘始也上文言祭祀列而後典禮定故此言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而所爲列之祭祀者如此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列祭祀而制度由是設矣故宗廟之事宗祝領之變理之道三公任之學校之禮三老明之王有祭祀則巫導

其前王有言動則史書於後有疑則卜筮以決之飲食則瞽矇以樂侑之所謂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者也王居其中不必他有作爲也惟恭敬省察窮理養心以守夫天理之正而已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藏去聲○祭祀列而典禮定故天位本仁以教天下而天下皆知事於孝慈本事以節天下而天下皆懷尊乎法則神無言而格民不介而孚也如此則是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祭乃民義所由脩而禮教之府藏也謂之藏者言其達於用而不窮也孝慈服焉句下當有禮行於山川云一句蓋闕文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音扶○列祭祀設制度而禮教之達如上文所云矣是故夫禮之本原只此至一之理分而對待轉而闔闢



流而循環列而往來屈伸無非此理聖王殺天地列鬼神以降爲命令如定天位列地利之類則制度皆與天合而國典官常有主有序其設官分職亦莫非天理之本然也結上文然此節之語殊難致詰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守溪出一個太一仍是莊列語○此章言先王之制祭祀所以達其禮教及於天下蓋以廣前章承天之祐及降命云云之意也○夫禮必本於天殺以夫政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去聲養當作義冠去聲朝音潮○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禮之本乎天也及動而形見於下則高下散殊而尊卑各有定位矣分列之於事物則三百三千體物而無不在也變通以從時如上古茹毛飲血及三代損益至於大成而凡事亦莫不各有因時之宜也協合也分定分藝猶事也各協於定分事爲之當然而不可踰越也此禮之本然所謂天理之節文也居猶在也其在人則人道之當然其行之則以貨力之用辭讓之節飲食之需以達之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爲人事之儀則也故禮義也者

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養去聲壞音怪喪去聲去起呂反○禮紀義綱禮儀文義事理也無禮則無所範圍而惰慢邪僻之容見矣故禮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講信修睦養生送死事鬼神皆天理之當然而人情所不能已者達通也竇猶道也惟聖人知禮之不可以已而去禮則底於喪亡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人道之必以禮猶酒之必以麴糵君子厚禮故其情厚小人去禮故其情薄情薄而失義所以致喪亡之禍也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道人之當然義而已矣柄秉也所執持也禮則所以品節其當然之義者也無禮則情流而義失故聖人知禮之不可以



已而脩人義之所當執持者與其所以品節之詳以治人情而使之得免於喪亡之禍也因前章有人情以爲田之語故下文遂以治田譬之脩禮以耕之義猶耒耜之耕田而可播種也無失其陳義以種之義者人道之幹無義則禮爲虛文而已敷陳人道之當然以教民其由於禮猶耕田而播種也本仁以聚之仁者本心之全德所謂天地之心也仁渾然之體義萬殊之用使徒強於義而不反求之本則義亦外焉而已故必本之以仁如十義則先慈孝而禮主於敬本使惻怛之意油然日生則百行由是可全久之而萬物一體義自不可勝用矣是猶治田收斂也講學以耨之講明理欲之辨使之知去不義以全義猶治田之去草也播樂以安之樂所以養人之性情使之優游饜飫於仁義之中以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播之以樂則義精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矣是所以安之也此禮教之成也○脩禮陳義二條自聖王立教言未就學者身上蓋禮者教之規模條例而義則正其所教之事也至於講學則所以施之學者以使之必由於禮而長養其義也講學者致知以立力行之本本仁者力行以踐致知之實播樂則所以成之矣此數條立義甚精可深玩焉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實謂定體也義隨時而無方禮一定而有體故曰禮也者義之有實體者也若因時制宜唯義所在則禮可以義起如喪具稱家有無三王不相襲皆因時制宜之道也○此節以聖王之脩禮陳義言蓋脩禮正將以陳義猶耕田正求以播種田有定在而播種惟時禮有經而義有權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聲○分去聲○藝猶事也爲子爲臣其事各有定分也節裁制也仁者心之德統其全而義則心之制分其節也協之於事而得其宜講求於仁而得其節則義精矣強強立不反也言學者能精義則有以自立而外物不足以奪之也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得之者尊義者仁之散殊仁即義之一本順即下文所謂大順言推以治人之本體也總萬事之本立治人之體何尊如之○此二節皆就學者言蓋所得之淺深層次也不及於講學播樂者仁義本於己而禮樂則循乎教之所施講學即所以精其義而播樂即所以熟其仁又協於藝講於仁即講



學之事而所謂順者即樂之達也○合此三節皆反復上五條之意而禮有定體即章首所謂列而之事禮以義起即章首所謂變而從時義協於藝即所謂協於藝仁者順之體又所以起下文大順之推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此就施教言合猶要也學者能至於仁則亦既有諸已矣然未至於安仁則猶未足以盡其意味之實也劉氏曰此反譬以申明前段聖學教養之事有始有卒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就成學言順和也施之事功而無所乖戾也安之以樂其學成矣然學者而有其體則又當達之用使未見之行事則猶未足爲充其量也劉氏曰安之以樂之前皆成己之功明德之事也達之於順之後則成物之效新民之事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

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動容周旋中禮睟然見面盎背和之達於身者然也法可則也廉有守也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謂以樂章德而行之天下隨也考成也相與成其德也以成己者達之成物家國天下生送死事鬼神無不有以充其量如此至於大順則養矣劉氏曰此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苑音鬱○事大積大事疊積也苑壅滯也間中間也申言大順之意言禮明樂達德立化成以治天下則雖大



事疊積而明良喜起於事亦可無所壅滯雖事之不合者一時並行而義可與權行之亦不至於背繆雖事之細者而禮入小無間行之亦無所遺失且和平所感雖至幽深而無不可通定分所協雖至茂密而有中間萬物一體連也而未嘗無等則不相犯萬事殊途動也而要之一本則不相害是順之至也至危者莫如人情明於大順之道則知所以守危而無壞國喪家亡人之禍矣○自聖人脩禮之柄以下本言先王之以禮治人情然學者治其情以至中和之至則又可以治天下國家上下一德而風俗同乃所謂大順也此言明於順者則又自知所從事之始言之故下文又推之而後結言其實如章末所云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順其宜而不使渚者居川不使山者居中原順其宜而不使之困也時當其時也合男女須爵位皆必當其年德如男三十有室女二十而嫁四十始仕五十爲大夫而爵位必稱其德男女之合亦必酌其才德所宜以爲匹也此脩六府和三事之事節其宜而不使之淫也順其宜而不使之敝順也節其宜而不使之淫亦順也以禮制中使合於義蓋先王所以順者如此天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禍民之情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大順之道實具於脩禮之中物當其分則有序而和物失其宜則無序而不和矣故禮者防之而使之順之具也樂者導之而宣其順之方也不先有以節而防之則無可以導而宣之故禮先而樂後此順之道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



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椒音藪○愛猶吝也道四時日月之順序也膏露之凝而如膏者醴泉甘泉器車器用車輿之材自然而合度者也馬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鳥獸胎卵可俯而窺如漢史桑下有馴雉皆聖王之類則是無故言豈無故也脩禮以達義即脩禮陳義之教脩禮所以達義也體信以達順即本仁播樂而達之於順之說以德之全言曰仁以德之實言曰信其實一也大順之肥見於天下大順之氣通乎天地而大順之實則本於脩禮達義體信達順故曰此順之實也朱子曰信實理順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罷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不通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可致此體信達順之道雲莊陳氏曰此節所云蛟龍在宮沼之類極言至順感召之異耳不以辭害志可也○此章首言禮本於天爲人之大端而不可去故聖王脩禮陳義以治人情以承天道即天章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之說也又言能以禮治人情而達於順則人無不化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即天章聖王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之(就)也其言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即第三章始而安之所以制中無過不及凡以維持人情以合於義而保合之使不至於危亡非有強也凡民之情拂之則困而縱之則淫不使山者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順其宜而不使困也時當其時也合男女須爵位皆必當其年德如男三十有室女二十而嫁四十始仕五十爲大夫而爵位必稱其德男女之合亦必酌其才德所宜以爲匹也此脩六府和三事之事節其宜而不使之淫也順其宜而不使之敝順也節其宜而不使之淫亦順也以禮制中使合於義蓋先王所以順者如此天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禍民之情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大順之道實具於脩禮之中物當其分則有序而和物失其宜則無序而不和矣故禮者防之而使之順之具也樂者導之而宣其順之方也不先有以節而防之則無可以導而宣之故禮先而樂後此順之道也

諸飲食以下之意自事大債而不苑以下則反復推言大順之道而卒歸本於脩禮達義體信達順焉所以終一篇之意也是其語維純正而章末一節亦啓後世爭言祥瑞之端夫致治而祥瑞蕘是有此理但其言已近夸矣獨是禮教之治至於大順其盛可謂至矣而篇首小康之目何居豈草昧之風反有勝於體信達順之化哉又篇中治人之說詳而自脩之說畧是恐其於體信達順之方記者且未能有以熟寬而確見也是以一篇之說擇而未精語而未詳純駁相參自相矛盾不能一致然篇中又有至純至粹之語戴記中殊不可多得者是豈其撮古經傳之言而串以己意故有至於首尾舛繆而不自知者歟學者其擇焉可也

禮記卷之四終

# 禮記卷之五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邑俞　潢桓漳　校字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 禮器第十

同邑余家鼎彝伯

此篇大意以忠信爲本。而文則惟其稱中。間雜舉器數爲言。要不外稱情立文之意。而首尾則歸於忠信爲主。較之上篇之言。更爲切實醇正云。取篇首禮器二字名篇。凡二十二章。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



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筠音匀○器猶材質也禮器謂學禮之質即下章所謂忠信也大備備禮義於身也釋猶回邪措置也箭小竹筠竹之青皮柯枝幹也言學者先有德盛矣禮之所以能成德者以其能消人回邪之心而增學禮之質器故能大備禮教於其身能備禮於一身則其德盛矣之所以能成德者以其能消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質器之美措之一身則無不正施之於事則無不通故君子而能備禮於躬則如竹箭之有筠其文外著如松柏之有心其本內存雖歷歲寒之變而亦可以永貞其遇矣忠信篤敬故外無不和之氣正己無求故內無怨尤之心外諧則足以動物而物無不懷仁內無怨故可合於神明而鬼神饗德矣所謂盛德者如此釋回增美禮之成其德於外也德成於內也措正施行禮成其德於內如松柏之有心文見乎外如竹箭之有筠外諧筠之著也內無怨心之貞也凡後章所謂外心內心者皆本此章之意。○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立猶制也不曰制而曰立者重本之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先王制禮本因人有是忠信之德而因揆度事物義理以爲之節文故節文無常惟實心之是稱苟無其本則理爲虛文然有是實心而無節文則亦無以行之本末不可相遺也蓋無本不立故必有載禮之器而後能大備於禮無文不行故必至於大備而後可稱盛德禮以器而備器又以禮而美益增故繼上章而言此以示人也然上章主學者言此章以先王之制禮言通篇推廣禮文爲言而實不外此二章之意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設猶施也因地宜而設施之也理治也宜猶主也謂人之材也曲一偏也言禮必合天時因地財順鬼神合人心以品節夫事物之宜者也天時各有所生地利各有所宜人心各具本然之能物曲各有自然之利苟非天時所生地理所宜而用之以爲禮則是拂乎物理事宜而徒爲觀美人心忠信之能亦以薄矣拂乎



人心物理之本然則亦拂乎天地鬼神故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二句又舉非地之所養者以明之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殺色界反○定國之數其定國賦稅所入之常數也經常法也倫類也敘也與猶以也上下謂豐荒大殺下也匡與恇同恐也禮必合天時因地財而不可以奢費徒事觀美故有國者必通計其定國租入之數而度外不傷財不害民則內有以立其忠信之心矣。○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稱去聲○時因時之權也蓋時變出於不得已則有權於常經之外而實所以善其經者也爲大者難之之意順順其經常之道也體者幽不可見而實與物爲體因體其性情功效以禮之也宜事物之宜也順也體也宜也皆禮之經也稱者因情以立文而爲豐殺之節使本因文而

行文亦以本而立也此禮之緯也上章已有稱字之意自此章以下則皆以稱言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革音棘○父子繼世君臣定位常也舜天下而授之人及伐君而代其位非常經矣然隨草昧之治非聖人無以勝任際毒痡之至非征伐無以救民故揖讓征誅時爲之耳然權非聖人不可行也此時之所以爲大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義小異革急猶謀也言武王非急其利天下之謀也亦以先王有安天下之心而大勳未集故承先王安天下之德而成之乃所以追來孝耳引詩爲言又以見權之正所以善其經也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萬物本乎天地人本乎禮恩莫篤於父子義莫嚴於君臣此人道之大經也不及夫婦兄弟朋友者舉重以該之耳順理守經此人人之所當盡者也故順次之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鬼神無形與聲而體物不遺因其體而報祭之故曰體民義以明而鬼神以幽故次之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倫體禮之綱也報本追遠之用講信修睦之交

禮記章句 卷之五 禮器第十 三

所以處物之義而爲倫體之節目者也故宜又次之此皆所謂義理禮之文也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稱去聲○禮必有稱舉二端以見其略也或豐或儉皆協乎物宜而合於人心以將誠耳故謂之稱國有守龜以作大事大夫有則用之而已無常寶也圭玉者所頒爲諸侯之瑞非大夫所藏也臺門築土爲臺而於其上屋之以爲門亦諸侯之禮也有其實而後有其文稱情以立文故曰言有稱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其施廣博者其報本深遠其施狹小者其報本淺近皆稱情以立文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天子朔食之豆數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主國食使臣之豆數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介副也牢太牢介以通命牢以禮賓介牢各視其命數大夫使則各降其君二等此舉其概言天子之席互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重平聲○舊說天子祫祭之席五重兩君相見賓主席皆三重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七月而葬待同軌之至也五重謂茵及杭木茵以藉棺用淺縞布夾爲之者茅秀及香草其中縮二橫三爲一重杭木所以杭載於上下棺之後置杭木於棺上亦縮二橫三上加杭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亦五重也八翣翿二翣二雲四五月待同盟之至六翣翿二翣二雲二三月待遠親之至四翣翿二翣二雲二凡此以治功遠者用物宏治功狹者用物少也

此以多爲貴也總上文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無介者天下爲家無爲賓之義也牲用特貴誠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膳用犢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之事天也周禮諸公再祼而酢諸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是享諸侯皆灌用鬱鬯諸侯

禮記章句 卷之五 禮器第十 四

相朝禮亦然也大夫來聘享之則有脯醢皆貴誠尚德之意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禮食天子一飯而告飽諸侯再飯而告飽大夫士三飯告飽御食者勸侑而後加餐自食其力者則飽而自止無告飽之節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反○路車也大路商路祭天所乘繁馬腹帶纓鞅也當馬之膺繁之下垂者也用五采織罽爲之一匝曰一就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云七就字之誤也

圭璋特琥璜爵半圭曰璋諸侯朝王以圭然此與周禮不同未能詳考

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不上於堂惟圭璋特也琥琢玉爲虎形璜半璧也享君束幣加璧圭君享使奠酬將幣以琥享夫人束幣加琮夫人享使將幣以璜故曰琥璜爵圭璋異於人道不爲重而琥璜爲輕也

鬼神之祭單席假多重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特特揖之也旅之者士雖衆君惟總一揖之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

此以大爲貴也。量去聲○凡以優尊養望著威重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散去聲甒音武○爵受一升。散五升。觶三升。角四升。尊酒尊。缶大尊。壺受一石。甒五斗。獻獻尸。舉舉酬也。尊之小者近君。其大者諸臣之所酢也。此猶貴少之意。其禮制則今難悉考矣。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臨下廣者其處高。臨下狹者其處卑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桷禁。此以下爲貴也。埽色報反桷烏據反○埽地而祭。謂郊祀也。禁桷皆承尊之器。以木爲之。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芰爲飾。又刻足爲搴帷之形。桷制同禁。而無足。廢禁。不用禁也。大夫用桷。士用禁。蓋其高有在。不必藉物以顯其高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鷩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斧形。九曰黻。兩己相戾。皆繡於裳。周制上公同衮冕。侯伯鷩冕。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自宗彝以下。大國之孤卿希冕。則升粉米以繡於衣。大夫玄冕。玄衣黻裳而已。孔氏曰。九章以下。其中有黼希冕而下。其中有黻。故特舉黼黻爲言。士玄衣纁裳。爵弁服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藻。宋也。以五采之繩貫朱綠。舉其概也。周制上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公卿四旒。大夫三旒。此言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不合周制。失所考矣。凡此其德盛者其文著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樽杓。此以素爲貴也。琢當作篆。和去聲。越官活反。鼏莫力反。樽音展。杓裳約反○無文。不爲文飾也。無容不敢飾爲容儀也。大圭。天子所搢。長三尺。不篆刻爲文飾。太羹。太古之羹。涪煑肉汁。不用菜和。猶玄酒之意也。六路。路車中以蒲秸爲席。不用茵蓐也。犧尊。畫牛於尊腹。越席。以粗布覆鼏之。樽。木名。色白。以樽爲杓。不用雕漆也。凡此皆致其誠敬。不爲外飾之意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省悉井反。殺色界反。稱去聲○省。察也。先王制禮。豐殺不同。然必稱情立文。故取數多。而不爲豐。取數寡。而不爲殺。其所以當然之故。學者所當深察。此孔子之言也。記者引之以結上文。而又言其所謂不豐不殺者。正所以言禮之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詡荒雨反。樂五教反○承上章而申其義。詡。博徧也。心非有內外。而言外心者。言忠信之心著顯於外也。盛德之發揚。有足以溥徧萬物者。以其理之所本者盛大。故其及物也亦廣博。而非取數之多不足以稱其德矣。此如天子繼天出治。則天下羣仰爲君父。故用物非多。不足以稱其實也。然有是備物之用。而



非有揚詡萬物之德。則亦不足以稱之。君子省之而欲其稱。則博施濟衆之懷。亦有所不能已矣。故君子樂其實心之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內心。言忠信之心存於內也。產。生也。猶非物所可比擬者。此如天載之無聲臭。自不得不取數之少也。然有是貴少之文。而無精微之德。則亦不足以稱之。故君子反觀而慎其獨也。○此二節。舉多少以該大小高下。文質以中明稱之義。外心。卽竹箭之有筠。內心。卽松柏之有心。貴多貴少者。義理之心。而樂發慎獨者。忠信之本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樂音洛。心也。尊者。恭敬稟承之意。卽慎獨也。外。外心也。樂。樂發也。貴。謂物無可稱。美。發揚詡物也。內心以慎獨。則貴少也。稱

矣外心以樂發則貴多也稱矣貴少所以稱其內心也貴多所以稱其外心也然則先王之制禮也稱情立文各有其當然而確乎不可踰越所可見矣。申上章末節之意而又以起下文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攘如羊反○君子以德居位者也匹士無其德無其位者也罪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管仲齊大夫名夷吾鏤簋刻鏤以為簋飾也紘冕之系也以組為之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節柱頭斗拱梲梁上短柱也刻山於節畫藻於梲此天子諸侯之廟飾管仲僭之濫於多而不稱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大夫少牢而晏子以豚且併豚兩肩不足以揜一豆豚肩在俎非在豆此甚以言其小耳此寡以隘而不稱者也。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君子謂有位者慎求其稱也慎禮以紀眾則禮達或濫或隘而不稱則潛亂相仍而亂作矣。孔子



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論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所謂道者亦慎之而已慎則內存忠信之心而文必義理之比所謂稱也故受福孔子自言如此以示人知所省而記者引之以結上文之意。○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麾音揮樂音洛葆音保○雲莊陳氏曰君子記者自謂也祭有常禮不為祈福周禮太祝掌六祈蓋有故則行之非常典也麾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葆褒也器幣有定制不以褒大為樂嘉事冠昏之事奠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及猶至也郊牛角繭栗宗廟角握各有所宜不必皆及肥大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愚按揆於義理以達其忠信之心則得祭之道矣乃所謂稱也此承上章而專以祭禮言下章又言不稱之失也。○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臧文仲魯大夫名辰夏父弗綦亦魯大夫逆祀躋僖公也魯莊公卒慶父弒子般立閔公二年復弒閔公季友立僖公而誅慶父僖公雖閔公之兄然閔公先立則僖公嘗為其臣矣故僖公廟次自在閔公之下及文公二年八月有事於太廟夏父弗綦為宗人以為僖兄閔弟乃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失禮甚矣時文仲為正卿而不能正其失故孔子譏之。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缶夫奧當作爨夫音扶盛平聲○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其為在天之神故燔燎以升其氣於上而祀之也宗廟之祭至尸食畢而祭爨神宗婦祭竈爨烹者祭竈爨其神則先炊所謂老婦也弗綦為宗人以為竈本火神遂燔柴以祭之故夫子譏之而明其義以見文仲之不能正為不知禮也。○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當去聲○體身體也不當如上章所譏之類即不稱也大貴多小貴少也顯發揚詡物微德產精微也損之益之揜之大之則不當不稱矣蓋以禮之文言則三百三千其間



多少大小高下文素至為不同然要之稱其顯微之實而本以忠信之心則其致一也苟不求其義理而妄以己意損益之則必不當不稱而不成其為禮矣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朱子曰經禮即儀禮中如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曲禮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坐如尸立如齊之類其中小目有三千也道氏曰經禮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曲禮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自此章以上皆反復申明禮之欲其稱欲人致者實富然而無以僭妄失之也。○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慤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實若有情則無偽盡慤則不苟致敬則無貳無雜而光輝文成章而有序以多為貴外心亦誠也敬忠信為本也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撰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殺色界反撰音芟放上聲撫遮拾反○直情而行情之至者不事文飾也委曲

而殺其情。分之所在。以義斷之也。常經而等之。恩義之至尊之等也。揜此而播之彼。若婦之降私親而隆夫家。義之分也。推下而進之上。若祀宋天子之事守。周公之追王上祀。仁之至也。放而致其文。以昭德也。放而不致其文。以明分也。摭拾也。惟其可用。則拾取而用之。無所嫌疑者也。此又貴多貴少中間之節目。皆義理之權衡。而人所不可省者。人能一本於誠。而又於此察之焉。則庶幾可以無不稱之失矣。三代之禮。一也。民其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三代之禮不同。然同本以誠。若之心。而協於義理之稱。此其所以爲善。而民皆率由之。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如殷之尚白。異於夏之尚黑耳。其若義理之大體。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則夏之所造。殷皆因之。而不能變也。變黑言青者。以叶韻耳。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武當作無○因上文而舉祭禮言之。周人之祭。尸坐而不立。其詔禮侑食之人。皆惟當告則告。而無一定之方。其禮亦猶素青之異尚耳。其義理之所當由者。則初無不同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夏禮尸惟飲食則坐。非飲食時。則立以終祭。殷人則坐尸。殷因夏而損益之。周又因殷而損益之也。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醵其庶反與平聲○周之坐尸。與殷禮同。而所以異於殷者。則六尸相與旅酬。六尸者。三昭三穆。蓋祫祭之時然也。不及太祖者。特尊之也。醵斂錢其飲酒也。曾子言此。猶世俗之醵。言飲均而情洽也。三代損益雖有不同。而其道則一。蓋於祭之一端而可見矣。○此章言禮以誠爲主。而義理則各有其稱。三代之因革損益。莫不皆然。蓋以申明篇首第二章之意也。○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爓蒼鹽反○郊天之祭。先殺牲以血氣祭。然後爓腥。爓終於獻。孰宗廟大饗。則血毛與腥並薦。祖禰五祀之祭。三獻。則血腥爓皆一時同獻。羣小祀獻孰而已。此言郊血大饗腥云者。據先設者爲言也。蓋致敬之道。不徒飲食之需。而節文之詳。其有深遠之義。禮雖本於人情。然始皆直情而徑行。則文無足觀。而情亦以流於褻。故記者謂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而先舉四者以證之。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慤苦覺反。蹙子六反○作。起也。致。猶行也。七介。以諸侯言。慤。愨也。直愨。迫狹也。由郊饗四者觀之。則君子之於禮。非徒起而徑行其情已也。有不忘本始之意焉。如先以血腥者。不忘茹毛飲血之初意也。凡事莫不有由始。故交必有因而前事。必以漸而至。有因而後著其敬。有漸而後得其和。兩君相見。必先以介紹。不然。則太愨。愨而流於褻矣。必行以揖讓。不然。則太迫蹙。而近於嗛矣。禮本人情而行之。必以節文出之。必以退。孫淺觀焉。若近於迂。而深省焉。則有以見其爲事理之當然。有不如是而不可者。是若遠於情者。正所以善其情。此禮之所以能釋回增美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頖音泮。惡。汪胡反。池。徒河反。○頖宮。諸侯之學。魯人將郊。則先於頖宮奠告后稷。以將奉稷配天。故欲因稷而先達於上帝。亦介紹之義也。河。晉望。惡池。亦晉川名。泰山。齊望。配林。亦齊晉之山也。蓋晉齊以惡池配林。從祀於河岱也。三月。滌牲。七日。散齊。三日。致齊也。介紹而後敢通。戒宿而後敢祭。唯恐其失之。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相去聲。溫如字○擯。主使接賓者。詔相。禮也。相。樂器拊也。樂記曰。治亂以相。以節舞者之行步。故曰相步。溫。和柔也。禮之進退揖讓。有擯相以詔之。樂之綴兆舒疾。有相鼓以節之。唯恐其失之於疏。和緩之至也。○此章言禮固以忠信爲本。而又不可無文。以行之。○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音潮。○本者。人心之本然。古者。事之所存。忠信也。哀樂。人心之天。故舉凶事。朝事言之。雲莊陳氏曰。擗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亦以愜其本心之願望也。此二者。反本之事。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莞音官。鞂江八反○鸞刀。刀之有鈴者。莞。蒲席。簟。竹席。稾。鞂。穀稈也。雲莊陳氏曰。此三者。脩古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禮

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雲莊陳氏曰有主於反本者有主於脩古者但以此二者求之則可以稱述而學之不厭矣○此章言禮必行之以文然要歸主於反本脩古則終所以立忠信之本耳亦上章近人情非其至之意也蓋徑情無文則恐流於慤縱情而不節則恐流於奢僞故禮所以治人情而已損介揖讓亦以其外心也反本脩古亦以其內心也末言可述而學又以起下章之意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無節於內謂心之流蕩虛僞而不忠信也心流蕩而無節則觀物必不肯察其事之所當然然有心於察物矣而不循夫先王之禮以求之則無所持循又終無以得其理之所以然也不察不得故作事出言皆不以禮而人亦弗之敬信此禮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又非不忠信者之所能學也致趣也物理事宜之趣皆於禮見之故察物必由禮也此與首章之意相爲反正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朝音潮放上聲亹音尾○致推致也朝春分朝日夕秋分夕月然一日之朝夕亦放日月以爲之節亹亹強勉不已之意言先王制禮因天地本然之利而致其當然之用順天時自然之運因水土一定之勢而效法其當然之則蓋由其有節於內故觀物而能察其當然察之而有以知其所以然也是故天有四時風雨霜露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昭著於上下而其所以然者則維天之命淵穆不已惟君子敬契焉有以達之君子即指先王也先王達天而制禮故學者必由先王之禮而後有以察物也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音格○有德謂得於身者有道謂見於事者置立之於位也衆合也誓陳也戒也聚衆而誓之謂合天下而陳列教戒之也因天事天順天之道以事天也中平也陳也因名山升中於天謂巡守四嶽而柴望祭告以其治天下之功升告於天也吉土謂南郊下吉地爲圜丘也饗帝於郊冬至郊祀也曰天曰帝互文耳假至也於升中言鳳凰降龜龍假於郊言風雨節寒暑時亦互文也言惟先王達天故用人而人當其位教民而民從其教然後因天道以事天用地宜以事地而鬼神饗之休徵畢至是以無爲而天下治蓋以其一言一動無非天道而天下敬信之所謂德盛而民化也先王之禮則王之言動自無非禮而學者之言動必由於先王之禮則人亦無不敬信之矣此又與篇首第三章之意首尾相發也○雲莊陳氏曰升中於天其瑞物之臻休徵之至理或然耳而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於此牢不可破皆鄭氏祖緯說啓之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縣音玄○罍尊刻尊爲雲雷之形者縣鼓大鼓應小鼗與縣鼓相應者也禮樂之器以西爲上故其陳列如此房東房也大明日也夫人立在東房而行禮時則出在西階之上猶月之合朔於日而明則漸生於西也承上章言天道運行莫不示人以有當然之理而唯聖人達天以備其理於身則聖人之至德也先王之禮莫非先王之德亦法天而已故因舉祭禮以明之而言其夫婦之位猶日月之行禮樂之交動由陰陽之交會和之至也由先王之禮而察其義亦可以知天道之教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樂其之樂音洛道去聲知故之知音智○禮主於報本反

始是反其所自生也樂主於歌功象德是樂其所自成也先王本天地之序以制禮所以品節事物當然之理以爲人之儀則使人率由之而無失其所得以生之理本天地之和以脩樂所以宣道人心中和之氣以和順於道德使人鼓舞焉而自然以底其德於成是反生樂成之教也乃先王之禮樂廢而慝禮興淫樂興則煩文縟節道欲增悲則治日噫而俗日敝矣蘧伯玉衛大夫達即有節於內而觀物能察者也引伯玉之言以證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之說又言禮樂者人之所以與人交接者也苟不慎而入於淫慝則人必不敬信之而且知其不免危亡矣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蓋亦古語而記者引之也此章言觀人脩己皆必言先王之禮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從去聲○君親牽牲迎牲門外而親牽以入也大夫贊幣而從用幣告神而後殺牲也制祭割牲肝以祭神於室也盎盎齊割牲分裂牲體也諸侯祭禮儀節今難詳考宜姑闕之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



饗之也洞上聲屬音燭○命婦世婦及卿大夫妻也洞洞虛靜貌屬屬腆摯貌勿勿切切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定丁令反○牲入而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則取血毛以入告神於室羹定烹熟而羹成也時將迎尸入室而先告神於堂也道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言求神之所在而未得也祊音崩○祭之始朝踐於堂迄明日繹祊乎外祊門外之西堂故曰爲祊乎外祊意於彼乎於此乎亦古語而記者引之○因前章言祭事故此及下三章皆雜舉祭禮而繹之欲人之深省其義也○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獻其禮文飾矣四望山川及子男之宗廟皆五獻察禮文詳備也侯伯之宗廟七獻神即上章求而未得於彼於此之意也○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

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與平聲○此章所云雖以盡曉大饗先儒以爲大祫三牲牛羊豕腊乾獸肉也內金未詳劉氏謂後篇言鐘次之以和居參之則此言內金示和亦取其聲之和耳其或然也束帛加璧蓋諸侯來奉幣助祭也示德比德於玉也金次之金居龜之次見情亦言見人情之和也與衆共用言衆所同用不貴異物之意也致遠物謂九州之外之來貢者示服遠也周禮戶出入奏肆夏賓出入奏陔夏此蓋諸侯來朝與助祫祭其陳設如此篇首第三章言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以侯國之地有限言故此章言備物如是乃王者之事也又或疑所謂大饗當與後篇所言大饗同是諸侯來朝之饗禮今按束帛加璧以下之文則或說似是抑饗諸侯之與饗廟古者禮賓如禮鬼神其陳設皆相似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



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祀帝於郊尚質貴誠至敬無文也宗廟之器報本追遠自仁率親也喪禮送死厚終者也備服器事死如事生仁也朝聘燕饗尚德尊賢輕財事禮義也欲察物而不以禮弗之得也誠因禮而省其義理之所存則亦可以知仁義之道心德存而時措之宜出矣○自無節於內章至此皆言義理禮之文足以釋同增美措正施行故察物不由禮則弗之得○君子言行不以禮則弗之敬信所以欲人之省其文也

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和去聲○人不忠信則無節於內雖有先王之禮而不察其義理之所存是以越分僭踰從事文飾而不知用之不稱也非忠信之人而可以學禮哉此所謂無本不立也道猶行也○此章乃言忠信禮之本必有忠信之器而後可以大備乎禮苟其無節於內則觀物弗之察所以警人之敦其本也夫忠信之質人之所固有所謂物與元妄者豈真有生而不忠信之人哉亦以汩於私欲而

漓之耳。然則人之所以養其性天以無失其忠信之質者又必有在而存乎人之自勉矣。○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大旅先儒以饗帝謂郊祀惟忠信者可以享禮故徒驚辭華而矜博洽者則雖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也爲禮愈大則其稱之而有以感假也愈難至於饗帝則惟仁孝誠敬之至與天合德者爲實能之不然雖祭如未祭也禮可輕議乎哉議猶言也即上章學禮之謂也然此謂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者亦爲徒誦者言之耳非謂真有得於詩者而竟無一得於禮也。○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闇天未明也偏任一足曰跛依物曰倚。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與音預朝音潮○正祭事尸於室外人將饌至戶而室人於戶受之以陳於尸前既祭而繹賓尸於堂堂下者將饌至階而堂上者於階受之以陳於尸前質明正旦也爲時不久則有[illegible]至於倦怠矣子路忠信質直故敦敬敏而不事繁文是爲得禮之本故孔子善之記者引之以證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



郊特牲第十一。此篇雜釋禮文而以篇首三字名篇篇中有義類確不相屬者乃以圈界之其有義類可通者則聽其連爲一章凡十九章。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特牲一犢也大牢三牲也犢未有牝牡之交故曰貴誠下獻上貴其誠上賜下從其厚餘略見前篇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次路居先路之次者餘音義見前篇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氣得天之氣血腥之類也臭草木之英鬱鬯之類也皆氣之交於臭者以氣臭交於冥漠達其誠而已此釋用血腥之義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朝宗覲遇皆賓禮賓諸侯於廟灌用鬱鬯神之也亦示以誠交之道也此申貴臭之事大饗尚腶脩而已矣大饗饗諸侯也尚上之也脯加薑桂者曰腶脩大饗用大牢有豆籩非止腶脩然設饌以腶脩爲上蓋酒清人渴肉乾人飽畢獻而止重禮而非飲食之道也此申不享味之事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重平聲○兩君禮敵則席皆三重以受賓酢使卿聘則饗以三獻三獻之介即大夫也卿大夫席再重爲介則降一等專單也主君獻介介酢主君君撤去兩重而以單席受酢降尊就卑不以客也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食音嗣○孤子死事者之子孫也饗以酒爲主食以飲爲主此節釋有樂無樂之義據書禘之文則禘字當作禴或當作祠然與周制不合於夏殷亦無可考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鼎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俎數如其鼎數其有十鼎者倍鼎三也是皆奇數也籩豆若周禮醢人籩人所掌及前篇所舉皆偶數蓋鼎俎盛血氣之饌而主之自君故從陽籩豆多水土之品菹菜薦自主婦脯醢經脩治之功故皆從陰不敢用褻味如菖菹繁蒲之類致潔敬也旦明者自夜而晝之交神明之義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

萬物得易以致反○此亦以饗諸侯言奏肆夏春秋外傳所謂肆夏天子以饗元侯者是也易以敬和易而恭敬也卒爵而樂闋者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而樂止及賓酢主人樂又作上君卒爵而樂止也歎之美之也奠酬而工升歌也發德發揚古人之德也人聲得乎天匏竹本於地故貴人聲樂陰陽和而萬物得據理以爲言也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參七南反○旅陳也陳幣無定貨而惟其土之所宜執璧奠亦無定數而惟以道里遠邇節厚薄也以和居參之言以鐘聲之和參置於庭實之間也往猶將也以將其德意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此章皆言失禮所由始也庭燎大炬夜分設之以照來朝之臣者也大載禮曰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桓公用百燎而諸侯倣之是僭禮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肆夏大



饗元侯而大夫奏之其僭甚矣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朝音潮覲當力反使去聲○私覿使臣以私禮見於主君也執圭而使聘也大夫承君命而往聘則得有私覿以申己之信若從君而往朝覲於他國則不敢私覿所以專其敬於君也庭實貢獻之陳於庭者言大夫從君朝覲而庭實私覿何以來諸侯之庭乎怪歎之辭也又言人臣無外交故從君而行則不敢有貳心於君以申言不敢私覿之義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殺色界反○諸侯有相饗敵也君饗其臣以尊賢也若臣而饗君是大夫強而與君敵矣凡私家之富強人君當以義降殺之若君臣之相饗則自三桓之強始也但大夫饗君不止始於三桓此或據魯事而言耳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天子無客禮天下皆其臣也春見曰朝則有迎諸侯之禮法秦交之運也秋見曰覲天子負扆南面侯氏執玉入不下堂見諸侯正上下之分也覲禮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夷王周孝王之子厲王父也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縣音玄○宮縣四面懸樂器如宮也禮天子宮縣諸侯軒縣闕其前也白牡殷牲天子兼前代之禮諸侯奉時王之制則諸侯惟當用騂也天子玉磬諸侯以石設錫以錫飾盾之背也諸侯得舞大武然不當朱干設錫冕而舞也大路天子郊天所乘之路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繡如字○旅道也樹屏也設屏當門之道以蔽內外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坫築土兩楹之間兩君相見獻酢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故曰反坫繡黼丹朱中衣以丹朱緣中衣而如繡黼之文爲領也中衣裏衣也制如深衣而長袂祭服以絲則中衣用絹朝服以布則中衣用麻凡此皆諸侯之禮



而大夫僭之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脅如禮運脅君之脅謂見迫脅於其臣也相貴以等以土地甲兵之強弱爲等而相貴也禮之亂也由天子之微且總結上文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猶諸侯之不郊天子之不祭所以正名分別上下而消僭竊之原也魯之郊禘非禮而大夫僭禮莫甚於三桓三桓之歌雍舞佾由私家之得立公廟是僭竊所由始故記者又推言之但全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又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先儒有爲之說者然左氏或承沿習俗未足爲禮之據宋祖天子自非所論邑有先君之主或別有其故魯有文王之廟自是非禮要當以此記爲正○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謂封夏之後杞殷之後宋守先王之禮樂也微子之命曰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諸侯不臣寓公故古

稽寓公不繼世。諸侯失國而寓他國。曰寓公。其國客之而代象賢比。故不繼世。寓公死。則臣其子。○君之南鄉答陽矣。○此下數條。俱雜釋禮文。不相連屬。

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鄉去聲。○答。對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稽上聲。辟音避。○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君。亦稽首。達也。大夫在諸侯國中。而有稽首之臣。則似二君矣。故家臣不稽首於大夫。尊無二上故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爲去聲。○君於大夫答拜。故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恐煩君。○鄉人禳。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禳。如字。○禳。逐強鬼也。存室神。謂恐廟堂之神有驚。故朝服立於阼。使室神依己而安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言射比於樂。而能中鵠之難也。蓋非涵養之深者。不能。故射可以觀德。○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縣。音玄。○謂射者男子之事。故始生而即縣弧於門。今使之射而不能。士之恥也。故辭以疾。然此未必孔子之言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齊。側皆反。居。巾宜反。○齊者不樂。恐思慮之散。而無以交神明也。時乃有二日伐鼓者。故孔子怪歎之。○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朝。如字。○繹。祭之明日又祭。而賓尸也。祊者。繹祭之始。求神於室中也。繹當於廟門外之東也。周禮朝時而市。商賈爲主。當於市內之西。皆失舊典也。○祊。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牖。當作墉。○祊。地道。地秉陰。故祭祊以陰氣爲主。牖。墻也。古者社不屋。惟爲壇。壇而樹之。以爲社主。外環以墻。墻南多陽。墻北多陰。君之祭社也。南面而立。於北墉之南。而社主當南墉之北。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是處祊於南墉之陰。處。對陰之義也。今人社亦用戊。今人社用戊。洛誥甲十干之首也。按洛誥。用戊干屬土也。此云用甲。未詳。孰是。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喪。息浪反。薄。音亳。牖。如字。○大社。北郊。方坼也。然惟喪國之社屋之。則凡社皆不屋。此特舉尊者爲言耳。天施地生。故社必達天地之氣。而後有以著其生物之功也。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示有存亡也。喪國之社屋之使不達於天。而天陽不入。喪國之義也。薄亳通薄。社。殷社。周人立之。即誠社也。屋之而開牖於北方。北方。陰方也。使通明於陰。亦喪國之義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神。神之也。先王立社。所以著土地生物不測之功也。惟天子祭天。是尊天也。自諸侯以下至成羣置社。皆得祭社。是親地也。美。猶厚也。人非土不生。不安。故示人以報本之道也。唯爲社事。單出里。二十五家爲里。盡出一里之眾。以供給祭事。蓋每家一人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獻禽以祭社。畢作。皆出也。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乘。去聲。盛。平聲。○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車一乘。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謂斂丘乘之民之粟。以供粢盛也。地生財。以養人。故教民美報如此。雲莊陳氏曰。報者。酬之以道。反本者。追之以心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出。爲鹽。○孔氏曰。祭社在仲春。則此出火爲焚。當在仲春。此言季春。記者誤也。愚按周禮仲春蒐田。火弊而獻禽以祭社。事與此合。則季春自當作仲春。但季春出火。乃脩火禁。自有出火之條。記者蓋以二事而誤合之也。爲焚。焚除草萊也。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誓眾於社也。左之右之。陳其行列也。坐之起之。即周禮三表之法。節其進止也。習變。習熟變動也。此皆振旅之事。流示之。禽。以驅逆之車流逐禽獸而示之。鹽。鹽通。鹽。諸利。使之

歆羨於獲獸之利也。人情見利則爭。爭則犯命。觀其不犯命。如行伍不亂。馳驅以正。射必中殺之類。豐諸利而不犯命。則衆有節矣。凡此皆以求服其志。而所獲雖多。君取有限。如三品物取三十。而餘以均頒於衆。是也。此皆蒐田之事。以戰則克。軍旅之整。暇也。祭則受福。獲禽祭社。民心和而鬼神假也。

○天子適四方。先柴。巡狩四嶽。而燔柴祝天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此南郊圜丘之禮也。至。猶來也。冬至日短。至而復漸長。故曰迎長日之來也。蓋一陽始復。見天地之心。然陰陽之往復無形。而日之長短有節。其實陰陽往復。即日實主之。故迎長日之來。而祭天。報本之禮。惟斯爲大矣。○按王者祭天之舉。冬至圜丘。一也。季秋宗祀。二也。孟春祈穀。三也。仲春郊禖。四也。仲夏大雩。五也。餘則四時旅祀五帝。及巡狩燔柴。及因事類祀。皆事天之事。然以圜丘及宗祀爲重。春秋記魯郊多在四月。即夏正二月。蓋孟春祈穀之郊。魯人失時。後一月耳。明堂位亦謂魯以孟春郊祀。是也。或謂郊天只在冬至。餘說皆非。則亦誤矣。至於祭地。則秦漢以後。或分或合。朱子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其一時祭享之理。又云。胡五峯言無北郊。則祭社便是此說。卻好。今按周禮原無北郊之文。而大司樂章則有夏至方坼禮地祇之語。近今萬氏謂方坼即大社。在國門之北。其或然歟。



大報天。而壬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埽去聲。○大報天。報天之禮。此爲大也。迎長日之至。是主於日而行報天之禮也。兆。宅也。兆於南郊。即圜丘也。物性之本然。即天地之性矣。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室始郊祀時。適遇冬至。是辛日。其後遂用冬至後辛日郊祀也。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郊日用辛。春秋所書魯郊亦然。然則所謂北郊者。非卜日矣。陳氏以爲卜牲。其或然也。受命於祖廟。告於祖廟而後行事也。作。猶用也。用龜於禰宮。於禰廟以卜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澤宮。太學也。王大射于學。以選士。使助祭。其日既卜定。則有司以祭事誓戒衆士。與凡執事。而王亦親聽受之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命。即澤宮之誓命。自王聽受之曰獻。命於王。王乃適庫門內申戒百官。又適太廟之中以申戒其族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氾。音泛。埽。色報反。○皮弁。王之朝服。報。白也。白日時早晚。及牲事簡具也。嚴。敬也。氾。汎也。反道。剗理路旁之草而反之也。鄉。郊內六鄉也。爲田燭。各於田上設燭。以備王之早行也。凡此皆不待上令而民聽從。蓋歲以爲常故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郊祀之服。大裘而冕。衮。冕象天。如下文所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璪。藻同。則。法也。象天之十有二辰也。乘素車。貴其質也。即大路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此太常之旅也。旒。上屬弧而下繫。參。畫交龍及日月於參上。龍。亦飛而在天之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天道至教。聖人法天出治。故郊祀之服制亦象天如此。蓋郊祀之禮。凡以明天道而已。故曰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如視諸掌也。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周人祀天。配以后稷。帝稷。各一牛。不吉。謂在滌而有死傷。如疑。鼠食角之類。爲。猶用也。滌。牢中滌淨之所也。帝牛不吉。則用稷牛代之。而別擇稷牛。以帝牛必在滌三月。而稷牛則唯備用可也。凡祭。皆報本反始。而郊則天子爲天下報本反始。尤報本反始之大者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音乍。索。色宰反。○八。下文玩之。則當是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也。伊耆氏。堯也。索。求也。十二月。建丑之月也。合。集也。丑月。萬物無不集。聚收斂。歲功大成。故索求其神而饗之。以報功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如所謂社祭土而主陰氣。郊大報天而主日。言蜡祭主於報先古始稼

稽之功而祭司嗇之神也。司嗇即先古之始稼嗇者。如神農及柱。先勤其事而死。遂爲司其事之神也。舊說分先嗇司嗇爲二。祭百種以報嗇也。種上聲○百穀之種也。有種而後有嗇。有其物則有其神。故祭百種。所以報嗇。此明言祭百種。而舊說不列八蜡之條。誤矣。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畷。朱劣反○農。古田畯之有功於民者。郵。田畯居之以督耕者。祭郵表畷。實祭田畔土神也。禽獸。即下文貓虎也。不忘本。仁也。報功。義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爲去聲○使用也。謂賴其功也。田鼠田豕皆害稼。故食之者爲有功也。蘇氏曰。迎貓則爲貓尸。迎虎則爲虎尸。祭坊與水庸。事也。坊。堤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洫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爲虎尸之備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祝辭也。反。復也。宅。猶居也。土德以靜爲本。歲功既成。欲其復於安靜。以爲來歲動闢而生物之本也。水歸其壑。復其常所。



以待來歲之用也。昆蟲。蝗螟之屬。毋起以爲來歲之害也。澤藪。草木所萃。草木歸其澤。毋使生於耕稼之所也。按此本末。嘗言祭昆蟲。而舊說有祭昆蟲一條。又合貓虎爲一。其皆失之。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殺。色介反○歲終而萬物皆終。終則反於無色。故以素服送之。然非喪禮也。故祝喪服爲殺。但葛帶榛杖而已。杖。以扶老。送終之義也。送終。仁之至也。與喪殺。義之盡也。此雖與蜡祭連文。然同時而異事。息田夫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祭菁。猶月令所謂臘先祖五祀勞農而休息之。臘祭也。草服。謂草野之服。或曰。以菅蒯之類爲冠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而作羅禱。或諸侯之貢鳥獸者。亦屬焉。其貢使則草笠而至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客使將歸。則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而詔之。使歸告其君。戒之

曰。好田好女。必亡其國也。舊說。女則所俘於亡國者。陳氏疑亡國之女不常有。愚意。但女奚之屬可矣。不必盡亡國之俘。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種上聲○舊說。此亦羅氏命使者之辭。言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之用而已。非可久藏之種也。若可以久藏。則無或與民爭利矣。愚謂此宜闕之。難以強解。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移去聲○通。同也。移。縱也。蜡。以息老物。亦因以誌四方之豐凶。故年不順成之方。則其蜡不與他方通祭。蓋殺禮也。或曰。有鼠耗。則不迎貓。有水旱。則不祭水庸。其穀不熟。則不祭其種也。凡此所以示民使謹於用財也。年既穀順成。則八蜡通祭。所以舒其民。得縱一日之樂也。黨正蜡而屬民飲酒。以休息之。百物收斂。民亦休息。在上者不得興功。以勞民也。○按章首言天子大蜡萬授一疑蜡止天子得行。惟息民之祭。通於上下。但此言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蜡祭亦通上下矣。禮運言與於蜡賓。雜記子貢觀蜡。是侯國有蜡也。愚意。天子曰大蜡。則天子之蜡或



與諸侯不同。猶諸侯有雩。而大雩則僭也。八蜡之中。司嗇祭及神農。侯國其不然歟。然詳不可考矣。○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恆豆。朝踐饋食之豆。水草。菖蒲類也。陸產。麋鹿類也。加豆。醢而更薦加羞也。陸產。韭青類也。水物。魚鼈類也。此與周禮醢人所掌不合。未能詳考。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取潔清之氣。而非窮致滋味之美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耆。音嗜。卷。音衮。好。去聲。樂。音洛○武。大武之舞也。因食味而推言之。凡交於神明者。皆取和淡尊嚴。而非窮耳目之觀聽。與日用之安逸焉也。酒醴之美。玄酒

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筐篚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犬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越音括鞂江八反和去聲琢音彖○周禮司烜氏掌以鑑取明水於月蓋明水以配五齊惟天子用之五味以淡爲本幾者丹漆之畿限也上節所陳猶於人情爲近此節則皆反古上質之事益非人情所安樂矣故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非此無以致潔敬而交神明也故曰如是而後宜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即周禮黃彝以黃金鏤飾爲目之形故曰黃目祭以盛鬱鬯者也鬱鬯釀秬黍爲鬯築鬱金香草煮而和之也其氣芬芳故曰鬱氣黃中央土之色凡人清明之氣上達於目故取其飾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埽色報反斷上聲○天產謂其爲潤下自然之味也聲和而後斷斷物而不失其和此貴鸞刀之義也○此章亦雜釋祭禮器數名義而多重本內心之意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冠義始冠冠布冠而之冠皆去聲章內同緌而追反齊側皆反○冠義冠之義也始冠初加也太古無文故冠布而齊則緇之取幽遠之色以交神明也後世以此冠爲冠禮始加之服按儀禮始加玄端黑履夫黑履則玄裳可知是以齊服冠弁喻以齊敬之義歟太古之緇布冠則無緌至後世有加緌者故孔子言未之聞敝藏也言初冠暫用之示不忘古耳冠禮既畢則藏之可也儀禮注云緇布冠著頍圍髮際隅爲四綴其制今不可詳矣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適丁歷反○適子冠於東階主位顯其爲後也庶子則冠於戶外有面矣二加既畢而醮於西階之上客位加禮其有成德也庶子則仍冠席而醮之始加玄端再加皮弁三加爵弁所謂彌尊所以曉之使廣其志也既冠而字敬其以名呼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毋音牟追音堆○此即始冠之緇布冠三代之制稍殊而名亦異也然其制不可考矣○又按孔子冠章甫之冠公西華言端章甫則似非必冠而敝之者此亦不可考三王其皮弁素積收之下今移於此○此再加服也皮弁以鹿皮爲弁積裳襞積也皮弁服素衣裳白舄士大夫聽朔及往聘鄰國之服也周而玄衣纁裳赤舄士助祭於公之服上服也此三加服也弁爵弁也染韋如爵頭色爲弁爵弁尋收亦以三代制殊而名異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五十始爲大夫故無大夫冠禮大夫不繼世也諸侯繼世有童子嗣位者矣然其冠也蓋亦以士禮行之諸侯之有冠禮則自夏之末世始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殺色界反○天子諸侯之適子皆士耳故入學則與士齒諸侯初免喪則以士服入見天子是也諸侯有象賢之義是以繼世若夫爵人則因其官稱其才德之大小而爵因之以有等殺生有爵則死有謚貴之也士以下未命以爵則死無謚矣天子諸侯之子非有官職則生以士冠而無爵未立而死亦等於未命之士而無謚若適子未立而死而加之謚則後世之末造也但按大夫冠禮自不當有諸侯適子未立自以士冠若既立而後冠則其禮要自當與士異似未可概議爲末造也又按曾子問篇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則諸侯未冠者因受賜服於天子而不復有冠禮矣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

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因冠禮而廣言之義如著代加有成之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知其義之爲貴。而敬又禮義之本也。非敬。則雖知之。而亦無以守之矣。○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夫音扶。取去聲。別彼列反。○興。發生也。昏禮。亦陰陽之合也。丹崖陳氏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附。託也。託於遠嫌之義。厚其有別之禮。不欲其相褻也。幣。以將意。辭。以道情。腆。猶善也。幣必誠。辭必善。是欲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也。婦人事人者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故以是告戒之。齊。謂同牢而食。合巹而酳。不改。不他適也。方氏曰。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迎。先皆去聲。○先。倡導也。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



於女。剛先於柔之義。天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主和。亦此義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昏禮。摯用鴈。敬章別。敬以明其別也。丹崖陳氏曰。男女無別。則淫僻之行多。而父子之恩漢。必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而義生。禮作。措之家國天下。而萬物各安其所矣。朱子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壻。既奠鴈。揖婦以出。壻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所以親其婦也。己有以親其婦。乃所以使之親己。然親而非敬。則昵矣。故敬而親之。斯情摯而有別。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褻私之意。不形於動靜。然後可以爲社稷宗廟主。化始於閨門。而終於化成天下矣。夏之興也。以塗山。商以有莘。周以太任。大姒。是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此以敬親之道。而推廣言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者。以智帥人者也。帥。入聲。○壻既授綏。乃自乘己車。以先行。而婦車從之。倡隨之義。由此始也。夫。丈夫也。以智帥人。又釋男帥女之義。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齊。側皆反。○此言諸侯之禮。所謂冕而親迎也。言玄冕本齊戒以交鬼神之服也。鬼神者。陰陽之靈。而昏禮。陰陽之交。夫將以爲社稷宗廟之主。以承先祖之後。而可不致敬之如敬鬼神之道乎。其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牢。牲也。登於俎者。士禮特牲。由士以推。則大夫少牢。君昏太牢也。逆婦既至。則同牢而食。同尊卑。所謂與之齊也。合巹。用匏而判之。爲爵。陶。登豆之屬也。尚禮。上古之禮也。言三王雖用牢禮。而器則仍尚古。不忘本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厥明。既昏之明日也。



盥。以致潔。饋。以致養。女家使人致饌於婦。婦以饋食於舅姑。食畢。婦餕姑之餘。其從者餕舅之餘。此家婦之禮也。非家婦。則盥饋。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此厥明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所以示繼爲主婦也。此亦家婦之禮。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以陽遇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丹崖陳氏曰。序。猶代也。在子則代父。在婦則代姑。故不賀。○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言三代祭禮之異。尚也。尚。上之也。氣。凡動物血氣之類之氣。得乎天者也。爓。瀹於湯。而未熟者。以血詔於室。腥。爓。薦於堂。凡此皆尚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牲未殺。故臭味未成。滌蕩。猶宣播也。闋。一終也。以聲音呼號。所以詔告於兩間。庶鬼神聞之而來享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

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焫如悅反。羶音聲。薌音香。○臭方祭之始，以鬱金和秬鬯而灌之，使其臭陰達淵泉之下，以求形魄之精之在地者也。王灌以圭瓚，后灌以璋瓚，用玉氣，有清潤之氣也。既灌而後迎牲，腥爓皆薦於堂，所謂朝踐之事，致其來享也。及堂上事尸禮畢，將延尸入室而饋食，祝先酌酒奠於廟門之南，此時尸猶未入，乃用蕭稂膟膋，稷燒之，使其臭陽達牆屋之上，以求魂氣之神。蕭稂膟膋，稷燒之在天者也。蓋人死曰鬼，本屬之陰，而於廟享之，欲其來假，其來而作，自陰而之陽之道也。故周人先求之陰，既灌而朝踐，腥爓之薦，全非飲食之道，止以氣臭交於冥漠，蓋以鬼事之也。及既合亨，而鬼神之來假以漸，而著然後求神於陽，陰陽合而有人道焉。故既焫蕭而後饋食，薦熟之禮，遂以人事之。此周人祭禮陰陽始終之義也。饋食之後，去人事近，饋食之前，去人事遠，求諸陰陽，全以精神感格，誠有未至，無以致其來享矣。故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索色革反。遠人之遠，去聲。與平聲。○殷人尚聲，先求諸陽也。周人先灌，先求諸陰也。祝詔以下，祭之始終言之。方祭之始，祝先告神於室中，所謂陰厭，既灌，尸坐戶西南面，乃殺牲於庭，而以首獻於室，此皆朝踐時事也。直，正也。正祭，饋食也。既焫蕭，尸入室，祝先以辭告於神主，而後正祭也。索，求也。又使祝求神於門內，而祭之也。凡此皆不知神之所在，而致其恍惚之忱也。或諸遠人，言神或遠於人也。祊，祭有二，此祭日之祊也。及明日繹祭，則祭於廟門之外，故亦謂之祊。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倞音諒。肵音祈。相去聲。○倞，遠也。言遠求之也。尸有肵俎，尸食之餘，則以肵俎盛之。



言主人敬尸而設此俎也。富，備物也。福者，備百順之名也。首之言直，言升首於室，見主人之盛直與神相饗也。相，佐食之類，所以勸神之饗者也。尸之言陳，陳，猶設也，謂設以象神也。幽，謂血。全，謂毛。告幽全之物，謂血美而毛色全表裏純一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去齊聲。涚音津。膋音聊。涚，音稅。○凡鮮殺者，氣盛而有血，氣衰自死，則無血。故以血祭者，見其氣之盛，謂特殺也。周祭肺，般祭肝，夏祭心，蓋是三者皆血氣之主，故貴之也。尸隋祭，以黍稷加肺而祭。齊，五齊也。祭設五齊，而加以明水之尊。凡食以養陰，而明水取於月，是亦陰類，故以報陰也。但尸祭齊而未聞祭明水，此不可考矣。膟膋腸間脂，燔燎於火，及升首，皆以答陽。首，諸陽之會也。涚，沛也。沛齊而使之清新，猶潔也。主人之潔著此水，言主人潔敬之心於此水而著見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稽，上聲。相去聲。○言君所以致其敬者，以盡其服順於親之誠也。拜而重以稽首，拜稽首而加以肉袒，其服順無不至，而誠無不盡矣。服順於親，孝也。祭於宗廟，孝子孝孫，祭先之道，欲人顧名而思義也。其有稱曾孫某者，則國家之外事，謂其有世守之道也。相，贊尸者，祭祀之相，不詔尸以讓，以祭祀者主人自致，故盡其嘉無所與讓也。腥肆爓脫，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肆音剝。爓如字。脫，而審反。○角，皆爵名。妥，安也。尸始即席舉爵時，祝詔主人拜尸以安之。此周禮也。古者謂夏時也。祝以主人之辭告神，又傳神意以嘏主人，是將命者也。自祊之為言倞，以下至此，殊多疑義，難以悉解。縮酌用茅，明酌也。以此

下。言涗齊之事。縮泲也。縮泲謂醴齊。以其粹汁方濁。必泲之而後可酌也。用茅以善茅覆蓋而泲之也。明酌事酒也。周禮三酒曰事酒曰清酒。事酒新作之酒。其色明澈。故曰明酌。言先用此明酌和醴齊而後用茅以泲之也。

醆酒涗於清。醆酒。盎齊也。清清酒也。冬釀而夏成者。盎齊稍清。惟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不用茅也。

汁獻涗於醆。獻音莎。○汁獻。言摩挲秬鬯及鬱金之汁也。涗於醆。涗。以醆酒和鬱鬯而後泲之也。

○按周禮五齊。此止言其二者。泛齊全濁。未見所用。至於涗者。惟醴齊盎齊也。孔氏曰。以事酒泲醴齊以清酒泲盎齊。今泲秬鬯乃用盎齊。而不以三酒者。五齊卑。故以三酒泲之。秬鬯尊。故用五齊。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澤音擇。○猶。若也。舊。久也。澤。醳通。和也。言上文所涗三酒之法。如今時明酒醆酒泲於久醳之酒也。然此古今異宜。多不可曉。姑循舊說。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音米。○祈。如祈穀大雩之類。報。如冬報賽之類。由。用也。辟。弭通。止也。用祭以弭之。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也。前篇言不祈者。常祭非以祈福也。此言有祈者。又有所因事而舉者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側皆反。○齊服玄端。幽深之色。所以致其陰幽之思。以交於鬼神也。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則誠一之至。稱其服矣。

禮記章句 卷之五 郊特牲第十一 三二

內則第十二。孔氏曰。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石梁王氏曰。此篇於曲禮之儀為多。○分四章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后王。猶言君王。謂天子也。冢宰。六卿之長。武王而掌邦治者也。降德。降布其德教也。此節通篇之冒。而德莫先於孝。故下文先言子事父母之事。○石梁王氏曰。鄭注分后王立解。不通。非記者本意。冢宰掌邦六典。則教典在所兼統。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漱。先奏反。櫛。側瑟反。縰。所買反。搢。音晉。○盥。洗手。漱。滌口。櫛。理髮。縰。黑繒韜髮者。笄。齊。總。練繒以束髮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髦。髮飾。子生三月。則翦其胎髮。為鬌。而帶之於首。及其冠。笄。則采飾之。加於冠。不忘父母所生也。父喪則脫左。母喪則脫右。拂髦。拂去髦上之塵也。緌。纓之下垂者。纓冠系也。端。玄端服。大夫玄衣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韠。蔽膝也。順裳色。以韋為之。紳。大帶之垂者。搢。插也。笏。以象及竹為之。以記事備忽忘者。搢笏。插笏於帶也。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帨。音稅。觿。戶圭反。玦。音決。捍。音汗。遰。音逝。○佩用。佩物以備用也。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刀。小刀。礪。石。觿。狀如錐。以象為之。所以解結者。金燧。以取火於日者也。玦。以象為之。著於右手大指。射則以鉤弦。鞲。體者也。捍。以皮為之。韜左臂。以收衣袖。而遂弦。故又名遂。管。筆也。遰。刀室。刀在遰中也。木燧。用以鑽火。晴則用金燧取火。陰則以木燧也。鑽火。

偪。屨。著。綦。偪。邪幅纏足至膝者。著。結也。綦。鞋口帶也。丹崖陳氏曰。在首則櫛髮。加纚。插笄。加總。拂髦。著冠。結纓。垂緌。在身則服玄端。著韠。加紳。插笏。在帶則佩用。在足則縛偪。納屨。著綦。各以次第施之。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衣如字。○玄端。稍衣。而加紳帶。士妻之服也。

禮記章句 卷之五 內則第十二 三三

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纊。音曠。縏。音盤。袠。陳乙反。○箴。所以縫者。線。絲屬。婦人所有事也。施。縏。袠。所以貯箴。者。袠。纓。綦。屨。袠。巨禁反。○袠。結也。纓。香囊也。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之。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往也。所。寢室也。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燠。音郁。苛。音痾。○丹崖陳氏曰。低下其氣。怡。悅。其色。問衣之燠。將減之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也。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出入。則或前或後。以扶持而必。皆一。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少。出於敬也。聲。奉。長。皆上聲。○沃。盥。注水而盥。授巾。以拭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欲。謂所欲食者。柔色。以溫之。和。柔其色。若以煦。嫗之然也。

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饘。諸延反。酏。音移。○饘。厚粥。酏。薄粥。芼。羹。雜肉菜為羹也。蕡。麻子。秫。黍之橘者。黍。粟。

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飴音怡堇音謹荁音丸免音問薨音考滫思酒反瀡時水反膏之膏去聲○飴餳也堇水堇荁似堇而葉大枌白榆四物皆菜之滑者免新鮮者薨乾陳者滫久泔也瀡滑也凝者爲脂釋者爲膏膏之使之潤澤也此數者皆以調和滋味之宜待嘗而退欲觀親之嗜否敬也雲莊陳氏曰此篇所記飲食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矣○此以上皆子婦晨省視膳之事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去聲朝音潮長上聲○總角束髮爲角也容臭以香草佩之助爲容飾也昧晦爽明昧爽欲明未明之時也朝見也佐助也視具視饌具寒煖之節也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灑埽皆去聲○內外婢僕之屬枕簟尊者

禮記章句 卷之五 內則第十二 圭

之寢具席尊者之坐席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各從其事女服內事男服外事各有所司也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孺子七歲以下者○以上統言家人事上之節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由從也未命之士父子同宮卑畧也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崇敬也慈順愛也各從其事各治其職事也晨見曰朝暮見曰夕此一節特爲異宮者補言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奉長皆上聲鄉少皆去聲襡音獨○衽臥席也請何趾問足鄉何方也牀安身之几今欂屬也臥而起則執牀以與之坐舉几以與之憑也御者侍奉之人篋竹笥襡布囊也席與簟則收斂之衾則束而縣之枕則以篋持之簟既斂而又以襡韜之以臥在席上尤當敬也將坐奉席亦長者斂席以下皆御者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

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祇音支敦音對卮音支匜音移○傳移也置有常處不可輒移置他所也近謂偪拶之杖屨且敬無所不敬也敦簠簋之屬牟毋同皆盛黍稷器也卮酒器匜盛水器與及也尊者所用之器非餕其餘則不敢用所常食飲之物非餕其餘則不敢飲食皆敬也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佐餕勸之食而餕其餘也恆餕常盡食其餘不敢以復進亦不敢棄褻之也御食侍母以食也如初如父在時也旨甘柔滑孺子餕孺子恆爲尊長所愛故亦愛之養志之道也○此以上事親奉養之敬謹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唯上聲齊側皆反噦於決反噫音隘噦音帝咳苦愛反跛彼義反睇音第唾吐臥反洟音替○應唯應以速也

禮記章句 卷之五 內則第十二 壽

敬對對以敬也進退周旋慎齊一進一退曲折之間無不謹慎齊莊也升降以堂階言出入以門戶言揖進而前則微俯如揖也揚退而後則微仰而揚也噦嗢逆聲噫食飽聲嚏噴嚏咳嗽氣乏則欠體疲則伸睇視邪視也唾出於口洟出於鼻皆不恭之容故升降揖遊之間皆不敢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搔音騷撅音○襲加衣也裼露臂敬事謂服勤之事有當袒裼者也不然則不敢袒裼褻衣也非涉水不敢褰裳也近身之衣褻不敢見其裏恐穢也不敢適已之便不敢承親以褻皆敬之至也○此二節事親容貌之謹飭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見賢徧反漱音溲紉尼憐反綴贅拙二音○不見謂刷去之和灰以灰湯漬之也手洗曰漱足洗曰澣以線穿箴曰紉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燂詳廉反潘音翻靧音悔○燂溫之也浴澡身沐滌首潘淅米水靧洗面

也。○此二節以潔敬事親之事。少事長賤事貴其餘事。少去聲長上聲餘入聲○賤謂婢僕之屬。師循時是也。總指上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綏子婦少長貴賤而言。內女事。外男事。坐跪也。男女授受不親。惟祭嚴喪遽可相授受。不以爲嫌。非喪祭則不相授器也。其或有相授則受者承以篚。無篚則皆跪而授者置之地。受者取諸地以遠別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湢音逼○湢浴室。乞求也。假借也。輔氏曰。并湢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裳可移故言不通。外內汎言。男女切言。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雲莊陳氏曰。舊說讀嘯爲叱。今詳嘯非家庭宜有之聲。叱則或有當發者。讀如字爲是。○嘯蹙口出聲。指以手指畫。不嘯不指爲駭人視聽也。以用也。擁障也。道路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丹崖陳氏曰。地道尊右也。○此四節因前凡內外之文而推言男女之別。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言爲子爲婦之孝敬其父母舅姑者。其於父母舅姑之命。必當委曲以順承之。而不可有違逆怠慢也。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飲食皆去聲耆音嗜○待謂待尊者察己有不好而或後命也。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姑且也。使教也。雲莊陳氏曰。尊者任之以事。己既爲之矣。或念其勞而使他人代之。己意雖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則姑教之。及其果不能。而后己復爲之也。黃氏曰。此兩節皆明弗逆弗怠之意。○此三節皆委曲以承親志。而結其歡心。所以爲孝敬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縱之聽其爲之也。勤勞之事。子婦職所當爲。尊者於子婦。即不忍其勞。亦宜聽使爲之。寧或數數休之。而遂縱之安佚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庸用。疾惡。怒譴責之屢而不改也。不可怒。譴也。不表禮。不明言其失禮之罪。使之有所容。又不忍終疾之。而望其知悔也。○此段言父母舅姑之於子婦。愛而當勞之。惡而當教之。至不得已而棄之。而猶爲隱之。皆天理人情之至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說音悅復扶又反○吳氏曰。下怡柔。皆和順之意。蓋諫易至於犯。故尤欲和順也。入。納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不說。與其得罪與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孰熟同○孔氏曰。孰諫。謂純孰。般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也。丹崖陳氏曰。諫而父母不悅。其罪輕。不諫而父母得罪於人。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眞氏曰。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此段言人子諫親之道也。蓋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父母而至於有過。自孝子視之。皆以爲己之不能事親而致父母之有過也。故其起敬起孝。以幾諫也。如此。終言起敬起孝者。終冀有以得親之心也。終於不入焉。則亦號泣而隨之耳。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婢所生之子。若及也。丹崖陳氏曰。父母所愛者。當終身敬之。非特愛之而已也。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也。視。比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說音悅○宜。猶善也。應氏曰。父母以爲善。子情雖著。而夫婦之禮亦不可不行也。○此段。禮父母之心。以愛父母所愛也。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終身不忘其親。則不敢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矣。此一節。言守身之孝也。舅沒。則姑老。家

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老謂傳家事於冢婦冢婦適長婦也冢婦雖嗣事然大事必稟姑命而行示有尊也介婦冢婦也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石梁王氏曰友當作敢○丹崖陳氏曰舅姑以事使冢婦冢婦既不可怠於事又不敢恃舅姑之命而無禮於介婦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丹崖陳氏曰舅姑若以事使介婦介婦亦不敢恃此而與冢婦相敵抗也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丹崖陳氏曰非惟任事不敢抗並亦不敢並行並命並坐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丹崖陳氏曰凡婦適之室蓋婦侍舅姑時故必待命而退也事謂介婦言私室婦私事○此段言婦事舅姑及娣姒尊卑之禮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畜許六反○畜養牲也假借人也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



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茝昌改反○佩雜佩之屬茝白芷蘭蘭也皆香草或賜之蓋私親兄弟賜之輔氏曰新初也如初得兄弟之賜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丹崖陳氏曰反賜之謂舅姑不受而復與之不得命不允其辭也如更受賜如再受舅姑之賜也待乏待舅姑或空乏而獻之也雲莊陳氏曰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皆孝愛之至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復扶又反○故即反賜之物也然必再請於舅姑待許而後與也黃氏曰不敢私受故獻之舅姑不敢私與故復請其故○此段專言無敢私之事司馬氏曰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私財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也於是有子富父貧父飢子飽者不孝不義孰甚於此愚按營私積貨多自婦女始故此段多嚴之婦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適丁歷反○孔氏曰適子父及祖之適小宗也庶子適子之弟宗子大宗宗婦宗子之妻也祇敬也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徒從人舍置也寡少也約省也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雲莊陳氏曰猶若也言子弟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者於宗子而自取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節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加高也非惟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凡內外父兄宗族皆不敢以此加之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雲莊陳氏曰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之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次者○此段言事宗子之禮蓋亦由事親而廣之以親親則尊祖尊祖則敬宗敬宗故睦族此人道之紀綱化民成俗之根本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養去聲樂音洛



○丹崖陳氏曰老及四其字皆指親而言樂其心怡悅其心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也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雲莊陳氏曰飲食終養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丹崖陳氏曰父母所愛之犬馬猶愛之況父母所愛敬之人乎愚按此言孝子之身一終於孝而已也○此二節皆曾子之言記者引之以結通章之意也舊本此二節在玄衣而養老之下今詳文意而以類從則宜在此○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穛背上聲穛音促○此章雜列食品蓋婦主中饋精五飯潔酒漿皆職分有所宜察而多寡品秩又皆禮教之所在故每詳舉而歷數之亦閨門之軌則也此節言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又有白黍黃粱凡六者其穀待熟而穫則曰稻生拔之則曰穛也舊說此諸侯之飯天子之飯則又有麥與苽然於記文無明徵未敢據以為信也下文放此

膳膷臐膮醢牛炙。臐音薰膮音堯○此下言膳之品也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牛炙炙牛肉也舊說此四物爲四豆共爲一行也醢字衍文。醢牛胾醢牛膾敖側吏反○醢肉醬而切之者此四豆爲第二行也羊炙羊胾醢豕炙此四豆第三行也醢豕胾芥醬魚膾此四豆第四行其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雉兔鶉鷃此四物第五行其二十豆上大夫之禮也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重平聲○此下言飲之品也已沸曰清未沸曰糟以稻黍粱釀醴而三醴又各以清糟兼設故曰重醴蓋致飲於賓客之禮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酏音移醷音倚濫力暫反○酏粥也以酏爲醴即周禮所謂醫也黍酏煑黍爲酏以釀酒也漿截漿也水亦煑酏爲之味薄如水也醷梅漿濫雜糗以和水蓋以醷和濫爲酸水即周禮所謂涼也水漿醴涼醫酏即漿人所掌之六飲言不以三醴重設則或兼設六飲也酒清白此言酒之品也周禮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事酒方事於漉糟也昔酒久釀而熟者清酒又久於昔酒蓋事酒昔酒皆曰白而清酒則曰清也羞糗



餌粉酏糗餌粉餈糗起九反酏當作餈○羞加羞也周禮羞籩之實堅潔若玉珥然故謂之餌餈稻餅也炊稻擣之而以豆爲粉糝餈上也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徐犬羹兔羹和糝不蓼食音嗣蝸力戈反苽音孤徐音杜和去聲糝思敢反○此言進食以羹之宜也食飯也蝸醢以蠃爲醢也苽穀名色黑堅穀米如薏苡苗似蘆生澤畔析精也徐稻也糝以米屑糝肉爲羹也言進食宜用蝸醢而苽飯則宜雉羹麥飯則宜脯羹雞羹稻飯則宜犬羹兔羹也因又言和羹之法但和以滋味糝用米屑而不用蓼也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醯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醯醬實蓼濡音而卵如字○此言烹物之法也濡脰通烹也苦苦賈也脰豚者包以苦賈而實蓼於腹中也卵醬以魚卵爲醬也脰雞者和以醯醬脰魚者和以卵醬脰鼈亦和以醯醬亦皆實蓼於腹中也豚性多肥包苦以去其膩蓼辛香之物實之以和其氣也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蚳音池○此亦用醬之宜也蚳醢以蟻卵爲醢今燕人謂之土子醬也膚切肉也芥醬以芥菜子爲醬也腥生肉即膾也諸菹也卵鹽鹽之戎由者治殷脩用蚳醢和脯羹以梅則以卵鹽也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食音嗣齊去聲○齊劑同調之也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熟醬宜涼飲宜寒也或曰食視春欲其粘合也羹視夏欲其稠厚也醬視秋欲其清爽也飲視冬欲其澄澈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言四時滋味之宜也素問云肝以辛補酸瀉心以鹹補苦瀉肺以酸補辛瀉脾以甘補鹹瀉腎以苦補甘瀉然則四時滋味之宜各瀉其時臟之有餘而補其休囚之不足亦調變之宜也滑味得天甘味得土故四時並用之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言以牲進食之宜也愚聞之兄曰牛稌喜下溼羊黍喜高燥豕稷喜原衍犬粱喜平陸鴈麥皆喜風魚苽皆宜水物性相得故合之以爲宜也春宜羔豚膳膏薤夏宜腒鱐膳膏臊



秋宜犢麑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腒音渠鱐音搜○此言四時牲膳之宜也薤牛膏腒乾鳥鱐乾魚臊犬膏犢小牛麑鹿子腥雞膏鮮生魚羽鴈也羶羊膏也羔豚體腥得生草而肥故宜於春夏月暑熱人不嗜肥膩故宜乾物且防易敗也犢體堅得草實而肥故宜於秋魚以冬靜而肥鴈以冬至故冬宜鮮羽也膳治也凡以治饌非謂治羔豚諸物也牛性順春用牛膏和牛氣也犬善止夏用犬膏止生氣之過也雞性入秋用雞膏順斂殺也羊性羣冬用羊膏物畢成也又注疏以生旺相參及方氏燥溼疾遲強弱之說俱未知孰是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反軒去聲○以下雜舉庶羞也牛肉宜加薑桂爲脩鹿及田豕麋麕則皆宜爲脯不加薑桂脩治也麕似鹿而無角鄭氏曰軒讀爲憲藿葉切也孔氏曰麋鹿田豕麕非但爲脯又可腥食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也雉兔皆有芼皆有菜和也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棗薑桂蜩音條栭而耳蔆音陵椇

側加反○爵瓦爵鶉鴛也似鶉而圓短色黑蝍青蟬范鋒子之末成者如蠶蛾而色白芝菌也蕈也栭木耳或曰小栗蔆芰也槙根枸也楂木瓜之類鄭氏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因人君燕食加羞而言大夫士燕食之品不徒食言必有肉也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藿和用醯獸用梅雉音械和去聲○此及下節又言調和之宜也膾必雜以辛菜腦脉亦然然蔥韭至秋而敗故春用韭用蔥而秋則用芥蓼也蔥生食則香韭宜於熟故膾用蔥芥而豚用韭蓼也薤似韭而葉闊凡物以脂治者則生用蔥以膏治者則熟用薤也三牲牛羊豕也藿菜莢也醬也蓋以三牲之肉為羹則用藿而和以醯若獸羹則和以梅醬也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言鶉雞皆宜為羹鴽則不為羹而或蒸或煮而此三者皆切蓼以和之也魴鯿鱮鱯也此二魚皆宜蒸也雛小鳥鄉蘇荏之屬雛宜



燒熟而後加烹治雉則或蒸或羹凡魴鱮雛雉皆只和用香草而不用蓼也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去起呂反尻苦刀反○雛鼈鼈之伏乳者狼似狗而尖頭高前廣後其腸直而不曲狗腎氣臊貍野貓其類不一其正脊食之令人骨輭兎無雌雄之器而尻有七孔故尻有毒尻脊骨盡處也狐亦似犬而大尾豕之毒在腦乙魚腮骨也苦而臭腥醜鼈頸下骨其形類小鼈故謂之醜此九者皆不利於人故去之肉曰脫之魚曰作之秉曰新之粟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撰士免反柤側加反攢咨官反○脫去其筋膜作斫其鱗翅新謂拭治之撰揀擇也去其蟲蠹也膽之去桃上毛也攢之攢去其腐壞及其中硬心也此皆治擇之事也牛夜鳴則廢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鷃色而沙鳴鷙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廢音由泠音零鷃旁表反睫音接般班同漏下聲○廢朽臭也泠毛毛本希零毳毛端毳結也赤股股毛落而色赤躁疾妄也鷙羽枯白色沙聲破也鷙腐氣望視舉目高交睫目睫眵而毛交也腥生臭也黑脊脊肉黑斑臂臂毛斑駁也漏螻通言臭如螻蟻也毛若此者皆不宜食也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鶵胖舒鳧翠鷄肝鴈腎鶴奧鹿胃鵠音哭胖普半反鵠音保○舒鴈鵠也翠尾上小賢氣臭鵠似鴈而大鶵鳥絳色赤足宜為炙胖脅旁薄肉也舒鳧鴨也鴈腎鴈睪丸也鶴似鴈而無後趾奧脾胱也鹿之毒在胃此九者亦不可食也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兎為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辟音壁軒去聲宛音苑○此下言為珍饌之法此言膾也孔氏曰為記之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而作之末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也又言為膾及軒之法或用蔥或用薤皆置之醯中浸漬熟則柔輭宜



淳熬煎醯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郊反○以下九節舊本在皆有悼史之下今以類從移在於此此以下言八珍也淳沃熬煎也陸稻稻之宜高阜者香美而糯以陸稻為飯而煎醯加飯上又以膏沃之謂之淳熬此八珍之一也淳母煎醯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音模食音嗣○母模糊之謂黍性更為粘糯故成而模糊然也其制與淳熬同但以黍飯為異耳此八珍之二也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皺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鄉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將胖同刲音睽刳音枯萑音完謹音干擘薄厄反去起呂反皺音展搔息酒反溲所九反鑊戶郭反○毛曰炮將牡羊也刲破其腹刳去其臟而以棗實其腹中合之萑藿葦也謹墐同以萑苴裹之又以墐泥塗萑外而付諸火以炮之俟塗乾而擘去其泥則毛皆隨泥而脫矣又更洗手以摩去其皺膜使之淨於是更以稻粉糔溲調滑為酏糊以付豚上而後以膏煎之不言將者羊則解析其體以和於酏而煎

之也。臧，反也。必定齊。反此豚及將也。臐煎然後以大鑊燒湯而以小鼎盛此豚將解析如胾和蓼美於小鼎中置小鼎於鑊湯中其湯不可臧鼎恐水之溢入也。三日食毋絕火微溫之而已不熾之也及食時則又以醯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捶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脥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皸柔其肉。擣當老反脥毋貽反捶主帥反去起呂反。○擣捶擊也。脥脊肉。餌肉中筋。皸肉外膜。或牛或羊或麋鹿麕要以脊肉皆如治牛肉之法反側捶去其筋餌捶熟則取而去其皸膜然後切為膾而以醯醢柔之此八珍之五也。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漬音自湛音尖期音朞。○漬浸也薄切之亦為膾也。絕其理橫斷其肉理也。湛亦漬也。期朝自今朝至明朝也。至將食時乃和之以醢及醯或醢此珍之異於膾者為熬捶之去其皸編帷湛以美酒故名漬此八珍之六也。



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釋色賣反。醢去聲。○火乾曰熬。先擣擊以去其皸然後編萑加火上布肉於萑上用薑桂椒之再以鹽鹽之火乾而成矣。欲濡肉則以水濡之而煎以醢欲乾肉則更捶使輭而食之此八珍之七也。肝膏取狗肝一幕之以其膏濡炙之舉燋其膏不蓼。以狗肝幕之以腸間脂濡而炙之舉皆為合肝膏食之不用加蓼也。此八珍之八也。舊本此節在下節之下今移在此。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此即周禮之糝食也。或牛或羊或豕。碎切之以糝稻粉稻粉二分肉一分合為餌而煎之。如今之肉丸也。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臅音觸。酏之然反。○此即周禮之酏食也。狼臅膏狼胸膏也。以稻粉糔溲而濃狼臅膏煎之如今之油煎也。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食音嗣。○前言有膾無脯有脯無膾以其非常饌也。此言羹食則飲食所恆需無貴賤之等矣秩膳有膳即庋閣以為常者也。閣以板為之以庋置飲食之物者有閣則有秩膳矣此二節舊本接以柔之之下今移於此。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孔氏曰。宮室之制中央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又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士坫以庋食。五者三牲魚腊者。○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



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侍於父母之側非有父母之命不敢坐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冕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以上並見王制。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此節舊本在之下。今移於此。憲。法。其德行也。乞言。求老者之教也。養氣體。養老者之氣體。不以言煩之也。然老者有善言則記之。惇。厚也。謂之惇史。言記其厚德也。微。微婉。惟示以求言之意。而不敢切切以煩之。亦五帝養禮微婉。惟示以求言之意。而不敢切切以煩之。亦五帝養氣體意也。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老者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爲主耳。三王之乞言。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教爲主耳。○



此章專言養老。○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此節舊本在爲下。如舊本。○丹崖陳氏曰。夫婦人倫之始。禮爲人倫而設。故始謹於夫婦。爲宮室以下。皆謹夫婦之事。鄭氏曰。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縣。音玄。○橫者曰椸。直者曰楎。皆以縣衣服者。草廬吳氏曰。內外之辨。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夫不夫。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少。去聲。長。上聲。○草廬吳氏曰。器者。器重之謂。斂枕於篋。斂簟席於襡。器重而藏之。是不特夫婦之禮。凡少事長。賤事貴。皆當如是也。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間。去聲。與。音預。齊。側。皆反



角。拂髦。三字。衍文。○夫婦至七十而同藏無間。優老也。未及七十。則男女固必有別矣。妾年未及五十。猶守當御之禮。婦人四十九而後血衰。無孕子之道也。五日之御。以諸侯禮言。諸侯一娶九女。其二國來媵者六人。當三夕。夫人之二媵。當一夕。夫人自當一夕。五日而徧也。齊。肅敬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長之丈反。○丹崖陳氏曰。長者。謂婢妾中長者。婢妾雖賤。亦必有長幼之倫焉。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夕。如日入而夕之夕。妻與夫敵。故其當御也。日夕而遂適君之寢。太師奏雞鳴。而後鳴玉以辭其進退之節。爲從容矣。妾進御於君。則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妻在之時。其分固然。即妻而不在。妾之御。亦莫敢當夕。防奪嫡之漸也。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見賢遍反。姆。音茂。衣。去月之時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作。謂動作。將娩時也。姆。女師也。此以下。皆言生子之禮。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使負子。男射。女否。弧。音弧。弓。帨。巾。男女所有事也。設於門之左右。以表人知也。負子。以射之禮。如下文所云也。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如接字。齊。側皆反。朝。音潮。射。天之射。食。亦反。食。音嗣。○接。以大牢。以大牢接禮其子也。宰掌具。宰夫掌其接禮之具也。子生三日。乃卜士之吉者。以使之負子。吉者。受宿。齊。戒。至所日。乃朝服於寢門外。負子。詩。承也。儀禮尸酢主人。詩懷之亦承義也。射人。官名。射人以桑弧蓬矢。接士。士受之而遂負子以射也。保。保母。受子於士而負之以還也。宰夫以所具之大牢。酌醴以禮負子之士。而又以束帛酬之。此皆接子之禮也。食子。乳養之也。亦於子生三日而卜擇之。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

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擇日。卜日也。亦三日而卜也。接子。即上文接子之禮也。三日而卜日。至期日而接禮之。言冢子。則太牢。對非冢子而言也。又言庶人士大夫之禮。以見惟國君世子乃大牢也。降一等。如國君庶子則少牢也。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上節承卜士接子言。此節承卜母食子言。異。別也。諸母。衆妾也。與。及也。可者。雖非諸母而可爲子師者也。寬。和。裕。安。慈。愛。惠。順。溫。厚。良。直。恭。莊。敬。畏也。慎。謹行。寡言。謹言也。必擇如此者而後使爲子師。教子之慎如也。師。教以道。慈。順其情。保安其身。他人無事不往。一以專其教。一恐驚其子也。此國君養子之禮。○司馬氏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三月。踰一時也。鬌。所存留不翦者。以其鞞然。故謂之鬌。及其再翦。則飾以爲兩髦者也。嚴氏曰。夾囟曰角。兩髫也。午達曰羈。三髫也。或仅或右各一髫也。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見賢偏反。爲衣。鄉。皆去聲。○是日。翦髮之日也。貴人。大夫以上。爲之衣服。朝服也。命士以下。不盛服。然亦爲漱澣。以致潔敬也。具。視朔食。饌具如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有東西階。然見於側室者。以大夫以下言也。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楣。門梁也。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相。去聲。帥。音率。咳。戶才反。還。音旋。○先相。導言也。某。某氏也。時。是。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之。是。循善道也。咳。小兒笑聲。父執子之右手。作咳笑之聲。而命之名。示愛也。記。有成。言當記。斯言。教之。使有成德也。師。子師也。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辯。徧同。○諸婦。族中卑幼之妻。諸母。族中尊長之妻。由卑而達尊也。妻遂適寢。妻既見子。禮畢。而遂適夫之燕寢也。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此主大夫禮言。宰。家宰也。諸男。凡宗其族者也。書。宰書之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史。蓋即閭胥。一閭之長也。二千五百家爲州。州史。州伯屬吏。州伯。州大夫也。閭府。州府。皆其藏文書之所也。藏之。蓋歲終而登之司民以達於王也。國君則不必如是。夫入食。如養禮。夫既告宰名。而遂入燕寢。以與妻會食。其具。則視朔具。其禮。則如養禮也。養禮。末詳。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朝。音潮。鄉。去聲。○此諸侯見子之禮也。夫人朝服。鄉。氏以爲孺衣。是也。國君見世子。於路寢。夫人尊。不親抱子。故皆立於阼。世婦。夫人之姪娣。代抱其子。以自側室來。見於路寢。故升自西階。其名之之禮。蓋亦如大夫也。降。皆降也。君及夫人降。適燕寢。世婦抱子降。還子之室。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丁歷反。○適子庶子。謂世子之母弟。以其適夫人所生。故亦曰適。然非世子也。則亦庶子而已。外寢。舊說以爲即燕寢。以側室在旁處內。故謂此爲外也。撫。其首。異於執手。稍抑之也。奉初無欽有帥云云之辭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說見曲禮。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漸澣夙齋。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此下言妾生子之禮。日一問之。減於再問也。內寢。皆燕寢之後。妻之正寢也。禮之如始入室。如初來嫁時之禮也。使之特餕。使此生子者特餕。非如常時。衆妾同餕也。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

名之。上節大夫庶子。此節乃言君之庶子也。庶子妾生子屬也。所有賜謂君所特加恩賜者。又此妾之擯亦傅母或曰有賜如鄭伯賜燕姞蘭之賜。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

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言庶人生子之禮。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此言孫見於祖之禮。蓋先見於父。而後見於祖。祖又名之。抑或以祖在其父未敢專名。而待祖名之也。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食音嗣。下同。○食子者。或士之妻。或大夫之妾是也。子生三年而免乳。長子者乃出還其家。見於公宮。以告歸也。則劬。有所賜以勞其劬勞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蓋擇士之妾爲之有食母以乳子。無子師慈母保母也。

士之妻自養其子。士卑。故自養子而已。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上時掌反。旬如字。○旬。十日也。上文所云。則貴賤皆三月而見其子。此又云。國君之禮三月而後見。若自士而上。大



夫而下。則一旬而遂見其子。蓋位卑而禮減也。禮家傳聞異辭。故記者兩存其說如此。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見賢徧反。以上皆同。○冢子。世子也。適子庶子。謂適夫人之次子以下也。循。猶撫也。未食而見者。重冢子也。已食而見者。後衆子也。若妾子見則非有賜者。君不親名。則此必循其首者。子能食食。非庶妾之子可知矣。孔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

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教之食音嗣。唯上聲。鞶音盤。○自此至終篇。皆言教子女之事。食食以右手。順也。丹崖陳氏曰。唯。應之速。俞。應之緩。鞶。帶也。革皮。絲。帛也。男用皮。女用絲。皆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年。即歲也。數。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教之以有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長上聲。○丹崖陳氏曰。八年。入小學之時也。後長者。在長者後也。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即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飲食。後長者。食之讓也。

九年。教之數日。數上聲。○日。謂朔望六甲。以上兼男女言。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襦。而朱反。帥。入聲。○丹崖陳氏曰。此言男子也。十年曰幼。外傅。教學之師也。居宿。日居夜宿。書。字體。計。算法。六書九數也。襦。上衣。袴。下衣。不用帛而用布。防奢靡也。雲莊陳氏曰。爲其太溫也。禮帥初。謂行禮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愚按初即所謂幼儀者。幼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也。簡。書策。諒。信也。謂以書策之文。請於師而肄習之。務爲實學。毋徇外而欺人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有音又勺音酌。○學樂。習其器數也。誦詩。讀其篇章也。勺。象。皆樂章篇名。舞勺。舞象。歌勺象。爲節而舞也。成童。十五以上者。射。五射。御。五御也。象。詩今無可考。朱子曰。勺。即酌也。即周頌於鑠王師篇也。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古人自六年以至十五。所教者不過如此。亦簡畧而淺近矣。今人年未弱冠。固有博學能文。而掇科名。顯當世者。然古之成德者比比。而今之成德者寥寥。古今之彼此何哉。蓋古人之教。務於實踐。今人



之教。務於浮華。古人之學。躋於實用。今人之學。徒爲虛文。古人之教。以養性情。今人之學。徒夸私智。古人營心於道德。而今人役志於富貴功名也。是故書數射御。古人之所必學者。今童子皆鄙棄之。至於男女之別。遜讓之節。灑掃應對之事。則懵然。曾不一肯俯學也。從幼如此。長當奈何。則文章之美。徒長浮囂。而已。欲以求其成德也。不綦難哉。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以養耳。采色以養目。歌詠以養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衣弟。皆去聲。○丹崖陳氏曰。二十曰弱。始。初也。禮。五禮。冠者。成人之道。故備學之。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大夏。禹樂。憬。篤也。博學於文。而不教人。恐未精也。內。畜其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爲己也。愚按始舞象勺者。時王之樂也。繼而

廣之以先代之樂舉大夏爲言蓋六樂皆在所習矣勿軒熊氏曰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則益加以篤行也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三十曰壯雲莊陳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役也方常也孫友順事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丹崖陳氏曰博學無常惟善是師遜友視志惟善是取○漢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行而民多殀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丹崖陳氏曰四十曰强方猶對也物猶事也謀謂論理慮謂思慮服服事從從朱子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方比方以窮理也又曰方物謀慮則是隨事謀慮子政兄曰謀事至而謀之慮先事而預之方物謀慮則思不出位而天下之理得矣君臣以義合不合則去此古者君臣之所以各得也後世則君以犬馬束縛其臣臣則枉道以諛悅其君而君臣之義亡矣

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丹崖陳氏曰五十曰艾七十曰老上言始仕治一官之小事也此言服官政統一官之大政也致仕則致還其職事於君矣○自二十至此因幼學而遂畢言其進德之序與其功業之成也然畢生之德業要基於始教之端是故嚴男女之防端長幼之序禮讓以敦其踐履詩樂以淑其性情此皆教之大者而時日方名之數射御書計之法又皆切於應務之用而經理事物之所不可闕者也弱冠以後則不過行以篤之擴而充之已耳終始本末無他道也此古人之教之所爲切實不浮而蒙以養正爲作聖之功也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

婉音晚枲音洗紝音壬紃音巡其平聲相去聲○丹崖陳氏曰不出謂不出閨門婉言語柔順婉容貌柔順聽有所受從無所違此皆教以婦德也執麻枲績也治絲繭蠶也紝織也紃縱類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屬組亦織也紃縱類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紝布帛之屬組亦織也紃縱類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此皆教以學女事以供衣服也祭祀饗先祖也納進也禮相助奠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以祭祀之禮也○孟子之母曰婦人之禮矯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雲莊陳氏曰十五許嫁二十而笄有故謂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謂不待聘而從之也雲莊陳氏曰妾之爲言接也父母之喪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言得接見於君子而已不得伉儷也○先王制禮何以不禁其奔而但使之爲妾也曰男女之欲或有所鍾人情所不能無者逆以制之此後世政刑之治非先王之化也先王道德齊禮有以勵其恥而使之自化耳奔則爲妾所以勵之恥也關雎咏而江漢改觀章甫歌而沈猶遠去則有以革其微者而奔於何有後世先王之禮既以微則所恃以齊民者惟在政刑之末於是男女之合有不禮者則必以情爲之離異夫離異之誠是也然既已從之而復離之於既有所不安使之一失而再失焉於法亦未爲盡善也且羞惡之心人所固有但以惑於欲而忘之耳淫奔之女使反而自思其心殆未嘗有不赧然者固遂其所從無爲反覆則亦已耳今壹不與其所從而又使觀面以事他人大非所以勵其恥而適重以喪其恥則又何如先王之重訓哉

凡女拜尚右手

男尚左手女尚右手陰陽別之



禮記卷之五終

# 禮記章句卷之六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陡園
婺源汪　紱雙林章句　後學
古歙汪　鑣範泉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 玉藻第十三

此篇記衣冠笏佩之制，閒及行禮之容節，其閒典制詳明，蓋周末之遺書也。凡二十九章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邃音粹，卷衮同。○玉，旒玉藻串玉之繩。所謂朱綠藻也。邃，深貌。延，冕上覆也。延玄表纁裏而前後垂旒，有深邃之意。卷，衮衣。祭，祭宗廟也。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朝音潮。○朝日，蓋春分朝日也。日出於東，故朝日於東方也。朔，月朔也。聽朔於月朔而聽此月之政令，以頒布之也。南門之外，向明而治也。門謂國門。古者明堂在國之陽，所謂南門之外也。孔氏曰：玄端當作玄冕，蓋冕服爲上，皮弁次之，諸侯之朝服又次之。玄端爲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矣。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爲冕。愚按：玄冕以祭羣小祀，朝日亦不當用毳冕，或玄端二字當在玄冕國語大采朝日，是朝日當用毳冕，或玄端二字當在聽朔之上，而朝日之上尚闕二字。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門，明堂之門。左扉西扉，而立右扉之中。示非月之正也。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明堂而聽朔焉。辛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氏曰：樂太史云：終月，謂終竟是月之事。於一日中耳。尋常則居燕寢，皇氏曰：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朝音潮。少去聲。下同。○周禮視朝則皮弁服，君臣皆同德也。食，朝食也。日中而餕，日中所食，卽朝食之餘也。奏而食，朝及日中皆奏樂侑食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漿酒醴酏，當作漿酏醴酒。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天子之玄端，玄冠玄衣纁裳，但不袞袖耳。左史右史，蓋太史內史之屬。御瞽，侍御之樂工。幾，察也。察樂聲之上下，以考政令之得失。虞書所謂聽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者也。○此以上皆言天子之禮。

諸侯玄端以祭，禫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此玄端亦當作玄冕。諸侯自祭其廟則玄冕，其朝祭於天子則禫冕，禫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聽朔則弁服，以天子之事也。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謂之告朔。遂於廟中視此一月之政而頒布之，乃所謂聽朔也。方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



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庫門之內。亦曰燕朝。愚按：燕朝宗人嘉事之所，此所謂內朝者。曰臨羣臣之事，則實治朝也。朝服十五升布爲之，玄衣素裳，亦君臣同服也。但士之朝服，袂廣二尺二寸，卽玄端也。大夫以上，則袂三尺。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路寢，卽上文所謂內朝也。雲莊陳氏曰：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小寢，燕寢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稷，食之食音嗣。○特牲，豕。三俎，加魚腊深衣見後。牢肉，卽特牲之餘也。少牢，羊豕。五俎，加魚腊膚四簋，黍稷稻粱，非月朔，則二簋也。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此以上言諸侯之禮。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遠去

聲踐音翦○遠庖廚以全愛物之心也踐殺也餘見王制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八月夏正六月也殺物爲盛饌曰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去聲○本竹笏本象士之笏也關門關梁澤梁租稅也列當作例與厲同鄭氏所云遮列守之也列而不賦有罰禁而不賦其租也馬非待造記者偶帶言之耳此皆節減財用以寬其民也○此以上統言君大夫之禮及凶荒殺禮節用之事○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卜人太卜之官掌龜卜之事者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名物各以其方色與其體辨之蓋所卜之事各有所屬而隨其宜用之所謂卜人定龜也史卜官之史蓋卜師類也凡卜以墨畫龜乃燒而觀其所食之兆象之形體如洪範雨霽蒙繹克周禮玉兆瓦兆原兆之墨如兆廣兆璺之類周禮卜師致其墨所謂定墨也體類金縢篇公曰體王其罔害是君定體也孔氏曰尊者視大卑者視小○君羔幣虎犢大夫齊車鹿幦豹犢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犢幣音覓犢音直齊側皆反○幦覆軾之皮犢幦之緣也齊車蓋齊時所乘之車其幦如此朝車二字疑衍不則上下猶有闕文也○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首去聲○當戶鄉明而居也東首以受生氣也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迅亦疾也必變者敬天之怒也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忌天威不以安寢而可開也○此章言君子敬身之事○日五盥沐稷而醴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醴音禮樿之善反機音暨○盥洗手沐洗髮醴洗面沐稷醴粱以淅稷淅粱之潘沐礉也樿櫛白木梳晞乾也初沐髮溼故用木梳既晞則澀故用象梳取其滑也機沐而飲酒羞饌也新沐則氣虛故飲食以養之沐則頭腑而氣逆故命工升歌以和順之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杼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杼音干蒯音快連力甸反衣去聲○以葛爲巾上精下粗亦上下之別也杼浴盆蒯席屬連洗足也初出杼履蒯席又以湯洗其足垢然後履蒲席而浴之以布以乾潔其體乃著屨而進飲進飲者亦所以和養其氣體也○此章言人君沐浴之事○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齊側皆反○史大夫之掌文書者擬對君者命謂君所命三者皆書於笏進思盡忠之意也雲莊陳氏曰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觀官換反○既服朝服畢也丹崖陳氏曰容貌儀觀佩玉之聲點衡不到則失色於人故預習之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煇呼嵇反○雲莊陳氏曰揖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於君也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美光則又盛於煇矣○此章言人臣將朝於君之敬○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珽他頂反○搢插珽笏也天子以玉以其珽然方正而無所屈故曰珽雲莊陳氏曰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音舒詘音屈○雲莊陳氏曰前有所敬則其進舒遲前詘圓殺其首也後直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其上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前則有君後亦不敢專正於下故下之角笏亦圓殺之無所不讓也○此章言笏之形制○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侍坐侍君坐也必引退其席示謙抑不敢安坐也黨旁側也猶羣居之意席或無可退則必下引之而去君之旁側不敢與君相附麗也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爲如字○雲莊陳氏曰凡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則當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席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思按席有上下如南鄉北鄉以西爲上東鄉西鄉以南爲上是也升席當由下升而亦有不盡然之時玩記文語意則陳說爲得之蓋此主羣居燕暇之席言也徒坐不盡席尺徒空也不盡席尺留席前一尺虛坐盡後也讀書食句則齊豆去席尺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齊豆去席尺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飯上聲辯音徧○凡飲食客當先祭君賜食而客禮也若未命之祭則先飯且辯嘗羞飲而俟君之祭若爲君嘗食焉蓋既先飯且嘗羞飲則不復祭矣恐君之客

己而命之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侍食祭故也非一人則或先有嘗羞者已惟俟君之食而後食可矣然亦必先飯飲而俟焉已飯已飲則亦不祭矣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命之食羞而後羞然唯先近者一味君復命之徧嘗之則唯所欲食可矣凡嘗遠食必自近者始又不獨侍食於君爲然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飧音孫執飯之飯如字從去聲○覆手食畢而手循口旁以去殽粒之污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則更作三飧以助飽君未覆手則不敢飧不敢先君而飽也君既食乃又飯飧以成飽若甘君食然也三飯三加飧也君既徹則自徹飯醬出授從者終不敢當客禮也凡此皆侍食而君客之故其節如此若禮食公食大夫則賓取粱醬降奠於階西不以出也若非君臣而降等之客則曲禮云徹飯齊以授相者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侑勸飽也不盡食示已飽而有餘也食於



人不飽適可而止無貪心也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俟卑俟虛涉反○水漿非盛饌故不祭已太俟厭俟卑厭其已卑也公食大夫禮賓祭觶漿則又以重君物故也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飲酒必先祭非唯客禮爲然故祭也飲卒爵而俟猶飯齊以出授從者也授蓋授之相者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洒先典反言音銀辟音僻○雲莊陳氏曰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與閒閒同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隱辟而後屨不敢於人前而著屨也坐左納右坐右納左納屨之儀也愚按此即禮不過三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尊上玄酒不爵之意所謂唯其令儀者也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樽士側尊用禁忘古也唯君



而尊尊當君之前示惠自君出也饗野人皆酒蓋飲蜡之類足於味而已不尚玄酒也側尊尊於房戶之閒賓主旁側夾之示賓主共之不敢專惠也樽禁皆禮器○此章言凡即席及食飲之禮○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皺之可也音義並見郊特牲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繢音會齊側皆反綦音其○玄冠玄端服之冠緇布冠即玄冠也始冠之緇布冠不緌自諸侯下達則此繢緌者非始冠之冠矣齊冠副齊服之玄端者也天子玄端纁裳大夫玄端素裳上士素裳中士黃裳唯齊服之玄端則皆玄衣裳無等故又有齊冠之異朱赤色之明顯者繢雜采也丹赤而有黃之色綦蒼白色也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音皮○緇生絹武冠卷姓生也子姓者子生之子謂孫也父存孫爲祖服期孫服即當除而父爲祖服未除故孫著緇冠而以玄爲武也素熟絹紕冠武之緣也祥大祥也祥後中月而禫未禫祭之前服未純吉故緇冠素紕也方氏曰爲祖之亡也故冠緇以示凶爲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吉冠上而武下爲祖而緇尊尊於上也爲父而玄親親於下也垂緌五寸情游之士也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垂緌亦有情游之意玄冠緇武以子姓之冠而反之不齒簡不率而屏之者也緇武示無親也緌垂緌五寸即謂此玄冠緇武者而緌之或曰垂緌五寸即謂此玄冠緇武者而緌之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居之冠則冠武相屬從簡易也居冠屬武貴賤皆然又言燕居則冠而不緌也有事然後緌蓋緌者所以致其飾也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喪禮啓殯於後要絰之麻散垂葬畢乃絞之五十始喪衰不散麻以送葬也髦人子事親之飾父死脫左母死脫右故親沒不髦大帛不緌方氏曰大帛冠之白者此因冠制而類及之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紫黑勝朱之閒色方氏曰玄冠不當紫緌爲其非正色也後世用之則自魯桓公始○此章言冠之制○朝玄端夕深衣夕大夫士朝之服也深衣三袪

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袪音區縫平聲齊音咨要平聲肘只有反○此言深衣之制。袪袖口也。古者布幅二尺二寸。深衣之袂亦二尺二寸。取正方也。縫其下一尺而留尺二寸爲袖口。則袖口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其二尺四寸以爲要之度。則要度七尺二寸。故曰三袪。要當人之要。衣裳相綴處也。齊裳下緝也。深衣之裳用布六幅。斜裁爲十二片。皆以狹頭爲上。闊頭爲下。故上之度亦七尺二寸。連綴於衣而下齊爲上闊頭爲下。故曰縫齊倍要。衽裳旁則一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之度矣。故曰縫齊倍要。衽裳旁之交接處也。當旁。正當身之兩旁也。袂。袖之連衣處也。袂廣二尺二寸。人之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詳見後深衣篇。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袷音劫。緣去聲○長。長衣。深衣之緣以素者。半凶吉之服也。中。中衣。服於朝祭服之內者。其制度皆同深衣。而長袂繼揜尺者。以半幅布續其袂。而揜覆其手者。猶一尺也。袷。曲領也。另以布爲領。其闊二寸也。袪。袖口也。緣。領袖之緣。其廣寸半也。以帛裏布。非禮也。因上中衣而言。冕服。爵弁服用絲。則中衣用帛。皮弁服以下皆用十五升布。則中衣亦用布。若皮弁服朝服。而以帛爲中衣。則是以帛裏布。爲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去聲。織音志○染絲而織曰織。若今之緞是也。其功多士賤。不得衣之。無君者。去位之臣也。孔氏曰。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素衣素裳。三月之後。玄衣玄裳。衣裳同色。不貳采也。衣正色裳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閒去聲。振上聲○正色。青赤黃白黑。閒色。綠紅。騮碧紫也。衣必以正色。裳則或用閒色。然冕弁朝端之服。各有定制。惟下士雜裳。此云裳閒色。亦燕居雜服。非正服也。列采。即正色。衣裳。冕弁朝端。尊卑各有等列也。振。袗同。單也。袗絺綌。而裘見於外也。襲裘。掩襲衣而裘不見。裘也。此四者。非先王法服。而或近於褻。故皆不入公門也。纊爲繭。緼爲袍。禪爲絅。帛爲褶。禪音單。絅苦迥反。褶音襲○纊。新綿也。緼。枲著也。凡以舊絮雜枲則曰袍。有表無裏曰絅。以布裏帛而無著者曰褶。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而季康子始用縞。後人效之。而朝服用布。變禮自康子始。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聽朔以皮弁服。視朝以朝服。若聽朔之日。則先服皮弁以聽朔。及在朝。然後易朝服以視朝。不可從便而使輕重相紊也。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上疑有闕文。道。治也。充。盛也。不充其服。亦謹財自厲之意。鄭氏曰。謂若衛文公者○此章言衣服之制。○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省悉井反○黼裘。以羔皮狐白雜合爲斧文也。誓。戒命也。省。方氏以爲省耕省斂是也。大裘。黑羔裘。天子祭天所服也。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則大夫不得有矣。君可有黼裘。而僭用大裘。則又非古制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衣狐之衣。去聲○狐白裘。取狐頷下之白嗉爲裘。而裼以錦衣。諸侯裨冕以朝於天子之服也。右虎裘。左狼裘。人君之衛。示服猛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君子。大夫士也。狐青裘。以狐前腋之青毛皮爲裘。而以豹皮飾褎。裼。以玄綃之衣。此蓋大夫士絺冕玄冕雀弁之裘服也。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豻音岸。絞如字○麛。鹿子。色白。豻。胡地野犬也。絞。皎同。白色也。麛裘豻褎。而裼以皎衣。此即皮弁服。大夫士聽朔於太廟及聘問鄰國之服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以緣褎也。黑羔裘而裼以緇衣。大夫士之朝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狐裘色黃。裼以黃衣。臘先祖五祀息民之祭之服也。鄭氏曰。凡裼衣以裼裘。欲其相稱。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因上文而言此。見惟諸侯則錦衣狐裘。大夫士得衣狐裘。而不得錦衣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無人以犬羊之皮爲裘。質略無文。故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見賢遍反○見美。見其裘之美也。美見於外。即所謂盡飾也。弔。主哀死。哀痛內存。而不美外觀。故不盡飾。君在。則必裼。以盡飾爲敬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充美者。掩其裘之美於內。是其美充滿於內也。見美充美。猶禮器外心內心之意。尸以象神。有幽遠之義。故襲。主。主也。大夫聘於鄰國。而奉主以將命。則襲裘。貴誠也。執龜以卜。亦以幽通於神。故亦襲。非此三事。則常裼。裘不敢自以爲充美於內也。襲裼。說見曲禮。禮不盛服不

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此節舊在則稱父拜之之下今移在此○盛大也重也承上文言非至盛之禮則不敢充美於內故祭天服大裘則襲而不裼以祭天爲禮之至盛視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德故取於充美之義也路車亦謂祭天之大路路車不式一於敬天而不敢有他亦慎獨之志也○此章言裘服之制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魚須文竹疏引庾氏說曰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也應氏曰爾雅曰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須鰓也大夫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遠尊無嫌故得飾本以象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見賢徧反說吐活反免音問朝音潮○笏所以敬尊命備忽忘故見於天子與射皆必插笏無或有說而去之者入太廟雖以事神無對命之當記然亦不可說笏君當事則說笏所以逸尊者耳若諸臣而亦說笏則非事死如事生之道矣喪事則不插笏以哀死無暇於記事也小功



服輕而事不可不記故亦不說笏唯當事而免之時則說之已事復插也又言凡既搢笏則必盥以致潔敬插笏之時既盥則雖有執事於朝亦可以不復盥矣此以見搢笏爲敬事之重者也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造七到反○有指畫於君前以手則失容故用笏詣君前而受命則書之笏笏無所不用如此所以不可說也因致其飾焉或以魚須或本象又以別上下之等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也殺色介反分去聲去起呂反○二尺六寸笏之長也中博三寸六分中之博而去其一分以爲上下之博則由中以上漸殺至首其廣二寸半也○此章言搢笏之用與其制度○此下三章舊多倒置孔氏曰其文雜陳上下爛脫當依鄭注爲先後今從之○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音皮下同此節舊在赤韍幽衡下王后褘衣上○大帶用素絲禮服之帶也辟緣也素帶而緣以黑也天子則以朱爲裏而終竟緣之而素帶終辟諸侯亦終辟而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帶之在要者不緣惟緣其兩耳士練帶率下辟率音律○練生絹也士用及下垂之紳練而不用熟絲單用之而練緝其邊也率絳同練之也要及兩耳皆不緣而唯緣其下垂之紳故曰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鄭氏曰居士道藝處士也雲莊陳氏曰錦帶示文也弟子用縞示質也愚按弟子道藝未成縞帶有加功受采之意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三寸至三齊三十五字舊在夫人揄狄下君命屈狄上○方氏曰紐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之則帶束而不可解矣三寸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言組之長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要以下垂長三尺也言士者舉卑以見尊也有司之紳又特短五寸者以便於奔走也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組也大夫大帶四寸此下三節舊在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大夫大帶四寸帶博二寸下一命上○大夫以上禮服之帶皆廣四寸大猶廣也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



二寸再繚四寸繚音了○雜帶非朝祭之服之帶而雜服之帶也天子表朱而裏綠大夫表玄而裏華華黃色也士用緇帶而以他色辟之凡雜帶之博二寸而再繚繞之以成四寸獨於士言之者蓋大夫以上禮服與雜帶同博四寸士卑則禮服之帶亦博二寸再繚四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凡帶總大帶雜帶言之有率無箴功當絳緝處箴綫細密不見用箴之迹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節舊在皆朱錦也下童子不表上○肆之紳也言所餘垂之組及紳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而持之或事迫而奔走則擁而抱之恐其飛揚而失度也○此章言帶○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韠蔽膝也以韋爲之祭服謂之韍皮弁服以下皆謂之韠韠順裳色天子諸侯之玄端纁裳故朱韠大夫之玄端素裳故素韠命士之玄端玄裳故爵韋染韋如爵頭黑而有赤之色也此節主玄端玄裳言若皮弁服則皆素韠矣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殺色介反○圜殺直言韠之形制有是三者也

天子直。不圜不殺也。前謂下。後謂上。諸侯之韠。上下各闕五寸。而上紕以爵韋。下純以素。所補之處。其形正方。故曰前後方。所謂殺也。大夫其下亦方。而其上更挫圓兩角以變於諸侯。所謂圜也。正亦方也。士賤。無嫌於君。故亦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長三尺。與紳齊也。頸。其中也。肩。兩角也。革帶。所以著韠者。其博皆二寸也。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弁服。緇衣纁裳。韍。冕服之韍也。一命之士。爵黃色也。幽。黑色。衡。佩玉之上橫者。或曰。衡。笄也。再命。如大國大夫。小國之卿。則有冕服。而赤韍矣。蔥。蒼色也。○此章言韠韍之制。○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褘音輝。揄。夷驕反。屈音闕。○褘翟雉之形。又以五采畫之。曰褘衣。揄狄。與搖翟同。雉。素質而五色皆備者也。王后玄衣裳。而刻爲搖翟之形。亦以五采畫之。曰褘衣。揄狄。與搖翟同。雉。青質而五色皆備者也。公侯伯夫人。青衣裳。而刻爲搖翟之形。亦以五采畫之也。屈。闕也。刻也。子男之妻。受命王后而服闕翟。闕翟者。赤衣裳刻雉形而不畫也。凡婦人之服。皆衣裳相連而一色。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



褖衣。褖音鞠。襢。張殿反。褖音彖。○四命之妻。蓋得屈翟。三命。命再命皆服鞠衣。衣裳黃色。如鞠塵。此作褘衣。記文誤也。一命之婦。襢衣。衣裳皆白也。不命之士。其妻褖衣。衣裳皆黑也。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天子諸侯之內世婦。因獻繭之功而後受命。服於王后夫人。卿大夫士之妻。則皆從男子。爵命而服其服也。○此章言婦人衣服之制。○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袷音劫。鄉去聲。○齊。裳下邊也。紳。垂及足。而足如履其齊。聲折之容也。頤。頷。霤。簷也。其頤下俯。如屋之霤也。垂拱。手拱而下垂也。視以下爲敬。而聽欲其高。所上於袷。毋下於帶。視下之節也。耳目皆便左。故聽鄉任左。又臣立君之西。則左近君也。○此章言侍於君之敬。○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節。君使持以召臣者。如士以旂。大夫以旌之類也。或并二節來召。或持一節來召。故并言之爲三節。二節。則其事急。故走。一節。則事稍緩。然亦必趨。趨之。在官。謂朝廷治事之所。近。故不俟屨。在外。謂其家。或在他所也。遠。必駕車。故曰不俟車。○此章言趨君命之敬。○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大夫造於士。士不答己也。大夫退。則拜送於門外。蓋凡拜送賓。賓去不復顧。故不妨拜送也。士造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而後進見。或大夫出迎而答拜。則士走避之。皆不敢於大夫抗禮也。○此章言大夫相見之禮。○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士於君所言。則所尊。唯君。君前臣名。大夫雖尊於己。亦名之而已。惟大夫既沒者。則稱謚。稱字。公侯之大夫。卿有謚。則稱謚。伯子男之卿。無謚。則字之也。若士。則生死皆名之而已。若士於大夫所言。則宜尊大夫。故士則名之矣。已沒之大夫稱者。亦必字之。不敢名也。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公諱。公家之諱。私諱。大夫之先之諱也。無私諱者。一國之中。尊無二上也。○此章言稱名避諱之禮。○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徵。音止。○朱子曰。佩玉之制。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鋚。曰衝牙。璧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紱按。徵角宮羽。略以聲之清濁高下爲別耳。音有一定之律呂。而無一定之宮商。佩玉止四璜。故偶遺商音。不言。不必深求其義類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齊。音慈。還。音旋。中。去聲。鏘。蒼庚反。辟。音僻。○采齊。肆夏。樂章篇名。蓋采齊之節稍急。而肆夏之節平緩。故趨則佩玉之鳴節合采齊。而行則節合肆夏。言其或趨或行。皆中音節而不亂也。朱子曰。周還。是直去了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還。是直去了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雲莊陳氏曰。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揖。退而後。則其身微抑而揚。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也。鸞和鈴也。乘車。鸞在衡。和在軾。丹崖陳氏曰。自由也。通

上文而言。君子以禮樂養其心。故非違邪僻之心無由而入也。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者。心雖在內。有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朝音潮。○雲莊陳氏曰。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蹙其左佩之綬。不使玉有聲。示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耳。右設佩者。鑣燧之屬。設之於右。示有役事於上也。居。謂燕居。燕居則佩玉如常也。朝則結佩。申言上意。愚按。此有疑義。未能强解。齊則綪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反。綪音爭。○綪屈也。結其佩。而屈上之。不欲其有聲。亦不樂之意也。齊服玄端爵韠。達於上下。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臨喪不佩。佩玉有衝牙。衝牙。擊璜。而後有聲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於玉比德。欲其德之如玉。非誇其有是德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綬。所以貫珠玉相承受也。玄組綬。以玄色組爲綬也。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純音緇。瓀乳兗反。玟音民。○山玄水蒼。皆玉色。瓀玟。石次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佩服亦隨人所玩好。而記者偶識之。雲莊陳氏曰。蓋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此章言佩玉之制。○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緣去聲。○節。猶常也。朱錦。朱質而雜以五采也。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絇。未習行戒也。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緦服。輕。而童子未能習禮故。無緦服。然必使往喪家而給使令之事。但免而不加絰。若無事時。則立喪主之北。南面。亦使之習事而觀禮之意也。問喪篇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蓋當室代父後。則本服不可廢也。見先生。從人而入。欲見於先生。則必從人而入。從人以習事長之道。親揖遜之儀。且不敢以卑幼特煩先生爲禮也。○此章言童子之節。○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飯。上聲。○先生。有齒德者。異爵。貴者。皆達尊也。後祭。不命之祭。不敢祭也。先飯。嘗食之道也。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此言敵者之謙。言饌之薄也。疏。主客也。不足祭。謙言食之不足飧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主自置。則客自徹。禮之稱也。敬主人之禮也。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一室之人。同居者也。壹食之人。因事而相聚共食者也。既無主客之分。則推少者一人徹之。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有燕會之事。則爲主者徹而使人歸之。爲客者不自徹。以歸。以婦人持饌而行於道路。非所宜。故也。食棗桃李。弗致于核。致于核。恐食肉未盡而齕其核。爲厭褻。且慾貪食也。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上環。橫切其上。圓如環。以祭也。棄所操。恐有手澤。亦不貪食意也。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先去聲。○果實。生成之味。非待於嘗。後君子。讓也。火孰者。先君子。嘗食之道也。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此節舊在下。今移於此。客禮。將食則興。辭食則先歠。次殽。至肩乃飽。而飧。孔子不然。蓋以季氏之饋有失禮。故也。記者附記於此。○此章雜言飲食之禮。○有慶。非君賜。不賀。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賀之。榮其君賜也。非君賜者。不足爲慶。則不賀也。或曰。有慶而君有憂者。此賀之。則衆亦賀之。君無所賜。則衆亦不必賀也。下文。○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雲莊陳氏曰。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以詣君所而拜謝其賜。敬之至也。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輔氏曰。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服乘。則亦不敢即乘服也。意者古之人。君賜臣下以車服。又必命之以乘服歟。或曰。此言卿大夫必君有命賜之。而後乘服。若君未有命賜之車服。則已不得私造車服。而乘服之也。亦通。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雲莊陳氏曰。據。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車服之重。既拜受於家。而明日又服乘以拜賜。是再拜也。若酒肉之賜。則拜受於家。不再拜矣。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賜君子曰賜。與小人曰與。賜與不同日。而頒別貴賤也。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君於大夫答拜。故有獻不

親往君於士不答拜故親獻大夫使宰往大夫拜送於門外士之親獻及宰爲大夫獻者至君門以授小臣則士及宰又皆再拜是皆再拜稽首送之也。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遣於膳宰去起呂反造七到反○膳獻饌也葷辛菜茢苕帚方氏曰膳有葷桃茢防不祥之氣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茢去其二者葷惟桃不去焉皆造於膳宰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爲去聲○釋上文不親獻之故。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諸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之受君賜者明日復拜賜於君門拜畢則退恐君聞之而召己答拜亦所謂不親拜也士受君賜者明日復拜賜於君門則待將命者入告於君君諾之將命者出以諾士然後退然君既諾之則又拜君之諾而後退以君之於士不答拜故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孟子曰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是既拜受於家則不復往拜其門矣此以大夫親賜故既拜受於家又復往拜其室重其親辱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若敵者則惟未得拜受於家乃往拜其室若得受於家則不復往拜其室矣。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雲莊陳氏曰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承受也士於大夫不敢受賀尊卑遠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受賀爵命近也然天不承賀者亦謂親來致賀則不敢承耳。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方氏曰不敢私受故交不敢私受故也。○此章言凡上下交際之禮。○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唯上聲○吐他故反○雲莊於諸走速於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癠才細反○雲莊陳氏曰憂癠病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癠病則恐崖陳氏曰色容不盛有憂色也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而召己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癠病則恐崖陳氏曰色容不盛有憂色也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而特其疏略之節而已。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不能猶不忍也方氏曰書策也杯圈飲食器也手澤汗之所漬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此章言事親之孝。○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以兩君相見言也君賓主也介擯也介擯介卿爲上介上主君出迎賓而揖賓以入主入自右扉賓入自左扉皆由門中諸介從賓諸擯從主上介則稍近東上擯則稍近西而介拂闑次介承擯各當君後末介末擯各當門旁而拂棖蓋鴈行而入以爲威儀也。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不中門不由西扉之中下於君不敢與主君敵也公事聘享之正禮自闑西賓禮也私事私覿之事自闑東比於其臣也。○此章言賓客入門之禮。○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與猶及也接武足迹後先相躡也繼武足迹相繼續也中閒也迹閒容迹也君體至尊尸於象神其行步皆促狹從容之至也大夫以下其地漸卑行步稍闊有趨事之意也然此蓋亦有事廟中其行步如是耳徐趨皆用是言或徐或趨其步武之闊狹皆必於是爲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發猶前也言有事於速趨則雖疊前其足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毋或因疾趨而移易其常度也。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圈舉遠反豚上聲齊音咨○圈轉也謂盤辟而行也豚循也即如有循之意言步趨之法圓轉如緣物而足不離地其齊之度於地者望之如水之流爲其升席降席之時周旋而行亦如是也。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剡音冉○端玄端服頤霤身俯而前而其直如矢也頤霤如矢則一身之容無不如矢矣弁皮弁服剡剡尖而利之意身之前者如利器之入物亦直也起屨屨頭前舉而促步也但頤霤如矢猶有自適之意而剡剡起屨則更有踶跂之容蓋凡弁服之事重於端服之事故服弁服之教宜加於端服之教如此。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足根也足前舉步而後跟常曳於地蹜蹜然步之促狹也執龜玉皆重器故其盈敬謹如此

○此章言步趨之節。○凡行容愓愓。愓音商○雲莊陳氏曰愓愓直而疾也。行於道路其容如此。蓋回枉則失容。舒緩則近情也。廟中齊齊。齊如字○齊齊嚴整之貌。廟中尊嚴之地。故其容如此。朝廷濟濟翔翔。朝音潮。濟上聲○濟濟詳整而不亂。翔翔安舒而端好。朝廷觀瞻之所。故其容如此。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齊側皆反。遬音速○丹崖陳氏曰舒遲閒雅。燕居之容也。齊遬謹飭也。見所尊者之容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重。舉步端詳也。恭。整飭也。安指爲容。則非恭矣。端。不邪視也。止。恬適意。妄言餂舌弄頤。皆非止也。靜。非必無聲也。有聲而安詳有序。則有不失其靜者矣。直。不欹側也。肅。所謂屏氣似不息者。德。有得於中而著於外。儼然有德者之氣象也。莊。矜持之貌。朱子曰。凡者皆敬之目。即此是涵養本原。坐如尸。禮見曲禮。燕居告溫溫。言燕居之時。及告語於人。其容色皆貴於溫厚。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祭主於敬。然所祭之尊卑親疏不同。故容貌顏色亦隨所祭而非可



一定。要之如見所祭者而已。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喪容纍纍。色容顫顫。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蔼蔼。纍。力追反。顫。音田。瞿。音句。梅。去聲○纍。纍無所依歸之貌。居喪之容如此。色容。以下。又分言之。顫顫。有所墳鬱而氣不得伸也。或曰。久病之色也。瞿瞿。視顧之貌。梅梅。猶昧昧。恍惚之貌。如有求而弗得。如有望而不及見也。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視容清明。蔼蔼。猶緜緜。聲氣低微也。諮。音恪○暨暨。果毅不屈之貌。軍旅之容如此。言容以下。亦分言之。諮諮。教令嚴飭之貌。厲肅。威嚴整肅也。立容辨卑毋謁。辨。音貶。謁。詔同○此所謂立容德也。辨卑。無謁。謂立容德也。辨卑無謁。清明。豫眼詳審也。立容。有下人之慮。而無柔媚之失也。○石梁王氏曰。此以下不屬戒容。頭頸必中。容直也。山立時行。山立。立之凝然。而不搖也。時行。行之以時。而不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急不怠。此蓋非涵養之深者不能及矣。盛氣顛實揚休。玉色。顛。音田。休。如字○盛氣。如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言人能涵養持循。使其氣浩然盛大。則顛實於中。而發揚休美於外。晬然見面盎背。以至四體。不言而喻。斯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玉色。色之溫潤。縝栗而不變。乃所謂晬然見面盎背也。○此章言容貌之則。○凡自稱天子曰子一人。以一人臨天下。非德不足以居之。雖無對之稱。亦戒懼之辭也。伯曰天子之力臣。伯。謂二伯。言力四方。故曰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某土。如東土西土之類。諸侯爲天子守土而已。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屏。音丙○邊邑。國之在邊幅者。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此皆諸侯自稱。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丁歷反○世子自名。尊君父也。公子曰臣孽。孽。五割反○若木之有旁孽也。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張戀反○傳。驛傳。遽。急遞。驛傳所以傳急遞家臣曰私。士自稱於大夫曰外私。自比於家臣之列。亦謙辭也。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



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使如字○私事。謂以己私見於他國之君。若私覿是也。私人。其家臣也。擯。介紹之通稱。以其爲私事。故使私人擯。不敢以公士給己私也。不敢稱寡大夫。寡君之老。而稱名。嚴公私之辨也。若以公事通於他國之君。則公士爲擯。其擯者之辭自無所貶損。下大夫則曰寡大夫。上大夫則曰寡君之老矣。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賓。如字○申上文。公士擯之義。言大夫有聘問鄰國之禮。則必有公士同之爲賓。故公事則公士擯。而得稱寡大夫寡君之老也。方氏曰。擯雖爲賓執事。其實亦與之同爲賓而已。故曰與公士爲賓也。○此章辨稱謂之分。以皆主於自稱。故與曲禮小異。

明堂位第十四。因篇首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故以明堂位名篇。而篇意實主於夸張魯國。辭實多誣。顧名物之閒。不無足資考證。存之以備考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依上聲。鄉。去聲。朝。音潮○明堂。在國之南。天子朝諸侯。出政令之所也。蓋周公制禮。始定其位。而記者述之。○石梁王氏

曰鄭注周公攝王位又云天子即周公周公爲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乎記者之妄注於曲徇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孔氏曰中階者南面三階也諸伯以下皆云國諸侯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裔各從其方以爲位也○門內諸侯以對待爲位則諸男不當東上門外四裔以右爲尊則五狄不當東上此皆不知何說且遠方來王未必能盡會於明堂也況天子負斧依南面而北狄之國乃處天子之後是使之竟不得望見天顏也必不然矣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采音菜○孔氏曰此是九



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曰采愚按五等諸侯皆在門內而九州之牧反在門外傎矣且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是則南門之外即諸蠻之國是使九州牧與諸蠻雜也或曰九采謂九州采服之國蓋侯甸男邦之侯伯子男皆在門內則采衛之國在門外采衛以外蠻夷鎮番乃各從其方之位也此或可通四塞世告至四塞謂九州之外夷狄也世告至如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則皆一來朝以告至也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以上言明堂之位以下言周公之事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相去聲○鬼國名紂惡非一端此特舉一事爲言耳致猶還也○石梁王氏曰只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冢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踐阼而治文王世子之言爲是詩小序之說亦不可信鄭注引魯頌豈盡伯禽時哉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又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唯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成王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遷使告卜之辭受命唯七年者史敘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九峯蔡子之辨可謂深切著明矣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曲阜地名周禮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此言七百里統附庸計之也革車千乘則正封方四百里之兵賦也○王安石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爲臣之職豈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乃遂至大夫舞八佾歌雍不可禁矣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載戴同韣音獨○此言魯之有郊祀也孟春建



寅之月郊祀新穀於上帝也弧所以開張旌旂之幅者韣弧之衣也旒旂之垂者畫日月之章於旂幅所謂大常之旂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此言魯之有禘也六月建未之月魯禘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瓚才旱反篹損管反梡音幹嶡音蹶○白牡殷牲周公有王禮不敢與文武同故用白牡若比於先代之後也犧畫牛於尊腹象尊飾以象骨山罍即山尊刻山於尊上也鬱尊以盛鬱鬯者黃目即黃彝玉瓚用酌鬱鬯以灌者大圭玉瓚之柄也玉豆以玉飾豆篹籩也雕篹蓋籩之疏達而成文者如雕爵名以璧飾之梡虞俎名四足如梡夏俎名加橫木於足中央爲橫距也或曰璧散即周禮瑤爵大人所亞獻也璧角賓所以獻尸也此言魯禘之禮器也○方氏曰止用王之禮者諸侯之事用通先代之禮者天子之事故郊特牲云諸侯祭用白牡僭也升歌清廟

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王戚。以玉爲戚柲也。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勳業廣及四裔。故廣大其樂以示天下也。此言魯禘之樂舞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卷袞同褘翬同○魯侯爵。當鷺首飾。編髮爲之。房。東房也。贊。助。揚。舉也。此言禘祭時行禮。冕而卷冕。亦比二王之後也。副。魯禘孔子不欲觀。安見天下之略也。夫當祭而廢事。固所當刑。而曰服大刑。則已過矣。以此服魯哉。大抵皆夸辭也。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是故下當有春祠二字。蓋闕文也。省當作獮。蓋春蒐而祭社。秋獮而祭祊。對舉之。互文也。此又言魯不特郊禘用天子禮樂。即時祭及社祊大蜡。皆用天子之禮以祭也。言之愈夸。而失念甚矣。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之制。魯之庫門。如天子皋門之制。雉門。如天子應門之制。蓋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皋。自內而出。諸侯三門。魯雖亦止三門。而特以庫門。雉門。倣天子皋門。應門之制也。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復。音福。重。平聲。檐。音儋。刮。古殺反。鄉。去聲。○復廟。重屋也。重檐。檐下復加板檐。以備風雨之壞壁也。刮。磨也。以石磨其柱使光澤也。達。通。鄉。牖也。每室四戶八牖。牖戶皆相對而通達也。反坫。出尊。謂坫在兩楹之間。尊在房戶之間。是反坫出在尊外也。崇。高。康。安也。屏。刻鏤其屏。使文理疏達。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以下皆言魯備四代之禮樂服器也。黃帝始造車。有虞氏始加以和鸞。夏后氏復於輿前加曲欄。而名鉤車。殷人始有路之名。蓋始異其品制也。乘路。周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言四代之車制。而魯畢用之也。有虞氏制旂。而夏加以綏。殷尚白。周尚赤。言四代之旂章。而魯畢用之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蕃音煩○蕃。赤色。言三代所尚之馬。魯兼用之也。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言三代所尚之牲。魯兼用之矣。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牲也。著。直略反○泰。太古之瓦尊也。著。尊之無足而底著於地者。言四代之尊。魯兼用之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言三代之爵。魯兼用之也。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灌尊。盛鬱鬯以灌之尊。彝。卽彝也。雞彝。畫雞於彝。斝。畫稼之彝。言三代之彝。魯兼用之也。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勺市若反○勺。容一升。自尊而斟酒於爵者。龍勺。刻勺柄爲龍首之形也。疏勺。刻鏤疏通也。蒲勺。刻勺柄爲蒲首。其口微開如蒲。言魯兼用三代之勺也。土鼓。蕢桴。韋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韋。一作韋○土鼓。韋籥。如周禮籥章。所掌土鼓豳籥。則蕢。燒土爲鼓。匡。而冒以革。又縫韋爲籥也。拊搏。皆擊也。揩擊。猶彈也。凡樂器皆有大中小。此約言之。謂擊玉磬。彈琴瑟。皆備四代之樂器也。或曰。拊搏。以韋爲之。形如小鼓。中實以糠。以手拍之。堂上用以節歌者。揩。謂圍擊。謂祝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魯公。伯禽也。武公。魯公之玄孫。周以文王始受天命。武王遂有天下。故文武之廟百世不遷。謂之世室。而魯以魯公武公之廟擬之。僭妄甚矣。記者傳爲美談。而不自知其非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米廩。蓋藏米於學宮。以備粢盛。亦教孝之意。所謂庠者養也。餘見王制。及文王世子。此言魯備四代之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父音

甫○崇貫封父皆國名大璜所謂夏后氏之璜棘戟通大弓封父之繁弱也此蓋皆天子所頒於魯之重器展親之義也記者遂誇詡以方天子之器焉失類甚矣夏后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縣音玄媧古華反○足以四縣縣之簨虡也垂叔皆人名女媧古風姓之君也和鐘三者亦古所傳之寶器而魯得之者也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音筍虡音巨○簨虡以縣鐘磬者橫者曰簨植者曰虡龍簨虡於簨之兩頭刻爲龍首以爲飾也崇牙於簨之上刻之戲業如牙其形崇然而飾以五采也璧翣戴璧於簨上又畫繒爲翣以承之也此及上節又言魯備三代樂器之制也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音對○敦之爲器有蓋有首四者皆盛黍稷之器其數有多寡亦各朝所用之制也言魯兼用四代之簠簋也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嚴殷以椇周以房俎椇於足下橫木作腿曲如枳椇之形也房俎足本之跗如堂房也言魯兼用四



代之俎也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苦瞎反獻音莎○楬木豆也玉豆飾以玉也獻豆刻鳳羽莎莎然也言魯兼用三代之豆也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蔽膝也有虞氏以韋而已夏乃畫山其上殷加以火周人又加以龍言魯兼服四代之韍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黑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白勝青故祭肝周尚赤赤勝白故祭肺愚按四代所祭當無兼用之理而亦敷陳之誇多已爾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鄭氏曰言尚非也孔氏曰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水也禮運言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也愚按此篇之失據多矣至此節而鄭孔亦得以譏其非然此禮文之末耳至周公負扆之誣廣魯於天下之妄則注疏固從而和之而不知辨焉此即漢儒之陋也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言魯備四代之官也雲莊陳氏曰書言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先儒信此記而不信書固爲不可且謂魯得用四代禮樂故惟通用其官之名號不必盡用其數皆臆說也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綏而綏音叨○言魯兼用四代喪葬之飾也綢練見檀弓餘見上文及喪大記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結一篇之意○朱氏曰羽父弑隱公慶父弑僖公禮之變也二君則君臣相弑矣夏父躋僖公欲焚巫尫刑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石梁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未見傳者故謂未嘗相弑未嘗變法大抵此篇多誣雲莊陳氏曰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而奚盛大之有歟愚按此篇首以周公踐天子位終之魯王禮也是其意以周公曾爲天子故魯用天子禮樂也其妄誕誣聖甚矣夫魯唯僭用天子禮樂故其後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君弱臣強魯君無祿馴至陪臣而執國命盜竊寶玉大弓則宗器且無以守



之何資禮樂之有夫諸侯而用天子禮樂則禮樂之變已甚矣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刑罰政俗又安能以不變也禮亂樂壞刑肅俗敝此篇所陳則人臣可弑之所以相仍而魯以式微也若如此篇所陳則人臣可以踐天子位侯國可用天子禮樂而且臣稱有功國稱有道是教天下後世以僭竊篡弑而大亂天下也先儒知此篇之誣矣而其立言之貽害天下後世則又不可以不辨者也

## 喪服小記第十五

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凡六十七章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爲去聲免音問○爲父斬衰始死笄纚將小斂則小笄縱著素冠以斂及僎堂乃去素冠袒而以麻自頂前交於額卻繞於紒所謂括髮以麻也既僎堂乃降拜與斂之賓於堂下即東階下位哭踊及適東序襲袒加絰反位哭踊其括髮如故此爲父也爲母齊衰始亦括髮以麻但適東序加絰時則易括髮之麻以免然後反位哭踊也免與括髮制同但以麻以布有別齊衰帶惡笄以終喪惡笄謂榛笄也婦人齊衰之喪榛笄以終喪而後除中間更無變易也男

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冠爲皆如字○婦人之笄。與男子之冠。副。故始死男去冠則女去笄。斬衰冠六升則婦人箭笄。齊衰冠七升則婦人髽。斬衰麻髽。齊衰布髽。其義則婦人之髽。與男子之免。亦相副也。○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言其枯槁無潤澤也。削者。有所降殺之義。苴杖用竹。削杖用桐。竹外節。桐內節。竹杖圓象天。削杖方象地也。○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適孫承重。則爲祖三年。今祖母又死。則亦三年矣。蓋孫爲祖父母本服期。若父爲祖後而先祖卒。則已爲父後者。卽承父之重。而爲祖後。故喪祖如喪父。若祖母先祖卒。則亦只服期。猶父在而爲母期也。今祖已先卒。而祖母後卒。則亦服齊衰三年。如喪母也。○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爲去聲。長之丈反。下同○爲父母三年。爲長子爲後者亦三年。重繼體也。三年之喪。皆稽顙而後拜。期以下。則拜而後稽顙。唯大夫來弔於士。則雖緦服之輕。亦必稽顙。重大夫也。此皆以爲喪主者言。若非



爲主。則無受弔。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婦人主夫及長子之喪。故稽顙。其餘雖父母拜賓。稽顙之事。不爲喪主。不稽顙也。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嫡長主父母喪。嫡孫承重主祖父母喪。父主嫡長子。嫡姓。婦喪。此正禮也。死者無子。或有子而幼。則兄弟姪及大功小功緦麻之服。皆可代主之。喪有無後。無主。親同長者主之。母主之。此男主也。妻主夫喪。嫡長婦主舅姑喪。母主長子喪。女主之正也。無女主。則五服之親之婦代主其喪。亦由親而後疏。此女主也。男主必使同姓。昭族屬也。婦主必使異姓。以厚別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爲出之爲去聲。○嫡承父後。祖宗一體。出母見絕於父。已不得而私之。故不爲出母服。非爲父後。則期可矣。○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殺色介反○三者。由己而上爲父。由己而下爲子。與己同列而三也。以三爲五。由己而上至高祖。與己而五。由己而旁至三從兄弟。亦與己而五也。上四。下四。旁四。已居其閒。稱九族焉。是以五爲九也。由父三年而爲祖期。爲曾祖齊衰五月。爲高祖齊衰三月。上殺也。由長子三年。衆子期。而爲孫大功。爲曾玄緦麻。下殺也。由兄弟期。而大功小功。而同高祖兄弟緦麻。旁殺也。○禮。不王不禘。五字舊在不爲女君之子服下。今依王氏移此。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酒氏曰。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配之也。而立四廟。四當作六。三昭三穆。蓋小篆四六二字文似而誤。庶子王亦如之。無嫡子而庶子承後爲王。則亦無嫡矣。其禘及七廟之制。皆同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如契稷別於陶唐而爲殷周之祖。周公康叔別於武王而爲魯衛之祖。三桓別於魯莊而爲三家之祖。陳完別於陳而爲齊田氏之祖。及庶姓特起爲卿大夫。而子孫遂世不遷者。皆是也。繼別爲宗。別子之嫡。繼世相承。爲族人百世不遷之宗。所謂大宗也。繼禰者。嫡子承父後。卽爲同父兄弟所宗矣。孔氏曰。小宗凡四。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爲始據初言之也。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大宗百世不遷。其支庶又各以別於大宗之世。嫡爲小宗。則五世親盡而遷。五世而外。不復相宗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高祖齊衰三月。五世而緦服窮矣。而宗亦以易於下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宗子承先。與祖禰一體。有尊祖之心。則於宗不敢不敬矣。敬祖禰之故。服窮而宗可易也。至於大宗。則別子之特起爲祖者。必有大功德於人心。子孫世世所不能忘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支子不祭。然有以仕顯而得祭其祖禰者。亦惟具牲以祭於適子之家。設適子爲主。庶子雖已仕。要必使適子爲主。故亦止於祭禰。而不得及其祖。不敢以貴加於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爲去聲。長上聲○父爲長子斬。以長子承祖後。重宗故也。若庶子。則已非繼禰之子。已之子亦不得爲繼祖之孫。故不爲長子斬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廟在宗子之家。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已不得立廟。故不祭殤與無後者。庶子不祭禰者。明其

宗也庶子未仕則唯適子祭禰庶子并不得而專祭其禰矣○此章專言宗法然與上下章文意相承蓋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九族親畢此小宗之五世而遷也殷祖契周祖稷皆別子爲祖故後世雖有天下而不祖帝嚳以陶唐又當日帝嚳之大宗而非殷周所祭也但既王天下則已爲天下所宗是以得奉其祖以紹於大宗之統而禘祭舉焉此報本追遠之至也顧稷之爲祖已久豈能越稷而祖帝嚳是以唯五年一閒祭之則不王不禘之法亦仍然尊祖敬宗之道也其餘若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及爲長子稽顙及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皆不外重宗之意宗法之於人道大矣哉○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長上聲○父母之喪親親也五世而緦服窮親親之殺也臣之爲君服妾之從女君服族人之爲大宗服皆尊尊也立後以適長及兄弟相爲服皆長幼之序也冠笄免髽之別嫂叔之不相爲服婦人之受重夫家而降其本宗皆男女之別也四者人道之大倫故喪服之制雖細微曲折亦無不以是四者爲經有志於禮者亦唯以是四者求之庶可以得先王之意而於禮也其不敢錙銖越之矣但此節之下語意未畢或疑上下猶有闕文焉○從服



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服術有六曰親親曰尊尊曰名曰出曰入曰長幼曰從服此言從服以徒從言也妾爲女君之黨子從母服母之君母妾子爲君母之黨臣從君服君之黨此皆恩無所屬而空從之故曰徒從故所從亡則已如妾子服君母之黨君母亡則不爲君母之黨服也屬從者於恩義有所連屬而從之如子從母服母之黨妻從夫服夫之黨從妻服妻之黨皆屬從故所從雖沒猶從之服其黨也但妾從女君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記第舉其概爲言耳○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此亦從服也妾從女君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被出而妾從之出則母雖出自以私恩服其子期而妾則不從之服○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爲去聲適丁歷反○爲妻父母總亦屬從也諸侯絕期總服疑於不服然世子未爲君而妻以配身之主則妻父母不容不服故不降妻之父母也大夫之適子士也其爲妻服期世子爲妻服與大夫之適子同則亦不降期故爲妻之父母亦不得降也○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之禮而尸服其本服得以天下養親而不敢以己之貴加親也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子當祭父而士不可祭天子諸侯故屈○婦當喪而出則除之則當喪謂當舅姑之喪出則義絕於夫矣故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已嫁之女爲父母期故當在期年之內則義絕於夫而復隆於父母遂從兄弟以終三年之制若期年以外則其服已先除又不可復追爲服矣故止服期義隆夫家也若既出而遭父母之喪者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止服期義隆夫家也若既期而後反則遂三年三年之喪不可以中廢故也○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歲周曰期年則所踰之年數也三年之喪一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



其閒已歷三年實則再期而已中月而禫則以致孝子之餘思也大功九月長殤當服期者降九月中殤則七月七月之閒首尾已歷三時也五月小功也三月緦麻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爲去聲下同○期謂一期再期祭謂小祥大祥之祭除喪謂除服之漸若一期而練再期而縞也期而祭者孝子感時之心因時致養之禮也期而除喪者示民有終隨時降殺之道也祭與除喪同時並舉然皆前一日改服而次日臨祭祭非謂除喪設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葬有常期然或以有故不得葬則其閒一期再期之祭要必以時舉行因時致養之禮不以未葬而廢也顧尸柩在堂祭所當行而服未可改故一期之祭不改練服仍服衰絰臨之而已所謂其祭之時不同時而祭不改縞服除喪也期而祭禮也未葬則不敢除喪道也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大功者主人之喪謂死者無後或有後而尚幼而大功兄弟來爲之主其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女或幼子也大功兄弟既爲之主

其喪則必亦爲之行一期再期之祭以其有三年之喪者在故也若并無三年者則練祥之祭不必行矣若朋友之喪而朋友主之則虞祔而已不再祭可也○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爲去聲○重其有子故也○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稅吐外反下同○祖父母謂伯叔祖父母此皆小功緦麻之服已從父生於他國而本族之疏親已皆不及識之是以其父聞喪則稅之而已則不稅以其本無哀死之情故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此節舊在下節之下今依陳氏說移此○小功不稅然正服期大功而降在緦小功者則必稅之以正服本重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父字疑衍○臣爲君之母妻長子服徒從也臣或有事故留他國及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以其義輕而喪服不入君門也若君未除喪而聞喪則亦稅矣○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近臣謂私暱小臣君服亦謂稅服君或出境踰時而後聞喪君稅之則近臣亦從而稅之若卿大夫則有從君之服而不從君稅服服限內則從而服之已過其時則不稅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聞喪而在國之臣已先成服不待君之反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雲莊陳氏曰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不爲之爲去聲○適妻無子而以庶妾之子爲後則是亦爲君母後也從服所從亡則已而此庶子爲君母後則疑於不可已者故記特明言之以其終爲從也○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殺色介反分去聲去起呂反○斬衰直絰如大一搦五分去一以爲帶絰首絰帶要絰也齊衰之絰如大功之帶大斬衰之帶小功之絰如大如○妾緦麻之絰如小功之帶是皆五分去一也杖之大如要絰朱子曰首絰大一搦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妾爲女君服期則疑爲女君之子亦止於期故記明其與女君爲長子同亦斬衰三年以承正統故重之也○除喪者先重者易



服者易輕者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故卒哭易功衰而男子之首絰婦人之要絰不易至小祥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是除喪先重者也輕者謂男要女首也既虞卒哭男子易要之麻帶以葛帶婦人易首之麻絰以葛絰是易服易輕者也男子重首○首乾道也陽之會也婦人重帶腹坤道也陰之聚也○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辟音闢○廟謂殯宮之次倚廬之次也非朝夕哭奠及受弔之事則不啓殯宮之門平時之哭則於喪次以殯宮欲肅故也○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銘明旌也言始死之復與書明旌自天子下及士庶皆以名稱也然周制復曰天子復諸侯則曰某甫復皆不稱名又周禮百世昏姻不通則婦人無不知姓者而此云然是皆與周制不合不可考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凡卒哭授葛絰與始死之麻絰亦五分而殺一故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大功以下亦然若斬衰既卒哭而更遭齊衰之喪則不脫斬衰之葛帶而更加齊衰之麻○報葬帶是麻葛同則兼服之閒傳所謂輕者包是也○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他故不及待報音赴○報者急疾之意言或有三月而速葬者亦必速行虞祭不忍使其親一日未有所安也唯卒哭則必待三月之期耳○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並也葬先輕而後重先待葬父畢既虞祔而後虞祔其母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皆服斬衰母統於父也○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降期故爲庶子大功庶子之子宜若有所厭者而孫不厭祖故其孫不降無其父斬衰○大夫不主士之喪雲莊陳氏曰此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爲去聲○妾子生母死不爲主其喪尊故也○爲慈母之父母無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則服齊衰杖期若父妾之無子者慈子而非由父命則爲之小功是慈母有服也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恩所不及故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爲去聲○爲人後者

爲所後父母三年而本生父母降期故其妻爲夫之本生父母本服齊衰期而亦降服大功也○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祔必以昭穆祖爲大夫孫爲士及士死而祔是士祔於大夫也易牲謂用大夫牲此推而進之一時之暫也○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繼父母再嫁之夫也繼父有同居者相爲服期有先同居而今不同居者有同居而不同財者有雖同居而各有主後者皆相爲服齊衰三月有本不同居者則無服記者釋之謂同稱繼父而有同居不同居之分也者要必曾與之同居而彼此皆無主後又嘗同財而共祭其祖禰然後謂之同居繼父若雖同居而各有主後則不得爲之同居矣後有子也主雖無子而有期功之親可代爲主其喪也或子有主後皆爲異居云○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門外寢門外也南面接賓客之義也○祔葬者不筮宅宅塋兆也父母同葬前葬已筮後祔葬者不更筮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上時掌反○士大夫謂公子公孫之爲士大夫者士得易牲而祔於大夫大夫不得易牲而祔於諸侯大夫降期諸侯絕期故不敢祔於先君之廟亦大夫不敢祖諸侯義也妾祔於妾祖姑妾不得入宗廟而妾之子私祀之其家故妾死則亦祔於妾祖姑亡無通中間也祖無妾則閒一以上而祔於高祖之妾必閒一以上者亦故也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若諸侯不得祔於天子猶大夫不得祔於諸侯也祖父以爵顯者○爲母之君母卒則不服之尊自如有不待於祖父也○爲母之君母卒則不服子孫雖貴亦必祔於祖父爲士而子孫爲天子諸侯大夫則祖父妾之子女爲嫡母三年出嫁則降期是妾之女之子爲嫡外祖母亦小功也然此徒從也所從亡則已故母卒不服○宗子母在爲妻禫爲去聲○夫爲妻服杖期杖則禫矣然父母在則嫡子爲妻不杖杖厭於父母也舅姑主嫡婦之喪而舅姑不杖故子亦不得杖不杖則不禫矣唯宗子父沒母存爲其妻亦禫重宗婦也舅沒姑老則婦宗婦矣若嫡子而非爲宗子則母在亦不爲妻禫也○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爲如字○妾之子無母而妾之無子者是謂慈母爲後謂奉其祀蓋既是妾子則庶母慈已即庶母是慈母即爲庶母後也或祖庶母慈已即祖庶母是慈祖母即爲祖庶母後可也○爲父母妻長子禫爲去聲長上聲○父母長子皆三年再期而禫則二十七月父在爲母杖期而禫則十五月此禫服之制也然爲父後者父母在則爲妻不禫又妻爲夫喪適孫承重爲祖禫夫爲妻亦杖期而禫則十五月此禫服之制也然爲父後者父母在則爲妻不禫又妻爲夫喪適孫承重爲祖父母喪皆再期而禫子爲慈母亦期而禫父在則不禫記言其略耳○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已本妾子而君母慈已則已自有本生之母故慈母唯己身是也若妾母慈已則嫡母矣如莊姜以完爲已子祭之子孫不復祭也蓋庶妾不得入廟而庶子得祀其母於私室○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冠去聲○未及二十而死者皆殤也然男女有未及二十而已冠笄者已冠笄則有成人之道雖在殤年不得以殤而降服矣後當作主謂主此已冠笄者之殤之○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主葬者如子婦於父母舅姑妻於夫是也未葬則以下主人未葬則以麻終月數月數滿則除葬月數者謂期服以下卒哭之不待主人之葬也雲莊陳氏曰其服收藏之以待送葬○箭笄終喪三年婦人斬衰箭笄終喪三年其閒更無變易也○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之玄孫爲高祖齊衰三月族人爲宗子去國之臣爲舊君亦皆齊衰三月三月者其恩殺等於緦麻也齊衰者其義尊比於期親也爲同祖兄弟大功大功義卑於齊衰而恩重於三月故同用繩屨輕重衡之權也○練筵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要平聲去起呂反○筮日筮尸筮小祥之日與其尸視濯則祭之前期一日視祭之濯具也將行小祥之祭故即服小祥之服以筮日筮尸視具練則除首絰矣故只言要絰告具告筮事之具也去杖而筮筮於交神故

不敢校也。告事畢。筮事已畢也。已筮則復杖矣。拜賓拜來助筮事之賓也。有司告具以下。專以筮日筮尸言。大祥則縞冠素紕朝服而筮日筮尸視濯如小祥之儀。所謂吉服。亦即祭大祥之服也。不言筮日視具者。省文也。○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士之庶子。得爲生母三年。父及嫡母在則杖期。杖期則禫矣。然不命之士。父子不異宮。則亦不禫。以有所厭也。○庶子不以杖即位。執父母之喪。惟嫡長一人以杖即位。餘衆子皆屏杖於中門之外。而後入。父不主庶子之喪。父主嫡長子之喪。以杖即位。則嫡子之子不敢以杖即位。父不主衆子之喪。故庶子之子自主其父之喪。則以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父主嫡家婦之喪。故嫡子爲妻。父在不禫。父不主衆婦之喪。故庶子爲妻自主其喪。則禫而杖即位可也。然此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者。若在父之室。則庶子爲妻。○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有事亦不得杖也。鄰國而過其國。有卿大夫之喪。則亦往弔之。而主國之君代其子爲主。其臣不敢敵君也。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免音問。○錫衰者。錫治其布。有滑澤而爲衰也。國君自弔其臣。則弁環絰錫衰弔。於異國之臣。則弁錫衰也。凡大功以上。卒哭後則不免。小功以下。既殯則不免。若人君來弔。則雖不當免時。亦必復免。重君之弔也。若主人未成服。則君之來弔。○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五服之親。有孤亦不錫衰。稱也。○養有疾者。則親屬往養之。若已有喪服。則必貧且疾。而無人致養者。脫喪服而往。恐其惡之也。若此有疾者。遂死。則已遂主其喪。然亦遂以其人之喪服服之。不復用先所服之喪服。此蓋所養之人尊。親於前所服之喪。而後可。若前所服之喪重。而有疾者。於已疏。則不當脫重服養疏親。而又爲主其喪矣。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族人之貧病者。已初未嘗脫喪服以往養之。及其既死。而後往主其喪。則以前所服喪服喪之。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尊者。謂於己爲父兄焉可也。尊者言也。卑者。謂於己爲子弟也。卑於己則不必易服而養矣。○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妾祔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若卒無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如士之易牲。而祔於大夫也。女君。謂嫡祖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舅姑主家婦之喪。而不主衆婦之喪。然虞與卒哭之祭。祭其婦也。未可以舅而祭婦。故雖家婦。亦止使其夫及其子主之耳。祔於祖姑。則祔祭舅之母也。祭於其母。故雖衆婦。亦舅主之。○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攝謂攝爲喪主也。大夫或死而無主。後則士不得攝主其喪。尊卑異數也。唯宗子。則雖士而可攝大夫之喪。其分本尊也。○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免音問。下同。○未除喪。謂既虞卒哭之後。但喪未終耳。故親屬之遠而後至者。主人不免而爲主。非若君來弔之必免也。○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省所梗反。○器。明器。納納之壙中也。賓友所贈遺者。或多。則必並陳設之。而納於壙者有定數。是省納之也。若唯主人所作者。則既有定數矣。故盡納之。省減少也。○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雲莊陳氏曰。兄弟天顯也。所知。人情也。係於天者情重。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宮。故殯宮也。○父不爲衆子次於外。爲去聲。○父主長子喪。則次於外。不主衆子喪。故不次於外。○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臣爲君服斬。去國之臣爲舊君。則齊衰三月而已。若與舊君本兄弟者。則雖去在他國。亦必爲舊君服斬。有君之尊。有兄弟之親。故不得同於異姓之臣已也。不言君而言諸侯。明其在異國也。○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詘音屈。○下殤小功者服期。而降在小功者也。澡。憂治也。本。麻根也。詘。屈同。報。猶合也。經帶之制。斬衰用苴。齊衰用枲。皆不澡。不絕本。而散其餘垂之。大功以下用澡麻。去本散帶。小功則不散矣。此以期降小功。故帶用澡麻。以其本齊衰。故不絕本。小功不散。故用其餘。則屈鄉上以絞合之。然帶澡麻。則首絰仍用牡麻。帶不絕本。則首絰卻絕本。蓋互見也。○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三人。或祖之繼室。或妾祖姑也。親者。其舅之

生母也○廟唯一配則繼室妾母俱不當入廟唯其子得別奉祀於其室記所云祔於祖姑祔於親者皆別祀也不必其在祖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卒時夫爲大夫及卒後而夫失位則其夫之死而祔於妻止用士牲不易用大夫牲若妻卒時未爲大夫及後而仕爲大夫則死而祔於妻自得以大夫之牲祭其妻矣孔氏曰此謂始來仕而無廟者若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當祔於妻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爲出之爲去聲○適子承祀而喪者不祭若爲出母服則廢本宗之祭矣爲父後者。不敢廢祭故不爲出母服也但爲父後者於義自不得喪出母不止爲不祭之故朱子曰出母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



杖則子一人杖爲夫爲長爲父之爲皆去聲長上聲○喪有爲主而不杖者大功攝主是也有杖而不爲主者父爲長子主喪而長子之子亦杖是也婦人有不爲主而杖者姑在則母主長子之喪削杖而婦亦爲其夫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固杖但以無男昆弟而使族人攝主則主喪者不杖故女子子只一人杖而餘則不杖是亦不爲主者也○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免音問下同○緦小功既殯不免然啓殯之後以至卒哭則又必免以臨之不可以服輕而略之也既葬而不報虞以有他故阻之也報音赴○既葬而不報虞主人冠則其餘亦皆冠矣及虞則皆免則緦及虞則皆免報音赴○既葬而不報虞以有他故阻之也主人冠則其餘亦皆冠矣及虞則皆免則緦小功亦必免也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爲去聲○主人有久而不得葬者自期以下既以麻終月數矣然及其葬也則必各服其服以送之若主人速虞則皆喪服而免以待事如主人久不得速虞則亦不待其虞而除之也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比必二反○葬道遠則反而在道不可無飾故哭者皆冠及郊則復著免以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義見前章○除殤之喪者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音潮○三年之喪大祥則縞冠朝服以祭既祭則縞冠素端而居禫則玄冠朝服以祭既祭則緇冠素端而居時祭而后反吉除殤之喪以禫服純吉之服以未成喪故從輕也除成喪者以半吉之服反吉有漸也此非必三年喪凡主喪者其除喪之祭皆然故不言大祥而言除成喪者○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免音問○奔喪者途近及小斂則笄纚如始死不及小斂則奔父喪者入門左升自西階再拜即位柩東哭盡哀乃適堂東括髮袒降自西階詣堂下東西鄉哭踊適東序襲袒加絰若奔母喪則始至亦括髮如儀但適東序襲袒加絰則并易括髮以免也即位成踊以下父母喪



皆同但父喪仍括髮復東階下位哭成踊母喪則免而復位成踊禮畢出殯宮門而就喪次哭暫止也三日五哭三踊者始至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是五哭也始至踊明日朝哭踊又明日朝哭踊是三踊也父喪皆括髮而踊母喪惟始至一括髮明日又明日則不括髮而免而踊第四日成服○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適丁歷反爲之爲去聲○舅姑爲冢婦大功爲庶婦小功適婦不爲舅姑後者以爲後者只適長婦一人餘則雖適母之子婦而非庶妾之子婦然皆不爲後則亦止等於庶婦而已故亦止爲之小功也。

大傳第十六鄭氏曰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愚按此如易大傳書大傳之類蓋古今之傳序而小戴采之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別子爲祖其祖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蓋紹其大

宗之統以爲天下宗其治功廣大者其報本深遠此天下一家意也故非王者不得行之方氏曰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曰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曰追享以此禘祭爲特文故曰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曰肆獻祼名雖下同通謂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省悉井反○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所謂別子爲祖也諸侯之祭及其太祖所以爲一國之宗而長臨四竟然不得及其祖之所自出則以治功祝天子爲俟而報本亦祝天子爲後也然非大夫所可比矣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各宗其宗而已所施者不廣所本者亦不能及遠以時祭先不及高祖也省問也請也干求也上及之意也大事謂祫祭也諸侯無禘而有大祫大夫士無祫然四世而緦服窮則高祖而下猶其情之所得通而施之所得及故大夫士之亦有祫者以先請命於其君而上干祫祭之禮以廣其報本合族之仁也然亦及其高祖而止非若諸侯大祫之得以祭其毀廟之主則自太廟而下皆及享之也及其高祖猶小宗之義然猶必省於其君而行重其典而不敢專也又按周禮所謂饋食朝享於四時之間祭是則大祫也時祭亦祫而不及毀廟之主大夫士之有于祫蓋三年喪畢奉新主于廟以遷祧而一行之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遂音駿追王之王去聲父音甫○周家之禮定於周公然周公制禮所以成文武之德故追本武王牧之事言之牧野武王伐紂之地也既事謂會朝清明之後也柴于上帝祈于社父天母地以承天出治者此其始也設奠於牧室蓋奠告於齊車之主於牧野館舍之中也遂書武成作駿疾也亶父太王名歷王季名昌文王名不以卑臨尊謂不以先公之號臨天子也此節言武王既平殷亂天下宗周故武王遂行天子之禮祭告天地又率諸侯以駿奔於周廟而追王之典行焉則廟中之事皆所以昭示天下而盡人倫之道如下節所云者此周家一代之禮所由始也但不以卑臨尊句自有病在未必當日追王之意也又按武成已有太王王季之稱而中庸則以追王爲周公之事石梁王氏曰先儒謂武王但尊稱其號若王者禮制則至周公相成王時而後備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者理其緒也上治祖禰禘祫之典追王之事是也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子孫兄弟咸在而不失其倫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若燕毛以序齒是也別之以禮義使之各有其序而得其宜正所以治之也蓋宗廟之中人倫之道於是乎盡矣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亦不過即此而廣之無他道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與去聲紕篇夷反○此下乃推言先王之以禮治天下也王者所以治民而曰民不與焉者以其有出身加民之本也治親即上文上治下治旁治之道惇敘九族之事也有功者報之秩祭祀封諸侯皆是也賢者舉之能者使之知人官人之事也存存養之意人之所得乎天莫非此恻怛慈愛之理存之則四海之廣皆吾度內不存則雖或強爲沾沾之惠而亦無實以及於民矣故慎厥身脩思永所以存其愛而爲安民降德之本也一得猶備得也惇敘九族庶明勵翼一根本於慎脩思永而邇可遠在茲矣故不求諸民而民自無不足不贍皆能有以引養引恬也紕繆舛戾也人道以治親言官人安民者治親之推而存愛者治親之本治天下必自人道始此武周之治天下所爲推己及人者必先制禮以治親始也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正朔三統之正徽號旌旂之號此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故得與民變革焉而新天下之耳目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此即治親之事天地之常經故不可得與民變革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宗大宗小宗屬相連屬也名名分際會交際之會也承上不得變革者而言同姓一本而分分則慮

其離而不親故使之從宗以合九族而聯屬之則人知親其親尊其尊長其長而無換散之失也異姓由外而合合則處其雜而無別故年之長幼或非所論而惟以夫家之尊卑長幼定其名分以辨其交際會合之體也名分著明則亦各從所耦以尊尊親親長長而無雜獲之弊矣蓋尊親長幼男女人道之大倫自天敘之者也而無以治之則亦不親不遜而無以各盡其道故從宗以合之主名以別之皆所以治親而爲聽天下之本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前言上治下治旁治未及男女之別而男女實人道之始也故此先承主名治際會而言之婦之名分皆從乎夫弟之妻不可云婦猶嫂之不可稱母蓋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男女無別而人道紊矣故稱名不可不慎也蓋當時有謂弟之妻爲婦者故記者辨之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



可以通乎

免音問殺色介反○兄弟同高祖者小宗未遷相服緦麻五服止矣五世兄弟猶相袒免同姓之親以漸而殺也六世則親屬盡而不相袒免矣庶衆單盡也同姓之衆宗遷於上因各自爲小宗而族屬之親亦盡於下從宗合族之道既窮則昏姻似乎可通記者設問以起下文也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繫音計食音嗣

○繫之以姓如魯雖三家分氏而其女必曰某姬齊雖高國分氏而其女必曰某姜不以疏遠而別之也綴之以食周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是也由是大宗百世不遷而從宗合族屬之親愈摯昏姻亦以百世不通而主名治際會之辨愈嚴此周道之所以爲至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服術喪服之法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親親也

四世而緦親親之殺也臣之爲君族人之爲大宗高祖之三月而服齊衰皆尊尊之義也名卽主名治際會之名爲伯叔母爲從伯叔母爲子婦姪婦之服皆以秩名分也出入出此而入彼婦女之降本宗而隆夫家爲人後者之降本生而隆所後皆是也長幼如適長子三年而衆子期及殤服之迭降於成人皆是也從服如下文所云也以下言喪服之制要亦唯以尊親長幼男女之別爲經則亦不外於從宗合族屬主名治際會二者之道而已矣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黨夫從妻而服妻之黨此屬從也徒空也非有親屬而空從之服如臣從君服君之黨妻從夫服夫之君妾從女君服女君之黨庶子從君母服君母之父母是徒從也公子之妻爲其父母期而公子厭於君不得服妻之父母兄弟相爲服期而嫂叔不相爲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妻爲夫之兄弟無服而娣姒相服小功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緦則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緦則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厭於君母則爲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蓋屬從以廣親親之仁徒從以廣尊尊之義二者從服之大端若從有服而無服者以下則或有所嫌而遠別或有所厭而尊尊凡此之類作見似參差不合細察之則委曲精微分毫不苟斯先王之禮所以爲至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自由也率循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父母之喪三年循此而上爲祖期爲曾祖五月爲高祖三月同父兄弟期同祖兄弟大功同曾祖兄弟小功同高祖兄弟緦麻恩以遠而輕服亦以漸而殺也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尊祖故曾祖五月高祖三月服本功緦而特降以齊衰循此而下爲祖爲父其尊不殊而其服則以漸而重矣一輕一重之間皆親親尊尊之道所當然者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句位也

言與族燕以齒族食世降一等是君有合族之道蓋本祖宗一體之仁而不敢以尊自處也若族人則不得以其戚戚君守君尊臣卑之義而不敢以親上干也親親尊尊亦各欲自盡其道而己石梁王氏曰位也二字自爲一句蓋族人不敢戚君者限於位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族之有宗亦君道也以下專言宗法義見前篇

別子爲祖繼

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衍文○義並見前篇。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上文所言大夫之宗法也若人君絕族則凡爲公子者上不敢宗君下未得爲後世之宗故宗法又有此三者蓋君既不自爲宗而又無嫡兄弟則使庶兄弟之長者領其宗事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若君有嫡兄弟而使之領庶兄弟則禮同大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止一人而無別兄弟則無宗而亦莫之宗矣。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爲去聲適丁歷反○此申上文之義蓋公子既不得宗君又未爲後世之宗則



似乎無宗道而亦有宗道者以公子之君使其庶兄弟之爲士大夫者尊其適兄弟之爲士大夫者一人爲宗此即公子之宗道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亦不敢宗天子故凡周同姓之國則以魯爲宗國宗周公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亦不敢宗諸侯是以魯謂季氏爲宗卿宗季友也天子爲天下宗諸侯爲一國宗而不自爲其族之宗者宗主之道一而尊親之義殊尊以義嚴親以仁洽降尊以就親則恐其情狎降親以就尊則恐其分踰而合族屬之道又不可廢故更立宗法以合之而後尊尊親親各得其道先王制禮精微至矣。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移去聲○絕猶盡也移延也四世服窮無復有延及之服蓋小宗未遷則族屬猶有所合是爲親者故服已疏矣此服之所以止於五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于人斯此之謂也中去聲樂音洛斁音亦○推親親之效而結之以終聖人治天下之心自人道始之意本此心之仁以愛親而推及於祖則遠而不敢忘矣本此心之義以敬祖而下至於禰則近而不敢褻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有生而爲人則自然有此惻怛恭敬之意而父母生之恩莫篤焉情莫親焉是故人無不愛而愛之莫切於愛親故親親者人道之本也人而爲於愛親矣則與親爲體而親之所愛亦愛之親之所敬亦敬之凡事皆然而況於祖乎是由親親故尊祖也尊隆於祖則繼祖者爲宗是又於祖爲體者也而宗可不敬歟同姓從宗合族屬也敬宗則收族而不敢棄矣有惇敘九族之意則合族以假廟而昭穆有序長幼有倫宗廟之禮於是乎嚴報本追遠之誠益不容以自已矣社稷者傳之祖宗而子孫世守之者也有念祖之心則祖宗所傳基業之重而敢或輕乎百姓者又社稷之本也后非衆罔與守邦如社稷之重則必不敢不愛百姓矣刑罰非仁人之心而治民者所不



能廢以愛民之心刑民則刑期無刑而刑罰必無敢濫矣德意深而刑罰平百姓所以安也庶民安則有土有財而財用足志猶念慮也凡所欲爲也財用足則百志無不成上下之間各有以遂其分願而無憾也刑猶成也民生遂而從善輕上下爭而教化決而於是禮俗成矣禮俗成則人道無所乖戾而宇宙太和周子曰古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亦斯意也詩周頌清廟之篇承奉也引此而言人君能由親親以盡人道而推之以治天下其效如此則其德豈不顯乎豈不爲人之所承奉乎則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 少儀第十七

少去聲○石梁王氏曰此非幼少之少此篇曲禮之類也凡五十三章。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圭聞記者謙言嘗聞之也固如固辭之固階徑進之意言凡始見君子者其自通之辭必曰某固願以名通聞於將命之人而不得徑指主人爲辭也曰固願者恐主人之不肯見己而自道其誠也指將命者爲言正所謂不得階圭如今人之稱執事適者曰某固願見適敵同○敵體之客自通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曰願見則其

辭較直矣。宰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亟去吏反○卿已與君子此專求卑者而言若敵者則亦曰頻見云矣。瞽曰聞名。敵亦曰聞名也。適有喪者曰比。適往也。適有喪之家其蓋居喪者不接賓客故來見則云寄比於葬走執事而已。童子曰聽事。顧聽事於將命者。給使令之役。童子之職然也。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司徒掌徒役之事。蓋公卿之喪有家可徒掌其役故自通之辭云然。○此章記自通求見之辭。○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適者曰贈從者。適者之適敵同下同從去聲○適他他有所適也。馬資言芻秣之費也。有司曰從者。亦不得階主之意。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適者曰禭。親者兄弟不以禭進。禭徐醉反賈音古○以衣贈死曰禭。曰廢衣者不敢言必用也賈人在官之賈人知物價而主君之衣物者不以禭進。言不待將命而後



進也。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禭不將命而直以進陳之房中。小功以下則皆將命而後進。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納貨貝於君。賻○納貨貝於君也。不敢曰賻而曰納甸於臣非有私財臣之有皆君所予不敢出地之耳故曰納甸。以爲是貢稅之常供然也。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送死曰賵。廟殯宮也。賵以送死故入廟門。賻則以資生者喪事之費而已故不入廟門也。大白兵車亦送葬所用然戰役之具故亦不入廟門也。賻者既致命。使者通其主之命也。坐。跪也。凡致命受立授。○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禭。賻之事主人皆不親受異於吉也。○此章記贈送禭賻將命之禮。○受立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受立授立而坐是直情而徑行者也。○始入而辭直者則有之矣。雲莊陳氏曰賓始入門主人留辭讓合賓先入故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賓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亦然。此不言者禮可知也。賓主升堂就席擯者恐賓主不辭故告之曰可矣。言可即席不須再辭也。愚按○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說吐活反長上聲○排推也。闔戶扇也。惟尊長一人脫屨於戶內者既有尊長之屨脫於戶內則餘人皆脫屨於戶外也。○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亟音器○方氏曰人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言所好惡而昭其辭故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言所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熟於某乎。子長於某乎。度待洛反○民人所寶毋鄙重器而發。○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也。械器用也。凡言行之在躬者。有疑則闕之而勿言。勿行。毋自欺也。器械之在人者。毋以私心量度其美惡。嫌逆億也。貧富各有定分。毋見大家而生願望之意。絕貪鄙也。重器。先人所寶。毋鄙重器而發。訾毀之言。戒佻薄也。○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音葉○氾埽。廣埽也。拚。去穢也。鬣埽。請拚席者不用帚。蓋別有帨帉之屬也。膺擖。箕舌也。執箕而拚。則以箕舌鄉己之胸。不可持鄉



尊者也。○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與平聲○有事卜筮者。一卜不吉則止。毋以疑貳。再三瀆也。若見人卜筮而欲問其所卜之事。則曰義與。志與。蓋所卜者以義之可否。則可再問其事。若所問者志則不可再問其事。恐干人之隱謀也。○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長丈反。見音現○踰等。祖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於序齒也。燕見。不將命。非賓主之禮也。遇於道而尊長見己。則面見之。未見。則隱避之。不欲煩之也。不請所之。不敢問其所往。皆敬之至也。喪俟事。不犆弔。犆音特。犆弔。亦不欲煩其爲禮也。侍坐弗使不執琴瑟。等之喪則俟其主人有事於哭之時而往。不敢非時特弔。不畫地手無容。不褻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坐之坐。才臥反○尊長不使之執琴瑟。則不敢執。而鼓之。不敢以物畫地。不敢弄手爲容。不敢揮扇取涼。皆敬也。若尊長寢。而已傳命。則跪而言。不敢直立以臨之也。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射禮二人爲耦。初射。則各授矢而已。及將再射。

則弟子取所射之矢倚之中庭之楅上耦乃進更迭拾取矢若己卑幼而與尊長爲耦則併取四矢故曰約矢不敢與長者迭拾也投壺之禮委矢於地乃一一取而投之若卑幼與尊長投則不委於地而悉擁抱之亦不敢抗禮之意也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凡射及投壺皆弟子酌酒置之豐上而不勝者坐取觶立飲之今卑幼者勝則不敢使人酌以罰尊長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尊長勝則亦不敢待人酌以飲己必自洗觶而請罰也客亦如之以優賓也角兕觥罰爵也不角不敢以角罰尊長只如常獻酬之爵也擢進取也馬投壺之算也每一勝而立一馬得三馬而成勝若一朋得一馬一朋得二馬則二馬者取彼之一馬以足己之三馬而行慶爵今卑幼者則已雖得二馬不敢取尊者之一馬以成己勝也。○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執轡也凡爲君御車者君未出時則僕坐乘車上以待君也劒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劒以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正綏散綏貳綏也幦車前覆苓也僕將升車時取正綏高舉於肩上而投之使垂於車前幦上然後取貳綏以升既升乃坐乘執策分轡然後驅之五步而立也此皆君未出升車時事也參之曲禮可見。○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見音現朝音潮罷旁耙反○請見者企慕之誠請退則嫌於厭斁故請見不請退也退主升降言歸主出入言罷主動止言此三句因退字而類及之。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還音旋莫音暮○澤劒首摩弄劒首使光澤也還屨欲著之也請見不請退君子有倦勤之意則請退可矣。○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爲皆夫聲○雲莊陳氏曰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後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入而後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或乞或假或任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后行上無怨下遠罪爲事君者言之馬氏曰古之人有能盡臣道量而後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后量者莫如孔孟子政兄曰古之事君量而后入所謂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後世之事君直爲利祿計耳所謂見金



大不有躬者又何量之有愚按此○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雲莊陳氏曰窺覘隱密之處論說舊故之非非重厚者所爲也應氏曰旁狎非必正爲玩狎旁近循習而流於狎也戲色非必見諸笑言外貌斯須不敬則色不莊矣君子一於敬焉而已耳。○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譎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相去聲更平聲○諫以正君訕則不臣亡以潔身疾則尤人頌不忘規則無譎驕當作矯譎不爲矯激之言以沽直也怠弛也張如張弓之張君有所怠則臣爲力張而助之以救其怠事有所廢則臣爲埽除而更之以振其廢役猶勞也言其有勞於社稷也。○毋拔來毋報往報音赴○拔報皆疾也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人見有箇好事火急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懶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丹崖陳氏曰毋瀆神敬鬼神而遠之也毋循枉過則勿憚改也毋測未至不逆不億也雲莊陳氏曰未至而測之雖中亦僞。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依者守之義理之得於心者游則玩物適情之謂藝所以應務者也依於德則立本則無不恆之羞游於藝以致用則有通方之具工之法規矩準繩也說則講論之以審求其用法之宜也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以己意斷也二者皆自用之私故戒之。○此章欲人之敬以有恆而戒人之肆而自用。○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美齊皇皆如字朝音潮濟上聲○美者言以是爲善也穆穆皇皇意深遠而餘昌明也濟濟翔翔禮詳整而容安舒也齊齊皇皇心齊一而若不知神之所在也匪斐同匪匪翼翼文可觀而貌嚴正也肅肅雍雍鳴有序而應聲和也皆以下二字足上二字之意也。○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

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長上聲○成童學射○御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成童以下也言御亦謙辭周禮以樂教國子從則能其事矣正則方就學也此與曲禮所記不同○益傳聞之異○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說見曲禮○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肅拜者俯首下手而已首與手皆不及地也婦人以肅拜爲常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已惟喪事則有手拜變於吉也然喪事爲虞祭之尸則亦不手拜而肅拜尸以象神故無變於吉拜也爲喪主則稽顙引首叩地而後交手如常是不手拜然亦非肅拜也葛絰而麻帶因上文喪事而類記此卒哭易首絰以葛而要之麻帶不易所謂婦人不葛帶也○取俎進俎不坐取肉於俎反肉於俎皆不坐蓋以立取爲便也○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



人執虛如執盈無事而不敬也入虛如有人無人而不敬也此所謂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者○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凡祭通上下而言祭有室中之事有堂上之事然皆不脫屨以臨之蓋脫屨者逸居之常非承祭之道也及祭畢而燕則有脫屨之事矣○未嘗不食新嘗謂廟未薦於祖考則不忍先食孝子之心也○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還音旋○僕者先君子而升後君子而下於君子之升下則必授之綏其始升也君子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至及君子下車而步然後僕者乃行而還車以立此僕於君子之節也貳車朝祭之副車乘貳車則式曲禮所謂乘君之乘車不敢獚左左必式也佐車戎獵之副車佐車則不式所謂兵車不式也此二句言爲君副車之禮也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貢乘貢皆去聲○因上文貳車而言其數但周禮貳車各如其命數與此不合未可考也服車謂乘車不齒不數其老少新舊服劒佩劒弗貢不品其貢值貴賤皆敢之也○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乘去聲○乘壺四壺也束脩脯十脡也唯執脩以將命而其辭則必並述之也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肉之已解別可升鼎者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禽不止一雙亦止執一雙以將命而委其餘於門外其辭則亦必曰若干雙也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緤息列反○緤牽犬之索犬有三類禦宅舍者守犬韓盧宋猎之類故主人受之而問其名也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靮音的○僕於牽臣則左之獻民虜者執右袂也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說吐活反奉音捧○有以前之謂有



他物以先之如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之類袒開也櫜韜甲之衣言開櫜出甲而奉胄以將命也器則執蓋上輕便器也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韣弓衣左手屈弓衣并於拊而執之所謂左手承拊也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襪與劒焉夫音扶襪音饒○櫝劒柙蓋劒柙之蓋襲重也襪劒衣言獻劒者開柙而以柙蓋重於柙之下乃加襪於柙中而以劒置襪上也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頻杖琴瑟戈有刃者櫝句篋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頻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頻警領反辟音辟○茵褥也頻舊說以爲警枕也戈有刃者櫝言以戈刃置櫝中也自笏至籥十六物其執之皆以左手爲上頻刀壞也削曲刀拊刃把也辟刃不以刃鄉人也○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先刃以刃鄉前也入後刃不以刃鄉國也軍尚左卒尚右軍尚左如左軍尊於右軍之類凡部曲皆以左爲尊序次之常也卒尚右士卒之行伍則以右爲尚便進鬬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恭謙遜也。主容言也。敬謹恪也。詡辭氣明盛之貌。思險謂防患也。隱情以心言也。虞謂慮密謀也。虞量度也。謂量度彼我之情形也。○燕侍者潛慮密謀也。虞量度也。謂量度彼我之情形也。○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嚌。毋爲口容。侍食。燕居而侍食也。先飯嘗食之意。後已。勸食之意。小口而飯。備嗽。噎也。急疾而嚌。備見問也。數嚌易至於弄口爲容。故又以爲戒。客自徹辭焉則止。不敢以客自居。故自徹。若主人辭之則止。○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僎音尊。○孔氏曰。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奠觶於薦東。是容爵居左也。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僎鄉太夫來觀禮者。副主人者也。鄉飲酒篇。介僎及主人受酢之爵。皆未明奠爵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按賓僎席南鄉。則東左西右。介席東鄉。南方爲主。席西鄉。北方爲右。○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鱄。



祭膴。濡音柔。鱄音奇。膴音許。○濡魚進尾。以其從後易擘。則腹尚而脊肥。故各因其時而右之。以便於食也。膴魚腹也。鱄魚背也。魚在冬。則腴美在腹。下大爵也。此燕食進魚如此。祭祀及饗食正禮。則不然。○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齊去聲。○雲莊陳氏曰。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而居羹器於左。則以右手執之調和爲便也。○贊幣自左。詔辭自右。雲莊陳氏曰。言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君之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也。○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軌轂末也。軾前曰范。酌尸僕。公僕於車上。則僕者左手執轡。右手受爵。先祭左右轂末。又祭軾前。而後飲之也。○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豆實則祭於豆間之地。俎長而橫於前。可即於俎內祭也。○君子不食圂腴。圂豕同。○圂。犬豕之類。腴。腸也。○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未同於成人之禮也。○凡洗必盥。言洗爵。必先盥手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丁禮反。○提。絕也。心。中央也。周人祭肺。故於肺末離割之。而留中央。少許不斷。以登於俎。及祭時。則可手斷之。以祭也。不言豕。省文耳。○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湆音泣。齊去聲。○羞。進也。湆。煮肉汁。大羹也。不以齊。不以鹽梅和之也。○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葱薤之本。近土不潔。而末多黃萎。故去之。○羞首者進喙。祭耳。進喙。以相鄉爲敬。而尊者以耳祭也。○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南北列之。設尊者在尊西。東鄉。以右爲上。酌者在尊東。西鄉。以左爲上。二人俱以南爲上也。上尊在南。故曰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尊壺。以壺爲尊也。蓋壺尊有鼻。設壺尊者。必以鼻鄉所尊者也。○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禨音暨。○沐而飲酒曰禨。飲無酬酢曰醮。折俎。折骨體於俎也。禨醮之事。小折俎之禮重。故禨者醮者。而或有折俎。則不坐。無折俎。則坐可也。○未步爵。不嘗羞。步。行也。羞。謂庶羞。加羞。飲酒至無算爵時。既行爵。乃嘗庶羞。前獻酢時。只食脯醢正羞而已。○牛與羊魚之腥。聶



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聶。霍葉切之也。切之。復細切之也。餘見內則。○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取祭。取肺於俎而祭也。反之。反肺於俎也。燔。燒肉也。亦盛於俎。言祭肺。祭燔。皆立而取祭。立而反之。不坐也。然此賓客之禮耳。若尸之尊。則收祭反之。皆坐。參。但按鄉飲酒禮。則惟取肺反肺。不坐。其祭肺則亦坐也。○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衣服各有其名。如冕弁玄端深衣之類。人所易知。然先王法服。意義深遠。服其服者。要必顧名思義。然後有以稱其服。而無愧。亦且知有以守其定制。而無敢僭踰。不然。則不思其義。而無以稱之。是亦不知其名而已。罔。謂昏而無得也。○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者亦然。道去聲。○在。謂先至而在坐者。○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爲獻主者。主人也。燋。未熱之炬也。主

人白執燭。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暮夜減禮也。或曰。執燭在手。不得兼爲此三事也。致敬也。亦○沈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辟匹亦反○咡。口旁通。也。凡奉沈盥及執食飲於尊者。勿以口氣衝觸於沈水食飲之中。恐氣穢也。若奉執之時。而尊者有問焉。則必辟其咡而對。所以免氣之觸也。○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此祭而致胙之辭也。爲人攝祭。則祭之福本其人所當受。但以其人未親受福。故代承其福以致之耳。若本爲己祭。而致胙於所尊者。則祔練曰告。祔練非吉祭。故其致胙之辭。第曰告其事而已。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犢豕。則以豕左肩五箇。使去聲。稽上聲。臑奴道反○膳告。總上文而言。臑。臂上節也。九箇。自肩至臂。折爲九段也。周人牲。體尚右。右爪也。



胖。已祭。故。獻其左。○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平聲○幾。車漆之畿限也。縢。以組飾甲。爲綴束也。以穀食馬曰秣。國家兵荒之後。財靡民敝。故其減禮務減者。當如此也。

## 學記第十八

醋雅禮切。凡分爲十二章。此篇記古教學之法。言多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諏聞。不足以動眾。諏。音小。聞。去聲○發。用憲。法。諏。小也。聞。聲譽也。將言立學爲致治之先務。而先以此發端。言人君發其思慮以正法。則務求賢才以佐政治。此亦爲治之所當然。然務爲治之具。而不求所以治民之心。則亦惟足以小致聲聞而已。不足以使民感動而興起也。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就。如就見之就。國有賢者。則就之。其好善誠矣。體。如體羣臣之體。民之遠也。而體之。其愛民深矣。故足以動眾。然好善而未必能有以教之。愛民而未必能有以化之。化民者。不猶未足以化俗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徒以法開之。以思市之。而必其有以化之也。成俗者。民無不化。而善俗成也。蓋非學無以致之矣。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兌。音說○建。立也。君。君之也。道者。斯民之所共由。而非學則亦無以知之。故化民成俗。必由於學。而先王之建國以君其民者。要必以教學爲先務也。兌命。尚書。典。常也。務學以成己。於始。卽立教以成物。於終。是終始常於學也。○此章言化民成俗。必由於學。故建國君民者。必以教學爲先務也。○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長上聲。學半之學。音敎○不足。以所學言也。困。以所施言也。承上章而言。不無窮。必學而後能自知其所未至。必驗之教人而後能自知其所未至。必學而後能自知其所未至。必驗之教人而後能自覺其有未通。自知所未至。則必反躬以求得矣。自覺有未通。則必自強以求進矣。資於學以裕教之基。驗於教可以考學之實。故教學相長。劉氏曰。教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蓋始之成己。所以立其體。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成己成物。合外內之道。然後爲學之全功也。○此章言脩己治人。內外相資。而皆必於學。得之。此先王之所以念終始典於學也。○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作州。此以下。乃言先王立學之事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旁爲塾。塾。立之師。以教一閭之子弟。五百家爲黨。黨。立之庠。庠。以養老爲義。二千五百家爲州。州。立之序。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師。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鄉。民之俊秀。皆與焉。國。都。學。大學。以教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鄉。民之俊秀。皆與焉也。按周禮。閭。胥。聚眾庶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掌其比。觵撻罰。是塾教也。黨。正。大蜡。屬民飲酒。以正齒位。是有養老之義。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以習射爲義。三者。非必塾。升之庠。庠。升之序。但閭塾。立師分教。而黨正。州長。則各以時總涖校比之。朱子曰。塾師。以鄉大夫之致仕於鄉者。使教其民也。學之制。此爲可據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比必二反。樂五教反。○此言國學比校之法也。比年。每年皆使國子入學就教。如月令孟春樂正入學習舞。至季冬乃大合吹而罷也。中年。閱年也。如自一年至九年。皆中年而考校也。離經。離絕經書之句讀也。觀其雜絕經書之句讀何如。則可辨其志趣之所向矣。能無怠忽於所習之業。則可知其能鼓舞於相觀而善矣。知博學而無方。則必其親師以求教矣。能論辨所學之邪正。則必其知所取友而不惑於燕朋矣。夫如是乃謂之小成。然未必其知之真而守之篤也。至於觸類而長。知無不通。則有以得一貫之妙。而所行卓然自立。不爲事物之所搖奪。是爲學之大成也。朱子曰。此數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是學。辨志是所得處。餘放此。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夫音扶。蛾。魚起反。○立學考校之事如此。則爲學者皆能有以成己成物。且成學者可以率人。而不學者亦知所觀感。是足以化民而變易其汙俗矣。此先王立學之道也。記。古記也。術。述。同。言蛾之述。蟻土以成垤。猶人之於學。由積累以成德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承上章而言大學之教也。士始入學。有司必率以釋奠於先聖先師。使之知道藝之有所敬承。而端於服習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同。○肄。習也。小雅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嘉以周行之示。勞其王事之勤。教以必諮於周。皆居官任事之道。使之肄之。欲其出而事君者如此。故曰官其始也。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要他用。要用賢以治不肖。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舉其職。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孫。去聲。○鼓。大胥擊鼓以徵學士也。篋。學士畢至。則發篋出書以示之學也。孫其業。使之知學業之崇廣而遜志敏求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古雅反。○夏。榎。楚。荊。皆所以爲扑。而夏圓楚方。虞書曰。扑作教刑。威。畏也。所以收其敬畏之心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王者五年而大禘。禘。以孟夏。已月。則卜禘。在季春。辰月也。間一禘而十年。是九年考校大成之節也。天子視學。有常期。而舒遲不迫。此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觀。示也。時。示之以事。而不盡告。語以其方。蓋引而不發。使之有以默識而自得之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學。如字。○學多而後能疑。知疑而後能問。故幼者當有聽受而無問難。是學之序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端其趨於始期。其用於後。導以孫志。閑其放心。使之饜飫優游。而循序漸進。此教之大倫也。劉氏曰。大倫。猶言大節。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官。則當事矣。士。則當先其所志焉。上文七者。皆使之求志也。○劉氏曰。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未得見之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七事上句。皆教學者之事。下句。皆學者之志也。○大學之教也。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縵。莫旦反。依。上聲。樂。五教反。○時教。四時之教。正業。專習之業。專一以無分其志也。退息。退而燕息。居學。燕居之學。優游以博收其趣也。弦。詩禮。時教之正業也。操縵。操弄琴瑟之弦。以審其音律之所諧協。使心與手得。弦與律諧也。博依。廣博以依託於事物之理。而觀其自然之趣。使情與景融。心與神會也。雜服。如冕弁衣裳之類。因其制度。而思其精意之所在。欲服稱其容。容稱其德也。此則不拘於時。而爲退息之居業也。安者。自得融洽之意。有退息之操縵博依雜服。而後能安於弦詩禮之正業。苟退息不奮興於此三者之藝。則無以博弦詩禮之趣。而必不喜好於正業。亦徒見其束縛辛苦而已。藏。居之於心。修。飭之於身。息。靜而涵濡。游。動而玩適。藏修。以正業言。息游。以居學言。言一藏一修。一息一游。皆必於學。而無間其功也。○朱子曰。古人服各有降等。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思過半矣。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夫音扶。樂音洛。離去聲。孫音遜。○藏修息游無不於學。則其於學也能安矣。能安學。

故樂承師教而親師。親師故篤於傳習而樂友。樂友故論習益明而信道。悅之深而信之篤。則離師友而強立不反矣。敬孫。書作孫志。敬孫者。心之不自足也。時敏者。功之不敢怠也。厥脩乃來。言進脩之益。如水之源源而來也。敬孫時敏。藏脩息游之功。厥脩乃來。安親樂信之效。○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呻音申。佔音覘。數色角反。夫音扶。草廬吳氏以多其訊言句絕。及於數三字連下句讀之。今從之。○呻。諷誦聲。佔。視也。畢。書簡也。訊。問也。數。煩數也。數進而不顧其安。陵節而施。不顧學者之安否也。由其誠。引之實致其功也。盡其材。因其材質而盡之也。學者之敬孫時敏。要必由施教者。爲有以善誘之。乃今之教者。唯知諷誦簡編。多爲問難。而無時教之正業。甚且陵節以施。不顧學者之安否。又不知使學者自用其誠以盡其材。是其施教也悖逆而



求責於學者拂戾矣。是以學者亦自欺其所學。而疾惡其師。苦爲學之難。而不知學問之益。雖勉強卒業。亦速去之耳。又安能離師傅而不反也。此非學者之過。抑亦教者之過矣。下二章。又承此章之意而反復之。○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豫。素定也。當。孫。皆去聲。當其可。謂適當其時。如憤悱而啓發。及時雨之化。皆時也。不陵節。不躐等也。孫。順也。相觀而善。以此人之善示彼人。而彼人亦知自勉也。禁於未發。則不待責問而無非幾。時當其可。則不待煩言而教可喻。教不躐等。則施願其安而業有恆。相觀而摩。則師不勞而學者知奮。此學者所以能藏脩息游。而教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勝。音升。辟。婢亦反。○扞格。牴牾也。不勝。不能當其教

責也。或曰。不能勝其非心也。亦通。時有其樛。迎而導之則通。時過則機復窒矣。故勤苦而難成。雜施。即陵節也。無友。則有孤陋之患。友非其人。則狎小人者必違君子之教。日習燕私。則邪僻生。而且并其學而廢之矣。此即上章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之意。而與上節正相反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道。去聲。易。音異。○道。引道。牽。牽掣也。猶束縛而馳驟之也。強。謂鼓舞振作之。抑。遏止也。豫。道之以正道。而不待牽掣。於既發。故和而無所扞格。因時振作鼓舞。而不至抑遏其機。故易而不至於勤苦。開其上達之途。而不遽及乎高遠。故學者能近思而不至於壞亂。此則有興而無廢。君子之善喻也。○學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易。音異。長。上聲。○多。務博。寡。徑約。易。輕易。止。畏難也。此四者。智愚賢不肖之偏。而失其中者。材有所偏。而心亦以有蔽矣。多者約之。寡者擴之。易者退之。止者進之。長善救失。所以教人以盡其材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使人繼其志。謂引其端而不竟其說。使人以其意續我之志。而誠求以自得之也。約而達。辭簡而旨無不通也。微而臧。細微之言。而至善之理寓焉也。罕。猶略也。罕譬而喻。略爲取譬而開喻人之旨趣。無窮也。蓋。言而明盡言之。則人不致思。而所得反淺。惟引其端以使人自思而得。而後所得者深。故言之必微。約而罕譬者。正使人以由其誠也。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

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易音異長上聲○至學有難易材質有美惡。君子既知質之美惡而至於學也因有難易又有以各知夫人之材質之美惡。是以因材施教而喻之使得各用其誠者。要非一端。則人人皆得以由其誠而盡其材矣。長一宮之長師所以學爲君。蓋教學之道。師治平天下之道亦唯學敎半之意。三王四代唯其師。言能擇師以敎民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學之道。謂立學之道。嚴師者。擇之慎而尊之隆也。此本首章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之意而言。以結上三章之意。○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易音異說如字解下介反撞之絳反從七容反○庸功也。言師之有功於己也。朱子曰。善問者。先其易者。若節目之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曉解也。紱按。善待問者。如撞鐘。隨其問之大小而答之。然又必觀問者之從容不迫。爲有肅聽虛受之志。而後徐竟其說也。善問而師善答。則可以進於學矣。故曰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語之之語去聲舍音捨○此亦上文撞鐘之意。答述曰語。聽語。聽學者所記。記者或問而答之也。記問雖多。非有心得。問者或非所問。則困而無以應矣。必也所學在我。則隨所問而答非所問。則困而無以應矣。必也所學在我。則隨所問而答之。而後可以爲人師也。力不能問。而有憤悱之意。則語以啓發之語之而卒不能知。則是又不足教者。雖舍之可矣。

○前時教必有正業。章就學者言。今之教者以下三章。皆就教者言。此章合學者教者而言。下二章又勉學者而言。○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冶者鎔合金錫爲裘。則緝合衆皮。弓人輮治幹角爲箕。則輮屈柳條。其事皆相類也。始駕馬者。謂馬駒始學駕車時。用老馬駕車在前而以馬駒繫於車後以行。是反之車在馬前也。應氏曰。冶鑛難精。而裘輭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柔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冶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有漸。而不爲驟進。學之於類。而不爲泛求。是之謂有志。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擬也。合也。事不必同。而比物以觀。可以因此悟彼。若弓冶箕表之類是也。醜。儔也。衆也。事之同者。醜類相效。可以習慣而熟。若駕馬者反之是也。革音單出。而無淸濁高下



然所以爲衆。音之節。五官。卽五事。貌言視聽思。是也。五服。九族之親也。言非學無以脩身。非師無以爲學。有志於學者。隆師而取法焉。於師之所行。則而倣之。以引伸觸類。則可以不言而喻。所得無窮。身可治而親可親矣。此爲學之道也。○此章言學當取法前人。而觸類旁求。以漸而至。卽上章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之意也。○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大德。以人之所得言。不官。不唯效一職之能也。大道。以自然之理言。不器。不徒泥一器之用也。大信。以至誠之體言。不約。不必期約信之末也。大時。以天時之運言。不齊。不必有齊一之數也。此皆以其大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然觀於不官不器。而可以知其道德之有本矣。觀於不約不齊。而可以知其信時之有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委去聲○委。水所歸也。河源最遠。故獨以河言。務本也。○此章言道有其本。學者又當知所用力。而毋徒徇於形器之末。則久之而庶幾相說以解也。蓋上章言比

物醜類。欲人之格物以散殊也。此章則欲人之反求於一本也。本末終始。初無二致。然不求道於散殊。則無以得道之一本。而或徒事於散殊而不求其本。則亦末學之支離焉耳。故學者必當知大本之有在。而後因末以求本焉。則優游涵泳。不以躐等而進。日就月將。不以半途自廢。學之有成。則終始本末一以貫之。無所施而不裕矣。此先王之所以念終始典於學也歟。

禮記章句　卷之六　學記第十八　　羌

禮記卷之六終

# 禮記卷之七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同邑程夢元畹園　校字

古歙汪　鑣範泉

同邑余家鼎彝伯

## 樂記第十九

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爲一篇曰樂本樂論樂禮樂施樂言樂象樂情魏文侯賓牟賈樂化師乙也餘十二篇其名猶存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竇公也草盧吳氏曰禮經儀禮僅存而樂經則亡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論記譜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漢初制氏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至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所取十一篇合爲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畧非全文也其餘十二篇及獻王之樂記則孔氏作疏時其書已泯絕矣愚按鄭本十一篇目次既與今本不同而史記樂書次序又與鄭本不同吳草盧復有更定次序亦未見其必然竊謂樂記一篇前後文雖不屬而脈絡通貫止是一篇文字至若樂本樂論等篇名大概乃漢儒所題章目如孝經開宗明義等章名之類耳未必其本然也今只依孔疏本次序而分爲二十一章如左。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必二反而樂之樂音洛○音統聲樂言也心者人之神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心不自動必有物以感之而後動聲則心之所發應應所感之物也變如下節所云方猶曲也長言而有序曲折而抑揚也音以人聲言比合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樂之猶言和之下戚武舞羽旄文舞也音由心生心以物動物感而聲應物之感無方而聲之應亦以生變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於是稱以八音舞以干羽此一節言樂之所由生由人心之有所感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殺色介反噍音焦樂音洛嘽昌展反○噍枯竭意殺先高而後微也嘽開大也緩紓徐也粗暴厲猛也廉稜角也聲變而成方然後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是樂生於音也音由人心之感物而動是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人之感於物者有哀樂喜怒敬愛之殊而聲之變以成方者亦有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異蓋人之心至虛至靈統性情以爲體用方其寂然不動也未發之中不偏不倚則哀樂喜怒敬愛之理具備而實無哀樂喜怒敬愛之可言所謂性也及其感而遂通也則隨所感而聲應之所感有失得順逆尊親之異而所發亦隨爲哀樂喜怒敬愛之情是六者之情則感於物而後動者也此節承上文言情之所感不同而聲隨以變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道行皆去聲○性情之德人所同然然物之所感者雜投而心之動也無以自主則欲動情勝而性情之正以失故所以感之者不可不慎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道其志使一出於正也和其聲使不感於邪也禮樂者教民之主而政刑者爲治之輔要皆慎所以感民者所以同民心使無失其性情之正而已故曰其致一也○此章言樂之本由人之感於物而先王制禮作樂則以慎所感而同民心也自此以下六章皆反復申明此章之意○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心感於物而動爲情

情見乎辭爲聲聲成文而爲音故上之所感不同而民俗歌謠之音以異世之治以致之和也世之亂以政之乖也國幾於亡則民之困於虐政者又不止於乖矣政即禮樂刑政是也安以樂者和政之所感也怨以怒者乖政之所感也哀以思者困窮之所發也聲音之道與政通者如此苟出身加民者或失其道則禮樂刑政無不乖戾感非所感矣故聖人審音以在治忽以啓自省之端而慎其感民之本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徵陟里反怗音覘懘昌制反○宮屬土而爲五聲之主商角徵羽皆由宮聲而定故象君商屬金主義而近君故象臣角屬木主生而難和故象民徵屬火主禮所以治事羽屬水主智所以別物也亂失其序也怗懘不和也和聲之法十二律皆可起宮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每宮各用五律至角而止其有徵羽之律大於宮商者則取半律用之故宮必最濁商角徵羽以漸而清五聲之序不相亂也然宮商角徵羽各有君臣民事物之象聲音之道通乎政治則要必君臣民事物之間各得其道而後宮商角徵羽之聲亦從律而不姦有雖欲強之而不可得者此聽音之所以能在



治忽也五者指君臣民事物言五者不亂政之和也無怗懘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荒陂憂哀危音之怗懘也驕壞怨勤匱政之乖亂也君臣民事物之道皆亂則宮商角徵羽之音亦迭相陵蓋此宮而犯於彼宮此律而姦於彼律也慢濫溢也○政治之得失由於君五聲之和慢由於宮君正則臣民事物皆得其理而無不正矣宮正則商角徵羽皆得其序而無不和矣君失其道則臣民事物皆隨以乖而五聲失序此其感召之微有存於不見不聞之表者故作樂本於君身而驗樂審音以在治忽亦所以自檢其身而非徒求之樂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必二反○比及也慢迭相陵也桑間桑林之中濮上濮水之上皆衛地衛風有桑中篇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水上夜聞琴聲使師涓聽而寫之至晉使師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也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中故聞此聲必於濮上云政散則民流政散則民誣上民流故行私而不可止此以證上節之說也○政者上之所以感民者也音生於人心下之所以應也此章言上之所以感民者有得有失而民之應者有和有慢故審音可以知政而感民者不可以不慎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倫類也倫理謂事物之理節上章君臣民事物之治亂是也音生於人心故衆庶皆能知音樂則協之六律諧於五聲而通乎倫理故非察於倫理者不足以知樂也能察樂之和否而通之政則能自考其得失而脩政矣故治道備也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德者得也應氏曰幾察也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至也愚按禮樂非有二事物得其序則得其和矣失其序則乖而不和矣苟不能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一身之間且有失其倫理者而何足以與於樂哉故知樂而通於政者必其能幾於禮而體之身者也知樂則樂得矣幾於禮則禮得矣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此所以出身加民而爲禮樂教化之原也篇中至此始以禮樂合言蓋施於用若有兩途而體之身則無二致也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越光活反倡和好惡皆去聲○極音致味謂求其音味之美以遂其口

耳之奉也清廟周頌首篇疏通也越惡底孔也練絲而染之則聲平疏越則聲緩一倡三歎一人唱而三人和也遺者有餘不盡之意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故樂不欲致音而主於淡和蓋養心莫善於寡欲寡口腹耳目之欲乃所以養心治躬而為成德之本也禮樂皆然記者舉二端以見例耳人道之所以失其正者好惡之欲累之也先王之制禮樂亦惟本其所自治者而推之以治人耳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則好惡平而人道正矣○此章承上章言樂通於政而惟君子能知之故君子不敢違禮縱欲以立政之本而後制禮樂以教民皆首章慎所感而同民心之意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劉氏曰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為情也愚按不曰情而曰欲者情乘氣而發則中節者恆少而不中節者恆多記因下文而立言故直曰欲然欲亦本便是不善邊但其易流者耳欲合於正則欲亦無害但既合於正則亦不見其為欲矣此曰性之欲物至知知則未離乎本善之體而善惡未有定嚮焉者也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皆去聲○朱子曰上知字體也下知字用也劉氏曰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矣愚按知即天之性也物至而知遂知之感於物而動也好惡形焉即所謂性之欲也好



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好惡皆去聲知者之知音智○好惡發於外而節好惡者在內知本於內而誘知者在外強弱以力言眾寡以人言知愚勇怯以氣質言劉氏曰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媸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為主人心危而物誘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又以無節之好惡而接無窮之物感心為形役而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人道之大亂之道也愚按此節言人心不能無所感而無以平其好惡則其害至於如此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衰七雷反安樂之樂音洛冠食皆去聲別必列反○劉氏曰先王制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因其哀死而喪期無算故為之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為之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有別故為婚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際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愚按禮節於外所以直其心也樂和其中所以善其發也政則率民以行此禮樂刑則防民之不率此禮樂者而已以四者達於天下而盡善不悖則王者治民之道備矣此節言先王制禮樂所以平好惡而反人道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好惡皆去聲○同者人之性情也異者人之分藝也性情之同萬物一體分藝之異自卑尊人流者和而無節離者嚴而不泰此非禮樂之失人率其氣習之偏以失之也樂以合情禮以飾貌所以救流離之失也禮必有義禮飾貌文也而義則當其實樂必有文樂合情內也而文則有其節故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而不失之離樂之文同則上下和睦而不失之流貴賤等禮之庸也上下和典之悖也有禮樂以平其好惡故好賢惡不肖而賢不肖別由是禁暴舉賢則政無不和命討以天矣仁者樂之本萬物一體義者禮之體定分秩然也以樂合情而和上下即以仁愛之以禮飾貌而等貴賤即以義正之也曰仁曰義則本於君身之盡性言而非徒禮樂之虛文矣禮樂同原而並行故相資以為用此節言禮樂之故好惡平而人道正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

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易音異長上聲○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字上今從之和順由於心故樂由中出威儀動於外故禮自外作樂由中出和而有節故靜禮自外作嚴而泰故文易平易簡不煩也中和祗庸性所自具而非難也子臣弟友事在家庭而非煩也順其性之自然人所同故易循乎理之當然因物付物故簡若徒縱情以忘反則人惡其險矣虛文而無實則人厭其煩矣豈禮樂之至哉同天下之情而無少私曲易之至矣人皆遂其本然之情而何怨之有定天下之分而適當其則簡之至矣人各安其分之當然而何爭之有禮樂之至而天下無怨不爭是揖讓而治天下也試用也天子不怒無所庸其怒也暴民息諸侯服兵刑措民和而君無為無怨之實也四海之內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尊戴天子不爭之實也必如此而後為禮行樂達人君當以效自考也此節言好惡平人道正之至禮樂之極功也然曰易曰簡則亦適還夫人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加於天下之民矣○此章承上章教民平好惡反人道而言以申首章之意章首三節即首章次節之意也先王制禮樂以下即首章末節之意也至末節而言禮樂之治極其至矣下三章則又推禮樂之本於天地而歸制作之能於聖人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承上章大樂必易大禮必簡而言易之至則與天地同和率其自然而無所強也簡之至則與天地同節循其當然而無所為也率其自然故百物無所遂其生循其當然故天地亦各安其位祀天祭地猶言郊焉而天神假也在聖人之制作則為禮樂在造化之功用則為

鬼神其實一理而已經曲之事殊而敬同聲律之文異而愛同禮樂之大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故能使四海之內無不一於敬愛此大禮大樂之化成也敬愛之情同故明王因之而不能愛而禮樂之文殊事殊則明王不無損益於其間惟其與時通變而不失其情之同故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征誅之事而凡文質三統無不與時通變以使民宜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其所立之功而名之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謂之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還音旋○綴舞者之行位相連綴也兆舞位之營兆也文深於器情深於文器者有司之事耳文雖與時損益而一王定制有迹可循故賢者能因文以察情若情則雖明王所相沿而時中之道有非



深通乎易簡之理以有之於身者不能因時制宜以為天下之法守而無弊也故惟聖者能之○此章承上章易簡之意而言其成功之所合因言明王制作情則相沿而無可變而文之損益則因乎時亦據成功言也文者道之散殊故賢者能述之情則道之一本惟聖人能知之惟聖人知禮樂之情故能與時損益使民宜之而制作之成功合乎天地矣○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承前章樂者為同禮者為異而言同者一本之體訢合無間天地之氣氤氲化醇也異者萬殊之分秩然有序天地之各正性命也訢合無間百物之所以並育並行秩然有序羣物之所以不害不悖此天地之本然也法天地之和樂之所由作也效天地之序禮之所由制也天知始而地成能故以樂屬天以禮屬地由天作者法其運動之機以地制者守其一定之理然禮有定制而莫非出於自然若過於制則反亂而失序矣樂主振作而要適合天當然若過於作則反暴而不和矣此人事之宜然也天地之道

循環無端而對待有觸動而不流靜而不息故明於天地之道然後能興禮樂而無過作過制之失也劉氏曰前言同和同節言成功合此言天地之和天地之序言效法之所本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論夫陰陽也以禮樂而贊夫陰陽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夫音扶○論者言之有物倫者行之有匹無患不自失也情實也欣喜情之懷於中歡愛情之暢於外官主也中者內之直正者外之方中正則無邪矣莊敬所以持己恭順所以接人也此亦以禮樂本然之理言言行動而交於人論倫無患和也而樂之實存焉矣以欣喜歡愛爲主則動而振作矣然論倫無患則作而不暴也敬義靜而脩於己中正無邪序也而禮之質存焉矣以莊敬恭順爲制則靜而有檢矣然中正無邪則制而不亂也蓋樂以論倫無患爲實而人則主於欣喜歡愛以出之禮以中正無邪爲質而人則要於莊敬恭



順以守之及夫播於聲音用之祭祀則禮樂之事興焉亦不過即此情質官制以爲教而推之以興民其由焉已耳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辨音徧亨音烹夫音扶○王者乘時赴功而即其所成之功以著之於樂因世定治而即其所定之治以制之爲禮功治定於一時而禮樂則將以垂之永久者也功大而治徧故樂備而禮具言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亦效天之自物皆化羣物皆別也然所謂備具者非干戚而舞孰亨而祀之謂也蓋制作因乎時世其迹不相沿襲而序和之理情質官制則無或殊過作而暴則樂極憂生過制而亂則粗迹徧頗唯厚於樂而無憂禮制備而不偏爲有以和上下而等貴賤則樂備禮達之謂矣非明於天地之道者孰能與此以治功言則曰王者以德業言則曰大聖內聖外王其實一也○此承前章同異之意而言效法之所本因言帝王制作不相沿襲而要於敦樂無憂禮備不偏亦以效法言也聖王制作於民共由而制作之盡善惟聖王擅之蓋以其身有其德故於天地之序和有默契焉者是以能效法於天地而興禮樂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之丈反○高下定位而萬物秩然天地之序也於穆不已而生意油然天地之和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仁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義也仁非有樂之文而油然者樂之氣象義非有禮之迹而秩然者禮之體段故曰近之聖人因天地之仁而作樂以宣之因天地之義而制禮以範之是效法之所本也敦加厚也人物得天地之和而樂以加厚之所以循流行之化而順天德之生也人物得性命之宜而禮以別異之所以守斂藏之分而順地道之成也樂以應天禮以配地



故樂明而物遂其情禮備而物安其分則天地亦以官焉此成功之所合也禮未嘗不本於天樂未嘗不本於地然樂從天而禮從地者資始本天德之倡而利貞則地以代終也聖人效法天地以作樂制禮而禮樂之成則能使天地官天地能示人以道而不能使人之盡道故脩道教必有藉乎聖人聖人之制作明備則天地氣化亦若就聖人之範圍而無復遺憾此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尊卑卑高動靜方物以天地之序言君臣貴賤小大性命以禮制之合言也天尊地卑天地自然之君臣卑高雜陳兩間自然之貴賤陽動陰靜各有其常陰陽自然之定分小謂陰大謂陽也方猶術也方之同者則以類聚物之異者則以羣分庶物各正之性命凡此在天者則如日月星辰各垂其象在地者則有山澤高下各呈其形皆莫非自然之序之所燦著聖人之制禮不過法此而已矣是禮者天地之別也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焉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音躋。○齊，升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天繞地而左旋，是亦其相蕩也。鼓之動其機也，奮之作其氣也。百化，百物之氣化也。凡此皆莫非自然之化之所合同，聖人之作樂，亦不過效此而已。是樂者天地之和也。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化以和言，男女以別言。天地之化不時，則萬物不生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人而男女無辨，則亂作矣。此理之自然。故曰天地之情也。天地之化不時，則不和而序，亦以乖天地之失。人倫之辨失，則無序而亦以乖天地之和。禮樂天人，一致而已。此總結上兩節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治，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此乃以聖人之制作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樂之極乎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蟠乎地也。陰陽以對待言，鬼神以屈伸言，樂率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也。測深入之意，禮樂之大無不屆，而小無所遺也。窮極高遠而人深厚者，禮樂之極也。知大始者天之道，作樂以宣其和，作成物者地之道，而禮以定其序。宣其和，則章生，以無不遂；定其序，則性命以無不正。是大始以樂而著，而成物以禮為居也。羣遂其生，則氣化通而不息，各正性命，則定分安而不動。夫不息者天，不動者地也。而樂則顯其不息之運，是樂亦天而已。不動者地也。而禮則顯其不動之理，是禮亦地而已。同和同節，蓋不足以言之也。然樂主乎動，而未始不藏於靜；禮主乎靜，而未始不和。蓋陰陽本無二氣，禮樂未嘗無節，而禮之本未始不顯於動。樂之用未嘗無節，而禮之本未始不藏於靜。蓋陰陽本無二氣，禮樂亦非二道。故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陰陽無端，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猶易大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禮樂之至，與天地一。故聖人著其教以示天下也。蔡氏曰：禮樂止是一理，禮之和即樂，樂之節即禮。善觀者知陰陽之所以為二，又知陰陽之所以為一，則達禮樂之禮用矣。○此章言天地之序和，即本然之禮樂，而聖人之制作一天地之序和，故效法天地者，還而贊助天地，所以總結上二章之意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舞行之行音杭，其行之行下孟反。○舜作琴以歌南風，以己之德發之於樂也。南風之詩見孔子家語。夔，舜臣名。始制樂以賞諸侯，謂舜命之使廣其德教於天下。然以樂賞諸侯，自夔始耳，非謂夔之制樂專以賞諸侯之有德者，言惟有德者乃以樂賞之。蓋諸侯不得自作樂，則用樂必待天子之賜，而天子之賜諸侯樂也，又必稱其功德之所象。故行綴之長短，視其治民之勞逸。所以勵諸侯使興起於德也。古者爵必稱德，如三德有家，六德有邦，而樂舞亦稱之。若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之類，然唐虞之制，詳不可考矣。樂以移風易俗，然又必其有德而後以樂稱之者，周子所謂政善民安人心和而後作樂之意。蓋非有德無以用樂，而非樂教以無以成其德業。教化之盛，虞書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則樂教之道也。然虞書以樂教胄子，則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子皆得與於樂教，而諸侯之必待賜樂者，蓋祭祀燕饗得以用樂，則必待有德而後賜之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大章，堯樂。咸池，或云黃帝樂，或云堯樂。未詳孰是。韶，舜樂。夏，禹樂。殷樂，濩也。周樂，武也。章之云者，釋樂之名義。言章其大德於天下也。咸，皆。池，施。備，謂德施普也。繼，繼堯致治。大事功之大，盡。備，也。言事功之盛無不至也。以德之隆言，則孔子以韶為盡善。以樂之備言，則殷周為至。意各有所主也。此即前章所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者。歷舉六代之樂而釋之，所以證觀舞知德之說也。○此章言觀舞知德，蓋又本之君身言之。所以起下六章之意也。○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寒暑

不時則人感不正之氣而生疾教不時則人感邪僻之化而興慝風雨不節則旱乾水溢而歲饑事不節則莫知適從而萬事叢脞蓋道無定體隨時而在帝王之禮樂所不同者時而已耳天地之道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先王制作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所以因時敷教而事爲之節是法天地之道而施之以治民也教無不時事無不節則盡善而民之事行亦偏爲爾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孔氏曰鄉飲酒禮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愚按禮以防禍此特舉一獻之禮以例其餘見因時節事之一端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食音嗣綴止也承上文而言象德謂行象德綴淫謂備酒禍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音洛大事謂凶



喪哀樂之事皆節之以禮此先王所以綴淫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所樂之樂音洛○應氏本漢志俗字下增一易字音以豉反今當從之聖人之所以樂自樂其天而已然樂而有節而其道則人心所同故可以善民心也本自樂者以教人故感人深有以善民心故移風易俗易聖人本自樂者以教民乃所謂象德也禮先而樂後者無以綴其淫不能使之象德此施教之序亦唯其時也此章承上章言先王制作因時施教而事爲之節皆所以綴淫而使民象德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夫音扶樂音洛○血氣心知之性以知覺運動言應感起物而動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也形發見也感之以正而道心生感之以欲而人心動乃所謂無常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志當作急噍音焦殺色介反○以下六條皆言音之感人而人心應之如此志微急促而微細也急微噍殺音之哀思者以哀思之音感人則民亦感其音之哀思而思憂矣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嘽昌展反易音異樂音洛○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飾而略於節奏也此音之和樂者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於和樂之音而康樂矣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音憤○猛起起之暴也奮末終之厲也廣賁中間之憤怒也此音之暴怒者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於暴怒之音而剛毅矣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勁正堅强而端正也此音肅敬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之而肅敬矣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而救反好去聲○肉璧之地好璧之孔音之圓滿而溫潤似之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辟音僻狄他歷反○狄逆同遠也成一終也流散而繁節故其成甚長滌濫如水之滌物蕩漾而溢無分際也此音之淫泆者故以感民則民亦感之而淫亂也音感於外而民之心術應於中此上章所謂感人深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



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道去聲○應感起物而動情也其未動之中則性也稽察也度數如律呂長短之度上下損益之數也禮者上下尊卑之體而義則禮之實因時之宜也情性者樂之大本而情夫其節則失其中和之氣以流蕩忘反矣律呂之長短損益節生氣自然之節次而人不得以私意增損於其間者其在人則天人之交天命之性也先王稽之度數則合乎生氣之和而情之本有由立矣禮義著於事物皆天理當然之所在而人所不可須臾離者率性之道中節之和也先王制之禮義則循乎五常之行而性之用有其節矣陰陽以天氣言剛柔以地氣言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則人之氣即天地之氣所謂生氣也陽過則散陰過則鬱剛過則怒柔過則懾其在樂則音之所以乖而在人則情之所以流惟稽之度數以爲之則使之律呂相維而陰陽無偏勝之患旋相爲宮而剛柔有相濟之用此所謂合生氣之和也和暢之氣交於中則不偏不倚是以發於外者皆五聲成文而安其位八音克

詩而不相奪而禮義之制亦寓乎其中矣中者樂之末發也而和氣已寓於度數外者聲之所著也而禮義同具於聲詩此先王作樂之道而用以感人之本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奏音族省悉井反稱去聲比必二反御下孟反長之丈反見賢遍反觀官喚反○立之學所以爲教也立之等所以節事也廣播省察也節奏歌舞之節文采聲容之著也夫本生氣之和以發爲聲容既有以養人之中矣而凡播之聲容歌舞者又必省其節文以使皆喪乎禮義是以使學者涵濡於禮義之中而成其性情之德是所謂以繩之以法比聯之以序大小德厚也此以言立之學也律齊之以法比聯之以序大小而以樂象之序事物之始終而以樂比之行措之家國謂之事夫道終始又爲律之比之以使皆合乎度數是以本所樂者大而發之則歌有以象其功而舞有以象其德是所謂以象

禮記章句 卷之七 樂記第十九 十六

事行也此以言立之等也繩德厚而人倫之理存象事行而人倫之事著觀示法也樂觀猶言樂教樂觀其深矣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之○此章承上章感人深而言民心無常推其所感而聲音之感人則尤其速者故先王作樂必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以繩德厚而象事行則樂之教人亦以深也作樂之實此章爲詳惜制度之實今已茫無可考周子曰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又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欲者慕妖聲豔辭之化亦然今按此章之言蓋與周子之言相表裏然則學者試由此而繹之古樂之所以爲古樂也或亦可想見歟○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樂而之樂音洛易以豉反感如字○廣則敝力渴也煩擾也湎沈沒之意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謂淫樂之逃成則中容姦律之音而促節則動人以貪欲之念也樂主乎盈盈而不反則放故條暢之氣過則平和之德滅周子曰後世禮法不脩政苛刑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亦此節之意也將言樂之移風易俗故先言此以起下文之意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倡和分皆去聲○姦動上文所云者逆氣拂乎生氣之和者成象破之管弦聲即上文所云者逆氣拂乎生氣之和者成象破之管弦動以干羽也正聲如下文所云者聲以發於人者言氣以律呂之動於自然者言聲倡而氣和之成象即聲氣之著樂即所成之象聲氣各以類應而萬物之理亦各以類相感故風俗亦視乎樂之所感而移易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比必二反行下孟反辟音僻○倡和之應各歸其分故君子欲以樂移易天下者必先反以自慎而自脩焉情易流而不反情流則志以乖反情所以和其志也此敬以直內也比依類善也比類以成其行義以方外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比類成行之事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反情和志之事順正謂正聲順氣也身心內外皆由順正則足以興和樂而爲移風易俗之本矣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則是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

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音旋。倡和皆去聲。○身心內外皆由順正。則德成於己。然後發以聲容。則皆正聲順氣。而無不莊不安。犯節忘反之失矣。奮發也。至德。即其所得於己者。至德發於聲容。則聲容皆至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即陰陽剛柔之氣。生氣之相。動四氣之和。所謂正聲感而順氣應者也。萬物之理。即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五常之行也。著萬物之理。則順氣成象矣。清明。以氣象言。廣大。以體段言。終始。以次序言。周還。以節奏言。象天地四時風雨。此皆順氣所成之象。然非作意而爲之者也。五色以配五聲。宮黃。商白。角青。徵赤。羽黑。雜以成文。謂清濁高下。各得其序。論語所謂皦如者也。八風以配八音。西方閶闔風。其音金。西北不周風。其音石。北方廣莫風。其音革。東北條風。其音匏。東方明庶風。其音竹。東南清明風。其音木。南方景風。其音絲。西南涼風。其音土。合作同聲。皆比於律。而無彼此不節之失。則所謂純如者也。不曰五聲八音。而曰五色八風者。蓋以兼舞之容。綴言之百度。凡樂器之制度舞者之綴。兆皆是也。得數而有常。合乎律呂之長短大小輕重。而無參差不齊之失。各守其常而不易也。此三者。和樂之



經也。小大相成。八音有大小。五聲有高下。而彼此相濟。前後相輔。無失大失小之病也。終始相生。纍纍如貫珠。無絕續之失。此所謂繹如者也。此倡彼和。或清或濁。各有條理。而合以成章。所以迭相爲經。此四句。和樂之綸也。樂無不和。如此可以繩德厚而象事行矣。故立之學等以教天下。則萬物之理無不清明。使人耳之所接者。皆正聲。而姦聲無自以進。其聰目之所交者。皆正色。而亂色無自以蔽。其明身之所動者。皆順氣。而血氣無不和平。是以風移俗易。而天下皆安也。本其所自脩者以感人。此和樂之成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也以下樂字皆音洛。○此反本言之。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以道制欲。則有和平之樂。而無姦慝之惑矣。小人反是。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故君子必反情和志。以成己。而後廣樂成教。以及物。反情和志。又比類成行之本。不言比類成行。舉內以該外也。方。義也。樂行而民鄉方。則風移俗易矣。是可以驗君子之德也。此兩節。總結上文之意。○此章承前章移風易俗而言。聲氣之感。各以類應。故君子自慎其身。以立禮樂之本。然後本其所自得者以著之樂。則和樂之行。天下被之。風移俗易矣。然此章之言。實與上章相表裏。上章言制作之詳。此章言自脩之本。有自脩之本。而後可語制作之詳。則非分二事也。顧凡樂皆感人深。而移風易俗必期於德。是以各有所主言之。篇內第三章已見樂本於德之意。而脩德之實。則此章爲始詳。讀者宜深玩焉。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性莫非德。然性無可見。而德則誠中形外。故德爲性之端。而樂又以章德。是樂者德之華也。詩歌舞三者。皆樂之事。而志聲容三者。皆本於心。心之所之曰志。而詩以言之。然後歌以永其聲。舞以動其容。樂器則和聲而飾之已耳。德性寓於心。而心之所感爲情。感之所應爲氣。情即德之見端。氣



即樂之所以成象者也。志聲容。皆情之發。而詩歌舞皆文之著。故其情深者。則其文明矣。詩歌舞。皆氣之應。而樂器從之。則象以成。故其氣盛者。則其化神矣。化神。謂感人之速也。惟和順之德積於中者厚。故情深而氣盛。故樂之英華發於外者亦文明。而化神。誠中形外。而豈可以僞爲之也哉。○此章言樂必本於德。而不可爲僞。所以申前章象德之意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其之樂音洛。奏音族。拔蒲末反。見音現。好去聲。○心之靜也。寂然而已。無樂之可言也。及動而發於聲。則樂已有其象矣。因其聲而飾之。斯樂作焉。是樂者。心之動也。君子因其心之所動。而樂其德

音之發於是治其飾以樂之故象之所著莫非其本之所形即前章本之性情之意也凡作樂之始先擊鼓以警人而戒其逸志蓋亦以動其本也而舞者之始必三舉步以示其舞法審慎之意也然後再擊鼓以始之而著其進及將反綴之時則八音合作以節治其歸位亂樂之卒章蓋古者必合樂而後終歌舞皆然也舉樂舞而言皆樂象治其飾事也拔過疾也聲容之奮也疾速而本以德性則不拔苦始以警戒再以見方著往節歸其不拔者可見矣性情之動也幽微而發以聲容則不隱樂其象治其飾皆性情之所表見也本其心之所動而樂之是獨樂其志耳樂之則不厭其道矣然心之動也形見於樂是樂已備舉其道也著於樂而為眾所觀法則不私其欲矣動其心而發於象情之見也德亦著焉而義立矣治其飾而著其教樂之終也化以神焉而德尊矣故君子聽之則益以感於善而小人聽之亦足以改其過樂之於人不誠大哉生民之道樂為大焉亦古語而記者引之○此章言德之形見於樂而足以感人亦以申前章象德之意也○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其之樂音洛○報



猶反也樂由中達外陽之施也禮制外養中陰之報也樂其所自生樂其所得以生者順而達之也反其所自始防其後起之私以全其本始逆而溯之也施故內之德無不章報故人之情無不報此言禮樂之用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緣去聲○青黑緣蓋龔龜之中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情之感通為樂情著於樂則不可變理之節文為禮理制為禮則不可易情則相通其心同也故樂統同物各有理其分殊也故禮辨異以統同者養心則情有所循而不乖以辨異者應物則情有所節而不流是禮樂之說管乎人情也此言禮樂之體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起呂反偩音負○窮盡也知猶主也情實經常也偩依象也凝聚也成也精道粗器領統也本者人心寂然不動之本體而變者感應之情誠者人生所得於天之實理而偽者後起之私樂由情作而統同所以盡其心而為萬變之主禮以理制而辨異所以著其理而去偽安之私是窮本知變為樂之實而著誠去偽為禮之經偩天地之情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也達神明之德樂率神從天禮居鬼從地降興上下之神以祭祀言道非器無所寓器非道無所主而禮樂以凝之使不相離也父子君臣情勝則流分勝則離而禮樂以節之是無所偏也此合禮樂之體用言之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音欣煦呼句反嫗於句反區音鉤觡音格伏扶又反鬻音育殰音瀆殈呼昊反○訢和悅意煦以氣煖之嫗



以形煖之也觡角之無腭者昭明蘇生也胎敗曰殰卵敗曰殈言禮樂之體用如此故大人以德居位而制禮作樂則天地之道於是昭明焉又言天地之氣絪緼化醇而萬物資始資生則動植飛走無不各正性命樂之為道亦若是焉耳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大人即天道以制禮樂是以舉禮樂而天地為昭此所以為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前四章言聖人作樂之事體用備矣此章言報施之用迭為屈伸而統同辨異各有定體要之樂以由體達用禮以閑邪存誠則合之一理而已禮樂體物而無不在皆天理之本然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為昭合時節事之功於是為至蓋又合而言之所以終象德綴淫之意也○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

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行下孟反○宗祝宗廟之官。商祝。即周禮喪祝也。禮樂。疑精粗之體。道器本無二端。而人之自得有淺深之殊。斯所成有德藝之異。致禮樂以治身心。則有以成其德行。苟習於器數聲容之末。而遺其形上之理。則不過一藝一事之成而已。德藝以得於己言。行事。以施之用言也。先王尚德先行。而不遺藝事。故以之治己。則身脩。以之用人。則器使。以之治天下。則風移俗易矣。○前數章言禮樂之化成天下。以道言也。然道不離器。記者又恐人之得粗遺精。而謂氣數聲容。遂足以盡禮樂之道也。故此章又以道器分別言之。自此以下四章。又皆所以申明此章之意。○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國名。文侯。魏君名斯。古樂。淡以和。故無以悅耳。新聲。妖以豔。故聽之忘倦。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音扶。相去聲。○旅。整齊也。和正以廣。聲容之和平端正而廣也。拊。縫韋為鼓。中實以糠。兩手拍之。以節歌者。堂上弦歌。以拊節之。堂下笙奏。以鼓節之。會守。拊鼓。言齊一而有節也。文。木鐸。武。金鐸。夾持以節舞者。舞之始作。以木鐸進之。及其終而反綴。則以金鐸還之。相。即拊也。於樂之終。以相治之。使亂而不陵節也。雅。亦樂器。狀如漆筩。而弇口。長五尺二寸。以羊韋鞔之。春地作聲。於舞之疾。以雅節之。使疾而不失度也。古樂之和。而有節如此。故樂終。可以言樂之倫理。可以因古樂而言古人之德業。以之治己。則身脩。以之治人。則平均天下。是古樂之益也。發。猶感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夫音扶。儒音儒。優力刀反○俯。戲狎之狀。姦。律之聲。濫。淫泆而逃。成。言聲之流而無節也。優。俳也。侏儒。短人。獶雜。屬。俳優。跳舞之狀。似之。無男女尊卑之辨。言容之狎慢無禮也。此導欲增悲而已。何倫理之可語。而況於道古乎。是今樂之惑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好去聲。夫音扶○樂以理言。好樂。則成而上。可以語。可以道古。而自脩以之。好音。則成而下矣。知音而不知樂。故所好在音也。古樂以章德。而音和以淡。其悅心在德。新樂無德之可言。而音妖以豔。其悅耳在音。故所好在音。則必不好古樂。而好今樂也。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夫音扶。疢。丑刃反○四時當。不失其序也。昌。盛也。祥。如禮。毫有祥之祥。謂災異也。天當。言氣化均平也。民有養而後興教。以因民固有之德而品節之。紀。所附綱而分目。而綱則法制之大凡也。禮。達分定。政和而後興樂。則聲音皆德之所發。故謂之德音。德音之謂樂。則新音不可謂樂可知矣。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先樂而後禮。百化生成之序也。禮定而後樂興。制作之事盡。人達天之道也。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莫。音麥。長之丈反。王去聲。祉。音耻。施。音異○詩。大雅。皇矣之篇。子夏引以證德音之說也。俾。當從詩作比。朱子曰。莫。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順。慈和徧服也。俾。上下相親也。言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憾。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好去聲。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匹亦反。喬。音驕○溺者。沒而不反之意

對德音而言也自此而汎於彼曰濫淫旁溢而無節也安此而忘其他曰燕趨數狂暴不常也煩者志亂而中無主也鼓噪脅肆而務外也喬者外夸而中無實也詩以言志志之所嚮而音應之淫溺煩喬志之失其正也好濫燕女趨數鼓辟音之入於邪也曰祭祀弗用則非所當好可見矣今按詩無宋風此所云宋音或亦師延靡靡之遺歟鄭音獨言淫志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舉重而言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大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夫音扶○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祭祀弗用而引此蓋音之敬和必本於心心敬且和則無淫溺煩喬之失矣所以端文侯之本也敬和則鬼神且聽之而況他事何所不行哉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好惡易皆去聲○此乃微言溺音之不可好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而好惡可不謹哉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孔甚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音空楬巨八反酳音孕長上聲○鞉搖鼓椌柷楬敔也六者皆質樸之音故子夏以爲德音之音亦以矯文侯之所好而言之也狄翟同酳尸既卒食而又酌酒獻尸所以演安其氣也以敬和格祖則是聽矣以敬和牖民則孔易矣本敬和以發之聲容然後爲德音皆所以抑文侯之好而進之以古樂之正也但此節上下而垂後世也自鄭音以下至此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鏗弘大聲立者心之感而有其象也號號令橫充實嚴詔之意令嚴氣壯立武之道也此以下又即聽音言之以廣文侯之志也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磬磬二磬字上聲○磬堅確聲辨之真則守之確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謹防也有收斂之意人心有所惻則其志常肅然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畜敕六反○濫汎廣意劉氏曰汎則廣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立會聚衆而君子聽竹聲則以思容民畜衆之臣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讙音歡將去聲○讙諠囂也前言武臣概言之此言將帥之臣專以主將言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鏘倉庚反○總結上五節夫君子之於樂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非徒聽其音也至於聽音則已淺矣然君子之聽音且必有以合之而非徒取其悅耳今文侯好音其亦有以合之乎然使聽音而有合於心則亦可無好濫音之失矣子夏言此所以深抑文侯而引之於正也○此章論古樂新樂之異而好音不可以言樂鏗鏘不可以言音皆上章上下先後之意也問文侯之問與齊宣王之好樂同



然孟子之答宣王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子夏之答文侯則深言古樂今樂之不同何也曰宣王自慊其好之不正故孟子曲而引之巽與之言也文侯問古樂新樂之不同故子夏分別言之法語之言也然能推好樂之心以與民同則必能自克而幾於德音矣能謹其所好惡以一於敬和則脩身及家均平天下矣其致一也要以樂言之則此章之論爲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坐才臥反夫音扶○賓牟姓賈名武夫武之樂也凡舞皆先鼓以警戒而武獨備戒已久賈言武王伐紂恐未得衆心故備戒之久而後伐商今舞之備戒已久正所以象此也夫武王即位十三年而後伐商詩曰遵養時晦則武之待久而後動可見所謂病不得衆者非真人心之有未服也但武王兢兢之心則唯恐人心天命之未必在我苟受稍有悛心則天命人心之去商者未必不可復輒而武王亦終守臣節矣唯受罔有悛心以至人心暱就周室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焉然後乃行征誅之事則其樂之備戒已久也宜哉此賈之所對爲有得於武樂之意矣

咏歎之淫液之何

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此及下四節皆孔子問而賈答之也咏歎歌聲之長而淫液又咏歎之長也賈言武王恐諸侯之後至者不逮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發揚蹈厲手發揚而足蹈猛厲也凡武舞宜發揚蹈厲而武則發揚蹈厲之已蚤賈言伐紂之時不可失故已蚤者象及時而舉事也泰誓亦曰時哉不可失蓋發揚蹈厲當在再成滅商時再成而遂揚厲所謂已蚤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坐跪也致右右膝至地憲左左足軒仰也賈言武舞不當坐其坐非武樂之本然也坐致右憲左蓋在五成而分周公左右時召公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唯上聲○淫即上文所謂淫液商謂商聲屬金殺伐之聲也蓋當時歌武詩者咏歎淫液多及商聲賈言有司失傳非武音之本然也荒如宮亂則荒之荒凡歌必五聲皆備商聲非可獨無此之聲淫及商則是歌之餘韻多流入於商故賈言苟非有司失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志而君道荒矣唯應辭萇弘周大夫孔子嘗從而訪樂焉是也然其說也既唯深與之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夫音扶上遲字上聲○遲待也備戒既已久矣及出而立於初綴又久待而不進是待之遲而又久也總持也山立不動貌立於初綴時持干而不動即所謂遲之者也所以象武王之從容而不迫也詩云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掠彼武王肆伐大商蓋伐商之志決於太公故發揚蹈厲之已蚤者太公之志也亂樂之將終也周召之治以文止武其治成於周召也總干山立二句正答遲久之問發揚四句因賈前所對有未盡是者故并言之以正其失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



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夫音扶○成樂之一終也北出面北而出立於初綴也再成進第二綴以象滅商也發揚蹈厲正在此時三成至北綴反而南面四成復至第二綴以象疆理南國五成而舞者分列左右以象周召分陝而治坐致右憲左正在此時六成復於初綴象天下之歸周而崇天子也武王爲天子非在疆理南國之後復綴亦非象歸鎬蓋至是而功成治定天下翕然惟一人之聲靈是畏耳○樂之成數各有不同若周禮於韶言九變雲門言六變咸池言八變皆其成數之異也大武言六成其樂章見於周頌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餘篇則無可考詩記則以大武之樂是凡得五章竊以五詩及此章酌般二篇爲皆大武之樂是始而北出時之言協之則周頌武篇該武功始終言之是承久立所歌也酌篇始言遵養時晦繼以純熙大介則是承久立時所歌也般篇有隱山喬嶽允由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之語與南國是疆之意頗協疑般即大武之四章也五成之語獨無可考桓篇言綏萬邦屢豐年正功成治定之語其復綴以崇天子猶可想見矣有志於古樂者或亦可以心會歟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也駟與四同四伐以威揚四次擊伐蓋自初綴進二綴以象伐商也或曰四伐四方擊伐如滅國五十之事故曰盛威於中國也亦通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去聲○分部分也分夾而進振鐸者夾舞者之部分而進也事蚤濟言功之速成所謂會朝清明者此申言再成滅商時事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申言始而北出時事待諸侯之集而後動正所謂武王之事者此所以遲之遲而又久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上文皆四武樂而考武王之事此下又即武王之事以證大武之樂也反商依武成則下缺一政字謂復商之舊政也舊說反當作及謂至於商都也其曰未及下車而封云者先後之辭非必在車上封之也爾今順天薊州祝在今山東萊蕪地武王初封紂子武庚於殷後武庚畔誅成王乃封微子於宋此云投殷之後於宋以約略言之耳行商容而復其位使人行訪商容而復其官也庶人弛政寬紂之虐政也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華去聲衅許斬反建上聲櫜音高名之曰建櫜句當在包之以虎皮之下。衅以血塗之也建鐏櫜韜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左射右射之射食亦反說音脫朝音潮○左。左學右。右學。貍首詩今逸。騶虞召南篇名。歌此二詩以爲射節也軍射尚貫革至此而易以禮射則不尚貫革矣。周禮天子射以騶虞爲節諸侯射以貍首爲節與此不合蓋此乃武王初年事而周禮則後此周公所定不盡同也祀明堂宗文王以配上帝也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皆躬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敬謂敬於祭祀。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音嗣更當作叟弟去聲○周承播棄黎老之後而特重養老之禮也說見文王世子篇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音扶○由武王之事以觀則周之文治達於四國而禮隆樂備矣是可見武王非務武也唯是諸侯暱就周室以不得已而爲征誅之舉及夫會朝清明之後則汲汲於偃武脩文而不復用兵矣征誅非武王之得已則其遲之遲而久久也不亦宜哉



自牧野以下皆申明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二句以正答遲久之問也。此章引孔子之論武樂正所謂可以語可以道古者亦前章上下先後之意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陳氏曰斯須一離一合之頃也此句一章之冒。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易音異子音慈諒音良樂樂則之樂音洛○致推致也實即之而窮其理非徒習聲容揖遜之末已也心統性情樂以養人之情性故致樂所以治心也易平易直不偏也子諒與慈良同謂慈祥愷惻也油然生貌生自然而生也樂則心與理融安則身與道一所謂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也久久而不息也天者其於身而中和之體備也神者顯而人畏之服於其神也致樂治心之效如此再言致樂以治心者言致樂所以治心之末已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致禮所以治躬莊者外之齊敬則中之一嚴嶽密也威畏著也致禮治躬之效如此然樂養其中而未嘗不達於外禮以制外亦即所以養中其致一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音洛易音異○和樂即易直子諒也鄙詐易慢非心之本然惟心之本體稍有間斷則鄙詐易慢之心忽然而至是若自外入焉此所謂人心者形氣之私也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身者如此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易音異○樂者性情之本然故動於內而至和禮者物理之當然故動於外而至順致樂於心則內和致禮治躬則外順內和見於顏色不言

而信不怒而威弗與爭矣外順動於容貌嚴威則民不敢易慢矣易直子諒之氣暴然見面所謂德輝也承聽者從其德也動容周旋中禮發諸外也承順者順其行也德成於君子之身而觀感之效如此然則治天下之道又安有外於禮樂哉○此章言君子致禮樂以自脩其功夫效驗如此即前章德成而上行成而先以有制於天下之意也篇內之言禮樂凡三本於君子之身至此章而語益親切矣然則古樂雖不可復聞而致樂治心之方其亦可深思而自得也歟又首章言樂以和聲禮以道志而此章言樂以治心禮以治躬者聲和則可以養心而禮以範躬斯志有定守也禮樂本非有內外之殊故下章又合而言之○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則樂之樂音洛○蒙上章而言禮制外以養中其事收斂檢束故減



樂由中而達外其情發揚暢達故盈禮樂之體段然也禮主於減其體嚴矣然必本從容不迫者以進行之進則禮皆出於自然而可觀是以進爲文也樂主於盈其情和矣然必自優游平中者以反抑之反則情皆不失其節而可法是以反爲文也體減而不進則節文似以強人而情意沮索樂盈而不反則聲色止以導欲而禮度放弛故禮非一於減也禮本於自然之理有以濟其減者矣樂非一於盈也樂自有當然之節有以反其盈者矣禮有報樂有反要存乎人之自得焉由進行者而得其自然之趣則於禮無勉強之勞而有循理之樂自反抑者而合乎當然之則則其樂皆天理之安而無人欲之危蓋禮之報即樂樂之反即禮分之則有二體其本則止一源猶陰陽之一氣耳故曰其義一也夫禮樂皆本於天理初未嘗有過不及之偏而或放或銷則行禮樂者之病非禮樂之病也然則先王之作樂豈所以縱欲而制禮豈所以強人哉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上章言致樂治心致禮治躬是禮樂有內外之殊矣然以禮治躬要必其以和樂之意將之致樂治心要必其以檢束之意持之及夫禮得其報則義理何莫非性情樂得其反則自然和順於道德是內外本非二致矣篇中第三章始言禮樂皆得謂之

行德以後遂禮樂並言至第七章而一合言禮樂之本於天無二道也第九章又以禮樂並言至第十四章而一合言聖人之制作無二事也十五章復禮樂並言至此章而又合之言君子之以禮樂自脩無二致也有報有反則禮樂者得矣學者知禮樂之爲二而又知禮樂之末始有二則其於禮樂也亦庶幾矣○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夫音扶樂也樂必之樂音洛○性術性情心術也變動也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耐音能無樂樂不足樂之樂皆音洛爲道皆去聲肉而救反奏音族○不爲道言無以引之於正也樂而不反



則亂矣聲和而有節故不流文雅頌之文論講其義也不息不窮也繁繁聲瘠猶簡也廉峭厲肉圓好也方道也言先王因人情以作樂所以感人於善而不使之流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長上聲比必二反奏音族○宗廟主敬鄉里主順閨門主親而皆要於和先王立樂以道和有以感人之善心而消其放心邪氣故用之宗廟鄉里閨門其效如此審一以定和審其風雅頌之體各從一體以定其音之清濁高下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比之琴瑟干羽以飾其音節也審一定和則和而有節比物飾節則節而得其和二者合而樂成是以聲足樂而不淫文足論而不息而曲直繁簡方圓節奏足以感人之善心而聽者無不和也上言先王立樂之方言作樂之用也此言先

上立樂之方言定樂之體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行列之行音杭○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故樂之聲容足以廣志意莊容貌正行列齊進退此所以道人於正而可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天地之命言天所賦於人者中者未發之性和者中節之情中和之紀言性情之範圍也不能免猶言不可闕言有樂以道之則和而無以道之則流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夫音扶儕音柴○儕類也所以飾喜猶言聖人之所以樂喜足以和天下怒足以威暴亂所謂得其儕也言樂而禮可該言刑而政可該矣○此章又言人情不能無樂而無以道之則不能不亂故先王作樂以和之所以終首章慎感之意也感動人之善心者樂教之用也審一定和比物飾節者作樂之體也曰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即所謂天地之序天地之和也曰先王之所以飾喜則又本君子之身言之喜則天下和之怒則天下畏之則又綜禮樂政刑而言其效以終首章末節之意。○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贛貢同好去聲○師乙樂師名乙詩歌以理情性故因其性情之所近與其所偏而聲歌各



有所宜執猶擇也寬靜柔正者或失則疏頌深遠而須要則簡大雅和正而篤敬所以輔其靜正而濟其寬柔也廣大疏達而靜信者或失則奢侈而好禮者或失則拘小雅恭和而寬厚所以輔其靜信而濟其廣大疏達也恭儉而好禮者或失則於風婉正而溫厚所以輔其靜謙而濟其廉直也肆亦簡略之意肆直而慈愛者失則寡斷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失則徑行故宜歌齊舜典命夔典樂亦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意與此同直直之也正己之情也陳德敷陳其德也蓋言足以養己之情性而諭之於德也天地之氣即吾之氣天地之心即吾之心故中和之氣動於己而天地應之自然之效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識音志又如字○此申上文宜歌商歌齊之說孔氏曰宋商之後此商人謂宋人也雲莊陳氏曰保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隊音墜中去聲說音悅○如抗以漸而高也如隊以漸而平也曲歌之轉換處如折便易而不滯也如槀木詘然之意倨方曲句圓曲也端兩聲相續前後之端也纍纍如貫珠相續不絕也說之感物而動也因上文而言歌之法亦優宋平中之一端而平氣體養性情之一事也說之故言之故聲歌各有所宜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性情與之化矣故歌者所以宜己而陳德也。子贛問樂衍文也○篇中統言樂而此章專言聲詩蓋因上章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之言而引此也其實聲詩即樂之體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之所以為樂也故此章畢言詩歌之宜亦以補篇中之所未詳而其言愈平實矣今之樂經雖亡而詩則尚存好古者苟有直己陳德之志則由此章

而迎求之詩而臧孫以晉之而濤以紀之以平德性而化氣質其去樂也應不遠矣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裳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雜記上第二十 此篇雜記喪禮間及他事故以雜記名篇因簡編頗多故分為上下二篇 凡四十六章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乘去聲綏而追反又如字○館主國所授館舍也其復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其乘車其所自乘之車轂車輪之屯外持輻內受軸者其長出輪外者輒也綏旂之旄也蓋去其斿而用之或曰綏即挽以上車之索也亦通凡復在家則升屋東榮履中脊北面而復車南鄉則左轂亦在東也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其命數轂上狹則止容一人復其輴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輴干見反裧尺詹反○輴柩車之上覆以象宮室者諸侯用纁色布為之裧輴之四旁下垂者也裳帷於輴之下尸柩之外又用緇布為帷以障尸柩也屋又用素錦為屋如小帳以覆尸柩之上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人適所殯唯輴為說於廟門外殯宮門也凡死於外者則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此言不毀牆者以尸言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死於外者則殯在兩楹之間輴以象宮室將入廟則無事於輴矣故說之然唯輴說於門外則柩裳不說矣以尸不可無飾故也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追反又如字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館公館也大夫以布為輴而行至於家而說輴載以輴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說吐活反輴音遄○布輴白布為輴也不言裳帷蓋與君同也輴輕同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蓋圓解大木為輪故無輻也凡載尸柩皆以輇車於大夫言之可互見耳至家而說輴則惟尸在車故



曰載以輴車上文言不毀牆遂入此言入自門至阼階下說車舉自阼階升亦詳略互見也士輴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不用緇布其餘蓋亦同大夫也○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長上聲○其君本國之君也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適丁歷反○諸侯訃於諸侯不曰薨而曰不祿者薨者本國尊君之辭其告於同等則從謙也以告執事為言不敢階主也君不以名訃世子則稱名矣春秋於諸侯皆書卒書名以嘗同盟而知其名且質辭矣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音敵○適者謂同列大夫也大夫無外交亦訃之其辭如此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堊音惡○公館公朝治事之館廬倚廬於東門之外堊室亦於東門外屋下壘塈以為室也蓋臣為君喪始死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既葬大夫仍居廬士則次於公館以治事故也既練則大夫次於公館而士可歸矣大夫則待終喪而後歸也舊說殊欠明白○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喪制今無可考然孟子曰齊疏之服自天子達於庶人則喪服不應有貴賤之異意者制度尺寸之間或有小別歟大夫為其父母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不敢以己之貴加於親也大夫降期兄弟

二字疑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適丁歷反。○適子爲後者。服大夫喪服。喻紹家之志也。庶子未爲大夫。則自服士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庶子爲大夫。自可服大夫喪服。然其位則與衆子齒。不敢並適。重宗也。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爲之之爲去聲。○此言父爲士。子爲大夫。而子死。以士服大夫。則無以接大夫之賓。服大夫之服。則又非其服。而其適子可服大夫服。故使其子主之。此亦權宜之道也。但弗能主之言。則亦已野矣。○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蘸。占者皮弁。衰七雷反。○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者。麻衣。白布深衣。而加衰及布帶。即麻衰也。因。仍也。仍繩屨也。卜以交神。故用半吉之服。占者。卜人也。交神之主。故皮弁服。純吉之服也。如筮。則史練冠長衣



以筮。占者朝服。史蓋擇蓍者。練冠。編冠。長衣。深衣而緣。以素者。筮。擇蓍也。占者。筮人。蓍卦象者也。朝服。朝於皮弁。占人重卜也。然朝服。亦吉服。練冠長衣。又吉於麻衣。其餘有司。蓋亦麻衰也。○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奠記。薦馬。田側而祖。奠。又薦馬。明日遣奠。時則又薦馬。薦馬者。進馬而告以將行也。此云薦馬。以遣奠時言。柩車將行。故孝子哭踊。包奠者。取牲之下體。包而置於遣車。則遂出矣。是包奠。乃出之節也。於是讀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柩東。詳見儀禮。及檀弓。此以明大夫之禮。與士同也。○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去聲。○此亦言卜日卜宅之事。宗人。蓋都家宗人。其屬有上士中士士。大宗人。上士。相。贊禮也。小宗人。中士。命。告神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以卜也。○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褒衣。天子所特褒賜之命服也。冕服。上公以下三爵弁。士之祭服。即諸侯免喪始入朝受命之服也。故服兼用之。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稅音象。揄音搖。○夫人服自揄狄以下。有闕狄。鞠衣。展衣。稅衣。復。兼用之。子男妻自闕狄以下四狄。稅素皆以素沙裏之。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襢音戰。是節。舊在復上。鄭氏云在素沙下。今從之。○內子。卿之妻。服自鞠衣以下。鞠衣褒衣者。此鞠衣即受命褒賜之衣也。下大夫妻服自展衣以下。士妻稅衣。其餘如士。言內子及下大夫妻。復亦皆兼用稅衣也。復西上。復之人數如命數。北面而復。則西左。左。陽也。西上者。如以褒衣者在西。及以爵弁者在東。○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揄。音搖。絞。音爻。屬。音燭。○絞。絞同。揄。以青黃色繒爲旒。而畫。揄。雉。於絞。以屬之池下也。池。織竹爲籠。以承柳車覆甲之下。而衣以青布。象屋之重霤者也。此諸侯喪車之飾。大夫則有池而無揄絞之屬也。○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祔同。雖王父母在。亦然者。以孫當祔於祖。今孫死而祖尚存。則祔於高祖。是亦從其昭穆也。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



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妃音配。○廟有無妃者。以其妃或出。或嫁。不入廟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女子。婦女也。王母。祖姑。祖母也。其祝辭曰。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婦祔於祖姑。則只祭祖姑。不及祖。事於尊者。皆并及卑。有事於卑。不敢援尊。抑男女之別也。女子未嫁者。及嫁未廟見而死者。歸葬女氏之黨。則亦祔於王母。而祔祭祖母。亦不及祖父也。公子附於公子。小說見喪。○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君薨。世子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而後稱君。春秋僖公九年。宋襄與葵丘之會。○有經書宋子。是也。待猶君。邦交臨臣民。皆如君禮也。○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三年之喪。期而練冠。功衰。功衰者布。與大功之布同。故既練而忽遭大功之喪。則唯以大功之麻絰易其練冠而已。大功無杖。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不易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

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兄弟之殤亦謂大麻小功者。蓋支子不祭。而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故已爲繼高祖以下之宗。則凡功緦之殤皆已得爲主而祔之祖也。三年之喪既練。而祔功緦之殤。其練冠似輕於小功之衰。是以練冠而祔可也。庶子之殤。祭於室中之白。故祝稱陽童。稱爲某甫。神之而不以名呼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對謂對來訃者。唯以哭對不暇詳問其故也。大功以上。其帶絰之麻始皆散垂。至三日而後絞之。小功以下不散。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及主人之未成絰。遠近而至。在小斂前也。至在小斂前。小功以下原不散麻。唯待主人成服。則成服已耳。大功以上。則必終其散麻之日數。如至在小斂之日。則後主人成服一日而後絞之也。○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至於練祥之祭。則使其子主之。殯祭皆不於正室之中。以雖嘗攝女君。猶必降於正嫡也。若未攝女君之妾。則君不主其喪。○君不撫僕妾。不撫其尸。以哭也。○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爲去聲。○妾服女君之黨。此徒從也。女君雖已死。亦猶服之。異於他徒從者。不敢死女君也。嘗攝女君。則不服異之。於衆妾也。○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齊衰望鄉。奔喪篇云。而哭。大功望門而哭。與此少異。記者傳聞異辭。不盡合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墓所也。必親至。○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必爲虞之。兄弟死無主後。而己主之。雖疏。亦必爲之畢虞祔之祭。不可使之無所歸也。○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孔氏曰。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弁絰。素弁而加絰也。大夫弔於大夫。弁絰。錫衰。與殯。則主人未成服。與殯大夫亦弁絰而不錫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私喪。己親者之喪。卒哭易麻以葛。輕喪。小功緦麻也。弁絰。大夫之弔服。大夫降期。於緦麻無服。故止用弔服。然弁絰麻帶。已重於葛矣。○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去聲。長上聲。○其子。長子之子也。以杖即位。唯主喪者。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爲去聲。稽上聲。下同。○舅主冢婦之喪。故其夫不杖。不稽顙。父沒母在。己主妻喪。可杖而不稽顙。此并言之。順文耳。非冢婦。則舅不主其喪。其夫杖矣。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去聲。陳氏曰。贈。謂人以物來贈己。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唯拜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也。愚按。此節文義難曉。○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違。去之。往也。反服。爲舊主君反服也。去諸侯而仕於大夫之家。不爲舊君反服。尊卑懸異也。去大夫而仕於諸侯。不爲舊主反服。恐辱君也。新君與舊君敵。則爲舊君反服矣。○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屬。音燭。別。必列反。○屬。猶著也。吉冠纓武異材。喪冠斬衰繩武。齊衰布武。皆即武之餘。以下垂爲纓。故曰條屬。大功以上。喪冠右縫。其冠覆之。幅子嚮右。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大祥縞冠。而後左縫。小功以下則左縫。服輕。與吉冠近也。緦冠繰纓。緦麻冠。亦條屬。但其是繰纓也。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初喪要絰散麻。成服。朝服乃絞之。小功以下。初喪即絞也。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朝音潮。去上聲。錫去聲。○八十縷曰升。斬衰三升。降服齊衰四升。正服齊衰五升。義服齊衰六升。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降服小功十升。正服小功十一升。義服小功十二升。縷皆生麻不治。緦麻用七升半之布。是朝服而去其半。而熟治其縷。其細如絲。故謂之緦。儀禮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是也。○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後路。副車也。冕服。大冕也。先路。正路也。不以己車服之正襚人。以彼不用之爲正也。草廬吳氏曰。冕服以襚。後路以賵。但言襚。而包賵其中。○遣車視牢

具疏布輴四面有章置于四隅遣章皆去聲○遣車視牢具如天子太牢包九个遣車九乘諸侯包七个則七乘大夫包五个則五乘天子之士少牢包三个則三乘也遣車之上以相布爲輴四旁皆有帷幛輦則以置椁內之四隅也檀弓曰椁長六尺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粻糧也遣奠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爲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耳○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卒哭以後爲吉祭稱孝子孝孫虞以前爲喪祭稱哀子哀孫衰服之袂與玄端同二尺二寸故○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蠟委武玄縞而后蠟服之者緇布冠始冠之冠二者皆不蠟委武冠圈也秦人謂之委齊人謂之武喪冠不蠟練冠猶條屬至大祥而縞冠禫而玄冠則纓武異材而後以蠟飾之○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迎去聲○諸侯裨冕以朝玄冕以祭大夫玄冕以助祭於君則皮弁而自祭其祖士爵弁而助祭於君則玄端而自祭其祖公私之辨也然少牢禮祭用玄冠則是大夫自祭亦朝服耳此言弁非也士昏禮親迎服皮弁此攝盛耳此言士弁而親迎亦可以祭則益非也○暢臼以椈杵以梧杵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以桑長三尺刋其柄與末椈音匊杵音比○暢臼擣鬱鬯之臼椈香柏也杵所以擣者梧椅也杵所以載牲體自鑊而升之鼎自鼎而升之俎者畢所以助杵者也凡吉事用棘杵喪事用桑杵其柄與末皆刋削之○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率絳同山陰陸氏曰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絲率之士則率以朱綠也○醴者稻醴也蘊虀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虀音武衡音杭見音諫○送死之盛黍稷衡所以舉甕甑筲者見棺衣也折形如牀而無足以木爲之橫者五直者三空畢而加之壙上以承杭席者也言甕甑筲衡皆實於見之外椁之內而後乃加折也○重既虞而埋之重於廟門



外東餘見檀弓○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婦人從夫喪禮亦然○小斂大斂啓皆辨拜斂去聲辨音徧○凡小斂大斂啓殯賓至不輟事出拜大夫弔於士當事而至則以告○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未葬以前朝夕襲帷而哭哭已垂之既葬而祔之後主還在室無事於堂不復設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柩既載車君來弔君即弔位於柩東主人柩西東面拜拜畢適廟門內西偏北面哭踊畢先出門外以待拜送不敢以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還喪所即設奠以告死者榮君之來弔也或曰此謂在廟載柩車之時奠謂反設祖奠○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納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稅音象裨而占反○稅衣纁裨黑衣而緣以纁士妻之服也素端端服而以素爲之者凡襲斂之服衣裳合爲一稱單複合爲一稱繭衣及稅衣皆衣裳相連故合單複爲一稱也素端以下皆自卑而尊但不用玄端而用素端亦不可曉稅衣纁裨婦人之服而用之以襲故曾子譏之○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說見曾子問篇○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君五日而殯朝踊者四次踊大夫三日而殯朝踊者再襲及小斂大斂三凡七次踊士踰日而殯朝踊一小斂大斂二凡三次踊踊以九跳爲節三跳爲一踊主人一踊婦人繼之婦人居中也此禮主人又繼之如是者三而成踊所謂婦人繼之常節至於始死擗踊及舉尸動柩擗踊無算則無男女之序不在七踊五踊三踊之數○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袞朝音潮○以上服親身蓋尊者之禮玄端以下則亦由卑而尊也玄端士服蓋爲世子時之服也素積皮弁也纁裳諸侯齊服之玄端故尊於皮弁也爵弁二者一爲羣小祀之

服。一爲始受命時之服也。朱綠帶。革帶而飾以朱綠以結束襲衣。申重也。又加大帶於上。即前章所謂率帶五采者也。上公得以卷親身。侯伯子男則蓋各以其裨冕親身也。○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孔氏曰。環絰。一股麻絰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皆一也。○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恩禮之重者也。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於諸物。而聞君將至。必更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斂席行事。蓋榮君之至故也。○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葬者既窆而贈。幣納於壙中。玄六纁四。制幣幅廣二尺二寸。束五兩。凡十卷。卷長一丈八尺。今魯人之贈。只半其數。而狹小如此。記者記之。言非禮也。○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去聲。稽上聲。下同。○此列國遣使相弔之禮。弔者來使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西上者。介非一人。其上介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阼階下西面也。相者主孤之擯也。受命。受主孤之命也。如何不淑。言如何而罹此不善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曰須。主升自阼階。客自西階。致命而降。出。反門外之位。雲莊陳氏曰。曲禮升降不由阼階。謂平時無弔賓時耳。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舍去聲。○此節致舍之禮。舍者。弔賓之介。璧。即舍玉也。坐委。跪而置之也。葦席。蒲席。所設以承舍玉者。諸侯邦交。未必盡能及舍。但致禮如此。遠者後至。則或在已葬之後也。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孤親受之。宰。冢宰。夫字衍文。執玉不麻。故朝服。以在喪故。仍喪屨。以東以藏之也。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平聲。朝音潮。○此節致襚之禮。委於殯東。即委舍玉之席上也。客以冕服將命。畢。客使將爵弁服入。客降至門內霤。受之。以升堂將命。客使又將皮弁服入。客降至中庭。受之。朝服則自西階受之。玄端則自堂受之。皆客使將入。而客受之。以將命於西階上也。宰夫。冢宰之屬。五人各舉一服。以東。其降。其舉。皆如太宰舉璧之法也。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



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乘去聲。陸氏曰。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此節致賵之禮。此言上介。則前舍者爲末介。襚者爲承介也。賵獨執圭將命。以車馬不上於堂也。北輈。車轅北嚮也。執圭將命。上介執圭上堂致命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自達也。下。謂馬也。由路西。陳乘於大路之西也。坐委于殯東南。席上也。雲莊陳氏曰。覲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夕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賵者出。反位于門外之下。今按宜在此。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鄉去聲。○總中舍襚賵之事。鄉殯。立於殯西南。而面東北。以將命也。及子拜稽顙畢。客乃稍進。至殯東南。而西面坐委圭璧襚衣於席上。其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

之皆升自西階而西面坐取降自西階以東也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臨如字又去聲使去聲拾其劫反○上客即弔者正



使也卹生者曰弔哭死者曰臨老上客自稱相助也執紼言俟送葬也客入自闉西入門而左今以君命臨乃入門而右者謙也介者即舍從賜者東上上介近正使也宗人宗伯主禮者將以禮納賓而先升堂以受命於孤也請客復門左之位禮之正也三辭而後復客位禮之節也客既復位孤乃降拜之客不答拜喪禮然也主客皆升堂哭拾踊三者三拾送也相繼迭踊三也喪禮送客不出門此以國賓故送於門外拜稽顙賓去不顧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因上文而言若卿大夫有私喪而值國有君喪則其私喪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闕○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此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錯簡在此○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遷柩日也乘人使人執鞭也專道柩行於道人皆避之此三者貴賤所同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 凡六十八章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終也如父喪卒哭後遭母喪及小祥祭必易服練服卒祭而後反服母未練之服大祥亦然若小祥後遭母喪則及父大祥亦服大祥之服卒祭而反服喪母之服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服輕重雖殊而除喪之禮不廢不以己喪廢親親之誼也唯遭君喪則不敢私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頹其練祥皆行頹古迴反○頹岡麻也卒哭變葛無葛之鄉以頹代之父先母後則皆三年母先父後母喪本服亦三年父沒而後祖沒適孫承後亦三年前後皆三年之喪如變葛之後則或練或祥皆除服而祭卒事反喪服若未變葛以前則雖值前喪練祥之期亦不得爲前喪除服行祭也言此則未變葛以前亦不爲諸父昆弟除服可知○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此時祖之主尚未入廟蓋即殯宮之室而祔之○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內喪未葬而聞外喪則哭之他室明非哭殯也朝奠於殯則服本喪服而入奠卒奠而出改服新喪未成服之服即昨日他室所哭之位如昨日始聞喪時即位之禮也○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與去聲○視濯在祭前一日既與於視濯則次日必與祭重君祭也次於異宮不敢安也終祭出廟門外而后哭踊吉凶不敢相紊也不得及於始死故如奔喪之禮也未與視濯則可不與祭愛親之情切也然必使人告於君得君命而後哭以既受宿不敢自專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

異宮宿祭前三日而齊宿也期服以下情每輕於父母故奔喪可稍緩如此同宮者之喪則亦次於異宮情稍重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此二章俱是曾子問篇○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謂練祥之祭將祭而昆弟死則待昆弟之喪既殯而後祭此以言異宮者也若同宮則雖臣妾死亦必待其既葬而後祭哀死之情重而緩於吉祭也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等階級也吉事拾級聚足喪事栗階而升練祥吉祭宜拾級而皆散等者以有昆弟之喪故也昆弟之喪異宮待殯而祭同宮待葬而後祭然雖昆弟之喪已葬而虞祔矣而已於練祥之祭猶必散等餘哀未遠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

禮記章句 卷之七 雜記下第二十一 異

嚌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嚌才細反啐七內反○飲至齒曰嚌入口曰啐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此亦謂練祥之祭侍祭喪者相練祥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主人獻賓則有薦相者告賓以祭脯醢而賓不食之也若虞祔則無獻酢之禮○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稱去聲○喪謂父母之喪敬謂盡禮敬以事親哀以自致故其先後如此不徒毀瘠之爲尚也容貌顏色內稱其情外稱其服內外一也稱則有以制中而無過情之失矣子貢之居喪未有所見然觀其於孔子必喪三年之後又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則或多過於情者故夫子告之如此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亦欲其循禮而已○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氏曰不奪人喪怨也不可奪喪孝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去聲解音懈期音朞○少連大連二人名丹崖陳氏曰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悲哀如朝夕哭之類憂謂憂慼憔悴二子居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孔子稱之愚謂不怠不解者以禮自強之謂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見音現○自言曰言論述曰語斬衰居廬齊衰以下居堊室其有母存者以時見乎母則入中門愛母之情不可廢也非以時見乎母則不入中門喪禮嚴內外之別也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衰音摧○疏衰齊衰也齊衰皆居堊室不居廬以惟斬衰居廬其禮尤嚴重也○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妻服杖期諸父母不杖期諸姊妹已嫁降大功然本服與兄弟同是期也故其情宜引之如一殤服迭降然本親重也故其情當視其本服親喪外除兄弟

禮記章句 卷之七 雜記下第二十一 異

之喪內除鄭氏曰外除者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者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臣爲小君之喪其情輕矣雖引而比之兄弟然准發諸顏色者如酒醴之類則亦不敢飲食其餘或可自適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音句○此皆哀慕未忘之意直道而行謂循禮而行之可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練祥之節皆於祭前一日易服以告祭期明日祭時即因其告期之服以祭大祥而朝服縞冠吉之漸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大祥縞冠而祭既祭則素縞麻衣以居至禫而反吉人子或有他故未獲與大祥之祭者則踰大祥之期雖不當縞矣然亦必先服縞素麻衣而後反吉服也○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

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士喪禮小斂畢徹尸於堂下東序襲袒加絰復位成踊若於袒而踊之時大夫來心則止其踊而拜之待大夫之反乃更復成踊而襲尊大夫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已同等故殺於大夫也○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少牢下大夫之虞也犢牲卒哭成事附皆大牢少去聲○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句弟曰伯子某稱舉號也葬日虞故并言卜葬虞子號哀子孫承重則曰哀孫乃助語辭言乃夫也弟卜葬其兄則曰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卜葬其弟亦曰某卜葬弟某也○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輾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朝音潮輾胡罪反輾迴也以其杖穿轂中而轉其輪以戲也此言原人廢禮之由然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賤者固不杖也



記者各述所聞耳○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飯以巾覆尸面而鑿穿當口處以受含也大夫喪使賓含恐尸形爲賓所惡故鑿巾以飯士喪則子自含子不敢惡其親無鑿巾以飯之事公羊賈者士而鑿巾以飯是子而惡其親竊禮之不中者也○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冒質殺也上曰質下曰殺以韜尸者質以緇殺以纁皆縫合一頭又縫合一邊餘一邊不縫而綴三組以結之形猶見也浴尸而襲若不設冒則恐形見爲人所畏惡是以襲而設冒也後字衍文○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其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子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夫音扶遣去聲與平聲卷上聲○遣謂遣奠包其餘遣車所包牲體也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或人疑君子之食於人豈必自裹其餘以歸故曾子舉大饗之禮以明之蓋君子之食於人非必貪其餘而裹之而主人之敬賓則必卷其餘以致之死者之於奠也非必見其饗之而又欲包之而孝子之送親也則有如親之遠行不反而必包之遣車以從之事死如事生孝子之心所不能自已也且以生平之所瞻依者而今顧往而不反舍是無所致其養矣於是而以遣車致之是父母而猶夫賓客也父母而賓客之孝子之哀爲何如哉重言子不見大饗乎所以深曉之也○非爲人喪句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爲去聲與如字○問者平交之問遺與及也賜與上所問遺賜與則凡有喪者皆必以喪拜以彼之問賜本爲邮吾之喪也若非爲人之喪之故而問遺賜與則惟三年之喪乃以喪拜父母之喪不敢有他志也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以彼之問賜本非爲喪故則亦不以喪拜矣禮之稱也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



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遺于位反衰音摧○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剡制也言哀痛之淺深也○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既練而功衰服其服而往服爲新死者之服而往哭之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期之至而禫舊在如剡下鄭氏云在練則弔上今從之○此杖期之喪之節也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既葬大功言有大功之喪而既葬也不聽事不與其襲斂饋奠之事也大功未葬則亦不弔矣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雲莊陳氏曰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齊衰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不聽事此喪既葬受以功衰弔於人可以待主人之事但不親執

其事耳。愚按姑姊妹已嫁降大功無主復本服期其情重矣。奈何反下於大功可未葬而弔乎。此記文必有錯簡譌字。不可考矣。姑備陳說。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與去聲。○禮謂饋奠之屬。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封音窆。○相趨者。遇而趨過之。熟識其人也。出宮待葬柩出廟門也。相揖。則與有交矣。哀次。孝子於大門外之次。擗柩悲號也。相問。饋遺往來也。封。下棺也。相見。則嘗執贄與定交矣。朋友。則嘗與同學業者也。此言弔於葬者。交誼有厚薄。而去留有遲速也。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言送葬者非徒從主人而已也。將以助役也。故年四十以下者。皆當執紼。及既窆。則鄉人之中有五十者從主人反哭。其四十者必待爲盈坎而後歸也。○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爲去聲。○疑死。恐其死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人食之食音嗣。○黨。謂宗族親戚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三年之喪。練而食菜果。酪。乳漿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以毀而死。是使親有子與無子同也。○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免音問。○道路不可無飾。惟從柩往葬。及既葬反哭。爲免於堩。非此二者。則必冠也。喪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緦服既葬而除。故言小功以上。○疏。哀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



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哀七雷反。見音現。辟音避。○執摯而見其禮爲重。故有大功之喪。則不以執摯無事於執摯而見者。則亦請見可矣。不辟。謂人來請見。不辭避之。然亦必涕泣而見之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雲莊陳氏曰。哀痛之至。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之王父母。其子曾祖齊衰五月。若父之王父母兄弟大功。其子小功。父之世父叔父期。子亦小功。子與父同諱。言父諱之。子亦從而諱之也。但小功不諱。而此云然。記者言禮多盡合也。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母之所諱。子於宮中亦諱之。非宮中。不盡諱也。妻之所諱。夫亦於妻側諱之。非其側。則不諱也。若母及妻之所諱。與己之小功兄弟同名。則亦竟諱之矣。此亦與小功不諱之文不合。○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冠去聲。○次。喪次。入哭。哭於殯宮。踊三者三。成人之喪禮也。冠。以責成人之禮而已耳。詳見曾子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冠取。皆去聲。○末。將除而未除之時也。父小功之末。則已爲緦麻。服已除矣。取婦吉於冠子嫁子。故必待父小功之末也。大抵小功服輕。但已卒哭。亦不妨嫁取。惟下殤小功。其本服期。則不可冠取也。○凡弁絰其衰侈袂。衰音摧。○弁絰。弔服。弔服有三。曰錫衰。緦衰。疑衰。侈。大也。喪服之袂。二尺二寸。曰端衰。弔服之袂。三尺三寸。與朝服同。故曰侈袂。○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

絕樂。與去聲。聞音問。辟音闢。○父服絰而子無服。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不與於樂。雖他所亦不觀聽也。其宮者或消寬耳。聲聞焉則恐傷母心。其側又加近矣。大功將至。謂有服大功之人至也。爲之辟琴瑟。亦哀有喪也。小功服輕。則不絕樂可矣。○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姑姊妹死無主。後母家不爲主。其喪。厚男女之別也。里尹。閭胥里宰也。或曰。主之者。謂母家主之。然其說非是。○朱子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必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可也。○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紳不加於衰麻之服。服衰麻者不執玉。麻絰不加於列采。吉凶異道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國有大祀。則喪者不哭。然朝夕奠卽位之禮。自不廢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菲。符尾反。偯。委。曲聲。菲。草屨也。童子爲父後者。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衰。音崔。○絕。猶離也。伯叔母服重。而情輕。姑姊妹服輕。而情重。各致其情。而不越於禮。可謂由禮之士矣。○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相。去聲。○記。相者失禮。所自始。○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上聲。○雲莊陳氏曰。上喪禮。貝三。實於拜。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言貴賤葬虞卒哭之節。如此。但諸侯大夫葬後二月而始卒哭。而二月之久。止於五虞。七虞。此於他傳記皆未有明文。可考。未敢據也。○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此疑是上篇弔者卽位門西章。結語錯簡在此。○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比。必二反。爲去聲。○此言君於臣之疾病死喪。恩禮如此。喪大記云。三問。而此云無算。記者傳聞異辭也。○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引去聲。○將葬。時柩朝於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於兩楹間。而正之。銜枚。於口。以止諠譁。司馬執鐸夾柩。節行步也。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在柩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圮。則羽葆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紼者知之。引。卽紼也。茅。以茅爲麾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言僭上也。餘見禮器及郊特牲。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



也。言偪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管晏皆未得爲君子。○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婦人已嫁。爲父母服言也。封。疆界也。夫人奔父母喪。以諸侯禮行。母家之待之也。亦如諸侯之禮。闈門。宮中往來之門。側階。東房之旁階。君主國之孤也。在阼。不降迎也。凡此皆所以異於女賓也。奔喪禮。謂哭踊麻髽之類。○嫂不撫叔。撫。撫其尸也。不撫。以遠別也。○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言爲學者當如是也。能行之而後有諸己。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

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以無其言爲可見之言也得之而又失之不恆其德矣衆寡均而倍焉謂己之衆寡均如他人而他人之功績倍於我也此以爲政之君子言之○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周禮校人六馬曰種馬戎馬駑馬通馬田馬駑馬駑馬其最下也下牲如用太牢者降用少牢之類○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恤由孺悲皆魯士也鄭氏曰時人轉而僧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樂音洛○若狂言醉而無威儀也百日之蜡終歲勤動而有此蜡也一日之澤一日飲酒爲樂在上者之恩澤也非爾所知言未足以知此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言治民勞逸之節也弗能不能爲治也弗爲不可爲也此以明上文之意○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周正月建子之月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祀也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也不言自獻子始而言獻子爲之蓋一時之事耳草廬吳氏曰魯郊止當用寅月禘用巳月不用午月獻子之言皆非魯郊禘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愈甚○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後遂以爲常孔氏曰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若畿內諸侯夫人及卿大夫妻則后夫人命之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孔氏曰外宗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君五屬內之女也內宗爲君斬衰爲君夫人齊衰此云猶內宗則齊斬皆同君夫人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謂嫁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古者大夫不外娶君之姑姊妹嫁於國中大夫爲妻正也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者其無服而嫁於諸臣從



爲夫之君者內外宗皆然若嫁於庶人則亦從其夫爲君服齊衰三月者亦內外宗皆然也雲莊陳氏曰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此記鄭注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此記鄭注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爲去聲○鄭氏曰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上上聲辟音僻爲去聲○所與遊辟言所交之非人也可人言可用之人也管仲薦二人或素知其人抑或有以見之矣宦仕也宦於大夫由大夫以仕也蓋自大夫而仕者原不必爲大夫服此以有君命而服之耳○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立示不安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與去聲辟音避○亂自內作力能討則討之不能則不與其事如孫林父甯殖放弒其君蘧伯玉從近關以去及晏嬰不與崔慶是也若外侮則食其食者不避其難矣○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周禮朝覲宗遇合玉之事大行人掌之贊助也蓋小行人以下之屬皆助大行者大行即周禮大行人篇也周禮子男執璧此不言璧記者失之五寸璧之度也考工記於子男未言守璧亦闕文也藻藉玉之繅以韋爲版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等行也○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子羔高柴也子之食奚當問其先之族姓而文公至哀公凡七君則子羔之先其在魯久矣記者記此蓋見世祿之遺制也○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

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純音緇刲音圭○釁本以血塗隙之名成廟而釁之殺牲以血祭上本之神以神其廟而弭禍災亦謂之釁。祝。太祝。宗人。宗伯皆主其禮交神者宰夫。太宰之屬亦掌祭祀之戒具雍人。蓋內饔外饔掌割烹之事者也爵弁緇衣宗廟之下服皆爵弁者其禮小也。拭羊。拭之使潔淨也。祝之。祝釁廟之辭也。碑。中庭麗牲之碑。北面於碑南東上。祝宗宰夫序立之位也。自中。由兩階之中而升屋也。中屋。屋棟脊也。刲。割也。血流於前。所以釁也。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衈也。衈。滅耳旁之毛以薦神。欲神之聽之也。雞衈。則羊亦衈。羊拭。則雞亦拭。此互見耳。割雞。亦升門及翼室之屋而割之。門則當門中南鄉。夾室。則當夾室之中東夾。則西鄉西夾。則東鄉也。有司。宰夫宗祝也。北面。於門外也。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



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鄉去聲。朝音潮○既事。卒事也。宰夫行以命。於君也。君時在寢故反命於寢。君南鄉。立於寢門內。朝服。蓋以俟宰夫之反命而退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成也。孔氏曰。盛饌以樂之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屬也。豭豚。牡豕也。○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此必二反使者。使臣之使去聲○出。以罪遣也。出以夫人禮行。入。以夫人禮入。優之也。將命而不斥言其罪。厚也。前辭不教。謂前納采時嘗以此辭也。須。待也。俟命。俟其出夫人之至也。器皿。夫人嫁時所齎之資。皿也。官。猶公也。使者有司以官陳之。主國有司亦官受之。明不私其財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共音恭。盛。平聲。辟音避○直曰某之子不肖。其辭降於夫人也。誅。罪也。出婦有尊者。則必稱尊者之命。無尊者。而後夫自致辭。姑姊妹亦皆稱之。如云某之姑不肖。某之姊妹不肖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聲。食我。疏食之食。皆音嗣○少施氏。魯惠公之子施父之後。不敢以傷吾子。言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聖人之飽飽以禮而已。○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昏禮納徵也。八尺曰尋。每五尋為一匹。從兩頭卷至中。作兩箇卷子。五兩為一束。則凡五匹。作十卷。三玄二纁也。○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己見諸父各就其寢。見音現○婦始見舅姑。凡兄弟姑姊妹之立於堂下者。一時皆以禮接見之。唯諸父旁尊。則明日各詣其寢而特見之也。○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鬠首。鬠音舉○女子許嫁而笄。未許嫁亦二十而笄。禮之。加笄之禮也。婦人。女賓也。言未許嫁而笄者與許嫁而笄者同其敬。禮但既笄之後。燕居則去笄而分髮為鬠。紒也。為其未許嫁。故雖已笄而猶以少者自處如此。○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音檜。純音準○會。領縫也。藻所謂其頸五寸也。以六寸者。紕有縫合處。故使餘一寸也。不至下五寸。而純之以素。紃。亦用六寸也。紃。緣也。以

五采之繅飾於其縫中也此其制則前後正方蓋主朝服素韠言也

禮記章句 卷之七 雜記下第二十一 毛

禮記章句卷之七終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陡園
婺源汪　紋雙池章句　後學　古歙汪　鑣範泉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 喪大記第二十二

所記皆喪禮之大節故名大記凡分一十九章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埽色報反縣音元去起呂反首去聲屬音燭纊枯望反○病疾甚也。皆埽致潔敬也。徹縣致憂戚也。東首以受生氣也。北牖下。嚮明也。此二者



皆平時寢處之常。但疾時容或有隨意變遷。茲乃復正其位也。廢牀寢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冀其生氣復來而得活也。去病者之褻衣而加新衣。潔之也。體一人。則手足各四人。候其溫冷。且正其屈伸也。男女改服。易玄端以深衣否也。屬纊以新綿屬於病者之口鼻以溫之。且候氣之絕否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正其終以厚別也。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適音嫡○路寢適寢皆謂正寢。君與夫人各有正寢。小寢。大夫妻亦有適室。下室。下室。猶燕寢也。士禮亦然。世婦。內世婦。君之次婦。外世婦。大夫之內子也。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以未命故殺禮。士及妻皆必死於正寢。凡此別內外。以正終也。○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既屬纊而遂復。虞人。掌林麓之官。國邑有林麓則有其官。使虞人設階。以升屋也。狄人。樂東之賤者。國邑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使狄人設階。周書顧命狄設斧扆綴衣。是狄亦與於喪事之陳設者。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朝音潮卷音袞屈音闕赬赤貞反襢音戰稅音彖號平聲○小臣。大僕之屬官。若祭僕齊僕及夏采氏皆掌復事者也。君以卷。以上公言。夫人以屈狄。以子男妻言也。舉此而侯伯及其夫人各以命服可知。玄赬。玄衣纁裳。蓋玄冕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其左右如翼然也。中屋。當屋之中。履危。立於屋脊也。三號者。嚮天一。俯地二。平嚮一也。捲衣。欲斂其魂氣於衣中。投于前。自前投之。司服。主君之服者。以篋受之。而以覆於尸上。復者乃降自西北榮也。若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說見雜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褖。凡復男人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以衣之衣去聲褖而占反先去聲○既復。而以其衣覆尸。及浴則去之。不用以襲斂。復必用祭服。以其交神也。纁褖。嫁服。故復不



用之。天子則曰天子。復諸侯復稱字。大夫以下則稱名也。唯哭先復。憂死之情也。然猶望其復生。故未復不治死事。既復而不生。則不生矣。故既復而後行死事也。○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啼。鳴咽如小兒啼也。哭。哀有聲也。婦人哭踊。所謂雀踊殷殷哀有所泄也。○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死事稍定。乃遷尸於牀。於牖下南首。哭。君喪重爵。故卿大夫先於父兄子姓。子。眾子。姓。子孫也。堂下。阼階下門東北面也。夫人。女主。內命婦。眾姪。姊姑姊妹。君之內宗。子姓。女子孫也。外命婦。卿大夫妻。外宗。姑姊妹之女。堂上。西階之上也。或言立。或言哭。互文也。此國君始死之位。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主人。適長子。主婦。適妻。或冢婦也。其餘有命夫命婦。或大夫之父兄眾子

有爲大夫者也無則皆立亦如君喪之哭位也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士卑故哭者皆坐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親愛奉持之也○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斂去聲以下同○寄公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者出見客而爲寄公國賓出者尊之也非此二者則不出矣大夫爲君命出非君命則不出也士未小斂大夫不當斂而至則出迎之當斂而至則辭焉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扱音插拊音撫○徒跣以未著喪履又不可吉履也扱衽扱深衣之衽於帶間也拊擗也降自西階未忍由阼



也凡此賓賤所同也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孤於庭各嚮其位拜之大夫於君命則出門拜迎主孤於寄公國賓士於大夫雖降迎而不於門外士喪禮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命婦謂大夫妻出自房戶出拜於堂上也○此章言未小斂前出而拜賓之節○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馮蒲冰反說吐活反奉上聲○遷尸牀上乃設帷而沐浴含襲冀日而小斂小斂於戶內主人即位于戶內尸東西面主婦尸西東面皆馮尸而哭踊既斂將奉尸夷堂故袒而投冠說髦父死說左母死說右也既去冠故括髮以麻而婦人則髽帶麻加絰帶也於是徹帷而男女共奉尸出尸以陳于堂將就大斂位也既夷堂主人降自西階徧拜斂賓于堂下也諸侯小斂說髦士既殯乃說髦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君主孤也凡與斂者孤皆拜之其於卿大夫則各嚮其位拜之如拜寄公國賓焉於士則旁側三拜之上士中上下士各一拜而不正嚮其位也夫人亦拜與殯女賓於堂上於卿大夫妻爲命婦者則特拜之於士妻爲衆賓則氾拜之氾拜統同亦三拜也熊氏曰大夫士拜卿大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之禮大夫內子士妻亦然愚按當以前說爲是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涉反○既拜賓畢乃即東階下位襲袒適東序加帶絰復東階下位哭成踊蓋婦人髽而遂加帶絰男主則至此乃加帶絰也母喪初亦括髮以麻及襲帶絰時則并易括髮以布乃復位成踊奠小斂之奠於東方也前此弔賓不易服至是入弔者則襲裘而加環絰於武麻帶以與主人拾踊此節通上下之禮也雲莊陳氏曰弔者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加絰無帶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縣音玄○出木爲薪柴及他用角斛水斗也壺漏水器雍人主爨者出鼎以溫壺水冬月防冰凍也司馬夏官其屬有絜壺氏司馬臨視其縣壺之法也未殯以前哭不絕聲彼此相代恐其不食疲倦或彼此無節故以壺漏分時刻使官屬以次相代也大夫有家臣士則家人與其親屬自相代哭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孔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燎滅而日未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愚按此二節通小斂後未殯前之事因小斂事畢斂賓出戶而徹帷也重記此以結上文○此章通記小斂夷堂之事○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鄉去聲○小斂後尸出在堂故言堂上哭尸之人退而近北以南嚮也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

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婦人於斂者不下堂有尊者來弔則下堂稽顙于庭而不哭男子於敵者迎送不出門若君命及尊者則迎送于門外亦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喪七雷反爲之之爲去聲竟上聲○無女主無男主以主喪者偶有故不在喪側故拜賓之法如此也子幼則使人抱之抱之者代之拜也爲後者有爵而不在喪側則無爵者暫攝事而不敢拜賓辭告也告賓以不敢拜之故也爲後者無爵而不在喪側則攝主亦代之拜賓矣爲後者在竟內而未至則俟其至然後殯葬若在竟外未知反期則當殯而殯當葬而葬不能俟其至也有無後無後不可强也無無主喪以厚終不忍使之無以成禮也○此章言小斂以後哭尸之位及主喪送逆賓客之禮○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飲



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去起呂反○子兼嫡庶言親者先病故三日而杖大夫世婦則既殯而杖也子世子也寢門之外其廬次也大夫蓋世子以入時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輯之不以拄地也去屏之也庶子之杖不入寢門大夫特人不與子隨則亦門外杖也門內輯也有王命則子去杖尊王也若鄰國之君有命亦輯杖以未成君也卜卜葬日也有事於尸虞祔之祭也以交神故去杖大夫於君所輯杖謂隨世子入哭時也於大夫所則杖其在寢門外喪次也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去起呂反爲去聲○三日之朝第四朝也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爲後子言世婦謂君之世婦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二日二朝日亦三日也如大夫其去杖輯杖授人杖之節同也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于隱者斷音短○子凡子也諸侯之喪子入寢門則輯杖大夫士之喪哭殯則以杖拄地哀勝也既啓而見柩哭柩則輯杖敬勝也夫祥而棄杖斷之示不復用也屏於隱處者不使人褻也○此章言用杖之節○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音呼去起呂反楔先結反柶音四○幠覆也斂衾大斂之衾也楔齒以便受含角柶長六寸而兩角屈曲綴足以燕几令平直便著屨也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



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說音脫繘音聿枓音斗挋音振○管館同主館舍者或曰當作宮周禮宮人主王沐浴之事○汲汲水以供浴繘汲水瓶上索也不說而屈之孙于喪事遽也抗衾以蔽尸體盆以盛水抖以挹水沃尸而浴之絺巾以蘸水浴尸挋拭乾也浴衣亦巾類如他日言絺巾浴衣皆如生時所用也爪足翦足爪甲也浴之餘水棄之坎中坎即甸人取土爲窟所掘之坎在階間者也內御女御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淘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差七何反垼音役重平聲鬲音歷厞扶味反濡乃亂反濯音棹○差摩挲也摩挲稷粱淅潘以沐髮也士得同君用粱士

卑不嫌於僭也。甸人蓋甸師。堂土塊。竈取階間之上。於西牆下爲之。渴人主陶器者。重鬲瓦甑也。廟即正寢。屏隱處也。甸人既爲堂。即往西北隅徹取隱處所積之薪以供爨。管人乃受御者所差之沐。于重鬲中煑之使溫。乃復以授御者。御者乃沐也。瓦盤。以盛沐。潘爪手。翦手甲也。須鬚同。濡。潤乾其髮也。濯。沐餘汁也。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造七到反。禮音展。第音倅。含去聲。此節舊在始死上。鄭氏云當在此。今從之。○盤以盛冰。造。至也。蓋凌人致之也。夷。猶中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二盤。無冰。盛水也。禮。單也。單第。使寒氣得通於尸。免腐壞也。○此章追言始死沐浴之事。○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莫音暮。食音嗣。○始死。三日不食。三日之後。乃皆食粥。納財。謂有司供米也。溢。二十兩。或曰。一手所握也。食之無算。不能頓食。隨意啜之而已。但朝莫不過此二鎰之米也。士疏食者。君五日而殯。既殯。則士疏食。大夫以上。則既葬而後食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食音嗣。○室老。家臣之長。衆士。衆家臣。士亦如之。主人食粥。妻妾疏食水飲。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此貴賤所同也。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食如字。盛平聲。簋。思晉反。乾音干。○盛器。盛飯者。食。食取以手。故盥。醯。醬。蓋草木之資。非醯醬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音基。下同。凡疏食之食音嗣。○不杖期也。閒傳云。



期喪。二日不食。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爲去聲。○此皆杖期。實亦三年喪也。故終喪不食肉飲酒。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樂音洛。○不以酒肉與人爲歡樂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比必二反。樂音洛。○壹不食。總也。再不食。小功也。比葬及既葬也。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爲舊君。爲宗子。皆齊衰三月。然於恩輕矣。故可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衰七雷反。○不成喪。不備禮也。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君食友食之食音嗣。辟音避。○尊尊者之命也。酒醴則辭。以發諸顏色。且亂性也。○此章言居喪食飲之節。○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竹席也。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音爻。稱去聲。陳也。絞。既斂而用以束尸者。縮。直也。小斂縮者一幅。在橫者三幅之上。每幅之兩頭。各析爲二。以便結束。衾又在絞上。君大夫士皆一衾。衣皆十九稱。陰陽之終數也。紟。單被也。絞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內也。但士喪禮。小斂陳衣于堂東北。與此不合。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衾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辟音百。紞。都敢反。○縮者三。以一幅直用。而裂其兩頭成三片也。橫者五。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其五片。橫於直者之下也。小斂算大幅。大斂算小幅也。

布。白布。二衾。謂小斂大斂之二衾。君大夫士皆然也。絞衾如朝服用十五升布。絞一幅爲三不殯。指縮者一幅。言不辟。不裂其中。紟用以舉尸者。在絞上。或云在絞下。無紞。謂被頭不用紐。紟之屬爲識別也。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褶音疊。○小斂之服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則領必在上。大斂則包之而已。君無襚。悉用己衣。不用他人襚衣也。大夫士用己之祭服畢。不足稱數。然後用襚。親戚來襚者。雖受之。而不陳列也。複衣衾。衣衾之著綿者。祭服無算。有則用之。然亦止在百稱五十稱之內也。褶裕衣無著者。君衣貴多。故用褶。大夫士則仍用袍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袍。即複衣也。袍不分衣裳。故必以單衣表之。乃成一稱。不單用也。朝祭之服。則有衣有裳。自成稱矣。凡單複合爲一稱。衣裳合爲一稱也。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



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凡陳斂衣之人。必以篋盛衣而往陳。而取衣以斂之人。亦必以篋盛衣而往斂。不敢褰也。不抽。不卷摺也。斂以厚尸。非取輕涼。故不用葛紵。○此以上。言大小斂之衣給衾絞。其多寡制度之不同。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斂者袒。以便事。遷尸入棺。無事於袒。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大音泰。又如字。胥當作祝。又如字。○周禮。大祝之職。大喪。掌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侍。猶臨也。草盧吳氏曰。大胥小胥。謂大祝喪祝之胥也。亦通。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孔氏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便易抽解。死無復解。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與爲。皆去聲。○哭而爲之。不食。親有事於死者。其哀不容



已也。士之喪。士是斂。既助其執事。則可爲之斂。不必商祝也。○此以上。言與斂之人之事。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殺。色戒反。○冒。上曰質。下曰殺。襲畢而用以韜尸者也。錦質黼殺。視冕服也。玄質黼殺。視冕也。緇質赬殺。視爵弁也。綴旁。綴小帶於旁。所以結者。質。韜首而下。長與手齊。殺。韜足而上。長三尺也。既襲而後小斂。小斂以前。皆覆以大斂之衾。小斂而後。則易用夷衾。夷大也。裁。猶制也。夷衾亦上質下殺。其緇赬長短之制。皆與冒同也。○此節言冒及夷衾之制。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



如之。弁絰。素弁環絰。以臨斂也。序端。東序之南頭也。堂廉。堂基。南畔方峻處。楹。廉。畔之東楹也。父兄在堂下。無爵者也。房。東房。士。即商祝。其官有上士中士下士。於斂上。於所鋪衾衣之上也。宰。宰告子以卒斂也。馮之踊。馮尸而起踊也。此以下。皆言臨大斂之位及馮踊之節。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主人出迎君。而先入門右。以俟巫止君于門外。助君釋菜。菜。以禮門神。祝先入。升堂。賓。嚮南面。君釋菜畢。入。即位下東序端。君既在東序端。故主人立于房外南面。及宰告斂畢。君撫。臣尸。以致恩禮。主人降北面。堂下拜稽顙。謝君。君乃降。而使主人升馮。又命主婦馮之也。以手按曰撫。以身隱曰馮。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

其餘禮猶大夫也。鋪衣列位皆如大夫也。但君既不在則主人自立序端之位。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親也而什襲之故其泄於哀者如此此所謂哭踊無算者然亦略有其節也前言馮之踊斂畢而馮尸以踊也此所謂踊方斂時而立踊也皆不在三踊九跳之節故曰無算若下堂而拜斂賓及與弔賓拾踊之踊則三踊九跳為有算矣至若雜記所云七踊五踊三踊者則又專其數言之也。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凡撫之者恩所加隆者也。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凡馮之者恩之一體者也君不馮庶子貴賤略而篤於恩也庶子無子則士馮之庶子有子則有厚之者雖士亦不馮庶子也凡馮尸者死者之父母先馮而妻子後馮尊卑之序也。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奉上聲○執之奉其衣也奉之捧持之也撫之按之也拘之抱之也此皆撫馮之節而有尊卑恩義之殊焉馮尸不當君所如君已撫其當心則家人必稍避上下之不敢馮君所撫之處也必踊者哀之泄也○此章畢言小斂大斂之事。○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苫始古反枕去聲凷苦外反禮音展○倚廬東門外以木倚梁為廬也不塗以草夾障之不加泥塗也苫草苫凷土塊宮之者有障如宮牆也禮祖也祖之不為旁障也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柱音主○柱撐也楣門梁也廬稍高一頭著門梁一頭加柱為簷以納日光也塗廬廬內以泥塗之以禦風寒也不於顯者不塗廬之外也大夫士皆宮之不禮也。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適丁歷反○非為後子則廬於東南隅隱處自未葬至終喪皆居此也。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避○言王事公事者不敢以私廢公不言國事家事者專其愛慕於父母也入猶及也及其國及其家則服其事矣弁絰帶言以素弁麻絰從事也然此必有事不容已者而後及之可耳不然則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此殆非常法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小祥而後國政家事有不容弗親者則亦謀之外不哭禫已則中門內亦不哭既禫而樂作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從御蓋比當御者如孟獻子比御而不入是也禫後遇四時吉祭乃復其常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期音基為去聲齊音咨衰七雷反○杖期居廬以終喪不杖期及大功則惟三月不御於內婦人奔父母喪既練而歸其期服已終也。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與雜記不同記者傳聞異辭也此當以雜記為是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而庶子有為士大夫者則既練而歸蓋其居別為喪次以居非竟歸寢也宗室宗子家殯宮也諸父兄弟皆不杖期則卒哭而遂歸于家可矣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父不為眾子次於外若為後子亦當居次弟有為父後者庶兄亦當為之居次○此章言有喪居次之禮○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

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爲去聲○爲之賜謂加恩也君於大夫及內世婦臨其大斂常也加恩焉則臨其小斂也加蓋入棺而加蓋也加蓋而後君至亦男女之別也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諸妻御妻也其爵視士天子有御妻諸侯蓋亦有之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士之喪或君未臨其大斂則既殯而往使人先告戒令主人知之也其殷奠先具盛奠以待也主人迎君於門外見君馬首至乃入立門右北面巫止於門外助君釋奠祝代巫先入升阼階立房戶之東壁下南面君既釋菜乃入棺者進主人於中庭北面拜稽顙君舉弔觶若如何不淑之類於是祝倡踊君繼之而後主人踊也此節與前章大夫大斂節可詳略互參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奠節前所具殷奠君既弔臨大夫即舉殷奠而奠于殯可矣士卑不敢邀君久留故出俟于門外以待送君待君命之反奠而後反奠也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殷奠畢主人先出門外以待送君君去則拜稽顙此統大夫士言也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問問其疾往君弔則復殯既殯則成服矣於是而君始來弔恤其孤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不散麻是也雲莊陳氏曰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始至而且以君之來弔故特新其禮也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



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夫人弔則主婦爲主故主婦拜稽顙于堂下夫人弔如君禮世子道夫人猶視之道君也婦人送迎不出門故主婦止送于門內拜稽顙而主人則迎送于門外送于門外不拜者男女之別也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之家臣以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其臣不迎于門外其君不即位于堂上所以異於國君也堂下之位君在阼階下西面主人立君南北面也君命國君之命也石梁王氏曰後主人已在前拜使主人陪其後也雲莊陳氏曰喪以尊者主其禮然大夫君終不敢如國君專代爲主故使主人陪其後也君弔見尸柩而後踊雲莊陳氏曰前言既殯而君往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後踊似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則不踊未知是否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以未戒而往故未及具殷奠然君退亦必奠榮君至也○此章言君弔其臣之禮○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音燭椑音僻○君棺椑即屬其親身棺也然孟子曰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凡禮家言多異同難盡據矣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鐥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鐥士不綠鐥茲甘反○孔氏曰裏棺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鐥釘也所以標緒著棺也士不綠悉用玄也不言鐥者亦用牛骨也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蓋棺蓋也用漆以漆塗其合縫也衽束並見檀弓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鬊音舜○鬊亂髮也鬊及爪甲生時積而不棄死則爲小囊盛之實於棺之四隅君大夫以綠裏棺四隅因遂謂棺隅爲綠中士則以囊盛而埋之亦歸全之一端也○此章言棺之制度○君

殯用輴。攢至其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輴音春。攢才官反。○攢至於上。周其輴而高至棺上也。幬以帛衣覆之也。攢置于西序。其棺西邊貼西序之壁。而攢其三面也。塗不暨于棺者。天子諸侯攢廣而去棺遠。大夫攢狹而去棺近。僅使所塗之泥不及于棺而已。士殯見衽。士掘肂以容棺。棺在肂中。但不沒其蓋。縫用衽處。使衽猶外見。肂上。仍用木攢而塗之。加帷于上也。但此章制度。與檀弓互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熬。炒米也。四種。黍稷粱稻。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此蓋殯則以置之攢內。葬則以置之椁內。所以溫地氣。使煖。且防螻蟻。不使侵棺。而因爲之制焉也。○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帷。柳車之衣。君則以白布爲之。而畫以龍也。三池。闕其後也。振容。以揄絞長丈。餘懸于池下。車行幡動。以



爲容飾也。黼荒。繡斧文于鼈甲之邊。火三列。黻三列。又畫火三行。黻三行于荒上也。素錦褚。加帷荒。以素錦爲屋覆棺上。然後加帷于外。加荒于上也。纁紐。所以屬帷于荒者。左右各三紐也。齊荒之中。如人之有臍。其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行列相次。又連貝五行。交絡于齊上也。畫翣。畫雲氣者。戴圭于翣之兩角。魚躍拂池。以銅魚懸于池旁。車行則魚躍拂于池上也。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載也。棺之橫束者三。每束當旁各屈皮爲紐。三束則六紐。又以纁帛內穿棺紐。外繫柳骨纁。戴之中。而外引于帷之外。所以引車而左右前後之。以防傾陂者也。故謂之披。戴六。則披亦六矣。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綏。如追反。○畫帷。畫雲氣也。二池。左右各一。三采。絳黃黑也。綏。以五采爲綏。綏。翣之兩角也。君翣有圭有綏。大夫有綏無圭也。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四披。纁二玄二也。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揄音搖。絞音爻。○布帷布荒。皆不畫也。一池。在前。大夫魚躍而不揄絞。士揄絞而不魚躍。揄絞。即振容也。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士亦四戴四披。而每旁前後二披。皆用纁。不用玄也。○此章言飾棺之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下輴字當作輦。國音輦。比必二反。○輴。即龍輴。二碑。所謂桓楹也。大夫與士皆當用輦。亦不當二碑。此言用輴二碑。蓋誤矣。國車。即輦。車。功布。用大功之布爲旗。以御棺也。餘見檀弓及雜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音窆。引去聲。咸。音緘。○孔氏曰。下棺時。將綍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以衡。謂下棺時。別以大木爲



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以咸者。以綍直繫棺束之緘上而窆也。以鼓封。擊鼓爲負引者縱捨之節也。○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天子柏椁。大夫遠于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瓿。則二尺四寸也。壺。狹于柷。無狹于壺。其間以藏遣車明器。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裏。以繒或布貼椁之裏。如裏棺焉也。虞。備也。朱可亭曰。虞筐。即熬。以防螻蟻者也。姑備其說。未知是否。

祭法第二十三

述國語。參以緯書。其足據者鮮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嚳。苦沃反。頊。音旭。○言四代禘郊祖宗之異制也。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與此不合。夏商周同。○石梁王氏曰。此四代禘郊祖宗。諸

經無所見多有可疑雜以緯書愈紛錯矣黃黎洲曰虞書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可見舜有天下仍堯之祖廟禹有天下仍舜之祖廟至於私親則益另設廟以承祀兩者未嘗合一並行不悖也若此篇云云則兩廟不分公私紊亂於是司馬遷傳會堯舜禹同出一祖昏姻授受無不亂矣愚按堯舜禹同出一祖最爲無稽之言黎洲辨之卓爲有見蓋堯舜官天下文祖神宗之廟猶今之歷代帝王廟其相承不易宜矣郊或視其配天之德不必私親禘及祖宗則必無舍已親而奉他人之理且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周祖后稷未聞祖文王即如宗祀文王於明堂亦未嘗言祖文宗武也如曰祖有功而宗有德則殷有三宗而此獨言宗湯又何以稱焉此記之文其無足據明矣大抵禘郊之典虞夏蓋不可考而孔子嘗言杞之郊禹宋之郊契則夏商之舊可知而必非郊鯀郊冥之說也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瘞於帶反○以下皆言外祀燔柴以玉幣牲體加柴上而燔之使氣上達于天報陽之義也泰壇即圜丘郊祀也瘞埋以牲玉掘地而埋之報陰之義也泰折即方丘大社也周人尚騂然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不盡用騂也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少去聲相近讀作祖迎侯如字見賢偏反○首言少牢者謂此節之祀皆少牢也昭明也蓋祭句芒五者之神於四時以昭五行之德而以泰昭名其壇也祖迎之爲相近字之譌也祖送也月令季冬送寒氣周禮仲春晝迎暑呼秋夜迎寒是古有送迎寒暑之禮坎以祭寒壇以祭暑也王宮祭日即春分朝日之禮日爲王者之象宮則指其壇爲言也夜明祭月即秋分夕月月明於夜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微明之意宗之爲言尊也祭星如司中司命壇祖雨師之類雩猶吁也吁嗟其聲以求雨而免旱也幽宗雩宗皆指其壇名之四坎壇以祭四方四正四隅則入方氏曰自西北乾位至正東震位皆陽方用壇自東南巽位至正西兌位皆陰方用坎或曰四正以壇四隅以坎未知孰是亡其地謂見侵奪也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山川雲雨氣來而生物故曰神萬物之生莫非天命折猶毀也人死則氣歸於天凡宗廟之祭享人鬼也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郊禘祖宗其餘不變也五代唐虞夏商周也不變者謂壇坎之號鬼神之名皆不變也七代未詳所指其餘不變則推廣言之此節總結上文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築上曰壇除地曰墠上文言祀典之大略此以下及士庶人以別親疏貴賤之等也下文皆承此節而詳言之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此



皆有服之親廟也祖考蓋始祖百世不遷者也凡此五廟皆月祭之遠廟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享嘗乃止謂止以時祭不月祭也壇墠又二祧之父二祧之祖有事祈禱則祭之否則不祭也去墠爲鬼九世而上有禱亦不及也○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言爲是非有二祧壇墠之文也漢儒多主此篇而以周之文武世室當二祧足七廟之數則是天子七廟實只五廟與諸侯同至其王而始足七廟之數也惟劉歆謂周有九廟文武世室不在七廟數內而朱子然之蓋恐先世有功德當宗者多則占去七廟之數也然文武以後昭穆之祧主雖藏之文武世室而要不得謂文武世室謂二祧兄七廟祠禘嘗烝未聞有月祭之文已祧之主惟大祫及之亦未聞享嘗乃止爲壇爲墠禮經從無其文謂去墠爲鬼則凡九世以上皆不祭矣而大祫升毀廟之文又何以稱焉此皆無據而不足信也明矣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無祧廟也大夫立

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皇考不得有廟矣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亦未聞有禱於壇之說大概大夫三廟要必其有世祿者若公子始爲大夫則當身未得有廟其後子孫世祿乃得以始爲大夫者爲太祖若庶姓起爲大夫則或可祭及皇考然亦不得有二壇焉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丁歷反○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若天子之上士中上則與諸侯之卿大夫同當有三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官師謂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師者也立一廟而并祭其祖父若天子之下士則與諸侯之適士同二廟庶人祭於寢此云死曰鬼則是無廟則并不祭抑亦非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



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爲去聲大音泰○方氏曰王有天下故曰羣姓諸侯有一國故曰百姓張子曰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郊外無上帝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萬充宗曰大社所謂方丘泰折者夏至祀焉此北郊之社也王社詩序所謂秋報社稷者庫門內右之社也二者均名爲社而大小不同酒郊與祈穀大雩皆祭天於郊而惟圜丘最大直稱郊也按此則國社祭一國之地祇亦或在國門之北而侯社則在庫門內右侯國不得有郊而得有國社亦尊父而親母之義猶支子不得祭父而得各祭其所生之母也置猶立也大夫以下及士庶人凡羣居滿百家以上則亦得立社而祭之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爲去聲適丁歷反下同○司命文昌第四星也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恐其無所歸而爲厲故祀之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在其地則祭之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也○經傳只言五祀未聞有七祀三祀之說此殆附會於七廟五廟之差而爲之說也司命天之尊神泰厲古之帝王奈何下夷而列於門行戶竈也且諸侯大夫之祀皆不及戶竈而庶士庶人又祀戶竈而不及門行中霤其尊卑之等殺義果安在歟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來孫玄孫之子也方氏曰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石梁王氏曰庶殤全不祭亦非愚按人壽百年服止於五祭及來孫之殤亦虛文寡當耳○立廟六節言宗廟之等殺立社二節言祭外神之等殺此節言祭殤之等殺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音扶○又言先王之制祭祀以崇德報功而興民事下文皆以實此節之說也菑天菑患人害也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氏炎帝神農氏也當神農之時其子孫有爲農官者能豐殖百穀至唐虞時棄爲稷官夏以前祀農爲穀神夏之季乃廢農而祀棄以爲穀神也棄爲周祖故言周棄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共音恭○共工氏古諸侯霸九州當太皞之季共工氏之子孫有佐黃帝爲后土之官者能平水土故後世祀以爲社○此社稷之祀皆以勞定國者也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之序謂推步之著眾使眾民明知休作之候也有虞氏郊嚳商周皆禘嚳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賞均賞得其平刑法刑合於法也以義終終始於義無差忒也有虞氏宗堯○帝嚳堯皆法施於民者也舜勤眾事而野死謂舜死於蒼梧也石梁王氏曰舜死蒼梧之說

不可信。鄭氏謂因征有苗。尤不可信。孟子曰。舜卒於鳴條。殛鯀郭鴻水而殛死。郭。堰之也。殛。誅也。舜殛鯀於羽山。夏后氏郊鯀。皆以死勤事者也。禹能脩鯀之功。脩者。繼事而治之也。夏后氏宗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謂黃帝始正定百物之名。以使民不惑。而各出賦斂以共上。顓頊能脩黃帝之政也。虞夏皆禘黃帝而祖顓頊。契爲司徒而民成。舜命契爲司徒。民成。謂化民成俗也。殷人祖契。○黃帝顓頊及契皆法施於民。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之六世孫。爲夏水官而死於水。殷人郊冥。○以死勤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商書云。湯代虐以寬。除虐。謂放桀於南巢也。殷人宗湯。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去起呂反。○去民之菑。謂怙冒西上。伐紂救民也。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湯及文王武王。皆能捍大患者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此以上。皆言禘郊祖宗之祀典。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此言埋少牢以下之祀典。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也。總結上文。○自聖王之制祭祀也以下。皆與國語大同小異。事本多無足據。姑因記意而爲之說。

## 禮記章句 卷之八 祭法第二十三 圭

### 祭義第二十四

職言祭祀鬼神之義。故以祭義名篇。篇中多純粹愷測之語。而於三代禮制則有未必盡合者。茲亦不必強爲之說也。凡二十八章。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數色角反。○人鬼異道。禮煩則亂。而反褻之。然怠而至於忘。則又是無報本之志也。祭祀之義。不外敬愛二端。故記者首揭此以示人。篇內所言。雖不盡相貫穿。然要皆敬而不敢忘之意也。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禘讀爲禴。愴蒼況反。○祭不欲數。不欲疏。故先王合諸天道。而制四時之祭。以爲疏數之祭。履霜露而悽愴。故秋嘗履雨露而怵惕。故春禴舉春秋。以該四時。又以萬物生成之始。來往變更之候。君子感時念親之志。於是爲尤切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以之樂音洛。○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往而哀。哀其饗否不可知也。愚按。春氣來而伸。吾親之靈。亦若有與時俱來者。怵惕如將見。斯樂以迎之。秋氣往而屈。吾親之靈。亦若有與時俱往者。悽愴非其寒。是哀以送之也。然禴有樂。嘗無樂之說。則終無可據云。○此章言祭祀以時之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齊側皆反。處上聲。樂五教反。者嗜同。爲去聲。○致齊齊其心。不苟慮也。散齊齊其外。不飲酒不茹葷也。其指親而言。所樂以事爲言。所嗜以食味言。所爲亦指親言也。孔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者在後。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音愛。見賢偏反。還音旋。愾開代反。○雲莊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位也。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還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敬揚貌。容聲。舉足動容之聲也。出戶而聽。祭畢而出聽也。愾然。歎息聲也。張子曰。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者。欲不忘乎心。輔氏曰。先王能存其心。故親之容色聲音心志者。欲自不忘乎耳目心思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夫音扶。○致。推而至之也。慤。專一也。由其平日愛親之心。永念不忘。故齊之日。能致其思而見其所爲齊者。存。如在也。由其於齊之日。思親之誠。專一純摯。故祭之日。能格於神。而僾然有見。肅然愾然有聞也。著。則又加顯矣。著存而又不忘乎心。則己之精神。與親之神。凝合爲一。其敬承自有不容已者。輔氏曰。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安得而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養去聲。○雲莊陳氏曰。不能敬。則養與享。祇足以辱親而已。愚謂人子而知敬養敬享。其親則念念

## 禮記章句 卷之八 祭義第二十四 圭

不敢忘親終身無復敢有辱親之事矣○此章言祭必以愛敬之心爲本○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音扶○因上章不忘親之意而言此言君子不以忌日用事者非以親之死日爲不祥而避之也以其心致於念親哀親之死故不敢盡其心于己之私事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唯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鄉相皆去聲齊如字○輔氏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愚按能饗之者其精神意氣與之凝合無間則饗之而有以必其來饗也鄉者志一於是而不分致愛致慤是也怍愧也致愛致慤不忘鄉親思終身弗辱則臨尸而可不怍矣奠盎設盎齊之奠也齊齊嚴整貌愉愉和順也愉愉其忠言其愛



親之心蔼然而純篤表裏如一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語辭此皆其不忘鄉親之實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因上章而引文王之事以實之事死如事生以祭日言思死者如不欲生以齊之日言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以平日言此所謂孝子爲能饗親者祀之忠言其心之發已自盡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與平聲○想像親之生平所愛如見親有欲之之色然忠之至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明初發而將旦之時也二人謂父母也詩本兄弟相戒以念親免禍之辭記者引以爲有合於文王念親之孝也祭已饗而致之祭之明日明發不寐又從而思之蓋以釋祭言也樂樂其來饗也已至而祭畢則往矣故哀也此即首章末節之意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奉上聲趨音促數色角反上聲漆蒼葉反○士無田則薦進進之祖考也此蓋孔子未仕時也親親身執其事也趨趨以數行步促狹而疾不事威儀也祭濟濟漆漆孔子平日之言子貢以夫子之祭行異其言故疑而問之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夫音扶○釋濟濟漆漆之義而言其非己今日之所宜也言濟濟者容之詳贍而廣遠也漆漆者容之嚴整而自爲脩飭也一於威儀之觀則無以專致其誠於神明矣我之自薦其親而何庸若是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慌音晃惚音忽夫音扶○反饋謂尸反入室而行饋食之禮薦進也薦謂庶羞之薦俎折俎也



序禮樂備百官蓋主人酳尸之後出而獻賓賓入獻尸賓及主黨旅酬兩階之間斯時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攝致其濟濟漆漆是天子諸侯之祭則然此直祭之後而致禮樂之隆非復慌惚交神之志也賓客助祭於君則宜濟濟漆漆士之自薦其親則宜愨而趨數言非一端而各有所主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比必二反○豫先備也比時及祭時也具物陳設器饌之類虛中以治者不以雜念繫其心而致其寅清之志也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齊側皆反洞上聲屬音燭勝與皆平聲○首三句即豫備之事既豫備之乃齊戒奉承而進之孝敬之心至則洞屬自有所不能已也此言其始入而承祭也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

之孝子之志也。論自通也。若祝以孝告之類。慌惚。猶彷彿。詩所謂思成也。虛中以豫備於將祭之先。洞屬以奉承於臨祭之始。然後以其薦俎禮樂百官之盛。進而通達於祖考。以其旁騖如見者合鬼神於冥漠之中。庶幾其來饗之。是孝子饗親之志也。此乃言其直祭之成也。上章言夫何慌惚之有者。以助祭者之薦漆言也。此言以其慌惚與神明交者。以孝子之志意言也。○此章略舉祭之始終言之。○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慤。以志慮之不分言。信。以備物之無偽言。敬。以執事之齊慎言。盡之者。充其量而不留餘憾也。禮。有常經。故言不過失。不過者。不踰於分之外。不失者。無歉於分之中也。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誠慤之至。則周旋進退之間。無敢不敬。有如親承父母之命者焉。動於性。天之自然。而不能已如或使之然矣。蓋心之神明。與鬼神之德。本無二致。而於親尤一氣之感通。惟充其量焉。則交於神明之際。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此要本於孝子之心言之。○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齊。側皆反。○孝子之祭可知。言觀其祭而可知其心也。立。立以待事也。詘。屈折。貌。進。進而從事也。愉。和悅也。有樂於趨事之意。薦。之奉物而薦也。欲。欲親之饗也。退。退而立。每有所進而退立時也。如將受命。如待親之將復有以詔我也。已徹而退。則終事矣。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誠。篤之至。故已事而敬齊之意未忘也。愛親之篤。而始終以敬。將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敖。音傲。○固。陋也。直情徑行之意。疏。遠也。無順親之志也。敖。不敬也。此與上節正相反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奉。洞。皆上聲。屬。音燭。勝。平聲。○愛親之深。則氣無不和。和氣發於面。則其色愉。和氣動於身。則其容婉。此皆深愛之所發。而不可僞者也。如執玉奉盈。若不能勝。而唯恐失墜。愛之至者。敬亦至焉。故唯恐有弗於吾親之意。而兢業有如是者。孝子之事親也。如是。故沒身不忘。而親沒則於祭見之。若嚴威儼恪。則成人之道。非事親之宜。斯不免於不詘不愉。數者之失矣。良由其愛親之淺。然故也。此章即孔子慤以趨數之意。而至此則直以事親言之。以見存沒之一致。記者之意。亦可謂篤摯而深切矣。○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長。上聲。下同。○貴有德。以輔世長民。貴貴。以辨上下定民志。貴老。以教孝敬。長長。以教弟。慈幼。以使衆。五者備而天下定矣。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爲。去聲。○劉氏曰。道之理一。德之分殊。人之有德者。未必皆能盡道之全。然曰有德。則亦達道不遠矣。故曰近於道。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王。弟。皆去聲。○盡。爲子之道。而後可以爲人父。王者天下之父母也。盡。爲弟之道。而後可以爲人兄。霸者諸侯之長也。推愛親之心。以愛天下。而天下無不戴之矣。推敬兄之道。以率天下。而天下無不順之矣。近之云者。不必實有其事。功。而其道則無二致矣。先王因孝以廣愛。因弟以廣順。所以領天下國家。如下文夫子所云是也。上文言五者。而此獨言孝弟者。孝弟又五者之本也。但至弟近霸之言。先儒多非之。愚謂霸者諸侯之長。非必如孟子所黜之霸功也。唯桓文爲霸。以力假仁。是以君子賤之。不然。則文王爲西伯。周召稱二伯。霸亦何必諱言哉。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

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此引孔子之言以證上文之意睦族之睦也順上者敬長之推立敬自長始所以率民之順也率之以慈睦而民篤於親矣率之以敬長而民用上命矣雖君子之孝弟止以自盡其當然非爲將以教人而後勉於孝弟然立教必本於身孝親順長爲道甚約而舉斯加彼無所不通此所以頒天下國家也○白篇首至上章皆言祭先之孝而此章以孝弟領天下國家結之見祭之爲義廣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義見郊特牲篇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從去聲○雲莊陳氏曰父爲昭子爲穆穆答君言子姓對君其牽牲也卿大夫佐幣士奉匏以次序在牲之後故云序從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所以繫牲也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以耳毛爲土故云尚耳乃退謂薦毛血膟膋而暫退也○此章以郊廟對舉而言其皆敬之至然有闕文未敢强解○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闇天未明時尚黑也陽天闇迫未明之時以至日出崇廟而畢事以日出色赤時也已明之後尚白也以朝及闇○郊特牲言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蓋言以長日之至爲主耳非以日爲祭天之主也周人祭天配以后稷傳以爲介紹之義考之他經傳從未有主日配以月之文朱子謂天地定是不合祭夫天地且不合祭今祭天而又主日又配以月將何以專其報天之忱哉大抵此篇即本原郊特牲之文而傳會其說或者又不察而强爲之辭均失之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所以別之陽外陰內也卯中陽之位酉中陰之位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所以端其位端矣日出於東以一日朝暮言也月生於西每月朔後三日明生西方至望而盈既望則西復生魄矣以月之晦朔弦望言也此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之義也晝夜長短迭爲終始循環不窮而時行物生於其間此所謂致天下之和也祭日月之禮亦因是而定其位耳但此所云祭日月者其卽郊之主日配以月時言歟抑以春秋分之朝日夕月言歟是未知其所指矣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去起呂反○因上文而推廣言之致者因其本然之理而推致之以至其極也致反始如郊大報天禘嘗宗廟之類致鬼神如報氣報魄求諸陰陽之類致和用卽上所謂致天下之和者因陰陽之和而推致之使無不和所以育萬物而利民用也致義如制上下端內外之類致讓自卑尊人之類厚本篤於本也尊上知所敬也以育物言則曰和用以民用物言則曰物用立民紀者民足用而後人紀可脩也上下辨則民志定矣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言制禮必主於五者以爲之體用也微少也經正則庶民興而無邪慝矣始本也鬼神天地之用也物用所以養也義讓所以教也故其所言之序如此○此章及上章推言郊及日月之祭而又結言禮之爲用皆所以廣祭之義也○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宰我孔子弟子名子盛猶至極也言其靈也鬼神者陰陽屈伸而已氣之用動而來無方神之靈也魄之體靜而內有守鬼之靈也此二氣之靈所會合而爲人爲物之體者也陰陽二氣互爲屈伸往來不息實則一氣之流行而已而其所以然者則一理主乎其間是天道自然之至教也鬼神充塞兩間無物不體此就人之身言之蓋舉其近而易明者以曉之也新安陳氏曰鼻呼吸氣也其靈處則曰魂耳目視聽體也其靈處則曰魄愚按氣體物也其運動視聽之靈妙處卽所謂鬼神也有言動則有肅乂之則有視聽則有哲謀之理則所以

行鬼神者是乃所以爲至教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陰于禁反。焄音熏。○氣魄合而有生。神之來而聚也。氣魄離而死。鬼之散而歸也。蓋以二氣言之。則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以一氣言之。則氣魄之來而伸爲之神。氣魄之散而歸爲之鬼。其實一理而已。斃。壞也。陰。朽腐也。發揚於上。餘氣之散於兩間而未盡也。實天地之氣之充滿流行而合一無間者耳。氣發揚而昭明焄蒿悽愴。此誠之不可揜者。其精微至矣。物生必死。氣之屈而歸。而氣之發揚昭明焄蒿悽愴。則又其氣之來而伸也。故曰神之著也。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聳然是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耀的。焄蒿是遠然的。悽愴是凜然的。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極。至也。命。名也。黔。黑也。庶民首黑。故謂之黔首。猶所謂黎民也。則。法也。陰陽二氣之流行。發見昭著。莫非至理。聖人因百物之精其發見昭著而不可揜。有如上文所云者。於是即其自然之理。而品節推致之。顯指而名之曰鬼神。以使民知所法。則如獨知屋漏之不可欺。福善禍淫之無或爽。皆鬼神極至之理。而明有民義。幽有鬼神。則先王之所制以爲黔首法者也。知鬼神之降鑒。莫非天理之流行。民義之昭明。即鬼神之體物。則有所畏而不敢慢。知所服而不敢違矣。此聖人因天道之至教。而顯示之以教民者也。馬氏疑黔首二字。乃秦語。非孔子之言。愚謂此章之義。深遠純粹。自非聖人不能道。未可因此二字而遽疑之也。



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制爲之極。明命鬼神。既示人以至道之不假易矣。而未盡品節之詳。則猶恐其無以萃衆心之渙。而定民義之分也。故又立宗廟祭祀之禮。別親疏遠邇之分。以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蓋鬼神之理。充塞兩間。無物不體。而人道則莫大於親親。報本反始之心。斯民之所固有。惟無以率之。則民亦忘其所本。而心以好流於薄。耳教之以聽從也。以發見昭著之理。感斯民固有之心。則民心之天。有動於自然而不容已者。故從且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羶音馨。薌音香。○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立。立宗祧。以萃二者之渙而饗之也。二禮。報氣報魄之禮也。建。立也。朝事。朝踐之事。燔燎羶薌。取膟膋雜黍稷而燔之。見。覵字之譌。覵。雜也。雜以蕭而燔之。則有光焰上達。故曰蕭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亦有昭明焄蒿悽愴之致。故所以求神於陽。而報氣也。人物之生。始於陽。而終於陰。故以此言反始。薦黍稷。則饋食之事有虞氏祭首。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此統而言之。見間。即覵字而誤分也。俠甒。謂兩尊也。凡醴酒之設。必兩鬱鬯。則祭初所用以灌者。此因報魄而類言之。非祭之序也。凡飲食所以養體。而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所以求神於陰。故皆所以報魄也。饋食之後。賓客子弟旅酬於兩階之間。終於沃洗者焉。皆教民相愛。上下用情之事。推愛親之心而廣之。以用情於衆。衆亦凜然畏敬。而分鬼神之餘。鬼神之義。於此著。則民義亦於此敦焉。是禮教之成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承上章反古復始之言。而言君子報親之厚。下文皆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之自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子夜反。紘。音宏。齊。音咨。盛。平聲。○紘。冠系也。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周禮甸師氏掌耕耨王藉之事。先古。謂先王先公也。於是乎取之。言取之於藉田之人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齊。側皆反。朝。音潮。○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歲

時蓋將取以授充人之時朝之親往視之也色純曰犧體全曰牷或曰朝當作禱禱牲之祭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召牛自牧人召之納納其純色者也然後養之授之充人而繫之在滌三月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犧牲月半望日也巡省也或言敬或言孝互文耳。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巡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所音欣奉種皆上聲食音嗣○公桑公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也皆於北郊近川以便浴種也宮蠶室之宮棘牆植棘於牆外閉外戶而向內以閉也大昕之朝蓋季春朔旦也天子后立六宮諸侯三宮天子三夫人諸侯夫人亦立世婦爲三宮之長種蠶種桑採桑也戾乾也蠶性惡溼故必風葉使乾而食之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奉上聲與平聲褘音輝少去聲○單盡也謂蠶成之候禮之禮獻繭之世婦也率循也。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繅素刀反○繅取絲也三盆手繅蒯於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也方氏曰夫人之繅止於三盆猶天子耕藉止於三推。○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言禮樂之道充滿天下人能致此以治天下則治天下不難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感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



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此皆樂記文疑錯簡重出於此。○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養去聲以下數章並同○尊親者脩德以顯親也弗辱不失其身者也養則口體之奉而已自此以下六章俱見大戴禮記者採附於此蓋孝子爲能饗親之意也。○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之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與平聲先去聲○公明儀曾子弟子。先意意未萌而先導之承志志所嚮而奉承之諭猶順也之往也以道事親尊親之大者直但也以養自居此曾子之謙辭然慊然不足之懷正曾子之所爲盡孝之實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

及於親敢不敬乎。處上聲陳去聲○丹崖陳氏曰遂成也曰忠曰敬曰信曰勇皆持身以敬也一有不敬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享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享音烹羶音馨薌音香○稱願稱揚而羨慕之也此即尊親之孝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正此意也

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遺于位反○衆之本教曰孝言孝爲教衆之本也其行曰養養所以行其孝也養不足以盡孝之量而孝非養亦無以行之養體養志均之爲養而徒養則末也安無所勉强也敬以行於養之間而根心生色然後謂之安卒終也終身不辱其親所謂卒也知敬其親則非徒養矣安於敬焉則知守身矣慎以守身終身弗辱是則養志之道充其量則所以尊親下焉亦不失爲其次也仁者仁此者也禮者



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此者指孝而言仁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仁民愛物則舉斯加彼而已禮則節文此耳行此而宜之義也信實之也强力行之也樂樂其所自生以孝爲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是樂之實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此推言天下之道皆不外此所謂衆之本教曰孝也○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音扶塞又聲溥如字施弛志反放上聲○此節上章末節之意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布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至也準言人以是爲準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服事也言無不思以孝爲事也或曰言人能盡孝則四方無不心服之也

亦通○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斷音短○言當廣愛親之心以及物而引孔子之言證之即下文不匱之意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施弛志反○前言孝有三以所致之淺深言此言孝有三以其量之大小言力盡其在己者而已勞猶功也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之勞用力之事也尊仁而不失安義而不踰則能守身事親而有以及物矣然其量未廣也博施則推愛親之心以愛物者無窮備物則得用物之宜以致於親者無方是乃所謂不匱也孝之量孰大於是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惡去聲○懼而無怨懼己之無以得親順親而不敢怨父母也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親怒



也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則亦不匱之意禮終謂盡禮以終其身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苦猥反亦作跬○聞諸夫子謂聞之孔子無人爲大言無如人之爲貴也一舉足曰頃再舉足曰步方氏曰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性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怨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道路也徑路之小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恐虧體也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及於身小者之必謹如此則大者可知矣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歸全之孝也○以上六章文雖不屬而意皆相似蓋特乎爲曾子之言也必存是心而後能有以饗親然者非有仁孝之實則祭其虛文耳雖稚牛而祭亦何當於饗哉○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夾乎事親也貴富謂務富其民也四代所貴不同無足考據不必强爲之說大要謂尚齒則四代所同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言夾於事親此下數章皆言貴老敬長之事蓋因上數章言孝而迭及之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



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朝音潮弟去聲下同○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使坐而後問也就之者君就其家而問之也餘見王制內則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併步頃反辟音避任平聲○行謂少長同行也肩而不併有肩隨而無相並也錯鴈行隨避道左以俟老者之過也任擔也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遺棄也巷閭也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長上聲獀音搜○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大田獵則甸出車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不親其役頒分也春獵曰獀冬獵曰狩舉春冬以該夏秋也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其將帥同等者則尚齒也十人爲什五人爲伍則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孝弟發諸

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放上聲○上文皆弟之事而此兼言孝者弟又由孝而推者也朝廷教化之原發者自此始也行有漸被之意至放則徧及矣軍旅事之變而亦必使不違於孝弟故曰脩上明其義以教下斯下知有以守之歷常變而無敢犯矣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嗣更當作叟養去聲○此乃本上之所以教者言也方氏曰先賢即樂祖也西學瞽宗也樂祖祀有道有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餘見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



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此章主於言弟故又舉教弟一條而申之天子躬行弟道於上是以其教達於鄉里而齒讓成風○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舉鄉里而道路獀狩軍旅可知矣○天子巡守諸侯而大子齒西學四代之學也齒序齒也因上章大學教弟而併記此○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守去聲竟上聲○此又言人君尚齒之教不獨大學一端也東行西行云云文義難曉應氏曰彼嚮東此嚮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趨謁而見之不敢超越竟過也意亦强通○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一命榮齒於鄉里再命益顯雖鄉里不齒矣然猶必齒於族三命則雖族不齒然族有七十者亦不敢先皆尚齒也七十者

有大故而入朝則君必先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則國君且不敢以貴先齒此章言貴貴齒之權衡第道之所爲四達而不悖也○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讓者推遜之意歸不取私有而歸之也天子諸侯得以善自己出然亦不敢自有而讓於所尊大夫則不敢自有專美也薦者入以告君然後以君命行之也本者善所從出也父母生之長老訓之則人子之善皆父母之善長老之善耳故曰本曰存也人君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以示不敢專是亦有善必本於父母之意善者天下之公非必有所私此也然必如是而後順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卷音衮知音智斷丁亂反○建立也易以筮龜以卜言以易及龜蓍南面之位以卜筮而天子北面聽受命也易以顯天地之情龜能紹天明命故斷志於卜筮所以尊天此以實天子讓德於天之說石梁王氏曰此說卜者之位與儀禮不合亦近於張大之辭耳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伐誇也○善者天下之公不必其出於己故推之所尊本之所生歸之所賢之人而不敢以之自伐厚之至也孝親弟長貴尊賢其道一也故又因孝弟而迭言及之○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齊側皆反○此篇主於言祭故篇末又終祭事之始終言之此節即前孝子將祭章首節之意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恐即所謂洞洞屬屬懼不及愛懼愛親之誠有有所語而未發即所謂如親聽命者此以言祭時也宿即奠獻也書顧命篇王三宿宿者皆出言畢獻時也卑不敢



傲靜不敢譁正不敢跛倚如將弗見若親之欲去也陶陶思之鬱於中遂遂思之達於外如將復入所謂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者餘思不能忘故也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省悉井反○雲莊陳氏曰慤善不違身周旋升降無非敬誠也耳目不違心所聞所見不得以亂其心之所存也結者不可解之意術述同述省猶循省也言凡事思省○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建國之制分爲九區中爲公宮前朝後市左右各三區爲民廛其前朝一區則宗廟在東社稷在西東左西右社稷地道陰也故在右宗廟人道陽也故在左○因言祭之義而附記此

祭統第二十五鄭氏曰統猶本也汪正學先生曰此篇多作鋪張不如祭義說得惻凡六章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夫音扶○五經吉凶賓軍嘉也禮者人事之儀則所以別人於禽獸而吉禮居五經之首報本反始於人道爲尤重也怵者心之有所感也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而後有末從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其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感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賢者能盡祭之義故祭必受福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則有合於鬼神而鬼神所予矣福孰大焉固不必如世所謂福也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即所謂能盡祭之義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本於仁愛敬誠之心而已耳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

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明以事人則幽所以事鬼資於事父則所以事君一行盡而百善備矣備百順如此然後可謂能盡祭之義也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爲去聲○誠真實無妄也信循物無逆也忠發己自盡也敬主一無適也通幽明事內外皆要於此而已道由也安和也致其誠信忠敬內盡於己也奉之以物以下外順於道也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此而已所謂禮者道此而已所謂樂者安此而已所謂時者參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爲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此章統言祭之道○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養去聲下同畜敕六反○追養繼孝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於不忘也畜如大畜卦之畜積也聚也道者事物當然之則倫者天理自然之序也人能於事物之際各循乎當然之則以無拂乎自然之序則



天性之真油然不能自已其仁孝之積中者厚而致親者將無窮矣是之謂孝也中庸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即畜字之義也此節通章之旨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行下孟反○養喪祭事親之事也順也哀也敬而時也事親之道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時謂不疏不數矣盡之云者即順於道不逆於倫之謂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言昏取所以助供祭事以起下文之說而又引國君取夫人之辭以實之夫婦人倫之始嗣續之原非止爲求助祭事然以承宗廟社稷之統則有共事宗廟社稷之事故記者主祭以言則然耳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夫音扶○具謂祭具





也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人爲之耕爲之蠶也身親也親用力以致其誠實無違之心而充之以盡其量敬之至也盡即前章之所謂忠也內盡其志外盡其物如此可以格於神明矣上文盡物而曰祭之心此言盡心而曰祭之道者以見內外一也此一段言具官備物之事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慕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齊不齊以齊之齊皆如字餘俱側皆反耆音嗜○物事也不苟慮不苟動所謂

防也。定定其志嚮。齊齊其思慮。此節言謹齊之事。○汪正學先生曰。邪物雖不齊亦當防。心不苟處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君子雖平日亦當如此。不如祭義篇思其居處一段更說得切摯。沈著。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illegible]側皆反。純音緇。從之從去聲。○宿。肅同。戒也。宮宰。內宰。掌詔后夫人禮樂之儀者。純冕。玄冕也。太宗。宗伯也。君以圭瓚祼尸。夫人以璋瓚亞祼。夫人或有故不與祭。則宗伯攝焉。執紖。牽牲也。卿大夫從。贊幣也。士執芻。殺牲所用以藉薦之者也。宗婦執盎。用清酒以涗盎齊也。水。明水也。宗婦執盎以從夫人。夫人酌盎涗之而以獻也。羞。進也。君親割肺。離之而不絕。加於俎上。以進於尸。



尸。絕之以祭而嚌嘗之。薦豆。薦饋食之籩豆也。此節言既齊而承祭時。夫婦祼獻之禮。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樂音洛。竟上聲。○此既饋食而興舞。人君親帥之也。○正學先生曰。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亦夸語。無意義。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夫音扶。○武宿夜。大武曲名。假於外。祼獻歌舞皆在外者也。增君子之志。志非外物無以達之。故假三者於外。所以達其敬和之情。情有所達。則志亦以是而益增也。假三者所以達志。故其輕重隨志進退。內無是心。禮樂皆具文。求外之重。不可得矣。身自盡以明重。即上文兩節之事。此合上兩節而歸重於自盡。亦即首章內盡於己外順於道之意也。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夫音扶。○劉氏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慎終如始也。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也。惠術可以觀政。下文所云是也。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謖。詩谷反。別必列反。施。式至反。竟上聲。○謖。起也。百官。百執事也。進徹之。進兩階而徹以餕也。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所謂惠之術也。天子祭八簋。諸侯六簋。留二簋爲陽厭之祭。而以四簋餕舉黍。以該稷稻粱也。脩於廟中。脩惠術於廟中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必及下者。施惠之均。而上先下後者。貴賤之等也。此即所謂善終如始者。此三節皆言祭終而餕之事也。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

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祀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夫音扶與平聲○爲之物猶具也興舉也順以備順於道以致備物也此總上文而言也君子之教人不過使人尊君敬長孝親而已君惠及於下則臣下服從矣君崇祀宗廟則子孫順孝矣此本身之教也順於道而道盡不悖於倫而義端身自盡焉而教由是出矣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惡去聲與平聲○必身行之而後推以及人所謂順也祭以追養繼孝而必身自盡之所以立教之本也○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殺色戒反長之丈反○鄭氏曰倫猶義也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爲去聲○筵几以依神同几者考妣共一几以生雖異形而死則精神渾合無間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於彼乎於此乎是恍惚以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尸以象神而未入廟中則象神之義未著出廟門而迎尸則疑於以君迎臣故不迎尸者所以明君臣之義○廟中君臣之義不止此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夫音扶行音杭



○行猶列也使孫爲王父尸以昭穆同也北面事之以事神耳追養繼孝何莫非父子之倫而必舉尸爲言舉強殊其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孔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初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舉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尸飲七君乃獻大夫此正九獻禮畢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爲飲九君乃獻士及羣有司此上公九獻則然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尸飲三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雲莊陳氏曰自獻卿以下至羣有司凡同爵則先長者故云皆以齒愚按序爵以辨貴賤亦不止此一節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夫音扶殺色戒反○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姓亦以爲序如所謂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是也咸在畢萃於廟中也不失其倫立阼階下而以先後別世次不相亂也孔氏曰祭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則惟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愚按此羣昭羣穆自專指子姓兄弟言不指尸主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鄉去聲舍音釋○一獻酌酒以獻所當爵賞之臣也所命其臣當受命者也史內史掌策命之官策以書所命之辭者書即策命也其廟所命之臣之家廟也舍奠告以受君之命榮之也孔氏曰天子命其臣則不因常祭之日而特假於廟以命之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受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

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卷音衮校音肴鐙音登○諸侯自祭用玄冕記每言卷冕相沿成文耳校豆之中直處執醴當作執醴即周禮醢人主豆實者也受之受豆而奠於尸前也鐙豆下跗也夫人酳尸則尸酢夫人柄爵旁翼也夫婦相授受謂致爵東房不相襲處不仍其故所執處也酢必易爵者夫婦皆更爵而自酌以酢是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般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孔氏曰般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後據周言之惠按政以大綱言事以小目言功之所以立者以惠均故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凡與助祭者皆有賜爵而子姓兄弟及羣有司人衆不能徧行獻酢之禮則唯各推最長者一人拜受爵在昭行則昭之最長者拜受爵在穆行則穆之最長者拜受爵在有司則有司之最長者拜受爵故曰昭爲一穆爲一也繼此而行旅酬則昭穆之最幼者及羣有司之最幼者各以班舉觴於其長而衆相酬其序亦皆以齒故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主義也賜爵則以齒主恩也賜爵行於旅酬時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煇音運翟音狄竟上聲○雲莊陳氏曰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汪正學先生曰祭有常典循行故事何必有德之君而後能行此是夸大之言耳若謂推此義以惠下使恩被竟內則庶幾云云又曰周禮墨者守門豈祭便無所畀不使刑人守門句亦贅○上章綜舉一祭之始終言此章錯析一祭之條件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說見王制愚謂禘嘗之重未必以此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艾音義○爵服以崇德陽道也田邑



以分利陰道也秋政收斂之政也發公室因物成而用以行賞也此引以證出田邑之室草艾則墨亦古記之言貪以敗官曰墨未發秋政而使民艾草是貪也此引以證秋發政之說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也夫音扶竟上聲○承上文而贊其義之大以爲是治國之本而人君不可不明其義也義以濟志謂有其志而以義成之諸德之發謂德在中而以義發之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言竟內之爲人子孫者皆化而能敬也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己雖不克與而時又不可失則使他人攝之可也

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

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方氏曰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汪正學先生曰中庸言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是說嘗外去禘陽義順陰義仍止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是說嘗外去禘陽義順陰義仍止緯書學問於先王報本追遠之意未著痛饗要如朱子所云仁孝誠敬之至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方是本原處愚謂春禴夏禘鄭氏以爲夏殷之禮未必然也大傳言不王不禘祭法又歷數四代之禘是虞夏商周皆以禘爲王者大祭矣安得以時祭而混大祭之名乎詩書春秋多言烝嘗而周禮大宗伯同夏殷禮無可考但詩春秋多言烝嘗而少及禴祠蓋春夏祭薄禮減而秋冬備物禮隆故也大禘禮行於夏中庸達孝章又以禘嘗連文漢儒不考遂謂以禘爲夏時之祭謂之甚者又謂春禘秋嘗禘有樂而嘗無樂皆夫據之甚焉者也此章之說實本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意生來然中庸舉禘以該祫舉嘗以該四時非以禘嘗爲夏秋陰陽之盛也記者既考之不詳又不能窺其制禮之本而鄭孔爲之傅會其說均失之遠矣○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也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自名下文所謂自成其名也不稱惡爲親者諱也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譔音撰比必二反○論說譔錄也有諸己曰德見於事曰善事之成曰功功有光曰烈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列於天下猶公之天下也酌斟酌也自成其名以稱揚先祖者成己之名也比附也顯揚先祖孝也而因附先祖以成己之名順之道也以此明示後世是則所以爲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



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夫音扶知音智○上下皆得謂祖與己皆得以成名也美其所稱美先祖之善也美其所爲美顯揚先祖之孝也見之見先祖之善也與之與先祖令名也利猶順也比先祖以自成其名是其知也讓德於先祖所謂不伐矣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悝苦隈反假音格左右皆去聲難去聲射音亦○孔蓋因論祭而賜孔悝以銘也悝爲蒯聵之妹之子而稱之以叔舅者尊稱其臣猶天子稱異姓諸侯則曰伯舅叔舅也乃猶汝也莊叔悝之七世祖孔達也成公衛之先君爲晉文所伐而奔楚後反衛而殺弟叔武又爲元咺所訟晉人執之歸於京師置諸深室奔走無射言莊叔追隨奔楚之難即深宮之囚無有厭射也今按蒯聵爲其父靈公所逐靈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孔悝陰納蒯聵立之輒出奔魯此賜孔悝銘者蓋莊公德其立己而賜之夫蒯聵得罪於父孔悝反覆於君即孔悝之先莊叔而下亦皆本無可稱述徒以私德相褒美焉耳而記者引之欲以明示後世亦不精之甚也孔氏曰成公時左傳無孔達之事然則此皆誣其祖之辭也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右去聲○獻公成公之莊叔之孫蒸鉏也纂繼服事也獻公爲其臣孫林父所逐奔齊國人立殤公後甯喜又弒殤公而納獻公孔氏曰獻公反國亦非蒸鉏之力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慶平聲女音汝○文叔悝之父孔圉也應氏曰嗜欲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孔圉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同猶慶雲亦言卿雲休美也若乃皆女也再稱公曰而呼之言賜女以銘女當繼女父之舊事也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

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辟音璧。○雲莊陳氏曰。對揚至彝鼎十三字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勒于烝祭之彝及鼎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諸侯以銘重其國。大夫以銘重其家。○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夫音扶。○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康安也。○魯有郊禘僭也。先儒言之詳矣。此篇則又以郊社禘嘗並言之。夫社嘗本侯國所得祭。非郊禘比也。而亦以爲天子之重祭。然則非康周公。則魯不得社嘗。蓋而所謂諸侯祭社稷及祭有四時者。於義又何居。邪禘可謂之大禘。嘗何以謂之大嘗。若篇中既以禘爲時祭之一。則時祭本諸侯所得行。并無所謂大禘也。大抵此篇只因中庸言武周達孝。章末有郊社禘嘗云云。遂欲張大禘嘗。而又以張大晉國因爲子盾之說。蓋失之矣。又篇中祼獻之序。貴肩之俎。皆既據周禮言。此章又言大嘗禘爲成王之所以康周公。則凡夏禘秋嘗云者。明屬誣。而非夏殷祭名。可知。故朱子曰。漢儒考禮制。有通不去者。便推向夏殷去。是亦可見鄭氏之無徵也矣。

## 經解第二十六

首並言六經。故遂以經解名篇。職言禮教之重爲不可廢。而因篇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上以是化民。則下以是成俗。故入其國。其教可知。此引孔子之言。以發端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易良之易音異。比必二反。下同。○疏通。謂通達治理。知遠。明足以見遠也。廣博者。樂之統同。良易者。樂之合和也。潔靜者。洗心退藏之意。精微。極深研幾也。屬辭比事。比於事物而屬以文辭。猶所謂善於辭命也。草廬吳氏曰。此以下。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言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詩本人情。該物理。非有愚之失也。然人而或一於溫厚。則有失之愚者矣。書達於政。本於心。非有誣之失也。然人而或一於通達。則有務外而失其本者矣。樂盈而不反。則奢。易道陰陽。然或探賾索隱而過之。則賊矣。禮逐末而忘本。則煩。工文辭而忘乎理之所安。則亂所由生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六經截道之文。皆非有失。惟得其似而失其真。徇其文而闇其理。則皆以失之。若真能得其精而無失。則深然者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上文言教之成於下。此乃言教之本於身。上文言六經者教之具。此乃言德者教之本也。與天地參。如言與天地相似也。言爲天子者。能使精神意念之間。無幾微後起外合之雜。而與天地相似。則德之積於躬者足以合乎天地。而業之施於外者有以兼利萬物。明之裕於本者足以亟乎日月。而光之被於下者則遠無不及。小無所遺。是以身立教之本也。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言也。自朝廷以及

於燕處行步升車無不有以養之於正而閑其邪此又所以養成德性而參天地之本也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則出入起居周有不欽由是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動烈之所發足以利萬物晉四海矣詩曹風鳲鳩篇武差也引詩而言君子能自脩則有以爲教民之本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說音悅去起呂反王去聲○此又以本身加民之際言之號令罔不臧則民說矣和無乖戾也君民一體而無私故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所謂利之而不庸者信誠也除去天地之害則殺之而不怨矣義者利物之宜也此亦如天地之覆載照臨春生秋殺而處其內者日相忘於不識不知蓋參天地之功用然也器所以致用之具也有治民之意而不能本之於身以有義信和仁之道則無以加之於民而成其治矣此以上皆道之以德之意也霸字偶帶言之不足爲記者深病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圜圓同縣音玄○此以下乃言齊之以禮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故禮之於正國猶衡之於輕重繩墨規矩之於曲直方圜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禮教不明於天下則人人得爲異說以相誣而姦詐並興不可勝正君子不武於儀則既本身而有其德有以爲治民之器矣而民有出於大過不及之偏者則又審禮以正之禮教既明則民皆有所牽循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姦詐不足以誣之矣此先王以禮教民之道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朝音潮處上聲長之丈反○隆者尊奉好尚之意也行也方道也術也禮有節文度數之詳而要之以敬讓爲本民以敬讓成風則宗廟朝廷室家鄉里處之無不各得其道上下辨民志定而國無不治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之言記者引之以結上文之意○篇首言六經之教而此乃獨言禮者六經之文所以載道道一而已矣無其本而專事其文則雖六經之教亦不能以無失雖弦誦徧天下究無裨於聖明之化也惟爲上者先之以本身之德以養育其民使有所觀感興起而又審禮以正之使天下之民皆隆禮由禮而敬讓成風則有得無失而六經之教皆在其中矣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朝音潮長之丈反壞音怪去起呂反○承上文而言禮教之目蓋人道之所以相安者人倫而已君臣有義諸侯相敬臣子忠孝長幼有序男女有別則是典禮惇庸上安下治而亂無自生矣禁亂於未生此所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若以先王之禮爲無所用而去之則必亂患生焉如下文所云是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辟音僻長之丈反行下孟反遠去聲○苦猶窮也傷也倍死君親死而遂倍之忘生

忘其所自生也。倍畔。倍於天子。陵。陵彼此相陵也。此皆去禮之亂患也。禮之教化也。微故使人日遷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故使人日遠罪而不自知。所引易文。今易無是語。先儒以爲易緯之言也。慎始。即止邪未形之意。無禮以防民。則幾微之失。而治亂判然矣。故先王之教民。必以禮也。此節之言至爲感慨。有味。記者蓋深痛後世之失而不勝懷古望治之思也。亦可謂深知治亂之本。而有志聖人之道者矣。獨其雜引緯書。兼言王霸。先儒往往少之。然苟所言果當。何問緯書。不深求古人立言之旨。而徒以小疵病之。使記者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也。則說經者之失也夫。

禮記章句 卷之八 經解第二十六 壹

禮記卷之八終

# 禮記卷之九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章句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邑俞　潢桓璋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 哀公問第二十七 凡二章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公曰。否。吾子言之也。尊。猶隆重也。哀公以言禮者之尊而意其必有大焉者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由禮則生。不由禮則無以保其生。是禮者民之所由生也。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爲尊敬然。長上聲○節事者。爲之品節而事之。若郊社望秩之各有其等是也。數。密也。天地之神人物之大本。君臣上下長幼以天下言。男女父子兄弟昏姻疏數以一家言。此所言之序也。尊敬者奉持而慎守之也。凡此皆民之所由生者。君子有見於禮之不可無者如此。故以此爲尊敬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會節。猶際會。謂交接之體也。君子以禮爲尊敬。則亦既有諸己矣。而己之所能。即百姓之所共能也。故推之以教百姓。使之皆有以率由於天理之節文。而不失其交會之體也。所謂會節。即上文天地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昏姻疏數者而已。易文言傳曰。嘉會足以合禮。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有成事。謂會節不廢也。嗣。繼也。會節之體既立。然後爲之文以繼之。使可行之久遠而不倦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此。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順之。謂庶民信從之也。言猶明也。喪算。五服之喪。其年月之數。殯葬之期之類也。鼎俎豕腊宗廟。皆所以爲敬祭祀序宗族之用。敬祭祀。以節事天地之神。明喪算序宗族。以辨君臣上下長幼。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疏數。此則盡制度品節之詳。爲禮之大成而民之所由以生者也。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即安其居。隨寓而安也。節。儉。醜。惡也。味。味通。此又本之君身者。節欲所以盡禮。而克己所以愛民也。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總結上文。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好去聲。厭平聲○實。謂貨財。荒。廢時。怠。廢事。傲。侮人。慢。自弛也。固者。用力之意。午。迕同。謂逆眾



心也。當。猶合也。所。理之所安也。前。古之道。後。如此節所云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故縱欲則必敗度廢禮。其不至於慢鬼神而亂民義者鮮矣。公疑禮之重如此。而今之君子何以不行。而孔子對之如此。蓋非不能行也。莫或爲之已耳。○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坐才臥反。愀七小反○誰。猶何也。愀然。作色貌。德。猶幸也。固。助語辭。敢。言豈敢也。哀公之問。似有志於行者。故孔子愀然動也。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欲公反求諸己也。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所謂人道

政爲大者。三綱而已。庶物。衆事也。三綱正。則衆目畢正矣。無似謙辭。行三言之道。謂所以別之親之嚴之之術也。

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以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迎去聲。舍上聲。本與之與平聲○此乃所以行三言之道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則爲政固以愛人爲大矣。顧民之所由生。惟禮爲大。非禮。則無能相保以生。故治愛人之道。必以禮也。禮主於敬。非敬。則禮爲虛文而已。故治禮之道。又以敬爲大也。禮達於上下。而率敬本之君身。君能敬。則爲政之道至矣。然君子無不敬也。而其所尤重。則莫如大昏。男女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君臣嚴。此三綱之首。王化之端也。大昏之重如此。故天子諸侯之昏。必皆冕而親迎。所以致其敬。而親迎所以致其親。親之而後能使之親己。尤必敬以致其親。而後其親可久。而不渝。若舍敬



而徒親。則男女之私。必流於褻。而或無以保其親矣。不愛。則無以相親。愛而不以敬行之。又必至於失其正。蓋人心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天下之事。則莫不各有天理之節文。惟敬慎以循乎天理之節文。而後人心之真可以全而無失。則滿腔惻隱。隨在發見。而推之不窮矣。故聖人之道。莫要於敬。而敬大昏者。則尤其人道之始也。此所以冕而親迎。與太史公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姓去聲○當時習於廢禮。故公疑冕而親迎之已重也。以合異姓。以承先嗣。以主天地宗廟社稷。則其重至矣。冕者。朝覲祭享之服。將以承先祀而主百神。故親迎以冕。併言天地者。統天子言之。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焉於虔反○固陋也。言非固陋。則無已重之問。而不得聞此言矣。欲問不得其辭。口欲言而未能也。請少進。欲孔子之更有以啓之也。公問孔子之言。而知大昏之重矣。然猶未喻其所以重之之理。故問之如此。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易下經所以首咸恆也。由此言之。大昏之重至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陳氏云。直言。當作朝廷。今姑從之。與平聲○遂言者。繼事之辭。上文既答大昏已重之問。而此乃復申前節所以治愛人禮爲大之意。配對也。物。猶事也。治宗廟有禮。而神明假。治朝廷以禮。而上下肅。幽明各得其分。而事物各得其體。又何慮事物之不振。而國勢之不興乎。是時君弱臣強。魯以積辱。哀公蓋亦恥之。而公方以妾爲妻。陵暴弱小。又常有去三桓之志。情



於禮甚矣。故夫子因其所恥。而婉道之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與。與平聲。下同○此以下。復申前節所以治廟。則妻者。親之主也。以聞萬世之嗣。而立朝廷。則子者。親之後也。敬其妻子。所以治宗廟朝廷之禮。而爲爲政之本。蓋不唯冕而親迎之一端云矣。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敬其妻子。齊家之道也。而家之本在身。則敬身爲大矣。蓋人道親親。親親。仁也。身與親爲一體。有仁親之心。則所以敬守其身者自宜無所不至。苟辱身矣。則是自絕於親。而本之既亡。枝將焉附。又何敬妻子之足云也乎。

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

順矣。妃配同偕音迄大音泰○三者身及妻子也能敬其身則禮盡於身而足爲妻子觀型矣由是以敬其妻子則禮行於家而宗廟朝廷之禮亦由是治焉是則夫婦父子親君臣嚴而庶事從之無不正矣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妻以及妻舉斯加彼天下運之掌上愛人之政孰有外於此也是則敬也者所以行三言之道也孟子曰太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又曰太王愛厥妃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故此以太王之道言之順謂從風順治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辭猶口實也則法也言君子之一言一動在下者皆將承而效之一有過失則無以正國家矣是以君子必言有物而行有恆不敢少有幾微之忽斯百姓亦無待命令而自無不敬恭於我誠如是則可謂能敬其身矣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此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之意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復申前節爲政愛人爲大之意不能有其身謂不知自愛如所謂忘之甚者忘其身也蓋人我一體愛人即以自愛而有不能愛人者則是不能自愛其身者矣自愛其身則反身循理自可隨寓而安不能有其身則縱欲懷居而不能有安土之仁矣安土敦仁則不愧不怍無入而不自得不能安土則長戚戚於心而昧其樂天之智矣不仁不智形色皆虛器耳何以成其身乎前言所以治愛人禮爲大者敬以善其愛之用也此言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者愛以立其敬之體也仁者天地之心敬者工夫之要故其相爲體用如此曰敬身者以工夫言也曰成身者以成功言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不過乎物即前節所云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者於視聽言動之間一循乎物理之當然而不失則本心之德全而形踐矣此所謂成身也前言成親者以身爲親之枝而言也此言成身者以身立爲政之本而言也要之成親成身皆一敬身而已耳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前言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是君子之貴乎天道也故公以此爲問焉閉猶塞也窮也不閉其久不以一往而有所終窮蓋動靜互根如循環之無端故也無爲而物成神妙不測之至有非見聞所及者已成而明則物則之昭著於目前者也暫觀其分則日月東西相從不已統觀其全則不閉其久矣求其所以然則無爲而物成觀其所當然則已成而明也日月相從不已而不閉其久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無爲物成而已成而明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也天道惟不已故能成生物之功人心而有所已則無以成身而治政矣君子貴其不已者自顯之於應事接物之間以微之至於獨知之地而密之入於不





睹不聞之頃皆必將之以戒慎恐懼之懷而不敢有斯須之間則久之而天道在我自不能已其過化存神之妙著於上下亦有與天地同流者此則成身之至誠而爲政之極功然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惷尸雍反○惷愚質之不美也冥暗煩亂言不能通曉記憶也志記也欲孔子要約其言以志之心故下節孔子又舉其要而言之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辟音避○仁人以愛人成身言也孝子以敬身成親言也天賦我以如是之德而我不能敬以全之是棄天也親生我以如是之身而我不能敬以守之是傷親也是故事天事親一要於不過乎物而已復要之曰孝子成身見所言之無二致也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自虞其後罪是有志於行也故孔子深喜之○此章以三綱爲政之本而大昏又三綱之本顧敬妻子者必本之敬身敬身所以成身成親而天道

則又敬身之原也。本之以仁，要之以敬，此易簡之道，讀者不可以戴記而忽之也。

##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此篇疑子貢門人所記，然辭多枝葉，或未必盡當日之言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女音汝，語去聲。縱言，汎言也。子言使女能以禮則隨所施而皆得其宜矣。此句一篇之大指。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中去聲。敬者，細謹之意。敬以心言，恭以貌言。野，固陋也。給，便捷也。逆，悖戾也。敬近於質，故其失野；恭近於文，故流為給。不中禮則失中，是以有是三者之弊。子曰：給奪慈仁。復稱子曰者，語少間而復言也。慈者仁之用，仁者慈之體也。蓋令色足恭，致飾於外，務以悅人，有似於慈仁，而亂慈仁之實，是三者之弊唯給為甚，而人不之察也，故特為申言之。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食音嗣。指言三子之偏，亦上文之意也。時師在坐，故言爾。商，未在坐，故言商也。朱子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尚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以愛人為主，其於聖人之學，則未有聞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始言禮乎，繼言禮，以決之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人誠能節之，以禮則事皆中理，有養有教，而無過不及之弊矣。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與平領。謂總率而約束之。惡，如野、給、逆之類。好，如敬、恭、勇之類也。人之氣質，不能皆純，故有其德者，必兼有其病，而美之所在，即偏之所流。惟禮以制之，則約束其質之所偏，以使之不至於流，而成其德之美，此所謂領惡而全好也。然則何如？子游問所以領惡而全好之實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食音嗣。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舉四者，以該羣祀也。饋奠，喪事之奠也。射鄉，鄉鄉飲酒也。仁，仁之也。蓋人心之德，莫非天理，而其用則不能不役於形氣之私，形氣之私起，而不以禮節之，則或過焉而入於阿私，或不及而失之殘忍，或拘泥而不知所往，或馳騖而不知所裁，中正之則蹈而本心之德鮮矣。是以先王制禮，事事而為之節文，以立中正之軌，使之敬鬼神而不流於諂，敦一本而不失其倫，厚死喪而不失其形氣之偏，而納之於天理之正，是乃所以仁之也。是則所謂領惡而全好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禮，嘗禘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承上文而舉其重者申言之。蓋惟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故能明乎其義者，則天下一家，民胞物與，而於治國乎何有？是乃所謂仁也。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虛去聲，長之丈反，朝音潮。此以下，即禮之用而推廣言之，皆所以明禮之領惡而全好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量、錯皆去聲。宮室有度量，鼎有象，皆所以辨等威也。味得其時，謂春酸夏苦之類。官體，若周禮周官之體也。加於身，動作威儀之間。錯於前，應事接物之際。領惡全好，則無不得其宜矣。所謂周流無不徧者此也。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相去聲，與平。倀音昌，錯去聲。治猶節也，制也。倀倀，行無定

嚮之視之往也何見言不能知也言無禮則雖一身之視聽言動且皆無一定之檢制而不知所裁也。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身之視聽言動且無所檢而何以齊家治國禦變故定經制哉祖猶尊也不能領惡全好如此則無以處尊位而洽天下之情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女音汝語去聲○因上文言郊社嘗禘之達於治而又舉九者以示三子也知此者知其精義之所存也畎畝之中言窮居也事之循其精義而身體力行之也言能事此九者於身則雖窮居而聖人之體用具矣。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縣音元中去聲還音旋齊音慈○兩君相見相朝而行大饗之禮也縣興金奏肆夏也闋終也賓入門而金作及升堂而樂止及賓酢主人則樂又作至主人卒爵而樂止此大饗之始爭也樂闋之下當有升歌清廟四字為大饗第二節下管象武為大饗第三節夏籥序興以籥舞大夏序次大武之後而作由是而備俎豆禮樂百官之盛以至於終事此所謂大饗有四也仁所謂食饗以仁賓客也知仁體四者而知其仁賓客之精意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在車則和鸞中采齊此三者君子節制之常也客出以雍當作客出以振羽徹以振羽當作徹以雍蓋客出則歌周頌振鷺之詩以送之取無惡無斁之意也徹賓祭之俎則歌周頌雝詩以節之取雝雝肅肅之語也自行中規以下至徹凡五者合前大饗有四所謂禮有九也物猶事也自周旋折旋之間以至於一出一入之頃皆必以禮節之是無事而不在禮非僻之心所以無自而入也蓋仁者天理之本然禮者節文之散著知仁者會其本然之體而無物而不在禮者盡其節目之詳也人能有以會其本然之體而又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則天理在我是作聖之功也。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復申大饗四者君子知仁之意示情者示人以用情之和禮器曰金次之示和也郊特牲曰以和居參之蓋賓主之交以情情欲其本於中而無所乖戾故金奏以示之和方揖讓而縣興至升堂而後樂闋也清廟之三言文王之純德而朱弦疏越一倡三歎欲在位者得徧聞之是示人以有諸己之德也大武詳見樂記蓋事與時並文德武功具焉矣情者仁之發於外德者仁之蘊於中事者仁之措於天下情和而中節德純而不已事順天而應人非心德之全者孰能若是是以君子知仁也以禮樂相示而使之知仁此前節所謂仁賓客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禮有度數之詳而本之則一於天理顧言禮而已則恐其煩而無實言理則其體實矣樂有詠歌舞蹈之情而要之必和而有節顧言樂而已則恐其流而不反言節則止而不過矣故君子斯須不離禮樂所以全其仁也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詩博依乎物理有以興起人好善惡惡之心故能詩則於禮知所擇而慝禮不足以惑之不能詩則於禮或擇之不精矣樂以養人之情性而適於淡和故能樂則於禮有從容不迫之致不能樂則於禮或拘急而鮮有可觀矣此詩禮樂之相為用也德即天理之得於心者厚於德而後禮有其實德薄則禮徒虛文而已繆也素也用之失也虛則本之失也非禮無以成德而非德則又無以為禮之本故必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後有以全其仁也。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事物無定準須以禮閑之禮只是虛腔又須以德實之故制事物之中者存乎人前節言禮之領惡全好不可闕矣又恐人徒事虛文以為禮樂也故反

而言此以著禮樂之實焉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與平聲夫音扶○草廬吳氏曰子貢意夔既能樂又非薄德然但聞其達樂而不聞其達禮故問夔之於禮果不達與古之人者謂年代久遠不能詳知其人也夔當日爲典樂之官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而不知其達禮與否年代久遠不可詳知則不可臆說矣愚按此有疑義闕文姑存吳說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語去聲女音汝錯去聲○前吾語女言我前已告女矣即上文所云是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復扶又反而樂之樂音洛夫音扶大音泰朝音潮○子張務外蓋徇乎禮樂之文而未嘗反求諸身故不知禮樂之爲政而復問也故夫子反諸身而告之言必可行而實從而踐之則無過高之言而行皆當理禮之實也行必由中而愷悌以出之則無外飾之行而性情流露樂之真也專力於身以立民表則有以範事物而宜民人是以天下大平也萬物服體言萬物皆從其理也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目巧之室謂但任目力之巧爲室而無規矩繩墨者言禮無往而不在乃事理之本然古今之通義也但此及下節與上文意殊不相貫石梁王氏曰篇末句句是記者自作結語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長上聲○又言無禮則亂故古帝王之爲政皆必以禮此二節皆反覆領言也外內以次序言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發開也矇昧也謂開其昧也夫子之作止語默無非禮樂而已故三子既聞夫子之言而遂昭然有以見夫子也

##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此篇疑子夏門人所記篇中多用韻語蓋不無潤色之矣然而其義甚粹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閒音閑弟去聲○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夫音扶○達通也禮樂之原天地序和之理也達之則知性知天矣致推致也必至於是而無歉之意也至者誠實惻也言之至行之者實致其功不顯篤恭是也橫偏布也於天下無適不然此盡性事天之事也不顯篤恭與天合德則萬物一體而知幾其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矣此所謂豈弟也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樂相之樂音洛○志者心之所之也不曰心而曰志者有定嚮而無他歧之意由體達用之主也達之於言爲詩章之於身爲禮發之爲

情而致之民物則爲樂爲哀而皆以志立之本存於心者和樂平易之至而無一毫慘刻險陂之私則發之言者必皆和樂平易之言而無躁妄支誕之失志見於言如此則章之身者莫非天理之發見流行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言動之發莫非天理則萬物一體而無彼此形氣之隔是以樂民之樂所欲與聚不啻如父母之衣食其子焉合和之至也樂民之樂則必憂民之憂所惡勿施不啻如父母之哀矜其子焉惻怛之至也樂易之至哀矜隨之哀矜之至而樂易見焉是哀樂相生戀摯誠篤不已於心然非聲音笑貌所得而僞爲也其庶摯不已者要存乎隱微獨知之地不言不動之先而胞與之懷與天同體則是志氣之塞乎天地而已此所謂五至也要之五至惟一志至而已兼言氣者氣所以配志而助之行者也塞乎天地所謂至也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三者即上文不得見不得聞而塞乎天地之事此乃詳言其目也以天地言則天地之和天地之序天地生物之心所謂禮樂之原也以人心言則無私之體



敬忌之懷慈愛惻怛之念此性情之德也其行之者則安土樂天而不雜以私欲之累不待管弦以爲樂也不顯篤恭而不使有一念之怠不待揖讓以爲禮也滿腔惻隱而不參以一念之刻不待衰麻以爲服也上文有志至詩至而此不之及者三者性情之德皆莫非志而詩以道情性則言三無而詩與志在其中矣上文先禮而後樂此先樂而後禮者樂陽而來生始事也生而各協於分藝故次禮哀死而喪則終事也以工夫言則和也敬也只以全其惻怛之仁耳此三者之序也。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聞三無而未能盡達其意故欲以詩相發明也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基承籍之意宥宏深密靜密也此周頌昊天命者至宏深而靜密孔子引之以明無聲之樂蓋基命者樂天之事而有密則無聲之可聞矣逮逮詩作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此邶風柏舟之詩詩人自言省其威儀而皆未有闕失孔子引之以明無體之禮蓋由中達外莫非天理而不能名言其何者爲禮是無體之謂也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貌此邶風谷風之詩孔子引之以明無服之喪蓋滿腔惻隱隨處發見則雖疏逖之民而往助之情不能自已所謂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服之習而行之也起興起也其工夫效驗日起而有功也。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施及之施音弛聞音



問施於之施音異。樂以治心故言氣志禮以治躬故言威儀不違者不敢少有乖戾也遲遲詳慎之意檢身唯恐失也恕者推己之謂孔悲甚切也以己度人而知其一體則孔悲矣此皆言實致其功也既得則能不違矣翼翼嚴敬而不失也施及四國則有以推之矣皆致功而有得也既從則有自然之樂而非強矣上下和同亦無待於勉而有自然之度也畜萬邦則恕施廣矣皆得而益熟時也日聞四方德音之盛也日就月將聖敬之躋自然而不容已也純德孔明則肫肫之仁隨處發見也皆熟而益著時也乃日聞四方而不違者猶日起而有功此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施及四海則動而世爲天下道矣樂之用施故反而言既起禮之用減故推而言四海亦進反之意也施於孫子則德之及人者沒世不忘矣此皆悠久無疆之效也進而不已故謂之曰五起。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參七南反勞去聲。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子夏因上文夫子所言之盛而舉以爲問也奉者奉而行之也勞慰安也。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效法天地所以能參天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及下節舊本在是湯之德也下今按當在此○此言天地之無私而聖人所以奉之者也四時天之運行而風雨霜露則皆自天而降神氣施於天而地承之動爲風霆以流爲形體則萬物無不發見而生於地矣天施地生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天理發見之實豈有所私覆載於其間哉而至教存焉矣人惟習而不察察焉而不能有以體之則蔽於私而與天地不相似矣惟聖人爲能奉而行之則與天地參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示至反○聖人奉若天地至教而不參以一毫人欲之私則志氣之在躬者清明之至與天地合是以知幾其神而凡者欲之所嚮天若必有以默啓其朕兆以爲之先如天降時雨則山川必先爲之出雲也然非聖人之無私又孰能有以察其幾乎奉三無私

禮記章句卷之九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去

以勞天下後天奉時也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則先天弗違矣此所以參天地也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日齊之齊音躋假音格此節舊本在此之謂三無私下今按當在此○詩商頌長發之篇蘇氏曰至於湯齊言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朱子曰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上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紱按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是湯之奉三無私也帝命式于九圍則以其德之合天而天命之以勞天下也其在詩曰四字衍文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此節以下舊本在山川出雲之下○詩大雅崧高之篇朱子曰山高而大曰嵩嶽山之尊者甫甫侯申申伯也翰幹蕃蔽也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及申伯實能爲周之楨幹蕃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紱按此本宣王之詩孔子引之以爲文武之德與天地合是以天眷命之久而不已既命之以有天下又爲之篤生賢哲以輔子孫是文武之德之參天地也蓋親賢樂利沒世不忘之意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之王王字去聲聞音問大音泰○總上文而言之令聞善譽也蓋令名爲德之輿三王非有意於先之而德積於中令名自著於外然未有無德可稱而能受天命者也詩大雅江漢之篇明明者明之又明繼照不已即無私意也其德不已故令聞亦不已而配天受命者在是矣蓋三代所同也弛詩作矢協詩作洽弛其文德二句亦江漢篇文矢陳也文德體天地至教之德也四國四方之國也大王不以養人者害人而往遷於岐是矢其文德者而周之王迹自大王肇之故以是言大王之德前引長發之詩曰帝命不違則商先世之德可知所引崧高之詩則唯推本文武而未及其先故補言大王之德如此以見

禮記章句卷之九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去

積累之非一世而凝命之有自來也蹶然喜躍貌問終則負牆以避後進問之人也承猶言請事也受命者三王之事而脩德則人人所當自盡者故子夏承之而不疑也

## 坊記第三十 言君子之道所以坊民故以坊記名篇凡三十九章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音防同與平聲○凡稱子言之者述孔子之意而非必孔子之言也坊所以止水者言君子以道坊民之所不足猶坊之止水之橫流也不足猶言過失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言坊之不容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範以禮則無失德矣失德則淫出於禮則入於刑也命者性命之正所謂道心欲者形氣之私所謂人心也人心動於形氣之私而不知檢則淫泆而道心亡矣以道心爲之主而使人心聽命焉則天命在我君子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凡以爲天下立命以坊民淫而興民德也○此章立一篇之大旨○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

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苦劫反○約窮困也唯君子因而亨小人則約矣貧不至約以坊其盜富不至驕以坊其亂慊快也足也貴不慊於上不以在上而得快足其欲也此皆禮之爲民坊者益猶漸也亂無自而生若其漸消去也○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樂音洛或如字乘去聲○樂者忘其貧好禮者忘其富衆而以寧謂有家國民人之衆而制節謹度以自安也天下其幾言其人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欲也荼毒草引詩言民情無厭安於爲禍制國以下乃所以坊之也都城卿大夫采邑之城城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此章與上章反覆一意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言大爲之坊民猶踰之也○石梁王



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音扶卽音潮○疑似之際以禮明之微未之間以禮表之○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去聲盍音褐○春秋之例諸侯卒則書爵正其終也葬則稱公從臣子之稱也楚越之君皆僭稱王故春秋書其卒而不書其葬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避國君也詩逸詩盍旦夜鳴求旦之鳥患之者惡其求所不當求也引詩以言人之各有定分不當妄求以犯上也○春秋夫子所筆削豈又自引以證其言蓋此篇只每章章首述夫子之意而其所引經傳則皆記者自引以發明所言之旨也○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德同姓以弒其君嫌嫌於偪君也異姓疏遠小以同車爲嫌然亦不同服德謂私惠此與上二章亦反覆一意皆章疑別微之說也然禮制難以詳據矣○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過也不以薄能受厚祿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朝音潮○惡謂酒肉之薄惡者言君子先以讓而民猶或至于爭也詩小雅角弓之篇言民心無良其相怨也各據其一方之見兄弟相讒以取爵祿而不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記者引此以實犯齒犯貴犯君之說也○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



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步妹反畜許六反號平聲○始死曰死既葬則反而亡或曰亡出亡也亦通偝背託謂託孤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戴媯常以先君之思勉我亦不偝死之意也號呼也無告無所託也自君子辭貴至此四章亦反覆一意皆坊民之爭利祿也○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貴人貴有德不吝於授祿也技才能也賤車不吝於賜車也言惟有德有才者則賜祿與車而不吝也與讓謂人敦實行而不爭也約言恐言之過其實也大言不慙則必無其實矣鄭氏曰約與先互言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愚按此二語與上文殊不相蒙未詳何說○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

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酌民言則輿論之可否以施之政教也天上施尊上之政教如戴天也犯謂違於民心亂悖逆也信以實也讓謂讓善舍己從人之意也報禮重謂天上施也詩大雅板之篇記者引以證酌民言之說也○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讓善於人則人莫與爭善而且可寡怨矣○詩衛風氓之篇履詩作體引詩意殊難解○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維王度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言君子讓善則民化而從之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度詩作宅引詩意亦未協○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音汝於音烏乎音呼○君陳周書此與書文小異謀事曰謀謀道曰猷引此以證讓善作忠之說○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太誓周書引此以言武王之讓善於親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遺棄也敬守之行有當改而無大害於事者亦必三年而後改之則厚之至也高宗當作諒命商書也然書說命及無逸篇文皆小異讙無逸作雍引書義亦不協此以上數章皆反覆讓善之說○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忿當作怠從父母之命而不怠也微諫論語所謂幾諫也不倦不違也詩大雅○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



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因睦以合族以燕食合族之禮致其睦也詩小雅角弓之詩綽綽寬貌言敦睦之○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以衣之衣去聲○車或可以通乘衣則不敢褻之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敬其親也○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不同位如不主奧不立阼之類書商書太甲篇言君不君則辱其祖引此以言父或無以厚子之敬則辱祖也義殊牽強○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不言慈以厚孝也戲不妨於娛親歎則恐傷親意○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上也老萊子近之○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上聲朝音潮○老老為其近於親也言作孝自朝廷始○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君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紱按孝也前章言薄於孝伯知孝者也此言忘有事有所尊而事之也追孝追遠以致其親則益甚矣此以上數章皆教民孝之意○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是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用祭器以饗神也菲薄物也美盛饌也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主人致禮於賓不在物之厚薄而貴有以將其敬賓答禮於主人亦不問物之厚薄而當視其心之敬否故主人親饋敬也客祭而食以報敬也不親饋則敬殺矣若乃無其禮則君子豈肯貪其美而苟食哉易既濟九五爻辭禴祭也寔受其福以其敬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既飽以德言非

徒飽其饌之美也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義即禮之體故於此言爭利而忘義○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反○承奉也醴味未成而尚之澄酒味成而下之是示民以不貪味也尸飲三者以大夫禮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而後主人獻賓以及衆賓皆飲一也因祭之酒肉而合族以使相旅酬飲燕睦族之道也堂上者對越其先而堂下者觀法於上教成於廟中矣詩小雅楚茨之篇○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廣周人弔於



家示民不偕也廣音壙餘音義見檀弓○每進以讓難進之義每加以遠示民有終也示民不偕以周人弔於家言不忍謂親之在野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上文雜引二代之禮故此復以子云斷之言送死大事不可不慎擇也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言失即遠之義且忍於卒事也○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不遠居主人之位不忍死其親也親已往而猶不忍代親故曰追孝諸侯即位踰年而後稱君此云沒喪蓋以畢葬事言不爭不貪君位也春秋魯僖公九年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奚齊即位未踰年故稱君之子卓即位踰年故稱君春秋書弑卓而此言及者只以證未沒喪不稱君之說不關里克弑君義也或曰及當作弑○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弟去聲長上聲不貳之作貳○資於事父以事君資於事兄以事長道無二致君子猶言公子君在則唯盡子臣之職而不干與於仕宦之政以尊君父也若有事於卜之日或君有故而使己攝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君親一致無可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君通諸侯言饋獻或人子所不能無而車馬之重則不敢及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貳二心也階偪也此章反覆以事親事君之道言而見其一致也○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



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先幣之先去聲菑音茲行下孟反○先先之也禮之先幣帛所謂蒸蔡者幣之未將者也蓋幣帛利也苟以幣爲先而以禮爲後則民將唯知有利矣辭謂禮文也欲利者民之情今廢禮而行其欲利之情則民必至於爭矣弗能見以疾病他故不能行相見之禮也視視而納之也不視其饋不以無禮而苟利也易无妄六二爻辭經文與此異田反草曰菑二歲曰畬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無事而苟祿也○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遺于位反穧才細反○詩小雅大田之篇文與此異秉把穧束稼耕田獵也食時不力珍時有常膳不力求珍

味也。不坐羊不坐大末詳或曰用以爲牲不復用其皮以坐也。詩邶風谷風之篇。葑蔓菁也。菲似蔊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言采葑菲者無并其下體取之以遠利於民則其德音無違而民願與之同生死矣以證不盡利之說也前已言爭利忘義此復加亡其身云者甚之也○子以上數章雜言燕享喪祭饋問之禮戒民爭利之意○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夫音扶取去聲從音蹤告工毒反以此坊民十一字舊在詩云之上陳氏移章末今從之○詩齊風南山之篇文與此小異克能藝樹也自獻其身言女子自薦枕席於男子○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



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取去聲去起呂反○魯春秋謂魯昭公之事昭公取於吳魯與吳皆姬姓諱之故去其姓而但繫之以國死書孟子卒若以爲宋子姓之女者○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祭禮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祭有男女交爵也古者諸侯饗賓亦以祭禮行之則大饗有夫人獻賓之禮矣陽侯繆侯兩君之謚也其國無考後世因陽侯繆侯之事而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之罪大矣然因之而廢禮則均失之者也○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賢徧反辟音避遠去聲○辟遠辟嫌而遠之也色厚於德好德不如好色也○子云好德如好色好去聲○鄭氏曰此句似未足愚按此下必有闕文錯簡○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章首闕子云二字遠去聲○古者諸侯不內娶漁色者下娶國中之女猶漁者之取魚將惟己所欲也問婦人之疾而不問其疾者以婦人之疾或有難於言者亦遠別之意也亂於族因漁色及姑姊妹而言○子云婚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迎去聲見賢徧反○舅姑謂妻之父母承進也子謂其女也言親迎之禮敬事如此甫刑周書呂刑篇也忌畏也敬畏之至則所行者皆可言而無可簡擇之言於身矣記者引此謂男女之交敬畏以行之則無淫褻之辱也此以上數章皆反覆言男女之別而以敬忌結之蓋所當敬忌者尤莫如男女之際云○此篇固多格言然辭意煩雜有忿疾於頑之意而啓人以性惡之疑雖皆倚伏聖人之言而未見其盡醇也○一本以授壻下有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十五字



無甫刑曰以下十二字

## 中庸第三十一

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禮經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御書此篇賜汪應辰以下是此篇之特重於他篇久矣然異說紛竄倚伏其中茫不可擇迨程子表章之而朱子爲之章句或問是篇乃特列於四子書云

### 表記第三十二

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凡五十章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應氏曰歸乎之歎聖人周流不遇覩世道之日衰念儀型之有本也愚按凡人著乎外者必本乎內若乃致飾於顯以待矜而莊待厲而威待言而信則其本不足無以爲民表也君子戒懼慎獨之至則所以立民表者不待見而後顯不待矜而自莊不待厲而自威不待言而人信之所謂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者也又何必得位行道而後有以化

民哉此孔子所以有思歸之歎也○此節一篇之目○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此即上章之意而申則不失足於人而人自畏之正顏色斯近信則不失色於人而人自憚之出辭氣斯遠鄙倍則不失口於人而人自信之此君子所操存省察而立民表者也敬畏之至斯在躬可無擇言矣○子曰禓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應氏曰文質異宜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瀆溷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朝音潮○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放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苟簡愚按此亦主敬之意○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辟音避遠去聲○慎以執事則不至於取禍篤以處己則其誠不可揜恭以接人則自遠於恥辱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非以正行豈區區辟禍不揜遠恥哉記者重言此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仕鑑反○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故莊敬自持則精神日以強固安肆自弛則心志日以偷惰儳參錯之貌應氏曰心無所檢束故儳焉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程叔子甚愛此章曰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齊側皆反見賢遍反○雲莊陳氏曰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焉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溺於所褻也愚按此怪歎之辭○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告工毒反○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禮者相見之節必以辭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愚按交際而無禮則必流於狎侮先王所為謹始慮終也易蒙卦彖辭初筮則神告之以其誠敬也再三則不誠不敬矣故不告記者引此以言人之交際無或不敬於始而致後之狎侮相褻也○自次章至此皆以敬立民表之意○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仁者心德之全人道之備也仁得於己謂皇建其有極也義者應物之則制事之宜也以義制事而物無不受裁故曰天下之制仁體而義用也報者屈伸感應之理稱物平施之道也利順也謂天下自然之情也報者物情之自然而義以制之義者吾心之裁制而報以行之○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承上章報者天下之利而言勸勸於施德懲懲於作怨也詩大雅抑之篇讎答也太甲商書今書文小異后君胥相寧安也辟亦君也引此以明勸懲之說雲莊陳氏曰論語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云以怨報怨恐非孔子之言也或曰以怨當作以直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因上文引詩書故再以子曰別之寬身之仁言以寬厚自處而似於仁耳非中正之仁也此報之失其刑者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惡皆去聲○方氏曰欲而好仁知者利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畏罪者強仁之事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呂氏曰安仁者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能以盡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眾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眾人所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愚按議道自己責己之周也置法以民治人之恕也己盡道則可為民表法可行則利乎人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眾人望人則易從○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功事功也情猶實也仁之事功

同而其心之安勉公私或異故與仁同功其仁猶未可知過者偶然之失人情所不能掩者也至於過而猶有不拂乎愛之理者則其心之至誠惻怛而非僞也斷可識矣但論語言觀過知仁謂人雖有過猶可因過而知其心耳此則似觀仁者必待其有過意雖是而語未圓蓋傳述孔子之言而不能無失其真矣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知音智强上聲○利猶貪也仁者則安於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此雖有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者也畏罪者强仁則有爲而爲之未能不失於所忽矣此所謂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仁以心言感也道以事言應也心純於仁則事無不合道若人之舉動右先而左隨之也仁理也人謂人所得於天而成爲人者性也道者當然之路以在物言也義者制物之宜以本之身言也仁者體之存義者用之發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仁陽而義陰有得乎所稟之偏者所以不能無弊然薄義不可以言仁薄仁亦未必盡合於義此舉其偏詣言之以見體用之不可偏廢也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王去聲○至者心純乎仁自然合道仁之熟義之精也天下望而歸之所謂天下之表也義者制節謹度不敢違道利仁之事也正己以裁物所謂天下之制也考者未能實見乎義理之當然而因事察理惟恐或失强仁之事也順而不拂亦可以無大失矣所謂天下之利也仁者非必皆王而包涵徧覆則王天下之氣象義者非必皆霸而制節謹度則長諸侯之規模○自仁者天下之表章至此皆言仁義報三者之道而要之以仁爲歸也○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仁一而已矣而安仁利仁有不齊也義則隨事付物有長短小大之不同又非可以數齊者矣憯怛本於中心安仁利仁之事也率法而强



仁雖未至於仁然亦求仁之資矣習而熟之天理可以日見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芑苦菜任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指成王也詩言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安其能敬之子則武王之事也記者引此而言仁者中心愛人則親賢樂利之澤流於子孫此仁之至也國風邶風谷風篇閔窮皇暇恤憂也詩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之後乎記者引此而言率法强仁者兢兢業以求免失而已未能及遠也○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勝音升夫音扶度待洛反○道路也病遠莫能窮矣兼統萬善取數之多也以義度人挈其長短大小以充義之盡則盡仁者鮮矣以人望人則隨其量之所至苟有一善皆可與於仁之數如管仲之功夷齊之讓皆可言仁是以賢者可知也○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輶音猶鮮上聲好鄉皆去聲俛音俛○大雅蒸民之篇輶輕儀度圖謀也仲山甫賢臣名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唯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不能有以助之記者引之以證一人而已之說即上章器重之意也小雅車舝之篇景行大道也止語辭言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孔子讀詩而贊之言詩人之好德也如此鄉往之切而躬行之乃道無終窮人壽有限則亦安能以盡道之量哉而好仁者不計也則忘其年數之不足惟俯首以日孳孳至於死而後已焉此蓋堯舜猶病之心即上章道遠之說也應氏曰上章言器重道遠而人不可以全責此又總敘而勸勉之○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好去聲○器重道遠仁之難成也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私欲間之而不

知好焉已耳。人人失其所好之正。此仁所以難成。然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過不易辭哉。辭謂解而去之。蓋仁雖難能。而苟知好仁。則至之亦易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近去聲。信近情當作情近信。夫音扶。易音異。鮮上聲。○恭。謙抑。儉。節制。情。質實也。敬讓以行此。主以敬讓之心。而出之以恭。守之以儉。實之以情也。復禮存誠。皆求仁之事。如是而失之者。鮮。卽上章仁者之過易辭之意也。恭雖未足盡禮。然卑以自牧。則言動寡過矣。情雖未能盡實。然悃幅無華。則人可其信矣。儉雖未可言仁。然寡欲寧靜。則隨寓而安矣。此所爲近禮近信近仁也。反是而矜高侈肆浮僞。其去仁不日遠乎。詩。大雅抑之篇。溫。和厚貌。基。址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行下孟反。以行之行。如字。移如字。又尺止反。○上章示人以求仁之方。此章言君子化民於仁之事也。制行。制民之行也。不制以己。謂寬以誘之。而不遽責其如己也。怨而易從。則民有所勸勉。民自知其不逮。則有所愧恥。行其言。謂從其教也。制禮以節其性。敦信以存其誠。此教民寡過之具也。容貌。進退揖讓之容。文之者。飾貌以教恭。制外所以養中也。衣服。冕弁衰絰之服。移之者。制節以教儉。使服弁冕而知敬。服衰絰而知哀。有以潛移默奪於其志也。此二者。又皆禮以節之之事也。或曰。以存其誠。教民寡過之具也。容貌。進退揖讓之容。文之者。飾貌以教恭。制外所以養中也。衣服。冕弁衰絰之服。移之者。制節以教儉。使服弁冕而知敬。服衰絰而知哀。有以潛移默奪於其志也。此二者。又皆禮以節之之事也。或曰。移當作稱。謂辨衣服之制。以稱其內。使顧名思義也。亦通。朋友。交際報施之情。極之者。由中以教信。極。猶至也。自盡其情而不容已也。此所謂信以結之也。壹。專也。凡上之所以教。皆欲民專一於爲仁。而恥爲不仁也。小雅。彼何人斯篇。引詩而言。聖人之化民如此。焉。則民皆自有以生其愧畏也。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行下孟反。衰七雷反。稱尺證反。○此言君子循教之事也。遂。成就也。德。有諸己。行。措之事也。制外。養中。顧名思義。知以自勵。則趣嚮壹而心德可全矣。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鵜鶘。洿河水鳥。洿澤食魚者。記。詩作其。鵜在梁。則不濡其翼矣。小人無實德。又何以稱其服哉。○自仁有數章至此。皆以言仁之難能。而又示人以求仁之方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盛平聲。○義者。萬殊之分。各有其當然之理。故無貴無賤。各盡其所當然。卽所謂義者。天下之制也。故天子事天。諸侯事天子。然。必天子誠敬以奉天。而後諸侯亦勤事以輔天子。則倡之自上也。事天。舉親耕爲言。其實承天出治。非但祭祀。○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此下言人臣之義。德覆天下。而不敢自居。義之盡。仁之至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役。爲也。恭。順。儉。節。仁之方也。忠信。辭。讓。禮之本也。仁以內言。禮以外言。恭。儉。制外。養中。信。讓。由中達外。尙。猶多也。儉於位。言儉以自處也。不自尙其事。以下七句。皆恭儉信讓之事也。自盡其道以事君。而得君與否。所不計焉。必不以不得於君而變其守。仁之厚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施音異。弟去聲。與平聲。○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貌。藟藤也。施蔓也。枝曰條。幹曰枝。回邪也。言君子有凱弟之德。則福其所自致。非有回邪冀倖之私也。引詩而言。此惟舜禹文王周公之事君有如此者。又言其德之大而心愈小。所以福自降之。詩大雅大明之篇。小心翼翼。恭順之貌。昭明懷來也。方國四方之國也。又引以證文王之事。而舜禹周公可見矣。○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張子曰。惠當作德。行下孟反。處上聲。○尊。顯名譽。壹。專也。先王制謚以尊顯其人之名譽。然惟節取其事行之大者以專其德。是不欲名之過於其實也。求處。求以自處也。情。實也。過行弗率。不敢循率太過之行。而以中正自守。厚之事也。處情處厚下賢。即上章恭儉信讓之意。凡以恥名浮於行。故求自處者如此。○子



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行下孟反。○言后稷教稼功被天下。然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耳。是不欲名之浮於行也。自謂便人。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自君子之所謂義。章至此。皆言自盡其當然之義。○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弟去聲。說音悅。樂音洛。○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弟。易也。強。強勉不已之意。說。遂之也。之。指民而言也。本和樂之心以教民。而教思無窮。無忘疾求。備之意。本乎易之心以安民。而容保無疆。無干譽從欲之私也。母。無通。樂勝則流。樂而無荒。言和樂而中節也。禮勝則離。有禮而親。則禮備而不偏矣。威莊。謂莊敬嚴威。安。則自然而非勉也。孝慈者。易直子諒。敬。則純一而無雜也。此反躬而言其凱弟之實。所以爲強教悅安之本也。君有和樂平易之德。以強教。說安其民。則民樂其教而不敢慢。懷其惠而不能忘。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然非聖人不能與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下無能。謂賤之也。命。謂君之教令。汪正學先生曰。今人不畏上之法令。而畏鬼神。是命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也。此節反覆言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以見兼之者之難也。蓋記者因上節父尊母親之言。而衍此。殆未必孔子之言矣。○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遠。去聲。惷。昌容反。喬。施。式至反。○命。命令也。惷。愚。喬。矯。蕩。放也。不靜。無定主之意。蓋務於鬼神之不可知故也。勝。謂自克以免刑罰也。賞罰用爵列。如車服之數。八辟之議之類。利。便捷也。賊。害也。蔽。遮掩也。言三代各有所尊。而其後皆不能無敝也。○董子有言曰。道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然則昔三代明王之創制。而果有偏勝哉。此章之說。考之他經。皆未見其有合。如尊命先賞在夏。既無可據。而商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則未見其先罰也。且政刑之治。民免而無恥。此孔子所以歎後世也。今曰夏尊命。殷先罰。是夏禹商湯亦徒事政刑之治哉。果如其言。則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是三代盛王。皆未得爲凱弟君子也。石梁王氏曰。此章未敢信爲孔子之言。○子曰。夏道未瀆鬼。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

而賞爵刑罰窮矣。強上聲。○瀆煩褻也。雲莊陳氏曰。強民不服。而成王周公化之之難也。賞爵刑罰之制。至周而詳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也。○夏時不求備。蓋民風猶朴。不待多求也。至殷而風氣日開。教民者不得不詳矣。周之禮明樂備。此皆勢所必至。聖王與時偕行。不相沿襲。若右虞夏而左商周。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勝音升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勝如字。○殷尚質。而此亦曰文者。以對虞夏言。則已文也。○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僭忒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不厚其子。謂傳賢也。僭忒之愛。言愛之切也。教人以善。謂之忠。忠利之教。蓋正德利用是也。此即前章強教說。安之意。安而敬。言敬之不待勉強也。富而有禮。有節而不傷財也。惠而能散。有惠心斯有惠政也。此即前章悉而無荒四句之意也。其君子以下。言其化之及人者。恥費輕以自奉。輕實輕貨。皆以公之人也。忠以盡而不失之犯分。義以方外而不失之峭厲。有文章而非競於外炫。寬以容物而不失之無辨。此皆尊仁畏義之事也。又引甫刑之稱舜者。以實之。蔡子曰。以德爲威。而天下無不畏矣。以德爲明。而天下無不明矣。○應氏曰。自庶民大德以下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唯舜禹文王周公爲仁之厚。而后稷近之。自凱弟君子以下至此五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而唯虞帝爲德之至。愚按虞帝不可及。只此語是孔子之言。記者因此言而衍爲得失升降之說。抑知稱舜之不可及者。蓋謂其性之之德。及其時遇之隆耳。若以不厚其子爲至德。則是至禹德衰之說也。子民如父母。三王所同。孔子稱禹無間。稱周至德。安見其獨以至德歸舜。三代乃老莊見解。非孔子之言也。○子言之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應氏曰。資憑藉也。經世之學。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爲籍。然後自獻其身。以踐其言。自獻如書云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愧也。昧敢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爲後世若登壇東嚮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呂氏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易大畜彖辭。不家食吉。言所畜者既大。則可出而事君。受祿也。○此承上章受祿不誣之意。言也。不以小言受大祿。固矣。若不以大言受小祿。則豈敬事後食之意乎。石梁王氏曰。此非君子之言也。○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女音汝。○雲莊陳氏曰。下達。謂趨乎污下。如謂吾君不能及。長君逢君之惡。皆是也。尚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以進也。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臣能安靖敬共其職位。而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以與女也。○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讟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讟音謗。○尸利。謂固寵以求利。○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讟。非孔子之言。○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葉氏曰。邇臣。三公也。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宰。冢宰。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侯。藩衛所自倡。故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諫。所以正君。陳。則直言以揚君之過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爲言。胡也。記者引此。言臣既心乎愛君。則胡不直以陳之。而有不欲顯言者。是以中心藏之。無日而能忘之也。此蓋不顯諫之意。其用心厚矣。然諫有不可。例論者。則視乎時可也。○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

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音異遠去聲○難進進之審也易退退之決也有序謂讓德而無競進之心也若易進難退則竊位固寵而凌競之風起傾軋之勢成矣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此賓主相接之禮君子之出處亦猶是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境同要平聲○內存利祿之心而外飾屢去之迹是要君也○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去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境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慎始審於進也敬終敬其事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



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音避難去聲朝音潮○君使其臣言君有所使於其臣也慎慮而從者敬君之命不敢以得君而慢事也孰熟同孰慮而從終事而退則審慮之至不敢有怨於君而委曲以成其事所謂利艱貞吝及事終可退則引身而退以自免也易蠱卦上九爻辭引此以言身在事外乃可以高尚其志若處其位則不可不履其事也○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賁音奔○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義理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義理以治斯人而已天秩天敘天命天討莫非天也命合乎義理為順天命不合乎義理則為逆天命順則臣將不令而行逆則臣雖令不從矣詩鄘風鶉之奔奔篇姜姜賁賁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記者引此而言君苟無良則臣下不欲以為君以證逆命之說也○自先賁其言章以下皆言人臣事君之道此章則又歸責君身以立臣民之表也○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雲莊陳氏曰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而盡信其人之言者不必有德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者也辭實有枝葉則蕪辭蔓說而已此皆世教盛衰所至故以有道無道言之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音談○此皆不欲其辭之枝葉也接交也不以虛辭說人故如水而言必有實則淡以成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餤進也○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衣去聲食音嗣說音稅○



不以口譽人不徒以虛言稱人善也忠表裏如一也國風曹風蜉蝣篇說舍止也引詩言憂其無歸則使之歸舍於我亦不以虛言悅人之意也○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口惠而實不至有虛言而無實惠也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無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順人之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貌旦旦明也引此而言人之輕諾而不踐言者其致怨如此也朱子曰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與平聲○情疏而貌親所謂以色親人也小人謂細民穿穿壁窬踰牆言其匿情飾貌常畏人知也○子曰情欲信辭欲巧雲莊陳氏曰巧當作考情欲其信大學意誠之謂也辭欲其考曲禮必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不考則無稽之言矣愚按陳說可通不然則辭欲巧非孔子之言也○自

君子不以辭盡人章至○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唯天子受命於天然而天不言也三代明王無時而不稟以敬事天地神明之心故凡所有事皆不敢自以爲可行而託之卜筮以稟命於天所謂紹天明者是也王者之稟命於天猶人子之稟命於親焉耳不犯日月以下蓋記者之言郊特牲郊用辛社用甲日月素定凡舉他事皆不可犯此素定之日故曰不犯日月其餘若羣祭祀及舉事則皆卜日而行周禮太宰祀五帝卜日太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是也此皆不違卜筮者也周禮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卜筮並用蓋祭祀常事及事之小者則卜筮不相襲亦不敢瀆神之意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子曰牲牷禮樂齊盛不違卜筮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齊音粢盛音成不違卜筮四字舊在用柔日下今依陳氏改定○雲莊陳氏曰以其一聽於龜蓍故神人之心皆順也○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易音異○承上章末節之言而記此富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以迄於今明其祿及子孫也○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大廟之大音泰○大人謂天子諸侯器指蓍龜言也威敬言不敢褻也天子無筮非無筮也以卜爲主筮則天子不親涖也諸侯有守筮則與守龜並重也天子道路則用筮蓋天子之龜不以出畿甸也諸侯出境不用筮避天子也諸侯適他國而擇所宅之館次則用卜則道亦用龜矣天子天下一家其適諸侯處太廟不必卜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長之丈反○雲莊陳氏曰敬其禮則用祭器敬其事則詢龜筮



下瀆不褻以其敬也孔氏曰敬事君長謂諸侯朝於天子及小國於大國愚按用祭器詢龜筮皆凜以神明之意所以致其敬也終篇以此以與篇首之言敬相爲首尾也○文終之以敬焉亦有志者之所述也顧篇中純疵相間擇焉未精讀者不無憾焉欲其爾焉可已

## 緇衣第三十三

陸氏曰劉瓛云此篇公孫尼子所作也愚按此篇大抵致意於好惡言行之間略與前篇相類取次章緇衣二字名篇凡二十五章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音異○好惡明而不惑言行壹而有恆上之所以易事也上易事則下亦無險陂隱伏之情而易知矣刑之所以不煩也自此至十七章皆言爲上易事之事十八章以下則汎以爲下者言之○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去聲上惡字去聲○緇衣鄭風篇名巷伯小雅篇名其惡惡也欲投之豺虎有北愿謹愿也言爲上者好善惡惡之誠如此則合乎民所同然之心民亦興起於善而不爲惡不待於爵賞刑罰之煩矣大雅文王之篇儀式刑法孚信也文王止於至善者也誠以文王爲式法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夫音扶子音慈孫去聲○德己所得於身者教民以德本諸身以爲教也齊所以一之也格至也政法制禁令也遯逃遯苟免也言躬行以率民使之有所觀感而興起而民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則又以禮一之則民皆有以至於善若所以教者惟事乎法制禁令之末及教之不從則又以刑一之則民心離遯苟

免而已。惡以愛之。信以結之。恭以涖之。皆以德率民也。民親上死長而興讓。有恪心也。甫刑文與書小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言苗民不用善道化民而制以五虐之刑。名之曰法。故其民皆化於惡德。而舜竄之以絕其世也。○石梁王氏曰。傲論語爲言。意便不足。○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惡皆去聲○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立。立之於位。蓋謂舜舉仁。言不必在位者皆仁人也。此蓋論語舜舉皐陶不仁者遠之意。詩。小雅節南山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大雅。下武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而天下皆以之爲法也。或曰。舜立禹三年。而百姓皆被其仁。以遂其生。非必人人而徧愛之也。亦通。○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禮記章句《卷之九 緇衣第三十三 弄

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好去聲長上聲子音慈說音悅梏音覺行下孟反○章志。明示其所好惡也。貞教。正其身以立教也。尊仁。所志所教皆一於仁也。以此三者而慈愛其百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民致力於行己。以順上之教矣。詩。大雅抑之篇。梏。直大也。言人君有直大之德。行則四國無不順從之也。○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僭音弗。危行。而行之行下孟反。僭音愆○綸。綬。綍。索也。綸大於絲。綍大於綸。言上之出言雖甚小。而在下者奉而行之。則甚大。以見言之不可不慎也。游言。無實之言也。在上者倡爲游言。則下之浮詩必有甚矣。危。過高也。爲上者顧行而行顧言。則下亦化之。而言行相顧也。詩。大雅抑之篇。淑。善也。止。容止也。僭。過也。言慎行。而慎言可知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去聲行下孟反於緝之於音烏○道。引導也。君子道人以善。而禁其非。要必本當躬之言行。道以言。禁以行。互文耳。言慮其所終。慮其終之敝也。行稽其所敝。考其敝於終也。蓋言行之發。稍有所偏。則其終必有所敝。對舉之。亦互文也。詩。大雅抑之篇。爾。指君子言也。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熙。光明也。止。語辭。蓋君子之言行。要於敬而已。緝熙。所以致其敬也。敬止。則無不敬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長之丈反從七容反○貳。雜也。壹。純也。詩。小雅都人士之篇。章。條理也。周。周京也。引詩言君子能正其衣服容貌言語。則爲民所瞻望也。○子曰。爲上可望而禮記章句《卷之九 緇衣第三十三 卑

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雲莊陳氏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尹吉。當作伊告。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風鳲鳩篇。引書以證君臣同德。又引詩以證壹德之實○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章善共音恭好去聲○呂氏曰。章。明。癉。病也。善厚惡薄。章之癉之。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明。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長上聲好惡行反共音恭卭音窮○上之好惡無定則予人以可疑矣。下虛文而無實則予上以難知矣。此與前章正相反也。章好慎惡用情之公以慎也儀行有可儀之行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不援其所不及不務爲過高之行也不煩其所不知不多爲怪誕之言也上以好惡言下以言行言亦互文也詩大雅板之篇板反也卒盡癉病也引此以言上之失道也小雅巧言之篇卭病也小人非能恭其職業也只以爲王之病耳引此以言臣之失道也。○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失其道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人則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康誥周書敬明乃罰敬以明其刑罰也播布也不字衍文迪啓也言布刑以啓迪其民○子曰百姓不親犬臣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比必二反○不親不附於上也而無忠上之心上以富貴縻其臣而無忠敬之實以信任之不專故大臣不得盡心於其事而左右乃相與阿比以間奪大臣之權此大臣所以不安於位也朋黨梗其中以相蒙蔽則上下判隔而民之不附有由矣故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表謂民所瞻望而就正者也慎之者毋啓寵納侮之意道由也路也謂民之所由以通於上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不以小臣謀大臣則大臣無不以之怨而安其位矣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相爲讒疾而無朋黨矣不以內臣圖外事則遠臣不患於蒙蔽而百姓親附矣蓋人君當慎於擇人而誠於委任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苟疑信相參用其人而恩禮不至信任不專則未有不啓小人讒佞傾軋之端而亂其國是者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



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失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顧命將死而回顧以命其後之辭也小謀敗大作見小利而害大事也疾惡莊正也后謂嫡妻亦僭稱也葉公卒孔子後而此引其顧命記者所引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知其賢而不親之知其賤而復信之以好惡之不誠而中於私欲也舉錯失其宜則民親上之心由是失而上之教下者益煩而不從矣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之求我以爲法則唯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莫能用也君陳周書引詩書所言皆既知其賢而不親之證也。○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而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易以豉反夫音扶閉如字○小人細民也大人謂在位者賢廣也口之用廣而傷煩也閉於人謂民情多所隱閉而不欲以告人也鄙卑狹也蓋好惡之公民心所同然而其識量淺矣敬者體之以達其情順之而同其欲惡也若以爲閉鄙而慢之則溺矣此言人情之每溺於所褻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省悉井反○太甲商書虞虞人機弩牙括矢括釋放也伊尹告太甲言毋顛越先王之命以自取覆亡也當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而後發之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兌音悅○兌命商書蔡子曰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禦身輕動則有起兵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所輕予干戈所以討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太甲

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孽災也逭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相去聲○尹吉當作伊吉亦太甲篇文索子曰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施氏曰作爲心勞日拙則闕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不闕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其能陳氏曰凡四引書皆言不可不慎之意○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好去聲○方氏曰民以君爲心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質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愚按數語最爲切摯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此逸詩也先正



猶先賢也言明且清好惡辨也言昔之先正如此今則誰能秉執國成乎胡不自處以正而終勞百姓也雅當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作牙資書作咨節約闕一吉字○君牙周書怨咨者民自傷其生之艱難也祈大也引此爲言見君民一體民之疾苦爲上者所宜深念也○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行下孟反○言爲臣者不自脩其言行則事君之義不純而行無所肖似矣以上多主在上者言此節以下乃以在下者言此節與臣儀行不重辭者正相反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有之行去聲言同之下闕則繹二字○物實格式質正略約也呂氏曰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非踰矩之行生死由之而不可變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志記也多聞多志猶不敢自信而質正於人然後用之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倦也雖由聞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蔡子曰圖政者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然後行也愚按引書以證多聞三句之意也詩曹風鳲鳩之篇儀一即行有格之謂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能好之好去聲惡去聲○正友之能正己者也君子受善故友之正己者則好之小人惡聞過故友之正己者則怨之也朋友有鄉以同道爲朋也其惡有方惡其不善耳好惡一於正而有恆故遠近皆不疑其阿私也詩周南關雎之篇好善仇匹也言君子有良善之朋也○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上惡字去聲○於貧賤者有過則遽絕之於富貴者有過而或不欲遽絕之是



利於交富貴也惡惡之心不著是好賢之意不專矣詩大雅既醉之篇攝檢束也引此以言朋友之交當相檢束以威儀也豈以利交也哉○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好去聲○雲莊陳氏曰好惡當循公道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音亦○呂氏曰有是物必有是事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葛覃周南篇名射厭也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不厭也○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此亦上章之意既有言矣則當從而行之飾爲大言則行之也難矣故言不可

飾也。既行之矣。則可從而言之。行有不善。則不可以言矣。是行無可飾也。蓋言恆失之過。而行恆失之不及。故君子寡約其言而用力於行。以履其實。然後言皆可行而行皆可言。無庸外飾矣。大誇也。小微之也。君子如此。則民亦化之。不能誇其美而自掩其過矣。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引詩大雅抑之篇。玷。闕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小雅車攻之篇。允。信。展。誠也。引此以言君子之成其信也。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周由觀。當從書作割。申勸。○君奭。周書。蔡子曰。言昔上帝降割於殷。申勸寧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也。愚按。此引以言君子之勉於實德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與平聲。○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有其實。則能常久。虛夸。則不能有恆矣。不可以爲卜筮。謂以無恆之人而稽之卜筮。卜筮且無由定其吉凶也。此與論語不合。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龜厭惡其無恆也。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兌音說。○書云。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引書文。錯誤。略依此意解之。蓋謂朝廷爵位。不可及此無恆之人。必其有恆心者。以涖政事。則政事純矣。以言人之不知無恆也。又言無恆之人。黷於祭祀。是爲不敬。惟其無恆。則禮必煩亂。難以事神矣。以言神之不知無恆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貞。卦九三及六五爻辭。言人而不能恆守其德。則或且進之以羞。其六五爻辭。與此章義不合。當屬衍文。○此篇言人當慎於好惡。言行而終之以誠。其中亦多粹語。然依附聖言。於義實多不足者。

## 奔喪第三十四 吳氏以爲此古禮經遺篇云。

奔喪之禮。始聞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使去聲。○始聞喪。統五服言。使者來訃之人也。始聞遂哭。哀至不暇問故。故盡哀而後問故。又哭盡哀也。遂行。日行百里。皆急遽之情也。不以夜行。防患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其情益遽。不復以百里爲程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未得行。若奉君命出竟而使事未畢之類。聞喪四日而成服。此又統五服言之。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竟。上聲。辟音避。朝音潮。○此在道時。哭之節也。過國。過他國也。哭辟市朝。恐驚衆也。其國竟。本國之竟也。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鄉去聲。○此專言奔父喪之禮。而以爲主後者言之。入門左。入門而西。升降皆由西階。未忍由阼也。殯東西鄉。主人哭殯之位也。在家而親死。則始死笄纚。小斂畢乃袒括髮。以俟堂。此自外歸。不及小斂。故即括髮袒也。堂下東。主人與賓哭踊之位也。襲。掩袒也。加絰帶於序東。復堂東之位。又就賓位而徧拜之。又反堂東位而成踊。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如上文拜賓以下之節。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門。殯宮門。寢門外不哭。神道深闊故。閑之。相。贊禮者。次。中門外廬次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又哭。明日朝哭也。三哭。又明日朝哭也。其升堂括髮以下。皆如始至之儀。三日成服。三哭之明日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爲去聲。○非主人。則統衆子及五服之親也。衆子爲父有升堂括髮諸節。下文則專自齊衰以下言。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齊音咨。衰七雷反。篇內同。免音問。篇內同。○中

庭北面哭不升堂也免猶括髮也麻加絰也蓋既不升堂故免於序東遂加絰然後即哭位祖哭踊也有祖即有襲可知主人爲拜賓則非主人者無拜賓後復位成踊之節矣待之謂待此奔喪者非賓客故無變於所哭之位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亦以適子爲主後者言也西面堂上殯東西面也襲免絰於序東易括髮之麻以布輕於父喪也於又哭不括髮則免而已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人拾踊拾其劫反○婦人奔喪蓋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堂側階非阼階也東髮髮於堂東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主人與之拾踊賓之也凡哭殯之位見喪大記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



踊相者告事畢葬後始至則先之墓重親魄所在也主人在家之眾主人也括髮下當是闕一袒字即主人位即其爲喪主之位也此亦以爲主後者爲其父言之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在道不可不冠故遂冠而歸門寢門北面庭中北面尸柩不在不升堂也此括髮之位疑在序東括髮以下如在殯之儀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括髮下皆當有袒字五哭者成服之朝哭又明日朝哭也三哭五哭皆不數夕哭鄭氏曰既期而後歸奔喪則五哭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即畢也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喪爲去聲○孔氏曰一括髮謂歸入門哭及殯一括髮不及殯亦一括髮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孔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寡不同若奔在葬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以下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正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愚按西面哭異於主人也有成服則有免麻若小功以下雖已當除者亦必免麻而後除也即位下亦當是闕一袒字有袒而後有襲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孔氏曰東即位謂奔喪者東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愚按於此言免袒則前奔父喪者及上節皆當有袒字可知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



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雲莊陳氏曰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其節次也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

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雲莊陳氏曰袒絰者袒既襲而加絰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踊以服除哀殺故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齊衰以下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唯免麻於墓所哭罷則除無括髮等節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

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

前言爲子者聞喪未得奔喪爲位之禮此乃言齊衰以下聞喪未得奔喪爲位之禮也三日五哭卒者并數夕哭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也三日五哭後則暫止而急謀奔喪矣雲莊陳氏曰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固爲位而哭其餘則不得爲位也此言非親喪亦得爲位者非奉君命出而爲私事未奔者也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

雲莊陳氏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主爲之出送賓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愚按此上疑有闕文成服拜賓上亦疑有闕文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上文言遠近而奔至家成服者也故此又言若所爲服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後往亦可以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與雜記小異當以此爲是哭父之黨於廟



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師及父之黨與檀弓異以檀弓義長或謂檀弓所言者殷禮而此乃周禮也然不可考矣於野張帷設帷幄而哭也鄭氏曰不奠者以其精神不在是也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九九哭七七哭也九哭九日七哭七日餘放此大夫哭諸侯哭舊君也諸臣在他國爲使而出也皆不敢拜賓避爲主也與諸侯爲兄弟諸侯之兄弟在異國者也壹袒者初爲位一袒明日以往則不袒也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此既葬而後始來弔也先哭於家禮施於生者也又哭於墓情厚於死者也皆爲之成踊於家於墓皆成踊也主人西面倡踊賓北面從之踊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長上聲○父在皆父主喪家統於尊也然父不爲庶妾庶子庶婦庶孫主喪則亦各主其喪此大概言之耳父沒則兄弟雖同居亦各主其喪以親不同故也然兄弟死而無後則長兄主之親同長者主之加父母之喪適長子爲主母喪兄弟喪妻喪父在父爲主是也不同親者主之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自爲之主及有喪無主後者齊衰者代之主皆必以親者爲主也此非獨無齊衰者而後大功者主之奔喪禮因奔喪而類記於此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遠兄弟小功緦麻也雲莊陳氏曰小功屬之親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可耳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句麻嫂叔無服以厚別耳然戚屬親矣故必爲位而哭婦人降本宗無服者本服緦麻也故亦爲位孔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弔服加麻也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尊卑異禮如此



禮記卷九 終

# 禮記卷之十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陡園
古歙汪　鏞範泉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 問喪第三十五

設問以明喪禮之義。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斯色買反又音師扱昌匝反乾音干爲去聲飲去聲食音嗣夫音扶○雞。笄同。



斯。當作纚。韜髮之繒也。親喪去飾。故投冠而露其笄纚也。徒。空也。喪屨未成。故空蹠也。扱上衽。扱深衣之前衽於帶間爲號踊恐蹠之也。交手哭。交兩手拊心而哭也。厚曰糜。薄曰漿。形變於外。徒跣交手哭踊之類。口不甘味。謂水漿不入口。身不安美。謂去冠屨之類。○此始死第一節。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斂去聲後同。懣謨本反○三日而斂。以大夫士言。大斂以前。在牀曰尸。既殯以後。在棺曰柩。動尸。如浴襲小斂徹堂大斂之時。移動其尸也。舉柩。如啓殯升車朝廟出葬之時。舉動其柩也。哭踊無數。非若阼階成踊及朝廟踊與賓拾踊有九跳三踊之數也。懣煩也。謂悲哀之志懣煩於中。而氣盛鬱於體。不能發洩。故袒而踊之。以動其體。而舒其心之懣。下其氣之盛也。此專以男子言。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發胸。啓前領而露其胸。乃以手拊擊其心也。爵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踊聲相續也。此對動尸舉柩而以婦人不袒言。若成踊之節。則婦人亦三踊九跳。不爵踊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辟匹亦反○辟。拊心也。送形而往。魄瘞於土。迎精而反。既葬而迎魂以歸也。○此自斂殯至葬第二節。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上時掌反喪去聲辟匹亦反○望望。瞻矚貌。汲汲。急促貌。皇皇。彷徨也。承上文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而言之。入門。反哭入廟門也。主人上於堂。主婦入於室。亡。無。喪。失也。盡哀而止。言他無所寓其情也。悵焉。失意貌。愴焉。悲切貌。惚焉。恍惚如或見也。愾焉。歎恨意。而已矣者。言他無所用其力也。○此往葬而反哭第三節。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儆幸復反也。祭之宗廟。謂虞祔之祭。始立之尸。是以鬼享之也。儆。警。酒。希冀也。冀望親之精神來歸而受享也。此就望死者之情言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壙聲苦。思。肩反。枕。去聲。塊。苦外反○哀親在外。對居廬言。哀親在土。對苫塊言。此就生者不能自安之情言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卒哭以前。哀至則哭。卒哭以後。猶朝夕哭。皆哭泣無時也。服勤三年。服行喪禮之勤三年也。前言惻怛疾痛。而此言思慕者。哀以漸而平也。孝子之志。言非強也。人情之實。言非僞也。○此葬後終喪第四節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故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

矣。室家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爲去聲。斷丁亂反○自此以下。皆設問以明禮意也。三日以俟其生。以倩理言也。室家之計三者。以事勢言也。三日而不生。則不容不斂。而其事其勢亦可斂矣。故聖人斷而決之。以三日爲斂之期。而定其制也。○一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免音問。下同。傴居黍反。跛補我反。稽上聲○始死。去冠及小斂。則素委貌以將事。既斂。則投冠括髮袒而�尸於堂。降堂東。即位踊。而後襲。加絰。是後凡袒。則必去冠。是冠者不肉袒也。免以代冠。言免而括髮可知。又言免袒擗踊。皆悲哀之所形。故喪禮惟哀爲主。而免袒擗踊。或可以權之。有本而後有文也。擊胸傷心。稽顙觸地。皆哀之至之所發焉者也。男子亦有拊心。女子亦有稽顙。此各舉一節言之耳。○再設問。以明免袒擗踊之意。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之所服。言去冠時之所服也。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未冠。故不嫌於不冠。若孤子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下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緦。幼未知疏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緦。緦者。以其當室而爲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爲成人之緦矣。故曰緦者。以其免也。○三設問。申言免以代冠之義。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杖者何。問何所取義也。竹桐。一也。言或竹或桐。爲父母之喪上下同也。苴以色言。竹圓象天。削以形言。削方象地。竹節外著。桐節內含。桐者同於父也。○四設問。以明用杖所取之義。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辟音避○何爲而用杖也。父在不敢杖。以尊者在。則不敢以病。與重傷父心。且不敢儋主也。然父在子爲母杖期。則亦用杖。但不敢以故即位。所以辟尊者之處也。若父在適子爲其妻。則不杖矣。趨。喪容急遽也。父在堂上不趨。亦以急遽。則或增父之喪。故示以不遽也。○五設問。以申明杖之義。及或杖或不杖之節。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先王因人情而制爲之節。非有所加毫末於其間也。總結上文。

## 服問第三十六

以所言皆喪服權衡之宜。爲人所不免於疑問者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傳爲皆去聲。篇內重。足從輕而從之者重也。君也。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也。愚按此所從者之輕。以厭故也。而從之者重。其本服也。凡從服輕重之權。有不止此數條者。記每舉一以例其餘耳。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爲父母期。夫從重。足從輕而從之者重也。君也。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也。愚按此所從者之輕。以厭故也。而從之者重。其本服也。凡從服輕重之權。有不止此數條者。記每舉一以例其餘耳。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爲父母期。夫從不論君存沒。爲夫之母期。其夫練冠。輕也。而妻爲之期。則使爲其母練冠。君死。妾子得爲其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公子之妻。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君在。尊厭妾子。不論君存沒。爲夫之母期。其夫練冠。輕也。而妻爲之期。則使爲其母練冠。君死。妾子得爲其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公子之妻。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君在。尊厭妾子。己一本之親。乃從其所尊所親之人而爲之服也。孔氏曰。公子之外兄弟。孔氏曰。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而其妻猶從公子服。公子之外祖父母舅從母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云外兄弟而知非公子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而又有服。故知其爲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皆小功之服。而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愚按此姑闕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

**妻之父母**孔氏曰公子之妻亦爲父母期而公子被厭不從妻服之也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言從服輕重之權**○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母死謂繼母死其母謂出母也鄭氏曰外親亦無二統○言從服有專主**○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衰七雷反篇內並同○三年之喪卒哭而易麻帶以葛帶小祥而除首絰若未練而復遭期喪則三年之首絰未除不得爲後之輕喪首絰惟要可加以後喪之麻帶所謂麻葛同則兼服之輕者包重者特也若三年之喪既練而復遭期喪未葬則前喪稍遠後喪雖輕而近練後首絰已除故首可著期喪麻絰而要仍兼服麻葛今三年之喪既練而期喪又既葬則齊衰葬後葛帶與三年練後葛帶粗細略同斯以父爲重而帶其故葛帶練後首絰已除自宜絰期之葛絰也若婦人練後麻帶已除則亦絰其故葛絰而帶期之葛帶矣功衰謂三年既練之功衰其衰亦與期喪葬後功衰升



數略同也○檀弓云婦人不葛帶此以三年之喪言也自期以下則婦人亦受葛**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三年之喪既練有大功之喪既葬則亦帶其故葛帶而絰大功之絰蓋練無首絰而大功麻有本故亦得絰大功之絰若要葛則前葛粗於後葛自不易矣若三年之喪既練而有小功之喪則小功服輕仍以三年練冠爲重無變於服也詳見下文**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齊衰大功之絰帶其麻皆連本爲重故三年喪期喪受葛以後更遭齊衰大功之喪於其初喪麻葛同者皆得變之若斬衰既受葛而遭齊衰則變齊衰麻帶齊衰既受葛而遭大功則變大功麻帶也所謂變者非竟以輕喪之麻易去重喪之葛也但包輕者於外耳**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免音問下同去起呂反○小功緦麻之絰帶其麻皆斷本故斬齊受葛以後更遭小功緦麻之喪其麻既細於葛不得兼服但練後首絰既除故於當免之時既去練冠則爲加小功緦麻之絰免事既畢則復練冠亦不得更加功緦之絰於練冠上也有事於免則猶初喪然且既絰則去之則既葬可

知既練且然則未練無變又可知矣**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此復申上文也斬齊之練冠雖服已漸後然本服自重不以功緦之麻絰加之惟免時則易之而已免既去冠故得加輕絰而葛帶則仍其初不得以輕喪斷本之麻加於重喪之葛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吐外反○緦之麻與小功之葛同小功之麻與大功之葛同不變謂可以無變也稅猶變也大功以上麻有本故必變前喪之葛小功以下斷本故可不稅也○按齊衰之麻可變斬衰之葛大功之麻可變齊衰之葛而大功之麻不得變斬衰之葛但齊衰有三年者故記遂概云得變三年之葛耳緦之麻同小功之葛小功之麻同大功之葛麻葛同皆當兼服之而此云不變則記者所聞異辭也蓋小功以下服輕而後世禮俗不一如此要當以開傳之文爲正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長上聲○長殤降在緦麻則其大服小功



中殤降在緦麻則其本服大功此皆非有本之重麻然殤服倘稅且既降而在緦則無葬後卒哭稅麻以葛之節若不爲服三年之葛則似未爲之服者矣是以必以殤服之麻加服於前葛之上以終其月數此無本服而亦稅者殤服之待禮也若下殤之降在緦麻者本服亦大功然其情益輕不必爲變重喪之葛矣又按此主緦麻言故云下殤則否若言小功則下殤小功本服期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爲有本之麻亦當變三年之葛終月數也○言重遭喪者重輕之權**○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外宗爲君期夫人爲天子亦服期也諸侯之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爲天子服遠嫌也**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音泰○夫人妻謂夫人即君適妻也國君主母夫人之喪此不待言若妻則似卑矣然身之配也大子適婦皆親之後也故君皆爲之親主其喪**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孔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及夫人大子著服如士服也鄭氏曰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愚按大夫非盡不繼世然大夫之子本士也以士服服君者

其宜耳。雖諸侯之犬子亦士也。畿外疏逖之士。未嘗備位。則不爲天子服可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君母非夫人。則君爲生母服緦。而羣臣無服。近臣。闇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日在君側。故亦從君而服緦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君爲卿大夫之喪。既成服。則出入皆錫衰。若往至其家。與斂殯之事。則錫衰而素弁加絰。大夫有同官之誼。其相爲亦然。若卿大夫之妻之喪。則君大夫之爲之也。唯往至其家。則亦錫衰而弁絰。其居常出入。則否也。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賢徧反。免如字。朝音潮。稅吐活反。齊音咨。因上文言君臣相爲服而類記此。見人。往見於人也。無免絰。不脫絰也。雖朝君。且不脫絰。而其他可知矣。唯公門有脫。齊衰。然脫衰而不脫絰。若父母之喪。則雖公門不脫矣。又引傳言以明之。○言君臣相爲。○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辠古罪字。○五刑之屬。各有正條。然情變無窮。有不正合於律者。則審其情之輕重。而上下比之。呂刑云。上下比罪。是也。五服之喪。各有正統。然屬從徒從。有不正合於親者。則審其義之輕重。而上下附之。如婦人之降於夫家。上附也。而降其本宗。下附也。高祖三月。而服齊衰。上附也。殤服之迭降。下附也。以此比例推之。而無不可通。以適於義矣。故曰。列也。輕重之權。篇中未能盡述。故總揭此。以示人知所推焉。



閒傳第三十七

鄭氏曰。名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衰之發於容體者也。衰七雷反。篇內同。首去聲。見賢徧反。齊音咨。篇內同。○苴。牡麻。其色黯闇。斬衰絰帶用之。首猶標也。首爲一身之表。故以爲標表之義。言表其心之慘。但至痛以著之於外也。貌若苴。貌之垢毀如其色也。枲。牡麻。齊衰之絰帶以枲。貌之枯稿亦如之也。若止者。止而不敢舒之意。容貌可也。言如其常度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於偽反。○往而不反。哭無回聲也。往而反。一往至絕而後回聲也。三曲而偯。哭委曲而有餘聲也。哀容。哀聲之從容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唯上聲。○唯。應辭。自言曰言。論難曰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一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與斂莫皆去聲。



疏食之食音嗣。○二日不食。以期服言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期音基。乾音干。○卒哭之後。視齊衰。小祥之後。視大功。大祥之後。示小功。即遠之漸也。中月。間一月也。飲醴酒。食乾肉。未忍遂御厚味也。此終上文飲食之節。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苫。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枕去聲。稅吐活反。苫音下。○苫。蒲草。以爲席。翦。翦之使齊。不納。不反納其頭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苫翦不納。期而小祥。后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柱。几呂反。○柱。楣。以木柱起其廬。倚於門梁也。翦。屏翦其旁障之餘草也。居復寢。入室而寢。不居廬

也禫而牀則復常御婦人矣此終上文居處之節○以上禮節多與他篇不合然當以此篇爲是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衰之發於衣服者也

升登也每升八十縷三升者其二百四十縷爲經成二尺二寸之幅也正服斬衰三升義服三升有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皆生縷所織十五升者終幅千二百縷朝服之布也緦麻之布去其半則用七升半六百縷成幅其布本疏於大功然鍛治其縷而後織非若功服之用生麻故曰有事其縷但成布之後不復練治故曰無事其布也外此而生縷十三升曰疑衰十四升曰麻衰用緦服之布而復加灰治曰錫衰則皆弔服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



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

爲去聲重平聲縓音茜緣去聲要平聲○此以下皆終言衣服之制也斬衰三升冠六升卒哭而以冠之布爲衣自六升以下其升漸成故曰受以成布也凡冠縷倍衣之縷衣六升則冠疑於十二升然卒哭後之冠不然故特明言冠七升也疏衰即齊衰然恐疑於杖期以下者故特變言爲母疏衰也衰四升冠七升卒哭而以冠之布爲衣凡言父母之喪皆卒哭而去麻服葛男子葛帶婦人葛絰若男子首絰婦人要絰則不易也葛帶三重者先單糾一重次兩股合糾再重又合糾之三重也期而小祥則又以卒哭之冠爲衣斬衰衣七升疏衰衣八升練冠而除首絰婦人則除要絰縓緣見檀弓衣練衣於內而加功衰於外男子要絰不除婦人則首絰不除也○此主父母喪言也然期大功皆有卒哭受布之節如齊衰服五升冠八升則卒哭後冠九升衣八升大功則服八升冠十一升卒哭後冠十二升衣十一升也小功以上皆有去麻服葛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小祥而男子除

首絰婦人除要絰除服先重者若男子之葛帶婦人之葛絰則大祥而後除也卒哭而男子易麻帶以葛帶婦人易麻絰以葛絰易服易輕者若男子之首絰婦人之要絰則待小祥乃一并除之無變易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麻衣深衣之以布緣者二十五月而大祥素冠縞紕朝服以祭祭畢乃更服縞冠素紕麻衣而居以餘哀未忘故未忍即吉也

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二十七月而禫玄冠朝服以祭祭畢乃更服纖冠素端黃裳以居遇四時吉祭而後復吉居喪不佩去喪則無所不佩矣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

何爲猶何故也設問所以易輕者之故也上文皆言父母之喪之制以下乃更言重遭喪之權也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斬衰未卒哭而遭輕喪只從重服不得有變哭則易服而哭之哭已反服若斬衰既卒哭而遭齊衰則男子要既去麻服葛而齊衰之麻與斬衰之葛同前喪雖重於後喪而麻又重於葛是輕重相衡可以兼服故得以齊衰之麻包斬衰之葛是輕者包也若首則斬衰之絰未除不得加齊衰之輕絰是重者特也特猶單也婦人則首以齊衰麻絰包斬



衰葛絰而要特斬衰麻帶矣輕者包輕故可以兼施之輕喪重者特重故特用於重喪觀此則輕者可易而重者不可易其意亦猶是矣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重平聲○斬衰未練而遭大功首絰未除既未可加大功之絰而斬衰之葛又大於大功之麻亦不得加齊衰之輕者包則只從重服今既練而遭大功則首絰已除故可加大功之絰而要葛未除不得包大功麻帶是則首大功麻絰要斬衰葛帶麻與葛重且前此既除麻獨服葛而令復首麻要葛是亦重也婦人則首仍葛絰而要加大功之麻亦麻葛重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齊衰未卒哭而遭大功只從重服既卒哭則男子已受葛帶而大功之麻與齊衰之葛同前喪重於後喪而麻又重於葛輕重相衡故兼服之首齊衰麻絰而要以大功麻帶包齊衰葛帶即所謂輕者包也婦人則要仍齊衰麻帶而首以大功麻絰包齊衰葛絰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

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斬衰始喪之麻帶大七寸許五分去一以爲齊衰之帶齊衰之帶五分去一以爲大功之帶大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爲小功之帶小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爲緦麻之帶緦麻之帶二寸有餘至卒哭受葛則斬衰之葛視齊衰之麻齊衰之葛視大功之麻大功之葛視小功之麻小功之葛視緦麻之麻緦麻三月而除無受葛之節麻與葛同則前喪雖重於後喪而麻又重於葛故皆得兼服之如大功受葛後得包小功之麻小功受葛後亦得包緦麻之麻也若麻小於葛則以重喪爲主不得兼服輕麻若斬衰之葛自不可包以大功之麻矣首絰則斬衰麻絰大九寸其下以漸而殺至於緦麻亦皆五分去一其卒哭婦人受葛亦以漸殺而麻葛同者則亦皆兼包於首也因言其所以得兼服者以卒哭之後男首女要服重喪而未除而男要女首之輕者則已易葛故也已易葛故麻之同於葛者得以兼服矣此與上文發問之意反復相證也。此篇言喪制詳備純一可從惜疏家之說迭相譌舛有失其意者。

三年問第三十八 明喪親所以必三年之故也篇中所言最爲愷惻爲人子者所宜深玩。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去聲別必列反○稱情立文稱人子愛親之情而爲之節文也雲莊陳氏曰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創平聲稱去聲衰七雷反枕去聲斷丁亂反○父母之喪創鉅而痛甚矣是以三年之久所謂稱情立文也極表也節制中之意也爲至痛飾上文所謂飾羣也再期而大祥實歷二十五月喪服於是除以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所以更有禫服斷決也夫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而服以是斷是送死有已時而復常者有其節也此即所謂中制而弗可損益者也。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躋躑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號平聲躋直亦反躑直六反啁音周噍音啾莫知之知音智○躋躑跳躍貌踟躕往來貌啁噍哀鳴聲鳥獸知喪其羣而況於人乎越月踰時以言久而不能忘也翔回啁噍鳥獸之喪其羣也人爲萬物之靈甯反有不愛其類者故先王稱情立文因以飾羣則喪禮所由制而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雲莊陳氏曰鳥獸知愛其羣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此所以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夫音扶與平聲曾音層焉於虔反○患猶害也害於邪淫而失其天性也從之謂聽其忘親而不制之以禮也制之以禮猶可以使之知人道之大閑若從其邪淫則不若禽獸矣無以飾羣而不若禽獸是大亂之道也。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夫音扶與平聲○修飾修身復性以自飾也愛親之心至死不窮三年之喪亦已促矣然欲遂其志則送死之哀無已時而無復有復生之節又不可爲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爲去聲○焉語辭壹一之也文飾羣之文理所性之理釋之矣猶言斯已耳也朝死夕忘愚不肖之不及也遂之無窮賢智之過中也立中道而制爲之節使喪必三年而循乎斬衰苴杖倚廬食粥寢苫枕塊之飾所

以齊一斯民使愚不肖者有所閑而不入於禽獸賢智者有所節而不至於滅性足以成飾羣之文而無失乎所性之理斯已耳此所謂弗可損益者無易之道也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斷丁亂反○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雖曰三年實亦以期斷也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天地已易天運一周也孝子之心不以一期而遂已然天地之運則已一期而更始人世之代謝亦猶是耳是以一期而易服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上文言之則期似可已矣故再問何以三年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加隆於所生則天運雖周而情未能已也焉所以使倍之倍之故三年也由九月以下何也至親以期斷而三年為加隆則期喪不待問矣故舉大功以下問之曰焉使弗及也所以使之不得比於至親此所以別親疏之節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



月以為間殺色介反○因九月而畢言之間中也以至親在親疏之間而加隆之則再期因漸疏而殺之不使及期因稍不及於期皆天地人情之至也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三年象積閏也期象一周也九月三時也五月二時也三月一時也人生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九族之親則因父母而漸殺耳合其羣而飾之九族各有成服所以合和之也別其羣而飾之九族各有等差所以齊壹之也忘親則爭失序則亂制為之則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夫音扶達論語作通○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至隆謂禮之至者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言非人所能强制也又引孔子之言以明喪親三年之故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曰天下之達喪也

##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無被土被皮寄反○深衣深邃之衣也朝祭之服衣與裳殊惟深衣則衣裳連屬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其色用白其布用朝服之布緣之以采則曰深衣緣之以素則曰長衣緣之以布則曰麻衣著於朝祭之服之內則曰中衣冕服練衣黃爵弁服中衣用素絲皮弁服以下中衣用布喪服裏縓緣不繼揜尺皆與深衣制同應規矩繩權衡制度之盡善也無見膚無被土長短之適宜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連屬之不殊前後也朱子曰左右交鉤所謂鉤邊揚氏曰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片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續衽者指在旁兩幅言之謂連屬裳旁兩幅不殊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矣又再復縫合縫為續衽復縫為鉤邊亦通要縫半下要之縫如下齊之半也要縫衣



與裳連處七尺二寸下齊則一丈四尺四寸是要縫半於下也衽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衽音各詘音屈○衽衣袂當脇處也運肘轉也衽之高下與衣身齊長二尺二寸而肘度尺有九寸故可運肘袂袖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即所謂長中繼揜尺者長衣中衣皆深衣也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厭於甲反○劉氏曰玉藻朝祭之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當無骨處則稍近下也○深衣之帶於經無考朱子家禮用素絲大帶亦取玉藻之文然實朝祭之服之帶也士冠禮用緇帶然則深衣之帶殆亦當用緇再繚四寸與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有音又○制統言衣裳之制也衣六幅裳六幅合十有二幅也○朱子曰讀書先文勢而後義理今以此文勢觀之則所謂十二幅乃通一身而言也先儒專以十二幅為裳則不應列於袂袷之上蓋上衣下裳效法天地不應顛倒易置如此況其下文先言袂次袷次負繩而後及齊亦自有次第可見殺按裳雖交解十二片實只布六幅安得遂舉以當十二月故趙氏悳及吳興敖繼公皆謂衣六幅裳六幅

其說是也但白雲朱氏謂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闕內連衣爲六幅下屬於裳王氏謂袷下施衿萬授一亦祖其說則愚意不然古者衣裳皆取正幅惟深衣之裳斜解然實可斜解衣必不斜解猶裳可間色衣必用正色也安得有交解爲衿之制哉且深衣三袪而布幅之廣二尺二寸若加兩衿爲六幅則要縫長丈二尺不止三袪而齊倍要者亦失其度矣竊以上文袂反詘及肘考之則人身長八尺兩手之橫如之布幅廣二尺二寸衣身及兩袖合得八尺八寸減去合縫只存八尺僅足覆手安能反詘及肘乎是知衣身二幅袂二幅又當續袂二幅以成六幅但續袂之布不必盡幅要以反詘及肘爲度可耳如此則衣六幅皆正幅以應陽之奇裳六幅皆交解以應陰之耦於十二月之制既合而不失三衽之度又袂之長短可以反詘及肘矣何必如加兩衿之說哉

袂圜以應規

從脅下漸圜殺之以爲袂也

曲袷如矩以應方

朱子曰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

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踝胡瓦反齊音咨○踝足跟也衣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長及於踝也齊裳下緶也緶之齊如衡平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行舉手爲容欲其周旋中禮也直其正二句亦易傳語負繩抱方以直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不偏不倚性命之正而方者率性之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故負繩欲以直內而不失其正抱方欲以方外而不失其義也易坤卦六二象傳之辭言六二柔順中正故其由中發外者無不直而且方又引以證負繩抱方之意也物必下端平而後安故下齊如權衡欲人之安志而不搖平心而不倚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爲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古者諸侯大夫士皆夕深衣則深衣固燕居服然中衣長衣實皆深衣朝祭之服有中衣軍旅韋弁服當亦如之是深衣固無往而不用也完謂法制之備也弗費以其用白布也然非朝祭之正服故曰善衣之次○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



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大夫士皆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之于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是吉凶男女同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大音泰純音準繢音會緣去聲○具俱存也大父母王父母也繢畫文也按朱子家禮純以黑緝衣白則純黑爲是此云以青以青黑相近而遂云然耳呂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袖口裳下齊衣裳邊皆純之各廣寸半也又按玉藻云袷二寸緣廣寸半則純袷亦寸半矣○參考深衣裁制布幅二尺二寸用布二幅中摺前後爲四葉每葉長二尺六寸從一邊修起除去四寸留二尺二寸漸漸修至中邊不動比修起處留長四寸其在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三寸先從上摺處中邊橫剪入四寸去之是留尺八寸爲幅然後從下外邊修起留二尺二寸漸漸修至中邊比修起留長一寸是爲上衣前中長二尺六寸後中長二尺三寸者便交領使衿不相射也又用布六幅每幅約長五尺皆斜裁之分爲兩片窄頭八寸寬頭一尺四寸爲度每以窄頭向上寬頭向下連綴之爲下裳又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每幅中摺爲前後葉每葉長二尺二寸縫連衣身爲袂又用布二幅續於袂端如袂之式爲繼拚尺乃從脅下漸漸修成圜樣縫之留袖口一尺二寸不縫爲袪續袂兩幅者以反詘及肘爲度也然後合衣身背縫縫之衣身下圍前兩幅各二尺二寸後二幅各一尺八寸合之得八尺而合縫之處每幅各攀入一寸前衿初邊亦各一寸合減八寸得要圍七尺二寸是謂深衣三袪要縫半下裳幅上窄每八寸十二片合廣九尺六寸每幅各攀入二寸合減二尺四寸則亦圍七尺二寸以上攀合於衣下寬每幅一尺四寸合廣一丈六尺八寸減去合縫二尺四寸則下平一丈四尺四寸是謂縫齊倍要然後以裳左右各六之中縫上承衣背督縫攀按如繩而下裳縫之當旁者既不殊前後又復縫其邊是謂續衽鉤邊再於上衣當領處斜圜修爲領形節以前於背幅所去布四寸夾縫而綴之爲袷所謂袷二寸者也然後又用皁絹爲緣緣袂緣袷緣下齊及邊表裏各廣寸半朱子曰度用指尺指尺者屈中指指節向內其兩紋尖相距處節鍼經所謂同身寸也紱按周尺亦略同指寸云

投壺第四十。此亦古禮經之遺也此篇所記爲大夫士投壺禮而左傳載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投壺篇而今逸之矣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奉上聲使去聲哨音洛重平聲○主人奉矢將以授賓也司射主投壺事者七笑反樂賓之樂主人之有司爲之中盛算之器爲鹿形或如虎如兕如闔闔獸似驢有一角而歧蹄或如樹皮樹皮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奉中示將以釋獲也使人主黨之給使令者枉材不直哨口不正謙辭也投壺則必以樂節之故曰又重以樂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音盤還音旋辟音避主人奉矢在手未能答拜故般還而避之賓既拜而受矢時兩階之間主人退適阼階拜送時賓手又奉矢不能答拜則亦般還回避也兩曰辟者記者釋般還之意言此乃所以避其拜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既拜送矢則主人之贊者授主人矢於阼階上主人乃退就兩楹間視投壺處所又復阼階西面揖賓使就投壺之席先是燕席主席阼階上西嚮賓席西階上南嚮今投壺席則在兩楹間賓主皆南嚮也司射進度壺句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司射本位立西階之下至賓主各受矢訖則司射委中而受壺於使人升西階進卽兩楹間南量度而置壺於投壺之席前也投壺有室中堂上庭中三處其矢有五扶七扶九扶之異要皆去投壺之席以二矢半爲度四指所握曰扶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是室中則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既度壺畢乃復西階下位而設中於西階下西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



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算形如今之籤所以記投壺之中者投壺每各四矢故執八算爲耦一投之算也司射既設中遂東面執八算興以請於賓順投以下所請之辭也順投爲入以矢本順入壺者然後爲入若以末躍入則不爲入不爲之釋獲也比投不釋以賓主拾投而中乃爲之釋獲正爵若不俟拾投而頻投二矢則雖中亦不爲之釋獲也正爵卽勝飲不勝之爵也射禮投壺皆以三而成但射禮始惟三耦射次則三耦眾耦及主賓介僎皆射至三射乃節之以樂無立馬之法此投壺禮始投遂釋獲而勝飲不勝者所以射禮無立馬也勝爵既行三投皆行爵竟也爲勝者立馬取算以立馬表其勝也一馬從二馬每一勝則立一馬三投立三馬專三馬則成勝但勝耦未必專遂得三故或二勝一負則取負耦之一馬以足勝耦之二爲三也或頻獲三馬或取足一馬爲三馬三馬既立則又酌酒以慶多馬之人馬之爲言武也能勝爲武也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亦司射命之也弦者樂工奏貍首以爲投壺之節也間若一其作止疏數之間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工之長也射禮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此投壺用樂未知同否又射禮至三射然後用樂此投壺用樂亦未知同也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其切反○告矢具賓主之黨各受矢畢也投壺之位主賓皆南嚮則賓居右主居左其黨之投蓋亦如之賓黨爲上射也拾投則賓先主後拾投四矢也釋算之法司射受算於執算者東面坐實八算於中橫委餘算於中之西南興侯及耦將拾投則坐取中之八算左手執之右手改實八算於中以待次耦初耦拾投則司射爲之每一入而釋一算於地賓算於南主算於北也但射禮有釋獲者亦主黨子弟爲之此投壺禮簡以司射攝釋獲云卒投司射執算興曰左右卒投請數○每一聲上數卒投則司射執算以告也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音純全也猶今數物以雙也奇單也猶零也於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則不成純

若左右皆成純數則以純數若除零一算則止以奇數此數算之法非告辭也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某者或賓黨或主黨也賢干純如十算則曰五純若止勝九算則曰九奇勝者合雙數則曰若鈞平等也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也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奉上聲養去聲○此即勝飲不勝者也酌者勝黨之子弟也子弟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當飲者北面坐取豐上之觶奉之曰賜灌猶言賜飲也勝者坐曰敬養言敬以此觴奉養也皆自卑而尊人之辭也正爵既行請立馬勝爵既行乃立馬每一勝則請立一馬也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所釋勝算之前此立馬之法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此又司射請也正爵既行請徹馬此正爵即慶多馬之爵也投壺禮畢故請徹馬而凡壺矢中算之類皆徹之以將行無算爵也鄭氏曰飲慶爵者耦親酌不使弟子

禮記章句《卷之十　投壺第四十　十九

無算多少視其坐籌人每投四矢則四算每耦八算如在豐坐者十人投壺則五耦用四十算也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扶音膚○室中地俠堂上稍寬庭中最寬故矢有長短壺有遠近隨其地之所宜也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修長也壺形如細頸罌近口有兩耳但壺口甚小未知何以能入小豆或曰菽也可通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去起呂反○呂氏曰柘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毋去其皮質而已矣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幠音呼敖傲同偝音背○幠夸大也偝立不正所嚮也踰言踰位而相與言也有常爵謂罰爵浮滿也滿酌以罰也魯薛令弟子之辭蓋於將投壺時先戒飭之其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并志之焉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長之丈反冠去聲○庭長蓋司正也冠士既冠之士來觀禮者以對童子言故謂之冠士也立者言所立之位也樂人作樂之人也使者給使令之人也童子雖賓亦當與奔走之役不敢為賓故屬主黨

鼓○□○○□□○
□○○□半○□○□○○□□○□○魯鼓○□○
○○□□○□○○□□○□○○□□○□○半○□○○
○□□○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
○□○○□□○○半○□○○□○○○□○□○
薛鼓○□○○○○○□○□○□○□○○□○○□
○半○□○□○○○○□○鄭氏曰圓者擊鼓方者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

禮記章句《卷之十　投壺第四十　二十

儒行第四十一此篇亦見孔子家語然未必孔子之言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與平聲少去聲衣逢之衣去聲○逢猶放也言人袂之衣其肘掖之所寬大也章甫殷冠宋殷之後故其俗猶尚之意也不知儒服言不知其為儒服亦謙辭也周禮曰儒以道得民蓋有學術者之稱云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行下孟反數上聲更平聲○遽倉卒也物事也留稽留也謂久也僕僕御之人僕者久而疲倦雖更易僕御之人以俟而言猶未能盡也○此處便非孔子之言哀公命席孔子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

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席上之珍言以道自重也夙夜强故曰待舉力行以業言故曰待取此皆所謂席珍待聘者也有以待人之求己而已無事於求人所謂自立也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音異○中猶正也整飭無奇衺也偵周詳也如慢如有所不屑也如偽如非由其誠也如威嚴肅之意如愧謹飭之意粥粥無能貌○如慢如偽著意爲此語非孔子之言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易音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首二句與上條相似然意主豫備則制外養中之意也先信言以信爲尚也呂氏曰惟敬與恕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亂豫備之至也劉氏曰不爭險易陰陽非特恕也養身以有待有爲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積資四反易音異畜敕六反見音現○忠信以自實故爲寶義以自安故爲土地祈求也文見於外故爲富畜止也難畜不苟留也無慕乎外故難得難畜而易祿如此近人猶言接於人也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樂五教反好去聲沮音祖斷上聲○鄭氏曰淹謂浸淫之劫脅也沮恐怖之也方氏曰鷙猛之蟲當



搏之不程量而後往以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慮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況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也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爲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雲莊陳氏曰過言出於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禮義不愆故不極極猶終也不斷其威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始見於用也○不虧其義不更其守即無苟得無苟免之意鷙蟲以下氣矜之隆告子勉舍之事耳豈可爲儒者訓哉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溽六反數上聲○淫侵肆也沉濫之意溽恣滋味也沈浸之意呂氏曰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尚氣好勝之言也儒者見義必爲聞過而改子路聞過則喜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愚按上特立以事爲言此剛毅以本身言○呂氏吳氏之於戴記信之過焉者也石梁王氏之於戴記剝之過焉者也呂氏解記每委曲以附其說至此語而亦有以覺其非矣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更平聲○干盾也櫓大干甲冑干櫓皆衛身之具而稍有內外之別忠信存於內而見乎外故曰甲冑禮義守於外以全其內故曰干櫓戴尊也尊仁而行以施言也抱義而處以守言也呂氏曰首條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學所終足以待天下之用而無求此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而有本末先後之差焉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者古者百步爲畝方積之則正方十步也環周圍牆方丈爲板五板爲堵蓽門織小竹爲門扉也窬穿也穿牆爲門其形如圭也蓬戶編蓬草爲戶扇也甕牖穿牖受光圓小如甕也易衣而出居恒衣敝惡必更衣乃可出門也并日而食并二日而得一日之食也答之謂禮之也不敢以疑不敢疑上之非誠而卻之也不敢以詔

不以不見答而媚上以干合也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楷起貫反比必二反信音申思去聲○今人與居親賢取友以切磋琢磨也古人與稽謂詩讀書以論世尚友也楷式法也言其上思取法於古下思垂法於後也適猶當也援引也言上無引而進之者下無推而上之者也危起居言不得安於起居也竟信其志言志之不可屈也樂行憂達而終不忘百姓之病是其所憂思之深而不可解者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上通而不困言達則有以行之而不窮於用也雲莊陳氏曰禮之體雖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爲

禮記章句 卷之十 儒行第四十一 三三

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爲法賢雖在所慕而衆亦不可不容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則其形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後圓蓋於合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音避○不辟親不辟怨言其薦賢之公也程其功積其事觀其果賢與否而後進達之言其薦賢之不苟也不望其報不望其人之報我也得猶遂也言君用所薦之賢使其得行其志也不求富貴不望君以我能得人而報我以富貴也應氏曰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去聲○久相待謂待賢友進用而後己與之同進也遠相致謂賢者遊遠則必招致之以與之同進也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故也○此節所言其風厚矣然後世意氣之交矯矯之操儒者唯義所在不必然也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澡音蚤○呂氏曰澡身浴德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人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故曰上弗知也麤猶顯也雲莊陳氏曰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子政兄曰弗急爲者從容開導而不失之於急切也方氏曰其行之高出於自然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爲高其文之多其所素有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爲多世治而德常見重故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應氏曰此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

禮記章句 卷之十 儒行第四十一 三四

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錙音茲銖音殊○慎靜以自守尚寬以容衆寬則恐失之柔靡故又曰強毅以與人言容衆而不自失也學無不博而服行有其要知要則非徒博矣廉隅稜角也文章近乎人而實行有所守砥厲於廉隅則非飾虛文矣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言人君雖裂土以祿士視如錙銖之輕而儒者必不爲祿誘也規爲其規模事爲也○此亦過爲矯矯之操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句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樂洛行下孟反○方者志之所嚮術即營道之法也言其志其事無不同也並處則樂於相下而不厭則雖久與之疏而亦不爲流言所間斯志同道合之至矣然非苟爲同也其行必本於正而所守合義唯同於爲義則進而友之非同於爲義則退而不與之友矣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

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孫去聲○溫良易直而無私。此性情之德。仁之本體然也。敬慎所以致功於仁。故曰仁之地。地猶基址也。寬有容。容不迫。此以心量言。故曰仁之作。作謂作用也。孫順也。順以接物。仁則無不順。自然之能事也。心德全而動容周旋中禮。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則言談歌樂皆莫非其仁矣。分散謂惠施不倦。仁之所以及物也。尊讓謂儒者一以仁爲尊。而不敢自足也。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詘音屈。愿胡困反。累去聲。長之丈反○陸氏曰。隕不穫也。充不詘也。言雖不隕於貧賤。亦不穫於貧賤。雖不充於富貴。亦不詘於富貴也。鄭氏曰。愿。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也。此略總上文之意。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句常以儒相詬病。詬呼構反○命。名也。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服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其名儒也妄矣。以其自妄。故常爲人所詬病也。子政兄曰。相詬病者。即儒之自相爲詆毀也。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行下孟反○方氏曰。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其食以致其養。其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戰國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途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謂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搖其君。噫。此豈所謂孔子者哉。



## 大學第四十二

此篇曾子之徒所作。而衛編錯亂。宋始援此立言。及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而二程夫子實始尊信此篇。朱子又述二程之緒。而更有考訂。補格致傳一章。爲之章句。或問。此篇遂與中庸並列四子。顧自格致之說出。而陸學與異同。近世更有舍朱子而遠述注疏者。先清競相簡公曰。嘗考漢所石刻十三經。其大學篇章次。又與鄭本互異。則鄭本之原。不足據明矣。聖賢學問相信以心。毋或爲異學所撼也夫。

冠義第四十三

冠去聲。篇內並同○孔氏曰。冠禮起晃。是晃起於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以後乃用布帛。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之經也。此謂之義者。皆述其節文而明其制作之義也。程子曰。內則二十而冠。雖天子亦二十而冠。朱子家禮曰。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按自此以下六篇。皆據儀禮而釋其義。故辭多醇正。然漢儒筆也。成周制禮。自天子以下。各有範圍。而典籍廢失。唯士禮僅存。所以此記所衍釋者。亦惟此六篇耳。其士相見及公食大夫及覲禮。亦當有義。而今亡之。至喪祭之禮。則記中所述已多。故不復釋也。朱子黃勉齋以此數篇附儀禮各篇之下。今仍戴記本者。以今人所士所服習在此。故也。或他日釐正儀禮。終當從朱子定云。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禮者。身之所履也。義者。事之所宜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人之所以爲人而自別於禽獸也。容體顏色辭令三者。人之所以動於身。心而接於事物者也。正容體。所以遠暴慢。齊顏色。所以尊瞻視。順辭令。所以遠鄙悖。此基從明懇之則。所以踐形而爲盡倫之體者。形踐而禮義備於身矣。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長之丈反○以踐形者盡倫。則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未冠以前。非不習禮義。然未可責也。既冠而服備。則容體之正。顏色之齊。辭令之順。皆視此矣。是禮之始也。重冠所以重禮義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賓冠者加冠之人也。敬重其事。故不敢自專而稟命鬼神也。呂氏曰。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曰爲國本。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於阼者。據適長子言也。主人立東序端。而冠席在主人之北。位皆西嚮。在阼階上。著代。著其傳代之義也。非適長子。則冠席戶間南嚮。無著代之義矣。醮於客位。三加冠畢。易席以醮。醮席在西階之上。南嚮。客位。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其服彌尊。凡此皆以加禮而期於有成也。非適長則仍冠席以醮。不於客位矣。醮畢而降。賓乃字冠者於西階下。蓋前此雖貴。亦只以名呼。至此而後字之。以其有成人之道。而敬其名故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見賢遍反。○冠者受醴畢。遂執脯醢。適東壁。以見於母。母冠畢。而徧見於兄弟。母拜之者。適長子代父承祖。與祖爲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兄弟皆拜之。亦以承父後而重其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見賢遍反。○三加雀弁。既冠而易服玄端也。大夫元士之適。故得奠摯於君。鄉先生。鄉之有齒德者及致仕之老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少行皆去聲。與平聲。○言所以成人禮之者。將責之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以盡孝弟忠順之道。故加之元服。而重其禮如此也。禮行云者。盡其禮以實有其行也。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而不失其序之謂耳。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行立之行去聲。○孝弟忠順之行。所謂禮義也。禮義不立。則何以成其爲人哉。非禮無以成己。非成己無以治人。則凡與有治人之責者。皆必先以禮自成矣。而禮可不



重與。然責禮自冠始。故凡昏射鄉相見。皆嘉禮。而冠尤爲嘉事之重者。尊其爲重事。故行禮於廟中。行禮於廟中者。稟命於祖。而不敢自專之意也。朱子曰。古禮唯冠禮易行。又曰。冠禮比他禮卻易行。

昏義第四十四 孔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朱子曰。親迎以昏。納采請期以日。瓊山邱氏曰。世俗不知昏之爲義。往往拘忌陰陽家言。選擇時日。雖昕旦晝日亦皆成禮。背謬甚矣。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好去聲。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納采者。納贄以爲采擇之始也。問名者。問女子之名及女之母氏。而將以加之卜筮也。納吉者。既得吉卜。而告之。將以行聘也。納徵者。束帛儷皮以聘。而訂昏盟也。請期。請定親迎之期日也。此五節。皆慎重於未昏之前者也。使者玄端服。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出。拜迎於門外。賓不答拜。揖入。儀禮注云。使者。夫家之屬也。主人筵几於廟。將以先人。則女家之宗子或其父。賓即使者也。六禮皆主人筵几於廟。將以先人。故聽命於廟也。聽命者。聽壻家來采之命也。敬之。不敢肆。慎之。不敢忽。重之。使不輕。正之。使不亂也。敬之慎之。所以重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迎先皆去聲。○及期。父醮子於西階之上。命以往迎爾相。於是子承父命以往。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女家主人筵几於廟。壻至。主人玄端迎於門外。西面再拜。壻答拜。主人揖入。壻執鴈從。揖讓升堂。主人西面。壻鴈本大夫所贄。而昏禮下達。蓋攝盛耳。於是女之父母。亦醮女。命之。姆遂奉女以

出是壻親受昏於女之父母所謂舅姑承子以授壻也婦從壻降自西階壻揖婦升車而授之綏姆辭婦取綏升壻御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降乘己車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此親迎之節也共牢合巹合體同尊卑之義也合體同尊卑所以親之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夫音扶朝音潮○敬慎重正親迎以前之節也親之者親迎以後之事也男女自其未親以前言之也夫婦自其既親以後言之也男女人之大欲而別之不容不嚴苟親之也無道則其爲親也易離易歸妹所謂永終知敝也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親之如此其難者所以厚其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夫婦謂之義者夫閑有家女致貞淑不徒恩愛之而已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無義則



父子不親苦衞莊致子完之弑漢武釀戾子之誅是矣父子者家之君臣君臣者國之父子無以齊家而安能正國哉是故昏禮者人倫之本也此總結上文兩節之意冠喪祭朝聘射鄉則又因昏禮而并推言之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見賢徧反笲音煩○此昏之明日也質明正明之時也贊相禮者者并形以篚繢竹葦爲之而衣以青繒所以盛棗栗段脩者婦奠贄於舅姑舅姑體婦舅席阼階上東面姑席於舅之北南面設婦席於姑席之西南面贊者酌醴獻婦婦西階上北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升席南面祭脯醢祭醴降席東面跪啐酒奠爵拜贊答拜婦拜興升席奠觶於薦東蓋醴婦者於其初見而禮之也成此盥饋之禮成其婦禮者成其爲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禮惟家婦行之婦家具特豚致之陳於中庭舅姑入室並席於奥東面南上婦入室盥饋以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爲舅俎右胖爲姑俎婦立姑後以佐食卒食婦遂餕姑之餘明婦順者明順以致養之道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又盥饋之明日也此禮亦惟家婦行之但儀禮舊說俱欠明茲爲斟酌之饗婦布席如昨日醴婦之位贊者以舅命酌酒獻婦於西階上婦拜受贊拜送婦升席祭脯醢祭酒啐酒皆如昨日乃降席西階上北面跪卒爵拜興盥洗爵酌進奠於舅姑前復西階上拜送舅受爵酢卒爵姑洗觶酌酒酬婦婦拜受升席奠觶薦東乃更洗爵酌酒以奠酬於姑席之西復西階上拜送姑自席前北面奠爵於薦東是舅獻姑酬爵酌酒西階上自飲畢復洗爵酌酒西階上自阼階所謂授共成一獻之禮也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之室也方氏曰子之代父將以爲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爲主於內故此與冠禮皆言以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丙和理丙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委積藏皆去聲○禮



以本身言順以事人言申重也者代則委以治家之責矣婦德莫先於順教之詳而位之重皆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夫之妻婦所以共事父母而宜室家不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則不足以匹其夫矣比治絲枲織布帛審出入而守其積聚皆內政而主於婦人者也當於夫而後可以主內政不足當於夫又何以主內政哉蓋以禮自盡以順事人此婦之所以順舅姑而和室人者也是皆所謂順也當於夫而主內政又所以盡婦職而膺著代之重者也和者情之相親理者分之不亂家可長久者內治之有主閨門之中恩義交致則持家長久之道矣此又總結上三節之意也方氏曰於舅姑言順於室人言和者上下相從謂之順可否相濟謂之和舅姑可順而不可逆室人當和而不必同

是故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文承上文而推始言之祖廟未毀者與君同高祖有服之親也故教於公廟教使女師教之周禮嬪及世婦有卿大夫之職而宗伯掌之者是也祖廟既毀則於公疏矣故教於宗

室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室者其宗子之家廟也德貞順言辭令容媿婉功絲麻也祭之蓋祭其所自出之祖也魚及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苞之爲羹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言古者則自古爲然不必周制也天子后謂天子之后也先言后治婦順者因昏義而言也六宮蓋九嬪治事之宮也周禮無三夫人之職蓋三夫人以比天子之三公以九嬪兼之如六卿之兼三公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蓋比天子之九卿也天子九卿而只六官者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官屬而

禮記章句 卷之十 昏義第四十四

少師少傅少保三孤貳公弘化無官屬后有九嬪而只六宮亦猶是也周禮具世婦之官而不列其數鄭氏以爲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也世婦職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比於天子之大夫也御妻即周禮女御歲時獻功事比於天子之士也蓋王后教宗女於王宮策畫內之命婦以至女史婦功絲枲各有典司酒漿醯醢各有女奚是天下之內治自后倡之然凡以明章婦順而已也若天子之大夫則周禮不止二十七人治外之事煩非必規規內外合數也聽猶主也治理之也陰德即婦順之德也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適音責見賢徧反爲去聲衰七雷反齊音咨○鄭氏曰適之爲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朱子曰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然王者脩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所以有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月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清簡公日日月陰陽相須而後成月受日光以爲光日以月之晦朔弦望積十二月而成歲功后賴天子之刑家天子賴后之內助也葉氏曰日月之食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有父道后有母道爲父母服報其恩也爲天子后服報其義也愚按以承天言故曰天子以對天下言則曰天王此及上節皆因昏禮而推致言之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有四司徒三年大比賓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衆以禮賓之飲於州序一也州長以時習射率州衆先行飲酒禮二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亦以此禮行之三也黨正歲終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於黨庠四也呂氏曰鄉人凡有聚會皆當倣此禮又不特四事云

禮記章句 卷之十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黨學也學記曰黨有庠遠道皆去聲○庠主人即黨正蓋於蜡而屬民飲酒也然此概舉一端以釋義非專主黨正言之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而先盥手洗爵乃舉觶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拜至訖取爵降洗升賓於西階上北

面再拜也主人拜賓洗亦如之拜受者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也主人拜受賓酢亦如之拜送者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也賓酢主人亦如之既者賓飲卒爵拜也主亦如之尊尊人讓自卑洗以盡也拜既者賓飲卒爵拜敬君子所以免於鬬辨暴亂之禍故聖人制其禮以導鄉人士君子也以尊讓絜敬成風而免禍也鄉人士君子謂州長黨正。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人共之共音供○尊於房戶之間尊在戶東東房之西賓主夾之不敢專惠之意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尚其質素不忘古也黨正屬民飲蜡應無玄酒此雜舉釋義不主一端也主人共之出羞以共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賓亦與盥洗焉然在東者主於主人之絜以事賓也此節舉陳設器饌而釋之賓主象天地也介饌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饌音尊○天道至教賓以象之示人以周行者也地卑而養人主以象之養賢者也介賓之副也饌鄉先生大夫之來觀禮者也介以輔賓饌以輔主人猶陰陽之闔闢往來於兩間以布其氣化也三賓眾賓之長也其席在賓席之西南嚮三光星之大而光者謂北斗心參伐也三光垂象於天三賓席於賓西亦與示教之事者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魄者其本體也然月體不可見唯於朔後三日夕見西方則其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隱矣是月以三日而成魄也讓以三而禮成禮猶體也不三讓則辭遜之心不見過於三焉則又虛文繁而辭遜之心又反不可見矣是讓之三也亦猶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主饌賓介之坐席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



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饌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前言象天地以卑尊定位言也此節則以氣化之流行於四方者言也嚴肅凝成也一陰生於午中至申而陰始用事至亥而陰盛天氣寒肅百物畢成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所謂義氣也義之為體尊嚴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階之上南嚮而坐介於賓席之南東嚮以輔賓賓以成人之德為義是以居嚴肅之方也一陽生於子中至寅而陽氣畢達至巳而盛天氣溫煖百物生長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所謂仁氣也主人以物養人是接人以仁故坐於阼階之上西嚮為盛德之方而坐饌於主人之北南嚮以輔主人也主人接人以仁賓接人以義主人以養賢為事賓以教人為事一坐席之間而深義存焉至於俎則有脊脅肩臂臑之別豆則有六五四三之數是義類之通微而無不遍故曰聖也通其義而敬行之以盡其義斯謂之禮蓋禮者體也履也體仁義敬讓之道以嘉尊卑長幼之會而各得其體則是其有得於身者矣故謂之德在物曰道行道曰術學術道者亦求其有得於身而已故聖人務為飲酒之禮所以率天下而一道德也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嚌才細反啐七內反為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尚左手右手自下絕肺嚌之興加鹽於俎坐帨手執爵遂祭酒興退席末坐啐酒興降席西坐奠爵拜告旨主人答拜賓執爵興適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既爵主人受酢之禮亦大略如之薦脯醢也嚌食入齒也啐飲入口也席末席西頭也言賓之祭薦祭酒者所以敬主人之禮也祭肺而遂嚌之者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者所以成主人之禮也然不於席之正啐酒而

必退席末者則以啐酒飲食之道而席之正所以行禮貴禮而賤財故啐酒不於席之正也財節謂飲食也致實謂告既爵也啐酒於席末則猶在席上卒觶告既爵則於西階之上而不在席上先禮而後財卒觶不於席之上也此節承賓主有事言之呂氏曰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知先禮而後財則敬讓行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諸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長上聲養弟皆去聲謂孝之孝當作教○聽政役猶言共奔走也豆從耦數此十年而加一豆者并禮之常蓋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則其數如此也尊主於敬義之事也養主於愛仁之事也老近於親明養老而民知孝矣長近於兄明尊長而民知弟矣此節又承前節俎豆而數言之○自尊於房戶以下至此先言陳設之事次言飲酒之人次言揖讓之節次言坐席之位次言飲食之禮次言俎豆之數釋義最有次第云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音異○鄉謂鄉飲酒禮易平易也重言易易者言平易之至也蓋師曰前之近庸行之常而天下之道不外乎此此句下文之員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猶夙也召也先期主人戒賓矣及期復朝眾賓則不待速而自從賓介以偕至也及賓至門外主人出迎賓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介再拜介立賓後右東北面答拜主人揖眾賓主人遂以賓揖先入門右賓厭介及眾賓入門左是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也貴謂賓及介賤謂眾賓凡此皆所以別貴賤也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省所梗反殺色介反○主人揖讓以賓升而拜至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復酌以酬賓中間拜洗拜送拜受拜告旨拜既爵拜崇酒辭讓之節至繁及賓既奠酬主人受拜告旨拜既爵拜崇酒辭讓之節至繁及賓既奠酬主人受拜告旨拜揖讓以介升則不拜至介受獻不啐不告旨無酬爵其禮省於賓矣主人既受介酢遂降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西階下東面各答一拜主人升酌獻三賓於西階上三賓以次升受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不酢而降其節益省其餘眾賓則主人獻之於西階下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此隆殺之辨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間去聲和樂之樂音洛○工歌工也終一闋也獻酬禮畢則以樂樂賓工入升堂弦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為升歌三終主人酌酒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主人拜送餘工則使人獻之笙吹笙者也笙入立於悬間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為笙入三終主人酌酒獻笙笙一人拜於下升受爵眾笙亦使人獻之間代也堂上工歌魚麗堂下笙奏由庚工歌南有嘉魚笙崇丘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為間歌三終合歌笙並作也堂上工歌關雎葛覃卷耳堂下笙鵲巢采蘩采蘋是為合樂三終每三終則工告於樂正及樂正以告於賓先是樂正立西階上歌工之東至樂備而樂正以告乃遂出不復升堂矣一人揚觶者先是獻眾賓既畢時主人之吏一人下取觶升自阼階酌酒適西階上拜自飲拜興降洗升酌奠於賓席西復西階上拜送蓋舉此觶為旅酬始及樂備之後將行旅酬則主人立相者為司正恐旅酬有懈惰失節者故立司正以董之也但一人揚觶在樂賓前立司正在樂備後此以類分述耳笙歌之有序飲酒之有節皆和而不流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少去聲長上聲弟去聲○司正既奠觶庭中遂升立西序以相旅於是賓舉薦西之觶適阼階上酬主人主飲卒觶更酌適西階上酬介介酬長賓長賓酬次賓次賓酬三賓此皆堂上相酬之序若有僎則主人酬僎而後僎酬介也三賓卒觶更酌以酬於堂下長賓賓酬贊者贊酬眾賓以下皆少長以齒升受酬於西階上終於沃洗者焉受酬以齒弟長之道也終於

沃洗者使亦得以伸其敬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吐活反廢朝之朝音潮莫音暮○旅酬之後二人復舉觶於賓及僎以爲無算爵始於是主人請賓坐賓辭以俎乃徹俎賓主皆降說屨升坐脩無算爵以醉爲度然飲酒之節聽朝而始行禮禮終猶可以治夕事是不以飲酒而廢事也及賓之出也主人拜送於門外節文終遂而無闕不以醉而怨儀此皆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下孟反餘音義見前○別異而不失之離統同而不失之流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處而不當王道之易易也如此總結上文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上段孔子鄉禮始終言之此以下復記者立言以申前段之意也日月猶陰陽也天地有定體而日月爲之紀以定四時成歲參以三光則又以定節氣之早晚如日永星火日短星昴之類凡王者政教皆必本乎此鄉飲酒之禮蓋亦然耳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燕飲之牲用狗亨狗於堂東北折俎出自東壁以升祖宗之以爲法也陽氣始於東北養萬物者也故亨狗東方所以法之也洗在阼階下東當東榮霤水在洗東前言主人之所以自潔以事賓以義言也此言祖天地之左海以象言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鄉去聲長假皆上聲愁如字○賓席南鄉此節專以賓席言之蠢蠢生動貌產萬物者聖言氣化之發育萬物無微不通蓋資始統天之意也假大也長養萬物而大之仁之顯也愁猶愀也愀然收斂貌愁之以時察守義言斂之以其時察其物宜而使固守之亦各正性命之意也中者空洞之意藏所謂藏諸用也天子南面而立取法天地鄉仁而偝藏藏用於身顯仁於物也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如之尊賓之至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介席亦在西方而介與主人相嚮是介於賓主之間也

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造七到反造即也主人即席於此以養物爲義也○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是主於敬主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位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耳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天地之氣數多以三爲節政教效而法之禮亦以三爲節皆所以參法天地也

射義第四十六

射禮有三天子將祭而選士澤宮曰大射諸侯燕會羣臣及諸侯相燕及天子燕諸侯內之而射則曰燕射若賓興賢能及州長習射及大夫飲國中賢者皆先行飲酒禮而後行射禮則曰鄉射大射則張皮侯而射鵠賓射則張布侯而射正賓射即燕射鄉射也今儀禮存大射鄉射二篇儀節略同此篇錯舉釋義不主一端要不外觀德之意也夏殷射禮無傳而虞書曰侯以明之則合士於射以觀其德也由來古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

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長之丈反○行燕禮而後射所謂鄉射也。射者武事而必以禮合之故燕射即以明君臣之義鄉射即以明長幼之序先王以禮教民之意亦可見矣。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還音旋中去聲行下孟反○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內志正而後持弓矢審外體直而後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其巧能中丹崖陳氏曰動必合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於此可以觀德行。○此二節言射之比於禮也。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節奏樂以節度也周禮射人職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節雖多寡不同而皆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



節則先奏五節以聽後四節則發四矢。七節者三節以聽五節者一節以聽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召南篇名。貍首詩逸然其所以播之樂而為節者則皆不可考矣。騶虞樂官備者蓋騶虞之詩文王德化之成良以文王之臣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各有其人是以德化之施無遠不屆是則樂官備之意也。貍首詩無考而舊說以下文曾孫侯氏當之則樂會時之義為近采蘋詩有循序有常嚴敬齊飭之意故取以見循法之義采蘩詩有夙夜在公之語故借以為不失職之義皆斷章取義然也又按吳氏以原壤登木之歌為貍首詩謂射節詩皆召南而曾孫侯氏之詩則雅體非風體也然不可考矣。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行下孟反○以是為節者必以是為可守之常如左傳言得國非吾節之節是也。志猶意也明其志知之真也不失其事守之力也天子知人則哲

無曠庶官諸侯潔王章而謹侯度卿大夫各循其法而不失職內之所以立德行者即外之所以成事功然非心與之融者或不能有以比其節也和順於樂焉則其德盛矣。○此二節言射之比於樂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孔氏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及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之高下非謂直以選射補用之也愚按以射選諸侯如下文慶讓是也卿大夫士則皆自為士始而大學教國子秋合諸射賓興賢能合諸鄉射是以射選卿大夫士矣惟射可以觀德故古之選士以是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數色角反行下孟反○射本男子之事因其所有事而飾之禮樂所以使之習而安焉以養成其德也蓋冠昏喪禮不兼及樂而專於學樂又未必兼夫禮朝聘祭饗之大士庶或未得與而冠昏喪禮又非所數為故事之備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此聖王因人所有事而飾之以禮樂之意也。○此兩節總結上文四節之意也。呂氏曰君子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養則發乎事者中節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實而後可以得之則所以得之者其為德可知矣愚按致禮所以治躬致樂所以治心先王之教不越二者射者男子之事因即其事而飾之以禮樂則無事而不在禮樂矣是故於飲則又拜獻酢酬於射則自比耦升射下飲爰拾取矢進退周旋揖讓其為節至繁矣乃復以樂節之使人之應聲而發先王豈故以繁且久者勞人筋骨哉所以養人之身心而使方外者必有不能習而安之者矣故能中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無以兼合也得於禮樂者而不能中德亦未可知也何也以其未能安焉故無以兼合也得於禮樂者深而久而安焉斯動容周旋中禮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而發而皆中者且不失乎樂之節蓋優游有餘暇矣非盛德者孰能若是舍是而言中雖中技也不然則后羿逢蒙非善射哉嗚呼其道古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

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比中與皆去聲數色角反夫音扶○承上文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而言射宮蓋國學也比合也讓責也射則張侯以受正鵠故因射侯而有射爲諸侯之義以射選士所選者雖在所貢之士而平日率士以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者則由於國君所貢非其人則國君之不盡志於禮樂可知故讓削加焉惟天子有慶讓之典故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也凡國家之所以流亡者以無禮樂故耳君臣習於禮樂則分定而情和夫安有流亡者先王使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所以維諸侯而使不陷於流亡也此即射爲諸侯之義也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孔氏曰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禦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處上聲○此逸詩也曾孫有國者之通稱侯氏諸侯也四正謂孤卿大夫四者爲正爵也具皆也四獻皆畢而後射也莫處勿安處也燕謂燕禮射即燕射也燕安譽樂也引詩以證上文之說安即無流亡譽即有慶也養諸侯者煦嫗而涵育之使之日化於禮樂之中以成仁讓之化則不待威以征伐而諸侯自盡志禮樂以適於正無流亡之禍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



蓋去者半入者半。矍音攫相將皆去聲賁憤同○上文言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引孔子之射以習禮樂者實之矍相圃名觀者如堵牆言繞觀者之衆也行射禮必先行之鄉飲酒禮鄉飲酒至旅酬時立相者爲司正及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司馬主張侯負侸之事但執弓而不挾矢此云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是子路爲司射非爲司馬但方轉司正爲司馬時則司射比耦延射亦於此時耳延進也增衆選士而進其欲射之人也賁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爲人後者非其所當後而甘心爲之後是忘己之親而利人之利故與僨軍亡國之臣同爲所當斥也夫忘君忘親之人未必盡不能射然射以習禮樂必非其人所可與也已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弟好皆去聲不音否下同處上聲○公罔姓之語助辭裘一名序姓點名也射事既畢司馬復爲司正以相旅酬旅酬終則復命二人舉觶於賓及衆以爲無算爵始古者於旅也語故又使二子揚觶而語也幼壯有父兄故言孝弟耄耋多昏惑故言好禮則不從流俗矣以是修身而俟死所謂守死善道者也不問辭間其有是否也在此位蓋進之在西階賓位也蓋將修無算爵則非強力有德者恐不能醉而令儀故又汰之如此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旄音髦勵音僅○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言年高而於道無所違背非德之純者不能勵有存者去者多而留者少也雲莊陳氏曰子路之延射直指不善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裘點之揚觶但舉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裘之言尚疏點之言則愈密矣○孔子家語亦載此段而此段後尚有子路孔子之言此篇不載蓋記者節去之也家語子路曰吾三子之爲司馬何如○按儀禮則三子皆非爲司馬然則此記所述爲真而家語後此之言其出於附會也數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中去聲下同○此以

下復中篇首一段之意。繹尋繹思念也。舍者止其所當止之意。各繹己之志。各思繹己之所當志。而念慮不紛也。志者心之所之志。壹則心平矣。行而履之則體正矣。蓋言其平日於分藝之所當盡者能時時思繹夾洽於中。則容命真純踐履篤實是以當射之時。亦能志正體直。以從中而比禮比樂以無失。不然。則心生而束縛之。雖欲於射之時強爲審固而不能矣。射字有入去二音。讀入聲則有繹義。讀去聲則有舍義。故併言之。

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鵠工毒反。射己射侯之射。食亦反。○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鵠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爲的者也。侯以布爲之。各射己之鵠。所謂各繹己之志者。爲父欲止於慈。爲子欲止於孝。爲君欲止於仁。爲臣欲止於敬。射之必欲其中鵠也。爲父爲子。爲君爲臣。各必求以自盡其心。而當其分。而於射也。何獨不然。隨所處而不紛。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與去聲。○申上文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之說也。澤。蓋闕曠近澤之地。先射於澤。以習儀也。孔氏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地。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愚按。此兩節皆以申前段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之意。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食亦反。飯上聲。食音嗣。○此以申射者男子之事。蓋之所當爲而不敢虛受祿也。飯食。謂擇母儉食子也。言先事而後食。猶始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飯食也。飾之以禮樂者。飾斯志而已。各繹斯志而已。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以申以立德行之意。己正而後發。謹於未事之先。不中反求諸己。省於既事之後。正己無求。反身克己。此仁之道也。德行之所以立也。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句。下。句而飲。其爭也君子。射。此二人爲耦。鄉射則比耦於西階下。大射則比耦在阼階下。及升射則耦西面揖。進行當西階北面揖及階揖。乃三讓。上射先登。下射從之。既升。揖東行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此揖讓而升也。耦各履物。南嚮拾發四矢。畢。南面揖。南行揖。西嚮及階。南面揖。讓下階。揖南行揖。轉東嚮及位揖。乃復位。以俟此揖讓而下也。及眾耦皆射畢。乃行罰。爵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三揖以升。如初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北面立於觶東。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觶興。揖降。如初。此揖讓而飲也。豐上之觶。立飲卒觶。坐奠觶。興。揖降。如初。此揖讓而飲也。朱子曰。君子恭遜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也。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正音征。夫音扶。○此以申以樂節射之意也。賓射則張布侯而射。正。正之爲言正也。心無和樂之實。則不能循聲而發。存於心者有未純。則雖循聲而發。而不能不失正鵠。是必其平日之和於樂者深。而心志以與之融然後。其於射也。循聲而發。有自然合節之妙。而無待於勉強。是以發而不失正鵠也。而非賢者。其孰能此。此所以可觀盛德也。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養去聲。○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發矢也。的。正鵠也。引詩言求中以辭養。此以見不爭之實。亦以終篇首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之意也。

燕義第四十七 諸侯朝正於王則天子與之燕諸侯飲其羣臣宗族則亦行燕禮此篇主釋儀禮燕禮篇之義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之卒游卒之卒取內反大子之大音泰卒伍之卒子忽反弗正之正音征○庶子官名周禮作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爲之庶衆也卒周禮作倅副貳也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教於太學爲國子之正其諸侯卿大夫士之衆子則爲國子之副貳而掌於庶子之官也戒以警之令以諭之教以其藝治以其事辨等明貴賤也敘其父之爵以別等級也正位序長幼也於同等之中又序其齒以定位次也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庶子官雖專掌國子之倅而國有大事則國子亦所兼掌公卿大夫聽命於王而其子則聽命於太子唯所用之唯太子役使也甲兵征伐之事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合其卒伍聯之以成部隊也有司謂卒伍之長若卒長公司馬之法也以軍法治之坐作進退一以軍法也正征同此國之貴子弟屬於太子司馬不得以兵賦征之鄉遂句徒皆不及也凡國之常政唯謂國家常政非大事也游倅謂倅之未仕者國之常政唯國子及已仕者及之游倅則存之而未用使之得以修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春則合而觀之於太學秋則合而教之考其德藝而進退之也此節皆周禮夏官之文呂氏曰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作階之上又宵則執燭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句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鄉去聲適音敵○君燕其臣卿大夫皆從君立阼階之南少東南鄉爾遷同君與卿相近而卿近君側也大夫以下則皆少進在卿之前前其南也定位定諸臣之位也君燕其臣雖不自爲主然席阼階之上西鄉主位莫之易也臣位既定則君獨升立席上西鄉主位莫之易也臣莫敢與君敵也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之文而釋其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亢苦尚反爲疑之爲去聲○非賓主無以成禮而臣又不敢與君抗禮故使宰夫爲獻主而以大夫爲賓不以卿爲賓者卿之尊近於君爲賓則嫌於偪大夫位稍卑斯須尊之可無嫌也然君雖不自爲主而既以大夫爲賓則賓不可以不敬禮故賓入中庭則君降一等而揖之幾微之間必有深意先王制禮其義精矣方氏曰既曰爲疑而又曰明嫌者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耳○此主燕本國之臣言故以大夫爲賓若饗食鄰國之臣則卿自不嫌於爲賓矣侯國無三公而兼言公卿者上公之國得置孤一人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稽上聲○宰夫獻賓禮畢下大夫二人舉媵爵公取此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之上此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及受賜之臣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君使小臣辭乃升成拜明臣禮明臣下所以尊君之禮也賓升成拜君奠觶答再拜君卒爵賓下拜君答再拜禮無不答所以明爲上者接下之禮也君導飲畢更酌以酬賓於西階之上賓拜受酬君反位此不言者略之也揚氏曰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臣莫敢與君抗禮而君舉酬於西階之上以酬賓者蓋君臣之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而舉旅於賓略去勢分致其謙光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承賜爵而廣言之君賜爵以厚臣臣務立功以報上亦猶君賜臣爵而臣降再拜稽首也臣務竭力以忠

其君則國安而君寧矣。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道民民道之道去聲。承禮無不答而廣言之不虛取於下言必有以報下而後敢取於下也上盡心以道下然後下亦給公以奉上亦猶臣拜君賜而君必答之然後臣益勸於敬恭而上下和親也。上用足而下不匱則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上下和親也寧國安君寧也。禮之用謂功用也總結上文。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差初宜反。上卿席在賓席之東小卿席在賓席之東上卿大夫也西皆南面東上而遙相次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上退立於阼階之下西面北上庶子次於士其受獻於阼階上而退立於阼階下此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此言位之等退立於阼階下此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此言位之等差也獻君宰夫獻之也君舉旅行酬而後宰夫獻卿君又以旅酬於西階上此言卿舉旅者順交耳賓君取膳爵以酬賓賓膳爵酬卿卿亦以旅酬於西階上也君爲賓舉旅而後宰夫獻大夫君又舉旅酬卿卿舉旅也君爲卿舉旅而後宰夫獻士君賓君爲卿舉旅也君爲卿舉旅而後宰夫獻庶子至觶以賜大夫大夫亦以旅酬於西階上而後宰夫獻庶子至觶以賜士士亦旅酬於西階上而後宰夫獻庶子又舉觶以賜士士亦旅酬於西階上而後宰夫獻庶子至觶以賜士士亦旅酬於西階上也其牲用狗其牲體薦羞之等差則儀禮末載無可考矣。



## 聘禮第四十八

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聘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覲宗遇會同皆朝也在頻省聘問皆聘也故聘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頻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此篇所以釋聘禮之義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人君相朝介數如其命數其卿出聘則禮下於君二等故上公之國其卿出聘則七介也以下放此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其事而致文於斯禮者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紹繼也賓侯於門外北面上介次介以下至末介皆立於賓之西北東面南上主君廟門內南面上擯承擯末擯皆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北上擯奉主命以傳之次擯次擯傳之末擯末擯以告末介末介傳之上介上介以告於賓賓傳命上介上介奉賓命以傳次介次介以傳末介末介以告末擯末擯以傳次擯以傳上擯以告主君此介紹而傳命之禮也。介紹以將命所以致其敬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三讓而後傳命者見主君陳擯以客禮待己故不敢當客禮三讓而後傳來聘之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者主人出迎賓人廟以受聘賓不敢當故三讓而後入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勞竟及竟則主君使士迎之賓及郊則又使大夫以束帛勞之此未至時事也賓既至傳命則主君拜迎於門內而受聘於廟阼階上北面拜賜賜也拜賜者拜君命之辱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總結上四節。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食音嗣。擯上國之君數視介之半賓七介則四人擯五介則三擯三介則二擯所使出接賓者凡擯之承承於卿也紹紹大夫之後也賓行聘事畢主君親執醴

以禮賓賓以私禮幣帛而於主國之卿大夫又以私禮覿於主君所以伸己之情也牲殺曰饔生曰餼賓既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於賓館也主以聘於君璋以聘於夫人賓將反國則主君使人致還之而加以賄贈用束紡絹也饗食於廟燕則於寢再饗一食燕無常數賓致尊讓以盡禮於主君所以明君臣之義主君致敬讓以加禮於賓所以明賓客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必二反使去聲○制謂制禮君臣之義明故內和而不相陵此又總結上文也呂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也脩好必使之相敬以全交其相交也酌疏數之中而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其相敬也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然後仁達而禮行外而四鄰不相侵內則君臣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為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似有不可勝行之憂而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不安於傲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卿大夫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可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節文之多唯聘射養人之至者也射聘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為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愚謂聘射節文之多非止故為繁文也賓有不如是而未安者而節文之末尤莫不各有深義存焉此所以能養人於正與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體事而無不在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此以下復申上文未盡之意聘用圭璋所以重其禮既聘而享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束帛加琮束帛璧琮皆財也圭璋以行禮故重之而不敢受已聘則還之於財則輕之故受而不還呂氏曰諸侯相厲以禮而輕財則遠利而有恥故民作讓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積去聲食音嗣○出將行入始至也積即餼牢米禾皆是也其去其來皆三饋之餼客於舍致之於客館也牛羊豕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者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東階餼二牢在門內之西也禾殺連稿者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芻草薪柴薪從米以供爨芻從禾以供秣也倍禾則六十車也乘禽禽之有行列者鴈鶩之屬也掌客職云國新殺則有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菑殺禮在野殺禮在外殺禮是用財固不能盡此例然要於如此其厚者如此而後盡禮故財在所輕也周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則三積者以大國之卿言也上介有禽獻君介之餼其數未考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旧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幾音機乾音干莫音暮齊莊之齊側皆反解音懈長之丈反有行之行下孟反下同○節文之多莫如聘射故并言之而以為至大禮也強自強也齊以心言莊以容言正齊以行立進退言正君臣謂聘燕駕父子和長幼謂射鄉行之於身謂之行齊莊正齊也推之物宜謂之義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立義立君臣父子長幼之義有行有仁忠慈孝友恭之行行禮齊莊正齊

而不懈惰以行聘射之大禮也非勇而敢於自勝其懈惰之私者不能行禮而立義故貴之此反復上文之意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勇敢則能勝剛也强有力則能久毅也用之於戰勝以其能貞於死生患難之際而不搖其守也出於禮則入於刑故刑罰及之此三節反復言節文之詳皆所以養人於正而成其材德也呂氏曰節文之多無如聘射而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



行鄉飲酒禮獻酬之節至爲繁縟故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聘禮則受聘受享請覿然後酌酒禮賓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日幾中而後禮成故以聘射並言之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碧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碧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碧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碧音民與平聲夫音扶縝之忍反知音智劌姑衛反隊音墜詘音屈見賢遍反○碧石似玉者比德於玉欲其德之如玉也溫潤柔和潤而有光澤也縝堅也栗堅密貌察之密而守之堅智也廉稜角也劌傷也玉之體方而非若金鐵之傷割記曰玉水流方君子廉以自勵而不傷於物義也玉體堅重故垂之如隊君子自卑而尊人禮也叩拷也越遠也其終詘然憂然而止也有和而不流之意焉瑕玉病瑜玉采也瑕瑜不相揜君子不文過而求以自盡盡己之忠也孚允同孚交於人允實於己實積於中而旁通於外以實之信也氣如白虹玉之光瑛如國策所稱夜光之璧也精神見於山川語所謂玉蘊石而山輝者此言其有得於天地之精英也圭璋特達謂不以皮幣藉之所以貴其德也德即仁知義禮樂忠信是也有諸身之謂德爲人之所率由則謂之道君子將於玉比德焉是貴其道也詩秦風小戎之篇石梁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

##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孔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愚按自冠義至此七篇似同出一人手筆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訾即此反○天地者道也四時者道之運用而陰陽則闔闢往來於四時之中者也情者性之發也記者將言喪禮而先統舉禮之所由生者言之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夫音扶知音智干犯也四制即恩制義制節制權制也變而從宜隨其所處之宜以爲制也恩者仁之施仁者恩之本在物謂之理處物謂之義節者自然之定限禮者吾心之節文權稱錘也稱物之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知所以審物之衡者也於所親則有恩於所尊則有宜於久近則有節於變通則有權人之情也而本於仁義禮知之德則性也性者天地之本然而情則人道之自然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九族之親皆以恩合而仁莫切於愛親故斬衰三年也○五服親親之殺則恩而節存焉諸母諸婦之服恩而

兼義至若婦人之降本宗而隆夫家則恩而有權矣此主恩言舉其略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門內之治非無義也而恩意爲多門外之治非盡不用恩也而以義爲重資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其用敬同蓋諸父諸兄皆在所敬而莫嚴於父敬上敬長皆用吾敬而莫嚴於君然門外之治主於義故義之大者亦斬衰三年也五服皆有義服此舉重言之耳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三日而食始食粥也既葬而沐爲虞祭也苴衰謂斬衰卒哭易以成布練而易以功衰有變易無完補也培脩墓也素琴琴之無漆飾者祥之日謂既祥之後也五服皆有節此主三年之喪言之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子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父尊母卑而愛母則同於愛父故喪母亦三年門內之治主於恩也父在則爲母杖期家無二尊以權制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音贍○有爵者之喪則親而貴者先受杖以其先病也擔猶助也爲喪主則雖無爵者亦贍之以杖見其爲主也非喪主而杖則輔病也蓋優尊則必擔以杖而輔病則不能不杖也婦人謂未笄之婦人不能病未能責禮也有爲之治事者則宜專致其情於親必身自執事者則不可以喪而廢事八者謂不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而已四也不髽者五也不袒



皆六也不踊者七也不止酒肉者八也是皆禮之權也凡有變通處皆權記特舉此以見例耳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解音懈期音基殺色介反諒平聲闇音菴○喪有四制而要皆主於恩恩之殺有漸而平復生有節也聖人因人情之自然而制爲之節乃所以制中而爲不易之道也言恩而義可知矣言節而權在其中矣○汪正學先生曰三年之喪王者之所常行以孝治天下自君身始自漢文遺制以月易日而諒闇之禮廢矣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高宗武丁不遷之廟號而武丁則殷王之本號也言殷衰禮廢而武丁復興起之所以商書善而載之也言不文謂臣下不可無言而事行故不能不言但不文可耳亦權制也○汪正學先生曰高宗特興不言之典而殷人高之此可見人心之同然矣然則後王有志三年之喪如晉武宋孝者能謂非高世之令主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所謂言不文者也音義並見閒傳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衰七雷反菅音姦期音基比必

二反知音智上弟字去聲○比及也三節三月而葬一期而練再期而祥也闕此三節觀其愛親之厚薄而可以知其人之仁觀其條理之不紊而可以知其人之知觀其志意之壹於盡禮而可以知其人之彊禮以治其近久隆殺之節義以正其上附下之理此統五服言也合於禮義而不踰則孝子弟弟貞婦可知矣若不肖者則安能以盡禮哉不言忠臣者同於父也仁所以體此也知所以知此也彊所以力此也此人情性之本然所謂三達德也仁以盡仁也義以正之所以權時中也錯舉四制以見其相爲經緯則四者非截然分劃而喪死哭主於用恩故獨舉門內之治以終焉也

禮記章句 卷之十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畢

禮記卷十 終

# 讀禮志疑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辰如 中丞鑒定

# 讀禮志疑

邑後學俞家泉謹署

乙未春月開刻

序

道不盡於禮也而行于天下使人別於禽君子異於野人者則惟禮是賴朱子晚年注意禮書臨終尤惓惓於禮經通解底本屬黃直卿補葺成書豈非以禮為敦行實踐之則而為人之所急當考究者也稼書先生讀禮志疑剖別同異亦是朱子之用心雙池先生又以所見參訂之秩敘之精微以推闡而愈出並可見儒先讀書句句求是非同虛泛學者藉此門徑皆知從事禮經因以究三千三百之全不特動容周

旋乎豈有措制外可以養中且泳志乎
典章儀度之本末一旦立
朝亦可襄
國家文物明備之盛其有裨于世道人
心甚大豈徒矜淹博考据者所可同日
語哉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季春月後
學長安趙舒翹展如甫拜譔并書



經學莫難於三禮蓋以紀載紛錯而不盡同注疏博雜而不盡當而程朱諸大儒雖於宏綱大義多所論定亦未遑刊正全書故學者至今惑焉陸公清獻讀禮志疑一編取漢唐以來諸家之說考其異同判其得失厥功甚偉吾邑汪雙池先生讀而好之復爲之解糾紛之緒而闡未發之覆如周禮郊天牲玉之屬與圜丘各殊司士治朝之位與曲禮互異前儒所不能詳者先生一一析之而且象緯律歷靡不精研故言之鑿鑿而皆得其要領此固不足以窺先生禮學之全然已度越諸子矣先生高第余秀書欲令參讀禮志疑



讀者本末了然爰引陸氏原文冠於各條之首會騰蛟遊吳攜之篋衍友人王太守顧亭慨然爲之板行吾知好學深思之士每通一義輒爲忭舞固不待索之後世子雲也先生於學無不通而粹然一出於正亦清獻一流人物第窮鄉樸學知者或鮮姑附舊擬小傳於後以諗世之能讀其書者

乾隆三十六年秋八月望日

後學洪騰蛟書於栖碧山房

自序

今之譚經者於易則欲羅焦京王何於書於詩則欲搜小序箋疏以朱蔡爲少也獨於禮則望漢儒注疏而卻行雖雲莊集說亦倦然而不戡卒業矣夫焦京流於術王何入於元書詩之大小序則附會穿鑿而不復察於本篇之意旨所存漢唐諸儒惟事訓詁多爲枝葉不有朱蔡何以大其廓清之功乎禮則不然禮謹節文禮之迹存乎器數節文器數與俗更革去古日遠其迹日湮數千百年而失亡盡矣漢儒去周未遠周之所遺車服禮器或有存者漢初猶及見之而孔壁逸禮五十篇孔鄭猶得而參考焉雖其



雜引識緯不無失之誣妄而器數名物迄今可考則非孔鄭馬賈不爲功非若易之定象定理詩之歌詠性情書之紀載政事可以會心得之千百年可通寤寐也大抵言事理而見古人之心漢儒所短考器數而得古人之制漢儒所長然則禮經無漢儒今人幾不識耳日何加進退何所矣今人於漢儒所短則欲收之於漢儒所長則怠倦寘之何傎於擇乎稼書先生之讀禮也凡有疑義必考悉於注疏而不敢遺非不憚煩蓋不如是不敢安讀經求實得也禮以敬爲本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然不有籩豆敬何所將在今日又將以籩豆爲要也朱子曰孔子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然古人猶識得玉帛鐘鼓今人則併玉帛鐘鼓皆不識矣蓋傷之也朱子又嘗稱鄭康成爲漢大儒而儀禮經傳通解成於黃勉齋亦不能遺注疏以別爲考索也然則稼書先生之志不可尙歟愚是以喜讀其書而時或旁參一說焉謂疑有同心亦復識之且欲爲世之好異而畏煩者告也

## 汪雙池先生小傳

汪紱一名烜字燦人別號雙池婺源人尚書應蛟之元孫父士極負才不羈貧而喜遊紱少不能從師母江氏博通經史授以四書諸經數年皆成誦年八歲戲折竹枝排八卦江見之曰卦畫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誤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其穎悟多此穎比長學爲詩文亦江爲之講授江後得末疾卧牀笫者數載紱事之備極勞瘁既卒往省士極於金陵遣之歸自是奔走於江西福建之境或絕糧窮途或爲傭自給然未嘗終日廢學遇一章一木之奇一言一行之善輒周諮默識以備參考非分不爲



非義不取蓋其堅苦之志任道之力已如此已而奔父喪旅葬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合葬於母氏之墓遂赴浦城館舍益肆力問學以斯文爲己任焚其雜著十數萬言時年三十餘矣治經則博綜注疏之說窮理則剖析異同之旨而皆折衷於朱子時有獨得往復發明撰述等身歸於純正旁及星歷地志樂律兵制陰陽醫卜與夫彈琴彎弓篆刻繪事無所不通世得其一技者足以名家而紱兼有之時人未之能測也性高介不屑詭隨阨窮瀕死所立卓然實歸最久有陳總兵者獨敬而客之年逾五十諸兄弟强其就試一嗚而售督學嵩公賞其文謂當焚香煮茗對之由是稍稍見稱於人然卒無能真知其學者配江氏有賢德子思謙邑庠生以毀卒妻詹氏嘗刲股肉以療紱疾及思謙垂沒遂引決自經紱竟無後至今士林痛之所著有易書詩四書詮義春秋集傳禮記章句或問六禮或問樂經律呂通解樂經或問孝經章句理學逢源讀近思錄讀讀書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參讀禮志疑讀陰符經讀參同契儒先晤語山海經存琴譜詩韻析物詮醫林輯略探源文集詩集大風集共數百卷門人余元遴謹藏之訪於士友求錄其副邑人董昌璵募人繕寫題曰雙池先生遺書云



同邑後學洪騰蛟頓首拜撰

參讀禮志疑跋

讀禮志疑者陸稼書先生讀禮時有疑而筆之於書者也先生文集盛行此書罕見遴壬申夏始得之而典禮荒疏末由通曉甲戌秋因就正於汪雙池先生適先生是歲應遴之請重著書經詮義書成餘暇爰將是書參互考訂縷析條分凡陸先生之疑而未定者一旦昭昭而無懵焉噫禮經殘缺器數無傳學者非苦其繁卽不爲我設非陸先生之好學深思不能有疑而非先生之典博詳明考据精核又安能析其疑哉先生一歲閒著書經數十萬言而餘功復成讀近思錄讀閒學錄并是爲三書其精神魄力爲何如耶蓋由學優養到天理爛熟在胸資之深而左右逢原非可襲而取也嘗一臠而知全鼎之味窺一斑直識全豹之文有志於古者可以觀感而決然起矣乙亥孟冬門人余元遴拜跋

# 參讀禮志疑卷之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陛園

婺源汪　紱雙池參　後學祁門倪望重愚山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俞霖瑞霑庭

爾雅云無室曰榭邢疏云榭有二義一者臺上構木曰榭月令可以處臺榭是也一則無室者名榭其制如今廳事春秋成周宣榭火是也郭注榭卽今堂塘者堂塘卽今殿也殿亦無室故云卽今堂塘愚按觀此可知堂與廳之別



家禮所謂遂遷於廳事

榭序也序主於習射故榭字從射又或作豫序榭豫皆音之轉也古堂室之制南北四分之前三爲堂後一爲室則承棟之兩楹近堂北楹北一楹南二榭制無室則兩楹當南北之中故鄉射禮曰豫則鉤楹豫卽序也序之兩楹當南北之中故升射者升自西階直行至楹之北然後轉而東鄉各當其物然後北行而履物是鉤楹以內也若射於庠則庠有室而楹近堂北升射者自楹之南遂東鄉各當其物乃北行履物不必鉤楹也凡堂必爲臺故升堂有階前則東西階旁則側階室之後有內階是堂室皆處臺上也故凡臺上構木亦曰榭也臺上構木者亦無室也堂有室者東西五分之實六分之中兼二分室東西爲東西房房東西爲左右夾室鄭康成云房當夾室北蓋由房入夾室則自房之北而轉入耳謂之夾室則自當夾在房之東西也士大夫無西房蓋東西亦三分之也室二分房一分室中戶在東南牖在西南室西南隅曰奧西北隅曰窔音夷東北隅曰窔音杳堂上戶牖之閒曰扆兩楹之東西曰廂兩廂之東西近墻曰序喪服傳既練舍外寢鄭注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壁所謂堊室也賈疏云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爲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惟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惟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



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愚按家禮各歸喪次條下云中門內外而不詳中門爲何門必看賈疏乃明

中門卽寢門

注疏亦多疏略如既夕篇窆及反哭皆云拾踊三拾更也投壺則拾投哭踊則拾踊皆更爲之也注疏止云拾更也而不詳其義又不注於窆而注於反哭前後倒置如雍正雍府不注於特牲而注於少牢亦然

三跳足爲一踊如賓主拾踊則主人一踊賓一踊主人又一踊更迭爲之各九跳足成三踊也

士喪禮上下二篇止有主人拜賓之文而於柩於重於奠

皆未嘗拜至士虞禮設饌後始言主人再拜稽首自虞以前豈經文略而不言歟抑主哀不主敬而不拜歟賓之弔奠賵賻亦皆不言拜

喪禮急遽初喪尤甚虞禮以前皆不言拜蓋不拜也與吉反也

牲體之數陳祥道禮書曰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三肫亦作膊胳亦作骼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亦曰幹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脇也亦謂之脰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觳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觳正祭不獻



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脇不升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脇而二十有一去二觳而爲十九矣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脀兩胉脅也脅肺既夕鼎實羊左胖豕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脅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體解豚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此一條最明但又曰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有房烝親戚燕饗有殽烝則全烝豚解也房烝體解也殽烝骨折也此一條方氏古今考深以爲非曰孔穎達左傳疏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豈祥道豚解七體乎半解牲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祥道謂體解二十一體可乎體解節折而升於俎爲折俎爲殽烝祥道何故以折俎解房烝而不解殽烝乎其誤也根於康成愚按豚解非全烝當以方氏之說爲是康成注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爛之雖亦引國語全烝房烝爲證然賈公彥儀禮小斂疏云禘郊先有全烝後有豚解體解是康成亦非以豚解爲全烝但說得未明致陳氏之誤耳

牲體全升於大俎曰全烝郊禘用之四鬄七體曰豚解天子諸侯朝踐有之大夫士喪禮既夕亦有豚解左肩右肩前足後足此四鬄也兩左髀右髀



胉左右脅一脊脊骨此合四足爲七體也腥俎也禮運腥其俎體解而升於折俎曰殽烝燕饗饋食皆用之肩左右臂左右腕左右臑左右蹄此分前足左右各三體也肫亦作膊左右近髀處胳亦作骼左右腕後左後蹄後右蹄後背上脡脊正脊之下脊並兩脅橫足左右各三體也正脊脊骨後其兩肩代脅後旁並兩脅長脡脊之下旁代脅長脡脊骨長短脅脡脊長脡脊之兩脅代脅後其後肫之前其脅骨短此分一脅爲三兩胉爲六合之則二十一體也熟俎也禮運熟其殽升吉祭之俎脇者正脊之前頸閒也亦謂之槽頭兩髀不升脰此肉今人亦賤之謂之槽頭之後近尾處也以近後於主人主婦之俎肫之上短脅之後近尾處也以近後故亦賤之然記曰殷人貴髀則亦或升於俎惟近下竅處則截棄之首則先升於室禮記升首於室此三體不在殽烝之數合髀脇則二十三體合首則二十四體去髀脇及首二十一體去兩觳則十九體又半

體而升於俎曰房烝王公立飫時用之祀事用右胖詩曰籩豆大房大房即半體之俎也腥之蓋惟郊禘有全烝有祼鬯則有房烝有朝踐之事則有豚解惟饋食之事則殽烝體解一獻熟之而已

茅之於祭有二用鄭康成周禮注云茅以其祭之苴亦以縮酒最明其祭之苴則鄉師所謂茅蒩及易之藉用白茅士虞禮之苴刌茅皆是也亦以縮酒則甸師所謂蕭茅及左傳之包茅不入皆是也若禹貢之包匭菁茅則似兼此二者之用

茅蒩刌之以藉牲刌之者截去其不齊而使之齊也亦以藉器皿之類菁茅以縮酒禮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是因五齊及鬱鬯皆渾故



泲之以他酒而藉茅以泲之使清耳書儀立茅於神座前而以酒酹之象神之飲之也似非古人用茅之意士虞禮有苴茅設於几東席上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亦非以酹酒

士虞禮祝聲三啟戶注云將啟戶警覺神也疏引曲禮將上堂聲必揚爲例可想見古人祭祀曲盡鬼神之情

士虞禮祝聲三啟戶他篇祭禮則無之蓋虞始立尸而事之以神故有此節吉祭似不必用他祭亦無茅蒩

朱子語類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愚按焦弱侯經籍志云永樂中御史沅洲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程朱大儒所未見者有年何從而得之此非僞書則必纂輯諸經之文而成之如吳草廬儀禮逸經之類焦氏信爲古經出千百世之後則愚矣

孔壁儀禮五十六篇而康成只注十七篇餘三十九篇不注蓋此十七篇有高堂生所傳今文可以考據餘篇蝌蚪古文又積歲久遠無他本可以考證則有難盡通者故甯闕之亦古人之慎也

朱子謂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愚按如豚解體解與全烝



房烝異同之處是亦不分明之一端也又如朱子疑緦十五升抽其半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疏亦不見分明又如朝一溢米賈疏最煩然古秤有二法律歷志與左傳注不同處孔氏喪大記疏言之甚明而賈疏卻不及

緦服十五升而抽其半則似止七升半近義服之齊衰矣或曰布皆雙扣緦布十五升而單扣也此似可通

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注云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疏云於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

帶麻於西房也士喪禮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於室大夫士惟有東房故也愚按大夫士無西房陳氏禮書不欲從康成之說以此處證之則知康成之說不可易矣陳氏集說及大全於此處並未分別東房西房殊爲疏略

王侯有東西房則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於東房婦人髽帶麻於西房男子重首故言括髮婦人重帶故言帶麻喪大記小斂條於房中三字蓋總兩句統主人婦人東西房而言也大夫士無西房故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於房西房東婦人髽於室此最明白

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此承上文大夫來蓋士之禮死



與往日生與來日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故在士爲三日而殯者在大夫視之則止是二日也陳氏集說及大全皆略不言曲禮內陳氏亦不言死與往日是士禮

士之禮死與往日則二日而殯實亦三日踰月而葬實亦三月可知然不滿其數也大夫以上不然則皆數來日三日而殯在第四日三月而葬在第四月實則滿三日三月之數也五月七月皆然春秋時其禮已亂矣

喪大記君設大盤一節舊本在始死遷尸於牀之前孔疏雖云宜承濡濯棄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而仍不易其舊古人疑則傳疑之意也陳氏竟易置之而又注明其舊次則近武斷矣如雜記之內子以鞠衣及練則弔皆然

陳雲莊有武斷處然尚不似吳草廬自用之甚

士虞禮及閒傳中月而禫喪服小記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二中字注作閒字解曲禮上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二與字注作數字解皆他處所少

中之訓閒猶其踰過中閒也

朱子雖云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然亦確有是夏商之禮不可牽合者須平以審之

朱子云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如春



礿夏禘漢儒以爲夏商祭名則愚不敢信禘只是追享大祭三代皆同

袁了凡羣書備考言注儀禮者鄭元爲之疏者賈逵也以賈公彥爲賈逵疏謬如此豈不誤人

漢有賈逵唐有賈公彥漢有孔安國唐有孔穎達人多混之

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鄭注云祝南面房戶東鄉君喪大記亦有負墉南面之文鄭注亦以爲在房戶東乃儀禮刊本將房戶誤作房中楊氏圖因之遂列祝於房中不知君將視祝而踊若在房中則遠於君矣安能視之而

踊以禮記注證之可見況房無北壁見於朱子答趙子欽書安得房中有墉

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此墉即房之外墉所謂房戶東也房無北墉故又曰北堂以房戶作房中者誤甚

月令孔疏引太史職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



又玉藻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疏曰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擯介散文則通也又康成大宗伯注曰出接賓客曰擯入詔禮曰相疏云此對文義耳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又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疏云據出聲而言曰奏據合曲而言曰歌其實歌奏通也

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奏者堂下之樂金奏笙奏以聲不以辭也歌者堂上之樂工歌升歌人聲而和以琴瑟也奏以律堂下曠而發陽歌以呂堂上狹而陰靜故奏黃鐘則歌大呂奏太簇則歌應鐘奏蕤賓則歌林鐘奏無射則歌圜鐘奏夷則則歌小呂奏姑洗則歌南呂一奏一歌皆取天地之合氣斗柄初昏建子則日在丑建寅則日在亥建亥則日在寅故寅與亥合建戌則日在卯建卯則日在戌故卯與戌合建辰則日在酉建酉則日在辰故辰與酉合建申則日在巳建巳則日在申故申與巳合建午則日在未建未則日在午故午與未合斗柄初昏所建以地位定方日躔所在之辰以行天分次故以爲天地之合氣疏云據出聲而言曰奏據合曲而言曰歌歌奏相通非是且出聲以黃鐘則其曲即黃鐘起調矣安得有出聲以黃鐘而合曲在大呂者乎

鄭康成既夕注云牆有布帷柳有布荒喪大記注又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帷荒總名爲柳賈公彥疏云對而言之則帷爲牆象宮室有牆壁荒爲柳以其



荒有黼黻及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名柳之言聚也總而言之皆得爲牆巾奠乃牆及檀弓云周人牆置翣皆牆中兼有柳縫人衣翣柳之材柳中兼牆愚按經文用字有此對言總言之二法不可不知注疏亦謂之對文散文又曲禮效犬者左牽之疏云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又周禮疏曰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言之五齊亦曰酒又如封人疏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程大昌作祖免辨謂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古今言以布繞項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愚按

賈氏喪服疏孔氏喪服小記疏言括髮免髽之制詳矣程氏欲舉而盡廢之不免武斷況喪服小記明言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問喪明言不冠者之所服也則免非徒免冠可知惟服問云凡見人無免絰則當如免冠之免

喪服之免音問爲言挽也以布挽頂及髻也程大昌欲如字讀以爲免冠而已者誤矣喪服小記明言免而以布安得謂鄭說爲非乎見人無免絰之免當如字冠無免之免亦不當音問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此論宗



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集說謂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鄭孔之說爲長

宗子已立爲宗子而殤其庶子子有可後者則後之矣若庶兄已有子而庶兄又已死則其子可後宗子矣後之則爲之子而以父服服之矣宗子殤而無可後者則殤之矣廞祭不尸殤之則各以其服服之矣謂只如本服

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大傳言武王克商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大傳之追王是加以王號中庸之追王是備其王禮孔疏云中庸追王是以王禮改葬則恐未必然

大傳言武王追王太王王季蓋尊之以王號也書武成篇已以太王王季稱矣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蓋始定王禮也然此亦無可定考矣

大傳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愚按祖以義爲主故義屬祖禰以仁爲主故仁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也仁義之分配祖禰猶分配事親從兄親親敬長也觀兩條之末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人道親親也則祖禰二者又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此仁義二字之錯綜交



互者也又性理朱子有一條云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此又仁義之錯綜交互者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推愛父之心以愛祖愛以漸而殺服制亦漸殺故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祖尊於父曾祖又尊於祖故曰重彌上彌尊彌近彌親也

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注云雖外親亦無二統孔疏不詳臨川吳氏曰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雖有

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詳其文義自合如此陳氏集說乃云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殊謬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此言生母爲父所出而又再娶繼母則生母已絕於父故不得爲出母之黨服而爲繼母之黨服若生母先死而父再娶繼母則生母重矣故爲生母之黨服而不復爲繼母之黨服也必無繼母死而爲出母之黨服之理

雜記言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注云



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詳鄭意是以晏子所服爲先王之禮王肅則駁之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惟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也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詳王意是以弁絰委貌之異爲先王之禮而晏子所服爲周衰變禮二說雖殊然其以雜記之言爲先王之禮則一也陳氏禮書云周衰禮變而齊之服於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凷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爲眞先王之禮宜爲王肅之所攻也禮書之意則是以雜記所言卽是衰周變禮其說較王鄭爲長陳氏集說卽禮書之意也麤衰枕草其非先王所制之士服甚明觀旣夕是士禮而云



枕塊可知雖孔疏曲爲之解曰旣夕是廣說此是阿鄭意耳難信也又按晏子所服依鄭說則比大夫之服爲輕依王說則比當時大夫之服爲重禮書用鄭說愚謂此當以王肅之說爲正若杜預左傳注直以麤衰斬爲斬衰枕草謂與枕塊無二則謬矣

有士喪禮則是有大夫喪禮其服制必微有不同不得如陳祥道以雜記之言爲周衰變禮也王肅以斂時大夫弁絰士冠素委貌之類當爲近是若齊斬之服則不容以貴賤異晏子麤衰枕草當是稍重於當時之大夫而已輕於士然亦非先王禮也

雜記言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孔疏所以知此酢是受賓長酢者緣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而此唯嚌之故知是賓長酢也陳氏集說亦指賓長言而不言尸酢卒爵則無根據矣

尸酢雖喪祭必卒爵尊者賜也賓長酢則或嚌之或啐之不忍飲也

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鄭注云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陳氏集說不承內除說則豈小君兄弟之喪自始至終止發諸顏色者不飲食已乎



兄弟之喪雖內除然喪制未終則哀雖已忘而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蓋引而致之也於小君之喪亦然其哀本薄也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鄭注此謂父在爲母也集說因之然喪服小記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又云爲父母妻長子禫不知康成何以獨主父在爲母言

凡杖期則皆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父在爲母夫爲妻皆杖期父在則子爲其妻不敢杖不杖則不禫若母則雖在而已爲宗子則妻爲宗婦亦杖而禫也已承祖父後爲宗子則爲其長子斬衰三年已不承祖父後非宗子則不得爲其長子斬衰然亦杖期而禫也

興詩立禮只當於詩禮二經求之至成於樂則非精通乎易書春秋者不能

成於樂今無樂教故鮮知其效亦非待精通易書春秋之說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鄭注云喪尚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愚謂敬亦從哀生哀之至自能敬不能敬亦是哀淺分而言之則是二事如問喪閒傳止說得哀若士喪禮喪大記則庶幾於敬矣所謂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也



孔子曰喪以敬爲上哀次之蓋哀而忘敬非孝也故朱子於慎終追遠章注不曰喪盡其哀而曰喪盡其禮敬者愛之之至也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觀此則知後世有未婚而守節者非禮明矣

女子未婚而守節雖不必先王之禮然守信不渝要亦不可以爲非禮衛共姜柏舟之詩其語氣亦似未成婚者

子上不喪出母孔疏鄭注及陳氏集說皆引儀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但陳氏則云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以服者爲過孔疏鄭注則云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而以不服者爲非陳氏說本橫渠張子今從之朱子答林擇之書則又云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期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歟

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皆不喪出母雲莊從張子之說是也孔鄭謂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此說似不然

夫子厭於父父在子爲母杖期父卒然後爲母三年以



夫主妻喪止於杖期故父在子亦只爲母杖期也況父出其母已與之絕而父在敢爲出母服乎由此言之子上雖不爲父後亦不敢喪其出母也答林擇之書或亦朱子一時未定之說耳

孔子殯於五父之衢集說力辨其誣可以正史記及孔鄭之失陳幾亭謂誅少正卯之事左傳不載孟子不言此壞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家語不可盡信朱子亦斷其爲妄此皆力衛聖道之言

孔子少孤不知其父之墓殯於五父之衢蓋非全不知也但以少孤而知之未審此以將合葬其母則審慎之至故更訪問之故下文曰其慎也舊注以慎字爲此似不必辨也若史記則誣矣誅少正卯必非聖人事家語之不足信者尤多也

祥禫之月鄭元王肅之說不同孔疏於孟獻子禫條辨之詳矣集說於此既主鄭說而於下文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載馬氏之說卻仍是王肅之意前後舛錯朱子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亦云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

中月而禫爲是祥而縞是月禫是字必誤

孔氏禮法之宗也乃伯魚子上之母則出子思之母則嫁



皆見於檀弓問門之內何其多故耶陸翼王集說補正曰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至六十六而幵官夫人卒則無出妻之事可知聖門禮義之宗豈有三世出妻者其爲異學詆毀無疑也

孔子之內子幵官氏家語記孔子年十九娶幵官氏明年生伯魚六十六歲幵官氏卒陸氏據此疑檀弓之誣但孔子於魯爲士娶妻得有娣姪記言伯魚之母意伯魚或非嫡出也或有過出之亦不足疑耳

旅酬之禮見於特牲有司徹鄉射鄉飲酒燕禮者參差不

等故語類中庸卷內朱子所解旅酬其說亦不一

旅酬之禮儀禮特牲有司徹鄉射鄉飲燕禮皆有之而各不同故朱子中庸章句只概舉爲言不專據特牲也又旅酬之初只有一人舉觶至無算爵而後二人舉觶惟儐尸則二人爲旅酬始朱子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者蓋無算爵亦是衆相酬而必兼無算爵言逮賤之意方周到也蒙引解旅酬直是於儀禮不曾考究猶今人解揖讓而升謂是三人爲耦三耦進三耦出皆貽笑大方耳

舊本儀禮特牲篇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條



內脫卻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以儀禮經傳及楊氏儀禮圖考之可見蒙引解中庸旅酬之義最爲鶻突其曰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之於其長其長只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絕不及弟子卒觶一節殊非儀禮之意豈其所見之儀禮乃舊本之脫落者耶

酬導飲也凡自飲以勸人飲則曰酬故凡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酌自飲而復酌以飲賓曰酬賓受酬奠而不舉以待旅也蒙引謂賓既飲仍以酢主人主人又飲此一謬也至弟子舉觶則賓弟子及兄弟弟子皆洗酌堂下北面祭卒觶拜其長皆答拜然後洗更酌以奠於其長此弟子之導長飲也蒙引謂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只是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只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不及弟子卒觶一節夫不先卒觶則非導飲矣此二謬也及旅酬則賓舉所奠之觶以酬兄弟兄弟之長亦舉弟子所奠之觶以酬賓交相導飲故曰旅酬蒙引謂長非一二人弟子亦非止一二人此與儀禮一人舉觶二人舉觶之言正相背此三謬也禮儀甚煩而不一學者當考全經姑述其略如此

少牢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某字也注疏引左傳諸侯以



字爲謚因以爲族則某又或是謚也其解與杜注不同杜注是言或以字爲氏或以謚爲氏故將諸侯以字四字爲句儀禮注疏是言大夫或因字爲謚故將諸侯以字爲謚六字爲句左傳之解自當以杜氏爲正若依鄭解則公子展先以展爲謚而後命以爲氏其說未知何據

左傳以字爲謚謚字當是氏字之誤

古人言禮不能處處皆詳因其詳處推到略處則彼此皆明如少牢云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疏云言禮在此者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禮亦直言水在洗東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

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枓其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枓故鄭云凡此等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其禮具在此又少牢云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鄭注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疏云前體肩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膊骼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爲十九體惟不數殼二通之爲二十一體二殼正祭不薦於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於此此皆因其詳而知其略可悟解經之法



載右胖於俎肩臂臑在俎之上端膊骼在下端此俎之兩頭也脊脅肺肩在上此横置俎中以脊爲上也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其長如俎之廣也舉肺一此尸所舉之肺不切而長終肺也此亦横置祭肺三皆切此尸舉以祭之肺故切之而不殊少儀所謂離而不提心也古人位置一物必端詳如此吾鄉昔時禮所用雞則置首於前之左右置尾於後置脊於中又加腹肉及胵腸等於上位置不苟殊有古意俗謂之排四正數十年來此意亦亡則徒以鋪陳醉飽爲快矣亦俗之日偷也置兩翼於前之左右置兩股於後

少牢四人蓋疏云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注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楊氏圖

因之然佐食與佐食賓長與賓長所以不得東西相當之故注疏皆無確據疏雖云以其尸東面近南今尸起上佐食居尸坐處明知位次如此然上佐食固當東面近南矣下佐食何以不得西面近南乎

少牢四人蓋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注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蓋室中尚西故上佐食上賓東鄉下佐食次賓西鄉室中尚右故佐食處右賓處左佐食介於尸尊佐食猶尊尸也東鄉則右在南西鄉則右在北

有司徹疏云蕁蕀有實泉蕀無實鄭云蕁泉實者舉其類



耳若竹器圜曰簞方曰笥鄭注論語亦云簞笥亦是舉其類也又疏曰有骨爲臡無骨爲醢昌菹醢者即周禮麋臡散文亦名醢此皆是注疏活法若不知此活法則窒礙者多矣

醢肉醯醢多醬醯汁者臡醢帶骨者菹醢菜古人統謂之醢又醓醢梅鹽亦統謂之醢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說兩邊不同處最明陳澔集說取國語此條置祭法之下而不載韋氏之注豈不滋學者之惑

禘郊祖宗之禮祭法國語俱難據信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故祀天必以祖之德可配天者配之以己之精神
未必能感格於天故藉己之祖血脈一貫以庶幾可通
於天所謂介紹之義也非其祖則血脈先已不相貫矣
舜之先難以考所自出史記世本說皆近誣而譽則必
非舜之祖矣祭法謂郊嚳宗堯國語謂郊堯皆未必然
韋昭謂舜在時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此亦未敢據也
又言夏后氏郊鯀夫尊祖配天此雖子孫之志亦必顧
其祖德何如鯀豈可以配天者哉在舜方殛之而夏乃
以之配天天其必不享也惟禮運言杞之郊也禹也宋
之郊也契也此爲得之由此推之則舜之子孫苟得郊



祀其必當以舜在舜禹之時則或郊以顓頊可矣
韋昭國語注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周初亦祖后
稷而宗文王其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則似將宗字看
作宗祀明堂之宗與集說劉氏注不同劉注是也劉氏欲
改正經文之處亦皆有理若鄭康成云有虞氏夏后氏宜
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
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此則因鄭康成看禘郊祖宗先差
故此等說皆不足據
祖是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凡始封之君必其有功而受
封則其後子孫祖之及後世有有德能紹其祖而益光

其業者則又尊之曰宗如殷三宗周文武其廟亦百世
不遷是也何必每朝定有一祖一宗如祭法國語之謂
若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此宗字只當尊
崇之義看并與祖宗宗字無涉韋昭謂周初亦祖后稷
而宗文王其後乃祖文王而宗武王然則其後乃宗祀
武王於明堂矣何附會無意義乎
禘郊祖宗鄭注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
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又郊特牲
疏云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
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此亦主鄭



說王肅則言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又言郊與圜丘
是一郊即圜丘郊非祭感生之帝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
有德其廟不毀非宗祀明堂之宗陳氏集說皆主王肅而
不主康成最是
圜丘即南郊也上帝即昊天也朱子曰祀於郊野以神
事之則曰天祀於明堂屋中以人禮享之則曰帝此最
分明鄭氏分禘郊天帝而二之疏又有以文王配五天
帝以武王配五人帝之說此最爲紕謬五帝當如月令
之說以迎春迎夏迎秋冬於郊而祭之配以句芒等五
神而已

祭法篇首疏云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卽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卽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喬極喬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傲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司馬爲史記依此而用焉皆



鄭所不取又疏載張融之說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愚按此等處皆難臆斷傳疑可也大司樂享先妣賈疏曰毛君與史記同以姜嫄帝嚳配鄭君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後世妃

命歷序炎帝八世黃帝十世少昊八世顓頊二十世帝嚳十世此雖遠無可稽要之近是大戴禮以堯舜稷契禹皋陶伯益同出黃帝之後此其世次遠近不等而大統履易皆配蔡濆此必非也稷爲帝嚳之後姜嫄蓋帝嚳子孫之妃稷契與堯必非同父蓋高辛後世別子於堯爲叔父行矣

祭法疏云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伏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以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鄭駁之云書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月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愚按鄭氏之駁諸說固未可盡據今蔡氏書傳陳氏禮記集說既主王肅而不主鄭氏則相近於坎壇一句宜依王氏讀作祖迎不宜依鄭氏讀作禳祈書經大全讀作禳祈非也蓋鄭氏因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故以祭法所載爲遇災禳祈之禮非關正禮而不用以解舜典故相近讀爲禳祈雩宗幽宗之宗皆謂是禜宁之誤蔡氏書傳引祭法

不用此解也

六宗之說定主王肅相近二字斷爲祖迎周禮大宗伯章諸祀略舉其重亦不必無所遺不必疑四時寒暑水旱之不見載也月令大雩帝用盛樂何必遇水旱而後

禳祈之且飄師雨師豈非水旱之事

祭法廟制鄭氏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此一段補經文所未及最好陳氏集說直以



經文爲失則過矣

謂鬼之主亦在祧可矣然爲壇爲墠又何說焉

廟制朱子然劉歆之說而康成注王制祭法則皆以文武處七廟之內此則不可從周禮守祧疏曰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愚按鄭說固非無據然奄八人此特周公時事耳安知後來不增作十人乎

廟數朱子取劉歆之說二祧在七廟數外鄭氏守祭法之說以周禮守祧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若益二祧則十廟八人何以配之抑知周公時文武只在七廟之內至懿王始立文世室至孝王始立武世室故周禮只守祧八人若懿孝時廟增而九則守祧之人何不可增而十乎

祭法鄭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疏云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有主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太祖只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



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惟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左傳衞大夫孔悝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愚按此則古禮大夫有廟無主今家禮士大夫皆得有主者蓋以義起之也

鄭氏謂大夫士有廟無主此亦未必然

鄭注祭法七祀五祀條云此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故孔疏解司命云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愚按注疏此等解最精可見百神之散列於天地閒大小相維上下相制至嚴至密陳氏集說謂司命見周禮似

誤認祭法之司命作周禮之司命

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一祀之說亦難據信五祀據左氏則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也據祭法則戶竈中霤門行也而月令則兼有之愚按句芒五者古之貴神非士庶所當祀亦非戶竈等神所可當也至如戶竈五者則所職卑小民庶皆日用習之則士庶宜皆得祭之又不當只祭其一或祀戶或祀竈也司命則天之貴神宜益崇於句芒五者鄭氏不安故謂此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耳孔疏熊氏皆用其說然愚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塞滿天地固無非鬼神但謂實



有神焉居人閒司察小過則似看鬼神有心又似兩閒鬼神亦有分司統屬如官府號令胥徒稽察焉則密而反疏且啓後世之禱媚矣然祭法所謂司命固必不可以天之司命當之也又由此而推則句龍配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不得皆以句龍配之也戶雖配木而士庶祭戶非句芒竈雖配火而士庶祀竈非祝融也天地閒物有其妙用則有其神焉賴其利用則報以祀焉顧分惟其稱耳泰厲國厲自宜有祭使鬼有所依漢時以厲爲山鄭固以爲謬矣

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孔疏謂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絃之樂愚按此等處不若集說闕疑爲是

享禘（依舊說作祫）有樂食嘗無樂此於禮終不合

祭義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鄭注謂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皇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愚按此二說似可兼用蓋有尸無尸皆有出戶而聽之時也集說於此略而不注則與上文周旋出戶無分別矣

無尸曰厭祭尸謖之後陽厭於室之白此時亦無尸



孝子臨尸而不怍鄭注色不和曰怍怍字無注則與愧怍之怍無別矣鄭解似精

臨尸不怍卽無愧鬼神之義卽孝子能饗親之義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鄭注云謂祭之能使之饗也此注最精蓋饗不饗帝親主之而我能使之必饗此卽中庸大德者必受命之意集說略而不注疏矣

聖孝是平時事饗帝饗親是祭時事能字則從平時通之於祭時惟德與天合精神與天無閒然後能於祭時致天神之饗孝不忘先精神與祖無閒然後能於祭時致祖宗之饗不然則不仁不孝自絕於天親久矣安能

於俎豆間一邀天親之饗乎

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疏云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此疏解得甚精不知集說何以不用

盡其慤言致其慤也是用力語而慤焉無不慤也是盡頭語信敬亦然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言其所及之有遠近耳注疏皆不明白

至孝近乎王王家天下自有似孝處至弟近乎霸霸長諸侯自有近弟處文王爲西伯亦是霸不必泥孟子王霸之說駁之



孔疏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其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又云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而崔氏還據上文郊祭之時非也愚按集說於此並不言是春秋分是亦同崔氏之說也當從孔疏爲是但孔疏謂郊是夏正郊祀則因康成之誤耳

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此即主於日之意猶社言祭土而主陰氣也蓋大報天而又以日爲天神之主則其義迂矣且祭土又豈有偏陰氣爲主乎愚謂郊天只宜是祭天而配以稷以稷者介紹之義耳用犢以著其誠致其專壹以格於天不當徧祀天神以分其誠敬也因主日之言而加出配以月蓋失之矣日月之祀自在春秋分也

鬼神之名合祭義疏及左傳子產對趙簡子疏觀之然後明白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注云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疏云氣謂嘘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嘘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



耳目之聰明爲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爲魄又云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神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此皆祭義疏也左傳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

强故得成爲人也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魂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鄭氏祭義注云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强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



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於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於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劉炫曰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此皆左傳疏也陳氏集說於祭義宰我問鬼神條引中庸章句程張朱子之說不知中庸是泛言鬼神不專指祭祀之鬼神與祭義所說不同

一陰一陽兩在不測合之則循環無端分之則至於無可分天地間只是這個妙用以人言則男陽女陰而男女又各有魂魄魂氣爲陽體魄爲陰以時言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而春夏秋冬又各有晝夜也晝夜晝陽夜陰晝夜十二時又子陽丑陰寅陽卯陰是分之至無可分也而天之生物成物以此人之動作云爲以此豈非天地之功用天道無形迹可尋而祇此則有可據故曰造化之迹時一春夏便自能生長時一秋冬便自能收藏人有體魄則自能視聽聰明有魂氣則自能呼吸運動有視聽則自有哲謀之德有言動則自有肅乂之常食味別聲被色種種知識靈妙皆其自然而具豈非二



氣之良能乃此有分有合合晝夜而成春夏秋冬合魂魄而成人物魂魄合撰日來而伸自受形父母以至於强壯又皆可謂之神如時之春夏也四十五十以後形氣日衰精神亦日減以至於魂離魄墮又皆可謂之鬼如時之秋冬也及夫骨肉瘞於下其氣發揚於上有如昭明焄蒿悽愴者則靈氣之餘有所未盡猶有足以感人而天地之氣即人之氣子孫之精神魂魄即祖考之精神魂魄故因其昭明焄蒿悽愴之足以感人而萃人之精神意志以感之爲求諸陰爲求諸陽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魂游魄墮鬼之歸也及乎洋洋

如在則又有來而伸者矣是故分而言之則鬼者陰之靈也魄者鬼之盛也神者陽之靈也氣者神之盛也合而言之則方至而伸雖魄亦統於神其散而歸則魂亦歸於鬼故曰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此合二氣一氣兩義而言之也終鬼始神陰鬼陽神陰陽之合爲神陰陽之散爲鬼天地鬼神莫非實理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以二氣生人生物而此理卽寓其中故形氣魂魄之身靈妙無端而仁孝慈愛恭敬之良亦動於中而不能自已隨感而發各有當然之則是則天道之至敎也聖人脩道之敎脩此而已是以云爲合理則此心快然而四體適安云爲不



合於理則此心歉然而如有所畏是則鬼神之監無所不在而其感人之切能使人惻然動其天性惕然反躬自省者則莫如此昭明焄蒿悽愴之會故以此爲尤神之著因其感人之切而制爲之極則且明卽此而指言之曰鬼神如制爲喪祭之禮使人率而行之以永其慎終追遠之良報本反始之意不忘則仁孝慈愛恭敬之情油然日生以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而百官不以治萬民不以服乎故宰我問鬼神一章實與中庸鬼神之爲德一章相爲表裏天地之鬼神卽祭祀之鬼神原非有二卽鬼神之爲德章亦未嘗不言祭祀也稼書先生譏雲莊於宰我問鬼神章不當引用程張朱子之說謂中庸是泛言之鬼神與祭義所說不同其亦有所未達矣

敬可能也安爲難集說云安爲難者謂非勉强矯拂之敬也孔疏云使父母安樂爲難也尤妙

敬可能也安爲難集說云謂非勉强矯拂之敬也孔疏云使父母安樂爲難愚謂子敬而出於安則父母安之矣

祭統云知足以利之集說謂利己之得次名於下也此本孔疏悖義特甚大全葉氏以不誣其實爲利之勝舊說多



矣又銘者自名也注疏集說皆解得不妥愚謂是欲效法先祖以自成名之意故下文云身比焉順也

銘者自名也稼書先生謂是欲效法先祖以自成名之意此解甚好

郊特牲疏云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愚按鄭氏郊丘之說固不可從然未知此等處王肅以何義駁之當考

古人有瑞玉以爲贄者有享玉以爲禮者如桓信躬穀蒲所執以朝聘也又有瑑圭璋璧琮琥璜所將幣以享獻也蓋於神亦然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所以將幣爲禮者猶享玉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此所執見爲贄者猶瑞玉也大司樂章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蓋正祭時所歌



舞以樂神者猶鄉飲酒禮於獻酬皆畢之後乃以樂樂賓也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此蓋未祭之先作樂以感神者所謂臭味未形蕩滌其聲也康成以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及騂犢及奏黃鐘之等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鄭氏以圜丘爲禘以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其說如此謬耳燔柴於泰壇用騂犢郊圜丘也其有用蒼如郊禖祈穀之郊也少牢特牲士大夫之祭皆無樂然左傳衆仲論羽數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未詳其故

諸侯用鸞鬯用樂且待天子之賜則大夫士之祭得用樂必待君賜可知矣雖受君賜亦不得過四佾二佾也少牢饋食特牲禮皆無樂其常也

郊特牲疏云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禖用大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牛



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太牢也愚按此等處全賴注疏不然則郊特牲與召誥我將皆矛盾矣

燔燎未必用全牲或首用以燔柴分牲體以供獻耳然郊之胙曰膰是所燔之餘也或其俎皆燔熟之非如宗廟之烹也惟郊圜丘及祈穀等用特犢高禖宗祀則太牢也

又疏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非注疏此等處便難解矣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支子不祭皆禮之正此禮行而定分秩然矣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邑有先君之廟皆春秋時之失禮歟然魯有周廟文王廟而太廟仍祖周公則是宋或立帝乙之廟而祖仍自微子鄭或立厲王之廟而祖仍自桓公耳

郊特牲疏云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正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愚按此當依疏主鄭氏說大祝言后土鄭注后土社神也賈疏曰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

社土神稷穀神本自分明穀別於土者猶穀之並五行爲六府也五土皆統於社五土者邱陵山林原隰墳衍川澤也百穀統之以稷康成分原隰之神爲稷非也祭社配以句龍祭稷配以柱棄此亦介紹之義由先正治其事者以通於其



神也王肅直以爲社祭句龍稷祭后稷則是不曾祭土穀矣且句龍亦貴神而置社通於土庶豈可以土庶之賤而享句龍乎知以句龍后稷配者惟天子諸侯然也韓子云鄉之賢者沒而祭於社是亦配食之義人神配而同牲則尊卑不甚懸絕之故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孔疏言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者取齊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愚按康成於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於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則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所解與王肅絕異朱子於此則從王肅善哉集說之言曰郊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

以郊與圜丘爲二事又有祭天與祈穀爲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說爲是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據記文當是云周始有天下而行圜丘郊禮時適以辛日冬至故其後遂沿以辛日郊祀耳王肅以始郊爲子月圜丘之郊對寅月祈穀之郊言故曰始而以用辛者爲陽新用事之義此自可通但春秋記魯郊亦皆用辛日故康成以迎長日之至爲周郊以用辛爲據魯郊言以迎長日之至爲建寅之月月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故寅月迎之也魯郊以冬至之月示先有事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



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也鄭以圜丘爲禘以寅月之郊爲郊故其說如此愚按春秋書魯郊多在四月（建卯之月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後世乃兩易之）（古後時也）左傳云啓蟄而郊（人）又曰郊以祈農事未見有書春王正月郊者惟宣公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此牛口之傷在子月非郊在子月也然則魯有寅月祈穀之郊無日至圜丘之郊杜預之說爲是矣公穀說經其事迹固多不足據也蓋郊祭非一有日至圜丘之郊有孟春祈穀之郊（此皆配有四時迎氣之郊（此則迎春配以太昊以后稷配以炎帝牲玉用赤并中央土配以黃帝牲玉用黃迎秋配以少皞牲玉用白迎冬配以顓頊牲玉用黑也）有高禖求子之郊（以元鳥至之日牲用太牢配以先媒蓋亦太皞也）有龍見而雩之郊（此用盛樂魯亦行之其配蓋亦以炎帝也）又季秋宗祀饗上帝（用太牢）此於明堂屋下不得言郊（此皆與皇氏崔氏之說略同而立義稍異）外此則天子將出而類於上帝（亦以郊禮行之故謂之類）巡狩則柴於四嶽之上（禮器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是皆有事於天特非歲徧之常祀耳

仇滄柱云圜丘即南郊王肅已言之方丘即社則未有知之者鄭元謂地神有二夏至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曰禘夏正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曰郊而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其祭也配以句龍后稷其說固支離不經王肅雖



并北郊方澤爲一然以社稷之祭爲句龍后稷皆人鬼非地祇則猶是歧社與方丘而二之也又取萬充宗之說謂社有二大社以祭率土之地祇王社以祭畿內之土穀大社即北郊愚按仇萬二子之言蓋即朱子所取五峰胡氏無北郊之說

社有大社王社舊說謂大社爲庫門右之社以王社爲藉田中之社惟萬充宗以大社爲北郊方澤之社此與圜丘對者夏至祭之所以主率土之地祇也王社爲庫門右之社此與稷並者所以祭畿內之土穀也此立義最精宜不可易康成謂地神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

於方澤曰禘夏正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曰郊此說今人多知其非然中庸以社對郊言終不知爲何社也朱子取胡五峯無北郊之說鄉頗疑之抑知大社卽北郊方澤五峯所言只有社無北郊者以鄭說言謂無夏正寅月祭神州於北郊之禮耳非謂夏至不祭地祇於北郊方澤也萬氏於二社說爲得之於禘祫又說得混亂

郊特牲於蜡祭之後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孔疏云對文蜡臘有別總言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



蜡是也又云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陳氏集說止引月令臘先祖五祀之文而不言在既蜡之後使讀者不知蜡之與臘是一是二殊欠分曉

八蜡鄭注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孔疏云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愚按以經文考之似王說爲優陳氏禮書合貓虎者去昆蟲而以百種爲八蜡之一此武斷也沙隨程氏從鄭說而曰非祀昆蟲祀夫能去昆蟲者也得之庚午年十二月偶閱明人雜文

識

祭蜡皮弁素服榛杖以送萬物之終息民之祭黃衣黃冠而祭以息農夫大蜡有八息民之祭祭先祖五祀卽月令所謂臘此二祭甚明臘在蜡後也八蜡之目鄭注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孔疏云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不爲物害亦其功也陳祥道禮書又合貓虎而去昆蟲加以百種程沙隨從鄭說而云非祀昆蟲祀其去昆蟲者愚以記之本文按之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其文意與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語意略同但文有倒順耳是言郊報天而主於迎長日之至社祭土而主於陰氣之方蜡祭司嗇而主於報先嗇教稼之功也然則先嗇司嗇非有二也以司嗇者卽先古教稼嗇之人耳不言神農后稷以蜡通於鄉黨則不得干神農后稷也農卽其地先世之爲田畯賢而有功者此又降於司嗇矣記明言祭百種以報嗇也則百種居八蜡之一明矣而稼書先生謂陳氏武斷何哉貓虎二物安得合之爲一昆蟲自非所祭孔疏及沙隨皆曲說耳記文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辭及之耳若祭昆蟲則豈亦祭草木歟記文

固並未言祭昆蟲也愚竊以八蜡之目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也

朱子答劉平甫云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愚按此恐未是古人所謂於彼乎於此乎似不妨有祠版復有影也蓋未知祖考之精神萃於何處而兼設之於義無傷未可以二主之例懲之也

廟無二主原死者之神不可使之不凝一也於彼於此以生者之心不敢定祖考之神果安在也二義不同有



祠版又有影堂究竟未是

董叔重問曰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旦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朱子答云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爲安耳如女以適人爲父母服期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之服可也愚按禮雖云不可奪喪而亦當稍避尊者最有折衷

服有恩有義君子不可奪喪恩重於義也亦有有所厭而不得終喪者義重於恩也有服而於尊者之前不得不稍避忌亦厭之類也心則惟其自盡耳謂厭於尊而肆然怡然以奪喪爲幸則非人也

萬正淳問朱子曰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爲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爲不仁故必



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爲不智故爲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朱子答曰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卻有理愚按謝氏論語說所謂當生者指當格之鬼神言所謂當死者指當遠之鬼神言格之斯有遠之斯無鬼神之有無其源在人仁人孝子之於祭祀可不盡其誠乎

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上蔡此等語終太落空惟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此語卻甚好鬼神雖屬氣而鬼神之所以爲鬼神則究竟是理人之仁孝誠敬之心未嘗盡泯則雨露既濡必有悽愴之心霜露既降必不能無怵惕惻隱之心身爲祖考之身則必有報本之念生備百物之享則必有報功之情是以祭祀之脩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意念所接自與發揚爲昭明焄蒿悽愴之餘相觸而感通焉是卽此心之不能自已處卽鬼神之使之也又人心有不慊處如讎怨深結在己問心恆惴惴於彼則氣餒



所召彼之神氣亦卽此凝而不散況死非其天鬱志未伸其生氣亦未盡則雖死而志結氣凝愈加消散難盡而己心之畏彼者又有以召之是以彭生之豕伯有之戈或觸於胷或嘯於梁亦時有之不足異矣不能謂自家要無便無也要之氣無所附則游散者不能久存時有發揚終歸散耳故人之祭其先雖至尊亦止七廟而己祭祀之萃渙全在子孫之誠敬所通使之凝聚在此故不忍一日離不忍使其親一日未有所歸惟恐無以萃之則其神氣將游散而己不得復致其情也若非己族類則其情必不如是之切此則所謂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果實果實之傳不泯其生木雖枯朽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以果實之氣自凝得所以生之氣存也故萃得自家精神則祖考發揚未盡之精神自在若果實亦都歸泯滅子孫之誠敬盡昧則餘氣之發揚者亦終泯矣不如此看而只據發揚之未盡者爲來格之鬼神則亦有不發揚者又謂之何

論語端章甫蒙引云君相皆然考陳氏禮書及文獻通考諸侯元冕以祭則宗廟非君臣同服也會同之服雖無明文然考諸侯相朝聘用皮弁則會同亦非君臣同服也

諸侯宗廟君卿大夫皆冕服命士有雀弁服弁有覆無旒衣亦元衣纁裳不命之士則止元端服或素裳或元裳或黃裳或雜裳視朔及朝聘君卿大夫皆皮弁服士不得皮弁服止元端服士冠禮再加用皮弁服士昏禮攝盛亦皮弁服然皮弁大夫服也士不得服皮弁服虛齋稼書皆欠深考

朱子答曾擇之曰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殊失禮意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愚按朱子非泥古者其爲此言警人也至矣

先王之禮既亡士處斯世不得不稍稍從俗然須問大節上過意得去否

潘子善問云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受虎賁之迎於南門

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答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愚按此條朱子不取蘇氏之說與蔡氏書傳不同



康王麻冕受冊命此一時之權

朱子答嚴時亨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嘗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愚按知奠與祭之分則知今人之奠煩其文者非矣酹酒之禮今人或行於祭畢之後既非灌地又非代祭其失禮尤明

祭畢而後酹酒於地大非禮意

又李晦叔問程氏祭義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竊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朱子答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同晦叔又問曰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此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朱子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



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設主弟不立主只宜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又曰魏公贈謚只告於廟疑爲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愚按此三條皆斟酌古今之宜

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后夫人死則后夫人之次娣主內政謂之繼室以天子後宮百餘人諸侯亦一娶九女是以不必再娶后夫人無子則后夫人之娣之子爲后夫人之後又無則次娣之子又無則庶子或以長或擇賢凡繼父後者即爲嫡母後故一廟只一配而生母只

可祭於別宮春秋時此禮已亂矣然其義百世不可易也大夫士則有再娶如已有子則亦不宜再娶又或庶子不堪承後如孔子之兄孟皮或內政不可無主如宗子雖七十無異上婦則又不得不再娶如前嫡已有子則繼娶之嫡只是支子一主仍只當一嫡繼嫡則其子祀之私室不當並祔合祭然前嫡之子既嘗事之爲繼母則其情自不得恝然或爲之祭之亦可也若前嫡無子而繼娶之嫡有子以承父後則必不可廢其生母以奉前母又不可竟棄前嫡而惟私己母此則並祔合祭如唐會要所云於人情爲順於禮亦不背不得拘一主只一配之制也大要



宗子之法是禮義之大綱宗子之法不講如有綱無綱禮制亦無從下手天下國家只是一理不得謂立嫡立後只是國家之法而士庶可無問也

李晦叔又問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當拜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義合朱子答曰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愚按朱子於程子之說不敢漫從如此

凡子婦行禮皆當並拜堂下敬乃所以行其愛謂子不當拜堂下是怙愛也然皆禮新婦初見舅姑卻只當是婦拜行禮如禮婦盥饋享婦皆新婦之事子固不必與也

李晦叔又問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期服而不解官爲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相戾矣朱子答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愚按凡束於功令而心自不安者必存其不得已之意方可

父爲爲後長子必當斬衰三年

又答郭子從曰古者一世自爲一廟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



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愚按以西爲上之制前賢盡從之後人何必復爲紛紛之論耶

神主皆宜上右考右妣左合葬亦然

答余正甫論魏元成加服曰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

於古爲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爲大失但以理論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緦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相須也蓋人之姿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愚按如此論事最公若愚謂象山不知祔與遷爲兩事由於學術之差則又不可以此例

古者嫂叔無服然古人五服之衰各有制度斬衰之麻三升齊衰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如朝服之布而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故無服者無斬齊功緦之服耳五等之外自有弔服加麻弔服者緦衰疑衰錫衰皆是疑衰爲弔服之正加麻謂加絰無服者弔服加麻如弟子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是也禮乎居則絰出則否絰而出者加隆然也爲師若喪父而無服則爲嫂若喪兄而無服矣若喪兄而無服則弔服加麻矣今人五服之衰無制則名曰期功且實皆無服豈若古人之無服而實已有服乎自唐制而嫂叔小功然諸父兄弟世母叔母皆期而叔嫂只小功雖曰加之以有服實降之以輕服也今亡弔服加麻之制矣然凡於情之宜有服而服降於無服者如爲後之子不得爲出母嫁母服之類皆當內致其情外從其制情謂哀痛之情制謂無服之制素服以終其期而從事如故如應外事不敢廢可也若以爲無服而歡會宴樂華服美飾快然無情於死者則惡乎可

# 參讀禮志疑卷之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陟園

婺源汪　紱雙池參　後學祁門倪望重愚山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俞霖瑞霑庭

朱子文集卷七十四策試榜諭云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爲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二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愚按一代之禮逐時增改不同古今皆然如明之會典其不施用者多矣何怪乎開元之釋奠儀哉今人或執一端以疑周禮者皆不通於時變者也



周禮一書大段無可疑特人不善讀耳毀周禮者妄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集說止云闑東爲右欠明

古者門中樹闑而本國君臣出入皆由東扉特君出東扉之中士大夫皆稍西近闑耳門以向堂爲正故右在東以自外入言也其實自內出則由闑左也雲莊集說固稍欠明白然未失也乃饒氏陳氏之說則云入以東扉爲右出以西扉爲右君之出由東扉入由西扉皆在闑左大夫士則出由西扉入由東扉皆在闑右則謬誤尤甚矣抑知本國君臣出入皆止由東扉惟來朝聘之賓客則由西扉也由西扉則由闑左矣

餕餘不祭集說有二解孔疏又是一解今姑從集說前一解

餕餘不祭自是不行每食必祭之禮然以論語君賜食章通之則朱子所謂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之意雖父亦不以餕餘祭其子夫亦不以餕餘祭其妻也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故得自獻集說呂氏亦如此解然愚按既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則此解豈可通乎竊恐是周衰之變禮下文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疏亦云古人不騎馬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

古者田宅皆君有無自以獻人之理竊以上之賜下敬之則亦曰獻此或君以田宅與賢者則操書以致之而辭曰獻耳古不騎馬然房心之南有車騎騎官等星此豈甘氏石氏所造之名抑或車騎只猶言車馬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云弔傷皆謂致命辭也孔疏云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己之命也愚按此則分而言之曰弔曰傷故弔有弔詞傷有傷詞若通而言之亦曰弔而已矣

集說殊欠分明

知生者弔弔生者也知死者傷傷傷死者也若與死者不相知自無傷死之情弔其所知之生者而已與生者不相知自無弔生之情傷其所知之死者而已此自當然之情不必拘拘以致命之辭言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孔疏云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謂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



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駁即與許慎同愚按集說於此亦略不言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須看事體何如公羊言復百世之讐孔疏言復讐之義不過五世皆非也魯桓之讐在齊襄耳易世而其弟桓方欲脩舊好魯莊於襄宜報於桓無讐也若宋之辱於金則世世子孫宜思所報不可忘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載有兩說其前一說是正意集說反取其後一說恐未是

裼襲二字孔疏於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襲後則云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



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裼只似袒存疑解鄉黨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如何又按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謂既聘而享主客裼以將事享用圭璧有皮幣之屬以藉之偕升於堂其執玉亦垂繅以將也其無藉者則襲謂初聘時主客襲以將事聘禮圭

璋特達以通信耳是無藉則襲也襲裼之分說者多異同孔疏言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則謂之裼愚按左袒其外衣如釋氏之著偏衫此必無此禮況經每言襲裘裼裘未見有所謂襲衣裼衣者且襲裼皆以裘爲主若如所言左袒出其裼衣則是見其中之衣耳所謂見美充美者豈此裼衣之謂乎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誠以見美而欲衣裘之同色也若不見其美又何取於衣裘之同色乎近萬伯符亦覺其說之非因謂裼衣即皮弁之屬古冕弁朝服皆直領可見其裘故曰裼襲衣即深衣也深衣曲袷左右有衿加深衣於弁服之上則兩袷相掩不見其裘故曰襲此說似近之矣然愚按冕弁朝服皆禮服之正且尊者而深衣則達於庶人及乎燕私以朝聘重禮而反加下服於上又豈其宜且其言深衣而有加衿尤必非古制也（深衣之辨此不及詳）記曰長中繼掩尺中中衣也中衣長衣麻衣深衣皆同制（冕服之中衣以絲諸侯則朱領黼緣所謂素衣朱襮也弁服則以布只曰中衣緣之以素則曰長衣緣仍以麻則曰麻衣麻衣則不加袂而袂短緣之以青黑及朱色皆曰深衣深衣長衣中衣則繼其袂使長可反屈及肘故曰繼掩尺也）而中衣加以裘外弁服之內故曰中中衣之領可交可開（交使左右相掩開則左右不相掩以其可相掩故曰曲袷）襲裼之分亦以中衣而別蓋交掩中衣之領又放其長尺之袂則裘色不見於外是襲而充美也開其中衣之領又捲其掩尺之袖則領袖間皆見裘色是裼而見美也若裼者則相易相合之義主於內外相稱而言之是故朝服而緇衣則羔裘與之稱皮弁服素衣則麑裘與之稱息民之祭黃衣則狐裘與之稱是裼衣即弁服之類何必別有裼衣乎又何必偏袒許多衣服而後見裼衣乎又何必加深衣於外而後謂之襲乎若古之冕弁朝服則固皆直袷也



苞屨扱衽厭冠不及公門孔疏謂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注云不杖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按集說云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並不言有差降則與所謂不奪人之喪者違矣

鄭云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此條不可不詳扱上衽父母始死之儀故最厭屨重於衰衰重於絰絰又重於厭冠也

孔疏曰案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愚按此朝覲之制與書蔡注所說羣后四朝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不同

大行人侯甸男采衞要六服來見各有疏數此最近情理但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之言不合顧周官或有更定不必盡同周禮又或周禮所謂見者雖使卿大夫來



見亦可不必其君親來朝也

鄭康成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孔疏云此內朝卽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又云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皐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愚按司士所掌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曲禮所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不同孔疏並不詳其何故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者路寢牖戶之閒覲禮諸侯入路門北面見天子曰覲故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惟路寢有堂有階法秋之嚴也宁者路門之外應門之內其閒樹屏所謂天子外屏天子出路門宁立於屏外應門之內諸侯入應門而朝則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也出路門則已下堂矣鄭注云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孔疏曰此內朝卽路門外朝正所謂治朝當宁而立者也但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與記不同者周禮所言畿內在朝之臣日朝於王之位與外諸侯來朝不同然其以西爲尊一也孤尊於卿朝禮



受贄於朝受五等圭璧受享於廟受圭璧皮幣庭實之享覲禮一受之於廟然則所謂當依而立者亦是廟寢之依鄭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意廟門卽廟之寢門蓋宗廟雖亦五門而不設三朝之位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孔疏云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境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愚按此疏甚明集說略而不言何故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蓋非當見天子之時而見亦類於朝見之禮猶非郊祀而有事於天曰類于上帝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此說不可易集說卻云御御車也甚謬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御猶主也固勝於集說然集說亦不謬理

王制鄭康成注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



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愚按如此說則周禮與王制方不矛盾而程朱之意則以爲是出於漢儒之附會不可盡信闕之可也今人讀書者不可不知康成之說又不可不知程朱之意

康成謂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乃大封五等諸侯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爲百里此真紙上空談中國之地西盡流沙東距東海北盡朔漠南距南海不能方七千里且兗豫居中國之中其州境又將安擴周禮職方九州雖與禹貢爾雅有分合不同要其州境之山鎮川浸方位則未嘗有異未見有加擴也夫殷侯錯處各有故壤舊九州中安得許多閒地勢必搬移去二十五箇百里之國然後可封一上公之國搬移去十六箇百里之國然後可封一侯國搬移開九箇百里之國而後可封一伯國搬移開四箇百里之國而後可封一子國天下諸侯一動百動如何其可又何處尋地來皆益之使百里乎不然則所新封之國將皆在所擴邊境之地而不在中國乎然魯衞唐宋固未見皆居邊境也大概周禮雖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之國方四百里然而新封大國不過齊魯宋衞陳



蔡諸國約略可數而當日皆謂之監且初封諒亦不甚大但許多小國皆受其節制云爾其後淮夷徐奄武庚管蔡霍皆畔而成王周公平之滅國者五十然後諸新封國皆得以益其封舊國多方當有罪而不滅其國者只使之爲附庸周公因爲之限曰方五百里方四百里以著之爲經亦其大略而已九州之經界山川自若周公安得而擴之即曰擴之亦蠻夷鎮蕃之服甯得以廣分王者之後有功之臣哉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云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

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孔疏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衞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愚按謂之殷制則周初武王之制亦如此矣大抵康成之意所以定此爲殷制者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然云禹承堯舜要服之



內地方七千里是謂禹之地擴於唐虞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是謂殷之地狹於夏也又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是謂周之地又擴於殷也此皆未見確據故程朱當闕而不論而其解尙書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於四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王肅蔡沈亦皆不用其說孔疏於王制雖從鄭而於尙書則仍主王肅

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爲方萬里此鄭說尤謬海內之地何處討萬里得來若實考九州內壤則方五千里者殆猶未足也冀州已處北偏冀州以北曷能有二千五百里哉王制言九州州方千里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此九州內地大較而不盡二字意自圓活若盡流沙東海暨恆山以北衡山以南則五服合五千里亦其大較至於禹時萬國殷時千七百國則朱子所云初時只是聚族類各爲君長天子乃以法制定之到後來漸漸兼并得大了周有天下封其伯叔甥舅不得不大其封以統屬之然萬國千七百國者



亦約略言之非必實如其數亦非必定某州封分多少國也禹服與周服不同者曾氏以爲禹服是四面相去各五百里周服是兩邊合算共五百里（是每面只二百五十里算此最近是蓋如此則周之王畿當禹甸服（千里）周之侯甸當禹侯服周之男采當禹綏服（男當揆文教之地采當奮武衞之地）周之衞蠻當禹要服（衞當要服之夷蠻當要服之蔡周都在西而德化先被江漢故衞服猶內地）周之夷鎮當禹之荒服（夷當荒服之蠻鎮當荒服之流周去夷爲遠故夷在蠻外）周之蕃服卽禹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故周禮大行人於衞服以外仍謂之要服（蠻服當要服之外半則仍是要服也）而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何嘗有禹地擴於虞殷地狹於夏周公又斥大

九州而爲七千里萬里要服以內仍七千里之理乎王肅程朱蔡九峰之說審矣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康成則云此特晉文霸時所制熊氏則云或以爲虞夏法或以爲殷法總因與周禮朝聘之期不合故多異義闕疑可也中庸朝聘以時似不應以此解若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孔疏謂是諸侯自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與王制所云又不同也

中庸九經原不限是天子所行乃孔子略言其事以告哀公正是侯國可行者耳故朱子引王制比年小聘三



年大聘五年一朝以解朝聘以時只欲得以時二字明耳不必合周禮也時解以此九經之事爲卽文武方策所布之政泥矣

造乎禰孔疏引白虎通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謂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故不敬也愚按此推說禮意委曲得情

造乎禰疏引白虎通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此義甚精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云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鄭不注是何代制集說引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蓋始於周恐亦難據大司樂賈疏曰五帝學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三代天子學總曰辟雍當代則各有異名

辟廱之名自周以前所未見而靈臺爲文王之詩若如鄭賈之說三代天子之學總曰辟雍則文王時爲諸侯不當有辟雍矣

孔疏云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愚按此等異同處集說皆略



而不言豈不疏乎

凡禮家前後所言少有異同只看義理何如不必一一求合

孔疏謂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卽大夫總號其三公卽與諸侯同愚按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與侯伯同而廟制卻與侯伯異又士一廟鄭注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孔疏云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愚按大夫既與諸侯

之大夫同而中士下士又與諸侯之中士下士異此等皆可從但云天子七廟是周制則難從又王制不言天子畿內諸侯有卿蔡仲之命曰周公以爲卿士孔疏謂周禮都鄙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愚按此可以補王制之闕

凡禮家所數天子諸侯大夫士其大夫士皆只據諸侯之大夫士言耳天子之大夫自比侯伯子男如三公八命視上公九命六卿六命視侯伯七命中下大夫四命視子男五命上士三命中士二命得視諸侯之卿大夫惟下士一命是天子之卿大夫其車服皆與侯伯子男



同安得只立三廟反與諸侯之大夫同鄭說非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條集說與鄭注不同集說謂有時祫有大祫王制所言乃是時祫鄭注則只是大祫並無所謂時祫集說謂祫嘗祫烝與嘗祫烝祫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注則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又王肅以禘爲大祫爲小康成則以祫爲大禘爲小謂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康成之說又有練時之禘此等康成說皆不可從至杜預謂祫即禘也尤謬若康成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其意以禘祫之年皆從三年喪畢後數起此似近理

春祠者祭告之而已夏禴者禴亦薄祭也如易言利用禴不如西鄰之禴祭皆言薄也春夏物未成也以物薄故犆祭又或犆或祫秋嘗物始成嘗之也冬烝物備成而盛進也以物既成而厚故皆可祫而祠禴祭小則鮮見於經烝嘗禮大則每見於經詩每言烝嘗而祠禴則惟一見於天保書亦見有烝祭歲春秋則只書有嘗烝不見書祠禴惟周禮乃備言祠春禴夏嘗秋烝冬周禮一書漢初未出及既出而藏



之祕府儒者皆未得見故漢初儒者鮮識祠禴之名而禘又大祭多見於經論語言禘春秋書禘禘祭亦行於夏月故王制以禘爲時祭之一而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又子思之中庸以禘嘗並言故漢儒知禘嘗之義之大祭義郊特牲則因以禘嘗對言而曰春禘秋嘗蓋作王制者未及與作郊特牲祭義者參會以故爲說不同康成以春禘爲當作春礿亦遷就以圓其說耳然於食嘗無樂則亦終無可據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此語立義甚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趙伯循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

而以始祖配之明白甚矣周禮不見有禘祫之名然祠禴嘗烝之上有肆獻祼饋食二條司尊彝有四時之閒祭追享朝享是肆獻祼追享即禘也肆只是四字王與后各四獻而初獻再獻則灌酒於地禘禮尊嚴重祼獻而不重饋食故以肆獻祼爲言也追享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故曰追享也鄭氏以正月之郊祭本生之天帝謂靈威仰之類因或於緯書固不可從而其解肆獻祼則時祭亦然饋食朝享即大祫也祫祭太祖以下并及毀經文複矣太煩矣蓋祫主親親重合食而不重祼獻故以饋食爲言也朝享者羣毀廟之主皆朝於太祖之廟而享之也禘以夏四月祫以秋九月三代皆起自侯國別子爲祖而諸侯不敢祖天子及奮爲天子則得以祖天子又不可舍契稷而更祖帝



嚳故五年而一追享之祖帝嚳於契稷之廟以紹其統此則禘祭之所由起歟若魯而禘文王於周公之廟則以諸侯而祖天子非禮矣又康成云魯禘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稼書先生云鄭以禘祫之年皆自三年喪畢數起此似近理然曰春曰羣廟則終爲謬誤康成又有練時之禘蓋殷練而祔祔祭其祖東面新死之主南面祔之是有似於追享故或亦以爲禘祔必以其昭穆故有禘祔昭穆之說杜預謂祫即禘則又誤矣既曰禘曰追享則當專其誠必不及羣祧之主也

關譏而不征孔疏謂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若凶年則無稅也愚按孟子所說大抵不純是周制

周禮門關市皆有征而孟子言關市譏而不征夫商賈一概無征則民皆便於逐末矣然以周禮玩之則司市所征有絘布列肆之稅總布無肆而立地之稅廛布商賈所居肆稅是皆孟子所謂廛也其質布所罰在市犯禁者之錢罰布所罰買賣不平者之錢是則孟子所謂法也五布不必皆出錢即征其所有之貨以當廛稅若既取廛稅則不征其貨矣是廛而不征也凶札則市無征然質布罰布自不可弛是法而不廛也司關聯門市與司市官聯故亦曰掌其征廛蓋征廛於



市則不復征貨於關如既征貨於關則不復征廛於市其或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賦其廛皆只一征無再征也戰國時蓋有廛又有征征於市又征於關又有夫征里布則重征不已故孟子屢言之孟子固未嘗與周禮異矣

孔疏引鄭考靈耀注曰日有九道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

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可知又云月行九道並與日同愚按此言日之九道本因四遊而然今法既不用四遊則日恐難以九道言謂月行九道已不親切謂地與星辰四遊日行九道更無據

鄭注月令謂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元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於此皆殊疏云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



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輅此乘鸞輅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愚按以月令車馬衣服爲殷制此亦說得有據集說略而不言何故

月令只是先秦之儒所著以將爲秦法之書鄭注謂其取於殷時而有變焉只是曲說

孔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皞及句芒鄭則以爲蒼帝靈威仰愚按依宗伯注則鄭說四時迎氣亦兼祭五人帝五人神

四時迎氣自當祭天神而配以古帝倘所謂靈威仰之類歟

天氣下降孔疏云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愚按此云六爻象十二月精矣但月令於正月而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於十月而曰地氣下降天氣上騰方其升而謂之下降方其降而謂之上騰畢竟可疑孔疏亦未甚明白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只是交不交之象不必搢易卦六爻來說只看春天自似日低地之膏澤烝上秋冬之天自似日高地氣亦不潮溼

鄭注於仲夏大雩帝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



雩此月失之矣又於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至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愚按此鄭注子細處集說皆略而不言

解月令自不必一一與周禮對合

鄭注黼黻文章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與虞書黼黻之注絕不同

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自合依考工記所言釋之不必如斧形背己之黼繡

玩孔疏中央土每時輒寄一十八日其說本起於日之四遊四遊之說既不可從則寄旺之說恐亦難信

中央土自以五氣論之當附於季月不必關日四遊之說

律中黃鐘之宮孔疏云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案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



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愚按此處終屬可疑四寸五分之管既不可候六月之氣九寸之管之聲何以應於六月乎

十二律只應得十二月決無十三律可以應中央土但以宮音屬土而黃鐘又爲律本土以成五行而於時無不主十二律皆以黃鐘取正故配言之耳此條孔疏甚明若黃鐘半律則不惟不能應氣亦并不可以起宮蔡氏熊氏說皆誤也顧月令此語亦自多事後世有別求三寸九分之管爲黃鐘之宮者皆自此語啓之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此三句注疏皆作結上文語集說皆作衍文當從注疏集說又云周公踐阼句缺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愚按大全嚴陵方氏曰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如此說雖缺相字亦自無弊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三句是古人記注簡冊分段語耳

文王世子言公族內朝以齒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愚按如此則中庸序爵今講家以爲專是異姓者誤矣



公族於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亦如之宗廟之中本廟之子孫無官爵者則序昭穆於阼階下有爵之同姓自以爵序

孔疏謂鄭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薦熟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

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熟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熟次於腥而薦之堂愚按此解熟其殺雖引特牲少牢然周禮籩人疏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后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又司几筵注曰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疏云饋食於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食未有黍稷集說不分別朝踐饋食又不分別大夫士欠明澄酒在下孔疏言鄭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與



集說不同

熟其殺是獻爓饋獻於堂未有黍稷及陰厭後迎尸入室乃饋食有黍稷其殺亦全熟大夫士則只有室中饋食

律呂上生下生先儒之說不同何椒邱曰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此京馬鄭蔡諸儒及杜佑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蕤賓重上生大呂以後咸易漢志上下之號何哉蓋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並行而不悖焉愚按今集說所用亦京馬鄭蔡之說也

律呂皆陰陽相生之正亦皆爲吹候之用而京房及杜佑皆自蕤賓上生大呂與馬班之書志不同抑知呂居其衡律守本位呂在東方則倍之呂在西方則如其本數其長短則京班不異也蕤賓可上生大呂亦有時當下生大呂仲呂上生變黃鍾實則仲呂只可下生變半黃鐘還宮之用不專如京杜也必細考蔡西山之律呂



新書而又博參之諸家之說親審之琴瑟簫管之用然後律呂可言不然則紙上浮談耳其有當者鮮矣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大全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蒙之瞍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愚按此一條當從真氏又禮必本於大一孔疏云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集說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箇大一仍是朱子語真氏讀書記云大一者即

太極之異名愚按此一條亦當從真氏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此數語惟心無爲三字不善看則有病善看卻亦不妨若巫史卜筮瞽侑之在左右則爲益多矣禮必本於大一孔疏以天地未分混沌元氣言則亦微有病若只以至一之理言則亦無病石梁王氏是先橫一禮記不醋之心者

禮也者合於天時一條孔疏曰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本集說無此明白又按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孔疏云禮物必鄉



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集說於此亦殊混

禮器說義理之文處多猶中庸說中節之和處多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此分而言之也若合而言之則以少爲貴亦是心之盡於外處內心外心原是一時俱有

禮器篇大旨重一稱字稱卽時中之謂也文有不當多處多文則忠信之心反薄故宜謹其獨文有不可少處少文則無以達其忠信之心於外故又樂其發要以惟其時中而已內心是存此心於內外心是達此心於外非內心外心一時俱有之說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解溫爲溫藉孔疏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承藉愚按今人喜用蘊藉二字蓋本此卽易不可以苟合之意又上文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鄭注云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忽也孔疏云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按注疏解慎字俱用溫藉之義蓋經文慎與溫本交互言之

溫之至也溫字只如字讀如煖火之煖溫煖以漸而不迫也不必轉聲作蘊內則柔色以溫之亦然



魚膾芥醬芥醬二字注疏集說俱無解

芥醬以芥子爲醬今人猶有之

自蝸醢至卵鹽二十六物大全長樂劉氏曰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其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愚按如此說方見內則之契緊爲人處

凡醢醬之與膾殽配言者皆是以其物濡醢而食之如魚膾芥醬配設則以魚膾濡芥醬而食之桃諸梅諸卵鹽配設則以桃梅蘸卵鹽而食之故論語曰不得其醬

不食也卻不徒教人如法以制之而已

接以太牢王肅杜預並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也集說則云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恐當從鄭說

接以太牢接字只是接待不必如鄭氏讀作捷王肅以爲接待夫人雲莊以爲接見其子按此禮本是特重太子則陳說爲長然子非能食仍是接待夫人而已以接夫人以重太子之故而重夫人也補虛强氣之說淺矣

玉藻疏云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愚按此則玉藻之制自東漢而變　元端而朝日注疏皆



謂端當謂冕集說亦從之大全方氏則云元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元衣而加元冕則爲祭服衣元衣而加元冠則爲燕服此與注疏集說俱不同

元端與元冕不同凡朝祭之服皆袡袂四尺四寸端服不袡袂二尺二寸袂幅如布之幅故曰端士無朝服士之朝服卽元端大夫以上則不然矣方氏謂元端爲祭服燕服之總名非也

康成主明堂五室之說而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此與朱子意不同又按康成解月令亦只是主五室之說其意蓋以九室乃後儒誤解不韋月令也集說於月令玉藻殊欠明白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注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則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愚按此因路寢如明堂之說而遂謂路寢亦四門益難信

明堂之制據月令所云則當如九室之說故朱子亦取之若路寢之制亦如此則必不然路寢只是嚮南且五門而後及路寢安得有四面八方皆開門也月令所云居當亦只是聽朔時居其門位耳非終月居此也康成



主明堂五室之說而云聽其朔於門中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皇氏云路寢亦有四門夫路寢則安得有四門哉若五寢則路寢之後爲四小寢此退息宴安之所僖公薨於小寢君子少之豈天子可每一時居一小寢哉愚謂南郊明堂自當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亦制器尙象之旨若太廟路寢則必不與明堂同制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周禮之五史參考之知其卽太史內史最見精細集說則不問其爲何官矣陸翼王集說補正亦備載孔疏之說

左史太史右史內史孔疏此說是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云朝服冠元端素裳也孔疏云按王制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之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又朝元端夕深衣疏曰大夫士視私朝故服元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元無異但其裳以素耳愚按此分朝服與元端最明但朝禮則君臣同服



若宗廟之事則君不服元端亦不服朝服故論語蒙引謂君臣同服者非　告朔聽朔之制內朝外朝之別此處孔疏說得最明

天子諸侯之元端朱裳大夫之元端素裳天子諸侯爲燕服大夫爲居私朝之服士無朝服元端卽士之朝服

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元端不袪袖若齋服之元端則上下同皆元裳

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鄭注旣云絞蒼黃之色又引論語素衣麑裘孔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集說絕不分別殊略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謂冕服也大夫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謂元冕也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皮弁服也絞皎也言白色也鄭注云蒼黃之色謬耳蒼黃之色當作綏若羔裘緇衣則朝服狐裘黃衣則息民之祭之服也

孔疏謂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衞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此等處總難稽考又書孔傳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武王壽九十三而成王年只十三或曰只十歲豈武王年八十餘始生子歟成王邑姜出也邑姜太公女也武



王年八十餘則邑姜年雖甚小亦宜六十餘矣豈婦人六十餘而始生子歟且猶有小弱弟也由此言之則成王年必不止十三不則武王壽不及九十三也要之新王諒闇不言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惟周公多才多藝德望盛隆故反來武庚之煽以啓管蔡之疑耳其稱曰孺子曰孺子王則家人親暱之辭猶武王呼康叔曰小子也（今陝西人以父兄呼子弟雖年四十五十猶曰小子）其曰小子同未在位曰弗克經歷則恐王德未成忠愛之深顧慮之切也其自言惟予幼沖人則自謙之辭殷盤庚亦自言沖人也（盤庚繼其兄陽甲而立則年必非幼矣）成王豈不能涖阼而待於七年之後方

始親政者然則文王世子一篇不獨九齡夢錫之誣及周公踐阼之語即此成王幼不能涖阼之語已貽後世無窮之惑矣獨其教世子法及庶子官職之詳則有不可廢者擇焉可耳

少儀云不疑在躬鄭注謂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較集說似明毋身質言語及曲禮疑事毋質即此意

不疑在躬與不度民械對則宜淺看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集說就出處言鄭注謂量量其事意合成否是就逐事言愚按似當兼用

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是出處大節



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作遂孔疏解之甚詳集說謂當作州者非

術有序術字遂州二義皆可通術遂以聲近而轉審端徑術術字亦讀作遂術州則以文似而誤也篆文術遂州州故其文似也宜並存之

中年考校一條大全臨川吳氏講得最明愚按論語洒掃應對進退是小學之行學記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是小學之知又離經幾句俱在則以學文中孔疏謂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不見分大學小學似與臨川吳氏之說不同集說則並不言何人考校何處考校尤混至近來講家有所謂說約者則又云入學比校俱指大學言與吳氏之說全背

離經辨志等事宜是小學

多其訊言及於數集說云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孔疏云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已解之也言及於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猶若一則稱配太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爲配當此解勝集說



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是一串語言教人者量材授業嚴立之課而寬其程則人安之而得優悠以盡心有得若只督以口誦之功而又多爲責問之言以及夫驟迫之進而不顧其能習熟與否則學者必只是口頭强記隨便苟且以塞責而不復優游涵泳以自求心得至於默識心融矣是使之苟且而不自盡其誠教之以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其材也愚此意略本張子多其訊言一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九字作一句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鄭注謂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此解得最明集說以工夫閒斷言之亦非

學非心得未有不速去之者或苦而棄之或淺而忘之皆是也此正誦讀時未嘗由誠未嘗盡材而徒以口頭强記之病

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不並問則敎者思專也孔疏云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愚按集說大全俱不用此解然此解自精論語孔門七十子親承問答者極少想亦由此

師汲汲於取善則人皆相觀而善矣



注疏謂或失則多謂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終無所成者或失則寡是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寡終成狹局者或失則易是汎濫外問學而不思則罔者或失則止是不肯諮問思而不學則殆者此解亦勝集說

或失則多務博之病或失則寡徑約之病或失則易粗心之病或失則止畏難之病此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

天地之情也疏引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謂之耳愚按西山讀書記論天地無心有心最詳恐不可一概說

記明言天地之情如何說天地無情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云其辭未聞孔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愚按鄭氏不取雜說證經可謂謹嚴王肅駁之非也黃氏日抄亦載南風之辭失鄭氏之意

南風之詩殊不似舜時詩然以爲南風之詩亦無大失

夔制樂非專以賞諸侯記亦謂以樂賞諸侯自夔始耳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注



云民勞則德薄鄰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鄰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云綴謂鄰也鄰謂鄰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鄰以識之黃氏日抄亦主此解集說乃以行綴遠爲德隆樂盛行綴短爲德薄樂殺與注疏相反似宜從注疏

治民勞治民逸陳氏謂勞於治民逸於治民也鄭氏則謂其民勞其民逸也愚從陳說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孔疏云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更增改修治而用之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咸池至周謂之大咸大章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雲門大卷一也愚按此皆是據周禮以

解禮記集說皆不暇及

自韶以上其樂俱難的考謂堯因黃帝所作之咸池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其不增脩者則別名大章是堯在位百年地平天成而不自作樂也大章又名大卷雲門亦無可證據

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注疏以樂言集說以人之感於樂者言恐當從注疏

廣則容姦逐成滌濫而容姦律之聲則不和也姦律者非矣本鈞所當明之律狹則思欲煩聲促節而起淫欲之思則不淡也所謂哇聲切如祕語者皆以樂言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孔疏及大全嚴陵方氏皆主樂言集說獨將氣盛化神句主天地言集說誤

情深則文明矣氣盛則化神矣化神言樂感人之妙也陳注非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言古樂之妙君子聽之不覺其闡明而率循之故非此不語非此不道豈有厭倦之理蓋所以破文侯恐卧之言也集說不明白

於是語因樂而論其詩歌動容之理於是道古因樂而道及古人之德行事業又因以得其理法其事則以之脩身及家平均天下

集說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此本孔疏又本禮緯含文嘉蓋緯雖不可盡信然聖賢精意亦時有藉之以傳如此之類者故康成往往以緯證經未可以此詆康成也

紀綱不必分定六紀如疏說

樂記一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一則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是禮則懼其不足樂則懼其有餘也二條互相發明集說劉氏以謙卑退讓爲減以減而



不進爲禮勝則離此另是一解與孔疏及馬氏注俱不同不可從

禮勝則離卽禮減而不進則消樂勝則流卽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減而進嚴肅中自有從容不迫之意若一味拘迫則不成文矣樂盈而反和樂中自有中正和淡之節若一味流蕩則不成文矣孔馬劉諸說都未明白

審一以定和集說應氏劉氏兩條不同劉氏與鄭孔注疏同應氏所謂一者心也恐不免有良知家之弊

審一定和是審其詩之志意與聲音而定其所合之律應氏之說非是

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直卽直養無害之直直己者正直己身自反無愧正所謂得於未歌之前實有此德恐其雖得而復失故將諸詩敷陳以涵養保全之觀下文云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其意可見集說方氏一條以各濟所偏爲解非經意也注疏皆不如此解

直己而陳德直如敬以直內之直陳者布列有序之意經解第一條言六經之敎所得有淺深因而不能無失其義甚精集說石梁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殊誤

經解首節未必全是孔子之言然其言要自無病後世以詩書而失之愚誣者正多矣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愚按孔疏解此過字最明蓋與論語觀過知仁之意自不同集說呂氏及大全嚴陵方氏以論語之意解此誤矣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語自有病且以過與功對則過非遭遇利害之謂孔疏多爲回護耳

凱以强敎之弟以說安之孔疏云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强不息是凱以强敎之黃氏日抄引呂氏曰凱樂也此以爲强敎者和樂之中又有强盛之狀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强盛意此皆可與集說相發明

凱以强敎之弟以說安之二語甚深凱樂也强如自强不息之强性情和樂之至而無拂戾之私則萬物一體自誨人不倦敎思無窮矣弟易也如易簡之易心體平易之至而無險陂之念則中國一人自愛無不至而容保民無疆矣强盛戰勝之解皆淺求也

事君遠而諫則謂也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强欲諫諍則是諂佞之人望欲自達也愚按此意甚正石梁王氏謂此非孔子之言過矣又孔疏云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愚按此又可見遠臣之諫當有時候



諫君不可不自量遠近如位卑而言高罪也之類是也然有身雖遠而不能忘諫者如屈原之類不可概以謂

譏之也石梁王氏疑非孔子之言不爲過矣

緇衣言甫刑苗民孔疏曰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四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以此言之鄭以九黎爲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爲九黎卽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愚按此敘三苗之始末最詳



九黎三苗俱在南方亦不同種類今廣東沿海及瓊州皆有生黎熟黎堯舜時三苗在洞庭彭蠡之間今黃帝伐蚩尤則雲貴川湖之境猶多苗民蚩尤則在北於涿鹿卽今順天之涿州鄭孔皆是勉强附會

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云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愚按如孔疏之言則集說楊氏以覆縫爲鉤邊恐未然大全嚴陵方氏曰衽襟也亦恐小異

深衣續衽鉤邊楊氏復曰鉤邊如今之覆縫蓋以邊爲每布幅之邊非謂裳之邊也於邊已縫而覆其縫是鉤之也蓋裳幅既皆斜裁不鉤之則恐不牢矣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今不識曲裾之制何似意者如盤領袍之加兩擺歟然如孔疏一旁有曲裾一旁無曲裾則亦不稱矣深衣裁制之法瓊山邱氏爲詳但十有二幅當總衣裳言之未可以裳之一幅分兩者爲十二幅今兩身兩袖只四幅裳六合十幅耳布幅之廣二尺二寸若於



背幅裁去四寸則衣身之廣只各得一尺八寸加兩袖各二尺二寸每旁只得四尺又減去縫縫袂之長僅及指記曰袂之長短反諦之及肘四幅之布袂不能反諦及肘矣是兩袖當各加一幅所謂長中繼掩尺者如此則衣亦六幅是十二幅以應十二月也若萬氏加兩衿及插角之說則斷不可從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鄭注孔疏皆無解集說呂氏云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近世講家則云不可面數微辨卽改不待面數也此正勇於改過處愚按此說勝於呂氏

毀方而瓦合鄭注云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孔疏云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又云圭角謂圭之鋒鋩有楞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黃氏日抄云毀方毀去其圭角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愚按此皆主涵容言與後所謂砥厲廉隅者不同集說所解殊迂滯

儒行篇語自多不醑不必一一强爲回護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孔疏云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放此愚按此說得



最明蓋當時以射習人於禮樂故視射之鵠知己之道猶今之以經義習人也集說不分明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此以釋志言之視射此鵠如自己爲父爲子之道爲父者惟恐在己不能盡父道爲子者惟恐在己不能盡子道而皆必求其盡以此心射鵠則亦惟恐不能中鵠由於己之未能盡道也孔疏亦未甚明白

大司徒文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是以地中爲準而較其四面之長短與冬至景長夏至景短之長短又不同與日極南至牽牛極北至東井之南北亦不同鄭注云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最明賈疏五表之說亦甚詳又按觀此則里差之法自古有之堯典羲和分驗四方亦是如此

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是八尺之臬之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亦是此八尺之臬之景土圭長尺五寸以夏至之日午樹臬測之其景之長如土圭則爲土中自土中而北則去日漸遠而景漸長五百里而長及一寸自土中而南則去日漸近而景漸短亦五百里而短一寸自土中而東則午漏而景已斜自土中而西則午漏而景未



正此以日景測地之四方也夏至日景最短土中只尺五寸此後以漸而長至冬至而最長冬至後又以漸而短至夏至而最短此由日之在天夏則行北陸而去中國近冬則行南陸而去中國遠也此以日景測天之四時也堯典寅賓出日以春分卯中而日出卯位其景正西指西也敬致以夏至日中午刻而景正指子也寅餞納日以秋分酉中而日入酉位其景正東指卯也此以四方正四時也臬八尺法中人之身人參天地爲三才也土圭尺五寸兼三才而五之法五行也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制鄭注止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

定軍令者也卻不引管子內政軍令之文蓋不欲合王伯而一之也賈疏引管子語以實之失其意矣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法因農以出軍也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厲農以奉軍也王霸正相反而賈疏引之亦不詳矣

老子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賈疏以師氏至德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是燧皇以上無名號之君所行以敏德與老子可道之道及下德不失德失道而後德爲一是三皇五帝所



行以孝德與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爲三王所行又以仁義爲五帝三王所同有唐初儒者猶崇信老莊往往引以解經而不辨其與儒家同異處此其所以爲陋也

師氏之至德即大司樂六德之中和也敏德即祗庸也孝德即孝友也至德者性情之極至中則至靜而無少偏倚和則發之而無過不及也敏德者存省之不怠祗則戒懼無閒於須臾庸則好惡必求其自慊也孝德者愛敬之真誠孝則敦其仁於一本友則自本而推之也老子道可道則非常道以無名無爲爲自然之至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若下德不失德則斤斤於有所守矣是以不足爲德以其有爲也漢唐儒者不足以知道而善於附會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矣

土均職有禮俗二字康成謂是先王舊禮賈疏云俗者續也愚按有禮俗有俗禮禮俗不可變故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康叔封衛亦因殷舊俗禮則不可徇然鄭注於誦訓之方慝亦引曲禮此語疏云土均是謂先王舊俗此謂不變其鄉俗然則俗禮亦未可輕變歟

禮俗有禮之俗也如冠禮或三加而總一醮或每加而皆一醮禮可並存因其舊俗可也俗禮則所謂委巷之



禮非先王之舊者也然可行不可行亦當審其重輕焉如清明掃墓及端午中秋俱俗節古人所無然今已有之則亦不可不行也如居喪作佛事及以酒食延賓及分弔帛於弔者此背乎先王之禮而必不可行者也又如居喪而不免於出弔生日而不免於慶賀娶婦而不能六禮之備期功而不免從王之事此亦皆非禮而不可行而在俗又不能盡違者則不得已而從俗行之然君子要必有不安於心者若竟於流俗爲安則廢禮將無所不至矣

司尊彝注云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變再獻爲饋獻

者亦尊相因愚按祭禮有祼有朝踐饋獻酳尸酳尸即饋食之禮也朝獻者即王之酳尸也再獻者即后及賓之酳尸也此經於春夏則言朝踐再獻於秋冬則言朝獻饋獻是省文互文之法

祼用鬱鬯王后各一祼爲初獻再獻朝踐薦腥王后各一獻爲三獻四獻饋獻獻熟（體解而爓之未全熟也無黍稷）王后各一獻爲五獻六獻此皆堂上事然後陰厭而延尸入室饋食（至此乃全熟之有黍稷）已食而酳尸王后各一酳爲七獻八獻賓長畢九獻焉

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鄭注云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賈疏云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



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愚按閔昭僖穆僖昭閔穆順逆只在二公若文公則坐定是昭矣以後諸公昭穆何由而亂賈疏此條殊不可解

昭穆之序如閔公僖公以兄弟相繼閔公當昭則僖公多一昭廟同在昭而僖在閔下多一廟而實只四世不害也所謂逆祀者跨僖於閔上故不可耳若閔昭僖穆則文公當穆而又昭世次豈不以此亂乎

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疏云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愚按據此則樂以律爲本八音之律又以鍾爲本鍾之律定而後八音之律可定也故鄭又引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

天子之樂鎛鍾十二應十二正律（歌鍾笙鍾則有半律變律變半律）皆特懸如十二辰之位（歌鍾笙鍾則或十二或十六皆編懸也）特磬十二亦如之所謂宮懸也（如十二辰之位是環列如宮也）如奏黃鍾之宮則以黃鍾起調先擊黃鍾之鎛鍾以聲之笙簫篪管塤遂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聲之起止則又以笙鍾發逐聲

之聲笙磬收逐聲之韻鼓鼙居中爲節鼗居上下句之閒其黃鐘宮則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和變宮蕤賓爲繆也此用七律皆以笙鐘宣其聲笙磬收其韻也及夫奏終則必於末一聲仍收歸黃鐘律而後擊黃鐘之特磬以收之若奏太簇則亦以太簇鎛鐘起以太簇特磬收之如歌大呂之宮則以大呂起調先擊大呂之鎛鐘以聲之琴瑟及歌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閒逐字之起止則又以歌鐘發逐字之聲頌磬收逐字之韻搏拊鼓輔爲之節鼗居上下句之閒其大呂宮則夷則爲徵夾鐘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變半黃鐘爲和變宮變林鐘



爲繆變徵及夫曲終則必於末一字仍收歸大呂律而後擊大呂之特磬以收之若歌應鐘亦然也凡鎛鐘特磬倍於笙鐘笙磬笙鐘笙磬倍於歌鐘頌磬堂上貴人聲尚輕清也然金奏又有與笙奏不同者大樂有鐘曰金奏如左傳金奏肆夏之三小樂無鐘則曰笙奏如鄉飲酒禮笙奏南陔白華華黍

凡樂事今人全不知理會矣

大司樂圜鐘爲宮條鄭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賈疏謂據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此言玉止據天地言祼止據宗廟愚按依此則書言植璧秉圭只是變禮也外神有玉無祼宗廟有祼無玉金縢植璧秉圭此有事祈禱非祭祀也祈禱告請或用玉或制幣此無牲者也圜鐘爲宮一條不用隔八相生之正法鄭注有避有不用之說不知果合當時之意否存其說而闕疑可也又鄭注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賈疏曰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又鄭注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愚按此則言律呂者所當知

凡樂圜鐘爲宮一條圜鐘爲宮則無射爲徵仲呂爲商變半黃鐘爲羽變林鐘爲角變半太簇爲和變南呂爲繆即夾鐘宮調也凡以宮發聲則爲宮調以角發聲則爲角調其徵調羽調放此黃鐘



爲角者以變半黃鐘爲角則是以變林鐘爲和變太簇爲繆夷則爲宮夾鐘爲徵無射爲商仲呂爲羽此夷則角調也太簇爲徵者以太簇爲徵則是以南呂爲商以姑洗爲羽以應鐘爲角以蕤賓爲和以大呂爲繆以林鐘爲宮此林鐘徵調也此調中太簇姑洗大呂皆只用半律姑洗爲羽者以姑洗爲羽則應鐘爲角蕤賓爲和大呂爲繆林鐘爲宮太簇爲徵南呂爲商皆如上鈞其姑洗蕤賓林鐘太簇亦皆只用半律而以姑洗發聲是林鐘羽調也下禮地示人鬼二條所言法亦以此推之四聲而無商者不用商調耳若一曲中皆無商聲則必不可用也如謂不用隔八相生之法

則如以夾鐘黃鐘太簇姑洗四律合爲一曲而奏之豈復成曲況清濁與律又不相應乎鄭賈皆長於數典而不知樂律所謂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者歟稼書先生亦未考西山律呂新書及朱子論樂之說矣

樂師舞先鄭云宗廟以羽後鄭云宗廟以人然春秋初獻六羽不知後鄭如何解

羽皇旄帗干人等舞羣祀有分用而干羽爲正宗廟兼用二鄭之說皆非

大師賈疏謂康成律娶妻而呂生子之義皆本律歷志可見讀經不可不知史



以律生呂謂之娶妻以呂生律謂之生子律本位而呂居衝亦其義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曰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疏曰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歌明上云樂主於舞可知也愚觀此則論語言樂正又云雅頌得所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可見朱注以詩樂並言此不易之論也說者因鄭夾漈言詩者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遂謂雅頌即是樂此亦拘矣不知夾漈之言本偏謂詩用以歌可也謂非以說義則不可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律生於詩者也如鄭此言則詩反生依律矣且如夾漈說則興於詩成於樂亦將合而爲一乎又有因夾漈之說遂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者其誣抑甚矣此特見延陵觀樂時雅頌具在詩未嘗亂無待刪然則延陵觀樂之時樂亦何嘗亂乎今日詩樂舊本既亡故不見夫子刪正之妙若使無夫子刪正則詩樂僅足動賢者之觀聽豈足爲萬世之準繩乎延陵之嘆樂猶之韓起之嘆春秋耳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以詩歌之聲合之律呂之聲以人氣合之天地之生氣所謂審一以定和此非詩生於律亦非律生於詩也詩之與樂有分有合分



之則詩有文字義理所以言志所謂文足論而不息其義顯而易見故詩可別爲詩教及以詩合之音律而動爲歌舞則又有聲可聽有容可觀而聲容皆合於生氣之和五常之行所謂聲足樂而不淫其感人又有神於不知不覺而與之俱化者故樂有別爲樂教也故詩主於文字可以兼收貞淫以使人知所好惡樂主於聲容則鄭聲不可不放以使之一於和淡此與於詩成於樂之所以有分也鄭夾漈謂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其言誠有偏矣若合之則詩即樂之章歌即永其詩之聲舞亦動其詩之容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之不足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矣先王恐其聲其容之以盈而不能反也故律呂以範之行綴以齊之是歌舞聲容又豈有離詩而貳之者哉韶咸夏濩皆必有詩而今不可考大武之六詩則猶多存周頌中左傳可證矣成周制作擇其詩之正者被之管絃協以歌舞而用之宗廟朝廷邦國及於鄉閭又及於房中別其崇卑大小使各有定制樂制既定則音律有殊而器數之大小多寡亦因之以異其餘詩有不盡於正者非不可被以管絃協以歌舞合於音律但以其不能皆正則惟是存其篇什以資講論是故風雅頌各有正



變以正樂有用不用之故也變雅中亦有用者如豳雅豳頌之類然其音節器數又必稍異迄夫詩既殘缺失次則音律器數皆無不亂而樂之用皆失其所風有風之音節雅分大小有大雅小雅之音節頌有頌之音節如今以仙呂調曲辭而錯在雙調曲中以雙調曲辭而錯入撥沙調中則唱之必不合拍只是胡亂唱辭以失其拍則失其音律也雅有雅之器頌有頌之器故有雅瑟頌瑟雅塤頌塤之別大抵頌器小於雅如今曲有宜用笙笛配者有宜用琵琶配者音節既亂又用非其所則器數亦無不皆亂矣是故大武聲淫及商則是音律之失正也商是商調之音不是商朝燕使臣而歌湛露彤弓金奏肆夏工歌文王是所用之失正也此必當時詩之篇冊陵亂散失故樂人隨手拈用又加之以自作聰明故失之如此夫子敘雅頌之篇章使各還其次序是雅頌既分明則雅頌之音律亦得分明而雅頌各篇之用處亦得分明器數聲容無不正矣故定詩即以正樂而雅頌得所即樂正之實詩樂原非兩分而稼書先生謂樂自樂詩自詩詩樂並言分爲兩事其意謂樂主於舞亦未是也

卜師四兆鄭注謂占兆之書分爲四部若易之二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愚按卜筮一理而龜書獨不傳聖人贊易之功豈不大哉

詩如易上下兩經本子樂如揲蓍求卦而用之今使易經本子卦爻辭皆缺亂則揲蓍所得之卦亦亂道而失



其象占矣卜繇既亡龜卜遂不傳今之用錢卜易者其說皆離宗亂道以不識易經本子故也

馮相氏言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賈疏謂四時之景合度乃德政所致故晷進則水晷退則旱愚按若以今歷家言之則此皆由歷之疏密耳顏氏家訓省事篇內有一條論此最明蓋二說當並存

寒暑失時風雨不節此德政有以致之若日晷長短進退則由於歷之疏密

馮相疏謂大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

跳一辰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大歲爲陰人所不睹又曰今歷無跳辰之義故注云今歷大歲非此也愚按既不是跳辰之大歲則所指又是何

太歲卽甲子乙丑以數年者耳無所謂在陰也歲星雖曰歲移一辰而行有疾遲參差不與歲應又其行常侵入前辰非跳過一辰也

分野之說賈疏謂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此補鄭注所不及其說甚是

分野之說賈疏謂此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甚善然古人則天垂象主其事則祭其星故祝融分柳星張



閼伯分大火又太皞分角亢炎帝分翼軫黃帝分析木少皞分奎婁顓頊分室壁皆因所王之德義各有取後世居其土者則因之而已後世乃分別郡邑謂某郡某地入某宿某度則多見其惑也而固者又謂天體覆冒天下無分野之說則又失之不考其故矣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是四方知書之文字愚按朱子中庸注是用其後一解

六體爲書象形會意指事四聲五音曰名四聲平上去入五音如喉齒牙舌脣及合口開口齊齒啓脣撮口閉口卷舌上舌諸呼法之類書有定體近於禮名有定聲通於樂書體自篆變而隸又變而楷而鍾王輩又徒逞其筆姿以悅人目是以古體日趨於訛書體日訛而呼名亦以日舛古道之賊也況禮樂乎許慎說文甚有功於書學朱子嘗稱其說之精沈約四聲猶留古之遺音而邵子亦稱其爲知道以其始於一東合口之音然後以漸而發揚終於十五咸閉口之音是陰陽闔闢始終之道其分一東二冬皆有深意而今人不識之矣明太祖洪武正韻以正字體而別韻不取沈約張爾公增補字彙以明音釋而說義不取說文皆師心自用也